目錄

[《龍槍傳奇一．時空之卷》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4](#_Toc25828336)

[會面 4](#_Toc25828337)

[１─１ 11](#_Toc25828338)

[１─２ 16](#_Toc25828339)

[１─３ 20](#_Toc25828340)

[１─４ 24](#_Toc25828341)

[１─５ 30](#_Toc25828342)

[１─６ 36](#_Toc25828343)

[１─７ 40](#_Toc25828344)

[１─８ 46](#_Toc25828345)

[１─９ 50](#_Toc25828346)

[１─１０ 54](#_Toc25828347)

[１─１１ 59](#_Toc25828348)

[１─１２ 65](#_Toc25828349)

[１─１３ 71](#_Toc25828350)

[１─１４ 75](#_Toc25828351)

[１─１５ 79](#_Toc25828352)

[１─１６ 83](#_Toc25828353)

[２─１ 87](#_Toc25828354)

[２─２ 91](#_Toc25828355)

[２─３ 96](#_Toc25828356)

[２─４ 101](#_Toc25828357)

[２─５ 105](#_Toc25828358)

[２─６ 109](#_Toc25828359)

[２─７ 114](#_Toc25828360)

[２─８ 120](#_Toc25828361)

[２─９ 124](#_Toc25828362)

[２─１０ 127](#_Toc25828363)

[２─１１ 131](#_Toc25828364)

[２─１２ 134](#_Toc25828365)

[２─１３ 138](#_Toc25828366)

[２─１４ 141](#_Toc25828367)

[２─１５ 145](#_Toc25828368)

[２─１６ 148](#_Toc25828369)

[２─１７ 152](#_Toc25828370)

[２─１８ 157](#_Toc25828371)

[１─０時光之河繼續流動── 159](#_Toc25828372)

[１─１ 160](#_Toc25828373)

[１─２ 166](#_Toc25828374)

[１─３ 168](#_Toc25828375)

[１─４ 174](#_Toc25828376)

[１─５ 180](#_Toc25828377)

[１─６ 183](#_Toc25828378)

[１─７ 187](#_Toc25828379)

[１─８ 193](#_Toc25828380)

[１─９ 197](#_Toc25828381)

[１─１０ 202](#_Toc25828382)

[２─０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 208](#_Toc25828383)

[２─１ 209](#_Toc25828384)

[２─２ 215](#_Toc25828385)

[２─３ 218](#_Toc25828386)

[２─４ 224](#_Toc25828387)

[２─５ 229](#_Toc25828388)

[２─６ 233](#_Toc25828389)

[２─７ 236](#_Toc25828390)

[修瑪之歌 241](#_Toc25828391)

[３─０沙中的足跡── 242](#_Toc25828392)

[３─１ 243](#_Toc25828393)

[３─２ 246](#_Toc25828394)

[３─３ 251](#_Toc25828395)

[３─４ 257](#_Toc25828396)

[３─５ 261](#_Toc25828397)

[３─６ 265](#_Toc25828398)

[３─７ 271](#_Toc25828399)

[３─８ 276](#_Toc25828400)

[３─９ 280](#_Toc25828401)

[３─１０ 285](#_Toc25828402)

[３─１１ 290](#_Toc25828403)

[３─１２ 295](#_Toc25828404)

[３─１３ 301](#_Toc25828405)

[３─１４ 304](#_Toc25828406)

[３─１５ 307](#_Toc25828407)

[３─１６ 311](#_Toc25828408)

[《龍槍傳奇三．試煉之卷》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316](#_Toc25828409)

[１─０諸神之錘 316](#_Toc25828410)

[１─１ 318](#_Toc25828411)

[１─２ 321](#_Toc25828412)

[１─３ 325](#_Toc25828413)

[１─４ 329](#_Toc25828414)

[１─５ 333](#_Toc25828415)

[１─６ 337](#_Toc25828416)

[２─０黑玫瑰騎士 342](#_Toc25828417)

[２─１ 345](#_Toc25828418)

[２─２ 350](#_Toc25828419)

[２─３ 353](#_Toc25828420)

[２─４ 357](#_Toc25828421)

[２─５ 359](#_Toc25828422)

[２─６ 363](#_Toc25828423)

[２─７ 365](#_Toc25828424)

[２─８ 369](#_Toc25828425)

[克麗珊娜之歌 373](#_Toc25828426)

[２─９ 374](#_Toc25828427)

[２─１０ 376](#_Toc25828428)

[２─１１ 377](#_Toc25828429)

[２─１２ 381](#_Toc25828430)

[２─１３ 385](#_Toc25828431)

[３─０回歸 389](#_Toc25828432)

[３─１ 391](#_Toc25828433)

[３─２ 395](#_Toc25828434)

[３─３ 399](#_Toc25828435)

[３─４ 403](#_Toc25828436)

[３─５ 408](#_Toc25828437)

[３─６ 411](#_Toc25828438)

[３─７ 415](#_Toc25828439)

[３─８ 418](#_Toc25828440)

[３─９ 421](#_Toc25828441)

[索思爵士之歌 422](#_Toc25828442)

[３─１０ 423](#_Toc25828443)

[３─１１ 427](#_Toc25828444)

[３─１２ 429](#_Toc25828445)

[回家 434](#_Toc25828446)

[婚禮之歌 437](#_Toc25828447)

# 《龍槍傳奇一．時空之卷》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會面

一個孤單的身影逕自朝著遠方的光源走去。他的腳步聲低得幾不可聞，彷彿全被四周的黑暗給吞沒了。貝傳看著那些似乎由無窮無盡的卷軸和書籍所構成的《阿斯特紐斯編年史》，也就是克萊恩全史，難得地容忍自己的想像力奔馳起來。

「看著這些書的同時，就好像被吸進時間的洪流中一樣。」他望著這些靜默不動、沉寂的書架，嘆了一口氣。有那麼短短的片刻，他真希望自己會被吸到別的地方，可以躲開眼前的困難任務。

「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知識都在這些書里面，」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然而從來沒有任何事或任何理由，讓我覺得打擾這些書的作者是理所當然的。」

貝傳鼓起僅存的勇氣，在一扇門外停了下來。穿著在他身上的歷史學者所專屬的袍子也平復下來，變得整齊而無皺摺。但是他的一顆心卻拒絕向袍子學習，反而在體內不住地亂跳。貝傳摸摸自己的頭頂──這是一個年輕時所留下來的習慣，他在緊張時就會不自覺地這麼做。只不過那時他還沒選擇這個要剃頂上頭髮的職業。

我到底在煩惱些什麼？他自怨自艾地想。當然不只是去見館長這件事，他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自從──自從──他打了個寒顫。沒錯，自從上次戰爭時，那個年輕法師差點死在門口之後。

戰爭──改變，這就是戰爭所帶來的後果。就如同他身上的袍子一樣，他周遭的世界似乎終於平靜下來，但是他又能感覺到改變正在靠近，就像兩年前一樣。他真希望自己有能力阻止──

貝傳嘆口氣。「光站在黑暗中發呆也不能阻止什麼事。」他喃喃自語道。無論如何，他還是覺得全身彷彿都被鬼魅所包圍，渾身上下不舒服。眼前的門底下透出白淨的亮光，照進走廊。他最後回頭望了那些堆積如山的書籍一眼，那些書籍正安詳地躺在那兒，如同安詳地沉睡在墓穴中的屍體一樣。接著，他打開了那扇門，進入帕蘭薩斯城中阿斯特紐斯的書房。

雖然主人在房間里，但他並沒有開口，甚至連頭都沒抬。

貝傳用謹慎、經過精確計算的步伐踏在豐厚的小羊毛地毯上，來到巨大且一塵不染的書桌前。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沉默不語，只是呆望著眼前的歷史學者用堅毅而穩定的手，拿著鵝毛筆在文件上不停地寫著。

「嗯，貝傳？」阿斯特紐斯並沒有停筆。

貝傳正對著阿斯特紐斯。然而，即使是倒過來看，主人的字跡依舊讓他能夠清晰地辨認。

『這一天，在日落時刻（註１）前二十八，貝傳進入我的書房。』

「主人，塔林納斯家族的克麗珊娜求見。她說事先和您約好──」貝傳的聲音愈來愈低，他可是鼓起所有的勇氣纔敢說這麼多話。

阿斯特紐斯繼續書寫。

「主人，」貝傳一邊小聲地開口，一邊為了自己的大膽而顫抖著。「我──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畢竟是帕拉丁的神眷之女，我──我們覺得沒辦法拒絕她進來。我們該──」

「帶她到我的房間來。」阿斯特紐斯既沒抬頭，也沒停筆。

貝傳的嘴張到一半就停住了，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文字依舊不停地從鵝毛筆流瀉而出。

『今天，在就寢時刻前二十八，塔林納斯家族的克麗珊娜前來約見雷斯林．馬哲理。』

「雷斯林．馬哲理！」貝傳吃了一驚，震驚和恐懼終於讓他的嘴巴能夠動彈。「莫非我們要讓他──」

終於，阿斯特紐斯抬起頭來，臉上滿是不耐煩的神色。當他擱下那枝彷彿從不停止的筆時，房間里充滿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寂靜。貝傳臉色大變。眼前這個歷史學者有張不受時間影響、不受年紀影響的臉孔，但是看過他的人很少記得他的長相，他們只記得那雙幽暗、專注，並不停地移動，彷彿正目睹一切的眼睛。這雙眼睛也能夠傳達出極端的不耐煩，提醒貝傳寶貴的時間依舊在流逝。正當這兩人說話時，分分秒秒的歷史就這樣流逝，沒有被記錄下來。

「主人，原諒我！」貝傳必恭必敬地鞠躬，匆匆忙忙地倒退出了書房，靜靜地關上門。一走出房間，他立刻拿手帕擦拭滿是汗水的光頭，急忙朝著帕蘭薩斯大圖書館的大理石走道快步走去。

阿斯特紐斯在通往他房間的走廊上停了下來，眼神停留在房里的那個女人身上。

這位歷史學者的房間位在大圖書館的西廂；如同其他的館員一樣，這個房間里面四壁的架上都放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籍和卷軸，讓中間那小小的起居空間飄著一絲絲的黴味，聞起來就像是一座已經封閉了幾世紀的陵寢一樣。房里陳列的傢俱很少，就算有也都是非常樸實的。一張坐起來不甚舒服，看上去雕工精細且質地堅硬的木製椅子。靠著窗邊的是一張矮幾，上面沒有任何裝飾，黑色光滑的表面上只反射著即將西沉的陽光。房里的每樣東西都是這麼井然有序。在如此偏北之處，日落後的晚春仍舊冰冷，因此晚上還是必須生火取暖。但是，甚至就連放置在最北邊火爐旁的柴火，都整齊排列得讓人難以置信，讓人不禁聯想起火葬堆。

整間房間散發出單純、井井有條和冷漠的感覺。但是與房里那位雙手交疊在膝上、靜靜等待著的美麗女子相比，這冷漠與井井有條看起來不過是為了與她相應和而存在的。

塔林納斯家族的克麗珊娜耐心地等待著。她並沒有亂動、嘆氣，或是瞪著牆角的水鐘。她也沒有看書──阿斯特紐斯很確定貝傳會遞給她一本書，讓她消磨時間。她也沒有在房間里踱步，也沒有打量那些放在書櫃中陰暗角落的幾個裝飾品。她直挺挺地坐在那張不舒服的木椅上，清澈、明亮的雙眼定定地看著夕陽落在山脈上的餘暉，彷彿她是第一次，抑或是最後一次目睹克萊恩的日落。

她如此專注地看著夕照，以至於阿斯特紐斯走進房間時並沒有引起她的注意。他很感興趣地打量著她；這對這位歷史學者來說並非少見──對他來說，他的職責正是用銳利、深不可測的眼光觀察克萊恩上的一切生物。不尋常的是，有那麼短短的片刻，這位歷史學者的臉上出現了同情和深沉的哀傷。

阿斯特紐斯記錄歷史，從天地初開就開始這項工作，看著世界從他的眼前流逝，並且將一切寫在書冊中。他無法預知未來，那是神的領域。但他可以感知一切變化的徵兆，同樣的徵兆也困擾著貝傳。他站在那里，耳中傳來水鐘里水滴滴落的聲音。即使他用手接住那些水滴，時間依舊會繼續地流逝。

阿斯特紐斯嘆口氣，轉過頭來面對這位他曾聞其名，卻從未得見的女子。

她擁有一頭烏黑亮麗的秀髮，漆黑有如夜晚平靜無波的深海。她將中分的頭髮都梳到後腦，用平凡、毫無裝飾的木質梳子將它固定起來。這一絲不茍的髮型非但沒有絲毫妨礙她蒼白且細緻的面容，反而更加強調她肌膚的白皙。她的皮膚白得毫無一絲血色，灰色的眼睛和她的臉龐相比，看起來似乎太大了些。連她的嘴脣看起來也都沒有任何顏色。

幾年前，當她還是少女時，僕人們會幫她將烏黑亮麗的秀髮梳理成最流行的款式，然後在上面插上金或銀製的髮飾，並用珠寶的光輝來點綴這深沉的黑色。她們會用搗碎的梅子做為染料來染紅她的雙頰，再讓她穿上最華麗的粉紅或水藍的禮服。她那極其閃耀的美貌曾經讓人不敢正面逼視，當然，追求者也曾經不可計數。

現在，身為一名帕拉丁的牧師，她穿著白色的連身長裙，雖然看來樸實，但卻是用上好的布料製成。除了環繞她細腰的金質腰帶外，衣服上沒有任何的裝飾，唯一的飾物是屬於帕拉丁的白金龍護身符。她戴著純白的兜帽，讓她如同大理石般質樸的外表更為平靜、冷淡。

她或許真的是大理石塑造的，阿斯特紐斯心想，只不過大理石還會被太陽所溫暖，她卻不會。

「妳好，帕拉丁的神眷之女。」阿斯特紐斯走進來，將身後的門關上。

「您好，阿斯特紐斯。」塔林納斯家族的克麗珊娜起身招呼。

當她跨越這個小房間朝他走來時，阿斯特紐斯對如此秀氣的外表下，竟然藏著豪邁的步伐感到有些驚訝。這和她細緻的外表並不相稱。她握手的力道也十分堅定，與帕蘭薩斯中那些只習於無力地伸出指尖的仕女們相比，並不尋常。

「我實在很感激您肯為了這次會面犧牲寶貴的時間，充當中立的第三者。」克麗珊娜冷淡地說。「我了解讓您犧牲研究的時間是多麼無禮的要求。」

「只要這不是浪費時間，我就不介意。」阿斯特紐斯握著她的手，仔細打量著她。「但是我必須承認，我並不喜歡這樣。」

「為什麼？」克麗珊娜露出真正困惑的表情，看著眼前這張不受歲月影響的臉。然後她突然微笑起來，彷彿明白了什麼。這個微笑就像照在雪地上的月光一般，並沒有為她的臉孔帶來任何生氣。

「您不相信他會來，對吧？」克麗珊娜不經意地說著。

阿斯特紐斯發出不屑的聲音，鬆開她的手，彷彿已對眼前這位女子徹底失去興趣。他轉過身，走到窗前俯瞰著帕蘭薩斯眾多閃耀、迷人的建築物，這其中只有一個例外。有座建築即使在正午時分也不會被陽光照射到。

阿斯特紐斯的目光正是定在那棟建築上。這座黑色的高塔聳立在美麗、光耀城市的正中心，黑色的主塔扭曲變形，而在夕陽下閃耀著血紅色澤的副塔，最近才被魔法的力量所修復，它看起來像是一隻腐爛的骷髏手，從地底墓穴中掙扎著爬出來。

「兩年前，他進入了大法師之塔（註２），」阿斯特紐斯冷靜、毫無感情地對著和他一起站在窗邊的克麗珊娜說。「他在最深沉的黑夜中走進那座塔，夜空中唯一的月亮是那個不會發出光亮的天體。他穿過了那座受到詛咒的修肯樹林，那是一片沒有任何凡人敢擅自靠近的橡樹林，即使是那些自命膽大包天的坎德人也不例外。他一路走到大門前，上面依舊掛著那具屍體；那是大法師之塔的守門人，那是一位自高塔一躍而下，並將自己刺穿在門上，以自己的血和生命對這座塔施下詛咒的邪惡法師。但是當他抵達時，守門人在他面前行禮，大門為他敞開，在他進入後又重新關上。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兩扇門並沒有再度打開。而他也從未離開過，如果有任何人曾經進入，也無人目睹。妳竟然期待他出現在──這里？」

「掌握了過去和現世的強者。」克麗珊娜聳聳肩。「就如同預言所說的，他來了。」

阿斯特紐斯有些驚訝地看著她。

「妳知道他的故事？」

「當然。」牧師冷冷地回答，瞥了他一眼，隨即又轉回頭繼續注視那已經被夜色慢慢包圍的高塔。「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非常了解雷斯林．馬哲理。我非常了解他。我確定他今天一定會赴約。」

克麗珊娜微微揚起下巴，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座恐怖的高塔，毫無血色的嘴脣抿成一直線，雙手交疊在背後。

阿斯特紐斯的臉色突然變得鐵青，表情若有所思，眼神透露出不安。「妳似乎對自己非常有自信，牧師。妳怎麼能夠確定？」

「帕拉丁指示過我。」克麗珊娜回答，眼神依舊盯著那座塔。「在夢中，白金龍出現在我面前，告訴我，曾經一度被封印的邪惡力量，如今又再度以雷斯林．馬哲理的身分出現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面臨絕大的危機，而我被召喚來阻止這場危機。」當克麗珊娜開口時，她大理石般的面孔變得柔和，灰眸也變得清澈明亮。「這就是我不斷祈求，對我信心的試煉！」她斜睨著阿斯特紐斯。「容我向您述說，我從孩提時就知道自己註定要完成一些偉大的功業，對這個世界和人們做出貢獻。這就是我的機會。」

阿斯特紐斯的臉色變得更為鐵青，也更為嚴肅。

「這些真的是帕拉丁告訴妳的嗎？」他突然質問。

克麗珊娜察覺到眼前這個男人的質疑，嘴角微微揚起。不過，在她雙眉間蹙起的一道細紋是她怒氣的唯一破綻，同時，她的語氣反而更為冷靜。

「阿斯特紐斯，我很遺憾我提起這件事，請原諒我。這是我和吾主之間的溝通，如此神聖的事情是不能公開討論的。我提起這件事只不過是要證明這名邪惡的男子一定會前來。他無法抗拒，帕拉丁會帶他來的。」

阿斯特紐斯挑起一側的眉毛，讓它幾乎陷進泛灰的頭髮中。

「妳口中所稱呼的這名邪惡男子，他所服侍的是和帕拉丁一樣強大的神祇──黑暗之後塔克西絲！也許我不該說服侍，」阿斯特紐斯露出了奇異的笑容。「這樣的形容對他來說不適合──」

克麗珊娜的雙眉舒展開來，冷靜的微笑再度出現。「善有善報，」她幽幽地回答，「惡有惡報。正如同長槍之戰中對抗塔克西絲和祂的惡龍一樣，正義必將再度獲勝。藉著帕拉丁的幫助，我將擊敗這個邪惡，正如同公認的英雄半精靈坦尼斯擊敗黑暗之後一樣。」

「半精靈坦尼斯靠著雷斯林．馬哲理的幫助才獲得勝利。」阿斯特紐斯鎮定地說。「莫非妳選擇只相信傳說的某個部份？」

克麗珊娜冷靜的表情沒有受到任何干擾。她依舊掛著笑容，目光注視著街道。

「您看，阿斯特紐斯。」她柔聲地說。「他來了。」

太陽終於躲到遙遠的山脈之後，天空被夕陽的餘暉染成寶石般的紫色。僕人們悄悄地走進來，點燃阿斯特紐斯房中的爐火。火焰只是靜靜地燃著，彷彿像是在歷史學者長久的訓練之後，學會了保持大圖書館的寧靜。克麗珊娜又坐回那張不舒服的木椅，雙手再度交疊在膝上。她的外表依舊保持著一貫的冷靜，但是內心卻興奮得小鹿亂撞，只有閃爍在她雙眼中的亮光揭露了這個祕密。

她出生在帕蘭薩斯城的塔林納斯家族，這個家族幾乎擁有和城市本身一樣漫長的歷史。克麗珊娜享盡了一切階級和財富所能帶來的豪奢享受。她聰明又擁有堅強的意志，長大很容易變成自主意識強烈又固執的女人。不過，她慈愛且睿智的雙親循循善誘地將她的堅強意志培養成對自己的自信。這輩子克麗珊娜只做過一件讓父母失望的事情，且將他們傷得很深。她拒絕了一樁和年輕貴族的婚事，決定從事神職工作，服侍那些久被遺忘的諸神。

當長槍之戰尾聲時，她首次聆聽來到帕蘭薩斯的伊力斯坦的教誨。他的新信仰──或者應該叫作古老的信仰──像野火般傳遍了克萊恩，因為這個新的宗教將邪惡巨龍和龍騎將的敗北，都歸之為古老諸神的恩典。

一開始聽到伊力斯坦講述之時，克麗珊娜感到非常懷疑。這個年輕女子──她當時約二十五、六歲──從小就是聽著神明降下大災變的恐怖故事長大的；祂們丟下燃燒的大山，把陸地劈開，將神聖的都市伊斯塔丟入血海中。在那之後，人們認為諸神背棄了他們，拒絕再和他們有任何往來。克麗珊娜打算禮貌性地聆聽伊力斯坦的教誨，但是也準備了許多的質疑想要難倒他。

看到伊力斯坦的第一眼，她就有了很好的印象。伊力斯坦當時正處在力量的巔峯，即使在他中年的外表下，他看起來依舊英俊、強壯；就像古老的傳說中，曾經和偉大的騎士修瑪同赴戰場的牧師。克麗珊娜在那天傍晚發現了自己對他的尊敬，最後她跪在他面前，感動地流下興奮的眼淚，她的靈魂終於找到可以停泊的港灣。

他所帶來的訊息是諸神並沒有放棄人們，而這是人們捨棄了神明，用驕傲的態度去要求修瑪謙卑祈求，才能得來的成果。第二天，克麗珊娜離開了家，離開了雙親、僕人、財富和她的未婚夫，住進了那矮小、冰冷的房子里。伊力斯坦計劃以這棟房子為基地，在帕蘭薩斯興建一座雄偉的神殿。

兩年後的現在，克麗珊娜已經是帕拉丁的傳道人，是少數被選中、能夠帶領教會在這段草創時期蓬勃發展的菁英。教會能夠擁有這些年輕的新血是十分幸運的，伊力斯坦過去幾乎用盡了一切生命來發展這個教會。現在，似乎他所崇敬的神明就快要將他召回到祂們身邊。當那一刻來臨之時，許多人相信克麗珊娜會理所當然地繼承他的遺志。

克麗珊娜非常確定自己已經準備好領導教會，但是這樣夠嗎？正如同她告訴阿斯特紐斯的一樣，這個年輕的傳道人一直覺得自己註定要為這個世界做出貢獻。在戰爭結束之後的現在，每天領導教會的日常生活，看來似乎太過平凡無聊。她每天都祈禱帕拉丁能夠給她艱難的任務，為了服侍所敬愛的神，她發誓願意犧牲一切，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然後她得到了答案。

現在，她靜靜地等待著，用盡所有的意志力剋制自己的期待。即使是面對這個傳說中克萊恩最邪惡、力量最強大的男人，她也並不害怕。如果她的教養允許的話，她甚至會對他露出輕蔑的笑容。有什麼樣的邪惡能夠承受她信仰之劍的力量？什麼樣的邪惡能夠穿透她閃耀的盔甲？

克麗珊娜感覺自己像是披掛著愛人獻上的鮮花、趕赴決鬥的騎士，她知道自己擁有這樣的真愛，根本不可能在即將來臨的決戰中落敗。她堅定地看著大門，等待這場決鬥的第一擊。當門終於打開時，她原本一直冷靜交疊在膝上的雙手，興奮得彼此互握。

貝傳走了進來，眼光投向阿斯特紐斯，後者像是尊石像般坐在靠近爐火、堅硬且不舒服的椅子上。

「法師，雷斯林．馬哲理求見。」貝傳提到最後那個名字時，聲音有些沙啞，也許他是回想起上次提及這個訪客時的情景──雷斯林正倒在大圖書館門前的階梯上，不停地嘔血。阿斯特紐斯對於貝傳的自制力皺起雙眉，後者以穿著袍子所能達到的最快速度逃離現場。

克麗珊娜不自覺地屏住呼吸。一開始她什麼都沒看到，只見走廊上的一個陰影，彷彿黑夜選擇以這樣的形象出現。

那片黑暗停在門口。

「進來，老朋友。」阿斯特紐斯用深沉、毫無起伏的語調說。

陰影被溫暖的火光照亮了。火光照在那柔軟的黑色天鵝絨袍上，映射出細碎的閃光來。此時火光正好照到天鵝絨兜帽上鑲嵌著的銀色神祕符號。陰影變成了一個身體，天鵝絨袍將這人的身體徹底遮住。有那麼短暫的片刻，這身體和人體之間的相似只有那隻抓著木杖、如同骷髏般削瘦的手。木杖上有一顆水晶球，嵌在一個雕刻出來的龍爪中。

當這個身影走進房里時，克麗珊娜感覺到失望的寒意籠罩著她。她希望帕拉丁給她的是一些困難的任務！和他作戰能夠征服什麼可怕的邪惡？現在她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她眼前是一名虛弱、削瘦的男子，身形有些痀僂，倚著木杖，彷彿沒有它就走不動一樣。她知道他的年紀，他現在大概是二十八歲，但是他走路的步伐緩慢、小心，甚至有些遲鈍，就像是九十歲的老人。

征服這個虛弱男子對我的信仰算是什麼考驗？克麗珊娜難過地要求帕拉丁回答。我不需要和他搏鬥，他正被自己體內的邪惡所吞噬！

雷斯林面對阿斯特紐斯，背對著克麗珊娜，褪下黑色的兜帽。

「永生不死者，我再度向您致意。」他柔聲對阿斯特紐斯說。

「你好，雷斯林．馬哲理。」阿斯特紐斯動也不動地說。他的聲音中帶著一些嘲諷，彷彿和這個年輕法師彼此間分享著什麼共同的笑話。阿斯特紐斯比個手勢。「請容我介紹，這位是塔林納斯家族的克麗珊娜。」

雷斯林轉過身。

克麗珊娜吃了一驚，胸口一陣劇烈的疼痛讓她說不出話來，有一段時間她甚至無法呼吸。尖銳、劇烈的疼痛刺進她的指甲，一陣寒意傳遍全身。她不由自主地縮回椅子里，指甲深深陷進麻木的肌肉中。

她眼前所看到的是一雙處在黑色深淵中的金色眼眸。這雙眼睛像是一對鏡子，平板、反光，拒絕透露其他的任何資訊。瞳孔──克麗珊娜恐懼地看著那雙幽暗的瞳孔。金色的雙眼中嵌著兩個沙漏狀的瞳孔！那張臉──被淹沒在身心的折磨中，自從七年前在大法師之塔中接受試煉後，他就未曾逃離這悲慘的命運。法師的皮膚變成金黃色，臉孔像是張金屬的面具，無法看透，毫無知覺，就如同他手杖上那隻金色的龍爪。

「帕拉丁的神眷之女。」雷斯林柔聲說，聲音中帶著敬重，甚至有些敬畏。

克麗珊娜措不及防，驚訝地看著他。這很明顯地並不是她所預期的狀況。

她依舊無法動彈。他的視線攫住她，她驚慌地胡思亂想，甚至以為她被施了法術。他彷彿感覺到她的恐懼，特別走過房間，來到她面前，以既是施恩也是關懷的態度看著她。她抬起頭，只能看見火光在他金色的雙眼中跳躍著。

「帕拉丁的神眷之女，」雷斯林再度開口，柔和的聲音像天鵝絨般包圍了克麗珊娜。「您還好嗎？」但現在她能夠聽見那聲音中帶著苦澀的諷刺意味。這是她意料之中的，也是她準備好面對的。她生氣地對自己承認──他之前尊敬的語調讓她受寵若驚，但是此刻她的弱點已經消失；她從椅子上站起身，雙眼平視對方，一隻手則無意識地抓住白金龍護身符。冰冷的金屬觸感帶給她勇氣。

「我認為我們不需要浪費時間客套。」克麗珊娜直截了當地說，她的表情又再度恢復了鎮定。「我們讓阿斯特紐斯放下了手邊的研究，他會希望我們盡快達到我們的目的。」

「我也非常同意。」黑袍法師的嘴脣微微抽動了一下，似乎代表著微笑。「我來到這里是為了回應您的邀請。您對我有什麼要求？」

克麗珊娜感覺對方正在嘲笑她。她平常只習慣接受他人無比的敬意，這點更增加了她的怒火。她用冰冷的灰色大眼瞪視對方。「我是來警告你的，雷斯林．馬哲理。帕拉丁知道你的邪惡詭計。小心，否則祂會摧毀你──」

「怎麼摧毀？」雷斯林突然反問，他的奇異雙眼放射出詭異光芒。「祂要怎麼摧毀我？」他一句接著一句地問。「閃電？大洪水和大火？也許再來一座燃燒的大山？」

他又往她靠近一步。克麗珊娜冷靜地往後退了一步，碰上了原先的椅子。她緊抓著堅硬的把手，繞過椅子，轉過身來面對他。

「你嘲笑的是你自己的末日。」她輕聲地說道。

雷斯林的嘴脣又往上揚了一點，但是他繼續說話，彷彿從未聽到她講的話。「是伊力斯坦嗎？」雷斯林的聲音降為嘶嘶的低語。「祂會派伊力斯坦來摧毀我？」法師聳聳肩。「不會的，當然不會。所有的消息都證實，這個偉大、神聖、敬拜帕拉丁的牧師非常地疲倦、虛弱、行將就木──」

「才沒有！」克麗珊娜大喊，隨即咬住自己的嘴脣，對眼前這個男人竟然煽動自己露出情緒感到憤怒。她閉上嘴，深吸一口氣。「帕拉丁的旨意是不容你質疑和嘲笑的。」她冰冷地說，但是她無法阻止自己的聲音變得柔和。「伊力斯坦的健康狀況也不干你的事。」

「也許我對他的健康有著妳所不知道的關切。」雷斯林帶著輕蔑的笑容回答。

克麗珊娜感覺血管在她的額頭上不住地跳動。法師在說話時，繞過了椅子，更靠近眼前這個年輕女子。他現在和克麗珊娜靠得如此之近，以至於後者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他黑袍下所散發出來的奇異、不自然的熱度。她可以聞到他身上散發出來那甜膩卻不讓人討厭的氣味。她突然意識到，這是他身上所攜帶的藥材（註３）所發出的辛辣氣味。這個念頭讓她感覺一陣暈眩噁心。她手中緊緊握住帕拉丁的護身符，感覺那光滑的邊緣陷進了她的肌肉中，讓她再度找到勇氣遠離這個男人。

「帕拉丁在夢中告訴我──」她傲慢地說。

雷斯林笑了。

極少人曾經聽過這個法師的笑聲，而那些聽過的人從來不會忘記，總會在最黑暗的夢境中回想起來。那是種尖銳、單薄如同刀鋒般的笑聲。那聲音捨棄一切的良善，嘲笑一切的真理和正義，刺穿了克麗珊娜的靈魂。

「很好。」克麗珊娜用厭惡的眼神看著他，這讓她灰色的眼眸轉成冰冷的藍色。「我已經盡力阻止你了，我也給了你警告，你的命運現在已經交在神的手中。」

突然間，也許是意識到她話中的威脅，雷斯林的笑聲終止了。他金色的雙眼瞇了起來，仔細地打量著她。最後他又笑了，那是對自己所露出的奇異的微笑。一直看著兩人你來我往的阿斯特紐斯站了起來。這名歷史學者的身體擋住了火光，他的陰影落在兩人身上。雷斯林吃了一驚，臉色微微一變，他半轉過身，用威脅的目光看著阿斯特紐斯。

「小心，老朋友，」法師警告道，「莫非你打算幹擾歷史洪流的方向？」

「我從不插手，」阿斯特紐斯回答，「相信你很清楚。我是個觀察者、記錄者，不論是面對任何事情，我都保持中立。我知道你的計劃，我也知道這世界上每個活人的計劃。因此，雷斯林．馬哲理，聽我一言，記住我的警告。你眼前這個女子受到諸神的寵愛。你也知道她是什麼樣的身分。」

「受到諸神的寵愛？我們不全都是嗎？神眷之女？」雷斯林再度面對克麗珊娜問道。他的聲音如同黑天鵝絨袍般柔軟。「這不是寫在米莎凱白金碟里嗎？這不是那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伊力斯坦的教導嗎？」

「是的。」克麗珊娜緩慢地回答，懷疑地看著對手，等待他進一步的嘲弄。但是他金屬般的臉孔是認真的，他突然間換上了一副學者的面具──聰明、睿智。「上面的確這樣記載著。」她冷笑著說。「我很高興你曾經讀過聖白金碟里面的記載，雖然很明顯地你沒有從里面學到什麼。你還記得里面也寫著──」

阿斯特紐斯不屑地打斷她的話。

「我已經和你們耗掉了不少時間。」這位歷史學者跨過前廳的大理石地板。「當你們準備好離開時，響鈴通知貝傳。再會，神眷之女。再會──老朋友。」

阿斯特紐斯打開門，圖書館的寂靜流進房間里，將克麗珊娜包圍在令她精神一振的涼意中。她感覺到自己再度恢復了自制力，因此放鬆下來。她的手鬆開護身符，優雅地、行禮如儀地向阿斯特紐斯鞠躬道別，雷斯林也是一樣。接著門在歷史學者的背後關了起來，兩人第一次獨處在同一個房間中。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人開口。最後，克麗珊娜覺得帕拉丁的力量流遍全身，轉過身面對雷斯林。「我忘了是你和你的同伴一起找到聖白金碟的，所以你當然曾經讀過它。我很想和你繼續討論里面的記載，不過，有句話我必須先說在前頭，雷斯林．馬哲理，以後我們如果再有機會打交道，」她冷靜地說，「我必須要求你對伊力斯坦抱著最起碼的敬意。他──」

她驚訝地閉上嘴，警覺地看著法師削瘦的身體似乎在她面前徹底崩潰。

雷斯林抓著胸口，不停地咳嗽，掙扎地呼吸著。他的步履不穩，如果不是因為手中的法杖，他早就倒在地上。克麗珊娜一時之間忘卻自己的嫌惡和噁心，本能地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喃喃地念誦醫療的禱文。在她掌心下的黑袍柔軟又溫暖，她可以清楚感覺到雷斯林的肌肉在不斷地抽搐著，體會到他正承受著極大的痛苦與煎熬。她的心中充滿了同情。

雷斯林掙脫她，把她推到一邊去。他的咳嗽逐漸緩和下來。在恢復正常呼吸後，他嘲弄地盯視她。

「不要在我身上浪費妳的祈禱，神眷之女。」他苦澀地說，從袍子里拿出一塊手絹擦拭嘴角。克麗珊娜可以清楚看到上面沾滿了鮮血。「我的病是無藥可醫的。這就是我的犧牲，我為了我的法力所付出的代價。」

「我不明白。」她喃喃自語。她還清楚記得黑袍柔軟的觸感，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來。她的手下意識地在背後緊握著。

「妳不明白嗎？」雷斯林反問，那雙金色的眼睛彷彿直達她的靈魂深處。「妳為了妳的神力付出了什麼代價？」

在微弱的火光下，勉強可以看見克麗珊娜的雙頰如同法師的雙脣般沾染了淡淡血色。她警覺於對方的刺探，別過頭，依舊看著窗外。夜色已經降臨了帕蘭薩斯，銀月索林那瑞已經是黑暗星空中銀色的光源，和它一起出沒的紅月則尚未升起。黑月──她心中暗想，在哪里？他真的能夠看見嗎？

「我得走了，」雷斯林的喉中發出呼吸的奇異聲響，「剛剛這陣發作讓我十分虛弱。我必須休息。」

「當然。」克麗珊娜又恢復了冷靜，所有情緒都被她小心地塞回應該在的地方。她轉過身再度面對他。「感謝你前來──」

「但是我們之間的事情還沒處理完，」雷斯林柔聲說，「我很希望能有個機會讓妳知道，妳所信奉的神，祂的恐懼是毫無根據的。我有個建議。在大法師之塔里和我碰面，妳會看到我所有的藏書，了解我正在進行的研究。當妳看完之後，妳就會放下心中的大石。正如同白金碟中所說的，我們只對未知感到恐懼。」他又朝她走近一步。

克麗珊娜對他的提議感到驚訝，睜大了雙眼。她試著要躲開他，但竟然不小心讓窗戶擋住了自己的退路。「我不能──去那座塔。」他不停靠近的身軀讓她開始結巴，呼吸不順。她試著要繞過他，但他微微挪動手中的法杖，堵住她的去路。她試圖冷靜地繼續說下去。「那里的法術會阻擋一切──」

「除非是我邀請的貴賓。」雷斯林低聲說。他把沾血的手絹整齊摺疊好，放回袍中的暗袋里。然後，他伸出手抓住克麗珊娜。

「妳很勇敢，呵，無懼的神眷之女。」他說，「在我邪惡的碰觸之下，妳竟然沒有發抖。」

「帕拉丁與我同在。」克麗珊娜厭惡地回答。

雷斯林笑了，那是溫暖、幽暗且神祕的笑容──只讓他們兩人分享的笑容。克麗珊娜突然開始對他產生興趣。雷斯林將她拉近，然後放開她的手，並且將法杖靠著椅子放好。接著他用瘦弱的雙手捧住她的頭。在他的碰觸之下，克麗珊娜顫抖起來，但是她卻無法動彈、無法言語，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只能不明所以、難以控制、恐懼地看著眼前的景象。

雷斯林緊緊抓著她，低下頭用沾血的雙脣掃過她的額頭。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口中喃喃念著奇異的語句。然後他放開了她。

克麗珊娜步履踉蹌，幾乎要摔倒。她覺得虛弱、暈眩。她的手摸著剛剛被他的雙脣所接觸、現在正有如燒灼般疼痛的部位。

「你做了什麼？」她結巴地質問。「你不能夠對我施法！我的神會保護──」

「當然。」雷斯林虛弱地嘆氣，在他的語調和表情中都帶著哀傷，那是一個時常被誤解、被懷疑的哀傷。「我只不過是給妳一個記號，讓妳可以進入修肯樹林。但是，通過樹林並不容易──」他一貫諷刺的語調又回來了。「不過，相信妳的信仰會保護妳的！」

法師把兜帽拉上，遮住自己的眼睛，平靜地向呆望著他的克麗珊娜點頭為禮。然後用緩慢、虛弱的步履走向門口。他伸出削瘦的手拉下響鈴。大門立刻打開，貝傳飛快走進，克麗珊娜猜他一直站在門外。她抿緊雙脣，傲慢、憤怒地瞪了他一眼，貝傳雖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卻只能臉色蒼白地用袖子抹去頭頂的汗珠。

雷斯林正準備離開，但是克麗珊娜攔下他。「我──我不該懷疑你，雷斯林．馬哲理。」她柔聲說，「我再一次感謝你的賞光。」

雷斯林轉過身。「我也不該這麼愛逞口舌之快。」他說。「再會了，神眷之女。如果妳確實不害怕真相，那麼後天晚上，當努林塔瑞剛出現在夜空中時，請到寒舍來。」

「我會到的。」克麗珊娜堅定地回答，為了貝傳臉上所顯露的害怕而感到竊喜。她點頭向他道別，手悄悄地放在精工雕製的椅背上。

法師離開了房間，貝傳緊跟在後，順手關上了房間的門。

克麗珊娜單獨一人待在溫暖、寂靜的房間里，隨即在椅子前跪了下來。「感謝禰，帕拉丁！」她低聲說。「我接受禰的挑戰。我不會讓禰失望的！我不會失敗的！」

【註】

１　「日落時刻」：這里指的不是某個月分或是日子，而是帕蘭薩斯記錄時間的方法。就像很多中世紀的文明一樣，他們不是用二十四小時制，而是用城內守衛換班的時間來記錄。

２　起初有五座大法師之塔，這是古代的法師們建造出來成為他們學習和研究的場所。它們都位在古老的城市內，這些城市後來被稱為帕蘭薩斯、威萊斯、伊斯塔、達提茍斯和如茵。

這些高塔都很相似，彼此之間卻又有所不同。高塔的外形是由三種袍色的法師們聚集在一起所決定的。（因為所有袍色的法師都會使用這些高塔），但建造的工作則是由剛好居住在附近的法師負責。因此，雖然外形一樣，但塔內的設計和構造細節則大為不同。

３　法術材料是專家級龍與地下城系統里面任何法師施法都需要的東西。許多法術如果沒有適當的材料就無法被施展。

## １─１

『她可以聽見身後的聲音，那是爪子在森林里的落葉上搔爬的聲音。提卡渾身肌肉緊繃，但試著假裝沒聽見，好引誘對方毫無防備地靠近。她穩穩地握住劍柄，心臟劇烈地跳動著。腳步聲愈來愈近，她可以清楚聽見沉重的呼吸聲。接著，一隻爪子放上她的肩膀！提卡立刻轉過身，揮劍砍去──』一陣杯盤落地發出碎裂的聲音。

德絲拉警覺狀況不對，尖叫著往後躲。坐在吧臺旁的客人大笑起來。提卡知道自己的臉一定紅得跟她的頭髮一樣。她的胸口撲通撲通地跳，雙手不受控制地顫抖著。

「德絲拉，」她冷冷地說，「看看妳是什麼德行，跟溪谷矮人差不了多少。也許妳和汪汪交換一下工作會比較好，妳去倒垃圾，我讓他來跑堂好了！」

德絲拉原先正跪在地上，撿拾那些漂浮在一灘啤酒上的餐具碎片，這時她抬起頭來說，「也許我是該這麼做！」女侍哭了起來，把手中的碎片丟回地上。「長槍之戰的女英雄提卡．馬哲理，妳自己來跑堂吧──還是妳現在太高貴了，不屑做這種事？」

德絲拉用譴責的眼光忿忿地瞪了提卡一眼，把地上的碎片踢開，像一陣風似地衝到旅店外。

當大門被轟然一聲撞開時，它重重地撞上門框，提卡腦海中浮現出木頭上的刮傷，皺起眉頭。尖酸刻薄的言辭浮上嘴邊，但她知道自己會後悔脫口說出的話，便硬生生地將它們吞回去。

大門就這樣敞開著，讓夕陽的光芒照進旅店中。落日的橘紅色光芒照在擦得發亮的吧臺上，同時也在玻璃器皿上閃閃發光。甚至連地上的那灘啤酒里也映射出光芒來。這光芒像是愛人的手般輕撫著提卡的火紅捲髮，美麗的景象讓許多客人都止住笑容，愣愣地看著眼前的美景佳人。

這些提卡都沒注意到。她現在正為了自己的暴躁而感到悔恨不已。她往窗外看去，正好看見德絲拉用圍裙擦拭著眼角。一個客人走進旅店，順手將大門關上。夕陽的餘暉消失了，讓旅店又再度陷入帶有涼意的昏暗里。

提卡揉揉眼睛。我到底變成什麼樣的怪物？她悔恨交加地質問自己。那畢竟不是德絲拉的錯，是我自己內心的感覺在作怪！我幾乎希望現在還有龍人可以砍殺，至少我知道我害怕的是什麼，至少我可以用雙手和牠們作戰！我要怎麼對抗我甚至不確定的東西？

點菜、要酒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緒。笑聲又重新響起，在最後歸宿旅店里回響著。

這就是我從戰場回來所追求的。提卡抽噎著用抹布擦擦鼻子。這就是我的家。這些人就像夕陽一樣，溫暖又和善。我的四周都是可愛的聲音──笑聲、友善的招呼、狗狗舔東西的聲音──

舔東西的狗狗？！提卡呻吟著從吧臺後方跑出來。

「汪汪！」她無助地看著溪谷矮人（註１），口中大喊著他的名字。

「酒酒打翻，汪汪擦乾乾。」他看著她，一邊高興地把手在嘴上抹來抹去。

幾個老客人笑了起來，但是有幾個新來、剛到這家旅店的客人，用厭惡的眼神看著溪谷矮人。

「用這條抹布擦！」提卡一邊虛弱地對著客人露出抱歉的笑容，一邊用嘴角擠出回答來。她把抹布丟出去，汪汪一把接住。但他只是拿著抹布，用疑惑的表情瞪著它。

「汪汪要布布幹嘛？」

「擦乾打翻的酒！」提卡斥責道，並試圖用長裙把他遮起來，不讓客人看見；可惜似乎不太成功。

「喔！汪汪不要。」汪汪認真地說。「汪汪不要把好布布弄髒。」他又把那塊布遞給提卡，再度趴在地板上，開始舔著現在已經混進泥巴的啤酒。

提卡臉燙得快要燒起來，一把抓住汪汪的領口，把他提起來，左右搖著他。「用抹布！」她氣憤地壓低聲音說。「客人們都被你搞得喫不下飯了！你把地擦乾淨後，我要你去把壁爐旁邊的那張大桌子清乾淨。我在等一些朋友──」提卡停下話來。

汪汪睜大眼睛看著她，試圖聽懂這些復雜的命令。以溪谷矮人的標準來看，他算是少見的天才。他纔到這里三個禮拜，提卡就可以教會他數到三（很少有溪谷矮人能數超過二，更別提三了），而且也終於把他身上的臭味給弄掉了。他新學到的本事和乾淨的外表，可以讓他在溪谷矮人的國度中稱霸，但汪汪並沒有這樣的野心。他知道沒有國王可以過得像他一樣──「擦乾淨」倒掉的啤酒（如果他的動作夠快），還有把垃圾「拿出去」，這些好差事都只有他能做。但汪汪的天賦畢竟有限，提卡現在的要求就太高了。

「我在等朋友，所以──」她準備從頭再說一遍，最後還是放棄了。「喔，算了！把這里擦乾淨就好。用抹布！」她認真地補上一句，「然後再來問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汪汪不能喝？」汪汪剛開口，就看見提卡憤怒的眼神。「汪汪擦。」

溪谷矮人失望地嘆著氣，把抹布甩來甩去，口中喃喃念著，「浪費好啤酒。」接著又撿起幾塊破掉的酒杯碎片，瞪了好一會兒之後，奸笑著把它們塞進襯衫的口袋里。

提卡（註２）花了幾秒鐘試圖想通他要拿這些來幹什麼，後來還是決定不要問比較好。提卡回到吧臺後面，抓了一些杯子，努力把它們盛滿，同時還得假裝沒看見汪汪不小心割破手，現在正踮著腳跟，饒富興味地看著手上滴下的血。

「你──呃──看到卡拉蒙了嗎？」提卡小心地問溪谷矮人。

「沒耶！」汪汪把沾滿血的手往頭上擦，一邊說著。「可是汪汪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他唷！」他滿懷期待地跳了起來。「汪汪去找？」

「不用了！」提卡皺著眉頭說。「卡拉蒙在家。」

「汪汪不覺得。」汪汪一邊搖頭一邊說，「太陽下山之後就不會──」

「他在家！」提卡生氣地大喊，把溪谷矮人嚇得躲到一邊去。

「要不要打賭？」汪汪非常小聲地說。這幾天提卡的脾氣和她火紅的頭髮一樣猛烈。

汪汪運氣不錯，提卡沒聽見他說了什麼。她裝完酒，把它們送到坐在門邊的一羣精靈的桌上。

我在等朋友，她喃喃自語道，很好的朋友。曾經有一度她是那麼興奮，渴望想要見到坦尼斯和河風。但是現在──她嘆著氣，心不在焉地把杯子遞出去。神哪！她暗自祈禱，讓他們快點來，趕快走吧！沒錯，最重要的就是趕快離開！如果他們留下來──如果他們發現──

提卡的心沉了下去。她的嘴脣顫抖著。如果他們留下來，一切就完蛋了。就這麼簡單，她的一輩子就完了。她突然之間承受不了這麼大的痛苦，急忙把啤酒放在精靈的桌上，眼眶溼潤地轉身離開。淚眼模糊中，她並沒注意到那些精靈對著啤酒交換著疑惑的眼神，因為她根本忘記了精靈們點的是葡萄酒。

忍著就要奪眶而出的淚水，提卡一心只想趕去廚房，在那里沒人看見，她可以放心地大哭。精靈們忙著找另一名女侍換酒；而汪汪此時則滿意地嘆口氣，重新趴在地上，快樂地舔著剩下的啤酒。

半精靈坦尼斯站在一處小丘上，看著眼前漫長的泥濘道路。他護送的女子和坐騎在他背後一段距離的地方等著他。那個女子和他們的坐騎一樣，都需要休息。雖然她的驕傲讓她強忍住疲倦，但是坦尼斯注意到她死灰的臉色和疲倦的身軀。今天，她甚至有一次在馬背上打起盹來，如果不是坦尼斯強健的臂膀扶住她，可能就掉下馬去。因此，雖然她急著要趕到目的地，但是當坦尼斯提出獨自探路的要求時，她並沒有抗議。他扶著她下馬，並且看著她在一處濃密的灌木叢中休息。

對於讓她一個人獨處，他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他可以感覺到背後緊追不捨的邪惡生物已經被甩開一段距離。即使他們兩人都累得全身痠痛，但不眠不休地趕路還是有了代價。坦尼斯希望能夠一直保持這樣，直到他將同行的同伴交給克萊恩上唯一可以幫助她的人。

他們從日落開始就馬不停蹄地趕路，試圖躲開從帕蘭薩斯就緊追不捨的那個恐怖生物。至於它是什麼，即使坦尼斯用盡一切實戰經驗也無法推斷出來，這讓對方更為可怕。要找時永遠看不見，它只會不經意地出現在你的眼角。他的同伴似乎也可以感覺到對方的存在，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她是因為太過驕傲而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害怕。

當離開那片樹叢時，坦尼斯感到一陣罪惡感。他知道自己不該讓她一個人留在那里。他不該浪費寶貴的時間。他身上的每一點戰士本能都在不斷地抗議。但是有件事他一定得做，而且要單獨去做，不然就變成了一種褻瀆。

因此，坦尼斯現在站在一座丘陵的山腳下，鼓起勇氣往前走。任何旁觀者都一定會誤以為他是要和一個食人魔作戰，但事實卻非如此。半精靈坦尼斯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這對他來說又期待又害怕。

太陽已經逐漸西沉，在他到旅店之前就會黑了，而且他很不喜歡天黑後在這條路上行走。但是，一到了那邊之後，這場噩夢般的旅程就會結束。他會把這名女子交給有能力保護她的人，繼續趕往奎靈那斯提。但是，他一定得先面對這個。半精靈坦尼斯嘆了口氣，把綠色的兜帽戴上，開始往山上走。

當他爬到山頂之後，視線不由自主地落在一塊覆滿青苔的大石上。有那麼片刻，他陷入過去的回憶中。他閉上雙眼，感覺淚珠在睫毛下隱隱地滾動著。

『笨旅行，』他可以聽見矮人的聲音在他的記憶中響起。『我做過最傻的一件事！』

佛林特！我的老友啊！

我承受不下去了，坦尼斯心想。這太痛苦了！我怎麼會同意回來？這里沒有我的容身之處──只有痛苦和不堪回首的記憶。我的生活終於安定下來了，我終於過著平靜且快樂的生活。為什麼──為什麼我要答應他們回來？

他斷斷續續地吸了口氣，睜開眼睛看著大石頭。兩年前──到了這個秋天就三年了──他爬上這座小山，和他的老朋友佛林特．火爐碰頭。那時佛林特像往常一樣靠在這里刻東西，嘴也不停地抱怨著。這場會面啟動了一連串撼動世界的事件，造成了被後世稱為「長槍之戰」的抗戰，這場戰爭把黑暗之後趕回了無底深淵，同時也擊潰了龍騎將的力量。

現在我是個英雄了，坦尼斯想，悶悶不樂地看著身上穿著的各種配備：索蘭尼亞騎士的胸甲；綠色的絲質腰帶──這是西瓦那斯提荒野跑者的標誌，他們是精靈們最精銳的部隊；卡拉斯勳章，矮人的最高榮譽；還有許多其他的。沒有任何人──不管是人類、精靈，或是半精靈──曾經接受過這麼多表揚。這實在太諷刺了。討厭盔甲、討厭禮儀的坦尼斯，現在竟然被迫要穿著這些東西，以符合他的身分！老矮人看見了不知道會笑成什麼樣子。

『你──當英雄啦！』他幾乎可以聽見矮人嘲弄的聲音。但是佛林特已經去世了。他在兩年前的春天就在坦尼斯的臂彎里過世了。『為什麼要留鬍子？』他發誓自己幾乎又聽見了佛林特的聲音，那是矮人第一次看到他從路上走來時所說的話。『你本來就夠醜了──』

坦尼斯微笑地搔著克萊恩上沒有精靈長得出來的鬍子，這落腮鬍是他人類血統顯而易見的特徵。佛林特一定很清楚他為什麼要留這個鬍子，坦尼斯一邊回想，一邊凝望著那塊大石頭，唏噓不已。他比我自己還要了解我。他知道我內心深處靈魂的掙扎。他知道我要學到教訓纔行。

「我學到教訓了。」坦尼斯對著只存留在他腦海中的老友說。「我學到了，佛林特。但是──噢，我好難過！」

炊煙的氣味驚醒了坦尼斯，這和夕陽的餘暉一樣提醒了他還有一段距離要走。半精靈坦尼斯轉過身，看著他度過苦樂參半的年少時期的山谷。他再轉過身，低頭看著索拉斯。

他上次看到這座小鎮是秋天時，那時山谷里的白楊樹染著紅和金的顏色，和卡若理山脈的深紫色，以及天空的湛藍色都倒映在水晶湖平靜無波的水面上。山谷上飄著一層淡淡的煙，那是小鎮里每戶人家飄出的炊煙，這是那座曾經完全建造在樹上的小鎮所飄出來的炊煙。他和佛林特看著掩映在樹葉中的住家一個個亮起了燈火。索拉斯──樹城──克萊恩上少數的美景。

一瞬間，坦尼斯的眼中可以看到兩年前完全相同的景象。接著影像模糊了，那時是秋天，現在已經是春天了。炊煙依舊沒有消失，但是現在它們大多數是從建造在地面上的房子里飄出來的。四周看來欣欣向榮，但是在坦尼斯的眼中，這只不過是更加強調了這塊土地上的傷痕，永遠磨滅不了的傷痕。雖然這些傷痕上有著鋤頭耕耘的痕跡，卻固執地依舊不肯消失。

坦尼斯搖搖頭。每個人都認為，黑暗之後位於奈拉卡的恐怖神殿摧毀之後，戰爭就算結束了。每個人都急著想要耕耘那些被龍焰所傷的焦黑土地，想要忘卻過去的痛苦。

他的視線落在小鎮里一個巨大的焦黑圓形上。在這里，什麼都長不出來。沒有任何犁、鋤頭可以耕種這些被龍焰烘烤過，和被龍騎將殘殺的無辜者鮮血所滲透的土壤。

坦尼斯露出苦澀的笑容。他可以想像這塊土地對於那些急著想要忘記的人來說，有多麼地礙眼。但他很高興還有這塊土地，他希望這里會永遠保存下來，永遠。

他低聲吟誦著伊力斯坦在法王之塔中，祭拜那些壯烈犧牲的騎士時所說的話。

「我們絕不可遺忘，不然我們將重蹈覆轍──就如同以往一樣，邪惡將會再度降臨。」

坦尼斯沉痛地想，如果邪惡還沒來到我們之中，也許還來得及。他腦中縈繞著這句話，轉過身快步走下山。

今天傍晚，最後歸宿旅店里滿是顧客。

雖然戰爭給索拉斯帶來無比的毀壞和混亂，但是之後所帶來的繁榮和商機已經讓不少人開始說──其實戰爭並不壞嘛！索拉斯從很久以前就是阿班尼西亞平原上旅客的必經之處，但是，在戰爭前的日子里，旅客的數量相對而言非常少。矮人們──除了像佛林特這種叛逆的傢伙外──將自己隔絕在索巴丁的地下王國中，並且封鎖整個山區，拒絕和其他人有任何來往。精靈們也同樣閉關自守，躲在西南方的奎靈那斯提和安塞隆大陸東邊的西瓦那斯提森林中不問世事。

戰爭改變了一切。精靈、矮人和人類現在常常四處旅行，他們的國度對所有人開放。但是，如此脆弱的友好關係，可是用幾近滅亡的犧牲才換來的。

最後歸宿旅店從以前開始，就因為好酒和歐提克的辣馬鈴薯而著稱，現在更受歡迎了。飲料依舊醇美，辣馬鈴薯也跟以往一樣香辣；雖然歐提克已經退休了，但是這家旅店真正成名的原因，是它已經成為某種值得紀念的象徵。長槍英雄們──現在大家都這麼稱呼──在過去的日子里曾經常造訪這里。

事實上，歐提克在退休前，曾經慎重考慮過要在壁爐旁的桌子上擺個銅牌，上面寫著類似「坦尼斯和同伴們在此飲酒」的話。幸好提卡用盡一切手段反對（只要想到坦尼斯看到了會怎麼說，就讓她雙頰發燙），才讓歐提克打消這個念頭。不過，歐提克會永不厭煩地對客人講述那天蠻族女子跨進旅店，唱著奇怪的歌謠，用藍色水晶杖醫好大神官韓德瑞克，帶來了真神存在的第一個跡象。

提卡後來接手旅店，希望有天能存夠錢買下它。但是她今天暗自祈禱歐提克能夠休息一下，不要再度提起那個老故事。可惜，看來她的祈禱是白費了。

這里有幾羣精靈從西瓦那斯提千里迢迢地來到這里參加索拉斯特倫──奎靈那斯提的領導人，太陽詠者的喪禮。他們不只鼓動歐提克說那個故事，同時還自顧自地談論那些英雄趕走綠龍湛青．血暴的故事。

提卡看見歐提剋意味深長地往她的方向看來──事實上，提卡本身就是那些解救西瓦那斯提的英雄之一。她搖搖頭，紅髮捲起一陣紅色的波浪，暗示他不要開口。這段故事是她少數不願提及甚至想起的冒險經驗。事實上，她每晚都會祈禱自己能夠忘記那個地方所帶來的噩夢。

提卡閉上雙眼，希望那些精靈會岔開話題。她現在有自己的噩夢要面對，不需要過去的噩夢再來騷擾她。「就讓他們早點來，早點走吧！」她低聲自語，也對神明祈禱著。

太陽已經落下了。愈來愈多的客人湧進來，要酒的要酒，點菜的點菜。提卡已經跟德絲拉道過歉，兩人一起掉了一陣子眼淚，現在正里里外外地忙著。每次大門打開，提卡都擔心地探頭探腦，同時她還逐漸發現，歐提克的聲音開始蓋過了旅店中的喧鬧。

「──我如果沒記錯，那是個美麗的秋季傍晚，當然，我那天也是忙亂得跟個龍人軍官一樣。」總是會有人大笑。提卡咬緊牙關。歐提克現在有了一大羣忠實的聽眾，看來正欲罷不能。「那時旅店還蓋在樹上，在龍羣摧毀這里之前，我們鎮里的每棟房子也都是一樣的。啊，以前的景色多麼美。」他嘆口氣──照慣例他總要嘆口氣，擠幾滴眼淚出來。羣眾跟著同情地鼓譟起來。「我剛剛說到哪了？」他擤擤鼻子，這也是固定的劇碼。「啊，沒錯。我剛剛講到我正在酒吧後面，當門打開的時候──」

門突然打開了。彷彿事先安排好的一樣，時間抓得恰到好處。提卡撥開一綹黏在額頭上的髮絲，緊張地抬頭看去。突然，整座旅店陷入一片寂靜。提卡全身緊繃，指甲陷進手掌中。

一個高大的男子──高大到必須彎著腰走進來──站在門口打量著四周。他有著一頭黑髮，表情冷漠嚴肅。即使隔著一層毛皮大衣，從他的舉止依然看得出他擁有健壯的肌肉。他一眼掃過整個旅店，留心是否有任何危機和可疑的人物。

但那隻不過是個反射性的動作，因為當他銳利的眼光看見提卡時，他露出溫暖的笑容，張開手臂。

提卡遲疑了一下，但是老友的身影讓她感到難以抗拒的思念湧上心頭。她奮力推開羣眾，奔進他的懷抱中。

「河風，我的好友！」她有些哽咽地低聲喊著。

河風抓住懷里的女子，毫不費力地像是舉小孩般將她舉了起來。羣眾開始歡呼，用酒杯敲擊著桌面。大多數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眼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長槍英雄，彷彿是歐提克的故事帶他前來此地。他甚至連時間都配合得剛剛好！眾人不禁都著迷了。

在放下提卡之後，這名高大的男子脫下了毛皮大衣，露出平原人的酋長所穿戴的外罩式上衣。上頭的Ｖ型領點綴著象徵平原人各個部落的毛皮花色，這也代表著他所統領的勢力範圍。他英俊的臉孔比提卡上次看到時要多了些歲月的痕跡，也多了些風霜和日曬的刻痕。但提卡從他的眼中看得出來，他已經找到了終其一生都在尋找的寧靜祥和的生活。

提卡感覺有什麼東西哽住了喉嚨，飛快地轉過身去，可惜還不夠快。

「提卡！」由於在家鄉住了好一段日子，他的口音又重了起來。「好高興看見妳過得很好，而且依然這麼漂亮。卡拉蒙呢？我等不及要──怎麼了，提卡，發生什麼事？」

「沒事。」提卡聲音沙啞，她眨著眼睛，搖晃著滿頭紅髮。「來這里坐，我替你在壁爐邊留了個位置，你一定又餓又累了。」

她帶著他穿過人羣，不停地說話，不留給他任何機會開口。羣眾也不知情地幫助她，摸著河風的斗篷、發出讚歎聲、試圖和他握手（平原人覺得這是很野蠻的一種習俗），或者是把酒拿到他面前。

河風逆來順受地接受了這一切，跟著提卡穿過這些興奮的人羣，手中緊緊抓住一把精靈手工打造的寶劍。他嚴肅的面孔變得更為漠然，不停地張望窗外的景色，彷彿急著想要逃離這吵雜、喧鬧的環境，回到熟悉的野外去。幸好提卡有技巧地推開了更多煩人的顧客，讓她的老朋友坐在靠近廚房、壁爐旁的一張桌子邊。

「我馬上就回來。」她丟給河風一個笑容，不給他開口的機會，立刻奔進廚房。

歐提克再度提高了音量，同時伴隨一聲巨大的撞擊聲。歐提克的故事剛剛被打斷了，他正在使用他的柺杖──索拉斯傳說中最可怕的武器──來恢復秩序。這個酒保現在跛了一條腿，但是卻更喜歡說相關的故事。至於他的腿是怎麼瘸的，根據他的說法，這都是因為他單槍匹馬打敗了入侵的龍人部隊。

提卡拿了一整鍋的辣馬鈴薯回來給河風，一邊惱怒地瞪著歐提克。她知道這背後真正的故事，他的腿是在被從地板下的藏身處拖出來時受傷的。但是她從來不曾跟任何人提過，在內心深處，她把這名老人當作自己的父親看待。他收養了她，並把她養大。在她父親失蹤後，是歐提克給了她工作機會，免得她淪為竊賊。反正，只要讓他知道她還記得真正的原因，至少可以讓他的故事不會繼續誇張下去。

當提卡忙完之後，羣眾稍稍安靜了下來，讓她終於有機會和老朋友聊天。

「金月和你們兩人的兒子還好嗎？」她注意到河風陰沉地打量著她，故作輕鬆地問道。

「她很好，要我轉達她的問候之意。」河風用低沉的聲音回答。「我的兒子雖然才兩歲，但是已經這麼高，而且騎馬騎得比大多數戰士都要好。」他的眼中滿是驕傲之色。

「我真希望金月能和你一起來。」提卡嘆了口氣，不希望河風聽見。在開口回答前，高大的平原人靜靜地吃了幾口食物。

「諸神給予我們的祝福，讓我們又有兩個寶寶了。」他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提卡。

「兩個？」提卡愣了一下。「喔，雙胞胎！」她高興地大喊。「就像卡拉蒙和雷斯──」她突然咬住嘴脣，不願再說下去。

河風皺起眉頭，比了個驅除邪惡的手勢。提卡雙頰泛紅，連忙看著窗外。她的耳朵里面不斷有嗡嗡聲，室內的溫度和噪音讓她感到暈眩。她吞下口中苦澀的感覺，強迫自己詢問金月的近況，片刻之後，她才終於能聆聽河風的回答。

「──世界上的牧師仍然太少。有不少人皈依了真神，但是神的力量來得依舊緩慢。她努力地工作，我認為她太努力了，但是她卻愈來愈美麗。我們的女兒都擁有和她一樣的金髮──」

寶寶──提卡哀傷地笑了笑。河風看見她的表情，閉上了嘴，把眼前的食物推開。「我想不出有什麼事情比這次的重聚更讓我期待了。」他緩緩地說，「但是我不能離開我的子民太久。妳知道我任務的急迫性。卡拉蒙在──」

「我要先去檢查你的房間了。」提卡飛快地站起身，忙亂中甚至打翻了河風的飲料。「那個溪谷矮人應該要去幫你鋪牀。我猜他大概偷偷睡著了──」

她急忙逃離那里。但是她並沒有走上樓去，她站在廚房的後門外，讓夜風降低她滾燙雙頰的溫度。「讓他快點離開！」她低聲說。「拜託──」

【註】

１　溪谷矮人最重要的人格大家都同意是生存本能、自傲、耐力和愚蠢。雖然安塞隆上其他的智慧生物很瞧不起他們，但溪谷矮人會持續在打垮很多其他物種的環境下生存繁衍。溪谷矮人對自己感到自豪，行事作風其實很嚴肅。他們通常會誇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擊垮他們的自信幾乎是不可能的。

２　提卡是個二十出頭、年輕可愛的女子。提卡的事蹟在安塞隆上被各種歌謠和傳奇歌頌著，她大可挑選合適的男人當對象，但她從小就暗戀卡拉蒙，而這種感情隨著他們度過的大風大浪變得更為強烈。很遺憾地，提卡從來無法真正了解他和雷斯林之間的關係，以及卡拉蒙對兄弟的倚賴。在戰後，提卡催著卡拉蒙快結婚，因為她認為自己或許可以填補卡拉蒙心中雷斯林的位置。

## １─２

坦尼斯最怕見到的，也許就是最後歸宿旅店。

這是三年前的秋天，一切開始的地方。在這里，他和佛林特，以及天不怕地不怕的坎德人泰索何夫．柏伏特，在那天晚上來到這里和老友重聚。從那時開始，他的世界變得天翻地覆，似乎再也沒有恢復原狀。

但是，愈接近旅店，坦尼斯愈發現自己的恐懼在逐漸地消融。這里的改變實在太大，讓他覺得彷彿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勾不起任何的回憶。旅店蓋在地面上，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建造在白楊樹上（註１）。它也新蓋了一些廂房，有更多的空間來容納來往旅客的人潮；它也有了一個新的屋頂，看起來現代化多了。所有戰爭留下的傷痕都也被洗淨，和過去的回憶一起流逝。

正當坦尼斯開始放鬆之時，旅店的大門打開來，光亮流瀉而出，鋪成一道歡迎的地毯，辣馬鈴薯的香味和歡笑聲隨著晚風飄向他。種種的回憶如電光石火般地出現，坦尼斯低下頭，久久不能自已。

也許對他來說算是幸運，他並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緬懷過去。當他和同行者靠近旅店的同時，一名馬廄的馬童跑出來接過韁繩。

「餵牠草料和水。」坦尼斯疲倦地從馬鞍上滑下，給了馬童一枚硬幣。他伸伸懶腰，試圖舒展僵硬的肌肉。「我已經先通知你們預先準備一匹快馬。我是半精靈坦尼斯。」

馬童的眼睛圓睜，他之前就已經不太禮貌地瞪視著對方的盔甲和衣服發呆，現在他的好奇心更是轉變為無比的崇敬。

「是──是的，大人。」他結巴地說，面對這麼一個偉大的英雄有點不知所措。「馬──馬已經準備好了，您要我──我現在就把牠牽過來嗎，大人？」

「不用。」坦尼斯露出微笑。「我要先用餐，兩個小時後再把牠牽出來。」

「兩──兩個小時。是的，大人！謝謝，大人！」馬童無意識地點著頭，呆呆地接下坦尼斯遞給他的韁繩，愣在原地不知該做什麼。不耐煩的馬兒頂了他一下，差點把他撞倒。

半精靈看著馬童急忙跑開後，便轉過身去幫助同伴下馬。

「你一定是鐵打的。」她看著扶她下來的坦尼斯說。「你今晚真的還要趕路嗎？」

「說實話，我全身的骨頭都快散了。」坦尼斯開了口，卻覺得有些不大自在。他在這個女子身邊總是感覺到一股壓力。

坦尼斯可以藉著旅店中透出的光亮看清楚她的臉。他可以看見痛苦和疲勞。她的眼睛浮腫、兩頰凹陷。當她踏上地面時，腳步一陣踉蹌，坦尼斯很快地伸出手讓她扶著。這個好意她接受了，不過只有短暫的片刻。她慢慢直起身來，輕柔但堅定地推開坦尼斯，靠著自己的力量站好，打量著四周的環境。

坦尼斯全身痠痛，他可以想像對於這個養尊處優的女子來說，這有多麼痛苦；但是對方自若的神情讓他也不禁大為佩服。在這場漫長、恐怖的旅程中，她從來沒有開口抱怨過。她一直緊跟在後，沒有拖慢任何速度，總是毫不遲疑地服從他的命令。

那麼，到底為什麼，我對她一點感覺都沒有？她的什麼特質讓我感覺渾身不自在？坦尼斯看著對方的臉孔，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她臉上唯一的暖意是旅店中的光亮。即使在精疲力盡的情況下，她的表情依舊是冷漠、無情。是缺少了什麼？同情心？她在這次的旅程中一直都是這個樣子。喔，她也一直保持著冷淡的禮貌、冷淡的優雅、冷淡的距離。她也許會毫不動容、冷淡地埋葬我，坦尼斯默默心想。接著，彷彿是為了譴責他不敬的想法，對方脖子上戴著的帕拉丁白金龍護身符突然落入他的視線中。他回想起伊力斯坦臨別時私底下對他交代的話。

「坦尼斯，由你護送她是最適合不過了。」虛弱的牧師說。「從許多方面來看，她都和你一樣，在許多年前開始了一趟追尋的路程──追尋對自己的認知。你想的沒錯，她自己並不知情。」這回答了坦尼斯疑惑的眼神。「她的眼高於頂，只看著天空。」伊力斯坦露出傷心的微笑。「她還沒學到，這樣子遲早會摔跤的。除非她學到教訓，不然她會跌得很重。」他搖搖頭，喃喃禱告著。「但是我們必須信任帕拉丁的旨意。」

坦尼斯一直皺著眉頭，想到這句話時眉頭更為深鎖。雖然他對於這些真神有很強烈的信仰──大多數都是從羅拉娜的愛和堅信中所得到的──但他依然無法習慣於將自己的命運交到祂們手上。而對於像伊力斯坦這類把所有事情都交給神去擔心的人，他感到更為不耐煩。改變一下，讓人主宰自己的命運吧！坦尼斯惱怒地想著。

「怎麼了，坦尼斯？」克麗珊娜冷淡地詢問。

坦尼斯突然發現從剛剛到現在自己都盯著對方看，尷尬地乾咳了幾聲，清清喉嚨看向遠方；很幸運地，馬童剛好回來牽走克麗珊娜的坐騎，讓坦尼斯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他對著旅店比了個手勢，兩個人便一起走過去。

「事實上，」坦尼斯打破尷尬的沉默。「我很想留在這里和我的朋友敘舊，但是我後天就一定得趕到奎靈那斯提，只有日夜不停地趕路纔可能趕上。我和我大舅子（註２）的關係可沒好到讓我膽敢不去參加索拉斯特倫的喪禮。」他自嘲地說，「不管是政治面還是交情面都一樣，如果妳明白的話。」

克麗珊娜回以一個笑容，但坦尼斯發現這並不是體諒的笑容──這不過是自命清高的笑容，彷彿這種家庭關係和政治的討論弄髒了她的耳朵。

兩人來到旅店門口。「而且，」坦尼斯柔聲說，「我好想念羅拉娜（註３）。真有趣，不是嗎？當她在我身邊時，我們都各忙各的。有時我們幾天都沒說什麼話，只是偶爾笑一笑，或是一個擁抱，然後我們又回到各自的世界中。但是當我遠離她時，好像我一早醒來突然發現自己的右手被砍斷了一樣。也許平常我睡覺時不會特別想到自己的手臂，但是當它不見時──」

坦尼斯突然閉上嘴，感覺自己笨拙得有點像情竇初開的少年。但，同時他也意識到克麗珊娜根本沒在聽。她潔白、高貴的面孔變得更為冷淡，讓索林那瑞的月光也相形失色。坦尼斯搖搖頭，推開大門。

我可不會羨慕河風和卡拉蒙，他心想。

旅店里溫暖、熟悉的聲音如潮水般鋪天蓋地地向坦尼斯湧來，有很長的時間，一切都模糊不清。歐提克坐在這里，年紀更大，甚至變得更胖了，他倚著一根柺杖，大力地拍著坦尼斯的背。還有那些許多年沒見面的人們，本來也只是點頭之交，現在都熱情地握著他的手，彷彿是許久不見的好友。老吧臺還在這里，依舊擦得雪亮，不知道怎麼搞的，坦尼斯好像踩到一名溪谷矮人──

接著他看到一名高大的男子，立刻趨前熱情地擁抱老友。

「河風！」他緊緊抱著對方，沙啞地說。

「兄弟！」河風用奎蘇語道。旅店中的羣眾瘋狂地鼓譟著，但坦尼斯都聽不見這些，因為有個滿頭紅髮、長著雀斑的女人抓著他的臂膀。坦尼斯將河風和提卡一起擁入懷中，三個好友就這樣緊抱著彼此不放，往日的哀愁、痛苦和光耀都重回心頭。

是河風讓他們恢復了鎮定。這個高大的平原人不習慣這麼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感情，乾咳了兩聲，往後退開，對著天花板不停地眨眼，直到恢復自制力為止。坦尼斯的紅鬍子也沾滿了淚水，又擁抱了提卡一下，接著向四周打量。

「妳那頭大水牛丈夫呢？」他高興地問。「卡拉蒙到哪里去啦？」

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坦尼斯完全沒預料到它所造成的後果。旅店里的眾人都沉默下來，安靜得好像有人把他們都關在房里一樣。提卡的臉陡然漲成豬肝色，嘴里不知道說些什麼。接著她低下頭，從地板上抓起一名溪谷矮人，用力地搖著他，讓他的牙關喀喀地撞擊著。

坦尼斯驚訝地回頭看著河風，但對方只是聳聳肩，挑起了眉毛作為回答。半精靈轉身要問提卡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突然感覺手臂上一陣涼意。克麗珊娜！他完全忘記有這個人了！

他紅著臉，行禮如儀地對大家介紹她。

「我向各位介紹，塔林納斯家族的克麗珊娜，帕拉丁的神眷之女。」坦尼斯一板一眼地說，「克麗珊娜女士，這位是河風，平原人的酋長，這位是提卡．維蘭．馬哲理。」

克麗珊娜解開旅行穿著的斗篷，褪下兜帽。當她這麼做的時候，她所佩戴的白金龍護身符在旅店的燭光下閃閃發亮。這名女子所穿的純白小羊毛袍子從斗篷底下露了出來。眾人一陣交頭接耳，都對眼前的人懷著崇高的敬意。

「一名牧師！」

「你聽到她的名字了嗎？克麗珊娜！第二把交椅──」

「伊力斯坦（註４）的繼承人──」

克麗珊娜微微頷首。河風表情嚴肅地深深鞠躬，提卡紅著臉把溪谷矮人趕開，慎重地屈膝為禮。

克麗珊娜一聽到提卡夫家的姓氏──馬哲理，立刻對坦尼斯投以疑問的眼光；坦尼斯對她點點頭。

「我受寵若驚，」克麗珊娜用冷淡、嘹亮的聲音說，「能夠見到英勇行徑足以為後世典範的兩位。」

提卡高興得羞紅了臉。河風臉上的表情並沒有改變，但是坦尼斯知道這項讚揚對於這個信仰堅定的平原人來說有多麼重大。至於旅店中的羣眾，則仍是興奮不已地歡呼，高興於自己的好運。歐提克則是極盡禮貌之能事地領著貴賓，彷彿從頭到尾就是他安排的歡迎儀式一樣。

坦尼斯剛坐下時還覺得這些吵雜聲讓人心煩，隨即轉念一想，這對他來說正好。至少他可以和河風談話，不需要擔心有人偷聽。可是他得先搞清楚，卡拉蒙到底去哪兒了？

再一次地，他試著要開口，但是提卡──在照顧他們坐好，像母雞般地關照克麗珊娜之後──一見他開口，就立刻轉過身，跑進廚房。

坦尼斯迷惑地搖搖頭，在他來得及多想之前，河風開始他的問題。兩人很快就陷入激烈的討論中。

「每個人都認為戰爭結束了。」坦尼斯嘆著氣說。「這讓我們陷入比以往更大的危機中。當時機危險時，人類和精靈之間奠定了堅定的盟約，日子一太平，這些盟約就像大太陽底下的雪般開始消融。羅拉娜現在在奎靈那斯提參加父親（註５）的喪禮，同時也在努力地和他死腦筋的哥哥波修士（註６）溝通，試圖和索蘭尼亞騎士團建立盟約。而唯一的希望之光卻是波修士的妻子，阿爾瀚娜．星光（註７）。」坦尼斯露出微笑。「我從來沒想過在有生之年，會看見那名精靈女子不只會容忍人類和其他種族，甚至還在歧見嚴重的丈夫前支持這些人。」

「一樁奇怪的婚姻。」河風說，坦尼斯也點頭同意。兩人腦中都浮現出老友，騎士史東．布萊特佈雷德的身影──為了保衛法王之塔而犧牲的英雄。兩個人都知道阿爾瀚娜的心也隨著史東埋葬在黑暗的地底。

「的確不是為了愛情而成立的婚姻（註８）。」坦尼斯聳聳肩。「但是卻有可能為這個世界帶來新的秩序。提起這個，老友，你的狀況如何？你的表情看起來有些陰沉，參雜著一些新的憂慮和愉悅。金月告訴羅拉娜有關雙胞胎的消息了。」

河風露出短暫的笑容。「你說的對。我離開她身邊的每一秒鐘都放不下心，」平原人用低沉的聲音說，「幸好能夠和你見面，讓我心頭的重擔放鬆不少。但是，我是放下了兩個瀕臨戰爭的部落才趕來這里的。到目前為止，我還能讓他們持續溝通，不至發生任何流血衝突。但好事者在我背後不停地煽動。我離開的每一天，都給了他們鼓動古老仇恨的機會。」

坦尼斯拍拍河風的肩膀。「我很抱歉，老友，我也很感激你能親自前來。」他再嘆了一口氣，眼角瞥見克麗珊娜，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任務。「我本來希望你能夠抽空保護這個女子前往目的地。」他的聲音愈來愈小。「她準備去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註９）。」

河風的眼神中透露出警覺和不能茍同的看法。平原人不相信法師，以及一切和他們相關的事物。

坦尼斯點點頭。「我知道你還記得卡拉蒙提過有關他和雷斯林去那邊的故事，那時他們還是受到邀請的。這位女士準備獨闖該處，要尋求他們對於──」

克麗珊娜惱怒地瞪了他一眼。她皺著眉，搖搖頭。坦尼斯把話吞回去，笨拙地說，「我本來希望你能護送她──」

「當我收到你的消息時，我就怕這樣，」河風說，「這也是我為什麼必須親自前來，要當面跟你解釋我拒絕的原因。如果在任何其他的時間，我都會幫你這個忙，特別是能夠照顧這麼聖潔的傳道人更是光榮。」他對克麗珊娜微微頷首，後者擠出一絲笑容，但在回頭看向坦尼斯時，笑容立刻消失。她的雙眉間浮起一道小小皺紋，顯示出她隱藏不住的怒氣。

河風繼續道，「但是這太冒險了。我在彼此徵戰許多年的各部落之間建立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我們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能是互相幫助，建立統一的國家，共同重建自己的家園。」

「我明白。」坦尼斯能夠感受到河風拒絕自己要求時內心的自責。半精靈卻還是得面對克麗珊娜女士怒氣沖沖的眼神，他有禮地說。「一切都會沒問題的，神眷之女。」他耐心地跟她解釋。「卡拉蒙會護送妳的，他一個人就可以抵得上我們三個常人的力量。河風，你說對吧？」

平原人回想起過去，不禁笑了起來。「他至少喫得下三個常人的分量。他的力量也的確跟三個常人加起來一樣。坦尼斯，你還記得他曾經表演單手舉起豬臉威廉，那是在哪里──是在──福羅參？」

「還有另外一次他把兩個龍人的腦袋撞在一起，輕鬆地解決兩個敵人。」坦尼斯大笑著說，當他回憶起和朋友們共享的時光時，彷彿一切黑暗都消失了。「你還記得在矮人王國那次，卡拉蒙偷偷溜到佛林特背後，然後──」坦尼斯靠向前對著河風的耳朵說了幾句話。平原人笑得漲紅了臉。他也分享了另一段故事，兩人不停回憶著卡拉蒙的怪力、高超的劍術、無人能比的勇氣和高貴的節操。

「還有他的好心腸。」坦尼斯沉默了片刻後說。「我現在幾乎可以看見他抱著雷斯林，無微不至地照顧著虛弱的法師，讓他撐過一陣陣劇烈的咳嗽──」

他的回憶被一聲低呼、轟隆聲和東西落地的聲音給打斷。坦尼斯驚訝地轉過身，看著提卡臉色死白地瞪著他，綠眸中滿是淚水。

「快走！」她蒼白的嘴脣蹦出兩個字。「求求你，坦尼斯！不要問為什麼！快點走就對了！」她拉住坦尼斯的手，指甲深深陷入對方的肉里。

「聽著，提卡，這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坦尼斯憤怒地站起身來。

另一聲轟隆聲回答了他的問題。旅店的大門轟然一聲打開，彷彿是被某種巨大的力量所撞開。提卡不住地往後退，極度驚恐地看著大門。坦尼斯立刻轉過身，手放在劍柄上，河風也跟著站了起來。

一個巨大的陰影出現在門口，似乎奪去了屋里所有的光亮。羣眾興奮的吵雜聲立刻消失，變成憤怒、不滿的低語聲。

坦尼斯突然想起原先追逐他們的邪惡生物，立刻拔出劍來，擋在克麗珊娜女士身前。他也感覺到河風閃電般地出現在他身後，準備面對任何的危險。

好吧，牠終於追了上來，坦尼斯心想，幾乎有點歡迎和牠正面作戰的機會。他嚴陣以待地看著大門，看著那個臃腫、醜陋的身影走到燈光下。

那是個男人，坦尼斯發現，一個壯碩的男人。但是等坦尼斯看得更清楚一點之後，他發現這傢伙渾身都是鬆垮垮的肥肉，笨重的啤酒肚掛在皮帶外面，骯髒的上衣領子敞開著，露出更多的肥肉來。這個男人的臉──滿布大概三天沒刮的鬍渣──有著病態的紅暈和斑點，油膩的頭髮似乎從來沒整理過。他的衣服雖然質料和剪裁都不錯，卻沾染了不少嘔吐物，還有被稱作矮靈酒的劣酒味道。

坦尼斯放下劍，覺得自己像個傻瓜。這不過是個臭醉鬼，也許是鎮上的地痞，仗著身材欺負人。他不屑地打量著眼前的這個人，同時卻覺得這傢伙有點熟悉，大概是以前住在索拉斯時認識的人吧，一個潦倒的可憐傢伙。

半精靈正要轉過身，卻驚訝地發現旅店里的每個人都期待地看著他。

他們要我怎麼樣？坦尼斯突然覺得一肚子火。打他？把鎮上的醉鬼打一頓？！我可還真是個英雄咧！

然後他聽見背後傳來了啜泣聲。「我叫你快走的！」提卡哀嚎著說，無力地坐在椅子上。她雙手摀住臉，心碎地嚎啕大哭。

坦尼斯一頭霧水，求助地看向河風，但是後者也是如墜五里霧中，摸不清出頭緒來。此時，這個醉漢腳步踉蹌地走進來，憤怒地看著四周。

「座──座素什麼？慶祝費？」他大吼。「沒人請老──沒人請──請我？」

無人回答。眾人都對這個醉鬼不理不睬，他們依舊盯著坦尼斯。現在，連那個醉鬼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他身上。醉漢盯著坦尼斯看，試圖要調整眼睛的焦距，看清楚眼前的是什麼東西，臉上則露出憤怒的神情，彷彿是坦尼斯給他帶來這麼多麻煩。接著，醉漢的眼睛突然睜大，臉上露出了愚蠢的笑容，伸出手撲向前。

「坦尼噓──老朋──」

「天哪！」坦尼斯深吸一口氣，終於認出眼前的人。

那人踉蹌地走向前，不小心絆到一張椅子，重心不穩地搖晃了幾下，彷彿是即將要倒下的大樹。他兩眼一翻，周圍的人立刻往四下散去。最後，轟然一聲──卡拉蒙．馬哲理，長槍英雄的一員，昏倒在坦尼斯的腳下。

【註】

１　這里的白楊樹是安塞隆上最大的一種，有些幾乎可以高達三百呎高，成熟的樹上的葉寬幾乎會有一呎寬。白楊樹（vallenwood）這個字的來源已經散失。當有人問索拉斯或是阿班尼西亞的居民時，他們會回答，「我們一直這麼叫的。」

２　坦尼斯有兩個大舅子，一個是波修士，一個是吉爾賽那斯。坦尼斯這里指的是波修士，他已經繼承了父親太陽詠者的地位。

３　羅拉娜是坦尼斯的妻子，她在「龍槍編年史」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４　伊力斯坦是克萊恩上帕拉丁的先知。在長槍之戰期間，他把真神的知識重新帶回了這個世界。不過，現在他生了重病。伊力斯坦拒絕任何人以治療他的名義向帕拉丁祈禱，他說真神已經讓他重生，他在這里的任務已經結束了。他把真神的知識帶回人間之外，還在帕蘭薩斯建造了一座美麗的神殿。他只想要靜靜地死去。

５　羅拉娜的父親是索拉斯特倫，奎靈那斯提的太陽詠者。

６　波修士是索拉斯特倫的繼承人，也是坦尼斯的大舅子。

７　阿爾瀚娜．星光是西瓦那斯提精靈王羅拉克的女兒。

８　阿爾瀚娜和波修士的結合是政治婚姻，希望能夠修補分裂已久的兩個精靈國度的關係。

９　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的防禦系統是在所有大法師之塔中最特殊的，因為你找不到那座高塔，而是高塔來找你。威萊斯之塔四周的花園擁有不同的時空，據說威萊斯的高塔不存在於時空之中。因此，某人可能正在森林中走著，卻突然走進威萊斯之塔中。

## １─３

「神哪！」坦尼斯蹲在昏迷的戰士旁，悲傷地喃喃自語。「卡拉蒙──」

「坦尼斯──」河風的聲音讓坦尼斯立刻抬起頭來。平原人抱著提卡，和德絲拉一起試著安慰這個沮喪的女子。但是人羣開始朝他們靠近，有的想要和河風交談，有的想要請求克麗珊娜的祝福，其他人則是大喊著要更多的麥酒，甚至只是擠在旁邊湊熱鬧。

坦尼斯很快地站起身。「旅店現在要打烊了！」他大喊。

羣眾中傳來一陣騷動，只有距離較遠的客人們弄不清楚狀況而開始鼓掌起來，以為坦尼斯要請大家喝一杯。

「你們誤會了，我是認真的。」坦尼斯用壓過喧鬧的聲音堅定地說。眾人沉默下來。「多謝諸位對我熱忱的歡迎。回到故鄉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可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現在想要獨處。時間也不早了，請各位自便──」

不少人發出同情的惋惜聲，也有不少人體諒地拍拍他的肩膀，只有幾個傢伙心懷不滿，低聲講著古老的諺語──「地位愈高的索蘭尼亞騎士，眼中就愈只有自盔甲的光輝。」（這句諺語是出自於騎士們還被敵視的年代）（註１）。河風把提卡交給德絲拉照顧，走向前來，幫忙坦尼斯送走那些自認是他們好友的小角色。坦尼斯小心看護著躺在地板上打鼾的卡拉蒙，讓其他人不至於踩在他身上。他和走過身邊的平原人交換著眼神，但在旅店空下來之前，兩人都沒時間交談。

歐提克．山德斯站在門邊，感謝每個人的賞光，並對他們保證明天旅店一定會照常營業。當其他人都離開後，坦尼斯笨手笨腳地走到退休的旅店老闆身後，感到難以啟齒。歐提克在他開口前就阻止了他。

老人抓住坦尼斯的手，低聲說，「很高興你回來了，忙完後記得把門鎖上。」他瞄了提卡一眼，示意坦尼斯再靠近些。「坦尼斯，」他刻意壓低聲音說，「如果你正巧看見提卡從錢箱拿走一些錢，不要擔心，她有朝一日會還我的。我現在只是假裝沒看見而已。」他轉頭看向卡拉蒙，眼中流露出憂傷的神情。「我知道你能幫上忙的。」他喃喃自語道。接著他點點頭，倚著柺杖，一跛一跛地走進夜色中。

幫他的忙！坦尼斯胡思亂想著。我們來這里本來是想找他幫忙的。卡拉蒙鼾聲突然轉強，把他自己也給吵醒了。他醉醺醺地吐出一堆酒氣，轉過身又自顧自地睡起來。坦尼斯一臉陰鬱地望著河風，絕望地搖搖頭。

克麗珊娜看著卡拉蒙的眼神中混合著同情和噁心。「可憐的人。」她柔聲說。帕拉丁的護身符在燭光下反射著光芒。「也許我可以幫上忙──」

「妳幫不上忙的！」提卡悲傷地喊道。「他不需要牧師。他醉了，妳難道看不出嗎？他醉死了！」

克麗珊娜驚訝地看著坦尼斯，在牧師來得及開口之前，後者匆忙跑到卡拉蒙身邊。「河風，幫我一個忙，」他彎下腰去。「我們把他搬回家──」

「不用了，不要管他！」提卡用圍裙擦著眼角，大叫道。「他在酒吧的地上睡過很多次了，不差這一天。」她轉過身面對坦尼斯。「我想要告訴你，我真的有想過要告訴你。但是我以為──我幻想──當你的信寄到時，他好高興，他──他又變回原來的那個卡拉蒙，我已經好久都不曾看過他這樣了。我以為他這次應該會振作起來，他也許會洗心革面，所以我才會讓你們來的。」她低下頭。「對不起──」

坦尼斯不知所措地站在戰士身邊。「我不明白。從多久以前──」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才沒有去參加你們的婚禮，坦尼斯。」提卡雙手不停扭著圍裙。「我好想去，好想好想！但是──」她又開始嚎啕大哭。德絲拉輕柔地抱住她。

「坐下來，提卡。」德絲拉安慰她，幫她找了張有靠背的椅子坐下來。

提卡雙腿一軟，癱在椅子上，雙手摀住臉。

「我們全都坐下來，」坦尼斯說，「先把狀況搞清楚。喂，就是你！」半精靈指著從木製吧臺底下窺探著他們的溪谷矮人。「拿一壺麥酒和幾個杯子，給克麗珊娜女士一杯葡萄酒，再來一些辣馬鈴薯──」

坦尼斯停下話來。迷惑的溪谷矮人張開大嘴，一臉不知所措的模樣。

「坦尼斯，還是讓我來吧！」德絲拉微笑著說。「如果你真的叫汪汪去幫忙，你很可能會喝到一壺辣馬鈴薯。」

「汪汪會幫忙！」汪汪忿忿不平地抗議。

「你把垃圾拿出去！」德絲拉對他大吼。

「汪汪幫大忙──」汪汪念念有詞地走出去，沿路踢著桌腳來宣洩他的怒氣。

「你們的房間是在旅店新蓋好的那個部份，」提卡自言自語，「我帶你們──」

「我們等一下再去。」河風臉色難看地說，但是當他眼光轉向提卡時，又露出同情的眼神。「先和坦尼斯坐著談談，他馬上就得走了。」

「該死！我的馬！」坦尼斯突然站起來。「我要那個馬童把馬帶過來──」

「我去叫他們等一等。」河風自告奮勇地說。

「不了，我自己來。一下子就好了。」

「老朋友啊！」河風走過他身邊時低語道，「我得出去透透氣。我等一下會回來幫你──」他用下巴指了指鼾聲雷動的卡拉蒙。

坦尼斯放心地坐了回去，平原人則走了出去。克麗珊娜在坦尼斯身邊坐下來，困惑地看著卡拉蒙。坦尼斯不停和提卡聊一些瑣碎的事情，逗得她能夠抬起頭來，甚至勉強露出笑容來。在德絲拉拿著飲料回來時，雖然提卡臉上淚痕和蒼白依舊，但看起來已經放鬆很多。坦尼斯也注意到克麗珊娜只有淺嚐了一下眼前的葡萄酒，她坐在位子上，眼光偶爾飄向地上的卡拉蒙，雙眉間又再度擠出紋路來。坦尼斯知道自己應該對她解釋眼前的狀況，但是他也在等著某個人跟他解釋這些事的原因。

「這是什麼時候──」他遲疑地開口。

「開始的嗎？」提卡嘆口氣。「大概是在我們回到這里的六個月之後。」她的眼光移向卡拉蒙。「一開始他好高興。坦尼斯，小鎮四處都是斷垣殘壁。對倖存者來說，那個冬天非常難熬。他們大多數都必須挨餓，龍人和地精士兵又搶走了一切值錢的東西。房子被摧毀的人們被迫住在任何克難的遮蔽中──洞穴、克難搭建的茅屋。當我們回來時，龍人已經放棄了這個小鎮。人們把卡拉蒙當作大英雄來歡迎。吟遊詩人之前已經來過了，大家也聽過那些描述黑暗之後敗亡的歌曲。」

提卡的眼中閃著驕傲的淚水。

「有那麼一陣子，坦尼斯，他好高興，人們需要他。他日夜不停地工作──砍樹、把木材從山上拖下來。由於泰洛斯（註２）已經不在了，他甚至得要做一些鐵匠的工作。喔，他的技術當然不是很好，」提卡哀傷地笑著。「但是他很快樂。況且，也沒人在乎他的手藝。他會做釘子、馬蹄鐵和車輪。第一年我們過得真快樂──真正的好日子。我們結了婚，卡拉蒙似乎也忘記──忘記了──」

提卡哽咽地說不下去。坦尼斯拍拍她的肩膀，在默默吃了一些東西和喝了一些酒之後，提卡終於鼓起勇氣繼續說。

「但是，一年前的春天，一切都改變了。卡拉蒙似乎感應到了什麼事情，我不是很確定。那一定和──」她把話吞下肚，搖搖頭。「鎮上已經開始逐漸繁榮起來。之前被抓去帕克塔卡斯的一名鐵匠也來到這里接手打鐵的工作。喔，人們的確還在重建家園，但是一切都沒有那麼急迫了。我接手了旅店的工作。」提卡聳聳肩。「我想卡拉蒙這時有太多獨處的時間了。」

「沒有人需要他。」坦尼斯面色凝重地說。

「連我都是──」提卡擦掉湧出的淚水。「也許這是我的錯──」

「不對。」坦尼斯說，他的思緒以及回憶都飄到很遠的地方去。「提卡，這不是妳的錯。我們都知道這是誰的錯。」

「不論如何，」提卡深吸一口氣，「我試著想要幫忙，但是旅店的工作讓我分不了身。我建議他去做所有我想得到的事情，他也都試了──他真的認真去試了。他幫過本地的警長逮捕流竄的龍人。他當過一陣子保鏢，專接去海文的生意，但是沒有人願意僱用他第二次。」她的聲音愈變愈低。「然後，去年冬天，有一天，他應該要護送的車隊回來了──用擔架拖著他，他又爛醉如泥，最後竟然要靠僱主保護他！從那之後，他就只會喫、睡，再不然就是花時間和那些退休的傭兵在『馬槽』──就是小鎮另一邊那個臭氣沖天的酒吧，打混聊天。」

坦尼斯真希望羅拉娜在他身邊幫忙出主意，但是他也只能柔聲地建議，「也許──呃──生個小孩？」

「去年夏天我懷過孕，」提卡呆愣地說，手支著頭。「但是沒多久就流產了，卡拉蒙根本不知道。從那之後，」她瞪著眼前的木桌。「我們根本沒同房過。」

坦尼斯滿臉通紅，感到十分尷尬，只得拍拍提卡的手，趕忙轉移話題。「妳剛才提到『那一定和──』，妳是想說和什麼有關？」

提卡打了個冷顫，再啜了一口酒。「那時開始有流言，坦尼斯。」她壓低聲音說，「恐怖的謠言。你也猜得出來是和誰有關！」

坦尼斯點點頭。

「卡拉蒙寫信給他，坦尼斯。我看過那封信。里面──我看了心都碎了，一點都沒有責怪或是任何的重話。里面滿滿的都是對他的愛。他懇求弟弟回來和我們住，懇求弟弟背棄黑暗的道路。」

「後來怎麼樣？」坦尼斯問，雖然他早已知道答案。

「信被退回來，」提卡低聲說。「原封不動，信封上的封印連動都沒動過。外面寫著，『我沒有哥哥。我不認識什麼卡拉蒙。』底下簽著，『雷斯林』！」

「雷斯林！」克麗珊娜瞪大眼睛看著提卡，彷彿第一次見到她。她的灰眸圓睜，從眼前的這個紅髮女子身上轉向坦尼斯，最後又投向那個躺在地板上爛醉如泥、鼾聲震天的肥仔。「卡拉蒙──這就是卡拉蒙．馬哲理？這就是他的哥哥？這就是你們一直跟我提到的雙胞胎兄弟？這男子可以領著我──」

「很抱歉，神眷之女。」坦尼斯紅著臉說。「我不知道他變成──」

「可是，雷斯林是那麼地──聰明、強大。我以為他的雙胞胎哥哥也會是一樣。雷斯林非常敏感，他可以用超人的意志力去控制自己和那些服從他的人。他是個完美主義者，這個人──」克麗珊娜指著眼前的景象。「這個可憐蟲，雖然我們應該同情他，為他祈禱，但是他──」

「妳口中的『敏感、聰明的完美主義者』在幫這個醉漢變成『可憐蟲』的過程中出了不少力，神眷之女。」坦尼斯尖酸地說，努力剋制自己的怒氣。

「也許正好相反，」克麗珊娜冷冷地打量著坦尼斯。「也許是因為缺乏關愛，雷斯林才會背棄光明，走入黑暗。」

提卡抬頭看著克麗珊娜，眼中露出怪異的神情。「缺乏關愛？」她柔聲復誦道。

卡拉蒙嘟噥著夢話，在地上打滾。提卡很快地站起身。

「我們得將他扛回家。」她抬頭看著剛出現在門口的河風，接著轉頭看著坦尼斯。「我們早上會再見面的，對吧？你能不能──在這里過一夜？」

坦尼斯看著她懇求的眼光，他幾乎不忍開口，但卻也無能為力。「提卡，對不起。」他握住她的手。「我希望我可以，但是我得走了。從這邊騎去奎靈諾斯有很長的一段路，我不敢冒遲到的危險。兩個國家的命運，就得看我來不來得及趕到那邊。」

「我明白。」提卡柔聲說。「這本來就不是你的問題，我能理解的。」

坦尼斯懊惱得差點要把鬍子給扯掉。他很想留下來幫忙。至少可以和卡拉蒙談談看，試著和這頭大牛講講道理。但是如果坦尼斯不趕去喪禮現場，波修士會把這個當作是對他個人的侮辱，這不只會影響到他和羅拉娜兄長之間的關係，更會影響到索蘭尼亞和奎靈那斯提之間正準備簽署的同盟條約。

一想到這個，坦尼斯的眼光轉向克麗珊娜，他突然想到自己還有另一個問題。波修士不需要人類的牧師，他不能帶著她一起去奎靈那斯提。

「聽我說，」坦尼斯突然之間有了個主意，「喪禮之後我就會趕回來。」提卡眼中出現了光芒。他轉向克麗珊娜女士。「神眷之女，我先把妳留在這里。妳在這個鎮上、這個旅店里會很安全的。然後我就護送妳回帕蘭薩斯，因為妳的任務已經失敗了──」

「我的任務沒有失敗，」克麗珊娜斬釘截鐵地說。「我會繼續下去。我依舊準備要前往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我準備受教於白袍法師──帕薩理安。」

坦尼斯搖搖頭。「我不能帶妳去那邊。」他說。「卡拉蒙很明顯也沒辦法。所以我建議──」

「的確。」克麗珊娜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卡拉蒙的確沒辦法。所以我會在這里等待你的坎德人朋友和我叫他去找的人到達，然後我就會繼續我的旅程。」

「絕對不行！」坦尼斯大喊。河風揚起眉毛，提醒坦尼斯自己在和什麼人說話。半精靈努力地控制自己，冷靜下來。「女士，妳不知道這有多危險！除了在我們身後不停追趕的邪惡生物之外──我想，我們都心知肚明那是誰派來的──我還聽卡拉蒙說過威萊斯森林的故事。那里更邪惡！我們可以先回帕蘭薩斯，我找幾個騎士──」

有史以來第一次，坦尼斯看到克麗珊娜的雙頰出現了血色。她皺起雙眉，似乎在思考，然後她臉上的疑云一掃而空，微笑著抬起頭注視坦尼斯。

「不會有危險的，」她說，「帕拉丁守護著我。那些邪惡的生物也許是雷斯林派來的，但是牠們不可能有能力傷害我！牠們只會加強我的決心。」注意到坦尼斯的臉色變得更為凝重，她嘆口氣。「我可以答應你一點。我會考慮的。也許你是對的，也許這趟旅程會很危險──」

「而且還是浪費時間！」坦尼斯喃喃地說，精疲力盡和壓力讓他直言無諱地說出對這個瘋狂計劃的看法。「如果帕薩理安能夠消滅雷斯林，他早就會──」

「消滅！」克麗珊娜震驚地看著坦尼斯，雙眼散發出冰冷光芒。「我不是要找尋消滅他的方法。」

這次輪到坦尼斯張口結舌了。

「我想要收服他。」克麗珊娜說。「我現在想回房休息了，哪位可以帶路。」

德絲拉連忙趕上前。克麗珊娜冷淡地和眾人道晚安，跟著德絲拉前往自己的房間。坦尼斯望著她的背影，完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聽見河風用奎蘇話喃喃自語。接著，卡拉蒙又再度發出夢囈。河風推推坦尼斯，兩人彎下腰抓住卡拉蒙，非常費力地扶他站起來。

「媽呀，這傢伙還真重！」坦尼斯扛著卡拉蒙肥軟的手臂，吃了一驚，一邊腳步踉蹌地試著站穩。矮靈酒的味道讓他感到反胃。

「他怎麼喝得下這種東西？」坦尼斯和河風扶住這名大漢，無奈地交談著。提卡緊張地尾隨在後。

「我看過一名戰士受到同樣的詛咒。」河風哼聲說，「他最後被想像的怪物追到跳下懸崖。」

「我應該留下來──」坦尼斯喃喃地說。

「你沒辦法打別人的仗，老友。」河風堅持道。「特別是，當這場仗是這男子和他的靈魂在搏鬥時。」

當河風和坦尼斯把卡拉蒙拖回家，並且將他丟到牀上去時，已經是半夜了。坦尼斯從來不曾感覺這麼疲倦過。他的肩膀因為扛著這個戰士的體重而感到痠痛。他覺得全身無力，彷彿被搾乾了一樣，過去甜美的回憶，現在都像是傷口一樣流著血。而且，在天亮之前，他還得騎馬趕路。

「我真的希望我能夠留下來，」他和提卡、河風一起站在門外，凝視沉睡著的索拉斯。「我覺得我應該負責──」

「你錯了，坦尼斯，」提卡靜靜地說。「河風說的對。這場仗你幫不上忙。你有自己的生活要過。而且，你真的無能為力，只可能會把事情愈弄愈糟。」

「我想也是。」坦尼斯皺起眉頭。「不管怎麼樣，我一個禮拜內就會回來。那時我再試著和卡拉蒙談一談。」

「這樣就夠了。」提卡嘆口氣，停了片刻後轉開話題。「還有，克麗珊娜女士剛提到有個坎德人要來？是泰索何夫嗎？」

「是的，」坦尼斯抓抓鬍子。「那跟雷斯林有關，不過我也不確定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在帕蘭薩斯遇到泰斯，他又開始講他的那些故事──我警告過克麗珊娜他的故事只有一半是真的，而連那一半也都是在胡說八道；但是他也許說服了克麗珊娜，派他出去找一個能夠幫她收服雷斯林的人！」

「那個女子也許是帕拉丁的牧師，」河風嚴肅說道，「希望諸神會原諒我這樣評斷祂們的選民。但是我認為她瘋了。」說完這句話之後，他把弓掛上肩膀，準備離開。

坦尼斯搖搖頭，抱住提卡，親吻她一下。「恐怕河風說的沒錯，」他柔聲對她說。「留心克麗珊娜。我回去之後會和伊力斯坦談談，不知道他對這個瘋狂的計劃知道多少。喔，如果泰索何夫出現的話，幫我看緊他一點，好嗎？我可不希望他出現在奎靈諾斯！我和波修士的那些精靈已經有夠多麻煩了！」

「沒問題，坦尼斯。」提卡柔聲說。她靠在他的懷里一會兒，讓他聲音中所流露出的力量和同情慰藉自己。

坦尼斯遲疑了一下，仍舊抱著她，沒鬆開手。他偷偷瞧著眼前的小房子，耳中可以聽見卡拉蒙在睡夢中哭喊著。

「提卡──」他開口道。

但是她將他推開了。「快走吧，坦尼斯，」她堅定地說。「你還要騎很長的一段路呢！」

「提卡，我希望──」但是兩人都知道他說的話不會有什麼幫助。

他慢慢轉過身，跟上河風的腳步。

提卡看著他們的背影，露出了微笑。

「半精靈坦尼斯，你很睿智。但是，這次你錯了。」她站在門廊上對自己低語。「克麗珊娜女士不是瘋了，她是戀愛了。」

【註】

１　在大災變之後索蘭尼亞騎士墮落了。雖然他們的土地躲過了最嚴重的天災，但索蘭尼亞的人們在那段時間依舊受到很大的傷害。

最後，唾棄索蘭尼亞騎士的反而是當地的平民。騎士在過去數世紀以來都維護了當地的和平寧靜，但是，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這些騎士卻束手無策。謠言開始流傳，據說騎士們早就知道大災變即將降臨，但卻袖手旁觀。據說，有些騎士想要從這災變中獲取利益和土地。

的確，這故事並非全為捏造。但這並不是騎士團的責任。索思爵士當時是達加堡一帶索蘭尼亞東北的統治者。事實上，他的確從精靈妻子那里獲得關於災難即將降臨的消息。

２　泰洛斯原是索拉斯的鐵匠。隨著長槍之戰的進行，他在鑄造新的龍槍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 １─４

一整隊矮人穿著鋼頭靴繞著房間行軍，他們的靴子不停地發出砰砰砰的聲音。每個矮人手上還有一把大鐵鎚，每一次經過牀邊，他們就會用這把鐵鎚往卡拉蒙的腦袋敲下去。卡拉蒙發出呻吟聲，虛弱地揮動著雙手。

「快滾！」他喃喃自語。「快滾開！」

但矮人們只是更變本加厲地將他的牀扛起來，飛快地繞著房間旋轉，鋼靴同時發出砰砰聲。

卡拉蒙覺得腸胃一陣翻攪。在努力嘗試幾次之後，他終於成功地從似乎不停轉動的牀上掙紮起來，搖搖晃晃地對著房里的便壺衝去。在吐過之後，他感覺好多了，頭腦也比較清醒。矮人們現在都消失了──但他還是懷疑這些傢伙都躲在牀下，只要他一躺回牀上就會立刻大顯身手。

因此，卡拉蒙聰明地洞穿了他們的詭計，轉而打開牀頭櫃，想要拿出珍藏的小瓶矮靈烈酒──不見了！卡拉蒙皺起眉頭。看來提卡又來這套了，對吧？他得意地傻笑著，步履蹣跚地走到房間的另一邊，也就是放衣服的大箱子之處。他打開箱蓋，亂翻著里面那些再也不適合他那肥胖體型的衣物。找到了──就塞在一隻舊靴子里。

卡拉蒙（註１）憐愛地拿出小瓶子，猛灌了一口，打了個嗝，滿意地嘆口氣。沒錯吧，現在腦袋里那種敲打的感覺消失了。他環顧整個房間，就讓那些矮人躲在牀底下吧，他纔不在乎。

另外一間房間傳來餐具的碰撞聲。要命，是提卡！卡拉蒙連忙再灌一大口，緊張兮兮地蓋好瓶蓋，再把瓶子塞回舊靴里。他小心翼翼地合上箱蓋，直起身子，順了順糾結的亂髮，正準備走到客廳去。然後他看到鏡中的自己。

「得換衣服，」他含混不清地說。

在一陣拉扯之後，他好不容易脫掉髒臭的上衣，丟到房間的角落去。要不要盥洗一下？呸！我又不是娘娘腔！身上是有些怪味，但這纔是男人的味道。多的是女人喫這一套，願意為它付出一切──願意為我付出一切！從來不會像提卡一樣嘮叨抱怨，為什麼她就是不能接受這樣的我？卡拉蒙努力套上在牀腳找到的乾淨襯衫，突然自怨自艾起來。沒人了解我──生活的壓力很大──我只不過是剛好遇到低潮──但是很快就會改變的──再等一下就好──等我哪天──搞不好就是明天──

卡拉蒙跌跌撞撞地走出臥室，試著裝出沒事的樣子。他步履不穩地走過乾淨整齊的客廳，跌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椅子因為他癡肥的重量而發出抗議聲。提卡聞聲轉頭。

卡拉蒙看到她的眼神，忍不住嘆了口氣。提卡又在生氣了。他試著對她露出微笑，但是那種病懨懨的笑容一點幫助也沒有。她飛快轉過身，消失在廚房的一扇門內，一頭的紅色捲髮也跟著憤怒地跳躍著。卡拉蒙隨後聽見驚人的鐵器撞擊聲，嚇得縮起脖子。這個聲音又讓之前腦袋里的矮人們帶著鐵鎚趕了回來。提卡幾分鐘之後又衝出廚房，手上捧著一大盤滋滋作響的咸肉、炸黍餅和煎蛋。她鏘的一聲把盤子丟在卡拉蒙面前，連黍餅都彈了起來。

卡拉蒙又縮起脖子。看著眼前的食物，考慮了片刻──腸胃像現在這個樣子，能喫東西嗎？接著他嘟嘟囔囔地做出決定，提醒自己的肚子誰纔是主人。他快餓扁了，連自己上次什麼時候喫的飯都記不得了。提卡重重地坐在他身邊的椅子上。他抬起頭，看見她綠眸中閃著怒火，雀斑也變得很明顯──這也是怒氣的徵兆之一。

「好啦──」卡拉蒙嘟囔著說，一邊把食物送進嘴里。「我現在該做什麼？」

「你根本不記得。」這是句單純的敘述，不是回答。

卡拉蒙連忙努力搜索模糊的記憶。好像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昨晚他好像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他整天都待在家里準備。他答應過提卡──但是他口渴了嘛，瓶子也空了。他只要去馬槽小喝兩杯就好了，然後要去──哪里呢？──要幹嘛？

「我昨晚有事情要忙。」卡拉蒙低聲說，躲避提卡的眼光。

「是呀，我們都看見了。」提卡諷刺地說。「你忙得昏頭轉向，最後昏倒在坦尼斯的腳邊！」

「坦尼斯！」叉子從卡拉蒙的手中掉落。「坦尼斯──昨晚──」大漢心碎地嚎叫著，雙手捧著劇痛的腦袋。

「你昨晚可真是爭氣！」提卡哽咽地說。「鎮里所有的人，和克萊恩將近半數的精靈都是你的觀眾，更別提還有我們那些老朋友。」她開始低聲啜泣。「我們最好的朋友──」

卡拉蒙再度發出哀嚎聲，現在他也開始掉下眼淚。「怎麼會這樣？為什麼？」他喃喃地說。「坦尼斯，還有其他所有的人──」他的自責被敲門聲給打斷了。

「現在又是誰？」提卡站起身，用袖子擦去臉上的淚痕。「也許坦尼斯迴心轉意了。」卡拉蒙抬起頭。「至少試著假裝成你原來的樣子。」提卡一邊走向門口，一邊壓低聲音說。

她拉開門閂，將門打開。「歐提克？」她驚訝地說。「你來這──這是誰的早餐？」

有些發福的旅店前老闆站在門口，手中拿著一盤冒煙的食物。他打量著提卡身後的狀況。

「她不在嗎？」他驚訝地問道。

「誰不在？」提卡搞不清楚歐提克在問什麼。「這里現在沒有其他人。」

「喔，老天爺。」歐提克的臉色變得嚴肅。他心不在焉地開始喫起盤子里的食物。「我想馬童說對了，她真的走了。害我白弄了這一盤好早餐。」

「誰走了？」提卡著急地問，心里懷疑他說的是不是德絲拉。

「是克麗珊娜女士。她不在自己的房間里，她的行李也不在那里。馬廄的小傢伙說她今早去過，要他把馬鞍裝好，後來就走了。我以為──」

「克麗珊娜女士！」提卡大喫一驚。「她就這樣自己走了？當然，她看過──」

「什麼？」歐提克邊嚼邊問。

「沒什麼，」提卡臉色蒼白地說，「沒事，歐提克。喔，你最好趕快回旅店，我──我今天可能會遲到一下子。」

「沒問題，提卡。」歐提克從眼角瞧見卡拉蒙趴在桌上，體諒地說。「妳有空再來。」然後他邊走邊喫地離開了。提卡在他身後關上了門。

卡拉蒙看見提卡走回來，知道自己等下還得再聽一頓訓話，立刻笨拙地站起來。「我不太舒服──」他一邊說，一邊踉蹌地走進臥室，把門關了起來。提卡還是可以聽見臥室里傳出斷斷續續的哭聲。

她在桌旁坐了下來，思考著這一切。克麗珊娜女士走了，她大概是決定靠自己來找到威萊斯森林，不然也至少是準備好好探索一番。根據傳說，沒人能找到它，而是它來找你！提卡記起卡拉蒙的故事，不禁打了個冷顫。這個恐怖的森林的確出現在地圖上，但是沒有任何兩份地圖所記載的位置是相同的；地圖上的位置旁邊也總是標記著警告的符號。在森林正中央聳立著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現在也是安塞隆大陸上所有法師力量匯集之地。呃，幾乎是所有──

提卡突然下定決心，猛然站了起來，隨後打開臥室的門。她看見卡拉蒙趴在牀上，像個孩子般痛苦啜泣著。提卡硬著心腸不去管眼前的景象，堅定地走向放衣服的箱子。在她打開箱蓋一陣搜索之後，她找到了那瓶酒；但她只是把它丟到一邊。最後，就在最底下找到了她想要找的東西。

卡拉蒙的盔甲。

提卡抓著連在腿甲上的皮繩，站了起來，轉過身，把這塊擦得發亮的金屬丟向卡拉蒙。

它打中了他的肩膀，反彈出去，匡啷一聲掉在地板上。

「哎唷！」大漢坐起身。「老天爺，提卡，這個時候別來煩我──」

「你給我去追她。」提卡斬釘截鐵地說，一邊又拾起盔甲的另一個配件。「就算我得用手推車把你弄出去，我也要逼你去追她！」

「喔，抱歉。」坎德人對一個在索拉斯郊外閒逛的人說。那人立刻下意識地摸摸自己腰間的錢包。「我在找一個朋友的家。呃，實際上應該說是兩個朋友。一個是女人，很美，一頭紅色的捲髮，她的名字是提卡．維蘭──」

那個男人瞪著坎德人，用拇指比了個方向。「那邊就是了。」

泰斯看了一眼。「那里？」他難以置信地指著前面。「就是森林里那棟超級豪華的房子？」

「什嘛？」那人笑了幾聲。「你剛剛說那棟房子什麼？超級豪華？你真有想像力。」他咯咯笑著轉身離開，一邊小心數著錢包里的錢。

真沒禮貌！泰斯暗想，同時心不在焉地把那人口袋里的小刀塞進包包里。他一眨眼就忘了剛剛發生過什麼事，立刻朝提卡的房子出發。他的眼光一直捨不得離開那座在樹林包圍下的好房子。

「我真替提卡高興。」泰斯對著身邊一團看起來長了腳在走路的衣服說。「我也替卡拉蒙感到高興，」他又補上一句，「而且提卡以前從來沒有過一個真正的家。她不知道會有多驕傲！」

當他慢慢走近屋子時，泰斯注意到它算是小鎮里比較高級的住宅。它按照索拉斯數百年來的傳統建造，精緻的外牆和門窗，看起來都像是大樹的一部份。往外延伸的房間所用的木料都經過精心雕刻和打磨，讓它看起來和樹幹一樣。整棟建築物彷彿和樹的外形融為一體，人類的巧手和大自然的天工在這里完美融合，帶來一股祥和的氣息。當泰斯想到兩位老友就居住在這樣一棟天人合一的房子里時，心中流過一陣暖意。接著──

「有意思，」泰斯自言自語道，「房子怎麼會沒有屋頂？」

當他愈走愈近，更仔細地觀察這棟屋子後，他才注意到這房子不只少了屋頂，還缺了不少東西。外牆的頂端上面空無一物，原來要支撐的屋頂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往外擴建的房間只蓋了一部份，所謂的地板只不過是沒長雜草的荒地。

泰斯終於走到房子旁邊，努力地往上看，試圖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以看見四下散落著鐵鎚、釘子和鋸子，都同樣覆著一層厚厚的鐵鏽。從它們的狀況看來，似乎被丟在這里好一陣子了。房子一直暴露在雨雪風霜之下，看來狀況也不是很好。泰斯若有所思地摸摸自己的馬尾。這棟房子本來可以是索拉斯最豪華的建築，只不過它根本沒完工！

不過，泰斯隨即又高興起來。這房子至少有一部份已經完工了。玻璃都已經小心地安置在窗框上，牆壁蓋得十分嚴實，完工那部份的屋頂也讓它免於風吹雨打。至少提卡有自己的房間，坎德人心想。但是，隨著他的目光流轉，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在門上，雖然經過風吹雨打，卻依然清楚地刻著代表法師住所的符號。

「我早該知道。」泰斯搖搖頭，打量著四周。「看來卡拉蒙和提卡不可能住在這里。但是剛剛那個人說──喔！」

當他靠近這棵大樹時，突然發現在它的巨大陰影下藏有一棟小屋子，屋外蔓生的雜草幾乎將它完全掩蓋。本來大概只是暫時遮風擋雨的地方，後來卻變成長久居住的克難屋。如果有房子會讓人看起來很不高興，泰斯胡思亂想著，那麼這棟房子一定名列其中。它的牆壁看來幾乎撐不住屋頂，油漆也都龜裂或剝落了。但窗臺邊卻依舊種植著一些花草，屋里也掛著完好的窗簾。坎德人嘆了口氣。原來這纔是提卡的家，蓋在一個夢想的陰影之下。

他慢慢走向這棟小屋子，專心地傾聽著。房里似乎有場大暴動，他可以聽見有重物落地、玻璃破碎、大吼大叫和頓足的聲音。

「我想妳最好先在這邊等等。」泰斯對身邊的那團衣服說道。

那團衣服哼了一聲，舒服地在房外的泥濘地上坐了下來。泰斯不放心地看了她一眼，隨即聳聳肩，走到門口。他把小手放在門把上，轉動之後信心滿滿地準備一步跨進屋里。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一鼻子撞上了大門──門鎖住了。

「真怪異。」泰斯退了一步，打量著四周。「提卡在想什麼啊？鎖門？真是野蠻。而且還用那種門閂。我很確定他們應該知道我要來才對──」他一肚子不爽地看著那道鎖。屋里的大喊大叫依然沒有中斷。他覺得聽到了卡拉蒙低沉的聲音。

「里面聽起來似乎挺有趣。」泰斯四下打量著屋子。「窗戶！就是它啦！」

但是，在跑到窗子旁邊之後，泰斯發現它也鎖上了！「在我認識的這麼多人里面，我從來沒想過提卡會這樣做。」坎德人傷心地嘟囔著。在仔細檢查過那道鎖之後，他發現那是一道相當簡單的鎖，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打開。泰斯立刻從包包里找出一組坎德人一生下來就必備的開鎖工具，將它插進鎖孔，專業地轉了一下，最後心滿意足地聽到鎖喀答一聲，鎖打開了。他滿臉笑容地把窗戶推開，爬了進去，靜悄悄地落在地板上。回頭望向窗外，他看見那團衣服正躺在泥地里打盹。

泰斯此時終於鬆了口氣，開始觀察四周的環境，毫不遲疑地展開「眼觀四面、手摸八方」的探索。

「天哪，這實在很有意思，」泰斯朝著傳來砸東西聲的門走去，一路上不停地喃喃自語。「提卡一定不會介意我仔細看看它。我馬上就會把它放回去的。」那個東西自己一不小心地掉進他的百寶袋中。「看看這個東西！喔喔，有道裂痕。她會感謝我特別告訴她這件事情。」那個東西又不小心掉到另一個包包里去。「這個牛油盤子怎麼會放在這里？提卡應該把它收進碗櫃里才對。我最好把它放回原處。」那個盤子跑進第三個袋子里。

現在，泰斯終於走到那扇門外，伸手去轉動門把（泰斯很高興提卡沒把它也鎖住），他走了進去。

「大家好！」他愉快地說。「還記得我嗎？哇，這看起來真有趣！我可以加入嗎？提卡，妳也給我一些東西來丟他。哇塞，卡拉蒙──」泰斯走進臥室，跑到提卡身邊。後者手中拿著一副胸甲，呆若木雞地看著他。「妳怎麼啦？！妳看起來糟透了，實在是糟透了！提卡，我們為啥要對著卡拉蒙丟盔甲啊？」泰斯一邊問，一邊拿起一副鎖子甲背心，開始瞄準躲在牀後的肥胖戰士。「這就是你們平常愛做的事嗎？我聽說結婚後的人會做些奇怪的事情，但是實在有點亂七八糟耶──」

「泰索何夫．柏伏特！」提卡終於恢復了說話的能力。「天哪，你在這邊幹什麼？」

「怎麼會這樣，我確定坦尼斯應該有跟妳說過我要來。」泰斯說道，同時把手里的鎖子甲背心丟向卡拉蒙。「嘿！這果然好玩！我發現前門鎖起來了。」泰斯用埋怨的眼神看著她。「事實上，提卡，我還得從窗子爬進來。」他嚴肅地說。「我想妳應該更體貼一點才對。對啦！我應該要在這里和克麗珊娜女士碰面，之後──」

泰斯驚訝地看著提卡丟下胸甲，嚎啕大哭地倒在地板上。坎德人看向卡拉蒙，他站起來的樣子像是幽靈從墓穴中復活一般。卡拉蒙若有所思地注視提卡。最後他跨過滿地的盔甲，在她身邊跪了下來。

「提卡，」他可憐兮兮地低聲說，一邊拍著她的肩膀。「我很抱歉。妳也知道我剛剛說的話不是有意的。我愛妳！我一直都很愛妳的。只是──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知道該怎麼做！」提卡大吼。她推開卡拉蒙，站了起來。「我剛剛告訴你了！克麗珊娜女士有危險了。你得找到她纔行！」

「誰是克麗珊娜女士？」卡拉蒙大吼回去。「我她媽的為什麼要管她的死活？」

「這輩子就聽我一次！」提卡從牙縫中擠出這幾個字，滿腔的怒火蒸乾了她的眼淚。「克麗珊娜女士是侍奉帕拉丁的聖潔牧師，她的力量僅次於伊力斯坦。她的夢境警告她，雷斯林的邪惡將會摧毀整個世界。她準備要前往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說服帕薩理安──」

「幫忙消滅他，對吧？」卡拉蒙咆哮道。

「就算是又怎麼樣？」提卡怒吼道。「他有資格活下去嗎？他可以毫不考慮地就把你給宰了！」

卡拉蒙漲紅了臉，眼中閃出危險的光芒。泰斯強嚥一口口水，看見大漢的雙拳緊握，但是提卡坦然無懼地走到他面前。雖然她的身高只有到卡拉蒙的下巴，不過泰斯可以清楚看到大漢在她的怒氣下退縮。他的雙手虛弱地鬆了開來。

「可惜不是，卡拉蒙，」提卡凝重地說，「她不是想要消滅他。她和你一樣是個大笨蛋。她愛上你弟弟──願神幫助她。她想要拯救他，想要他悔改向善。」

卡拉蒙驚訝地看著提卡。臉上的表情變得柔和。

「真的？」他問。

「是的，卡拉蒙，」提卡疲倦地說，「這就是她來這里的原因，要見你一面。她以為你也許能幫上忙。但是，當她昨晚看見──」

卡拉蒙低下頭，眼中滿是淚水。「一個女人，一個陌生人，想要幫助小雷。她竟然還願意冒生命的危險。」他又再度開始嚎哭。

提卡精疲力盡地看著他。「喔，看在你對──卡拉蒙，去追她吧！」她跺腳大喊著。「她絕對不可能自己一個人找到塔的。你也知道，你去過威萊斯的魔幻森林。」

「沒錯，」卡拉蒙抽噎著說。「我和小雷一起去的。我把他帶到那里，讓他可以找到大法師之塔，並且接受試煉，那場邪惡的試煉！我保護他，他那時──還需要我。」

「現在克麗珊娜也需要你！」提卡嚴肅地說。卡拉蒙仍然站在原地猶豫不決，泰斯注意到提卡的臉色變得堅定。「如果你真的要追上她，沒多少時間可以浪費了。你還記得怎麼走嗎？」

「我記得！」泰斯興奮地大喊。「我是說，我有張地圖。」提卡和卡拉蒙都轉過頭來驚訝地看著他，很明顯之前忘了他的存在。

「我不知道。」卡拉蒙狐疑地打量著泰斯。「我記得你的地圖，其中一張帶我們到了一個乾涸的海港去（註２）！」

「那又不是我的錯！」泰斯辯解道。「連坦尼斯都承認了。我的地圖是在大災變把海弄不見之前畫的。而且你一定得帶我一起去，卡拉蒙！我本來應該要和克麗珊娜女士碰頭的。她指派給我一個任務，一個真正的任務。我完成了耶！我找到──」泰斯突然注意到身後傳來的聲音，「喔，她這就來了。」

他揮揮手，提卡和卡拉蒙回頭看見一堆爛糊狀的衣服站在臥室門口。而且這團衣服似乎長了一雙黑色、多疑的眼睛。

「噗噗餓餓，」那團衣服用責怪的語氣問泰斯，「什麼時候喫飯飯？」

「我完成了找尋噗噗的任務。」泰索何夫．柏伏特驕傲地說。

「但是克麗珊娜女士要個天殺的溪谷矮人做什麼？」提卡完全摸不著頭緒。她把溪谷矮人帶進廚房，找了條麵包和乳酪給她，又匆忙把她送出去──溪谷矮人身上的味道恐怕不是大家會喜歡的那種。噗噗歡天喜地的回到泥地里，配著泥水就吃了起來。

「喔，我保證過我不會說的。」泰斯煞有其事地說。坎德人現在正幫忙卡拉蒙綁緊盔甲──這可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因為這傢伙比上次穿戴這套盔甲時胖了很多。提卡和泰斯兩人滿頭大汗地綁緊帶子，努力把肥肉塞進盔甲底下。

卡拉蒙呻吟得大叫，聽起來像是一個快要上絞刑臺的人。大漢的舌頭不時舔著嘴脣，渴望地看著提卡隨意丟在角落的那個小瓶子。

「喔，別這樣嘛，泰斯。」提卡努力地套話，知道坎德人就算是為了保命也沒辦法保守祕密。「我很確定克麗珊娜女士不會介意的──」

泰斯的臉苦惱地扭曲在一起。「她──她逼我對著帕拉丁發誓，提卡！」坎德人的表情變得嚴肅。「妳知道那個費資本──我是說帕拉丁，和我是好朋友。」坎德人停了下來。「卡拉蒙，縮小腹！」他惱怒地命令道。「你怎麼會變成這種樣子？」

泰斯一腳踩著這傢伙的屁股，用力地拉扯。卡拉蒙痛得大叫出來。

「我好得很！」大漢忿忿不平地說。「是盔甲的問題，可能是縮水了還是怎麼了。」

「我不知道這種金屬還會縮水，」泰斯大感興趣地說。「我打賭你一定是把它加熱過對吧！你怎麼辦到的？還是這附近的天氣突然變得非常非常熱？」

「拜託你，閉嘴好不好！」卡拉蒙大吼道。

「人家只是想要幫忙嘛！」泰斯自尊心受傷地說。「對了，剛剛說到克麗珊娜女士。」他的表情變得猶豫不決。「我發過誓的。我只能告訴你們，她叫我把所有與雷斯林有關的事情全都告訴她。我也照做了。這應該就跟那個有關。提卡，克麗珊娜女士實在是個好人。」泰斯繼續嚴肅地說。「妳可能沒注意過，我不太相信什麼宗教信仰，坎德人天生就不喫這套。但是一個人不需要信什麼宗教才能發現克麗珊娜真的很善良。她也很聰明，搞不好比坦尼斯還要聰明。」

泰斯眼睛突然一亮，彷彿記起什麼重要神祕的事情。「我想我可以再透露一點。」他壓低聲音說，「她有個計劃！一個能夠拯救雷斯林的計劃！噗噗也是計劃的一部份。她準備要帶噗噗去找帕薩理安（註３）！」

連卡拉蒙都露出難以置信的樣子，提卡開始認為河風和坦尼斯說的沒錯，也許克麗珊娜女士真的瘋了。不過，只要有任何事情能夠幫忙卡拉蒙，至少給他一點希望──

但是卡拉蒙已經想通了。「你也應該知道，這一切都是那個費斯坦什麼東西的傢伙幹的好事！」他一邊調整著深陷入他贅肉中的皮繩。「我跟你講，那個法師費資本──呃，帕拉丁跟我們說過。帕薩理安也知道的樣子！」他的臉上燃起了希望。「我們會處理好一切的。提卡，我會像我們原本計劃的一樣，把雷斯林帶回來！他可以搬進我們幫他蓋好的房間去。我們會在新房子里一起照顧他，就妳和我。一切都會很好的，都會沒問題的！」卡拉蒙的雙眼閃閃發光。提卡沒辦法正視他，他聽起來和以前的卡拉蒙真像，她愛過的那個卡拉蒙──

她猛然轉身，面無表情地往臥室走去。「我替你拿剩下的東西。」

「等等！」卡拉蒙阻止了她。「不用，呃──謝謝妳，提卡。我可以自己來。妳──呃，幫我打包一些喫的東西。」

「我要幫忙！」泰斯自告奮勇地說，興沖沖地衝向廚房。

「很好。」提卡說道。她伸出手去抓住坎德人跳上跳下的馬尾巴。「你給我等一下，泰索何夫．柏伏特。在你把包包里的東西都清乾淨之前，哪兒都別想去！」

泰斯大叫著抗議。卡拉蒙趁亂跑進臥室，把門關了起來。他毫不遲疑地走到房間角落，撿起那個瓶子，搖了一搖，發現里面只有半滿。他對自己露出滿意的微笑，把瓶子藏到背包深處，匆忙地在上面又蓋上一些衣服。

「我都準備好了！」他愉快地對提卡大喊。

「我都準備好了。」卡拉蒙重復道，他站在門廊上，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他看起來十分可笑。上次戰爭最後幾個月所穿的那件龍鱗甲，在他回到索拉斯之後就徹底修改了一番。他把凹痕弄平、重新清潔、拋光和設計，看起來和原來的設計一點也不像了。他當初花了不少時間在上面，最後才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起來。它的狀況依舊很好，只不過現在，很不幸地，他穿的鎖子甲背心和扣住大肚皮的腰帶間露出了很大的空隙。他和泰斯努力了半天，都沒辦法把腿甲綁在他的胖腿上。最後不得已，只好把這些配件給收起來。當他狐疑地拿起盾牌時，不禁發出了悶哼聲，過去兩年一定有哪個傢伙偷偷把鉛塊裝在里面。他綁劍鞘的腰帶也沒辦法掛在碩大的小腹上。他漲紅著臉把劍掛在殘破的劍鞘里，背在身後。

這時，泰斯強迫自己把頭轉開。坎德人本來以為自己忍不住要笑出來，卻驚訝地發現有淚珠在眼眶中打滾。

「我看起來真蠢。」卡拉蒙注意到泰斯突然轉頭，喃喃自語道。噗噗雙眼圓睜地看著他，嘴巴張得開開的。

「他看起來跟噗噗的國王菩吉一世一樣。」噗噗嘆了口氣。

泰斯的腦中鮮活地浮現那個沙克沙羅斯中肥胖、貪婪的溪谷矮人統治者。他抓起溪谷矮人，把麵包塞進她嘴里堵住她的嘴。但是傷害已經造成了，卡拉蒙很明顯也記得這個傢伙。

「我受夠了！」他怒吼著把盾牌對著大門丟過去，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我不要去了！這本來就是個笨主意！」他對提卡抱怨。接著他轉身朝著大門走去。但是提卡擋在他面前。

「不行，」她平靜地說。「卡拉蒙，在你恢復成一個完整的人之前，我不準你進到我的屋子里。」

「他看起來還比較像是兩個完整的人。」噗噗含混不清地說。泰斯又塞了更多的麵包進她嘴里。

「妳不要不講理！」卡拉蒙暴躁地大喊，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提卡，不要擋我的路！」

「卡拉蒙，你聽我說。」提卡的聲音雖然柔細，卻彷彿可以穿透一切。她的視線攫住了卡拉蒙，讓他動彈不得。她把手放在他的胸膛上，認真地抬頭看他。「你曾經答應過雷斯林，要跟他一起進入黑暗中。還記得嗎？」

卡拉蒙嚥了口口水，臉色蒼白地點點頭。

「他拒絕了，」提卡繼續溫柔地說，「並且告訴你那會導致你的死亡。但是，難道你不明白嗎，卡拉蒙，你已經跟著他走進了黑暗！你正在一點一滴地走向死亡！雷斯林叫你讓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但是你根本做不到！卡拉蒙，你試著要同時走在兩條路上。一半的你住在黑暗之中，另外一半的你試著以酒精麻醉自己，好讓自己忘掉黑暗那一面的恐怖與痛苦。」

「那都是我的錯！」卡拉蒙斷斷續續地流淚道。「是我害他穿上黑袍的，是我逼他這樣做的！帕薩理安想讓我看到的就是──」

提卡咬住嘴脣。泰斯注意到她的臉色愈來愈難看，但是她把怒氣強壓在心頭。「也許是這樣。」她只是這樣說，接著深吸一口氣。「但是在你找到心靈的寧靜之前，我不準你以丈夫、甚至朋友的身分回來找我。」

卡拉蒙看著眼前彷彿完全陌生的女人。提卡的表情非常堅定，綠色的眼眸清澈、毫不動搖。泰斯突然記起在那最後一個夜晚，她在奈拉卡的神殿里和龍人作戰的樣子。她現在看起來正是這樣。

「也許永遠都不可能。」卡拉蒙傲慢地說。「嗯？妳考慮過這個可能性嗎，我的好老婆？」

「我想過。」提卡毫不動搖地說。「我有考慮過。再見，卡拉蒙。」

提卡離開丈夫的身邊，走進屋中，把門關上。泰斯聽見門閂喀的一聲關上。卡拉蒙也聽見了，渾身抖了一下。他握緊雙拳，有那麼片刻，泰斯害怕他準備要撞破這扇門。最後卡拉蒙的手鬆了開來，步伐沉重地走下門廊，試著要拼湊起粉碎的自尊。

「我會讓她知道的。」他邊走邊喃喃自語，身上的盔甲彼此撞擊著。「三或四天之後，我就會帶著克麗什麼東西的女士回來。然後我們就可以好好談一談。她不能這樣對我！神也不會同意的！三天，最多四天，她就會哀求我回來。這時我就要好好考慮一下──」

泰斯站在他身後，不知該怎麼辦。他敏銳的聽覺告訴他房里傳來心碎的啜泣聲，他知道卡拉蒙不停地自怨自艾再加上盔甲的撞擊聲，是絕對聽不見的。但是他又能怎麼辦？

「提卡，我會照顧他的！」泰斯大喊。接著他抓起噗噗，快步跟在大漢身後。泰斯忍不住嘆了口氣，在他所參加過的冒險中，只有這個旅程一開始就完全不對。

【註】

１　卡拉蒙現年二十八歲，超重五十磅──他的身體狀況很差，而且還沉溺於酒精之中。他心理狀態也很不健全，經常自怨自艾。卡拉蒙的試煉在所有的角色中最為嚴苛，因為這是身心靈全方面的考驗。卡拉蒙接受考驗的目的是要了解他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必須要走自己的路。

在長槍之戰後，卡拉蒙成了英雄。他和提卡結婚，照說應該從此幸福美滿。很不幸地，當戰爭結束，人們的生活恢復正常之後，再也沒有人需要卡拉蒙了。即使是提卡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忙著管理最後歸宿旅店。

２　這個所謂看不到海的港口是指塔西斯。泰索何夫的藉口難得有一次是正確的，因為安塞隆的板塊移動，讓塔西斯跑到灰燼平原的正中央。

３　帕薩理安是法師議會之首。他並不是行動派的法師，寧願花時間在研究上。他單純是因為對法術的淵博知識而獲得了這個職務。是他做出要讓年輕的法師雷斯林破紀錄地接受試煉。有些法師認為這是因為費斯坦但提勒斯和這名年輕的法師做了交易，最後才導致雷斯林走上邪惡之路。

不過，帕薩理安很清楚，沒有雷斯林的技巧或能力，長槍之戰根本不可能獲勝。他很清楚雷斯林自己選擇了要走的道路。在這個時候，帕薩理安很希望能夠交出帶領法師議會的責任，但只要雷斯林對世界的威脅存在一天，他就無法交棒。

## １─５

帕蘭薩斯──傳說中美麗的都市。

一座拒絕面對真實世界，只願顧影自憐的城市。

是誰這樣描述過這座城？坐在藍天背上飛近城牆的奇蒂拉努力思索著。也許是那位前龍騎將──沒人懷念的艾瑞阿卡斯。這聽起來非常矯揉做作，聽起來就像是他會講的話。不過，奇蒂拉也必須承認，他對帕蘭薩斯的看法是正確的。直到戰爭後期，對他們來說已經穩操勝算之後，這些自私的帕蘭薩斯人才不情願地加入對抗黑暗之後的行列。

由於索蘭尼亞騎士的慘烈犧牲，帕蘭薩斯城才躲過了讓其他城市──諸如塔西斯、索拉斯等──化為一堆焦土的厄運。已經飛到距離城牆不過一箭之遙的奇蒂拉不屑地冷哼一聲。而戰後，帕蘭薩斯又再度利用這一波的繁榮裝扮自己，又一次陶醉在自己鏡中的美貌里。

奇蒂拉想到這里，看到底下舊城牆上的騷動，不禁狂妄地大笑起來。底下這些傢伙至少有兩年不曾看過藍龍飛越他們的領土了。她可以想像底下的混亂、眾人的恐慌。在寧靜的夜空中，她依稀可以聽見擂鼓吹號的聲音。

藍天同樣也聽見這些聲音，牠的血液隨著戰鼓的鳴動而賁張；牠的一雙紅眼轉向背上的主人，懇請她再做考量。

「不行，我的寵物。」奇蒂拉伸出手輕按著牠的頸項。「時候還沒到！但是很快地──如果我們成功之後──我就可以讓你好好地發洩！」

藍天暫時滿足於這種現狀。不過，在飛越城牆時，牠還是在弓箭的射程外吐出一道閃電，把石牆打得焦黑，以發洩心中的壓力。底下的部隊像螞蟻般散開，龍威的影響在他們之中快速地傳開。

奇蒂拉乘著龍，慢條斯理地在上空飛行著。沒有人敢對她動手──帕蘭薩斯的居民和她駐紮在聖克仙城的部隊達成了某種非正式的停火默契。雖然有許多索蘭尼亞騎士對此大感不滿，試圖說服其他安塞隆大陸上的種族合力攻打奇蒂拉戰後撤守到聖克仙的部隊，但是帕蘭薩斯人對此充耳不聞，他們纔不管這些俗世間的騷擾。戰爭早已結束，威脅也都過去了。

「讓我的實力一天天地增長。」奇蒂拉飛過城牆，把每個地方的部署都盡收眼中，準備作為將來發動戰爭的依據。

帕蘭薩斯的設計像是一具輪子，所有重要的建築──政府機關、官邸、貴族古老的豪宅都位於輪子的輪軸部位。整座城市就繞著這個輪軸運轉。構成輪子的第二圈是公會富商的家，也就是新崛起的富人們，以及住在城外的豪富們的專屬別墅；這里也是教育資源的中心，阿斯特紐斯的大圖書館也正位於此處。最後，在靠近舊城牆之地則是各式各樣的市集和店舖。

八條寬廣的大道如同輪輻般從舊城的中心向外延伸。美麗的大樹矗立在道路的兩旁，樹葉終年金黃，像是金色的花邊一般。這些大道通往北方的海港以及舊城牆的七座城門。

奇蒂拉觀察著外面的新城；新城建造的模式跟舊城一樣，同樣沿著舊城以環狀向外擴張。新城的四周沒有城牆，因為這些城牆「破壞了整體的設計」──一名貴族這樣表示。奇蒂拉露出微笑，她並不是在欣賞這座城市，美麗的樹木對她來說如同糞土。她輕蔑地看著底下七座光彩奪目的城門──即使她有所感動，恐怕也只是一瞬間罷了。她腦海中掠過一個想法，讓她不禁嘆了口氣──要征服這座城市有多容易啊！

另外兩座建築吸引了她的注意。其中一座是建造在城市中央的新建築──神殿，敬拜帕拉丁之地。另一座建築則正好是她的目的地，她的視線若有所思地停在它上面。

即使是奇蒂拉漠不關心的眼神也注意到了，這座塔和它周圍絢爛的城市是多麼鮮明的對比。這棟建築穿透如同蒼白手骨般包圍它的陰影，它是座徹底黑暗、扭曲、醜陋的建築物。而這座塔原本竟然還是城中最美麗的建築，更讓它如今的外型恐怖到令人無法忍受。這就是奇蒂拉的目的地──古老的大法師之塔（註１）。

陰影不分晝夜都環繞著這座塔，因為一座連飽經風霜的旅人也未曾見過的巨大樹林──修肯樹林──護衛著它。據說樹林中的橡樹是全克萊恩上最高大的，但是沒有人能確定這點，因為即使是毫無恐懼的坎德人都沒辦法踏進這座黑暗的樹林分毫。

「修肯樹林，」奇蒂拉對她隱形的同伴喃喃地說。「沒有任何種族的生物能夠靠近這里。直到他的來臨──掌握了過去與現在的強者到來。」如果她的聲音中帶著嘲弄，這種嘲弄也隨著藍天愈來愈靠近修肯樹林而逐漸消失。

藍龍在修肯樹林旁空曠、廢棄的街道上降落。奇蒂拉用盡一切手段，從威逼到利誘，希望能讓藍天直接載著她飛向那座塔。雖然藍天願意為牠的主人流乾最後一滴血，卻愛莫能助。這遠超過牠的能力。沒有任何生物，即使龍也不例外，能夠進入這個被詛咒的守衛橡樹林。

藍天忿恨地瞪著這座樹林，雙眼火紅得幾乎要滴出血來，爪子不安地在地上挪動著。牠想要阻止主人的行動，但是牠太了解奇蒂拉了，只要她下定了決心，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她。藍天只好收起翅膀，看著眼前肥美的城市，腦海中充滿了殺戮焚燒的衝動。

奇蒂拉慢慢地離開龍鞍。銀月索林那瑞看起來像是夜空中被砍斷的腦袋，而紅月努林塔瑞則才剛剛升起，像是快要熄滅的燭光一樣。兩個月亮微弱的光芒照在奇蒂拉的龍鱗甲上，泛起一陣朦朧的藍光。

奇蒂拉專注地打量著眼前的樹林，往前踏了一步，隨即緊張地停了下來。她可以聽見背後傳來的騷動聲──那是藍天的翅膀給她的忠告──『主人，讓我們趕快飛離這個被詛咒的地方！趁著我們還有命的時候趕快離開！』

奇蒂拉吞了口口水。她覺得自己的舌頭乾澀，似乎腫了起來。她的胃也痛苦得糾在一起。她首次踏上戰場的深刻記憶回到腦海中，她必須要殺死眼前那個人，否則倒下的就會是她。那時她用高超的劍術回應了這個問題，但是現在眼前的威脅要怎麼辦？

「我曾經去過世界上許多黑暗的地方，」奇蒂拉對著看不見的同伴用低沉的聲音說，「我從來不知道恐懼為何物，但是我卻無法踏入這個樹林。」

「很簡單，妳只需要將他給妳的寶石高舉在手中，」她的同伴突然出現在夜空中。「樹林的守護者就無法傷害妳。」

奇蒂拉看著眼前濃密高大的樹林，它們寬廣延伸的枝椏白天遮住了陽光，晚上則擋住了星光和月光。在那之下浮動的是永恆不變的夜，沒有微風可以搖動它們的樹梢，沒有暴風可以撼動它們的枝幹。據說即使在大災變時，克萊恩上吹起了前所未見的強風，但修肯樹林依舊在神的怒火下屹立不搖。

但是，比起這永不褪去的黑暗，更恐怖的是它們永不止息的生命。永遠不會終止的生命，永遠的折磨和痛苦──

「我的頭腦相信你說的話，」奇蒂拉顫抖著回答，「索思爵士，但是我的心不相信。」

「那麼就回頭吧！」死靈騎士聳聳肩說。「讓他看看世界上最強大的龍騎將原來是個膿包。」

奇蒂拉從頭盔的縫隙中瞪視著索思爵士。她的褐眼中閃爍著怒火，右手反射性地握住了劍柄。索思回應了她的瞪視，眼框中橘紅色的火焰無情地嘲弄著眼前的女人。如果連它的眼中都流露出嘲弄，那麼那位法師的金眸中會流露出什麼？絕對不會是嘲笑──而是勝利！

奇蒂拉緊閉雙脣，伸手取下掛在脖子上的項鍊，上面掛著雷斯林送給她的護身符。她拉住項鍊，用力一拉，輕易地就將它扯了下來。接著她用戴著手套的手握住了這顆寶石。

這顆寶石如龍血般漆黑，即使透過這麼厚的手套，也能感受到一股可怕的寒意。它就這麼暗淡無光、令人不快地躺在她的手中。

「那些守衛怎麼看得見？」奇蒂拉對著月光高舉寶石。「你看，它既不會發光，也不反光。我手上握的彷彿只是一塊煤炭。」

「照在這顆寶石上的月光是妳看不見的，除了崇拜它的人之外，沒有人看得見。」索思爵士回答。「那些人，還有我們這些死物，就像被永恆生命所詛咒的我，我們看得見！對我們來說，它的光芒遠比夜空中的其他亮光要來得閃亮。把寶石高舉起來，奇蒂拉，並且走向前，守衛們將不會阻止妳。拿下妳的頭盔，讓它們可以看見妳的臉，並且看見妳眼中反射的寶石光芒。」

奇蒂拉遲疑了幾秒鐘。接著，她想起雷斯林那嘲弄的笑聲，龍騎將又重拾力量，她脫下了帶角的面具，文風不動地站著，打量著四周。沒有風吹過她的黑色捲髮。她感覺額頭上滲出大粒大粒的汗珠。她怒氣沖沖地用戴著手套的手將汗珠撥去。此時她聽見身後傳來龍所發出的嗚咽聲──她以前從來沒聽過藍天發出這種奇怪的聲音。她的決心開始動搖，握住寶石的手顫抖起來。

「奇蒂拉，」索思爵士柔聲說。「高舉寶石，讓它們看見妳眼中反射出寶石的光芒！」

讓他看看妳原來是個膿包！這句話在她腦中迴蕩。奇蒂拉一咬牙，將寶石高舉過頭，走進修肯樹林。

黑暗突然降臨，在那恐怖的一瞬間，奇蒂拉以為自己失明了。眼前出現索思爵士橘紅色的雙眼和它蒼白的骨架，這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強迫自己冷靜地站著，等待驚慌失措的片刻過去。接著她第一次注意到，寶石竟然發出了光芒，和她所見過的光芒都不一樣。這道光並沒有照亮黑暗，它只是讓奇蒂拉能夠看見黑暗中的一切生物。

奇蒂拉藉著寶石的力量，開始看清這些樹木的形狀。現在，她可以清楚看見腳下出現了一條路，如同一條夜色所鋪成的大道，朝樹林中延伸。奇蒂拉有種奇怪的感覺，彷彿自己正沿著這條黑暗的河流往下流去。

她著迷地望著自己的腳往前移動，絲毫不受自己命令地往前踏步。她恐懼地的發現，之前拒她於千里之外的樹林，現在竟然將她往內拉！

她絕望地試圖奪回自己身軀的掌控權。終於，她成功了──至少她是這麼認為的；她至少不再移動了。但是，她現在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站在這條流動的路上發抖，因恐懼而不停喘息著。頂上的枝椏嘎吱作響，彷彿在嘲笑她的不自量力。樹葉拂過她的臉龐，奇蒂拉驚慌地試著將它們撥開，卻突然停了下來。它們的輕觸雖然冰冷，卻沒有敵意，這似乎是種撫弄，一種代表尊敬的動作。她被認了出來，是屬於這領域的一份子。奇蒂拉立刻恢復了自制力，她抬起頭，望向眼前的道路。

路並沒有移動，剛剛不過是她的恐懼所造成的幻影。奇蒂拉露出苦笑，移動的是那些樹！樹木在她面前讓出了一條路。奇蒂拉的信心開始恢復，她用堅定的步伐往前走，甚至對走在她身後幾步的索思爵士投以勝利的眼光。但死靈騎士似乎沒注意到她的存在。

「也許是在和它的鬼朋友聊天。」奇蒂拉自顧自地說笑，但笑聲卻突然扭曲成面對恐懼時的尖叫。

有什麼東西抓住了她的腳踝！一道徹骨的寒氣慢慢地滲入她的肌膚和血液，將它們都冰凍起來。這種痛苦非常劇烈，讓她不禁放聲尖叫。奇蒂拉努力抓住自己的腿，卻剛好看見是什麼東西抓住了她──一隻死白的手！這隻只剩下白骨的手從地面下伸了出來，死命抓住她的腳踝。奇蒂拉感覺身體的暖意正在一點一滴地離開，突然明白這怪物是在吸取她的生命力。然後，她帶著難以形容的恐懼看著自己的雙腿緩緩陷入鬆軟的泥土中。

她的大腦完全被驚慌所佔據。她歇斯底里地試著踢開那隻手，擺脫那冰冷的接觸。但是那隻手絲毫不肯退讓，緊緊地抓住她；此時，另一隻手又從她背後出現，抓住了另一個腳踝。奇蒂拉畏懼地尖叫，失去平衡，倒在地上。

「不可以把寶石弄丟！」索思爵士死氣沉沉的聲音說。「它們會把妳拉下去的！」

奇蒂拉努力握著寶石，絲毫不敢放手。她拚命掙扎，試圖脫離這些將她緩慢往下拉、想要和她共享墳墓的魔爪。「救救我！」她大喊道，驚惶的眼神四處搜尋著索思爵士的蹤影。

「我幫不上忙。」死靈騎士凝重地說。「我的法力在這里不管用。妳自身的力量是妳現在唯一可以倚靠的武器了，奇蒂拉。不要忘記那顆寶石──」

有那麼一瞬間，奇蒂拉動也不動地躺著，在那冰冷的碰觸下無助地發抖。然後一陣怒氣流過她全身。它竟敢這樣對我！她心想，眼前又再度浮現那雙欣賞著她狼狽模樣的金色雙眸。她的怒火打退了冰冷的恐懼，將驚慌燒成灰燼。她現在冷靜了下來，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她慢慢將自己拉出鬆軟的泥地，冷靜、謹慎地拿著寶石靠近那隻魔爪，顫抖著用寶石碰觸那腐敗的血肉。

一陣含混的詛咒聲由地底傳來，那隻手抖了幾下，鬆開來，滑回小徑旁的腐敗樹葉中。

奇蒂拉迅速地用寶石碰觸另外一隻手，它也跟著消失了。龍騎將掙紮起身，看著四周。接著她高舉起寶石。

「你們這些被詛咒的活死人，看到沒有？」她尖聲大喊。「你們沒辦法阻止我！我會通過這里的！你們聽到了嗎？我會通過的！」

沒有任何回答。枝椏不再出聲，樹葉軟垂下來。奇蒂拉緊握寶石，靜靜地站在黑暗中片刻，再度沿著小路往前走。她壓低聲音詛咒雷斯林，同時也意識到索思爵士出現在她身邊。

「快到了。」它說。「奇蒂拉，妳又再度讓我感到欽佩。」

奇蒂拉沒有回答。她的怒氣已經消失了，只留下一個很快就被恐懼所填滿的空洞。她不敢隨意開口說話，只是持續往前走，雙眼盯著眼前的道路。她現在可以看見四周的土壤中有無數的手指鑽了出來，尋找讓它們又嫉又恨的血肉之軀。蒼白凹陷的眼眶從樹後瞪著她。黑暗、毫無形體的東西在她四周飄浮，讓溼冷的空氣中充滿了死亡和腐敗的氣味。

但是，那隻握著寶石的手雖然發著抖，卻沒有絲毫遲疑。只剩下白骨的鬼爪阻止不了她，陰沉的面孔徒勞無功地張大嘴渴望她溫暖的鮮血。慢慢地，橡樹在奇蒂拉眼前繼續讓開一條路，枝椏不敢擋在她的眼前。

站在小徑終點的是──雷斯林。

「我早該宰了你的，你這該死的渾球！」奇蒂拉從凍僵的雙脣中勉強擠出咒罵，手移動到劍柄上。

「姊姊，我看到您也很高興。」雷斯林柔聲說。

這是兩年來，這對姊弟第一次相見。奇蒂拉現在已經離開了樹林的陰影，可以清楚地在索林那瑞皎潔的月光下打量弟弟。上好黑天鵝絨製成的袍子，鬆垮地掛在他微駝的削瘦雙肩上，輕柔地包圍著他單薄的身軀。蓋住他頭部的兜帽邊緣繡著銀色的符咒，在陰影中只露出一雙閃閃發亮的金色眼眸。咒文的最中間是一個巨大的沙漏符號，其他銀色的咒文則在他寬大的袖口上反射著潔白月光。他倚靠著瑪濟斯法杖，上面的水晶只有在他的命令下才會發出光芒──水晶現在暗淡地棲息在龍爪之中，注視著這一切。

「我早該宰了你！」奇蒂拉在明白自己說了什麼之前，對著彷彿突然從黑暗的樹林中出現的死靈騎士看了一眼；那一眼是邀請，而不是命令──是個帶著嘲弄的挑戰。

雷斯林笑了，沒有多少人看過他這種笑容。不過，這笑容隱藏在兜帽的陰影中，這次沒有人看見。

「索思爵士。」他轉過頭去向死靈騎士問好。

奇蒂拉輕咬下脣，注視雷斯林用沙漏狀的瞳孔打量這不死騎士的盔甲，上面一看就有著索蘭尼亞騎士的徽記──玫瑰、翠鳥和寶劍──但是都彷彿曾被烈火灼燒過一樣變得焦黑。

「黑玫瑰騎士，」雷斯林繼續道，「死於大災變的劫火之中，卻又因被你冤枉的精靈女子的詛咒，而繼續這苦痛的人生。」

「這就是我的故事。」死靈騎士動也不動地說。「閣下就是雷斯林，掌握了過去和現在，預言中的強者。」

兩個人面對面站立，打量著彼此，都忘記奇蒂拉的存在。在他們兩人無聲的鬥爭之前，龍騎將自己的怒氣變得微不足道，只能屏住呼吸等待最後的結果。

「你的魔力很強。」雷斯林說。一陣輕風擾動了橡樹的枝椏，讓法師的黑袍輕輕浮動起來。

「是的，」索思爵士靜靜地說。「我一開口就能殺人。我可以對著成羣的敵人丟出巨大的火球。我統御一整隊的骷髏戰士，它們的碰觸可以摧毀一切。我能從地底升起一座冰牆來保護服侍我的人。隱形的技巧逃不過我的法眼，普通的法術在我面前灰飛煙滅。」

雷斯林點點頭，兜帽跟著緩緩上下晃動。

索思爵士不發一語地看著法師。它繼續往前逼近，在距離法師瘦弱的身體只有幾公分處停了下來。奇蒂拉的呼吸變得急促。

接著，被詛咒的索蘭尼亞騎士把手放在身軀中原本容納著心臟的位置，微微地行禮。

「但是，在強者面前，我也要低頭。」索思爵士說。

奇蒂拉咬住下脣，硬生生壓抑住一聲驚呼。

雷斯林很快地望了她一眼，金色雙眸流露出饒富興味的神情。

「親愛的姊姊，失望了嗎？」

但是奇蒂拉早就適應了這種氣勢的轉變。她已經目睹了敵人，知道所需要知道的事實。她現在可以繼續戰鬥下去。「當然沒有，小弟。」她用那顛倒眾生的促狹笑容做為回答。「我原本就是要來探望你的。好久不見了，你看起來氣色很好。」

「喔，我的狀況的確不錯，親愛的姊姊。」雷斯林回答道。他走向前，把削瘦的手放在她的手臂上。她吃了一驚，因為他的皮膚非常燙，像發燒一樣。奇蒂拉注意到他的眼神正上下打量著她，不放過絲毫的細節──她並沒有退縮。雷斯林笑了。

「我們上次見面是好久以前了。多久，兩年了嗎？事實上，從今年春天算起有兩年了。」他親熱地握著奇蒂拉的手，聲音之中充滿嘲弄的氣氛。「是在奈拉卡的黑暗之後神殿，那命運的一個夜晚，吾主失敗，被趕出這個世界──」

「這都得感謝你這個叛徒。」奇蒂拉打斷他的話，徒勞無功地嘗試要掙脫他的手。雷斯林毫不放鬆地握著她的手臂。雖然奇蒂拉比瘦弱的法師高大壯碩許多，似乎能空手將他折成兩半，但奇蒂拉依舊渴望掙脫弟弟的手，卻又不敢輕舉妄動。

雷斯林大笑著帶領她走到大法師之塔的門外。

「親愛的姊姊，我們要討論背叛嗎？當我摧毀了艾瑞阿卡斯的魔法護盾，讓半精靈坦尼斯可以一劍刺進妳主人的身體里時，難道妳不高興嗎？要不是我這樣做，妳會成為克萊恩上最有勢力的龍騎將嗎？」

「這還真是給我帶來不少好處啊！」奇蒂拉回嘴道。「被統御四周所有領地、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當作犯人般困在聖克仙城！金龍日日夜夜地看守我，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我的部隊也四散各地，在大陸上被各種勢力追殺──」

「但妳還是到了這里。」雷斯林輕描淡寫地說。「金龍有阻止妳嗎？騎士知道妳離開了嗎？」

奇蒂拉停下腳步，驚訝地看著弟弟。「這都是你做的？」

「當然是！」雷斯林聳聳肩。「但是，親愛的姊姊，我們稍後再來談這些小事。」他邊走邊說。「妳又冷又餓，修肯樹林可以讓最堅強的人心靈動搖。除了妳之外，只有一個人曾經通過修肯樹林──當然，是在我的幫助下通過的。我對妳的表現覺得理所當然，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對克麗珊娜女士的勇氣有些驚訝──」

「克麗珊娜女士！」奇蒂拉震驚地重復道。「帕拉丁的神眷之女！你讓她──來這里？」

「我不只是讓她來這里，我根本就是邀請她來。」雷斯林若無其事地說。「當然是這樣，沒有我的邀請和咒縛，根本不可能通過修肯樹林。」

「她來了嗎？」

「喔，我可以跟妳保證，她相當渴望來這里。」現在是雷斯林停下了腳步。兩人站在大法師之塔的門外，窗戶內火把的光亮照在他臉上。奇蒂拉可以清楚看見，他的嘴脣扭曲出一個笑容，金色的眼睛像冬日陽光般發出冰冷光芒。「相當地渴望。」他柔聲重復道。

奇蒂拉開始大笑。

那天深夜，兩個月亮西沉後，在黎明破曉前的黑暗中，奇蒂拉坐在雷斯林的書房里，手中拿著一杯紅酒，雙眉深鎖地沉思著。

書房很舒適，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包覆著上好布料，手工精緻且寬大柔軟的椅子，置放在只有克萊恩上最富有的人才買得起的手工羊毛地毯上。羊毛地毯上精細的手工刺繡出各種極盡怪異之能事的魔獸，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讓每個人都想要沉醉在這藝術的氣氛中。木刻的小桌子放在房間的各個角落，上面擺放著珍貴、美麗，或者是稀有、陰森的物品，裝飾著整個房間。

但是整個房間的主角還是書本。它們擺放在暗色的木製書櫃上，數以百計地靜立著。許多書本有著相同的外表──深藍色的封面和銀色的字體。這是間很安適的房間，但若是離房間盡頭那座燃著熊熊火焰的火爐稍遠一點，就可以感覺到空氣中有一股刺骨的嚴寒。奇蒂拉不太確定，但是她感覺這股寒氣似乎是那些書本所散發出來的。

索思爵士站得離爐火很遠，躲在陰影里。奇蒂拉看不見它，但是可以感覺到它的存在──雷斯林也是一樣。法師坐在奇蒂拉對面大桌子後的高背椅中，那張巨大的黑檀木桌雕刻著各種怪物，活靈活現地彷彿就要跳出來一般。

她不安地挪動身體，喝了一口酒──太急了；雖然她已經習慣這種烈酒，但是她卻開始覺得有些微醺。她不喜歡這種感覺，因為這表示她已經失去控制。她生氣地把杯子推開，決定不再喝酒。

「你這個計劃太瘋狂了！」她惱怒地對雷斯林抱怨。奇蒂拉不喜歡被那雙金色眼眸瞪視的感覺，站起來慢慢地踱步。「這毫無意義！根本是浪費時間。只要有你的幫忙，我們就可以統治全安塞隆。事實上──」奇蒂拉突然轉過頭，臉上亮著渴望的神情。「只要有你的力量，我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我們不需要克麗珊娜女士，或是我們那個遲鈍的兄弟──」

「統治世界。」雷斯林柔聲道，雙眼中燃著熊熊的火光。「統治世界？親愛的姊姊，妳還是不了解，對吧？讓我仔細跟妳說明清楚。」現在輪到他站起來，把削瘦的手支在桌子上，身體靠向她，如同一隻捕食獵物的蛇。

「我對這個世界根本一點都不感興趣！」他柔聲地說。「如果我願意的話，我明天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可是我不想。」

「你不想要這個世界。」奇蒂拉聳聳肩，聲音里面充滿嘲諷的意味。「那就只剩下──」

奇蒂拉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她訝異地看著雷斯林。索思爵士待在房間的陰影中，橘紅色的雙眼比火焰還要閃亮。

「現在，妳明白了。」雷斯林滿意地笑著，坐回位子。「現在妳明白這個帕拉丁牧師的重要性！正當我準備開始我的旅程時，是命運把她帶到我面前。」

奇蒂拉只能陰沉地看著他。最後，她終於恢復說話的能力。「你──你怎麼知道她會願意跟隨你？你絕對不可能告訴她內情的！」

「我只告訴她足夠在她胸口種下小小種子的內情。」雷斯林微笑著回憶那場會面。他往後靠，把手指放到嘴脣上。「當時的表演，說實話，是我的經典之作。我在她的良善感召之下，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透露這個祕密。這些語句上沾著我的鮮血，她立刻就成了我的俘虜──迷失在她對我的同情中。」他回到了現實之中。「她會來的。」他再度往前靠，冷然地說。「她跟我那個臃腫的哥哥都會來的。當然，他會不由自主地服侍我。這本來也就是他的天性。」

奇蒂拉把手放到太陽穴上，感覺自己的脈搏。這不是因為酒，她現在清醒得很，這是因為挫折和憤怒。他可以幫我的！她惱怒地想。他真的和傳說中的一樣強，甚至更厲害！但是他瘋了，他失去了理智──接著，她腦中深處的一個聲音突如其來地質問她。

萬一他沒瘋呢？萬一他是認真的呢？

奇蒂拉冷冷地考量著他的計劃，從所有的角度小心地檢證。她所得到的結論嚇壞了她。不，他不可能贏的！更糟糕的是，他甚至還會把她拖下水！

這些念頭飛快地掠過奇蒂拉的腦海，但她的表情卻沒有絲毫改變。事實上，她的笑容反而變得更加迷人；許多死去的男人，眼前最後的景象就是這個迷人的笑容。

雷斯林看著她時也許正在考慮這件事情。「姊姊，妳這次可以換個口味，站在勝利的一方了。」

奇蒂拉的信念開始動搖。如果他真的能夠完成這個計劃，這將會是無盡的榮耀！榮耀！克萊恩將會是她的囊中物。

奇蒂拉凝視著法師。二十八年前，他不過是個重病、虛弱的新生兒，剛好和他健康活潑的雙胞胎哥哥呈強烈的對比。

「讓他死掉。長遠看來這樣最好。」接生婆這麼說。奇蒂拉那時還是個少女，她驚訝地聽見母親啜泣的同意聲。

但是，奇蒂拉不願意。她體內的某種性格決定接受這個挑戰。這個嬰兒將會活下去！她將會讓他活下去，不管他願不願意。「我的第一場戰鬥，」她曾經這樣告訴人們，「是和神的搏鬥。而我贏了！」

看看現在！奇蒂拉打量著他。她眼中看見的是個男子，但是在心中，她看見的是那個又咳又吐的虛弱男嬰。她突然轉過頭。

「我得趕回去了。」她拉上手套。「你回來之後會和我連絡？」

「如果我成功了，就不需要通知妳了。」雷斯林柔聲說，「妳會知道的！」

奇蒂拉差點發出輕蔑的笑聲，但是她忍住了。她望向索思爵士，準備離開這里。「那麼再會了，弟弟。」即使用盡全身的自制力，她仍然壓抑不住聲音中的怒氣。「我很遺憾你沒有和我分享這個塵世的慾望！你和我，我們本來可以一起做許多事的！」

「再會了，奇蒂拉！」雷斯林削瘦的手招來服侍他的闇影生物，命令它們引領客人出門。「喔，還有，」當奇蒂拉站在門廊上時，他說，「親愛的姊姊，我欠妳一命。至少其他人是這麼告訴我的。我想讓妳知道，在艾瑞阿卡斯死後──他本來毫無疑問地會把妳殺了──我認為我已經把債還清了。我們之間互不相欠！」

奇蒂拉看著法師的金色雙眼，試著要找到一絲威脅、承諾、甚至是什麼都好。但是什麼都沒有，一片虛無。接著，下一瞬間，雷斯林念出一句咒語後，就從她的眼前消失了。

離開修肯樹林並不難，守衛的不死生物對於誰離開這座塔一點也不在乎。奇蒂拉和索思爵士並肩走著；死靈騎士無聲地移動著，雙腳在那些腐敗的落葉上絲毫沒留下痕跡。春天並沒有降臨修肯樹林。

在他們離開樹林，踏上外圍的石板地前，奇蒂拉都沒開口。日出正逐漸逼近，天色從深藍的夜空轉變成蒼白的灰色。在許多角落，為了討生活而必須早起的帕蘭薩斯人們開始醒了過來。在街道的盡頭，越過因為這座塔而被捨棄的建築，奇蒂拉可以聽見軍隊的腳步聲，這是哨兵換哨的聲音。她又再度回到了活生生的世界。

接著，她深吸一口氣，「必須阻止他。」她對索思爵士說。

不管它心里怎麼想，死靈騎士仍然一言不發。

「我知道，這不容易。」奇蒂拉戴上龍盔，快步走向藍天；後者看見她的到來，驕傲地將頭昂起。奇蒂拉愛憐地撫摸著她的龍，轉過頭來面對死靈騎士。

「但我們不需要直接對抗雷斯林。他的計劃都繫在克麗珊娜身上，除掉她，就等於阻止他的計劃。不能讓他知道我和這件事有任何關連。事實上，不是有許多人為了進入威萊斯森林而丟了小命嗎？」

索思爵士點點頭，火焰般的雙眼微微發亮。

「交給你來處理。讓這看起來是──命運的安排。」奇蒂拉說。「很顯然地，我的弟弟很相信命運。」她登上龍背。「當他小的時候，我教過他，違背我的命令就會換來一頓狠打。看來他又得被好好教訓一次了！」

在她的駕馭下，藍天強而有力的後爪挖進石板地，石塊在牠腳下碎裂。牠一躍而上，展開翅膀，滑進晨間的天空。帕蘭薩斯城的人們頓時心上卸下一塊大石，但他們只感覺到這件事，沒有多少人看到龍和騎士一起離開。

索思爵士繼續站在修肯樹林邊緣。

「奇蒂拉，我也相信命運，」死靈騎士喃喃自語道。「一個由自己一手種下的命運。」

索思抬起頭看著大法師之塔的窗戶，注意到原先他們待的那房間的燈光熄滅了。有那麼短暫的片刻，整座塔被籠罩在陽光無法穿透、飄浮在塔四周的黑暗陰影中。最後，一道亮光從塔頂的房間出現。

那是法師的研究室，雷斯林研究魔法的黑暗密室。

「不知誰會學到這教訓？」索思喃喃道。聳聳肩之後，它融進在陽光下退縮的陰影中，消失了。

【註】

１　在力量之年代，法師們的力量大到許多人擔心他們可能會征服全世界，教皇也是擔心者之一，他說服了人們開始打壓法師。

法師們可以輕易地摧毀這些暴民，但他們知道這樣一來就會摧毀整個世界。因此，他們選擇犧牲自己的力量。他們摧毀了兩座大法師之塔──達提茍提和如茵，並還把伊斯塔的大法師之塔交給教皇，如果不是因為帕蘭薩斯所發生的意外，本來這座大法師之塔也是要交給他們的。他們藉此換取保留威萊斯之塔的權利，也盡可能地將所有的魔法知識和寶物搬到這里來保存。

在移交帕蘭薩斯之塔給教皇代表的儀式開始時，一名邪惡的法師因魔法的失勢而陷入瘋狂，從高塔上跳了下來，把自己刺死在門前上的尖刺上。當他的血流到地面時，他下了一個詛咒──在掌握過去與現世的強者帶著力量回來之前，沒有任何活物可以進入。

## １─６

「我們去這個地方看看，」卡拉蒙說，一邊朝著小路旁一座破爛、有如上了年紀的動物般陰森森的建築走去。「也許她來過這里。」

「我很懷疑喔！」泰斯狐疑地看著門上只靠一邊鍊子掛著的招牌。「名叫『破杯』的地方實在不太──」

「胡說八道！」卡拉蒙低吼道。他在這次旅程中大吼大叫的次數連泰斯都記不得了。「她也得要喫飯吧！即使是偉大聖潔的牧師也不可能例外的。或者也可能有人看見她在路上留下的痕跡什麼的。我們可不能錯失任何的線索。」

「是啊！」泰斯壓低聲音說，「但是如果我們在路上找，可能會比去酒店地毯式搜索要好得多。」

他們上路三天了，泰斯對這趟旅程不好的預感可說是完全成真。

一般來說，坎德人都是熱心過度的旅行者。所有坎德人體內的流浪血統在二十歲左右都會甦醒過來，這時，他們會興高采烈地前往陌生之地，試圖和冒險以及任何掉進他們鼓鼓袋子里可怕、美麗、有趣的東西相遇。由於他們完全不受自我保護的機制──恐懼所影響，再加上充滿了無法壓抑的好奇心，克萊恩上的坎德人人口一直不多，這也讓克萊恩上大多數的種族鬆了口氣。

泰索何夫．柏伏特，已經快要三十歲了（至少他記得的是這樣），他曾經是個徹頭徹尾正統的坎德人。他一開始是和他的雙親一起探索了安塞隆大部份的區域，後來他們在坎德摩爾定居下來。等到他年紀到了之後，他自己四處流浪，直到遇見矮人鐵匠佛林特．火爐，以及他的朋友半精靈坦尼斯。在索蘭尼亞騎士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以及雙胞胎卡拉蒙和雷斯林加入他們之後，泰斯捲入了他這輩子最精采的冒險──長槍之戰。

但某些角度來看，泰索何夫已經不是正統的坎德人了（雖然如果有人提起這點，他會立刻加以否認）。兩位摯友的過世──史東．布萊特佈雷德以及佛林特，深深影響了這個坎德人。他開始了解恐懼這種情感，不是為了自己恐懼，而是為了他關心的人感到害怕與擔心。現在，他則是非常擔心卡拉蒙。

而且，他愈來愈擔心。

一開始，這趟旅程很有趣。在卡拉蒙抱怨完提卡的硬心腸以及周遭的人是如何不了解他之後，加上幾口酒，就讓他感覺好多了。又再幾口黃湯下肚後，卡拉蒙開始回憶當年追捕龍人的故事。泰斯覺得這些故事都很有趣，雖然他還必須不停分心去照顧噗噗，防止她被馬車撞到或跌到泥坑里；但是這個早晨還是讓他感覺很快樂。

到了下午，酒瓶空了，卡拉蒙甚至心情好到可以聽泰斯說那些他從不厭煩的故事。很不幸地，當泰斯正講到最精采、也就是他正要帶長毛象逃出那個操縱閃電的法師手里時，卡拉蒙找到一家酒店。

「把瓶子裝滿就好。」他喃喃自語地走進去。

泰斯準備要跟上去，但是他眼角瞥見噗噗張大嘴驚奇地看著對街鐵匠燒紅的熔爐，他明白這傢伙如果沒有把自己的屁股燒掉，就會讓整座小鎮陷入火海；他也知道不可能帶著她進酒店（大多數的酒吧拒絕接待溪谷矮人），泰斯決定留下來看管她。反正，卡拉蒙也只會進去幾分鐘而已──

兩個小時之後，大漢踉蹌地走出來。

「你跑到哪里鬼混去了？」泰斯像隻貓般出現在卡拉蒙背後。

「主不過──主不過數喝點──」卡拉蒙搖搖晃晃地說，「喝點好──上路。」

「我有任務在身耶！」泰斯又急又氣地大喊。「這是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個目前可能有危險的重要人物交付給我的！我竟然浪費了兩個小時和溪谷矮人四目相對？！」泰斯指著在水溝里睡覺的噗噗。「我這輩子從來沒這麼無聊過，你竟然還喝得醉醺醺？」

卡拉蒙瞪著他，噘起嘴。「李諸到嗎？」大漢踉蹌地走著，一邊自言自語。「李聽──聽起來好像提卡喔──」

從那時開始，事情就急轉直下。

那天晚上他們來到一處十字路口。

「我們走這條路，」泰斯指著前面說。「克麗珊娜女士一定也知道有人會試著阻止她。她一定會挑人跡比較少的那條路走，好擺脫追兵。我認為我們應該走兩年前離開索拉斯的那條路──」

「胡說！」卡拉蒙嗤之以鼻。「她是個牧師，而且是個弱女子，她一定會挑好走的那條路。我們走往海文那條路。」

泰斯對這個決定有些懷疑，後來才確定他的疑問是其來有自。他們走了纔不過幾哩路，就又到了另一家酒店。

卡拉蒙進去打聽消息，看看有沒有人遇過一個外貌類似克麗珊娜的女人，再一次把泰斯和噗噗留在外面。一個小時後，大漢漲紅著臉，心情愉快地走了出來。

「那麼有人看到她嗎？」泰斯惱怒地問。

「看到誰？喔！她啊，沒有──」

現在，過了兩天（註１），他們只不過往海文推進了一半的距離。坎德人覺得自己已經可以寫出一本有關路邊酒店的指南。

「如果是以前，」泰斯抱怨道，「我們早就走到塔西斯，現在都可以趕回來了！」

「我那時還年輕，不成熟。我的身體現在成熟了，我得要儲備我的精力，」卡拉蒙口齒不清地說，「要慢慢累積。」

「他的確是有在慢慢累積什麼東西，」泰斯陰鬱地自言自語，「但絕不是精力！」

卡拉蒙走不了一個多小時，就累得必須坐下來休息。他常常會滿頭大汗，精疲力盡地坐下來，抱怨全身痛得不得了。泰斯、噗噗用盡全力，還得再加上矮靈酒才能讓他重新站起來。他每天都不停地咒罵、抱怨。抱怨他的盔甲太重、抱怨他的肚子很餓，抱怨太陽太毒辣、抱怨他口渴了。晚上他會堅持要在某間破爛的旅館里過夜，泰斯就必須眼睜睜看著大漢喝得不省人事。泰斯和酒保必須把他拖回牀上，讓他一直睡到日上三竿。

這樣的日子到了第三天（也是第二十間酒吧），連一點克麗珊娜的消息都沒有。泰索何夫開始認真地考慮回到坎德摩爾，買間可愛的小屋，從冒險生涯中退休。

他們來到破杯時約莫中午，卡拉蒙立刻飛奔進去。泰斯深深嘆了口氣，這口氣幾乎是從他的腳趾頭，沿著鮮綠色的鞋子一路往上衝的。他只能和噗噗兩人沉默不語地看著眼前這個頹圮之地。

「噗噗不喜歡了。」噗噗宣告道。她用指控的眼神看著泰斯。「你說噗噗可以找到穿著紅袍的漂漂人。噗噗只看到胖酒鬼。噗噗回家，回到菩吉大王身邊。」

「不可以，不要走！還沒到時候！」泰斯絕望地大喊。「我們會──呃，找到這個漂漂人的。至少可以遇到那個想要幫助漂漂人的漂漂姊姊。也許──也許我們可以在那邊知道什麼消息。」

噗噗露出不信任的表情，泰斯自己也不大相信。

「聽著，」他說，「在這里等我。不會很遠了。我會帶些東西給妳喫。答應我妳不會走？」

噗噗咂咂嘴，懷疑地看著泰斯。「噗噗等，」她說著，一屁股在泥巴地里坐了下來。「至少等喫過飯飯。」

泰斯堅定地跟著卡拉蒙的腳步走進旅店。他要和卡拉蒙好好談一談──

最後，這變成多此一舉。

「敬各位！」卡拉蒙對著吧臺附近各式各樣的人說。今天客人並不多──幾個旅行中的矮人們坐在門邊；一羣人類，穿著看起來像是獵人──他們都舉杯回應卡拉蒙的敬酒。

泰斯在卡拉蒙身邊坐了下來，他的心情低落到竟然把他剛到手的錢包（他本人並不知情）還給門口那個矮人。

「我想你掉了這個。」泰斯喃喃地說，一邊把錢包還給那個驚訝的矮人。

「我們在找一個年輕女人。」卡拉蒙坐了下來。他照樣念了一次在索拉斯以來的每個酒店都會念的句子。「黑頭髮，五官細緻，皮膚很白，穿著白袍。她是個牧師──」

「啊，我們有看過她。」其中一個獵人模樣的人類說。

卡拉蒙口里的啤酒流了出來。「你看過？」他勉強把一部份的啤酒吞下，劇烈地咳嗽著。

泰斯彈了起來。「在哪里？」他急切地問。

「在東邊的樹林里亂走。」獵人用拇指比了個方向。

「是嗎？」卡拉蒙狐疑地說。「你在那邊的樹林里幹什麼？」

「追蹤地精。海文有懸賞可領。」

「一個地精耳朵可以換三個金幣，」他的朋友說，一邊露出了微笑，「只要你願意試試看。」

「那個女人怎麼樣？」泰斯追問道。

「我猜她瘋了。」獵人搖搖頭。「我們告訴她附近都是地精，她不該自己單獨出來。但是她說，她的命運都在帕拉丁還是誰的照拂之下，她會沒事的。」

卡拉蒙嘆了口氣，把酒舉到嘴邊。「這的確聽起來很像她──」

泰斯彎過身去把酒從他手中搶走。

「幹什麼──」卡拉蒙生氣地瞪著他。

「拜託！」泰斯拉著他。「我們得趕快走了！多謝你們幫忙。」他氣喘吁吁地把卡拉蒙拉到門口。「你們上次看見她是在什麼地方？」

「距離這里大約東方十哩處。你們會在酒店後面看到一條小路，是大路的分支。沿著路一直走，就會讓你到達那邊的森林。這條路以前是通往蓋特威的捷徑，現在太過危險，沒多少人敢走。」

「感激不盡！」泰斯把嘟囔著抗議的卡拉蒙推出門外。

「給我住手，那麼急幹嘛？」卡拉蒙氣得大吼，推開泰斯忙亂的手。「我們至少喫個晚餐──」

「卡拉蒙！」泰斯急躁得不停跳上跳下。「想想看！你還記得嗎？你還不知道她現在在哪里？距離這里東方十哩！你看──」泰斯扯開包包，拉出一大疊的地圖來。他急忙翻弄著，忙亂中掉得一地都是。「你看！」他最後終於說，一邊把一卷地圖打開，塞到卡拉蒙面前。

大漢瞄了一眼，試著讓眼睛聚焦。

「呃？」

「你看，這里是我們目前所在的地方，這是我最精確的估計了。這里是海文，在我們的南邊。過了這里是蓋特威。這里是我們剛剛談到的那條路，而這里──」泰斯指了指。

卡拉蒙揉揉眼睛。「闇──闇──闇黑森林（註２）。」他喃喃自語道。「闇黑森林，聽起來有點耳熟──」

「當然耳熟！我們差點死在那邊！」泰斯大喊著，不停地揮動手臂。「雷斯林出馬才救了我們──」

看見卡拉蒙皺起眉頭，泰斯連忙繼續道。「萬一她不小心走了進去怎麼辦？」他懇求道。

卡拉蒙凝望著眼前的森林，模糊的雙眼打量著荒草蔓生的小徑。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你的意思是要我去阻止她？」他嘟噥道。

「我們當然要阻止她！」泰斯說，突然停了下來。「原來你根本沒這意思。」坎德人瞪著卡拉蒙，柔聲道。「打從一開始，你就沒打算要去追她。你只準備要四處亂跑混個幾天，喝幾杯酒，和大家笑一笑。然後回到提卡身邊，告訴她你是個可憐的失敗者，期望她會像以往一樣再度收容你──」

「不然你覺得我該怎麼做？」卡拉蒙低吼道，試圖避開泰斯指責的眼神。「泰斯，我怎麼可能幫這個女的找到大法師之塔？」他開始抱怨。「我根本不想找到這個地方！我發誓我再也不願意靠近這個該死的建築！泰斯，他們在這里打垮了他。當他出來時，他的皮膚就變成那種奇怪的金色。他們給了他那雙被詛咒的雙眼，讓他看到的只有死亡。他們粉碎了他的健康，他每吸一口氣都必須伴隨著咳嗽。他們還逼他──他們逼他殺了我！」卡拉蒙哽咽了，雙手摀住臉，痛苦地啜泣著，全身害怕地發抖。

「他──他沒有殺死你，卡拉蒙。」泰斯一點辦法也沒有。「坦尼斯告訴過我，那隻不過是你的幻象。他那時又累、又害怕，在里面被嚇得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但卡拉蒙只是搖搖頭。軟心腸的坎德人也狠不下心來怪他。難怪他不想回去那里，泰斯懊悔地想。也許我該帶他回家。他這種狀況很難對任何人有什麼幫助。但是，泰斯接著想起克麗珊娜女士孤單一人在闇黑森林里亂闖──

「我曾經和那邊的靈魂談過話，」泰斯喃喃道，「但是我不確定它們記不記得我。而且那里還有地精。雖然我不怕牠們，但我不認為三打一，甚至四打一我會贏。」

泰索何夫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坦尼斯在這里就好了！半精靈永遠都知道該說什麼，該做什麼。他會讓卡拉蒙聽話。可是坦尼斯不在這里，坎德人腦袋里有個嚴肅、聽起來很像佛林特的聲音說──只能靠你了，你這個笨豬頭！

我不想扛起這個責任！泰斯在腦中抗議，等了片刻，看看有沒有人回答他──沒有。真的只剩他一個人。

「卡拉蒙！」泰斯試著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低沉，試圖模仿坦尼斯。「聽著，只要跟我們一起到威萊斯森林的邊緣就好了。然後你就可以回去了。到了那邊之後我們也許就安全──」

但是卡拉蒙沒在聽，他沉溺在酒精和自怨自艾中，靠著樹幹坐了下來。他嘴里喃喃囈語著，念著無名的恐懼，祈求提卡把他接回去。

「不要，噗噗！妳不可以走！我們就快到了！」

泰索何夫的耐心突然間用完了。坦尼斯不在這里，沒有人可以幫忙。這就像是他打破龍珠時一樣。也許他做的不對，但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事情。

泰斯走上前去，對著卡拉蒙的小腿使力踢出一腳。

「啊喔！」卡拉蒙吃了一驚。他又痛又迷惑地瞪著泰斯。「你幹嘛？」

泰斯又踢了他一腳做為回答，這次更用力。卡拉蒙痛得抱住小腿。

「嘿！現在好好玩！」噗噗說。她興高采烈地跑向前，對準卡拉蒙另一隻腳踢了過去。「噗噗留下來。」

大漢忍不住大叫。他踉蹌地站了起來，瞪著泰斯。「該死，泰斯，如果你再開玩笑──」

「這纔不是開玩笑，你這頭牛！」坎德人大喊。「我決定從你身上踢出一些理性，就是這樣！我已經受夠了你的自怨自艾！這幾年你所做的，就只有不停地自怨自艾！那個高貴的卡拉蒙，為了他忘恩負義的弟弟犧牲一切。那個深情的卡拉蒙，總是把雷斯林擺在第一位。看來，你可能根本都是裝出來的。我開始懷疑你一直都把卡拉蒙擺在第一位！也許雷斯林內心深處也知道我剛剛才發現的這個事實！你這麼做的原因只是因為你覺得比較好受！雷斯林根本不需要你，是你需要他！你的生活里一直少不了他，因為你不敢自己一個人過活！」

卡拉蒙的雙眼燃燒著怒火，臉色氣得蒼白。他慢慢站起來，握緊拳頭。「你這個小混蛋，這次太過份了──」

「我有嗎？」泰斯現在激動地跳腳。「嘿，卡拉蒙，這次給我聽清楚！你每次都在抱怨沒人需要你，你難道沒想過，雷斯林現在比以前還需要你嗎？還有克麗珊娜女士，她也需要你！你就只會站在那里，渾身的肥油像果凍一樣不停地亂抖，滿腦子都泡在酒精里面，變成一腦袋的豆腐渣！」

有一瞬間，泰索何夫也覺得自己太過份了。卡拉蒙蹣跚地走向前，五官扭曲在一起。噗噗尖叫著躲到泰斯背後。坎德人動也不動地站著，就像以前因為打破龍珠而被精靈們威脅要把他砍成兩半時一樣。卡拉蒙擋住了他的天空，吐出來的酒氣幾乎讓泰斯反胃。他不由自主地閉上眼睛。這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他不忍心再看到卡拉蒙痛苦、扭曲的表情。

他雙手環胸站著，等著鼻子被一拳打到腦袋後面去。

但是卡拉蒙沒有揮拳，反而傳來樹枝被撥開，重重踏在樹林里的腳步聲。

泰斯小心地張開眼睛，卡拉蒙已經走了，朝森林里的小路衝去。泰斯嘆口氣，開始追上去。噗噗從他的背後鑽出來。

「好好玩，」她表示。「噗噗還是留下來，下次再玩？」

「我想不會了，噗噗。」泰斯哀怨地說。「來吧，我想我們最好跟上去。」

「喔，好吧！」溪谷矮人展現出哲學家的一面，「會有別的遊戲的，還是一樣好玩。」

「是啊！」泰斯心不在焉地附和道。坎德人轉過頭，害怕酒店里的人聽到他們剛剛的對話，可能會惹出麻煩來。但眼前的景象卻讓他睜大了眼睛──

破杯酒店消失了。那個頹圮的房子，靠著一條鍊子掛著的招牌，矮人、獵人、酒保，甚至包括卡拉蒙拿來喝酒的杯子，通通都不見了。一切都如同一場噩夢般，消失在午後的空氣中。

【註】

１　雖然索拉斯和海文直線距離只有二十哩，但由於闇黑森林的關係，旅行者通常必須要繞遠路。

２　只有極少數有關闇黑森林的紀錄留存下來。它延伸在海文和索拉斯山谷之間所有的區域，里面的樹木間或座落在山脊之間。在北邊靠近雙峯（海文大道通往陰影谷一帶）是飛馬的故鄉──星光峽谷。中央則是樹精森林，往南則是半人馬丘。在樹精森林北邊是獨角獸林，也就是森林之王的居所。

## １─７

隨著你的心靈歌唱，

歌頌你恍惚的雙眼，

其貌不揚的阿珍變成美麗的阿花，

夜空中六個月亮齊放光芒。

歌頌水手的勇氣，

張開雙臂高歌，

紅寶石停靠在你的港灣中，

迎著大風再敬你三杯。

心如琴絃般高唱，

對著鍾愛的苦艾酒高歌，

對著搖晃的道路獻上一曲，

也不漏掉路邊的狗狗和牠的每根毛。

所有的女人都愛你，

所有的狗狗都是你的朋友，

你說的都是你想的，

迎著大風再來上三杯。

到了傍晚，卡拉蒙醉得口齒不清地大吼大叫。

泰斯和噗噗正好趕上看見大漢站在路中央，喝乾最後一滴矮靈酒。他仰起頭，試著把瓶子里的每滴酒都倒出來。當他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放下酒瓶後，接下來的動作竟然是失望地往瓶里看。他腳步蹣跚，持續地搖晃著瓶子。

「喝光光了。」泰斯聽到他不爽地低語著。

坎德人的心沉了下去。

「現在完蛋了。」泰斯傷悲地自言自語。「我沒辦法告訴他那個旅館消失了。現在他這樣告訴他根本沒用，只會讓事情更糟！」

但是，在他走上前拍卡拉蒙的肩膀之前，泰斯還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糟。大漢醉醺醺地轉過身來。

「什麼？是誰？」他飛快地打量著暗下來的森林。

「是我，低頭就可以看見了。」泰斯小聲道。「我──我只是想說我很抱歉，卡拉蒙，還有──」

「喔？喔──」卡拉蒙踉蹌地往後退，看了他幾眼，然後傻笑起來。「喔，你好啊，小傢伙。是個坎德人。」他的視線轉向噗噗。「還有一個溪──溪──溪谷矮輪。」他口齒不清地說，然後行了個禮，又問，「你們的大名素？」

「什麼？」泰斯反問。

「你們的大名素？」卡拉蒙神氣十足地重復一遍。

「卡拉蒙，你認識我的，」泰斯迷惑地說，「我是泰索何夫。」

「噗噗是我。」溪谷矮人眼睛一亮，回答道，很明顯地希望這是另外一個遊戲。「誰是你？」

「你知道他是誰的。」泰斯不耐煩地說，但是當卡拉蒙插嘴時，他差點嚇得把舌頭給吞下去。

「我是雷斯林。」大漢搖搖晃晃地鞠躬，故作嚴肅地說。

「在下──在下是一名偉大又很厲──很厲──很厲害的法師。」

「喔，拜託不要，卡拉蒙！」泰斯厭惡地說，「我說過我很抱歉了，你不要──」

「卡拉蒙？」大漢張大眼睛，隨即精明地瞇起眼。「卡拉蒙死了，我殺了他。很久以前在──在大華酥之塔。」

「天哪！」泰斯覺得透不過氣來。

「雷斯林纔不是他呢！」噗噗不屑地說。然後她停了下來，懷疑地看著他。「是他嗎？」

「不，不是！當然不是！」泰索何夫忍不住了。

「這遊戲不好玩！」噗噗堅定地說。「他不是對我好的漂漂人，他是胖醉鬼。噗噗回家。」她看著周遭的環境。「哪條路回家？」

「噗噗，不要鬧了！」到底發生什麼事？泰斯自怨自艾地心想。他搔搔自己的馬尾巴，用力拉一拉。有那麼短暫的瞬間，他以為自己是睡著了，四周都是一個夢境。但是他痛得流出淚水來，鬆了口氣。

可惜，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太過真實了，至少對他來說是這樣。但對卡拉蒙來說，可能就沒這麼真實了。

「你看！」卡拉蒙不停搖晃著，嚴肅地說道。「我要施展法術囉！」他舉起手，嘴里模糊不清地喃喃自語。「灰和塵，老鼠窩！不拉！」他指向一棵樹。「噗！」卡拉蒙自言自語地走向前。「燒起來！燒！燒！燒！火焰包圍，燒光光──就像那個可憐的卡拉蒙一樣。」他搖搖晃晃地往前走。

「所有的女輪都愛旅，」他高唱。「每隻狗狗都是旅的朋友。旅說的都是旅想──想的──」

泰斯扭挍著雙手，急忙追上去。噗噗蹣跚地跟在後面。

「樹樹沒有燒起來。」她認真地對泰斯說。

「我知道！」泰斯哀嚎著道。「只是──只是他的幻想而已。」

「他是爛爛法師，換噗噗。」噗噗在那個常常絆倒她的大袋子里摸索了許久，最後發出一聲勝利的低呼，抽出一隻死了非常久的老鼠。

「噗噗，現在不要──」泰斯開始覺得自己殘存的理性正慢慢地崩潰。前頭的卡拉蒙不再唱歌，開始大喊著要用蛛網把整座森林掩蓋起來。

「噗噗要說祕密魔法咒語了。」噗噗說。「泰斯不可以聽，聽了就不祕密了。」

「我不會聽的。」泰斯不耐煩地說，試著要追上前面的卡拉蒙。他雖然滿口胡言亂語，腳下的速度卻絲毫沒減緩。

「泰斯在聽嗎？」噗噗氣喘吁吁地跟上來問。

「沒有。」泰斯嘆著氣說。

「為啥不？」

「是妳告訴我不要聽的！」泰斯無助地大吼。

「但是泰斯如果不聽，怎麼知道什麼時候不該聽？」噗噗生氣地質問。「泰斯果然要偷祕密魔法咒語！噗噗回家。」

溪谷矮人立刻停了下來，轉身小跑步離開。泰斯急忙停下腳步──他看見卡拉蒙正扶著一棵樹，從聲音判斷可能是在召喚一羣惡龍。大漢看起來似乎一段時間內還不會出什麼差錯，坎德人壓低聲音咒罵，轉過身去追趕溪谷矮人。

「別走啊，噗噗！」他狂亂地大喊，抓住了一坨他誤認為是肩膀的破衣服。「我發誓，我絕對不偷妳的祕密魔法咒語！」

「泰斯已經偷走了！」她對他揮舞著死老鼠大叫道。「泰斯剛剛說出來了！」

「說什麼？」泰索何夫腦筋一片空白。

「就是祕密魔法咒語！泰斯剛剛說了！」噗噗憤怒地尖叫著。「泰斯看！」她拿出死老鼠，指著前面的小徑，開始大喊，「噗噗現在要說祕密魔法咒語了──祕密魔法咒語！你聽。現在就可以看到一些超強的魔法了。」

泰斯雙手抱頭，開始覺得天旋地轉。

「看！看！」噗噗用胖胖的手指指著前方，興奮地大喊。「看到了嗎？噗噗升了火。祕密魔法咒語從來不失敗。嗯，他真是爛爛魔法師。」

泰斯看著眼前的小徑，忍不住用力眨眼。小徑前方的確出現了火光。

「我一定要回坎德摩爾養老了。」泰斯喃喃自語。「我要買棟小屋子，或者和老朋友一起住幾個月，直到我覺得好一點為止。」

「誰在那里？」一個清澈、如同水晶般明亮的聲音問道。

泰索何夫立刻感到無比地輕鬆。「那是個營火！」他高興得快要瘋掉了。還有那個聲音！他急忙跑向前，在黑暗中往那一線光明跑去。「是我，泰索何夫．柏伏特。我已經──哇！」

那個哇的一聲是因為卡拉蒙用強而有力的臂膀把坎德人舉了起來，並且摀住他的嘴。

「噓！」卡拉蒙在泰斯的耳邊說。他噴出的酒氣讓泰斯又開始頭暈。「那邊有人！」

「嗚嗚哼哼哼！」泰斯拚命地掙扎，試圖掙脫卡拉蒙的雙手。坎德人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果然就是我猜的那個人。」卡拉蒙低聲說，一邊點頭對自己表示同意，手開始更用力。

泰斯眼前開始冒出各種各樣的火花。他奮力地扭動，用盡全身力氣試圖拉開卡拉蒙的雙手；如果噗噗沒有突然出現在卡拉蒙的跟前，泰斯短暫而精采的一生可能就此結束。

「祕密魔法咒語！」她尖叫道，並把死老鼠湊到卡拉蒙眼前。遠方的火光在老鼠空洞的雙眼中反射出光芒，白森森的牙齒也反射出陰冷寒光。

「媽呀！」卡拉蒙大叫著把坎德人丟了下來。泰斯重重地落在地上，不停喘氣。

「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冷冷的聲音說。

「我們──我們是來救妳──」泰索何夫暈頭轉向地站起來。

一個穿著白袍，披著白毛皮衣的人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小徑上。噗噗懷疑得抬起頭來。

「祕密魔法咒語。」溪谷矮人對著帕拉丁的神眷之女不停揮動著死老鼠。

「如果我看起來沒有非常感激的樣子，相信你們會諒解的。」當晚，克麗珊娜對著坐在營火邊的泰斯說。

「我知道，我很抱歉。」泰索何夫縮成一團，可憐地說。「我讓很多事情變得一團糟。我一向都是這樣。」他懺悔道。「有很多人常常說我會把人逼瘋，但這是我第一次真的把人弄瘋掉！」

坎德人吸吸鼻子，不安地看著卡拉蒙。大漢坐在營火旁，瑟縮在自己的披風中。他現在依舊還沒擺脫矮靈酒的影響，有時扮演卡拉蒙，有時擔任雷斯林的角色。當他是卡拉蒙時，他狼吞虎嚥，拚了命地把食物往嘴里塞。接著他又開始唱起一些十分低俗、露骨的民謠；噗噗高興得打起拍子，荒腔走板地應和著。泰斯內心有股衝動，想要跟著瘋狂大笑，不然就是找塊石頭躲起來，羞愧地慢慢死去。

但是，坎德人打了個寒顫，他決定要讓卡拉蒙脫離這種介於雷斯林和卡拉蒙之間的荒唐狀態。那轉變十分地突然，當歌正唱到一半時，卡拉蒙突然垮了下來，開始咳嗽，並且抬起頭，瞇著眼打量眾人，冷冷地命令他們閉上嘴。

「這不是你造成的。」克麗珊娜對泰斯說，一邊冷靜地看著卡拉蒙。「是他喝的酒。他不但癡肥、愚笨，而且還缺乏自制力。他讓他的慾望控制了他。他和雷斯林是雙胞胎，真奇怪，不是嗎？他弟弟是那麼地有自制力、聰明，是經過千錘百鍊的天才。」

她聳聳肩。「喔，這傢伙當然毫無疑問地值得同情。」她站起身，走到繫馬之處，從馬鞍上將鋪蓋捲給卸下來。「我會替他向帕拉丁祈禱的。」

「我很確定幫他祈禱不會有壞處，」泰斯懷疑地道，「但我更確定現在給他一些咖啡會更好。」

克麗珊娜轉過身，責難地看了泰斯一眼。「我想你不是有意要褻瀆的，所以我不會對你所說的話多做聯想。但是，麻煩你下次看事情時認真一點。」

「我是很認真。」泰斯抗議道。「卡拉蒙真的只需要幾杯濃濃的咖啡而已──」

克麗珊娜的眉毛陡然揚起；即使泰斯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惹惱了她，他還是閉上嘴靜靜地卸下自己的睡袋。他的心情可說是處在有史以來的最低點。他感覺自己彷彿又和佛林特一起坐在龍背上，在埃思特維德大平原作戰；那些龍不停地飛高衝低、旋轉俯衝，有好幾分鐘，天空在他的腳下，大地在他的頭上，然後──呼的一聲，一切都消失在白茫茫的云霧中。

他現在的感覺就像那時一樣。克麗珊娜竟然欣賞雷斯林，瞧不起卡拉蒙。泰斯不是很確定，但一切看起來都相反了。然後眼前又是卡拉蒙，卡拉蒙又忽然不是卡拉蒙了。前一分鐘酒店還好端端的，下一秒鐘就消失了。他要聽那段祕密魔法咒語才會知道什麼時候不可以聽那個咒語。然後他做了一個絕對符合邏輯的建議──要弄杯咖啡。結果竟然被當作褻瀆，還被人家罵得一塌糊塗！

「畢竟，」他拉著毯子對自己說，「帕拉丁和我是非常親近的朋友，祂絕對會明白我的意思的。」

坎德人嘆口氣，把捲起的斗篷當作枕頭躺了下來。噗噗──現在很相信卡拉蒙就是雷斯林──躺在大漢的腳邊呼嚕呼嚕地熟睡著。卡拉蒙靜靜地坐著，閉上眼睛，哼著小調。他偶而會咳嗽，甚至大聲叫著坎德人把魔法書帶給他，讓他閱讀他的魔法，但是現在似乎已經平靜下來了。泰斯希望他會慢慢精疲力盡，最後能夠睡著。

營火逐漸變弱了。克麗珊娜將墊被鋪在剛剛她收集來、為了隔離潮溼的松針上。泰斯打了個哈欠。她看來心情已經比較平復了一些。她選擇的紮營地點十分內行，既靠近小徑，附近又有一條清澈的小溪流過。而且她也知道不要踏進這片黑暗陰森的森林里──

陰森的森林──這讓他想到了什麼？泰斯發覺自己的意識開始模糊起來。陰森的森林。陰森──和陰魂交談──

「闇黑森林！」他警覺地坐起身。

「什麼？」克麗珊娜正準備和衣躺下來，不耐煩地問道。

「闇黑森林！」泰斯緊張地重復道。他現在完全清醒了。「我們現在很靠近闇黑森林。我們是要來警告妳的！那是個很可怕的地方。妳可能會不小心走進去。也許我們現在已經在里面了──」

「闇黑森林？」卡拉蒙睡眼迷濛地問。他有些神志不清地看著四周。

「胡說。」克麗珊娜女士舒服地躺下來，調整頭下的小枕頭。「我們不在闇黑森林里，至少還沒到。大概還要五哩左右。明天我們就會看到一條通往闇黑森林的路。」

「妳──妳想去那里！」泰斯吃了一驚。

「當然，」克麗珊娜冷冷地說，「我想去那里找森林之王幫忙。即使騎馬，從這里要到威萊斯森林也要好幾個月。銀龍和森林之王一起住在闇黑森林里，他們會載我到我的目的地去的。」

「但是那些鬼魂，古代死去的國王和它的手下──」

「──當它們回應召喚，對抗龍騎將時就已經不再受到詛咒了。」克麗珊娜的口氣很尖銳。「你應該好好讀一下戰史，特別是當你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時更不該錯過。當人類和精靈準備奪回奎靈那斯提時，闇黑森林的幽魂們和他們並肩作戰，因此打破了它們所受到的詛咒。它們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人看過它們。」

「喔！」泰斯感覺自己有點蠢。在四下打量一陣子後，他又坐回睡袋上。「我和它們說過話，」他若有所思地說。「它們非常禮貌，雖然有些來去匆匆，但是非常有禮。想到它們這樣就有點傷心──」

「我很累了。」克麗珊娜打斷他的話。「我明天還要趕路。我會帶著溪谷矮人繼續往闇黑森林前進。你可以帶著你醉醺醺的朋友回到──回到他有希望能夠找到幫助的地方。你現在可以回去睡覺了。」

「我們之中應該有人要──守夜吧？」泰斯遲疑地問。「那些獵人們說──」他突然住口，那些獵人是在一間消失的酒店里遇到的。

「胡說。帕拉丁會守護我們的。」克麗珊娜尖銳地說。她閉上眼，開始喃喃地念著祈禱文。

泰斯吞了口口水。「不知道我們認識的是不是同一個帕拉丁？」他問，腦海中浮現費資本的影像，頓時感到被一陣孤寂所包圍。但是他把聲音壓得很低，不想再被指控為褻瀆或諷刺。他躺下來，設法擠進毯子里，卻無法感到舒服。他最後只能清醒地靠著一棵樹坐著。春天的夜晚十分沁涼，卻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夜空清澈，沒有晚風來打擾眾人。樹木羣的枝葉搖動著，彷彿是在彼此交談，享受著生命力穿過它們在寒冬後復甦的枝椏。泰斯的手撫摸著地面，感覺綠草從腐敗的樹葉下鑽出頭來。

坎德人嘆了口氣。這是個美好的夜晚，為什麼他會覺得不安？是因為聲音的關係嗎？那是樹枝折斷的聲音嗎？泰斯吃了一驚，轉過頭來，屏住呼吸好讓自己聽得更清楚。沒有，什麼都沒有。抬頭看著天空，他看見帕拉丁的星座，那隻雄壯的白金龍，繞著吉力安的星座──平衡之天秤旋轉。在帕拉丁的對面，彼此監視的是黑暗之後──塔克西絲，邪惡的五頭龍。

「禰在天上好遠的地方，」泰斯對白金龍說，「禰有整個世界要照顧，又不只有我們。我很確定禰應該不會介意由我來照顧他們。當然，我沒有不尊敬的意思。我只是有個感覺，上面還有『其他的人』也在看著我們，我想禰知道我在說什麼。」坎德人打了個寒顫。「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感覺這麼奇怪。也許是因為很靠近闇黑森林，而且──我很顯然要為每個人負責！」

對坎德人來說，這是個很不舒服的想法。泰斯很習慣只要管好自己的生活，但是當他和坦尼斯等人旅行時，隊伍中總是會有其他的領隊。他們都是強壯、熟練的戰士──

那是什麼聲音？他這次絕對聽到什麼！泰斯跳起來，靜靜地站著，瞪視著眼前的黑暗。起先一片寂靜，然後一陣騷動，接著──

一隻松鼠，泰斯深深地嘆了口氣。

「既然已經起來了，我不如再加些木柴到火堆里。」他對自己說。他急忙走過去，看到卡拉蒙時不禁感到一陣心痛。如果卡拉蒙像以前一樣可靠的話，要在這片黑暗中守夜就簡單多了。但是，現在這個戰士閉著眼睛躺在地上，張著嘴，滿口酒氣地打著鼾。噗噗趴在他的腳邊，鼾聲和卡拉蒙的鼾聲混在一起。在他們的對面，克麗珊娜離他們盡可能遠一點，安詳地睡著，光滑的臉頰枕在自己的雙手上。

泰斯顫抖著嘆氣，把木柴丟進火堆中，看著火焰慢慢升起。他坐在火堆旁，仔細打量著四周漆黑的樹林。現在樹林的擾動在他耳中聽起來有些陰森詭異。緊接著，怪聲又出現了。

「松鼠！」泰斯立刻低聲說。

有什麼東西在陰影里移動嗎？發出很明顯的折斷聲──那絕對是樹枝脆斷的聲音。松鼠不可能做到的！泰斯的手在包包里搜尋著，直到找到一柄小刀為止。

整座森林在移動！樹木靠了過來！

泰斯試著要大聲警告眾人，但是一根細瘦的樹枝抓住了他的手臂──

「啊！」泰斯尖叫著用小刀戳刺抓住他的樹枝。

接著是一陣咒罵聲和呼痛的聲音，樹枝鬆了開來。泰斯呼了口氣，他以前從沒遇過會叫痛的樹木，這代表他們遇到的是活生生的敵人──

「有人偷襲！」坎德人踉蹌地後退。「卡拉蒙！救命哪！卡拉蒙──」

如果是兩年前，壯碩的戰士這時早已站起來，一手握著劍柄，準備隨時作戰。但在此時，泰斯努力地背對著火焰，手上的小刀是唯一的武器，唯一的希望──卡拉蒙，卻醉醺醺地翻了個身。

「克麗珊娜女士！」泰斯看見黑暗的陰影從森林中竄出，開始狂亂地大喊。「大家快醒來！拜託！趕快醒來啊！」

他現在可以感覺到火焰的熱度了。他斜眼看著步步進逼的陰影，一邊彎下腰抓起一根木柴──希望是沒著火的那一端。他舉起柴火，往前盲目地刺出去。

一名敵人突然衝了過來。泰斯拿著小刀揮舞，將對方逼了回去。就在那一瞬間，當他跳進火光的範圍內時，他看到了對方的外型。

「卡拉蒙！」他尖叫道。「龍人！」

克麗珊娜立即醒了過來；泰斯看見她坐了起來，睡眼惺忪地看著四周。

「營火！」泰斯趕忙對她大喊。「快靠近那堆火！」坎德人跨過噗噗，踢了卡拉蒙一腳。「龍人來襲！」他再度大喊。

卡拉蒙睜開一隻眼，然後是另一隻。他迷糊地張望四周。

「卡拉蒙！感謝上天！」泰斯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

卡拉蒙坐了起來，左右張望，完全搞不清楚狀況；但是他體內微薄的戰士血液讓他依稀可以感覺到危險。他步履不穩地站起來，握住劍柄，順便打了個嗝。

「什麼素？」他喃喃地說，試著將視力聚焦。

「龍人！」泰索何夫尖聲大叫，像是頭小惡魔般四處亂跳，瘋狂地揮舞著手中的小刀和柴火，幾乎成功地將敵人們給阻擋住。

「龍人？」卡拉蒙喃喃自語，不可置信地看著四周。然後他在漸漸熄滅的火光中看到一張扭曲的蜥蜴臉。他張大了眼睛。「龍人！」他大喊。「坦尼斯！史東！來我身邊！雷斯林，趕快施法！我們把牠們料理掉。」

卡拉蒙從劍鞘中抽出劍，踉蹌地走向前，接著摔了個狗喫屎。

因為噗噗還抓著他的腳。

「喔，不妙！」泰斯哀嚎道。

卡拉蒙躺在地上，不停地眨眼，試圖搞清楚到底是什麼打中了他。被粗魯吵醒的噗噗坐在地上開始嚎啕大哭，最後狠狠地在卡拉蒙的腳踝上咬了一口。

泰斯正準備去幫助卡拉蒙──至少將噗噗從他身上拉開──卻正好聽到一聲尖叫。克麗珊娜女士！該死！他把她徹底忘記了！他飛快地轉過身，看見牧師正和一個龍人激烈掙扎著。

泰斯飛也似地衝向前，瘋狂地刺著龍人。對方尖叫一聲，將克麗珊娜鬆了開來，步履不穩地往後退，最後在泰斯的腳邊化成石像。坎德人剛好在屍體石化前抽出了武器，避免小刀被卡在屍體內的厄運。

泰斯拉著克麗珊娜，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向倒在地上的卡拉蒙。卡拉蒙正尷尬地試圖甩掉纏住他大腿的溪谷矮人。

龍人開始縮小包圍圈。泰斯焦急地四處張望，發現周遭被龍人包圍得滴水不漏。但是為什麼牠們不全力搶攻呢？牠們在等什麼？

「妳還好吧？」他趁著空檔開口問克麗珊娜。

「還好。」她說。雖然她的臉色非常蒼白，但看來依舊非常冷靜，即使她有些受驚，卻還在控制的範圍內。泰斯看見她的嘴脣移動了幾下──也許是默念禱文。坎德人覺得自己的嘴脣一陣抽動。

「女士，拿著。」他把柴火塞進牧師的手中。「我想妳等會兒可能要一邊祈禱一邊戰鬥了。」

「伊力斯坦能，我也能。」克麗珊娜說，聲音微微地顫抖。

陰影中傳出了叫喊的命令，那聲音並不屬於龍人，泰斯分辨不出聲音的主人是什麼樣的人，他只知道光用聽的就讓他全身起雞皮疙瘩。可是他沒時間胡思亂想，龍人已經開始吐著舌頭衝向他們。

克麗珊娜笨拙地揮舞著柴火，足以讓龍人有片刻的遲疑。泰斯依舊徒勞無功地試圖將噗噗從卡拉蒙身上拔下來。但是最後幫了他們大忙的，反而是一名龍人。牠將泰斯推開，爪子碰上噗噗的背。

全克萊恩都知道溪谷矮人是以懦弱和徹底不可靠的戰鬥力著稱。不過，當他們被逼到無路可退的時候，他們可以像狂暴的老鼠一樣攻擊。

「吞吞族最厲害！」噗噗憤怒地尖叫著放開卡拉蒙的腳踝，狠狠地朝著龍人的腳咬下去。

噗噗沒有多少牙齒，但是剩下的牙齒都相當尖利。而且再加上她沒喫晚餐的渴望，因此她對龍人的攻擊威力不可小覷。

龍人發出可怕的叫聲。牠舉起劍，準備就此結束噗噗的小命──卡拉蒙卻正好亂揮著劍，試圖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意外地將牠的一隻手給砍了下來。噗噗坐了回去，舔舔嘴脣，似乎飢渴得準備挑選下一個目標。

「呀呼！卡拉蒙幹得好！」泰斯高興地歡呼，他的小刀如閃電般不停殺進殺出，攻擊著敵人。克麗珊娜一邊呼喊著帕拉丁的聖名，一邊擊中了一個龍人的腦袋，龍人倒了下去。

現在泰斯眼前只剩下兩三個龍人，坎德人開始燃起了希望。敵人們躲在火光照不到的地方，打量著踉蹌站起的高大戰士。如果只看他的影子，他依然和以往一樣驍勇善戰。在紅色的火光下，他的刀鋒閃耀著邪異的光芒。

「卡拉蒙，殺光牠們！」泰斯尖聲大叫。「打爛牠們的腦袋──」

卡拉蒙緩緩地轉過身來面對他，臉上帶著奇異的表情，泰斯的聲音卡在喉中。

「我不是卡拉蒙，」他柔聲說。「我是他的雙胞胎弟弟，雷斯林。卡拉蒙死了，我把他殺了。」大漢低頭看著手中的劍，彷彿受到刺激般將它丟在一旁。「我握著冰冷的鋼鐵幹什麼？」他沙啞地問。「我握著劍和盾就不能施法了！」

泰索何夫幾乎說不出話來，緊張地看著龍人。他可以察覺對方交換著陰險的眼神。牠們開始慢慢進逼，不過還是沒有將眼光從戰士身上移開，也許是提防某種陷阱。

「你不是雷斯林！你是卡拉蒙！」泰斯絕望地大叫，但是毫無作用。大漢的腦袋依然擺脫不了矮靈酒的影響。他的理性完全消失了。卡拉蒙閉上眼舉起手，開始吟唱。

「螞蟻窩．銀灰．書蟲。」他前後搖動著喃喃自語。

龍人奸笑的臉孔出現在泰斯眼前。一陣刀光閃過，坎德人覺得自己的腦袋疼痛地爆了開來──

泰斯躺在地上。帶著暖意的液體流下他的臉孔，讓他一隻眼睛睜不開來，也順勢流進了他的口中，嚐到了鮮血的滋味。

好累──好累──

可是他實在痛得受不了，根本睡不著。他不敢移動自己的頭，深怕一動腦袋就會裂成兩半。所以他動也不動地用一隻眼看著四周的景物。

他聽見溪谷矮人不停地尖叫，像是隻飽受折磨的動物，然後尖叫聲突然間中止了。他聽見低沉的呼痛聲，一聲強忍著的慘叫聲，以及一個龐大的身軀倒在他身邊的聲音。那是卡拉蒙，他的嘴角流著血，雙眼無神地看向遠方。

泰斯感覺不到任何悲傷，除了腦中劇烈的疼痛之外，他已經完全麻木了。他看見一名高大的龍人俯瞰著他，手中的利劍高舉，他知道敵人下一步就是要揮出致命的一擊。泰斯什麼都不想管──結束我的痛苦，他懇求著，快點結束。

接著，一陣白色的身影晃動，一個清澈的聲音呼喊著帕拉丁，龍人伴隨匆忙的腳步聲消失在森林中。白袍人跪在他身邊，泰斯可以感覺到對方輕柔地撫摸他，然後又聽到帕拉丁的名號。最後疼痛消失了，他抬起頭，可以看見牧師的手碰觸卡拉蒙，大漢的眼睛眨了眨，陷入安詳的沉睡中。

沒事了！泰斯興奮地想。牠們都走了！我們再也不會有威脅了。他感覺自己的手在顫抖，當牧師的醫療能量流過他的身軀後，他的感覺逐漸恢復。泰斯半坐起來，用一隻尚稱完好的眼睛看著四周。

有什麼東西靠近了。是那個東西召回了龍人，而此時那個東西正走入火光中。

泰斯試著警告同伴，但卻發出聲音來。他感覺一陣天旋地轉。有那麼一瞬間，他因為太過害怕而無法清晰思考，覺得有人把別人的冒險劇本和他的搞混了。

他看見克麗珊娜站了起來，白袍掃過他腦袋旁邊的泥土。她慢慢地往後退，那個東西則是步步進逼。泰斯聽見她開始向帕拉丁祈禱，但是僵硬的嘴脣再也無法開口。

泰斯絕望地試著閉上眼睛，恐懼和好奇心在他的小小身軀中不停交戰著。最後好奇心勝利了，泰斯用那隻完好的眼睛偷看，瞥見那恐怖的身影不停地靠近牧師。那個身影穿著索蘭尼亞騎士的盔甲，但是它的盔甲卻燒得焦黑。當它愈來愈靠近克麗珊娜時，那個身影伸出了一隻手，肢體的尾端並不是人類的血肉之軀，它說出來的話語也不是出自於人類的血肉。它的眼睛燃著橘色的火焰，透明的雙腿踏過火焰的灰燼。它被詛咒永遠待在現世的身軀中散發出難以想像的寒氣，泰斯覺得連骨髓都被凍結了。

泰斯害怕地抬起頭，他看見克麗珊娜遲緩地後退，而死靈騎士則緩慢、毫不遲疑地走向她。

騎士舉起右手，緩緩地舉起一根蒼白、透明的手指。

泰斯突然感覺一陣難以控制的恐懼攫住了他。「不要！」他全身顫抖著大喊，即使他無法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恐怖的事。

騎士開口了。

「滅！」

就在那一瞬間，泰斯看見克麗珊娜舉起手，抓住她掛在脖子上的護身符，一陣白光從她的手指中流瀉而出，接著她彷彿被那隻骷髏手指穿心而過一樣，全身無力地倒了下來。

「不要！」泰索何夫聽見自己的叫喊聲。他看見那雙橘眼目光灼灼地轉向他，一陣帶著寒意的黑暗，像是墓穴中的陰影般，將他的雙眼蓋住，同時也掩住了他的嘴──

## １─８

達拉馬戒慎恐懼地走進法師的研究室，手指緊張地沿著黑袍上所繡的咒語移動著，腦海中還不停默念著幾個防護性的咒語。一名年輕的學徒在靠近自己黑暗、強大的師父所居住的內室時，小心一點算是很正常的。但是達拉馬小心的程度遠遠超過一般人。因為他有自己的祕密要保護，而這個世界上讓他最感到害怕的，莫過於那雙金色的沙漏狀瞳孔。

但是，當達拉馬站在這扇門前時，在他恐懼的深層里，總是會感覺到有另一股興奮的情緒流過全身──他在這間研究室里看過太多美妙的事物──美妙的，或恐怖的──

當他在門前站定後，達拉馬舉起右手，在空氣中畫著復雜的圖形，並且念了幾句咒語。但沒有特別的反應，那扇門上面沒有任何魔法。達拉馬的呼吸平順下來，聽起來也許像是失望的嘆息。他的師父並沒在施展任何可怕、強大的魔法，否則雷斯林必定會在門上施展固定的法術（註１）。闇精靈（註２）低頭看著門縫，並沒有看見任何躍動的光芒從厚重的木門底下迸射而出。除了平常的香料和腐敗的味道之外，也沒有任何異常的味道。達拉馬將左手的五指張開貼在門上，耐心地靜靜等待著。

闇精靈吸了一口氣，門內就傳來柔聲的命令，「進來，達拉馬。」

達拉馬將自己安定下來，隨著眼前緩緩打開的門踏進房里。雷斯林坐在一張巨大古老的石桌旁，這張桌子巨大到可以讓居住在米薩斯的高大牛頭人躺上去，甚至還有餘裕的空間。這張石桌，包含整個研究室，都是雷斯林將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納歸已有之前就有的佈置。

這個巨大的陰暗空間比塔本身所能夠容納的空間還要大上許多。不過，闇精靈從來無法確定，到底是房間本身變大，還是他自己一進去就變小了。這里就像法師的書房一樣，四壁都是書籍。符咒和如蜘蛛般的文字寫在它們布滿灰塵的書背上。各種奇形怪狀的玻璃瓶罐放在房間四周的桌子上，里面鮮豔的內容物彷彿含有隱藏的力量一般，不停地沸騰。

這里，就在這個研究室中，強大、威猛的法術曾經被施展。就在這里，三種袍色的法師──善良白袍、中立紅袍和邪惡黑袍，聯手創造了龍珠，也就是雷斯林所擁有的那個神器。在這里，三種袍色的法師聚集起來，參與一場最終、絕望的戰爭，意圖拯救他們的高塔、最後的堡壘，免受伊斯塔教皇和暴民的摧殘。在這里，他們吃了敗仗；即使身懷能毀滅世界的法術，他們仍只能忍辱負重地離開。

法師們被迫離開這座塔，帶著魔法書和其他物品隱藏在威萊斯魔幻森林中的大法師之塔。當他們捨棄帕蘭薩斯這座塔時，也同時對這座塔下了詛咒。修肯樹林成為這座塔最強的捍衛者，直到，如同預言所說的一樣──掌握了過去與現世的強者回歸為止。

強者確實回來了，現在他坐在古老的研究室中，靠在一張在不可計數的古老年代中，從海底托起的巨石所雕成的桌子。桌面刻著許多隔離咒文，讓它得以不受外界任何會影響到法師工作的力量幹擾。桌面打磨得如鏡面般光滑。達拉馬可以看見桌上深藍色書冊的影像在燭火下搖曳，反射在桌面上。桌上散佈的是各種兼具恐怖奇特風格的物品──法師的法術藥材。這也是雷斯林目前正專注努力的目標，他此時正讀著法術書，低聲念誦著咒語，一邊用纖細的手指捏碎藥材，讓碎片流瀉進手中的小試管。

「夏拉非。」達拉馬用精靈語的「師父」來稱呼雷斯林。

雷斯林抬起頭。達拉馬（註３）感覺到那對金眸如同利箭般穿透他胸口，帶來一陣劇痛，恐懼的浪潮立即將他淹沒──『他知道！』這幾個字在他的腦海中不停迴蕩，但是內心的起伏從他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來。闇精靈英俊的外表依舊保持冷漠，沒有絲毫改變。他的雙眼毫不退讓地回應著雷斯林的目光，雙手並遵照禮儀收在袍子內。

這個臥底的任務危險到──當他們覺得有必要派出一名間諜混入時──沒有人願意主動要求任何人加入。他們都怕弄得滿身血腥，只敢徵求自願者。而達拉馬立刻接下了這個任務。

魔法是達拉馬唯一的歸宿。他原先出生於西瓦那斯提，但現在他不承認自己屬於這高貴的精靈族，而族中也徹底否認曾經有過這個人。出生於低階層的家庭，他只學到了一些最粗淺的魔法知識，更高等的魔法知識是保留給那些貴族的專利。但是達拉馬已經嚐到力量的滋味，這變成他渴望的目標。他暗中努力著，拚命吸取那些禁忌的知識，閱讀那些保留給高階精靈法師的書冊。黑暗之道最吸引他，因此，當他穿上任何正統精靈都不敢多看一眼的黑袍時，他從此被永遠地趕出了他的國度，他的家園。從此，他變成了闇精靈──遠離永恆之光的人。起初，達拉馬對此甘之如飴，因為他知道，黑暗中才有力量。

因此達拉馬接受了這個任務（註４）。當有人問他為什麼願意冒生命的危險，他冷冷地回答，「為了能夠和我輩中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師學習，我連靈魂都可以不要。」

「你的所作所為可能真的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一個悲傷的聲音回答。

這個聲音把達拉馬帶入深沉的回憶，那無邊的黑暗就如同這大法師之塔一般，深黑無盡。達拉馬強迫自己回過神來，回到現實。

「發生了什麼事嗎？」雷斯林柔聲問道。

雷斯林總是如此地輕聲細語，但是達拉馬曾經在這間研究室中看過他的夏拉非勃然大怒。當時閃電巨雷齊作，讓達拉馬失聰了好幾天。他目睹雷斯林用咒語召喚各種空間的形體，它們的鬼哭神嚎至今仍常在達拉馬的夢中盤桓不去。那天之後，達拉馬就沒聽過雷斯林揚高他的音調，他用無比輕柔的聲音，將心中的驚濤駭浪給鎮壓下來。

「外界的狀況出現了變化，夏拉非，需要您的分神。」

「是嗎？」雷斯林的頭又低了下來，專注地工作著。

「克麗珊娜女士──」

雷斯林戴著兜帽的頭迅速揚了起來。這景象讓達拉馬聯想到毒蛇抬頭注視獵物，使他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一步。

「什麼？快說！」雷斯林的話聲中帶著嘶嘶聲。

「您──您應該來看看的，夏拉非。」達拉馬開始結巴。「活物報告說──」

闇精靈講話的對象不見了，雷斯林一秒都不耽擱地消失了。

闇精靈顫抖著嘆氣，喃喃地念出會將他立刻傳送到師父身邊的咒語。

在大法師之塔下方的地底深處，是一個用魔法由高塔基石所雕鑿出來的空間。大法師之塔原先並沒有這個房間，這個被稱為「監視室」的地方是雷斯林一手建造的。

在這個冰冷房間的正中央是一池黑色，靜止不動的水。從那個邪異奇特的池子里竄起一柱藍色的火焰，火焰的高度直達屋頂，日夜不停地燃燒著。而在火焰旁，坐著的永遠是活物。

雖然雷斯林已經是克萊恩上現存最偉大的法師，但是沒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他的力量還不夠完備。當他走進這個房間時，他總是被迫承認自己力有未逮──這也是他盡可能避免來此處的原因。因為這里留著的，就是他失敗最明顯的證據──活物。

這些活物是被失控的魔法所創造出來的生物。他們被監禁在此處，服侍他們的創造者。這個房間地板遍佈不停流著血的生物組織，而他們就在池邊爬行著，承受永恆的煎熬。他們溼漉漉的身體給石板地鋪了一層噁心的地毯，只有當他們讓路給創造者時，外人才有可能看見被他們黏液所弄溼的地板。

不過，他們雖受著永不止息的痛苦，卻沒有任何抱怨。因為他們遠遠比在塔中飄蕩，被稱為死物的傢伙要幸運多了──

雷斯林彷彿是黑暗中出現的影子般，突然從虛空中出現在這個房間里。他的衣服上所縫的銀線映射著藍色的火光。達拉馬隨即也出現在他身邊，兩人並肩走到那池靜止不動的漆黑水邊。

「在哪里？」雷斯林問。

「主──主人，這里。」一個活物用畸形的觸手指著，口齒不清地說。

雷斯林急忙走到活物身邊，達拉馬寸步不離地隨侍在側。兩人的袍子在地板上拖行發出細微的聲響。雷斯林凝視著池水，示意達拉馬跟著做。闇精靈凝神看去，有一瞬間只看得見藍焰的反光，然後藍焰和池水合而為一，在兩者分離之後，他就出現在一座森林中。一個穿著不合身盔甲的高大人類男性，正在低頭看著一名穿著白袍的年輕人類女性。一名坎德人握住那女人的手，跪在她身邊。而那個男人的說話聲清晰得就如同達拉馬正站在他身邊一樣。

『她死了──』

『我──我不確定，卡拉蒙。我想──』

『相信我，我看過死人很多次了。她死了。這都是我的錯──我的錯──』

「卡拉蒙，你這個智障！」雷斯林咒罵道。「發生了什麼事？出了什麼差錯？」

當法師說話時，達拉馬看見坎德人突然抬起頭。

『你剛剛說了什麼嗎？』坎德人問那個正在挖土的男性人類。

『沒有，你聽到的是風聲。』

『你在幹什麼？』

『挖座墳，我們得安葬她纔行。』

「安葬她？」雷斯林苦澀地乾笑幾聲。「喔，當然，你這個白癡！你能想得到只有這樣！」法師氣沖沖地說。「要埋她？！我一定得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轉向那個活物。「你看到了什麼？」

「他──他們在樹──樹林里紮營，主──主人。」唾液的泡沫不停地從活物的嘴角往外湧，他的聲音幾乎很難分辨。「龍人殺──殺──」

「龍人？」雷斯林驚訝地復述。「靠近索拉斯？牠們是哪里來的？」

「我──我不知！我不知！」活物害怕地縮成一團。「我──我──」

「噓！」達拉馬出聲示警，將他師父的注意力轉回到池子里，坎德人正努力地爭辯。

『卡拉蒙，你不能埋葬她！她還──』

『我們沒有任何選擇。我知道這樣不妥當，但是帕拉丁會超渡她的靈魂的。我們不可以搭一座火葬堆，因為龍人還在附近出沒──』

『可是，卡拉蒙，你真的應該來這邊看看她！她的身上一點傷痕都沒有！』

『我不想看她！她死了！都是我的錯！我們要把她埋在這里，然後我就可以回去索拉斯了──回去挖我自己的墳墓──』

『卡拉蒙！』

『去找些花來，不要煩我！』

達拉馬看見大漢空手挖起地上溼潤的泥土，滿臉淚痕地往外扔。坎德人站在女子的屍體旁，遲疑著，臉上沾了許多乾涸的血液；他的表情則是混合了悲傷和懷疑。

「沒有瘀青，沒有傷口，突然出現的龍人──」雷斯林若有所思地皺起眉頭。接著，他突然跪在活物旁邊，那醜陋的生物不禁害怕得往後退。「說！告訴我一切。我一定要搞清楚纔行。為什麼沒有早點叫我進來？」

「龍──龍人殺──殺，主──主人，」活物的聲音痛苦地發抖。「但是大漢也殺──殺，後──後來大──大黑──黑來了！火焰眼──眼睛。我──我害怕。我──我害怕就跌──跌到水里──」

「我發現這個活物躺在水池邊緣，」達拉馬冷靜地報告，「當其他活物告訴我有奇怪的事情發生後，我就立刻趕到這里往池里看。我知道您對這個人類女子有特殊的計劃，我想您──」

「你做得很好。」雷斯林喃喃地說，不耐煩地打斷達拉馬的解釋。法師的金眼瞇了起來，薄薄的嘴脣緊抿著。可憐的活物感應到主人的怒氣，使盡全身力氣爬行，想離法師愈遠愈好。達拉馬也屏住呼吸。但是雷斯林的怒氣並不是針對他們而來。

「『大黑，火焰眼睛』！索思爵士！我的好姊姊，妳出賣了我。」雷斯林低聲說。「奇蒂拉，我聞到了妳的恐懼！妳這個膽小鬼！我本來可以讓妳成為這個世界的女王，我本來可以賜給妳無法估計的財富和力量。但是這一切都成了泡影。畢竟妳只是一隻柔弱、低能的小蟲！」

雷斯林靜靜地站著，盯視眼前的水池，思緒不停地轉動著。當他再度開口時，他的聲音十分柔和，卻帶有威脅。「我親愛的姊姊，我不會忘記這件事的。妳的運氣很好，我目前有更緊急的事得處理，不然妳就只能和妳手下的那個幽靈王一起作伴了！」雷斯林削瘦的拳頭緊緊握起，接著，他很明顯地努力讓自己放鬆了下來。「但現在要怎麼處理呢？在我老哥把牧師埋進泥巴前，我必須想個辦法！」

「夏拉非，發生什麼事？」達拉馬鼓起勇氣探詢。「這個──女人，她對您有什麼意義？我不了解。」

雷斯林惱怒地看向達拉馬，似乎準備要處罰他的無禮。但法師遲疑了一下，在將視線轉回方纔凝視的水池前，他金色的雙眼閃出一陣光芒，讓達拉馬退縮了一下。

「當然，徒弟。你應該知道所有的事。但是首先──」

雷斯林停了片刻。另外一個人影走進他們觀察許久的這片森林。那是名溪谷矮人，身上裹著一層又一層鮮豔的衣物，當她走路時，一個大包包拖在她身後。

「噗噗！」雷斯林低語道，難得一見的笑容出現在他臉上。「好極了。小傢伙，妳將有機會再度替我工作。」

雷斯林伸出手碰觸那靜止的池水。池子周圍的活物們都害怕地驚呼──因為他們看過許多同伴跌進這黑水中，隨後立刻枯萎起皺，隨著一聲尖叫化成一縷輕煙飄向天空。但雷斯林一點也不受影響，他只是喃喃念著咒語，緩緩抽出手。他的手指白得如同大理石般，一陣疼痛的神情劃過他的臉孔。他急忙將手伸進袍中的口袋里。

「看！」他得意地低語。

達拉馬瞪著水面，看著溪谷矮人走近那女子僵硬、毫無生命跡象的軀體。

『噗噗幫忙。』

『不行，噗噗！』

『泰斯不喜歡噗噗的魔法！噗噗回家。但是噗噗先要幫漂漂女士。』

「天殺的，這是怎麼回事──」達拉馬喃喃自語。

「看著就好！」雷斯林命令道。

達拉馬看著溪谷矮人的小胖手伸進她的大背包里，在摸索了幾分鐘之後，掏出一個噁心的東西──一隻死掉的僵硬蜥蜴，脖子上綁著一串皮繩。噗噗靠近那女子，當坎德人試圖阻止她時，她把蜥蜴對著他的臉上一送。坎德人一臉血污和哀傷，斜眼看了瘋狂挖地的卡拉蒙一眼，嘆口氣退了下去。噗噗跪在女子毫無生命跡象的軀體旁，小心地將蜥蜴放在她動也不動的胸口上。

達拉馬倒抽一口氣。

女子的胸口開始上下起伏，白袍微微地抖動。她開始平緩地呼吸。

坎德人尖叫出來。

『卡拉蒙！噗噗治好了她！她活過來了！你看！』

『什麼！』大漢停下手邊的挖掘工作，踉蹌地跑過來，看著溪谷矮人的表情露出恐懼和驚訝。

『蜥蜴藥！』噗噗得意地說。『每次都有效。』

「沒錯，我的小傢伙。」雷斯林臉上的笑容沒有消失。「如果我沒記錯，它治療咳嗽也很有效。」他對著靜止的水揮舞雙手，法師的聲音變成柔和的吟唱聲。「現在，睡吧，哥哥，免得你做出愚蠢的事。睡吧，坎德人。睡吧，噗噗。克麗珊娜女士，也睡吧，安心地待在帕拉丁保護妳的天堂里。」

雷斯林邊吟唱著，一邊比了個手勢。「出現吧，威萊斯森林。當他們沉睡之時，輕巧地來到他們身邊，對他們唱出你的魔幻之歌，誘引他們踏上你的神祕之路。」

法術結束了。雷斯林起身轉向達拉馬。「徒弟，你也來。」他的聲音中帶著一絲嘲諷，讓達拉馬打了個寒顫。「來我的研究室，我們該好好談談了。」

【註】

１　封鎖入口術：這個法術可以用魔法封鎖住金屬或石頭的門形入口。這個封鎖的魔法會讓這個門就像是被鎖住一樣難以打開。

２　龍槍中的闇精靈和其他世界中的黑暗精靈並不一樣，他們不是另一個種族，他們就是一般的精靈。這些精靈多半是西瓦那斯提或奎靈那斯提精靈，由於選擇了黑暗的道路而被同胞逐出。

３　達拉馬是個年輕的闇精靈，大約九十歲左右。以人類的年紀來說約莫是二十五歲。達拉馬是個擁有褐色長髮、褐色眼眸的英俊精靈，他擁有非常容易親近的人格特質。健康狀況也很好，全身肌肉健美，反應十分敏捷。

４　達拉馬這個技巧高超的年輕法師剛通過試煉。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擔任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主人雷斯林的學徒。

法師議會對雷斯林的提防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在他們的祕密集會中，他們要求有人自願擔任雷斯林的學徒，以便可以暗中監視他，達拉馬毫不遲疑地自願從事這個最危險的工作。

## １─９

達拉馬坐在法師的研究室里，正好就是奇蒂拉來訪時所坐的那張椅子。闇精靈比奇蒂拉當時的感覺還要不舒服，還要缺乏安全感。但是他的恐懼被自制力精準地控制住，讓他的外表看起來十分地自在冷靜。他精靈特有的蒼白臉色上出現了紅暈，這也許可以當作他有幸進入師父的研究室、喜不自勝的結果。

達拉馬常常進入這間研究室（註１），不過都不是在師父待在里面時。雷斯林傍晚會獨自一人在研究室里閱讀，研究書架上無數的書冊；沒有人敢在此時打擾他。達拉馬僅在白天時進入研究室，只有當雷斯林在別處忙碌時纔有機會。在這些時候，這名闇精靈徒弟被允許──不，應該說是必須──閱讀這些魔法書，不過只有其中的某些部份。深藍色的魔法書是他絕對不能碰的。

當然，達拉馬也曾經碰過一次。那封面的觸感冰得幾乎凍壞他的手掌。他不顧疼痛依然翻開了封面，但是隻看了一眼，他就立即合上書冊。里面的文字他一點也看不懂，且書上還有強力的結界，任何沒有關鍵法術的人，只要看得太久就會陷入瘋狂。

雷斯林注意到達拉馬凍傷的手，便詢問他是如何受傷的。闇精靈冷靜地表示是由於不小心打翻了調配的強酸所導致。大法師笑了笑，沒再多說什麼。兩人都能夠了解。

但，現在，他在雷斯林的邀請下進入他的研究室，能夠和他平起平坐，達拉馬再次感覺到那股恐懼和興奮夾雜的熟悉感。

雷斯林坐在雕工精緻的桌前，一隻手放在厚重的深藍色法術書上。大法師的手指下意識地撫弄著封面，順著銀色的符咒遊移著。雷斯林的眼睛定定地看著達拉馬。闇精靈在那道銳利的專注目光下並沒有退縮。

「你接受試煉時還非常年輕。」雷斯林突然柔聲說。

達拉馬眨了眨眼，這不是他所預期的問題。

「並沒有像您那麼年輕，夏拉非。」闇精靈回答。「我那時九十歲，換算成人類的年齡約莫是二十五歲。我記得您在接受試煉時，只有二十一歲。」

「的確。」雷斯林喃喃道。一陣陰影掠過法師的金皮膚。「我那時──二十一歲。」

達拉馬注意到放在法術書上的手突然因痛楚而握緊拳頭；他看見金色雙眸中暴射出光芒。年輕的徒弟並不因這樣的情緒外露而喫驚。每個想要邁入一窺魔法師殿堂之美的人都必須接受試煉。試煉舉辦的場地是在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試煉的內容則是由三個袍色的法師所決定。因為，很久以前，法師們就明白牧師所不能明了的一件事，如果要維持世界的平衡，天秤就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善良、中立和邪惡三者之間擺盪。讓任何一個擁有太大的力量──沒有例外──都會讓世界的規範傾斜，導向毀滅。

試煉是很無情的。在高階魔法、真正力量的泉源里，沒有笨拙者的容身之地。試煉的目的就是要永遠淘汰這些人，失敗的懲罰就是死亡。達拉馬的噩夢中時常會出現自己試煉的回憶，他很能理解雷斯林的反應。

「我通過了。」雷斯林低聲說，雙眸凝望那段已經逝去的過往。「但是當我離開那個可怕的地方時，我就變成你現在所看到的樣子。我的膚色泛金，我的頭髮雪白，我的眼睛──」他回到現實，定定地盯視達拉馬。「你知道我這雙沙漏之眸能夠看見什麼嗎？」

「不知道，夏拉非。」

「我看見時光對一切事物所造成的影響。」雷斯林回答道。「人類的血肉在我面前衰老，花朵凋謝枯死，巖石在我眼中風化成灰。我眼中所看到的盡是冬天。即使是你，達拉馬，」雷斯林的雙眼緊緊將徒弟攫住。「即使對時光流逝就像春雨落入大地一樣的精靈們，即使是在你年輕的臉孔上，達拉馬，我也看到了死神的印記！」

達拉馬打了個寒顫，這次他再也隱藏不住自己的情緒，他不由自主地往椅子內縮了縮。護盾術（註２）很快地出現在他腦中，同時──剋制不住地──一個攻擊用的魔法也蓄勢待發。愚蠢！他嘲笑自己，隨即迅速恢復理智，我手中有什麼魔法可以動他分毫的？

「的確，沒錯。」雷斯林喃喃道，像往常一樣回答了達拉馬內心的疑問。「克萊恩上沒有任何活著的生物有能力傷害我。當然更包括你，徒弟。但是你很勇敢，你常常在實驗室里隨侍在我身旁，毫不退縮地面對那些我從其他空間召喚來的形體。你知道只要我的呼吸稍有誤差，它們就會迅速地挖出我們的心臟，狂暴地啃食著，而我們只能無助地痛苦死去。」

「這是我的光榮。」達拉馬喃喃自語。

「的確是。」雷斯林心不在焉地回答，他的思緒流竄到其他的地方。然後他挑起一邊的眉毛。「你也應該知道，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我會先救自己，而不是你。」

「當然，夏拉非。」達拉馬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明白，這是我自願冒的危險。」闇精靈的雙眼隱隱生光，他忘記自己的恐懼，渴望地將身體移向前。「不對，夏拉非，是我主動爭取這些危險的！我願意犧牲一切，只為──」

「魔法。」雷斯林替他說完。

「是的！一切都是為了魔法！」達拉馬喊道。

「還有它帶來的力量。」雷斯林點點頭。「你很有野心。但是，我很想知道，你的野心有多大？也許，你想要統治你的同胞？或者混入某個王國，挾持國王做傀儡，享受他的財富？或者和某個邪惡勢力合作，就如同不久前的惡龍軍團？舉例來說，我的姊姊奇蒂拉就覺得你很有吸引力，若是能讓你待在她身邊，她會很高興的。如果你有牀笫之間專用的魔法，那就更好──」

「夏拉非，我不會褻瀆──」

雷斯林略揮了一下手。「開玩笑的，徒弟。但是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這其中有你的夢想嗎？」

「呃，當然有，夏拉非。」達拉馬遲疑片刻，感覺有些疑惑。這到底有什麼用意？也許可以提供一些他能利用的情報，但是他得剖析自己到什麼程度？「我──」

雷斯林打斷他的話頭。「是的，我已經快要說到重點了。我早就發現你的野心是什麼，難道你從來沒猜過我的目標嗎？」

達拉馬感覺一陣狂喜流過全身，這就是他被派來調查的目的！年輕法師緩緩回答，「我常常想，夏拉非。您那麼地強大──」達拉馬指著面前的窗戶，帕蘭薩斯夜晚的光輝流瀉進來。「這座城，索蘭尼亞的土地，這片安塞隆大陸隨時都等你取用。」

「整個世界都可以是我的！」雷斯林微笑著，嘴脣微張。「徒弟，我們曾看過滄海之外的土地，當我們看著那片火紅大海時，我們能看見那塊大陸和居住其上的居民。要控制他們可說是輕而易舉。」

雷斯林站起身走到窗戶旁邊，看著眼前廣闊的閃耀夜景。達拉馬感應到師父的興奮，便起身跟在旁邊。

「達拉馬，我可以把王國賞賜給你。」雷斯林柔聲說。他拉開窗簾，雙眼流連著那比天上星辰更溫暖的光芒。「我不只可以讓你統治你可悲的同胞，更可以讓你控制克萊恩上每一個角落的精靈。」雷斯林聳聳肩。「我還可以把姊姊賜給你。」

雷斯林轉過身，看著露出焦急神色的達拉馬。

「因為我根本不在乎這些。」雷斯林手一揮，讓窗簾落回原處。「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沒意義。我的野心超越了這些俗事。」

「但是，夏拉非，如果您連這個世界都不屑一顧，那就沒有多少其他的東西了呀！」達拉馬結巴地說，不明白師父的用意。「除非您已經看過那些我視力所不能及的其他世界──」

「其他的世界？」雷斯林沉思著。「有趣的想法。也許我以後會考慮這個想法的。但是，現在我不是這個意思。」法師暫停片刻，以手勢示意達拉馬靠近些。「你看過實驗室最後方的那扇大門嗎？那扇鋼門上有著內鑲金、外鑲銀的符咒？那扇無鎖的大門？」

「是的，夏拉非。」達拉馬回答，感覺一陣寒意直入骨髓，即使是身邊雷斯林所散發出的奇異熱度也無法抗衡。

「你知道那扇門通往何處？」

「是的──夏拉非。」聲音幾不可聞。

「那麼你知道為什麼它打不開嗎？」

「夏拉非，因為您打不開。只有強大的魔法和真正聖潔的力量結合在一起才能打開──」達拉馬閉上嘴，他的喉嚨被一股恐懼的感覺扼住。

「沒錯，」雷斯林喃喃道，「你也明白了。『真正聖潔的力量』。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需要她了！現在你知道我野心的深度和廣度了！」

「這太瘋狂了！」達拉馬喘息道，隨即羞愧地低下頭。「原諒我，夏拉非，我沒有不敬之意。」

「沒關係，你說的對。以我有限的能力來說，這的確是瘋狂的行為。」法師的聲音中隱含一絲苦澀。「這也是為什麼我準備要去旅行。」

「旅行？」達拉馬抬起頭。「去哪里？」

「不是哪里，而是何時。」雷斯林糾正他，「你聽過我提到費斯坦但提勒斯嗎？」

「夏拉非，我聽過許多次。」達拉馬說，他的聲音中幾乎帶著敬畏。「吾輩中最強之人。這些深藍色封面的里就是他的法術書。」

「不完全正確。」雷斯林喃喃道，一隻手比著整間書房。「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已經將它們從頭到尾讀過許多次了，自從黑暗之後將解讀這些書的關鍵交給我之後就不曾間斷過。但是這些書只讓我感到非常挫折！」雷斯林交握削瘦的手。「我看過這些法術書，發現其中有許多散佚──一整卷的書冊都消失了！也許是在大災變中被摧毀，或者是在其後的矮人門戰役（註３）──也是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演出中──被摧毀了。這些失散的書卷，這些他散佚的知識，將會給我所需要的力量！」

「所以您的旅程將會帶您──」達拉馬不可置信地停下來。

「回到過去，」雷斯林冷靜地接下去，「回到大災變之前的日子，當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力量正值頂峯之時。」

達拉馬感到一陣暈眩，他的思緒迷惑地翻攪著。他們會怎麼說？在他們那麼多的推測當中，絕不包括這一項啊！

「穩住，徒弟。」雷斯林柔細的話音似乎來自遙遠的彼方。「這嚇壞你了。要喝些酒嗎？」

法師走到桌邊，從水晶瓶中倒了一小杯血紅的液體，將它遞給闇精靈。達拉馬感激地接下杯子，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手微微顫抖著。雷斯林也為自己倒了一小杯。

「我不太常喝這麼烈的酒，但是今晚似乎應該來場小小的慶祝。敬──該怎麼說？一個擁有真正聖潔力量的人。那麼，就敬克麗珊娜女士吧！」

雷斯林啜飲著杯中的酒，達拉馬則一口喝乾。火熱的液體燒灼著他的咽喉，讓達拉馬忍不住咳嗽起來。

「夏拉非，如果活物的報告是正確的，索思爵士對克麗珊娜女士施展的是即死術（註４）；不過如今她仍活著。是您讓她復活的嗎？」

雷斯林搖搖頭。「不是，我只不過是讓她身上出現可見的生命跡象，好讓我親愛的哥哥不會埋葬她。我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但要推測出結果還不算困難。在看見死靈騎士之後，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神眷之女用她僅有的武器對抗這個法術，這個武器非常強大──帕拉丁的神聖護身符。天神保護了她，把她的靈魂轉移到神明居住的次元去，讓她的軀殼留在人間。這世界上沒有人──即使我也不行──能夠讓她的靈魂和身體再度結合。只有帕拉丁的高階牧師纔有這種力量。」

「伊力斯坦？」

「呸！那傢伙快病死了──」

「那麼您就失去她了！」

「沒有，」雷斯林輕聲說。「徒弟，你還不明白。由於我的大意，差點失去了控制，但是我很快就重新掌握了情況。不只是這樣，我還會反過來利用它。當我們談話的時候，他們正在前往大法師之塔的路上。克麗珊娜本來要去那里尋求法師的幫助。當她抵達時，她將會找到適當的協助，我的哥哥也是一樣。」

「您想要讓他們幫助她？」達拉馬迷惑地問。「她準備要消滅您啊！」

雷斯林靜靜地啜飲杯中的酒，仔細端詳年輕的徒弟。「達拉馬，多想想，」他柔聲說，「再多想一下你就會了解。但是──」法師放下空杯。「我佔用你太多的時間了。」

達拉馬看著窗外，紅月努林塔瑞正開始往山脈崎嶇的邊緣緩緩落下。時間已經快到半夜了。

「你必須趕快踏上你的旅程，並且在我明早離開之前趕回來。」雷斯林繼續道。「除了必須讓你保管的許多東西之外，臨別前我也必須交代一些事情。當我離開時，你理所當然地必須管理這個地方。」

達拉馬點點頭，隨即皺起眉。「夏拉非，您剛剛提到我的旅程？我沒有要去任何地方──」闇精靈突然住嘴，想起他確實必須要去某個地方，報告重要的情報。

雷斯林沉默地看著年輕的精靈，達拉馬臉上恍然大悟的表情反射在他鏡般的雙眸中。接著，慢慢地，雷斯林走向年輕的徒弟，黑袍摩擦著腳踝，發出柔細的聲音。達拉馬驚嚇得無法動彈。保護魔法從他的腦海中流失，他的腦中一片空白，什麼也看不見，只剩下一雙平板、冷漠的金色雙眼。

雷斯林慢慢地抬起手，輕柔地放在達拉馬的胸膛上，五隻手指尖微微接觸到達拉馬的黑袍。

達拉馬幾乎難以忍受這股疼痛，他的臉色死白，雙眼圓睜，掙扎著呼吸。但闇精靈無法脫離這隻恐怖的手。達拉馬被雷斯林的眼光完全控制，連尖叫聲都發不出來。

「一字不漏地告訴他們我對你透露的，」雷斯林耳語道，「以及你所推測的真相。也替我向偉大的帕薩理安致意──徒弟！」

法師抽回手。

達拉馬倒在地上，抓著胸口哀嚎。雷斯林跨過他的身體，看也不看一眼。闇精靈可以聽見他離開房間，黑袍摩擦的聲音，以及大門的開合聲。

在劇痛之下，達拉馬扯開袍子。五條血紅、隱隱生光的血痕從他的胸口往下流，浸溼了黑袍；五個流血不止、深不見底的血孔就烙印在他的胸口，彷彿是場邪異的惡作劇。

【註】

１　安塞隆的法師必須要把大部份的時間花在研究和學習上。這些法師不只是法術的操弄者，同時也是偉大的學者。

２　護盾術。在施展這個法術時，會有一個隱形的力場出現在法師面前。

３　矮人門戰役大約發生在大災變之後三十九年。

４　即死術。在施展即死術時，這法術會立刻消滅區域內生物的生命力，無法恢復。

## １─１０

「卡拉蒙！醒醒！醒醒！」

不要！我已經躺在自己的墳墓里了。地底下很暖和，又暖又安全。你吵不醒我的，你碰不到我。我躲在泥土里，你找不到我。

「卡拉蒙，你一定得看看這個！快醒來！」

一隻手撥開黑暗，拉扯著他。

不要，提卡，走開！妳會讓我又活過來，又要繼續受苦。妳應該讓我永遠在伊斯塔血海底下沉睡的。不過，現在我在這里終於找到了安寧，我要在自己挖的墳墓里安息。

『嘿，卡拉蒙，你最好醒過來看看這個！』

這些話！好熟悉。當然，是我說的！是好久以前我對雷斯林說的，當他第一次來到這座森林之時。現在我怎麼會又聽到這些話？除非我就是雷斯林──啊，這太──

有隻手在撥他的眼皮！兩隻手指試圖撬開他沉重的眼皮！這碰觸讓恐懼混入了卡拉蒙的血液之中，讓他的心臟開始急速跳動。「啊！」卡拉蒙緊張地大吼，試著要爬回泥土中；因為那隻被硬生生打開的眼睛看到了一張巨大的臉──溪谷矮人的臉！

「卡拉蒙醒來了！」噗噗回報。「拉著，」她對泰索何夫說，「你拉住這隻眼睛，我打開另一隻。」

「不要！」泰斯急忙大叫。泰斯把噗噗從戰士身上拉開，悄悄地把她推到身後。「呃──妳去弄些水來。」

「好主意！」噗噗蹣跚地跑開。

「沒──沒事了，卡拉蒙。」泰斯跪在大漢身邊，輕拍著他。「那隻不過是噗噗。我很抱歉，但是我在──呃，在注意其他的──你等下就會看到──我忘了看住她。」

卡拉蒙呻吟著用手摀住臉。他藉著泰斯的幫助緩緩地坐起身。「我夢到我死了。」他低沉地說，「然後我看到那張臉──我知道完蛋了。我在無底深淵里了。」

「你可能寧願現在真是在那邊。」泰斯悶悶不樂地說。

卡拉蒙注意到坎德人不尋常的嚴肅態度，立刻抬起頭。「為什麼？你是什麼意思？」他沙啞著問。

泰斯避開這個問題，反問道，「你覺得怎麼樣？」

卡拉蒙皺起眉。「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我頭很暈。」大漢喃喃道。「我真希望沒有這種感覺──就這樣。」

泰索何夫若有所思地打量他許久，接著慢慢將手伸進包包里，拿出一個裝在小皮袋里的瓶子。「拿著，卡拉蒙，」他靜靜地說，「如果你真的需要。」

大漢的眼睛一亮。他飢渴地伸出顫抖的手，一把搶走瓶子。他拔開瓶塞，嗅了嗅，露出笑容，把瓶口湊到嘴邊。

「不要這樣瞪我！」他慍怒地命令泰斯。

「對──對不起。」泰斯臉紅了起來。「我──我去看看克麗珊娜女士。」

「克麗珊娜──」卡拉蒙放下瓶子，嘴里感覺不到任何味道。他揉揉惺忪的雙眼。「對啊，我忘了她了。好主意，你去看看她的狀況。事實上應該要把她帶離這里，你和那隻全身都是臭老鼠味的溪谷矮人也一樣！快滾，不要來煩我！」卡拉蒙再度高舉起瓶子，猛灌一大口。他咳了片刻，放下瓶子，用手背擦乾嘴角，愣愣地看著泰斯。「快滾！全都給我滾！不要煩我！」

「對不起，卡拉蒙。」泰斯靜靜地說。「我真的很希望我們可以，但我們無能為力。」

「為什麼？」卡拉蒙大吼。

泰斯深吸一口氣，「因為，如果我沒記錯雷斯林告訴過我的故事，現在威萊斯森林已經找到我們了。」

有那麼片刻，卡拉蒙瞪視著泰斯，滿布血絲的雙眼圓睜。

「這不可能。」須臾之後他說，聲音幾乎有如耳語。「我們離那里還有好幾哩！我和小雷上次花了──花了幾個月才找到威萊斯森林！大法師之塔還在離這里很遠的地方！照著你的地圖來看，它甚至要越過奎靈那斯提。」卡拉蒙怨恨地盯著泰斯。「這該不會又是那張說塔西斯還靠海的舊地圖吧？」

「有可能，」泰斯急忙把地圖捲好，藏到背後，遲疑地說。「我有好多張──」他忙亂地轉移話題。「但雷斯林說這是個魔法森林，所以我猜可能是它主動找到我們，如果傳說沒錯的話──」

「這的確是個魔法森林。」卡拉蒙喃喃地說，他的聲音低沉而顫抖。「也是個恐怖的地方。」他閉上眼，搖搖頭。突然，他抬起頭，臉上露出狡猾的神情。「這是個騙局，對吧？想騙我不要喝酒的騙局！哼，這沒用的──」

「這不是騙局，卡拉蒙。」泰斯嘆口氣，指著附近。「你看，這就是雷斯林對我描述過的地方。」

卡拉蒙轉過頭，看見眼前的景象，回想起關於弟弟的痛苦回憶，不禁打了個寒顫。

他們所紮營的草地，原先是離道路有一段距離的空地，四面環繞著楓樹、松樹、核桃木，甚至還有一些白楊樹。這些樹正開始發芽，卡拉蒙在挖掘克麗珊娜墓穴時，曾經抬頭看過這些樹。那時枝椏在晨光中閃動著春天翠綠的光芒，野花在樹根附近茂密地生長著，它們都是早春會盛開的花朵──報春花和紫羅蘭。

如今，當卡拉蒙四下望去時，他依舊可以看見這些樹木包圍著他們──至少在三個方向上是這樣；而剩下的一方──南方──樹的類型改變了。

這些樹大多已經枯亡，肩並肩整齊地排列著。當旁觀者更仔細觀察時，他會看見在許多角落還有幾株未枯的樹，彷彿是一名將軍監視著沉默的部隊。陽光無法穿透這座森林，濃密的毒霧環繞著樹木，遮擋了光線。這些樹本身看起來扭曲、變形，巨根像是挖入地層的獸爪，沒有微風拂動它們枯死的枝葉。但最讓人不寒而慄的是──森林里有東西在移動！卡拉蒙和泰斯眼睜睜地看著森林里的陰影，在空洞的樹幹、荊棘間無聲地流動。

「哪，你看這個。」泰斯說。坎德人不理卡拉蒙的警告，筆直地跑向森林。當他這麼做的時候，樹木讓了開來，出現一條小徑，通往森林黑暗的中心。「很難相信吧！」泰斯高興地大叫，在踏入森林之前急停下來。「當我後退時──」

坎德人往後退，樹幹又再度合攏，形成一扇濃密的屏障。

「你說的對，」卡拉蒙聲音粗嘎地說，「這的確是威萊斯森林。它當初也是在某一天的早晨，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低下頭。「我不想進去。我試著要阻止小雷，但是他根本不害怕！樹木在他面前讓開，他就這麼進去了。『走在我身邊，哥哥，』他告訴我，『我會讓你毫髮無傷的。』我以前對他說過多少次這樣的話？而那時他根本不害怕！反而是我怕得不得了！」

卡拉蒙突然抬起頭。「我們趕快離開這里！」他狂亂地用顫抖的手抓起睡袋，一不小心將瓶子里的酒撒在毯子上。

「沒用的，」泰斯簡單地說。「我試過了，看。」

坎德人背對樹林，往北走。樹木沒有移動。但是，無法解釋地，泰索何夫變成往森林走去！不管他怎麼努力，怎麼亂轉，最後他總是毫無選擇地走向迷霧環繞的可怕森林。

泰斯嘆口氣，站到卡拉蒙身邊。坎德人面色凝重地看著大漢滿是淚痕的臉和紅腫的雙眼，他緩慢地伸出手，放在戰士曾經強壯的臂膀上。

「卡拉蒙，你是我們之中唯一來過這里的人！你是唯一知道路的人。而且，還不只這樣。」泰斯指著前方，卡拉蒙轉過頭來。「你剛剛問我克麗珊娜女士怎麼樣了──她就在那邊。她還活著，但卻又好像死掉了。她的皮膚冰得嚇人，眼神僵直。她還在呼吸，心臟也在跳動，可是給人的感覺就好像在她身體里運送的是精靈保存屍體的防腐劑！」坎德人顫抖著深吸一口氣。

「卡拉蒙，我們一定得幫她纔行。也許那邊──」泰斯指著森林深處。「那些法師們可以幫助她！我抱不動她。」他無助地舉起手。「我需要你，卡拉蒙。她也需要你！我認為你算是欠她一次。」

「她受傷是我害的嗎？」卡拉蒙氣沖沖地說。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泰斯說，一邊揉著眼睛。「我想這不是任何人的錯。」

「不對，的確是我的錯。」卡拉蒙說。泰斯抬頭看向他，聽見卡拉蒙聲音中有種他已經很久沒聽到的特質。大漢愣愣地站著，看著手中的酒瓶。「是該面對現實的時候了。我之前都把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雷斯林、提卡──但是其實我心里一直都知道，是我自己的問題。我作過一個夢，夢到自己躺在墓穴里，我才知道，這已經是谷底了！我不能再墮落下去──要嘛我就只能躺在那邊，等其他人把土倒在我臉上，就像我埋葬克麗珊娜那樣，不然我就只能自己爬出來。」卡拉蒙長長地嘆口氣。接著，他突然下定決心，把軟木塞回瓶口，將酒瓶交給泰斯。「拿著，」他柔聲說，「我可能要爬很久才能回到地面，可能也會需要很多幫助。但是，我不再需要這樣的幫助了。」

「喔，卡拉蒙！」泰斯拚命伸長手臂，盡量抱住大漢的水桶腰。「我並不真的害怕這個陰森森的地方。我剛剛只是在想，我一個人都不知道要怎麼穿過這片森林，更別提還要帶著克麗珊娜女士──喔，卡拉蒙！我好高興你恢復正常了！我──」

「乖，乖。」卡拉蒙尷尬地紅著臉，輕柔地將泰索何夫推開。「沒事了。我不確定我能幫上多少忙，我第一次來這里時快要嚇死了。但是，你說的對。也許那些法師可幫忙克麗珊娜。」卡拉蒙臉色一正。「也許他們也能回答一些有關小雷的問題。那個溪谷矮人到哪里去了？還有──」他低頭看著腰帶。「我的匕首呢？」

「什麼匕首？」泰斯輕巧地溜開，注意力都集中在森林上。

卡拉蒙臉色凝重地伸手抓住坎德人，視線移向泰斯的腰帶，泰斯也跟著低頭看去，驚訝地睜大眼睛。

「你是說這把匕首嗎？天哪！不知道它是怎麼跑到這里來的？」他若有所思地說，「我敢打賭是你在打鬥時不小心弄掉它了。」

「是啊！」卡拉蒙喃喃地說。他嘟噥著拿回匕首，正準備放回腰間時，突然聽見身後傳來一陣腳步聲。他警覺地轉過頭，一大桶冰水不偏不倚地澆在他頭上。

「卡拉蒙醒過來了。」噗噗把水桶丟在一旁，驕傲地宣告。

卡拉蒙一邊試著把衣服晾乾，一邊觀察著眼前的樹林，過去的痛苦回憶又湧上心頭。最後，他嘆了一口氣，起身檢查武器，穿好護甲。泰索何夫立刻跑到他身邊。

「我們走吧！」他迫不及待地說。

卡拉蒙停下腳步。「走進森林嗎？」他絕望地問。

「廢話，當然囉！」泰斯驚訝反問。「不然會是去哪里？」

卡拉蒙雙眉深鎖，嘆口氣，緩緩地搖搖頭。「不行，泰斯。」他沙啞說道。「你要待在這里照顧克麗珊娜。沒錯，你看！」他趕忙設法塞住坎德人一連串的抗議聲。「我只不過是要稍微走進森林里去──呃，看看狀況。」

「你認為里面有東西，對吧？」泰斯指責道。「這也是你為什麼不想讓我進去的原因！你打算要自己走進去，里面將會有一場大戰，你會殺死它，而我會錯過所有的好戲！」

「我可不這麼認為。」卡拉蒙喃喃地說，憂心地看著被霧氣籠罩的森林，下意識地把劍綁得更緊一些。

「至少告訴我，你認為里面有什麼嘛！」泰斯說。「而且，你看，假設萬一你被它殺死了，我該怎麼辦？那時我可以進去了嗎？我應該要等多久？它──這麼假設好了，五分鐘殺得死你嗎？十分鐘？我不是認為你一定會被打敗啦！」他看見卡拉蒙的眼睛睜大，急忙加上一句。「但是我真的應該知道，我的意思是說，因為你準備讓我負責剩下的事情──」

噗噗懷疑地看著眼前邋遢的戰士。「噗噗覺得──兩分鐘，兩分鐘就會幹掉他。要不要打賭？」她看著泰斯。

卡拉蒙惡狠狠地瞪著兩個人，又嘆了口氣。畢竟泰斯說的沒錯。

「我不確定會有什麼狀況，」卡拉蒙喃喃地說。「我──我記得上次，我們──我們遇到一個──一個靈體。它──小雷──」卡拉蒙沉默不語。「我不知道你們該怎麼做。」幾分鐘之後他說。他垂頭喪氣地轉過身，慢慢朝森林走去。「我想，你們只能盡全力吧！」

「噗噗猜里面有好大的蛇，噗噗覺得只會撐兩分鐘。」噗噗對泰斯說，一邊不停地翻弄袋子里的東西。「泰斯準備拿什麼做賭注？」

「噓！」泰斯看著卡拉蒙走開，柔聲說。接著，他搖搖頭，小跑步到克麗珊娜身邊坐下來，後者躺在地上，雙眼無神地看著天空。泰斯溫柔地把牧師的白色兜帽拉起，蓋在她頭上，避免陽光直接照在她臉上。他徒勞無功地試著把克麗珊娜的雙眼合上，但她的肌膚彷彿凝固成了大理石一般。

在森林里，雷斯林彷彿緊緊跟隨著卡拉蒙。戰士幾乎可以聽見弟弟紅袍摩擦的聲音──在以前它還是紅色時！他可以聽見弟弟的聲音，永遠都細柔、低微，卻都帶著對朋友們的嘲諷。可是卡拉蒙以前都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他覺得自己能明白，或者以為自己明白。

隨著卡拉蒙的靠近，森林里的樹木突然移動起來，就如同坎德人之前靠近時一樣。

就像我們以前靠近時一樣──那是多少年前了，卡拉蒙心想。七年？只有七年嗎？不對，他傷悲地想。這已經過了一輩子，對我們兩個來說，都有一輩子那麼久。

當卡拉蒙來到森林邊緣時，大霧沿著樹根流了出來，從腳踝滲進那種冰冷徹骨的寒意。樹木寂靜地瞪著他，枝椏痛苦地扭曲著。他想起西瓦那斯提變形的樹林，這又帶回許多關於弟弟的回憶。卡拉蒙呆立片刻，看著眼前的森林。他可以清楚看見等待著他的黑影。只是這次，這次沒有雷斯林可以幫忙抵擋這些陰影了。

「在我進入威萊斯森林之前，我從來不害怕任何東西。」卡拉蒙低聲對自己說。「上次我會進來只是因為你和我在一起，小雷，是你的勇氣讓我繼續往前走。沒有你，我要怎麼走進去？這是魔法。我根本不了解魔法！我根本無法和它對抗！這還有什麼希望？」卡拉蒙舉起手遮住雙眼，試圖避開這些恐怖的景象。「我沒辦法進去，」他可憐兮兮地說。「這對我期望太高了！」

他將劍出鞘，握在手上。他的手不停地發抖，幾乎沒辦法握穩劍。「哈！」他自暴自棄地說。「看到了嗎？我連小孩子都打不贏，這對我要求太高了。沒希望，沒希望了──」

『戰士，在春天之時，當天氣溫暖、樹木翠綠時，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希望。在夏天，當樹林里灑滿金色陽光時，也很容易找到希望。秋天，當楓紅片片時，也很容易找到希望。但是在冬天，當寒風凜冽、天空灰暗時，樹木會全部枯萎嗎，戰士？』

「是誰在說話？」卡拉蒙大喊著，瘋狂地看著四周，顫抖的手緊抓住劍。

『戰士，當大地冰封、陷入黑暗時，樹木會怎麼樣？它們會往下紮根，戰士。它們會不停地往下挖，直到根部深入溫暖的地心。在那里，樹木可以找到維持它們度過陰暗冰冷的動力和養分，讓它在春天有機會重新復甦。』

「那又怎麼樣？」卡拉蒙質疑道，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一步，打量著周圍。

『你正處在生命中最冰冷的寒冬，戰士。因此你必須要深深地往下挖，才能找到讓你度過冰寒黑暗的力量。你已經沒有春天的生命力和夏天的活力，你必須從自己的心、靈魂中找到能夠幫助你的力量。最後，你才會像森林一樣，在春暖花開時重生。』

「你說得可好聽──」卡拉蒙皺眉道，打從心底不相信這些有關春天和樹木的廢話。但話還沒說完，一口氣就突然卡在喉中。

森林在他的眼前逐漸改變了。

原先扭曲變形的樹枝在他的眼前挺直起來，指著天空，不斷成長、往上伸展。卡拉蒙把頭不斷地往後仰，幾乎要站不穩，卻還是看不到樹頂。這些就是白楊樹，在惡龍大肆破壞之前，索拉斯所種植的樹。就在他眼前，奇蹟發生了，已死的樹枝綻放出生命來──綠色的小芽慢慢長大，綻放出閃閃發光的綠葉來，再緩緩轉變成夏天金黃的顏色──他深吸一口氣的時間，季節就在他的眼前轉變。

毒霧消退了，樹根旁的盛開花朵發出甜膩的香氣。樹林中的黑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照在搖曳枝椏上的陽光。當陽光灑在樹葉上時，婉轉的鳥叫聲隨著花香飄送。

休息吧，森林。休息吧，綠色的家園。

我們將不再生長，不再腐敗，樹木永保長青。

熟透的水果永不落下，清澈的流水靜止不動。

如同玻璃一般，如同在此處的靜謐之心一般澄澈。

在這些枝椏下，一切都陷入永恆的靜止中。

蟲鳴鳥叫，人世愛戀，都留在森林之外。

跟著熱情，失去的記憶一起塵封。

休息吧，森林。休息吧，綠色的家園。

光中有光，如同黑暗般不肯罷休的光。

枝椏底下沒有陰影，

因為陰影已經被遺忘在光的暖意，和綠葉的香氣之中。

我們將不再生長，不再腐敗，樹木永保長青。

這里無比靜謐，音樂也無法打破這寂靜。

在這世界想像的邊緣，純淨充滿了所有的知覺。

我們終於有了安身之所。

熟透的水果永不落下，清澈的流水靜止不動。

淚，乾在我們的臉上，或是安詳地停滯下來。

停滯在這個充滿光的園地里。

如同楓一般，如同在此處靜謐之心一般澄澈。

休息吧，森林，休息吧，綠色的家園。

我們將不再生長，不再腐敗，樹木永保長青。

熟透的水果永不落下，清澈的流水靜止不動。

如同玻璃一般，如同在此處的靜謐之心一般澄澈。

卡拉蒙的眼中充滿淚水，這首歌的情境美得如同利劍般穿透了他的心──還有希望！他可以在森林里找到所有的答案！他會找到他需要的幫助。

「卡拉蒙！」泰索何夫興奮地跳上跳下。「卡拉蒙，棒極了！你是怎麼做到的？你是在聽鳥叫嗎？我們快點走，快點！」

「克麗珊娜──」卡拉蒙緩緩轉過頭。「我們得做個擔架纔行。你得來幫我──」在他把話說完之前，突然驚訝地瞥見兩名白袍人從金黃的樹林中走出。白色兜帽遮住他們的面孔，讓卡拉蒙看不清他們的長相。兩人在他面前微微行禮之後，走到克麗珊娜躺著的草地上。兩人輕易地將她扛起，走到森林邊緣，同時停步，期待地看著卡拉蒙。

「我想他們是在等你先走，卡拉蒙。」泰斯興奮地說。「你先走，我去把噗噗拉過來。」

溪谷矮人站在草地中央，疑懼地看著森林；卡拉蒙看著眼前的白袍人，突然也有了類似的感覺。

「你們是什麼人？」他問道。

他們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站著，等待著。

「誰理他們是什麼人啊！」泰斯不耐煩地拉住噗噗，一路拖過來，她的背包也跟著拖了過來。

卡拉蒙皺著眉。「你們先走。」他對白袍人比著手勢。對方依舊沉默，動也不動。

「你們為什麼要等我進森林？」卡拉蒙後退一步。比著手勢。「去啦！把她帶到塔里去。你們可以幫助她。你們不需要我──」

對方依舊沒回答，但其中一人舉起一隻手指著前方。

「快來啦，卡拉蒙。」泰斯急切地說。「你看，他們好像在邀請我們耶！」

『哥哥，他們不會管我們的──我們受到了邀請！』這是雷斯林七年前說的話。

「這是法師的邀請，我不信任他們。」卡拉蒙柔聲復誦七年前的回答。

突然，空氣中充滿了奇怪、陰森、如同耳語般的笑聲。噗噗害怕地抱緊卡拉蒙的大腿。連泰索何夫看起來也有點心不在焉。然後有個聲音出現了，和卡拉蒙七年前聽到的回答一模一樣。

『包括我在內嗎，親愛的哥哥？』

## １─１１

可怕的幽靈愈來愈靠近她。克麗珊娜被她從未曾經歷過的一股恐懼包圍了，她以前絕不相信會有這種恐懼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當克麗珊娜瑟縮在這恐懼前時，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死亡──自己的死亡。這不是她以前一直盼望著要飛往應許之地時，那種被祝福的死亡。這是慘烈的痛苦和不停嚎叫著的黑暗，被迫要永遠日夜忌妒生者的詛咒。

她試著呼喚他人的幫助，卻發不出聲音。反正也不會有任何人來幫她。酒醉的戰士倒臥在自己的血泊中，她的醫療神技保住他一命，但他卻必須睡上好幾個小時才能恢復。坎德人不可能幫得上忙，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她對抗這──

那黑影繼續不斷地往前走，愈來愈靠近。快跑！她的腦中不停地尖叫著，但四肢卻失去移動的力量。她只能夠勉強往後爬，她的身體似乎靠著自我意志在移動，完全不受控制。她甚至連要把視線轉移開來都做不到。橘色閃爍的光芒，緊緊攫住她的視線。

它舉起手，一隻幽靈爪。她可以看穿這隻手；事實上，她甚至可以看穿它整個人，直接看到背後的陰影。銀月高掛天空，但漆黑的索蘭尼亞護甲所反射的卻不是天上的光，這個邪惡的靈魂似乎靠著腐敗的能量來散發自身的光芒。它的手愈舉愈高，克麗珊娜明白，當它的手舉到和她的心臟一樣高時，她就會死去。

克麗珊娜透過因害怕而僵硬的嘴脣，喊出一個名字，「帕拉丁！」她祈禱著，但恐懼依舊沒有離開，她依舊無法將視線移開這雙橘紅的火眼。不過她的手還是慢慢地移到脖子上。她一把抓住脖子上的護身符，把它扯了下來。她感覺自己的力量正在緩緩地流失，意識逐漸模糊；克麗珊娜舉起手，白金護身符捕捉到索林那瑞的光芒，散發出藍白色的眩光。那邪惡的靈體說了，「滅！」

克麗珊娜感覺自己慢慢地往下落。她的身體撞擊到地面，但又穿透過去，不停地往下掉──往下掉──閉上眼睛──睡著──作夢──

她出現在一個全由橡樹所構成的樹林里。死白的手緊握她的雙腳，渴望鮮血的大口對她嘶吼著。黑暗彷彿永無止盡。樹木嘲笑她，搖動的枝椏發出毫不留情的笑聲。

「克麗珊娜。」一個輕柔的聲音說。

是什麼？是什麼東西從橡樹的陰影中呼喚她？她能看見這個身影站在空曠處，披著黑袍。

「克麗珊娜！」那聲音又出現了。

「雷斯林！」她感動地啜泣。克麗珊娜踉蹌地逃開橡樹林，步履不穩地躲過那些恐怖的骷髏爪，最後終於感受到他支持的臂膀，她甚至還可以感覺到纖細手指的熱度。

「不要害怕，神眷之女。」那聲音溫柔說道。克麗珊娜在他的臂膀中顫抖著，安心地閉上雙眼。「妳已經通過了考驗。妳安全地通過了這個樹林。沒什麼好怕的，妳有我給妳的護身記號。」

「是的。」克麗珊娜喃喃地說，手撫弄著他親吻過的前額。接著，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剛剛經歷過的景象，而且自己竟然在對方面前失態，便立刻把法師的手推開。她往後退了幾步，冷然地看著他。

「你為什麼要用這麼可怕的東西把自己團團圍住？」她質疑道。「你為什麼會需要這些──這些守衛呢？」她的聲音中帶著些許無法控制的顫抖。

雷斯林輕鬆地看著她，金色的雙眼在法杖的光芒下隱隱生光。「妳又是用什麼方法來保護自己？」他問。「假如我踏上你們的聖地，我將會受到多少折磨？」

克麗珊娜本來準備毫不留情地反擊，但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的確，像神殿這種奉獻給帕拉丁的聖地，如果有任何敬拜黑暗之後的使徒踏上這些土地，他們就會知道觸怒帕拉丁的下場。克麗珊娜看見雷斯林微微一笑，嘴脣微微抽動。她感覺自己的臉開始發燙。他怎麼敢這樣對待她？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嘲弄她！從來沒有任何人讓她陷入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中！

自從那天傍晚，她在阿斯特紐斯的住所和雷斯林會面以來，她就再也沒辦法將他的影像趕出腦海。她開始期待拜訪這座塔的行程到來，卻又忍不住感到害怕。她把和雷斯林之間所有的對話都告訴了伊力斯坦，除了──除了他賜給她的「護身記號」外。不知道為什麼，她沒辦法告訴伊力斯坦，雷斯林碰過她，甚至親──不，還是不要讓他知道比較好。

伊力斯坦已經夠低潮了。他認識雷斯林，很久以前就認識了──法師就是當初將他從帕克塔卡斯，猛敏那的監獄中救出來的英雄之一。伊力斯坦從來不喜歡雷斯林，更別說信任。不過，本來也就沒有任何人信任他。聽說法師換上黑袍時，伊力斯坦並不感到驚訝。克麗珊娜轉述帕拉丁的警告時，他也不驚訝。他驚訝的是克麗珊娜竟然要和雷斯林會面。他驚訝，而且更提高警覺的是，克麗珊娜竟然被邀請前往大法師之塔拜訪雷斯林。這座塔現在可說是全克萊恩上邪惡的中心。伊力斯坦其實不願意讓克麗珊娜前去，但是諸神的教誨訓誡他要尊重別人的自由意志。

他告訴克麗珊娜他的想法，後者尊敬地聆聽。但是她依然被一種自己也無法明白的力量所吸引──雖然她告訴伊力斯坦這是為了「拯救世界」。

「這世界運轉得好好的。」伊力斯坦神情凝重地回答。

但克麗珊娜並沒有聽進去。

「進來吧！」雷斯林說。「小酌幾杯會讓妳忘卻這可怕的經歷。」他專注地打量著她。「妳很勇敢，神眷之女。」她從他的話中聽不出任何嘲弄的意味。「很少人能夠逃過這恐怖的樹林。」

接著他轉過身──克麗珊娜感到十分慶幸，她發覺自己此時的雙頰因他的稱讚而泛紅。

「靠近我。」他走在前面，一邊回頭說，黑袍發出輕柔的摩擦聲。「待在我法杖的光芒下。」

克麗珊娜照著指示做了，同時注意到自己的白袍在法杖之光下，彷彿冰冷的銀月般，正好和雷斯林黑天鵝絨袍下所隱藏的溫熱成對比。

他帶著她穿過恐怖的大門。她好奇地看著這兩扇門，腦海中浮現了邪惡法師將自己穿刺在門上，並用最後一口氣詛咒這座塔的恐怖故事。她可以感覺到身邊有某種東西在移動。不只一次，她回頭一望，感覺到冰冷的手放上她的脖子。不只一次，她從眼角瞥見了什麼東西，當她轉身要看清楚時，卻又什麼都看不見。嗆鼻的濃霧從地面升起，霧中混雜著腐敗的味道，讓她感覺到一陣寒意。她開始不由自主地發抖，就在此時，當她回頭一看，一雙飄浮的眼睛定定地盯著她。她急忙跑向前，抓住雷斯林的手臂。

他好奇地打量著她，臉上微微的笑意讓她的雙頰又紅了起來。

「沒有害怕的必要，」他說，「我是這里的主人，我不會讓妳受到任何傷害。」

「我──我不是害怕，」雖然她知道雷斯林能夠感覺到自己在發抖，但她還是不願意承認。「我不過是──沒踏穩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

「請恕我大意，神眷之女。」雷斯林說，克麗珊娜不確定他現在的話聲中有沒有諷刺的意味。他停下腳步。「讓妳獨自在這塊不熟悉的地方摸索真是失禮，我應該要幫妳才對。妳現在覺得好走了些嗎？」

「不煩你操心，已經好多了。」在那奇異雙眼的注視下，她羞紅了臉。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笑了笑。她低頭不敢直視他，兩人就這樣繼續走著。在兩人抵達塔的大門前，雙方都沒開口。那扇不起眼的木門上刻著一些奇異的符號。雷斯林沒說話，也沒做出任何克麗珊娜能察覺的動作，但是，兩人一靠近時，門就緩緩地打開了。光線從里面流瀉而出，克麗珊娜感覺這股光帶來了暖意，緊張的情緒逐漸放鬆。一開始，她並沒有看見光芒中有一個隱約的身影。

當她看見的時候，她停下腳步，警覺地往後退。

雷斯林用瘦長、熾熱的手指碰碰她的手。

「那是我的徒弟，神眷之女，」他說，「達拉馬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至少現在還是。」

克麗珊娜不了解他最後一句話的用意，因為她根本沒有用心聽，所以沒發覺他聲音中隱含著的嘲弄。有活人住在這里的事實讓她太過驚訝。我怎麼這麼笨，她埋怨自己。我把這個人當成什麼樣的怪獸？他只是個人，不過如此而已。他是人類，有血有肉的人類。這想法讓她放鬆下來。她對著那學徒優雅地伸出手，就像接受新進神職人員的致意一樣。

「這是我的徒弟，達拉馬。」雷斯林指著對方。「這位是克麗珊娜女士，帕拉丁的神眷之女。」

「克麗珊娜女士。」學徒語氣沉重地說，同時微微鞠躬，將她的手湊到脣邊。接著他抬起頭，原先遮住他面孔的兜帽落了下來。

「精靈！」克麗珊娜吃了一驚，她忘記收回自己的手，依然放在精靈的手中。「但，這不可能，」她困惑地說，「精靈不可能服侍邪──」

「神眷之女，我是闇精靈。」學徒說，克麗珊娜注意到他的語調中帶有一絲傷感。「至少，我的同胞是這樣叫我的（註１）。」

克麗珊娜尷尬地喃喃道。「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

她結巴地說不出話，一時間感到手足無措。她幾乎可以聽見雷斯林暗地嘲笑的聲音。她又再一次的在他面前驚慌失措。她生氣地把手抽離學徒冰冷的手，同時另外一隻手也放開了雷斯林。

「達拉馬，神眷之女剛才完成一段非常疲累的旅程，」雷斯林說，「請帶她到我的研究室，倒杯酒給她潤潤喉。請原諒，克麗珊娜女士──」法師點頭示意。「我必須先去處理一些事情。達拉馬，這位女士如果有任何需要，都馬上照辦。」

「當然，夏拉非。」達拉馬尊敬地回答。

雷斯林離開後，克麗珊娜沉默無言，壓力消失之後，一陣倦意隨即湧上。這一定和與死敵搏鬥的戰士獲勝後所感覺到的疲憊一樣。她靜靜地隨著學徒走上一連串的樓梯，悄悄觀察著。

雷斯林的研究室和她想像中的完全不同。

我期待什麼？她自問。當然不是這間靜謐、放滿各種書籍的小房間。傢俱精巧而且舒適，壁爐中燃著溫暖的火焰；這正是剛離開修肯樹林的人最需要的東西。達拉馬倒給她的酒也非常香醇。當她啜飲著美酒時，暖意似乎慢慢地滲進她的身體中。

達拉馬搬來了一張小巧、雕工精緻的桌子，放到她的右手邊。桌上擺著一盤新鮮的水果和冒著熱氣的香軟麵包。

「這是什麼水果？」克麗珊娜拿起一顆水果，好奇地打量著。「我以前從來沒看過這種水果。」

「當然沒有，神眷之女。」達拉馬微笑回答。她注意到這年輕學徒的笑意和師父不同，它們會反射在雙眼之中。「這是夏拉非從米薩斯島上運來的。」

「米薩斯？」克麗珊娜驚訝地說。「但是這幾乎在世界的另一邊了！牛頭人居住在那邊，牠們不會讓陌生人進入的！是誰拿來的？」

她腦海中突然浮現牛頭人運送這美味水果的情景，只好匆忙地把水果放回盤中。

「嚐嚐看，克麗珊娜女士，」達拉馬聲音中不帶任何情緒，「您會發現它其實很可口的。夏拉非的健康狀況非常微妙，他能入口的食物並不多。他平常只吃這種水果、麵包和水。」

克麗珊娜的疑懼開始消退。「好的。」她喃喃道，雙眼不由自主地看向大門。「他非常虛弱，對吧！而且又咳得那麼厲害──」她的聲音充滿同情。

「咳嗽？喔，是的，」達拉馬很快地回答。「他──的咳嗽。」他並沒有多說什麼，如果克麗珊娜覺得這不尋常，她也很快就忘記了。

學徒站了片刻，等著招呼她任何的需求。但克麗珊娜沒開口，他便鞠躬道，「女士，如果您沒有什麼要吩咐的，請容我退下。我自己也有一些研究要做。」

「當然，我在這里很好，不需要你費心。」克麗珊娜突然回過神。「他是你的老師囉？」她下意識問道。現在換她專注地注視達拉馬了。「他是個好老師嗎？你有從他那里學到什麼嗎？」

「他是吾輩中最有天賦，也最有成就的人，克麗珊娜女士。」達拉馬低聲說。「他不但聰明、自制，技巧又非常純熟。從以前到現在只有一個人可以和他媲美，那就是偉大的費斯坦但提勒斯。而且，我的夏拉非還更年輕，只有二十八歲。如果他活下去，他甚至可能──」

「如果他活下去？」克麗珊娜復誦道，隨即又對自己聲音中流露出來的關切感到厭惡。關切是很正常的，她安慰自己，畢竟他也是神的子民。所有生命都是可貴的。

「這門學問充滿危險，女士，」達拉馬說，「現在，請容我告退──」

「當然。」克麗珊娜喃喃道。

達拉馬再次行禮，輕緩退出房間，關上大門。克麗珊娜把玩著手上的杯子，看著火爐中的火焰，陷入思考中。她沒聽見門打開的聲音──如果門有打開的話。她感覺有手指輕觸自己的頭髮，她打了個寒顫，掃視四周，卻發現雷斯林就坐在她背後書桌旁的高背椅上。

「妳有什麼需要嗎？妳還滿意嗎？」

「是──是的。」克麗珊娜結巴地回答，飛快地把酒杯放下，以免讓他看見自己的手在顫抖。「一切都很好。事實上，真的很舒適。你的學徒，達拉馬？他滿有魅力的。」

「可不是嗎！」雷斯林說。他將雙手的指尖輕觸，微微地靠在桌上。

「你的手真漂亮，」克麗珊娜下意識地說道。「看起來是這麼纖細而優雅。」她突然發現自己的失態，雙頰飛紅，結巴地說，「但──但是我──我想這是你的學問所必須的──」

「是的。」雷斯林笑了，克麗珊娜覺得這次真的看到他發自內心的快樂。他對著火光舉起手，「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就可以用這雙手來娛樂別人，或是讓我的哥哥喫驚；即使在那時候，這雙手就已經學會不少技巧。」雷斯林從袍子的暗袋里拿出一枚金幣，將它放在指節上，毫不費力地讓金幣在手上舞動著。它在他的手上消失又出現，時而躍上天空，又從另一隻手出現。克麗珊娜驚訝地欣賞著。雷斯林瞥了她一眼，她發現他臉上的笑容被傷痛所取代了。

「是的，」他說，「這是我唯一的技巧，這是我唯一的天賦。這讓其他的小孩很高興，也是唯一讓他們不揍我的方法。」

「揍你？」克麗珊娜遲疑地問。他話中的痛苦讓她感同身受。

他沒有立刻回答，只是愣愣地看著手上的金幣。然後，他深吸一口氣，「我可以想像妳的童年。」他喃喃地說。「妳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他們是這麼告訴我的。妳一定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只要妳想要的，就會送到妳手上。妳被人溺愛、崇拜、照顧。」

克麗珊娜沒有回答，她突然覺得有一股猛烈的罪惡感襲來。

「而我的童年和妳多麼不同啊！」那痛苦的笑容再度出現。「我的綽號叫作狡詐鬼。我又病又虛弱，而且又太聰明了。他們都是白癡！他們的理想小得可憐──就像我哥哥一樣，腦中想的只有怎麼喫飽！而我姊姊又只知道用劍去達成她的目的。沒錯，我是很虛弱。沒錯，他們保護著我。但是，有一天，我發誓有一天我會不需要他們保護！我將會靠自己，靠我的天賦──魔法力量而功成名就！」

他的雙拳緊握，臉色蒼白。突然間，他咳嗽起來，那讓人為之顫抖的咳嗽聲，讓他的身軀也跟著抽搐。他從口袋掏出手絹，擦去嘴角流出的血。

「這就是我為了魔法所付出的代價。」等到他可以開口時，他說。「他們粉碎了我的身體，給我這雙被詛咒的眼睛，讓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有死亡和衰老。但，這是值得的，非常值得！這換來的是我終身所追求的力量！我不需要他們了，我再也不需要任何人。」

「但這是邪惡的力量！」克麗珊娜關心地靠向雷斯林，說出肺腑之言。

「是嗎？」雷斯林突然說，聲音輕細。「野心邪惡嗎？尋找力量，尋找可以控制其他人的力量邪惡嗎？如果這些行為都算是邪惡，那麼，克麗珊娜女士，恐怕妳必須脫下白袍，換上黑袍才對。」

「你怎麼這麼大膽？」克麗珊娜震驚說道。「我纔不──」

「啊，但是妳的確是。」雷斯林聳聳肩。「如果妳沒有對等的野心，妳是不可能這麼努力地在教會里工作的。」現在換他靠向前。「妳是不是常常會自問，我的存在應該有更偉大的目標？我的命運將會和其他人不同！我可不願就坐在這里，等時間慢慢流逝。我想要控制、操縱、改變這個世界！」

克麗珊娜被雷斯林的目光緊緊攫住，無法開口，無法移動。他怎麼會知道？她害怕地自問。難道他能看穿我的心事？

「這樣邪惡嗎，克麗珊娜女士？」雷斯林輕柔地追問，不肯輕易放棄。

克麗珊娜緩緩搖著頭。她慢慢舉起手摸著熱燙的額頭。不對，這不是邪惡，這不像他描述的那樣。但是有什麼東西不對勁。她太迷惑了。她腦海中只有一個重復出現的念頭──我和他！我們多麼相像！

他沉默片刻，等著她回答。她得要說些什麼。她急忙啜一口酒，讓她有時間重新整理混亂的思緒。

「也許我有這些慾望。」她試著找出適當的字眼。「但，即使是這樣，我的野心也不是為了自己。我用我的技能和知識來幫助他人。我協助教會──」

「教會！」雷斯林發出不屑的聲音。

克麗珊娜的困惑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冷的怒火。「沒錯。」她回答，再度感覺到自己受到虔誠信仰的保護。「是善良的力量，帕拉丁的神力將邪惡驅逐。我尋求的是那個力量。是驅逐──」

「驅逐邪惡的力量？」雷斯林反問。

克麗珊娜眨眨眼，她的思緒讓她失言了。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當然，就是──」

「但是邪惡和苦難依然留存在這個世界上。」雷斯林繼續道。

「就是因為像你這種人！」克麗珊娜激動地說。

「啊，妳錯了，神眷之女，」雷斯林說，「這跟我的所作所為一點關係都沒有。妳看──」他一隻手示意牧師靠近，另一隻手則伸進袍子的密袋中。

克麗珊娜突然警覺到這有些可疑，並沒有靠近，只是小心地看著他拿出來的東西。那是個小圓水晶球，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玩的彈珠一樣。雷斯林把它放在一個銀製的架子上，但是這顆透明的水晶球比精緻的架子小了很多，似乎搭配不起來。接著，克麗珊娜大喫一驚，那顆水晶球開始變大！或者是她自己在變小？她不能確定，但水晶球現在已經剛好可以放在銀架上。

「看看里面。」雷斯林柔聲說。

「不要。」克麗珊娜往後退，害怕地看著圓球。「這是什麼？」

「龍珠。」雷斯林毫不退讓地看著她。「這是克萊恩上僅存的一顆龍珠。它服從我的命令，我不會讓妳受到傷害的。克麗珊娜女士，往里面看──除非妳害怕真相。」

「我怎麼知道它讓我看的是真相？」克麗珊娜反問，聲音中帶著明顯的顫抖。「我怎麼知道它不會照著你的意思欺騙我？」

「如果妳知道龍珠是多久以前的產物，」雷斯林回答，「妳就會知道它是由三種袍色的法師，白袍、黑袍和紅袍法師所打造的。這不是邪惡的工具，也不是善良的工具。它們既是萬有，也是全無。妳戴著帕拉丁的護身符──」話聲中又開始帶著嘲諷。「妳的信仰也很虔誠。難道我能讓妳看見妳不想看的東西嗎？」

「我會看見什麼？」克麗珊娜低語道，好奇心和一種奇妙的感覺吸引她靠近。

「是妳眼睛看見，但是腦子拒絕相信的事實。」

雷斯林將他纖細的手指放在龍珠上，念誦著命令的咒語。克麗珊娜遲疑地靠近龍珠。一開始她只看見龍珠內部有一團不停旋轉的綠色，其他什麼都沒有。然後她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龍珠里面有雙手！有雙慢慢伸出來的手──

「不要害怕，」雷斯林喃喃道。「這雙手是來找我的。」

的確，當他說話時，克麗珊娜注意到龍珠里的那雙手伸出來，握住雷斯林的手。隨後影像就消失了。狂野、擾動的色彩突然開始在龍珠里面轉動著，讓克麗珊娜感到一陣暈眩，接著它們消失了，她最後看見──

「帕蘭薩斯！」她驚訝地說。她可以看見整座城市浮在晨霧之中，像是一顆明珠般。接著整座城開始向她靠近，讓她有種往下掉落的感覺。她飛快地進入新城，飛躍城牆，到達舊城。帕蘭薩斯的神殿出現在她眼前，美麗、祥和的聖地沉睡在晨光的照撫下。然後她飛過了神殿，俯視一座高牆。

她屏住呼吸。「這是什麼？」她問。

「妳從來沒看過嗎？」雷斯林回答。「妳沒注意過這些靠近聖地的小巷子嗎？」

克麗珊娜搖搖頭。「沒──沒有。」她斷斷續續地回答。「但，我一定有看過。我一輩子都住在帕蘭薩斯，我知道所有的──」

「不對，女士。」雷斯林說，他的手指輕撫著龍珠光滑的表面。「不對，妳幾乎一無所知。」

克麗珊娜無法回答。很明顯地，他說的是事實，因為她的確沒看過城市的這個部份。這里的巷道中都是垃圾，發出一股讓人掩鼻的氣味。早晨的陽光也無力穿透這些看來病懨懨、隨時要倒下的建築物。克麗珊娜現在認出了這些建築，她以前看過這些建築物的前面。這些建築物用來儲藏各種各樣，從麵粉到葡萄酒的雜貨。但是它們從前面看起來有多麼不同啊！這些人是誰？這些可憐的人們是誰？

「他們住在這里。」雷斯林回答了她腦中的疑問。

「在哪里？！」克麗珊娜恐懼地說。「住在那里？為什麼？」

「他們住在任何可以找到的地方。他們像是這座城市的蛆蟲般，靠著廢物過活。妳要問為什麼？」雷斯林聳聳肩。「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但，這好可怕！我要告訴伊力斯坦。我們會幫助他們的，給他們錢──」

「伊力斯坦早就知道了。」雷斯林柔聲說。

「不，他不會的！這不可能！」

「妳也知道。即使跟這個無關，妳也知道這座城市中的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的不公。」

「我不知道！」克麗珊娜憤怒地回答，接著又突然住口。記憶一波波像潮水般湧來──她的母親坐馬車經過這些地方時要她轉過頭去，她的父親會很快地拉上窗簾，或是要馬車夫改走別的路。

這些景象開始變動，五彩的顏色開始旋轉，各種顏色彼此替換著。克麗珊娜痛苦地看著法師將白色的晨霧掀開，讓她一窺金碧輝煌底下的腐敗和黑暗。酒吧、妓院、賭場、碼頭──全都將它們所包容的痛苦和悲劇，血淋淋地呈現在克麗珊娜眼前。她無法再轉過頭去，也沒有可以拉上的窗簾。雷斯林將她拉進去，讓她仔細觀看那些無助、飢餓、悲慘、被遺忘的人們。

「不要！」她拚命搖著頭懇求，試圖遠離那張桌子。「不要再讓我看了。」

但雷斯林並不同情她。五彩顏色又一次轉動，他們離開了帕蘭薩斯。龍珠帶著他們環繞這個世界，克麗珊娜每到一個地方，都看到更多的苦難。溪谷矮人被自己的同胞所驅趕，只能居住在克萊恩上最骯髒破爛之地；人類在一個乾枯、不再下雨的大地上掙扎著求生；野精靈們被自己的同胞所奴役；牧師利用他們的力量來詐騙無辜的人民，以便獲得大量的財富。

這太過份了！克麗珊娜尖叫著用雙手摀住臉。房間開始搖晃起來，她踉蹌地走著，差點摔倒在地上。雷斯林的手抱住她，她可以感覺到輕柔的天鵝絨和他體內的溫熱。她可以聞到香料、玫瑰花瓣，以及其他藥材的味道，她也可以聽見他虛弱的呼吸聲。

雷斯林溫柔地將克麗珊娜領回她的位子上。她坐下來，很快攞脫他的雙手。他的靠近讓她同時感到厭惡和歡喜，腦中被這兩種衝突的情感弄得昏昏沉沉。她非常希望伊力斯坦在這里幫助她，他會知道，只有他會明白，因為這些事情一定有個解釋！這些悲劇，這些苦難，這些邪惡都不該發生。她感覺內心無比空虛，愣愣地看著爐火。

「我們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雷斯林的聲音似乎是從火焰中傳出來。「我住在我的塔中，專心研究學問。妳住在妳的塔中，專心敬拜妳的神明。這個世界則不受影響地在我們四周運轉。」

「這纔是真正的邪惡，」克麗珊娜對著火焰說，「坐在象牙塔中袖手旁觀。」

「現在妳才明白，」雷斯林說，「我早就不滿足於袖手旁觀了。我研究這麼多年，只為了一個理由，只有一個目標。現在它就快要落入我的手中。我將會改變一切，克麗珊娜。我將會改變世界。這就是我的計劃。」

克麗珊娜飛快地抬起頭。她的信仰已經開始動搖，但是信仰的核心仍然很堅定。「你的計劃！帕拉丁在我夢中警告的就是你的計劃。這個改變世界的計劃將會帶來毀滅！」她的手抓緊膝蓋。「你絕對不能執行這個計劃！帕拉丁──」

雷斯林不耐煩地比了個手勢，金色雙眼一瞬間暴射異光。克麗珊娜退了幾步，清楚看到眼前這個男人內心的火焰。

「帕拉丁不會阻止我的，」雷斯林說，「因為我準備要除掉祂的宿敵。」

克麗珊娜瞪著法師，不明白他的意思。那會是什麼敵人？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和帕拉丁抗衡？突然間，她明白雷斯林的意思。克麗珊娜覺得血液倒流，全身害怕得不由自主地抽搐著。她無法言語地搖搖頭。他的野心實在太龐大，光是想像都會讓她感到恐懼。

「聽著，」他輕聲說。「我會說清楚──」

然後雷斯林告訴她所有的計劃。她彷彿在火焰前坐了幾個小時，在那金色的雙眼瞪視下，在他輕柔的耳語聲下無法動彈。克麗珊娜動也不動地聽著他述說自己擁有偉大的魔力，和費斯坦但提勒斯曾經發現，卻又失落的祕密。

雷斯林的聲音消失了。克麗珊娜呆坐了很長一段時間，迷失在她從未接觸過的幻境中。黎明來臨，火焰逐漸熄滅，房間因晨光而慢慢變亮。克麗珊娜在變冷的房間中打顫。

雷斯林咳嗽著，克麗珊娜驚訝地看向他。他的臉色因為疲倦而蒼白，眼中帶著狂野的光芒，雙手不斷地抖動。克麗珊娜站了起來。

「很抱歉，」她低聲說，「我讓你整夜不眠，你看起來很虛弱。我該走了。」

雷斯林和她一起站起來。「不要擔心我的健康，神眷之女。」他露出一個扭曲的微笑。「在我體內燃燒著的烈火足以溫暖我殘破的軀體。如果妳需要的話，達拉馬將會護送妳離開修肯樹林。」

「好的，謝謝你。」克麗珊娜喃喃說道。她幾乎忘記自己還必須要通過那個恐怖的地方。她深吸一口氣，對著雷斯林伸出手。「多謝你抽空和我見面。」她禮貌性地說。「我希望──」

雷斯林握住她的小手，一股暖意傳來。克麗珊娜看著他的雙眼，發現了自己的倒影──一個蒼白的女人穿著白袍，一頭及肩的黑髮。

「你不能這樣，」克麗珊娜低語道。「這是不對的，必須要有人阻止你。」她緊緊握住他的手。

「證明這是邪惡的，」雷斯林將她拉近。「說服我這是邪惡的。說服我只有善良一方的做法，才能拯救世界。」

「你會聽嗎？」克麗珊娜若有所思地問。「你被深沉的黑暗所包圍，我要如何接觸你？」

「黑暗消退了，不是嗎？」雷斯林說，「黑暗消退了，妳進來了。」

「是的──」克麗珊娜突然意識到他溫熱的雙手緊緊回握住她。她漲紅著臉退了一步，下意識地揉著自己的手，彷彿被燙傷了一般。

「再會，雷斯林．馬哲理。」她躲開他的目光。

「再會，帕拉丁的神眷之女。」他說。

門打開了，達拉馬站在門邊，但克麗珊娜並沒有聽見雷斯林出聲召喚他的學徒。克麗珊娜拉起白色的兜帽蓋住黑髮，轉身離開雷斯林，踏出那扇門。當她在灰暗的走廊上行走時，她可以清楚感覺到金色雙眼的目光穿透了袍子。當她來到往下的漫長樓梯前時，他的聲音傳過來。

「也許帕拉丁不是派妳來阻止我，克麗珊娜女士。也許祂派妳來幫助我。」

克麗珊娜停下腳步回頭看。雷斯林已經走了，黑暗的走廊空蕩蕩的。達拉馬靜靜地站在她身邊等待。

克麗珊娜徐緩地握住袍子，避免自己不小心踏到，輕緩地走下樓梯。

她繼續地往下落──往下落──落入沉靜的睡眠中。

【註】

１　當一名精靈擁抱邪惡之道、崇拜邪惡之神，或是被同胞認為是威脅時，精靈社羣很快就會處置這樣的罪行。精靈們對生命的尊重讓他們不可能會處死這些個體，但是這些被視為危險的精靈會被逐出，並且被稱為闇精靈。

被稱為闇精靈就代表沒有了國家和同胞。他們不準和其他的精靈互動，不管原先屬於任何國家的闇精靈都必須踏上流放的生活，永遠夢著故土，但再也不可能看見家鄉。

## １─１２

數世紀以來，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一直是安塞隆大陸上魔法的最後堡壘。當教皇驅趕法師們，命令他們離開其他高塔時，這里是他們唯一的避難所。他們離開伊斯塔的大法師之塔──現在躺在血海之底；他們離開了帕蘭薩斯受詛咒的那座黑色高塔，來到了威萊斯。

威萊斯的高塔是座雄偉的建築，一個讓人讚歎的奇景。外牆是個完美的三角形，每個頂點上還有一個尖塔。正中央則是兩座主塔，這兩座塔都刻意地微微偏斜，讓旁觀者忍不住眨眨眼自問，這些塔究竟是不是傾斜的？

牆壁是由純黑的石頭所建造，打磨得平滑如鏡，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晚上，它的表面則會毫不扭曲地映射兩個月亮的光芒，以及第三個月亮的黑暗。這些石頭的表面刻著魔法咒語，這些符號擁有強大的魔力，護持著這座塔。這些符號是塔上石頭凝聚的力量泉源，也是將它定在地面的力量。牆的頂端十分平坦，沒有任何士兵駐守；因為根本不需要。

威萊斯之塔遠離人煙，被包圍在自己的魔法森林中。不屬於這里的人永遠不可能進入，不被邀請的人也無法踏入森林一步。法師們靠著這些魔力來保護他們的最後基地，不受外界的幹擾。

但是，這座塔並不是死氣沉沉的。野心勃勃的學徒們從世界各地來到這里，接受嚴酷，甚至致命的試煉。高級法師時常來到這里參與各種研究、會議、討論，進行危險、精密的實驗。對這些人來說，大法師之塔是日夜開放的。白袍、黑袍、紅袍的法師可以隨意自如地來去。

雖然他們的價值觀有極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對待這世界的立場上，但是每種袍色的法師在塔內會面時都十分平靜。只有為了討論魔法而起的爭執是被允許的。任何種類的衝突都是嚴格禁止的，罰則只有一條──死亡。

魔法。這是將他們團結起來唯一的力量，這亦是他們的第一生命──不管他們是誰，為誰效命，穿著什麼樣的袍子。接受測驗時，冷靜面對死亡的學徒明白這點；來這邊呼出最後一口氣，要被埋葬在此的老法師們卻不明白這點。魔法，它是父母，是愛人，是朋友，是小孩；它是地、水、風、火；它是生命。它是死亡。它亦超越了死亡。

帕薩理安站在北邊高塔的房間里，靜靜地想著這些事情，同時看著卡拉蒙和他的小朋友緩緩朝大門接近。

像卡拉蒙一樣，帕薩理安也記得過去的決定。有些人會懷疑他是否會感到後悔。

不，他看著卡拉蒙往前走，對自己說。我不後悔過去的決定。我面對一個困難的抉擇，我做了決定就不後悔。

誰敢質疑神？他們需要一把劍，我替他們找到了。就像劍一樣，雙面都是利刃。

卡拉蒙一行人很快地來到大門前。門邊並沒有守衛，一個小小的銀鈴在帕薩理安的房間響起。

老法師舉起手，門慢慢地打開來。

當他們進入大法師之塔的大門時，看起來已經到了黃昏。泰斯驚訝地打量著四周。幾分鐘前還只是清晨，至少看起來像清晨！他抬起頭，卻看見紅色的落日餘暉照在精工打磨的高塔外牆。

泰斯搖搖頭。「這里的人要怎麼知道時間？」他自問。他站在一個廣場上，一邊是外牆，一邊是兩座高塔。廣場空曠荒蕪，地上鋪著青石板，看起來非常古老。沒有綻放的花朵，沒有打破灰暗的綠樹。泰斯很失望地注意到，廣場上什麼都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還是他疏忽了？他突然從眼角看到什麼東西，好像是一道白色的影子。他飛快轉過身，卻又驚訝地發現對方已經不見了！這里又變得空無一物。接著，他又從眼角瞥見一個穿著紅袍的傢伙。他立刻轉過頭，又不見了！突然間，泰斯覺得自己彷彿被許多人包圍，來來去去，交談、發呆，甚至睡覺！但是，廣場還是空曠寂靜的。

「這些一定是去參加試煉的法師！」泰斯興奮地說。「雷斯林告訴過我他們會到處亂跑，但是我沒想過會是這樣！不知道他們能不能看見我？卡拉蒙，你覺得我可以碰碰其中一個人嗎？卡拉蒙？」

泰斯不停地眨眼。卡拉蒙不見了！噗噗不見了！白袍法師和克麗珊娜女士不見了，只剩他孤單一個人！

幸好沒持續太久。一陣黃光閃過，伴隨著一種惡臭的氣味，一個黑袍法師低頭看著他。法師伸出一隻手，一隻女人的手。

「有人召喚你。」

泰斯吞了口口水，他慢慢地伸出手。女人的手握住他的手腕，冰冷的感觸讓他忍不住打了個寒顫。「也許有人要對我施法了！」他期待地對自己說。

整個廣場、黑色的石牆、紅色的陽光、青石板，都開始在泰斯眼前融化，好像是被沖掉的顏料般往下掉。坎德人興奮地感覺到法師的黑袍正纏住他，扼住他的脖子──

當泰索何夫醒來時，他躺在非常冰冷、堅硬的石板地上。噗噗在他旁邊舒服地打鼾。卡拉蒙緩緩坐起來，迷迷糊糊地搖著頭，試圖把臉上的蜘蛛網弄乾淨。

「喔！」泰斯摸摸脖子。「這感覺真奇怪，卡拉蒙。」他自言自語地站起來。「你會以為他們至少要變出幾張牀來吧！如果他們想要讓人睡著，說出來不就好了，不需要把人送──喔──」

卡拉蒙聽見泰斯的聲音不太對勁，立刻抬起頭。

這里不只他們幾個人。

「我來過這個地方。」卡拉蒙低聲說。

他們在一個巨大的、黑曜石雕刻成的大廳中。這個空間大到看不見邊緣，高到抬頭只看得見一些陰影。沒有任何柱子支撐頂端，沒有光照亮陰影。但四周還是有來源不明的光線，光芒非常蒼白，沒有絲毫暖意。

上次卡拉蒙來的時候，這光線只照在一個老人身上，他穿著白袍，單獨坐在一張巨大的石椅上。這次，光依舊只照在同樣的老人身上，但是這次不只他一個人。他的四周有許多半圓形的石椅──說得精確一點，是二十一張。白袍老人坐在正中央，左邊坐著三個看不出性別種族的人。每個人的兜帽都拉低到遮住了整張臉，全都穿著紅袍。在他們的左邊坐著六個人，都穿著黑袍；其中一張椅子是空著的。老人的右邊坐著另外四名紅袍人，在他們的右邊則是另外六名白袍人。克麗珊娜女士則躺在他們面前的地板上，身上蓋著白麻布。

整個法師議會中，只有老人的臉清晰可見。

「晚安。」泰索何夫說，他不停地鞠躬後退、鞠躬後退，直到撞上卡拉蒙。「這些人是誰？」坎德人壓低聲音說。「他們在我們的臥房里幹嘛？」

「坐在中間的老人是帕薩理安。」卡拉蒙柔聲說。「我們不在臥室里，這里叫作法師之廳吧！你最好把溪谷矮人叫醒。」

「噗噗！」泰斯用腳踢著沉睡的溪谷矮人。

「咕咕噗嚕噗嚕！」她大喊著翻過身，眼睛堅持不張開。「走開，噗噗睡覺。」

「噗噗！」泰斯不知道該怎麼辦，老人的眼神似乎直直地穿透他。「嘿！醒來。喫晚飯了。」

「晚飯！」噗噗打開眼睛，跳了起來。她飢渴地四下亂找，卻看見二十名穿著袍子遮住臉的法師在她面前。

噗噗像隻受驚的兔子尖叫跳起來，死抱著卡拉蒙的腳踝不放。卡拉蒙發現其他人都在看他，試圖把這傢伙甩開，卻徒勞無功。她像隻水蛭般緊緊抓住不肯放手，全身發抖地看著那些法師。最後，卡拉蒙終於放棄了。

老人的臉稍稍放鬆了些，也許是個笑容。泰斯看見卡拉蒙緊張地看著自己發出臭味的衣服。他看見大漢摸著許久未刮的鬍子和糾結的頭髮，尷尬地羞紅了臉。然後他彷彿下定了決心，當他開口時，話聲中有著明顯的自傲。

「帕薩理安，」卡拉蒙說，這在空曠的大廳里聽起來十分大聲，「你記得我嗎？」

「我記得你，戰士。」法師說。他的聲音非常輕柔，但是在大廳里面卻聽得很清楚。即使是臨死的嘆息在這大廳里也聽得見。

他沒有再說什麼，其他的法師也都沒有開口。卡拉蒙不安地扭動著。最後他終於指著克麗珊娜說。「我把她帶過來了，希望你能幫助她。你們可以嗎？她會好嗎？」

「她會不會康復不是我們能夠掌握的。」帕薩理安回答。「醫治她已經超越了我們的能力。為了要保護她不被死靈騎士的咒術影響──這個法術必定會殺死她──帕拉丁聽見了她最後的祈禱，並且將她的靈魂移到神明居住之地。」

卡拉蒙低下頭。「這是我的錯。」他沙啞說道。「我──我來不及救她。我本來應該可以──」

「保護她？」帕薩理安搖搖頭。「你錯了，戰士，你不可能從黑玫瑰騎士的手中保護她，你可能會因此而先送命。對吧，坎德人？」

泰斯突然覺得那老人的藍色雙眸彷彿帶著刺人的火花，穿透他的身體。「是──是的，」他結巴地說。「我看過它──那個怪物。」泰索何夫不禁打了個寒顫。

「而這是出自於一個不知恐懼為何物的坎德人之口。」帕薩理安溫和地說。「沒這個必要，戰士，不需要責備自己，也不需要為了她而放棄希望。雖然我們不能讓她的靈魂和她的身體結合，但是我們知道誰可以。不過，首先請告訴我們，克麗珊娜女士找我們有什麼事。因為我們知道她正在找尋威萊斯森林。」

「我不確定。」卡拉蒙咕噥道。

「她是為了雷斯林而來的。」泰斯熱心地說。但是他的聲音在大廳中聽起來十分尖銳，那個名字帶著奇怪的回聲；帕薩理安蹙起眉頭，卡拉蒙也轉過頭來瞪著泰斯。法師們的兜帽紛紛左右晃動，彷彿他們正在彼此交換著眼神，袍子也跟著發出低微的摩擦聲。泰斯吞嚥著口水不敢開口。

「雷斯林。」帕薩理安低聲說。他專注地看著卡拉蒙。「一個善良的牧師和你弟弟會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她要為了雷斯林踏上這麼危險的旅程？」

卡拉蒙搖搖頭，不知道是無法還是不能回答。

「你知道他的邪惡嗎？」帕薩理安逼問道。

卡拉蒙倔強地不願回答，他的目光只是盯著地板看。

「我知道──」泰斯正要開口，但帕薩理安比了個手勢，坎德人只好閉上嘴。

「你知道我們認為他想要征服這個世界嗎？」帕薩理安繼續說道，他的話像飛鏢般射穿了卡拉蒙。泰斯可以看見大漢的身體微微顫抖著。「和你的姊姊，或者被部隊稱為闇之女的奇蒂拉一起計劃。雷斯林開始集結部隊，他有惡龍、飛行要塞，而且我們還知道──」

一個輕蔑的聲音飄過大廳。「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大人們。你們是笨蛋！」

那聲音像是落入池塘中的一滴水般，在法師之中造成一陣擾動。泰斯驚訝地轉過身，尋找奇異聲音的來源，並看見有個身影從他身後出現。那人的黑袍發出窸窣聲，走向前面對帕薩理安。同時，那人脫下兜帽。

泰斯感覺到卡拉蒙肌肉緊繃。「這是什麼？」坎德人低語道，什麼都看不清楚。

「闇精靈！」卡拉蒙喃喃自語。

「真的？」泰斯眼睛發亮。「你知道嗎，我在克萊恩上這麼多年，從來沒看過闇精靈。」坎德人開始跑向前，領口卻被人拉住。泰斯惱怒地大叫，卡拉蒙卻用力將他拉回來。不過，帕薩理安和黑袍法師都沒有分心注意這個插曲。

「我認為你應該好好解釋，達拉馬。」帕薩理安靜靜地問。「為什麼我是個笨蛋？」

「征服世界！」達拉馬輕蔑地說。「他才沒有計劃要征服世界！這個世界對他來說根本不算什麼。如果他真的想，他明天，甚至今晚就可以將全世界掌握在手中！」

「那他到底想要什麼？」這個問題來自帕薩理安身邊的一名紅袍法師。

泰斯從卡拉蒙的臂彎看出去，看見那闇精靈的臉孔露出殘酷的微笑，讓坎德人不由自主發起抖。

「他想要變成神。」達拉馬柔聲說。「他準備要挑戰黑暗之後，這纔是他的計劃。」

法師什麼都沒說，也沒有任何動作。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覺到他們之間的沉默，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擾動了。達拉馬毫不退讓地注視這些法師。

接著，帕薩理安嘆口氣。「我認為你太高估他了。」

突然有衣帛撕裂的聲音，泰斯看見那位黑袍法師用力地將袍子撕開。

「這是高估他的下場嗎？」達拉馬尖聲嘶吼。

法師們靠向前，喫驚的聲音同時從許多法師口中發出。泰斯掙扎著想要看一看，但卡拉蒙毫不放鬆地抓著他。泰斯惱怒地看著卡拉蒙的臉。難道他不好奇嗎？但是卡拉蒙看起來絲毫不為所動。

「你看見他的手在我身上留下的記號了。」達拉馬嘶聲說，「即使過了這麼久，那疼痛還是難以忍受。」年輕的精靈停下來，咬牙切齒地強調。「他還說要替他向你致意，帕薩理安！」

大法師的頭低了下來，扶住頭的手似乎微微地顫抖。他看起來又老、又衰弱，而且非常疲倦。有那麼一瞬間，法師摀住眼坐下來，然後抬起頭專注地看著達拉馬。

「那麼，我們最害怕的恐懼成真了。」帕薩理安瞇起眼睛。「他知道我們派你──」

「去打探他？」達拉馬笑了，這是個苦笑。「是的，他知道！」闇精靈吐出幾個字。「他一開始就知道了。他一直在利用我，利用我們全部來達成他的目標。」

「我認為這很難讓人相信。」紅袍法師柔聲說。「我們承認年輕的雷斯林的確很厲害，但是我認為你所說的挑戰女神這部份太不可思議了──實在太難以置信了。」

半圓座位的兩邊都傳來了低語聲。

「喔，是嗎？」達拉馬反問，他的聲音中帶著致命的威脅。「那麼，讓我告訴你們，你們對於力量這兩個字根本一無所知。你們根本無法了解他力量的深度和廣度！我能！我看過──」達拉馬停了片刻，聲音中的怒氣被讚歎所取代。「我看過你們所不敢想像的事物！我睜著雙眼在夢幻的國度中行走！我看過讓人心痛得無法自己的美麗。我看過噩夢般的景象，我看過恐怖──」他害怕得顫抖。「那無名的恐怖，讓我寧願立刻死去，也不想要多看一眼！」達拉馬掃視著眼前的半圓。「這些奇景都是他召喚來的，他創造的，他用他的魔力所製造的。」

沒有人出聲，沒有人移動。

「懂得害怕是很聰明的，大人們。」達拉馬的聲音降低為耳語。「但是不管你有多害怕，都是不夠的。喔，沒錯，他缺乏了跨越生死界限的力量。但他準備要獲得這種力量。即使當我們在談話之時，他就正在準備進行漫長的旅程。我明天回去時，他就會離開。」

帕薩理安抬起頭。「你回去？」他驚訝地問。「但他知道你是我們法師議會派出的間諜了──」大法師的目光轉向黑袍中空出的那個位置，然後站起身。「不，年輕的達拉馬。你很勇敢，但是我不允許你回去面對這種必然的折磨和死亡。」

「你無法阻止我。」達拉馬說，他的聲音中沒有任何情感。「我之前說過，我願意捨棄自己的靈魂，只為了能向他學習。現在，雖然我必須犧牲性命，但我還是會和他在一起。他知道我會回來，他不在的時候，大法師之塔將交給我管理。」

「他讓你看守那座塔？」紅袍法師懷疑地問。「你，背叛他的叛徒？」

「他了解我，」達拉馬苦笑著說，「他知道我已經被困住了。他讓我落入陷阱，吸乾我的靈魂，但是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會回到陷阱中。不過，我也不會是第一個。」達拉馬指著躺在地上的那個軀體。然後，闇精靈慢慢轉身看著卡拉蒙。「對吧，兄弟？」他輕蔑地說。

終於，卡拉蒙忍不住要採取行動了。他憤怒地甩開噗噗，大步跨向前，坎德人和溪谷矮人都躲在他背後。

「這是誰？」卡拉蒙質問，眼睛看著闇精靈。「發生什麼事了？你們在說誰？」

「我叫達拉馬。」闇精靈冷冷地說。「我說的是你的雙胞胎兄弟，雷斯林。他是我的師父，我是他的學徒。而且，我還是個間諜，是這羣偉大的人物派我前去探查他的所作所為。」

卡拉蒙沒回答。他似乎沒聽見。他因恐懼而圓睜的雙眼，愣愣地看著闇精靈的胸口。泰斯順著卡拉蒙的眼光，看到達拉馬胸口五個燒焦、鮮血淋漓的深洞。坎德人吸了口氣，覺得有點暈眩。

「是的，這是你弟弟幹的好事。」達拉馬猜到卡拉蒙的想法，回答道。闇精靈苦笑著用撕破的袍子遮住傷口。「這不重要，」他咕噥著。「是我罪有應得。」

卡拉蒙轉過頭，臉色蒼白得彷彿要倒下來，泰斯立刻握住他的手。達拉馬不屑地注視卡拉蒙。

「怎麼了？」他問。「你不相信他做得出這種事嗎？」闇精靈難以置信地搖搖頭，目光掃視其他的法師。「我猜的沒錯，你和其他的人一樣，都是笨蛋──你們全都是笨蛋！」

法師之間喃喃地交談，有些帶著憤怒、有些帶著恐懼、大多數帶著質疑的口吻。最後，帕薩理安舉起手示意大家安靜。

「告訴我們，達拉馬，他的計劃是什麼。當然，除非他不準你告訴我們。」法師的聲音中帶著一些諷刺，闇精靈並沒有錯過。

「當然沒有。」達拉馬勉強笑著。「我知道他的計劃，應該說一大部份。他甚至要求我必須精確地告訴你們。」

這句話讓法師們再度喃喃低談，但是也有不少懷疑聲。而憂心忡忡的帕薩理安看起來更為擔憂。「繼續。」他的聲音幾乎低不可聞。

達拉馬吸口氣。

「他準備回到過去，回到大災變之前的日子，也就是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力量正當巔峯之時。我的夏拉非準備要和這個法師會面，並從他手中學習那些在大災變中失落的學問。因為，夏拉非從帕蘭薩斯的大圖書館中取得的資料分析出來，他認為費斯坦但提勒斯已經找到了跨越神人之間障礙的祕訣。因此，這位偉大的法師才能無限地延長生命，掀起矮人的戰爭。因此，他纔能夠逃過摧毀達茍斯的大爆炸，直到他找到另一個讓他靈魂棲息的軀體為止。」

「我不明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卡拉蒙憤怒地走向前要求道。「不然，我會把這個地方拆了！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是誰？這和我的弟弟有什麼關係？」

「噓！」泰斯明了地看著法師們。

「我們明白，坎德人。」帕薩理安對著泰斯微笑。「我們能明白他的憤怒與悲傷。他說的沒錯，我們欠他一個解釋。」老法師嘆口氣。「也許我做錯了。可是，我沒有別的選擇。如果我不做出選擇，現在我們會怎麼樣？」

泰斯注意到帕薩理安轉過頭去注視著坐在他兩側的法師，突然意識到他剛剛說的話也是對著這些法師而來的。許多法師已經把兜帽褪了下來，泰斯現在可以看見他們的臉。穿著黑袍的法師臉上露出明顯的怒氣，白袍法師蒼白的臉上則滿是恐懼和憂傷。紅袍法師中，有一個人特別引起泰斯的注意，那個人十分年輕，臉上沒有多餘的表情，但是雙眸卻是漆黑、擾動著的。是那個法師質疑雷斯林的力量，泰斯覺得帕薩理安的話似乎是針對他而來的。

「七年前，帕拉丁出現在我的夢中。」帕薩理安看著陰影說。「偉大的善神警告我，不久後將會有巨大的恐怖席捲整個世界。黑暗之後喚醒了邪惡巨龍，準備征服整個世界──『汝輩之中，將會有一位被選擇對抗這股力量，』帕拉丁告訴我。『審慎地做出選擇，此人將會是斬斷黑暗的利劍。你不需要告訴他任何有關未來的事，因為，只有藉著他和其他人的自由意志抉擇下，這個世界才能決定是否要落入永夜的黑暗中。』──」

帕薩理安被憤怒的聲音打斷了，特別是那些穿著黑袍的法師。帕薩理安看著他們，雙眼中閃爍著光芒。一瞬間，泰斯看見這個衰老的法師所擁有的權威和力量。

「是的，也許我應該把這件事提報法師議會討論。」帕薩理安說。「但我那時相信，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這是我個人的選擇。我很清楚法師議會將浪費多少時間在爭辯上，我也清楚你們都不會同意的！我做了選擇。任何人要質疑我的權力嗎？」

泰斯屏住呼吸，感覺到帕薩理安的怒氣像道悶雷般在大廳中迴蕩。黑袍法師咕噥著坐回位置。帕薩理安沉默了片刻，他的眼光又重新落在卡拉蒙身上，嚴峻的眼光軟化了。

「我選了雷斯林。」他說。

「為什麼？」卡拉蒙皺起眉，質疑道。

「我有我的理由。」帕薩理安溫和地說，「即使是現在，有些理由我也不能對你說。最重要的是，你弟弟的血液中充滿了魔法的力量。你知道嗎，當雷斯林第一天到學校去的時候，他的老師害怕地盯著他，不知道要如何教導一個所知比他還要多的學生。結合了天生的魔力和聰明才智，他的思緒整天轉個不停。他追尋知識，渴求答案，而且他還很勇敢，戰士，也許比你還要勇敢。每日每夜他都在和疼痛搏鬥，他這輩子面對無數次的死亡，也都成功地克服了。我知道沒有任何事情，即使是對死亡的恐懼，也無法阻止他追求他的目標。我也知道，即使他背棄了這個世界，他所追尋的目標也會對這個世界帶來莫大的益處。」

帕薩理安停了下來。當他再度開口時，聲音中帶有濃濃的遺憾。「但是，首先他必須接受試煉。」

「你應該可以預見結果才對。」紅袍法師用同樣溫和的口吻說。「我們都知道他在悄悄等待機會來臨──」

「我沒有別的選擇！」帕薩理安的藍眼中閃著怒火。「我們的時間正悄然流逝。全世界都快沒有時間了。那個年輕人必須要統合他的所學所知，接受試煉。我不能浪費任何時間。」

卡拉蒙看著每一位法師。「我帶小雷來的時候，你們就知道他會有危險？」

「一向都有危險的，」帕薩理安回答，「試煉就是要除去那些對無辜者、對議會、對自己會造成傷害的人。」他用手揉著眉心。「別忘記，試煉也有讓人記取教訓的目的。我們希望能夠教導你弟弟用同情心來控制他的野心，我們希望能夠教導他關心、體諒。也許是因為我急著要教給他這些東西，讓我忘了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存在。」

「費斯坦但提勒斯？」卡拉蒙迷惑地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忘記他？從你之前所說的話中，老法師已經死了。」

「死了？並沒有。」帕薩理安的面孔陰沉下來。「矮人門戰役那場殺死無數生靈、夷平方圓數十哩的爆炸沒有殺死費斯坦但提勒斯。他的魔法強大到足夠征服死亡。他逃到另一個次元去，一個遠離這里，但又近得足夠讓他監視這里的次元。他怡然自得地算計著，等待適當的機會，尋找一個能夠接受他靈魂的軀體。最後，他終於找到了那副軀體──你的弟弟。」

卡拉蒙專心地聽著，臉色死白。泰斯從眼角注意到噗噗正逐漸往後退縮。他拉住噗噗的手，試圖阻止她一溜煙地逃離這個大廳。

「誰知道兩人在試煉的過程中達成了什麼協議？無人知曉。」帕薩理安微笑著說。「我只知道，雷斯林的表現極佳，但是他的身體狀況卻讓他無法繼續。假設費斯坦但提勒斯沒有幫助他，他或許可以打敗最後的敵人闇精靈，或許不行。」

「幫助他？費斯坦但提勒斯救了他？」

帕薩理安聳聳肩。「我們只知道，戰士，不是我們之中的任何人讓他擁有一身泛金的皮膚。闇精靈對他施展了火球術（註１），而雷斯林活了下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對費斯坦但提勒斯可沒這麼困難。」紅袍法師插嘴道。

「當然不會，」帕薩理安難過地同意。「對費斯坦但提勒斯來說並非不可能。我當時就有了懷疑，但是沒時間調查。歷史的浪潮當時席捲了整個世界。你弟弟完成試煉時，還是完好無缺的自己──當然，是更為虛弱了些，但這都是預料中的。我的推測也沒錯──」帕薩理安對法師們投以勝利的眼光。「他的確擁有很強的魔力！還有誰能夠不花費多年的心血研究，就可以壓制住龍珠？」

「當然，」那名紅袍法師說，「他擁有一位已經研究許多年的法師的幫助。」

帕薩理安皺起眉頭，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讓我搞清楚，」卡拉蒙瞪著白袍法師說，「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控制了雷斯林的靈魂？是他讓雷斯林穿上黑袍的。」

「那是你弟弟自己的選擇。」帕薩理安毫不猶豫地說。「我們也是。」

「我不相信！」卡拉蒙大喊。「雷斯林不可能做出這種選擇。你在說謊！每個人都在說謊！你折磨我的弟弟，然後其中一個老法師就奪走了他殘破的身體！」卡拉蒙的聲音在大廳中轟然作響，連陰影似乎都跟著震動起來。

泰斯看見帕薩理安臉色陰沉地看著戰士，坎德人不由自主地往後退，等待威力強大的法術來將卡拉蒙燒成焦炭。但是那法術沒有出現，整座大廳只剩下卡拉蒙急促的呼吸聲。

「我準備把他帶回來。」卡拉蒙最後終於含著眼淚說，「如果他能夠回到過去和這個老法師見面，我也行。你們可以把我送回去。當我找到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時，我會殺了他。然後，小雷就會──」他強忍著眼淚，試圖控制自己的情緒。「他就會變成真正的小雷。他就會忘記這些挑戰黑暗之後，自己封神的瘋狂計劃。」

法師圍成的半圓形陷入一片混亂，憤怒的聲音大吼，「不可能！他會改變歷史的！帕薩理安，你太過份了──」

白袍法師站了起來，轉身看著法師議會的所有成員，眼光在每個人身上都停留了片刻。泰斯可以感覺到那無聲的交流，空氣也跟著緊繃起來。

卡拉蒙揉著眼睛，毫不退縮地看著法師們。慢慢地，每個法師都坐回位置上。但泰斯注意到有些人的雙拳緊握，有些人滿臉不屑，也有些人怒氣沖沖。那位紅袍法師懷疑地看著帕薩理安，一邊眉毛挑起。最後，他也坐了回去。帕薩理安最後看了法師議會所有的成員一眼，回頭面對卡拉蒙。

「我們會考慮你的建議。」帕薩理安說。「也許會管用。當然，這絕對是在他意料之外的──」

達拉馬開始大笑。

【註】

１　這是相當經典專家級龍與地下城的法術──火球術。火球術會創造出一個爆炸的火球，爆炸時會發出低沉的聲音。帕薩理安在這里沒告訴你的是，要施展這個法術需要硫磺和蝙蝠糞。

## １─１３

「意料之外？」達拉馬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這根本都在他的計劃之中！你們認為這個蠢蛋，」他用手比著卡拉蒙。「能夠自己找到路來這里嗎？當黑暗生物追蹤著坦尼斯和克麗珊娜，但是從來沒有追上時，你們認為是誰下的命令？即使遭遇到那名死靈騎士，那是他姊姊的陰謀，原先足以破壞他的計劃，但我的夏拉非卻反過來利用了這個機會。因為，他很清楚你們這些蠢才必然會將這個女人，克麗珊娜女士送回過去，回到唯一有人可以治療她的年代──教皇的年代。你們將會把她送回雷斯林的手上！不只如此，你們還會把這個傢伙──他哥哥，送去當他的保鏢。這一切都正中我師父的下懷。」

泰斯看見帕薩理安枯乾的雙手緊握石椅的把手，老人的雙眼閃著危險的光芒。

「我們已經受夠你的污辱，達拉馬。」帕薩理安說。「我開始認為你對你的夏拉非太過忠誠了。如果這是真的，你對法師議會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達拉馬不顧這威脅，苦笑著。「我的夏拉非──」他柔聲地重復，接著嘆口氣，打了個寒顫，抓住撕破的袍子，緩緩低下頭。「就如他預期的一樣，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闇精靈低語道。「我再也不確定自己到底忠於誰。」他抬起頭，哀傷的雙眼讓泰斯看了十分心痛。「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們之中任何人在他離開時試圖進入大法師之塔，我會殺了你們。至少我應該忠於自己承擔下來的責任，這是我欠他的。但是，我和你們一樣害怕他。我會盡力幫助你們的。」

帕薩理安的手鬆了開來，但他依舊嚴厲地注視著達拉馬。「我不明白為什麼雷斯林要告訴你他的計劃？他絕對知道我們會阻止他的野心的。」

「因為──就像我一樣──你們的所作所為都在他的計算之中。」達拉馬說。他突然有點站不穩，痛苦得臉色蒼白，直冒冷汗。帕薩理安比了個手勢，一張椅子從陰影中出現，闇精靈跌跌撞撞地坐了下來。「你們一定會照著他的計劃做。你們一定會把這個人送回過去──」他指著卡拉蒙。「還有這個女子。這是他成功的唯一機會。」

「這也是我們阻止他的唯一機會。」帕薩理安低聲說。「但是為什麼要找克麗珊娜女士呢？他怎麼可能對一個這麼善良、純潔的人有興趣──」

「別忘了她還很有力量。」達拉馬苦笑著說，「從他努力自費斯坦但提勒斯殘存的資料中所收集到的情報顯示，他將會需要一名牧師和他一起面對黑暗之後。只有一個善良的牧師才能反抗黑暗之後，並打開冥界之門。喔，克麗珊娜女士並不是他的第一個選擇。我的夏拉非本來還計劃要利用那個瀕死的伊力斯坦──詳情我就省略了。最後，反而是克麗珊娜女士落入了他的陷阱中。她善良、信仰堅定、聖潔──」

「而且就像飛蛾撲火般地想要接近邪惡。」帕薩理安喃喃道，眼神中帶著深切的同情。

泰斯看著卡拉蒙，懷疑大漢有沒有聽懂任何一句。他的表情迷惘，似乎不太確定自己在哪里。泰斯懷疑地搖搖頭。他們要把這個人送回去？坎德人難以置信地心想。

「你們也應該知道，雷斯林有別的理由，需要他哥哥和這名女子跟著他一起回到過去。」那名紅袍的法師對帕薩理安說。「他還沒有揭露他真正的佈局。他透過我們的間諜轉答足以讓我們猶豫不決的情報。我認為我們必須破壞他的計劃！」

帕薩理安沒有回答。但是他抬起頭凝視卡拉蒙很長一段時間，那眼中的遺憾讓泰斯忍不住也跟著難過起來。然後，法師搖搖頭，低頭看著袍子的下襬。噗噗哭鬧著，泰斯心不在焉地安慰她。為什麼卡拉蒙有那種奇怪的表情？坎德人不安地想。他們當然不會派他去送死吧？不過，如果他們把如此迷惑、憔悴、沮喪的他送回過去，這跟送死有什麼兩樣。泰斯不安地跺著腳，打了個哈欠。沒人注意到他。這些對話真是無聊，他肚子也餓了。如果他們真的要把卡拉蒙送回過去，不如趕快了斷吧！

突然間，他感覺到他思緒的其中一部份（正在聽帕薩理安講話的那部份），在努力引起其他部份的注意。泰斯急忙把所有注意力拉回來，仔細聽聽剛剛到底說了些什麼。

達拉馬剛剛說，「她整個晚上都在他的研究室里，我不知道在討論些什麼，但是我知道當她早上離開時，露出困惑和震驚的神色。他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也許帕拉丁不是派妳來阻止我，克麗珊娜女士。也許祂是派妳來幫助我。』」

「她怎麼回答的？」

「她沒有回答，」達拉馬說。「她好像什麼都聽不見、什麼都看不見一般地走出修肯樹林。」

「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克麗珊娜女士要冒險來這里找我們幫她回到過去？她應該知道我們絕不可能同意的！」那位紅袍法師表示。

「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泰索何夫不加思索地說。

現在帕薩理安注意到他了，法師議會的所有成員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每張臉都轉往他的方向。泰斯曾經和闇黑森林里的死靈談話，他也曾經在聖白石議會中發言；但是，有那麼一瞬間，他被這些嚴肅且沉默的聽眾給震懾住了。特別是當他想起自己要說些什麼時。

「請，泰索何夫．柏伏特，」帕薩理安禮貌周到地說，「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法師露出微笑。「那麼，也許我們可以趕快結束會議，讓你喫晚餐。」

泰斯紅著臉，猜想著帕薩理安到底是怎麼知道他的想法的。

「喔！是的，能喫晚餐最好了。但是，呃，有關克麗珊娜女士──」泰斯暫停片刻，努力整理思緒，接著就開始他的故事。「這麼說吧！其實我不是很確定，我只是從我無意間得知的許多情報中做出推論。一開始，當我去帕蘭薩斯拜訪半精靈坦尼斯時，我遇到了克麗珊娜女士。你認識他嗎？還有羅拉娜，黃金將軍？我和他們在長槍之戰中並肩作戰。我從黑暗之後手中救出了羅拉娜。」坎德人驕傲地說。「你有聽過那個故事嗎？我當時在奈拉卡神殿──」

帕薩理安的眉毛微微一揚，泰斯開始結巴。

「喔，好──好吧，我待會兒再告訴你們。反正，我就是在坦尼斯家里遇到了克麗珊娜女士，聽她說計劃要去索拉斯拜訪卡拉蒙。應該是命運的安排吧，我──我不知道怎麼搞的，剛好就撿到一封克麗珊娜女士寄給伊力斯坦的信。我想多半是從她口袋里不小心掉出來的。」

坎德人停下來換口氣。帕薩理安的嘴脣微微抽動，但最後還是強忍住不笑出來。

「我讀了那封信，」泰斯繼續道，現在他可是很享受聽眾們對他的注意，「只是為了要看看重不重要，畢竟她本來搞不好就是要把它丟掉的。在信里面，她說她更覺得──嗯，信里面是怎麼說的？『在和坦尼斯晤談之後，更堅定地相信雷斯林的內心，其實還是有善良的一面，他應該被從黑暗的道路上拉回。我必須說服法師們這──』不管啦，反正我發現這封信很重要，我就把信拿去給她。她非常高興找回這封信，」泰斯正色說。「她根本沒發現這封信掉了。」

帕薩理安把手指放到嘴脣上，耐心地等泰斯把話說完。

「我告訴她如果她想要聽的話，我可以告訴她很多有關雷斯林的故事。她說她很想聽，所以我把所有想得起來的故事全都告訴她了。她對於有關噗噗的那個故事特別感興趣──」

「『只要我能夠找到那個溪谷矮人！』有天晚上她這樣對我說。『我就有把握可以說服帕薩理安──還有希望，他還可能改邪歸正！』」

一聽到這句話，有個黑袍法師發出不屑的聲音。帕薩理安目光銳利地朝那個方向瞪去，那名法師安靜下來。但是泰斯發現，有許多法師生氣地把手交疊在胸前，特別是黑袍法師們。泰斯還可以注意到許多法師的雙眼在陰影中閃閃生光。

「呃，我很確定我不是有意要失禮的，」泰斯結巴地說。「我知道我一直認為雷斯林穿著黑袍比較酷，和他的金色皮膚更搭配。我當然不會認為每個人都必須屬於善良陣營。費資本──祂事實上是帕拉丁，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帕拉丁和我──反正帕拉丁說這個世界必須要保持平衡，我們就是為了這個平衡而戰。所以這就代表黑袍和白袍一樣是不可或缺的，對吧？」

「坎德人，我們知道你的意思，」帕薩理安溫柔地說，「我們的弟兄不介意你所說的話。他們是為了別的事情生氣。這世界上的每個人並不是都和偉大的費資本一樣睿智的。」

泰斯嘆口氣。「有時候我好想他。對了，我剛剛說到哪里？喔，對，噗噗。就是那時我想到了這個主意。也許，如果噗噗能夠親身敘述她的故事，也許法師們會相信，我這樣對克麗珊娜女士說。她同意了，我自告奮勇去找尋噗噗。自從金月殺死黑龍之後，我就沒去過沙克沙羅斯了，而且從我當時在的地方去那邊只要一點點路，坦尼斯也說他覺得沒關係。事實上，他似乎很高興我要走了。」

「菩吉大王讓我帶走噗噗，呃，是在經過一些討論和交換物品之後才同意的。我帶著噗噗去索拉斯，但是坦尼斯和克麗珊娜女士都已經走了。卡拉蒙那時──」泰斯停下來，聽見卡拉蒙在他的背後清喉嚨。「卡拉蒙──卡拉蒙那時候身體不太舒服，但是提卡──她是卡拉蒙的老婆，也是我的好朋友，最後，提卡說我們應該要去找克麗珊娜女士，因為威萊斯森林是個可怕的地方──我沒有冒犯的意思，我很確定，不過你們有真正停下來考慮過你們的森林實在不太友善嗎？我是說，它對外人實在不太好──」泰斯認真地看著法師們。「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你們讓它到處亂跑！我認為它實在很不負責任！」

帕薩理安的肩膀開始微微顫抖。

「好吧，我就知道這些。」泰斯說。「喔，噗噗就在那邊，她可以──」泰斯看著四周。「她跑哪兒去了？」

「這里。」卡拉蒙悶悶不樂地把害怕得躲在他背後很久的溪谷矮人拉出來。溪谷矮人看見法師們都在瞪著她，尖叫一聲後就倒在地上，像堆破布般不停地發抖。

「我認為你最好告訴我們她的故事。」帕薩理安對泰斯說，「當然，如果你願意的話。」

「好的，」泰斯回答，語氣和緩下來。「我知道克麗珊娜女士想要我說什麼。這件事情是發生在長槍之戰時，我們在沙克沙羅斯（註１），唯一知道里面發生什麼事情的人只有溪谷矮人。但大多數溪谷矮人不願意幫助我們。雷斯林對其中一個矮人施展了魅惑術（註２）──就是噗噗。著迷這兩個字不算很精確，她事實上愛上他了。」泰斯嘆口氣，繼續用一種惋惜的語調說。「我想，有些人覺得這很可笑，但雷斯林不這麼認為。他對她非常好，他甚至在龍人攻擊我們時曾經救過她一命。而當我們離開沙克沙羅斯時，她還不想和雷斯林分開。」

泰斯的聲音弱了下來。「有天晚上，我醒過來，聽見噗噗在哭。我準備要安慰她，但我發現雷斯林也注意到了。她很想家，她想要回去找朋友，但她又離不開雷斯林。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但是我看見他把手放在她的額頭上，接著我就看見噗噗全身似乎開始發光。然後，他就叫她回家了。她路上必須經過到處都是恐怖生物的地方，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我知道她會安全通過的。而她的確過得好好的。」泰斯面色凝重地說。

大家沉默了片刻，突然似乎所有的法師都一起開口。黑袍法師們搖著頭，達拉馬露出輕蔑的表情。

「坎德人在作夢。」他諷刺地說。

「誰會相信坎德人？」另一個法師說。

紅袍和白袍的法師則是若有所思，不發一語。

「如果這是真的，」其中一名法師說，「也許我們誤會他了。也許我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不管可能性有多渺茫。」

最後，帕薩理安比了個安靜的手勢。

「我承認這很難讓人相信。」他最後說。「我不是要懷疑你，泰索何夫．柏伏特，」他溫柔地對著沮喪的坎德人說，「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們的同胞很愛──呃，誇大其詞。我認為，雷斯林不過是催眠了這個──這個動物，」帕薩理安掩住鼻子說。「來利用她。」

「噗噗不是動物！」

噗噗抬起她滿是淚痕、髒兮兮的小臉，她的頭髮亂糟糟得像是剛掉進水里的野貓。她瞪著帕薩理安，無畏地朝他走去，卻一不小心被自己的大背包拌了一跤，摔了個狗喫屎。但溪谷矮人氣勢不減地站了起來，面對帕薩理安。

「噗噗不知道什麼強壯的大法師，」噗噗揮舞著肥胖的小手。「噗噗不知道什麼媚妹術。噗噗知道魔法是在這──」她在袋子里摸索了一陣，然後掏出那隻死老鼠朝帕薩理安揮舞著。「噗噗知道法師講的那個人是好人，對噗噗很好。」噗噗抱緊那隻死老鼠，淚眼朦朧地看著帕薩理安。「其他人──大胖呆、坎德人都笑噗噗，都把噗噗當作小蟲。」

噗噗揉揉眼睛。泰斯喉嚨里彷彿卡住什麼東西，他覺得自己比小蟲還要低等。

噗噗繼續輕聲說，「噗噗知道自己長什麼樣。」她骯髒的小手徒勞無功地試圖把衣服弄平，結果只留下一道道污跡。「噗噗知道自己不像躺在那邊的女士一樣漂漂。」溪谷矮人吸吸鼻子，接著她用手擦擦鼻子，毅然決然地看著帕薩理安。「但是漂漂人不會叫噗噗『動物』！漂漂人都叫噗噗『小傢伙』，小傢伙。」她又重復一次。

有那麼片刻，她安靜地回憶過去，然後斷斷續續地嘆著氣。「噗噗，噗噗想要和漂漂人一起。但漂漂人跟我說『不可以』。漂漂人說要走黑暗路。漂漂人告訴噗噗，想要噗噗平安。漂漂人把手放在噗噗頭上──」噗噗低下頭，彷彿在回憶。「噗噗感覺身體很溫暖。然後漂漂人告訴噗噗，『再會，噗噗。』漂漂人叫我『小傢伙』。」噗噗抬起頭看著眼前眾多的法師。「漂漂人從來不會笑噗噗。」她哽咽地說，「從來不會！」她開始嚎啕大哭。

有很長一段時間，大廳里只有溪谷矮人的啜泣聲。卡拉蒙羞愧地把手放在臉上。泰斯抽噎著，一邊摸索著手帕。在幾分鐘之後，帕薩理安離開位置，站在溪谷矮人面前。噗噗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同時止不住地啜泣著。

大法師伸出雙手。「請原諒我，噗噗。」他神色凝重地說，「如果我冒犯到妳，我必須認錯。我是為了要激妳生氣，說出妳的故事來。因為，只有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才會確定這是事實。」帕薩理安把手放在噗噗的頭上，臉上露出疲倦的表情，但同時也露出欣喜的表情。「也許我們沒有徹底失敗，也許他真的學到什麼叫作同情心。」他撫摸著溪谷矮人糾結的頭髮，喃喃自語。「是的，雷斯林絕對不會嘲笑妳的，小傢伙。他知道，他還記得，被嘲笑是什麼滋味。」

泰斯淚眼朦朧中什麼都看不清楚，他聽見卡拉蒙在他身邊靜靜啜泣著。坎德人用手帕擤了鼻涕後，跑出去把把正埋在帕薩理安白袍下襬哭泣的噗噗給抓回來。

「所以，這就是克麗珊娜女士冒險踏上旅途的原因？」帕薩理安詢問正在靠近的坎德人。法師看著躺在地板上蒼白僵硬的軀體，她的雙眼無言地看著黑暗。「她相信她能夠──而我們之前卻失敗的──點燃那微弱的善良之火？」

「是的。」泰斯回答，在法師藍色的眼睛逼視下，他突然感覺不舒服。

「她為什麼要這麼做？」帕薩理安追問。

泰斯拉起噗噗，把手帕交給她，但溪谷矮人卻驚訝地看著他，很明顯不知道該怎麼辦。她最後還是用衣服把鼻涕擦乾淨。

「呃，我記得，提卡說──」泰斯紅著臉停下來。

「提卡說什麼？」帕薩理安柔聲問。

「提卡說──」泰斯勉強吞了口口水。「提卡說，她是因為──因為愛上雷斯林才這麼做的。」

帕薩理安點點頭。他轉頭看著卡拉蒙。「你呢，雙胞胎哥哥？」他突然問。卡拉蒙抬起頭，用迷惑的雙眼瞪著帕薩理安。

「你還愛他嗎？你剛才說，你會回去摧毀費斯坦但提勒斯，你所面對的危險將會難以想像。你願意為了對你弟弟的愛冒這個險嗎？為了他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就像躺在地上的這位女士一樣？在你回答之前，請記得，你不是為了拯救世界而踏上旅途。你是為了拯救一個靈魂而回到過去，就這樣而已。」

卡拉蒙的嘴脣翕動著，卻沒有發出聲音來。他的臉上被一種內心所散發出來的快樂光芒所照亮了。他說不出話來，只能點點頭。

帕薩理安轉過頭去面對法師議會眾成員。

「我已經做了決定。」他開口道。

其中一名黑袍法師站起來，把兜帽褪下。泰斯發現她就是那個帶他來的女子。她的眼中閃著怒火，飛快地比了個手勢。

「帕薩理安，我們質疑你的決定，」她低聲說，「你也知道這代表你不能施展這個法術。」

「大法師之塔的主人能夠獨力施展這個法術，拉多娜。」帕薩理安面色凝重地回答。「每座塔的主人都擁有這個力量。這也是雷斯林當上大法師之塔的主人後所發現的事實。我並不需要黑袍或是紅袍法師的幫助。」

紅袍法師中傳來一陣低語聲，許多法師看著黑袍的陣營，對他們點點頭。拉多娜笑了。

「的確，大師，」她說。「我知道這件事。你不需要我們幫助你施展這個法術，但你還是需要我們。你需要我們的合作，帕薩理安，我們保證不插手的合作──不然我們的魔法將會阻擋銀月的光輝。你將會失敗。」

帕薩理安臉色一寒。「這個女人的性命怎麼辦？」他指著克麗珊娜的軀體質疑道。

「一個帕拉丁牧師的性命對我們來說算什麼？」拉多娜不屑地說道。「我們關切的事情更為重要，而且無法在外人面前討論。讓這些人離開」她指著卡拉蒙。「我們私下討論。」

「我認為這很明智，帕薩理安。」那位紅袍法師柔聲說。「我們的客人又累又餓，想必他們也覺得我們的家務事很無聊吧！」

「很好。」帕薩理安突然說。但泰斯可以察覺到白袍法師面對他們時內心的憤怒。「有需要時，我們會再通知你。」

「等等！」卡拉蒙大喊。「我要求出席！我──」

大漢閉上嘴，差點喘不過氣來。大廳消失了，法師也都不見了，石椅也全沒了。卡拉蒙變成對著一個帽架大喊。

泰斯有點暈眩地打量著四周。他和卡拉蒙、噗噗正位在一個舒適的房間里面，看起來就像是最後歸宿旅店的房間一樣。火爐里燃著火，另外一邊則是舒適的牀舖。爐火旁有一張擺滿食物的桌子，剛烤好的麵包香氣和烤肉味讓他垂涎欲滴。泰斯高興地籲口氣。

「我覺得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了！」他說。

【註】

１　高懸在新海上一千英呎的懸崖，位於詛咒大地正中央的是曾經一度璀璨華麗的沙克沙羅斯古城。在大災變前，也就是長槍之戰前三百年，這里曾經是大陸的中心，擁有豐富的貿易活動，即使是伊斯塔也必須從此地的露天市場中購買需要的物品。當燃燒的大山落在伊斯塔中時──這座城市滑落懸崖，掉入新裂開的大洞中。

２　這是另一個專家級龍與地下城的法術──魅惑術。如果被施法的對象沒有通過法術豁免檢定，那麼他將把施法者當成信任的朋友和盟友，會盡力去保護他。這個法術並無法讓施法者像是機器人般控制對方，但任何施法者所說或所做的事情，都會被用最寬容的角度詮釋。

## １─１４

蒼老的白袍法師坐在一間和雷斯林的研究室十分類似的房里──差別只在於老法師書架上擺著的魔法書是用白色皮革做成的封面。銀色的符咒在火光照耀下閃閃發光。對於任何進來的人來說，這房間感覺有點悶熱，但是帕薩理安感覺到衰老的寒意慢慢滲入他的骨髓中。因此，這間暖熱的房間對他來說其實相當舒服。

他坐在桌子後面，愣愣地看著火焰。門上傳來輕微的敲門聲，他嘆了口氣道，「進來。」

一名年輕的白袍法師打開門，對著走過他面前的黑袍法師恭敬地鞠躬──這是對她所應有的禮節。她一聲不吭地接受了對方的致敬，褪下兜帽，走進帕薩理安的房間，然後在門內停了下來。白袍法師輕輕將門關上，讓兩名法師的首領單獨談話。

拉多娜（註１）犀利地掃視了整個房間，大多數的擺飾都被陰影所遮蓋，火光是唯一的照明。連窗簾都拉了上來，遮蔽了月亮的光芒。拉多娜舉起手，喃喃念著幾句咒語，房里的幾樣物品開始發出奇異的紅光，象徵它們擁有魔法的加持。這包括了門邊的手杖、帕薩理安桌上的一個三角錐和燭臺、一個巨大的沙漏，以及老人手上佩戴的許多戒指。這對拉多娜來說稀鬆平常，她只是單純地巡視一下，然後點點頭。接著，她滿意地在桌旁找了張椅子坐下來。帕薩理安臉上帶著微笑，打量著她。

「我可以向妳保證，陰暗的角落沒有冥界的妖怪蟄伏，」老法師說，「如果我想把妳打到別的次元去，我老早以前就會這麼做了，親愛的。」

「當我們還年輕的時候嗎？」拉多娜的頭髮上點綴著些許銀灰，精緻的髮飾襯託著那張爬滿歲月痕跡的臉，雖然如此，仍然看得出她曾是非常標緻的美人；而這些歲月的痕跡，彷彿又更加強調在這些歲月中她所獲得的智慧和經驗。「恐怕會勢均力敵吧，大師。」

「別管這些了，拉多娜。」帕薩理安說。「我們認識太久了，不需要開這種玩笑。」

「我們的確是認識很久的老朋友了，帕薩理安。」拉多娜微笑著說。「真的很熟了。」她喃喃地說，眼光轉向爐火。

「妳願意回到我們年輕的時光嗎，拉多娜？」帕薩理安問。

她沉默良久，沒有回答。然後她抬頭凝視他，聳聳肩。「要把經驗、力量和知識拿來換什麼？激情？恐怕不會，親愛的。你呢？」

「二十年前我會和妳有一樣的答案。」帕薩理安揉著眉心。「但現在──我不確定。」

「不管過去多麼愉快，我不是來回憶往事的。」拉多娜清清喉嚨，她的聲音突然變得十分冷峻。「我是來反對你的瘋狂決定。」她靠向前，暗色的瞳孔閃爍著。「我希望你不是認真的，對吧，帕薩理安？即使是你也不會心軟、衝動到把那個人類送回過去，阻止費斯坦但提勒斯吧？想想看那個危險性！他可能會改變歷史！我們可能都會因此而消失！」

「呿！拉多娜，那是妳認為！」帕薩理安回答道。「時光是條大河，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河流都要來得寬且深。在滔滔江水中丟進一顆石頭，水會突然停止嗎？水會倒流嗎？它會改道嗎？當然不會！小石子只不過會在表面造成一些漣漪，然後它就會沉下去。河水繼續往前流，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拉多娜疲倦地看著帕薩理安。

「我的意思是，卡拉蒙和克麗珊娜就像小石子，親愛的。他們就像丟進東沙拉禮安（註２）中的兩塊石頭一樣，不會影響到整條河。他們不過是小石頭──」他重復道。

「我們小看了雷斯林，達拉馬說，」拉多娜插嘴道。「他必須非常確定自己會成功，否則他不會冒這種危險的。帕薩理安，他可不是笨蛋。」

「他很確定自己會獲得那魔法，但是沒有牧師，即使有了法術對他也沒用。他需要克麗珊娜。」白袍法師嘆氣道。「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將她送回過去的原因。」

「我不明白──」

「她必須死，拉多娜！」帕薩理安大喊，「難道要我施法變出那景象，妳才會明白嗎？她必須被送到一個所有牧師都消失的時空中。雷斯林說我們必定會將她送回過去，因為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就像他說的一樣，這是我們唯一破壞他計劃的機會！這是他的危機，也是他的轉機。他需要帶著她前往冥界之門，但必須她心甘情願纔行！因此他計劃動搖她的信仰，迷惑她，讓她願意和他一起努力。」帕薩理安惱怒地揮舞著手。「我們在浪費時間。他明天早上就要離開了，我們必須立刻行動。」

「那麼就讓她待在這里！」拉多娜嘲諷地說。「這樣簡單多了。」

帕薩理安搖搖頭。「最後只會讓他回來帶走她。而且，那時他就已經有了無敵的魔力。他可以橫行霸道，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殺了她。」

「有人試過，但失敗了。而且，即使是妳，恐怕也沒辦法傷害在帕拉丁庇護之下的她吧！」

「那麼，也許諸神會阻止她？」

「我想不會，帕拉丁把這件事的抉擇交給了我們。克麗珊娜在這個時空中不過是個植物人，而且不可能好轉，因為目前沒有任何具有足夠力量的牧師能夠喚醒她。也許帕拉丁是要讓她死在一個能夠死得其所的地方，讓她不會白白浪費生命。」

「所以，你計劃派她去送死囉！」拉多娜喃喃地說，驚訝地看著帕薩理安。「老朋友，你的白袍似乎已經染上了鮮紅的血液。」

帕薩理安用力一掌拍上桌面，表情顯得十分痛苦。「該死，我根本不想這樣！！但是我有別的選擇嗎？妳難道看不出來我的處境嗎？現在誰是黑袍法師的領袖？」

「是我。」拉多娜回答。

「如果他成功回來，誰會是領袖？」

拉多娜皺起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明白地說，我的時日有限了，拉多娜。我很清楚。喔──」他比了個手勢。「但是我的力量依舊很強。也許從來沒這麼強大過。但是每朝當我醒來，我都會感覺到那種恐懼。今天會不會就是我不行的那天？每次我記憶法術遇到困難時，我就會全身冒冷汗。我知道，會有那麼一天，我將無法念誦出正確的咒語。」他閉上眼睛。「我很累了，拉多娜，非常疲倦了。我只希望繼續躲在這個房間，靠在溫暖的爐火旁休息，把我這麼多年來所吸取的知識通通寫下來。但是，我現在不敢放手，我知道誰會繼承我的位置。」

老人嘆口氣。「我會選擇我的繼承人，拉多娜。」他柔聲說，「我不會讓這個位置從我的手中被搶走。我付出的代價比妳要大得多了。」

「不見得。」拉多娜瞪著爐火說，「如果他成功回來，可能就不會再有什麼法師議會。我們都會變成他的僕人。」她握緊雙拳。「我仍然反對這項決定，帕薩理安！太危險了！讓她留在這里，讓雷斯林從費斯坦但提勒斯那兒學到那些知識吧！等他回來後我們再對付他！他當然很強，但他得花上好幾年才能完全掌握費斯坦但提勒斯死前所知道的一切！我們可以利用那段時間做好準備對付他！我們可以──」

房間的陰暗處傳來窸窣聲，拉多娜吃了一驚，立刻轉身，手放進袍子的暗袋里。

「住手，拉多娜。」一個平靜的聲音說。「妳不需要浪費妳的力量在防禦法術上。我不是冥界的生物，帕薩理安之前就已經講過了。」那人慢慢走入爐火的光芒中，紅袍反射著些許光芒。

拉多娜嘆口氣靠了回去，但她眼中的怒氣會讓她的學徒小心提防。「的確，傑斯塔瑞斯，」她冷漠地說，「你當然不是冥界的生物。你竟能躲過我的偵測，紅袍傢伙，你變聰明了。」她在椅子上變換著姿勢，嘲弄地看著帕薩理安。「你的確變老了，老朋友，竟然需要別人幫你來對付我！」

「喔，我很確定帕薩理安看到我出現和妳一樣驚訝，拉多娜。」傑斯塔瑞斯表明道。他攏起袍子，慢慢走向帕薩理安桌前的另一張椅子。他走路瘸簸，左腳顯然不良於行。雷斯林並不是唯一一個在試煉中受傷的法師。

傑斯塔瑞斯笑了，「不過大師看來相當擅長隱藏他的情感。」他加上一句。

「我知道你在那邊，」帕薩理安柔聲說，「你應該更了解我的，老朋友。」

傑斯塔瑞斯聳聳肩。「這不重要了。我對你方纔向拉多娜所說的很有興趣──」

「我也有一樣的看法。」

「也許我不會像她一樣那麼堅持己見。我同意你說的，從一開始就是。但這是因為我和你知道事實是什麼。」

「什麼事實？」拉多娜重復道。她的目光掃視傑斯塔瑞斯和帕薩理安，眼中露出憤怒的火焰。

「我們得給她看纔行。」傑斯塔瑞斯（註３）說，聲音依然非常平靜。「不然無法說服她的。證明給她看這有多危險。」

「我纔不看什麼事實！」拉多娜的聲音微微顫抖。「我纔不相信你們兩個人聯手──」

「不然就讓她自己動手。」傑斯塔瑞斯聳聳肩，建議道。

帕薩理安皺起眉頭，接著把桌上那個水晶三角錐推向她。他指著牆角，「這柄手杖屬於費斯坦但提勒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師。拉多娜，對著這個法杖施展真知術，看看這柄杖。」

拉多娜遲疑地碰著三角錐，目光懷疑的投向帕薩理安和傑斯塔瑞斯，又慢慢移回來。

「快點！」帕薩理安爆發了。「我沒有動手腳。」他的眉毛幾乎糾在一起。「妳知道我沒辦法對妳說謊，拉多娜。」

「聽起來你可以對其他人說謊的樣子。」傑斯塔瑞斯柔聲說。

帕薩理安惱怒地看了紅袍法師一眼，但是沒多說什麼。

拉多娜終於下定決心，拿起水晶舉到眼前，念著聽起來十分粗嘎的咒語。七彩光束從三角錐里投射出來，照在角落那個不起眼的木杖。七彩光束搖晃後緩緩聚焦，形成了木杖擁有者的形象。

拉多娜端詳那影像良久，慢慢地將水晶放了下來。當她停止集中意志力時，七彩光束立刻消失了。她的臉色蒼白如紙。

「怎麼樣，拉多娜。」帕薩理安片刻之後平靜地問。「我們要繼續嗎？」

「讓我看看那個時光旅行的法術。」她的聲音微微顫抖。

帕薩理安不耐煩地比個手勢。「拉多娜，妳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大法師之塔的主人可以學習這個法術──」

「至少我有權看看相關的敘述。」拉多娜冷冷地反駁。「如果你想的話，儘管藏住咒語和藥材的記載，但是我要求閱讀這個法術的後果。」她的表情變得毫無轉圜的餘地。「請原諒我懷疑你，老朋友，這跟我以前的做法很像。但是你的袍色似乎跟你的頭髮一起變灰了。」

傑斯塔瑞斯笑了，彷彿這句話非常有趣。

帕薩理安靜坐片刻，進退兩難。

「明天早晨是最後期限啊，朋友。」傑斯塔瑞斯喃喃道。

帕薩理安憤怒地站起身，伸手到袍子里拿出一個以銀鍊掛在他脖子上的銀鑰匙──只有大法師之塔的主人能夠使用的鑰匙。曾經有五座高聳的大法師之塔，現在只剩下兩座。當帕薩理安取下鑰匙，打開桌邊一個雕工精緻的小木箱時，三位法師都不禁想到，不知雷斯林是否也正在使用他的鑰匙做同樣的事；也許他正拿出同樣一本銀色封面的法術書，甚至他也正在慢慢地、虔敬地翻閱著只有大法師之塔主人才能學習的法術。

帕薩理安打開書，先念出只有大法師之塔主人知道的咒語，如果他沒這樣做，這本書會立刻消失。接著，帕薩理安拿起剛才那個水晶，念出拉多娜剛剛所念的粗嘎咒語，七彩光芒立刻照亮了書頁。在帕薩理安的指揮下，水晶中的光芒立刻照亮了對面的牆壁。

「你們看吧！」帕薩理安的聲音中依舊帶著明顯的怒氣。「就在牆上，看看這個法術的敘述。」

拉多娜和傑斯塔瑞斯轉身閱讀著水晶投射出來的文字。不管是因為帕薩理安的咒語或是法術書本身的禁咒，兩個人都無法辨識法術藥材和咒語的章節。但是描述這個法術的文字十分地清晰。

『只有精靈、人類和食人魔擁有回到過去的能力，因為他們是太初之始神明所創造的生物，所以他們可以順利地在時光之流中旅行。這個法術禁止使用在矮人、侏儒和坎德人身上，因為這些種族的出現是意外，不在諸神的預料當中。上面這三個種族如果回到過去，可能會對現今的歷史造成極大的擾動，但是確實的影響則尚屬未知（在禁止受術的種族旁邊加上了帕薩理安搖晃的筆跡──龍人）。

不過，施法者在施術之前，必須要意識到這法術所隱含的危險性。如果受術者在過去死亡了，那麼將不會對現在的歷史造成任何影響，就如同他在受術當天立刻死亡了一樣。他的死亡將只會影響到他自己，對過去、現在、未來都沒有任何影響。因此，我們不需要浪費精力在任何的保護法術上。

受術者無法以任何方式改變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實。這是個預先安排好的安全措施。因此，這個法術將只能夠用來進行學術研究，這也是這個法術當初設計出來的目的。（旁邊還有一個比帕薩理安的筆跡更古老的附註，寫在本頁的空白處──「我們在極大的犧牲之後，非常遺憾地知道了一件事，大災變是無法被阻止的。願他的靈魂安息在帕拉丁之側。」）』

「原來這是他真正的下場。」傑斯塔瑞斯驚訝地吹了聲口哨。「這真是極大的祕密。」

「他們實在是笨得可以才會去冒險，」帕薩理安說，「但這也不能怪他們，他們當時別無選擇。」

「就如同我們現在一樣。」拉多娜語氣苦澀地說。「還有記載嗎？」

「是的，下一頁。」帕薩理安回答。

『如果施法者不是自己回去，而是派別人過去（請注意前頁的禁止種族），他應該要攜帶一個啟動之後可以將使用者送回現在的工具。以下是這個裝置製造的方法──』

「就這樣。」帕薩理安說。七彩光束消失了，老法師的手握住了水晶。「剩下的部份就是在敘述如何製造這些東西的技術問題。我有一個古老的裝置，我會把它交給卡拉蒙。」

他無意間特別強調了那個人的名字，但是房里的另兩人都注意到了這件事。拉多娜諷刺地笑了，她的手不停地撫摸著自己黑袍。傑斯塔瑞斯搖搖頭。帕薩理安注意到自己的失言，一臉疲倦地坐回位置上。

「那麼卡拉蒙將會獨自使用這個裝置。」傑斯塔瑞斯說，「我現在明白為什麼要把克麗珊娜送回去了，帕薩理安。她必須要回到過去，再也不能回來。但是卡拉蒙呢？」

「卡拉蒙是我為了贖罪而做的。」帕薩理安低著頭說。老法師看著自己放在法術書上不停顫抖的雙手。「他回到過去是要拯救一個靈魂，就像我跟他說的一樣。但是這靈魂不是他弟弟的。」帕薩理安抬起頭，眼中有著深沉的悲傷。他的目光先移向傑斯塔瑞斯，然後轉到拉多娜。兩個人都很能夠理解他的意思。

「真相可能會毀了他。」傑斯塔瑞斯說。

「如果你問我的話，他已經沒剩下什麼好被摧毀的了。」拉多娜冷冷地說，然後站起身。傑斯塔瑞斯也跟著站起來，但是由於他的跛腳，讓他多花了一點時間保持平衡。「只要你除掉那個女子，我就不在意你對那個男子做些什麼，帕薩理安。如果你相信這會洗去你袍子上的鮮血，那麼就盡全力幫助他啊。」她面色凝重地笑了。「從某種角度來看，我覺得這很有趣。也許，當我們變老之後，我們之間的差別就沒那麼大了，對吧，親愛的？」

「拉多娜，我們之間還是有差別的。」帕薩理安疲倦地笑了。「只不過是我們之間曾經非常清晰的界限開始消失。這代表黑袍法師們也會同意我的決定嗎？」

「看起來我們似乎沒有別的選擇。」拉多娜毫無情感地說。「如果你失敗了──」

「那妳就可以享受我的失敗了。」帕薩理安嘲諷說道。

「我會的，」女人柔聲回答，「這大概是我這輩子所能享受的最後一件事了。再會，帕薩理安。」

「再會，拉多娜。」他說。

「聰明的女人。」傑斯塔瑞斯在門關起來之後說。

「和你勢均力敵呢，老朋友。」帕薩理安坐回他的位置上。「我很想欣賞你們兩個爭奪我的位置的情景。」

「我很誠心地希望能夠有這個機會。」傑斯塔瑞斯手放在門上說。「你什麼時候要施展這個法術？」

「明天清晨。」帕薩理安沉重地說。「這要花好幾天準備。我已經花了很久的時間安排了。」

「助手呢？」

「不需要，連學徒都不用。我最後會全身無力，你會幫我宣佈散會吧，老友？」

「沒問題，坎德人和溪谷矮人要怎麼處理？」

「把溪谷矮人送回去，並且給他一些喜歡的小玩意兒。至於坎德人──」帕薩理安笑了。「你可以送他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當然，月亮除外。至於禮物嘛，我很確定他在離開前應該會不小心拿到相當數量的東西。記得要仔細檢查他的包包，不過，如果不是太重要的東西，就讓他留著吧！」

傑斯塔瑞斯點點頭。「達拉馬呢？」

帕薩理安的臉色一沉。「闇精靈毫無疑問地已經離開了，他可不想讓他的夏拉非等太久。」帕薩理安皺起眉，手指敲打著桌面。「雷斯林擁有一種奇特的魅力。你從來沒遇見過他，對吧？不，我覺得我也無法理解──」

「也許我可以，」傑斯塔瑞斯說。「我們都曾經被嘲笑過。我們都曾經忌妒過自己的兄弟。我們都曾經痛苦過，受過折磨，就像他一樣。我們都想要──至少曾經有過──擁有打敗敵人的壓倒性力量！我們同情他。我們痛恨他。我們害怕他──這都因為我們心中都有一個角落像他一樣，但是我們只敢在最深的夜里對自己承認。」

「假設我們願意承認的話。那個該死的牧師！她為什麼要牽扯進來！」帕薩理安捧著頭搖晃著。

「再會了，老友。」傑斯塔瑞斯輕柔地說。「當這一切都結束之後，我將會在你的研究室外等待，看看有什麼需要我幫忙之處。」

「多謝。」帕薩理安頭也不抬地回答。

傑斯塔瑞斯一瘸一簸地離開了研究室，匆忙間他不小心把自己的袍子夾在門內，必須再度開門才能鬆開袍子。當他再度關上門時，他聽見了啜泣聲。

【註】

１　拉多娜是個六十多歲，卻美麗非凡的人類女子。她擁有強大的力量，統治著黑袍法師，但其實這只是因為雷斯林從來沒意願挑戰她。

雖然拉多娜用魔法隱藏她真正的年紀，但她依舊是名相當美麗的女子。她有著鐵灰色的頭髮，頭上戴了十分細緻的髮網。她的黑袍極為昂貴和華麗，閃耀著銀線繡成的眾多保護符文。她配戴著的許多珠寶，有些是魔法物品，有些則不是。拉多娜相當喜愛美麗的珠寶。她年輕時和帕薩理安是對戀人，現在兩人之間依舊有一些特殊的情感。

２　原文的東（Thon）是河流和道路的意思，因為精靈們主要用河流來當作運輸的方法。

３　傑斯塔瑞斯約莫五十歲，許多人認為他會是帕薩理安引退後的法師議會之首的接班人。他身材壯碩，擁有一張老實的臉孔，卻只能跛著一隻腳走路──他的左腳在法師試煉時受了傷。其中的原因和過程沒人知道，但謠傳傑斯塔瑞斯在試煉中選擇了肉體的損傷，以便換取魔法，他對此感到十分自傲。

## １─１５

泰索何夫．柏伏特覺得無聊了。

正如同每個人所知道的一樣，克萊恩上再也沒有比一個無聊的坎德人更加危險的生物。

泰斯、噗噗和卡拉蒙剛剛喫完一頓非常無聊的晚餐。卡拉蒙一言不發、心不在焉地喫著，幾乎把所有看得見的食物都一掃而空。噗噗甚至連坐都沒坐下來，拿起盤子就狼吞虎嚥地用手把里面的東西挖得一乾二淨，這也是溪谷矮人喫飯的禮儀。把盤子放下之後，她又清掉了一盤肉汁、牛油、糖和奶油，最後是半盤奶汁燉馬鈴薯；在泰斯發現她在做什麼之後，只來得及救回一個鹽罐。

「喫飽了。」泰斯愉快地說。他把空盤子推回去，試著假裝沒看見噗噗把盤子搶過去舔乾淨的奇景。「我覺得好多了。卡拉蒙，你呢？我們去探險吧！」

「探險！」卡拉蒙臉上的表情突然一變，讓泰斯幾乎有點退縮。「你瘋了嗎？即使讓我變成全克萊恩最富有的人，我也不願意踏出這個門一步！」

「真的？」泰斯急切地說。「為什麼？喔，告訴我嘛，卡拉蒙！外面有什麼？」

「我不知道。」大漢打了個寒顫。「但是一定很恐怖。」

「我沒看見守衛──」

「廢話，當然不需要守衛！」卡拉蒙大吼道。「這里根本沒有守衛的用武之地。泰索何夫，我可以從你臉上看出你在想些什麼，打消這個念頭！即使是你也沒辦法。」卡拉蒙陰沉地看著那扇門。「你搞不好會遇到巫妖（註１）或是更邪惡的怪物！」

泰斯的眼睛圓睜。不過，他還是非常努力地壓抑下想興奮大喊的衝動。他看著自己的腳尖，咕噥道，「嗯，我想你說的沒錯，卡拉蒙。我忘記我們在什麼地方了。」

「我想你也沒有笨到這種地步。」卡拉蒙認真地說。大漢撫摸著疼痛的肩膀長籲短嘆著。「我累得要死，得睡個覺纔行。你和那個叫什麼名字的人也記得睡覺，好吧？」

「當然，卡拉蒙。」泰索何夫說。

噗噗滿意地打著嗝，已經心滿意足地抱著毯子在爐火前躺了下來，拿桌上剩下的菜當枕頭，準備狠狠睡上一場。

卡拉蒙懷疑地看著坎德人。泰斯努力做出坎德人所能夠表現出最無辜的樣子，結果卻讓卡拉蒙對他嚴肅地搖著手指。

「答應我，你不會離開這個房間，泰索何夫．柏伏特。答應我就像──嗯，你答應坦尼斯一樣。」

「我答應你，」泰斯嚴肅地說道，「就像我答應坦尼斯一樣──如果他在這邊的話。」

「很好。」卡拉蒙嘆口氣，在一張牀上躺了下來，那張牀發出吱嘎的抗議聲，牀墊幾乎被他壓得快要貼地了。「我想等下會有人叫醒我們，告訴我們該做些什麼。」

「卡拉蒙，你真的會回到過去嗎？」泰斯若有所思地問，一邊在牀沿坐下來，假裝把鞋帶解開。

「當然囉，沒什麼大不了的。」卡拉蒙睡眼惺忪地咕噥道。「現在快睡覺──多謝，泰斯──你是個──你是個好幫手──」他的話聲變成了穩定的鼾聲。

泰斯坐著不動好一段時間，等著卡拉蒙的呼吸變得平穩。這並沒有花上太久的時間，因為大漢可說是極度心力交瘁了。坎德人看著大漢疲倦、滿布淚痕的臉，覺得良心有點過意不去。但是坎德人早就習慣和過意不去對抗──就像人類早就習慣被蚊子叮一樣。

「他絕對不會知道我曾經離開過。」泰斯躡手躡腳地偷溜過卡拉蒙的牀時這麼想道。「而且我也不算答應他不走出這個門，我是答應坦尼斯。坦尼斯又不在這里，所以不算數啦！反正，如果他不是這麼累的話，我很確定他也會贊成我去逛逛的。」

在泰斯跨過噗噗的胖手之前，他已經成功地說服自己，是卡拉蒙在睡前命令他要出去冒冒險。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門把，記起卡拉蒙的警告。但那門還是輕易地打開了。我們是客人，又不是犯人。否則門外應該會有個巫妖看守才對。泰斯把頭伸出去望著走廊兩邊，什麼都沒有，視線可及的範圍內看不見任何巫妖。泰斯失望地嘆氣，悄悄溜出門外，把門輕聲關上。

走廊往他的左右兩邊延伸出去，消失在陰影之中，看起來非常荒涼、空曠。走廊兩邊有許多的門，但是門上沒有任何標誌，牆上也沒有任何壁畫，地板上也沒任何地毯；附近甚至沒有任何火把或蠟燭。很明顯地，法師們如果要在這一團黑暗中行走，多半都要自己準備照明的工具。

其中一邊有個窗戶，讓索林那瑞的光照射進來，這就是唯一的光源了，而走廊的其他部份完全伸手不見五指。泰斯現在想溜回去拿根蠟燭又嫌太遲了。不行，萬一卡拉蒙醒過來，他可能就不會記得自己說過叫他出去探險的話。

「看來我就跑到其中一個房間去借根蠟燭好了。」泰斯對自己說，「而且，這也是個遇到新朋友的好辦法。」

泰斯靜悄悄地在走廊上走著，來到下一個門口。「我最好不要敲門，萬一他們睡著了就不好了。」他明理地對自己說，順便小心地轉轉門把。「啊，鎖住了！」他感覺非常興奮，這至少會讓他有幾分鐘的事情可做。他拿出開鎖的工具，借著月光選擇適當尺寸的工具。

「我希望這不是魔法鎖上的門。」他咕噥道，這個想法突然讓他感覺有些寒意。法師有時候會這樣做，他知道──這是許多坎德人認為非常不道德的一種習慣。但是也許，在大法師之塔中，在這麼多法師包圍之下，他們不會浪費時間用魔法來鎖門。「我是說，任何人都有可能跑過來轟的一聲把門炸開，幹嘛要鎖門。」泰斯推斷道。

的確，鎖輕易地打開了。他的心臟開始興奮地跳動著。泰斯無聲無息地把門推開，往里面看去。整個房間只有快熄滅的爐火照亮著。他仔細傾聽，聽不見任何人在里面，沒有呼吸聲，沒有鼾聲，他便直接走了進去，慢慢地走。他銳利的眼光看見了牀舖。牀是空的，沒有人。

「那麼他們應該不會介意我借他們的蠟燭一用。」坎德人高興地對自己說。他用快熄滅的煤塊點燃了燭臺上的蠟燭。然後慢慢享受檢查房間主人財物的樂趣。當他這麼做的時候，注意到這房間的主人並不是個很愛整潔的傢伙。

經過兩個小時探險了許多房間之後，泰斯疲倦地走在回到自己房間的路上，鼓鼓的包包里裝的都是他認為最好玩的東西，每樣東西他都下定決心第二天一早馬上物歸原主。這些東西都是他從許多張桌上隨意亂丟的物品中收集來的。他在地上還找到不少東西（他很確定這是那些主人遺失的），他甚至還從幾件看起來馬上就要送洗的袍子口袋里救回一些東西，很顯然地，這些東西是忘記拿走的。

當他回到房間的走廊上時，他大喫一驚，因為他看見自己的房間底下有光線往外流瀉而出！

「卡拉蒙！」他驚呼，就在那一刻，幾百種溜出房間的理由立刻湧進他的腦海里。也許卡拉蒙還沒發現他不見了，也許他正在大喝矮靈酒。泰斯考慮到這個可能性，於是躡手躡腳地靠在門上，把耳朵貼在上面仔細傾聽。

他聽見有人談話的聲音，立刻認出其中一個聲音──噗噗。另外一個──他皺眉想著。聽起來很耳熟──他在哪里聽過這個聲音？

「沒錯，我就是要送妳回菩菊大王那邊，妳想要去吧？但是首先妳得先告訴我，菩菊大王在哪邊。」

那聲音聽起來有點束手無策的感覺。很明顯地，這段對話已經花了不少時間。泰斯把眼睛湊到鑰匙孔上。他可以看見噗噗頭上沾著馬鈴薯，懷疑地看著一名紅袍法師。現在泰斯想起他在哪里聽過這聲音了──這是法師議會上的那個人，就是那個一直質問帕薩理安的傢伙！

「菩吉大王！」噗噗煞有其事地強調。「不是菩菊大王！菩吉大王就在家里，送噗噗回家！」

「當然，但是家在哪里？」

「就在菩吉大王在的地方。」

「那個菩吉大王到底在哪里？」紅袍法師絕望地追問。

「家里，」噗噗不耐煩地回答，「噗噗剛剛說過了。紅紅人帽子底下沒有耳朵嗎？也許紅紅人聾了。」溪谷矮人從泰斯的視線中消失片刻，衝去挖弄她的背包。當她重新出現時，她手中又有另外一隻死蜥蜴，一條皮繩繞著它的尾巴。「噗噗會治，紅紅人把蜥蜴插到耳朵里──」

「多謝，」法師急忙說道，「我的聽力還算好，我可以保證。喔，妳家叫什麼名字？告訴我？」

「洞洞。兩個洞字，名字好聽，對吧？」噗噗驕傲地說。「那是菩吉大王的點子，大王會喫書喔！學到很多東西，都在這里。」她拍拍自己的肚子。

泰斯雙手摀住嘴，以免笑出來。紅袍法師也跟他一樣遭遇到相同的問題。泰斯看見那人的肩膀隱隱抖動著，花了他一段時間才能重新開口。當他開口時，聲調還是有些微顫抖。

「什麼──我是說人類叫妳的家──呃，洞洞──叫什麼名字？」

泰斯看見噗噗皺起眉。「笨名字。聽起來像是有人吐痰，沙克螺絲。」

「沙克螺絲。」紅袍法師重復道，搞不太清楚是什麼意思。「沙克螺絲。」他喃喃自語。然後他猛彈一下手指。「我記起來了！坎德人在會議時有說過，沙克沙羅斯？」

「噗噗說過了。紅紅人確定不要蜥蜴治耳朵？把尾巴放進──」

紅袍法師鬆了口氣，把手放在噗噗的額頭上，像銀粉般閃亮的灰落到她身上（噗噗拚命打噴嚏），泰斯聽見法師喃喃念著咒語。

「噗噗回家家？」噗噗滿懷希望地說。

法師沒有回答，繼續念著咒語。

「紅紅人不好。」噗噗自言自語地說，銀粉緩緩地布滿她的頭髮和身體，讓她不禁又打了個噴嚏。「通通都不好，不像噗噗的漂漂人。」她揉揉鼻子，吸吸鼻涕。「漂漂人不會笑我──叫我『小傢伙』。」

溪谷矮人身上的銀粉開始發出黃色光芒。泰斯驚訝地看著，那光芒愈來愈亮，變換著顏色，變成黃綠色、綠色、藍綠色，然後變成藍色──

「噗噗！」泰斯低呼。

溪谷矮人不見了！

「我就是下一個！」泰斯害怕地想到。沒錯，那個紅袍法師一跛一跛地走向泰斯做出來、躺在牀上的一個假人（怕卡拉蒙醒來發現他不見了會擔心的道具）。

「泰索何夫．柏伏特。」紅袍法師輕聲呼喚。他已經離開了泰斯的視線。坎德人全身僵硬地站著，等著法師發現他不見了。他不是害怕會被抓到，他早就習慣被人抓包，很確定自己一定可以混過去。他害怕的是被送回家！他們不會真的以為卡拉蒙可以沒有他的幫助，就去任何地方吧？

「卡拉蒙需要我！」泰斯嚴肅地對自己說。「他們不知道他的狀況有多糟。如果沒有我沿路幫忙，把他從酒吧拉出來，不知道他會發生什麼悲劇！」

「泰索何夫！」紅袍法師的聲音重復道，他一定很靠近那張牀了。

泰斯匆忙地伸手進包包里，拿出一大堆東西來。他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有用的東西，但這可能性實在不高。他打開手，讓蠟燭照著手上的東西，希望能夠看清楚這次挖到了什麼寶。他手上抓著一枚戒指、一顆葡萄、一坨髮蠟。髮蠟和葡萄很明顯都沒有用。他把它們丟到地板上。

「卡拉蒙！」泰斯聽見紅袍法師嚴厲地說道。他可以聽見卡拉蒙咕噥著要起牀，也可以想像那個紅袍法師搖晃著大漢的樣子。「卡拉蒙，快醒醒。坎德人到哪里去了？」

泰斯試著不去管房間里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集中注意力在檢查手中的戒指；那很有可能是魔法戒指。那是在左邊第三個房間撿到的，還是第四個？魔法戒指通常戴上就會自動發生作用。泰斯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曾經戴上一枚奇怪的魔法戒指，把他莫名其妙地傳送到一個邪惡法師的宮殿里。這次很有可能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他實在想不透這枚戒指到底有什麼用。

也許戒指上有什麼線索？

泰斯把戒指翻轉過來，慌忙中差點把它給弄掉了。感謝上天，卡拉蒙睡得跟死豬一樣！

那是個普通的戒指，用象牙雕刻的，上面還有兩顆粉紅色的小石頭。戒指內側還有一些奇怪的咒文。泰斯傷心地回憶起他那副真知眼鏡──真可惜掉在奈拉卡的神殿里了，現在搞不好變成某個龍人的眼鏡。

「啥──啥麼──」卡拉蒙不知所云地說。「坎德人？我告訴過他──不要出去──巫妖──」

「該死！」紅袍法師現在朝著大門走來。

拜託，費資本！坎德人低語道，如果你還記得我，不過我猜你可能太忙了，記不住了，不過你也可能還記得，我就是那個常常幫你找到帽子的人。拜託，費資本！不要讓他們把卡拉蒙在沒有我陪伴的狀況下送走。讓這是個隱形戒指吧！至少是個可以讓他們不要抓到我的戒指！

泰斯閉上雙眼以免看到可能突然出現的怪物，慌張地把戒指戴上（不過他最後還是張開眼，避免錯過可能突然冒出來的怪物）。

一開始，什麼都沒改變。他可以聽見紅袍法師瘸簸的腳步聲愈來愈靠近門邊。

接著──出狀況了！雖然這跟泰斯期待的不太一樣。整條走廊開始變大！坎德人似乎可以聽見牆壁和走廊颼的一聲晃過他面前，然後愈變愈大。他張著嘴看著門愈來愈大，直到變成像高塔一樣的尺寸為止。

我做了什麼？泰斯警覺地想。我讓高塔長大了嗎？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注意到？如果有人注意到的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不高興？

大門突然帶著一陣颶風打開了，坎德人差點被大門給打扁。

巨人！泰斯吃了一驚。我不只讓塔長大了，我還讓法師們也都長大了！喔，天哪。我猜他們會注意到這件事的！至少當他們要穿鞋子時就會注意到！我很確定他們一定會不高興。如果我突然變成二十呎高，衣服都不合身了，我也會不高興的！

但紅袍法師似乎不太在意自己突然變高了，這讓泰斯大惑不解。他只是看著走廊兩邊大喊，「泰索何夫．柏伏特！」

他甚至掃視了泰斯站著的地方──卻沒看見他！

「喔，太感謝你了，費資本！」坎德人吱吱地說──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奇怪耶！他又嘗試著再一次開口，「費資本？」又是吱吱叫的聲音。

就在那一瞬間，法師低頭了。

「啊哈！你是從誰的房間跑出來的啊，小朋友？」法師說。

泰索何夫驚訝地看著一隻大手伸過來──是要抓他的！手指愈來愈靠近，泰斯嚇得不能動彈，眼睜睜地看著巨手抓住他。完了！他們會馬上把他送回家，在這之前還得先假設他們不會因為他把塔變大而給他嚴厲的處罰──

大手抓住他的尾巴，把他抓了起來。

「我的尾巴！」泰斯忙亂地想，在空中不停掙扎著。「咦？我沒有尾巴呀！但是我現在一定有了！因為那隻手一定抓住了我身體的某個部位！」

泰斯轉過頭去，看到自己竟然真的有條尾巴！不只是尾巴，他還有四隻粉紅色的小腳！四隻耶！而且他也不再穿著藍色的綁腿，反而變成渾身白毛！

「你看看，」一個嚴厲的聲音在他耳邊轟轟說道，「回答我，小老鼠！你是誰的魔寵？」

【註】

１　雖然巫妖「Lich」這個字不過是古文中「屍體」的意思，但在龍槍的設定中這代表著更邪惡的設定。巫妖的意思是，追求永生不死的法師將自己變成了不死的生物，但卻依然擁有所有的魔法能力。

## １─１６

魔寵！泰索何夫努力思索著這是什麼意思。魔寵──以前和雷斯林之間的談話，又回到他慌亂的腦海里。

「有些法師畜養一些動物來聽他號令做事（註１）。」雷斯林曾經跟他說過。「這些動物，或被稱作魔寵，可以變成法師本身五感的延伸。牠們可以前往法師無法到達之處，看見他不能看見的東西，聽見他不該聽見的祕密。」

那時候，泰索何夫覺得這是個非常有趣的點子，不過他也記得雷斯林對於有些法師倚靠動物，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感到不以為然。

「怎麼樣，回答我？」紅袍法師質問著，一邊搖晃泰斯的小尾巴。泰斯覺得腦袋一陣充血，令他覺得有點暈眩；不提尊嚴受損，尾巴被拉可是很痛的！此時，他所能做的僅有多謝上天，佛林特這個時候看不見他。

我想，他意識模糊地思考著，魔寵應該可以講話。我希望牠們講的是通用語，而不是某種奇怪的──舉例來說，像是老鼠語的怪話。

「我是──我，呃，屬於──」法師會是什麼樣的名字？「法──法卡司。」泰斯吱吱叫著，突然想起很久以前，雷斯林曾經提過有個同學叫這個名字。

「啊！」紅袍法師皺著眉頭說，「我早該知道的。你是替主人辦事還是偷溜出來的？」

對泰斯來說幸運的是，法師鬆開了他的尾巴，改握住他的小肚子。坎德人的前爪現在放在紅袍法師的拇指上，閃閃發亮的小眼睛看著法師冷靜的雙眸。

我該怎麼回答？泰斯忙亂地想。兩個回答聽起來都不太好。

「這是我──我的休息時間。」泰斯用一種自以為相當自傲的吱吱聲說。

「哼，」法師吸口氣。「你和那個懶惰的法卡司在一起太久了，我很確定這件事。明天早上我會和那個年輕人好好談一談。至於你，別亂動！你忘記蘇朵拉的魔寵晚上會在大廳亂跑嗎？你可能會變成那隻貓的點心！跟我走，等我忙完之後，我就會把你送回主人身邊。」

泰斯正準備對準法師的大拇指一口咬下去，卻立刻打消這個念頭。『忙完之後！』當然，這一定就是指卡拉蒙！這比變成隱形還要好！他可以順便到那邊去！

坎德人把小頭柔順地放著，做出心目中老鼠服從的樣子。紅袍法師看起來似乎心滿意足，因為他心不在焉地笑了，並且開始在袍子里找尋某樣東西。

「怎麼搞的，傑斯塔瑞斯？」那是卡拉蒙半睡半醒的詢問聲。他睡眼惺忪地瞧著走廊。「你找到泰斯了嗎？」

「那個坎德人？不是。」法師再度露出微笑，帶點惱怒。「要找到他可能得花上一段時間，恐怕坎德人在躲藏這方面很在行。」

「你不會傷害他吧？」卡拉蒙著急地問。泰斯覺得自己有點對不起這個壯漢，想要親自去安慰他。

「不，當然不會。」傑斯塔瑞斯順口回答，一邊依舊在搜索著袍子的口袋。「不過，」他後來又加上一句。「他有可能不小心傷到自己。這里有許多東西是不可以亂碰的。怎麼樣，你準備好了嗎？」

「在泰斯回來之前，我不是很想走。」卡拉蒙堅持道。

「恐怕你沒有多少選擇。」法師說，泰斯聽見那人的聲音變得非常冷漠。「你弟弟一早就要出發，你那時必須準備好一起走。帕薩理安要花上好幾個小時纔能夠記憶和施展這個復雜的法術。他現在已經開始了──我花了太多時間找坎德人，事實上，我們已經遲到了。快來吧！」

「等等──我的東西──」卡拉蒙可憐地說。「我的劍──」

「你不必擔心這個部份。」傑斯塔瑞斯回答。很明顯他也剛好找到他在找的東西──他從口袋里拿出一個絲質的袋子。「你不能夠把任何屬於這個時代的武器或物品帶回過去。法術的其中一個部份會確保你穿著的衣物和那個年代相符。」

卡拉蒙低下頭看著自己，感到十分不可思議。「你──你是說，我必須要換衣服？我不會有劍？怎麼──」

你們竟然要把這個人什麼都不帶就送回過去！泰斯憤怒地心想。他大概只會活五分鐘，假設他運氣好的話！天哪，我不能──

一個絲質的袋子套了上來，坎德人把本來要做些什麼都全忘得一乾二淨。

四周變得漆黑一片，他跌到袋子底部，腳踩在自己的尾巴上，頭下腳上地落到袋底。在他腦中的某個部份，對於保持目前這種肚皮朝天的姿勢感到無比恐懼。他瘋狂地試圖翻過身來，小爪子不停在光滑的袋壁上搔爬著，最後終於成功地翻轉過來，那害怕的感覺消失了。

原來這就是害怕的感覺，泰斯嘆著氣。我對這種感覺實在沒什麼好感。我很高興坎德人一般來說不會有這種感覺──現在又怎麼了？

他強迫自己的小心臟不要跳那麼快，冷靜下來。泰斯趴在絲質的袋底，試著想出等下要做些什麼事情。在剛剛一陣忙亂當中，他似乎已經忘記自己的目的，現在，單靠聽覺他可以判斷出來有兩個人的腳步聲在走廊上走著；卡拉蒙穿著靴子的沉重腳步聲和法師輕柔的腳步移動聲。他同時也感覺到有一些搖晃的動作。他突然想到，紅袍法師很顯然是把這個袋子掛在腰間！

「我在那邊該做什麼？之後我又應該如何回來──」

那是卡拉蒙的聲音，雖然被這個袋子弄得有點模糊，但是還算清楚。

「等會兒我們會對你解釋一切。」法師的聲音聽起來太有耐心了。「我在想，不知道你是否有疑慮或後悔？如果是這樣，你應該現在就告訴我們──」

「沒有。」卡拉蒙的聲音聽起來很堅定，這是很久都沒有過的。「沒有，我沒有後悔。我會去。我會把克麗珊娜女士帶回來。不管那個老人怎麼說，她會受傷都是我的錯。我會確定她受到應有的照顧，而且我也會幫你們搞定費斯坦但提勒斯。」

「嗯嗯。」

泰斯聽見了這個聲音，但是他懷疑卡拉蒙是否聽得見。大漢正不停地喃喃念著抓到費斯坦但提勒斯之後要怎麼料理他。但是泰斯覺得心頭一冷，就如同他在大廳注意到帕薩理安用那種怪異、悲傷的眼神看著卡拉蒙時所感覺到的一樣。坎德人忘記自己身處何處，不禁無助地吱吱叫起來。

「噓！」傑斯塔瑞斯心不在焉地嘟囔著，一邊拍拍腰間的袋子。「只要再一段時間就好了，然後你就可以回到你的籠子里面喫玉米了。」

「呃？」卡拉蒙說。泰斯幾乎可以看見大漢驚愕的表情。坎德人磨著小牙齒。「籠子」這個字讓他腦海里浮現了一個可怕的景象──萬一我不能變回我自己怎麼辦？

「喔，不是說你啦！」法師急忙說。「我在和我的毛毛小朋友講話。牠有點不聽話，如果不是因為我們遲到了，我現在應該就把牠送回去的。」泰斯嚇呆了。「你看，牠似乎安靜下來了。剛剛你說了些什麼？」

泰斯沒心情再注意外界的事物了。他自怨自艾地用小爪子抓住袋子，隨著它前後搖晃，不停地撞擊法師的大腿。把戒指脫下來應該就可以解除這個法術了吧？

泰斯很想看看手指。上次他戴上的那個魔法戒指脫不掉，萬一這次也一樣怎麼辦？他會一輩子都披著毛皮，變成皮膚粉紅色的老鼠嗎？泰斯立刻把另一隻腳伸過去，試圖要把卡在腳趾（管它現在叫什麼東西）上的戒指脫下來，以便確定一下。

但是轉念一想，一個坎德人突然從袋子里爆出來，落到法師腳邊的景象浮上他的腦海。他強迫自己的小爪子停下來。不行，至少現在他還是在往卡拉蒙要去的地方的路上。不管怎麼樣，也許他可以用老鼠的形體和他一起回到過去。但是，好像有個更要命的問題──

他要怎樣離開這個袋子！

坎德人的心沉了下去。當然，如果他變回自己，要出去就簡單了。只不過他們會抓住他，把他送回家。但是如果他繼續保持老鼠的樣子，他最後會被迫和法卡司一起喫玉米！坎德人彎下腰，小爪子捧住頭。到目前為止，這可以說是他這輩子最糟糕的時刻了，即使把兩個法師逮到他偷帶著長毛象逃跑的那次加進來也比不上。更要命的是，他開始覺得有點頭暈，可能是因為袋子在搖晃，空氣不流通，以及這里的怪味道，還有常常撞來撞去的關係。

「全部的問題都出在我向費資本禱告。」坎德人不高興地對自己說。「他也許真的是帕拉丁，但是我敢打賭那個可惡的老法師現在一定躲在什麼地方偷笑。」

想到費資本，以及自己有多麼想念這個老瘋子，並沒有讓泰斯感覺好一點。所以他把這個念頭擺在一旁，再度開始專心打量四周的環境，試圖找到一個出去的方法。他瞪著眼前光滑的絲袋，突然──

「你這個笨蛋！」他興奮地對自己說。「你這個沒腦袋的坎德人，佛林特一定會這樣講的！或者是沒腦袋的老鼠，因為我現在不是坎德人了！我是隻老鼠──所以我有牙齒！」

泰斯實驗性地咬了幾口。一開始他抓不住絲質的袋子，感到很失望。

「從縫線的地方開始試，笨蛋！」他對自己說，並且對準縫線處一口咬下去。他銳利的小牙齒幾乎一咬就把那里的質料咬穿了。泰斯很快地再咬了幾口，看到外面一大片紅色──法師的紅袍！他深深地吸了口氣（之前這傢伙不知道在這里面放些什麼），然後放心地繼續多咬幾口。

然後他停了下來。如果他再把洞咬大，他就會掉出去。他還沒準備好，至少目前還沒有。最好是等他們到了目的地之後，看起來也不會太遠了。泰斯突然意識到，他們已經爬樓梯爬了一段時間了。他可以聽見卡拉蒙由於太久沒運動而氣喘吁吁，連紅袍法師也有點呼吸急促。

「你為什麼不直接施法傳送到實驗室去？」卡拉蒙嘀咕著。

「不行！」傑斯塔瑞斯回答，他的聲音中帶著敬畏。「我現在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帕薩理安施展這個法術所召喚來的能量，我可不敢用任何低階法術來幹擾這強大的力量！」

泰斯打了個寒顫，他認為卡拉蒙應該也有同樣的感受；因為他聽見大漢緊張地清清喉嚨，沉默地繼續往上爬。突然，他們停了下來。

「到了嗎？」卡拉蒙試著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穩定。

「是的。」法師低聲講。泰斯著急地傾聽。「我會領著你走上這最後的幾階樓梯，然後，當我們到了上面的門口後，我會非常小心地打開門，讓你進去。不要說話！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打擾帕薩理安集中精神的動作。這個法術需要好幾天的時間準備──」

「你是說他幾天前就知道我們要這樣做了？」卡拉蒙沙啞地說。

「噓！」傑斯塔瑞斯命令道，他的聲音中帶著憤怒。「當然，他知道有這個可能。他必須要先做好準備。幸好他有這樣做，因為我們根本沒想到你弟弟的動作會這麼快！」泰斯聽見那人深吸一口氣。當他再度開口時，他的語氣平靜多了。「現在，我再說一次，當我們爬上最後幾階樓梯時──不要開口！明白了嗎？」

「是的。」卡拉蒙聽起來有點退縮。

「照著帕薩理安的指示做。不要問問題！照著做就是了，明白嗎？」

「是的。」卡拉蒙聽起來更畏縮了。泰斯聽見大漢的音調中有些顫抖。

他很害怕，泰斯意識到。可憐的卡拉蒙，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對待他？我不明白。這里有許多表面上看不見的事情正在發生。好吧，就這麼決定了。我不在乎如果我真的打擾了帕薩理安的專心，我必須冒這個險。不管怎麼樣，我都要跟卡拉蒙一起去！他需要我。而且──坎德人嘆口氣──時光旅行！多棒啊──

「很好。」傑斯塔瑞斯遲疑片刻，泰斯可以感覺到他的身體變得僵硬。「卡拉蒙，我就在這里和你告別。願神庇佑你。你所冒的險非常大──對我們來說也一樣。你根本無法理解有多危險。」最後一句話非常小聲，只有泰斯聽得見，坎德人的耳朵豎了起來。然後紅袍法師嘆口氣。「我希望我能夠說你弟弟值得你這麼做。」

「他值得的，」卡拉蒙堅定地說，「你會知道的。」

「我向吉力安祈禱你是對的──現在，你準備好了嗎？」

「是的。」

泰斯聽見窸窣聲，彷彿是戴著兜帽的法師點了點頭。然後他們又開始繼續移動，慢慢爬上樓梯。坎德人從袋子底端的洞往外看，看著階梯的陰影掠過他眼前。他知道，只有幾秒鐘的時間。

樓梯到了盡頭。他可以看見腳下是一個巨大的石頭平臺。就是這里了！他勉強吞了口口水，告訴自己。他可以再度聽見窸窣聲，感覺到法師正在移動，門打開的聲音。泰斯很快地用銳利的牙齒咬穿剩下的線頭。他聽見卡拉蒙緩慢的腳步聲，走進了大門，他聽見大門關上的聲音──

縫線打開了，泰斯掉出袋子外。有那麼一瞬間，他開始思考老鼠是否像貓一樣四隻腳著地。（他曾經把一隻貓從家中的屋頂丟下去，想試試看那句俗話是不是真的），然後他就落地了，頭也不回地開始奔跑。坎德人一聲不吭地拚命奔跑。他用力擠過那扇門，躲進一個靠在門邊的書櫃底下。

泰斯停下來喘息，仔細傾聽著。

萬一傑斯塔瑞斯發現他不見了怎麼辦？他會回來找他嗎？

不要胡思亂想，泰斯嚴肅地告訴自己。他不會知道我掉在哪里，他可能根本不會回來這里，因為可能會打擾這個法術的施展。

在幾分鐘之後，坎德人小心臟的跳動終於慢了下來，讓他可以聽清楚到底旁邊的人在說些什麼。很不幸地，他還是聽不見多少聲音。他可以聽見喃喃自語的聲音，彷彿有人在默念劇本。他也可以聽見卡拉蒙在爬了那麼久的樓梯後，努力試圖調整呼吸，卻又不敢吵到法師的聲音。大漢不停地變換著姿勢，靴子發出非常細微的聲音。

但是就只有這個聲音。

「我一定得看看！」泰斯對自己說。「不然我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坎德人從書櫃底下爬了出來，這才真正開始感受四周的環境。這個新的小世界是由灰塵和蜘蛛網所組成的，他可以看到巨大的乾燥玫瑰花瓣、溼茶葉、別針，這些小東西突然間變得像整個世界一樣大。傢俱如同大山般聳立著，而且還讓他可以躲進掩護當中。蠟燭變得像太陽一樣，卡拉蒙像是個可怕的巨人。泰斯疲倦地繞過卡拉蒙的大腳。他從眼角看見帕薩理安的白袍搖動，立刻飛快地衝到對面去。幸好那邊只有蠟燭照明。

然後泰斯蹣跚地停了下來。他之前只有去過法師的實驗室一次，那次他還帶著那個該死的傳送戒指。他當時所看到的恐怖和驚人的景象讓他從此難忘。現在他跨進了一個銀色粉末撒成的圓圈，克麗珊娜女士就躺在正中央，她的雙眼依舊瞪著天花板，臉孔比身體底下的牀單還要白。

這就是法術要施展的地方！

泰斯感覺背後的毛髮豎起，急忙躲了開來，藏在一個翻倒的尿壺底下。帕薩理安站在圓圈的外面，身上的袍子閃爍著奇怪的光芒。在他手中握著一個鑲有寶石的奇怪裝置，當他轉動那個裝置時，上面閃爍著許多小小的燈光。這看起來像是一柄權杖，泰斯曾經看到過一個諾德馬（註２）的國王拿過類似的東西，但是這個看起來更漂亮。它有著各種奇怪的接縫和支柱，有些部份會移動，有些部份竟然自己會轉動！泰斯驚訝地看著帕薩理安轉動、扭動、按壓這個怪異的裝置，直到它變得比一顆雞蛋還要小為止。大法師喃喃念著咒語，將它丟進袍子口袋中。

接著，雖然泰斯發誓絕對沒看見帕薩理安移動半步，但大法師隨後卻突然出現在銀粉圈內，就在克麗珊娜僵硬的軀體旁邊。法師彎下腰來，泰斯注意到他將什麼東西放進克麗珊娜的袍子理。接著帕薩理安開始念誦咒語，手不停地繞著愈來愈大的圓圈。泰斯斜眼看著卡拉蒙，看見他站在圓圈旁邊，表情很奇怪。他的表情露出了陌生，卻彷彿對眼前的事物感到熟悉的感覺。

當然，泰斯心想，他和魔法一起長大，也許讓他想起和弟弟一起長大的時光。

帕薩理安站起身，坎德人驚訝地看見他身上出現的改變。他的臉孔老了許多，看起來臉色灰白，而且他的腳步變得非常不穩。他比了個手勢，示意卡拉蒙走向前，踏進銀圈中。卡拉蒙露出恍惚神情，沉默地站在克麗珊娜僵硬的身體旁邊。

帕薩理安從口袋里將裝置拿了出來，大漢把手也放了上去。有那麼一段時間，兩個人都握著那個裝置不放。泰斯看見卡拉蒙的雙脣翕動著，但是他聽不見講話聲。大漢似乎正在默念著用魔法傳送給他的咒語。然後卡拉蒙停止了默念。帕薩理安舉起手，比了個手勢，就讓自己飄浮起來，並且飄回到實驗室的黑暗之中。

泰斯看不見老法師了，但是可以聽見他的聲音。咒文聲變得愈來愈大聲，突然間，一道銀色的光牆從地面上的銀圈竄了起來。這道強光讓泰斯紅色的老鼠眼睛忍不住流淚，但是坎德人不願意移開視線。帕薩理安現在的聲音大到讓整個房間似乎都為之震動起來，彷彿呼應著咒文般轟轟作響著。

泰斯的視線一直集中在那閃爍的光牆上。他可以看見卡拉蒙站在克麗珊娜身邊，手上依舊拿著那個裝置。泰斯小聲地吸了口氣，他現在還看得見這座實驗室，但是它彷彿開始閃爍，在不同的空間中跳躍。而且，當它消失時，坎德人彷彿看見別的地方的景色！森林、城市、湖泊、海洋在他眼前閃動，不停轉換著，人們出現又消失，接著又被其他的景象所替換。

卡拉蒙的身體開始和這個脈動同步閃動著，克麗珊娜也開始瞬間出現在這個地方，瞬間又出現在別的地方。

眼淚流過泰斯的小鼻子。「卡拉蒙準備要經歷史上最偉大的冒險了！」坎德人難過地想。「而且他要拋棄我自己去！」

有那麼一瞬間，泰斯掙扎著。他生理本能地服從邏輯，然而有個像是坦尼斯的那半部份拚命告訴他──泰索何夫，不要耍笨！這是強大的魔法。你會把事情通通搞砸！泰斯聽見這個聲音，但是它被整個房間里面轟隆作響的咒語聲和回聲給蓋了過去，很快就消失了──

帕薩理安根本沒聽見那老鼠吱吱叫的聲音。他專注念誦著咒文，只來得及從眼角看到了這不尋常的動作。太遲了，他看見老鼠吱吱叫著跑出來，直接衝向那銀色的光牆！帕薩理安驚恐地停下來，轟隆聲也跟著慢慢消失。在一片寂靜中，他可以聽見小小的聲音，「不要離開我，卡拉蒙！不要放我一個人走！你知道沒有我你會遇上多少麻煩的！」

那隻老鼠穿過銀色的粉末，留下一道痕跡。帕薩理安聽見一個小小的撞擊聲，看見一個小小的戒指掉落下來，在地上轉動著。然後他看見一個身影出現在圓圈內，驚訝地猛吸一口氣。然後那個脈動的身影消失了。圓圈中的強光被空無給全部吸走，實驗室又回復一片黑暗。

帕薩理安疲軟無力地倒在地上。在昏過去之前，他最後一個念頭，是個可怕的想法──

他竟然把坎德人送回過去了。

【註】

１　法師的魔寵是另一個專家級龍與地下城中的法師特色。魔寵是某種小生物，像是貓、青蛙、雪貂、烏鴉、蛇、貓頭鷹、蟾蜍，甚至是老鼠等。擁有魔寵可以讓法師佔有相當的優勢。牠可以把自己的感覺能力傳達給主人，和他交談，也可以擔任守衛、偵察和間諜的工作。

２　諾德馬是在安塞隆的東北方區域，也是卡拉曼所在的地方。在長槍之戰時，英雄們在那里待了一段時間。

## ２─１

達努比斯在伊斯塔空曠、光亮的神之殿堂中緩緩行走著。他心不在焉地漫步，目光集中在大理石地板的復雜雕刻上。旁人如果看到他這麼漫無目的地在神殿里亂走，一定會認為他不明白身處在宇宙的中心是多麼大的恩典。但達努比斯並不是不知足，而且他也不敢忘記這件事實。就算他忘了，每天早上晨禱時，教皇也會不間斷地提醒他。

「我們就是宇宙的中心。」教皇會用如音樂般美妙的聲調講述，有時美妙到讓人忘記聆聽他教誨的內容。「伊斯塔，諸神寵愛之城，宇宙的中心。而我們正位在這座城的樞紐，因此我們就是宇宙中心的樞紐。心臟的血液澎湃洶湧，即使連最小的趾頭都能夠受到養分的照顧；我們的信仰和教誨也會如同它一樣，從這座偉大的聖殿中流傳出去，照亮吾輩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諸位時時刻刻都要記得這件事情，能在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到諸神的恩寵。諸位的所作所為就會像蛛網般傳遞出去，在克萊恩各地造成大震動。」

達努比斯打了個冷顫，希望教皇不要用這個比喻，他痛恨蜘蛛。事實上，他討厭所有的昆蟲。他從來未曾對此做出懺悔，但卻又時時覺得有罪惡感。他發誓要仁民愛物，當然，黑暗之後的創造物除外──這包括地精、食人魔、食人妖，以及其他邪惡的種族，但是達努比斯不確定蜘蛛到底算不算。他一直想要詢問別人，不過卻知道這必定會在神眷之子間掀起繁雜的論戰，他覺得不值得。不過，私底下，他還是決定繼續痛恨蜘蛛。

達努比斯輕輕拍著自己的禿腦袋。他的思緒怎麼會跑到蜘蛛上頭去？我老了，他嘆口氣。我很快就會變得和阿拉巴克斯一樣，整天坐在花園里睡覺，只等著有人來叫他起牀喫晚飯。想起這件事，達努比斯再度嘆氣，但是這嘆氣的成分中羨慕要多於同情。可憐的阿拉巴克斯！至少他可以逃過──

「達努比斯──」

達努比斯停住不動。他打量著寬廣的走廊，沒看到任何人。牧師感到一陣膽寒，他是真的聽見那聲音，還是單純想像出來的？

「達努比斯。」那個聲音又再傳出。

這次牧師又更靠近地觀察柱子間的陰影。一個影子，一個黑暗中的人影現在看起來很顯眼了。達努比斯惱怒地責備自己的大驚小怪，他強忍住發抖，停下步來，慢慢走向站在陰影中的那個人，心里明白那個人永遠不會走出來。並不是光線會傷害到那個等待著達努比斯的人，只有黑暗生物才會這麼容易受傷。事實上，達努比斯常常想，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傷害這個人。當然，他似乎只喜歡躲在暗影中。愛裝神弄鬼的傢伙，達努比斯嘲諷地想。

「你在叫我，黑衣人？」達努比斯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悅耳。

他看見陰影中的臉笑了，達努比斯知道他的一舉一動都在這人的掌握之中。

「該死！」達努比斯咒罵道（這是一個教皇不讚許，但是像達努比斯這種平凡人常常會犯的錯誤）。「為什麼教皇要把他留在教廷中？為什麼不像其他人一樣流放或驅逐他？」

他當然只敢對自己說，因為他內心深處知道答案。這個人太危險、太強了。這人和其他人不一樣。教皇把他留下來，就像人們會把兇惡的狗留下來看家一樣；他知道這隻狗在接到命令時會攻擊對手，但是他必須時時確定鍊子綁得夠緊。如果鍊子鬆脫了，這隻狗絕對會撲向主人的喉嚨。

「很抱歉打擾您，達努比斯，」那人柔聲說，「特別是當您在思考那麼重要的事情時。但是在我們談話時，有件很重要的事情發生了。帶一支神殿衛隊去市場，你們會在那里的十字路口發現一名帕拉丁的神眷之女。她快死了。而且，你們還會在那邊發現攻擊她的人。」

達努比斯睜大眼睛，隨即又懷疑地瞇起眼。

「你怎麼會知道？」他質疑道。

陰影中的那人稍稍動了一下，構成薄脣的線條變寬了──這是那人近似微笑的一種表情。

「達努比斯，」那人說，「你認識我很多年了。你會問風是怎麼吹的嗎？你會質疑星辰為什麼閃亮嗎？我就是知道，達努比斯。這就是你能獲得的答案。」

「但是──」達努比斯迷惑地把手放到頭上。這需要很多解釋，需要對有關當局呈上報告。我又不可能直接變出一支神殿衛隊！

「快點，達努比斯。」那人輕聲說。「她不會活很久了──」

達努比斯勉強吞嚥一口氣──帕拉丁的神眷之女，受到攻擊！快要死了──而且，竟然還在市場！也許正被一羣喫驚的羣眾所包圍。這會是多大的醜聞！教皇會很不高興的──

牧師張開嘴，隨即立刻閉上。他看著陰影中的人片刻，就明白自己沒辦法獲得更多的消息。達努比斯轉過身，朝著之前來的方向跑去，皮製的涼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的響著。

達努比斯雖然跑到了神殿衛隊的指揮部，但是，正如同他所預料的一樣，這造成了許多質疑和混亂。在等待隊長到來的片刻，他一屁股坐下來，不停喘著氣。

創造蜘蛛的神祇是誰也許沒人確定，達努比斯疲倦地想。但是他很確定，創造那黑暗人物的神祇，正躲在陰影中靜靜地嘲笑他。

「泰索何夫！」

坎德人睜開眼。有短暫時間，他不確定自己身在何處，甚至自己是誰。他聽見有個聲音叫著他的名字，那聲音聽起來實在有點熟悉。坎德人迷惑地打量四周。他躺在一個壯漢身上，後者正直挺挺地躺在一條大街上。壯漢非常驚訝地看著他，這也許是因為泰斯剛好壓在他的肚子上。

「泰斯？」大漢重復道，臉上露出愈來愈疑惑的表情。「你也應該來這里嗎？」

「我──我實在不確定。」坎德人說，一時之間想不起來泰斯到底是誰。然後他突然想起了一切──聽見帕薩理安念咒、把戒指脫下來、令人目眩的強光、嗡嗡作響的石頭、法師害怕的尖叫聲──

「我當然應該來這里！」泰斯惱怒地說，不去想帕薩理安恐懼的尖叫聲。「你該不會認為他們會把你孤零零的一個人送到這里來吧？」坎德人現在鼻尖對著大漢的鼻尖。

卡拉蒙困惑的表情變成單純的皺眉。「我不確定。」他嘀咕著。「但是我不認為你──」

「反正我就已經在這里了。」泰斯伸出手。「先別管這里是哪里，我扶你起來。」坎德人意圖藉由這個動作來轉移卡拉蒙的注意力，雖然泰斯不確定自己可不可以被送回去，但是他可不打算冒險。

卡拉蒙奮力地爬起來，看起來有點像笨拙的烏龜掙扎著翻過身來。泰斯掩嘴輕笑，就在這時，他注意到卡拉蒙穿著的衣服和他們離開大法師之塔時大為不同。原先他穿著自己的盔甲（至少是還合身的那些部份），以及提卡滿懷愛心用高級布料為他縫製的褲子。但是，現在他穿著質料低劣的衣服，縫線也很粗糙。一件簡陋的皮背心鬆垮垮地掛在他肩膀上，看起來本來似乎有個釦子在上面。不過，反正現在也不需要鈕釦了，泰斯嘆著氣，這件皮背心根本不可能讓卡拉蒙的大肚子塞進來。蓬鬆的褲子和一隻腳破了個洞的皮靴就是他剩下來的裝扮。

「呼，」卡拉蒙嘀咕著，嗅了嗅四周。「這臭味是哪里來的？」

「從你身上來的。」泰斯摀住鼻子，不停揮著手，希望趕開這種臭味。卡拉蒙好像又偷喝了矮靈酒！坎德人靠近觀察他，如果說卡拉蒙離開時看起來很憔悴，那他現在看起來根本就是落魄不堪。不過，他的雙眼看起來很清澈，身體也不會搖搖晃晃的。

大漢低下頭，第一次看見自己的裝扮。

「啥？怎麼搞的？」他驚訝問道。

「所有人都會覺得，」泰斯嚴肅地看著卡拉蒙的衣服，露出不屑的表情。「法師應該會變出更好的衣服來！我是說，這個法術也許在衣服上沒有多少選擇，但是他們應該──」

泰斯突然想到什麼事，著急地低下頭，然後鬆了口氣──他還是原來的樣子，連包包都還在。一個討厭的聲音在腦海中嘮叨著，提醒他這也許是因為他本來就不該出現的，但坎德人再度假裝沒聽見。

「來吧，我們四處逛逛吧！」泰斯快樂地四下打量著，他從這股臭味中已經可以分辨出他們位在什麼地方──一個破爛的巷子中。坎德人皺起鼻子，之前他還認為卡拉蒙臭斃了，但現在這條巷子里充滿各種各樣噁心的事物和垃圾，味道更是令人作嘔。整條巷子也因為一座巨大建築的陰影而顯得漆黑一片。不過泰斯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現在是大白天，而巷子的盡頭也應該是個很繁華的地方，因為有許多人不停地來來去去。

「我想那是一座市場。」泰斯感興趣地說，正準備朝巷子口走去，好好探險一番。「你說他們會把我們送到哪座城市去？」

「伊斯塔。」他聽見卡拉蒙在他身後咕噥著。然後突然一個聲音，「泰斯！」

坎德人聽見大漢聲音中的恐懼，連忙跑了回來，只見卡拉蒙跪在一個躺在地上的身軀旁。

「怎麼搞的？」泰斯跑到他身邊。

「克麗珊娜小姐──」卡拉蒙掀起一件黑色的斗篷。

「卡拉蒙！」泰斯害怕地猛吸一口氣。「你們對她做了什麼？法術出了什麼問題嗎？」

「我不知道。」卡拉蒙柔聲說，「但我們得趕快找人幫忙。」他很快地蓋住那女子遭到毆打的臉。

「我去，」泰斯自告奮勇地說，「你留下來陪她。這里看起來不是什麼高級的住宅區。」

「好。」卡拉蒙重重地嘆口氣。

「一切都會沒問題的。」泰斯說，安慰地拍著大漢的肩膀。卡拉蒙點點頭，什麼都沒說。泰斯最後輕拍了他一下，轉身往大街跑去。跑到小巷的盡頭之後，他往左一轉。

「救──」他開口，但就在此時，一隻手緊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摔倒在人行道上。

「等等，」一個嚴厲的聲音說，「你要去哪里？」

泰斯轉過身體，正好看見一名長了鬍子的男人，部份的臉被頭盔給遮住，正在用一雙冷冷的眼睛打量著他。

守衛！坎德人很快地意識到，因為他之前和這類的官方人物打過不少交道。

「什麼？我正好要去找你！」泰斯說，他努力試圖掙脫開來，同時準備恢復無辜的表情。

「這可真是標準的坎德人故事！」守衛輕蔑地說，又把泰斯抓得更緊。「如果這是真的，那可真是克萊恩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刻。」

「但我說的是真的啊！」泰斯無助地看著那男子。「我的一個朋友受傷了，就在那邊。」

他看見守衛轉頭去注意一個原先沒看見的人──一個穿著白袍的牧師。泰斯眼睛一亮。「喔？牧師？怎麼──」

守衛摀住坎德人的嘴。

「達努比斯，您認為如何？那是乞丐巷，最多隻有鬥毆或是小偷出沒的地方。」

那個牧師是個中年人，頭髮很少，看起來相當憂鬱。泰斯看見他四下打量著市場，慢慢地搖搖頭。「黑衣人說是十字路口，這里就是──至少滿靠近的。我們應該去看看。」

「很好。」守衛聳聳肩。他命令兩名手下小心翼翼地走進那條惡臭的巷子。他一直把手摀在泰斯的嘴上，後者感覺快要窒息，發出可憐的求饒聲。

牧師原本急切地看著那些守衛，現在又轉過頭來。

「隊長，讓他呼吸。」他說。

「我們還得聽他囉唆。」隊長惱怒地嘀咕著，但還是把手從泰斯的嘴巴上移開來。

「他會安靜的，對吧？」牧師溫柔地看著泰斯，只是有點心不在焉。「他知道這有多嚴重，對吧？」

泰斯不太確定牧師到底是在和他們兩個人之中的誰講話，不過還是聰明地點點頭。牧師滿意地回過身去監督那些守衛。在守衛的掌握下，泰斯努力地轉過頭去，好讓自己也看得見。他看見卡拉蒙站起來，指著地上的那團黑影。其中一名守衛跪下來，掀起蓋住牧師的斗篷。

「隊長！」他大喊，另外一名守衛馬上抓住卡拉蒙。大漢一時情急，掙脫了另外一名守衛的束縛。守衛開始大喊，他的同伴站起身來，銀光一閃。

「該死！」隊長咒罵著。「達努比斯，快來這里看著這個小雜種！」他把泰索何夫往牧師那兒一推。

「我不該去嗎？」達努比斯抗議道，抓住踉蹌倒向他的坎德人。

「不行！」隊長抽出短劍，飛快地在巷內奔跑著。泰斯聽見他咕噥著「壯漢──危險」之類的東西。

「卡拉蒙不危險。」泰斯抗議道，抬頭看著那個專注的牧師達努比斯。「他們不會傷害他的，對吧？出了什麼差錯？」

「恐怕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了。」達努比斯用相當嚴肅的聲音說，但他卻輕柔地摟著坎德人，讓他隨時都可以輕易掙脫。一開始泰斯考慮過要逃走──沒有任何地方比大城市的市場更適合躲藏的了。但那是個反射性的想法，就像卡拉蒙下意識掙脫守衛一樣。泰斯不能拋棄自己的朋友。

「他們不會傷害他，如果他願意平和地前來。」達努比斯嘆口氣。「不過，如果他真的──」牧師打了個寒顫，停了片刻。「如果他真的做了，也許死在這里會比較舒服。」

「做了什麼？」泰斯愈來愈迷惑了。卡拉蒙看起來也是一頭霧水，因為泰斯看見他舉起手錶達自己的無辜。

即使他努力辯解，其中一名守衛還是拿著長矛對準他的雙膝敲下去。卡拉蒙雙腿一軟，當他搖晃著的時候，另一名守衛毫不留情地給了他肚子一拳。

在長矛指上他的喉頭之前，卡拉蒙甚至還沒完全倒地。他虛弱地舉起手投降。守衛快速地將他翻過身，老練地把他雙手給綁了起來。

「叫他們住手！」泰斯哭喊著衝向前。「他們不能──」

牧師抓住他。「你錯了，小朋友，你最好和我待在一起。拜託。」達努比斯溫柔地抓住泰斯的肩膀。「你幫不上忙，只會讓事情更糟而已。」

守衛把卡拉蒙拉起來，開始徹底地搜身。他們從他的腰帶中搜到一柄匕首以及某種罐子，並把罐子遞給隊長。他們打開罐子，聞了聞，露出噁心的表情，順手就把它給丟了。其中一名守衛對著地上的人比了比，另一個人搖搖頭，兩人無奈地和隊長一起抬起牧師的身體，走出巷子外。他走過卡拉蒙身邊時對他說了什麼。泰斯聽見那髒話，身體不禁一震，卡拉蒙很明顯地也吃了一驚，因為他的臉色突然變得死白。

泰斯抬頭看著達努比斯，注意到他的雙脣緊閉，雙手微微地顫抖。

然後泰斯明白了。

「不對，」他痛苦地低聲說，「喔，不要啊！他們不能這樣！卡拉蒙連隻老鼠都不會去傷害！他沒有傷害克麗珊娜女士！他只是想要幫助她！那也是為什麼我們會來的原因。至少是其中一個原因！求求你！」泰斯轉身面對達努比斯，抓住他的雙手。「求求你，你一定得相信我！卡拉蒙是個軍人。他曾經大開殺戒──這是當然的，但只限於那些像是龍人、地精的壞東西。拜託，請相信我！」

但是達努比斯只是嚴肅地回看他。

「不行！你們怎麼會這樣想？我討厭這個地方！我要回家！」泰斯看見卡拉蒙迷茫、遭到打擊的表情，不禁嚎啕大哭。坎德人雙手摀住臉，不停地啜泣著。

然後泰斯感覺有隻手碰了碰他，遲疑了片刻，又開始輕輕地拍著他。

「乖，乖，」達努比斯說，「你會有機會說出你到底看見了什麼。你的朋友也會有機會的。如果你真的是無辜的，你們就不會受到傷害。」但泰斯聽見牧師嘆氣。「你的朋友喝了酒，對吧？」

「沒有！」泰斯看著達努比斯，哽咽地說。「他一滴酒都沒沾，我發誓──」

但是，坎德人的聲音慢慢地變小，因為他看見卡拉蒙被守衛領著走過達努比斯和他面前。卡拉蒙臉上沾到許多巷子里的穢物，嘴脣上的裂傷不停流著血。他的眼神瘋狂且帶著血絲，臉上滿布強烈的恐懼。酗酒的過去讓他紅色的雙頰、不穩的雙手成了最明顯的鐵證。在守衛到來之後，開始聚集的羣眾騷動起來。

泰斯垂下頭。帕薩理安在做什麼？他疑惑地想。是什麼事情出錯了嗎？他們真的在伊斯塔嗎？還是他們迷失在別的地方了？或者這是個恐怖的噩夢──

「誰──發生了什麼事？」達努比斯詢問隊長。「黑衣人是對的嗎？」

「對的？當然，他是對的。他出過錯嗎？」隊長大吼道。「至於這是誰──我不確定她是什麼人，但是從她的衣服看來──脖子上戴著帕拉丁的護身符──她是你們的一分子。她也受了滿嚴重的傷。事實上，我還以為她死了，但是她還有非常微弱的脈搏。」

「你認為她──她曾經被──」達努比斯說不出口。

「我不知道，」隊長沉重地說。「但是她被打得很慘，她可能嚇呆了，因為她雖然睜著眼，卻彷彿什麼也看不見、聽不見。」

「我們必須立刻將她送進神殿里。」達努比斯沙啞地說，不過泰斯可以聽見那人的聲音微微顫抖。守衛現在正在驅趕圍觀的羣眾，高舉著長矛驅離那些好奇的人。

「一切都沒問題了。往前走，往前走。市場今天關閉，你們最好趕快把東西買好。」

「我沒有傷害她！」卡拉蒙說。他害怕得發抖。「我沒有傷害她。」他流淚重復道。

「是啊！」隊長輕蔑地說。「把這兩個人都關進牢里去！」他命令守衛。

泰斯悶哼了一聲。其中一名守衛粗魯地抓住他，震驚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坎德人抓住達努比斯的衣袍不肯放手。牧師原本將手放在克麗珊娜僵硬的身體上，現在緩緩轉過身來，注視泰斯緊抓不放的小手。

「求求你，」泰斯哀求道，「求求你，他說的是實話。」

達努比斯的臉軟化下來。「你是個忠實的朋友，」他溫柔地說。「對坎德人來說實在不尋常。我希望你對朋友的期待沒有落空。」牧師心不在焉地摸著泰斯的馬尾巴，臉上露出哀傷的表情。「但是，你應該知道有些時候，當人喝了酒時，酒精會讓他──」

「快點來！」守衛大吼著把泰斯拉開。「別演戲了，沒有用！」

「不要讓這件事幹擾到你，神眷之子。」隊長說，「你也知道坎德人是什麼樣子！」

「是的。」達努比斯看著被守衛拉走的坎德人以及漸漸散去的人潮。「我知道坎德人是什麼樣子，他可真是與眾不同。」接著，牧師搖搖頭，轉過身面對抱著克麗珊娜的守衛。「如果你願意繼續抱著她，」他柔聲說，「我就可以向帕拉丁祈禱，盡快把我們送到神殿去。」

泰斯轉身往市場的方向看去，看見牧師和守衛單獨站在市場中。然後白光一閃，兩個人就消失了。

泰斯努力地眨著眼，忘記看看自己正往哪個方向走，在鵝卵石地上跌跌撞撞地前進，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膝蓋和手都破皮了，痛得不得了。一隻手用力地拉起他來，更用力地在他身後一推。

「快點走！不要玩花樣！」

泰斯無力地往前走，因為太過沮喪，完全沒心情觀望四周的風景。他的視線投向卡拉蒙，坎德人覺得心口一痛。卡拉蒙又羞愧又害怕，歪歪倒倒地在街上走著。

「我沒有傷害她！」泰斯聽見他喃喃自語，「一定是誤會──」

## ２─２

美麗的精靈歌聲愈飛愈高，甜美的音符繞著大殿的屋頂不停地往上飛升，彷彿單靠音樂的力量就可以將他們的祈禱傳至天堂。精靈女子的面孔都籠罩在水晶窗戶透射進來的光線中，染著淡淡的粉紅，眼中閃爍著狂熱的啟示。

傾聽著的朝聖者不禁都為她們的美麗而流下淚水，使得唱詩班的制服──白色是帕拉丁的神眷之女、藍色是米莎凱之女──在他們的眼中模糊起來。許多人稍後發誓他們看見這些精靈女子往上飛升，沐浴在白色的云層中。

當她們的歌聲融為完美的和聲之後，一羣低沉的男低音跟著加入，讓她們的祈禱留駐人間，如同飛鳥停留在地面一樣。就像剪掉她們的翅膀一樣，達努比斯心想。他覺得自己只是厭煩罷了。當他還年輕時，晚禱的歌聲也同樣滌清他的靈魂，讓他感動落淚。但是，許多年之後，這都變成了官樣文章。他可以回憶起當年自己的心思，竟然轉換到某個俗世事物（多半都是教會事務上）時的震驚。現在這比官樣文章還要糟糕。這變成了惱人的時段，讓他必須浪費時間在這里。他開始拚命試圖逃避這個時間，只要有機會就趕快溜走。

為什麼？他把這些責任都怪到精靈女子身上──種族歧視，他這麼說服自己。但他還是無法自己。每年都會有一羣精靈女子從美麗的西瓦那斯提前來拜訪伊斯塔，在這里的教堂中花一年的時間學習諸神的教誨。這代表著她們每晚都會進行晚禱，而白天則都待在他們身邊，提醒所有的人，他們是諸神最寵愛的子民──首先被創造，擁有數百年的壽命。但是，似乎除了達努比斯之外，其他人都不在乎。

今晚，這個歌聲特別讓達努比斯感到惱怒，因為他心里記掛著早上他帶去神殿的那名牧師。事實上，他這次幾乎又成功地躲了過去，只不過最後被一個叫作吉拉德的人類老牧師給抓住了。因為對方在克萊恩上的日子有限，所以把參加晚禱當作一個重要的慰藉。達努比斯不耐心地想，也許這是因為他幾乎完全聾掉了。也因此，達努比斯完全沒辦法跟他解釋他要去什麼地方。最後，達努比斯只得放棄，扶著老牧師前來聆聽晚禱。現在吉拉德站在他身邊，臉上掛著出神的表情，腦海中毫無疑問地正在描繪著他有朝一日可以前往的天堂。

達努比斯還想著有關那個年輕女子的事情，自從早上將她帶到神殿之後，就沒有任何有關她的消息了──他突然感覺到有人輕輕碰觸他的肩膀，讓他滿懷罪惡感地差點跳了起來，不確定是不是自己的不專心已經被其他人識破了。一開始他不知道到底是誰在叫他，因為左右兩邊的人幾乎都專心地在祈禱著。然後他再度感覺到這個碰觸，確定這是來自後方。往背後看去，他注意到陽臺的簾幕後有一隻手正在和他比著手勢。

那隻手示意他走到陽臺上，達努比斯只得困惑地離開座位，試著不受注意地穿過簾幕。但是，經過一番努力後，他很確定幾乎全教堂的人都已經注意到他了之後，這才成功地走到陽臺上。

一名年輕的教堂輔祭對著倉皇的牧師鞠躬，對他來說，似乎一切都還算正常。

「神眷之子，很抱歉打擾您的晚禱，但是教皇請您花幾分鐘的時間，到他的房里去一趟。」輔祭非常輕鬆地將上級交代下來的話念完。對於旁觀者來說，聽起來似乎達努比斯可以用「不行，很遺憾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忙」這一類的理由來拒絕。

不過，達努比斯並沒有這樣說。他嘴里咕噥著「我的榮幸」之類的場面話，到最後甚至聽不清楚自己在講些什麼。輔祭早就習慣了這樣的回答，體貼地點點頭，轉過身帶領他前往空曠、復雜的神殿走去，前往伊斯塔教皇的房間。

達努比斯急忙跟在年輕人後面，不用多想也知道這會跟什麼有關。毫無疑問，就是那名女子。他已經有兩年時間沒出現在教皇的駕前，剛好在他發現牧師躺在小巷內的同一天就受到召喚，這絕不會是巧合。

也許她死了，達努比斯傷心地想，教皇準備當面告訴我。他的確很體貼，以他如此肩負重責大任的人來說，已經夠體貼部屬了。

他希望她沒死，不只是為了她，還為了那個人類和坎德人。達努比斯也一直想到他們，特別是坎德人。達努比斯像克萊恩上的其他人一樣，對坎德人實在沒什麼好感，因為這個種族對於任何法律或個人財產絲毫沒有尊重的概念──不管是他們自己的或是別人的。但是這名坎德人似乎不太一樣。達努比斯認識的大多數坎德人（或是認為他認識的），只要一看到有麻煩立刻就會逃跑，但這名坎德人則是為了他的大朋友努力地辯護，甚至一直陪伴他到最後。

達努比斯傷心地搖搖頭。如果那個女子死了，他們將會面對──不行，他不敢這樣想。達努比斯向帕拉丁祈禱，希望祂能夠保護這兩個人（如果他們的確值得的話），然後就逼著自己把這些讓人沮喪的念頭趕開，別無選擇地欣賞這座神殿之美。

他早就忘記這里有多麼美麗──乳白色的牆壁，牆上閃爍著微光；根據傳說，這些光芒是石頭自然散發出來的。它們雕工精細，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有絲毫瑕疵，看起來就彷彿是從地上長出的美麗大理石花朵一樣。在這些雕刻之中還隱隱有藍光流過，將純白的突兀給調和起來。

走廊的美景和大廳比起來可說是小巫見大巫。大廳中的樑柱優雅地支撐著頭上的圓頂，就像凡人的祈禱飛向天際一樣。諸神的雕像沐浴在柔和的光線之下──善良之神，白金龍帕拉丁；中立之神，書籍之神吉力安；甚至連黑暗之後都出現在這里，因為教皇不願意冒犯任何一個神明。祂的雕像是用一隻張牙舞爪的五頭龍來代表，但是祂看起來卻是如此軟弱，達努比斯懷疑這隻龍可能很樂意趴下來舔帕拉丁的腳。

通往神殿中心的白金門緩緩打開來，聖潔的光輝流瀉而出，他晉見教皇的時間到了。

謁見廳一開始就會讓踏入此地的人感覺到自己的低下。這里是善良的源頭，這里就是教會的光耀和權力中心。這扇門通往一個巨大的圓形房間，地板則是打磨得發亮的白色大理石。地板繼續往上延伸，成為一朵巨大的大理石花瓣，支撐住水晶打磨而成、吸收日月精華的透明圓頂。圓頂所散發出來的光芒遍佈了房間的每個部份。

地板上夾雜的藍色波紋緩緩湧向正對著大門的王座。這里只有獨一無二的一個王座，上面所散發出來的光輝比圓頂所撒下的光芒還要溫暖，還要光耀。

達努比斯低著頭，雙手合什走進神殿中。現在已是傍晚，夕陽西沉了，達努比斯的四周只有燭光。但是，每一次，達努比斯都以為自己走進了空曠的露天花園，沐浴在日光之下。

事實上，有短暫片刻，他的確被這里的光芒所眩，什麼都看不清楚。他的視線落在地面，只有獲得教皇指示才能抬起頭來。他約略地瞥見房里有其他的人和事物，但是他眼前除了王座所散發出來的強光外，什麼都看不清楚。

「抬起頭，帕拉丁的神眷之子。」一個美妙聲音向達努比斯說道，即使精靈的歌聲都不再能感動他，但這聲音還是讓他忍不住熱淚盈眶。

達努比斯抬起頭，他的靈魂也不禁跟著顫抖。他已經有兩年沒見過教皇，時間已經沖淡了他的記憶。每天早上，從遠距離看見教皇，就如同旭日從地平線上升起，沐浴在他聖潔的光芒下，和現在的感覺是多麼的不同啊！他此時的感覺就像站在溫暖的太陽之前，灼熱的光芒和完美的純淨讓他幾乎睜不開眼。

這一次，我再也不會忘記，達努比斯心想。但是，從來沒有人在離開教皇駕前之後，還能夠記得他的模樣。似乎這樣的嘗試就是一種褻瀆，事實上，把他當成有血有肉的凡胎俗體就是一種侮蔑。所有的人都只記得他們曾經和難以想像的完美形體共處一室。

光暈包圍著達努比斯，他立刻因為自己的懷疑和動搖的信心，產生無比的罪惡感。達努比斯覺得自己和教皇比起來，實在是克萊恩最卑微的生物。他雙膝一軟，跪下來懇求原諒，其實完全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麼，只知道這是該做的事情。

他獲得了原諒。那美妙如樂音般的聲音開口了，達努比斯立即覺得自己的內心充滿祥和及甜美的平靜。他站起身，用崇敬的態度謙卑地望著教皇，懇求知道自己能如何效勞。

「你今早帶了一名年輕女子到神殿來，她是帕拉丁的神眷之女。」那聲音說，「我們明白你對她很關心，這很自然，也很恰當。我們想要告訴你，她目前的情況很好，已經從之前糟糕的情形中完全康復了。達努比斯，摯愛的神眷之子，我們認為你如果知道她的肉體上並沒有留下創傷，必定會鬆一口氣。」

達努比斯為了那年輕女子的康復向帕拉丁獻上祈禱，正準備要在教皇的聖光下多沐浴一段時間時，他突然理解了教皇話語的真正含意。

「她──她沒有受到攻擊？」達努比斯勉強結巴地說。

「沒有。」那聲音聽起來像是和諧的交響樂。「擁有無限智慧的帕拉丁收容了她的靈魂，在漫長的禱告中，我終於獲得祂的首肯，將這珍寶還給我們，因為她的天年未到，只是靈魂被強逼離開身體。現在那位年輕的女士正在沉睡靜養中。」

「但是她臉上的痕跡？」達努比斯抗議道，感到十分迷惑。「那血跡──」

「她的臉上沒有傷痕。」教皇溫和地說，語調中帶著淡淡的不讚許，這就足以讓達努比斯覺得自己陷入無底悲慘的深淵中。「我告訴過你，她身體沒有受傷。」

「我很高興我是錯的，」達努比斯真誠地說，「因為那被錯怪的年輕人將被釋放，可以重獲自由。」

「我和你一樣感恩，神眷之子；因為我和你一樣明白，那人並沒有犯下我們原先以為的滔天大罪。但是，我們之中又有誰是真正無辜的？」

那樂音般的嗓音停了片刻，彷彿在等待答案。的確有人給了答案。牧師聽見身旁眾人喃喃的低語聲，回答出適切的答案。達努比斯這時才知道教皇身旁有其他的人。教皇的影響力大到讓他以為自己完全是獨處。

達努比斯和其他人一起喃喃念著答案，雖然沒有人知會他，但他突然間知道自己被遣開了。光暈轉向其他人，不再直接包圍著他。已經感覺自己彷彿從烈日下跨入樹蔭中，他半盲似地踉蹌走下樓梯。此地，在大廳中，他可以順口氣，放鬆一下，四下觀望。

教皇坐在另外一邊的盡頭，被光芒包圍著。但是，隨著達努比斯的眼睛適應了強光，他慢慢地可以辨認和他在一起的人。聚集在這里的是不同宗派的領袖，包括神眷之子和神眷之女。他們被戲稱為「太陽之手足」，是這些人處理了教會日常、庸俗的事物，是這些人統治著克萊恩。但是，這里除了教會的高層之外還有其他人。達努比斯覺得自己的目光被吸引到大廳中的一個角落，看起來是唯一一個被闇影盤據的角落。

那里坐著一個穿戴黑袍的身影，他所屬的黑暗彷彿被教皇的光亮所震懾不動。但達努比斯打了個寒顫，覺得那片黑暗只是在靜候發難，等待著終將西沉的太陽。

黑衣人，費斯坦但提勒斯不只為教廷中的眾人所熟悉，更被容許出沒在教皇的謁見廳中的這件事實，讓達努比斯感到無比震驚。教皇試著要淨化這世界，但邪惡就在這里，在他的教廷中！達努比斯想到此，一個讓人心安的念頭閃現在他的腦海，也許，當這世界完全擺脫了邪惡，食人魔的最後一員也喪命之後，費斯坦但提勒斯的邪惡勢力自然會土崩瓦解。

當達努比斯因為這個念頭而微笑的同時，他也注意到法師銳利、冰寒的眼光掃向他。達努比斯渾身一僵，立刻別過頭去。這名男子和教皇之間真是天差地別！當達努比斯沐浴在教皇的聖光之下時，他感覺到冷靜與平和。但不論何時，只要他望進費斯坦但提勒斯的雙眸，都會被迫想起自己內心的黑暗。

而且在那雙利眼的逼視下，他突然發現自己在思索著教皇那句話真正的意義，「我們之中會有誰是真正無辜的呢？」

達努比斯覺得十分不安，走近謁見廳中一張巨大的宴會桌旁。

美味、精緻的食物香味飄進達努比斯的鼻翼中，從安塞隆大陸各地由朝聖者們帶來的各種奇珍異品，許多是從像沙克沙羅斯這麼遙遠的城市里的露天市場所採購來的；這不禁提醒了達努比斯今天還沒用餐。他拿起一個盤子，梭巡著這些美食，只走到一半盤中就裝滿了各式各樣的菜色，讓他的肚子咕嚕直叫。

一名僕人送上一杯芬芳的精靈醇酒。達努比斯拿了一杯，另外一隻手則持著盤子和各種餐具，找張椅子坐了下來，開始大快朵頤。他正細細品味著烤小羊鮮嫩肉汁的香味與醇酒的餘韻在口中共鳴的感覺，一道陰影卻突然落在他的盤子上。

達努比斯抬起頭，差點嗆到，連忙狼吞下口中的食物，同時不好意思地擦著下巴上的酒。

「神──神眷之子。」他結巴地說，並無力地站起來想要對神眷之子的領袖表示恰當的敬意。

克拉斯帶著嘲諷的笑意看著他，隨即揮揮手。「不用多禮，神眷之子，不要讓我打擾到您。我並不想打擾您用餐，我只是想跟您談談。也許，在您用完餐之後──」

「已經──已經算喫飽了。」達努比斯急忙說，把半滿的盤子和酒杯交給路過的僕人。「我似乎沒有原先以為的那麼餓。」至少這句話是真的，他已經完全沒了食慾。

克拉斯優雅地一笑。他瘦削的精靈面孔和輪廓彷彿是用玻璃製成的精緻藝品，而他的笑容也總是小心翼翼地，似乎怕把這藝品打破。

「那麼，您不想再用些甜點嗎？」

「不──不，一點也不想。太甜的──太甜的東西會妨礙消化──」

「那麼，請跟我來，神眷之子。我們兩人很久沒有好好聊一聊了。」克拉斯十分親切、熟稔地拉起達努比斯的手；但其實達努比斯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過這位上司了。

先是教皇，然後是克拉斯。達努比斯感覺喉嚨里卡了一團冰涼的東西。隨著克拉斯領著他離開謁見廳，教皇樂音般的嗓音又飄揚起來。達努比斯往後看，再一次沐浴在那美妙的光芒之中。然後，當地嘆著氣將目光移開時，他的視線停留在那名黑袍法師身上──費斯坦但提勒斯微笑點頭。達努比斯打了個寒顫，急忙跟著克拉斯走出大門。

這兩名牧師穿過裝飾華麗的走廊，直接來到一個小房間，克拉斯自己的房間。這里也是精雕細琢，雕樑畫棟；但達努比斯太過緊張，完全無暇欣賞。

「請，請，達努比斯，請您坐下。反正現在我們自在地沒有其他人的幹擾，所以我可以這樣叫您。」

達努比斯並不覺得自在，但兩人的確是獨處。他坐在克拉斯提供的位置邊緣，接受了一杯甜酒，卻絲毫沒碰，只是靜靜地等待著。克拉斯東拉西扯了一些毫不重要的東西，詢問有關達努比斯翻譯的工作；老牧師正努力地將米莎凱白金碟上的文字翻譯成他的母語，索蘭尼亞語。之後，克拉斯還詢問了很多自己一點也不感興趣的話題。

然後，在暫停片刻之後，克拉斯輕鬆地說，「我無意間聽到你質疑教皇的問題。」

達努比斯把甜酒放下，手抖得差點把酒都灑光。「我──我只是──關心──關心那個他們誤逮的年輕人──」他結巴地輕聲說。

克拉斯神色凝重地點點頭。「很好，也很適當。根據經書的記載，我們必須要關心這世上的同胞。達努比斯，您的善行讓人印象深刻，我將會在今年的會報中加上這一段的。」

「多謝您，神眷之子。」達努比斯嘀咕著，不太確定該說什麼。

克拉斯一言不發地用精靈獨有的杏眼打量著對面的牧師。

達努比斯用袖子擦擦臉，房里實在太熱了。精靈們似乎都是冷血動物。

「還有什麼別的事嗎？」克拉斯輕聲問。

達努比斯深吸一口氣，誠懇地說，「大人，有關那名年輕人。他會被釋放嗎？還有那名坎德人？」他彷彿突然間受到啟發。「我想也許我可以幫上忙，導引他們回到正道。既然那年輕人是無辜的──」

「我們誰是真正無辜的？」克拉斯質疑道，他看著天花板，彷彿諸神已經將答案寫在上面了。

「我很確信這是個很好的問題，」達努比斯低聲說，「毫無疑問地是個值得學習和討論的問題，但這名年輕人很明顯是無辜的，至少看起來是這樣──」達努比斯停下來，感覺有些迷惑。

克拉斯哀傷地笑了笑。「啊，您注意到了嗎？」他雙手一攤，將目光轉向牧師。「俗諺有云，兔子皮毛遮蔽了惡狼牙齒。」他往後靠著椅子，再度看著天花板。「明天這兩人就要在奴隸市場中拍賣了。」

達努比斯站起身。「什麼？大人──」

克拉斯的目光立刻轉向牧師，將他的動作凍結住。

「懷疑？再一次？」

「但是──他是無辜的！」達努比斯只說得出這些話。

克拉斯再度露出笑容，這次是疲倦、容忍的笑容。

「您是個好人，達努比斯。好人，而且是好牧師。也許有點單純，但卻是個好牧師。這個選擇我們並不是輕易就達成共識的。我們審問過那個男人。我只能這樣說，他對於自己從何而來，為何來此的問題回答得顛三倒四。即使他沒有犯下傷害那女孩的罪行，毫無疑問地，一定有其他不為人知的錯誤在撕扯著他的靈魂。這點從他臉上就看得出來。他沒有任何的謀生之道，身上也沒有錢。他是個流浪漢，如果我們放任不管，他可能會犯下偷雞摸狗的勾當。提供一個可以照顧他的主人是我們對他的優待。有朝一日他將可以重獲自由，並滌清心中罪惡的重擔。至於那坎德人──」克拉斯不耐地揮揮手。

「教皇知道嗎？」達努比斯鼓起殘餘的勇氣問道。

克拉斯嘆口氣，這次牧師注意到他的眉宇間擠出了一絲惱怒的皺紋。「教皇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要思慮，神眷之子達努比斯，」他冷然說道。「他的純良善美會讓他為了這個人的受苦而難過好幾天。他並沒有特別指示要釋放這個男人，所以我們就替他分擔了這讓人煩心的決定。」

克拉斯注意到達努比斯憔悴的臉上充滿了疑惑，他彎身向前，蹙眉打量著對方。「好吧，達努比斯，如果您一定要知道，那名年輕女子的出現非常地神祕。更別提就我們所知是黑衣人暗示您去拯救她的這件事了。」

達努比斯吞了口口水，坐回位置上。房間不再燥熱，他打了個寒顫。「這是真的，」他手搓著臉道，「是他告訴我──」

「我早就知道了！」克拉斯忿忿地說。「是他告訴我的。那年輕女子要留在這里。她是名神眷之女，戴著帕拉丁的護身符。她也有些迷惑，但這是在預料之中的。我們可以監視她。但你也知道如果我們釋放了那名男子，這工作會變得有多麼艱鉅。在早先的日子里（註１），他們可能會把他丟進地牢，然後徹底地遺忘他。但我們已經文明多了。我們將會提供他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同時還可以追蹤他的一舉一動。」

達努比斯迷惑地想，克拉斯把賣身為奴這件事說得好像是他們給的恩惠一樣。也許這真的是，也許錯的是我。就像他說的一樣，我是個單純的人。他頭暈腦脹地站起身，剛剛他所喫的美食如同石塊般卡在他胃里。他對上司咕噥了聲道歉，開始朝門走去。克拉斯也站起身，臉上露出理解的微笑。

「有空再來和我聊聊，神眷之子。」他站在門邊說。「不要害怕對我們提出質疑，這樣我們才能學到東西。」

達努比斯僵硬地點點頭，然後停下腳步。「我──那我還有一個問題，」他遲疑地說。「您提到了黑衣人。您對他了解多少？我是說，為什麼他會在這里？他──他讓我覺得害怕。」

克拉斯的神情極為凝重，但看起來並沒有因這個問題而感到不悅。也許他很高興達努比斯的心思已經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誰了解法師的作風呢，」他回答道，「我們只知道他們和我們作風相異，也和諸神的行事不同。這也是為什麼教皇想盡可能地將他們從安塞隆大陸上驅走。現在他們已經被隔離在偏遠森林中的威萊斯之塔里。很快地，由於我們關閉了魔法學校，隨著他們人數的減少，連那最後的基地都將消失。您聽說了帕蘭薩斯之塔的詛咒？」

達努比斯沉默地點點頭。

「那個可怕的意外！」克拉斯皺起眉。「這更讓我們了解諸神對這些法師們下了多重的詛咒，讓那個可憐的傢伙瘋狂到把自己刺死在大門上，讓天神降怒；我們認為，這也永遠地封閉了那座高塔。不過，我們剛剛在討論些什麼？」

「費斯坦但提勒斯。」達努比斯嘟囔著，很後悔自己提起這件事。現在他只想趕快回房去喫些胃藥。

克拉斯微微一抬濃眉。「我只知道一百多年前，當我來這里時他就在了。他的年紀很大，甚至超過我的許多同胞；即使是吾輩中最年長的，也不記得他的惡名何時成為眾人的話題。但是，他是個人類，因此，他必定是利用魔法來延續他的生命。至於確實怎麼做，我不敢想像。」克拉斯心無旁騖地瞪著達努比斯。「現在，你總該明白教皇為什麼要留他在身邊了吧？」

「出於恐懼？」達努比斯天真地說。

克拉斯優雅的笑容僵硬了片刻，然後換成長輩對笨小孩解釋簡單事情的耐心笑容。「不是的，神眷之子。」他耐心地說，「費斯坦但提勒斯對我們十分有用。誰比他更了解這個世界？他曾經在這個世界四處旅遊，他知道各處的語言、風俗民情和傳說。他擁有豐富的知識。他對教皇來說十分有用，因此我們容許他留在這里，而不是讓他和同僚一起被我們趕到威萊斯去。」

達努比斯點點頭。「我明白了。」他虛弱地笑著。「還有──我現在一定得離開了。多謝您的慷慨，神眷之子，也多謝您替我除去疑慮。我──我現在感覺好多了。」

「很榮幸我可以幫上忙，」克拉斯體貼地說。「願諸神讓您有個好眠，兄弟。」

「您也是。」達努比斯囁嚅地回答，轉身離開，在聽到門關閉聲後不禁鬆了口氣。

牧師匆忙地走過教皇的謁見廳。光芒從門下流瀉而出，甜美聖潔的語音牽動達努比斯的心絃；但由於他身體的不適，所以他抗拒了回頭的誘惑。

達努比斯渴望著臥房的靜謐，安靜地在神殿中趕路。他在某個交錯的走廊中不小心轉錯了彎，迷了路。但是一名好心的僕人領著他回到他的住所。

這個地方和教廷或教皇所居住之處比起來寒酸許多，但在克萊恩上依舊會被視為豪華萬分。當達努比斯在走廊上快步行走時，柔和的燭光讓他覺得十分安詳，有家的味道。其他的牧師從他身邊走過，含笑低語著晚安。這里是屬於他的地方，是和他一樣單純的地方。

達努比斯又嘆了口氣，走到自己的小房間內，打開門（神殿中沒有任何上鎖的東西，因為這是對其他人的不信任），準備走進去。然後他突然停下腳步。他從眼角看到了一個身影，一個處在幽暗陰影中的黑影。他仔細地打量著走廊，什麼都沒有，空蕩蕩的。

我真的老了。達努比斯疲倦地搖搖頭，告訴自己這次是眼花了。他走進房里，白袍發出窸窣聲。他用力關上門，伸手拿取胃藥。

【註】

１　克拉斯所說的「早先的日子里」，應該是指第一紀元。

## ２─３

牢門的鎖孔中，鑰匙叮噹作響。

泰索何夫猛然坐直。厚重石牆高處的小鐵窗透進一絲光芒。黎明，他睡眼惺忪地想。鑰匙又再度作響，彷彿獄卒開門時遇到了些問題。泰斯不安地看著牢房另一邊的卡拉蒙。大漢躺在充當牀舖的石板上，動也不動，似乎完全沒聽到這騷動聲。

這是個不好的預兆，泰斯緊張地心想；他知道這個身經百戰的戰士（當他沒喝醉時），應該會因為房門外的腳步聲而驚醒。但是，自從昨天守衛們把卡拉蒙帶進來之後，他既沒動也沒開口。他拒絕了食物和飲水（泰斯也對他保證大多數下毒的食物上都會有切口）。他躺在石板上，瞪著天花板直到夜深。然後他動了動（勉強算是），閉上了眼睛。

鑰匙轉動的聲音愈來愈大，又參雜著獄卒咒罵的聲音。泰斯急忙站起來，匆匆走到門邊，並順了順衣物，將頭髮中的稻草拔去。坎德人注意到門邊有張爛凳子，於是他將凳子拉到門口，站在上面，從門上的小鐵窗低頭看著獄卒。

「早安啊！」泰斯愉悅地說，「你遇到了什麼麻煩嗎？」

獄卒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聲響跳起足足有三呎高，差點把鑰匙給弄掉了。他是個矮小的男人，和牆壁一樣飽經風霜，灰撲撲的。獄卒透過鐵窗瞪著坎德人，再度把鑰匙塞進鎖孔，開始更粗暴地用力扭轉著。站在獄卒身後的男人皺起眉頭，他是個高大、壯碩的男人，穿著昂貴的服飾，為了清晨的寒風，他脖子上還特別繞著熊皮披風。他的手中拿著一塊石板，一根粉筆用皮繩綁在其上。

「快點！」那人對獄卒大吼道，「市場在清晨就要開市，那時我得把這傢伙弄乾淨，看起來體面纔行。」

「一定是壞了。」獄卒喃喃道。

「喔，沒有，這沒壞。」泰斯好心地說。「事實上，我想如果不是被我的開鎖器擋住，你的鑰匙應該能很簡單地打開鎖。」

獄卒慢慢放下鑰匙，哀怨地瞪著坎德人。

「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意外。」泰斯繼續道，「你知道的，我昨天晚上很無聊，卡拉蒙很早睡，你又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我剛好發現你漏掉一個我藏在襪子里的開鎖器，所以我決定拿這個來試試這扇門，可以說是找點事情打發時間，順便驗證一下你們造的牢房到底怎麼樣。順帶一提，這座監獄真的不錯，」泰斯嚴肅地說，「是我曾經住過──呃，我是說曾經看過最好的監獄。對了，我叫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把小手擠過鐵窗，預防萬一有人想和他握手。沒人想。「我是從索拉斯來的，我的朋友也一樣。你們可以把我們當作是來這邊執行一個短期任務。喔，我想起來了，這道鎖。好嘛，你不要這樣瞪著我，又不是我的錯。事實上，是你的這個笨鎖把我的開鎖器弄壞了！這是我最好的開鎖器，也是我爸爸的。」坎德人憂傷地說，「是我成年時他給我的──我真的覺得，」泰斯認真地說，「你至少可以向我道歉。」

一聽到這句話，獄卒發出一連串的怪聲，有點像是打鼾和爆炸的混合聲。他對著坎德人搖晃著鑰匙，不知所云地咕噥著什麼「永遠爛在這牢房里」之類的話，準備轉身走開，但那穿著熊皮披風的男人抓住了他。

「別這麼快放棄！我要里面的那個男人。」

「我知道，我知道，」獄卒用虛弱的聲音討饒道，「但是你必須等鎖匠──」

「不可能！我的命令是今天就要讓他上場。」

「既然這樣，你得想辦法把他從里面弄出來。」獄卒不屑地說。「或是給坎德人一把新的開鎖器。現在，你到底想不想把任務完成？」

他轉身信步離開，讓那穿著熊皮的男人悶悶不樂地看著門。「你知道我的命令是從何而來。」他壓低聲音說。

「我的命令也是一樣，」乾瘦的獄卒說，「如果他們不喜歡，他們可以祈禱這扇門打開。如果這不管用，他們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樣等鎖匠來。」

「你要放我們出去嗎？」泰斯渴望地說。「如果你要，我們也許可以幫忙──」一個念頭突然閃過他的腦海。「你該不會想要處決我們吧？因為，如果那樣的話，我想我們寧願等鎖匠來──」

「處決！」那穿著熊皮的男人低吼道。「伊斯塔已經有十年沒有死刑了，教會不準許。」

「啊，對男人來說，乾淨俐落的死太輕鬆了。」那獄卒又再度轉過身。「你這個小怪物，你說的幫忙是什麼意思？」

「這樣啊，」泰斯結巴地說，「如果你們不處決我們，那你們要怎麼處置我們？我想你們不會就這樣放我們走？畢竟我們是無辜的。我是說，我們沒有──」

「我不會處置你，」穿熊皮的男人譏諷地說。「我要的是你的朋友。而且，你說的沒錯，他們不準備讓他走。」

「乾淨俐落地處死。」老獄卒嘀咕著，露出沒有牙齒的笑容。「每次都會有一大羣人圍過來看熱鬧，讓人覺得自己終於受到重視。我記得哈利．史耐格被送上絞刑臺時對我這樣說，他希望有一大羣人圍觀，而大家也的確沒讓他失望。讓他哭得唏哩嘩啦的。『這麼多人犧牲假期』，他對我說，只是來為我送行。『到死都是個紳士』。」

「他要賣到市場去！」那披熊皮的男人大吼道，不管嘮叨的老獄卒。

「又快又俐落。」獄卒搖搖頭。

「好吧！」泰斯有點懷疑地說，「我不確定他是什麼意思，但如果你真的想讓我們出去，也許卡拉蒙幫得上忙。」

坎德人從窗戶邊消失，外面的兩人聽見他大喊道，「卡拉蒙，醒過來！他們想讓我們出去，但是門因為我的問題打不開，好吧，一部份是──」

「你知道你必須要兩個一起帶走嗎？」獄卒忍住笑容說。

「什麼？」穿著熊皮的男人轉身瞪著那獄卒。「沒人跟我提過──」

「他們必須要一起被賣掉。我接到的命令是這樣的，而且，既然我們兩人的命令是來自同一個地方──」

「有書面記載嗎？」那人皺起眉頭。

「當然有。」獄卒沾沾自喜地說。

「我會少賺很多錢的！誰會買坎德人？」

獄卒聳聳肩，這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穿著熊皮的男人準備再度開口，門上鐵窗中出現的面孔讓他閉上了嘴。這次不是坎德人了，這是名人類，一名青年的面孔，大概有二十八歲左右。這張面孔本來可能很俊俏，但原先結實的下巴現在滿是脂肪，褐色的眼眸目光渙散，捲髮油膩地糾纏在一起。

「克麗珊娜女士還好嗎？」卡拉蒙問道。

穿著熊皮的男人困惑地眨著眼。

「克麗珊娜女士，他們把她帶到神殿去了。」卡拉蒙重復道。

獄卒用手指戳著熊皮男人的肋骨。「你也知道的，那個被打得很慘的女人。」

「我沒有碰她。」卡拉蒙最後終於說。「她現在到底狀況如何？」

「這跟你無關。」穿著熊皮的男人沒好氣地說，突然記起現在是什麼時刻了。「你是個鎖匠嗎？坎德人說你可以把門打開。」

「我不是鎖匠，」卡拉蒙說，「但我也許可以打開它。」他的目光轉向獄卒。「如果你不介意我弄破一些東西？」

「鎖都已經壞掉了，」獄卒尖聲說，「除非你把門撞爛，否則我看不出來還能糟糕到哪去。」

「我正準備這樣做。」卡拉蒙冷靜地說。

「等等。」穿著熊皮的男人從門上的鐵窗中瞄到卡拉蒙寬厚的肩膀，和像牛一樣粗的脖子。「讓我們看看。如果他辦到了，我負責修理的費用。」

「你最好是負責到底！」獄卒忿忿地說。穿著熊皮的男人用眼角瞄著他，獄卒只好安靜下來。

卡拉蒙閉上眼，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再徐緩呼出。披著熊皮的男人和獄卒離開可能被波及的範圍，卡拉蒙也從鐵窗中消失了。他們聽見一聲悶哼，然後是什麼東西猛力撞擊堅固木門的巨響。那門在門框上搖晃了幾下，甚至連石牆都在這巨力下擋不住地搖動。但門還是撐住了。不過，獄卒現在嚇得張大了嘴，不禁後退了幾步。

牢房內又傳來另一聲悶哼，然後是另一次巨響。門突然從中爆開，只剩下扭曲變形的門框和鎖頭依舊固執地連結在牆壁上。卡拉蒙整個人止不住地跟著衝到走廊上。從圍觀的犯人待著的牢房中傳來一陣低沉的歡呼聲。

「你要負責賠償！」獄卒對披著熊皮的男人說。

「這場表演絕對值回票價。」那人扶著卡拉蒙站起來，把他身上的灰塵拍掉，同時打量著他。「最近喫得太好了？看來也很愛喝酒，對吧？也許你就是這樣才會被關到這里來。好吧，不管那麼多了，這一切很快都會結束。你的名字是卡拉蒙？」

大漢愁眉苦臉地點點頭。

「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踏出破爛的木門，再度伸出小手。「我和他到哪里都是一起的。我對提卡保證過會──」

披著熊皮的男人在手中的板子上寫了一些東西，漫不經心地看著坎德人。「嗯嗯，我明白了。」

「好吧，現在呢，」坎德人繼續說道，一邊嘆著氣把小手放進口袋中，「如果你可以先把我們的腳鐐卸下，我們走起路來一定會比較輕鬆。」

「說的也是。」披著熊皮的男人嘀咕著，一邊在板子上寫下一些數據。他把數字加起來。微笑地說。「往前走，」他指示著獄卒。「把其他要給我的犯人一起帶過來。」

老獄卒兇惡地瞪了泰斯和卡拉蒙一眼後就離開了。

「你們兩人靠在牆邊坐好，等我把一切都處理完畢。」披著熊皮的男人命令道。

卡拉蒙在地板上坐了下來，揉著肩膀。泰斯快樂地嘆著氣，坐在他身邊。監獄外面的世界看起來已經光明多了。正如同他告訴卡拉蒙的一樣，「只要我們離開這里，我們就有希望！如果被困在這里，就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喔，順道一提，」泰斯對著漸行漸遠的獄卒背影喊道，「你可以把開鎖器還給我嗎？你知道的，有很重要的紀念價值。」

「機會，哼？」當鐵匠準備拴上鐵項圈時，卡拉蒙對泰斯說。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找到夠大的項圈，因此卡拉蒙是最後戴上項圈的犯人。當鐵匠利用燒紅的鐵棒焊接項圈時，卡拉蒙痛得齜牙咧嘴。空氣中傳來一股血肉燒焦的氣味。

泰斯難過地拉拉項圈，卡拉蒙的痛苦讓他感同身受。「對不起，」他抽噎著說。「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在市場上賣』，我以為他說的是『去市場上買』，我還以為我們可以先喫一頓哩！他們講話的口音很奇怪。我說真的，卡拉蒙──」

「沒關係啦！」卡拉蒙嘆著氣說，「這又不是你的錯。」

「但這一定有某人要負責任。」泰斯下意識地辯解道，並饒富興味地看著鐵匠在他的傷口上塗油，挑剔地打量著自己的傑作。伊斯塔有許多鐵匠都是因為奴隸掙脫了項圈而丟了工作。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卡拉蒙呆呆地嘟囔著，他的表情變得十分空洞。

「這樣說吧！」泰斯偷瞄了鐵匠一眼，然後低語道，「靜下心來想一想，看看你來這邊時穿的是什麼樣子，你看起來就像個流氓。然後又有那些牧師和守衛出現，彷彿在等待我們一樣。而且還有克麗珊娜女士，看起來變成那個樣子。」

「你說的對。」卡拉蒙迷濛的眼中出現了一絲怒氣。這微弱的閃光變成了熊熊大火，點燃了熄滅的火焰。「雷斯林，」他喃喃地說，「他知道我會試著阻止他，這是他搞的鬼！」

「我不是很確定。」泰斯想了想之後說，「我是說，為什麼他不把你燒成灰，或是把你變成一堵牆，這樣不是簡單多了嗎？」

「不會的！」卡拉蒙說，泰斯從他眼中看到興奮的光芒。「難道你看不出來嗎？他想要我們回到這里──做些什麼事情。他不會殺死我們。那個──你還記得替他工作的闇精靈跟我們說過什麼嗎？」

泰斯看起來有些懷疑，準備要說些什麼，此時鐵匠把戰士拉了起來。披著熊皮的男人原先站在門口不耐煩地看著，現在揮手示意他自己的兩名奴隸上前。他們急忙走進去，粗魯地抓住卡拉蒙和泰斯，逼他們和其他奴隸一起排列成行。又有兩名奴隸走上前，將他們和其他的奴隸們綁在同一條鐵鍊上。接著，熊皮男人一揮手，這羣可憐兮兮的人類、半精靈和兩名地精開始往前移動。

眾人走不了三步，就立刻因為泰索何夫走錯方向而纏成一團。

在一陣咒罵和幾次藤條的揮打之後（當然，先看看附近有沒有牧師），披著熊皮的男人又讓人羣開始移動。泰斯跳躍著試著跟上步伐。在這名坎德人兩次跪倒在地上，再度拖倒整串人龍後，卡拉蒙實在忍不住把泰斯帶同鍊子一起抱了起來。

「這實在很有趣！」泰斯屏住呼吸說。「特別是在我跌倒時。你看見那個男人的表情嗎？我──」

「你之前說的那些話是什麼意思？」卡拉蒙打岔道。「是什麼讓你覺得這背後不是雷斯林在操縱？」

泰斯的表情變得難得一見的嚴肅。「卡拉蒙，」他片刻之後環抱著卡拉蒙的脖子，對著他耳邊說話，試著壓過鐵鍊的叮噹聲和街道的吵雜聲，「雷斯林一定非常忙碌，特別是花了那麼多功夫準備回到這里。沒錯，帕薩理安就花了好幾天才能施展出時光旅行的法術，況且他還是個強到不行的法師。這一定會消耗掉雷斯林很多體力。他怎麼可能同時間對我們做這個又做那個？」

「好吧！」卡拉蒙皺著眉說。「如果不是他做的，那又是誰？」

「有沒有可能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泰斯戲劇性地低語道。

卡拉蒙深吸一口氣，表情變得十分凝重。

「他──他是個非常厲害的法師。」泰斯提醒他。「而且，好吧，你也絲毫沒隱瞞自己回到這里是為了──這麼說吧，除掉他。我是說，你甚至在大法師之塔中公開宣佈。我們也知道費斯坦但提勒斯在塔中神出鬼沒的，或是至少有些耳目在。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和雷斯林在那邊碰面，對吧？如果他當時就站在那里，聽見你說的話呢？我想他一定相當生氣。」

「呸！如果他有那麼強，他當場就會把我殺了！」卡拉蒙怒目道。

「不，他不行。」泰斯堅定地說。「聽著，我把一切都想通了。他不能殺死自己學生的哥哥。特別是雷斯林帶你回來有些別的目的。就費斯坦但提勒斯所知，雷斯林的內心深處其實是愛著你的。」

卡拉蒙的臉色變得蒼白，泰斯立刻發現自己說錯話了。「無論如何，」他急忙說，「他沒辦法馬上擺脫你，至少他要讓這看起來天衣無縫。」

「那又怎樣？」

「所以──」泰斯深吸一口氣。「好吧，他們在這里不會處決犯人，但是他們很明顯有別的方法處理那些沒人喜歡的傢伙。牧師和獄卒都提過處死和我們將要經歷的事情比起來輕鬆多了。」

卡拉蒙背上的一鞭讓對話突然終止了。卡拉蒙惱怒地瞪了鞭打他的奴隸一眼，那個畏縮的傢伙很明顯地熱愛這份工作。卡拉蒙陷入了陰鬱的沉默中，思索著泰斯告訴他的事情。這的確很有道理。他看過帕薩理安為了施展這道困難的法師消耗了多少精力。雷斯林是很強，但遠遠沒那麼強！而且，他的身體還很虛弱。

卡拉蒙突然清楚了事情的全貌。泰索何夫說的對！我們是被陷害了。費斯坦但提勒斯將會悄悄地除掉我，並且對雷斯林編造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卡拉蒙腦中的某處，他聽見一個固執的矮人聲音說，「我不知道是哪個傢伙比較娘娘腔，是你還是那個蠢坎德人！但是如果你們狗運好得能夠逃過這一次，我會大喫一驚的！」想到老朋友，卡拉蒙露出憂傷的微笑。但佛林特不在這里，坦尼斯和任何可以給他忠告的人也都不在。他和泰斯只能夠靠自己了；而且，如果不是因為坎德人大膽衝進結界中，現在他可能舉目無依地被困在這里！這個想法讓卡拉蒙感到一陣寒意。

「這就代表了，我必須在費斯坦但提勒斯除掉我之前找到他。」他對自己柔聲說。

神殿的雄偉尖塔俯瞰著一塵不染的街道，只有後巷除外。街道上人山人海。神殿的守衛四處巡邏，維持秩序；七彩的制服和高聳的頭盔讓他們在人羣中鶴立雞羣。漫步在商店和廣場上的美麗女子用眼角仰慕地看著守衛，細緻的裙襬掃過人行道。廣場上有個角落是有教養的女子絕不會靠近的黑暗角落，那是奴隸市場所在的角落。

奴隸市場如同往常般擁擠。拍賣會一週舉行一次，這也是為什麼那個披著熊皮的經紀人急著要從監獄中領取當週應得的人犯數目。雖然販賣奴隸的所得都歸公共基金，但經紀人當然會分到他應得的酬勞。這週看起來又可以大賺一票。

如同他告訴泰斯的一樣，伊斯塔和它周邊所能控制的範圍內的確沒有死刑。好吧，其實還是有幾件。索蘭尼亞騎士依舊堅持要用野蠻的傳統方式，來處決背叛騎士團的傢伙──用那傢伙的劍劃開他的喉嚨。但教皇正和騎士團在協商，這個傳統很有希望可以被中斷。

當然，伊斯塔廢除死刑的做法造成另外一個困擾──該怎麼處理人數不斷增加、持續消耗公共基金的那些囚犯。因此，教會對此進行了一項研究。最後發現大多數的犯人都是身無分文、無家可歸的可憐蟲，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也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因此，」當教皇對部長宣佈決定時這樣說道，「奴隸制度不只解決了監獄過度擁擠的問題，同時也是對這些可憐人最寬大為懷的處理方法；因為他們一切犯罪的根源，都是起源於他們無法逃脫的貧窮羅網。」

「當然，這絕對是最好的答案。因此，幫助他們就是我們的責任。身為奴隸，他們將可以獲得溫飽，有棲身之地。當然，我們會確保他們獲得適當的照顧。如果他們表現良好，在服務一段時間後，他們將可以買回自己的自由。那時，他們將會成為社會上有生產力的一羣人。」

這個點子立刻就被付諸實行，至今已經大約有十年了；不過，這制度依舊有些問題。當然，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上達到教皇的天聽；它們沒那麼重要，低層的官僚就足以有效處理掉這些問題。教會從犯人轉成奴隸的過程中收益頗豐（這又必須和那些因為私人原因而賣身的傢伙分開），奴隸制度看起來甚至是嚇阻犯罪的一大主因。

真正的問題是出在兩種類型的犯人身上──坎德人和那些重刑犯。坎德人完全沒有人要買，而謀殺、強姦犯或是瘋子也沒有太大的商機。解決之道非常簡單。坎德人被關了一夜之後，就會由守衛護送到城門外（這導致每天都有這樣的儀式進行）。教會也特別為嚴重的罪犯成立了特殊機構。

目前，那披著熊皮的男人就正在和這種特殊機構的首領談話，一邊講得口沫橫飛，一邊對著卡拉蒙指指點點，比劃著用肩膀撞倒門的奇景。

那機構的首領看起來並不太意外。不過，這並非不尋常。他許久以前就已經學到，對任何奴隸露出異乎尋常的表情都會讓價格迅速加倍。因此，矮人怒目瞪著卡拉蒙，對地上吐了口口水，雙手交疊，雙腳穩穩地站著，瞪著那穿著熊皮的男人。

「他的身體早就垮了，太胖了。而且你看看他的鼻子，他還是個酒鬼。」矮人搖搖頭。「他看起來還不夠邪惡。你說他做了什麼？攻擊牧師？哼！」矮人不屑地說。「他唯一可以攻擊的就是酒桶！」

披著熊皮的男人當然也習慣了這種態度。

「老兄，你可能會放過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臉不紅氣不喘地說。「你應該看看他撞倒這扇門的樣子。我從來沒看過有任何人有這種怪力。也許他的體重過重了些，但這很容易就能解決。把他的肌肉鍛練起來，他就會成為萬人迷，女士們都會崇拜他。看看那融化人的褐眼和那濃密的頭髮。」披著熊皮的男人壓低聲音說。「如果他進礦坑工作就可惜了──我試著把他做過的事保密，但恐怕哈洛也已經聽說了。」

熊皮男人和矮人不約而同地望向遠處的一名人類，正和他許多粗壯的保鏢談笑著。矮人捋著鬍子，保持著毫不在乎的表情。

披著熊皮的男人打蛇隨棍上。「哈洛發誓要盡一切代價得到他。說他可以從這個人類身上獲得兩個人的價值。但是，你是我的老顧客了，我會試著讓你占上風的──」

「讓哈洛買下他！」矮人低吼道。「死胖子！」

但那披著熊皮的男人注意到，矮人正用精於算計的眼神打量著卡拉蒙。他的經驗告訴他什麼時候該講話，什麼時候該保持安靜。熊皮男人於是對矮人鞠躬，走到一旁揉搓著雙手。

卡拉蒙聽見兩人的對話，注意到矮人的目光像是在打量一頭豬般上下掃視著，他突然想要掙脫束縛，撞開身前的籠子，把熊皮男人和矮人都痛打一頓。他腦中的血液加速流動，不停地試圖掙脫，渾身的肌肉開始鼓動，這景象讓四周的守衛拔出劍，矮人也跟著睜大眼。但泰索何夫隨即用手肘撞了撞卡拉蒙。

「卡拉蒙，你看！」坎德人興奮地說。

有一段時間，卡拉蒙除了自己的心跳聲外，什麼都聽不見。泰斯又再度碰碰他。

「你看，卡拉蒙。就在那邊，在人羣邊，獨自一個人站著，看到了嗎？」

卡拉蒙斷斷續續地吸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看著坎德人所指的地方，突然間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凍結起來。

站在人羣邊緣的是一個黑袍身影。他單獨一個人。的確，他身邊甚至出現了一圈人羣不願意靠近的空隙。許多人小心翼翼地避免靠近他。沒有人和他說話，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那邊。靠近他的人原先口沫橫飛地聊天，此時都不安地沉默下來，緊張地打量著他。

那人的袍子是深黑色，沒有任何裝飾。袖口沒有繡銀線，遮住面孔的兜帽沒有任何華麗邊飾。他也沒有攜帶法杖，沒有聽從命令、化身動物的魔寵。就讓其他的法師配戴各種護身符，就讓其他法師帶著法杖或是魔寵吧──眼前的男人不需要這些東西。他的力量是由內而生的，這強大的力量綿延數百年，甚至打破了時空的界線。任何人都可以感覺到這股力量，它像是鐵匠熔爐中所冒出的熱氣般，在他身邊構成光暈。

他高大強壯，黑袍披在削瘦但肌肉虯結的身軀上。他全身上下唯一露出來的就是那雙白淨的手，看起來十分纖細、靈巧又有力。雖然他的年齡大到克萊恩上沒有多少生物可以猜測他的年紀，他卻擁有年輕、健壯的身體。謠傳他利用魔法來克服歲月對他的影響。

所以他單獨站著，彷彿黑色太陽墜落到地面。從幽深兜帽陰影下，甚至連他眼中的亮光都無人可見。

「那是誰？」泰斯隨意地問一名囚犯，用頭對著那黑袍的傢伙點了點。

「你不知道嗎？」那囚犯緊張地說，彷彿不太願意回答。

「我是從城外來的。」泰斯致歉道。

「真是的，他就是黑衣人哪，費斯坦但提勒斯。我想你應該聽過他？」

「嗯，」泰斯瞪著卡拉蒙，臉上的表情是──『我告訴過你了！』「我們的確聽過他。」

## ２─４

當克麗珊娜從帕拉丁施展在她身上的法術中甦醒過來時，她又驚訝又困惑，這讓牧師們感到十分擔心，害怕她的遭遇會讓她的心智受到傷害。

她提到了帕蘭薩斯，所以他們假設她是從那邊來的。但是她又不停地呼喚著教派之首，某個叫作伊力斯坦的人。牧師們對於克萊恩上所有教派的領袖姓名都很熟悉，卻從來沒聽過這名叫作伊力斯坦的人。但她十分堅持確有其人，讓某些牧師認為目前帕蘭薩斯的首領出了什麼問題。信差們為此急忙地出發。

然後，克麗珊娜也提到了帕蘭薩斯的神殿，但該處根本沒有任何神殿。最後她相當瘋狂地提到了巨龍和什麼有關「諸神回歸」（註１）的事件，這讓房里的克拉斯和神眷之女首領愛莎都感到相當不安，做出抵抗褻瀆的手勢。克麗珊娜喝了些草藥汁，稍稍鎮定下來，很快就睡著了。這兩名牧師在她睡著後又低聲討論了很久。教皇隨後就走進房間，讓他們的恐懼都煙消云散。

「我從神明那獲得了啟示，」他用奏樂般的嗓音說，「得知帕拉丁為了讓她免受邪惡法術的傷害，因此將她的靈魂召喚到祂身邊庇護。我認為這沒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克拉斯和愛莎搖搖頭，交換明白一切的眼神。教皇對法師的痛恨是眾所皆知的。

「因此，她原先和帕拉丁在一起，住在我們意圖於地面仿造的神國當中。毫無疑問地，她在那里得知了有關未來的消息。她提到帕蘭薩斯建造了一座美麗的神殿。難道我們沒有這樣的計劃嗎？她提到了這個叫作伊力斯坦的人，也許是某個註定要統治該處的牧師。」

「但是──巨龍、諸神回歸呢？」愛莎喃喃地說。

「關於巨龍，」教皇的聲音中充滿了溫暖和好奇，「這可能是她兒時聽到的傳說（註２），讓她在病痛時被噩夢糾纏，或者這也可能和法師準備施展在她身上的法術有關。」他的聲音變得嚴厲。「你們也知道，據說法師有能力讓人看見並不存在的事物。至於有關『諸神回歸』──」

教皇沉思片刻。當他再度開口時，有種壓低聲音喘不過氣的感覺。「你們兩位是我最親信的下屬，知道我心中的夢想。你知道會有一天──而那一天就快來了──我將會祈求諸神，請求祂們協助我們和那些在我們之中的邪惡爭鬥。在那一天，帕拉丁將會聆聽我的祈禱。祂將會站在我的身邊，我們將一起和黑暗作戰，直到它被永遠征服為止！這就是她所預見的！這是她所謂的諸神回歸！」

光芒射進房間里，愛莎念誦禱文，連克拉斯也低垂雙眼。

「就讓她睡吧！」教皇說，「她明早就會好多了。在我對帕拉丁的祈禱文中會特別提到她的。」

他離開房間之後，整個空間彷彿暗淡下來。愛莎沉默地看著克麗珊娜。然後，精靈女子轉身面對克拉斯。

「他有這種力量嗎？」愛莎若有所思地凝視克麗珊娜，向克拉斯問道。「他真的想要──照她所說的去做嗎？」

「什麼？」克拉斯的思緒已經飄到很遠的地方。他看著教皇的背影。「喔，那個啊？他當然有那個力量。你看到他是如何醫好這女子了。照他所聲稱的，諸神透過神諭和他交談。妳上次什麼時候治好過人了，神眷之女？」

「那麼你也相信帕拉丁收容了她的靈魂，並讓她看到了未來？」愛莎看來有些驚訝。「你真的相信他治好了她？」

「我相信這個年輕女子身上有非常特殊之處，那兩名和她一起來的人也是。」克拉斯嚴肅地說。「我會照顧他們的。妳得好好注意她。至於教皇，」克拉斯聳聳肩，「就讓他召喚諸神的力量。如果祂們下凡來替他戰鬥，那也很好。如果沒有，我們也無傷。我們知道是誰在替諸神處理克萊恩上的大小事務。」

「我在想一件事，」愛莎將克麗珊娜糾結的頭髮從她疲倦的面孔上拂去。「吾教之中有一名年輕女孩擁有真正的醫療神力。那名年輕女孩受到了索蘭尼亞騎士的誘惑。他的名字叫什麼？」

「索思，」克拉斯說。「索思爵士，達加堡的索思爵士。喔，我並不懷疑妳所說的。有些時候，妳可以在最年輕和最年長的那些人身上找到這種特殊的力量；或者是他們自認為擁有這種力量。老實說，我認為這不過是某些人太想要相信某件事，最後說服自己的一種情形。這對我們並沒有任何傷害。愛莎，小心盯緊這名女子。如果在她康復後，早上還繼續提起這些事情，我們可能必須採取非常手段了。但是，現在──」

他沉默下來。愛莎點點頭，兩人都明白女子將會在藥劑的影響下陷入沉睡，於是放心地讓克麗珊娜在伊斯塔神殿中一個空曠房間里休息。

克麗珊娜第二天早上一醒過來，覺得自己的腦袋彷彿被塞滿了棉花。她的口中充滿苦澀味，而且喉嚨渴得不得了。她頭昏腦脹地坐起來，試著拼湊起自己的思緒。一切都沒有道理。她依稀記得有個超越生死界線的怪物撲向她。然後，她曾經和雷斯林一起進入大法師之塔，還有被各種袍色法師包圍的記憶，然後是共鳴的巖石，以及經過漫長旅途的一種感覺。

她同時也有關於自己在一個力量強大的人身邊醒來的模糊記憶，那人的完美和聲音讓她心中充滿平靜。但他說他是教皇，而她是在伊斯塔的神殿之中。這一點道理都沒有！她記得自己呼喚伊力斯坦，但似乎沒人聽過他。她告訴他們有關他的事情──他是如何被米莎凱的牧師金月醫治好，又是如何領導對抗惡龍的戰爭，以及他是如何宣教諸神的回歸。但這些話都只是讓牧師們用同情、憐憫的眼光看著她。最後，他們給她一種味道奇怪的藥水喝，她就睡著了。

現在她依舊感到困惑，但是決心要找出自己身在何處，以及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跳下牀，強迫自己像每天清晨一樣地盥洗，然後冷靜地梳理一頭烏黑的秀髮。這些熟悉的動作讓她放鬆下來。

她甚至花時間逛逛這間寢室，她無法壓抑自己欣賞此地雕樑畫棟的衝動，但是她的確認為此地和奉獻給諸神的神殿有些格格不入。假設此地真的是伊斯塔的神殿，那麼她在帕蘭薩斯家里的臥室都比不上這里華麗，而她的家族卻已是富甲一方的名門望族！

她的思緒突然間飄向雷斯林讓她看的景象──那麼靠近神殿的飢渴和貧窮。她不安地漲紅了臉。

「也許這里是貴賓室。」克麗珊娜對自己大聲說，覺得這熟悉的聲音能夠安撫自己。「畢竟，我們新神殿中的貴賓室也是讓客人盡可能地舒適。但是──」她皺起眉頭，目光轉向一尊樹精的金色雕像（註３），注意她黃金手臂端拿蠟燭的樣子。「這實在太奢侈了，這足以讓一個家庭溫飽好幾個月。」

她很高興伊力斯坦看不見這里的景象！不管此地管事的人是哪個傢伙，她一定要去找他談談。他以為自己是教皇，這傢伙一定搞錯了！

克麗珊娜下定決心行動之後，覺得腦袋清醒了些。她脫下穿戴的睡衣，套上放在牀邊摺疊整齊的白袍。

這是式樣多麼古典的白袍，她邊穿邊注意到。這和她的帕蘭薩斯所穿著的樸素白袍並不相同。這袍子上面有許多華麗的裝飾，金線點綴著袖口和下襬，血紅色和紫色的緞帶裝飾著前胸，沉重的金腰帶將袍子紮在她纖細的蜂腰上。實在太奢侈了！克麗珊娜不悅地咬住下脣，但是她也偷瞧了鏡子中的自己一眼。這看起來確實稱頭，她被迫這麼承認。

就在此時，她覺得口袋中似乎裝著什麼東西。

她伸手進口袋里，掏出一片四四方方摺疊好的羊皮紙。她好奇地瞪著它，不知道這是否是袍子的前任所有人意外留下來的。不過，她隨後驚訝地發現這封信是給自己的。她迷惑地打開這張紙。

『克麗珊娜女士：

我知道妳尋求我的幫助，想要回到過去，阻止那名年輕的法師雷斯林執行他邪惡的計劃。不過，在妳來找我們的路上，妳被一名死靈騎士攻擊了。為了要拯救妳，帕拉丁將妳的靈魂帶到了神的領域中。吾輩之中包括伊力斯坦，已無人可以把妳喚回。只有活在教皇那年代的牧師才擁有這種力量。所以我們把妳送回在大災變不久前的伊斯塔，同時也請雷斯林的哥哥卡拉蒙陪同妳。我們派妳來有兩個目的：第一，要治好妳所受的重傷；第二，讓妳可以阻止那年輕的法師繼續墮落下去。

如果，妳在這其中看到了諸神的旨意，也許妳可以認為自己受到了祝福。我只給妳一個建議，諸神的行事不比凡人，因為我們只能看見萬有的一小部份。我希望能夠在妳離開前當面和妳討論這件事，可惜我們沒這個機會。我只能提醒妳一件事──小心雷斯林。

妳的美德高尚，信仰堅貞，而且妳對自己的美德和信仰都很驕傲。這是個致命的組合，親愛的，他將會徹徹底底地利用這一點。

也請記住一點，妳和卡拉蒙所回到的是危險的年代。教皇所剩的日子不多了。卡拉蒙的任務可能危及自己的性命，但妳，克麗珊娜的任務則會危及妳的靈魂和生命。我預見妳將會被迫要從中做選擇──挽救一個，妳就必須放棄另外一個。有許多方法可以讓妳離開這個時代，其中一個是透過卡拉蒙。願帕拉丁與妳同在。

帕薩理安

白袍法師

威萊斯大法師之塔』

克麗珊娜坐回牀上，她的雙膝支撐不住這樣的打擊。握著信件的手顫抖著。她暈眩地瞪著它，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無法理解其中的意義。不過，在幾分鐘之後，她冷靜多了，於是強迫自己逐字逐句地研讀，直到自己終於明白其中的含意為止。

這花了她幾乎半小時的時間才理解其中的內容，同時仔細地思考。至少她現在認為自己大致明白其中大多數的內容。她為什麼要前往威萊斯森林的記憶也重新浮現在腦海中。那麼，帕薩理安早就知道了，他根本就是在等她──這更好。他說的也是對的，死靈騎士對她的攻擊也代表了帕拉丁的介入，如此才能確保她必會回到過去。至於有關她的信仰和美德那部份──

克麗珊娜站起身，蒼白的面孔充滿了決心，臉頰上有著淡淡的紅暈，眼中閃著怒火。她只覺得不能和這個法師面對面實在遺憾！他的膽子怎麼這麼大？

她抿緊雙脣，重新將紙摺好，手指粗魯地拉扯著，彷彿想要撕碎它一樣。梳妝臺上有著一個宮廷仕女們常用來保存鏡子和小刷子的容器。克麗珊娜打開盒子，把信件放進去，用力關上盒蓋，轉動鑰匙直到聽見喀答一聲盒子鎖上。克麗珊娜將鑰匙放進找到紙條的口袋中，再度打量鏡中的自己。

她將黑髮撥開，拉起袍子的兜帽，掩住頭。克麗珊娜注意到臉上的紅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讓怒氣慢慢平息。她提醒自己，畢竟，老法師的出發點是為她好。使用魔法的人怎麼可能了解什麼叫作信仰？她應該要超脫這種世俗的憤怒纔是。現在她就處在豐功偉業的邊緣，帕拉丁與她同在。她幾乎可以感覺到祂的存在。而她所遇到的人真的是教皇！

她露出了微笑，記起他所散發出來的良善感覺。大災變怎麼可能是因他而起？不，她的靈魂拒絕相信這點。的確，他和她相處不過幾秒鐘；但是，一個這麼神聖、純美、良善的人怎麼可能必須為了如此恐怖的死亡和毀滅負責？這根本不可能！也許她可以洗清他的污名，也許這是帕拉丁送她回到過去的另一個原因──為了發現真相！

克麗珊娜的心中充滿喜悅。就在那一刻，她聽見自己的喜悅獲得了回應，一切的答案彷彿就在晨禱的鐘聲中。這美好的音樂讓她熱淚盈眶，她的心中充滿了喜悅和興奮。克麗珊娜離開房間，急忙走進華麗的走廊中，差點撞上愛莎。

「天哪！」愛莎驚呼道，「這可能嗎？妳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好多了，神眷之女。」克麗珊娜迷惑地說，想起他們早先聽見她的囈語一定覺得很不可思議。「彷彿我從一個瘋狂、生動的夢中醒來。」

「讚美帕拉丁。」愛莎喃喃地說，並瞇起眼，用銳利的目光打量她。

「我並沒有忘記要感謝神，妳不需要擔心。」克麗珊娜真誠地說。她沉浸在自己的喜悅中，因而沒注意到精靈女子怪異的表情。「妳要去參加晨禱嗎？如果可以，我能夠和妳一起嗎？」她敬畏地看著這棟華美的建築。「恐怕我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記住這里的路。」

「當然，」愛莎恢復了鎮定，「這邊走。」兩人沿著走廊往下走。

「我也很擔心那個──那位和我一起出現的年輕男子。」克麗珊娜結巴地說，突然間意識到自己幾乎完全不知道兩人是如何出現的。

愛莎的面孔變得冷若冰霜。「他待在會獲得適當照料的地方，親愛的。他是妳的朋友嗎？」

「不，當然不是。」克麗珊娜很快說道，腦海中浮現了上次和醉鬼卡拉蒙打交道的情形。「他──他是我的護衛。聘來的護衛。」她結巴地說，突然發覺自己十分不擅長說謊。

「他在競技學校，」愛莎回答道。「如果妳想，可以捎個訊息給他。」

克麗珊娜不知道這個學校是做什麼的，她又害怕問太多問題會讓人起疑。因此，她謝過愛莎之後，就不再追問這個話題，心里也落下一顆大石。至少她知道卡拉蒙現在人在哪里，而且也安全無虞。她鬆了口氣，知道自己還有辦法回到原來的時空去，感覺一切都已經有了保障。

「啊，妳看，親愛的，」愛莎說，「又有另外一個人來關心妳的病情了。」

「神眷之子。」克麗珊娜崇敬地對走過來的克拉斯鞠躬。因此，她也錯過了克拉斯詢問的眼神和愛莎微微頷首的動作。

「我十分高興可以看到妳恢復精神。」克拉斯握住克麗珊娜的手，語調中充滿溫馨和關懷，讓克麗珊娜滿心喜悅。「教皇一整晚都為了妳的康復祈禱。這證明他信仰堅貞的奇蹟將會被廣為流傳。我們今晚會正式引領妳和他見面。但是，現在，」他打斷了克麗珊娜本來正要說的話，「我打擾了妳的晨禱，請不要讓我再耽擱妳了。」

克拉斯優雅地對兩位女士行禮，往走廊的另一個方向走去。

「他難道不參加晨禱嗎？」克麗珊娜的目光跟隨著牧師。

「不，親愛的。」愛莎因克麗珊娜的天真而掩嘴輕笑。「他每天早上都會去參加教皇的彌撒。畢竟，克拉斯是僅次於教皇的第二把交椅，每天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處理。妳可以這麼說，如果教皇是教會的靈魂和心臟，那麼克拉斯就是教會的大腦。」

「喔，這好奇怪。」克麗珊娜的思緒飄到伊力斯坦身上。

「親愛的，妳覺得奇怪？」愛莎有些不太能夠認同。「教皇的全部心思都奉獻給了神。我們沒辦法奢求他還得處理教會每天的俗事，對吧？」

「喔，當然不行。」克麗珊娜尷尬地羞紅了臉。

她在這些人眼中看起來多麼的不文明，多麼地單純和落後。她跟著愛莎走向那光亮通風的大廳，孩童和聲及鐘聲交織的奏鳴曲讓克麗珊娜的靈魂充滿了喜悅。克麗珊娜想起伊力斯坦每天早上舉行的簡單禱告，而且教會的事務他還事必躬親！

那簡單的禱告現在對她來說似乎太過寒酸，而伊力斯坦的工作則是有失身分。這對他的健康一定有所影響。也許，她遺憾地想，如果有這麼多的人手可以協助他，他就不會這樣日夜操勞，以折損了壽命。

克麗珊娜轉念一想，不管怎麼樣，這都是可以改變的；而且，這一定是她被送回過去的另一個原因，她獲選要重振教會的榮光！她興奮得全身發抖，大腦已經因為各種計劃而開始全力運轉。克麗珊娜請求愛莎詳細地描述教會內部組織的運作情形，而後者也很高興有機會可以誇耀這讓她引以為傲的結構。兩人就這樣邊走邊談，全然不覺時間的流逝。

克麗珊娜專注地聽著愛莎的每一句話，沒注意到離去的克拉斯。他正無聲無息地打開通往她寢室的門，悄悄溜了進去。

【註】

１　說到諸神回歸這件事，這對教皇來說真是個莫大的褻瀆，因為這代表諸神在某段時間離開了。

２　在第三次巨龍戰爭時，屠龍勇士修瑪擊敗了黑暗之後和祂的部隊。因此，塔克西絲同意要回到無底深淵，屠龍勇士並且把惡龍一併帶走。善龍也因此離開了。長槍之戰的開始是由於塔克西絲違背了這諾言，把惡龍重新帶回世間所導致的。但是，此時距離長槍之戰還有好幾百年，龍不過只是傳說中的生物而已，所以教皇才會有這種態度。

３　樹精大概是少數可以被稱作自然之子的生物。如果你在不同的時間點遇到他，很有可能把他誤認為一名精靈女子。樹精是美麗、瘦削、蒼白的生物，人類可能會對其一見鍾情。不過，他們體內一點人血也沒有，甚至不算是凡間的生物。

## ２─５

克拉斯在幾分鐘之內就找到了帕薩理安所寫的信。他在進入克麗珊娜房間的那一瞬間，就注意到原本放在梳妝臺上的金色首飾盒被收起來了。他翻了幾個抽屜就找到那個首飾盒，況且，他擁有可以打開神殿內所有門鎖、開關的萬能鑰匙，因此首飾盒一下子就應聲而開。

雖然這封信的內容對他來說相當不易理解。不過，只消幾秒鐘，克拉斯就把全文牢記在腦海中。過目不忘的本領是克拉斯傲人才能中的一項。他只需要幾秒鐘，就可以把全部的內容深刻烙印於心，不過他知道，要完全明白信的意義可能得花上好幾個小時。

克拉斯心不在焉地把信摺好放回首飾盒內，再把盒子擺回原本在抽屜里的正確位置，若有所思地離開克麗珊娜的房間。

由於信的內容實在太過復雜難懂，所以他取消了上午所有的約會，靜心坐下來仔細回想信里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他好不容易纔理出了頭緒──雖然不能盡如他意，不過至少可以歸納出三個重點：第一，克麗珊娜應該是位牧師，不過因為她牽扯到法師，因此仍十分可疑；第二，教皇的處境堪憂。然而因為法師有理由憎惡教皇，所以這點並不令人意外；第三，和克麗珊娜一起被發現的年輕男子毫無疑問是個刺客，而克麗珊娜則可能是共犯。

克拉斯欣慰地笑了笑，慶幸自己早一步採取了免去威脅的手段。他早就安排那個叫作卡拉蒙的男人在隨時可能發生意外的地方落腳。

至於克麗珊娜則是妥善地被安置在神殿中，不但可以就近監視，也可以在言談間不露痕跡地摸清她的底細。

在理清思路之後，克拉斯搖鈴傳喚侍者奉上午餐，同時也因教皇不會立即面臨危險而鬆了口氣。

克拉斯在許多方面都是個與眾不同的人。他雖然極富野心，卻明白自身能力的極限。他需要教皇，完全不想取而代之。他不但充分享受沉浸於教皇無邊光耀的感覺，並藉此擴展自己對整個世界的控制權；最重要的，一切都可以以教會之名行之。

在他壯大自己權勢的同時，也賦予精靈們更大的權力。他深信天性美善的精靈優於所有其他的種族。精靈就是推動教會統治權背後的無形力量。

克拉斯覺得諸神創造出其他弱勢的種族實在是莫大的悲哀。像是生命又短又瘋狂的人類就是個最好的例子，他們也最容易受到邪惡的誘惑。幸好精靈自有一套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不能徹底殲滅世上的邪惡（他們仍在企圖達到這種境界），至少要可以控制整個情況。要或不要陷入萬惡淵藪是一種自由，是選擇的自由。但是人類卻往往濫用這種自由。所以制定嚴法，明定是非，纔能夠限制人類不褻瀆諸神所賜的天賦。克拉斯相信，人類會因此而滿足於循規蹈矩的正途。

至於克萊恩上其他的種族，地精、矮人──想到這兒，他不禁嘆了口氣──和坎德人，克拉斯以及整個教會把他們趕到狹小、孤立的範圍內活動，讓他們少製造一點麻煩，期盼他們或許有一天會完全消失（這個計劃在地精和矮人身上實行得相當成功，因為他們本來就傾向於固守家園。不過，坎德人卻完全不喫這套，他們照常快樂地四處遊走，製造數不清的麻煩，並且恣意享受生活）。

這些思緒在克拉斯邊用午餐邊定計劃時，從他的腦海中閃過。目前他不會對克麗珊娜採取任何的攻擊行動；這向來不是他的風格，也不是精靈的處事之道。精靈應該要有耐心，細細地觀察、等待。眼前他只需要做一個動作，就是蒐集更多的資訊。想到這兒，他搖搖巧緻的小金鈴。先前帶達努比斯前來會見他的年輕輔祭聽見召喚，立刻輕手輕腳地來到克拉斯面前。

「請問有何吩咐，神眷之子？」

「兩個小任務。」克拉斯頭也不抬地回答，一邊專心的振筆疾書。「把這個拿給費斯坦但提勒斯。已經有好一陣子沒請他來共進晚餐了，我現在也有些事情想和他討論。」

「費斯坦但提勒斯目前並不在神殿里，大人。」輔祭回答。「事實上，我正要向您稟告這消息。」

克拉斯驚訝地抬起頭來。

「不在這兒？」

「是的，神眷之子。他昨晚離開了，至少我們是這樣推測的。那是最後一次有人看見他。他把東西全都帶走，房間不留一物。根據他之前所說的話來判斷，他應該是前往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有傳言指出，法師們將在那兒舉行祕密會議，不過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這個消息的可靠性。」

「祕密會議。」克拉斯復述了一遍，皺起眉頭。他用羽毛筆輕敲桌上的信紙。威萊斯可是個很遙遠的地方，不過，或許也沒那麼遠──大災變──這個奇怪的用語在那封信中提起過，會不會是法師們正在策劃某種毀滅性的大災難？克拉斯不寒而慄。然後，他慢慢地把剛寫好的邀請函揉成一團。

「有派人盯著他嗎？」

「當然，神眷之子。監視他的人回報說，他已經有好幾個月沒離開神殿了。但昨天有人看見他出現在奴隸市場。」

「奴隸市場？」克拉斯覺得心頭的寒意散佈到全身。「他到奴隸市場做什麼？」

「他買了兩個奴隸，神眷之子。」

克拉斯不發一語，只是怔怔地看著輔祭。

「他不是親自把他們買下來，大人。而是透過他的屬下。」

「什麼奴隸？」克拉斯心知肚明。

「被懷疑攻擊女牧師的那兩個人，神眷之子。」

「我之前下令只準把他們賣給矮人或是礦場。」

「巴拉克已經克盡職責了。事實上，是矮人得了標，不過黑衣人屬下所出的價格還高於矮人，巴拉克還能怎麼辦？想想看可能會鬧出的醜聞！再說，反正他的屬下還是把他們送到競技學校去了。」

「好吧！」克拉斯喃喃道。那麼，現在一切都只能順勢發展。費斯坦但提勒斯買下了那個年輕刺客，然後就消失了。但是他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地找刺客？他自己就可以用各種方法致教皇於死地。克拉斯突然有種從明亮的康莊大道走向陰暗崎嶇的森林的不安感。

由於他陷入沉默太久，所以年輕輔祭只好清清喉嚨禮貌性地提醒他。不過直到輔祭清了三次喉嚨後，克拉斯才注意到他。

「您是否還要交代我另一個任務，神眷之子？」

克拉斯緩緩點點頭。「是的，你帶來的新消息使得這項任務更為重要。我希望你親自負責。我必須和矮人談一談。」

輔祭鞠了躬之後退下。沒必要詢問克拉斯所指何人──伊斯塔只有唯一的一個矮人。

沒有人知道艾拉克．碎石究竟是來自何方。他從不提他的過去，當別人問起時一定會馬上翻臉。不過，坊間倒是流傳幾個頗為有趣的臆測，其中最為大家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原是居住在索巴丁王國的高山矮人，因為犯罪而被同胞放逐，至於什麼罪則無人知曉。不過卻沒有人正視矮人的習慣，他們從來不會因為任何罪行而殘忍地放逐同胞，寧可處以死刑。

也有傳言說艾拉克其實是闇矮人（註１），這個種族是幾乎被表親完全消滅的邪惡矮人，他們沮喪、忿恨地居住在地底的最深處。但是編造這種傳言的人卻忽略了艾拉克的長相、舉止和闇矮人一點都不像。這種說法是因為艾拉克的好朋友（應該說是唯一的朋友）是一隻食人魔。也有人說艾拉克根本不是從安塞隆的任何一個角落來的，而是來自跨海的其他地方。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的長相比大家記憶中的任何矮人都還要醜惡。劃過他臉上凹凸不平的垂直傷疤讓他看起來總是一臉怒容。他一點都不胖，全身沒有絲毫多餘的脂肪。他移動時和貓兒一樣敏捷優雅，站定時穩如磐石，幾乎給人和地面結為一體的錯覺。

不論艾拉克究竟來自何方，他以伊斯塔為家已經有好些年了，所以有關他來歷的話題也漸漸無人提起。他和食人魔拉格當初是為了競技賽而現身──當競技賽還是「來真的」時──他們馬上就擄獲了觀眾的心。至今大家對這兩人拍檔在三回合內，打敗惡名昭彰的牛頭人達爾穆克仍然是津津樂道。一開始達爾穆克把艾拉克給拋到場外，立刻引起拉格的暴怒，而把達爾穆克騰空舉起，不偏不倚地丟到競技場中央的自由尖塔上，猛力地貫穿了達爾穆克壯碩的身軀。

雖然艾拉克（而他那天被拋出場外沒死的原因，是因為當他飛過競技場的高牆時，剛好撞在外面的一名牧師身上）和拉格在那天都沒有獲得自由，但誰是真正的贏家已經不言可喻了（事實上，光是攀到尖塔上，處理掉達爾穆克的屍體就花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艾拉克此時正在向兩個新來的奴隸描繪那場生死之鬥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搏命細節。

「這就是造成我這張坑疤老臉的原因。」矮人在領著壯漢和坎德人過街時說道。「不過也是讓我和拉格名震競技賽的轉捩點。」

「你說什麼比賽？」泰斯邊問邊對市集上好奇圍觀的羣眾做出無聊的表情。

艾拉克倏地被激怒。「我猜你不會丟下你的朋友離去，對吧？」矮人專注地打量了一下泰斯。「我是這麼認為的。他們說你曾經有機會逃走，但你沒有。我只是要提醒你，別從我身邊給溜走！」艾拉克寫滿怒意的法令紋更深了。「我從沒買過坎德人，但這次卻是情非得已。他們說你們兩是一起賣的。你最好給我記住──你對我是毫無用處的。對了，你剛問的是啥笨問題？」

「你要怎麼把鎖鍊解開？難道不需要鑰匙嗎？喔──」泰斯興奮地看著食人魔用兩手分執鎖鍊兩頭，然後將它猛然扯斷。

「你看到了嗎，卡拉蒙？牠真是有夠強壯！我以前從來沒遇過食人魔耶！我剛說到哪兒了？喔！競技賽，是什麼競技賽啊？」

「你在說什麼？就是『那個競技賽』！」艾拉克已經氣炸了。

泰斯抬頭看看卡拉蒙，但大漢只是眉頭深鎖地聳聳肩。這個競技賽必定是個大家都知道的比賽，問太多隻會顯得更加可疑。於是泰斯暗自回想，在腦海中翻出所有曾經聽說過關於大災變前的一切故事。他忽然屏住呼吸，想到了──「競技賽！」泰斯忘了矮人在旁邊，驚恐地對卡拉蒙說，「伊斯塔的大競技！你不記得了嗎？」

卡拉蒙立刻面無血色。

「你是說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泰斯睜大雙眼，改向矮人問道。「我們將會成為鬥士，在擠滿人羣的競技場里打鬥？哇！卡拉蒙，想想看！伊斯塔的大競技！我聽說──」

「我也聽過。」卡拉蒙緩聲說道，「你死了這條心吧，矮人。我承認我曾經殺過人，不過只有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生死關頭。我向來不以殺戮為樂。我絕不為了某種運動而殺人！」

卡拉蒙的表情相當堅決，讓拉格暗自戒備，牠躍躍欲試地望向艾拉克，希望能夠得到攻擊的指令，不過艾拉克只是搖搖頭。

泰斯則是肅然起敬，柔聲說道，「我從來沒這樣子想過。嗯，我想你是對的，卡拉蒙。艾拉克，對不起，我們不會為你而戰。」

艾拉克哭笑不得地說，「哦，你們會的。因為這是你們擺脫項圈的唯一辦法，就是這麼簡單。」

卡拉蒙堅毅地搖搖頭。「我絕不會殺害──」

矮人忿忿地說，「你們兩個傢伙到底是從哪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來的啊？是從西歷安海底來的嗎（註２）？還是索拉斯的人都跟你們一樣蠢？現在的競技場是不會要人命的。」艾拉克嘆了口氣後，繼續說道，「那些好日子已經永遠地結束了。現在一切都是假的。」

「假的？」泰斯驚呼。卡拉蒙則是不發一語地繼續瞪著矮人，顯然是不相信他所說的任何一個字。

「已經有十年不曾舉行過生死相搏的競技賽了，」艾拉克解釋，「都是那些該死的精靈牧師向教皇進讒言，說什麼競技賽很野蠻，說服教皇下令全面禁止。野蠻？我呸！」矮人忿恨的情緒不斷攀高，接著重重嘆了口氣，頻頻搖頭。

「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艾拉克此時似乎又重回他心目中輝煌光耀的競技場。「大地精達那爾克，絕對會是你所見過最驍勇的鬥士。當然少不了獨眼老喬。拉格，你還記得他嗎？」食人魔哀怨地點點頭。「老喬自稱是索蘭尼亞騎士，每次上場都是全副武裝。唉！現在除了我和拉格之外，他們全都離開了。」艾拉克冷漠的眼中突然閃起一抹光輝。「我們無處可去。除此之外，我有預感，真槍實彈的競技賽一定會捲土重來。」

艾拉克和拉格繼續留在伊斯塔，並且成為競技場非正式的管理員。路人每天都可以看到拉格拿著掃帚，笨拙地穿梭在觀眾席間掃地；有時候牠什麼都不做，只是注視著在競技場上工作的艾拉克。艾拉克則多半是細心地替死亡之坑的機器上油，確保它們能正常運轉。如果注意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在艾拉克的醜臉上，經常會漾起異常滿足的詭異笑容。

艾拉克說的沒錯。競技賽被禁止後不消幾個月，牧師們就注意到他們寧靜平和的城市不再安寧。酒吧和俱樂部里的鬥毆事件頻傳，街上的羣架也屢見不鮮，有一次甚至還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動。還有消息指出，有人在城外的洞穴中舉辦地下競技賽。這項消息在幾具經過殘忍蹂躪的屍首被發現後獲得印證。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一個由人類和精靈貴族所組成的團體向教皇陳情，請求競技場重新運作。

一位精靈貴族表示，「就像火山必須爆發一樣，人類也需要藉由競技賽來宣洩情緒。」

雖然這番說法並沒有讓這位精靈貴族受到人類的敬重，不過誰都無法否認它的邏輯是合理的。教皇一開始充耳不聞，他向來厭惡暴力，認為生命是諸神恩賜的珍貴禮物，怎可容許只為了滿足嗜血羣眾的喜好而遭到任意踐踏。

「是我提供了他們解決之道，」艾拉克沾沾自喜地說道。「他們本來還不讓我進入金碧輝煌的神殿。不過沒有人可以擋得住拉格，所以他們並沒有多大的選擇。」

「『重新舉辦競技賽，』我這樣告訴他們。『沒必要弄出人命。聽我說，你們都在街上看過演員們演出修瑪的故事，對吧？你們都曾經目睹劇中的騎士重摔在地上，痛苦地淌著血，但是他可以在五分鐘後，若無其事地在街角的酒吧悠閒地喝著麥酒。我自己就演過一些街頭劇，嗯──看看這個。來吧，拉格！』」

「『把你的劍給我，拉格。』然後，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劍用力刺進拉格的腹部。你們真該親眼看看，到處都是鮮血！從拉格嘴里噴出的血沾滿我的雙手。牠倒在階梯上，還不住抽搐和呻吟。」

「你們應該聽聽精靈們的尖叫。」艾拉克欣喜地說道。「在他們派守衛把我給攆出去之前，我踢了拉格一腳，大聲地說，『你可以起來了，拉格。』」

「牠不但站了起來，還對大家露齒一笑。然後，他們熱烈地討論了起來。」矮人模仿起精靈尖細的聲音道，「『太神奇了，這真的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哇！你們是怎麼做到的啊？」泰斯急切地問道。

艾拉克聳了聳肩。「容易得很。弄來一堆雞血，一把劍刃會縮進劍柄的特殊道具就可以了。我就是這麼告訴他們的。還有，教導鬥士如何生動地表演根本是小事一樁，連愚蠢的老拉格都能學得很好。」

泰斯擔心地看了看拉格，不過拉格卻只對著矮人露出更大的微笑。「他們的技巧會與日俱增，以迎合觀眾的要求。教皇也曾御駕親臨，觀看競技。而且，他還任命我為總管呢！沒錯，我現在的職稱就是競技場總管。」艾拉克得意地說道。

「我不懂，」卡拉蒙緩緩問道，「你的意思是，觀眾付錢來被耍？他們應該會發現真相的──」

「哦，當然。」艾拉克冷笑。「我們從來不加以掩飾。現在競技賽已經成為克萊恩上最流行的運動，許多人不遠千里跋涉，就只為了目睹精采的競技。連精靈貴族都會來，教皇偶爾也會出現──我們到了。」艾拉克停在一個巨型體育館的外頭，驕傲地說道。

石造的體育館看來歷史相當悠久，已經無人記得當初是為何建造的。當有競技的日子，體育館頂端會懸上色彩鮮豔的旗幟以吸引羣眾。不過直到夏天結束前都不會有比賽，所以整個體育館看起來彷彿是一隻灰色的巨獸，暗淡無光，只有生動描繪競技的眩目壁畫，活靈活現。一些孩童在體育館外流連不去，希望能幸運地見到心目中的英雄。艾拉克冷冷地瞪了他們一眼，便叫拉格去打開巨大的木門。

「你是說沒有人會因為競技而死──」卡拉蒙一邊看著血腥的壁畫，一邊憂心地問道。

泰斯看見艾拉克用奇怪的眼光瞪視卡拉蒙，表情倏地變得冷酷而又工於心計，他皺起黝黑糾結的雙眉，幾乎蓋過他的小眼睛。不過卡拉蒙完全沒察覺，只是怔怔地看著壁畫。泰斯弄出一些聲音提醒卡拉蒙，不過當卡拉蒙回過神來面向矮人時，艾拉克的表情又是一變。

「沒有人。」矮人微笑著輕拍卡拉蒙粗壯的手臂。「沒有任何人──」

【註】

１　這里的闇人又被稱作「Dewar」，不該與高山矮人中的一族「Daewar」搞混。

闇矮人包括了兩個高山人的氏族，他們偏好居住在全然的黑暗中。闇矮人被其他種矮人視作瘋狂的同胞，以邪惡和濫殺無辜著稱。他們雖然宣稱向人的統治者效忠，但不只一次背叛過整個種族。

２　西曆安海是在安塞隆的西邊。

## ２─６

食人魔拉格領著卡拉蒙和泰斯進入一個大房間。卡拉蒙立刻感覺到被一羣人包圍的不自在。

「他是新來的。」拉格咕噥說道，並用牠骯髒的黃色指頭猛點了一下卡拉蒙所站的方向。這就是卡拉蒙到「學校」的介紹儀式。鐵鍊和項圈摩擦發出的嘈雜聲響，標明出他是某人的所有物。卡拉蒙只是頭低低地直視著由麥稈覆蓋的木地板。由於只聽到稀稀落落的回應，卡拉蒙忍不住抬起頭來。他此時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戰士的食堂，大約有二十到三十個來自不同種族的男性，分成小組圍坐著喫晚餐。

有些人饒富興味地打量著卡拉蒙，但大部份的人則是繼續用餐，看都不看他一眼。卡拉蒙實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麼做，不過拉格倒是適時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拉格猛力推了卡拉蒙一把，後者一個重心不穩，差點直直地往餐桌撞去。他惡狠狠地瞪了拉格一眼，不過拉格仍是樂孜孜地對著他傻笑。

卡拉蒙倏地明白，自己不過是引發爭端的誘餌。他在酒吧里看多了這種拉格式的微笑，對方的目的就只是挑釁。但卡拉蒙對誰是強者心知肚明，雖然他有六呎半高，但仍不及拉格的肩膀。拉格粗壯的臂膀只消輕輕一擰，就能易如反掌地取他性命。卡拉蒙強迫自己忍下熊熊怒火，找了一張長木凳坐下。

被卡拉蒙白了一眼後，拉格用牠斜視的眼睛掃了一下四周。眾人先是失望地聳肩和咕噥一陣，接著就又回到位子上繼續用餐。拉格聽見從角落傳來的訕笑聲，牠傻笑了一會兒，然後離開了食堂。

卡拉蒙覺得自己剛才的表現懦弱透頂，只希望靜靜坐著，就這樣消失在空氣中。他僅知道對面坐著別人，卻不敢和對方的目光正面交鋒。不過泰斯卻沒有這層顧忌，他爬到卡拉蒙旁邊，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附近的鄰居。

「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泰斯朝一個同樣戴著項圈的黑皮膚男人伸出小手。「我也是新來的。」坎德人補充說明，因為他對剛才沒有被介紹到覺得十分沒面子。原本埋頭猛喫的黑人抬起頭，但他忽略坎德人的小手，而把眼光盯在卡拉蒙身上。

「你們兩個是同伴嗎？」

「是的。」卡拉蒙簡短地回答，並因黑人沒提到他剛才和拉格的小插曲而鬆了口氣。在看到黑人的盤子上堆得和小山一樣高的烤鹿肉、馬鈴薯和整條麵包後，卡拉蒙突然意識到腹中飢火難耐，必須努力剋制自己才能阻止垂涎的口水外溢。他深深嘆了口氣，接著說，「至少他們讓我們喫的不錯。」

卡拉蒙發現黑人注視著他的大肚子，並且和坐在自己旁邊的絕色美女交換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眼神。那位美女的盤中同樣盛滿了各式食物。卡拉蒙目光為之一亮，笨拙地企圖起身鞠躬致意。

「我任您差遣，女──」他口齒不清地說道。

「快給我坐下，你這個大笨呆！」女子勃然大怒，健康的深褐色皮膚隨之閃亮生輝。「你會讓他們笑死的。」

她說的沒錯，的確是有些人忍不住低聲竊笑。她迅速把手輕置於腰間的匕首上，在和她銳利又逼人的綠眼交會後，大夥把笑聲吞入腹中，繼續把焦點轉回盤中的食物。等她確定掌握了情況，接著同樣重回餐盤，憤怒地用刀叉精準快速地切著肉。

「對──對不起。」卡拉蒙漲紅了臉，囁嚅道。「我──我不是故意要──」

「算了！」女人用低沉的嗓音回答。她的口音非常奇怪，卡拉蒙無法分辨是來自哪里。她看起來應該是人類，但髮色十分與眾不同，幾乎是晦暗的灰綠色，她把厚重的直髮紮成一條髮辮，垂在背後。「因為你是新來的，所以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你要了解，不要對我另眼相看、給我特殊待遇，不論是在競技場內或場外。知道嗎？」

「競技場？」卡拉蒙嚇得瞪大了眼。「妳──妳也是鬥士？」

「還是最頂尖的一分子，」坐他們對面的黑皮膚男人微笑說道，「我是北亞茍斯的費拉葛斯，她是海妖女奇莉──」

「海妖女！哇！從海底來的？」泰斯興奮地大叫。「可以變換形體，還有──」

奇莉立刻怒視坎德人，泰斯眨眨眼，識相地閉上嘴。接著她把目光轉向卡拉蒙的新項圈，尖刻地問道，「你覺得這東西好不好玩啊，奴隸？」奇莉嘲諷地苦笑一下，不過費拉葛斯卻同情地看著卡拉蒙。

「我永遠不會習慣！」卡拉蒙緊握雙拳說道。

「你一定得習慣，否則就會心碎而死。」奇莉冷冷地說。卡拉蒙心想，她是如此地美麗，談吐舉止是如此地有自信，她的項圈看來就像用金子精心打造的項鍊。他想要回她一些話，不過卻被穿著油膩圍裙的胖廚子給打斷了，後者把盛著食物的盤子重重地放到泰斯的面前。

「謝謝你。」坎德人很有禮貌地致謝。

廚子不屑地說，「往後可沒我的服務了。以後就和其他人一樣，去拿自己的盤子。接著！」廚子丟過來一個小木片。「這是你的糧票，領飯前先秀一下，否則就沒飯喫。這是你的！」他丟到卡拉蒙前頭。

「我的食物哪兒去了？」卡拉蒙邊問邊把小木片收進口袋。

廚子把一個大碗扔給卡拉蒙，然後調頭就走。

「這是啥玩意兒？！」卡拉蒙對著廚子咆哮。

泰斯歪過身去看，「是雞湯。」企圖打圓場。

「我知道這是什麼。」卡拉蒙低聲道。「我是問，這是什麼意思？開玩笑嗎？我告訴你，一點都不好笑！」卡拉蒙邊說邊瞪著對他微笑的費拉葛斯和奇莉。卡拉蒙從長凳上一躍而起，用力抓住廚子，大吼，「把這洗碗水給弄走，拿些能喫的東西來！」

沒想到廚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卡拉蒙手中掙脫，並把卡拉蒙的手扭到背後，臉朝湯里放。

「給我喫下去！」廚子用力扯著卡拉蒙的頭髮，把他溼漉漉滴著湯汁的臉拉離了碗。「接下來的一個月，你只有這種東西喫。」

泰索何夫不喫飯了，臉上漾滿期待。坎德人注意到所有人也都放下餐具，將注意力轉移到這里來。這次總該會打起來了吧！

卡拉蒙淌著湯汁的臉上一片慘白，還有一些紅色湯汁留在頰上，而他眼中閃耀著不可遏抑的怒火。

廚子輕蔑地瞄著他，擺出摩拳擦掌準備隨時動手的架式。

泰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廚子被打得滿地找牙。卡拉蒙緊握巨拳，指節因過度用力而泛白。他的大手終於動了，卻是慢慢地把殘留在臉上的湯汁給拭去。

廚子不屑地哼了一聲，抬頭挺胸轉身離開。

泰斯嘆了口氣，悲傷地想著，這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卡拉蒙了！那個卡拉蒙曾經兩手各抓起一個龍人，把牠們對撞成滿頭包；也曾經讓十五個不長眼的流氓全部掛彩。泰斯用眼角的餘光瞄了瞄卡拉蒙，嚥下原本想說的話，安靜地回去用餐，但是他的心卻不住地抽痛。

卡拉蒙緩緩拿起湯匙，盛了湯後胡亂地把湯給嚥下，似乎是食之無味。泰斯發現海妖女和費拉葛斯再次交換了眼神。他起先很怕他們嘲笑卡拉蒙，但事實上，奇莉在打算開口說些什麼時抬頭看了一下，就突然把嘴閉上了。泰斯看到拉格又進入了食堂，後面還跟了兩名魁梧的壯漢。

他們在卡拉蒙身後停下腳步，拉格戳了戳正在用餐的卡拉蒙。

卡拉蒙遲鈍地轉過頭去，「幹嘛？」他用泰斯認不出來的空洞聲音問道。

「你現在過來。」拉格回答。

「我在喫飯──」兩名大漢猛拉住卡拉蒙的雙臂，甚至在他把這句話說完前，就把他給拖下長凳。接著泰斯在卡拉蒙的眼中看見一閃而過的舊日神采。卡拉蒙的臉漲紅成豬肝色，笨拙地對其中一人揮了一拳，不過對方輕易地閃開了。而另一位則是用力亂踢卡拉蒙的下腹。卡拉蒙立刻倒地，痛苦地呻吟。然後壯漢們一人拉著卡拉蒙的一隻腳，卡拉蒙沒有任何反抗，仰著頭，無力地任憑自己被拖走。

「等一下，要去──」泰斯站起身來，並感覺到一隻強壯的手覆蓋在他的小手上。

奇莉警告性地搖了搖頭，泰斯只好回到位子上坐好。

「他們會怎樣對待他？」泰斯問道。

海妖女聳聳肩，用堅定的聲音命令，「把飯喫完。」

泰斯放下叉子，沮喪地囁嚅著，「我其實並不很餓。」他的思緒重回競技場外，矮人用詭異、冷酷的眼光打量卡拉蒙的情景。

坐在泰斯對面的黑人笑著對坎德人說，「來吧！」他友善地起身握住泰斯的小手。「我帶你到你的房間去。我們來的第一天都是這樣的。你的朋友會很好──至少目前是如此。」

「目前。」奇莉冷笑，接著把她的餐盤推開。

泰斯獨自在應該是和卡拉蒙共用的房間里。它位於競技場下方，與其說是房間，還不如說是牢房來得貼切。不過奇莉說所有戰士都住在像這樣的地方。

她說，「至少房間既乾淨又舒適。況且，如果我們過得太安逸，只會讓身材走樣。」

以眼前的情況看來，的確是沒有讓人變胖的可能性存在。坎德人環顧四周，只見空蕩的石牆，麥稈鋪的地板，上面放了水瓶和一個大碗的桌子，以及兩個應該是拿來放置私人物品的小箱子。在天花板上有一扇單窗，大約是在等同於地面的高度，可以讓天井的陽光照進房里。泰斯躺在硬牀上，仰視著太陽的移動。以坎德人的個性，早就應該大肆探險；不過，除非他知道卡拉蒙現在的情況，否則也無心做任何事情。

陽光所牽拉出來的陰影隨著時間的流逝愈變愈長。泰斯聽見門被打開，立刻從牀上跳了起來，不過卻只是另一名奴隸丟了一大袋東西進來，之後門又被帶上。當泰斯檢視袋子里的東西時，心不禁愈沉愈深。這是卡拉蒙所有的隨身物品！還包括他的衣服在內。泰斯焦急地查看上面是否沾有血跡，但什麼都沒有！不過他倒是在衣服的內袋摸到一個硬硬的東西。

泰斯很快地把它拿出來，並且在瞬間屏住了呼吸。這是帕薩理安的魔法道具！泰斯不知道他們怎麼會把它給弄丟，並驚嘆於它背面鑲嵌的美麗珠寶。雖然它現在看起來和俗麗的廉價品沒兩樣，不過泰斯記得它是具有法力的。他親眼看過帕薩理安將它從一枝權杖變成這玩具兒。毫無疑問，當它不想被別人發現時，會有足夠的力量來掩飾身分。

泰斯緊握著它、感覺著它，看著陽光被其上的珠寶折射生輝，簡直無法剋制自己渴望擁有這神物的衝動。這是他這輩子見過最棒最神奇最不可思議的好東西。他不假思索地挪動身體尋找隨身的小袋，忍不住想把它放進袋中──

泰索何夫．柏伏特！聽起來像是老矮人佛林特的聲音。你現在面對的是非常嚴重的事情，這是回家的路呀！偉大的帕薩理安親自舉行神聖儀式，把它交給卡拉蒙。它是屬於卡拉蒙的，你無權佔為己有！

泰斯不寒而慄。他從來沒有過這種誰擁有什麼東西的想法。他懷疑地看著它。說不定就是它把這些令人不安的念頭植入腦海！泰斯決定不要了，迅速地把它放進卡拉蒙的小箱子里。為了保險起見，泰斯把箱子上了鎖，並把鑰匙塞進卡拉蒙的衣服里以策安全。甚至他還極度反常地躺回牀上。

陽光幾乎要完全消失了，當泰斯聽到房外的聲響時，愈來愈緊張。此時房門突然被粗暴地踹開。

「卡拉蒙！」泰斯驚恐地大喊，一邊跳到卡拉蒙的腳邊。

兩名壯漢在把卡拉蒙拖過門檻扔到牀上去後，就離開了。只聽見牀上傳來一聲沉緩的呻吟。

「卡拉蒙！」泰斯喃喃自語，接著捧著裝了水的大碗到卡拉蒙身邊，輕柔地問道，「他們對你做了什麼？」他沾水濡溼卡拉蒙的雙脣。

卡拉蒙又淒慘地叫了一聲，並虛弱地搖搖頭。泰斯開始迅速檢查大漢的身體。沒有外傷，沒有血跡，沒有淤血腫塊，也沒有鞭痕。不過從他痛苦的表情和全身被汗水溼透來研判，卡拉蒙的確受過折磨。而直到現在，卡拉蒙仍能感覺渾身肌肉不間斷地抽痛，逼得他不時叫出聲來。

「他們用拉肢刑架對付你嗎？」泰斯不安地問道，「或者是大扭輪呢？還是──手指夾？」不過就泰斯的了解，這些刑具都會留下外傷。

卡拉蒙口齒不清地吐出了一個字。

「什麼？」泰斯向卡拉蒙貼近，並往他臉上撒了些水。「你剛說什麼？健──健什麼？我聽不懂。我從來沒聽過可以用健什麼東西的來折磨別人。」

卡拉蒙夾雜著痛苦的呻吟，又重述了一遍。

「健──健──健身操！」泰斯總算拼湊了出來。接著他把大碗放在地上，「健身操？這算哪門子的刑法？」

卡拉蒙再度哀嚎。

「這是運動，你這個大傢伙真是的！這表示我一個人在這里提心吊膽、緊張兮兮地怕你遭遇不測，結果你竟然是在外頭做運動！」

卡拉蒙恢復了緩緩離開牀舖的能力，他伸出大手扯住泰斯的領口，讓兩人的目光交會。

「我曾經遭到地精們的俘虜，」卡拉蒙沉痛地細訴。「牠們把我綁在樹上，整夜不斷地折磨我。我曾經在沙克沙羅斯被龍人重創。我的腿曾經在黑暗之後的地牢中被幼龍啃噬。但是我發誓，我這輩子從來沒遇過比這更錐心刺骨的痛！離我遠一點，就讓我平靜安詳地死去吧！」

卡拉蒙又低吟了一聲，然後疲弱地把手放下，慢慢閉上雙眼。泰斯壓抑住竊笑，回到自己的牀上。

「他覺得自己現在痛不欲生，」坎德人對著自己說，「等到明早再看看吧！」

伊斯塔的夏季結束了，秋天隨之而來，這是個美得令人屏息的秋天。卡拉蒙的訓練早已開始，他也沒有死掉──雖然有時仍會覺得死亡或許是個解脫。泰斯則是肩負起把卡拉蒙拖出他悲慘的內心世界的重任。其中有一次就是發生在深夜，泰斯突然被令人心碎的啜泣聲給驚醒。

「卡拉蒙？」泰斯睏倦地問道，一邊從牀上直起身來。

沒有回應，只傳來另一聲抽噎。

「怎麼啦？」泰斯恍然大悟，匆匆地跑過冰冷的石地板到卡拉蒙的牀邊柔聲問，「是不是作夢了？」

他在微亮的月光下，依稀看到大漢點點頭。

「是和提卡有關嗎？」好心腸的坎德人體會到大傢伙的悲傷，眼淚差點奪眶而出。「不是？那是和雷斯林有關嗎？不是。那──你是不是害怕自己會──」

「小鬆餅！」卡拉蒙又是一陣啜泣。

「什麼？！」坎德人大聲喝斥。

「小鬆餅！」卡拉蒙哭喊道。「泰斯，我好餓！我夢到一塊小鬆餅，就是提卡常做的那種，淋滿了香甜的蜂蜜，還撒上了酥脆的小核果──」

泰斯撿起一隻拖鞋朝卡拉蒙扔去，然後反胃地重回牀舖。

經歷了兩個月密集嚴謹的訓練後，坎德人必須承認這樣的操練確實符合卡拉蒙的切身需要。之前囤積在大漢腰間的肥肉不復存在，鬆垮的大腿如今變得結實有力，糾結的肌肉從他的臂膀一路延伸到胸前和背部。呆滯空洞的眼神轉為精練清澈，矮靈酒遺害的頰上紅暈和紅通通的酒槽鼻也一掃而空。卡拉蒙全身的肌膚經過陽光洗禮後，曬成健康的古銅色。原本略短的褐髮，在矮人的強烈建議下，跟上伊斯塔流行的腳步，蓄為披垂在背後的長捲髮。

如今卡拉蒙也已是訓練有素的鬥士了。雖然他之前也曾接受過鍛練，不過都是些非正式的練習，使用兵器的技巧大部份是同父異母的姊姊奇蒂拉所教授的。艾拉克則是大張旗鼓地招攬各地優秀的戰士，讓卡拉蒙得以師承最頂尖的菁英。

不只如此，卡拉蒙每天都必須和其他鬥士切磋技藝。曾讓他引以為傲的摔角，卻在兩回合之內就被海妖女奇莉打得倒地不起。而費拉葛斯則是一出手就打飛了他的劍，光用盾就輕易取得了勝利。

然而卡拉蒙是個學習能力超強的好徒弟，不久之後，艾拉克就滿意地見到大漢輕鬆地把奇莉拋到空中，至於費拉葛斯則是被卡拉蒙用網子緊緊捆住後，還被自己的三叉戟給釘在競技場的地上。

卡拉蒙本人也樂見自己的進步，衷心地喜歡這樣嚴格的訓練。雖然他每天起牀的第一件事，仍然是企圖把惱人的鐵項圈給扯斷，但是卡拉蒙向來就嚮往軍旅生活，他擅於接受上級的命令，做好份內的工作。唯一的問題就是，卡拉蒙缺乏演戲的細胞。

本著誠實的天性，卡拉蒙實在是不擅此道，而在必須假裝失敗的部份演技更是生澀。當拉格作勢猛踹卡拉蒙背部時，他應該要痛苦地大聲嚎叫；當野蠻人拿著摺疊劍刺進他的下腹時，卡拉蒙也應該要表演不支倒地的慘狀。

「錯錯錯！你這個笨蛋！」艾拉克總是氣憤地狂吼，有次更被氣得用力揮拳直擊卡拉蒙的大臉。

「哇啊！」卡拉蒙這回真的是痛苦地大叫。

艾拉克以勝利之姿站在卡拉蒙後方，緊握拳頭的指節上還滴著血。「請你記住這個叫聲，觀眾會愛死的！」

不過，卡拉蒙的演技仍然是令人喪氣。艾拉克絕望地對奇莉形容，「就算他真的叫了，也像極了大姑娘被人擰了一把似的。」

有一天，艾拉克終於想到個好主意。那是在一個有少數觀眾旁觀的競技訓練日──有時艾拉克為了宣傳的目的，會讓民眾進來參觀訓練過程。而這天他是隨侍一位攜家帶眷來伊斯塔旅遊的索蘭尼亞貴族。這位貴族有兩個年輕貌美的女兒，而當他們一到競技場，兩個女孩就不曾把目光從卡拉蒙身上移開。

「為什麼我們前晚沒看到他上場？」其中一位少女問父親。

貴族疑惑地望向矮人。

「他是新來的，還在進行訓練。不過事實上，我想盡快安排他上場──上次你們說何時會再來看競技賽？」

「我們不會再來了。」貴族正要繼續說，但兩個女兒卻在一旁失望地大哭大鬧，只好改口，「嗯，說不定會──只要我們拿得到票。」

少女們興奮地拍起手來，目光又重新追隨著正在和費拉葛斯切磋劍術的卡拉蒙。汗水讓卡拉蒙健康的膚色更形耀眼，他被汗溼的捲髮黏纏在臉上，再加上精準優雅的動作，都讓兩位少女神魂顛倒。看到少女們如癡如醉的表情，艾拉克驚覺，卡拉蒙是個俊俏迷人的年輕男子。

「他一定得贏，」其中一個女孩說道，「我不能忍受他打輸！」

「他一定會贏！」另一個接腔，「他看起來就是個勝利者，為競技而生。」

「太棒了！這解決了所有的問題！」矮人忍不住大叫，讓貴族一家人疑惑地看著他。「永遠不倒的勝利者！不知失敗為何物的天生贏家！他誓言如果有人打敗他的話，將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不，不不！不要說這種話！」女孩們無助地哭喊著。

「這是事實。」矮人一本正經地說。

「觀眾們會不遠千里而來，」矮人當晚告訴拉格，「只為了親眼看他輸。當然，他是不會輸的──至少要等很久很久。同時他會擄獲所有人的心。我剛好有適合他的戲服。」

泰索何夫則是發現日子過得十分充實有趣。雖然起初他對不能成為鬥士而難過了好一陣子，喪氣地閒晃了好幾天。不過無聊的日子很快就在一個牛頭人的狂怒中結束了──牠發現坎德人快樂地在牠的房里自由穿梭。

牛頭人的性子火爆，因為牠們是為運動而戰，把自己視為高人一等的特殊族羣，不和一般人共住共食，私人房間當然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在艾拉克到達現場後，怒不可抑的牛頭人請求允許把小傢伙撕成兩半，生飲坎德人的鮮血。矮人原本應該會欣然同意的──坎德人對他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利用價值──但是艾拉克想起在買下一大一小兩個奴隸的當天，克拉斯曾經特地找他談過話。教會高層為了某種理由，希望兩人平安無恙。艾拉克只好拒絕了牛頭人的要求，不過為了安撫牠，還是給了牠一頭公豬去屠殺泄憤。而後艾拉克把泰斯帶到一邊，輕摑了他幾個耳光。然後準許他離開競技場到別處探險，如果泰斯保證晚上會回來的話。

其實泰斯早就偷偷溜出去過了，不過對於得到自由探險的同意仍然是興奮不已。他為了感謝艾拉克的好心，經常送他一些廉價的小珠寶。而艾拉克也的確很包容經常闖禍的坎德人，即使有一次逮到他偷小油酥餅給卡拉蒙，也沒有拿鞭子狠狠地教訓泰斯，只是用小木棒輕輕打了幾下。

泰斯隨心所欲地進出伊斯塔，他很快就學會閃避市區守衛的技巧，這些守衛似乎老是沒來由地討厭坎德人。而泰斯也利用了這項技巧，展開了神殿的探險。

儘管卡拉蒙每天都為訓練和食物控制煩心，不過他從來沒忘記此行的重要目的。他曾經收到克麗珊娜簡短的口信，讓他知道她一切平安，不過倒是沒有關於雷斯林的任何消息。

一開始，卡拉蒙因無法離開競技場，而對尋找雷斯林或是費斯坦但提勒斯不抱希望。不過他很快就了解，即使他是自由身，得到的資訊也不會比泰斯多。人們對待坎德人就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即使附近沒有小孩，坎德人也常被誤以為是孩子。泰斯潛行的技巧甚至比大部份的坎德人都來得高明，他可以輕易地融入陰影中、躲到簾幕後方，或是靈巧地穿越廳堂。

此外，神殿非常的大，人們幾乎二十四小時進進出出，一個坎德人並不容易引起注意；就算被發現了，頂多是被喝斥一下。況且，神殿里還有其他在廚房工作的坎德人，甚至還有少數幾個可以自由進出的坎德人牧師，因此泰斯的探險根本就是如魚得水。

泰斯非常樂於和神殿里的坎德人交朋友，探聽家鄉的狀況。他對坎德人牧師特別有興趣──雖然從來沒聽說過坎德人也可以當牧師，但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卡拉蒙曾經警告過他言多必失，泰斯也注意到談論龍啊、大災變的話題會讓氣氛變得十分緊張。所以他決定不要引起太多注意，乖乖地在神殿里打探情報和蒐集資訊就好了。

「我看到克麗珊娜了。」泰斯某一晚在用過餐回到房間後向卡拉蒙報告。泰斯躺在牀上，卡拉蒙則在房間中央練習狼牙棒和鎖鍊，因為艾拉克不希望他只侷限於長劍的使用。泰斯看到卡拉蒙生疏的技巧後，爬到牀邊的最角落──應該不會被兵器傷到的安全地帶。

「她怎麼樣？」卡拉蒙饒富興味地看著泰斯閃躲的模樣問道。

泰斯搖搖頭。「我不知道，她看起來還好，至少應該是健健康康的。不過她一點也不開心，臉色還有點蒼白。我想要跟她說話時，她完全不注意我，我想她不認得我了。」

卡拉蒙皺眉道，「去看看你能查到些什麼，別忘了，她也在找雷斯林。說不定這和他有關。」

「好吧！」坎德人邊回答邊閃過從他頭頂飛過的狼牙棒。「嘿！小心一點！退後退後！」泰斯感覺到他結在頭上的頂髻正焦急地點數著每一根頭髮。

「關於雷斯林，」卡拉蒙壓低了聲音，「我想你今天還是沒打聽到什麼吧？」

「我一問再問，雖然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弟子來來去去，卻沒有人聽過雷斯林。再說，你知道的，有金色皮膚和沙漏眼睛的人一定很引人注目。不過──」坎德人雀躍了起來，「我一定很快就會有新消息的，聽說費斯坦但提勒斯已經回來了。」

「是嗎？」卡拉蒙停止練習狼牙棒，轉向泰斯。

「是啊！雖然我還沒看到他，不過一些牧師都在討論。我想他是在昨晚出現的，就在教皇的謁見廳里，咻一下就突然出現了！很神奇吧！」

「嗯！」卡拉蒙喃喃道，繼續小心地練習狼牙棒。他沉默太久，讓泰斯打起了呵欠，準備跑去睡覺。不過卡拉蒙的聲音又喚起了泰斯的意識。

「泰斯，我們的機會來了。」

「什麼機會？」泰斯又打了個呵欠。

「刺殺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機會。」卡拉蒙平靜地說道。

## ２─７

卡拉蒙的話讓泰斯睡意全消。

「刺──刺殺！嗯，我認為你應該再好好想一想，卡拉蒙。」泰斯喃喃地說。「這樣說吧，費斯坦但提勒斯非常非常棒，我──我是說，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法師。如果大家說的沒錯的話，他比雷斯林和帕薩理安加起來都還要強。你不可能隨便偷溜到他房間就把他殺掉。特別是你以前從來就沒有刺殺過任何人！對了，我可不是說你應該要練習一下，只是──」

「他總要睡覺的，對吧？」卡拉蒙反問。

「這樣啊！」泰斯支支吾吾。「我想是吧！應該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睡眠，包括法師──」

「法師是最需要睡覺的。」卡拉蒙冷冷地打斷泰斯的話。「你還記得如果雷斯林不睡覺會虛弱成什麼樣子嗎？即使是最強大的法師也一定要好好休息，這也是他們輸了這場失落之戰（註１）的原因。因為他們得要休息。還有，不要再說『我們』該怎麼做，我自己來就夠了。你甚至不用跟著一起去，只要找出他睡哪一間房、有什麼武器，以及什麼時候上牀就可以了。接下來的事就由我來接手。」

「卡拉蒙，」泰斯猶豫地說，「你覺得這樣做對嗎？我是說，我知道這是他們送你回到這里的原因，至少我是這麼想的啦！我也知道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非常非常邪惡，從他穿黑袍來看，這點就很明顯了。不過謀殺他真的是對的嗎？我的意思是，就我看來，這樣只會讓我們變得跟他一樣邪惡，對吧？」

「我管不了那麼多。」卡拉蒙不帶任何情緒地回答，「不是他死就是雷斯林亡，泰斯。如果我在這時就殺掉費斯坦但提勒斯，他就不會找到雷斯林，毀了小雷的一生。我可以讓小雷丟掉那虛弱無力的身體，讓他重拾健康。他可以跟我們在一起啊！」淚水溼了卡拉蒙的雙眼。

「那提卡怎麼辦？」泰斯怯生生地問。「如果她知道你謀殺別人，會怎麼想呢？」

卡拉蒙棕色的眼眸突然閃耀出怒火。「泰斯，我告訴過你，不要在我面前談到提卡！」

「但是，卡拉蒙──」

「我是說真的，泰斯！」

泰斯從卡拉蒙認真的語調中知道自己不該再多說了。坎德人難過地在牀上縮成一團。卡拉蒙看到他可憐的模樣，嘆了口氣。

「聽著，泰斯，」卡拉蒙低聲說，「我再向你解釋一遍。我──我知道我對提卡不好。她把我掃地出門也是對的──雖然當時我並不這麼想。」大漢沉默了一會兒，好理清思緒，接著又嘆了口氣，說道，「我曾經告訴過她，只要雷斯林還活著，他就是我最在乎的人。我警告她另外找個能對她全心全意付出的男人。一開始我還以為我可以這樣子對她──不過，雷斯林──」卡拉蒙用力地甩頭，「我現在必須要這樣做，你看不出來嗎？絕對不可以再想到提卡！她總是擋我的路──」

「但是提卡這麼愛你！」泰斯無力地喊道，毫無疑問地是說錯了話。卡拉蒙咆哮了一聲，接著又揮動起狼牙棒。

「好吧，泰斯。」卡拉蒙低吼，「我想我們分道揚鑣的時候到了，去找矮人安排另一個房間。我自己來做這件事，如果出了什麼差錯，我也不會連累你的。」

「卡拉蒙，你知道我不是說我不要幫忙，」泰斯囁嚅著說，「你需要我！」

「我想是吧！」隔了一會兒，卡拉蒙帶著抱歉的微笑望向泰斯。「對不起，但是不要再提到提卡了，好嗎？」

「好吧！」泰斯悶悶不樂地回應。他勉強地回笑了一下，注視大漢把兵器放到一角，準備就寢。當泰斯蜷回自己的牀上時，他甚至覺得現在的情況比佛林特死時更讓人難過，更讓人沮喪。

「不過他當然是不會同意的。」泰斯想到了聲音粗啞的老矮人，自言自語。「我幾乎可以聽見他說，『笨蛋坎德人！』他一定會說，『刺殺法師！你幹嘛不乾脆省了大家的麻煩，自我了斷算了！』還有坦尼斯──」泰斯想到這里，更是絕望。「我也知道他會說些什麼！」泰斯翻了身，把毯子蒙在臉上。「我真希望他現在就在這里！我希望有別人來這里救救我們！我知道卡拉蒙的想法是不對的，但是我又能做些什麼？我一定要幫他，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沒有我的話，他一定會惹上大麻煩的！」

翌日下午就是卡拉蒙正式上場的大日子。泰斯一早去了趟神殿，剛好趕回來看卡拉蒙的競技賽，他坐在牀沿，兩隻小短腿踢呀踢，向卡拉蒙報告早上得來的消息。而大漢則是緊張地來回踱步，等著矮人和費拉葛斯把戲服帶來。

「你是對的，」泰斯不情願地承認，「費斯坦但提勒斯需要很多的睡眠。他每天很早就上牀睡覺，而且睡得跟死人一樣沉，嗯──」泰斯結巴了起來，「我是說，他都一直安穩地睡到隔天早上。」

卡拉蒙對泰斯笑了笑。

「守衛？」

「沒有，」泰斯聳聳肩說，「他甚至連門都不鎖。神殿里沒有一個人鎖門，畢竟那是一個神聖的地方。我想他們如果不是很相信彼此，就是房里沒什麼值錢的東西。雖然我一直都很討厭門鎖，不過現在我必須承認，沒有它們的日子實在是很無趣。我已經去過好幾個房間了。」泰斯愉快地略過卡拉蒙怪異的表情。「相信我，實在沒什麼好玩的。我本來還以為法師的房間值得一遊，但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沒有在房里放任何有魔法的東西，我想那房間只是他在神殿里休息的地方。再說，」泰斯靈光一閃，犀利地道，「他是神殿里唯一邪惡的人，所以也用不著提防別人！」

卡拉蒙聽完坎德人的長篇大論後，喃喃自語一陣，接著繼續踱步。泰斯不舒服地蹙眉，突然想到自己和卡拉蒙現在和法師是一樣邪惡，因此下定了決心。

「卡拉蒙，我很抱歉，」泰斯說，然後停頓了一會兒。「我想我不能幫你的忙了。坎德人大多數時候對自己的東西或別人的東西可能會分不大清楚，不過在坎德人的一生中是不會去謀殺別人的！」他嘆了口氣，繼續用顫抖的聲音說道，「而且，我想到了佛林特和──史東。你知道史東不會讓我們這麼做的！他是那麼的正直、重榮譽。這件事不對，卡拉蒙！它只會讓我們變得和費斯坦但提勒斯一樣壞，甚至比他更糟糕！」

卡拉蒙正準備回答時，門被艾拉克大剌剌地打開。

「準備得怎麼樣啦，大傢伙！」矮人邊說邊斜睨著卡拉蒙。「跟你第一天來這里時差別很大吧！」他欣賞地打量著卡拉蒙一身精壯的肌肉，忽然就握拳直擊卡拉蒙的下腹。「真是硬如鋼鐵！」矮人甩甩疼痛的手。

卡拉蒙鄙視地看了矮人一眼，問道，「我的戲服在哪？時間快到了。」

矮人遞給卡拉蒙一個袋子。「都在這兒了。別擔心，你一下子就可以穿好了。」

卡拉蒙接過袋子，緊張地打開。「其他的衣服呢？」他向剛進來的費拉葛斯詢問。

「就是這些了！我說過不需要太久的時間著裝。」艾拉克回答。

卡拉蒙的臉瞬間漲紅，「我──我不能只穿這點東西──」他結巴起來，迅速把袋子束上。「你說會有女士到場──」

「她們可會愛死你的服裝！」艾拉克狂笑。但轉瞬間笑聲戛然而止，矮人的醜臉變得陰沉恐怖，並發出命令，「快給我穿上，你這個大蠢蛋。你以為觀眾花錢來為的是什麼？啐！他們喜歡看暴露的軀體和新鮮的血汗，如果是真血可就更好了！」

「真血？！」卡拉蒙睜大眼睛。「你是什麼意思？你以前不是說──」

「呸！費拉葛斯，幫他準備一下。順便教一下這個被寵壞的小子什麼是真實世界。該長大啦，卡拉蒙，我的愛徒！」矮人大笑一陣後離開了房間。

一向樂天爽朗的費拉葛斯，現在卻面無表情。他雙眸不帶任何感情，也刻意迴避卡拉蒙的目光。

「他在說什麼，該長大了？」卡拉蒙問道，「真血？」

但費拉葛斯對卡拉蒙的問題置若罔聞，自顧自地說，「我會幫你穿戴上這些釦環，你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這些東西。它們純粹是裝飾用，非常脆弱。觀眾們就是喜歡看到釦環不小心鬆脫或是掉下來。」

費拉葛斯從袋子里拿起一具華麗的肩甲，幫卡拉蒙戴上。

「這不是純金做的。」卡拉蒙緩緩地說。

費拉葛斯哼了一聲。

「奶油搞不好都還比這玩意兒有保護作用。」卡拉蒙說，「還有看看這些釦環，劍尖輕輕一點就可以把它們刺穿。」

「是啊！」費拉葛斯笑著說，不過卻是苦笑。「不過至少總比什麼都不穿好一些啦！」

「這樣說倒也沒錯。」卡拉蒙一面穿上皮製的腰布，除此之外，袋子里只剩下一頂過度裝飾的頭盔了。而鑲上金子的兜襠布小得可憐，幾乎什麼都蓋不住。當著裝完畢後，連從後方打量卡拉蒙的坎德人都羞紅了臉。

費拉葛斯準備離開時，卡拉蒙拉住了黑人的手臂。「你最好告訴我，如果你還是我朋友的話。」

費拉葛斯看了卡拉蒙一下，聳聳肩說，「我想你現在應該都知道了。我們用開過刃的兵器。當然，劍仍然會自動摺疊，」他補充說明。「不過，如果受了傷，還是會流血──是真血。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老是嘮叨你下手太重的原因。」

「你是說鬥士們會真的受傷？我可能會傷到別人？像是奇莉、拉格，或是野蠻人？」卡拉蒙的音調憤怒地往上飆。「還會發生什麼事？還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快告訴我，我的好朋友！」

費拉葛斯冷酷地看著卡拉蒙。「你以為我身上這些傷疤是怎麼來的？和褓姆玩的時候不小心弄傷的？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現在沒時間跟你解釋了。只要信任我和奇莉，跟著我們的引導。還有，小心牛頭人。牠們是為自己戰鬥，而不是為了任何主子。牠們不得不同意遵循競技規則，否則教皇就會下令把牠們運回老家去。不過──總之，牛頭人是觀眾的最愛，總是會搏命演出。」

「滾出去！」卡拉蒙大吼。

費拉葛斯看了他一眼之後，轉身走向房門，不過又折了回來。

「聽著，朋友。」他堅定地說，「我在競技場上得來的每一道傷疤都是榮譽的象徵，和英勇退敵的騎士相比毫不遜色！我們只能用這種榮耀來解放沉淪在這低俗遊戲中的自我！在競技場里，有自成一格的規則要遵守，這是在觀眾席上看我們打鬥為樂的騎士和貴族所不能改變的。他們只會談論他們的榮耀，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我們也只能賴此維生。」費拉葛斯停了下來，他本來還想再多說些什麼的，但是卡拉蒙只是盯著地板，倔強地不去看費拉葛斯。

最後，費拉葛斯說，「你還有五分鐘。」接著把房門摔上就離開了。

泰斯原本想要講一些話，但在看到卡拉蒙的表情後，就連坎德人也知道沉默是金的道理了。

『帶著殺敵的毒血上陣，將會在噩夢中噴灑四濺。』卡拉蒙不記得是哪位老指揮官說的話，不過倒很符合他現在的心境。『你們的性命都必須仰賴你們身邊並肩作戰的夥伴，所以最好停止爭執。』他不喜歡心懷恨意，這樣只會讓他反胃。不過，在快要上場前向費拉葛斯握手致歉倒是很容易做得到；黑人也接受了道歉。很明顯地，奇莉已經從費拉葛斯口中知道了來龍去脈，她微笑地看著兩人，閃燦的綠眼散發出對卡拉蒙裝扮的高度欣賞，讓他的臉浮上羞赧的酡紅。

三人在競技場下方的走廊聊了起來，等待進場。除了他們之外，今天要上場的還有羅夫、野蠻人、和牛頭人大紅。他們可以清楚聽見由上方傳來的喧鬧聲。卡拉蒙巴不得競技趕快開始，因為他鮮少如此侷促不安，甚至連上戰場都比不上。

其他人同樣也很緊張。奇莉的笑聲變得顫抖，費拉葛斯則是汗如泉湧。不過這是混雜著興奮的緊張，卡拉蒙也突然發現，自己也正期待著趕快上場。

「艾拉克念到我們的名字了。」奇莉說道。她和費拉葛斯以及卡拉蒙往前走去──矮人會這樣安排，除了他們三人都一塊練習、默契十足外，也冀望兩位經驗老到的鬥士，能掩飾卡拉蒙可能會犯的失誤。

卡拉蒙步入競技場的第一個感覺就是無止盡的噪音。轟隆隆的巨響一波緊跟著一波，彷彿從天而降。卡拉蒙一度陷入了迷惑，應該是再熟悉不過的競技場，如今卻變成全然陌生的地方。他望向環形的觀眾席，只見數以千計的人發狂似地頓足尖叫。

各種顏色也映入他的眼簾──色彩鮮豔的旗幟昭示著今天是競技日，加上伊斯塔各大貴族的絲製家旗，還有吸引大家購買應時的小點心、較為一般化的小旗子。一切剎那間旋轉了起來，讓卡拉蒙覺得頭昏噁心。奇莉冷靜地搭著他的手臂，給了卡拉蒙一個善解人意的微笑。讓他又重見了那個熟悉的競技場，還有一起練習的老朋友們。

在覺得舒服些之後，卡拉蒙嚴厲地告訴自己一定要專心。如果他一個不小心，記錯了練習時的任何步驟，不但會讓自己看起來很蠢，還有可能會傷到別人。卡拉蒙想起奇莉在套招時，總是精準地要求每一個動作所花的時間，現在看起來是再有道理不過。

卡拉蒙眼光緊盯著同伴們和競技場，試圖不受外界的喧鬧影響。他就定位，準備隨時開始。競技場看來不大一樣，幾乎讓他認不出來。不過他明白，就像他必須穿上戲服般，矮人也佈置了這里。其實就是平常灰塵四漫的擂臺，只不過擺放成代表宇宙四方的雄偉模樣罷了。

在四個擂臺的周圍，大火熊熊燃燒著，熱油沸騰冒泡的吱吱聲氣勢逼人。木板橋橫越過滿是烈焰的死亡之坑，連到四個擂臺。雖然這景象讓人害怕，但卡拉蒙知道這只是特殊效果。當鬥士邁步走向擂臺時，總會引起觀眾們的一陣驚呼。他們看到野蠻人把羅夫的腳後跟浸到滾油里時為之瘋狂。在彩排時看過這一幕的卡拉蒙則是和奇莉談笑風生，對羅夫猙獰的表情不為所動，當然也知道接下來的橋段──羅夫以強有力的臂膀猛撞野蠻人的頭部！

太陽升到正中，閃起一抹讓卡拉蒙的注意力重回到競技場中央的金光。那是自由尖塔──一座純金的高塔，它華美細緻的裝飾和周遭殘酷的競技場格格不入。在自由尖塔的頂端懸著一把鑰匙──一把可以開啟所有鐵項圈的鑰匙。卡拉蒙在平常練習時早就看夠了尖塔，不過這卻是第一次親眼目睹到這把人人夢寐以求的鑰匙，因為平時它都是被鎖在艾拉克的辦公室里。光是這樣看著它，就讓卡拉蒙覺得脖子上的頸圈異常沉重。他的眼睛霎時湧上了淚水。自由──早上起牀走出門，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這麼微不足道的事情，現在卻讓卡拉蒙無比懷念！

接著卡拉蒙便聽見艾拉克叫喚他們出場。卡拉蒙轉向奇莉，但金鑰的形貌已經深烙他的腦海。每年的最終，在競技賽中表現傑出的鬥士都可以一較長短，爭取爬上尖塔取得鑰匙的機會。不過這同樣也是作戲，艾拉克總是內定好人選來吸引大批人潮。然而卡拉蒙可沒想到過這點，因為他之前只關注雷斯林和費斯坦但提勒斯的事情。卡拉蒙忽然發覺現在有了新的目標，他大吼一聲，高舉他的假劍向觀眾行了出場禮。

卡拉蒙很快就放鬆心情，盡情享受觀眾的歡聲雷動。奇莉說的沒錯，鬥士們是隨著觀眾起舞。他受到的小擦傷根本就無足掛齒，幾乎還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他嘲笑自己先前的憂慮，費拉葛斯不對他詳述細節是對的，根本就不必小題大做！

「他們很喜歡你。」奇莉在其中一個中場休息時對卡拉蒙說道，並且再度用讚賞的眼光巡視卡拉蒙健壯結實的身材。「我不怪他們，只希望能夠快點進行我們的摔角賽。」

奇莉輕笑他漲得通紅的臉，不過卡拉蒙看出她並不是在說笑，而他也突然驚艷於奇莉女性化的一面──是卡拉蒙在練習時從來沒有過的感覺。有可能是她那不足以蔽體的服裝所引起的化學反應。卡拉蒙覺得熱血沸騰，夾雜著熱情和戰鬥一向給他的興奮之情。此時提卡忽然在卡拉蒙的腦海中浮現，他旋即避開奇莉的目光，但卻知道自己的眼神已經洩漏出太多的祕密。

轉移眼光的策略並不完全奏效，因為他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望向觀眾席，和眾多美女的迷人眼神不期而遇，而她們全都希望能引起卡拉蒙的注意。

「我們又快上場了。」奇莉輕推卡拉蒙說，大漢鬆了口氣地重上擂臺。

當野蠻人跨步邁上擂臺時，卡拉蒙對著他一笑。這是場精采可期的比賽，他們為此已經演練再三。而野蠻人則是向卡拉蒙眨了眨眼，之後兩人的表情倏地變得恐怖猙獰。兩位鬥士如動物般低聲咆哮和怒吼，壓低身子互相打量著對方，伺機而動的模樣完全是為了營造出現場的緊張氣氛。卡拉蒙忽然間發現自己差點笑了出來，旋即提醒自己應該露出兇狠的表情。他很喜歡野蠻人，這個平原人總是讓他想起河風──同是黑髮的他們一樣高壯，不過他少了河風的不茍言笑。

野蠻人也是個奴隸，不過他那歷經了無數次戰鬥的老舊項圈已是斑斑駁駁。應該可以確定他會是今年爭奪金鑰匙的其中一員。

卡拉蒙緊握著會自動摺疊的劍猛衝，野蠻人則是輕鬆閃過，並抓住卡拉蒙的腳後跟，讓他幾乎絆倒。卡拉蒙發出了一陣低吼，引起全場的沸騰（女士們則是頻頻嘆氣），不過向來受觀眾喜愛的野蠻人卻贏得了不少的掌聲。野蠻人執起矛撲向卡拉蒙，女士們忍不住驚聲尖叫。不過在緊要關頭，卡拉蒙技巧地滾到一邊並拉住野蠻人的一隻腳，把他給扯下了擂臺。

現場響起一陣喝采。兩位鬥士在競技場的地上扭打成一團，奇莉衝了出來幫助卡拉蒙，野蠻人則是為了觀眾的喜好而以一敵二。接著，卡拉蒙很有紳士風度地請奇莉退下去，不過看在觀眾眼里，卡拉蒙的舉動很明顯地是要獨自一人給驕傲的對手一點顏色瞧瞧。

奇莉在下場前輕拍了卡拉蒙的臀部（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險些讓卡拉蒙忘了下一個出手的招式），然後跑開。野蠻人再度撲向卡拉蒙，後者掏出了可摺疊的匕首──根據劇本，這是最後的一擊。卡拉蒙急彎下身，往野蠻人的下腹精準地刺去，應該會精準地刺破隱藏在胸盔甲下的雞血袋。

成功了！雞血一下子激濺而出，噴了卡拉蒙一身。卡拉蒙望向野蠻人，準備再度交換個「合作無間」的眼神──

有點不對勁。

野蠻人如劇本上所寫的睜大了雙眼，卻滿溢著訝異和真正的痛苦。他搖晃著往前走──這也是套好招的，不過卻另外加上了粗濁的喘息聲。卡拉蒙扶住野蠻人時，驚覺到他噴出的血竟然是溫熱的！

卡拉蒙抽出了匕首，發現刀刃是真的！

「卡拉蒙──」野蠻人說到一半，鮮血又直湧上喉頭。

觀眾喧鬧了起來，他們已經許久不曾看到如此逼真的特效。

「野蠻人，我不知道──」卡拉蒙哭喊著，一邊怒視那把匕首。「我發誓！」

接著奇莉和費拉葛斯來到卡拉蒙的身側，幫忙把瀕死的野蠻人輕放到地上。

「繼續作戲！」奇莉突然說道。

卡拉蒙在盛怒之下幾乎給了她一拳，不過費拉葛斯拉住了他的手臂。「我們的性命全掌握在這里了！」他低聲地說，「還有，你那位小朋友的性命！」

卡拉蒙困惑地看著他們。什麼意思？究竟在說些什麼？他才剛殺了一個人──一個朋友！他甩開費拉葛斯，靠到野蠻人身邊。雖然他只能依稀聽見羣眾們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不過他心里明白，觀眾們認為他是勝利者，正在向「死者」致意。

「原諒我。」卡拉蒙說道。野蠻人無力地點點頭。

「這不是你的錯，」野蠻人喃喃道，「不能怪你──」話還沒說完，他的眼睛便緊閉上，還從嘴里冒出了一個血泡。

「我們要把他帶離競技場，」費拉葛斯小聲但堅定地對卡拉蒙說，「就像排演時一樣。了解嗎？」

卡拉蒙呆滯地點了點頭。『你的性命──你那位小朋友的性命。』我是個戰士！我曾經取人性命，死亡對我來說不是什麼新鮮事。『你那位小朋友的性命。』遵守命令，就像我一向做的。遵守命令，然後我就會找出答案──

卡拉蒙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念著，終於克服了心里那個怒火中燒的部份。他冷靜地幫奇莉和費拉葛斯把野蠻人的「屍體」給拉起來──就和排演過無數次的制式動作般。他甚至還轉過身去，面對觀眾鞠了個躬。費拉葛斯則是很有技巧地讓野蠻人看起來也鞠了躬。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這三個朋友拖著屍體下臺，走進黑暗的長廊。

三人再度把野蠻人的屍體平放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卡拉蒙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瞪著遺體，幾乎沒注意到其他等他們下來而正準備上場的鬥士。

卡拉蒙慢慢站起身，轉過頭，抓住費拉葛斯，接著用盡喫奶的力量把他重摔上牆壁。然後從腰帶中抽出染血的匕首，在費拉葛斯的眼前揮舞。

「這是意外。」費拉葛斯緊咬著牙說。

「開過刃的兵器！」卡拉蒙大喊，並粗暴地揪著黑人的頭去撞牆。「流一點點的血！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就是一個意外，白癡！」傳來一陣冷笑。

卡拉蒙轉過身去，看到眼前蹲坐著的矮人。

「現在我就來告訴你意外是怎麼發生的。」艾拉克用輕柔但怨毒的音調說。在矮人身後，依稀可以看到手握大棒的拉格。「放費拉葛斯走。他和奇莉必須回到場上謝幕，今天你們三個都是贏家。」

卡拉蒙看了費拉葛斯一會兒，然後放開手，匕首也同時應聲落地，卡拉蒙頹然靠著牆壁坐下。奇莉憐憫地望向他，費拉葛斯則是嘆了口氣後，恨恨地瞪了矮人一眼。兩人接著繞過野蠻人冰冷的屍體，離開了長廊。

「你說過不會有人被殺害！」卡拉蒙痛苦地質問道。

矮人走到大漢的面前，「就是個意外。」艾拉克又說了一次。「這里經常會發生意外，尤其是發生在不小心的人身上。如果你不夠小心的話，當然也有可能發生在你身上，或是你那位小朋友身上。野蠻人躺在這里，就是因為不夠小心，或者是，他的主子不夠小心。」

卡拉蒙抬起頭，眼中盡是震驚和恐懼。

「我想你終於弄清楚了。」艾拉克邊點頭。

「野蠻人的死是因為他的主人惹到了別人。」卡拉蒙輕聲說。

「沒錯。」矮人笑了一下，並且摸了摸自己的鬍子。「很文明，對吧？和從前不一樣了。沒有人是智者，當然他的主子例外。今天下午我看到了他的表情──當你攻擊野蠻人時，他就知道了，你拿匕首刺向他也是一種信息。他全都收到了。」

「是一種警告嗎？」卡拉蒙嘶吼著。

矮人點了點頭並聳了聳肩。

「是誰？誰是他的主人？」

艾拉克遲疑了，一邊揶揄地斜眼看著大漢。卡拉蒙看出他正在盤算究竟是說還是不說對自己比較好。顯然是說出來對他比較有利，因為艾拉克一下子就示意卡拉蒙彎下身來，接著在大漢的耳邊輕聲說了一個名字。

卡拉蒙看起來相當困惑。

「高階牧師，帕拉丁的神眷之子，」矮人補充說明，「是僅次於教皇的第二把交椅。但是他卻樹了個強敵，非常強的對手。」艾拉克搖搖頭。

一陣聽不大清楚的歡呼聲從他們頭頂上傳來。矮人看了看上方，接著面向卡拉蒙。「你應該要上去謝個幕。這是贏的一方應該要做的。」

「那他怎麼辦？」卡拉蒙望向野蠻人。「他沒上去觀眾不會懷疑嗎？」

「拉傷了肌肉──這種事常發生的──所以沒辦法上去。」矮人輕鬆地說。「我們會放出他退休的風聲，就說讓他重獲自由了。」

『讓他重獲自由！』淚水盈滿了卡拉蒙的眼眶。他別開頭，向長廊的出口走去。他必須那麼做。『就為了你的性命，我們的性命，還有你那位小朋友的性命。』

「這就是了。」卡拉蒙用重濁的聲音說道，「這就是為什麼你要我殺了他！現在你已經完全掌握我了！你知道我不會說──」

「這點我本來就知道了。」艾拉克露出邪惡的笑容。「這麼說好了，讓你去殺掉他還有別的目的。客戶能夠滿意纔是我最關心的事。你知道的，是你的主人要傳遞這項信息！我想他看到你處理得這麼好，一定會相當高興。當然啦，你也因此陷入了極大的危險。因為野蠻人這個仇是一定要報的。」

「我的主人！」卡拉蒙驚呼。「但是，是你買下我的。競技學校──」

「喔，我只是扮演好經紀人的角色而已。」矮人語氣一轉，「我想你或許不知道吧！」

「但誰是我的──」卡拉蒙知道了答案。他甚至聽不見矮人所說的話，因為他腦中鳴起轟然巨響，熱血在他體內四處奔騰，險些讓他招架不住。他的胃中也是一陣翻攪，差點讓他吐了出來。

等到卡拉蒙回復意識時便是坐在長廊上，拉格把他的頭下壓到兩腿之間。暈眩已經過去了，卡拉蒙抬起頭，並掙脫了食人魔的掌握。

「我很好。」卡拉蒙面無血色地說。

拉格看了看他，之後站回矮人身側。

「他不能這樣出去，」艾拉克嫌惡地瞪著卡拉蒙，「不能像翻白肚的死魚一樣。把他拖回房間去。」

「不！」暗處傳來小小的聲音，「我──我會照顧他的。」

泰斯從陰影中站了出來，臉色和卡拉蒙一樣死白。

艾拉克遲疑了一下，憤怒地咒罵了幾聲，然後快速爬上樓梯，趕著去替勝利者頒獎。

泰斯攙起卡拉蒙的手臂，並看向躺在冰冷地上的屍體，卡拉蒙的眼光也跟著看過去。泰斯看到大漢眸中湧出的痛苦和悲傷，只覺得有東西哽住喉嚨，讓他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他只能輕輕拍著卡拉蒙的手臂。

「你聽到了多少？」卡拉蒙沉重地問道。

「夠多了，」泰斯低聲說，「是費斯坦但提勒斯。」

「他已經策劃好一切了。」卡拉蒙嘆了口氣，憂慮地閉上雙眼。「這是他解決掉我們的方法，甚至不必自己動手。只要讓那個──那個牧師──」

「克拉斯。」

「對，他會讓這個克拉斯殺掉我們。」卡拉蒙緊握拳頭。「如此一來，法師的雙手就可以滴血不沾！雷斯林絕對不會懷疑到他頭上去。而從今以後的每一場競技，我都要擔心奇莉手上所握的是不是真的兵器。」卡拉蒙睜開眼睛，轉向坎德人。「還有你，泰斯。矮人說過連你也脫不了關係。我不能離開，但是你能啊！你得趕快離開這里！」

「我要走到哪里去？」泰斯無助地問道。「他會找到我的，卡拉蒙。他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法師，即使是坎德人都無法逃離他的視線。」

有好長一段時間，兩個人都沉默不語，任憑羣眾的喧鬧聲在他們四周回繞。接著泰斯在長廊的另一頭看見一抹閃光，他認出了那個東西，匍匐著往它的方向前進。

「我有辦法讓我們進到神殿里。」泰斯說著深吸了一口氣，企圖讓聲音保持穩定。他撿起染滿野蠻人鮮血的匕首，走了回來，並且把它交給卡拉蒙。

「我有辦法讓我們在今晚進去。」

【註】

１　大災變前十九年，攻打大法師之塔。教皇對於他所不能理解的魔法既害怕又嫉妒，於是終於鼓動克萊恩的人們攻打大法師之塔。兩座塔幾乎完全被暴民給包圍。與其讓這些高塔落入暴民手中，法師們決定摧毀這兩座高塔，跟隨而來的魔法爆炸幾乎夷平了附近的所有區域。教皇由於害怕所有的大法師之塔被引爆後會造成巨大破壞，於是他同意讓所有的法師們流放到威萊斯之塔去（也是剩下的高塔中最偏遠的），只要法師們願意交出剩下的另外兩座塔（帕蘭薩斯和伊斯塔）。法師不情願地同意了。教皇接著就搬入伊斯塔之塔，宣稱這是他的財產。帕蘭薩斯城的大法師之塔則是被黑袍法師所詛咒，直到「掌握了過去與現世的強者」抵達才能打開。

## ２─８

銀月索林那瑞（註１）正好升到教皇神殿的中央主塔，像極了蠟焰在高細的蠟燭頂端閃爍。今晚正值滿月，光芒萬丈，甚至讓在夜間替路人打著銀色燈籠的點燈者無用武之地，只能在家中咒怨著明亮月光奪走了他們的生計。

索林那瑞的雙胞胎──紅月努林塔瑞，再過幾個小時才會升起，用它怪誕的紫紅光芒籠罩大地。至於被第三個月亮的黑暗所隱沒的羣星，則正被一個男人注視著。他快速地褪下裝滿各式施法道具的黑袍，換上款式較簡單，質料也更輕軟的黑色睡袍。他戴上黑色兜帽以阻擋索林那瑞冷酷刺目的光耀，接著躺上牀，準備沉入對他和他的法力都無比重要的夢鄉。

至少這是卡拉蒙在和泰斯穿過街道時所想像到的情況。夜晚真是充滿活力和趣味，他們經過許多正在狂歡的小團體──男人們一邊飲酒作樂一邊熱烈討論著競技賽；女人們則是縮在角落，細細打量著卡拉蒙。她們全都在深秋中穿著薄透的衣衫，任微風輕撫。其中的一羣人認出了卡拉蒙，讓大漢因為害怕引來守衛而險些拔腿就跑。

然而對現實世界了解遠勝於卡拉蒙的泰斯，讓他平靜了下來，加入人羣。這羣人立刻迷上了卡拉蒙。他們曾在下午看過他的表演，現在又完全被擄獲，淨問些毫無意義的問題，也不聽回答──反正卡拉蒙也緊張得說不出話來。最後小團體終於盡興，祝他們好運並且話別。卡拉蒙不解地看向泰斯，坎德人只是搖搖頭。

「你以為我為什麼讓你穿成這樣？」他簡短地問卡拉蒙。

事實上，卡拉蒙正是百思不得其解。泰斯堅持要他穿上金色的絲質披風，還要戴上華麗的頭盔。這並不是適合偷溜進神殿里的裝束──卡拉蒙想像中的情況是在下水道里匍匐，或者是在屋頂上潛行。但正當他猶豫時，泰斯的眼神轉為冷漠。坎德人說的相當明白，不是卡拉蒙乖乖就範，就是一切免談。

卡拉蒙嘆了口氣之後，順從地著裝，把披風罩在鬆垮垮的上衣和過膝的馬褲外頭。並且把沾滿血跡的匕首插進腰間皮帶。

對坎德人來說，把上了鎖的房門打開根本就是小事一樁。兩人順利地溜過鬥士的寢房──大部份的鬥士都在睡覺，而牛頭人則是爛醉如泥。

他們大剌剌地走在街上讓卡拉蒙覺得不太自在，但坎德人則是神色自若。泰斯今晚出奇地沉著，一路上都故意沒聽見卡拉蒙不間斷的問題。他們離閃耀著珍珠和純銀光芒的神殿愈來愈近，接著卡拉蒙停下腳步。

「泰斯，等一下！」卡拉蒙輕聲說道，並且把泰斯拉到轉角的陰影中。「你到底是想讓我們怎麼進去？」

「走前門。」泰斯鎮靜地回答。

「前門？」卡拉蒙驚訝地復述了一遍。「你瘋了嗎？那些守衛！他們會──」

「這是神殿，卡拉蒙。」泰斯停頓了一會兒。「是侍奉諸神的神殿，邪惡的東西是進不去的。」

「費斯坦但提勒斯就進去了。」卡拉蒙生硬地說。

「那是因為教皇準他進去。」泰斯答道，接著聳聳肩。「否則，他不可能進得去。諸神不會準的，至少有一位牧師是這樣告訴我的。」

卡拉蒙緊蹙雙眉，腰間的匕首突然變得非常沉重，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金屬正灼熱地燙著他的肌膚。卡拉蒙告訴自己，這全是出於想像。他摸摸披風下的匕首，確定一下它的存在。接著，抿緊雙脣，向神殿大步邁去。泰斯遲疑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卡拉蒙，」泰斯怯生生地說，「我──我想我知道你剛剛在想些什麼。我也在想同樣的事情。如果──諸神不讓我們進去怎麼辦？」

「我們是去鏟除邪惡，」卡拉蒙正氣凜然地說，一隻手放在刀柄上。「祂們會幫助我們，而不是阻擋我們。你看著吧！」

「但是，卡拉蒙──」現在反而是泰斯猛問問題，卡拉蒙來個相應不理了。最後，他們終於到了通往神殿的宏偉階梯。

卡拉蒙停了下來，望向神殿。七座高塔聳入云霄，彷彿在詠嘆諸神的偉大。不過有一座凌駕眾塔，繼續扶搖直上，不像讚美諸神，倒像極了想要和天上的諸神互別苗頭、一較高下。神殿的美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珍珠和玫瑰色的大理石在月色的照拂下熠熠生輝，平靜無波的池水映照天上閃亮的繁星，大花園里栽種各式各樣飄溢著芬芳的奇花異卉，還有神殿本身的金碧輝煌都讓卡拉蒙屏息。他無法挪動腳步，只能呆望著這奪人心神的絕美。

接著，卡拉蒙回過了神，卻有一陣寒意襲上心頭。他看過這個景象！是隻有在噩夢里才會出現的景象──扭曲的高塔和接踵而來的不幸──卡拉蒙迷惑地閉上眼。在哪里？然後──他想到了！他曾被拘禁在奈拉卡，黑暗之後的神殿！面對眼前同樣雄偉的神殿，卡拉蒙逐漸被恐懼吞沒。他甚至擔心這樣的聯想是個壞兆頭，所以想調頭往回跑。

泰斯扯扯卡拉蒙的手臂。「繼續走！」坎德人下了指令，「你這個樣子看起來很可疑！」

卡拉蒙用力把頭甩了好幾下。他告訴自己，趕快把腦中這些不具任何意義的愚蠢念頭清乾淨。他隨著泰斯朝門口守衛的方向前進。

「泰斯！」卡拉蒙突然來上一句，並用力抓住坎德人的肩膀，讓泰斯痛得哇哇叫。「泰斯，這是一個試驗！如果諸神讓我們進去的話，就表示我們做的是對的！祂們會祝福我們！」

「你真的這麼想嗎？」泰斯支支吾吾地問道。

「當然！」卡拉蒙的眼眸在索林那瑞的光芒下綻出神採。「你會看見的。來吧！」卡拉蒙重拾自信，大步向階梯跨去。他器宇軒昂、神采非凡，金色的絲質披風微揚，頭盔在月光的照射下也放出了異彩。守衛停止了先前的談話轉而盯向大漢，其中一名守衛輕推著另一人，一邊描述著什麼一邊快速地比劃出持刀猛刺的動作。原本不知情的守衛搖搖頭，並用羨慕的眼光打量著卡拉蒙。

卡拉蒙立刻理解到守衛誇張的動作所指為何，並因而停下腳步，似乎又再度體會到溫熱的鮮血和野蠻人最後掙扎著說出的話。但是如今回頭已經太遲了。再說，這兩個守衛說不定也是個預兆，提醒卡拉蒙野蠻人的遭遇，堅定他復仇的信念。

泰斯擔心地抬起頭，「最好讓我來說。」坎德人小聲地說道。

卡拉蒙點點頭，緊張得猛吞口水。

「守衛先生，您好。」泰斯向其中一個寒暄。

「你是競技場上的新面孔，對吧？」守衛說，「剛剛我正在向我的同伴描述他今天錯過的那場精采好戲。你還讓我贏了錢哩！嗯，你叫什麼來著？」

「他是『勝利者』。」泰斯明快地回答。「今天只是個暖身賽。他從來沒輸過，將來也不會！」

「那你是哪位啊？是他的經紀人嗎？小扒手！」

這句話說完，立刻引來另一名守衛的狂笑，混雜著卡拉蒙高頻率虛應故事般的假笑。卡拉蒙隨後低下頭看了泰斯一眼，就知道他們兩個麻煩大了。泰斯的臉色慘白，「扒手」是對坎德人最貶抑的諷刺，最惡毒的言語！卡拉蒙馬上摀住泰斯的嘴。

「他當然是我的經紀人，」卡拉蒙繼續按著不斷扭動著的坎德人，「而且相當稱職。」

「不過，還是得小心盯著他！」守衛補充，笑得更為激烈。「我們希望看到你撕開某人的喉嚨，而不是這個小賊蒐集戰利品的袋子。」

泰索何夫的耳朵──是在卡拉蒙大手掩蓋下唯一可見的五官──漲成了深紅色，他還依稀可以聽見外界斷斷續續的聲響。「我──我想我們一定要進去了。」卡拉蒙結結巴巴地說，一邊想著不知道還能硬抓著泰斯多久。「我們已經遲到了。」

兩名守衛很有默契地互相使了個眼色，其中的一個羨慕地盯著卡拉蒙的寬肩說，「我注意到今天女士們是怎麼看你的。我應該知道你會被邀來──嗯──喫晚餐。」

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卡拉蒙迷惑的表情又成了守衛們新的笑料。

「諸神啊！」一個爆出驚呼。「瞧瞧他！他真的是『新來的』！」

「走吧！」另一個示意他趕快走。「好好享用！」

又是一陣爆笑。卡拉蒙紅著臉，不知道他們在笑些什麼，只能繼續揪著坎德人進入神殿。但還是隱約聽見了守衛們惡毒下流的笑話，讓卡拉蒙忽然明白他們的笑點。他拖著泰斯轉入第一個看到的轉角，全然不知身在何處。

卡拉蒙一聽不見守衛的聲音就放開泰斯。坎德人臉色蒼白，眼神呆滯。

「他──他們為什麼要──他們一定會後悔──」

「泰斯！」卡拉蒙用力搖晃坎德人。「停止，平靜下來。要記得我們是來做什麼的！」

「小扒手！好像我是個慣竊似的！」泰斯仍然自顧自地囁嚅著。

卡拉蒙嚴肅地瞪著他，讓坎德人閉上了嘴。泰斯深吸一口氣，再慢慢呼出，試圖平復情緒。「我現在很好了。」泰斯對著卡拉蒙質疑的眼光答道。

「總之，我們是進來了，雖然不是用我想像中的方式──你知道他們剛纔在說些什麼嗎？」

「沒有。在那個扒──扒──什麼的字之後就沒聽見了。你的手讓我聽不清楚。」泰斯責備地說。

「他們好像是說──女士們邀請男──男人來這里──你知道的──」

「卡拉蒙，你給我聽著，」泰斯忿忿地說，「你得到了你要的徵兆不是嗎？他們讓我們進來了。或許他們的確是在調侃你，你也知道你有多好騙，你會相信所有的事情！提卡總是這麼說的。」

關於提卡的回憶又湧上卡拉蒙的心頭，他幾乎可以聽見提卡輕笑著說話，過去的記憶讓卡拉蒙心如刀割。他看了看泰斯，試圖把提卡拋到腦後。

「是啊！」卡拉蒙苦笑，「或許你是對的。他們只是把笑話套在我身上，我又太敏感了。不過──」卡拉蒙別開頭，首次審視神殿內部。他開始意識到身在何處──聖地，諸神的宮殿。當他再次沐浴在索林那瑞的皎潔光芒中凝視神殿時，只覺得無比地虔敬。「你是對的，諸神已經給了我們要的徵兆。」

神殿里有一條人煙罕至的走廊，即使是少數幾個被迫必須到此的人，也都是盡快把事情辦完，務求速速離開。

並不是這條走廊有什麼不尋常，它和神殿里其他的長廊及廳堂沒兩樣。顏色柔和美麗的掛毯精心妝點著牆壁，柔軟的地毯平鋪在大理石地板上，兩旁還擺放著一座座優雅的雕像。刻工精細的木門沿路大開，直通各個陳設富麗的房間。不過這些門不再開了，所有的房間也全是空蕩蕩的──除了其中的一個之外。

那個房間位在走廊的最盡頭，即使在大白天也是陰暗死寂。來過這走廊的人都會悶得透不過氣來，想趕快到別處呼吸新鮮空氣。

這是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房間。自從教皇掌權，並把法師們驅離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後，他就在這里居住多年了。

他們之間究竟達成了怎麼樣的協議──分屬世界上極善和極惡的勢力如何妥協？是怎樣的交換條件讓黑衣人得以住在全克萊恩最美麗、最神聖的地方？無人知曉，只流傳著眾多的揣測。大多數人相信，這是仁慈的教皇對手下敗將寬宏的恩賜。

不過即使是教皇都不到這條走廊。這里是法師獨有的黑暗領域。

在走廊底端有一扇落地大窗，上面覆有一襲厚重豪華的簾幕，用以阻擋白天的日光和晚上的月光，鮮少有任何光線能夠突破簾幕的重重遮掩。不過這個晚上，或許宮廷總管下令僕人來打掃過走廊，簾幕被稍微挪動過了，開了一絲細縫，讓索林那瑞的銀色光芒射進陰森空曠的走廊。銀月的光束──矮人喚為「夜燭」，如閃耀的刀鋒般倏地劃破無垠的黑暗。

或許也像是屍體細長的蒼白手指，卡拉蒙心想，一邊低頭看著安靜的走廊。月光手指穿過玻璃直射進地毯上，跨越整個廳堂，延伸到卡拉蒙所在的另一頭。

「那扇是他的門。」泰斯聲音細微到差點被卡拉蒙撲通撲通的心跳聲給掩蓋過去。「在左邊。」

卡拉蒙再度探探披風下的匕首，確定它還在。不過刀柄異常冰冷，卡拉蒙碰了一下後就馬上移開了手。

穿過走廊應該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但卡拉蒙卻是舉步維艱。或許是因為他想到將要犯下的罪行──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他人的睡夢中取人性命。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懦弱、更邪惡的罪行嗎？

諸神已經給了我徵兆，卡拉蒙提醒自己，並強迫自己想起野蠻人瀕死的慘狀。強迫自己想起雙胞胎兄弟在塔中被折磨的情景。他想起在這個邪惡法師清醒時是如何地強大。卡拉蒙深吸一口氣，堅定地把手放在腰間的匕首上。他緊搭著匕首大步跨上走廊，月光現在看來似乎正在召喚著他。

他感覺到背後有東西緊跟著他，突然止步時，泰斯冷不防地一頭撞上卡拉蒙。

「留在這里。」卡拉蒙下令。

「不──」泰斯本想極力爭取，卻被卡拉蒙打斷了話頭。

「你一定要留在這里，在走廊的這頭把風，如果有人來了，纔可以弄出聲音警告我。」

「但是──」

卡拉蒙低下頭盯著坎德人看。泰斯見到大漢眼中冷酷堅毅的神情，只好不情願地點點頭。「我──我會一直站在那兒，那片陰影里。」他指了一下之後就跑開了。

卡拉蒙等了好一陣子，確定泰斯沒有「一不小心」跟了上來。他依稀看見泰斯躲在死了好幾個月的大盆栽後方，才安心地繼續往前走。

泰斯躲在一轉身乾葉子就會窸窣落下的枯樹後方，看著卡拉蒙愈走愈遠。他看到大漢走到走廊的盡頭，伸手握住門把。他看到卡拉蒙輕輕推了一下，門就安靜地打開了，接著卡拉蒙便閃進房里。

泰斯開始打哆嗦。一股極恐怖噁心的感覺從他的胃蔓延到全身，還有一小聲嗚咽脫口而出。泰斯用力把手摀在嘴上免得失控驚叫。坎德人把自己壓在牆上，難過地幻想著在無邊的黑暗中孤獨死去。

卡拉蒙龐大的身軀靠近門邊，因為害怕門鉸鍊會發出吱嘎怪聲，所以他只輕輕地開了一道小縫。不過開門並沒有造成任何聲響，整個房間都是寂靜無聲。神殿里的其他聲響似乎無法幹擾到這個房間，生命彷彿都被吞沒至這令人窒息的黑暗當中。卡拉蒙感到肺部灼熱，腦海中浮現出有次差點淹死在伊斯塔血海、努力想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的鮮明記憶。

他在門口停了一會兒，企圖緩和自己急促的心跳，並環視著整個房間。索林那瑞透過簾幕的間隙斜射進一道細長的銀光，一路延伸到位於房間最盡頭的大牀。

整個房里鮮有裝飾。卡拉蒙看到披掛在木椅上的沉重黑袍，旁邊還放了一雙軟皮靴。由於夜間不太冷，因此壁爐沒有火光。卡拉蒙用力握緊刀柄，跟隨著銀月的指引，緩緩橫越房間。

這是諸神給的徵兆，卡拉蒙心想。他感受到少有的恐懼將五臟六腑糾結成一團，抽緊了全身的肌肉，並讓喉嚨乾啞難受。他無力地逼迫自己把這感覺強嚥下去，免得萬一咳嗽吵醒沉睡中的法師。

我一定要趕快動手！卡拉蒙對自己說。不過事實上他比較怕自己會先昏倒。他越過房間，地毯吸收了他快速移動腳步的聲音。現在他可以透過月光清楚地看見牀上的形體，銀色的光芒劃過地板，經過牀架、牀單，斜斜地爬上枕頭，到達用兜帽遮蔽月光睡覺的法師。

「諸神指引我方向。」卡拉蒙喃喃道，沒意識到自己正在開口說話。卡拉蒙躡手躡腳地走到牀邊站定，手握匕首，傾聽著他受害者平緩的呼吸聲，希望能夠聽到自己被發現所引發的急促呼吸。

一吸一呼──一吸一呼──這聲音平順有力，像年輕男人的呼吸聲。卡拉蒙想到法師的高齡和傳說中費斯坦但提勒斯維持青春的方法，不禁一陣戰慄。呼吸聲仍然是不疾不徐。月光傾瀉而下，冷冽、堅定，這徵兆──

卡拉蒙舉起匕首。一刀──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卡拉蒙遲疑了。不，在他下手之前，一定要先看看那張臉，那張曾經折磨過他雙胞胎弟弟的臉。

不！你這呆子！卡拉蒙心里的聲音響起。快捅下去！卡拉蒙再度舉起匕首，但是拿刀的手不住地顫抖。他一定要看看這張臉！他伸出手，輕觸黑色兜帽。卡拉蒙感到它柔軟滑手的質料，一邊把它移開。

索林那瑞皎潔的月光現在爬上了卡拉蒙的手，並順沿著讓沉睡中的法師籠罩於銀色光輝下。當卡拉蒙看到靠在枕頭上的那張臉時，他的手瞬間僵硬，有如屍體般地冰冷慘白。

這張臉不是年邁邪惡的老法師，也不是某個形容枯槁、被法師奪去心神的形體。

這是張年輕法師的臉，在他整日研讀法術書後，現在終於得以放鬆。任何人都可以從那不妥協地緊抿著的嘴脣，看出他忍受長期苦痛而不屈的臉。這是對卡拉蒙而言，和自己的一樣熟悉的臉，不斷出現在卡拉蒙的夢中，一直縈繞不去的臉──

卡拉蒙用力地把匕首刺進牀墊中，狂放地嚎叫。他在牀邊跪了下來，因痛苦而扭曲的手指緊扭住牀單。他巨大的身軀激動地抽搐，伴隨強忍著的啜泣。

雷斯林睜開眼坐了起來，因為索林那瑞刺目的月光而眨了眨眼。他重新戴上兜帽，接著，惱怒地伸出手，小心地把他哥哥刺進牀墊里的匕首緩緩抽出。

【註】

１　索林那瑞是白魔法的推動者，也是白袍法師們的守護神。索林那瑞的野心是讓魔法遍佈全世界，並且讓更多有能力的法師可以加入白袍的陣營。祂和表親努林塔瑞和努塔瑞一起合作保護，並孕育克萊恩上的魔法。

## ２─９

「這真是太蠢了，哥哥。」雷斯林說道，在用纖細的雙手抽出匕首後，他漫無目的地檢視著它。「即使是對你而言，我都不敢相信。」

卡拉蒙跪在牀邊，抬頭看著他的雙胞胎弟弟。卡拉蒙死白的臉滿是痛苦，正張開嘴準備說話──

「『我不懂，小雷。』」雷斯林用嘲弄的口吻幫大漢說了出來。

卡拉蒙立刻閉上了嘴，表情宛若戴上一張陰鬱深沉的面具。他的視線轉向仍在他弟弟手中的匕首。「或許不把兜帽移開還會好一點。」他喃喃道。

雷斯林笑了，儘管他哥哥沒看見。

「你別無選擇。」他嘆口氣後回答，「哥哥，你真的以為這麼容易就可以潛進我的房間，趁我熟睡時除掉我嗎？你忘了我一向睡得很淺。」

「不，不是你！」卡拉蒙嘶吼著，抬起眼神。「我以為──」他說不下去了。

雷斯林疑惑地看著他，突然放聲狂笑。這異常恐怖的笑聲帶著譏諷和醜惡，讓仍然待在走廊另一頭的泰索何夫緊緊地用手摀住耳朵，甚至連在他向房間走去時也不例外。

「你想謀殺費斯坦但提勒斯！」雷斯林饒富興味地望著他哥哥，又再度大笑。「親愛的哥哥，我早就忘了你是這麼地富有喜感。」

卡拉蒙漲紅了臉，步伐不穩地站起身來。

「我這樣做是為了──為了你。」卡拉蒙說。他走到窗邊拉起簾幕，情緒激動地望向在索林那瑞照耀下閃爍著的庭院。

「你當然是。」雷斯林說，聲音帶點緬懷舊日的哀傷。「為什麼你除了為我做事之外，不做些別的？」

雷斯林用力念了個指令，一道亮光就從斜靠在牆角邊的瑪濟斯法杖激射而出，讓整個房間大放光明。接著雷斯林掀開牀罩，下牀走向火爐前，念了另一聲咒語，烈焰就從原本空無一物的壁爐中熊熊燃起，橘紅色的火焰映照在他蒼白削瘦的臉上。

「那麼，你來遲了，哥哥。」雷斯林繼續說道，並伸出手讓火焰烤暖。「費斯坦但提勒斯已經死了。死在我的手下。」

卡拉蒙驚愕地轉身面對他弟弟，但雷斯林仍然站在火爐前，直視著火光。

「你想要走進來刺死他。」雷斯林喃喃地說，露出一抹淺笑。「刺死至此之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師。」

卡拉蒙看到雷斯林輕靠在壁爐邊，彷彿一時之間失去了精力。

「他看到我時非常驚訝。」雷斯林柔聲說。「然後他嘲笑我，就像在大法師之塔時一樣。不過我在他眼里看到了恐懼。」

「『小法師，你是怎麼到這里來的？是偉大的帕薩理安把你送來的嗎？』」

「『我是自己來的，』我告訴他，『我現在是塔的主人了。』」

「他沒料到會這樣，還大笑著說，『不可能！我是預言中來此之人。我是掌握了過去和現在的強者。等我準備好了，就將回到我的領地去。』」

「不過當他讀出了我的心思後，臉上滿是懼色。『是的，』我回應他心中的疑問，『預言並不如你所預期的進展。你想利用我的生命力從過去回到現世。但是你忘了，或是根本不在乎，我可以抽離你的精神力！你必須讓我活著才能繼續吸吮我的生命泉源。因此，你教會我如何使用龍珠──當我倒在阿斯特紐斯腳邊奄奄一息時，你為這具幾乎被你搾乾的軀殼注入活力。你帶我去找黑暗之後，並懇求祂給我開啟古代法術書之鑰，讓我得以一窺堂奧。最後，當你終於準備好了之後，你想要進入這被你折磨的軀殼中，還要宣稱它是屬於你的。』」

雷斯林轉向卡拉蒙，大漢則是被從他弟弟眼中燃起的怒焰給驚嚇，向後退了一步。

「他以為可以讓我一直虛弱無力。但是，我擊敗他了！我利用他！我利用他的精神力量克服了長期的苦痛！我告訴他，『你是掌握過去的強者，但是卻沒有回到現在的力量。我是掌握現在的強者，並且馬上就要取你而代之，成為過去的主人。』」

雷斯林嘆了口氣，垂下雙手，他眼中閃動的火苗熄滅。「我殺了他，不過那是一場苦戰。」

「你殺了他？他──他們說，你是回來向他學習的。」卡拉蒙露出不解的表情，結巴地說。

「的確是。」雷斯林輕聲說，「我用另一種形貌和他相處了好幾個月。在我準備好之後，才現出本來面貌。這一次，是我把他給吸乾了！」

卡拉蒙搖頭。「不可能！你是和我們在同一晚上離開的──至少，闇精靈是這麼說的──」

雷斯林煩躁地說，「時間對你來說，是從日出到日落。但是對掌握了它的奧祕的我們來說，時間的旅程超越了太陽的侷限。幾秒變成幾年，幾個小時變成一千年。我以費斯坦但提勒斯的身分在這里好幾個月了。我拜訪了所有的大法師之塔，努力學習。我曾在精靈王國教羅拉克使用龍珠──對他那麼虛弱的人而言，龍珠像個致命禮物。過不了多久，龍珠就會設下圈套誘惑他。我曾在大圖書館，花了幾小時和阿斯特紐斯在一起。還有，在那之前我受教於偉大的費斯坦但提勒斯。我還拜訪了其他地方，經歷了遠遠超乎你所能想像的恐怖和驚異。不過，對你和達拉馬之流的人來說，我只不過離開了一天一夜。」

這對卡拉蒙而言太難懂了。他只好絕望地企圖掌握現實的片段。

「這樣的話──是不是表示你──你已經沒事了呢？我是說，在現在？嗯──在我們的時間里？」卡拉蒙指向弟弟。「你的皮膚不再是金色的，你沙漏般的瞳孔也消失了。你看起來──就像你年輕時一樣，和你七年前到大法師之塔時一樣。當我們回去的時候你還會是這樣嗎？」

「不，哥哥。」雷斯林耐心地像對孩子解釋問題般。「帕薩理安應該解釋過這個吧？或許沒有。時間是一條河流。我沒有改變它的行進，只是很簡單地爬上岸來，再從上游的地方跳進去，它會帶著我繼續走，我──」

雷斯林突然停頓，目光銳利地往門的方向看去。接著猛然把門打開，只見泰斯臉朝下地摔進來。

「哦，哈囉，」泰斯神情愉悅地爬了起來，「我正要敲門的。」他拍拍身上的灰塵，然後興奮地對卡拉蒙說，「我全都懂了！本來是費斯坦但提勒斯變成雷斯林又變成費斯坦但提勒斯，現在則是費斯坦但提勒斯變成雷斯林又變成費斯坦但提勒斯，然後又變成了雷斯林。知道了嗎？」

卡拉蒙仍然不懂。泰斯轉向法師，「是不是這樣啊？雷斯──」

法師沉默不語。他只是陰陽怪氣地盯著泰索何夫，讓坎德人不安地往卡拉蒙身邊靠了幾步──當然，是為了保護卡拉蒙──

雷斯林迅速地比了一個召喚的手勢。泰索何夫一瞬間只覺得四周嗡嗡作響，接著就被抓住領口往上提，靠近雷斯林削瘦的臉龐。

「帕薩理安為什麼把你送來？」雷斯林異常柔和的聲音，就像以前佛林特形容的，聽了叫人起雞皮疙瘩。

「呃──他覺得卡拉蒙需要有人幫忙，再說──」雷斯林的手掐得更緊，眼睛也瞇得更細。「呃，事實上，我不認為他想把我給送──送來。」泰斯本想哀求地望向卡拉蒙，不過雷斯林勒得太緊，讓坎德人差點窒息。「我猜，對他來說──這多多少少算是個──意外吧！還有，如果你能偶爾──偶爾鬆鬆手，讓我稍微呼吸一下的話──我會說得比較完整──」

「繼續！」

「小雷，住手──」卡拉蒙皺著眉走向雷斯林。

「閉嘴！」雷斯林大吼。「繼續！」

「有人掉了一枚戒指──嗯，或許不是弄丟的──」泰斯囁嚅道，並且感到雷斯林的眼中下達了「說實話」的命令──當然這是用坎德人的標準來看。「我──我想，我是走進了某個人房間，它──它就掉到我的口袋里去了。我是這樣猜的啦！因為我不知道它是怎麼跑到那兒的。不過──當紅袍法師把噗噗送回去的時候，我知道我就是下一個。但是我不能丟下卡拉蒙！所以──所以我向費資本──我是說帕拉丁祈禱──然後戴上了戒指──咻！」泰斯舉起了雙手。「我忽然就變成了老鼠！」

坎德人在這戲劇化的一刻停了下來，希望能夠得到聽眾驚訝的回應。但雷斯林只是不悅地更加重了手力，逼得沒辦法呼吸的泰斯只好趕快接著講。

「所以我就可以躲來躲去。」他吱吱叫了幾聲，不過當然和當時的叫聲不大一樣。「然後，我溜到帕薩理安的實暗──俗驗──實驗室里，克麗珊娜蒼白地躺著，卡拉蒙嚇壞了──我不能讓他一個人去──所以──所以──」泰斯聳了聳肩，向雷斯林做了個最無辜的表情。「我就在這兒啦──」

雷斯林繼續抓著泰斯一會兒，用雙眼緊盯著他，彷彿想把他生吞活剝，直視進靈魂的最深處。不過法師顯然已經得到令他滿意的答案，他把坎德人放下來，再度出神地望著火光。

「這是什麼意思？」他喃喃自語。「坎德人──這違背了所有的法術原則！這代表時間的行進可以被改變嗎？他說的是事實嗎？還是，這是他們阻止我的計謀？」

「你在說什麼？」泰斯好奇地提出問題，一邊站在地毯上調整呼吸。「我？改變時間的行進？你是說我可以──」

雷斯林兇狠地瞪了坎德人一眼，讓泰斯乖乖閉嘴，並且轉向卡拉蒙。

「找到你弟弟真是令人驚訝，你說對吧？」泰斯沒注意到卡拉蒙臉上不斷抽搐的肌肉。「雷斯林也讓我大喫一驚，對吧？有點奇怪的就是，我在奴隸市場看到他，所以我以為他也已經看到我們了──」

「奴隸市場！」卡拉蒙突然大叫。他受夠了什麼時間啊河流啊的，奴隸市場可是他聽得懂的。「小雷──你說你到這里已經好幾個月了！也就是說，是你讓他們以為是我攻擊克麗珊娜！是你把我給買了下來！是你把我送到競技學校！」

雷斯林厭煩地露出被打擾的表情。

但卡拉蒙仍然繼續吼，「為什麼！為什麼是到那里去？」

「哦，奉諸神之名，卡拉蒙！你剛到這里時對我有什麼用處？在我們下一次的行動中，我需要的是一位強壯的戰士，而不是一個宿醉的肥仔！」

「是──是你下令殺了野蠻人？」卡拉蒙激動地問道。「是你對那個叫什麼來著的──克拉斯──提出警告？」

「別傻了，哥哥。」雷斯林笑著說。「我幹嘛捲入這微不足道的教會權力鬥爭？如果我想除掉敵人，根本易如反掌。克拉斯太抬舉自己了，才會以為我會對他有這種興趣。」

「但是矮人說──」

「那個矮人只聽得見錢滾入袋的聲音。不過你以後就會知道，」雷斯林聳聳肩，「我實在是沒那個興致。」

卡拉蒙沉默了好半晌。泰斯則是急切地打開話匣子，準備問雷斯林至少一百個問題，不過卡拉蒙瞪了他一眼，坎德人只好馬上閉嘴。卡拉蒙在細細思索所有他弟弟說過的話之後，抬起了頭。

「你剛剛說，『我們下一次的行動』是什麼意思？」

「我建議你現在先別知道。」雷斯林回答。「這麼說好了，時間到了你自然就明白。我在這里的工作有所進展，不過還沒全部完成。這兒除了你之外，還有另一個人需要被擊垮重塑。」

「克麗珊娜。」卡拉蒙低聲說。「和挑戰──黑暗之後有關，對不對？就像他們所說的，你需要一位牧師去──」

「我很累了，哥哥。」雷斯林打斷了他的話，並比了個手勢，壁爐里的火焰立即熄滅。他念了個咒語，法杖的光芒也消失了。他們三個倏地被籠罩在黑暗和陰冷中，甚至連索林那瑞的銀光都消逝了。雷斯林往牀的方向走去，依稀可以聽見他黑袍摩擦發出的些微聲響。「讓我歇息吧！你們不該在此久留，一定會有人通報你們的出現，克拉斯極有可能會對你們不利。盡量別讓自己被殺了，那樣我還得花很多時間訓練另一名保鏢。再會了，哥哥。準備好，我很快就會召喚你。記著那個日期！」

卡拉蒙準備要再說些什麼，卻發現自己正對著門講話。他和泰斯已經置身於一片黑暗的走廊上。

「真是太神奇了！」泰斯讚歎著。「我甚至沒感覺到自己曾經移動，你呢？前一秒我們還在那里，下一秒我們就到了這里。只要手一揮就行了，當法師一定很棒！」泰斯興奮地說。「穿梭於時空之間，還可以馬上關門。」

「走吧！」卡拉蒙澆了泰斯冷水，轉身走去。

「說嘛，卡拉蒙。」泰斯緊跟在後。「雷斯林說『記著那個日期』是什麼啊？是他的誕生之禮日（註１）嗎？你準備要送他禮物嗎？」

「不是！」卡拉蒙怒吼。「別笨了！」

「我不笨！」泰斯抗議道，「畢竟，還有幾個星期冬季慶典就要到了，說不定他是想要一個禮物。至少，我想伊斯塔會和在我們的時代一樣慶祝冬季慶典吧！你覺得──」

卡拉蒙忽然停了下來。

「怎麼啦？」泰斯問道，他看到大漢臉上嚇壞了的神情。坎德人立刻警覺地環顧四周，並把手搭在腰間的小刀上。「你看到什麼了？我並沒有──」

「日期！」卡拉蒙狂喊，「日期，泰斯！冬季慶典！在伊斯塔！」他焦急地抓住坎德人。「現在是幾年？幾年？」

「為什麼要問──」泰斯努力地回想。「我認為──對了，有人告訴我，今年是九百六十二年。」

卡拉蒙放開泰斯，抱住自己的頭。

「怎麼啦？」泰斯問。

「想一想，泰斯，想一想！」卡拉蒙囁嚅道。接著他無助地抱著頭，蹣跚地朝走廊的另一端走去，隱沒在黑暗之中。

泰斯在後頭慢慢走著。「嗯，九百六十二年的冬季慶典。這數字聽起來怎麼這麼耳熟。冬季慶典──九百六十二──喔，我想起來了！」他發出勝利的歡呼。「這是最後一個冬季慶典，剛好在──在──在──」

這個想法讓坎德人倒抽了一口氣。

「在大災變之前！」他不可置信地低聲說。

【註】

１　這是安塞隆等於生日禮物的習俗。

## ２─１０

達努比斯放下羽毛筆猛揉自己的眼睛，希望短暫的休息能夠有所幫助。正在抄寫室里的他，只要一提筆，就會翻譯出一連串擠在一團毫無意義的東西。

直到他正色喝斥自己專心，才稍有進步。不過，達努比斯延續好幾天的頭痛仍然隱隱作祟，甚至連在夢里也不曾停息。

「一定是因為這怪異的天氣。」他不斷地對自己說，「冬季慶典還沒到就這麼熱。」

這確實是怪異的炙熱。空氣中飽含水分，黏膩又具壓迫感。達努比斯聽說一百哩外的卡薩（註１）因為不再起風，海面因而平靜無波，讓船隻無法行進。水手只能坐在碼頭邊不停咒罵，任由貨船腐蝕生鏽。

達努比斯擦拭一下前額的汗滴後，決定繼續把米莎凱白金碟上的文字譯成索蘭尼亞文。不過他的思緒卻飛到關於索蘭尼亞騎士昨晚開會討論的恐怖傳言。

一個名叫索思的騎士誘娶了一位年輕的精靈牧師，並把新娘帶回了自己的城堡──達加堡。但是騎士們說，索思之前就結了婚，而據說他的大老婆已經無辜地慘死。

騎士們立刻下令逮捕索思，不過忠於索思的另一批騎士卻誓言護主。最令人震驚的是，那名精靈女子仍然被蒙在鼓里，對索思忠心不貳。

達努比斯不寒而慄，企圖把這恐怖的傳言趕出腦海。唉，又翻譯錯了！他再度放下羽毛筆，隨後聽見抄寫室的門被打開，達努比斯立刻抓起筆振筆疾書。

「達努比斯。」

「哦，親愛的克麗珊娜。」達努比斯微笑說道。

「我是否打擾到你了？我可以回去──」

「不會，不會。」達努比斯迅速阻止了她。「我非常高興能見到妳。」這點倒是不假。克麗珊娜總是給他平靜安寧的感覺，見到她似乎連頭疼也減輕不少。達努比斯從高背的抄寫凳起身，搬來一張椅子給克麗珊娜，並在她身邊坐下，猜想她來此的目的。

克麗珊娜環視四周後說道，「我喜歡這里，如此安靜、隱密。有時我會對一大羣人感到厭煩。」

「是啊，這里相當安靜。」達努比斯接腔，「不過，當我剛到這里時，可是擠滿了抄寫員，大家翻譯諸神的文字好讓一般人都能閱讀。不過，因為教皇認為這件工作不大重要，所以其他人一個接著一個地離開了，都去找比較重要的工作做──除了我以外──我想，我實在是太老了，雖然我想換個工作，卻都無法勝任。於是我就繼續留在這里，似乎也沒有人真正關心──」

達努比斯想到了神眷之子對他的嘲弄，不由得皺起眉頭。當教會高層對他徹底失望後，達努比斯只得回到抄寫室，獨自一人整日翻譯著數不清的卷軸和書籍，再把它們原封不動地送到索蘭尼亞的大圖書館。

「不過，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是不錯的。」達努比斯說道。「發生了什麼事，親愛的？妳不舒服嗎？請原諒我的鹵莽，不過這幾個星期以來，我發現妳非常不快樂。」

克麗珊娜低頭望著自己的雙手，遲疑地問，「達努比斯，你──你認為教會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嗎？」

她的問題超乎了達努比斯的想像，他原本認為花樣年華的克麗珊娜，應該是為情所困。「為什麼這麼問呢？」達努比斯不解地說。

「是嗎？」克麗珊娜提起視線，直視達努比斯的雙眸。「在教皇和他的部長來到前，你就已經在教會多年。你提到了過去的日子，你親眼目睹了改變，現在比以前更好嗎？」

達努比斯本想說，當然變得更好了，有什麼會比在英明教皇的領導下來得好。不過克麗珊娜的眼光直入他的靈魂深處，他可以感覺到她的目光不斷地搜尋，審視每一個陰暗的角落，翻出他深藏多年的祕密。此時，他突然警覺地意識到費斯坦但提勒斯。

「當然──更好──我──」達努比斯知道自己正在胡言亂語，羞赧地低下頭。克麗珊娜點點頭，似乎知道他真正的答案。

「不，現在當然比從前更好。」達努比斯堅定地回答，他不忍眼前這位年輕女子的信仰和他一樣被摧毀。他執起克麗珊娜的手，輕聲說，「我已經是個老人，親愛的。像我這種年紀的人並不喜歡改變。對我們來說，從前的一切都比現在好，似乎連水都比較好喝。我不太適應現在的生活，太難了解了。不過，親愛的，教會帶給世界美善，維持社會秩序──」

「不論社會是否想要這種所謂的秩序。」克麗珊娜囁嚅道，不過達努比斯並沒有多加註意。

「它根除了邪惡。」達努比斯的思緒忽然又飛到關於索思爵士的傳言上。當他意識到要繼續回到主題之時，為時已晚。

「真的是這樣子嗎？」克麗珊娜提出了質疑。「它消滅了邪惡嗎？或者是，我們就像是深夜里被獨自留在家里的孩子，因為害怕黑暗而燃起一枝又一枝的蠟燭，卻不了解黑暗究竟哪里可怕。最後，因為我們沒來由的恐懼，可能會把整個房子都燒掉！」

達努比斯眨了眨眼，不了解克麗珊娜在說些什麼。她還是繼續慷慨激昂地說著。達努比斯總算明白，克麗珊娜的不快樂是因為這幾個星期以來壓抑太久，不能暢所欲言。

「我們不幫助迷途者重返正途！我們放棄他們，說他們沒有價值、無可救藥，或是消滅他們！你知道嗎？」她轉向達努比斯，「克拉斯計劃要消滅所有的食人魔。」

「但是，親愛的，食人魔畢竟是邪惡的族羣──」達努比斯仍然不放棄。

「牠們和我們一樣，是被諸神所創。我們有權力去摧毀諸神的心血結晶嗎？」

「連蜘蛛也不例外嗎？」達努比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他在看見克麗珊娜驚恐的表情後，笑了一下。「別理我。這只不過是老人家的胡言亂語而已。」

「我到這里來，原本以為教會是代表真理和正義，但現在我──我──」克麗珊娜雙手掩面，無法言語。

達努比斯頓時覺得心痛得如同頭疼般劇烈。他伸出微顫的手，輕撫著她柔軟的藍黑色長髮。

「孩子，別為自己的質疑感到羞愧。」他一邊說一邊企圖忘記自己曾做過類似的事。「去吧，和教皇談談，他會為妳解答疑慮，畢竟他比我有智慧得多。」

克麗珊娜滿懷希望地看著他。

「你認為──」

「當然，」達努比斯微笑道，「就在今晚吧！今天教皇會聚集信徒。別害怕，妳的問題不會讓他生氣的。」

「是啊！」克麗珊娜豁然開朗。「你說的沒錯，困擾自己非常地不智。我當然會去請教教皇，他應該能解開我的疑惑。」

達努比斯笑著起身。克麗珊娜突然傾身輕吻了他的臉頰，「謝謝你，我的朋友，不打擾你了。」

達努比斯望著克麗珊娜遠去，忽然感到一陣沒來由的哀傷，彷彿是自己位於陽光普照的光明處，卻眼睜睜地看她走向無邊黑暗。圍繞在自己四周的光亮愈來愈耀眼，而她走入的黑暗卻是益發深不可測。

達努比斯迷惑地揉揉眼睛。這光耀是真實的！金光四處流瀉，讓他不敢逼視。刺眼的光芒直射進他的頭部，讓他的頭疼更加劇烈。達努比斯只覺得萬念俱灰，想要警告克麗珊娜，一定要阻止她──

光耀包圍著達努比斯，盈滿他的靈魂。接著，光芒瞬間消失，他又身處在抄寫室中，不過卻不是獨自一人。他眨了眨眼，適應突來的黑暗，還看到了一個精靈冷靜地打量著自己。這個精靈年紀相當大，頭髮微禿，留著白色的美髯，身穿長白袍，脖子上戴著帕拉丁的護身符。他的表情極盡哀傷，讓達努比斯不知所以地掉下了眼淚。

「不好意思，」達努比斯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頭不再痛了，「我──我沒看到你進來。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嗎？你是不是在找人呢？」

「不，我已經找到我要找的人了。」精靈緩慢的語氣中仍然充滿了無盡的哀傷。「如果你就是達努比斯的話。」

「我是達努比斯，」牧師不解地回答，「不過，請原諒我，我並不──」

「我是羅拉倫。」精靈說道。

達努比斯一怔。羅拉倫，精靈牧師之首，多年前因為阻止克拉斯掌權而被強大的軍隊逼退。羅拉倫倡導和解及和平的言論不被賞識。這位老牧師後來回到他深愛的應許之地西瓦那斯提，誓言永不再涉足伊斯塔。

他為了什麼來到這里？

「當然，您是要來會見教皇。我會──」達努比斯結結巴巴地說。

「不，我到神殿只是為了找你，達努比斯。」羅拉倫回答。「走吧！我們還有一大段旅程呢！」

「旅程！」達努比斯大叫。「不可能！自從我到伊斯塔，三十年來──」

「走了，達努比斯。」羅拉倫柔聲說。

「去哪里？要怎麼去？我不了解──」達努比斯驚呼。他看到羅拉倫站在房間中央，臉上仍是寫滿深沉的憂傷。羅拉倫伸出手觸碰脖子上戴著的護身符。

達努比斯明白了！帕拉丁給了牧師預見未來的力量，他懂了。達努比斯臉色蒼白地搖著頭。

「不，」達努比斯喃喃道，「這太恐怖了。」

「還沒做出最後的決定。這段旅程可能只是暫時的，也有可能會持續到被召喚為止。走吧，達努比斯，這里已經不再需要你了。」

精靈牧師伸出手。達努比斯頓時覺得沉浸於從未體會過的平和與寬慰中，他握住羅拉倫的手。但是與此同時，達努比斯還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克麗珊娜坐在教皇金碧輝煌的謁見廳中央，雙手放在腿上，臉龐蒼白卻相當地堅毅。從外表看來，她的心靈應該非常平靜。不過，有一個正在觀察克麗珊娜的人，卻不這麼認為。

克麗珊娜傾聽教皇如同樂音般的美妙聲音，聽著他和部長們討論國家大事，突然為自己想要提出無關痛癢的問題感到羞愧。

伊力斯坦的話浮現在她的腦海。「不要向他人尋求問題的解答。要在自己的內心探索，尋找自己的信仰。妳將會找到答案，或是發現諸神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

於是克麗珊娜往內心探求答案。不幸的是，她所找尋的平靜棄她而去，或許是她的問題沒有解答吧！這時，克麗珊娜感覺一隻手放在她的肩上，她抬起頭。

「神眷之女，妳的疑問是有答案的。」這聲音讓克麗珊娜的全身繃緊。「只是妳拒絕傾聽。」

她認得這個聲音，不過──克麗珊娜急切地望向兜帽下的陰影，但是看不到臉孔。她轉而注視搭在自己肩上的手，揣測著手的主人。這個人穿著黑袍，不過袍上卻沒有用銀線繡上的神祕符號──和他穿的不一樣。她再次端詳黑衣人的臉，只見深藏著的閃亮眼眸以及蒼白皮膚──接著，這隻手離開了克麗珊娜的肩膀。

克麗珊娜起初相當失望。因為這個年輕人的雙眼沒有金色沙漏般的瞳仁，皮膚也不是泛著淡淡的金色，臉龐也沒有憔悴的病容。他的臉色雖然蒼白，但是像是努力研究、足不出戶的結果，是絕對健康，甚至還頗為英俊。他的棕色雙眼清澈冷靜，像鏡子般反射出所有映入眼簾的畫面。他雖然削瘦，卻十分結實。黑色無裝飾的長袍順著他的身形，顯露了寬大的肩膀，而不是那個法師弱不禁風的骨架。然後，這個人咧嘴一笑──

「是你！」克麗珊娜從椅子上起身。

這人又把手放到克麗珊娜的肩上，示意她坐下。「請您坐下，神眷之女。這里相當安靜，我們不會受到任何干擾。」他轉身，優雅地揮了揮手，一張椅子穿過房間來到他身旁。克麗珊娜環顧四周，即使有任何人注意到這不尋常的舉動，大家也都故意對法師視而不見。克麗珊娜突然發現雷斯林饒富興味地打量著自己，覺得全身的肌膚開始灼熱。

「雷斯林，很高興能夠再度和您見面。」克麗珊娜企圖用正式的問候掩飾心中的迷惑。

「我也很高興見到妳，神眷之女。」他譏諷的音調讓她神經發麻。「不過我並不叫作雷斯林。」

克麗珊娜看著他，漲紅了臉。「對不起，」她仍然專注地看著他的臉龐。「你讓我想起一個我認識──曾經認識的人。」

「或許這可以解開謎團。」他輕聲說，「對這些人而言，我的名字是費斯坦但提勒斯。」

克麗珊娜不由自主地打起寒顫，「不！」她緩緩地搖了搖頭，「不可能！你回來──是為了要向他學習。」

「我回來是為了要變成他。」雷斯林回答。

「但是──我聽說他──非常邪惡──」克麗珊娜注視雷斯林的目光倏地轉為驚恐。

「邪惡不復存在。」雷斯林答道，「他已經死了。」

「是你？」

「他本來想殺了我，克麗珊娜，就像他謀殺無數人一樣。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那麼，邪惡仍然存在。」克麗珊娜悲傷地說，回過了頭。

『我正在失去她！』雷斯林靜靜地注視著克麗珊娜。她挪動椅子，別過頭去不看他。不過他還是能看到她的側臉，冷酷純淨一如索林那瑞的光芒。他冷靜地研究她，有如他為探求生命真相時，研究慘死於他刀下的小動物般。就像他剝去小動物的外皮一窺心臟的跳動般，雷斯林剝去克麗珊娜的外在武裝，窺視著她的靈魂。

她正在聆聽教皇優美的聲音，臉上露出極度平靜的表情。不過雷斯林記得克麗珊娜剛才的神情，也知道她和達努比斯的談話。他知道她有疑慮，她的信仰岌岌可危。只消雷斯林的循循善誘，克麗珊娜可能就會自願與他同行。

雷斯林記起她對他碰觸的反應，隨即便伸手攫住克麗珊娜的手腕，她立刻企圖掙脫卻無計可施，只能定定地望著雷斯林，動彈不得。

「妳真的相信我是那樣的人？」雷斯林用極盡苦楚的聲音說道。克麗珊娜本想開口，但雷斯林繼續說著。

「費斯坦但提勒斯原本計劃回到我們的時代，摧毀我，取走我的軀體，到達黑暗之後的落腳處。他密謀召喚惡龍，龍騎將們──就像我的姊姊奇蒂拉，將會蜂擁而至。世界會再度陷入苦戰。」雷斯林停頓了一會兒。「這個威脅現在解除了。」他柔聲地說。

雷斯林的目光攫住克麗珊娜。她在他如鏡般的眼眸里看見自己的身影，不再是蒼白嚴肅的女牧師，而是美麗柔情的女子。眼前的男人對她滿懷信任，而她也感動了他。不等克麗珊娜回應，雷斯林繼續開口，吸引她更加靠近。他聲音中的痛苦讓人無法忍受。克麗珊娜再度試著開口，但雷斯林繼續將她拉近。

「妳知道我的野心。」他說。「我對妳打開心扉。奇蒂拉希望我能助她一臂之力，幫助她征服世界，不過我拒絕了，妳應該要對此事負責。」雷斯林嘆了口氣。「我向她提到了妳，克麗珊娜，妳的善良和妳的力量。她非常生氣，還派遣死靈騎士摧毀妳，希望能減少妳對我的影響力。」

「我那時影響你了嗎？」克麗珊娜輕聲問道。她不再企圖掙脫雷斯林，聲調因喜悅而顫抖。「那你是不是看到了教會日後的發展，還有──」

「這個教會嗎？」雷斯林的神情又恢復了挖苦和譏諷。他忽然放開手，重回自己的座位，理一理黑袍，並用輕蔑的神情看著克麗珊娜。

羞愧、憤怒和罪惡感讓克麗珊娜的臉頰染上淡淡的紅暈，她灰色的瞳仁轉為深藍色。她雙頰上的兩抹淡紅延伸到雙脣。雷斯林突然間發覺克麗珊娜非常美麗，這個念頭煩擾著他，幾乎讓他無法集中注意力。雷斯林不悅地把這個想法拋到腦後。

「我知道妳的疑惑，克麗珊娜。」雷斯林說道。「我知道妳經歷了些什麼。妳發現教會對統治世界的興趣遠比傳播諸神之道來得大。妳目睹了牧師涉足政治、耗費大筆經費。妳剛到這里時還想證明教會的價值，卻明白是這些人的自命清高，惹怒諸神擲下燃燒的山脈。妳或許還想責怪──法師。」

克麗珊娜此時的臉紅得如同火燒一般。她別過頭不敢直視雷斯林。

雷斯林繼續不留情面地說，「大災變就要來臨了。具有真正信仰的牧師也已經離去──是的，妳的朋友達努比斯離開了。妳，克麗珊娜，是此地唯一剩下的真正牧師。」

克麗珊娜喫驚地瞪著雷斯林。「這──這不可能。」她喃喃道。接著她首度聽見了眾人的談話。有人討論競技賽，有人為募款活動爭議不休，還有人策劃著壓制叛軍的最佳辦法──全都是以教會之名行之。

然後，教皇甜美悅耳的聲音壓過其他的討論，洗滌了克麗珊娜的靈魂，撫慰她的情緒。克麗珊娜重新找回純淨堅定的信仰。她冷靜地回望雷斯林。

「這世界上還是存有正道，」克麗珊娜自信滿滿地說，並起身準備離開。「只要被諸神祝福的教皇仍然統治教會，我不相信諸神會輕易動怒。」她的聲調轉柔。而雷斯林也起身，定定地看著克麗珊娜。

克麗珊娜不受影響地繼續說，「也或許教皇已經預見了未來，此時正在祈求諸神大發慈悲！」

「看看這個人，」雷斯林低聲說，「這個被諸神祝福的人！」雷斯林用有力的雙手抓住克麗珊娜的肩頭，強迫她面對教皇。克麗珊娜雖然企圖掙脫，但只覺得雷斯林的每隻手指都燒灼著她的肌膚。

「看吧！」雷斯林重復道。他微微搖動克麗珊娜，逼迫她抬起頭，望向圍繞在教皇四周的光耀。

雷斯林察覺緊擁著的這個軀體開始顫抖，因此滿意地笑了笑。他傾身靠向克麗珊娜，在她耳邊輕聲低語。

「妳看見了什麼，神眷之女？」

只傳來一陣嗚咽。

雷斯林的笑容加深。「告訴我。」

「一個男人。」克麗珊娜泣不成聲，驚嚇地看著教皇。「只是一個人類。他看起來精疲力竭。他的皮膚鬆垮，似乎許久沒有好眠。他的藍眼睛驚恐地東張西望──」克麗珊娜突然意識到雷斯林的接近，體會到柔軟黑袍下溫暖強健的身軀，她立刻掙脫了他。

「你究竟對他施了什麼魔咒？」克麗珊娜怒喝。

「沒有任何魔咒，神眷之女，」雷斯林平靜地回答，「只是戳破了他出於恐懼而施的幻術。這樣的恐懼就足以把世界帶向毀滅。」

克麗珊娜睜大眼看著雷斯林。她希望他說謊，但是她明白，即使他真的說謊也不再重要了。她不能夠繼續欺騙自己。

克麗珊娜感到混亂、迷惑又生氣，她轉身，淚眼婆娑地跑離謁見廳。

雷斯林看著她遠去的背影，卻沒有先前預料的滿足感，一切都出乎意料。他再度坐下，在水果籃里挑了顆橘子，隨意地剝去橘子皮。

另外還有一個人看見了克麗珊娜的離去，並且注視著雷斯林，看著他先吸掉橘子汁，再大啖果肉。

克拉斯臉色蒼白地離開謁見廳，回到自己的房間，直到破曉前都不斷地來回踱步。

【註】

１　海洋城市卡薩是北方唯一的城市，它是此地最主要的貿易港口，同時也是伊斯塔灣唯一的入口。卡薩的一個主要地標就是溫斯頓之塔，一座巨大的燈塔和要塞，上面配備的投石器，足以拋射著火的柏油到數哩外海峽中。

## ２─１１

歷史記載著，萬劫夜是信仰真神的牧師離開克萊恩大陸的夜晚。他們的去向和命運無人知曉，甚至連阿斯特紐斯都不曾留下相關紀錄。有人曾經在三百年後殘酷的長槍之戰中看到過他們。許多精靈發誓看見精靈牧師之首羅拉倫，走過被蹂躪的西瓦那斯提，為正在重建家園的精靈祝禱。

克麗珊娜滿懷疑惑和憤怒地奔離教皇的謁見廳。她的迷惑很容易理解。她看到了偉大教皇的真面目，這個在她的年代中仍被精靈牧師稱許的教會高層，竟然只是個會害怕自己影子的人類，一個躲在幻術之後任由他人代為統治的普通人。她對自己的信仰和其對克萊恩的意義的質疑和擔憂又都回來了。

至於她真正害怕什麼？她不能，或說是不願弄清楚。

當克麗珊娜步履不穩地離開謁見廳時，她無所適從，不知該如何是好。她在一個轉角處停下腳步，擦乾眼淚平復情緒。她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了。

她一定要找到達努比斯，證明雷斯林是錯的。

克麗珊娜走在索林那瑞照耀的空曠走廊上，朝著達努比斯的房間走去。關於消失牧師的傳聞不可能是真的。事實上克麗珊娜從不相信任何有關萬劫夜的古老傳說，她認為那只是哄小孩的故事罷了。現在，她仍然拒絕相信傳說。雷斯林──一定是弄錯了！

她毫不遲疑地走著。她曾經好幾次來這里和達努比斯討論神學、歷史，或是聽他說些他家鄉的故事。克麗珊娜敲了敲門。

沒有回應。

「他一定是睡了。」克麗珊娜對自己說，「現在已這麼晚了，我明天再來吧！」

不過她還是再敲了敲門，邊輕聲地喚著，「達努比斯。」

仍然沒有回應。

「我會再來的。畢竟幾個小時前我才和他見過面。」她再度自言自語，不過克麗珊娜卻發現自己的手輕轉著門把。「達努比斯？」她幾乎可以感覺到心臟撲通跳到了喉嚨。房間一片漆黑。「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她譴責自己，腦中浮現達努比斯發現她深夜溜進他房里的尷尬場面。

克麗珊娜還是打開了房門，讓走廊上的火炬照亮這個小房間。房里彷彿維持著他剛離開的模樣──有條不紊，空無一人。

他的書籍、羽毛筆，甚至是衣服都還在，似乎只是臨時離開幾分鐘，馬上就會回來。然而整個房間的感覺卻是空蕩的。

有一瞬間，走廊的火光讓克麗珊娜視線模糊，虛弱地靠在門邊。不過她再一次強迫自己鎮定下來，理性的思考。接著，克麗珊娜堅定地關上了門，走回自己的房間。

沒錯，萬劫夜開始了，信仰真神的牧師已經離去。再過不久就是冬季慶典，而冬季慶典後的十三天就是大災變。克麗珊娜難以承受地斜倚在窗前想著。這就是她所有夢想的盡頭了，她將被迫返回自己的年代，報告這不堪的大失敗。

她發現教會腐敗，教皇無疑必須為世界的毀滅負責。她甚至不能達成此行的最初任務──把雷斯林導回正路。他絕對不會依從她。雷斯林現在很有可能正用他恐怖邪惡的笑聲譏諷著自己──

「神眷之女？」

克麗珊娜飛快地拭去淚痕，轉過身。「誰在那兒？」她望向黑暗，一個黑袍身影讓她啞然無語。

「我在回房的途中看見妳站在這里。」這聲音不是譏諷或嘲弄，而是隱隱帶著一股暖意，讓克麗珊娜微顫了一下。

「我希望妳不是不舒服。」雷斯林邊說邊站到她的身側。她沒辦法看清他隱藏在兜帽下的臉龐，不過卻可以清楚看見他在月色映照下閃耀澄澈的雙眸。

「不！」克麗珊娜別開了臉。雖然她希望所有的淚痕都消失，不過疲倦和無助的情緒再度決堤，淚水又順著她的雙頰落了下來。

「請你離開。」她閉上了雙眼。

克麗珊娜感覺到柔軟的天鵝絨黑袍輕輕摩擦著她的手臂。她聞到香料和玫瑰花瓣的甜味，還有可能是蝙蝠翅膀之類的動物骨骸腐臭味，就是那些法師經常會夾雜著的復雜氣味。接著她感覺到一隻手輕觸著自己的臉頰，他的手指敏感且異常地灼熱。

克麗珊娜不確定淚水是被他拭去，還是被炙熱的碰觸給蒸發了。然後，雷斯林溫柔地抬起她的下巴，她急促的心跳聲幾乎讓她窒息。克麗珊娜仍然緊閉著雙眼，不過她可以感受到雷斯林包裹在柔軟袍子下的強健身軀正緊靠著她。她可以感覺到那股懾人的火熱──

克麗珊娜忽然有被他緊擁的衝動，她希望這股暖意能夠驅散她內心的寒冷。她急切地伸出雙臂──但是他已經離開了。克麗珊娜聽見他走動時袍子和地面摩擦發出的細微聲響。

克麗珊娜睜開眼睛，啜泣著將臉頰貼上冰冷的玻璃。那是喜悅的淚水。

「帕拉丁，」她喃喃道，「謝謝禰的指引，我絕對不會失敗的！」

一個黑袍身影在神殿的廳堂內來回不斷地踱步，任何人即使看不見他掩蓋在兜帽下的臉龐，也會因他所散發出的怒氣感到不安。雷斯林走到屬於他的幽涼長廊，用力關上房門，看了壁爐一眼，爐里立刻燃起熊熊大火。他餘氣未消地坐了下來，怒視爐火。

「笨蛋！我老早就應該知道會發生這種事！」他握緊拳頭。「我應該預料得到！這個軀體雖然力量強大，卻仍然保有人類共通的弱點。無論它是如何聰明、心智是如何清明、感情是如何受自我控制，這該死的弱點依然像是在暗處伺機而動的野獸，準備隨時展開攻擊，把所有的努力毀於一旦。」雷斯林狂吼，指甲用力嵌入手掌，直至滴血方休。「我現在還是看得到她！她象牙色的肌膚、蒼白柔軟的雙脣。我嗅得到她的髮香，還感覺得到她玲瓏有致的曲線！」

「不！」雷斯林用盡全身的力氣大吼。「這不應該──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的──」此時一個念頭閃過。「如果──如果我勾引她──難道不會讓我更強嗎？」這一時興起的想法讓雷斯林愉悅得全身顫動。

但是雷斯林冷靜理性的部份說話了。「你懂得什麼魚水之歡？」他輕蔑地問了自己，「牀笫之事？你就像個孩子一樣什麼都不懂，和你那個大笨牛哥哥差了一大截。」

年少時光湧入雷斯林的腦海。和他英挺的雙胞胎哥哥不同，弱不禁風又工於心計的他實在吸引不了任何女孩，只能專心一志地鑽研法術。哦，他的確有過一次經驗。她是卡拉蒙眾多女友中的一個，因為覺得一般的男女之愛沒有挑戰性，認為男朋友的雙胞胎弟弟應該會比較有趣。再加上卡拉蒙和他朋友們猛敲邊鼓，雷斯林真的就接受了她的提議。對他們兩個來說，那都是一次慘痛的回憶。女孩順理成章地重回卡拉蒙的懷抱，對雷斯林而言，初試云雨的悲慘經驗則是印證了他長久以來的猜測──他只有在法術上才能獲得真正的狂喜。

但是這個身軀──像他哥哥一樣強壯、有吸引力，讓他體會到前所未有的熱情。他絕不能被激情牽著鼻子走。「這樣只會毀滅自己。」他冷然道，「並且，這也和我的計劃背道而馳。她是個處女，身心都是絕對地純淨。純潔是她最大的力量。雖然我是這麼地想要她，但是我更需要她的完璧之身。」

雷斯林下定決心後，便放鬆地坐回椅子上，任疲累如潮水般席捲全身。爐火減弱，他也閉上眼準備歇息。

然而，就在他準備入睡前，還是清楚地看見一滴在月光照耀下晶瑩的淚水。

萬劫夜仍然繼續進行。一位熟睡中的輔祭在深夜里被喚醒，向克拉斯做口頭報告。

「您召見我嗎，神眷之子？」輔祭邊說邊剋制打哈欠的慾望。

「這份報告是什麼意思？」克拉斯輕敲著放在桌上的一份文件。

輔祭彎下身來，揉揉眼睛讓自己看得更清楚。

「哦，這個啊！」輔祭停了一會兒接著說，「就是和上面寫的一樣，神眷之子。」

「費斯坦但提勒斯不需要為我奴隸的死亡負責？這點令我難以置信。」

「神眷之子，您可以親自去詢問矮人。他承認自己受僱於那位領地被教會接管的爵士。」

「我知道這爵士是為了什麼生氣！」克拉斯大吼。「殺死我奴隸的做法確實是非常像他的風格──偷偷摸摸、見不得人，就是不敢直接和我挑戰。」

克拉斯坐下，思索了一陣，突然問道，「那麼，大個子奴隸為什麼要承認錯誤呢？」

「矮人說，那是他自己和費斯坦但提勒斯之間的私下安排。」

「報告里面並沒有提到這點。」克拉斯嚴厲地瞪著年輕輔祭。

「沒有。」輔祭紅著臉承認。「我──我不喜歡寫到法師，因為──他有可能會看到──」

「是啊，我想我不該責怪你的。」克拉斯低聲說，「很好，你可以走了。」

輔祭點點頭，鞠了個躬，然後如釋重負地回牀上休息。

克拉斯並沒有立刻回房就寢，而是再三審視這份報告，接著嘆了口氣。「我已經變得跟教皇一樣疑神疑鬼了。如果費斯坦但提勒斯真的想除掉我，彈指間就可以做到。我早該想到的──這鬼鬼祟祟的舉動並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他站了起來。「不過，他今晚的確是和她在一起，這又代表什麼呢？或許什麼都沒有。說不定他比我想像中更加人性化。」

精靈一邊笑一邊仔細收好桌上攤著的報告。「冬季慶典快到了，我現在先別急著去想這些事，畢竟教皇就快要召請諸神消滅克萊恩上所有的邪惡勢力。費斯坦但提勒斯和其他的黑暗信徒，到時候就會被徹底掃除。」

他打了個哈欠，舒活舒活筋骨。「不過，我還是會先解決歐尼岡爵士。」

萬劫夜幾乎要走到盡頭。當天色微明時，卡拉蒙望向灰濛濛的天際。明天就是他在「意外」之後的第一場競技賽。

這幾天大漢過得並不好。不過其他早就適應競技場生態的鬥士仍然老神在在，不受任何影響。

「這實在是個很糟糕的制度。」卡拉蒙在從神殿回來後的隔天，對費拉葛斯忿忿地說。「但是總比上千人互相砍殺的戰爭來得好吧！在這里，如果某個貴族覺得被其他貴族冒犯的話，他們的仇恨可以祕密地解決，對大家都好。」

「除了對無辜慘死，卻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錯的人來說。」卡拉蒙生氣地說。

「別像個孩子一樣！」奇莉一邊擦拭伸縮匕首一邊說。「你何嘗不曾為了金錢打鬥和殺戮？如果沒有報酬，你會去打嗎？」

「差別在於我有選擇的權利！」卡拉蒙大喊。「我也知道我為何而戰！我不會為我不信任的人出力，不管他提供的價碼有多高！我弟弟和我一樣。我們──」卡拉蒙突然靜了下來。

奇莉打量了卡拉蒙一會兒，接著笑著搖搖頭。「再說，這也為競技增加了不少緊張氣氛。你的打鬥技巧會愈來愈好，等著瞧吧！」

卡拉蒙在黑暗中思索著這段對話，希望能夠理出個頭緒。或許奇莉和費拉葛斯說的沒錯，我就像個孩子一樣，因為被喜愛的玩具割到手，就大聲嚎哭。不過，我還是認為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選擇該過什麼樣的生活，選擇赴死的方式。其他人都無權越俎代庖，限制這種選擇的權利。

接著，卡拉蒙坐下，繼續思考著。如果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那雷斯林呢？雷斯林已經做出了他的選擇──背棄白晝而走向夜晚。卡拉蒙有權硬把他拖出來嗎？

卡拉蒙的思緒飛到了他曾對奇莉和費拉葛斯提起的、他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在試煉之前，和雷斯林在一起的傭兵生涯。

他們兩兄弟默契十足、合作無間，也受到貴族們的熱烈歡迎。雖然戰士多如恆河沙數，不過精通法術的可就另當別論了。貴族們初見到瘦弱的雷斯林時，總是質疑他的能力，不過他們最後都對雷斯林的勇氣和技巧讚譽有加。

兩兄弟總是審慎選擇打鬥的原因。

「這都是小雷的主意。」卡拉蒙喃喃自語。「我會為任何人打鬥，但是小雷堅持一定要出於正當的原因。我們曾經多次為此和豐厚的酬勞擦身而過──」

「這都是雷斯林的堅持！」卡拉蒙盯著天花板。「但是現在呢？雷斯林取代了邪惡的費斯坦但提勒斯，他也告訴我，他和野蠻人的死沒有關係，所以事實上他並沒有做錯什麼。或許我們都誤會他了──或許我們沒有權利強迫他改變──」

卡拉蒙嘆了口氣。「我該怎麼辦呢？」他疲倦地閉上眼，馬上就沉沉入睡，夢里剛烤好的鬆餅香味讓他通體舒暢。

太陽升起，結束了萬劫夜。泰斯從牀上爬起來，興奮地準備迎接嶄新的一天，也決定了將要親自阻止大災變的發生。

## ２─１２

「改變時刻到囉！」泰索何夫興奮地歡呼，一邊偷偷潛進神殿的花園，落在一個花牀的正中央。幾個牧師剛好也來到花園，熱切地討論著即將來臨的冬季慶典。泰斯覺得還是不要打擾他們比較有禮貌，所以即使會把他心愛的藍色綁腿弄髒，他還是把自己平貼在花牀上耐心等待牧師們離去。

其實躺在紅色的慶典玫瑰上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慶典玫瑰只有在冬季慶典前後才會綻放，相當地珍貴。許多人抱怨天氣很溫暖，有點太熱了。不過泰斯覺得，如果天氣和平時的冬季慶典一樣寒冷，大家還是會不斷抱怨。他倒是覺得暖洋洋也挺舒服的，雖然有點難以呼吸，不過，總不可能十全十美嘛！

泰斯專心傾聽著牧師們的談話。冬季慶典的眾多派對一定是件大事，泰斯正盤算著要去參加。第一個派對是在今晚──慶典歡迎會，歡迎會很早就會結束，因為大家都要趕著回家養精蓄銳，準備參加更多更好玩的派對。從明天破曉開始，就會有一連串的派對可以讓大家玩個夠。這亦是在酷寒的冬天來臨前，最後一次的瘋狂作樂。

「或許我會參加明天的派對吧！」泰斯想著。因為他猜想在神殿里舉行的慶典歡迎會一定很莊嚴肅穆，也就是無聊乏味的同義字──至少坎德人是這麼想的。

卡拉蒙明天要上場競技，角逐冬季慶典的盛事之一──最後回合競技賽。最後回合是每年最後一場競技賽，戰勝的一方將會贏得大獎──重獲自由。當然，這全都是套好招的，明天卡拉蒙的那隊將會打贏，獲得角逐最後回合的機會。不過卡拉蒙對這項消息卻顯得有些悶悶不樂。

泰斯搖搖頭，他實在不太了解卡拉蒙為什麼要如此重視榮譽。畢竟，這只是個比賽嘛！泰斯就很想偷偷溜走，替自己找些樂子。

不過坎德人還是嘆了口氣。不，他還有正事要辦──阻止大災變的發生。這應該比參加派對，甚至是好幾個派對來得重要。他應該要犧牲自己的享樂，來完成這項神聖的任務。

泰斯頓時覺得正氣凜然（雖然這任務實在是挺無聊的）。坎德人忿恨地瞪著正在討論冬季慶典的牧師，希望他們趕快結束對話。最後，牧師們終於走進神殿。泰斯爬了起來，拍拍身上的泥土，摘了朵慶典玫瑰插在髮髻上，好沾染一些節慶氣氛，然後就溜進了神殿。

泰斯被神殿為迎接冬季慶典的大手筆佈置，震懾得瞠目結舌。他環顧四周數千朵怒放的慶典玫瑰，猛嗅著沁人的芬芳。到處都有用美麗花朵編成的花圈，還襯著紅色天鵝絨和天鵝羽毛，在陽光的照耀下令人目眩神迷。幾乎每張桌子上都放有一籃籃來自克萊恩不同角落的異國水果。盤子上還擺滿了各式各樣可口的甜點。泰斯想到卡拉蒙，立刻把所有的口袋都裝得鼓鼓的。因為他從來沒見過卡拉蒙在面對撒著糖粉的杏仁小卷餅時，還會鬱鬱寡歡。

泰斯在廳堂里四處閒晃，心醉神迷，幾乎忘了來神殿的目的，他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身負重任。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他，每個人都沉浸在慶典的歡愉氣氛中，或是忙於處理教會瑣事。偶爾會有一兩名守衛嚴肅地瞪著坎德人，不過泰斯總是應付自若，微笑頷首從容地漫步，和一句老坎德人諺語說的一樣──不要為身後的牆壁改變顏色。如果你看起來屬於那片牆的話，牆壁自然會改變顏色來配合你。

泰斯在經過了許多轉角（還探索了不少有趣的東西，其中一些剛好就掉進他的口袋）後，終於來到了一條未經佈署的陰森走廊，這條走廊沒有歡愉討論著慶典的人羣，沒有唱詩班練習慶典聖歌的悠悠吟唱，兩側厚重的窗簾還是拒絕陽光的探訪。這條黑暗冷清的走廊，和神殿里其他地方形成強烈的對比。

泰斯輕手輕腳地進入走廊，因為坎德人覺得如果不躡手躡腳地通過，就是和整個走廊孤絕的氣氛格格不入，也就是會觸怒走廊；而冒犯走廊是坎德人這輩子絕對不會去做的事。於是泰斯安靜地潛行，心中想著如果能夠趁雷斯林不注意時偷溜進去，說不定還會發現很棒的魔法小玩意兒。

他在靠近門口的時候，聽見了雷斯林的聲音，從語調上判斷，法師應該正在會客。

「哼！」是坎德人第一個念頭。「現在我要等那個人離開後才能進去了。虧我還身負重任呢！這下可要等個好一陣子了。」

泰斯把耳朵緊貼著鎖孔──當然是為了要確定訪客還要停留多久。接著坎德人被女性的聲音給嚇了一跳。

「這聲音聽起來真耳熟。」坎德人自言自語，更努力地聽著。「當然了！這是克麗珊娜！她在這里做什麼？」

「你說的沒錯，雷斯林。」泰斯聽見她輕嘆一口氣。「這里的確比神殿里的其他地方讓人感到舒服。我第一次來這里時還覺得害怕，你別笑，是真的。因為這走廊是如此遺世而獨立。不過現在我卻覺得神殿富麗堂皇的大肆佈置給我很大的壓力。這些都是浪費金錢，它們原本可以拿去幫助真正需要的人。」

她止住口，泰斯接著聽見窸窸窣窣的聲音。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聽了，所以泰斯改把眼睛貼到鎖孔上。雖然窗簾沒有拉起來，不過室內有著柔和的燭光，讓他能看清房間里的狀況。克麗珊娜坐在椅子上，窸窣聲應該是她製造出來的。現在她託著腮，看起來十分迷惑。

這些都不是坎德人睜大雙眼的緣故。克麗珊娜變了！她不再穿著沒有任何裝飾的白袍、挽著過時的髮型。而是穿著和其他女牧師一樣，綴著精美刺繡的白袍。她未著任何衣物的手臂上，戴了一個纖細的金環，將肌膚襯託得更加白皙。她豐盈的長髮中分，如瀑布般輕垂在肩上。她的雙頰透著紅暈，眼神柔和地在黑袍男子的身側徘徊不去。

「哇！」泰斯高興地說，「提卡說的沒錯。」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來這里。」泰斯聽見克麗珊娜說。

我知道！坎德人快樂地想著。接著他迅速把耳朵重新貼回鎖孔上。

克麗珊娜繼續說，「每次來見你之前，我都是信心十足，希望能夠引領你走上正義和真理之道，不過你總是有本領顛倒是非。」

「妳的問題必須自己解決。」泰斯聽到雷斯林回答，然後又有一陣聽起來像是法師更靠近她的窸窣聲，「我只是開啟妳的心靈之窗。當然，伊力斯坦會教妳盲目地向諸神請益──」

泰斯聽出雷斯林話中的譏諷，不過克麗珊娜似乎不以為意，真誠地說道，「是的。他鼓勵我們提出質疑，也告訴我們金月的例子──她的質疑讓真神重返克萊恩。質疑應該是導向更清楚的理解，不過你提出的問題卻讓我更加地迷惑！」

「我相當能夠體會妳的感受。」雷斯林用泰斯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這時泰斯放膽偷看了一下，法師和克麗珊娜的距離很近，他的手輕搭在她的手臂上。當他說話時，克麗珊娜感動地把自己的手疊了上去，而她聲調中滿懷著希望和愛意，讓泰斯有溫暖的幸福感。

「你是那個意思嗎？」克麗珊娜問道，「我拙劣的言詞觸動了你的心絃嗎？不，不要別過頭！我可以從你的表情猜到你的想法。我們是如此的相像！我第一次見到你時就知道了。嗯，你又笑了，是在嘲笑我吧！儘管笑，我知道真相。你在大法師之塔中說過一樣的話。你說我和你一樣野心勃勃。我想過了，你說的沒錯。雖然我們的野心發揮在不同的領域，不過我們的差距並不如我之前所想像的大。我們都過著同樣寂寞的生活，同樣地專注於研究，不對任何人敞開心胸，甚至連對最親密的人都不例外。你雖然任黑暗包圍，但是，雷斯林，我還是可以看見光明和溫暖──」

泰斯立刻又興奮地把眼睛對準鎖孔，因為他快要親她了！這真是太棒了！我一定要好好向卡拉蒙報告。

「快點啊，笨蛋！」泰斯沒耐性地抱怨。「你怎麼能夠拒絕呢？」坎德人邊說邊看著克麗珊娜微張的朱脣和期待的眼神。

雷斯林突然放開了克麗珊娜，轉過頭，堅定地說，「妳最好離開。」泰斯嘆了口氣搖搖頭，失望地斜靠到牆上。

忽然傳來急促的咳嗽聲，還有克麗珊娜充滿關心的語調。

「這沒什麼，」雷斯林邊說邊打開門，「這幾天我一直都覺得不太舒服。妳猜不出原因嗎？」他把門開到一半之後停住。泰斯被迫緊貼著牆壁，除了怕被發現，也擔心會打擾（或是錯過）了什麼。「妳沒有感覺嗎？」

「我是有一些感覺。」克麗珊娜急切地回答，「你的意思是？」

「諸神的憤怒。」雷斯林回答，泰斯心想這很明顯地不是克麗珊娜所要的答案。她似乎有些沮喪。不過雷斯林還是接著說，「祂們的情緒影響到我，或許這也是讓妳覺得不安和焦躁的原因。」

「或許吧！」克麗珊娜囁嚅道。

「明天就是冬季慶典了，」雷斯林輕聲地說，「慶典後的十三天，教皇會提出他的請求。他和部長們已經開始計劃行事。諸神都知道，祂們也已經做出了警告──牧師的消失。但是他並沒有留意。慶典後每一天的警告，會愈來愈清晰強烈。妳讀過阿斯特紐斯的《最後十三天紀事》嗎？讀起來讓人不太舒服，更別提要親身經歷了。」

克麗珊娜眼睛一亮地看著雷斯林。「在那之前跟我們會合。帕薩理安給了卡拉蒙一個可以回到我們時代的魔法裝置，我聽坎德人說──」

「什麼魔法裝置？」雷斯林立刻問道，他怪異的口氣讓坎德人打了個寒顫，也讓克麗珊娜嚇了一跳。「它是什麼樣子？如何操作？」他的雙眼露出極度的渴望。

「我──我不知道。」克麗珊娜結結巴巴地說。

「喔，我可以告訴妳！」泰斯從牆邊跳了出來。「啊，真對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嚇你們的。只不過不小心聽到你們的對話。祝你們兩位冬季慶典快樂！」他愉快地伸出小手，但是沒人理他。

雷斯林和克麗珊娜的表情，彷彿像在晚餐的湯里看到一隻從天而降的蜘蛛。泰斯繼續神情自若地閒扯。「我們剛才說到哪兒啦？對了，那個魔法裝置。嗯，這麼說吧！」泰斯看到雷斯林不悅的眼光，於是迅速進入主題。「當它打開時，它像是一柄──權杖，就是上頭有一顆鑲滿寶石的球。大概是這麼大。」泰斯比了一個手臂長的大小。「但是當它伸展開的時候，呃，帕薩理安對它不知道做了些什麼，它就會──」

「自動變小。」雷斯林幫他接話。「直到可以放進口袋里的大小。」

「是啊，沒錯！」泰斯高興地說，「就是這樣！你怎麼知道啊？」

「我對它很熟悉。」雷斯林回答。泰斯又聽出了雷斯林奇怪的語氣，但，是害怕或是興奮，他聽不出來。這次連克麗珊娜也注意到了。

「這是什麼？」她問道。

雷斯林沒有馬上回答，他的臉瞬間變得像面具般喜怒不形於色。「我現在還有些顧慮。」他轉向坎德人，「你想要做什麼？還是你只是純粹來偷聽的？」

「當然不是，」泰斯覺得受到了侮辱，「我是來找你的。我本來是要等你和克麗珊娜女士談完了之後，纔要──」他看了一下克麗珊娜。

她正以不太友善的表情望著坎德人，然後對雷斯林說，「我明天可以再見到你嗎？」

「我想不會。」雷斯林回答。「我不會去參加慶典派對。」

「但是我──我也不想去──」

「大家會等著妳出席的，再說，我已經因為妳的來訪而疏於研究法術。」

「我知道了。」克麗珊娜的聲音轉為平靜，泰索何夫還聽得出她的失望。

「再會了，兩位先生。」克麗珊娜在確定雷斯林不會再說些什麼之後告退。她轉過身走向黑暗的走廊，白袍倩影彷彿也把光明一併帶走。

「我會向卡拉蒙轉達妳的問候。」泰斯在克麗珊娜身後大喊，不過她並沒有回頭。坎德人嘆了口氣。「我想卡拉蒙對她可能沒什麼印象。他那個時候神智不大清楚，都是因為喝多了矮靈酒──」

雷斯林又咳了。「你是來這里和我討論我哥的嗎？如果是的話，你現在就可以離開了──」

「不，不！」泰斯立刻否認。接著他抬起頭笑著對法師說，「我是來阻止大災變的！」

這是坎德人生平頭一次看到自己的話讓雷斯林目瞪口呆；不過他的成就感只持續了一會兒，雷斯林的臉色馬上就變得慘白。泰斯感覺被強大的力量拋進了雷斯林的房里，房門也應聲被關上。

「你怎麼會這麼想？」雷斯林問。

泰斯驚訝地往後退，不安地環顧四周。他的坎德人本能告訴他，最好找個可以藏身之處。

「呃，是──你說的──」泰斯緊張地回答，「也──也不盡然啦！不過──你說了些什麼我可以回到這里──可能和什麼改變時間有關的──所以我想──阻──阻止大災變發生應該是件好事──」

「你打算怎麼做？」雷斯林問，他眼中燒起的熊熊烈焰讓泰斯光是看就流了一身汗。

「呃──當然──我本來是想先跟你商量一下的。」坎德人希望雷斯林有被奉承的感覺。「然後我想──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我會跑去告訴教皇，他犯了個滔天大錯，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吧！我很確定，當我向他解釋過之後，他會──」

「所以，你打算去找教皇。如果他聽不進去呢？接著要怎麼做？」

泰斯停頓了一下，嘴巴張得大大的。「我想，我還沒考慮到那里。」他嘆了口氣，聳了聳肩。「我們會回去吧！」

「這是另外一個方法，」雷斯林柔聲地說，坐在椅子上用明鏡般的雙眸打量著坎德人。「一個保險的方法！是絕對不會失敗，又可以阻止大災變的方法。」

「是嗎？」坎德人急迫地問，「要怎麼做呢？」

「那個魔法裝置的力量遠比帕薩理安告訴我那白癡哥哥的要強大許多。如果在大災變那天啟動的話，它的能量會摧毀要降落在大地的燃燒山脈，所以就不會有任何人受到傷害。」

「是嗎？」泰斯馬上問，「這真是太棒了！」接著他又皺起眉頭。「不過，我們有那麼確定嗎？如果它沒用──」

「你又有什麼損失呢？」雷斯林說，一邊笑著坎德人的天真。「它失敗的機率相當低，畢竟它是出自於最高階的法師之手──」

「像龍珠一樣嗎（註１）？」泰斯打岔。

「就像龍珠一樣。」雷斯林有點惱怒泰斯的插嘴，大聲地說，「如果它真的失敗了，你還是可以在最後一刻全身而退。」

「還要帶著卡拉蒙和克麗珊娜。」泰斯補充。

雷斯林沒回答。不過泰斯太過興奮，因此並沒有多加註意。然後，他想到了一件事。

「如果卡拉蒙決定在那之前就離開呢？」泰斯害怕地問。

「他不會的。」雷斯林輕聲說，「相信我。」

泰斯若有所思了一陣子，嘆口氣。「我想到了一件事。我不認為卡拉蒙會讓我拿到那個魔法裝置。帕薩理安交代他要用生命保護它。他從來不讓這個東西離開視線，他不在的時候還會把它放進箱子里去鎖好。如果我向他解釋我需要這個魔法裝置的原因，他一定不會相信我的。」

「那就別告訴他。大災變和最後回合競技賽同一天。」雷斯林聳聳肩。「如果只拿走一下子，他可能不會注意到。」

「但是，這樣子就是偷竊！」泰斯驚恐地叫著。

雷斯林緊抿嘴脣。「我們這樣說吧──借用。」法師溫柔地說。「這是為了神聖的使命，卡拉蒙不會怪你的。我了解我哥哥，想想他會多麼地以你為榮！」

「你說的沒錯，」泰斯的雙眼發亮，「我會成為真正的英雄！但我要如何使用它呢？」

「我會教你的。」雷斯林起身，又快要咳嗽了，「三天後──再回來。我現在──一定要休息了。」

「好吧！」泰斯愉快地走到門口。「我希望你會覺得舒服一點。哦，對了，我沒有為你準備禮物，真抱歉──」

「你已經給了我禮物了，」雷斯林說，「一個無價之寶。謝謝你。」

「是嗎？」泰斯嚇了一跳。「對了，你一定是指阻止大災變吧。嗯，不用太客氣啦，我──」

泰斯突然發現自己身在花園中，還有一個眼見坎德人忽然出現的牧師，正滿腹狐疑地盯著他看。

「哇！讚美李奧克斯（註２）！真希望我也會這樣子變！」泰斯高興地說。

【註】

１　操龍法珠（又被稱為龍珠）是相當易碎，上面刻有花紋的水晶球。早在大災變前，這些龍珠就被用來摧毀邪惡的巨龍，至少傳說是這麼記載的。這樣的傳說在克萊恩上廣為流傳。只是，眾人不知道的是，這龍珠真正的能力是召喚邪龍。古代的大法師利用龍珠召喚邪龍，並用強力的魔法消滅牠們。

２　根據矮人和侏儒的看法，李奧克斯是全宇宙中最偉大的神。祂是矮人的至高神，矮人認為自己是祂的選民，不過侏儒們則認為自己是李奧克斯的『真正』選民。事實上，李奧克斯一樣疼愛這兩個種族。

## ２─１３

冬季慶典就是被後世稱為「十三災難」（阿斯特紐斯將之記錄為「十三項警示」）的第一天。

這天從早開始就是出奇地悶熱。是所有人、連長壽的精靈也不例外，經歷過最炙熱的冬季慶典。原本被精心妝點的神殿中，慶典玫瑰不敵酷熱，枯萎殆盡，用奇花異草細細編成的花圈，則散發出類似被烤箱烘烤過的氣味。

雷斯林早在天亮前的數個小時，就被夢魘驚醒。他一絲不掛、渾身是汗地躺臥在牀上，虛弱無力地起身。諸神的警示愈逼愈近，他可以清楚感受到祂們對於教皇企圖請求破壞勢力平衡的震怒。而讓雷斯林感受最貼近的就是他所屬的黑暗之後。

他夢到了黑暗之後，不過祂並不以他所期待的形貌出現──雷斯林沒有夢到在長槍之戰中，企圖爭霸世界的五頭龍──萬色返空龍，也沒有見到領導惡龍軍團的黑暗戰士。祂選擇化身為艷冶的黑暗女妖，以沉魚落雁的美貌整夜撩撥雷斯林，直刺他最大的弱點。

雷斯林緊閉雙眼，沉浸在黑暗女妖的魔法中，他想像祂纏繞在他身側烏黑芳香的長髮和她誘人的碰觸。雷斯林伸手撥開祂的秀髮，卻驚見克麗珊娜的臉龐！

夢境結束，雷斯林重新掌控了意志。當他正得意於自我的勝利時，成功的代價──一陣劇烈的咳嗽，立刻讓他上氣不接下氣。

「我不會放棄的。」他喃喃說，「我沒那麼容易被擊垮，親愛的黑暗之後。」雷斯林掙扎著起牀，虛弱到每走一步就必須休息一下，但他還是走到了書桌邊，打開一本古老的魔法書，開始努力研讀。

克麗珊娜也是不得好眠。她和雷斯林一樣，感受到諸神的憤怒，而她所信仰的帕拉丁則是帶給她無法承受的哀痛感。她邊拭淚邊狂奔，漫無目的地任罪惡感席捲全身，接著她掉入了虛無，靈魂則被恐懼徹底摧毀。幸好一雙有力的臂膀擒住了她，她緊擁著柔軟的黑袍，偎著壯健的身軀，讓纖細的手指輕撫髮絲，她看向那張臉──

一陣鈴響打破了夢境。克麗珊娜驚醒，狂亂地環顧四周。然後，她想起了在夢里看見的那張臉和那溫暖的胸膛。克麗珊娜把頭埋進了雙手間，輕輕拭去眼淚。

泰索何夫帶點失望地醒來。今天就是冬季慶典，也是雷斯林說恐怖的事情會開始發生的那天。但是泰斯透過從窗口射入的灰色微光，只發現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卡拉蒙在地上氣喘吁吁地做著晨間運動。

雖然卡拉蒙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和同伴套招、舞弄兵器，但他還是不停地和體重奮戰。卡拉蒙曾經獲準不需要節食，不過眼尖的矮人馬上就發現，他的食量是其他人的整整五倍之多！

由於卡拉蒙一直擔心雙胞胎弟弟，讓他總是心亂如麻，所以他有別於以往地為享受美味而喫，轉而以大喫大喝當作心靈的慰藉，就像他過去沉溺於酒精一樣。（事實上，卡拉蒙有一次還強迫泰斯偷帶一瓶矮靈酒回來，不過因為他有一陣子沒喝酒，所以搞得酩酊大醉──這讓坎德人偷偷鬆了口氣。）

因此艾拉克下令，卡拉蒙非得每天做晨操，才能和其他人一樣正常飲食。雖然卡拉蒙曾經質疑矮人的判斷力，畢竟他是在所有人起牀之前做運動，一天不做照理來說應該不會被發現。不過，艾拉克真的就是能發現，讓卡拉蒙絲毫不敢懈怠。

泰斯聽厭了卡拉蒙粗濁的喘氣聲，爬上凳子往窗外看，檢查一下是不是已經有恐怖的事情發生。他很快就滿心歡喜。

「卡拉蒙！快來啊！」泰斯興奮地大叫。「你看過天空像那個樣子嗎？」

「九十九，一百。」卡拉蒙專心地數著。然後泰斯聽見「咻呼！」接著是轟然一聲巨響，讓整個房間震了一下。剛做過劇烈運動的大漢，滿心不情願地從地上爬起來，一邊用毛巾擦汗，一邊看向窗外。

卡拉蒙漫不經心地亂瞄，心想沒啥大不了的，頂多就是看個日出罷了。接著大漢睜大了雙眼。

「不！」他喃喃道，一邊把毛巾搭上脖子，走到泰斯身後。「我從來沒看過，而我可是經歷過很多怪事情的。」

「卡拉蒙！」泰斯哭喊，「雷斯林是對的，他說──」

「雷斯林！」

泰斯倒抽一口氣，他不是故意要說出來的。

「你在哪里看到雷斯林的？」卡拉蒙定定地問道。

「當然是在神殿里囉！」泰斯裝作若無其事。「我沒告訴你，我昨天去了神殿嗎？」

「有啊，但是你──」

「好吧，那我去那里見了哪些朋友呢？」

「你沒有──」

「我見到的是克麗珊娜和雷斯林。我一定跟你提過，只是你每次都不聽我說，你知道的嘛！」泰斯覺得深受誤解。「你每天晚上都坐在牀上，不是生悶氣就是自言自語。如果我說，『卡拉蒙，屋頂要垮下來囉！』你還會說，『那很好啊，泰斯。』」

「嘿，聽好，如果你有提到──」

「克麗珊娜女士和雷斯林，我們還聊了好一陣子呢！」泰斯忙不迭地說，「都是在討論冬季慶典的事情。對了，你真該去看看他們怎麼佈置神殿的！到處都是玫瑰花喔！喔，我送你糖果了嗎？等一下，它們就在我那邊的袋子里。只要一分鐘就可以找到了──」坎德人企圖跳下椅子，不過被卡拉蒙給擋住了。「呃，我想可以等一下再去找糖果。我剛說到哪兒啦？哦，對了！」泰斯看見大漢眼中的怒火。「我和克麗珊娜女士還有雷斯林聊天，哇，卡拉蒙！真的很刺激哦！提卡說的對，她和你弟弟正在談戀愛。」

卡拉蒙眨眨眼，泰斯先是說一大堆拉拉雜雜的東西，接著又用亂七八糟的代名詞，讓他聽得一頭霧水。

「不，我不是說提卡和你弟弟談戀愛啦！」泰斯看出了卡拉蒙的迷惑。「我是說克麗珊娜女士和你弟弟！真的很有趣吧！我斜靠在雷斯林關緊的門邊，一面休息一面等著他們聊完，然後我剛好就從鎖孔里看到他差點就親她了，卡拉蒙！我們說的是你弟弟喔！想不到吧！不過他還是沒親下去。」坎德人嘆了口氣。「他還吼著要她離開。她是走了，不過我可以看得出來她一點都不想走。她穿得好漂亮，看起來真是美極了。」

泰斯見到卡拉蒙怔住的表情，鬆了口氣。「我們討論到大災變。雷斯林提到從今天──就是冬季慶典開始，會發生恐怖的事情。這些都是諸神的警示。」

「和他談戀愛？」卡拉蒙囁嚅著。他皺了皺眉頭，轉過身，任泰斯從椅子上跳下來。

「是啊，千真萬確。」泰斯急切地說，一邊摸索他的小袋子，終於找到他帶回來的那些糖果。這些糖果因為天氣太熱而變得黏答答的，再加上泰斯剛才的一陣擠壓，全都變得奇形怪狀。不過坎德人很確定卡拉蒙根本就不會多加註意。他猜對了！卡拉蒙看都不看一眼就吃了起來。

「他們說過，他需要一個牧師。」卡拉蒙喃喃念著，嘴里還塞滿了糖果。「他們真的說對了嗎？他真的要去做了嗎？我應該讓他就這樣子去嗎？還是應該阻止他？不過我有權利阻止他嗎？如果她決定跟他一起去，這是不是她的選擇呢？或許這樣對他最好──」卡拉蒙柔聲說，一邊舔著他黏呼呼的手指。

泰索何夫終於鬆了口氣，躺回牀上等著去喫早餐。卡拉蒙並沒有問他去找雷斯林最初的動機是什麼。泰斯也十分確定，卡拉蒙會忘了自己沒問過。他的祕密還是很安全的──

冬季慶典這天的天空萬裏無云，清朗到幾乎可以穿透天際上達天庭。不過抬頭向上望的人可不想看太久，因為天空正如泰斯所注意到的一般，不大一樣──整個都是綠色的。

醜惡怪異的綠色天空，伴隨著沉悶黏膩的空氣，讓所有人感覺呼吸困難，也掃了不少興。被迫外出參與慶典派對的民眾都是快步疾走，一邊抱怨奇怪的天氣，每人心中的過節氣氛多多少少都被恐懼感所取代。

神殿里的派對則是繼續盛大舉行，絲毫不受外界影響。在室內看不見怪異的綠色天空，每個與會者都沉浸在教皇的美善中，連克麗珊娜也不例外。她又再度任教皇的光輝洗滌心靈。不過，她今天已經看到了天空。克麗珊娜憶起雷斯林的話，努力地回想關於最後十三天的故事。

但這些都只是兒時記憶，和昨晚的夢境全都混在一起。她心想，教皇當然會注意到諸神的警示──她希望歷史能夠改變，至少，教皇是絕對無辜的。她在教皇光耀的照拂下，忘記了她曾經看到過那個眼神閃爍不定的焦慮人類。她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指責屬下欺瞞和怠慢的當權者，他只不過是無辜的受害者而已。

這天競技場的觀眾席上稀稀落落，因為大部份人看到綠色天空的顏色愈來愈深，都不想到戶外活動。

鬥士們也都受到了影響，心不在焉地比劃著。觀眾也是興趣缺缺，連對他們最喜愛的鬥士都吝於鼓掌。

「這樣子的天空正常嗎？」奇莉在走廊等待上場時，問費拉葛斯和卡拉蒙。「如果是的話，我終於知道我們族人選擇住在海底的原因了。」

「我們家三代都曾經做過長途的航行，」費拉葛斯說，「我從來沒看過這種綠色天空，也從來沒聽說過。我敢保證，一定是個壞兆頭。」

「那還用說。」卡拉蒙不安地說。他忽然想起十三天後就是大災變了！只剩下十三天──這兩個亦師亦友的好同伴──對他而言幾乎像史東和坦尼斯一樣重要。他們將會被大災變──卡拉蒙覺得，伊斯塔上其他的人都是自私的傢伙，是死是活根本不關他的事（當然無辜的孩童們例外），他一定要先警告他們。如果他們離開城市的話，或許可以逃過一劫。

卡拉蒙絞盡腦汁地苦思，並沒有對競技場多加註意。臺上是牛頭人大紅和一個剛來幾個星期的生手互相比劃。

不過卡拉蒙感覺站在身邊的費拉葛斯突然一僵，趕忙問，「怎麼啦？」

「你曾經在道具間里看過那枝三叉戟嗎？」費拉葛斯平靜地說。

卡拉蒙仔細打量牛頭人的兵器，緩緩搖搖頭，不祥感湧上心頭。新來的傢伙很明顯地並不是牛頭人的對手，他之所以沒被打敗完全是事前的套招，而牛頭人也似乎絲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這是真的三叉戟。艾拉克一定是想除掉那個新人。」卡拉蒙喃喃道，「看看那兒吧！我猜的沒錯。」他指向新人胸前突然被劃出的三道血痕。

費拉葛斯一句話也沒說，只和奇莉交換了個眼神。

「這算什麼？」卡拉蒙對著喧鬧的觀眾席怒斥。牛頭人大紅正把三叉戟深深地刺入對手的胸膛，漂亮地贏得了勝利。

新人雖然步履不穩，但還是做出先前排練過無數次的表情──假裝羞愧、憤怒、受到屈辱。但是好不容易撐到後臺的他，卻不再有默契地和隊友交換眼色，而是臉色慘白，汗如雨下，似乎每根神經都在和劇痛搏鬥，雙手則是滿布血跡。

「歐尼岡爵士。」費拉葛斯沉著地說，一邊把手搭上卡拉蒙的臂膀。「你的運氣不錯，朋友。可以不必再擔心了。」

「什麼意思？」卡拉蒙迷惑地看著費拉葛斯和奇莉。他突然聽到一聲慘叫，敗陣的新人頹然倒地，抱著胸口痛苦地大吼。

「不要去！」奇莉拉住卡拉蒙。「我們要上場了。你看，牛頭人大紅已經下來了。」

牛頭人悠閒地和三人擦肩而過，經過垂死的新人身邊時同樣也是視若無睹，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艾拉克匆忙跑來後臺，命令拉格把已經斷氣的屍體處理掉。

卡拉蒙遲疑了一會兒，接著被奇莉猛拉到怪異的陽光下。「野蠻人的帳還清了。」她掩住嘴低聲說，「很顯然地，你的主人和這件事情無關。而是歐尼岡爵士，不過現在他和克拉斯打平了。」

羣眾因為看到他們最愛的格鬥三人組，而忘記了原本不愉快，熱烈地鼓譟起來。不過卡拉蒙什麼都沒聽見──雷斯林告訴他的是事實！他說他和野蠻人的死無關。這一定只是個巧合，或是矮人故意設計的小玩笑。卡拉蒙忽然間覺得通體舒暢。

他終於明白自己可以回去了！雷斯林一直試著告訴他。他們走的是不同的路，雷斯林當然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方向。卡拉蒙錯了，其他的法師錯了，克麗珊娜也錯了。他會回去解釋一切。雷斯林並沒有傷害任何人，只是想靜靜地研究法術。

卡拉蒙走上擂臺之後，愉悅地轉身朝情緒高昂的羣眾行禮。

大漢甚至也陶醉在競技當中──當然一切都是早就套好招的，卡拉蒙這隊將會取得勝利，在大災變當天的最後回合競技賽和牛頭人的隊伍一較高下。但是卡拉蒙不用想那麼多，在那之前他老早就離開了，回去和提卡長相廝守。不過他一定要先警告兩位朋友趕快離開這個萬劫不復的城市，然後再和雷斯林道歉，告訴弟弟一切都豁然開朗了，他將要帶著泰索何夫和克麗珊娜回到他們的時代，展開新生活。或許明天，也或許後天就走。

正當卡拉蒙和隊友們在精采的表演後向觀眾答禮時，一陣龍捲風席捲了伊斯塔神殿。

綠色的天空因為黑色沼澤水的加入而顏色轉深，狂放的龍捲風無情地捲起七座神殿高塔當中的一座，先把它吸到半空中再冷酷地扯碎，徹底摧毀了整棟建築，然後把只剩下大理石碎屑的高塔殘部，混合著冰雹，還諸大地。

雖然有些人被尖銳的建築物碎屑劃傷，但是無人受到重傷。這座塔原本是用來進行教會的研究工作，而很幸運地，這天剛好是假期，所以無人在塔里。不過此時神殿和整個城市的民眾都已經陷入了恐慌之中。

大家害怕龍捲風再度肆虐，慌亂地離開競技場或是大街上，往自己家的方向亂衝。神殿內，教皇和部長，以及那些神眷之子和神眷之女們，仔細巡視過神殿後，立刻闢室密談。所有的人員都全力清掃凌亂的神殿，只見傢俱四處傾倒，精美的壁飾散落各處，狂風掃進的塵土滿天飛舞。

克麗珊娜用不停顫抖的手拾起一塊瓷器破片，心中明白，這只是個開頭而已──

一切只會愈來愈糟。

## ２─１４

「這全是邪惡勢力企圖擊敗我的明證！」教皇大吼，他美妙的聲音讓聽者聞之動容。「我絕不放棄！你們也要一樣！我們必須要有堅強的信念對抗這種威脅──」

「不，」克麗珊娜絕望地自言自語。「你全弄錯了！你一點都不了解！為什麼你會如此盲目！」

她坐在晨禱者之間。被後世稱為最後十三天的警示已經過了十二天，不過卻沒有收到任何警告的功效。每天，都有一件從大陸各地傳回的怪異事件。

「羅拉克國王報告，西瓦那斯提的樹木一整天都不斷地湧出鮮血。」教皇飽含恐懼地敘述。「帕蘭薩斯城目前則是漫天大霧，居民們被迫坐困愁城。」

「在索蘭尼亞，無法點燃任何火苗，壁爐前毫無暖意，打鐵店被迫關門。然而在阿班西尼亞平原卻爆發了燎原大火，黑煙和火舌逼得平原人遠離家園。」

「就在今天早上，獅鷲獸回報，精靈城市奎靈諾斯突然遭到兇暴獸羣入侵──」

克麗珊娜再也聽不下去。她不顧附近會眾質疑的目光，毅然決然地離開晨禱儀式，往長廊跑去。

刺眼的閃電和緊接而來的隆隆雷聲，讓她用雙手摀住臉。

「這些一定要停止，不然我馬上就要被逼瘋了！」她喃喃道，蜷縮在牆角。

龍捲風後的十二天，伊斯塔每分每秒都得忍受閃電雷聲大作，任大雨和冰雹讓各處氾濫成災。這樣的日子足以打擾眾人的好眠，摧毀每一分信念。克麗珊娜精疲力竭地坐在椅子上，把頭垂到兩手之間。

她突然警覺到有人輕觸了一下她的手臂，眼前是一名穿著溼透披風的年輕男子，透過外衣隱約可以看出他渾身壯碩的肌肉。

「很抱歉，神眷之女，我不是有意要嚇妳的。」他深沉的聲音和臉龐，都讓克麗珊娜覺得似曾相識。

「卡拉蒙！」克麗珊娜驚呼，接著用力緊握大漢的雙手，想要抓住身邊唯一真實存在的東西。

「我──我一定要回去參加晨禱了。」克麗珊娜囁嚅，「外頭一定很恐怖，你全身都已經溼透了。」

「我找了妳好幾天──」

「我──我知道──很抱歉，我一直都很忙──」

「克麗珊娜女士，」卡拉蒙的語氣力持鎮定，「我們不是在討論慶典派對。這個城市明天就要遭到毀滅！我──」

「別說了！」克麗珊娜緊張地環顧四周。「我們不能在這里談。」一次閃電和外頭重物落地的聲響讓她嚇了一跳，不過她馬上又恢復鎮定。「跟我來。」

當克麗珊娜領著卡拉蒙走向位於神殿內側的陰暗房間時，他不由得皺起眉頭。不過至少這里看不見閃電，雷聲也被厚牆擋去了大半。克麗珊娜輕輕地帶上門，找張椅子坐下，並示意卡拉蒙也照做。

卡拉蒙站了一會兒，纔不安地坐下。他想到最後一次和克麗珊娜會面時，他的爛醉差點讓兩人命喪黃泉。克麗珊娜應該也在想著相同的事情，因為她正用那雙冷酷的灰眼，不留情面地打量著卡拉蒙。

「很高興見到你恢復了健康。」克麗珊娜企圖緩和緊張的氣氛。

卡拉蒙的臉更紅了，並且直盯著地板看。

「對不起，」克麗珊娜突然說，「請原諒我。十三項警示開始發生後，我幾乎都沒合過眼。」她顫抖的雙手輕搭著額頭。「我無法思考，一直都有可怕的噪音──」

「我了解。」卡拉蒙抬頭看著她。「妳有一堆理由來討厭我。我也很厭惡過去的自己。但是這些都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無關。克麗珊娜女士，我們一定要離開！」

「沒錯，」克麗珊娜深吸一口氣。「只剩下幾個小時可以離開。我已經失敗了，」她木然地說，「在這最後關頭之前，我一直都滿懷希望，不過教皇是盲目的，什麼都看不見！」

「這不是妳之前阻止我離開的原因吧！」卡拉蒙不帶感情地問道。

這回輪到克麗珊娜臉紅了。「不，」她輕聲的回答幾乎讓卡拉蒙聽不清楚。「不，我不會走的，除非──除非等到──」

「雷斯林。」卡拉蒙幫她接完了話。「克麗珊娜女士，他有強大的法力，當初他就是這麼來的。再說，我最近才了解到，他已經做出了選擇。我們應該要離──」

「你弟弟病得很重。」克麗珊娜打斷了他的話。

卡拉蒙立刻抬起頭，臉上盡是關切之情。

「冬季慶典後他就拒絕接見任何人──包括我在內。直到今天他才捎了個口信給我。」克麗珊娜在卡拉蒙銳利目光的注視下，覺得雙頰發燙。「我一定要說服他跟我們一起離開。如果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下去，他根本就無法施展法術。」

「是的。」卡拉蒙邊說邊想到施展這個法術所需要耗費的能量，甚至連強大的帕薩理安都需要好幾天的時間準備，而且還是在他健康狀況良好時。「小雷怎麼了？」

「諸神的接近影響到他。」克麗珊娜回答。「如同祂們對其他人也有影響一樣，不過他們卻拒絕承認。」她悲傷地嘆了口氣，接著說，「我們必須立刻準備離開，如果他答應和我們──」

「如果他不同意呢？」卡拉蒙打斷克麗珊娜的話。

克麗珊娜漲紅了臉。「我想──他會同意。」她的思緒回到在他房內，他眼中流露出的渴望和欣賞之情。「我曾經──和他談過──關於他選擇的錯誤道路。我告訴他邪惡永遠不能到達的境界，還有邪惡是如何地自我毀滅。他答應我會想一想我的說法。」

「他愛妳吧！」卡拉蒙柔聲說道。

克麗珊娜的視線不敢和卡拉蒙交會，也不敢回答，只是聽著撲通撲通的劇烈心跳聲，和遠處傳來的隆隆雷聲。接著她感覺到卡拉蒙站了起來。

「克麗珊娜女士，」卡拉蒙用極其嚴肅的語調說，「如果妳是對的，妳可以用妳的善良和愛意讓雷斯林棄暗投明──當然是要出於他的自由意志，我會──我會──」卡拉蒙哽咽，並快速別過頭。

克麗珊娜聽出大漢聲音流露出的感情，也看見他幾乎奪眶而出的淚水，她覺得痛苦和悔恨。她開始懷疑自己先前是不是錯看他了。她站起身，溫柔地搭著卡拉蒙的肩膀。

「你一定要回去嗎？難道就不能留──」

「不。」卡拉蒙搖搖頭。「我要先去找泰斯和帕薩理安交給我的那個裝置。還要提醒朋友趕快離開，雖然他們一直都不聽勸，但我總要盡最後的努力。」

「當然，」克麗珊娜說，「我了解。那你就盡快趕回來，和我在──雷斯林的房間會合。」

「我會的，克麗珊娜女士。」他熱忱地說，「現在我必須趕在我朋友去練習前回去。」他緊握了一下她的手，然後迅速離開。他的動作迅速而有自信，即使在經過走廊底被突然的閃電照亮的窗邊時，也不為所動；這是希望讓他慌亂的內心穩定了下來，克麗珊娜心中也開始出現這突如其來的希望。

卡拉蒙消失在黑暗中後，克麗珊娜一手攏起白袍，飛快地衝向神殿中黑袍法師居住的方向。

她懷抱的善意和希望在經過走廊時稍微消失了一點。因為似乎連最厚重的窗簾也擋不住刺眼的閃電，而最堅實的牆壁也抵不過轟隆隆的雷聲。或許是有些窗戶並不牢靠，竟然還讓狂風長驅直入。

克麗珊娜的黑髮拂過臉頰，白袍被吹得衣襬上揚。當她往法師的房間走去時，可以清楚聽見暴雨打在窗上的聲音。她伸出顫抖的手輕敲法師的房門時，一道青白色的閃電和隨之而來、震耳欲聾的雷聲讓她震了一下。門開了，她猛地被雷斯林的雙手環抱住。

這和她的夢境一樣。她驚魂甫定地緊貼著他柔軟的天鵝絨黑袍，用他的體溫暖和身子。和她緊靠著的身子一開始還頗為緊張，不過克麗珊娜可以感覺得出，雷斯林正慢慢地放鬆，他環繞她的雙臂愈擁愈緊，接著一隻手開始溫柔地輕撫著她如瀑布般的長髮，彷彿呵護著受驚的孩子。

「好了，好了。」他安慰著眼前受創的女孩。「別被暴風雨嚇著了，神眷之女。妳應該高舉雙臂迎接它們！體會諸神強大的力量，克麗珊娜！這些只是用來嚇唬愚蠢的傢伙，傷不了我們的。除非妳選擇受它們影響。」

克麗珊娜斷斷續續的啜泣聲漸漸平息。雷斯林所說的話並不像安慰孩子的慈母，而是直刺入她內心深處。她仰起頭，看向他。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她緩慢地說，一臉驚嚇。她注視他那對如鏡般的雙眸，雷斯林則是任她自由探入自己熊熊燃燒的靈魂。

她開始推開他。不過他仍然用微顫的手輕撥開她纏黏在臉龐的髮絲，呢喃著，「克麗珊娜，跟我一起走吧！跟我到那個妳將會是世上唯一牧師的時代，我們可以直接挑戰諸神的時代！想想吧！那種統御世界的至高權力。」

雷斯林放開克麗珊娜，此時外頭閃電雷聲大作，他滿足地笑了。克麗珊娜看見他眼中閃耀著狂放的火花，他蒼白的臉龐透出陣陣光彩。她注意到他比上次見面時消瘦了許多。

「你病了，」她回過頭，「我去找人來幫忙──」

「不！」雷斯林猛然怒吼。他的眼睛又恢復了原本如鏡般的平靜，冷靜自制。他用力抓住克麗珊娜的手腕，讓她面對他。「我是病了，」雷斯林一字字地說。「但我的病無藥可救，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治好我的瘋狂。我的計劃眼看著就要完成了──大災變就在明天，諸神會因為降怒於這些可憐人而放鬆注意力。黑暗之後將無法阻止我，讓我施展去那個祂無力對抗真正牧師時代的法術。」

「讓我走！」克麗珊娜怒喊。她掙脫了他，但卻依然記得他的擁抱，他纖細手指的撫觸──克麗珊娜覺得既羞愧又難過。「你必須自己去完成你的邪惡計劃──我絕不會跟你一起走的。」

「那妳可會小命不保。」雷斯林不帶感情地說。

「你竟敢威脅我！」克麗珊娜激動地轉身面對雷斯林，震驚和憤怒蒸乾了她剛剛奪眶而出的淚水。

「並不是我要取妳性命，」雷斯林詭異地笑著。「是那些送妳來這里的人。」

克麗珊娜目瞪口呆，但還是立刻恢復了理智。「這是你耍的另一個花招嗎？」她冷然問道，並迅速別過身，企圖在被他發現自己被他傷得遍體鱗傷前離開。

「沒有什麼花招，神眷之女。」雷斯林明快地說。他指向書桌上一本攤開的紅皮書。「妳自己看看吧！我研究了好久──」是的，架上滿滿都是從前不在這里的書籍。雷斯林看到克麗珊娜喫驚的表情，說道，「我尋遍各地就是為了找到這些書，好不容易纔在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找到這一本。來吧，看一看。」

「這是什麼？」克麗珊娜的表情透露出似乎是在害怕這本書頓時會幻化為毒蛇猛獸。

「就一本書而已，沒什麼別的了。」雷斯林若有所思地笑了一下。「我向妳保證它不會突然變成惡龍，或是什麼別的東西。我再說一次，這是本書，是本非常古老的百科全書，出自於夢幻之年代。」

「你為什麼要我看它？它跟我有什麼關係？」克麗珊娜懷疑地問道，不過她還是停下往門口走去的腳步。

「這本百科全書記載的是在夢幻之年代中被創造出來的魔法裝置。」雷斯林邊說邊盯著克麗珊娜。「看吧──」

「我不會讀這些魔法文字。」克麗珊娜微微蹙眉。「還是，你要幫我翻譯呢？」她諷刺地說。

雷斯林的眼中閃著怒火，不過很快就被悲哀的神情所取代。「這不是用魔法文字寫成的，」他溫柔地說。「不然我怎麼會叫妳看呢？」他低頭看了看身上穿的黑袍，勉強苦笑了一下。「很久以前，我就曾經問過自己，憑什麼指望妳會信任我。」

克麗珊娜羞愧地抿緊下脣，緩緩走到書桌前坐下。在雷斯林的指引下把那本書移到了眼前。法師一聲令下，斜靠牆邊的法杖激射出金光，讓克麗珊娜便於閱讀。

「讀吧！」雷斯林指了指書。

克麗珊娜瀏覽了整頁，接著，看到了「時光旅行之工具」。導言之後有一張圖，描繪的樣式和坎德人所形容的裝置非常相像。

「是這個嗎？」她抬起頭問雷斯林。「就是帕薩理安給卡拉蒙的那個裝置？」

法師點點頭。「繼續讀。」他柔聲地下令。

克麗珊娜興致盎然地繼續讀下去。這只是一小段文字，描述偉大法師是如何設計和製造出這個裝置。克麗珊娜不太懂瀰漫著神祕色彩的文字，只能片段抓出一些自己認得的字──

『──會帶著被施下時間咒語的人往前或是往後──必須要正確組裝，確實啟動──只能夠運載一個人，就是被施下時間咒語的那個人──裝置只能用於人類、精靈、食人魔──』

克麗珊娜看完了，不解地望著雷斯林。後者露出期待的笑容，似乎希望她從這段文字里發現些什麼。克麗珊娜的內心深處隱隱覺得不安，她的心似乎比她的大腦理解速度還要快。

「再一次。」雷斯林說。

克麗珊娜告訴自己一定要專心，她的視線又重回到書本。

找到了！這段話突然間跳了出來，讓她幾乎不能呼吸。

『只能夠運載一個人──』

『只能夠運載一個人！』

克麗珊娜雙腿一軟，幸好雷斯林立刻趕到她身後，才沒讓她跌到地上。

她直視著地板很長一段時間。她不顧外頭的閃電和法杖發出的異光，只覺得一切突然間都陷入了黑暗。

過了好久她才問，「他知道嗎？」

「卡拉蒙嗎？」雷斯林回答。「當然不知道。如果他們讓他知道的話，那傢伙一定會毫不考慮地跪著求妳使用魔法裝置，說什麼他願意代替妳赴死之類的蠢話。」

「喔，不，克麗珊娜女士。他會自信滿滿地帶著妳和坎德人，然後發現只有他一個人回去了，痛不欲生地聽著他們的解釋。我很好奇帕薩理安要怎麼向這傢伙解釋。」雷斯林神情凝重地笑道。「卡拉蒙很輕易就可以搞得天翻地覆，但現在不是他表現的時候。」

雖然克麗珊娜不大願意，但他的眼神還是攫住了她。她又在他的眼中看見了自己，不過這一次，她卻是獨自一人，神情驚恐。

「他們是送妳來自掘墳墓的，克麗珊娜。」雷斯林用只比呼吸再大一點的聲音說，不過他的話卻字字直刺進克麗珊娜的胸膛。「這就是妳所謂的正道嗎？呸！他們和教皇一樣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怕妳就像妳怕我一樣。克麗珊娜，唯一的正道就是吾道！助我擊垮邪惡。我需要妳──」

克麗珊娜閉上眼。她腦海中浮現出帕薩理安寫給她的信『──生命或是靈魂──，妳將被迫從兩者中選其一──選了一個，就得放棄另一個。妳離開那個時代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透過卡拉蒙。』他從一開始就故意誤導她！這就是帕薩理安描述的狀況嗎？又有誰能夠回答她？在這個孤絕的世界里，她能夠信任誰？

克麗珊娜全身筋肉不斷抽搐，但還是強迫自己起身。她看也不看雷斯林，只是空洞地望著前方，「我必須要走了──我要好好想想──」

雷斯林並沒有企圖挽留她，甚至沒站起身。他在克麗珊娜離開後喃喃道，「明天，就是明天了──」

## ２─１５

卡拉蒙和兩位神殿守衛用盡全身的力氣，好不容易纔把神殿大門打開，讓他離開神殿。狂風火力全開，把大漢逼到牆邊好一陣子，此時卡拉蒙彷彿和泰斯一樣弱小。不過，他還是勇挺出去，和狂妄的強風纏鬥。最後卡拉蒙贏了，烈風也服輸地讓他走下階梯。

當卡拉蒙穿過城中央的高樓時，風勢似乎稍微減弱了一些，不過還是令他舉步維艱。有些地方的積水及膝，讓他必須小心翼翼地涉水而行。從不間斷的閃電讓他近乎半盲，而轟然雷聲則是讓他聽不見其他聲響。

伊斯塔的居民全都蜷縮在家中，詛咒或祈求著諸神。卡拉蒙在路上看見的幾乎都是外地人，他們多半緊挨著牆壁戰戰兢兢地行走，要不然就是絕望地窩在騎樓下。

不過，卡拉蒙仍是抬頭挺胸邁著大步前進。他充滿希望、情緒高昂，絲毫不受暴風雨的影響。也或許正是因為暴風雨的緣故，這回奇莉和費拉葛斯應該聽得進他的忠告，離開伊斯塔，而不會像之前一樣冷言冷語。

「我沒辦法告訴你們我是怎麼知道的，但我就是知道！」他哀求，「災難快要降臨了，我聞得出來！」

「我們會錯過最後回合。」奇莉冷靜地說。

「在這種天氣狀況下他們不會舉辦的！」卡拉蒙揮舞著雙臂。

「暴風雨總是持續不了多久。」費拉葛斯說。「最後回合當天一定是個好天氣。再說，」他瞇起了眼。「少了我們，你在競技場上要怎麼辦？」

「幹嘛問這個。如果有必要的話，我一個人上場就行了。」卡拉蒙有些慌亂地說。他那時早就離開了吧！還會帶著泰斯、克麗珊娜，或許還有──

「如果有必要的話──」奇莉用尖銳怪異的語調重復卡拉蒙的話，並和費拉葛斯交換了個眼神。「謝謝你還想到我們啊，朋友。」她嚴厲地瞪視卡拉蒙頸上的鐵項圈。「不，謝了。你知道奴隸擅自逃離的下場嗎──殺無赦。而且逃走後我們要怎麼過日子？」

「這些都無關緊要，因為大災──」卡拉蒙嘆了口氣，絕望地搖搖頭。他要怎麼說？要怎麼樣讓他們了解？不過他們並沒有給他解釋的機會，不發一語調頭就走，留卡拉蒙獨自坐在食堂里。

但是現在他們總該會聽了吧！他們會明白這不是什麼一般的暴風雨。他們有足夠的時間離開嗎？卡拉蒙皺了皺眉頭，生平第一次希望自己以前多讀點書。他對於燃燒的大山從天而降之後所影響的範圍毫無頭緒。他甩甩頭，或許現在已經太遲了。

卡拉蒙邊涉水邊想著，至少，已經盡力了。他強迫自己別再擔心朋友，盡量想些愉快的事情。他馬上就可以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這里所發生的一切將只會是噩夢一場。

他馬上就會回家和提卡團圓。或許連雷斯林也會一塊兒來！「我會把新房子蓋好。」他後悔地想著從前蹉跎掉的時光。一幅天倫美景浮現在卡拉蒙的腦海中，他看見自己坐在新房子的壁爐邊，提卡把頭倚在他腿上小憩，聽他敘述著這趟旅程的經歷。雷斯林坐在他們旁邊，穿著白袍讀書、做研究──

「提卡一定連半個字都不相信。」卡拉蒙自言自語。「不過沒關係，她將會和她深愛的男人再度墜入愛河。這次，他永遠都不會離開她了！」他嘆了口氣，彷彿可以感受到爐火的溫暖。

這些想法一路幫助卡拉蒙穿越暴風雨，讓他平安地回到了競技場。他打開了外牆的暗門溜了進去（事實上艾拉克雖然知道暗門的存在，但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心照不宣地默許鬥士們享受一些夜間行動的自由）。現在競技場內空無一人，這樣的天氣讓一切例行練習全部取消。所有人都窩在室內，詛咒著該死的暴風雨，並打賭明天的最後回合賽到底會不會照常舉行。

艾拉克情緒的起伏和外面的狂風暴雨不相上下，他不斷盤算著如果因為天候惡劣而取消伊斯塔年度體育賽事──最後回合競技賽，將會有多少進帳從指縫間溜走，這煮熟的鴨子可能會頭也不回地飛走。

他透過位於競技場制高點的窗戶，正巧瞄見卡拉蒙從外頭回來。「拉格。」他指著窗外。拉格立刻點點頭，迫不及待地等著矮人放下手中的帳冊。

卡拉蒙迅速返回他和坎德人共住的房間，急著告訴他有關雷斯林和克麗珊娜的事情。不過他卻發現房里沒人。

「泰斯？」他環視四周，看看泰斯是不是站在陰暗處。此時，從窗外射進一道閃電，光芒把房里照得亮如白晝。沒有，沒有坎德人的蹤跡。

「泰斯，出來吧！現在沒時間玩遊戲了！」卡拉蒙嚴厲地說。卡拉蒙想到泰索何夫曾經有一次躲在牀底下，等他進屋後才突然跳了出來。所以他點燃火把，趴在地上往牀底下看，還是找不到泰斯。

「這小笨蛋可千萬不要在這種鬼天氣里跑出去！」卡拉蒙低聲說，忽然他鬆了口氣。「他也許已經在食堂等著我。說不定還跟費拉葛斯、奇莉在一起。我現在只要拿著魔法裝置和他會合就好了──」

卡拉蒙打開收藏戲服的小木箱，輕蔑地瞪了閃著金光的盔甲一眼，然後不屑地把它扔到地上。「至少我不必再穿這種怪衣服。」然而他還是露出自鳴得意的微笑。「如果能穿著它看看提卡的反應也挺有趣的。她看了會不會大笑啊？我想她一定會很喜歡這副盔甲的。」卡拉蒙愉快地吹著口哨，並把箱子里所有的東西拿出來，接著用一把會伸縮的道具小刀撬開他自製的假箱底。

口哨聲戛然而止。

箱子竟然是空的！

卡拉蒙慌亂地摸遍整個箱子，忘了體積不小的魔法裝置不可能會藏在縫隙里。他站起身，歇斯底里地四處搜查，不放棄任何一個角落。他再看了看牀底下，甚至還把稻草牀墊撕爛檢查，當他企圖摧殘泰斯的牀墊時，突然注意到了！

泰斯不但人不見了，連所有裝著他寶物的小袋子和披風也都不翼而飛。

卡拉蒙明白是泰斯拿走了魔法裝置。

但為什麼呢？──卡拉蒙思索了一陣，一個念頭讓他頓時不寒而慄，全身顫抖。

泰斯曾經提過他去見了雷斯林──他跑去見他幹嘛？為什麼要去找雷斯林？卡拉蒙忽然了解泰斯在提到這件事時，有技巧地迴避了重點。

卡拉蒙狂吼。好奇的坎德人當然問過他裝置的用法，而泰斯也都對卡拉蒙的回答相當滿意，因此卡拉蒙一直以來都不以為意。他經常檢查裝置是不是還在老地方──每個人和坎德人共處一室時突然就會養成的習慣。如果泰斯真的想多知道一點的話，他早就會把它拿給雷斯林看了──泰斯以前發現具有魔法的玩意兒時都是這樣做。

或許是雷斯林引誘泰斯把裝置拿給他。只要東西一到手，他就可以強迫大家跟他一起走。他是不是早就計劃好了？欺騙了泰斯和克麗珊娜？卡拉蒙滿是狐疑，又或許是──

「泰斯！」卡拉蒙大叫。他突然間下了決心。「我一定要找到泰斯！一定要阻止他！」

他狂亂地撿起已經溼透了的披風，不過當他正要邁出門口時，卻被一個巨大身影擋住了去路。

「你給我滾開，拉格！」卡拉蒙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何處。

不過拉格立刻把大手壓上卡拉蒙的肩膀，適度提醒了他。「奴隸，你要去哪里？」

卡拉蒙企圖掙脫拉格，但他的力道卻不斷加重。接著傳出喀啦聲，卡拉蒙只覺得全身癱軟。

「拉格，不要傷到他。」這聲音傳自卡拉蒙膝蓋附近。「他明天要上場，而且還一定要贏！」

拉格不費吹灰之力地把卡拉蒙扔回房里，讓大漢重摔在地上。

「你今天一定很忙吧！」艾拉克用寒暄的口吻說，然後一屁股坐到牀上。

卡拉蒙從地上坐起來，揉揉瘀血的肩膀。他迅速看了看仍守在門口的拉格一眼。

「你好不容易纔從這場暴風雨里回來，現在還想出去？」矮人搖搖頭。「不不，我不能讓你這樣。你可能會感冒──」

「喂！」卡拉蒙虛弱地說。「我只是想去食堂找泰斯──」外頭打了一記響雷，接著傳出樹木燒焦的氣味。

「算了吧，坎德人走了。」艾拉克聳聳肩。「他連行李都帶走了──我看他是不會再回來了。」

卡拉蒙嚥了口口水，清清喉嚨，「那麼──讓我去找他──」

艾拉克的笑容突然轉為咆哮。「我一點都不在乎那個小混蛋！但是你不一樣，我在你身上投資了不少。你小小的脫逃計劃失敗了，奴隸！」

「脫逃？」卡拉蒙兩眼無神地笑了笑。「我從來就不想──你不會了解的──」

「喔，我不了解？」艾拉克大吼。「我不了解你想慫恿我兩名最頂尖的鬥士離開？你想要徹底打擊我，對吧？誰指使你的？」矮人的表情變得精明狡詐。「不是你的主人，別想騙我。我見過他了。」

「雷斯──費斯──費斯坦但提勒斯──」卡拉蒙結結巴巴地說。

矮人得意地說，「是啊。他還警告我，你可能會做出這種蠢事，叫我把你盯緊一點。他甚至建議我賞你一點小小的懲罰。明天的競技將不是由你這隊和牛頭人隊交手，而是你一個人對抗牛頭人大紅、費拉葛斯和奇莉！」艾拉克彎下身，斜睨著卡拉蒙。「他們拿的可是如假包換的兵器！」

卡拉蒙回瞪矮人，接著冷冷地問，「為什麼？他為什麼想殺我？」

「殺你？」艾拉克咯咯笑。「他纔不想殺你，他認為你會贏！他對我說，『我只要最好的。這是個考驗，卡拉蒙在對野蠻人的比賽里做得漂亮，不過這次的任務比較困難。』你的主人真是個特別的傢伙！」

矮人繼續笑著，連拉格也是一臉愉悅。

「我不打！」卡拉蒙堅定地說，「殺了我算了，我不和朋友打；他們也是一樣。」

「他告訴我你會這樣說！」矮人的聲音提高。「對吧，拉格！哇，老天！他可真是了解你啊，就像你們有血緣關係還是什麼的。他說，『如果他不上場──相信我，他一定會這樣做──就告訴他由他的朋友代替他和牛頭人大紅打，不過這會兒，只有大紅的兵器纔是真的。』」

卡拉蒙想起那個新人被牛頭人刺進三叉戟後，在地上毒發掙扎的痛苦模樣。

「至於你的朋友不會和你廝殺的那個部份，」矮人不屑地說，「費斯坦但提勒斯還真是面面俱到。我想在他和你的朋友們談過了之後，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上場呢！」

卡拉蒙的頭深垂到胸前。他開始不由自主地顫抖，身體發寒，胃部糾結。他對弟弟的邪惡感到無比絕望。

雷斯林耍了大家，他欺騙克麗珊娜、泰斯，還有我！是他讓我殺了野蠻人。他還騙我！他也騙了克麗珊娜。他這種人怎麼可能會愛上她，他只是在利用她！還有泰斯！卡拉蒙閉上眼，想起雷斯林剛發現坎德人也來到這里時所說的話。「坎德人可以改變時間。這是他們準備阻止我的方法嗎？」泰斯對他來說是個威脅！泰斯──泰斯跑哪里去了──

呼嘯的狂風讓卡拉蒙全身抽痛，他漸漸失去知覺，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他看不見艾拉克和拉格，甚至連雙手被束緊也感覺不到。

過了一會兒，卡拉蒙纔回到現實。他在沒有窗子的小房間里，可能是在競技場底下。拉格用鐵鍊拴上卡拉蒙的鐵頸圈，鍊子的另一端還扣在牆壁的鐵環上。接著拉格把他用力推倒，檢查捆住他雙手的皮繩。

卡拉蒙聽見矮人說，「別弄太緊，他明天還要上場──」

雷聲現在雖然聽起來朦朧遙遠，不過還是讓卡拉蒙精神一振。這種天氣是不可能開打的。

艾拉克跟在拉格身後進來，用力地把門甩上。他看見卡拉蒙的神情後，微笑地摸摸鬍子。

「哦，對了。費斯坦但提勒斯還說，明天會是好天氣，是個讓克萊恩全民都會牢牢記得的好日子──」

門再度被大力關上，並且上了鎖。

卡拉蒙獨坐在無邊的黑暗中。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靜，不帶一絲感情。現在連泰斯都走了，只剩下他一個。沒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建議，或是代他做決定。接著，他了解到，他不需要任何人來為他做出這個決定。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這就是法師們送他回來的原因。他們知道真相，也希望他能夠自己去發現。他的雙胞胎弟弟迷失了，再也不會重返正途。

雷斯林一定得死。

## ２─１６

那晚，伊斯塔沒有人睡得著。

暴風不斷加劇，似乎要摧毀所經路徑上的一切，淒厲的呼號聲慘過傳說中的報喪女妖（註１），甚至劃破雷聲，讓聞者心驚膽顫。青白光的閃電狂妄地在大街上遊走，被擊中的樹木無不瞬間起火。強風肆意穿梭，擊破磚瓦石材，震碎玻璃，再長驅直入屋內繼續掠奪。

是的，沒有人受傷。

宛若諸神在這最後時分，仍然小心翼翼呵護著所有生物，希望，甚至是哀求他們注意到警示。

天剛破曉，暴風止息，整個世界頓時陷入怪異的寂靜。諸神屏住呼吸，細細等候著，深怕錯過任何一個可能將拯救世界的微弱呼喊。

太陽在灰藍色的天空中升起。沒有鳥兒歌唱，沒有清晨的微風輕拂過樹葉。因為根本就起不了風，空氣完全靜止不動。燒焦的樹幹仍然持續冒著的黑煙直往上衝，而洪水正以驚人的速度消退。人們戰戰兢兢地走到屋外，不敢置信地發現強風暴雨、雷鳴閃電倏地結束，接著他們放心地上牀補眠。

不過，畢竟那晚伊斯塔還是有人睡得香甜。突如其來的寂靜事實上還驚醒了他。

泰索何夫．柏伏特總是津津樂道他的歷險故事──曾經在闇黑森林和鬼魂談話、遇到過幾隻龍（還騎上過一隻）、和修肯樹林非常地接近（每次提到這段就會又更接近了一點）、打破了一顆龍珠，以及他是打敗黑暗之後的大功臣（當然他的確是出了點力）。因此他根本就不把普通的暴風雨放在眼里，即使是昨天晚上風云變色的異常情況，也不能夠嚇他分毫，打擾他的睡眠。

拿到魔法裝置根本就是易如反掌。虧卡拉蒙還對那個做得爛得要死的假箱底得意得很，泰斯可是壓抑了好久才沒告訴他，任何超過三歲的坎德人都可以輕易識破。

泰斯急切地從箱里拿出魔法裝置，專注地盯著它。他幾乎忘了它是多麼迷人，他難以想像自己要帶著具有如此強大法力的東西。

泰斯立刻在心中默念雷斯林在幾天前才交給他的指示。雷斯林強迫他要記牢，他甚至刻薄地嘲諷坎德人可能一不小心就會把手寫的指示給弄丟。

這些指示並不難，泰斯只花幾分鐘就背好了。

『汝之時間為汝之所有。

穿越它旅行，

綿長亙古，

不停轉動，

不受阻礙，

抓緊最初和最終的兩端，

將之反轉，

修補一切差錯，

命運就在前方。』

這裝置實在太過美麗，讓泰斯忍不住多看兩眼。不過由於他的時間寶貴，所以他還是迅速地把它裝進一個袋子里，再抓起其他的小袋子（說不定還會在里頭找到什麼寶物，也或許是寶物會跑出來找他），穿上披風後就趕著離開了。他在途中想起幾天前和法師的對話。

「──在前晚把它『借』出來。」雷斯林告訴他。「當天將會發生駭人的暴風雨，卡拉蒙可能會拿著它離開。再說，在惡劣的天候里，你也比較容易潛入神殿的神聖廳堂。暴風雨會在清晨結束，然後教皇和部長們就會進入神聖廳堂，開始進行祭神大典。教皇就是在那里向諸神提出請求。」

「你一定要在教皇停止說話的關鍵時刻，啟動魔法裝置──」

「它會怎麼做啊？」泰斯插嘴。「它會射出光束或其他東西到天上嗎？還是它會把教皇打扁？」

「不。」雷斯林回答，接著虛弱地咳嗽。「它不會──呃，把教皇打扁。不過你倒是說對了有關於光的部份。」

「我嗎？」泰斯嘴巴張得大大的。「我這樣就猜對啦！真是太神奇了！我一定對魔法玩意兒很有天分。」

「是啊！」雷斯林虛應了一下。「繼續我在被打斷之前的話題──」

「對不起喔，我不會再插嘴了。」泰斯道歉，但隨即在雷斯林的怒視下識相地閉嘴。

「你要在晚上溜進神聖廳堂里。祭壇後面有厚重的簾幕可以把你遮住，你就躲在那里。」

「然後我就阻止了大災變，然後我就去找卡拉蒙，然後我告訴他我做了什麼，然後我就變成大英雄──」泰斯停了一下，有片陰影浮上心頭。「不過，如果我阻止了一件沒有發生的事，還會變成英雄嗎？我是說，如果這件事沒有發生，別人怎麼會知道我──」

「喔，他們會知道的──」雷斯林溫柔地說。

「他們會嗎？我還是不大懂──對了，你一定很忙吧！現在我應該走了對吧！好吧！不過，在這一切全部結束之後你會離開吧？」泰斯邊說邊被雷斯林慢慢推向門口。「你會去哪里呀？」

「去我選擇要去的地方。」雷斯林說。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泰斯著急地問。

「不，你一定得回到屬於你的時代。」雷斯林回答，一邊用奇怪的眼光看了看坎德人──至少泰斯是這樣覺得。「去照顧卡拉蒙──」

「是啊，我想你說的對。」坎德人嘆了口氣。「他的確需要被好好照顧。」他們終於到了門口。泰斯望著門，然後期待地抬頭看雷斯林。「你能不能把我咻一下變到另一個地方，就像上次一樣？這真的很好玩──」雷斯林真的實現了泰斯的願望，把他咻一下變到鴨子水塘里。坎德人不記得雷斯林曾經對他這麼好過。

這一定是因為我要阻止大災變的關係。他一定是很感激我，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表達。又或許是因為他那麼邪惡，可能不被準許表達感情吧！

泰斯慢慢走出水塘，滴著水，溼漉漉地回到競技場。

泰斯在（將不會發生的）大災變前的晚上離開競技場時又想起了這段對話。他沒料到雷斯林說的暴風雨會這麼猛烈，強風真的把他舉起來，重重丟到競技場的石牆上。泰斯休息了一陣子，恢復平順的呼吸，檢視有沒有什麼東西破了之後，又再一次衝出競技場，往神殿方向前進，小手里緊握著魔法裝置。

這回泰斯緊沿著建築物前進，他發現狂風吹不到這里。事實上，泰斯覺得穿越暴風雨挺有趣的。有一次的閃電就擊中了他身邊的樹，把它炸成霽粉（他經常想，到底霽粉是什麼意思？）。還有一次，他錯判街道上的水深，被跟著一路往另外一個方向沖！雖然很好玩，可是如果能夠呼吸的話就會更棒。最後，洪水把他丟進一條小巷里，泰斯終於又重回地面，繼續他的旅程。

泰斯在抵達神殿時覺得挺遺憾的，不過，他一再提醒自己身負重任。雷斯林的話再度應驗──他一下子就順利溜進了神殿。牧師們跑來跑去，忙著清除積水、清掃玻璃碎片，或忙著重新點燃被吹熄的火炬，或是安慰不小心扭傷腳的人。

雖然泰斯不知道神聖廳堂在哪里，不過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四處探險。兩三個小時之後（他的幾個小包包已經裝得鼓鼓的），他來到一個完全符合雷斯林描述的房間。

房里漆黑一片，沒有點燃任何火把。不過，閃電足夠讓泰斯看到雷斯林形容的祭壇和簾幕。現在他有點累了，挺想休息的。不過他還是四處檢查，卻發現這房間很無聊，什麼都沒有。接著他通過祭壇（同樣是空空如也），躲到簾幕下，並想著（也查證過了）會不會有什麼祕密通道。

泰斯環顧四周，嘆了口氣。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面蓋著簾幕的牆。他坐在簾幕後，把披風攤平陰乾，擰一擰頭上溼溼的沖天炮馬尾巴髮型，然後從包包里拿出一路上蒐集的小玩意，開始分門別類。

過了一會兒之後，他的眼皮愈來愈重，哈欠打得讓下顎開始痠痛。他蜷在地上準備進入夢鄉。他的最後一個念頭就是，卡拉蒙是不是已經開始想念他了？如果是的話，他有沒有生氣？

泰斯回過神來時，發現一切都寂靜無聲。為什麼寧靜會把他從熟睡中給吵醒？這真是一大謎團。還有另一個謎團就是──他到底在哪里？不過，最後他還是想了起來。

對了！他是在伊斯塔教皇神殿的神聖廳堂。今天就是大災變，還是說，今天不會是大災變，或許是，今天就是過去發生大災變的那一天？泰斯覺得一頭霧水──改變時間真是麻煩。所以他決定不想了，來調查一下這里到底為什麼這麼安靜。

接著，他注意到了，原來是暴風雨停了！和雷斯林說的一樣。泰斯從簾幕後跨了出來，看見窗外刺眼的陽光，他興奮地屏住呼吸。

雖然他不知道現在確切的時間，不過從太陽的位置判斷，應該是在上午祭神大典開始的時刻，列隊將會巡行神殿。而教皇會在太陽升到最高點時，向諸神提出請求。

他的判斷相當正確，不久後就傳出鐘聲，震耳欲聾的鐘聲比雷聲更惱人。泰斯一時之間還認為耳朵里的嗡嗡聲註定要和自己終老。一段時間之後，鐘聲終於停止，幾分鐘後，他腦子里的迴音也沒了。泰斯鬆了口氣，躲回簾幕後透過縫隙往外瞧，一邊希望至少能有人來打掃打掃廳堂。

泰斯看到一個頭低低，步伐緩慢遲疑的人走來，那人走近祭壇後就虛弱地跪下。雖然她和神殿里的其他人一樣都穿著白袍，不過泰斯覺得這個身影彷彿在哪兒見過，所以他在確定那人不會注意到自己之後，冒險打開簾幕看個清楚。

「克麗珊娜！」他興奮地對自己說。「不知道她那麼早來這里做什麼？」此時，一個令他沮喪的想法閃過──或許她也是要來阻止大災變的！「哼！雷斯林說我可以做到的。」泰斯囁嚅道。

接著，他發現她在說話，不是在自言自語就是在禱告，泰斯不確定是哪一個。

「偉大的帕拉丁，代表永恆善良的智慧之神，請在這浩劫日傾聽我的聲音。我知道我無法阻止將要發生的事，我只是懇求禰幫助我了解，如果我必須死，請讓我知道是為了什麼。讓我知道我來此並沒有完全失敗！」

「請允許我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聆聽從來不為人知的關鍵性談話──教皇的祈求。他是一個好人，或許是太好了──」克麗珊娜把頭埋在雙手間。「我的信仰只被一根細線所繫。」她用泰斯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讓我看看禰這恐怖的裁決。如果這只是禰一時興起的怪異想法，我將會一如安排地死去，或許，是和那些早就背棄真神信仰的人共赴黃泉──」

「他們不只失去了信仰，神眷之女。」突如其來的聲音讓躲在簾幕後的坎德人嚇了一跳。「他們的信仰還被其他的假象所取代，金錢、權力、野心──」

泰斯放膽瞄了一下，被克麗珊娜的樣子嚇到了──她顯然是幾天沒睡，雙眼深陷，嘴脣乾燥龜裂，也沒有梳理頭髮。當她警覺地盯視眼前鬼魅般的形體時，她的亂髮像黑色蜘蛛網般凌亂地蓋在臉上。

「你是誰？」她問道。

「我是羅拉倫，是來帶妳離開的。妳命不該絕，克麗珊娜。妳是目前克萊恩上最後一名真正的牧師。妳應該加入在多天前就離開的我們。」

「羅拉倫，西瓦那斯提最偉大的牧師。」克麗珊娜喃喃說道。隔了好長一段時間後，她轉身，頹然跪在地上，面對著祭壇堅定地說，「時候還沒到。我一定要聽到教皇親口說出，我要知道究竟為什麼──」

「妳了解得還不夠嗎？」羅拉倫嚴厲地問。「昨晚，妳靈魂深處有何體會？」

克麗珊娜用顫抖的手理了理髮絲。「敬畏、謙卑。」她低聲說，「所有人在見識到諸神力量時都會──」

「沒別的了嗎？」羅拉倫質疑。「像是嫉妒？想要和祂們競爭？和祂們平起平坐？」

「不！」克麗珊娜憤怒地回答，她別開漲紅的臉。

「克麗珊娜，現在跟我走吧！」羅拉倫說，「真正的信仰毋需表明，毋需靠外力證明心中的信念。」

「我的心和靈魂不能產生共鳴。」克麗珊娜反駁。「我一定要親眼目睹真相。他們不過是陰影而已。我必須在烈日下看到足以經歷考驗的真理。不，我不會跟你走的。我要留下來聽教皇怎麼說！看看諸神的裁決是否公平。」

羅拉倫注視克麗珊娜的眼神中，同情多過怒氣。「妳並未看清光亮本身，而是站在它的前面。妳所見到的陰影根本就是妳自己的投影。下次，克麗珊娜，當妳被黑暗──永無止盡的黑暗包圍時，妳會清楚地看見。再會了，神眷之女。」

泰索何夫眨眨眼，環視四周。老精靈已經消失了！他曾經在這里出現嗎？坎德人不安地想著。不過一定有，因為他還記得老精靈說的話。泰斯覺得相當迷惘，他在說些什麼？全都聽起來好奇怪。克麗珊娜又是什麼意思──她是被送來赴死的？

坎德人開心了起來。因為他們都不知道大災變根本就不會發生。怪不得克麗珊娜形容枯槁又鬱鬱寡歡。

「或許她在知道世界不會被毀滅後，會高興一點兒吧！」泰斯自言自語。

此時，坎德人聽見遠處傳來了歌聲。祭神大典開始了！泰斯幾乎興奮得叫了出來，他立刻用手摀住嘴巴，並看了克麗珊娜最後一眼。她臉色灰白，不過神情剛毅，緊抿著雙脣。

「妳待會兒就會覺得好多了。」泰斯無聲地對她說，然後躲回簾幕後坐下，把魔法裝置從袋子里拿出來，緊緊地握在手中。

祭神大典似乎永遠都不會結束，至少坎德人是這麼想的。他不停地打哈欠。重要任務真是無聊啊，他想著日後會有人欣賞他今天的所作所為。他早就想隨隨便便地混過去，不過雷斯林嚴厲地警告過他──用連坎德人都會害怕的態度──『要等到時機到來，才照章行事。』泰斯想到這里，連動都不敢動。

正當坎德人快要絕望地放棄時（他的左腳也慢慢失去知覺），他聽見廳堂內傳來極其優美的聲音，一陣光芒立刻盈滿了簾幕。泰斯忍不住想偷看的慾望，畢竟，他還沒看過教皇！於是他再度從簾幕間的縫隙往外看。

耀目的光亮幾乎讓他睜不開眼。

「我的李奧克斯啊！」坎德人用手遮住雙眼。他永遠記得小時候為了要看看太陽是不是巨大金幣──如果是的話又要怎樣才能拿到──而必須冰敷眼睛三天三夜的悲慘教訓。

「他是怎麼做到的？」泰斯還是偷偷地從指縫間往外看，就像他小時候偷看太陽一樣。他直視光耀的正中央，看到了真相──原來太陽不是大金幣，教皇只不過是個人類！

泰斯看到教皇真面目時，並不像克麗珊娜一樣驚恐。或許是因為泰斯從沒有對教皇的長相預設立場。坎德人對任何人事物都不會心存敬畏（不過泰斯承認，他有一點害怕死靈騎士索思）。不過，他在看到教皇只是個微禿的中年男子，灰藍色的雙眸躲躲閃閃之時，還是頗為訝異──還有點失望。

「我這麼地辛苦竟然會遇到這種事！」坎德人忿忿地說。「大災變不會發生了。我認為這男人根本不可能讓我生氣到想對他丟個派，更甭提什麼整座燃燒的山脈了。」

但是泰斯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再加上他還是很想啟動魔法裝置），所以他決定靜觀其變，說不定還是會發生些什麼。他試著想看看克麗珊娜，不過圍繞在教皇身邊的光環實在太過刺眼，讓他看不到其他的東西。

教皇慢慢地走到祭壇前，眼神左右閃爍。泰斯原本擔心教皇會看到克麗珊娜，不過很明顯地，教皇也被他自己的光耀擋住了視線。他到達祭壇時，並不像克麗珊娜一樣跪下。泰斯以為他可能正要做，不過教皇卻仍然站著，並且生氣地搖著頭。

泰斯從他的有利位置再度看清教皇的臉孔，他藏在傲慢面具下的是一對極度恐懼的藍色雙眼。

「帕拉丁！」教皇大叫，接著他和部長們討論了一下。「帕拉丁，禰看見了圍繞在我身邊的邪惡勢力！禰目睹了這幾天摧殘克萊恩的災難，禰也知道邪惡是衝著我來的，因為我是唯一與之對抗的人！禰當然一定也看到了均勢原則不再奏效！」

教皇的聲音轉柔。「我當然了解。過去禰必須實行這項原則，是因為禰不夠強。但是現在我是禰的左右手，是禰在克萊恩的代表。我倆結合力量就可以徹底掃蕩世上的邪惡勢力──消滅食人魔！讓行為反覆無常的人類循規蹈矩！在遙遠之地替矮人、坎德人、地精找到落腳處，這些不是由禰創造出的種族──」

真可恨！泰斯憤怒地想著，我幾乎要改變心意，讓祂們把那座山脈丟到你頭上去。

「我將會治理得有聲有色！」教皇的聲音愈來愈高亢。「創造出可與鼎盛的夢幻之年代相匹敵的時代！」教皇高舉雙臂。「禰給了出身卑賤的叛教者──修瑪這樣的力量，現在我也要求禰給我消滅克萊恩一切邪惡的力量！」

教皇靜默地等待，手臂繼續高舉。

泰斯屏住呼吸，同樣在等待，而雙手則是緊緊握著魔法裝置。

接著，坎德人感覺到了回應。前所未有的恐懼席捲泰斯，是即使在他面對索思爵士或是在修肯樹林時都不曾體會過的恐懼。他顫抖著屈下了雙膝，垂下頭，嗚咽著祈求諸神寬恕。泰斯在簾幕後仍然聽得見自己的迴音。他知道克麗珊娜一定也感受到這種力量遠勝於狂風驟雨響雷的暴怒。

但是教皇仍然不發一語。他還在熱切地期待，而看不到被雄偉的神殿所遮蓋的天頂──因為自己的光耀而無視一切。

【註】

１　報喪女妖是種只有精靈才會出現的不死妖怪。這些死亡的精靈女性靈魂所化成的妖怪痛苦地發現──即使在她們死後，靈魂還是依舊被禁錮在這個世界上。

## ２─１７

卡拉蒙在下定決心要採取行動之後，精疲力竭地沉沉入睡。幾個小時後，他發現拉格正在弄斷拴住他的鐵鍊。

「那這個呢？」卡拉蒙舉起他被綁緊的雙手。

拉格搖搖頭。雖然艾拉克認為大漢不會蠢到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向食人魔挑戰，不過昨晚他卻在卡拉蒙的眼中見到極度瘋狂的神色，還是小心為上。

卡拉蒙嘆口氣。事實上，他的確考慮過和拉格來上一招，但想想還是保命要緊，至少在確定雷斯林死亡之前是如此，在那之後，什麼都不重要了──

可憐的提卡──她等待又等待，直到最後才會了解，他再也不會回家了。

「動！」拉格口齒不清地說。

卡拉蒙跟著拉格走上陰溼狹窄的樓梯。他甩甩頭，不願意再多想提卡的事，因為這樣可能會減低他的戰鬥力。雷斯林一定得死──昨夜的閃電彷彿照亮了卡拉蒙多年來藏在內心深處的顧慮。他終於不再替弟弟找藉口，而了解他的野心和權力慾望。雖然他很生氣，但還是得承認，連闇精靈達拉馬都比自己要了解他的雙胞胎弟弟。

是愛矇蔽了他，很明顯地，也矇蔽了克麗珊娜。卡拉蒙想起坦尼斯說過的一句話──「以愛之名絕不可能行惡。」他哼了一聲。不過，凡事都有第一遭──這是老矮人佛林特的口頭禪。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雖然卡拉蒙還沒想到要怎麼去殺自己的弟弟，不過他一點也不擔心。一股奇異的寧靜感包圍著他，他甚至還用讓自己訝異的邏輯分析思考了這整件事。他知道他可以辦得到。雷斯林不可能阻止他──這次絕對不行！雷斯林在施展時光旅行的咒語時，會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唯一能夠阻止卡拉蒙的就只有死亡了。

卡拉蒙堅定地告訴自己，現在絕對不能死。

當艾拉克和拉格手忙腳亂地幫卡拉蒙穿上戲服時，他不發一語，文風不動。

「我討厭這樣。」艾拉克喃喃自語。大漢平靜、沒有任何情緒起伏的表情讓他不安，他還寧願面對一隻發狂的蠻牛。

「好好盯著他。」艾拉克向拉格下令。「還有，在上場之前，別讓他和其他人接觸。」

拉格點點頭，然後領著雙手被縛緊的卡拉蒙到位於競技場下的長廊。卡拉蒙走進去時，奇莉和費拉葛斯都在。奇莉緊抿著雙脣，冷冷地把頭別開。卡拉蒙無所畏懼地和費拉葛斯的眼神交會，而不是用懇求的低姿態面對，很明顯地出乎費拉葛斯的意料之外。一開始黑人還有些疑惑，但奇莉立刻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接著，費拉葛斯也別過了頭。不過卡拉蒙仍然看見他雙肩突然垮下，一邊搖著頭的背影。

觀眾席上傳來陣陣鼓譟，卡拉蒙往外看，現在是近午時分，競技賽將在正午準時開打。在重頭戲最後回合登場之前，有不少的暖場格鬥，除了吊吊觀眾的胃口之外，也可以先增加些緊張氣氛。不過，最後回合仍然是眾人引領期盼的唯一焦點──年度的總冠軍賽，贏得勝利的奴隸將會獲得自由。而如果牛頭人贏了，則會有為數相當可觀的進帳。

艾拉克善於掌控比賽的步調，讓它們不那麼血腥，甚至帶點詼諧。有時候他還會帶來一些溪谷矮人（註１），給他們真正的兵器（他們當然不知道該怎麼使用），看看他們在競技場上的即興表現。觀眾在看到溪谷矮人令人噴飯的反應時──被自己的武器絆倒、拿著刀柄互相亂戳、四處奔跑──總是樂得捧腹大笑。然而，溪谷矮人才是玩得最盡興的，像現在，他們就紛紛丟掉兵器，開始打起泥巴戰。最後，渾然忘我的溪谷矮人得被硬拖下臺。

觀眾大聲鼓掌，不過已經有人不耐煩地用力跺腳，催促最後回合的開打。艾拉克並不維持秩序，他知道，羣眾的情緒會愈攀愈高。他的策略奏效，幾分鐘之後，看臺上的觀眾全都用力踏步、鼓譟，震得整個觀眾席幾乎開始晃動。

就是因為如此，才沒有人察覺第一次的震動。

卡拉蒙感覺到了，並且覺得腸胃糾結起來。他因為恐懼而顫抖──不是恐懼自己的死亡，而是害怕在死之前不能達到目的。他不安地看著天空，回想著他知道所有關於大災變的故事。正確的時間應該是在下午，不過在燃燒的山脈摧毀伊斯塔之前，克萊恩就先會遭遇地震、火山爆發，以及各種恐怖的災難。

卡拉蒙想起他們曾在航經伊斯塔血海（註２）時翻船，幸好被海精靈救起。不過，這里的所有人都不會得救。他忘不了當時所見到的斷垣殘壁。卡拉蒙第一次明白，他將會親身參與這幅原只存在他腦海里的駭人景象。

他從不認為這真的會發生。只剩下幾個小時不到了，一定要盡快離開這里，找到雷斯林！

接著，他冷靜了下來。雷斯林正等著他。雷斯林需要他──至少他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戰士」。

卡拉蒙在意識到震動停止後鬆了口氣。接著他聽見艾拉克在競技場的中央，宣佈最後回合之比賽開始。

「各位先生女士，他們曾經出生入死，是默契絕佳的三人組合，感情更勝手足──」卡拉蒙皺了一下眉。「但是現在，他們變成強勁的對手。當涉及到自由、財富，和贏得偉大的最後回合競技賽時，友誼就只好靠邊站了。他們將會全力以赴。各位先生女士，這是海妖女奇莉、北亞茍斯的費拉葛斯、勝利者卡拉蒙，和牛頭人大紅的生死之爭。他們將會苦戰到最後一秒，至死方休！」

現場歡聲雷動。即使觀眾知道競技賽都只不過是表演，但他們仍然說服自己一切都是真的。當驕傲的牛頭人大紅上臺時，觀眾又是一陣鼓譟。奇莉和費拉葛斯看看牠，再看看牠手中握的三叉戟，接著兩人互相交換了個眼神。奇莉緊張地握緊匕首。

卡拉蒙再度感覺地面的震動。然後，艾拉克請他出場，競技賽正式開始的時刻到了。

泰索何夫察覺到第一波的震動，他以為這是因為自己過度恐懼而產生的幻想。但當他看到簾幕來回飄動時，就知道已經開始了──

啟動裝置！他的雙手顫抖，低頭看看魔法裝置，接著他重述指示。

「『汝之時間為汝之所有』，我把這個面向我。好了。『穿越它旅行』──把這個拉桿從右邊轉到左邊。『綿長亙古』──把拉桿拉下來，讓這個棒子連住這兩個小碟子──有用耶！」泰斯興奮地說道，「『不停轉動』──面向我逆時針把上面轉到下面。『不受阻礙』──確定懸吊的鍊子很穩當──很好，沒問題。『抓緊最初和最終的兩端』──抓住碟子的兩邊。『將之反轉』──就是這樣做，然後──『修補一切差錯』。鍊子會自己纏繞。哇！這真棒！它真的在動耶！現在，『命運就在前方』──把它高舉過我的頭，然後──等等！有點兒不對！我不認為應該會這樣──」

泰斯的鼻子不偏不倚地被從裝置上掉下來的一小塊珠寶砸到。接著是另一塊、又一塊、再一塊──喫驚的坎德人呆呆地站在小小的珠寶雨中。

「什麼？」泰斯不敢置信地瞪著仍然高舉在頭上的裝置。他手忙腳亂地把裝置上下顛倒又弄了一次，但是這會兒珠寶雨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珠寶瀑布，一顆顆小巧的珠寶叮噹叮噹地敲擊著地面。

泰索何夫仍然不大確定，雖然他並不認為應該會發生這種情況，但是也很難說嘛，畢竟這是個有魔法的東西。他盯著它，吸住氣，等著它發出亮光──

地面突然傾斜，把他成大字形拋過簾幕，直直落在教皇腳邊。不過教皇並沒有注意到面色死灰的坎德人，而是專注地看著諸神展現力量──簾幕上顯現了一波波的漣漪，大理石祭壇突然應聲裂開。教皇滿意地轉身，走回中央走道，穿過一排排不停晃動的長椅，離開了神聖廳堂。

「不！」泰斯低吟，一邊搖動著裝置。但是當他這樣做時，銜接權杖兩端的棒子突然斷成兩半，鍊子也驟然垮下。當地面仍舊不停搖晃時，泰斯雙腿一軟，顫抖的手里握著魔法裝置的碎片。

「我做了什麼？」泰斯哭喊。「我很確定我都是照著雷斯林的指示做的！我──」

當淚水模糊坎德人視線時，他忽然想到了些什麼。「他對我那麼好，」泰斯喃喃地說，「他讓我一遍又一遍地背這些指令，好保證我絕對不會出差錯。」泰斯閉上眼睛，希望當他再度張開雙眼時，會發現一切只是場噩夢。

但是當他睜開眼睛時，卻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

「我沒有弄錯，一定是他故意要我這麼做的！」泰斯囁嚅著，「為什麼呢？為了把我們都困在這里？讓我們坐以待斃？不！塔里的牧師說過，他想要的是克麗珊娜！」泰斯大叫。「克麗珊娜！」

但是牧師沒聽見也沒看見他，只是一動也不動地直視前方。克麗珊娜灰色的眼睛透出奇異光亮。她仍然保持著正在禱告的姿勢，由於太過用力，手指頭都呈現紫紅色，指節則是泛白。

她念念有詞，是在禱告嗎？

泰斯迅速爬回簾幕後，細心地撿起地上每一塊小珠寶，連同在他手中解體的裝置殘骸，放進一個小袋子里，並仔細把它綁緊。接著他走到神聖廳堂。

「克麗珊娜。」他輕輕喚著。雖然他不想打斷她的禱告，不過這件事真的非常急迫。

「克麗珊娜？」他走到她面前狐疑地叫著，但是克麗珊娜顯然沒注意到他。

「我知道，」她說，「我知道這的確是他的錯了！」

克麗珊娜深吸了一口氣後，把頭垂下。「謝謝禰！帕拉丁！謝謝！」她熱切地說。然後她立刻起了身，驚訝地看著廳堂里的物品跳著死亡之舞，又把目光直直地移到坎德人附近，不過她仍然對他視而不見。

「克麗珊娜！」泰斯大叫，一邊緊抓著她的白袍。「克麗珊娜，我把它弄壞了！這可是唯一可以讓我們回去的裝置！雖然我曾經打破過龍珠，但那次是故意的！我從來都不想把這個也弄壞！可憐的卡拉蒙！妳一定要幫幫我！我們去找雷斯林，妳叫他把這個修好！」

牧師空洞地注視著泰索何夫，彷彿是看到向她搭訕的陌生路人。「雷斯林！」她輕柔但堅定地推開坎德人拉著她袍子的手。「是啊！他曾經試著要告訴我，但是我從來都不聽。現在我知道了，我終於知道了真相！」

她把泰斯推開，理一理白袍，衝過一排排的長椅，直往中央走道奔去，全然不管神殿劇烈的搖晃。

在卡拉蒙步上通往競技場的階梯之前，拉格才把他被束緊的雙手放開。卡拉蒙活動活動手指關節，跟著奇莉、費拉葛斯和牛頭人大紅走進競技場。觀眾立刻開始歡呼。站在奇莉和費拉葛斯之間的他，緊張地望著天空──已經過了正午，太陽正緩緩地往下移。

伊斯塔看不到今天的日落了。

卡拉蒙一想到此，想到他自己再也看不見太陽斜射在城垛上的餘暉，或是灑落在樹林上的點點光耀時，忍不住熱淚盈眶。他不是為自己而哭，而是為了兩位站在他身側，今天註定一死的好朋友，和所有即將死亡卻不知為何而死的無辜民眾。

他同時也是為了他曾經摯愛的雙胞胎弟弟而哭，但是那個雷斯林已經死了很久了。

「奇莉、費拉葛斯，」卡拉蒙趁著牛頭人獨自對觀眾行開場禮時低聲說，「我不知道法師對你們說了什麼，但是我絕對不曾背叛過你們。」

奇莉還是拒絕正眼看他。費拉葛斯雖然用眼角餘光瞄到卡拉蒙的淚水，但是仍然別過了頭。

「沒關係，」卡拉蒙繼續說，「不論你們相不相信，你們大可為了那把鑰匙而互相殘殺，不過我要用自己的方法重獲自由。」

現在換奇莉睜大眼睛看他了。當牛頭人繞著擂臺走，揮舞著三叉戟時，觀眾全都激動地起立喝采。

「你瘋了！」奇莉低聲說。她意有所指地往拉格的方向看，後者和往常一樣，用泛黃的巨大身軀擋住唯一的出口。

卡拉蒙沉著地順著奇莉的目光看去，但是表情仍然沒有任何改變。

「我們的兵器都是真的，朋友。」費拉葛斯立刻接口。「你的卻不是！」

卡拉蒙點點頭，但是並沒有開口。

「別這樣做！」奇莉急促地說。「今天在場上我們會掩護你的。我──我想我們都不相信黑──黑衣人所說的。不過你必須承認，這的確很奇怪，莫名其妙就叫我們離開伊斯塔！我們想，你或許真的跟他所說的一樣，是想要獨自邀功。聽著，待會兒在上場沒多久後就假裝受傷，快點表演完。今晚我們會幫助你逃走──」

「不會有今晚了。」卡拉蒙柔聲說，「對我而言，時間所剩無幾。我無法解釋，只要求一件事──不要阻止我！」

費拉葛斯吸了一口氣，但是原本要說出口的話，被地面另一次更強烈的震動所打斷。

這次，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支撐競技場的架構晃動，通往死亡之坑的橋嘎吱作響，上下起伏的地面讓牛頭人大紅幾乎站不住腳；奇莉緊抓著卡拉蒙，而費拉葛斯半蹲著保持身體平衡。而當這震動晃動看臺時，觀眾陷入一片死寂，有些人聽到木頭斷裂聲響起，開始驚聲尖叫，有些人則是預備拔腿就跑。不過，震動突然間就停止了。

一切都寂靜無聲。卡拉蒙可以感覺到頸後毛髮直豎、皮膚陣陣刺痛。沒有鳥叫，狗也不吠了。眾人在沉默恐懼中等待著。『我一定要離開這里！』卡拉蒙下定了決心。朋友們不再重要，一切都無關緊要了。他只有一個目標──阻止雷斯林。

他必須趕在觀眾平復心情或是下一波震動前行動。卡拉蒙快速地環視四周，拉格站在出口旁邊，黃色的臉因迷惑而皺成一團，企圖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艾拉克走到拉格身邊，可能正在祈禱著不必退費給觀眾。人羣雖然仍面有懼色，但是已經開始慢慢地坐下。

卡拉蒙深吸一口氣之後，用盡全力抓住大喫一驚的奇莉，把她往費拉葛斯的方向拋去，讓兩個人都摔倒在地上。

卡拉蒙在看到他們跌跤後，立刻轉身面對食人魔，使盡喫奶的力氣用肩膀猛撞拉格的腹部，這是足以致人於死的力道，但是對拉格來說卻不痛不癢。不過強烈的衝撞力還是讓卡拉蒙和拉格飛向牆壁。

當拉格正在喘著氣時，卡拉蒙絕望地和食人魔的一隻大手對抗，不過在他奮力從拉格的掌握中脫身後，食人魔站了起來。拉格伸出兩隻巨掌，揪住卡拉蒙的下巴，把他給拋回了競技場。

卡拉蒙重重落下之後，有好一陣子除了天空和不停繞著他轉的競技場外，什麼也看不見。然後，他的戰士本能凌駕了一切。他瞥見左方有動靜，立刻一閃，正好躲過牛頭人拿三叉戟的猛刺。他還可以清楚聽見牛頭人如惡獸般的怒吼。

卡拉蒙掙扎著站起來，用力甩著頭，他很明白不可能躲過牛頭人的第二波攻擊。接著，一個黑色身影突然擋在他和牛頭人之間，費拉葛斯的劍光一閃，適時擋住了原本會結束卡拉蒙生命的三叉戟。卡拉蒙趁隙順了順急促的呼吸，並且感覺到奇莉冰冷的手正扶著他。

「你還好嗎？」奇莉低聲問。

「給我武器！」卡拉蒙的頭仍然嗡嗡響著。

「拿我的吧！」奇莉把短劍扔進卡拉蒙手里。「休息一下，我會對付拉格的。」

食人魔半是狂怒半是見獵心喜，覬覦地對他們張著淌著口水的大嘴。

「不！妳需要它──」卡拉蒙正想抗議，不過奇莉卻對他露齒一笑。

「看著吧！」奇莉念了幾個聽起來像是咒語的奇怪文字，不過口音倒有點接近精靈語。

突然間，奇莉不見了。在她剛剛的位置上出現了一頭巨大的母熊。卡拉蒙一時之間瞠目結舌，但還是想起來──奇莉是海妖女，當然具有能夠變化形體的天賦。

母熊加速衝向食人魔。拉格愣了一下，警戒地睜大眼睛。奇莉怒吼，尖牙森森，突然猛抓了拉格凹凸不平的臉。

食人魔痛苦地嚎叫，臉上的爪痕流出汩汩的黃色血液，一隻眼睛還被這一大堆膠凍狀的血遮住視線。卡拉蒙在旁喫驚不已，眼底只看得見那黃色皮膚、鮮血和棕色皮毛──

觀眾一開始雖然興奮地鼓譟，但在發現這是真的打鬥，真的有人會因此喪命後，喝采聲倏地停止。然後，傳出稀稀落落的叫好聲，沒多久，全場就爆出震耳欲聾的掌聲和喝采。

卡拉蒙纔不管觀眾們在做什麼，他知道機會來了──現在只有矮人守著出口，雖然艾拉克的臉上寫著憤怒，但同時也寫上了恐懼。他應該可以輕易地闖過去──

與此同時，他聽見牛頭人的低吼聲。卡拉蒙轉過身，看見費拉葛斯頹然倒下，而牛頭人正準備舉起三叉戟刺向黑人。卡拉蒙立刻大吼一聲，成功分散了牛頭人的注意力。

牛頭人大紅轉而面向這位新的挑戰者，牠長滿紅色獸毛的臉浮出微笑，在看到卡拉蒙只有一把短劍後，牠的笑容更深了。牛頭人猛然衝向卡拉蒙，想要速戰速決。但是卡拉蒙矯捷地側過身，並且用力踹了牛頭人的膝蓋骨。這一腳讓牛頭人痛苦萬分，一個踉蹌跌到地上。

卡拉蒙在確定對手至少在短時間內不具威脅之後，跑到費拉葛斯身邊。黑人蜷成一團，緊壓著胃部。

「來吧！」卡拉蒙含混不清地說，一邊用手臂環著費拉葛斯。「我看過你受過這樣的傷，快起來喫個五大碗飯吧──你怎麼啦？」

沒有回應。卡拉蒙感覺得到費拉葛斯正不停地抽搐，他黑亮的皮膚上滿是汗水。接著卡拉蒙在費拉葛斯的手臂上看到三個明顯的傷口。

費拉葛斯抬頭看著卡拉蒙，知道他終於明白了。毒發的痛苦讓費拉葛斯垂下了雙膝。

「把我的──我的──劍拿去。」費拉葛斯斷斷續續地說。「快點，傻子！」卡拉蒙在聽見牛頭人重站起來的聲音後，只遲疑了一秒鐘，就從費拉葛斯顫抖的手中接過了劍。

費拉葛斯痛苦地抽搐著。

噙著淚水的卡拉蒙，用費拉葛斯的劍擋掉了牛頭人的一擊。即使牛頭人跛了一條腿，但還是可以輕易地扳回一城。牛頭人知道，牠只需要輕輕地劃傷對手，三叉戟上的劇毒就足以讓卡拉蒙魂歸西天。

兩個鬥士緩慢地、一圈一圈繞著擂臺。卡拉蒙聽不見觀眾目睹真正鮮血的歡聲雷動，他不再想要脫逃，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他的戰士本能主宰了一切，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必須殺戮。

所以他等著。費拉葛斯曾經告訴過他，牛頭人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因此有低估對手實力的傾向。如果你等待得夠久的話，牠們一定會出錯。牛頭人大紅也不例外，卡拉蒙馬上就摸清了牛頭人的想法──痛苦、憤怒，一定要盡快解決這個行動遲緩的弱小人類。

雙方愈來愈接近奇莉和拉格纏鬥的位置。卡拉蒙很明顯地受到奇莉正在苦戰的影響而分了心，失足滑進了一灘黏糊泛黃的血泊中。牛頭人大紅眼見機不可失，立刻舉起三叉戟衝向卡拉蒙。

但是卡拉蒙的這一跤只是個幌子，他手中的劍在陽光下一閃。當牛頭人發現自己中計之後，馬上想停住腳步，但牠忘了一條腿已經瘸了，根本無法撐住全身的重量，結果一個重心不穩，重重摔倒在地，卡拉蒙則是執劍不偏不倚地往大紅的牛頭刺了下去。

卡拉蒙把劍抽出，接著聽見身後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叫。他轉過身，正好看見奇莉用她強有力的下顎，緊緊扣住拉格的粗脖子。奇莉愈咬愈用力，深入拉格的頸動脈。食人魔痛苦地張著大嘴，但卻再也叫不出聲了。

此時卡拉蒙注意到右方有動靜，迅速側過身後，見到發狂的矮人正手握匕首猛衝過來，但是在艾拉克正要刺向卡拉蒙的千鈞一髮之際，匕首卻直入了母熊的胸口，矮人的手霎時間染滿了鮮血。大熊痛苦地怒吼，用最後一分力氣把艾拉克捉住，拋向懸掛著開啟鐵項圈鑰匙的自由尖塔。矮人血肉模糊的軀體落在其中一個雕工精美的塔身上，而這猛力的一拋也讓尖塔開始晃動，最後整個崩散。

奇莉感覺到鮮血從胸前的傷口中不斷湧出，羣眾瘋狂地叫好，興奮地呼喊著卡拉蒙的名字。大漢什麼也沒聽到，只是蹲下身，環抱奇莉。咒語已經解開，母熊消失無蹤。卡拉蒙把奇莉擁進懷中。

「妳贏了，奇莉，」卡拉蒙輕聲說，「妳自由了。」

奇莉對著卡拉蒙一笑，然後睜大雙眼──她未瞑目的雙眼仍然直視天際，似乎告訴著卡拉蒙──她現在了解了。

卡拉蒙把奇莉輕輕放下。他看見費拉葛斯臨死前最後一次痛苦的抽搐，和奇莉無神的雙眼。

「好弟弟，你必須對這些負責。」卡拉蒙低聲說。

卡拉蒙撿起劍轉身，準備迎接任何其他的挑戰者。但是沒有敵人了，只剩下其餘的鬥士。他們看見卡拉蒙臉上的淚痕和血跡，一個接著一個地靠邊散開，為他讓出了一條路。

卡拉蒙看著他們，了解到他終於自由了，可以不受拘束地去找他的弟弟──結束他邪惡的生命。他不再畏懼死亡，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讓他體會到戰勝的甜美。

當卡拉蒙準備全力復仇，步下離開競技場的階梯時，首度的地震也開始撼動著這個萬劫不復的城市。

【註】

１　下面的說明大概是溪谷矮人整個種族的總結──他們有非常強的生存本能，對自己極端地自傲（可能有點誇大），強大的耐力，可憐兮兮的樣子，無比的生存意志，不太聰明，智商也很低。溪谷矮人最強烈的信念就是生存。溪谷矮人會不擇手段地生存。當危險來臨時，他們第一個念頭就是盡可能地逃跑。如果沒機會逃跑就會大哭和求饒。溪谷矮人並非完全沒有戰鬥力，當被逼到角落無處可逃時，他們會瘋狂地反擊，就像是被逼到角落的老鼠一樣。溪谷矮人的唯一戰鬥準則就是下流──用咬的、偷襲、圍毆、抓、踢、打，沒有任何禁忌。

２　血海是大災變之後最雄偉的遺產之一。伊斯塔原先的位置現在變成了永不消退、寬達兩百五十哩的大漩渦。上面還有永不停止的暴風雨。最勇敢的船長有時會冒險從邊緣經過，因為那海流的速度得以讓船隻獲得更快的速度。不過，這是相當危險的賭注，有很多巨艦和船員都在此淪為波臣。傳說這水是流向無底深淵，所有被捲進去的人都必須永生為塔克西絲和邪惡的諸神服務。

## ２─１８

克麗珊娜沒聽到也沒看見泰索何夫，她只被無數光彩奪目的珠寶弄得眼花撩亂。這就是帕拉丁帶她回來這里的原因了──不是讓教皇免於責難，而是在他的錯誤中記取教訓。她的靈魂深處明白，她已經學會了。她已經具有祈求諸神聆聽的力量，而祂們也會回應她的請求。她心中冰冷的黑暗角落已經獲得釋放，豁然開朗。

克麗珊娜可以看見她日後的模樣──一手高舉著在陽光下發出燦光的帕拉丁護身符，一手號召著蜂擁而至的虔誠追隨者，期盼她引領他們創建出絕美的最高境界。

她知道她還沒找到那把可以打開通往時空大門的鑰匙。在這諸神大發雷霆之地也不可能找得到。但是該去哪里找鑰匙，甚至是那扇門呢？不停舞動的顏色讓她無法思考。然後她聽見一個細微的聲音，同時也感覺到有人拉著她的白袍。「雷斯林──」她聽到那個聲音說著，其他的字她全聽不進去了。她突然覺得茅塞頓開，思慮清明。不停旋轉的五顏六色消失了，只剩下她一個人獨處在黑暗之中，但是她卻覺得無比的平靜。

「雷斯林，」她低聲說，「他曾經想告訴我──」

那雙手仍然扯著她的袍子。她漫不經心地把它們推開。雷斯林將會帶她到那扇通往時光通道的大門，並幫助她找到鑰匙。伊力斯坦說過，邪惡極易受到引誘，這也就是雷斯林為什麼會在無意間幫助她的原因。克麗珊娜的靈魂愉快地吟唱著讚美帕拉丁的聖歌。當我帶著聖潔和美善回到一切邪惡勢力都被剷除的光輝時代時，雷斯林就會親眼目睹我的力量，並且投歸吾道。

「克麗珊娜！」

地面開始震動，但是克麗珊娜完全沒察覺到任何異狀。她聽見有人呼喚她的名字，那個聲音非常輕柔，並且混合著咳嗽聲。

「克麗珊娜！」那個聲音再度響起。「時間所剩不多了，快點！」

是雷斯林！克麗珊娜急切地環視四方，但是沒有看見任何人影。然後她明白了，雷斯林是在對她的心靈說話，引領著她。「雷斯林，」她喃喃地說，「我聽到你了，我這就來了。」

她跑過走道，衝了出去。已經聾了的克麗珊娜絲毫聽不見坎德人在她身後的呼喊。

「雷斯林？」泰斯迷惑地環顧整個廳堂，接著他明白了，克麗珊娜要去找雷斯林！他一定是用某種神奇的方法呼喚她，然後她就去找他了！泰索何夫立刻衝向神殿的長廊，想要追上克麗珊娜。她一定會叫雷斯林把魔法裝置修好的。

泰斯一跑到長廊，就四處找尋著克麗珊娜的身影。他嚇了一跳，哇！克麗珊娜真是健步如飛啊！她已經快要跑到長廊的盡頭了。

泰斯在確定每一塊裝置的碎片都在袋子里後，立刻跟了上去。

但是她在一個轉角處立即就消失了。

坎德人沒命地跑著，連在修肯樹林里都沒跑這麼快。他的馬尾飛揚，身上的眾多小袋子劇烈地晃動，粉碎了里頭所裝的各種寶物，還沿路掉下了各式戒指、項鍊，和小珠寶。

泰斯快要跑到走廊盡頭時，為了看一眼裝著魔法裝置的袋子還在不在，差點撞到牆壁，他立刻收腿。不！他的心臟撲通撲通地跳，他懊悔地希望它能夠安分地待在胸腔，因為它猛烈的跳動差點讓他吐了出來。

走廊上擠滿牧師，而所有的牧師都穿著白袍！他怎麼可能認出克麗珊娜呢？不過，他還是看到她在火炬照耀下發亮的黑髮。他也看到其他牧師在她衝過身邊時，都是不斷地咆哮或是怒視著彼此。

克麗珊娜狂奔的速度因為人羣而放慢不少。坎德人不顧一路上的人牆，再度追了上去。

「克麗珊娜！」他絕望地大叫。

在走廊上聚集的牧師愈來愈多，所有人都因為地面怪異的震動而衝出來，臆測這是不是某種兇兆。

泰斯看到克麗珊娜好幾次停下腳步，撥開擋住她路的牧師。這時克拉斯走出來，抓住一頭撞上他的克麗珊娜。

「停下來，親愛的！」克拉斯大吼，並用力搖晃著看似歇斯底里的克麗珊娜。「鎮靜一點！」

「讓我走！」克麗珊娜奮力掙扎。

「她快要發狂了！幫我抓住她！」克拉斯向身邊的幾位牧師下令。

泰斯突然意識到克麗珊娜真的看起來很瘋狂，她的黑髮雜亂糾結，深灰色的眼眸宛若暴風雨云，雙頰通紅。她好像聽不見任何聲音──或許，有一個聲音例外。

在克拉斯的一聲令下，牧師一擁而上，抓住克麗珊娜。絕望產生了力量，她有數度幾乎就快要掙脫了，卻又功虧一簣。她的白袍有多處被撕破，泰斯還在好幾個牧師的臉上看見血跡。他加速衝上前，就在要跳上離他最近的牧師背上打扁他的頭時，幾乎被突來的刺眼光線照得半盲，而所有人，包括克麗珊娜，都停下了下來。

每個人都停下手邊的動作。泰斯能聽見的，只有克麗珊娜和企圖制服她的牧師的喘息聲。

「諸神來了，」從光耀中央傳出的優美聲音說道，「因為我的召喚──」

泰斯腳下的地板突然隆起到半空中，把他像根羽毛般給拋了起來，緊接著地面向下沉，等到他落下時，它又驟然上升，猛力地給坎德人一擊。

空氣中滿布著塵土、碎玻璃、木屑，尖叫聲不絕於耳。泰斯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辦法呼吸。當他仰躺在地上，任地面劇烈上下起伏時，他驚訝地看見圓柱龜裂倒塌，牆壁碎裂，人們死去──

伊斯塔神殿正在倒塌中。

泰斯無助地往前爬，希望趕快接近克麗珊娜。而她仍然對周遭發生的巨變視若無睹，只聽得見雷斯林的呼喚。克麗珊娜立刻又開始往她的目標奔去。泰斯大叫，克拉斯也跟著追了上去，但是當牧師幾乎要抓住克麗珊娜之時，她身邊的一根大理石柱突然倒了下來。

泰斯屏住了呼吸，過了一會兒大理石碎屑四濺，克拉斯只剩下了地上模糊的一灘血肉。毫髮無傷的克麗珊娜則是迷惑地看著白袍上沾染的一大片血跡。

「克麗珊娜！」泰索何夫大聲吼著。但她還是沒注意到，只是步履不穩地越過地上亂七八糟的一堆堆碎石，耳里只聽得見雷斯林熱切的呼喚。

身上有多處瘀傷的泰斯，邁著踉蹌的步伐尾隨在她後面。他看見克麗珊娜在接近走廊盡頭時右轉，飛快地衝下樓。泰斯在跟著跑下去之前，好奇地回過頭。

無邊的光耀仍然盈滿整個走廊，照拂著死者和重傷者。神殿牆上全是裂痕，天花板下陷，煙塵漫天。他也還聽得見伴著光亮的聲音，只不過已不再如優美的樂音，而轉為變調的顫音。

「諸神來了──」

卡拉蒙離開競技場，在遍地死屍的伊斯塔中狂奔。他同樣也聽見雷斯林的聲音，不過並非急切地召喚，而是他和雙胞胎弟弟在母親子宮內分享著共同血液的聲音。

他對周遭所有的情況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瀕死者的尖叫、從倒塌建築物下傳出的求救聲、四處飛射的石塊──他的全身上下滿布著大大小小的劃傷和割傷。

但是他在感覺到傷口的疼痛之後，仍然沒停下腳步。卡拉蒙橫越石礫，丟開擋住去路的木塊，手緊握著染血短劍，往他眼前沐浴在陽光下的伊斯塔神殿前進。

泰索何夫緊跟著克麗珊娜不斷地往下跑、往下跑、往下跑，直下地底的最深處──至少坎德人是這樣覺得。他懷疑在他神殿里數不清的探險次數中，怎麼會從來沒發現這些地方。她甚至快速越過許多連泰斯的坎德人眼睛都察覺不出的暗門。

地震停止了，不過整個神殿還是繼續晃了一會兒才停下來。外頭是哀鴻遍野、一片混亂，但是里頭的一切卻是寂靜無聲、靜止不動。這讓泰斯覺得整個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等待著──

在這里（不管這里是哪里），泰斯沒看到太大的損害，或許因為這里太過深入地底吧！空氣中充滿了灰塵，讓人呼吸困難、看不清楚，有時牆壁上會出現裂縫、有時地上會有掉落的火把。但這里大部份的火炬都還在牆座上，依舊對著飄浮的粉塵投射出詭異的光芒。

雖然泰斯早就喪失了方向感，也搞不清楚身在何方，不過克麗珊娜依舊沒有半點遲疑地加速狂奔。他愈來愈疲憊，希望不論他們的目的地是哪里，都能夠立刻到達。他的肋骨劇痛，每一次的呼吸都讓胸腔灼熱如火燒，他的雙腿還以為自己是屬於穿著重鐵鞋的壯腿矮人。

他忍著全身肌肉的痠痛，強迫自己跟著克麗珊娜又下了一道階梯。然後他愉快地發現他們來到一條窄小陰暗的走廊，看到的是牆，而不是另一道樓梯。

克麗珊娜發出快樂的驚呼，接著她穿過一道門，隱沒在黑暗之中。

「當然囉！」泰斯明白了。「這里一定就是雷斯林的研究室！」

泰斯加速往前，幾乎快要到門口時，卻被一個從背後出現的巨大形體給絆倒。他重摔倒地，肋骨的疼痛讓他憋住呼吸。

泰斯忍住疼痛抬頭看，只見金色的盔甲和一身精壯的古銅色肌肉，不過這名男人的臉應該他是再熟悉不過──卻彷彿是他從沒見過的。

「卡拉蒙？」他輕輕喚了一下，但卡拉蒙不但沒看到也聽不見他。泰斯慌亂地想爬起來。

此時餘震開始了，泰斯緊靠著牆，聽到上方傳來劈啪一聲，天花板就要垮下來了。

「卡拉蒙！」泰斯驚叫，但他的聲音被掉在他頭上的轟隆聲給徹底掩蓋住。他雖然仍然掙扎著想保持清醒，但是他的大腦頑強地不想再動了。泰斯陷入了黑暗之中。

《龍槍傳奇二．烽火之卷》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１─０時光之河繼續流動──

黑暗的時光之河繼續流動，在大法師的黑袍旁不停地迴旋，帶著他以及與他同行的人一起穿越無數的時光。

天降大火，山脈掉落在伊斯塔城中，將其擊碎，打入深深的地底。海水彷彿同情這徹底的毀滅，一湧而入，填滿這片空無。雄偉的神殿，伊斯塔教皇永世等待諸神滿足他要求之處，從地面上徹底消失了。即使那些闖入新出現的伊斯塔血海中的海精靈們，也訝異地看著神殿曾經矗立的地面。該處現在只剩下一個巨大的黑色洞穴。洞穴附近的海水漆黑、冰寒刺骨，即使是自小生長在深海底的海精靈們也不敢靠近。

但是，安塞隆大陸上還有許多人羨慕這些先走一步的伊斯塔居民。至少，對他們來說，死亡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對於那些暫時逃過大災難的倖存者來說，死亡是更為緩慢、痛苦的過程──饑荒、疾病、謀殺──

以及戰爭。

## １─１

一聲粗啞、深沉，滿載恐懼和驚怖的尖叫聲，打斷了克麗珊娜的睡眠。那聲尖叫是如此突然，而她的睡眠又是如此深沉，以至於片刻間她甚至無法明了到底是什麼狀況讓她醒了過來。她迷惑又恐懼地看著四周，試著要搞清楚身在何處，以及是什麼東西壓得她幾乎無法呼吸。

她躺在潮溼堅硬的地板上，身體止不住地發抖，無邊無際的寒意不停滲進她的骨髓之中，讓她的牙齒不斷打顫。她推測自己剛纔是聽到了什麼或是狀況，但她身旁的黑暗濃厚得如同海洋一般，沉默地將她團團包圍。

她呼出一口氣，並試著要吸進另一口氣，但黑暗似乎在跟她搶奪新鮮的空氣。她忍不住恐慌起來，絕望地試著摸索出這片黑暗的形狀，想要讓它成為有實體、有外形的對象。但她的腦海中仍是一片空白。四周只有無止盡的黑暗，連空間的象限似乎都迷失了。這就是永恆──

然後，她又聽到了那聲尖叫，同時認出就是那聲音將她喚醒。雖然那人類的聲音讓她油然興起一股對同類的熟悉感，但是那聲音中飽含的恐懼，則在她的腦中不停地繚繞。

她狂亂地試著想要穿透眼前的黑暗，強迫自己思考，去記憶──

共鳴的石壁，吟唱法術的聲音──雷斯林的聲音，他的手臂環繞著她。然後，彷彿踏入水中的感覺包圍了她，她似乎跨進一片黑色的領域當中，並且開始朝向黑暗、龐大的虛無前進。

雷斯林！克麗珊娜伸出顫抖的手，卻發現四周只有冰冷、潮溼的石頭。然後，一連串的回憶帶著巨大的力量撞擊過來。卡拉蒙握著閃閃發光的長劍對著弟弟衝過來──她自己召喚牧師的神力保護法師的祈禱聲──鋼劍撞擊在石板上的聲音。

但是，那叫聲──那是卡拉蒙的聲音！萬一他──

「雷斯林！」克麗珊娜感覺到一陣刺骨的寒意襲來，掙扎地站起身。她的呼喚聲似乎被黑暗吞噬，消失在廣大的空間之中。這種恐怖感讓她不敢再開口，深怕又遇到相同的厄運。她只能無助地用雙手環抱自己，不停發顫。克麗珊娜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掛在頸上的帕拉丁護身符，神的祝福隨即流遍她全身。

「光！」她低聲念誦，高舉護身符，對著神祇祈求用光明照亮這片黑暗。

柔和的光芒從她手中的護身符流瀉而出，照亮了眼前的這片黑暗，將如同黑色天鵝絨般的黑暗逼退，讓她獲得呼吸的空間。她將護身符從脖子上拿下來，高舉著它，照耀四周環境，並試著辨認出那聲尖叫的來源。

她迅速地瞥見眼角有一堆破碎、焦黑的傢俱碎片，蛛網和破爛的書籍散落一地，破碎的書架倒落在地板上。但是這些東西幾乎比黑暗還要恐怖，因為它們彷彿就該屬於這里，而克麗珊娜是不屬於這里的闖入者。是她打擾了此處多年以來的沉眠。

然後──尖叫聲又出現了。

她雙手顫抖著，迅速轉向聲音來處。諸神賜與的光芒擊退了黑暗，清楚地顯現出兩個人的輪廓。其中一個穿著黑袍，靜靜地、動也不動地躺在冰冷的地上。站在那具靜止軀體旁的是一名壯漢，他穿著沾染血跡的金色盔甲，脖子上戴著鐵頸圈。他瞪著眼前的黑暗，雙手伸出，嘴巴大張，臉孔因恐懼而變得死白。

當克麗珊娜認出躺在地上那具軀體是誰時，帕拉丁的護身符從她僵硬的手中滑下。

「雷斯林！」她低聲道。

只有當她感覺到白金鍊子穿過指間、寶貴的光明開始搖動時，她纔想到要接住滑落的護身符。

她奔跑過去，周遭的世界彷彿都隨著在她頭上搖晃的光亮瘋狂起來。黑暗的形體在她腳底下奔竄，但克麗珊娜根本沒注意到這些。她的心中充滿著比對黑暗還要龐大的畏懼，在法師身邊跪了下來。

法師的皮膚灰白，嘴脣泛藍，緊閉的雙眼深陷在高聳的顴骨中。

「你做了什麼？」她跪在法師毫無生氣的軀體旁，對著呆站在一側的卡拉蒙大吼。「你做了什麼？！」她質問道，聲音因憤怒和恐懼而斷斷續續。

「克麗珊娜？」卡拉蒙沙啞地說。

護身符的光芒在戰士高大的身體上投射出奇怪的陰影。他的手臂依舊往外伸出，虛弱地揮舞著，並緩緩將頭轉向聲音來源。「克麗珊娜？」他啜泣著重復道。他往她的方向邁了一步，卻被弟弟的身體給絆了一跤，一頭撞上牆壁。

他幾乎立刻就手腳並用地站了起來，呼吸急促地四面張望，但是他的眼睛圓睜，不知道在瞪視著什麼。接著，他又再度伸出手。

「克麗珊娜？」他對著聲音的方向衝去。「妳的光，趕快帶來妳的光！快點！」

「我已經召來了光芒，卡拉蒙！我──神啊！」克麗珊娜低呼，瞪著沐浴在護身符柔和光芒下的卡拉蒙。「你瞎了！」

她伸出手，握住他不停抽搐的手指。卡拉蒙一碰到她，立刻就發出了感激的啜泣聲。他的手死握著克麗珊娜的手不放，讓她必須要緊咬下脣才能忍受住這劇烈的疼痛。但是她還是堅定地沒有放手，另一隻手也繼續緊握著護身符。

她站起身，同時也扶著卡拉蒙站起來。戰士壯碩的身體不停顫抖著，他將克麗珊娜當作唯一的支撐和嚮導，努力地拉緊她，他的雙眼依舊什麼也看不見。克麗珊娜盯視眼前的一片黑暗，慌張地想要找到一張椅子、沙發，或是任何東西。

突然間，她意識到那片黑暗正在回瞪著她。

她急忙將目光移開，雙眼緊盯著護身符的光芒，引導卡拉蒙來到她唯一看見的一個巨大傢俱前。

「來，坐下來，」她說。「靠著這個。」

她讓卡拉蒙坐在地上，背靠著一張雕工精緻的木桌，這木桌讓她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而那種感覺帶來一陣痛苦、熟悉的回憶──她在別的地方曾看過這張木桌。但她現在思緒混亂，擔心得不得了，根本沒時間去煩惱這種事情。

「卡拉蒙，」她顫聲問，「雷斯林是不是──你殺的──」她無法繼續下去。

「雷斯林？」卡拉蒙不能視物的雙眼轉向她的聲音來源，表情轉為警覺，並試著要站起來。「小雷！你在──」

「不行，給我坐回去！」克麗珊娜又氣又怕地命令道。她的手放在他肩上，硬是把他給推了回去。卡拉蒙閉上眼，露出詭異的微笑，有那麼一瞬間，他看起來和弟弟十分神似。

「不，我沒有殺死他！」他懊惱地說，「我怎麼可能？我最後聽見的是妳對帕拉丁的祈禱，然後一切就陷入黑暗之中。我的肌肉不聽使喚，長劍從我的手中落下，然後──」

但是克麗珊娜並沒有在聽。她跑回雷斯林躺臥之處，再度在法師身邊跪了下來。她將護身符舉到靠近臉旁的位置，伸出手去測他的脈搏。她放心地吁了口氣，喃喃地感謝帕拉丁。

「他還活著！」她低聲道。「但是，他怎麼了？」

「他怎麼了？」卡拉蒙著急地問，聲音中帶著恐懼和緊張。「我看不見──」

克麗珊娜幾乎因為感到罪惡感而臉紅起來，急忙描述了法師的狀況。

卡拉蒙聳聳肩。「因為施法而耗盡了力量，」他不帶一絲感情地說，「也請記得，他的身體本來就很虛弱，至少妳是這樣告訴我的。可能是太過靠近神或是類似的狀況，才會讓他變成這樣。」他的聲音低落下去。「我以前也曾看過他這樣，當年他首次使用龍珠──之後幾乎動彈不得。是我抱住他──」

他閉上嘴，靜靜地看著眼前的黑暗，表情看起來十分寧靜，卻又帶著一絲憂慮。「我們沒辦法幫上忙，」他說，「他得要休息纔行。」

沉默片刻後，卡拉蒙平靜地說，「克麗珊娜女士，妳能醫好我嗎？」

克麗珊娜感到臉頰火熱。「我──我恐怕不行，」她心虛地回答道，「應該──應該是我的法術讓你瞎掉的。」她再一次地在記憶中看見那高大戰士手握著沾血的劍，只要她膽敢擋路就準備除掉。

「我很抱歉。」她柔聲地說，感覺又累又冷。「但是我當時別無選擇──而且我也很害怕。不過，別擔心，」她又補了幾句，「那個法術並不是永久性的，它的效力將會慢慢消失。」

卡拉蒙嘆口氣。「我可以理解。」他說。「這個房間里有任何光源嗎？妳之前說過這里有的。」

「的確有，」她回答道，「我擁有護身符──」

「看看妳的四周。告訴我這是哪里，描述看看。」

「但是，雷斯林──」

「他會沒事的！」卡拉蒙突然怒氣爆發，以帶著權威的沙啞聲音命令道，「快來這里，靠近我。照著我說的做！我們的性命──他的性命──也許都靠這個了！快說我們現在在哪里！」

克麗珊娜看著四周的黑暗，發覺自身的恐懼又慢慢活躍起來。她不情願地離開倒在地上的法師，走過來坐在卡拉蒙身旁。

「我──我不知道。」她結巴地說，下意識再度將那發光的護身符舉高。「我看不見在護身符光芒之外的地方。但是看起來我似乎來過這里，只是我想不起來這是什麼地方。附近有許多殘破的傢俱，似乎都曾經歷過一場大火。四周也散佈著許多書籍。這里還有一張巨大的木桌，你正好靠在上面。附近好像只有這個傢俱沒有毀損。而且這張桌子看起來也非常地眼熟，」她輕聲補上一句。「它看起來好漂亮，四周刻著那麼多特殊的飛禽走獸。」

卡拉蒙用手撫摸著四周。「地毯，」他說，「蓋在石地板上。」

「的確，應該說這里以前曾經有過地毯覆蓋。但現在地毯都爛光了，看起來似乎是有什麼生物喫掉了這些地毯──」

她張口結舌地看著光芒前溜過一個黑暗的身形。

「怎麼了？」卡拉蒙立刻問。

「很明顯是那些以地毯為主食的小怪物。」克麗珊娜緊張地乾笑數聲。「老鼠。」她試著要繼續下去。「這里有座壁爐，但應該很久沒人用過，里面布滿蜘蛛網──事實上，這里幾乎到處都是蜘蛛網──」

但是她的聲音啞掉了，只要腦中一想起蜘蛛可能從頭上掉下來，或者老鼠在地上亂跑，她不禁打了個冷顫，將自己的白袍又裹緊了些。空曠的火爐讓她想起自己其實覺得十分寒冷。

卡拉蒙感覺到對方微微地顫抖，他禮貌地笑了笑，並伸出手緊緊握住對方。他用冷靜得可怕的語調對她說。「克麗珊娜女士。如果我們所要面對的只是蜘蛛和老鼠，那就還算好了。」

她想起那聲喚醒她的恐怖尖叫聲，她到現在還沒找到聲音的來源！她立刻開始打量四周。「為什麼這麼說？你應該感覺到，或是聽到了什麼吧！但是──」

「我是用感應的。」卡拉蒙柔聲回答。「是的，我感應到了。這里的確有某種東西，克麗珊娜。恐怖的東西。我可以感覺到它們正在監視著我們。不管我們在哪里，我們已闖入了它們的地盤。難道妳沒感覺到嗎？」

克麗珊娜盯視著眼前的一片黑暗，原來真的有東西在瞪著她。在卡拉蒙道破這件事之後，她的確也可以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在四處遊走。或者，如同卡拉蒙所說的一樣──是某種東西！

她愈是專注地看著它們，它們就變得愈來愈清晰。雖然她無法真正看見它們，但她卻可以清楚知道，這些陰影就在護身符光芒的外圍靜靜等待著。它們的恨意無比強烈，正如同卡拉蒙說的一樣。而且，更糟糕的是，她能夠感覺到它們的邪惡氣息彷彿實體般四處飄移。就像──就像──

克麗珊娜屏住呼吸。

「怎麼了？」卡拉蒙大喊，並站起身。

「噓！」她低聲道，緊緊抓住他的手。「沒事。只不過我終於知道我們在哪里了！」她悄悄地說。

卡拉蒙並沒有回答，只是用那雙無法視物的眼睛注視她。

「這里就是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她低聲說。

「也就是雷斯林住的地方？」卡拉蒙看起來鬆了口氣。

「是的──也不完全是。」克麗珊娜無奈地聳聳肩。「這里的確是他的某個房間，書房吧，我猜。我曾經去過那里，但是環境完全不一樣。這里看起來似乎已經有一百多年無人居住，而且──卡拉蒙！我想到了！他說他要帶我來到一個沒有牧師的地方！那一定是在大災變之後、長槍之戰前的時代。就在──」

「就在他回到現世，收回這座本屬於他的塔之前。」卡拉蒙面色凝重地說，「這表示此地的詛咒依然存在，克麗珊娜女士，這表示這是目前克萊恩上唯一邪惡掌握一切的地方。這里是這個世界上最受凡人畏懼的地方。這是受到修肯樹林守護──神才知道還有什麼樣的邪惡捍衛此處──凡人無法接近的地方！他把我們帶到此地！我們出現在它的中心！」

克麗珊娜突然間驚見在這圈光芒外出現了幾張蒼白的臉，似乎正是被卡拉蒙的聲音所召喚而來。這些沒有身體的頭顱，正用著無數個世紀以前，處於痛苦和黑暗中閉上的雙眼瞪視著他們。蒼白的頭顱飄浮在空中，雙脣微開，渴望著生人的溫暖血液。

「卡拉蒙，我可以看見它們了！」克麗珊娜聲音顫抖地畏縮到大漢身旁。「我能看見它們的臉孔了！」

「我還可以感覺到它們的手碰觸著我。」卡拉蒙說。他不由自主地發抖，在發現克麗珊娜也全身打顫後，自然地將她擁入懷中。「它們剛剛攻擊過我。它們的碰觸讓我的皮膚結凍，我才會大叫。」

「但是為什麼我之前看不到它們？是什麼讓它們不採取攻勢？」

「是妳，克麗珊娜女士，是因為妳。」卡拉蒙柔聲說，「妳是帕拉丁的牧師，而這些是由那詛咒所製造出來的生物，它們是邪惡的爪牙，沒有足夠的力量傷害妳。」

克麗珊娜看著手中的護身符，光芒依然不停地流瀉而出，但是就在她的眼前──光芒正在逐漸減弱。她滿懷罪惡感地想起那名精靈牧師羅拉倫，她想起自己拒絕與他同行的態度，他的忠告依然在耳中迴響──『只有當妳因黑暗而目盲時，妳才會看清楚──』

「我的確是名牧師。」她柔聲說，試著不讓旁人發現她話中的絕望。「但是我的信仰──並不是那麼地堅定。這些生物感應到我的懷疑、我的弱點。也許像伊力斯坦那樣堅定的牧師才會擁有足以和它們抗衡的力量。我不認為我有這個能力。」光芒又變得更弱了。「我的光芒在減弱了，卡拉蒙。」片刻之後她說。她抬起頭，注意到那些頭顱更飢渴地靠近了些，她又再往卡拉蒙的方向縮了縮。「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能怎麼辦？我不但赤手空拳，而且還什麼都看不見！」卡拉蒙握著拳頭，痛苦地大喊。

「噓！」克麗珊娜抓住他的手臂命令道，雙眼則是死盯著那些遊移不定的靈體。「當你這樣說的時候，它們似乎看起來更強壯了！也許它們是以恐懼為食。達拉馬告訴過我，修肯樹林里面的怪物就是這樣的。」

卡拉蒙深吸一口氣，全身冒出豆大的汗珠，並劇烈顫抖起來。

「我們得試著叫醒雷斯林。」克麗珊娜說。

「沒用的！」卡拉蒙從顫抖不停的牙關中擠出這句話來。「我知道──」

「我們一定要試試看纔行！」雖然她連想到要在這種地方前進幾呎都會覺得害怕，但她還是堅定地說。

「小心點，慢慢地走。」卡拉蒙鬆開手，建議道。

克麗珊娜高舉護身符，回瞪著黑暗中的目光，緩緩走向雷斯林。她一隻手放在法師削瘦的肩膀上。「雷斯林！」她放膽大聲地喊，不停搖著對方。「雷斯林！」

沒有反應。彷彿她正在和一具屍體對話。一想到這件事，她不禁回頭看向那些守候著的身形。它們會殺死他嗎？她不禁開始胡思亂想。畢竟，他其實不存在於這個時空──「掌握了過去與現世的強者」此時還沒有回來接收他的財產──這座塔。

也許他就是回來接收的？

克麗珊娜再度呼喚法師的名字，並小心地看著身後的不死生物，這羣不死生物隨著她光芒的減弱，正虎視眈眈地逐步進逼──

「費斯坦但提勒斯！」她對雷斯林說。

「沒錯！」卡拉蒙大喊，因為她的話讓他頓時領悟。「它們認得這個名字。發生了什麼事？我感覺有變化了──」

「它們停了下來！」克麗珊娜屏住呼吸說，「它們現在正看著他。」

「退回去！」卡拉蒙彎著腰站起來，用命令的口吻說，「離他遠一點，不要讓光芒照到他，讓它們看見他出現在它們的黑暗當中！」

「不行！」克麗珊娜憤怒地回嘴。「你瘋了！只要光芒一消失，它們就會將他生吞活剝──」

「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卡拉蒙猛然衝向克麗珊娜，撞得她猝不及防，並且用強壯的手抓住她，將她拉離雷斯林身邊，推倒在地。然後他也跟著倒了下來，差點將克麗珊娜壓得昏死過去。

「卡拉蒙！」她奮力地試著呼吸。「它們會殺死他的！不要──」克麗珊娜狂亂地試圖掙脫戰士的束縛，但戰士用力地將她抱住不放。

護身符仍然緊握在她手中。光芒變得愈來愈弱。她勉強轉身，看見雷斯林躺在黑暗中，脫離了她光圈的保護。

「雷斯林！」她尖叫道。「不行！卡拉蒙，讓我起來！它們正撲向他──」

卡拉蒙將她抱得更緊，讓她緊貼著冰冷的石板地。他的表情雖然痛苦，卻混雜了毅然決然的神情，他無神的雙眼瞪視著她，皮膚冰冷，肌肉緊緊地糾結在一起。

她可以再對他施展另一個神術！正當她的禱文要脫口而出時，另一聲痛苦的尖叫穿透了黑暗。

「帕拉丁，幫助我！」克麗珊娜祈禱道。

什麼都沒發生。

她虛弱地再次嘗試要掙脫卡拉蒙，但是她也知道這是毫無希望的。現在，很顯然連她所信仰的神都背棄了她。她大聲哭喊，咒罵著卡拉蒙。如今她只能無能為力地看著眼前的一切。

那蒼白、閃動著的身影現在已經將雷斯林包圍了起來。她只能夠透過那些怪物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淡淡磷光看見雷斯林。她的喉嚨疼痛，忍不住發出低沉的呻吟聲，眼睜睜看著那些怪物把蒼白的手放在他的軀體上。

雷斯林大聲尖叫，黑袍底下的身體不住地抽動著。

卡拉蒙也聽見弟弟的叫聲。克麗珊娜可以清楚看見卡拉蒙聽見這聲音時，臉上那死氣沉沉、蒼白的表情。「讓我起來！」她懇求著。但是，卡拉蒙雖然一頭冷汗，卻依然堅決地搖搖頭，緊握她的雙手不放。

雷斯林又再度尖叫。卡拉蒙打了個冷顫，克麗珊娜感覺到他的肌肉鬆了下來。她丟開護身符，握緊拳頭捶打著卡拉蒙。但是當她這樣做的時候，護身符的光芒消失了，讓兩人都陷入完全的黑暗中。卡拉蒙的身體突然離開她，粗啞的嘶吼聲和他弟弟的尖叫聲混雜在一起。

克麗珊娜的心急得怦怦跳，她掙扎著站起來，雙手在地上不停亂摸，搜尋著那個護身符。

一張面孔靠近她的臉。她飛快地抬起頭，以為又是卡拉蒙要來阻撓她──

但不是。一顆沒有軀體的頭飄浮在她面前。

「不！」她低聲喘息著，全身無法動彈，覺得生命力開始從她的身體、心臟、雙手中不停流失。由枯骨所構成的雙手慢慢將她拉近，毫無血色的嘴脣渴望鮮血的溫暖。

「帕拉──」克麗珊娜試著祈禱，卻發現那生物的冰冷雙手似乎將她的靈魂扯離了身體。

接著她聽見似乎在非常遙遠的地方，有一個虛弱的聲音吟誦著魔法咒語。光芒在她四周爆了開來，貼近她的那顆頭顱在尖叫聲中消散，骷髏手鬆了開來，空氣中瀰漫著硫磺的惡臭。

「施拉克！」爆炸性的光芒一瞬即逝，接著柔和的光芒照亮了整個房間。

克麗珊娜坐了起來。「雷斯林！」她感激地低聲說。手腳並用地掙扎著站起身，沿著焦黑的地板往前爬向法師。法師正仰躺著，沉重地大口呼吸，另一隻手則放在瑪濟斯法杖上。光芒從杖頂的那顆金色龍爪所抓的水晶球流瀉而下。

「雷斯林！你還好吧！」

她跪在法師身邊，仔細地端詳他蒼白削瘦的臉，法師緩緩睜開眼，疲倦地點點頭。然後，他伸出手將她拉近，輕柔地撫摸她柔軟烏黑的秀髮。她可以清楚感覺到雷斯林的心跳，那種奇異的熱度將這里的寒意驅趕了一大半。

「不要害怕！」他安慰著不住發抖的克麗珊娜。「它們不會傷害我們的。它們看見了我，也認出了我。它們沒有傷害妳吧？」

她說不出話來，只能愣愣地搖搖頭。他又嘆了口氣。克麗珊娜閉上眼，躺在他的懷抱中，被舒服的暖流所環繞。

然後，當他的手再度觸摸她的黑髮時，她感覺到對方的身體緊繃了起來。他幾乎生氣地抓住她的肩膀，奮力地將她推開。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用虛弱的聲音命令道。

「我在這里醒過來──」克麗珊娜結巴了。剛才恐怖的經驗和現在雷斯林溫暖的體熱，讓她暈頭轉向。但是，一發現他的眼神變得冰冷且不耐煩後，她努力地壓抑自己，試圖讓自己冷靜地繼續說下去。「我聽見卡拉蒙大叫──」

雷斯林的眼睛突然睜大。「我哥哥？」他驚訝地說。「原來那個法術也把他帶過來了。我很驚訝他還活著。他人呢？」他虛弱地抬起頭，注意到哥哥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他怎麼了？」

「我──我施用神術，他瞎了。」克麗珊娜紅著臉說。「我不是故意的，是因為他在大災變前，準備要在我面前殺了你──」

「妳弄瞎了他！帕拉丁──弄瞎了他！」雷斯林大笑，聲音在石室中不斷地迴響，讓克麗珊娜忍不住跟著發抖。突然那笑聲卡在雷斯林的喉頭中，讓他猛地嗆咳起來，掙扎著努力呼吸。

克麗珊娜無助地望著他，直到這陣嗆咳結束，雷斯林又安靜地躺下來為止。「繼續說。」他惱怒地耳語道。

「我聽見他大喊，但我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不過，後來護身符給我的光亮，讓我找到了他。我才──我才知道他看不見了。我也找到了你，你那時還在昏迷狀態中，我們叫不醒你。卡拉蒙叫我描述這里的景物給他聽。然後我看見，」她渾身發抖地繼續說，「我看見──其中一個恐怖的──」

「繼續說。」雷斯林說。

克麗珊娜深吸一口氣，「然後護身符的光芒開始減弱──」

雷斯林點點頭。

「這些──這些東西開始靠近我們。我對你大喊，用了費斯坦但提勒斯這個名字。這讓它們停了下來。然後，」克麗珊娜的聲音不再恐懼，反而充滿了怒氣，「你哥哥抓住了我，把我壓在地上，大聲叫著什麼『讓它們看見他出現在它們的黑暗當中』！當帕拉丁的榮光不再照射你時，那些怪物──」她雙手掩住臉，不停發抖，腦中仍然可以聽見雷斯林當時的恐怖尖叫聲。

「我哥哥那樣說？」片刻之後，雷斯林柔聲問。

克麗珊娜移開雙手，看著法師，困惑於他聲音中所帶著的敬佩與畏服。「沒錯。」頓了片刻，她冷冷地回答。「有什麼不對嗎？」

「他救了我們一命。」雷斯林說，他的聲音又恢復了平靜。「那個胖傢伙這次想出來的真是個好點子。也許妳應該讓他繼續看不見──這讓他有機會思考。」

雷斯林試著要擠出笑聲，但最後卻差點讓他嗆住。克麗珊娜想要上前幫助他，即使他身體不斷地抽搐，他還是以一個嚴厲的眼色讓她停住腳步。雷斯林緩緩翻過身去，無聲地乾嘔起來。

他虛弱地縮了縮身子，嘴脣上沾染鮮血，雙手抽搐著。他的呼吸又淺又急。偶爾的咳嗽讓他疼得弓起身。

克麗珊娜只能無助地看著他。

「你曾經告訴過我，連神也治不好你的癥狀，但是你快要死了，雷斯林！難道沒有任何我可以做的事情嗎？」她柔聲問，甚至連碰都不敢碰他。

他點點頭，有一陣子什麼話也說不出口。最後，他用盡全身的力量，勉強將手從冰冷的地上舉起來，示意克麗珊娜靠近一些。她彎下腰，他伸出手觸摸著她的臉頰，將她的臉拉近。雷斯林溫暖的呼吸輕拂著她的肌膚。

「水！」他擠出幾乎聽不見的氣聲來。克麗珊娜勉強從他沾滿鮮血、翕動的雙脣，讀出他的意思。「有種藥──有用──」他的手無力地移向袍子的口袋。「還要有──溫暖，火！我──沒力氣──」

克麗珊娜點點頭，好讓對方知道自己明白了。

「卡拉蒙？」他的雙脣無聲地說出這個名字。

「那些──那些攻擊他的東西，」她瞄著大漢一動也不動的軀體。「我不確定他是否還活著──」

「我們需要他！妳一定得──醫好他！」他再也無法繼續，只能閉上眼睛，不停地喘息。

克麗珊娜吞了口口水，顫抖著。「你──你確定嗎？」她遲疑地問，「他試著要殺死你──」

雷斯林笑了，然後搖搖頭。黑色的兜帽輕輕地隨著這個動作搖晃著。他張開眼，凝視克麗珊娜，讓她可以直視那棕色雙眸的深處。法師體內的火焰變弱了，讓那雙瞳仁中透露出溫暖的光芒，與她之前看到的熊熊火焰並不相同。

「克麗珊娜──」他喘息著說，「我──快要──失去意識了──妳──會孤單一個人──在這黑暗中──我哥──會幫妳──溫暖──」他的眼睛閉了起來，但是握住克麗珊娜的勁道卻變得更強，彷彿正努力用她的生命能源來讓自己勉強保持意識清醒。在一陣劇烈的掙扎後，他猛然張開雙眼瞪向她。「不要離開這個房間！」他以脣形說。緊接著他的雙眼一翻，倒了下去。

『妳將會孤單一個人！』克麗珊娜害怕地看著四周，感覺自己被恐懼所包圍。水！溫暖！她怎麼辦得到？她做不到！在這個邪惡的房間里絕對不可能！

「雷斯林！」她懇求道，緊緊握住他瘦弱的雙手，將自己的臉頰貼了上去。「雷斯林，請不要離開我！」她耳語道，更加緊握他冰冷細瘦的手。「我一切都聽你的！我沒有你講的那種力量！我沒辦法從灰燼中製造出水來──」

雷斯林的眼睛張開了。那雙眼眸幾乎和這個房間一樣黑暗。他移動著被克麗珊娜握住的手，從眼睛一路指到雙頰。然後他的手就僵硬起來，雙眼再度翻白。

克麗珊娜困惑地舉起自己的手，摸著臉頰，思考他這個舉動到底是什麼意思？那不是感情的展現。他試圖告訴她什麼事情，從他那急迫的眼神可以看得出來。但會是什麼呢？她的肌膚在雷斯林的碰觸下熱得發燙──帶回過去的記憶──

她明白了。

『我沒辦法從灰燼中製造出水來──』

「我的眼淚！」她喃喃道。

## １─２

克麗珊娜孤單地坐在雷斯林僵硬的身軀旁，看著躺在另一邊的卡拉蒙毫無血色的面孔，突然間，她強烈地忌妒起他們兩人──讓黑暗包圍我，就這麼失去意識，這該有多麼輕鬆啊！這地方的邪惡氣息，之前很明顯由於雷斯林的聲音而逃竄了開來，但現在又回來了。她幾乎可以感覺到有一隻冰冷的手撫摸著她的脖子。只有瑪濟斯（註１）法杖依然閃耀著的光芒，讓那些在黑暗中蠢蠢欲動的眼睛不敢上前──即使失去意識，雷斯林的手仍然緊緊握著法杖。

克麗珊娜將法師的另一隻手，也就是她之前所握的那隻手，輕輕地放在他胸口。然後她坐了回去，緊閉雙脣，眼淚默默地往肚里吞。

「他只能靠我了。」她對自己說，自言自語的用意只是為了驅散那四周毫不間斷的低語聲。「在他虛弱的時候，他倚靠我的力量。我這輩子──」她繼續說道，並擦去眼中的淚水，看著手中的淚滴在法杖的燈光中反射著光芒。「都對自己的力量感到很驕傲。但是，直到今天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真正的力量。」她的目光轉向雷斯林，「現在，我從他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力量！我不會讓他失望的！」

「溫暖。」她渾身不停地發抖，幾乎沒辦法站起來。「他需要溫暖，我們都有同樣的需要。」她無助地嘆息。「但是我能怎麼辦呢？如果我們在冰牆城堡里面，我的祈禱就足以讓所有人溫暖起來。帕拉丁會幫助我們。但這里的寒意不是來自冰雪！」

「這是來自比冰雪還要深邃之地──它凍結的是人的靈魂更甚於軀體。在這里，在這個邪惡的地方，我信仰的力量也許足以讓我茍活，但絕不夠讓我們每個人都獲得溫暖。」

一想到此，她透過法杖的微光看著這個房間，克麗珊娜可以看見破爛的窗簾吊掛在窗戶旁，它們原先是厚重的天鵝絨，應該足以蓋住這里每個人的身體。她的精神為之一振，但是在發現了窗簾其實在房間的另一端後，心情很快地又隨之沉入谷底。窗戶在法杖的光芒之外，只是勉強可見的陰影而已。

「我得要走到那邊去纔行，」她對自己說，「走進陰影之中！」她的心臟幾乎停止跳動，力量開始慢慢流失。「我會尋求帕拉丁的協助。」但是，當她這麼說的時候，眼光不由自主地轉向躺在冰冷地上暗淡無光的護身符。

她遲疑著彎下腰，有片刻害怕得不敢觸碰它。腦海中回憶起在邪惡來臨前，它的光芒無助消失的景象。

她不禁回想起羅拉倫，那位在大災變降臨前特來警告她的精靈牧師。她拒絕了，選擇冒著生命危險留下來聆聽教皇喚來諸神怒火的禱詞。帕拉丁生氣了嗎？難道祂真的如同一般人所相信的一樣，在伊斯塔毀滅之後捨棄了整個克萊恩。也包括她這個頑劣的牧師嗎？還是祂神聖的引導無法穿透這個被詛咒包圍的大法師之塔？

克麗珊娜恐懼、困惑地拾起護身符。它沒有發光，沒有發生任何狀況。護身符的金屬觸手生冰。她站在房間的正中央，握著護身符，牙齒不停打顫，單靠著意志力走向其中一個窗口。

「如果我失敗了，」她用僵硬的雙脣喃喃自語。「我會凍死，大家都無一倖免。」她的目光移向那對孿生兄弟──雷斯林還穿著黑色的天鵝絨袍子，但是她記得法師冰冷、毫無溫度的雙手；卡拉蒙則依舊穿著競技場花俏、只能勉強蔽體的衣物。

克麗珊娜微抬起下巴，看著那些隱形的生物，它們不停低語，在她四周遊移著。最後她終於下定決心，踏出雷斯林法杖光芒的範圍。

黑暗的形體幾乎立刻活躍了起來！喘息低語聲變得愈來愈大聲。恐懼之中，她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能夠理解──

愛人，妳的心中的呼喚多麼震耳，

黑暗有多靠近妳的胸口。

愛人，河水有多麼湍急，

流過妳瀕死的皓腕。

愛人，妳柔弱的肌膚下隱藏著多麼驚人的高熱，

如同鹽般純粹，如同死亡般甜美。

紅月在黑暗中升起，

如同妳呼吸所產生的燐火。

她可以感覺到冰冷的手指輕觸她的肌膚。克麗珊娜害怕地往後縮，回頭卻什麼也看不見。那恐怖的情歌以及黑暗生物的陰影，讓她僵住良久，動也不敢動。

「不行！」她惱怒地說，「我要堅持下去！這些邪惡的生物絕對無法阻止我！我是帕拉丁的牧師！即使神捨棄了我，我也不會捨棄我的信念！」

克麗珊娜抬起頭，伸出手去，彷彿要將黑暗撥開一般。她繼續朝窗戶走去。喘息聲在她四周不停地出現，詭異的笑聲此起彼落，但是沒有任何東西傷害她，沒有東西碰觸她。最後，彷彿是經過了幾哩遠的旅程之後，她抵達了窗戶。

她雙腿一軟，搖晃地拉著窗簾往外看，希望能夠看見帕蘭薩斯的萬家燈火，藉以溫暖自己冰冷恐懼的心靈。外面還有活人，她對自己說，並把臉貼近玻璃，我會看見燈光──

但是預言還沒實現。雷斯林──也就是掌握了過去和現世的強者，還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會來到這個地方，以強大的力量將這座塔收歸己有。因此整座塔還籠罩在一片無法穿透的黑暗中，彷彿是有一片黑霧飄浮在塔外。即使帕蘭薩斯的萬家燈火閃爍不已，她也看不見。

克麗珊娜無奈地嘆口氣，用力抓住窗簾往下拉。腐爛的布料立刻就散了開來，幾乎將她埋在破爛的天鵝絨堆里。她感謝地用這些厚重的布料裹住自己，享受久違的暖意。

她笨拙地將另外一片窗簾也拉了下來，將它一路拖過冰冷的地板，同時聽見它把地面上各種傢俱殘骸拖拉過來的聲音。

法杖的魔光閃爍著，引導她通過黑暗的房間。當她終於走進光芒的範圍後，克麗珊娜精疲力盡地倒了下來，由於恐懼和疲倦而渾身顫抖不已。

直到這一刻，她都沒意識到自己有多麼疲倦。自從伊斯塔開始颳起風暴後，她已經連續好幾個夜晚無法成眠。一旦當她將自己裹在溫暖的窗簾里時，就此睡去的可能性突然變得十分誘人。

「不要亂想！」她強迫自己站起來，將窗簾拖向卡拉蒙，跪倒在他身旁。她用那厚重的布料覆蓋住他寬闊的肩膀。他的胸口幾乎停止不動，快要沒有了呼吸。她用自己冰冷的手探觸他的脈搏──又慢又不規律。接著她又看到在他前額的白色印記──彷彿是被蒼白無血色的死亡之吻所烙印。

那個飄浮的頭顱又出現在克麗珊娜的腦海中。她打了個寒顫，把那恐怖的影像趕出腦海，並將卡拉蒙全身包覆在窗簾里，再慢慢地將手放在他的前額上。

「帕拉丁，」她柔聲說，「如果禰沒有因為憤怒而捨棄了禰的信徒，如果禰願意了解她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顯耀禰，如果禰願意打散這片黑暗，應許我的祈禱──請醫好這個男人！如果他的命運還不應結束，如果他還有必須完成的事情，請賜與他健康。如果他的命運應該畫上句點，請禰輕柔地將他的靈魂擁入懷中。帕拉丁，讓他能夠永世──」

克麗珊娜再也說不下去了。她的力氣耗盡，心靈的掙扎和恐懼搾乾了她每一分氣力。她孤單地迷失在廣大的黑暗中，絕望得雙手掩面，哭泣了起來。

接著她感覺有一隻手觸摸著她，她大喫一驚。但這隻手強而有力，十分地溫暖。「乖，提卡。」一個低沉、睡意朦朧的聲音說，「一切都會沒事的，不要哭了。」

克麗珊娜抬起滿布淚痕的臉，注意到卡拉蒙的胸口穩定地起伏，伴隨著沉穩的呼吸聲。卡拉蒙的臉孔恢復了血色，白色的死亡之吻也已經消退。他微笑著輕拍她的手。

「只不過是個噩夢，提卡。」他喃喃道，「都會過去的──明天一早──」

卡拉蒙將窗簾蓋住自己的脖子，舒服地打了個大哈欠，翻過身來，陷入深沉平穩的睡眠中。

克麗珊娜又倦又累，連道謝的力氣都沒有，只能呆呆地看著大漢入睡。接著，一個聲音引起她的注意──滴水的聲音！她轉過頭來發現──之前沒注意到的──桌子邊緣出現了一個破燒杯，燒杯的長頸早已斷成兩半，開口朝著桌緣，里面的內容物早在百年前就已經消失殆盡。但如今里面卻裝滿某種清澈的液體，慢慢地一滴滴掉落在地上，每一滴液體都在法杖的光芒下閃爍著。

克麗珊娜伸出手，接住了幾滴液體，遲疑地舉向脣邊。

「水！」她低聲說。

水的味道有些苦，甚至還有點咸味，但是對克麗珊娜來說，卻似乎是她喝過最甘美的泉水。她強迫自己痠痛的身體往前移動，把清水倒在手掌上飢渴地飲著。當她將燒杯放直之後，她可以看見水位又再度恢復了原來的高度，補滿她方纔喝掉的量。

現在她整個身軀都充滿了對帕拉丁的感謝，感激到難以言語。她對黑暗和邪惡生物的恐懼消失了，她的神並沒有捨棄她，祂仍然和她在一起，即使她做了讓祂失望的事情。

當她的恐懼消退之後，她看了卡拉蒙一眼，注意到他平靜地睡著，臉上痛苦的痕跡也跟著抹平。這才放心地走到雙脣凍得發紫、緊攏著袍子的雷斯林身邊。

她在雷斯林的身邊躺了下來，知道兩人的體熱將會替彼此取暖。克麗珊娜用窗簾將兩人蓋住，頭倚在雷斯林的肩膀上，閉上雙眼，讓黑暗將兩人一起包圍起來。

【註】

１　瑪濟斯是傳說中在修瑪的冒險中協助他的法師。他的法杖是法師歷史中最被重視的寶物之一，並不只是因為其中所隱含著的力量，而是使用過它的人所帶來的榮耀。的確，和其他的寶物相比，這法杖的功能似乎相當不起眼。但許多人懷疑這法杖上似乎有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多的力量。在雷斯林完成了試煉後，這柄法杖被送給他當作獎賞。

## １─３

「她叫他『雷斯林』！」

「但之後又叫他『費斯坦但提勒斯』！」

「我們怎麼能確定？這不對啊！他不是像預言所說的穿過樹林而來，更沒有預言中的力量！其他人呢？他應該是單槍匹馬出現的才對！」

「但我可以感應到他的魔力！我不敢忤逆他──」

「連這麼甜美的果實都沒辦法讓你動心？」

「血肉的味道讓你瘋了不成！如果這真的是他，而祂又發現你竟然以祂的傳人為餌食，祂就會把你打入永世不得輪迴的黑暗，讓你永遠渴望血肉的滋味，卻又不得品嚐！」

「萬一他不是，我們就等於怠忽職守這座高塔的職責，那麼祂的怒氣會讓永世不得輪迴的厄運也顯得微不足道！」

一陣沉默，接著──

「有個方法我們可以確定──」

「這太危險了。他現在很虛弱，我們可能會害死他。」

「我們一定得確定纔行！他死總比我們惹怒黑暗之後陛下要好得多！」

「是的──他的死還可以解釋。萬一不該活下來的活了──我們就罪無可赦了。」

冰冷刺骨的寒氣如同銀針般直刺入他的腦海。雷斯林在劇痛之中掙扎，試著擺脫昏眩和疲倦的影響，努力地恢復清醒。一張開雙眼，恐懼幾乎讓他喘不過氣來，眼前是兩顆懸浮著的頭顱，正用漆黑深不見底的雙眼瞪視著他。它們的雙手放在他的胸膛上──就是這兩雙手的寒意刺穿了他的靈魂。

法師看著兩雙眼睛，明白它們要的是什麼，突如其來的恐懼攫住了他。「不行，」他氣若遊絲地說，「我不要再經歷那一切！」

「你一定得要！我們一定要知道！」這是它們唯一的回答。

七名法師弟子的日間工作研究室里，沒有任何窗戶。沒有任何的光線，包括太陽、兩個月亮──銀色和紅色的──都不被允許進入這個房間。至於第三個黑月，在此地和其他的地方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感應到它的存在。

房間的照明是由安放在銀色燭臺上的巨大蠟燭來執行。燭臺上的蠟燭可以十分輕鬆地被帶走，讓這些弟子隨處走動，以便配合他們的研究。

這是偉大的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城堡中，唯一用蠟燭照明的房間。在其他的房間里，被施展了長效性照明法術的玻璃球飄浮在半空中，照亮城堡中永不缺席的黑暗氣息。研究室里不使用這些玻璃球的原因相當簡單──這里被佈下了強大的反魔法結界（註１），玻璃球只要一進入這房間，立刻就會熄滅。也因此這里的弟子們只能使用蠟燭，同時還盡量不讓太陽和兩個月亮的光芒進入，以全力隔絕外界的幹擾。

六名弟子坐在一張桌子四周，某些正悄悄地談著話，其他的則安靜地看著書。第七位弟子獨自一人坐在離他們很遠的一張桌子旁。六名弟子之中偶爾會有一兩名抬起頭來，不安地瞧著獨坐的那傢伙，但很快地又把頭低下來。因為，不管是誰在什麼時候看了那人一眼，他似乎永遠都是在瞪著他們。

第七位弟子覺得這樣相當有意思，露出了苦笑──待在這座城堡的日子里，雷斯林沒有遇到多少值得一笑的事情。對他來說，這段時間並不輕鬆。喔，要維持偽裝，不讓費斯坦但提勒斯猜到他的真實身分並不困難。他讓這個法師以為他也是那些愚蠢的崇拜者之一，期待能夠討這名邪惡法師的歡心，以獲得擔任他弟子的機會。

對雷斯林來說，狡詐欺瞞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甚至很享受他在那些弟子面前作戲的感覺──總是把事情做得略好一些、小勝一些，讓他們總是緊張兮兮，不敢放鬆。他也很喜歡和那法師之間的遊戲。他可以感應到大法師正密切注意著他。他知道偉大的法師心中在想些什麼──這個弟子是何方神聖？他是從哪里獲得大法師可以清楚感覺到，卻又無法定義的那種力量？

有時，雷斯林甚至認為自己發現了費斯坦但提勒斯正在觀察他的臉孔，認為這張臉有些熟悉──

的確，雷斯林相當享受這場遊戲。但是，他完全沒料到自己竟然會遇上讓自己不快的事情。這里的許多情景都強迫他想起他生命中最不快樂的時光──就學時代。

陰險的傢伙──在他以前的魔法學院里，其他的弟子是這麼稱呼他的。沒有人喜歡他、相信他，甚至連老師也對他感到恐懼。雷斯林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了孤獨、悲苦的青年時代。唯一關心他的人，就只有他的雙胞胎哥哥卡拉蒙，但他的愛是那麼地緊迫盯人、讓人窒息，甚至讓同學們的敵意相較之下都變得容易接受許多。

現在，即使他瞧不起那些努力討好大法師的傢伙──大法師最後挑選出來的中選者，就是他生命力量的來源（自然，所謂的中選者也都活不久）。即使他很享受嘲笑、愚弄這些笨蛋的快感，但是，在夜深人靜，他獨自一人聽見他們羣聚嘻笑時，那疼痛又會重新浮現──

他惱怒地提醒自己，現在這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他有更遠大的目標要達成，他必須集中注意力，保存自己的力量。因為今天就是命運之日，費斯坦但提勒斯挑選弟子的日子。

你們這六個人將會離開，雷斯林心想。你們將會對我又嫉又恨地離開，但是你們卻永遠不可能知道，我救了你們其中每一個人的小命！

通往研究室的大門嘎吱一聲打開了，坐在桌旁的六名弟子突然間精神一振。雷斯林看著他們，露出不屑的微笑，眼角又看見同樣的微笑映射在站在門口、臉色死灰、十分蒼老的那人身上。

大法師異光逼人的雙眸依序看著這六名弟子，讓他們蒼白著臉低下頭，雙手緊張地玩弄著身上攜帶的藥材。

終於，費斯坦但提勒斯的雙眼轉向了第七名坐在一旁的弟子身上。雷斯林毫不退縮地看著他，讓微笑變成嘲諷。費斯坦但提勒斯緊蹙雙眉，他一氣之下，將門給關了起來。六名弟子聽著那打破寧靜的轟然巨響，不知如何是好。

法師走向研究室的前半部，腳步有些遲緩。他倚著一根柺杖，全身的老骨頭嘎吱作響，慢慢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法師的目光再度投向坐在他面前的六名弟子，當他注視他們的時候──特別是他們年輕的軀體和活力──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手就不禁撫摸起脖子上掛著的那條項鍊。那是條十分奇特的項鍊，只有一顆巨大、渾圓的血玉髓鑲在很普通的銀底座上。

弟子們私底下常常討論這條項鍊的作用到底是什麼。那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所佩戴的唯一裝飾，也因此必定十分有價值。即使是最低階的弟子，也可以感受到血玉髓上附有極強的保護法術，讓它不受任何咒語所影響。它到底有什麼作用？弟子們私底下討論著，答案從召喚異次元的生物到與黑暗之後直接溝通等答案都有，不一而足。

他們其中一員其實知道它真正的用途，但雷斯林卻不和其他人分享這個祕密。

費斯坦但提勒斯枯瘦的手顫抖著握住血玉髓，飢渴地看著每一位弟子。雷斯林發誓看見法師舔了舔嘴脣，這讓年輕的法師突然感到一陣恐懼。萬一我失敗了怎麼辦？他顫抖地自問。他的力量那麼強！他是史上最強的法師！我的力量夠強嗎？萬一──

「開始測驗。」費斯坦但提勒斯沙啞地說，目光轉向六名弟子中的第一位。

雷斯林堅定地將恐懼從心里驅逐出來。這是他努力了一輩子所追求的一瞬間，如果他失敗了，等待他的將只有死亡。他以前就面對過無數次的死亡。事實上，面對死亡就像面對老朋友──

一個接一個，年輕的法師站了起來，打開手中的法術書，念誦他們的咒語。如果這間研究室沒有強力的反魔法防護，現在將會充滿了令人目眩的景象。火球會在屋內爆炸，將所有在影響範圍內的人燒成焦炭；虛幻的巨龍將會噴吐致命的幻影火焰，讓人畏懼的生物也將會從異次元被召喚出來。但是，現在研究室里面的燭光依舊靜靜地照耀著。房里只有施法者吟唱咒語和翻動法術書的聲音。

法師們陸續完成了測驗，坐回自己的位置。每個人的表現都非常好，這其實也都在意料之中。費斯坦但提勒斯只從通過大法師之塔殘酷試煉的法師中，挑選七名最強的候選人在他的門下進修。最後再從這七個人當中挑選出一個助手來。

或者說，這是弟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

大法師的手握住了血玉髓，眼光投向雷斯林。「法師，該你了。」他說，衰老的眼中閃起異樣光彩。法師前額的皺紋稍微加深了些，似乎試圖回憶起年輕法師有些熟悉的外表。

雷斯林依舊帶著嘲弄的微笑背誦那些復雜的咒語。其他的弟子們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動，毫不掩飾對他驚人技巧的仇視和忌妒。費斯坦但提勒斯靜靜地看著，原先皺眉的表情突然變得無比飢渴，猙獰的面孔幾乎打破雷斯林的注意力。

年輕的法師強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咒語上。突然間，整個研究室被一陣七彩眩目的光芒所照亮，原先死寂的氣氛被一聲爆炸給打破了！

費斯坦但提勒斯大喫一驚，臉上的笑容在一瞬間消失。其他弟子不約而同地倒抽一口氣。

「你是如何突破反法術的箝制？」費斯坦但提勒斯暴怒地追問。「這是什麼樣奇異的力量？」

雷斯林打開雙手做為回答。在他手中握著兩顆藍綠色的火球，刺眼的光芒讓人幾乎無法逼視。接著，他帶著同樣輕蔑的笑容，合上雙手。火焰消失了。

研究室又再度陷入了寂靜之中，但是伴隨著費斯坦但提勒斯的起身，現在這沉默代表了恐懼。他的怒氣像是火焰般包圍全身，走向第七名弟子。

雷斯林並沒有因為對方的怒氣而退縮，他依舊冷靜地站著，看著法師前進的腳步。

「你是怎麼──」費斯坦但提勒斯的聲音十分激動。他的目光轉向年輕法師削瘦的雙手，怒吼著伸出手抓住雷斯林的手腕。

雷斯林痛得低呼一聲，因為大法師的手冰冷得如同屍體一般。但他還是強迫自己保持微笑，雖然他知道自己的表情此時一定也和死人沒兩樣。

「磷光粉！」費斯坦但提勒斯將雷斯林拉向前，將他的手拉到燭光底下，讓每個人都能看清楚。「最簡單的騙術，只有街頭賣藝人才會用的技巧！」

「我就是這樣討生活的，」雷斯林強忍疼痛，緊咬牙關說道，「大師，我認為在你所召集的這些菜鳥面前，這樣做十分適合。」

費斯坦但提勒斯握得更緊了。雷斯林疼得幾乎無法忍受，但是他並沒有掙扎或試圖掙脫，也沒有將視線離開師父身上。雖然對方的手勁絲毫沒有放鬆，但臉上露出的表情卻是充滿好奇。

「所以你認為你比這些人要高明？」費斯坦但提勒斯用輕柔、幾乎接近溫和的口吻詢問雷斯林，不受其他弟子們氣惱耳語聲所影響。

雷斯林得要暫停片刻，才能恢復足夠的力氣在劇痛之下回答。「你知道我的確比他們優秀！」

費斯坦但提勒斯瞪著他，手仍然緊緊握住雷斯林的手腕。雷斯林看見老人的眼中突然湧出恐懼，不過這恐懼很快就被飢渴的慾望給掩蓋過去。費斯坦但提勒斯鬆開抓住雷斯林的手。年輕法師忍不住鬆了口氣，如釋重負地坐在椅子上按摩著疼痛的手腕。大法師的手所造成的痕跡清晰可見──那隻手讓他的手腕凍得發白。

「離開！」費斯坦但提勒斯大吼。六名法師站了起來，他們的黑袍發出摩擦的聲音。雷斯林也跟著起身。「你留下來！」大法師冷冷地說。

雷斯林坐回去，手依舊不停地按摩著疼痛的手腕。當其他的法師依序走出時，費斯坦但提勒斯跟著他們走向門外。最後，他轉過身，面對他的新徒弟。

「其他人很快就會離開，城堡里將只剩下我們兩個。深夜時到地底的密室和我會面，我在進行的實驗需要你的──協助。」

雷斯林帶著恐懼和期待，看著老法師的手緩緩伸向胸前的項鍊，愛憐地撫摸著那顆血玉髓。有那麼片刻，雷斯林無法回答。接著，他露出嘲弄的笑容，只是這次他嘲笑的是自己的恐懼。

「師父，我會到的。」他說。

雷斯林躺在城堡幽深的地底實驗室里的巨大石板上，連他厚重的黑天鵝絨袍也無法抵擋此處的寒意，讓他無法控制地發抖。但他也不確定這是由於寒氣、恐懼，或是興奮。

他看不見費斯坦但提勒斯，但是他可以聽見他行走的聲音──袍子摩擦聲、柺杖擊地聲、法術書翻頁聲。雷斯林全身緊繃地躺在石板上，假裝受到法師的影響而無力抵抗──關鍵的一刻飛快地逼近。

彷彿是為了回應他的緊張，費斯坦但提勒斯出現在他的視線里，用飢渴的眼神低頭看著年輕的法師，掛在脖子上的血玉髓項鍊緩緩搖動著。

「的確，」法師說，「你的確相當在行。你是這麼多年以來，我所遇到的弟子當中最厲害、力量最強大的。」

「你要怎麼處置我？」雷斯林用粗嘎的聲音問。他聲音中的絕望並不完全是裝出來的，他一定得知道項鍊的原理纔行。

「那有什麼關係？」費斯坦但提勒斯冷冷地問，手輕放在法師的胸口。

「我──我來找你的目的是為了學習。」雷斯林說，咬緊牙根試著不要在這恐怖的碰觸下退縮。「即使到最後一刻，我還是希望能夠繼續學習！」

「令人敬佩。」費斯坦但提勒斯點點頭，若有所思地看著眼前的黑暗。雷斯林暗自心想，也許是在腦中默念等一下的咒語。「能夠侵佔一個這麼求知若渴的軀體，我一定會很高興的；而且你的魔法技巧還這麼高超。很好，我會解釋的，徒弟。這是我的最後一課，好好學習。」

「年輕人，你沒辦法想像衰老的恐怖。我記得非常清楚，在我的第一生中，當我首次發現，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師，竟然註定要被囚禁在一個受到歲月侵蝕、漸漸虛弱、衰老的軀體中，我的怒火幾乎吞噬了一切！只有我的心智還完好無缺！是的，那時我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意志還要堅強！但是這些力量、這些辛苦收集來的知識，都將化為塵土，成為蛆蟲的餌食！」

「那時我還穿著紅袍──」

「你吃了一驚。你沒想到嗎？選擇紅袍是理智分析後所做的決定，因為我從這個角度可以獲得更多的好處。處在中立的陣營中，一個人可以更無偏頗地學習，同時從光譜的兩端吸取知識，卻又不會受限於任何一端。我去祈求吉力安，中立之神。希望祂能容許我在這個塵世間繼續吸收知識。但是知識之神幫不上我的忙。人類是祂創造的，正因為我缺乏耐性的人類天性，以及對自己短促生命的警覺，才會督促著我不斷的學習。我註定要接受這樣的命運。」

費斯坦但提勒斯聳聳肩。「徒弟，我從你眼中可以看見理解的光芒。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很遺憾必須要毀滅你。我認為我們甚至可以發展出相互了解的關係來。但是，長話短說，我走上了黑暗的道路。我詛咒紅月，踏上黑袍的道路。黑暗之後聽見了我的祈禱，並答應了我的請求。穿上黑袍之後，我被帶到祂的空間中──我看見了未來，也經歷了過去。祂給了我這條項鍊，讓我只要待在這個空間里就可以繼續地更換身體。最後，當我選擇要跨越時間的界限，進入未來之時，將會有一個軀體準備好要迎接我的到來。」

雷斯林沒辦法壓抑不由自主發出的冷顫。他的嘴脣因恨意而彎曲起來。他的身體就是法師所提到的身體！準備好迎接──

但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沒有注意。法師舉起血玉髓項鍊，準備要施展接下來的法術。

雷斯林看著被實驗室里蒼白光芒照明反射的項鍊，感覺自己的心跳加速。他的雙手緊握起來。

經過一番努力，他啟口，聲音因興奮而不斷地顫抖，他暗自希望對方會誤以為自己是因為恐懼而顫抖。他低聲說，「告訴我這是怎麼作用的！告訴我會發生什麼事情！」

費斯坦但提勒斯笑了，他的手拿著血玉髓項鍊在雷斯林的胸口緩緩地遊移。「我會把這個放在你的胸口，就在你心臟的位置。接著，你會慢慢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力開始流出你的身體。至於你所必須經歷的痛苦，我相信是相當驚人的。但是，徒弟，如果你不多做無謂的掙扎，這不會持續很久。只要你一投降，你很快就會失去意識。從我觀察的經驗顯示，掙扎只會增加你的痛苦。」

「需要念咒語嗎？」雷斯林顫抖著問。

「當然。」費斯坦但提勒斯冷冷地回答，他的身體彎曲，靠近雷斯林的身軀，目光幾乎和年輕法師的雙眼平視。他小心地將血玉髓項鍊放在雷斯林的胸口。「你馬上就會聽到這些咒語，這將會是你所聽到最後之音。」

在那冰冷的手指碰觸下，雷斯林感到全身不適，有一瞬間，他幾乎剋制不住想要站起來逃跑的衝動。不行，他冷靜地對自己說，雙手握拳，指甲深深地陷入肉中，如此疼痛才能讓他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恐懼上。「我一定得聽見咒語纔行！」

他強迫自己渾身發抖地躺在那里，卻無法控制地閉上雙眼，遮住那張滿是皺紋、邪惡的面孔愈來愈靠近的景象，如此靠近的距離，讓他可以聞到對方呼吸中的腐臭氣味。

「就是這樣，」一個輕柔的聲音說，「放鬆──」費斯坦但提勒斯開始吟唱咒語。

法師閉上眼，專注地施展這個復雜的法術，同時將血玉髓項鍊緊緊貼向雷斯林。因此，費斯坦但提勒斯沒注意到，他的咒語正被施法目標低聲喃喃復誦著。當法師察覺到出了差錯時，他已經念完了咒語，等待著新的生命力流進那古老的軀殼中。

什麼也沒發生。

費斯坦但提勒斯警覺地張開眼，驚訝地看著那年輕的黑袍法師躺在冰冷的石板上。緊接著大法師驚呼一聲，腳步踉蹌後退，被突如其來的恐懼所包圍。

「我想你最後終於認得我了。」雷斯林坐起身來說。他的一隻手扶著石板，另一隻手卻伸入袍子的內袋。「未來，不會有什麼身體在等著你了。」

費斯坦但提勒斯沒有回答。他的視線投向雷斯林的口袋，彷彿要看穿它們一樣。

他很快地恢復了鎮定。「是那個偉大的帕薩理安派你回到這個年代嗎？小法師。」他不屑地問，但視線從未離開年輕法師的口袋。

雷斯林搖搖頭，離開大石板，一隻手仍然放在口袋里。雷斯林用另一隻手掀開兜帽，讓費斯坦但提勒斯可以看清他真正的面孔，而不是在過去幾個月中努力維持的幻象。「我是自己來的。我現在是大法師之塔的主人了。」

「這不可能！」法師大吼。

雷斯林露出笑容，但是他冰冷的眼中並沒有任何笑意，費斯坦但提勒斯發現自己無法逃脫那雙如鏡的眸子。「那是你的想法。但是你犯了個錯，你太小看我了。當我在進行試煉時，你就從我身上吸取了部份的生命力，做為從闇精靈手下救我一命的代價；你強迫我在殘破的身軀中忍受無邊無際的痛苦，讓我註定只能倚靠我的兄長；你教導我如何使用龍珠，而當我應該死在帕蘭薩斯的大圖書館中時，你又讓我茍延殘喘活了下來；在長槍之戰時，你協助我將黑暗之後趕回無底深淵，讓祂對這個世界或是對你都不再是個威脅。然後，當你在這個時空獲得了足夠的力量之後，你準備回到未來，奪取我的身軀！你將會變成我。」

雷斯林注意到費斯坦但提勒斯瞇起眼睛，年輕法師緊張起來，手握緊了放在口袋中的東西。但對方只是輕聲地說，「你說的都對。那你準備怎麼做呢？殺了我？」

「錯，」雷斯林柔聲說，「我要變成你！」

「愚蠢！」費斯坦但提勒斯尖聲大笑。他用衰老的手臂高舉起血玉髓項鍊。「你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達成你所說的目標，就是把這個用在我身上！但是它可以抵抗各種魔法，你甚至不能理解我所施展的防護法術有多麼強，小法師──」

倏地，他的聲音只剩下恐懼的喘息聲。雷斯林的手從袍里抽了出來，手中拿的是血玉髓項鍊。

「可以抵抗各種魔法，」年輕法師說，笑容和骷髏沒兩樣，「卻躲不過每個街頭賣藝人都耳熟能詳的戲法──」

雷斯林看見老法師的臉色變得死白。費斯坦但提勒斯的眼睛瘋狂地轉向脖子上的項鍊。現在幻象已經破除了，他才意識到自己手中什麼也沒有。

爆裂、破碎的聲音打破這片寂靜。雷斯林腳下的地板開始晃動，讓年輕法師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實驗室的地板斷成兩半，碎石四處飛濺。在一片混亂之中，費斯坦但提勒斯的聲音穿透這一切，吟唱著強力的召喚咒語（註２）。

雷斯林一認出這個法術，立刻做出了回應。他在身體四周施展了一個防護盾（註３），爭取時間施展自己的法術。他趴在地上，回頭看見一個身影從地底下冒了出來，它醜惡的形象似乎只有在狂亂的噩夢中才會出現。

「抓住他！抓住他！」費斯坦但提勒斯尖聲命令，手指向雷斯林。那怪物飛奔過破碎的地板，朝年輕的法師直衝，並對著他伸出觸手。

來自異次元的怪物用自己的魔法影響了雷斯林，讓雷斯林感到無比恐懼。他的護盾在這巨大的力量下崩潰了，那怪物將會奪走他的靈魂，吞噬他的血肉。

自制！漫長的學習、漫長的練習和嚴格的自我要求在此時發揮了效用，讓雷斯林記起了適當的咒語。當年輕法師開始頌唱驅趕異物的咒語時，他可以感覺到魔法的力量順暢地流過他的身體，為他帶來一陣狂喜，讓恐懼的情緒消失得無影無蹤。

怪物遲疑了。

費斯坦但提勒斯狂怒地命令它繼續往前。

雷斯林命令它停下來。

怪物看著兩名法師，觸鬚抽動著，形體在創造它的強風中忽隱忽視。兩個法師都讓它無法靠近，全心全意地注意著對方，等待著對方眨眼、嘴脣抽動、手指彎曲──一瞬間的疏忽就足以致命。

沒有人移動，沒有人看起來能夠移動。雷斯林的耐力較強，但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力量來自古老的泉源，他能夠召喚不可見的力量來協助他戰勝。

最後，那個怪物再也承受不住這樣的力量，它夾在勢均力敵的巨大力量中被左右撕扯著。它由魔法所構成的形體也無法繼續存在。在一陣令人目眩的閃光後，它爆炸了。

爆炸的威力讓兩名法師都踉蹌後退，猛力撞上牆。恐怖的惡臭充滿了整個房間，玻璃碎片如雨般飛濺。實驗室的牆壁焦黑龜裂，地面四處都是七彩火焰，讓殘破不堪的房間被籠罩在詭異莫名的影子中。

雷斯林步履不穩地站起來，擦去額頭傷口所流出的鮮血。他的敵手立即也跟著站起來，兩個人都知道，任何疏忽就代表死亡。在搖曳的火光中，兩名法師彼此對峙。

「啊，原來結果是這樣！」費斯坦但提勒斯用他沙啞、蒼老的聲音說，「你可以繼續茍活，過著輕鬆的生活。我將會讓你不再衰弱，不再需要面對年歲的衰老。你為什麼要自取滅亡呢？」

「你知道的。」雷斯林柔聲說，呼吸十分濁重，全身的力量幾乎已經耗盡。

費斯坦但提勒斯緩緩點點頭，看著雷斯林。「我之前講過，」他低聲說，「真可惜結果會是這樣。我們兩人合作，你和我將會有無比的功業。但是──」

「勝者生，敗者亡。」雷斯林說。他伸出手，小心地將血玉髓放到冰冷的石板上。然後他聽見了咒語吟唱的聲音，立即提高聲音回應對方的咒語。

戰鬥持續了很長的時間。高塔的兩名守護者困惑地看著眼前的黑袍法師腦中所投射出來的影像。直到這一刻，他們都是從雷斯林的角度來看這一切。但是現在兩名法師的距離，近到兩位守護者所能看見的是兩個對手眼中的景象。

雷電從指尖迸射而出，穿著黑袍的身軀疼痛扭動，憤怒和痛苦的叫喊聲伴隨著碎石、木塊掉落的聲音，構成了激烈的進行曲。

魔法構成的火焰牆逼退了寒冰徹骨的冰牆，熱風隨著颶風進犯。烈炎暴風橫掃走道，邪異的怪物應主人的召喚從無底深淵一湧而出。地、水、風、火的鬥爭撼動了整座城堡。費斯坦但提勒斯巨大的黑色城堡開始有了裂縫，石塊從牆壁上不停地掉落下來。

緊接著，在一聲混合了恐懼及痛苦的慘叫聲中，其中一名黑袍法師倒了下來，嘴角冒出血沫。

誰是誰？倒下來的是哪一位？守衛努力地想要弄清楚，卻發現只是徒勞無功。

另一名力氣幾乎耗盡的法師休息了片刻，拖著腳步越過房間來到另一頭。他顫抖的手伸到石板上摸索著，片刻之後終於找到了血玉髓項鍊。黑袍法師用最後的力氣抓住項鍊，爬回手下敗將身邊。

躺在地上的法師一言不發，但圓睜著的那雙眼睛所流露出的仇視和極度的恨意，讓這兩名高塔守衛覺得自己也為之遜色。

握著項鍊的黑袍法師遲疑了一陣子。他和失敗者的心靈是如此地接近，以至於他可以從那雙眼里讀出那無聲的詛咒，他的靈魂也不禁退縮。但接著，他的嘴脣一抿，緩緩搖了搖頭，臉上露出勝利的笑容。他刻意放慢速度將血玉髓項鍊放在失敗者的胸口。

躺在地上的身體痛苦地扭曲起來，沾滿鮮血的嘴脣迸出淒厲的慘叫聲。接著，尖叫聲突然中斷了。法師的皮膚皺縮起來，如同乾枯的落葉一般。他的雙目無神地望向深黑遠方，如同植物般逐漸枯萎。

另一個法師輕嘆一口氣，無力地倒在受害者身上，他自己也虛弱不已、全身是傷。但是他手上所抓著的血玉髓項鍊讓他的體內流進了新的血液──假以時日，這血液會讓他恢復力量。他的腦中被知識所填滿，數百年來所累積的知識、力量、咒語，以及言語無法形容的奇觀、延伸數世紀的恐怖景象。但是，他腦中也有一個雙胞胎哥哥的記憶，一個破碎的身軀，一段孤單、痛苦的生活。

當這兩個生命在他體內混合，數百種互相衝突的記憶彼此爭鬥時，法師被這種無以名狀的經驗震撼得站不穩。握著血玉髓項鍊，終於獲得勝利的法師跪在地上，凝視手中的項鍊。他又驚又怕地低語──

「我是誰？」

【註】

１　反魔法：當法師施展這個法術時，將會有機會中和或抵銷他所接觸的魔法。

２　召來／召喚──這個法術能從別的地方將東西帶到施法者身邊；召來通常是針對物品或物質，召喚則是針對生物。這法術可以讓生物或是某種力量出現在施法者身邊，或者讓他可以引導外界的力量。

３　護盾術──在施展這個法術後，法師面前會出現一個隱形的護盾。

## １─４

高塔守衛離開雷斯林身邊，用空洞的雙眼看著他。法師虛弱得無法動彈，雙眸反射出眼前的黑暗。

「我說，」他氣若遊絲地說，對方卻可以毫無困難地理解。「再敢碰我，我就讓你們化成飛灰，就像他的下場一樣！」

「是的，主人。」對方蒼白的影像無聲無息地退回黑暗中。

「怎麼──」克麗珊娜睡意朦朧地問。「你說什麼？」她發現自己頭枕在雷斯林的肩膀上，不由自主地羞紅了臉，急忙坐起來。「我可以幫你拿什麼東西嗎？」她問。

「熱水。」雷斯林僵硬地躺回去。「來──沖泡我的藥。」

克麗珊娜揉揉眼睛，打量著四周。灰色的曙光滲進窗戶，這微弱的光線帶著邪氣，反而讓人更不舒服。瑪濟斯法杖的光亮依舊，讓黑夜的生物不敢進逼。但法杖的光卻沒有帶來絲毫暖意。克麗珊娜按摩著疼痛的脖子，她全身僵硬、痠痛不已，剛剛一定睡了好幾個小時。房間依舊寒氣逼人，她無奈地看著空蕩、冰冷的壁爐。

「這里有木柴。」她結巴地說，眼光瞄向滿地的傢俱碎片。「但是我──我沒有打火石或火絨。我沒辦法──」

「叫醒我哥！」雷斯林大吼，隨即急促地喘息起來。他試著要再說些什麼，卻無法發出聲音來。他眼中閃爍著極強的怒氣，面容扭曲。克麗珊娜警覺地看著他，從心底升起一股寒意。

雷斯林虛弱地閉上眼，手輕放在胸口。「拜託，」他痛苦地低語，「好難過──」

「沒問題。」克麗珊娜溫柔地回答，感覺十分羞愧。日復一日地在這種痛苦中掙扎會是什麼感覺？她彎腰向前，將自己身上披著的窗簾解下，輕柔地覆在雷斯林身上。法師無聲地點點頭，表示感謝。克麗珊娜顫抖著走向卡拉蒙躺臥之處。

她伸出手準備搖動卡拉蒙的肩膀，卻遲疑了片刻。萬一他的視力還沒恢復怎麼辦？或者他已經可以看見，決定要──決定殺死雷斯林？

不過她的遲疑只延續了片刻。她最終仍然下定決心，用力地搖搖大漢的肩膀。她告訴自己，如果他輕舉妄動，我會阻止他的。我之前做過一次，這次也行。

在此同時，她依然能夠感覺到黑暗中有兩個蒼白的身影，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卡拉蒙，」她輕聲喊，「卡拉蒙，醒醒。求求你！我們需要──」

「什麼？」卡拉蒙很快地坐了起來，手下意識的伸向劍柄──劍不在那邊。他的眼光轉向克麗珊娜，似乎鬆了口氣，卻又很害怕看到她。他目光渙散地凝視她，似乎完全不認得眼前的人，隨即飛快地打量起四周的環境。

慢慢地，卡拉蒙的臉上開始浮現不久前的回憶，克麗珊娜看見他臉上的哀傷，看見他冰冷的眼神，看見他臉上繃緊的肌肉。她準備要開口說些什麼──道歉、認錯、退讓────但他的眼神突然變得溫柔，充滿了關懷。

「克麗珊娜女士，」他坐直身子，將身上的毯子解開。「妳快著涼了！拿著，快披上。」

在她來得及反對前，卡拉蒙就粗魯地將窗簾披在她身上。她注意到對方偷偷瞄了弟弟一眼，但目光很快就移開了，彷彿對方根本不存在。

克麗珊娜抓住他的手臂。「卡拉蒙，」她說，「他救了我們一命。他施了一道法術，那些在黑暗中的怪物因為他的命令而離開了我們！」

「因為它們認識自己的同伴！」卡拉蒙沙啞地說，低下頭試圖掙脫她的雙手。但克麗珊娜緊盯著他，讓他無法逃脫。

「你不能現在把他殺掉。」她怒道，「聽著，他現在手無寸鐵，毫無反擊能力。如果你這樣做，我們全都會死。不過你還是準備這樣做，對吧！」

「我下不了手。」卡拉蒙說。他棕色的雙眼清澈而冰冷，克麗珊娜再一次發現這兩名雙胞胎有著相似的特徵。「面對現實吧，神眷之女。即使我敢動手，妳也會立刻把我弄瞎的。」

卡拉蒙甩開了她的手。

「我們其中至少要有一人能夠看清事情的真相。」他說。

克麗珊娜因羞憤而瞬間漲紅了臉，她彷彿聽見戰士諷刺的話語中有著羅拉倫給她的教訓。卡拉蒙很快地站起來，別過頭去。

「我會生堆火，」他語氣冷硬地說，比著四周。「如果，我弟的朋友容許我這樣做。」

「我相信它們會的。」克麗珊娜用同樣的語氣說，跟著站起身。「當我扯下這些窗簾時──它們並沒有阻止我。」她一想起之前被那些死亡幽影所困住的情景，就剋制不住話聲中的顫抖。

卡拉蒙打量著她，克麗珊娜首次意識到自己可能有多憔悴。她披著破爛的天鵝絨窗簾，身上的白袍千瘡百孔，還沾著可怕的血跡和灰塵。她的手下意識地移向髮梢。那頭曾經光滑烏黑，僕人費時梳理的秀髮，現在凌亂不堪地垂掛在前額。她可以感覺到臉上滿布已乾的淚痕、塵土、血汗──

她不由自主地抹了抹臉，試圖將頭髮歸回定位。接著她突然意識到自己這樣看起來十分可憐，而且這微薄的努力似乎也沒起多少效用，便決定不如放棄算了。

「哼，我不再是你第一次遇到的那個冷若冰霜的大理石女人了，」她嘲弄地說，「你也不再是那個爛醉如泥的酒鬼。看起來我們兩人都學到了一些教訓。」

「我知道我學到了教訓。」卡拉蒙凝重地說。

「是嗎？」克麗珊娜不屑道。「我很懷疑！你也知道那些法師是派我回來送死的嗎？」

卡拉蒙瞪著她。她露出凝重的笑容。

「我想也是。你不知道這件小事，就像你弟弟說的一樣。那個時光旅行裝置只有一個人能夠使用，就只有擁有那個裝置的你可以回來！法師派我回來送死，因為他們畏懼我！」

卡拉蒙皺起眉頭，他張開嘴欲言又止。「妳本來可以和那名來找妳的精靈離開伊斯塔的。」

「你會離開嗎？」克麗珊娜反問。「如果你能夠選擇的話，你願意放棄自己的生命嗎？當然不會！我和你有這麼不同嗎？」

卡拉蒙的眉頭皺得更緊，正當他準備反駁時，雷斯林咳了起來。克麗珊娜看了看法師，嘆口氣道，「你最好趕快把火升起來，不然大家都會完蛋。」她轉身背對著依然靜靜注視她的卡拉蒙，走向雷斯林。

克麗珊娜看著虛弱的法師，不知道他是否聽見了；她甚至懷疑法師是否還清醒著。

他的確是清醒的，但即使雷斯林聽到他們之間的對話，他看起來也沒力氣可以表示任何意見。克麗珊娜將一些水倒進撿來的破碗中，跪在法師身邊。她從袍子上撕下最乾淨的部分，試圖抹淨雷斯林的臉；即使在這冰冷的房間中，那塊布也因他體內的高熱而微微發燙。

她可以聽見身後卡拉蒙正在收集傢俱，堆放到壁爐里面。

「我得要有些生火的東西纔行。」大漢自言自語。「啊，這些書──」

雷斯林一聽見這段話，猛然張開眼睛，轉動著頭，虛弱地試圖坐起來。

「不要，卡拉蒙！」克麗珊娜警覺地大喊。卡拉蒙拿著一本書，手僵在半空中。

「危險，哥哥！」雷斯林話聲微弱。「法術書！不要碰它們──」

他無法再發出聲音，但是他雙眼中的異光讓卡拉蒙也不禁退縮。大漢口里不知道嘟囔些什麼，把書丟了回去，開始找尋其他的引火物。克麗珊娜注意到雷斯林安心地閉起雙眼。

「這──看起來像是某種文字。」在片刻的搜尋之後，卡拉蒙從地上找到了一些文件。「這些東西──可以嗎？」他含糊不清地問。

雷斯林無言地點點頭，不消幾分鐘，克麗珊娜就聽見了火焰燃燒的聲音。在起初的小火愈燒愈旺之後，破碎的傢俱成了最佳的燃料，火焰很快就散放出溫暖光芒。克麗珊娜看著四周的陰影，發現那些蒼白生物稍稍後退了些，仍然沒有離開。

「我們得將雷斯林移動到靠近火堆的地方。」克麗珊娜站了起來。「他剛剛提到了一些什麼藥的──」

「沒錯。」卡拉蒙語調平板地回答。他走到克麗珊娜身邊，低頭看著弟弟，然後聳聳肩。「如果他這樣想的話，就叫他用魔法把自己變過去。」

克麗珊娜的眼中閃著怒氣，傷人的言語懸在嘴邊。但是，雷斯林有氣無力地比了個手勢，讓她咬住下脣，強忍了下來。

「你長大成人的時機真是不湊巧啊，哥哥。」法師低語道。

「也許吧！」卡拉蒙慢慢地說，臉上籠罩著難以形容的哀傷。他搖搖頭，走回火堆旁站著。「也許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克麗珊娜的目光跟隨著雷斯林看向大漢，卻意外地瞥見到法師臉上閃過一抹滿意的微笑。當雷斯林抬起頭時，那抹微笑很快便消失了。他舉起手，示意她靠近。

「我可以站起來，」他說，「只要妳扶我一把。」

「來，你會需要法杖的。」她伸出手準備去拿法杖。

「別碰！」雷斯林命令道，飛快地捉住她的手。「不行。」他的口氣變得比較溫柔，一陣劇烈的咳嗽讓他幾乎喘不過氣。「只要其他人的手──碰到──光就會熄滅──」

克麗珊娜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打量著四周的房間。雷斯林看見她的神色，知道她內心的想法。他看了看那些在法杖光芒外徘徊閃爍不定的影子後，搖搖頭。「我不認為它們會攻擊我們。」克麗珊娜伸出手扶他站起來時，法師開口道，「它們知道我是誰。」他的嘴角露出嘲弄的笑容，開始不停地咳嗽。

「它們知道我是誰。」他這次的口吻比較堅定。「它們不敢冒犯我，但是──」他又再度咳了起來，全身的重量都倚靠在克麗珊娜身上，一隻手搭著她的肩膀，另一隻手緊緊地抓住法杖。「讓法杖的光芒繼續照亮四周會比較安全。」

法師腳步一個不穩，險些倒了下來。克麗珊娜停下腳步，讓他喘口氣。她自己的呼吸也比平日要來得急促，顯示出她內心情感的糾葛。當她聽見雷斯林掙扎的呼吸聲時，她的內心充滿了對弱者的同情。不過，她同時也可以感覺到那具緊靠著她的身軀所散發出來的高熱。他的法術藥材──玫瑰花瓣、香料等發出令人沉迷的味道，他的黑天鵝絨袍觸感十分舒適，遠比她身上披著的窗簾要舒服。兩人的目光不期然地相遇了，有那麼一瞬間，雷斯林毫無表情的眼眸中露出了一道裂縫，讓她看見里面暗藏的熱情和溫暖。他的手下意識地收緊，不知不覺又將她摟近。

克麗珊娜雙頰緋紅，既想飛快地逃離，又想永遠留在這溫暖的懷抱中。她很快低下頭，但一切都太遲了。她感覺到雷斯林的身體僵硬起來。他生氣的收回手，將她推開，只倚靠著法杖。

但他還是太虛弱了。他踉蹌地踏出一步，又搖搖欲墜。克麗珊娜準備扶他一把，但是一個巨大的身軀突然擋在她和法師之間。強壯的手臂把雷斯林像小孩般抱了起來。卡拉蒙抱著弟弟，將他放在一個剛被他移到火爐邊的破爛椅子上。

克麗珊娜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離開自己原先站立之處，只能靠著桌子。在她意識到自己早已遠離火光和法杖的光圈範圍後，才彷彿大夢初醒般急忙走到火爐邊。

「克麗珊娜女士，快坐下來。」卡拉蒙拉來另一張椅子，盡可能地用手將灰塵拍乾淨。

「感謝。」她喃喃道，試圖避開大漢的目光。她在椅子上坐下來，愣愣地看著火爐，好不容易纔恢復冷靜。

當她終於能夠平靜思考後，她看見雷斯林躺在椅子上，雙眼緊閉，呼吸時急時緩。卡拉蒙則正利用從壁爐的灰燼中找出來的一個破爛小鐵鍋來煮水。他站在壁爐前，專注地看著那鍋水。火光照在他的金色盔甲，和他古銅色的結實肌肉上。當他伸懶腰時，全身的肌肉彷彿大海的波浪般起了一陣波動。

他可真壯，克麗珊娜心想，突然感到一陣寒意。她還記得這壯漢走進毀滅的神殿底下那間房間時，手中拿著染血的長劍，眼中滿布殺氣──

「水準備好了。」卡拉蒙大聲說，克麗珊娜驚訝地回過神來。

「讓我來調藥。」她很快地回答，感謝終於有事情可以讓自己分心。

當她靠近時，雷斯林睜開了雙眼。她從法師的雙眼中只看到了自己蒼白、瘦小、衣冠不整的模樣。他無言地取出一個小袋子，示意將它交給哥哥，隨後又精疲力竭地躺了下去。

克麗珊娜將袋子轉交給卡拉蒙，卻注意到他的表情混合了困惑和憂傷，有一種不尋常的嚴肅感覺。但他只說了一句話，「將幾片葉子放進杯子里，然後用熱水沖。」

「這是什麼？」克麗珊娜好奇地問。一打開袋子，克麗珊娜就因那特有的嗆鼻苦味而不禁捏住鼻子。卡拉蒙將熱水倒入她手中的杯子里。

「我也不知道。」他聳聳肩。「小雷一向都是自己收集這些藥草，自己調配。帕薩理安在──在試煉之後，當他病得快要死掉時，給了他這個配方。我知道──」他對她露出微笑。「聞起來這麼難聞的東西一定更難喝。」他近乎崇拜地看著弟弟。「但是這對他的確有幫助。」他的聲音變得沙啞，突然間把頭轉了過去。

克麗珊娜把熱氣騰騰的飲料拿給雷斯林，後者雙手不穩地握住杯子，急迫地將杯子舉到脣邊。在慢慢啜飲幾口後，他安心地嘆了口氣，又再度躺回破爛的椅子上。

大夥陷入了令人尷尬的沉默中。卡拉蒙又再度瞪著爐火發呆，雷斯林也一言不發地看著爐火，慢慢啜飲著藥汁。克麗珊娜坐回自己的椅子上，試圖打發時間，努力地理清思緒，想要搞清楚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幾小時之前，她還站在一個註定毀滅在諸神怒火中的城市里，當時她的身心都已經瀕臨崩潰邊緣。雖然她當時不願承認，但她現在可以面對事實了。她之前都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的靈魂是被信仰的銅牆鐵壁所包圍。但她現在知道了，那不是銅牆鐵壁，而是堅冰。堅冰在強烈的真理之光下融化了，讓她變得毫無防衛。如果不是雷斯林，她一定會死在伊斯塔。

雷斯林──她的臉又紅了起來。她以前從來沒想過熱情、愛意會打亂她的生活步調。很多年以前，她曾經和某個年輕人訂婚，她對他也頗有好感。但她並不愛他，事實上，她從沒真正愛過任何人，她從未歷過那種在童話中的愛情。和其他人糾纏不清是種時間的浪費，是個情感上的弱點。她還記得坦尼斯在提到妻子時說過──是叫羅拉娜吧？「當她離開時，我好像失去了右手──」

浪漫的傻子，她那時想。但是她現在自問，她對雷斯林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覺。她的思緒飄向伊斯塔的最後一天，閃電、暴風，以及她突然投入雷斯林懷中的景象。她的心中現在又充滿了當時的慾望和甜蜜的感覺，以及強力的擁抱。但是，她又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懼，想起那雙眼中的奇異光彩，以及他在那場風暴中狂喜的表現，彷彿就是他召來這場風暴似的。

這就像他身上的那種特殊氣味，玫瑰和香料這兩種令人愉悅的氣味，卻又和生物腐壞硫磺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即使她的身體渴望他的擁抱，但她的靈魂卻害怕地退卻。

卡拉蒙的肚子發出震耳欲聾的咕嚕聲，在這片死寂的房里實在讓人喫驚。

她抬起頭，思緒被打斷了，卻看見大漢困窘得羞紅臉。突然她也想起自己有多麼飢餓，她已經忘記自己上次進食是在多久之前。克麗珊娜忍不住大笑起來。

卡拉蒙狐疑地看著她，以為她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況。克麗珊娜看見卡拉蒙臉上疑惑的表情，忍不住笑得更大聲。房里的黑暗一時之間彷彿被照亮了，她靈魂上的陰影也隨之消散。她開懷大笑，好不容易纔靠著自制力勉強停了下來。卡拉蒙也開始大笑，紅著臉，搖著頭。

「諸神用這種方法提醒我們還是凡夫俗子。」克麗珊娜終於止住了笑，擦著眼淚。「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最陰暗恐怖的地方，四周環繞著隨時準備將我們生吞活剝的怪物。但是，此時我腦中能想到的，卻只是我肚子有多餓！」

「我們需要食物。」卡拉蒙突然認真嚴肅地說，「如果我們要在這里待上一陣子，還得要有像樣的衣服。」他看著弟弟。「我們要在這里待多久？」

「不會太久。」雷斯林回答。他已經喝完藥，聲音變得強壯許多。臉上也恢復了些許的血色。「我需要時間休息，恢復力氣，完成一些研究和準備。這位女士──」他的目光轉向克麗珊娜，後者因他話聲中毫無感情的語調而渾身打顫。「需要和她的神溝通，恢復她的信仰。然後，我們就做好進入時空大門的準備。那時，我的哥哥，你愛去哪里就去哪里。」

克麗珊娜感覺到卡拉蒙質疑的眼光，但是她強迫自己不要有任何表情，雖然雷斯林毫不在乎地提及進入黑暗之後領域的口氣，讓她心寒不已，但她仍然努力控制自己。她拒絕和卡拉蒙的目光相遇，愣愣地望著火爐。

大漢嘆了口氣，清清喉嚨。「你會送我回家嗎？」他問雙胞胎弟弟。

「如果那是你想去的地方。」

「是的。」卡拉蒙的聲音深沉而嚴肅。「我想回提卡身邊──和坦尼斯談談。」他結結巴巴地說。「我得要向他們解釋──泰斯為什麼會──被留在伊斯塔等死──」

「卡拉蒙，天哪！」雷斯林不耐煩地比了個手勢。「我還以為你的腦子終於有了進化成大人的傾向了！你回家時會發現坎德人就坐在你的廚房里，對提卡說著一個又一個的傻故事，同時還把你家給搬個精光！」

「什麼？」卡拉蒙臉色變得蒼白，雙眼圓睜。

「聽我說，哥哥！」雷斯林嘶聲說，一隻手指著卡拉蒙。「當坎德人幹擾了帕薩理安的法術時，他就等於自取滅亡了。時光旅行的法術嚴禁矮人、侏儒和其他種族回到過去並不是沒道理的。由於他們是被意外創造出來，是在李奧克斯漫不經心和命運的安排之下才出現的意外產物，因此，這些種族並不像諸神首先創造的──人類、精靈、食人魔等種族一樣，受到時光長流的規範。」

「因此，在我不小心說溜了嘴之後，坎德人很快就意識到他有可能改變歷史。我不能讓這事情發生！萬一如他所願，真的讓他阻止了大災變，誰知道會有什麼後果？也許我們會回到自己的時空，卻發現黑暗之後已經統治了整個世界──因為大災變的目的之一，便是讓這個世界準備好和祂對峙，在磨難中獲得抵抗祂的力量──」

「你就因為這樣而殺了他？！」卡拉蒙聲音粗嘎地插嘴。

「我叫他去拿那個裝置──」雷斯林把後面的話吞了回去。「我教他如何使用那個裝置，把他送了回去！」

卡拉蒙眨眨眼。「真的嗎？」他懷疑地問。

雷斯林嘆口氣，躺回椅背上。「我不奢望你會相信我，哥哥，但我是真的這樣做了。」他的手軟弱無力地扯著身上的黑袍。「畢竟你也沒什麼理由相信我。」

「你知道嗎？」克麗珊娜柔聲說，「我似乎記得，在最後地震來襲的那恐怖瞬間，我似乎看見了泰索何夫。他──他和我一起──在聖廳──」

她看見雷斯林的雙眼睜開了一道縫隙，鋒銳的眼神穿透她的心，讓她片刻之間無法集中心神。

「說下去。」卡拉蒙要求道。

「我──我記得──他手上拿著那個魔法裝置，至少我是這樣記得的。他有提過這件事。」克麗珊娜把手放在額頭上。「但是我記不起來他確實講過什麼話，那時一切都陷入完全的恐懼和混亂中。但是，我很確定他手上有那個裝置！」

雷斯林微微地笑了。「哥哥，這樣一來你應該相信克麗珊娜女士了吧？」他聳聳肩。「帕拉丁的牧師不會說謊的。」

「那麼泰索何夫回到家了？現在？」卡拉蒙試著要理解這個不可思議的狀況。「那麼，當我回家的時候，我會發現他──」

「毫髮無傷，口袋里裝著你大部分的財物。」雷斯林嘲諷地替他接下去。「不過，現在我們必須把注意力移轉到更為急迫的事情上。哥哥，你說的對，我們需要食物和保暖的衣服，而這些在這里都找不到。我們大約跨過了一百年左右的時光，現在大概是大災變後一百年左右。這座塔，」他揮揮手。「已經荒廢許多年。現在唯一守衛這座塔的，只有屍體還掛在門上的法師用生命所召喚來的黑暗生物。修肯樹林環繞著這個高塔生長，克萊恩上沒有任何生物膽敢靠近。」

「當然，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進入。但守衛們不會阻擋我們離開的，舉例來說，像是你，我的哥哥。你必須進入帕蘭薩斯去購買食物和衣服。其實我本來可以利用魔法製造出這些東西，但是從現在開始，我不敢浪費任何力量，以便保留所有精力，好和克麗珊娜一起進入時空大門。」

卡拉蒙睜大眼睛。他的目光移向被灰塵所覆蓋的窗櫺，思緒飄到恐怖的修肯樹林中。

「我會給你一個能夠通過樹林的護身符，哥哥。」雷斯林看見大漢臉上疑懼的表情，十分無奈地補充道。「事實上，護身符並不是協助你通過樹林。在這里面比樹林里要危險多了。這些守衛雖然服從我，但它們仍然渴望吞噬你的血肉。切記，沒有我的陪同，千萬不要離開這個房間。克麗珊娜女士，妳也是一樣。」

「這──這個時空大門在哪里？」卡拉蒙突然問。

「就在研究室里，我們的正上方，在塔頂的位置。」雷斯林回答。「時空大門被藏在法師們所能建造出最安全嚴密的地方，就像你想的一樣，這個大門非常危險！」

「在我看來，這些法師似乎是跨越了那條界限，去玩弄他們不該褻瀆的東西。」卡拉蒙皺起眉頭。「這些傢伙到底為什麼要搞出個通往無底深淵的通道？」

雷斯林將手指尖輕觸，若有所思地看著眼前的爐火，自言自語著，彷彿只有眼前的爐火纔能夠理解他。

「在渴求知識的過程中，人們創造出許多東西。有些是好的，為所有人帶來益處。一把劍在你手中，卡拉蒙，那將會是為了正義奮戰，拯救無辜受難者的力量；但是如果一柄劍，在──這樣說吧，在我們的姊姊奇蒂拉手上，只要合她的意，就會被用來劈開那些無辜者的腦袋。難道這是鑄劍師的錯嗎？」

「不──」卡拉蒙要開口回答，但他的弟弟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

「很久以前，在夢幻之年代里，當法師還廣為人所尊敬、魔法如日中天的年代時，五座大法師之塔如同在黑暗無知的深海上閃耀的希望之光一樣，引導著我們的方向。在這些塔中，強大的魔法日夜不停地運作著，為了人羣的福祉而努力。不只如此，富有理想的前輩們還有更偉大的計劃。照著他們的理想，也許我們現在就可以如巨龍般乘風飛翔，甚至可以離開這個殘破的世界，前往遙遠的美麗新世界──」

他的聲音變得十分溫柔。卡拉蒙和克麗珊娜彷彿著迷般被他的語調所迷惑，深陷在他所構築出來的魔法幻境中。

他嘆了口氣。「但結果卻不是這樣。為了要加速他們偉大的計劃，法師們認為他們需要有一個能夠在五座塔之間直接以心靈溝通的管道，不需要每次都施展累人的傳送法術。因此，他們開始建造時空通道。」

「他們成功了嗎？」克麗珊娜的眼中閃爍著光芒。

「他們成功了！」雷斯林不屑地說，「而且超乎他們想像的成功。」他的聲音一沉。「變成了他們最恐怖的噩夢。因為這座時空通道不只是這些魔法高塔和堡壘間的快速通道，而且吾輩之中，一名無能的法師還很不幸地發現了一件事──它同時也能進入神的領域。」

雷斯林突然打了個寒顫，將黑袍摟得更緊，往爐火的方向又靠近了些。

「在黑暗之後的誘惑下──只有祂能隨意地誘惑祂所選擇的凡人──」雷斯林的臉變得十分蒼白。「他利用那個時空通道進入了祂的領域，以便獲取祂在夢中所應許他的獎賞。」雷斯林笑了，苦澀、無奈的笑聲。「蠢貨！沒有人知道他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他再也沒有離開時空通道。不過，黑暗之後卻踏出了那座大門，成羣結隊的惡龍隨著祂來到這個世界上──」

「第一次巨龍戰爭！」克麗珊娜吃了一驚。

「是的，由吾輩中一個缺乏自制力、訓練不足的傢伙所帶來的。他讓自己受到誘惑──」雷斯林閉上嘴，悶悶不樂地看著爐火。

「但是，我從來沒聽過這種說法！」卡拉蒙抗議道，「根據傳說，那些龍是一起──」

「你的歷史知識只限於那些牀邊故事，我的哥哥！」雷斯林不耐煩地說。「這也證明了你對龍的知識有多麼貧乏。牠們是獨立的生物，驕傲、自我中心，連一起煮頓晚飯都有困難，更別提合作進行任何作戰計劃了──不對，黑暗之後那時完完全全地進入了這個世界，不像在我們的長槍之戰中，只是祂的陰影延伸入這個世界而已。祂在這個世界上掀起了可怕戰爭，靠著修瑪無私的犧牲才將祂趕了回去。」

雷斯林的手放在嘴脣上，沉思著。「有些人說修瑪不像傳說中說的一樣，使用屠龍槍摧毀了祂的物理存在，而是屠龍槍本身的法力將祂趕回了時空通道，並將祂封印在其中。他將黑暗之後封印的事實，證明了在這個世界中，祂是有弱點的。」雷斯林著魔般地瞪視爐火。「如果當祂通過時空大門跨入這個世界時，有人──擁有真正力量的人，能夠將祂徹底摧毀，而不是單純地將祂封印，歷史或許會因此改寫。」

無人開口。克麗珊娜望著爐火，也許和大法師一樣看見相同的榮耀景象。卡拉蒙瞪著雙胞胎弟弟的面孔。

雷斯林的目光突然間離開了爐火，匯聚成兩道冰冷的視線。「當我明天恢復體力之後，我將會獨自一人前往實驗室。」他嚴厲的目光越過克麗珊娜和卡拉蒙，「開始我的準備工作。女士，妳則最好開始向妳的神明祈禱。」

克麗珊娜緊張地吞了口口水，顫抖著將椅子往爐火的方向更靠近了些。但是突然間卡拉蒙站了起來，擋在她前面。他彎下腰，強壯的手握住她的手臂，強迫她看著他的眼睛。

「這太瘋狂了，女士。」他的聲音輕柔且充滿同情。「讓我帶妳離開這個黑暗之地！妳很害怕──妳的害怕不是沒有道理的！也許帕薩理安口中的雷斯林並不是真的，也許在我心中的雷斯林也不是真的，也許我誤會了他。但是，我這次看得很清楚，女士。妳很害怕，我不怪妳！讓雷斯林自己做這件事情！讓他向神挑戰──如果這是他的願望！但是妳不需要和他一起！回家吧！讓我帶妳回到我們的時代，遠離這個地方。」

雷斯林沒有說話，但是他的思想不需要透過言語的傳遞，就清晰地出現在克麗珊娜的腦海中。『妳聽見了教皇所說的話！妳自己也說妳知道他所犯下的錯！帕拉丁寵愛妳──即使在這個黑暗、絕望的地方，祂也賜給妳力量。妳是祂的選民！教皇失敗之處，妳將會成功！和我一起來，克麗珊娜。這是我們的命運！』

「我很害怕。」克麗珊娜說，輕柔地將卡拉蒙的手推開。「你的關心真的讓我很感動。但我的恐懼是我必須克服的弱點。藉著帕拉丁的幫助──在我和你弟弟進入時空通道前──我將會征服恐懼。」

「那就這樣吧！」卡拉蒙沉重地轉過頭去。

雷斯林笑了，這個黑暗、深沉的笑容完全沒有反射在他的雙眼或聲調中。

「現在，卡拉蒙，」他毫不在乎地說，「如果無知的你已經搗亂夠了的話，你最好開始準備踏上你的旅程。現在已經是早上了。市集──在這種不好的年頭，才剛剛開市。」雷斯林將手進進袍中，掏出了幾枚錢幣，丟向他哥哥。「這應該足夠你用了。」

卡拉蒙反射性地接下錢幣，然後遲疑片刻，用在伊斯塔神殿中看著雷斯林的同樣神情打量著弟弟。克麗珊娜記起了那片刻的回憶──多麼深沉的仇恨，多麼深刻的愛憐！

最後，卡拉蒙低下頭，將錢塞進腰帶里。

「來我這里，卡拉蒙。」雷斯林柔聲說。

「為什麼？」卡拉蒙喃喃自語，突然間提高了警覺。

「呃，這和你脖子上的鐵項圈有關。難道你還想帶著這個奴隸的象徵在街道上行走嗎？而且，我還要給你護身符。」雷斯林用無比的耐心解釋道。看見卡拉蒙依舊遲疑不決，他又繼續道，「我可不建議你在沒有護身符的情況下離開這個房間。不過，這是你的選擇──」

卡拉蒙睨了那些在黑暗中虎視眈眈的蒼白麪孔，下定決心走到弟弟面前，雙手交疊在胸前。「然後呢？」他皺眉道。

「跪在我前面。」

卡拉蒙的眼中爆出怒火，不堪入耳的咒罵正要從他的口中迸出，但是，當他的目光移向克麗珊娜時，他硬是把這些粗話給吞了回去。

雷斯林毫無血色的臉龐露出悲傷的表情。他嘆了口氣，「我已經精疲力盡了，卡拉蒙，我沒力氣站起來。拜託你──」

卡拉蒙下巴的肌肉緊繃，慢慢地彎下身，屈膝直到和他穿著黑袍的孱弱弟弟等高。

雷斯林柔聲念了句咒語。鐵項圈裂了開來，從卡拉蒙脖子上掉下來，匡噹一聲墜落地面。

「再靠近些。」雷斯林說。

卡拉蒙按摩著脖子，照著弟弟的吩咐做，眼光卻憤怒地注視著弟弟。「我是為了克麗珊娜才這樣做的，」他咬牙切齒地說，「如果只有我和你，我寧願讓你在這個地方自生自滅！」

雷斯林伸出雙手，十分輕柔地捧住哥哥的頭。「你會嗎，哥哥？」法師低語道。「你會放棄我嗎？在伊斯塔──你會真的動手殺了我嗎？」

卡拉蒙只是瞪著他，無法回答。接著，雷斯林身體往前傾，在哥哥的前額上留下一吻。卡拉蒙抽搐了一下，彷彿被紅熱的烙鐵燙傷一般。

雷斯林鬆開手。

卡拉蒙痛苦地看著他。「我不知道！」他斷斷續續地自言自語。「天哪，我真的不知道！」

他用雙手抱住頭，無法遏止地啜泣起來，無助地將頭枕在雷斯林的膝上。

雷斯林溫柔地撫摸著哥哥褐色捲髮。「乖，卡拉蒙，」他說，「我已經把護身符給了你。黑暗的生物無法傷害你，只要有我在。」

## １─５

卡拉蒙站在書房門口，窺探著眼前黑暗的門廊──黑暗中有許多鮮活的眼眸和低語聲。雷斯林站在他身邊，一隻手扶著他，一隻手握著瑪濟斯法杖。

「一切都會沒事的，」雷斯林柔聲說，「哥哥，請相信我。」

卡拉蒙用眼角瞥了雷斯林一眼。雷斯林看見他的表情，露出嘲弄的微笑。「我會派一位保護你。」法師纖細的手比劃著。

「千萬不要！」卡拉蒙皺起眉頭，害怕地看著一雙眼眸不停地靠近他。

「照顧他，」雷斯林命令那雙眼。「他在我的保護之下。你看得見我嗎？你知道我是誰？」

那雙眼崇敬地向他致敬，然後將冰冷、死氣沉沉的目光緊鎖在卡拉蒙身上。高大的戰士打了個寒顫，看了雷斯林最後一眼，卻發現他的表情變得十分嚴肅。

「守衛會帶領你安全地通過樹林。不過，當你離開樹林後，你可能有更多東西需要害怕。小心點，哥哥。這座城市與兩百年後那座寧靜、美麗的城市並不相同。現在，這里充斥著難民，居住在任何可以遮風擋雨的地方。手推車每天早上喀答喀答地經過鵝卵石地，運走前晚倒在路邊的屍體。城里面有許多人會為了你的靴子而起殺機。你最好先去買把劍，讓大家都能看見你有防身的武器。」

「我等下再擔心城里面的問題。」卡拉蒙說。他猛然轉過身，走過那道幽深、黑暗的走廊，試圖刻意忽略那雙飄浮在他肩旁的蒼白雙眼，卻似乎不太成功。

雷斯林看著哥哥的腳步，直到他和守衛都離開了法杖的光芒，被那吵雜的黑暗給吞沒為止。雷斯林一直等到連卡拉蒙腳步的迴音都已經變得十分微弱後，才緩緩轉過身，重新走進書房里。

克麗珊娜坐在椅子上，徒勞無功地試著梳理她糾結的秀髮。雷斯林輕緩地走到牧師身後，悄悄地將手伸進袍中，掏出一把細沙。法師高舉雙手，讓白沙慢慢掉落在女子黑色的秀髮上。

「阿茲．薩拉克．西米拉藍．克拉那威！」雷斯林低語著，克麗珊娜的頭幾乎立即軟垂下來，雙眼緊閉，陷入魔法所造成的沉睡之中。雷斯林站在她身邊，凝視她很長一段時間。

雖然她剛剛已經將臉上的血淚痕跡擦去，但是之前穿越黑暗的旅程依然在她臉上留下了刻痕，長長的睫毛下有深藍色的陰影，嘴脣上有道割傷，臉上毫無血色。雷斯林伸出手，溫柔地將糾纏在她眼前的黑髮撥了開來。

在房間被火焰溫暖之後，克麗珊娜將先前避寒用的克難窗簾給放了下來。她所穿著的白袍上沾染了血跡，破爛不堪地掛在飽滿的身軀上。雷斯林可以看見她柔軟的胸部曲線隨著呼吸規律地起伏著。

「如果我像其他的男人，她就會是我的人了。」他柔聲說。

他的手指沿著克麗珊娜的臉頰，停留在她的黑髮上，讓髮絲纏繞在他的指尖。

「但是我並不是其他的男人。」雷斯林喃喃道。他鬆手讓她的秀髮落下，替她蓋上破爛的天鵝絨窗簾，遮蓋住她誘人的身軀。克麗珊娜因為美夢而露出了笑容，安詳地將頭枕在椅子的扶手上，沉沉地睡去。

雷斯林的手緩緩撫過她臉上光滑的肌膚，喚醒了腦中生動的回憶。他開始不由自主地顫抖。他只要逆轉這個睡眠法術，將她擁入懷中，讓她像之前一樣緊緊摟著他。在卡拉蒙回來之前，兩人將會有很長的一段獨處時間──

「我跟其他的男人不一樣！」雷斯林大吼。

他立刻走了開來，凝重的雙眼盯上守衛那對毫不鬆懈的蒼白眼珠。

「在我離開之後好好看著她。」他對著幾雙飄浮在書房陰暗角落的幽影說。「你們兩個，」他命令那兩個當他醒來時就在身邊的幽影。「跟我來。」

「是的，主人。」兩個影子低語道。

雷斯林踏上走廊，小心地關上書房的門。他握著法杖，低聲念誦了一句咒語，立刻就出現在大法師之塔頂層的房間里（註１）。

當他從黑暗之中出現時，還來不及吸氣，就遭到了攻擊。

混合著暴怒的尖嘯和狂嚎的聲音圍繞著他。黑暗的身影憑空出現，衝向法杖的光芒，死白的雙手扼住他的脖子，抓著他的袍子，撕扯他的衣物。這陣突如其來的攻擊和那猛烈的恨意幾乎讓雷斯林失去了控制。

但是他很快就恢復了鎮定。他將法杖揮舞出一個半圓，沙啞地念誦著咒語，將邪鬼給驅趕開來。

「和它們溝通！」他命令兩個跟隨他的黑影。「告訴它們我是誰！」

「費斯坦但提勒斯。」他聽見它們的聲者如雷般穿入耳中。「──雖然他預言中的時間還沒到──但是某種魔法實驗──」

雷斯林感到十分虛弱，暈眩地找張椅子坐了下來。他咒罵著自己竟然毫無心理準備面對如此猛烈的攻擊，咒罵著自己的身體又在關鍵時刻讓他失望。他擦拭著臉上不停滲出血液的傷口，努力地保持清醒。

「我的女王，這是禰的計謀。」伴隨著疼痛，他心想。「禰不敢公開和我對抗。在這個空間──我的空間里，我的力量對禰來說太過強大！禰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有了基業。就在這時，神殿扭曲的形象已經出現在奈拉卡。禰已經喚醒了邪惡的巨龍，牠們現在正在偷取善龍的蛋。但是大門依然還是關閉的，大門被自我犧牲、無私的愛給封印住了。那是禰自己的錯。現在，由於禰進入了我們的世界，也因而讓我們也有機會進入禰的世界！我現在還沒辦法接觸禰，禰現在也沒辦法接觸我──但是，時間就快到了──就快到了──」

「主人，您不舒服嗎？」一個靠近他的聲音恐懼地說。「我很抱歉沒能阻止它們傷害您，因為您的動作實在太快了！請原諒我們。讓我們幫忙──」

「你們幫不上忙！」雷斯林大吼，伴隨著劇烈的咳嗽。他感覺胸口的疼痛已經慢慢地減輕。「別理我──讓我休息一下，把其他的傢伙趕走。」

「是的，主人。」

雷斯林閉上眼，等待著那暈眩和疼痛消逝。他在黑暗中整整坐了一個小時，在腦中不停復誦著原先的計劃。他需要兩個禮拜不受幹擾的休息來準備最後的挑戰。那時他將會輕易地進入這個地方。克麗珊娜將會落入他的掌握之中──她將會自願跟隨他，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召喚帕拉丁的力量來協助他打開時空大門，和門後的邪惡守衛搏鬥。

他擁有了費斯坦但提勒斯的知識，是那位偉大的法師在無數時光中所累積下來的寶貴知識。他也擁有自己的知識，搭配上年輕的身體。當他準備好進入時空大門時，他將會處在力量的巔峯──克萊恩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法師！

這個想法讓他感到安慰，並且給了他新的力量。暈眩、疼痛的感覺終於消失了。他站起身，迅速打量四周。當然，他認得這里。這里和他在未來兩百年後即將踏入的地方一模一樣。那時他將會如同預言一般，帶著強力的力量歸來。大門將會打開，邪惡的守衛恭迎他的到來──而不是攻擊他。

當他走過研究室時，瑪濟斯法杖的光芒照耀著他眼前的道路。雷斯林好奇地四下看著。他注意到了奇怪、難以理解的變化。這里的每樣東西理論上都應該和他兩百年後抵達時一模一樣，但現在還完好的一個燒杯在他後來進入時，已經破成了碎片；一本放在巨大石桌上的法術書，卻掉在了地上。

「難道這些守衛會亂動這些東西嗎？」他質問那兩個和他待在一起的黑影。雷斯林的黑袍摩擦著他的腳踝，發出窸窣的聲音，伴隨著他慢慢走向那扇「從未曾開啟的大門」。

「喔，不可能，主人，」一個影子喫驚地說。「我們不能碰任何東西。」

雷斯林聳聳肩。兩百年的時間中可能發生任何事情。「也許是場地震。」他對自己說，很快就對這些小事失去了興趣，迫不及待地走向那扇大門的位置。

他高舉瑪濟斯法杖，照亮著眼前的景物。實驗室角落的暗影在魔法的光芒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那個角落應該就是白金雕刻的五顆龍頭、銀鋼合金的大門，在克萊恩上沒有任何鑰匙可以開啟的大門。

雷斯林高舉起法杖──倒抽了一口氣。

好一陣子，他只能呆呆地瞪著眼前的景象，肺中的空氣不停地發出嘶嘶聲，腦中的思緒不停地翻攪、燒灼著。最後，他迸出暴怒的尖嘯聲，穿透了這座塔中沉重的黑暗陰影。

那尖嘯聲讓塔中黑暗走道上的邪惡守衛也忍不住退回暗影中，以為黑暗之後的怒氣終於降臨在這座被詛咒的高塔。

當卡拉蒙走進塔底的房間時，正好聽見了這恐怖的尖嘯聲。他渾身一震，立刻丟下手中的包袱，用顫抖的手點亮剛買的火把。手中握著嶄新的利劍，卡拉蒙三步併兩步地衝上階梯。

狂奔進書房後，他看見克麗珊娜也正驚疑不定地用惺忪的雙眼打量著四周。

「我聽見了尖叫聲──」她揉著雙眼，站了起來。

「妳還好吧？」卡拉蒙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試著平復急促的呼吸。

「沒事，」她的神情看來同樣地喫驚，因為她也了解了對方的想法。「那不是我。我一定是不小心睡著了。那個聲音把我吵醒──」

「小雷在哪里？」卡拉蒙追問道。

「雷斯林！」她警覺地重復道，伸手準備將大漢推開，但後者緊緊抓住了她。

「這就是為什麼妳會睡著。」他將她頭上的白沙撥去，面色凝重地說，「催眠術。」

克麗珊娜眨眨眼。「但是為什麼──」

「我們會搞清楚的。」

「戰士。」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

卡拉蒙猛然轉過身，將克麗珊娜推到背後，對著突然出現、穿著黑袍的陰影舉起利劍。「你在找那位法師嗎？他在樓上的研究室里。他需要幫助，我們奉命不可以碰觸他。」

「我去，」卡拉蒙說，「我去就好了。」

「我跟你一起去。」克麗珊娜說。「我得跟你一起去。」她堅定地重復，回應卡拉蒙緊鎖的雙眉。

卡拉蒙正要和她爭辯，卻突然想起她是名帕拉丁牧師，而且之前曾經以神力影響過這些黑暗生物。於是他聳聳肩，放棄了爭論，但臉上的表情卻掩不住心中的掙扎。

「如果你接到了不準碰他的命令，那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卡拉蒙問道，他和克麗珊娜一臉狐疑地跟在暗影身後，踏上黑暗的走道。「別離我太遠。」他低聲對克麗珊娜說，但這其實是多餘的。

如果之前的黑暗看起來是活生生的，那麼現在這條走廊，由於守衛的邪鬼們被尖嘯聲所刺激，幾乎可以用充滿了黑暗生命脈動之下的「死氣勃勃」來形容。雖然卡拉蒙身上穿著剛才從市場里買來的保暖衣物，卻仍止不住渾身打顫。在他身邊的克麗珊娜則是全身發抖，幾乎沒辦法走路。

「讓我來拿火把。」她從緊閉的牙縫中擠中這句話。卡拉蒙將火把遞給她，用右手將她摟近，她則是因為同樣的理由回應了他的擁抱──兩人都覺得此時此刻能夠和活生生的血肉接觸，是難以言喻地心安。兩人就在這種處境下隨著邪鬼一步一步地爬上樓梯。

「發生了什麼事？」他再度問，但邪鬼沒有回答，它只是伸出手指著眼前的螺旋梯。卡拉蒙用慣用的左手握著劍，和克麗珊娜在搖晃不定的火光中，跟著一路飄浮著的邪鬼爬上樓梯。

在一段幾乎感覺是永無止盡的攀爬之後，兩人終於抵達了大法師之塔的頂端，兩人都打從心底感覺到那股徹骨的寒意正不停地滲進他們的血肉。

「我們得要休息了。」卡拉蒙用凍僵的雙脣說。克麗珊娜閉著眼，倚在他身上，連呼吸都顯得十分喫力。卡拉蒙認為自己再也爬不動任何一階樓梯，由此可知體力較差的克麗珊娜受到什麼樣的折磨。

「雷斯──呃，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在哪里？」克麗珊娜在呼吸稍微恢復正常後，結巴地問。

「里面。」邪鬼再度指向前，這次它的目標是一扇緊閉的門，在它的一指之下，大門緩緩地開啟了。

寒氣從房里一波波地湧出，吹動了卡拉蒙的頭髮、撥開了克麗珊娜的斗篷。卡拉蒙呆立片刻，房里的邪氣幾乎讓他無法動彈。相反地，克麗珊娜卻堅定地握著胸前的護身符，一步一步走向前。

卡拉蒙伸出手，將她拉了回來。「讓我先走。」

克麗珊娜露出疲倦的笑容。「只有這次不行，戰士，」她說，「不然我會將這個機會讓給你的。這次，我手中所握的護身符，威力比你的劍要大得多了。」

「你們不需要任何武器，」邪鬼冷然道，「主人有令不準讓你們受到傷害。我們會服從他的命令。」

「萬一他死了怎麼辦？」卡拉蒙沙啞地問，感覺到克麗珊娜聽見這話後，全身害怕得緊繃起來。

「如果他死了，」邪鬼眼中閃爍著奇異的光芒。「我們早就開始痛飲你們的鮮血了。進去吧！」

克麗珊娜和卡拉蒙遲疑地走進研究室。克麗珊娜高舉火把，和卡拉蒙並肩打量著四周。

「那里。」卡拉蒙低聲道。雙胞胎彼此之間的連結，讓他能夠輕易找到倒在地上的弟弟。

克麗珊娜瞬間忘記自己的恐懼，她衝向前，卡拉蒙則緊跟在後，但速度卻慢了許多，因為他必須不停地注意四周的狀況。

雷斯林側躺在地上，兜帽遮住他的面孔。瑪濟斯法杖倒在距離他一段距離的地上，魔光已經熄滅；雷斯林似乎在盛怒之下，將法杖給丟了出去。很明顯地在投擲的過程中，法杖打破了一個燒杯，將一本魔法書給撞到地上。

克麗珊娜將火把遞給卡拉蒙，跪在法師身邊，尋找他的脈搏。脈搏微弱且不規則，但是他還活著。她鬆了口氣，搖搖頭。「他沒有大礙，但是我想不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身體沒有受傷。」邪鬼飄近他們。「他來研究室的這個角落似乎是要找些什麼。然後他走到這里，嘴里喃喃自語著什麼大門之類的話。他站在此處，高舉法杖，直直瞪著前方。然後他就尖叫著把法杖丟了開來，倒在地上，不停地咒罵著，直到昏過去為止。」

卡拉蒙高舉起火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嘟囔道。「這里什麼都沒有啊！只有一面什麼記號都沒有的牆壁！」

【註】

１　傳送術。當使用這個法術時，法師會立刻將自己傳送到很熟悉的地方去。

## １─６

「他情況如何？」克麗珊娜走進房間里，柔聲問道。她卸下兜帽，讓卡拉蒙替她將斗篷從肩膀脫下。

「很不安，」戰士瞥了陰暗的角落一眼。「他很不耐煩地等妳回來。」

克麗珊娜嘆口氣，咬住下脣。「真希望我有好消息可以告訴他。」她喃喃道。

「我很高興妳沒有。」卡拉蒙將克麗珊娜的斗篷摺起來，疊放在椅子上，凝重地說，「也許他會放棄這個瘋狂的主意，跟我回家去。」

「我無法──」克麗珊娜剛要開口，立刻被一個嚴厲的聲音給打斷。

「如果你們兩個幹完了偷雞摸狗的事情，女士，也許可以請妳過來告訴我妳的發現。」

克麗珊娜羞紅了臉，惱怒地瞪了卡拉蒙一眼，急忙走到躺在火焰旁的雷斯林身邊。

法師的暴怒讓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卡拉蒙把他從研究室里抱回書房。克麗珊娜替他在地上鋪了張簡陋的毯子，再來她就只能袖手旁觀，看著卡拉蒙像慈母般無微不至地照顧雷斯林。但即使是卡拉蒙也沒辦法替他虛弱的雙胞胎做多少事，雷斯林昏迷了幾乎一天，嘴里喃喃念著沒意義的字句。他曾經突然間醒過來，害怕地尖叫，但又立刻陷入深沉不安的睡眠中。

沒有了法杖的光芒，卡拉蒙也不敢在研究室里多待片刻，立刻離開了那里，渾身發抖地和克麗珊娜一起坐在雷斯林身邊無助地等待。他們讓爐火旺盛地燒著，但兩人都很清楚在黑暗中窺伺、等待著的邪鬼們。

最後，雷斯林醒了過來，他一甦醒就立刻命令卡拉蒙準備他要喝的藥。在喝完藥之後，他才勉強命令一名邪鬼將他的法杖給拿回來。然後他對克麗珊娜下了命令。「妳必須去找阿斯特紐斯。」他耳語道。

「阿斯特紐斯！」克麗珊娜驚訝地重復道。「那個歷史學者？為什麼？我不明白──」

雷斯林眼中金光閃動，蒼白的臉上出現了一絲血色。「時空大門不在這里！」他緊咬著牙關，在暴怒下把這幾個字奮力地擠出來。他的雙拳緊握，幾乎立刻開始劇烈地咳嗽，但他依然瞪著克麗珊娜。

「不要浪費時間問這些蠢問題！去就是了！」他憤怒地命令她，讓她不禁害怕得退縮了些。雷斯林往後仰，掙扎著喘氣。

卡拉蒙關切地看著克麗珊娜。她走回桌邊，目光渙散地看著桌上一些殘破焦黑的魔法書。

「等等，女士。」卡拉蒙跟在她身後。「妳不會真的要去吧？這個阿斯特紐斯是誰？而且，妳沒有護身符要如何穿過修肯樹林？」

「我已經有了護身符，」克麗珊娜喃喃道，「是你弟弟在初次見面時給我的。阿斯特紐斯是帕蘭薩斯大圖書館的館長，也是克萊恩歷史的記錄者。」

「在我們的年代中他也許是，但妳現在絕對找不到他！」卡拉蒙著急地說，「女士，仔細想一想！」

「我有想過，」克麗珊娜生氣地瞪著他。「阿斯特紐斯被稱為不受時光影響之人，傳說中他是第一個踏上克萊恩，也會是最後一個離開克萊恩的人。」

卡拉蒙懷疑地看著她。

「他記錄著所有逝去的歷史。他知道在過去和現世發生的一切。但是──」克麗珊娜擔憂地看著雷斯林。「他無法預測未來。所以我其實不確定他到底能不能幫得了我們。」

卡拉蒙仍然對這個說法半信半疑，花了很長的時間試圖說服克麗珊娜不要去。但克麗珊娜反而變得更堅持，直到卡拉蒙也意識到沒有任何選擇為止。雷斯林的身體愈來愈糟，他的皮膚發燙，時常陷入時間長短不定的昏睡中。當他恢復意識時，又會滿腔怒火地責問克麗珊娜為何還沒去找阿斯特紐斯。

因此，她鼓起勇氣，通過了恐怖的樹林以及帕蘭薩斯荒蕪的街道。現在她跪在法師身邊，心疼地看著雷斯林在哥哥的扶持下努力掙扎坐起身，但法師閃爍的雙眼依舊定定地看著她。

「告訴我全部的過程！」他沙啞地命令道，「什麼也不要遺漏，不可以有任何錯誤。」

克麗珊娜依然因為方纔跨越樹林的經歷而全身顫抖，此時只能無言地點點頭。她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緒，讓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

「我抵達了大圖書館，並且在阿斯特紐斯面前提出了我的問題。」她不安地撫平卡拉蒙剛買給她的白袍上的皺紋。「館員們原先不準我進去，但我隨即對他們出示了帕拉丁的護身符。你應該可以想像，這讓他們非常地迷惑。」她笑著說，「對他們來說，真神的印記已經有百年之久不曾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了。最後，一名館員終於急忙跑去通知阿斯特紐斯。」

「在等了一段時間之後，我被帶到他盡日窮夜工作、記述克萊恩歷史的房間里。」克麗珊娜停了下來，雷斯林銳利的眼神讓她不禁感到害怕。如果可能的話，雷斯林似乎會直接從她腦中將所有訊息給挖出來。

她把視線移開，試圖恢復外表的平靜，她的視線最後落在旺盛的火堆上。「我走進房間，他──就坐在那邊不停地寫著，完全不理會我。然後館員跟著進來，大聲念出我的名字，『塔林納斯家的克麗珊娜求見。』這也是你吩咐我這麼說的。接著──」

她停了下來，微蹙起眉頭。

雷斯林露出不安的表情。「怎麼了？」

「阿斯特紐斯抬起頭，」克麗珊娜聲音中透露著迷惑，轉過身面對雷斯林。「他竟然停下手中的筆，用如響雷般的聲音說，『是妳！』我嚇了一跳，而和我在一起的館員差點昏倒。但是在我來得及開口或是詢問他的意思，甚至是問他認不認識我之前，他把筆拿了起來，將剛剛寫下的內容劃掉了！」

「劃掉了。」雷斯林若有所思地重復道，眼神顯得十分陰鬱。「把它們劃掉了。」他喃喃自語，躺回毯子上。

克麗珊娜看見雷斯林陷入沉思中，便默默地等他再度抬起頭來。

「然後他怎麼做？」法師虛弱地問。

「他在先前寫錯的地方寫上一些新的內容──這是我的猜測，至於他會不會犯錯我就不知道了。然後他又抬起頭，當時我覺得他就要發怒了。圖書館員似乎也是這樣想的，因為我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在發抖。但實際上阿斯特紐斯相當地冷靜。他讓館員先離開，請我坐下來，並且詢問我來此的目的。」

「我告訴他，我們在尋找時空大門。我照著你的指示告訴他，我們之前所得知的情報讓我們相信時空大門就在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中，但是經過一番調查後，我們才發現這個情報是錯誤的。時空大門並不在那里。」

「他點點頭，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說，『當教皇試圖奪取大法師之塔時，時空大門被法師們移走了。當然，是為了安全起見。也許一段時間之後，它就會被搬回大法師之塔，但是，它目前並不在這里。』」

「『那麼它現在在哪里？』我問道。」

「他沉默了很久，沒有回答。接著──」克麗珊娜遲疑了片刻，害怕地看著卡拉蒙，彷彿是警告他先做好心理準備。

雷斯林看見她的神情，立刻坐直身來。「告訴我！」他聲音沙啞的命令道。

克麗珊娜深吸一口氣，她本來想要移開視線，但雷斯林緊抓著她不放。雖然法師身體非常虛弱，克麗珊娜卻發現自己無法掙脫對方的雙手。

「他──他說這個情報將會讓你付出重大的代價。每個人都是可以收買的，即使是他也不例外。」

「付出代價！」雷斯林無聲地的復誦著，眼中燃燒著炙烈的火焰。

克麗珊娜的手腕傳來一陣劇痛，但她依舊無法掙脫法師收緊的手。

「代價是什麼？」雷斯林逼問道。

「他說你會知道的！」克麗珊娜吃了一驚。「他說你很久以前就答應他了。」

雷斯林鬆開手。克麗珊娜連忙往後退了一步，撫摸著疼痛的手腕，試圖避開卡拉蒙同情的眼光。大漢突然站起身，離開兩人身邊。雷斯林視若無睹地躺回枕頭上，臉色蒼白地思索著，眼里突然蒙上了一層陰影。

克麗珊娜站直身子，替自己倒了一杯水。但是她的手無法剋制地顫抖著，把大部份的水都給灑到桌面上，最後她只好把水瓶給放下來。這時卡拉蒙來到她身後，體貼地替她把水倒滿，臉色凝重地把水遞給她。

克麗珊娜把杯子送到嘴邊，突然意識到卡拉蒙正在打量著她的手腕。她隨著對方的視線低下頭，看見雷斯林在她手腕上留下的指印。克麗珊娜匆忙地將水杯放下，用袍子蓋住受傷的手。

「他不是有意要弄傷我的。」她柔聲說，回答卡拉蒙嚴厲眼光中帶著的疑問。「他所受到的痛苦讓他變得不耐煩。我們所受的苦和他比起來算什麼？你應該最能理解才對。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偉大的計劃中，有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傷到了別人。」

她轉過身，走到雷斯林躺著的地方，無言地看著爐火。

「他根本一直都知道的。」卡拉蒙低聲喃喃道。「我最近才發現，他根本從一開始就知道！」

帕蘭薩斯的阿斯特紐斯，克萊恩的歷史學者，坐在自己的房間里不停地寫著。時間已經非常晚了，日落時刻已經過了許久。圖書館員早已將圖書館的大門關閉，拉上了沉重的門閂。白天能夠進入圖書館的人就已經很少了，夜晚更是寥寥無幾。但是，對於現在站在阿斯特紐斯面前的那個黑影來講，門閂和鎖對他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

歷史學者沒有抬起頭來。「我開始懷疑你到底跑去哪里去了。」他仍然手不停歇地寫著。

「我身體不太舒服。」那人回答，黑袍微動了一下。彷彿是要提醒對方這個狀況，他輕輕地咳了咳。

「那麼你現在應該已經好多了吧？」阿斯特紐斯依然沒有抬頭。

「我的體力已經慢慢恢復了。」那人回答，「有許多事情不停地消耗我的體力。」

「那麼先坐下來吧！」阿斯特紐斯用他的羽毛筆尖端指了指，依然專注在他的工作上。

那人臉上帶著一絲微笑，緩步走過去坐了下來。房里寂靜了很長一段時間，只有阿斯特紐斯的羽毛筆和羊皮紙的摩擦聲，以及黑袍人的咳嗽聲打破這難挨的靜默。

最後，阿斯特紐斯終於放下筆，目光投向眼前的訪客。他的訪客將黑色兜帽卸下。阿斯特紐斯靜靜地打量著他，然後慢慢點點頭。

「我不認識你的這張臉，費斯坦但提勒斯，但是我認得你的那雙眼睛。不過，那雙眼有點不太一樣，我在其中看到了未來。那麼你已經成為掌握時光的強者，雖然你並不像預言中所說的一樣，帶著力量回來。」

「我的名字不叫費斯坦但提勒斯，不死之人。我叫雷斯林，相信這樣就足以解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雷斯林的微笑消失了，他瞇起眼道，「不過你一定已經知道了吧？」他比著手勢。「我和他之間的最後決戰應該記在史書中了吧──」

「當我記述這段歷史時，我也將名字記了下來。」阿斯特紐斯冷冷地說，「你要看看有關費斯坦但提勒斯的章節嗎？」

雷斯林皺起眉頭，眼里閃著危險的光芒。但是阿斯特紐斯絲毫沒受到任何影響，他靠在椅背上，冷靜地打量著法師。

「你把我要的東西帶來了嗎？」

「帶來了。」雷斯林面色凝重地回答。「製造它花費了我許多精力，也讓我承受了不小的痛苦，不然我應該會更早來的。」

現在，阿斯特紐斯不受歲月影響、毫無情感的臉上顯露出一絲情緒的波動。他急切地往前靠，眼中異光暴射──雷斯林慢條斯理地將黑袍掀開，露出一個如同水晶般澄澈、空洞的球體，就像一顆水晶心臟般飄浮在他的胸口。

即使是阿斯特紐斯也對眼前的景象感到喫驚，但這很明顯地只不過是個幻象，雷斯林手一揮，就將這個水晶球往前送了出去。法師的另一隻手則將黑袍蓋住自己的胸口。

當水晶球飄到阿斯特紐斯面前時，他用手愛憐地撫摸著它。在他的碰觸下，球體內充滿了銀色、紅色的月光，甚至連奇異的黑色月光都清晰可見。在月光之下不停地有影像捲動著。

「即使我們人坐在這里，你卻依舊可以看到時光的流逝。」雷斯林的聲音中帶著一絲不自覺的自傲。「靠著這個，阿斯特紐斯，你就不再需要倚靠那些從其他次元來的生物，轉告你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從現在開始，你的雙眼將會告訴你所有的事實。」

「好！好的！」阿斯特紐斯喘息道，瞪視著水晶球的眼眸閃著淚光，碰觸球體的雙手微微顫抖著。

「現在該你回報我了。」雷斯林冷冷地繼續道，「時空大門到哪里去了？」

阿斯特紐斯抬起頭。「掌握了過去和未來的人，難道你猜不出來嗎？你一定讀過歷史──」

雷斯林無言地瞪著阿斯特紐斯，臉色瞬間變得如同被寒冰籠罩般死白。

「你說的對，我的確讀過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費斯坦但提勒斯會前往薩曼的理由。」法師最後終於說。

阿斯特紐斯無言地點點頭。

「薩曼，魔法要塞，座落在達茍斯平原上，靠近索巴丁──也就是高山矮人的家。薩曼目前正在高山矮人的控制之下。」雷斯林不帶一絲感情地敘述著，彷彿在背書一般。「現在，他們受到邪惡侵逼的丘陵矮人同胞，正哀求著進入這座要塞，躲避大災變以來騷動不斷的邪惡勢力。」

「時空大門就在──」

「薩曼地牢的深處。」雷斯林咬牙切齒地說，「費斯坦但提勒斯曾在這里掀起了矮人戰爭──」

「將會掀起──」阿斯特紐斯糾正了他的用語。

「將會掀起，」雷斯林喃喃自語道，「一場讓他面臨末日的戰爭！」

法師沉默下來。然後，他突然間站起來，走到阿斯特紐斯的書桌前。他用手遮擋住編年史，強迫阿斯特紐斯面對他。阿斯特紐斯冷冷地、漠然地觀察著他。

「你說的對，」雷斯林看著墨漬未乾的書頁。「我的確是來自未來，我看過了你所寫的編年史，至少是最重要的那部份。我還記得那段記載──你將會寫在這個地方。」他指著書頁上的一片空白，然後背誦著，「『今天，在日落時刻落三十，費斯坦但提勒斯將現世逝時之球帶到我面前。』」

阿斯特紐斯沒有回答。雷斯林的手開始顫抖。「你將會這樣寫嗎？」他憤怒地追問。

阿斯特紐斯暫停片刻，微微聳聳肩做為回答。

雷斯林嘆了口氣。「原來我只是照著命定的歷史在行動！」他的雙手緊握，當他再度開口時，任何人都可以聽出他用意志力強自按捺著怒氣的爆發。

「幾天前，克麗珊娜女士來找過你。她說當她進來時，你正在寫些東西；而當你見到她之後，你將一些記載劃掉了。讓我看看那是什麼東西。」

阿斯特紐斯皺起眉頭。

「給我看！」雷斯林的聲音十分粗嘎，幾近嘶吼。

阿斯特紐斯將水晶球放在桌面，讓它緩緩飄浮著，不情願地將手從水晶球上拿開。當他的手一離開之後，光芒迅速消失，球體內也變得空無一物。歷史學者伸手到背後的架上取出一本巨大的書冊，毫不遲疑地找到指定的頁數。

他把書倒轉過來，好讓雷斯林也看得清楚。

法師先讀了寫下來的正史，然後再讀那被劃掉的記載。當他站起來時，他的臉色蒼白，卻十分冷靜。他將雙手放入袖內，袍子隨著他的腳步，發出細微的聲音。

「這改變了歷史。」

「這什麼都沒改變，」阿斯特紐斯冷冷地說，「她代替了他。只是身分的交換而已。時光之河繼續流轉，絲毫不受影響。」

「也帶著我一起跌跌撞撞地往前嗎？」

「除非你能夠以一顆小鵝卵石來改變整個河流的流向。」阿斯特紐斯比喻道。

雷斯林看著他，露出短暫的微笑。然後他指著水晶球。「看著吧！阿斯特紐斯。」他低聲道，「看著這顆鵝卵石！再會了，不死之人。」

房里突然只剩下阿斯特紐斯。歷史學者沉默地坐著，沉思著。然後，他再度將書冊打開，翻到克麗珊娜進來時他正在寫的那一頁──

『今天，就寢時刻前十五，達努比斯，帕拉丁的牧師來到這里，他是被大法師費斯坦但提勒斯所指派前來此地，打探時空大門的消息。為了換取我的幫助，費斯坦但提勒斯將會製造出他很久前承諾我的東西──現世逝時之球。』

達努比斯的名字被劃掉，克麗珊娜的名字被填了過去。

## １─７

「我死了。」泰索何夫．柏伏特說。

他滿懷期待地等了片刻。

「我死了。」他又說一次。「天哪，這一定就是我死後的生活。」

又過了片刻。

「好吧！」泰斯無奈地說，「我目前只有一個感想──這里還真是烏漆抹黑的。」

仍然什麼事情都沒發生。泰斯發覺自己對死亡的新鮮感開始消退了。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塊很像石頭、非常堅硬且不舒服的東西上。

「也許我被放在一塊大理石板上，就像修瑪一樣。」他試著要激起自己的熱情。「或者是英雄的陵寢，就像我們埋葬史東的地方一樣。」

這個想法讓他興奮了一段時間，然後，「哎唷！」他按著側胸，感覺肋骨一陣刺痛，同時，他也注意到自己的頭隱隱作痛。另外，他還發現自己被一塊石頭戳著背，脖子也僵硬得不得了。

「嗯，我倒是沒料到這種狀況。」他氣惱地說，「我是說，如果一個人死掉了，就應該不會再感覺到任何事情才對。」他放大了音量，這樣萬一有人在聽才聽得見。「我說啊！死掉的人應該什麼也感覺不到才對！」當他確定疼痛並沒有消退時，他又重復喊了幾次。

「要命！」泰斯喃喃自語道。「也許有人搞錯了。也許我的確是死了，但是我的身體還不知道這個消息。我的確是還沒全身僵硬，我確定這件事一定會發生，我再等等好了。」

他努力擺出舒服的姿勢（當然，之前必須先把背後那顆尖石移開），泰斯將雙手交疊在胸前，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那片漆黑。隔不了幾分鐘，他開始皺眉。

「如果這就是死掉的感覺，那其他人一定是誇大其詞了。」他嚴肅地評論道，「現在我不只是死了，我還無聊得很。」又發呆了幾分鐘後，他說，「好吧，我想既然死了就沒辦法了，但是有關無聊這部份，我倒是可以做些改變。這一定是有人搞錯了，我得找個人投訴，解決這個問題纔行。」

他站起身，搖晃著小腳，準備從大理石祭壇上跳下來，卻發現他很顯然地只是躺在石板地上而已。「實在太失禮了！」他不滿地評論道。「乾脆把我丟到誰家的地下室去算了！」

他踉蹌地走向前，一頭撞上一個堅硬的物體。「石頭。」他悶悶不樂地用手撫摸著這個障礙物。「哼！佛林特死了之後就有棵樹可以讓他休息！我死了就只能撞到一顆石頭。很顯然一定有人搞錯了。」

「喂！」他對著四周的黑暗大喊。「有人──嘿，你猜怎麼著？我的袋子都還在耶！他們讓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帶來了，連那個魔法裝置都一樣。至少這還算體貼。不過──」泰斯堅定地說，「最好有人出來解決我身上疼痛的問題，我可沒辦法忍受這樣的怠慢。」

由於什麼都看不見，泰斯只能用手摸索著眼前那顆大石頭。看起來上面似乎有一些雕刻出來的圖像──也許是符咒？這讓他突然間想起什麼，那塊大石頭的形狀也的確很奇怪。

「這不是塊大石頭！似乎應該是張桌子，」他困惑地說。「一張上面刻著符咒的大桌子──」然後他突然想起來了。「我知道了！」他自豪地大喊。「這就是我去找雷斯林、卡拉蒙和克麗珊娜，然後發現他們通通不見了的那間研究室。當一座燃燒的大山對著我腦袋砸下來的時候，我就站在這里！事實上，這里不就是我死掉的地方嗎？」

他摸摸自己的脖子。沒錯，在被賣去當奴隸時所戴著的鐵項圈還在。泰斯繼續在黑暗中摸索，不小心被絆倒了。他低下頭，地上某個鋒利的東西把他的手給劃傷了。

「卡拉蒙的劍！」他摸著劍柄。「我還記得。那時我發現它掉在地上。這也就是說，」泰斯愈來愈生氣了。「他們甚至沒把我埋起來！他們竟然就直接把我的屍體丟在原地！我現在還在一間破神殿的地下室里。」他鬱悶地吸著流血的手指，突然想到一件事。「我猜他們可能還要我自己走到我死後應該去的地方，甚至連交通工具都不給我！這實在太過份了，我忍無可忍啦！」

他把音量提高。「聽著！」他搖晃著小拳頭。「叫你們老大出來見我！」

沒有回應。

「沒有光。」泰斯嘟囔著，又被絆倒了一次。「被埋在破神殿底下。而且我還是個死人！搞不好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在伊斯塔血海的海底了──咦，」他停下來思量著。「也許我會遇到一些海精靈，就像坦尼斯之前跟我提過的一樣。不對，我忘了──」他嘆了口氣。「我死了，就我所知，一個人死掉後就不可能再遇到其他人了。除非你像索思爵士一樣，是個不死生物。」坎德人突然間興奮起來。「不知道要怎樣才能找到擔任不死生物這種工作？我會記得問問看的。當個死靈騎士一定很刺激。不過，我最好先快點找出我應該到哪里去，還有為什麼現在還沒出現在那里！」

泰斯再度站起來，跌跌撞撞地走到應該是神殿底下房間的盡頭。他正在思索為什麼伊斯塔的海水沒有流進來，突然間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喔，天哪！」他喃喃道。「神殿並沒有沉到海底去！它跑到奈拉卡去了！我去過那個神殿，事實上，我就是在那邊打敗了黑暗之後。」

泰斯走到了一個門廊邊──他可以從形狀判斷出來──打量著外面更深沉的黑暗。

「奈拉卡，嗯──」他估量著那里會不會比在海底要好一些。

他小心翼翼地往外踏出一步，感覺到腳底下有些東西。他彎下腰，小手抓住了──「火把！這一定是原來走廊上插著的火把。我想想看，在某個地方我藏了個火絨盒──」泰斯的小手在包包里不停地翻找著，最後終於找到火絨盒。

「真奇怪。」他點亮火把，打量著這條走廊。「這里看起來跟我之前離開時完全一模一樣──在地震後一切都殘破不堪。一般人大概都會認為黑暗之後會把環境先打掃一下。我記得在奈拉卡時沒這麼糟。不知道哪里可以走出去。」

他回頭看著通往這個地下室的樓梯。他為了尋找雷斯林和克麗珊娜所遇到的驚險場景，生動地出現在腦海中。「我很確定那條路已經被封死了。」他嘟囔著，搖搖頭。「喔，好痛。」他將手放到前額上。「但我記得那似乎是唯一出去的路。」他嘆口氣，感覺有些低潮。但坎德人天生的樂觀又湧了出來。「牆壁上有很多裂縫，也許我可以擠出去。」

泰斯為了避免觸動胸口和前額的痛楚，慢慢地走著。他仔細檢查牆壁的每個角落，直到他走到房間盡頭前都一無所獲。最後，他終於在那里的大理石牆壁中發現有一道非常大的裂縫，它和其他的裂縫不一樣，泰斯的火把幾乎照不到底。

除了坎德人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擠進那道裂縫，即使對泰斯來說也非常勉強，他必須要先調整過所有的袋子後，才能側著身子擠進牆壁里。

「我只能說，這對死人來講實在很麻煩！」他喃喃自語地不停往前擠，不小心又把藍色綁腿割破個洞。

狀況愈來愈糟糕。他其中的一個包包被石頭給勾住了，讓他必須停下來，用力地拉扯，直到好不容易把包包給弄開為止。然後裂縫愈縮愈小，讓他幾乎無法確定自己是不是能夠擠得過去。泰斯最後只好把所有的包包都卸下來，跟火把一起往前推。在縮緊小腹、努力地扭動，再加上劃破了他的襯衫後，他終於擠了過去。不過，這時候他已經全身痠痛，臭汗淋漓，而且心情非常不好。

「我總是不能理解為什麼人們不想死，」他邊擦著臉邊說道，「現在我可知道為什麼了！」

坎德人停下腳步，想要喘個氣，一邊調整自己背的包包；當他一注意到遠方有著光芒時，很快又興奮起來。他揮舞著火把，發現縫隙開始變寬變大，過了不久後，他就走到盡頭，也就是光亮的來源。

泰斯往開口處看去，深吸一口氣，忍不住說道，「這可比我想像的還要奇怪！」

外面的景象他這輩子從來沒看過。那里地面平坦，十分荒涼，地平線不停地延伸出去，和奇怪的天空交會在一起。天空的顏色彷彿像是太陽剛西沉，或遠方正有場大火在燃燒般隱隱泛著紅光，而且整個天空都是這種詭異的顏色，即使天色看起來這麼亮，他的四周還是非常黑暗。地面似乎是用黑紙剪成的圖樣，鋪陳在這詭異的天空下。天空本身也是空曠無比──沒有太陽、月亮、星辰，什麼都沒有。

泰斯小心地往前走了一兩步。地面感覺起來並沒什麼特殊之處，但是隨著他慢慢往外走，地面開始變成和天空一樣的顏色。他抬起頭，看見在不遠之處，天空又變成了黑色。在跨出幾步後，他回頭搜尋著雄偉神殿的廢墟。

「李奧克斯的鬍子啊！」泰斯大喫一驚，差點連手上的火把也弄掉了。

他身後什麼都沒有！他原來離開的地方現在已經不見了！坎德人繞了一圈，發現自己眼前沒有東西，身後空無一物，東南西北左右上下全都是空蕩蕩的。

泰索何夫的一顆心開始不斷地往下沉，沉到了綠鞋子底，拒絕再浮起來。毫無疑問，這是他這輩子中所見過最無聊的地方！

「這絕對不可能是我死後的生活！」坎德人痛不欲生地說。「這樣不對啦！一定有人搞錯了。嘿！等等！我應該要在這里和佛林特會合的！費資本這樣跟我說過！也許費資本平常很糊塗，但是他應該不會連這件事也弄糊塗了吧！」

「我想想，他是怎麼說的？會有棵樹，一棵美麗的樹，在樹底下會坐著一個囉唆的老矮人，不停地刻著木頭──嘿！有棵樹跑出來了！怪了，這是從哪里來的？」

坎德人喫驚地眨了眨眼。就在他眼前，幾秒鐘前還空無一物的地方，突然出現了一棵大樹。

「我可不覺得這是棵美麗的樹。」泰斯嘟囔著朝著那棵樹走去，突然發現地面似乎開始不停地在他腳底下搖晃，這實在不是個好習慣。「但是再想一想，費資本的口味本來就很奇怪，佛林特也是。」

他走近那棵樹，同樣也是黑色的，和四周所有的東西一樣，既扭曲又變形，和他所看過的一名女巫一樣畸形。「這棵樹至少死了一百年以上！」泰斯吸吸鼻子。「如果佛林特認為我死後會跟他一起在這棵樹下坐，打發我的時間，他最好給我再考慮考慮，我一定──嘿！佛林特！」坎德人大喊，跑到樹下東張西望。「佛林特？你在哪里？我──喔，你在這里。」他看見一個矮小、長著大鬍子的身影坐在樹的另一邊。「費資本說我會在這里遇見你！我猜你一定很喫驚吧！我──」

坎德人繞過大樹，突然停了下來。「不對，」他怒道，「你纔不是佛林特！你到底──你是艾拉克！」

泰斯踉蹌地後退，那個曾經是伊斯塔競技場主人的矮人突然轉過頭，臉上露出邪惡的微笑，讓泰斯感覺全身的血液幾乎都凍結了──這可不尋常，泰斯記得以前從來沒這樣過。在他來得及享受這種難得的經驗前，矮人突然站了起來，大吼著衝向坎德人。

泰斯悶哼一聲，揮舞著火把不讓艾拉克靠近，另一隻手則摸索著腰間的小刀。正當他拔出小刀時，艾拉克消失了，樹也消失了。泰斯發現自己又再度站在只有火紅天空照亮一切的虛無中。

「好吧！」泰斯的聲音開始有些顫抖，雖然他盡力掩飾這個改變。「我不認為這很有趣。這很悲慘又很可怕。而且，雖然費資本並沒有說過死後就可以不停狂歡，但我很確定他腦中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坎德人緩緩轉過身，火把拿在身前，小刀依舊保持著出鞘的狀態。

「我知道我之前不太虔誠，沒什麼信仰。」泰斯吸著鼻子，打量著四周怪異的地形，同時試著要站穩腳步。「但是我自己覺得我還算是個好人。而且我真的打敗了黑暗之後。當然，還有一些人幫助我。」他又加上一句，認為這是個誠實的好時機。「而且我還是帕拉丁的好朋友──」

「尊貴的黑暗之後啊！」從他背後傳來一個聲音。「你在這里幹什麼？」

泰索何夫彈起足足有三呎高──坎德人很明顯實在是不知所措了，他立刻轉過身。那里──之前什麼也沒有──站著一個讓他想起帕拉丁牧師伊力斯坦的身影，只不過這個傢伙穿著的是黑色的牧師袍，而不是白色的聖袍。他的脖子上掛著的並不是白金龍的護身符，而是五頭龍的護身符（註１）。

「呃，抱歉，先生，」泰斯結巴地說，「但是我也不確定我在這邊幹什麼。說老實話，我甚至不確定這里是哪里。喔，對了，我叫泰索何夫．柏伏特。」他禮貌周到地伸出小手。「你呢？」

但那個身影對坎德人伸出的小手視而不見，他把黑色兜帽掀了開來，往前又走了一步。泰斯驚訝地發現斗篷底下流瀉出鐵灰色的長髮，這些詭異的頭髮用一種奇怪的方式飄浮在半空中，環繞著主人。那張如同骷髏般的面孔下，也突然冒出以同樣怪異方式伸展著的鬍子。

「哇！這──真驚人。」泰斯結巴地說，嘴巴張得開開的。「你是怎麼做到的？我想你大概不能告訴我，但是你剛剛說我在哪里？我──我──」那人，或是那個東西又往前跨了一步，雖然泰斯絕對不害怕他，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他覺得自己十分不願意再讓那東西靠近。「我──我已經死了。」泰斯試著慢慢往後退，卻發現退路已經被堵住了。「還有，我想起來了，」義憤填膺取代了恐懼。「你是這里的負責人嗎？因為我覺得我的死亡安排得實在很糟糕！我還會痛耶！」泰斯惱怒地瞪著那個身影。「我的頭和肋骨都會痛，而且我還走了那麼大老遠的距離，從那座神殿的地下室──」

「神殿的地下室！」那個身影停了下來，現在距離泰索何夫只有幾吋的距離。他鐵灰色的頭髮不停舞動著，彷彿被熱風擾動般。泰斯現在可以清楚地看見，他的雙眼是和天空一樣的血紅色，臉色則是死灰色。

「沒錯！」泰斯吞了口口水。除了其他怪異之處外，這傢伙身上的味道實在是糟透了。「我──我跟蹤克麗珊娜女士，她在跟蹤雷斯林，然後──」

「雷斯林！」那人用一種讓泰斯毛骨悚然的聲音念出法師的名字。「跟我來！」

那人手的形狀怪到難以形容，飛快地握住泰斯的手腕。「啊！」劇痛沿著手臂竄上來。「你弄痛我──」

但那人毫不在意。他閉上眼，彷彿陷入沉思，並緊緊抓住坎德人。此時四周的地面突然開始波動、搖晃起來，坎德人喫驚地發現腳底下的地面開始快速移動。

不是我們在移動，泰斯不可置信地想，是地面在移動配合我們！

「呃，」泰斯小聲地問，「你剛剛說我們在哪里？」

「你在無底深淵里。」那傢伙用十分空洞的聲音說。

「喔，天哪！」泰斯傷感地說，「沒想到我竟然有那麼壞。」一滴淚珠滾到他的鼻尖。「原來這里就是地獄。我必須要誠實地說，我實在很失望。我一直以為地獄會是個很有趣的地方，但是到目前為止，這里都很無聊。這里實在太無聊了──又很醜陋──我實在不想提，但這里到處都是這種奇怪的味道。」他抽噎著，難過到連手帕都懶得拿，直接用袖子擦鼻涕。「你剛剛說我們要去哪里？」

「你剛剛求見這里的負責人。」那人的手握住脖子上的護身符。

風景又改變了。這里看起來像是泰斯去過的每一座都市，卻又不像任何一座。看起來似曾相似，卻又十分陌生。這座城看起來漆黑、了無生氣，卻又充滿了生命的脈動。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卻可以感覺到四周的空間里充滿了聲音和動作。

泰索何夫看著身邊的人，看著上下變幻的空間，一時間給嚇傻了。這輩子他是第二次（第一次是當他發現本來早該死掉的費資本竟然還活著時）給嚇得說不出話來。

如果克萊恩上的每個坎德人都提出「我最想要去的地方」，那麼「黑暗之後的住所」在大多數的列表上至少也會排名第三。

但是現在，泰索何夫．柏伏特就站在這偉大的恐怖女王的候見室中，就在人類和坎德人公認最有趣的地方，而他竟然覺得這輩子從來沒這麼不快樂過。

首先，那個鐵灰色頭髮的牧師叫他待的房間里空無一物──沒有放著有趣小玩意兒的桌子，沒有任何椅子（這也是為什麼他現在只能站著的原因），甚至連牆也沒有！事實上，他知道這是個「房間」的唯一根據，是那個牧師叫他「待在這個房間里」！所以泰斯就覺得自己是在一間房間里。

但是，就他可以看見的範圍內，四周根本空無一物。現在，他甚至無法確定哪邊是上，哪邊是下。兩個方向看起來都完全一樣，都是奇怪的、如同火焰燒灼般的病態顏色。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訴自己等一下就要和黑暗之後會面，希望能夠讓自己安心點。他回憶起坦尼斯述說在奈拉卡晉見黑暗之後的那段話──

「我被一團龐大的黑暗給團團包圍。」即使經過了數月，坦尼斯的聲音依然微微顫抖。「但是這團黑暗似乎是來自我的內心，而不是任何物理性的存在，讓我連呼吸都覺得困難。然後黑幕被揭開，祂對我說話了──雖然祂並沒有開口，但我在心中聽見祂的指示，同時看見祂所有的形象──五頭龍、黑暗戰士、黑暗女妖──這是因為祂當時還沒有完全跨入這個世界──祂還沒有獲得完全的控制。」

泰斯記得坦尼斯搖搖頭。「但是，黑暗之後的力量依舊無比強大。畢竟，祂是個女神，克萊恩的創世者之一。祂漆黑的眸子穿透我的靈魂，我再也把持不住，跪倒在祂面前──」

現在，泰索何夫本人，就要目睹黑暗之後在祂的領域中的形體，在這個空間里，祂勢必更為強大，更為驚人。「也許祂會以五頭龍的形體出現。」泰斯試圖用這個想法來鼓勵自己，但似乎毫無用處。雖然他之前從來沒看過任何有五個頭的東西，更別提是隻龍了，但他就是提不起勁來。坎德人的冒險精神和膽量似乎都在這一瞬間逃離了他的身體。

「我唱首歌好了，」他只是為了想要聽聽自己的聲音。「通常這會讓我感覺好一些。」

他開始哼著腦海中浮現的第一首曲子──金月教他的一首「黎明之頌」。

即使夜晚也會終結，

因為光芒沉睡在人們的眼中，

黑暗漸漸暗淡，

直到無聲消逝。

眼光流轉，

將黑夜凍結起來，

讓眾人沐浴在奇幻的光彩中。

泰斯正準備要哼唱第二段時，卻驚恐地發現他的歌有了迴音，且歌詞被扭曲得令人膽寒──

即使夜晚也會終結，

因為光芒沉睡在人們的眼中，

黑暗漸漸暗淡，

直到無聲消逝。

眼光凍結，

黑夜流轉起來，

讓眾人沐浴在奇幻的黑暗中。

「住口！」在迴音所帶來的詭異靜默中，泰斯忍不住大喊。「我唱的歌纔不是這樣！我──」

黑袍牧師無聲無息地出現在泰斯眼前，彷彿是從四周的奇詭景象中跳出來的一樣。

「黑暗陛下現在要見你。」牧師說，在泰索何夫來得及眨眼前，他突然間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他知道這是另一個地方，不是因為他移動了一步，或是這個地方和前個地方有任何的不一樣，而是他感覺到自己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四周仍舊是那種帶著邪氣的光亮，依然空無一物，只是他現在能夠感覺到自己並不孤獨。

當他一意識到這個狀況時，一張黑色光滑的木椅轉瞬間出現在他面前，椅子上的人背對著他。那人穿著密不透風的黑袍，連兜帽都拉了下來。

泰索何夫以為牧師也許把他送錯了地方，於是他小手緊張兮兮地抓著背包，小心地繞到椅子前面去看看那人的臉，或者說是那張椅子轉過來看他的臉，坎德人無法確定。

但是，當椅子移動時，那人的面孔顯露了出來。

泰索何夫知道牧師並沒有錯。

他看到的並不是五頭龍，也不是穿著黑色、灼燒盔甲的戰士，甚至也不是在雷斯林夢中誘惑他的黑暗女妖。這是名穿著黑袍的女子，黑色的兜帽將女子的臉緊緊罩住，只露出臉的輪廓。祂的皮膚光滑，絲毫不曾受到歲月的影響，漆黑的雙眸大而有神。祂的雙臂被包覆在緊身黑衣中，自在地放在椅臂上，白淨的雙手沉靜地微微垂下。

祂的表情既不可怕、也不駭人，完任沒有任何威脅感，那甚至不能算是表情。但泰斯卻可以清楚感覺到祂在打量著他，刺探著他的靈魂，探索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祕密。

「我──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陛──陛下。」坎德人反射性地伸出小手。當他意識到自己褻瀆的行為，立刻抽回手，深深地一鞠躬。但是太遲了，他感覺到冰冷的手指碰觸到他的手。那是非常短暫的一觸，但是泰斯彷彿被閃電擊打一般，五道劇烈的痛楚沿著他的手臂往上竄，直刺進他的心臟，讓他喘不過氣來。

如同來時一般地迅速，這痛苦也快速消失了。泰斯發現自己站在十分接近那名蒼白、美麗的女子之處。祂的表情非常溫和，泰斯幾乎沒辦法相信祂就是這些痛苦的始作俑者。他低頭看著手心，手上出現的那個黑色五芒星是唯一的證據。

『告訴我，你的故事。』

泰斯大喫一驚，那女子的嘴脣並沒有移動，但他卻聽見了祂的聲音。他突然間也明白了一件事──這名女子對整件事可能比他還要清楚。

泰斯冒著冷汗，緊抓著身上的小包包，創下了一項歷史──至少是坎德人說故事的記錄。他把整趟伊斯塔之旅的故事在五秒鐘之內說完，而且句句屬實！

「帕薩理安將我意外地和卡拉蒙一起送回到過去。我們準備要殺死費斯坦但提勒斯，卻發現他就是雷斯林，所以我們就放棄了。我本來要利用一個魔法裝置來阻止大災變，但是雷斯林害我把它打破了。我跟蹤一個叫作克麗珊娜的牧師去伊斯塔神殿底下的研究室，想要找到雷斯林，叫他幫我修好那個裝置。但屋頂塌了下來，把我打昏過去。當我醒來時，他們都已經離開了，大災變也開始了，我就這樣死掉了，所以現在才會出現在無底深淵里。」

泰斯顫抖著深吸一口氣，用馬尾巴末梢的頭髮擦掉滿臉冷汗。突然他意識到最後一句話似乎有抱怨意味，急忙補充道，「黑暗陛下，我可不是在抱怨。我很確定這樣做的人一定有他的好理由。畢竟，我的確打破過一顆龍珠，而且我似乎也記得別人說過我拿過不屬於我的東西，而且──我對佛林特也有些過份，不夠尊敬。而且，似乎我有次為了開玩笑而把卡拉蒙的衣服全都藏起來，害他赤裸裸地在索拉斯大街上跑來跑去。但是──」泰斯忍不住吸吸鼻子。「我每次都有幫費資本找到他的帽子！」

『你沒有死，也沒有人把你送到這里來。事實上，你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這里。』

泰索何夫一聽到這段讓人震驚的話，忍不住抬頭看著女王漆黑深邃的雙眸。「我沒有死？」他用微弱的聲音問，覺得自己的聲音突然變得非常奇怪。「我沒死嗎？」他不由自主地將手放到頭上──他的腦袋還痛得不得了。「原來就是這樣！我還以為有人把事情搞錯了──」

『我們這里不準坎德人進來。』

「我可不感到驚訝。」泰斯傷心地說，又再度感覺到自己恢復了正常。「克萊恩上有許多地方本來就不準坎德人進入。」

那個聲音彷彿根本沒聽見他說的話。『當你進入費斯坦但提勒斯的研究室時，你就受到了他施展在那個建築上的防護法術保護。當大災變發生時，伊斯塔其他的地方都被打落地底。但是我還來得及保存教皇的神殿。當我準備好時，神殿就會和我一起回到這個世界。』

「但是禰不會贏的！」泰斯反射性地講出這句話。「我──我很確定。」黑色的雙眸盯著他，讓他結巴起來。「我──我就在那邊。」

『不對，你不曾在那邊過。因為這一切都還沒發生。你知道嗎，坎德人？由於你幹擾了帕薩理安的法術，你讓改變歷史這件事成為可能。費斯坦但提勒斯，或是你口中的雷斯林告訴了你這件事。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讓你去送死的真正原因；當然，他並不知道你還沒死。他不想讓歷史被改變。大災變對他來說是絕對必要的，這樣他才能帶著唯一的善良牧師回到當時的克萊恩大陸。』

泰索何夫第一次看見那女子深邃的黑眸中露出興味盎然的表情。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感到一陣戰慄。

『費斯坦但提勒斯，我這位野心勃勃的朋友，你到底要多久才會後悔自己的決定？到時候就太遲了。可憐的凡夫俗子。你犯了個錯，一個大錯。你被困在自己所造成的時空矛盾中。迎接你到來的將會是你自己的末日。』

「我不明白！」泰斯大喊。

『不對，你明白。』那聲音冷靜地說。『你的到來讓我看見未來，你給了我改變未來的機會。由於費斯坦但提勒斯消滅了你，他也無意間親手毀掉了自己掙脫時光束縛的機會。他的身體將會再度崩潰，就如同他許久之前的軀體一樣。只不過這一次，當他再度找尋一個新的身體時，我將會阻止他。因此，當年輕的法師雷斯林在未來接受大法師之塔的試煉時，他將會失敗，將會死亡。他一死，就沒人可以破壞我的計劃。其他英雄也會一個接一個死在我的手下。因為，沒有雷斯林幫助，金月將無法成功找到藍色水晶杖。因此，這也就是世界末日的開始。』

「不可以！」泰斯驚怖莫名地哀嚎。「這──這──不能這樣啊！我──我不是有意要這樣的。我原先只是想要跟卡──卡拉蒙一起冒險！他──他沒有我就不行。他需要我！」

坎德人狂亂地四下亂看，希望能夠找到逃脫這個處境的機會。但是，這地方看起來似乎到處都是生路，卻無處可逃。泰斯跪倒在黑衣女子面前，無助地抬頭望著祂。「我做了什麼？我到底做了什麼啊？！」他瘋狂地哭喊著。

『坎德人，你的所作所為甚至連帕拉丁都會忍不住背棄你。』

「禰會怎麼對付我？」泰斯可憐兮兮地啜泣道。「我會被送到哪里去？」他抬起滿是淚痕的小臉問道。「我──我想禰大概不會把我送到卡拉蒙身邊吧？或是回到我本來的時空？」

『你本來的時空已經不存在了。把你送到卡拉蒙身邊？相信你也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待在這里，待在我身邊，這樣我才能確定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在這里？」泰斯倒抽一口氣。「要待多久？」

那女子開始在他眼前消逝，祂的影像在一陣閃動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想不會太久的，坎德人。一點也不久。或者我該說是永遠──』

「禰是什麼意──祂是什麼意思？」泰斯轉過頭去詢問那鐵灰色頭髮的牧師，他的形體悄然出現，正好填滿了黑暗之後所留下的空虛。「不久或是永遠？」

「雖然你還沒死，但是你目前正慢慢地、一點一滴地死去。你的生命力正在緩緩流失；其他所有因為意外來到此處，又無力抵抗邪惡力量將他從內吞噬的生物都會落得同樣下場。當你死掉時，諸神才會決定你的結局。」

「我知道了。」泰斯的喉嚨彷彿有東西卡住一樣。他低下頭。「我想我是罪有應得。喔，坦尼斯，真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這樣做的──」

牧師用力抓住他的手臂，周遭的環境改變了，腳下的地面開始幻化。但泰索何夫根本沒注意到這件事。他的眼中滿是淚水，他完全放棄了活下去的力量，希望死亡能夠趕快讓他解脫。

【註】

１　這是塔克西絲的符號。

## １─８

「就是這里了。」邪惡牧師說。

「哪里？」泰斯茫然問道，這只是他本能的反射動作，並不是因為他真的在乎。

牧師暫停片刻，聳聳肩。「如果無底深淵里有監獄的話，我想你現在應該就在里面。」

泰斯看著四周，依舊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整片怪異莫名的空無。這里沒有牆壁、沒有天花板、沒有鐵窗，沒有門、沒有鎖，也沒有獄卒。但，他知道，這次不會有任何出路了。

「我應該要站在這里一直等到倒下為止嗎？」泰斯小聲地問，「我是說，難道我不能至少有張牀或是椅子──喔！」

當他開口時，一張牀出現在他眼前，同時還有一張三腿凳。但即使這些熟悉的東西出現在一片虛無中，依然十分畸形，泰斯根本沒辦法長時間看著這些傢俱。

「多──多謝。」他結巴地說，嘆了口氣坐在小凳上。「食物和水呢？」

他等了片刻，想要看看它們是否也會出現，牧師搖搖頭，鐵灰色的頭髮像灰云團般攪動起來。

「不需要了，在這個空間里，你肉體的需求都不會再困擾你。你將不再感到飢渴。我甚至還把你身上的傷給治好了。」

「你不需要感謝我，」牧師看見泰斯張開嘴，立刻接口道，「我們這樣做是為了避免你幹擾我們的工作。因此，再會了──」

邪惡牧師舉起手，很明顯是要準備離開這里。

「等等！」泰斯跳了起來，抓住對方的黑袍。「我會不會再見到你？不要讓我一個人留在這里！」但他似乎是抓到一陣輕煙般，黑袍就在他手中慢慢消失，牧師也跟著不見了。

「當你死掉時，我們會將你的屍體送回地面，讓你的靈魂可以到該去之地──或者就如你所想的一樣，直接待在這里。在這之前，我們不需要再見面了。」

「沒有人陪我啊！」泰斯絕望地看著孤寂的四周。「完全的孤單，一直到我死──還好這不會太久了。」他傷悲地加上一句。他走到小凳旁，坐了下來。「我最好趕快死掉，這樣才能早死早超生。至少我能夠到別的地方去。我是這樣希望啦！」他看著空蕩的四周道。

「費資本，」泰斯柔聲說，「你可能聽不見我在這里說的話。我想你也沒辦法幫上忙，但是在我死之前，我真的想要告訴你，我不是有意要惹出這麼多麻煩，不是有意要幹擾帕薩理安的法術，我也不是有意要跟著回到過去，還有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故意的。」

泰斯嘆口氣，緊握住小手，嘴脣微微顫抖。「也許那些都不重要──我也必須承認，我會跟著卡拉蒙去有一部份原因是──」泰斯把滾到鼻尖的淚珠給吞了下去。「那聽起來好好玩喔！但是，我說真的，另外一部份原因是因為卡拉蒙自己回到過去一定會出問題的！他因為喝太多矮靈酒已經變得腦袋渾噩，而且我也答應提卡會好好照顧他。喔，費資本！如果有辦法讓我離開這一團亂糟糟的狀況，我一定會把一切都改變回來的。我說真的──」

「你好哇！」

「什麼？」泰斯差點從小板凳上掉下來。他飛快地轉過身，以為自己會看見費資本，卻只看見一個矮小的身影──甚至比他還矮。他穿著灰襯衫、棕褲子，以及皮圍裙。

「我說，你好哇！」那個聲音有點惱怒地重復道。

「喔，你──你好。」泰斯結結巴巴地說，注視那個傢伙，感覺有些不知所措。他看起來實在不像是邪惡的牧師，至少泰斯沒有聽過牧師穿著皮圍裙。但是，他又想到其實皮圍裙也是件很有用的東西，所以也不太敢肯定。不過，這傢伙讓他想起一個人，如果能夠想起來的話──

「濃修！」泰斯突然雙指一彈。「你是侏儒！喔，喔，請原諒我的無禮，我可不可以請問一個私人問題──」坎德人覺得臉上發燙。「但是你──你是不是死了？」

「你死了嗎？」侏儒懷疑地打量著坎德人，反問道。

「沒有。」泰斯有點畏縮地道。

「那我當然也沒有！」侏儒不耐煩地說。

「喔，你說話可以慢一點嗎？」泰斯建議道。「我知道你們講話都很快，但是有時候我們實在搞不清楚你們在說些什麼──」

「我．說．我．也．沒．死！」

「多謝多謝。」泰斯有禮地回答，「我沒有重聽，你可以用普通的音量跟我講話──我是說用普通的音量慢慢跟我講話。」坎德人看見侏儒吸了口氣，趕忙加上一句。

「你──叫──什──麼──名──字？」侏儒用慢得不得了的速度問。

「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伸出小手，侏儒熱誠地握了握。「你──的──名──字呢？我是說，你的大名是？喔，糟糕，不對不對，我收回──」

太遲了，侏儒已經開始發難了。

「尼修馬力剛佳麗斯麗家家使撲加文向七──」

「縮寫，縮寫！」泰斯把握住侏儒換氣的機會。

「喔。」侏儒看來有些失望。「尼修。」

「多謝，很高興見到你──呃，尼修。」泰斯嘆了口氣，他之前完全忘記侏儒們的名字還提供了從最早的祖先（或者是想像出來的祖先），一直到現世這之間一長串的歷史和家族記述，這會讓不加提防的提問者受到意外的驚嚇。

「很高興見到你，泰索何夫。」侏儒說，兩人再度握手。

「你要坐下來嗎？」泰斯在牀上坐了下來，示意侏儒坐在板凳上。但尼修不耐煩地瞪了那凳子一眼，隨即就在突然出現在他身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泰斯看了之後大喫一驚。那張椅子真的非常棒──上面有踏腳板，底下還有滾輪可以讓椅子輕鬆地滑動，椅背還可以輕易地前後晃動，甚至還可以完全放倒，讓上面的人舒舒服服地躺下來。

很不幸地，當尼修坐下來時，椅子往後倒的角度太大，讓他的腦袋狠狠地撞了一下。尼修咕噥著爬起來，拉下一根桿子。這次，踏腳墊彈了起來，結結實實地打在他鼻子上，同時，椅背也往前彈。泰斯最後只得跑去把尼修從椅子的大嘴中救出來，免得他被這張椅子給喫掉。

「要命！」那個侏儒道。他一揮手，就把椅子送回原處，然後有些不滿地在泰斯的凳子上坐下來。

泰斯之前曾和侏儒打過幾次交道，也見識過他們的發明能力，於是禮貌地低語道，「很有趣，設計相當先進的椅子──」

「錯，它纔不是！」尼修突然說，讓泰斯吃了一驚。「這設計爛透了。這是我老婆的表弟設計的。我早應該知道不能構想這個設計。但是──」他嘆口氣。「有時候我還是很想家。」

「我明白。」泰斯覺得有點哽咽。「如果，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你──你既然沒死，那你在這里做什麼？」

「那你可以告訴我你在這里做什麼嗎？」尼修反問道。

「當然。」泰斯突然想到一件事，他小心翼翼地打量著四周。「沒有人會在乎吧？」他低聲問。「我是說，沒人會在乎我們交談吧？也許我們不該──」

「喔，他們不在乎。」尼修嘲諷地說。「只要我們不幹擾他們，我們就可以去任何地方。當然，」他又加上一句。「這里到處看起來都一樣，所以其實亂跑也沒什麼意義。」

「我明白了。」泰斯感興趣地說，「你要怎麼旅行？」

「只要用想的就可以了。你難道還沒發現嗎？喔，可能還沒有。」侏儒不屑地說，「坎德人本來就不是以聰明著稱。」

「侏儒和坎德人血緣關係很密切的。」泰斯微怒道。

「我也聽說了。」侏儒懷疑地說道，很明顯不怎麼相信這種說法。

泰索何夫為了要不和侏儒起衝突，決定改變話題。「那麼，如果我想要去其他地方，我只要一想就會出現在那里嗎？」

「當然是有限制的。」尼修說，「舉例來說，你當然不能進入那些牧師去的聖廳──」

「喔！」泰斯嘆口氣，那可是他觀光旅遊導覽上的第一站。不過他的情緒又再度高昂起來。「你讓這個椅子憑空出現，再想一想，我也做出了這張牀和凳子。如果我幻想任何東西，它會就出現嗎？」

「試試看。」尼修建議道。

泰斯想了想。

尼修看見出現在牀邊的帽架，冷哼一聲。「那可真是有用。」

「我只是在練習嘛！」泰斯的自尊有些受傷。

「你最好小心一點。」侏儒看見泰斯興奮起來，趕忙警告道。「有時候東西會出現，但不是你所期待的。」

「沒錯。」泰斯突然想起那棵樹和矮人的樣子，他忍不住打了個寒顫。「我想你說的對。好吧，至少我們有同伴了。有個人可以聊天。你實在無法想像我之前有多無聊。」坎德人坐回牀上，小心地幻想出一個枕頭。「好吧，告訴我你的故事吧！」

「你先說。」尼修斜眼看著坎德人。

「不不不，還是你先請。」

「我覺得還是你先。」

「你先。」

「你先。別忘了我來這里比較久。」

「你怎麼知道？」

「我就是知道──繼續說。」

「但是──」泰斯突然發現這樣爭論下去一點進展都沒有，雖然他們似乎有無窮盡的時間可以這樣繼續下去，但他可不想把這些時間都花在和一個侏儒爭論上。反正他也沒什麼理由繼續堅持下去。所以，他往後舒服地一靠，開始慢慢說起他的故事。尼修很有興趣地聽著，不過他常常在最精采的關頭打岔，叫泰斯「繼續講下去」，老是破壞整個劇情的節奏。

最後，泰斯終於說完了。「因此我就來到這里。現在換你說了。」他很高興終於有機會換口氣。

「好吧！」尼修遲疑地說，小心翼翼看著四下，彷彿擔心有其他人會聽到一樣。「一切都是從很久很久以前，我家族的終生任務開始。你知道──」他瞪著泰斯。「終生任務（註１）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泰斯驕傲地說。「我的朋友濃修就有一個終生任務。只不過他的目標是龍珠。每個侏儒都會被分派到一個特別的研究計劃，如果他無法完成這些計劃，就無法安息。」泰斯突然想到，「難道你是因為這樣才會跑到這邊來的？」

「不是。」侏儒搖搖蓬鬆的亂髮。「我家族的終生任務是研發出一種可以將我們從目前所居住的空間，傳送到其他空間的裝置。而且──」尼修嘆了口氣。「我的裝置是有效的。」

「有效？」泰斯驚訝地坐直身子。

「毫無缺點。」尼修的語調愈來愈低落。

泰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他從來沒聽過這種事──侏儒的發明竟然有效，而且還毫無缺點！

尼修瞪著他。「喔，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他說，「我是個失敗者。你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你知道嗎？我所有的發明都是有效的，每一個都是！」

尼修雙手掩住臉。

「為──為什麼你還會說自己是個失敗者？」泰斯困惑地問。

尼修抬起頭看著他。「發明有用的東西算什麼成功？那有什麼挑戰？這根本不需要創造性、不需要劃時代的思想就可以完成！這樣科學怎麼會進步？你知道嗎？」他的臉色愈來愈陰沉。「如果我沒被傳送到這里來，他們本來已經準備好要放逐我了。他們說我對整個社會是個很大的威脅──我把科學的進步往後拖累了一個世紀。」

尼修低下頭。「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在乎一直待在這里的原因，我就像你一樣是罪有應得。反正這本來就是我應該去的地方。」

「你的那個裝置在哪里？」泰斯突然間很興奮地問。

「喔，他們把那個東西給拿走了。」尼修搖著手回答。

「那麼，」坎德人想了想。「你能夠想像一個出來嗎？你剛剛不就是幻想出了那張椅子？」

「你也看見它最後變成什麼樣子！」尼修回答。「最後，很有可能出現的會是我老爸的發明。那個裝置的確把他送到另一個空間去了。在我被傳送到這里之前，『爆炸裝置公會』還正在研究那個裝置──嗯，你想幹嘛？想找到逃離地獄的方法？」

「我一定得離開這里。」泰斯堅定地說。「否則黑暗之後將會獲勝，而這都是我的錯！而且我還有一些朋友身陷極大的危險之中──嗯，其中一個也許不太算是朋友，但他的確是個有趣的傢伙，而且，雖然他害我把魔法裝置弄壞了，又想要弄死我，但我很確定他不是針對我個人。他有很好的理由──」

泰斯突然住口。

「對了！」他從牀上跳下來。「對了！」他非常興奮地大喊大叫，讓難以計數的帽架出現在侏儒身邊，把侏儒嚇了一跳。

尼修從凳子上跳下來，小心翼翼地看著泰斯。「怎麼了？」他一不小心撞上一個帽架。

「你看！」泰斯在包包里翻弄了一陣。他打開一個，然後又打開另一個。「就是這個！」他把包包打開來給尼修看。正當侏儒準備要往里看時，泰斯突然把包包給合起來。「等等！」

「怎麼──？」尼修驚訝地問。

「他們在看嗎？」泰斯耳語道，「他們會知道嗎？」

「知道什麼？」

「別管──他們會知道嗎？」

「不會，我想不會。」尼修遲疑地回答。「我不能很確定地告訴你，因為我也不太清楚他們該知道些什麼。但是我的確知道他們現在都很忙，在忙著喚醒惡龍等等這類的事情。這很花力氣的！」

「很好。」泰斯臉色一正，坐回牀上。「現在，你看看這個。」他打開包包，倒出里面的東西。「這讓你想起什麼？」

「我老媽發明洗碗機的那一年，」侏儒說，「廚房差點被破碎的餐具給掩埋起來，我們得──」

「不是啦！」泰斯不耐煩地插話，「仔細看，把這個零件放到這旁邊──」

「我的空間旅行裝置！」尼修倒抽一口氣。「你說的對！這看起來的確很像這類裝置。我的裝置沒有這麼多值錢的珠寶，但是──等等，你看，你把這些都弄錯了。我想這應該放在這里，不是那里。沒錯，對吧？然後這個鎖鍊掛在這里，應該這樣繞。不對，有點問題，這應該要這樣──等等，我知道了，這得先安裝在這里面。」尼修在牀邊坐了下來，拿起其中一顆珠寶，把它給塞了進去。「現在我得要另一個紅色的小裝置纔行。」他開始在珠寶堆中亂翻。「這個要怎麼弄啊？」他自言自語道。

「放進絞碎機里嗎？」泰斯問道。

全神貫注的侏儒沒理會泰斯的話。坎德人抓住這個機會又把他的故事說了一遍。泰斯蹲在小凳子上，毫無幹擾地快樂敘說著他的故事；尼修此時完全忘了泰斯的存在，開始把所有的小玩意兒、珠寶、金銀零件分成一堆一堆的。

泰斯一邊不停地講著故事，一邊注意著尼修，心中充滿了希望。當然，泰斯有點尷尬地想，他剛剛祈求的是費資本，因此如果尼修修好了這個裝置，很有可能它會把兩人傳送到月球，或是都變成雞，還是其他的怪東西。但是，泰斯下定決心，他別無選擇，只能冒這個危險。畢竟他曾經發誓過要改變所有的錯，雖然找到一個徹底失敗的侏儒並不是他原本的計劃，但總比坐在這里等死要好。

此時，尼修剛好想像出一片石板和一根粉筆，開始畫起復雜的圖形，嘴里嘟囔著，「把珠寶Ａ塞進金色零件Ｂ中──」

【註】

１　科學是侏儒的生命，科學重要到每一名侏儒成年後都有一個終生志願。這比家庭血緣的牽絆更重要，終生志願定義了這個侏儒的一生。終生志願總是和增加知識或是發展科技有關。

他們的目總是難以達成，因此經常有一個終生志願代代相傳，直到有一代子孫終於達成為止的故事。對侏儒來說，能夠成功完成終生志願，足以讓他自己和過去的代代祖先，都在李奧克斯面前有一席之地。

## １─９

「這個地方真是糟透了，哥哥。」雷斯林動作僵硬地緩緩下馬，同時柔聲說。

「我們去過更糟糕的地方。」卡拉蒙評論道，同時將克麗珊娜扶下馬。「里面比較溫暖，也比較乾燥，比外面要舒服很多。而且──」他看著弟弟含糊地說，後者又咳又喘，靠在馬鞍上無法動彈。「如果不休息，我們都無法再繼續往前騎了。我來照顧這些馬，你們兩個先進去。」

克麗珊娜瑟縮在溼透的斗篷里，站在及膝的泥濘中，愣愣地看著旅店。這里真的是如同雷斯林所形容的一樣，糟透了。

這里原先的名稱叫什麼無人知曉，因為門上並沒有掛著招牌。事實上，唯一讓他們知道這里是旅店的線索，是一塊塞在破窗內的爛木板──上面寫著「歡銀旅客」。石頭建築本身十分老舊，看起來相當結實，但屋頂都已經塌陷了，到處都可以看見用木板修補的痕跡。一扇窗戶已經破了，一張飽經風雨的草蓆掛在上頭，應該是用來遮風擋雨的。這里的院子只是蓋上一層稀泥和雜草的平地。

雷斯林已經先往前走。現在他站在大開的破門前，回頭看著克麗珊娜。里面依稀有著微弱的光芒以及炊煙的味道，至少有堆可以取暖的火。正當雷斯林的表情已經轉為不耐煩時，一陣驟雨吹開克麗珊娜的斗篷，露出她蒼白的臉孔。她嘆了口氣，拖著腳步跨過泥濘的地面走到門口。

「先生，歡迎。女士，歡迎。」

克麗珊娜驚訝地發現那聲音來自她身邊──當她進門時，並沒發現有人站在這邊。她轉過身，發現有個渾身發出異味的男子，就正好站在門後的陰影里。

「天氣真不好，是吧，客倌。」那人揉搓著雙手，露出想要效勞的表情。一件油膩的圍裙和手上掛著的髒黑毛巾，讓人大概猜得出他是旅店的老闆。克麗珊娜看著這個破爛、發出怪味的旅店，覺得配上這男子真是再適合不過了。那人不停地揉搓雙手往前走，直到克麗珊娜可以聞到他酸臭的酒氣為止。克麗珊娜連忙用斗篷掩臉後退。那人彷彿對她的這項舉動露出了笑容，如果不是因為他精明的眼神依舊清澈，一般人可能會以為這不過是醉鬼的傻笑。

看著眼前的這名醉鬼，克麗珊娜突然間覺得不如退回風雨中比較好。但雷斯林用鋒銳的眼神看了老闆一眼，冷冷地說，「靠近壁爐的位子。」

「是，是，客倌。靠近壁爐邊的位子沒問題。這種天氣最適合坐那里了。兩位客倌，這邊請這邊請。」他又含糊地打躬作揖，如果不是因為他的眼神，兩人可能都會放鬆戒心。那人拖著腳步，死盯著這兩個人，帶著他們來到一張骯髒的桌子邊。

「客倌，您是個法師吧？」那人伸出手想要碰碰法師的黑袍，但雷斯林的眼神讓他連忙把手縮了回去。「還是個黑袍法師，咱們好久都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人來。」他繼續道。雷斯林並沒有回答。他又開始一陣劇烈的咳嗽，只能全身無力地倚著法杖。克麗珊娜扶著他走到爐火邊的位置坐下來。他一坐下，便趕忙靠近壁爐取暖。

「給我們熱水。」克麗珊娜解開潮溼的斗篷。

「他怎麼了？」旅店老闆懷疑地問，往後退了一步。「不會是會發燒的熱病吧？如果是的話，你們就請──」

「不是。」克麗珊娜打斷他的話，把斗篷丟到一邊。「是他自己身體不好，對其他人沒有傷害。」她彎身照料法師，回頭看著老闆。「我剛剛叫了熱水。」她堅定地說。

「好。」他的嘴脣撇了撇。他不再揉搓雙手，而是將手插在皮圍裙里面之後才慢慢走開。

對雷斯林的關切之情讓克麗珊娜很快就忘記之前的嫌惡。當她試著讓雷斯林好過一些時，已經完全忘記旅店老闆這件事。她把法師旅行時穿著的斗篷解下，放在爐火前攤平烘乾。她在旅店的大廳里發現幾張破爛的椅子；她試著不去注意上面覆蓋的厚灰，把椅子排了排，好讓雷斯林可以躺下來，呼吸得更順暢些。

當她跪在地上協助雷斯林脫掉靴子時，她感覺到有隻手在撫摸著她的頭髮。

「謝謝。」當她抬起頭時，雷斯林低語道。

克麗珊娜感到一陣狂喜。他棕色的雙眸似乎比火焰還要溫暖，他的手溫柔地將她潮溼的頭髮撥離前額。她被他的眼神緊緊攫住，什麼也不能做，只能繼續跪在地上看著他。

「妳是他的女人嗎？」

老闆沙啞的聲音從她背後出現，讓克麗珊娜大喫一驚。她既沒聽見腳步聲，也沒感覺到他靠近。她站起身，刻意避開雷斯林的視線，猛地轉身面對爐火，沉默不語。

「她是帕蘭薩斯的貴族千金。」門口一個低沉的聲音說，「老闆，如果你能夠表現出適當的禮貌，我會很感謝的。」

「是的，客倌，是的。」老闆似乎被夾帶著風雨而來、壯碩的卡拉蒙給震懾住了，唯唯諾諾了幾句。「我本就無意冒犯，希望大人不計小人過──」

克麗珊娜沒有回答。她半轉過身，含糊地說，「來，把熱水放到桌上。」

卡拉蒙關上門加入他們的行列。雷斯林拿出一個袋子，里面裝著的是他治病用的藥草。他將袋子丟到桌上，比個手勢，示意克麗珊娜幫他準備好草藥。然後他就往後一靠，帶著嘶嘶聲地呼吸著，並瞪視著火焰。克麗珊娜意識到卡拉蒙擔心的眼神，試著把精神集中在眼前的草藥上。

「我已經餵馬兒吃了些乾草，喝了水。我們之前也沒有對牠們太嚴苛，所以在牠們休息了一小時後，應該可以繼續趕路。我想要在天黑前趕到索蘭薩斯去。」在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後，卡拉蒙終於開口道。他把斗篷鋪在爐火前。蒸氣如同云朵般緩緩上升。「你叫了食物嗎？」他突然問克麗珊娜。

「沒有，只有熱水而已。」她喃喃說著，把草藥遞給雷斯林。

「老闆，給這位法師和女士一些醇酒，給我一些水，還有你這邊所有能填飽肚子的東西。」卡拉蒙坐在火爐邊正對著弟弟的位置。「我們愈往南走，天氣就會愈壞。你真的確定要這樣嗎？你可能會死掉的。」

「你是什麼意思？」雷斯林的聲音沙啞。他猛然坐直身，杯子中的藥汁灑出了一些。

「沒什麼，雷斯林。」卡拉蒙被弟弟銳利的眼神看得有些退縮。「只是──只是──你的咳嗽。天氣愈潮溼，你的咳嗽就會愈嚴重。」

雷斯林懷疑地打量著哥哥，直到確定他並沒有別的意思後，纔再度躺了下來。「沒錯，我已經決定要這樣做了，所以你也應該要下定決心。因為這是你唯一再看到你寶貴家園的機會。」

「如果你在路上死了，對我自然更沒有好處。」卡拉蒙皺起眉頭。

克麗珊娜震驚地看著卡拉蒙，但雷斯林只是苦笑道，「你的關心真讓我感動。但是你毋需擔心我的健康。我的力量還足夠讓我抵達目的地，施展那個最後的法術，只要我在那之前不浪費太多力氣就好。」

「看起來有個人絕對不會讓你累倒的。」卡拉蒙凝重地說，目光飄向克麗珊娜。

她又再度羞紅了臉，本來準備要說些什麼，但旅店老闆此時正好回來，手中拿著一罐冒著熱氣的東西，另一隻手拿著破爛的瓶子，疲倦地看著他們。

「請容我插個嘴，客倌們。」他低聲下氣地說，「但我得先看看你們的錢纔行，最近年頭不好──」

「拿著。」卡拉蒙從錢包里拿出一枚銀幣，丟在桌上。「這夠了吧？」

「非常夠，客倌，非常夠。」旅店老闆的眼神突然間變得和銀幣一樣亮。他急急忙忙將手中的東西放到桌上，匆忙間還打翻了一些燉肉。接著他立刻貪婪地一把抓起銀幣，同時眼光不敢從法師身上移開，深怕他會突然把銀幣變走。

旅店老闆將銀幣塞到圍裙里，從骯髒的吧臺後面找出三個破碗以及三把骨質湯匙、三個杯子。他把這些東西通通摔到桌上後，站到離桌子一段距離的地方，又再度開始揉搓起雙手。克麗珊娜拿起碗，露出厭惡的表情，立刻開始用剩下的熱水清洗這些容器。

「三位客倌，還有什麼事情嗎？」旅店老闆的口氣諂媚到連卡拉蒙都不禁皺眉。

「你有麵包和乳酪嗎？」

「有的，客倌。」

「那麼包一些起來，用籃子裝著。」

「你們──會繼續旅行，對吧？」旅店老闆問。

克麗珊娜將碗放回桌上，抬起頭，注意到那人的聲音有了些微的改變。她斜眼看著卡拉蒙是否有注意到這件事，但大漢只是攪動著燉肉，貪婪地嗅著。雷斯林似乎什麼也沒聽到，只是定定地瞪著爐火，雙手僵硬地握著空杯子。

「我們絕不會在這里過夜。」卡拉蒙把燉肉舀進碗里。

「你絕對不會找到比──你之前說你們要去哪里？」旅店老闆問道。

「跟你無關。」克麗珊娜冷冷地回答。她盛了滿滿一碗燉肉給雷斯林。但法師在看了這碗油膩的東西一眼後，揮揮手，示意不要了。雖然克麗珊娜感到飢腸轆轆，但她也只能勉強吞下幾口。最後她披上仍舊潮溼的斗篷，靠在椅子上，閉上眼睛，試圖休息一下，暫時把稍後還必須在淒風苦雨中騎馬趕路的痛苦擺在一旁。

雷斯林已經睡著了。只有卡拉蒙開懷大嚼，以及旅店老闆準備麵包的聲音。

一個小時之後，卡拉蒙就將馬兒從馬廄里牽了出來──總共有三匹快馬、一匹負重馬，後者背負的東西都用油布蓋著，再用結實的繩索固定住。卡拉蒙在協助克麗珊娜和雷斯林上馬後，隨即躍上馬背。旅店老闆站在風雨中，將準備好的麵包籃交給卡拉蒙。即使風雨將他的衣服全打溼了，他依然露出同樣呆板的笑容，目送著他們。

卡拉蒙點點頭，順手丟了枚銀幣給老闆──銀幣落在他腳邊的泥濘中。卡拉蒙隨即拉著負重馬的韁繩，踏上了旅途。克麗珊娜和雷斯林緊緊裹著斗篷，也尾隨在後。

旅店老闆似乎毫無所覺地站在風雨中目視著三人離開。他低頭撿起銀幣，馬廄的陰影中隨即冒出了兩個人影加入他的行列。

旅店老闆將銀幣丟向空中，看著左右道。「告訴他，他們是走往索蘭薩斯的那條路。」

他們毫無警覺地就中了埋伏。

一行人在惡劣的天候中趕路，一路上森林中濃密的枝枒和滂沱的大雨，讓他們連自己馬匹的蹄聲都聽不清楚，再加上三人又各自懷有心事，讓他們成為最好的攻擊目標。直到對方發動攻勢前，沒有任何人聽見後方追兵的馬蹄聲和兵器金鐵交鳴的聲音。

在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前，許多道黑影如同巨鳥般從樹梢上飛降，攻擊也同時降臨到被影子遮蓋的人身上。這一切很快就結束了，看得出來是出自高人之手。

其中一人落在雷斯林身後，在他來得及轉身前就把他打昏了。另一人從樹枝上落到克麗珊娜身邊，摀住牧師的嘴，同時以鋒利的匕首架上她的咽喉。制服卡拉蒙則花了整整三個人的力量才成功，當掙扎結束時，其中一名強盜再也站不起來了。他僵直地倒在泥漿中，脖子被扭曲到一個奇怪的方向去。

「脖子斷了。」在一切都結束後，其中一名強盜向另一名最後纔出現的人報告。

「很俐落的手法。」那人冷冷地說，同時打量著被四個人所壓制著、雙手被弓弦綁住的卡拉蒙。大漢的頭上有道很深的傷口，不停淌著血。卡拉蒙搖著頭，繼續掙扎著，試圖讓自己的神智恢復清醒。

帶頭的人看著卡拉蒙壯碩的肌肉將強韌的弓弦繃得緊緊的，不禁暗自感到佩服。

卡拉蒙的神智終於恢復了些，雨水也將鮮血從他眼中沖走，他開始打量起四周。至少有二十到三十個全副武裝的人包圍著他們。卡拉蒙看著他們的老大，忍不住低聲咒罵起來。這傢伙是卡拉蒙生平所見過最高大的人類！

這讓他馬上就想起伊斯塔競技場里的拉格，「混有食人魔的血統（註１）。」他喃喃自語道，同時呸的一聲將纏鬥中被打落的一顆牙齒吐出。卡拉蒙回憶起那個協助艾拉克訓練鬥士的高大食人魔，眼前的那個人也有著同樣的黃皮膚和扁平鼻。他也比大多數的人類都要高大──至少比壯碩的卡拉蒙要高出一個頭──手臂跟樹幹一樣粗。但是他的腳步有些遲緩，且穿著一件拖地的斗篷，掩飾他的腳。

卡拉蒙從競技場中學到了如何觀察敵人，並且利用他的弱點，此時正好派上用場。他仔細打量眼前這人，當狂風吹開他厚重的斗篷時，卡拉蒙驚訝地發現他只有一隻腳，而另一條腿是鋼鐵打造的義肢。

擁有食人魔血統的帶頭者注意到卡拉蒙正盯著他的腿，露出了微笑，並且往卡拉蒙的方向走了幾步。他伸出一隻大手，溫柔地拍了拍卡拉蒙的臉頰。

「我很敬佩擁有實力的男人。」他柔聲說，然後用讓人驚訝的速度握掌成拳，飛快地一拳打中卡拉蒙的下巴。巨大的撞擊讓卡拉蒙往後一仰，差點讓他身後的人也跟著飛了出去。「但是你弄死了我的手下，就得付出代價。」

那人攏起厚重的斗篷，大剌剌地走到克麗珊娜身邊，一名強盜正緊緊抓住牧師，讓她無法動彈。強盜的手依舊捂著牧師的嘴，牧師的臉色雖然蒼白，漆黑的眼眸中卻充滿了怒火。

「這可真棒啊！」半食人魔柔聲說，「一份大禮，現在甚至還沒到冬季慶典呢！」他的笑聲在黑幽幽的森林中迴蕩。他伸出手，抓住克麗珊娜的斗篷，將它猛然扯下來。他的視線移到她浸溼的袍子下曲線畢露的身軀。他笑得更開心了，眼中閃著奇異的光芒。接著他伸出大手。

克麗珊娜試圖往後退，但是那人輕易地就抓住了她，讓她毫無閃避的餘地。

「哼哼，妳戴著的這是什麼小玩意兒啊，美人？」他打量著戴在她纖細脖子上的護身符。「我覺得它──有點礙眼。嚇！全由白金打造的哩！」他吹了聲口哨。「最好讓我替妳保管，美人。這樣我們兩個親熱的時候，纔不會因為太激動而把它弄不見了──」

卡拉蒙剛好起身目睹了那人抓住護身符的景象。克麗珊娜的眼中閃過一陣得意的光芒，但她的身體仍然忍不住縮了縮。一道純白閃光剎那劃破了風雨，半食人魔抓著自己的手腕，在嚎叫聲中鬆開了克麗珊娜。

圍觀人羣一陣騷動。原先抓住克麗珊娜的人放開手，牧師趁機掙脫開來，憤怒地將斗篷披回身上。

半食人魔舉起手，面孔痛苦地扭曲著。卡拉蒙害怕他會在此時一拳揮向克麗珊娜，但，另一人突然大喊道。

「那個法師，他也醒過來了！」

半食人魔的視線依舊停留在克麗珊娜身上，不過他的手已經緩緩放下來。然後，他笑了。「好吧，女巫，看來妳贏了第一回合。」他回頭看著卡拉蒙。「我喜歡決鬥，不管是在情場上或是戰場上都一樣。看來這一整夜將會十分精采。」

他比了個手勢，示意原先抓住克麗珊娜的強盜再度攫住她，那傢伙極為心不甘情不願地照辦了。半食人魔走到雷斯林身邊，看著躺在地上呻吟的法師。

「三個人之中，這個法師最危險。把他的手綁在背後，塞住他的嘴，」強盜頭子用粗嘎的聲音命令道，「如果他發出任何聲音，就把他舌頭割了。這就足以結束他的法師生涯（註２）。」

「為什麼我們不現在就殺了他？」其中一人抗議道。

「你來啊，布拉克。」半食人魔立刻轉身看著發話者，輕鬆地說。「用你的刀子割開他的喉管。」

「我可不幹。」對方嘟囔著往後退了一步。

「不敢？你寧願讓我因為殺了黑袍法師而受到詛咒？」頭子依舊輕鬆說道，「你想要看著我拿刀的手枯乾掉落嗎？」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當然不是，鋼趾大人。我──我只是講話不經大腦。」

「那麼從今以後說話前給我多想想。他現在也不能傷害我們。你看看他。」鋼趾指著雷斯林。法師躺在地上，雙手被綁在身前。他的嘴巴被撬開，硬塞進一團破布。不過，他的眼睛在陰影中依舊閃動著復仇的怒火，雙拳緊握著。許多圍觀的人都開始懷疑這樣的束縛能不能限制住這名意志堅強的法師。

也許鋼趾（註３）也感應到了威脅，他一瘸一瘸地走到雷斯林的身邊。黃臉上帶著一抹微笑，強盜頭子用他鋼鐵的義肢往雷斯林的頭踢了下去。法師癱軟在地。克麗珊娜緊張地大叫，但身後的人緊抓著她，讓她無法動彈。連卡拉蒙看見弟弟躺在泥濘中的樣子，都感覺到內心一陣抽痛。

「這應該可以讓他安靜一陣子。當我們回到營寨時，我們會用布遮住他的雙眼，帶他走上懸崖。如果他不小心跌下去，那也怪不得我們，對吧？我們的手可不會沾上他的鮮血。」

四周傳來零星的笑聲，但卡拉蒙注意到有些人搖著頭，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

鋼趾轉身走向那背負著沉重行李的馬匹，眼中有著貪婪的火焰。「弟兄們，我們這次可大賺一票啦！」他滿意地說。他又走到克麗珊娜身邊，再度仔細打量她，連她身後的那名強盜都跟著不敢動彈。

「真的是不虛此行。」他喃喃道，伸出大手，粗魯地抬起克麗珊娜的下巴。彎下身，粗暴地將嘴脣湊到牧師的脣邊，強吻著她。克麗珊娜被強盜抓著，完全無法反抗。她並沒有掙扎，也許她知道掙扎反而順了他的意。她直挺挺地站著，全身僵硬。不過卡拉蒙注意到，當鋼趾鬆開她之時，她的雙拳緊握，忍不住別開臉，讓黑色的長髮遮住她的臉頰。

「弟兄們應該都知道我的做法。」鋼趾粗魯地玩弄著她的秀髮。「大家有福共享。不過，當然要先等我享受夠了纔行。」

這次的笑聲較為熱烈，甚至還傳來零星的歡呼聲。卡拉蒙當然了解這傢伙的意思，從他所聽到的耳語來判斷，這也不是他們第一次「有福同享」的經驗了。

但是其中有些年輕人的臉上露出了嫌惡的表情，悄悄地看著彼此，緩緩搖著頭。甚至還有幾個人低聲說著類似「我可不願意和一個女巫有任何關連！」、「我寧願和那個法師一起睡！」這類的話。

女巫！又是這個用詞。卡拉蒙的腦海中有些模糊的記憶依稀提醒了他──那是當他和雷斯林，以及老鐵匠佛林特一起旅行的時光，當時真神尚未回到克萊恩。卡拉蒙打了個寒顫，突然清楚想起當年他們抵達一座城鎮，正好遇到要燒死女巫的集會情景。他想起弟弟和那個高貴的騎士史東，冒著生命危險拯救那名老太婆，卻發現她只不過是個三流的幻術師。

卡拉蒙之前一直忘了這件事。他忘記在此時人們是用何種眼光來看待魔法，還有克麗珊娜的神力──後者甚至更可疑。他不禁感到一陣寒意，強迫自己理性地用邏輯思考。被燒死是很痛苦，但這總比──

「把那個女巫帶到我這邊。」鋼趾走到手下替他看管坐騎的地方。他上馬之後命令道，「帶著其他人跟我來。」

負責看管克麗珊娜的強盜將她拉向前。鋼趾彎下腰，硬生生地將克麗珊娜從地面給拉上來，把她安置在他身前的馬鞍上。他粗大的手臂抓起韁繩，正好將克麗珊娜給完全抱住。克麗珊娜直直地瞪著前方，臉上露出漠不關心的表情。

她知道嗎？卡拉蒙無助地看著鋼趾騎馬經過他的面前，黃色的臉孔上掛著淫蕩的微笑。她一向都受到保護，從來不曾經歷過這些。也許她不明白這些人可以做出多麼下流的勾當來。

接著克麗珊娜回頭望了卡拉蒙一眼。她的表情雖然十分冷靜，但眼中卻飽含極度的恐懼、驚慌，以及懇求，讓卡拉蒙心痛地低下頭。

她知道──願神保佑她。她知道──

有人猛然將卡拉蒙往前推了一把。幾個人抓住他，將他頭朝下地丟上原先坐騎的馬鞍上。卡拉蒙倒掛著，堅韌的弓弦深深陷入他強壯的手臂，無能為力地看著其他人將弟弟軟癱的身軀丟到另一匹馬背上。然後強盜們紛紛上馬，往森林的深處飛馳而去。

暴雨沿著卡拉蒙的腦袋往下流，所有馬匹在爛泥中不停地趕路，有幾次差點把卡拉蒙給震了下來。馬鞍上的突起在他身上撞出一大片瘀青，頭上不停流血的傷口讓他覺得暈眩。但他腦中只有一個景象，就是那雙嚇壞的黑眸懇求他幫忙的眼神。

在暈眩中的卡拉蒙很確定一件事，這次不會再有援兵了。

【註】

１　半食人魔通常是因為奴役及暴力而誕生的。他們被食人魔視為軟弱，被人類當成醜陋和野獸的象徵。

２　他說的沒錯，施法必須要有手勢和藥材的混和，有時依照法術的不同，必須兩者之一或是一起。

３　半食人魔的體型大約七呎高，渾身肌肉，他在一場和獅鷲獸的戰鬥中失去的左腿被以一個鋼鐵的義肢所取代了。這個義肢從膝蓋往下，底端有圓形的腳趾，是相當恐怖的武器。這名半食人魔相當擅長劍術和摔角。他看起來像是一個皮膚暗黃的野蠻人類，除了膚色之外，其他部份看起來都相當像人類。

## １─１０

『雷斯林走在一處灼熱的沙漠中。一排足跡從他面前直直延伸，他正走在這些足跡上。這些足跡不停地往前延伸，帶著他穿過在烈日下反射著白光的沙漠。他又熱又累又渴，頭痛欲裂，全身痠痛不已，只想找個地方好好躺下來休息。在不遠處有個擁有豐富水源的綠洲，翠綠的樹叢帶來陰涼。但是他走了又走，就是沒辦法走到。因為這些腳步並不通往綠洲，他沒辦法往其他的方向移動。

他不停往前走，連黑袍也毫無生氣地掛在他身上。就在他幾乎耗盡精力時，他抬頭一看，吃了一驚。這些腳印竟然通往一個斷頭臺！一個黑衣人跪在地上，脖子就在斷頭臺上。雖然他看不見那人的臉，但是他卻毫不懷疑那就是正準備赴死的自己。劊子手就正在他身邊，手中拿著染血的斧頭。劊子手也同樣戴著黑色兜帽，遮住了他的臉孔。他高舉起斧頭，瞄準了雷斯林的脖子。當巨斧落下時，雷斯林臨死前看到了劊子手的面孔──』

「小雷！」一個聲音耳語道。

法師搖搖劇痛的頭。一聽見這聲音，他就安心地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在作夢。他掙扎著想清醒過來，擺脫噩夢的糾纏。

「小雷！」那個聲音又說，這次語調更為急迫。

真正的危險，並非噩夢帶來的威脅感，又讓法師更清醒了些。當他完全清醒後，他動也不動地躺了片刻，試圖弄清楚現在的處境。

他躺在潮溼的地上，雙手綁在身前，嘴里塞著東西。他的頭很痛，耳邊傳來的是卡拉蒙的聲音。

他可以聽見附近傳來許多的笑聲和人聲，還可以聞到烹調食物的氣味。但這些聲音都有一段距離，只有他哥哥的聲音十分接近。然後他想起了一切，想起了那次埋伏，一個有著義肢的男人──雷斯林小心翼翼地張開雙眼。

卡拉蒙直挺挺地躺在泥濘中，雙手被弓弦緊緊綁著。他的眼中有著熟悉的光彩，讓雷斯林想起失落已久的記憶──並肩作戰，結合鋼鐵與魔法的威力。

雖然現在的狀況十分不利，雷斯林卻感覺到許久未曾經驗的興奮感。

在危險的威脅下，雙胞胎之間的心靈連結又再度開啟了，讓他們可以靠著言語和心靈彼此交流。卡拉蒙發現弟弟也和他有相同的想法，大膽地靠近一些，用只比呼吸聲大不了多少的聲音說話。

「你有方法可以讓我鬆開雙手嗎？你身上還帶著那柄銀色的匕首嗎？」

雷斯林立刻悄悄地點點頭。在天地創始之初，諸神不準法師攜帶任何武器和盔甲。這是因為他們的時間必須要完全投注在法術的鑽研上，不可以虛擲在武器的練習中。但，在法師們創造出龍珠，協助修瑪打敗黑暗之後時，諸神們就讓他們擁有了隨身攜帶武器的特權──用來紀念修瑪的長槍。

這柄銀匕首用皮製的繩子綁在雷斯林的手腕上，在需要時可以悄無聲息地落入他的手中；這同時也是他最後的武器。只有在所有法術都耗盡──或是在像這種時刻才會派上用場。

「你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施展魔法嗎？」卡拉蒙低聲問。

雷斯林疲倦地閉上眼睛良久。是的，他有足夠的力量。不過，一旦使用魔法，就會更削弱他的力量，也代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恢復精力，來對付時空大門的守衛。但是，如果他活不了那麼久──

他一定會活下去！他難過地想。費斯坦但提勒斯就活下去了！他只不過是在沙漠中重復前人的腳步。

雷斯林憤怒地趕開這個想法。他張開眼，點點頭。『我有足夠的力量』，他心想，卡拉蒙鬆了口氣。

「小雷，」大漢耳語道，他的表情突然變得十分嚴肅。「你──你也知道，他們──他們打算怎麼處置克麗珊娜──」

雷斯林腦海中浮現那個擁有食人魔血統的人類用粗糙的手撫摸著克麗珊娜，他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已經許久未曾經歷的狂暴怒氣吞噬了他的理性。他感覺心在抽痛，一瞬間，眼前浮起了一片血霧。

雷斯林發現卡拉蒙正驚訝地看著他，突然間意識到自己的情緒一定十分明顯。他皺起眉，卡拉蒙連忙繼續道，「我有個計劃。」

雷斯林惱怒地點點頭，早已經了解他哥哥所想的是什麼。

卡拉蒙低聲說，「如果我失敗了──」

『我會先殺了她然後再自殺。』雷斯林替他說完。但這一切其實都沒必要。他被歷史的鐵律所保護──沒人動得了他──甚至連他自己都不行。

法師一聽到有人靠近，連忙閉上眼睛，再度偽裝昏迷不醒。這讓他有時間可以搞清楚自己動蕩的情緒，強迫自己冷靜下來。銀匕首讓他的手臂感到一陣冰涼。他試著動動那塊可以鬆開機關的肌肉。同時品嚐著自己在想到克麗珊娜下場時，腦中所浮現的暴怒──這女人我其實一點都不在乎，當然，她的牧師身分例外。

兩個人把卡拉蒙拉了起來，將他推向前。卡拉蒙很高興地注意到，那兩人除了瞄了法師一眼，確定他依然昏迷外，並沒有對法師太過注意。卡拉蒙走在崎嶇的地面上，強忍著僵硬的肌肉所帶來的痠疼，不知為何突然想起提到克麗珊娜時，雷斯林臉上的表情。如果那是出現在其他人的臉上，卡拉蒙會把它解釋成戀人動怒的表情。但是出現在他弟弟臉上？雷斯林會有這種感情嗎？卡拉蒙早在伊斯塔時就已經確定他早已被邪惡吞噬，犧牲了這種人類的情感。

但是現在，他的弟弟似乎變得不一樣了，更像以前的那個雷斯林，那個曾經和他並肩作戰無數次，可以為彼此賭命的好兄弟。雷斯林之前告訴卡拉蒙有關泰斯的話也有道理，那麼他其實並沒有殺死坎德人吧！雖然雷斯林有時候暴躁易怒，但是他對克麗珊娜總是很溫柔。也許──

其中一名守衛在他肋骨上狠狠敲了一記，提醒卡拉蒙目前處境的危險。也許！他不屑地想。也許不久之後就會結束一切。也許他犧牲生命唯一能夠爭取到的就是，另外兩個人不受折磨地死去。

卡拉蒙在橫越整個營地的同時，腦海中一邊復習著他的計劃。

這些強盜的山寨其實更像是一座小鎮。他們住在簡陋的木屋里，把動物都畜養在一個大洞穴中。他們很明顯已經佔據此處一段時間，而且不受任何法律和公權力規範──這讓人不禁佩服起半食人魔鋼趾（註１）卓越的領導能力。

但經驗豐富的卡拉蒙早已發現這羣人其實並不是單純由打家劫舍的強盜所組成的。他注意到有些人看著克麗珊娜時，會搖頭悲嘆著即將到來的慘劇。雖然其中很多人穿著破爛，但是不少人攜帶著上好的武器，是那種用精鋼打造的傳世之作；他們也以對待傳家寶而不是贓物的態度來保養這些武器。雖然陰暗的天候讓他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但卡拉蒙似乎看見許多人的劍柄上刻著玫瑰和翠鳥的紋章──這是索蘭尼亞騎士古老的徽記。

這些人的鬍子颳得乾乾淨淨，並沒有騎士們引以為傲的美髯。但是從他們的臉上，卡拉蒙可以看見和史東一樣似曾相識的神情。一想起史東，卡拉蒙也想到大災變之後騎士團的慘況。

由於人民責怪騎士帶來這場浩劫，因此騎士團被憤怒的暴民們趕出家園。許多人被殺之前還必須親眼目睹至親慘遭殺戮。倖存的騎士們轉入地下，在大陸上四處流浪，或是加入像這樣的強盜集團。

看著這些圍繞著營火保養武器裝備的人們，卡拉蒙從某些人的臉上看到邪惡和貪欲，但是他也從許多人臉上看到絕望和自暴自棄。他自己也曾經歷過相同的低潮，他知道絕望會讓人們做出什麼傻事。

而這些都給了他成功的希望。

距離他和雷斯林躺著的不遠處，升起了一堆巨大的營火。他回過頭，看見弟弟依舊假裝昏迷。不過他也注意到，法師把身體轉到了一個便於觀察和傾聽的角度。

當卡拉蒙踏入火光中時，大多數的人停下手邊的工作，繞著他圍成一個半圓。鋼趾就坐在靠近營火的大椅上，手中拿著一個杯子。幾個人在他附近談笑著，卡拉蒙一眼就可以認出他們是那種跟在頭子身邊逢迎拍馬的傢伙。同樣他也毫不驚訝地發現，在不遠處，站著一個熟悉的人影──那名旅店老闆。

鋼趾身邊坐著的是克麗珊娜。她的斗篷已經被脫了下來，上衣在肩膀處被扯出個大洞──他可以想像得出是誰的傑作。另外，卡拉蒙憤怒地發現，她的臉頰上還有紫色的淤青，另一邊的嘴角也腫了起來。

但她依舊保持鎮定，直直地看著前方，試圖忽略四周這些強盜所說的淫穢玩笑和低級故事。卡拉蒙心情沉重地笑了。他還記得在伊斯塔末日將臨時，她的歇斯底里、瘋狂軟弱，以及她原先生活在溫室中的脆弱天真。她面對眼前處境的勇氣，不只讓卡拉蒙敬佩，恐怕連提卡都會自歎弗如。

提卡──卡拉蒙雙眉深鎖。他不是有意要想起提卡的，特別是將她和克麗珊娜女士聯想在一起！他強迫自己把心思移到現實中，冷酷地將目光從女人身上移開，轉到敵人身上，完全集中注意力。

鋼趾注意到卡拉蒙，停下了原先的聊天，大力揮著手，示意戰士靠過去。

「輪到你來送死了，戰士。」鋼趾依舊用同樣愉悅的聲音說。他懶懶地指著克麗珊娜。「我想妳應該不會介意我們的熱情約會，因為這件事而稍稍延後幾分鐘吧！就把這個當作上牀前的娛樂好了。」他用手摸著克麗珊娜的面頰。當她眼中冒出怒火，試圖逃離他的魔掌時，他毫不憐香惜玉地甩了她巴掌。

克麗珊娜沒有叫出聲。她抬起頭，傲氣地看著眼前的怪物。

卡拉蒙知道自己不該因為關心她而分心，繼續專注盯著強盜頭子，企圖探察對方更多的弱點。這個傢伙純粹用恐懼和力量來統御部下，他對自己說。部下里有許多人是心不甘情不願地跟隨他。他們都很怕他，也許他是這個被神所遺忘的惡土上唯一的法律。不過，如果沒有他，這些人可能早就餓死了。所以他們還算忠誠，但是會有多忠誠呢？

卡拉蒙小心地控制著自己的聲調平穩，緩緩站起來，不屑地看著半食人魔。「這就是你展現勇氣的方式嗎？毆打一名毫無還手能力的女人？」卡拉蒙不屑地說，「把我放開，把劍給我，讓我看看你是什麼樣的男人！」

鋼趾饒富興味地看著他，卡拉蒙不安地在他魯鈍的面孔上發現一絲智慧的光芒。

「戰士，我以為你會有些創意呢！」鋼趾半是作戲，半是認真地嘆口氣，好整以暇地站起來。「也許你不像我一開始認為的那麼具有挑戰性。不過，我今晚反正也沒別的娛樂。喔，我得更正一下，應該說是傍晚沒有別的娛樂。」他打趣著說，一邊對著克麗珊娜微微鞠躬，後者相應不理。

強盜頭子將穿戴的毛皮斗篷甩到一旁，轉身命令他的部下把劍帶來。那些嘍囉們照做了，其他人則是在營火邊讓開一處巨大的空間，圍成一圈，露出期待的表情──很明顯這樣的「運動」，之前執行過不少次。在這一團混亂中，卡拉蒙抓住機會，對克麗珊娜使了個眼色。

卡拉蒙點點頭，意味深長地將目光轉向雷斯林躺臥著的地方，克麗珊娜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她看著法師，露出悲傷的笑容。她的手握住胸口的白金護身符，腫脹的嘴脣開始無聲地移動著。

看守卡拉蒙的強盜把他推進營火旁的空間中，他就再也看不見牧師的身影了。「女士，這次只有帕拉丁的庇佑，恐怕還不足以讓我們逃出生天。」他喃喃道，同時腦海中浮現了一個景象，讓他感到莫名的趣味──不知道弟弟是否正在祈求黑暗之後的幫助？

只有他沒有祈求的對象，他只能倚靠自己全身的肌肉和反射神經，以及多年歷練出來的戰技了。

他們割斷了他手臂上的束縛。手臂突然充血的感覺讓卡拉蒙痛得不得了，但他還是抓住機會運動僵硬的肌肉，按摩著手臂恢復血液循環並試圖暖身。然後他扯下溼透的襯衫和上衣，準備裸裎上身比武。衣物會讓敵人有下手拉扯的機會，他的前任老師，矮人艾拉克在伊斯塔的競技學校中這樣教導他。

一看見卡拉蒙全身虯結的肌肉，四周圍觀的人羣中傳來讚歎的低語聲。大雨在他古銅色的肌肉曲線間流竄著，火光映照著他結實的胸口和肩膀，清楚顯現出他身上不可記數的疤痕。有人遞給卡拉蒙一把劍，戰士輕鬆熟練地揮舞著新的武器。即使是剛走進空地中的鋼趾，一看到這前競技場鬥士的體格，也不禁有些分心。

不過，如果鋼趾對他的體格感到驚訝，那麼卡拉蒙喫驚的程度也絲毫不遜於對方。那人擁有一半食人魔和一半人類的血統，因此同時擁有兩個種族的優點。他擁有食人魔的體型和壯碩肌肉，同時還擁有人類的反應力和平衡感；最重要的是，他的眼中還閃動著人類獨有的要命聰慧。他也幾乎一絲不掛，只穿著一件皮革製的纏腰布。不過，真正讓卡拉蒙忍不住吹了聲口哨的，還是他所攜帶的武器。那把武器是卡拉蒙這輩子所見過最完美的劍。

那柄武器擁有巨大的刀鋒，原本是讓戰士們雙手持用的。卡拉蒙用專業的眼光打量著這武器，在他所認識的人中，只有幾個人擁有足夠的力氣舉起它，更別提使用它了。但鋼趾不只輕易地舉起這武器，他甚至只用一隻手來拿著！從那傢伙精準的揮劍動作看來，他更是使用得十分熟練。鋼刃反射著火光，劃破眼前凝滯不動的空氣。當它在黑暗中揮動時，隱隱發出嗡嗡聲，同時在空中留下一道明亮的軌跡。

當對手一瘸一瘸地走進空地中時，卡拉蒙絕望地發現，他並不是原先所期待的那個粗暴、愚蠢的傢伙；相反地，他是個技巧高超的劍客、擁有高度智慧的戰士，他不但克服了自己的殘障，連雙腿健全的人看了都會自歎弗如。

在第一輪交手過後，卡拉蒙發現，半食人魔不只克服了障礙，還妥善利用了這個特點。

兩人繞著空地走動，不停打量著對方，刺探著對方防禦的虛實。突然間，鋼趾利用完好的那隻腳來保持平衡，將鋼製義肢當作武器猛力一踢，讓大漢趴倒在地，武器跟著脫手飛出。

鋼趾很快就恢復了平衡，手持巨劍進逼，很明顯是想要趕快結束這場戰鬥，享受之後的娛樂。但是，卡拉蒙雖然猝不及防地吃了一記，競技場中的經驗讓他早有準備。卡拉蒙躺在地上，假裝掙扎著喘氣，耐心地等待敵人靠近。等時機一到，他立刻抓住那隻完好的腳，用力一扯，將它扯離了地面。

圍觀的人羣歡呼起來，用力地鼓掌。這聲音讓卡拉蒙腦海中浮現了競技場的回憶，他感覺自己的血液在加速運行。對黑袍弟弟和白袍牧師的擔憂消失了，想家的念頭也消失了，對自己的懷疑更是煙消云散。格鬥的壓力、生死一線間的刺激，都如同美酒般在血液中奔竄著；如同弟弟在使用魔法時一樣，他也感覺到難以言喻的狂喜。

卡拉蒙飛快地站起身，發現敵人的反應也同樣迅速。他不顧一切衝往幾呎外的地方，想要撿起原先那柄劍。不過，鋼趾的動作更快，他一馬當先地一腳將卡拉蒙的劍給踢了開來。

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卡拉蒙眼神飛快地環顧場中，看向在空地另一邊熊熊燃燒的營火。

鋼趾並未忽略卡拉蒙的眼神。他立刻猜到對方的目標，一個箭步向前，試圖阻擋壯漢行動目標。

卡拉蒙衝刺向前。半食人魔的劍在他的腹部劃過淺淺的一道痕跡，留下明顯的血痕。卡拉蒙猛然一躍，翻滾著靠近一根柴火旁，將它抽了出來。就在他站起來之後半秒鐘，鋼趾的巨劍已經深陷他原先所躺的地面。

巨劍又再度破空而來。卡拉蒙聽見劍鋒的嗡嗡聲，在間不容髮的一瞬間用木棒擋開了攻擊。當劍鋒和木棒接觸時，火花和碎屑四下飛舞，卡拉蒙這才發現自己手中的木棒另一端正好在燃燒著。鋼趾的怪力讓卡拉蒙的雙手一個不穩，木棒險些脫手，木棒尖利的碎屑也深深刺入他的手掌。但他依舊緊緊握著不肯鬆手，用他驚人的力氣趁對方下盤不穩時，將對方往後推去。

半食人魔也絲毫不退讓，將義肢深深插入地面，終於把卡拉蒙給推了回去。兩個人又恢復了之前對峙的場面。頃刻間，空氣中又充滿了劍光和燃燒的碎屑。

兩人間的戰鬥持續了多久，卡拉蒙一點概念也沒有。他的時間感早就被淹沒在椎心刺骨的疼痛、恐懼和疲倦中。他每一次的呼吸都變得十分喫力，他的肺好像著火一般，雙手也破皮流血。但他依舊沒佔到任何上風，他過去從來沒遇到過這麼強悍的對手。鋼趾面臨的狀況幾乎和他一樣，戰鬥一開始時，他自信滿滿，現在則是抱持著堅定的決心──一定要擊敗眼前的對手纔行。四周的圍觀者被這場戰鬥的魄力給完全震懾住，靜靜地目睹這場生死決鬥。

荒野中唯一的聲音只有火焰的劈啪聲、戰士們濁重的呼吸聲，有時還有軀體重重跌入泥濘中的聲音，或者是被擊中的悶哼聲。

卡拉蒙眼中的圍觀者和營火都開始模糊，手中的木棒開始變得比整棵樹還要沉重，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痛苦的折磨。卡拉蒙知道，對手的體力也和他一樣幾乎到了極限，因為鋼趾放棄了一次趁勝追擊的機會，只能站在原地拚命喘氣。強盜頭子的胸側掛著一條醜惡的紫色黏液，這是卡拉蒙手中木棒的傑作。場中的每一個人都聽見鋼趾肋骨折斷的聲音，也看見他黃色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

接著他回身一劍，讓卡拉蒙腳步踉蹌地後退，慌亂地想要用木棒來格擋，卡拉蒙花了很久的時間才穩住身形。現在兩人將所有心神都專注在眼前的敵人身上，他們彼此都知道，任何疏忽就將為這場決鬥畫下句點。

突然鋼趾在泥濘中滑了一跤。這只是小小的腳步不穩，他被迫跪下來，讓義肢保持平衡。如果這是格鬥剛開始時，他一定能夠馬上就站起身。但如今他已精疲力盡，必須要多花幾秒才能達成。

這幾秒的時間就是卡拉蒙一直在等待的瞬間。卡拉蒙用盡最後的力氣衝向前，把木棒對準了義肢連接的膝蓋打下去。如同鐵鎚敲擊釘子一樣，卡拉蒙的這一擊將對方的義肢給深深釘進泥濘中。

半食人魔既憤怒又恐懼地大吼起來，猛地轉過身，用力掙扎著，試圖拉出義肢；同時他還狂亂地揮舞著巨劍，想要阻止卡拉蒙靠近。他的怪力差點成功掙脫了這陷阱。即使是現在，敵人無法動彈的時刻，卡拉蒙還是必須和那股就此放棄、讓敵人逃走的無比倦怠感抗爭。

可是這場決鬥只能有一種結局。這是兩人從一開始就知道的事實。卡拉蒙腳步不穩地走向前，一棒揮出，將強盜頭子的劍打飛出去。鋼趾從卡拉蒙眼中看見死神降臨，依然試圖努力掙脫目前的處境。即使在最後一刻，當大漢的木棒呼嘯而來時，半食人魔的巨掌依然絕望地試圖抓住卡拉蒙的手臂──

木棒擊中了半食人魔的腦袋，咚的一聲悶響伴隨著骨碎聲，鋼趾應聲倒地，抽搐了幾下，然後就靜止不動了。他躺在泥濘中，鋼製的義肢依然釘在地面，雨水緩緩地將他破碎頭骨中滲出的腦漿和鮮血沖散開來。

卡拉蒙在極度疲倦和疼痛中跪了下來，倚著那沾滿鮮血的木棒，不停地喘氣。圍觀者如雷般的喊叫聲將他團團包圍──那是強盜們憤怒地衝向前，要替首領復仇的吶喊聲。他不在乎，一切都不重要了，就讓他們來吧──

但是，沒有人揮出致命的一擊。

卡拉蒙迷惑地抬起頭，迷濛的雙眼依稀看見一名穿著黑袍的身影跪在他身邊。他感覺到弟弟削瘦的手臂環繞著他，閃著強光的飛鏢從法師手中飛出，警告任何膽敢輕舉妄動的人。卡拉蒙安心地閉上眼，靠著弟弟單薄的胸膛，緩緩深吸一口氣。

然後他感覺到冰冷的手觸摸著他的皮膚，輕柔的聲音低聲念出對帕拉丁的禱文。卡拉蒙的眼睛猛然睜開。他用力將喫驚的克麗珊娜推開，卻太遲了。她的醫療力量在他身體中擴散開來，他身上滲血的傷痕開始收口，瘀青漸漸消散，死白的臉上慢慢恢復了血色，圍觀的人們跟著發出驚嘆聲。即使是法師的煙火也無法造成比這景象更大的震撼。

「巫術！她治好了他！燒死那個女巫！」

「燒死那個法師和女巫！」

「他們將這個戰士當作奴僕。我們殺了這兩人之後就可以釋放他的靈魂！」

卡拉蒙從雷斯林嚴肅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舊日浮現的回憶讓他知道目前有多危險。

「等等！」卡拉蒙大喊，站起來面對那些逐漸靠近的強盜。他知道，如果不是因為對雷斯林法術的畏懼，他們早就一擁而上。此時雷斯林突然咳嗽起來，更讓卡拉蒙擔心弟弟的力量隨時會消失。

卡拉蒙抓住困惑的克麗珊娜，將她往前一推，當作面對這些狂亂暴徒的擋箭牌。

「敢碰這個女人，你們的下場就會跟你們的頭子一樣。」他清晰洪亮的聲音凌駕了風雨。

「為什麼我們要讓這個女巫活下來？」其中一個人大吼，其他的人也跟著附和。

「因為她是我的女巫！」卡拉蒙聲色俱厲地說，目光灼灼地瞪視著四周。他聽見身後的克麗珊娜猛然吸了口氣，幸好雷斯林立刻瞪了她一眼，如果她本來想要開口，這時也知趣地閉上了嘴。「她並沒有將我當作奴僕，相反地，她服從我和那個法師的命令。我保證她不會傷害你們。」

眾人一陣交頭接耳後，當他們看著卡拉蒙時，眼神中不再露出敵意。原先強盜們對他只是佩服，現在卻轉變為尊敬和願意傾聽的姿態。

「我們上路吧！」雷斯林柔聲說，「我們可以──」

「等等！」卡拉蒙突然說，他將弟弟拉近，耳語道。「我有個主意，看好克麗珊娜！」

雷斯林點點頭，站在克麗珊娜身邊，後者靜靜地看著那羣沉默的強盜。卡拉蒙走到半食人魔的屍體染紅泥濘的地方。他彎下腰，從屍體的手中將巨劍奪過，高舉過頭。高大的戰士和這柄神兵構成了一幅驚人的景象，火光映射出他古銅色健壯的肌肉，他俯瞰著被擊敗的敵人，手臂的肌肉賁張。

「我打敗了你們的頭子。現在，我要取代他的位置！」卡拉蒙大吼著，他的聲音在樹林中迴蕩。「我只要求一件事，你們必須放棄這姦淫擄掠的勾當。我們一起往南──」

這句話獲得了意料之外的反應。「南方！他們要往南走！」幾個人異口同聲地說，四下傳來零散的歡呼聲。卡拉蒙看著他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雷斯林走向前，握住他的手。

「你在幹什麼？」法師臉色蒼白地追問。

卡拉蒙聳聳肩，不太在乎地看著他所造成的場面。「雷斯林，我只是覺得有羣人可以保護我們是個不錯的主意。」他說，「據我所知，這條路愈往南走愈危險。我想，我們可以多帶幾個人穿過這片荒野，只不過是這樣而已。我不明白──」

一個有著比其他人更濃厚的貴族氣息的年輕人踏向前，他讓卡拉蒙不由自主地想起高貴的史東，他開口道，「你們要往南？莫非你們也要找尋索巴丁王國中矮人傳說的寶藏？」

雷斯林皺起眉。「你現在明白了吧？」他低吼道。一陣劇烈的咳嗽讓他虛弱得不停喘氣，如果不是克麗珊娜馬上衝向前去扶住他，他可能已經倒臥在地上。

「我可以理解你需要休息。」卡拉蒙嚴肅地回答。「我們都需要休息。除非我們擁有像這樣的護衛，否則我們恐怕不會有一夜安眠。究竟索巴丁王國的矮人跟這有什麼關係？到底怎麼了？」

雷斯林瞪著地面，面孔被兜帽的陰影給遮住了。最後，他嘆口氣，冷冷地說，「告訴他們沒錯，我們正是要往南走，我們準備要攻擊矮人。」

卡拉蒙突然睜大眼睛。「攻擊索巴丁？」

「我稍後再跟你解釋。」雷斯林壓低聲音吼道，「照著我說的做。」

卡拉蒙遲疑了片刻。

雷斯林削瘦的肩膀動了動，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這是你回家的唯一機會，老哥！這也許是我們唯一活著離開這里的機會。」

卡拉蒙看向四周。周圍的人開始針對這段短暫的對話交頭接耳，很明顯地對他們的動機有了懷疑。他馬上意識到如果不趕快做決定，可能會永遠失去這些人的信任，甚至可能會面對他們的攻擊。他轉過身，同時試圖爭取時間，思考眼前所面對的狀況。

「我們往南走，」他說，「的確沒錯，但卻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理由。你剛剛提到過索巴丁的寶藏是怎麼回事？」

「謠傳那些矮人在索巴丁王國底下藏了豐富的財寶。」那年輕人立刻回答，其他人也跟著點頭。

「他們從人類那里偷走的財富。」另一個人補上一句。

「沒錯！不只是錢而已，」第三個人大喊道，「還有麥子、牛和羊。他們這個冬天會喫得像國王一樣，我們則必須餓肚子！」

「我們之前就討論過去南方討回公道，」那年輕人繼續道，「但鋼趾說這里的狀況已經夠好了。不過，我們之中有些人認為應該要再考慮考慮。」

卡拉蒙思索著，希望他當初讀過更多的歷史。他當然曾經聽過壯烈的矮人門戰役（註２）。他的矮人老友佛林特幾乎成天把這件事掛在嘴邊。佛林特是個丘陵矮人，他將索巴丁的高山矮人有多麼殘酷的思想整天灌輸在卡拉蒙的大頭里，說的東西幾乎和眼前這些人一模一樣。但是在佛林特的版本中，那些矮人所偷的財富是來自於他們的表親──丘陵矮人手中。

如果這是真的，卡拉蒙所做的決定可能相當合理。他當然可以照著弟弟的話做。不過，在伊斯塔時，卡拉蒙的身體內有什麼東西繃斷了。即使他現在開始認為自己誤會了弟弟，但以他對雷斯林的了解，他還是不敢放鬆戒心；他從此再也不會盲目地聽從雷斯林的話了。

接著，他感覺弟弟閃著異光的雙眸注視著他，聽見弟弟的聲音在心中迴蕩──『你回家的唯一方法』！

卡拉蒙惱怒地握緊雙拳。但他也知道，雷斯林讓他毫無選擇。「我們往南去索巴丁。」他沙啞地說，目光停在手中的巨劍上。然後他抬起頭看著周圍的人。「你們願意跟我們走嗎？」

眾人有片刻的遲疑。幾個人走向前和那個年輕人討論，後者很明顯已經變成他們的發言人。他傾聽著，點點頭，隨即再度面對卡拉蒙。

「我們毫不遲疑地會跟隨你，偉大的戰士。」那個年輕人說，「但是你為什麼會和這個黑袍法師扯上關係？他是誰，為什麼我們要跟隨他？」

「我的名字叫作雷斯林，」法師回答道，「這個人是我的貼身侍衛。」

四周寂靜無聲，只有懷疑的眼神算是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的確是他的貼身護衛。」卡拉蒙靜靜地說，「但這名法師的真名是──費斯坦但提勒斯。」

一聽到這名字，每個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倒抽一口氣。原先的懷疑變成尊敬，甚至是恐懼和驚訝。

「在下名叫加瑞克。」年輕人用索蘭尼亞騎士的古老方式向法師致敬。「大人，我們聽過您的大名。雖然您的所作所為和您的袍色一樣，但是我們身處在一個是非不分的年代中。我們將會跟隨您以及和您同行的那名偉大戰士。」

加瑞克踏上前，將他的長劍放在卡拉蒙腳邊；其他人也跟著照做，有些人迫不及待，有些人則是疲憊不堪。幾個人影閃回森林的陰影中。卡拉蒙知道這些人就是那種膽小的盜匪，倒也不太在意地讓他們走了。現場只剩大約三十人左右，其中幾個人和加瑞克一樣有著貴族氣息，但是大多數的人都是衣著破爛、骯髒的流浪漢及小賊。

「我的軍隊。」卡拉蒙那天晚上躺在鋼趾的小屋中時，忍不住露出沉重的笑容。他可以聽見加瑞克在門外和那些看起來足以信賴的人談話，安排晚上站哨的人。

卡拉蒙早已疲憊不堪，以為自己會很快入睡，卻發現自己清醒地躺在黑暗中，思考、擬訂著計劃。

就如同大多數的年輕士兵一樣，卡拉蒙常常夢想著自己會變成軍官。現在，就是他天外飛來的機會，也許這不算什麼，但總是個開始。自從他們抵達這個被神所遺棄的地方後，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一絲絲的快樂。

計劃在他的腦中翻滾。訓練、往南最好的路徑、補給、後援──這些都是這個前任傭兵所必須要思考的新問題。即使在長槍之戰中，他大多數的時間還是單純地服從坦尼斯的領導。他弟弟對這種事情一無所知；雷斯林早已冷冷地告訴他，這件事情必須要靠他自己。卡拉蒙發現這十分具有挑戰性，而且，更奇怪的，讓他感到煥然一新。這些都是新的問題，將他之前所遭遇到有關弟弟那些黑暗的問題都給擠出了腦海。

卡拉蒙想到自己的弟弟，目光不由得飄到雷斯林身上，後者正縮在一個巨大的石壁爐前取暖。即使火爐的熱度非常高，雷斯林身上還是披著克麗珊娜所能找到的所有毯子。卡拉蒙聽見弟弟的肺里有著液體攪動的呼嚕聲，偶爾還可以聽見他沉睡時忍不住發出的咳嗽聲。

克麗珊娜睡在火爐的另一邊，雖然她也累得精疲力盡，但她仍然睡得十分不安穩。她不只一次突然坐直身子，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地低喊。卡拉蒙嘆了口氣。他很想安慰她，將她擁入懷中，讓她安穩地入睡。事實上，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有多麼想這樣做。也許這是因為他對眾人宣佈她是他的女人，也許這是因為當半食人魔的手放在她身上時，他也和弟弟同樣感覺到無比的憤怒。

不管這是什麼原因，卡拉蒙都發現自己一整晚都用和以往不同的眼光注視她，腦海中翻滾著無數影像；即使經過一整夜，這些影像也讓他感到臉紅心跳。

他閉上眼，努力想要讓提卡的臉進入他的腦海中。但是他已經忘卻這張面孔太久了，以至於無法讓他滿足。提卡只是張迷濛的臉孔，身在遙遠的時空外。克麗珊娜有血有肉，就在他身邊！他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她輕柔、平順的呼吸──

該死！女人！卡拉蒙翻過身，準備用其他惱人的問題讓自己忘卻這一切。這的確管用，他終於疲倦地睡著了。

當他緩緩睡著時，有一件事依然讓他感到困擾。這不是什麼有關理性的問題，也不是紅髮女戰士或是白袍牧師。

在他腦中盤旋的僅是一張面孔──當他說出「費斯坦但提勒斯」這名號時，雷斯林臉上的表情。

那不是卡拉蒙預料中的惱怒，也不是意外的表情。卡拉蒙沉睡前腦中最後的影像是，雷斯林那張驚怖帶著恐懼的面孔。

【註】

１　鋼趾（Steeltoe）是一名食人魔和人類女性間強迫結合的結果，他出生後就被母親拋棄了。一名索蘭尼亞的貴族發現了這名棄嬰，出於同情之下收養了他，給他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這名半食人魔意外地聰明，貴族給予他的教育都照單全收，並且獲得了掌管莊園的職務。「感恩圖報」的鋼趾殺了主人並且奪走所有財物。

這種犯罪行為在大災變後並不少見。半食人魔很輕易地逃入了索蘭尼亞的荒野中，集合了一大羣法外之徒。鋼趾所接受的教育讓他可以輕易吸引很多墮落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原先不會和盜賊混在一起的索蘭尼亞騎士。鋼趾非常擅長說服別人，他會持續提醒這些人這個世界欠他們許多，所以他們的行為不過只是取回應有的回報而已。

２　矮人門戰役──人類和丘陵矮人要求進入索巴丁，並分享其中的糧食所觸發的故事。

## ２─０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

那羣人在卡拉蒙的領導下繼續往南方走，向偉大的矮人王國索巴丁前進。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的名聲愈來愈響亮，人數也與日俱增。誘人的「失落寶藏」早就是索蘭尼亞一帶陷入飢餓的難民們朝思暮想的傳奇。今年夏天，他們眼睜睜地目睹農作物枯死在田中，致命的傳染病在大陸上四處蔓延，即使連那些被飢餓逼得四處流竄的食人魔和地精們，也不及這場瘟疫所造成的恐懼。

雖然目前還是秋天，但夜晚已經可以明顯感覺到冬日的涼意。索蘭尼亞的男男女女們被迫只能看著自己的子女因為饑荒、瘟疫而死去，新神的牧師們卻都無能為力。他們已經一無所有。這些人放棄了家園，帶著全家人和少得可憐的行李，一起加入往南的旅程。

原先卡拉蒙只需要擔心三十個人的喫住問題，現在他突然發現自己必須要安排數百個人的生活，其中還包括女人和小孩；而且每天仍有愈來愈多的人湧向他們紮營的據點。有些人是騎士，原先就受過劍和矛的訓練，即使他們破爛的穿著也無法掩蓋高貴的氣質。其他人則是農夫，他們拿劍（也是卡拉蒙所配給）的方式就和拿鋤頭一樣，不過，他們身上也有一種堅毅的高貴氣息。在這麼多年無助地和飢餓、絕望奮戰後，能夠面對一羣有血有肉，可以打敗敵人的這種想法，讓他們重新燃起了希望。

卡拉蒙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地，就這麼莫名其妙地成為被稱為「費斯坦但提勒斯大軍」這羣人的領袖。

一開始，光是替這麼多人和他們的家人找尋食物就讓他費盡心力。慢慢地，過去在擔任傭兵的艱苦經歷中所學到的一切，開始浮現在他的腦海。他派出隊伍中技巧高超的獵人，讓他們四出狩獵，女人們則負責將抓回來的獵物煙燻或風乾，好讓不能立即食用的獵物能夠保存起來。

許多前來投靠的人也帶著他們勉強收成的水果和小麥。卡拉蒙將這些食糧集中起來，下令把小麥磨成粉，烘培成硬如石，卻可以填飽一羣人一個月的乾糧。即使是孩子們也有工作做，他們必須要捕捉小動物、撈魚、提水和收集柴火。

卡拉蒙還必須訓練這些菜鳥，讓他們知道如何正確使用長矛、弓箭、長劍和盾牌。

最後，他還必須設法找到這些長矛、弓箭、劍和盾牌。

而且，隨著大軍不停地往南前進，有關他們的消息已經傳了開來──

## ２─１

帕克塔卡斯──原本是象徵和平的紀念碑，現在卻變成了戰爭的要塞。

帕克塔卡斯這座雄偉的要塞奠基在傳說上──一個早已失落很久的矮人種族──卡爾賽克斯族的故事。

人類珍愛鋼鐵，用它來鑄造銳利的武器、閃閃發光的硬幣；精靈喜愛森林，它欣欣向榮的景象和強韌的生命力讓精靈嚮往；而矮人們則酷愛巖石，它是世界的骨架和基石。

在夢幻之年代前是曙光之年代，有關那時的歷史都被籠罩在這世界剛誕生時的迷霧當中。據說當時居住在索巴丁王國中的是一羣矮人，他們偉大的手藝甚至連鑄造這個世界的神祇──李奧克斯都讚歎不已。睿智的李奧克斯知道，能夠達到如此境界的凡人在世間已無所欲，於是祂將這整族──卡爾賽克斯的矮人召喚到天堂，永住在祂的爐火旁。

卡爾賽克斯族的矮人只留下極少的遺跡。這些珍貴的古蹟都被保存在索巴丁的地底王國中，被當成稀世珍寶來保存。在卡爾賽克斯消失後，每個矮人終其一生都想要在手藝上達到相同的境界，以便獲得李奧克斯的青睞。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高尚的目標慢慢變成一種扭曲的執著。由於腦中想著、夢著的都只有石頭，矮人們的生命逐漸變得和這些材質一樣缺乏彈性，不知變通。他們在古老的隧道中愈挖愈深，與世隔絕，而外界也將他們隔離起來。

之後發生了精靈和人類之間悲劇性的戰爭。這場戰爭最後是以劍鞘合約的簽訂，以及姬斯卡南和屬下們自願流放收場。根據劍鞘合約的協議，奎靈那斯提精靈（這在精靈語中代表的是自由國度）獲得了索巴丁王國以西的土地做為他們的新家園。

人類和精靈都同意這樣的安排。但很遺憾地，沒有人問過矮人的意見。由於認為精靈這項舉動會危及到他們在地底下的生活，矮人們發動了攻擊。姬斯卡南悲傷地發現，自己剛逃離了一場戰爭，卻又陷入另一場大戰中。

經過一段十分漫長的歲月後，睿智的精靈國王終於說服了那些矮人，精靈們對他們的石頭並沒有興趣，精靈們喜愛的只是自然活生生的風貌。雖然矮人們完全無法理解這種對於易變、多變事物的愛好，但最後他們還是接受了這種看法。精靈們不再被視為威脅，兩個種族終於成了朋友。

為了要紀念這個事件，雙方合作建造了帕克塔卡斯。這座要塞拱衛著從奎靈那斯提通往索巴丁的隘口，它是個紀念兩個種族間歧見的建築，也是雙方和平共存的象徵。

在大災變之前的年代，精靈和矮人們同心協力地守衛著這個巨大的要塞。但現在，高聳的尖塔上只剩下矮人戰士。動蕩的年代讓兩個種族再度分隔開來。

精靈們退回了奎靈那斯提的家園，靜靜地療傷止痛。在森林的守護下，他們關閉了邊界，任何膽敢越雷池一步的人，不管是人類、地精、矮人或食人魔，都會被毫不遲疑地殺害。

鄧肯，索巴丁的國王，看著太陽西沉入奎靈那斯提森林時，不禁想起了這件事。他腦海中突然浮現出精靈攻擊這膽敢入侵領土的太陽之景象，自己也嘲諷地冷笑一聲。哦，他們的確有理由這樣做，他對自己說，他們有很好的理由和這個世界斷絕往來。這個世界又為他們做了什麼？

入侵他們的家園，姦淫他們的婦女，殺害他們的子女，燒毀他們的房舍，偷取他們的食物。這是地精或食人魔那些邪惡的爪牙所做的嗎？不對！鄧肯隔著鬍子發出低吼聲──這是那些他們所信任的，那些他們當作朋友的人類所做的。

現在輪到我們了，鄧肯在裝有槍砲的城垛上踱步，心不在焉地看著血紅的夕陽。現在輪到我們閉關自守，召告這個世界去滾他的蛋！用你們自己的方法滾去無底深淵，別幹擾我們用自己的方法踏入地獄吧！

鄧肯專心地思考這些問題，之後才意識到身邊多出了一個人；鐵底的靴子踏在石板上，配合著他的步伐。這個矮人比他要高上一個頭和一個肩膀，他的長腿讓他的一步可以追上國王的兩步。不過他出於尊敬，將自己的腳步配合著減慢下來，跟在國王身後。

鄧肯不安地皺眉。在任何其他時間，他都會很歡迎這個人的到來。但在這幾天，他的出現只代表有不好的事情將要發生。這讓他心頭掠過一陣陰影，正如同夕陽將遠處山脈的陰影延伸到要塞上一樣。

「他們會替我們好好守護西方邊界的。」鄧肯打開話頭，目光注視著奎靈那斯提森林的邊界。

「是的，吾王。」另一個矮人回答道，鄧肯目光銳利地瞪了他一眼。雖然那名矮人應和著他的國王，但他的聲音中卻帶著一絲冷淡和保留，明白地讓人知道他不贊同。

鄧肯惱怒地哼了一聲，猛然轉身朝另一個方向走去，看到身邊的矮人猝不及防的模樣，內心不禁暗笑。但那位較高的矮人並沒有忙亂地跟過來，相反地，他只是眉目中帶著哀愁，靜靜地站在城垛上，看著被黑暗包圍的精靈地界。

鄧肯起初氣惱地準備自己走下去，經過思考後，他停了下來，給較高的矮人有跟上來的機會。但對方並沒有任何反應，鄧肯只得一臉不耐地轉過身，踱步回到他身邊。

「卡拉斯，看在李奧克斯的分上，」他低吼道，「到底有什麼事？」

「我認為您應該和火爐見個面。」卡拉斯徐緩地說，目光轉向逐漸變成深紫色的天空。在遙遠的天際，有一顆孤星在黑暗中靜靜閃動著。

「我跟他沒有什麼話好說。」鄧肯說。

「吾王英明。」卡拉斯遵守禮儀，在語畢後鞠躬，不過伴隨著一聲嘆氣，雙手交疊在背後。

鄧肯忍不住爆發了。「你要說的本來是『你是頭大笨驢！』」國王用手戳著卡拉斯的手臂。「我猜的對不對？」

卡拉斯轉過頭，在火把的微光下笑著撫弄他烏黑光亮的美髯。他正準備要回答，但一陣突如其來的噪音打斷了他；那些是靴子踏步的聲音、叫喊的聲音，以及斧頭撞擊鋼鐵的聲音──換哨的時間到了。隊長們喊著命令，守衛離開崗位，下一班的戰士接續了他們的任務。卡拉斯沉靜地觀察這一切，若有深意地以這些聲音為背景，開口道。

「我認為您應該聽聽他要對您說什麼，吾王，」卡拉斯簡短地說，「有謠傳說您故意刺激我們的血親開戰──」

「我？！」鄧肯憤怒地大吼。「是我激怒他們開戰的？！從丘陵上蜂擁而下，像鼠輩一樣大舉入侵的是他們！是他們先捨棄山脈的，我們從來沒有將他們從祖先的家園中趕走！但是，在他們死腦袋的自尊之下──」他絮絮叨叨了一大堆丘陵矮人的過錯，一半是真實的，一半則是想像的。卡拉斯耐心地等待國王將怒氣發洩完。

接著那高大的矮人耐心地解釋道，「吾王，只是傾聽對您並沒有害處。長遠看來，甚至會讓我們獲益不少，您知道的，不只是我們的同胞在注意這情勢。」

鄧肯皺著眉頭思考著。鄧肯並不是一個愚蠢的領袖；卡拉斯也不認為他是。身為矮人王國中七個氏族之一的族長，鄧肯將其他氏族通通納入自己的旗下，讓索巴丁王國擁有幾百年來的第一個國王。即使是杜瓦矮人，再不情願也得接受他的領導。

杜瓦矮人，或是俗稱的闇矮人，居住在山脈最深處的陰暗洞穴中。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即使連長年隱居在地底的高山矮人也不願靠近。許久前，這族的矮人就以瘋狂著稱，導致其他氏族將其隔離。經過數世紀的近親交配，這一族的狂亂變得更為強烈，其他心智正常的矮人被他們視為乏味無趣的一羣。

不過他們也有他們的用處。這些易怒、嗜殺的戰士是軍隊中寶貴的戰力。鄧肯對他們友善的原因是因為他自己是個公正、善良的矮人，不過他也擁有足夠的智慧，知道絕不可背棄他們。

同樣地，鄧肯也十分聰慧地明白要深思卡拉斯的建議──不只是我們的同胞在注意這情勢。這話的確不假。他往西方看了看，這次眼神中帶著憂鬱。精靈們不想惹麻煩，這他可以確定。不過，如果他們認為矮人有意掀起爭端，為了保衛家園，他們也絕不會手軟。他的視線緩緩掃向北方。據說阿班尼西亞上好戰的平原人正考慮要和丘陵矮人結盟，後者目前正紮營在他們的地盤上。事實上，就鄧肯的情報顯示，雙方的盟約可能已經簽署了。只要他和這位名叫火爐的丘陵矮人談談，一切都會真相大白。

要命的是，還有更糟糕的傳言──謠傳有一支大軍通過殘破的索蘭尼亞，正由一名強大的邪惡黑袍法師率領著──

「很好！」鄧肯國王毫不客氣地大喊道，「卡拉斯，你又贏了。告訴那個丘陵矮人，在下一班換哨時，我將會在領主之廳和他碰面。看看你可以請到多少其他氏族的代表，我們會照著你的建議以公開的方式來進行。」

卡拉斯微笑著鞠躬，長髯幾乎掃到靴子的尖端。鄧肯堅定地點點頭，轉過身踱步離開，沉重的腳步聲顯示出他的不滿。守衛們在國王經過時向他行禮，但是幾乎全都立即專注地回到崗位上。矮人們是個相當獨立的羣體，他們最效忠的還是自己的族長，其他的一切都擺在後面。雖然每個人都尊重鄧肯，但他也知道自己並非是每個人的偶像，光是保持目前的地位就需要相當的努力。

剛剛被國王經過所打斷的對話幾乎馬上又開始了。這些矮人知道戰爭快要來臨，其實都非常期待。卡拉斯聽見他們討論著有關戰鬥的事情，又嘆了口氣。

卡拉斯轉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希望能夠找到丘陵矮人的代表，他的心情幾乎和隨身攜帶的神錘一樣沉重──這柄神錘幾乎沒有矮人舉得起來。卡拉斯自己也看到了戰爭將臨的跡象，他感覺自己又像個小孩般，第一次站在塔西斯的海灘上，驚奇地看著波浪拍打著海岸。這場戰爭似乎就和浪潮一樣不可避免，但是他已經下定決心，要盡力而為。

卡拉斯從不隱藏自己厭戰的態度，他主張和平的立場十分地強硬。許多矮人覺得這很不可思議，因為卡拉斯是族中最受尊敬的英雄。在大災變之前，當他還是個年輕的矮人時，他曾經在教皇掀起的「地精大戰」中，奮勇地和食人魔及地精的聯軍做殊死戰。

那時各種族間還有盟約存在。當地精入侵索蘭尼亞時，矮人們前往救援騎士團。矮人和騎士們並肩作戰，年輕的卡拉斯深受騎士規章和信條感動，騎士們同樣也對年輕矮人的戰鬥技巧佩服不已。

卡拉斯遠比一般的矮人要高壯，隨身攜帶著自己打造的巨大神錘──傳說中李奧克斯協助他鍛造了這柄神兵。他時常單槍匹馬地死守陣地，直到部屬來增援為止。

為了紀念他的勇武，騎士們賜給他「卡拉斯」這個名字，在他們的語言中是騎士之意。對騎士團而言，這是他們賜與外族人最極致的榮譽稱號。

當卡拉斯回到故鄉時，他發現自己已經聲名遠播。他可以擔任矮人的將軍，甚至更可以統領全部的矮人，不過他並沒有這樣的野心。他是鄧肯最忠實的支持者，許多人相信，鄧肯在族中的崛起與他的大力支持有關。即使這是真的，也並不傷害兩人之間的關係。年長的矮人和年輕的英雄成了摯友，鄧肯頑固、現實的人生觀讓理想主義的卡拉斯能夠腳踏實地。

接著，大災變就降臨了。在起初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卡拉斯在殘破的大地上所展現的勇氣成為同胞們的榜樣。是他的一席話讓族長們團結起來，推選鄧肯為國王。闇矮人亦獨相信卡拉斯，於是氏族團結，矮人們不但度過了危機，甚至更為繁榮。

卡拉斯現在正值壯年。他曾經結過婚，但他摯愛的妻子在大災變中喪生了。矮人的婚姻是一輩子的誓約。他將不會有子孫可以繼承衣缽，這點對於預料到未來景況的卡拉斯來說，幾乎算是個祝福。

「瑞加．火爐，代表丘陵矮人，身後還有他的同伴。」

司儀大聲地宣讀來者的姓名，用權杖擊打堅硬的大理石地板。在帕克塔卡斯要塞如今被稱作領主之廳的房間里，丘陵矮人驕傲地走向鄧肯所坐著的王座。在鄧肯身後，六張匆忙湊齊的低矮椅子坐著其他氏族的代表，負責替自己的族長見證這場會面。他們只是做見證，任務是將所見所聞回報給族長，這是由於現在是戰時，所有的決定權都在鄧肯身上（至少是在他能力範圍之內的事）。

這些見證人事實上只不過是他們各自氏族中的軍官。矮人們的軍隊理論上來說應該是一個統一的集團，不過事實上它只是個由各個氏族所組成的任務編組。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軍官帶隊，每個氏族都駐紮在不同的地方。氏族間的流血事件相當常見，許多恩怨甚至綿延數個世紀。鄧肯盡力使這些爐子上的熱鍋冷靜下來，但有時候，太大的壓力還是會讓蓋子炸飛出去。

現在，共同的敵人讓氏族團結起來。穿著破爛，面孔髒污，名叫阿蓋特的軍官──他是闇矮人的代表，他的鬍子用相當野蠻的方式纏結起來──不停地將小刀精準地上下拋擲玩弄。但即使是這個平常什麼都滿不在乎的闇矮人，這次也不尋常地專注傾聽著。

事實上，這里還有一名率領溪谷矮人的軍官。他被叫作大咯，鄧肯邀請他只是為了顧全禮貌。「咯」這個字在溪谷矮人的語言中代表了士兵，也就是說，他的地位只不過是個大頭兵；這也難怪他們會成為其他氏族的笑柄。不過，這對溪谷矮人是相當高的榮譽，因此他也頗受到自己部隊的敬畏。擁有政治頭腦的鄧肯總是對他禮貌有加，因此也贏得了他無比的忠誠。雖然許多人認為他們反而是個拖累，但鄧肯總是這麼回答，「你永遠不知道他們會在什麼時候派上用場。」

因此大咯也來到這個會場，不過沒什麼人注意他。其他人給了他角落的一張椅子坐，並且命令他不準亂動，也不準出聲。他照辦了。事實上，眾人兩天後還得要回來將他給抬走。

「矮人就是矮人。」這句俗諺是克萊恩大陸上的其他人對高山矮人和丘陵矮人的看法。

不過，兩者之間確實有所不同──雖然對外人來講並不顯眼，但對矮人們來說卻是相當大的差異。更奇怪的是，雖然精靈或矮人都不願承認，但丘陵矮人離開索巴丁王國的理由，和奎靈那斯提精靈離開西瓦那斯提的原因其實並沒什麼兩樣。

在索巴丁的矮人們過著階級分明、一成不變的生活，每個人都對自己在族中的地位非常清楚。跨族通婚幾乎無人聽過，對氏族的效忠則是每個矮人生活中最大的約束規範，與外界接觸亦不為矮人們所接受。他們最嚴重的刑罰就是放逐，這比死刑還要殘忍。對矮人們來說，理想生活的寫照就是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直到死前都不曾把頭探出過索巴丁的大門。

但很不幸地，這只是個夢想──至少在過去而言。由於必須常常護衛自己的家園，矮人們被迫要與外界時時接觸。即使沒有戰爭，也時常有人為了矮人的手藝不惜登門拜訪，花費鉅資也在所不惜。美麗的帕蘭薩斯就是一大羣矮人的心血結晶，克萊恩上許多其他的城市也是一樣。因此，慢慢地產生了一羣四處旅遊、熱愛自由、獨立的矮人族羣。他們會討論異族通婚的事，把和精靈、人類通商視為理所當然；他們甚至嚮往居住在開闊的天空下。而最讓其他矮人無法接受的是，他們甚至相信生命中有比打造石材更為重要的事情。

當然，這被那些一成不變的矮人們視作對整個社會體系的威脅，於是無可避免的分裂發生了，獨立的矮人們離開了地底王國索巴丁。這次分裂並不平和，雙方都口出惡言，許多恩怨就這樣僵持了數百年。那些離開的矮人在附近的丘陵定居下來，即使生活不盡如人意，但至少是自由的──他們可以和自己所愛的人結婚，可以自由來去，賺取收入。留在地底的矮人則變得更加不加變通，與外界阻隔。

現在面對面的這兩名矮人正思索著這點，並打量著對方。他們同時也意識到，這可能是歷史性的一刻，數世紀以來兩族人第一次面對面。

瑞加．火爐較為年長，他是丘陵矮人中最強大的氏族高層成員。雖然他已經將近兩百歲了，但他依舊硬朗，神采奕奕。他來自一個長壽的氏族，但是他的兒子們似乎都沒繼承到這點，他的妻子因為心臟衰竭而死，這致命的缺陷似乎混入了家族的血統中；瑞加埋葬了他的長子，而他的次子──一個剛結婚，年方七十五歲的年輕人──也顯出了一些早夭的徵兆。

瑞加穿著動物毛皮，看起來和闇矮人一樣野蠻，只是較為乾淨而已。他雙腿大開，定定地瞪著鄧肯，如同巖石般堅定的眼神絲毫沒有放鬆，而濃密的眉毛幾乎讓人懷疑這名老矮人到底看不看得見。他將鐵灰色的頭髮和鬍子編成辮子細心梳理後，照著丘陵矮人的習俗塞進腰帶里。在四周丘陵矮人護衛們的拱衛下，這名年長的矮人神情相當威嚴。

鄧肯國王毫不退讓地回應了瑞加的目光──這是矮人的傳統──如果雙方都十分地頑固，除非有中立的第三人干涉，否則結局常常會是雙方都因為力竭而跪倒在地。鄧肯嚴肅地注視瑞加，開始慢慢撫摸捲曲滑順的鬍子──依照高山矮人的習俗，鬍子在他的腰帶外飄動著。這是個輕蔑的表示，瑞加雖然不承認他注意到這點，卻忍不住氣得滿臉通紅。

六個氏族的代表冷靜地坐在椅子上，準備目睹一次漫長的對抗。瑞加的隨從們也定定地站著，瞪視著眼前。闇矮人依舊不停地丟著刀子，這點讓其他人非常反感。大咯坐在自己的角落，只有他身上的惡臭讓人無法忘記他的存在。從整個氣氛看來，在他們開口之前，帕克塔卡斯可能會因為風吹雨打而倒了下來。最後，卡拉斯嘆了口氣，跨入鄧肯和瑞加之間。兩人的視線被遮擋住，終於能不傷及顏面地將視線移開。

卡拉斯用同樣尊敬的態度對兩位矮人行禮，然後退了開來，現在雙方可以用平等的態度來對談了。只不過對於「平等」二字，似乎兩邊都各自有意見。

「我同意接見你。」鄧肯依照禮數說。對於矮人來說，這樣的禮貌不可能持久。「瑞加．火爐，我要了解，為何你們要回歸這個許久之前離開的家園。」

「當我們踢掉腳底的灰塵，告別這個老墓穴的那天，真是值得紀念的一日。」瑞加低吼道，「光明正大地居住在陽光下，而不是像蜥蜴般在巖石間潛行。」

瑞加輕拍著鬍子，鄧肯則撫摸著鬍子，兩人繼續互瞪著。瑞加的護衛們交頭接耳，認為自己的領袖在這一回合的口舌之爭中佔了上風。

「那麼，為什麼這些光明正大的傢伙，要回到滿布灰塵的古老墓穴中？莫非要來當盜墓賊？」鄧肯反擊道，臉上露出滿意的神情。

六名高山矮人滿意地咕噥著，很顯然地認為這次國王技高一籌。

瑞加漲紅著臉道，「難道回來取回被搶走的東西也算是小偷嗎？」

「我不懂你的問題，」鄧肯毫不遲疑地說，「因為你們根本沒有任何會讓人想偷的東西，據說連坎德人都不願意靠近你們的地方。」

高山矮人的方向傳來一陣大笑，丘陵矮人則氣得發抖──這是個嚴重的羞辱，卡拉斯嘆著氣想。

「讓我告訴你什麼叫作偷竊！」瑞加連鬍子都氣得抖動著，忍不住大吼道，「你們偷走了我們的工作機會！你們刻意壓低價碼，血本無歸地從我們手上搶走工作，讓我們無法溫飽！而且還入侵我們的領土，搶走我們的牛隻和小麥！我們早已聽說你們所囤積的財富，現在我們只是來要回我們應得的！不多也不少！」

「你說謊！」鄧肯憤怒地從位子上跳起來。「全都是謊言！山中所堆積的財富全都是我們流血流汗賺來的！你們竟然還有臉在這種時候回來，像是被寵壞的小孩般大喊自己喫不飽，是你們自己把該去工作的時間浪費在遊蕩上，怪不得人！」他比了個污辱對方的手勢。「你們看起來根本就是一羣乞丐！」

「你覺得我們是乞丐？」瑞加用更大的聲量大吼，整個臉漲成豬肝色。「絕不！我以李奧克斯之名立誓！如果在我餓肚子時你施捨我一片麵包，我會將它吐在你的腳上！你儘管否認在我們的邊境上加強了戰備！儘管否認你們煽動精靈和我們對立，斷絕了貿易往來！乞丐？！絕不！我以李奧克斯的鬍子、鐵鎚和熔鐵爐起誓，我們會回來的，會以征服者的身分回來！我們將會拿到原本就屬於我們的東西，給你們好好上一課！」

「儘管來，你們這些懦夫！」鄧肯露出不屑的表情。「躲在那黑袍法師和人類戰士身後，希望能夠撿到喫剩的東西！他們會從背後給你一刀，從你的屍體上把東西都搶走！」

「誰對搶屍體比較在行？」瑞加大喊，「你們如此對待我們已經好幾年了！」

六名氏族代表跳下椅子，瑞加的隨從也衝向前。闇矮人淒厲的笑聲蓋過了其他人的吼叫和咒罵。大咯縮在角落里，張大嘴巴呆愣住。

如果不是卡拉斯擋在所有人中間，以無比的氣勢壓倒眾人，可能戰爭就已經開打了。他又推又拉地強迫所有人退回去。即使在兩人分開後，雙方依然不甘示弱地互相叫罵。但是，在卡拉斯嚴厲的目光下，眾人很快就陷入了難堪的沉默。

卡拉斯開口了，他的聲音低沉，充滿哀傷。「很久以前，我向神祈禱，希望能夠擁有和邪惡與不公對抗的力量。李奧克斯回應了我的祈求，讓我使用祂的熔鐵爐。就在天神的熔爐之中，我打造了這一柄神錘。自此，在每場戰鬥中它都閃著光芒，和邪惡搏鬥，保衛著我的家園和我同胞們的家園。現在，吾王，難道您將會命令我和自己的同胞作戰嗎？您，我的同胞，難道將會在故土上掀起戰火嗎？你們的爭吵就正引領你們往這個方向走──難道要我對自己的同胞揮動這把神錘？」

雙方都無人開口。兩邊的人都皺眉注視著對方，似乎都感到相當羞愧。卡拉斯的一席話感動了大多數的人，唯有兩個人毫不動容。這兩名老人在很久以前都失去了對這個世界的幻想，兩個人都知道雙方的鴻溝已經太深，不是言語可以填平的。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

「這是我的建議，鄧肯，索巴丁之王。」瑞加喘著氣說，「將你的手下撤離這座要塞。把帕克塔卡斯和周圍的土地割讓給我們，以及和我們聯盟的人類。將山中的財富分給我們一半──本來就屬於我們的那一半。並且同意讓我們的同胞在邪惡滋長時，回到山中這安全的國度里。說服精靈解除貿易禁運，把所有的工作合約與我們平分。另一方面，我們將會耕種索巴丁周圍的土地，並且用遠比你在地底耕種要低的代價將糧食賣給你們。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也會協防你們的邊境和這座山。」

卡拉斯對國王露出懇求的眼神，希望他能考慮考慮，至少能協商一下。但鄧肯似乎已經失去理性。

「滾！」他大吼道，「回去找你們的黑袍法師！回去找你們的人類盟友！看看你們的法師是不是能打破要塞的城牆，或把山脈給移開！當冬天的寒風吹起，食糧不足，又得要替你們流血的時候，讓我們看看人類還會不會是你們的盟友！」

瑞加瞪了鄧肯最後一眼，目光中的仇恨和詛咒幾乎像結實的一拳重擊在鄧肯身上。他轉身，示意身邊的人跟上，悄悄地走出大廳，離開帕克塔卡斯。

消息很快就傳開了。當丘陵矮人準備好要離開時，城垛上已經擠滿了高山矮人，興奮地大吼大叫。瑞加和隨從面色凝重地快馬離開，沒有任何人回頭。

此時，卡拉斯和國王站在領主之廳中（還有那被眾人遺忘的大咯）。六名見證人全都回到自己的族里，把這最新的消息傳達回去。成桶的麥酒和被稱為矮靈酒的烈酒，在當晚的慶祝會中如同流水般地消耗著。現在，狂歡的歌聲和豪邁的笑聲已經開始在這個和平的紀念碑中迴蕩。

「吾王，協商會有什麼壞處呢？」卡拉斯的聲音十分沉重。

鄧肯的怒氣很明顯地已經消退了，他看著對方，搖搖頭，灰色的鬍子拂過身上的禮服。他有權可以拒絕這麼直接的問題。其實，也只有卡拉斯膽敢質疑鄧肯的決定。

「卡拉斯，」鄧肯將手放在朋友的手臂上。「告訴我，山中真的有寶藏嗎？我們搶奪過自己的同胞嗎？我們有強奪過別人一分一毫嗎？他們的指控有根據嗎？」

「沒有。」卡拉斯定定地看著首領。

鄧肯深深嘆了口氣。「你也知道我們今年的收成。你也知道國庫里只剩多少金錢可以讓我們度過這個冬天。」

「那就明白地告訴他們啊！」卡拉斯誠摯地說，「告訴他們實話！他們又不是怪物！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會明白的──」

鄧肯露出疲倦、憂傷的笑容。「沒錯，他們的確不是怪物。但是，他們比怪物更糟糕，他們像小孩一樣。」他聳聳肩。「喔，我們的確可以告訴他們實話，甚至可以讓他們來看看。但是他們不會相信我們的。他們甚至不會相信自己的眼睛。為什麼？因為他們需要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卡拉斯皺起眉頭，但鄧肯耐心地繼續解釋。「他們想要相信，我的老朋友。更重要的，他們一定得相信自己的說詞，因為這是支撐他們活下去的支柱。除了這個希望之外，他們什麼都沒有了。也因此他們願意掀起戰火。我了解他們。」老人的眼睛閃過片刻的水霧，卡拉斯這時才驚訝地發現，原來之前他的怒氣全都是裝出來的。

「現在他們可以回到妻子和飢餓的子女身邊這樣說，『我們可以和壓迫者正面對抗了！當我們勝利後，你們就又可以過著溫飽的生活！』這可以讓他們暫時忘卻飢餓的滋味。」

卡拉斯的表情因為極度痛苦而扭曲。「真的只剩這種結局嗎？我們應該能和他們分享僅有的──」

「我的朋友，」鄧肯柔聲說，「我以李奧克斯的神錘起誓，如果我答應了他們的條件，雙方都會滅亡的。我們的種族會就此消失。」

卡拉斯瞪著他。「有這麼糟嗎？」他問。

鄧肯點點頭。「是的，有這麼糟。只有幾個人知道實情──氏族的族長，現在還有你。我希望你能保守祕密。今年的收成非常糟糕。我們的金庫幾乎已經空了，現在又必須在備戰上花掉大筆的財富。即使只有我們自己的同胞，今年冬天的糧食都必須要用配給的。以我們目前現有的存糧，大概只能勉強度過冬天。如果再多加幾百張嘴──」他搖搖頭。

卡拉斯思索著，突然間抬起頭，黑色的眼眸中閃動著光芒。「如果這是真的，那也只能這樣了！」他認真地說，「寧願全部的人都餓死，也不要自相殘殺！」

「高貴的想法，我的朋友。」鄧肯回答道。戰鼓雷鳴的聲音傳進這座大廳，比帕克塔卡斯還要古老的戰歌響徹整座要塞。「不過，卡拉斯，你可不能靠高貴的想法來填飽肚子。它們既不能拿來喝，也不能拿來當衣服穿，更沒辦法安慰那些因為飢餓而哭鬧不休的兒童。」

「那些因為父親離家，再也沒機會見面而起的哭聲要怎麼辦呢？」卡拉斯嚴肅地問。

鄧肯挑起眉毛。「他們會哭上一個月，」他說，「然後他們就會將父親的那份食物分掉。難道他們的父親不想這樣嗎？」

他丟下這句話，轉身離開了領主之廳，再度回到城垛上去巡視。

當鄧肯和卡拉斯在領主之廳談話時，瑞加．火爐和同伴們正騎著山區的矮種馬狂奔離開帕克塔卡斯，同胞的嘲笑和吼叫聲烙印在他們的心中。

瑞加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說話，一直到了他們離開要塞兩座高塔的陰影後才開口。當他們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時，瑞加勒住韁繩停下了坐騎。

他對著隊伍中最年輕的成員，用毫無感情的聲音說，「達朗．鐵拳，繼續往北走。」老矮人拿出一個破爛的皮包包，伸手進去掏出最後一枚金幣。他瞪著這枚金幣許久，最後將它交到達朗的手中。「拿著，用這筆錢來渡過新海。找到費斯坦但提勒斯，告訴他──告訴他──」

瑞加停了下來，意識到這個決定的沉重。但是，他沒有別的選擇，這在他離開之前就已經決定了。他皺著眉大吼道，「告訴他，當他來到這里時，將會有一羣戰士等著為他而戰。」

## ２─２

索蘭尼亞的夜晚十分陰冷寂靜。頭頂的星星閃著微光芒，白金龍帕拉丁和黑暗之後塔克西絲的星座永恆地繞著吉力安的平衡天秤旋轉著。兩百年後，這兩個星座都會消失，人和神將會在克萊恩上掀起一場大戰。

現在當下，兩個星座都滿足於彼此對望。

如果任何一個神剛巧低下頭，將會發現人類正用微薄的力量模仿著祂們的光輝。在索蘭尼亞的平原上，山城加奈特的城外，營火點綴著平坦的草原，和星辰一樣照亮著地面。

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

營火的光輝反射在盾牌、盔甲、刀鋒和銳利的矛尖上。火焰照在充滿了新希望和自豪的面孔上。這股力量從他們眼中躍動而出，讓兒童也有了嬉戲的力量。

在營火四周坐著成羣的男人，他們一邊談笑著、喫著食物，一邊保養裝備。夜風中飄散著吹牛和無傷大雅的玩笑聲。到處都有人因為全身痠痛，不適應劇烈的運動而大呼小叫。原先拿著鋤頭的手因為操作陌生的武器而皮開肉綻。但這一切聳聳肩就過去了。他們能夠看著孩子在營火旁嬉戲，也知道他們都有喫飽，就算喫的不算好，至少也能填飽肚子。如今，他們可以驕傲地面對妻子，這是這羣男人在這些年中第一次有了目標，有了希望。

也有些人知道這次的冒險會送上他們的性命。但有這項認知的人多半還是選擇留下來。

「畢竟，」加瑞克對前來接班的哨兵說，「人皆會死。大家都寧願在晴朗的天空下握著武器而死，不願在寂靜的夜里，被病魔悄悄地制服。」

這名剛下哨的年輕人走回自己的營火旁，從鋪蓋捲中拿出一件厚重的毛皮大衣。他囫圇吞下一碗燉兔肉，在眾多的營火之間閒逛著。

他有目的地走向營區的外圍，一路上拒絕了許多朋友的邀約，沒有人對此多做猜想。許多人在晚上都會躲開火光的照耀。四周的陰影中充滿了軟語呢喃和甜蜜的笑語。

加瑞克的確要赴約，但卻不是什麼愛人約會之類的；雖然營地中有不少女子會很願意向他獻身，共度漫漫長夜。加瑞克來到一個和營地相距甚遠，與人羣隔絕的大石頭旁坐了下來，靜靜地等著。

他並沒有等很久。

「加瑞克？」一個遲疑的聲音說道。

「麥可！」加瑞克友善地回應，立刻站了起來。兩個人先握著手，接著欣喜難抑地擁抱住彼此。

「表弟，當我今天看到你騎馬進來時，我幾乎沒辦法相信我的眼睛！」加瑞克繼續說著，一邊緊抓住年輕人的手，彷彿深怕他突然消失一樣。

「我也是。」麥可緊抓住親人的手，試圖掩飾變得有些沙啞的嗓音。他咳嗽著在大石頭旁坐了下來，加瑞克也坐在他身邊。兩人都沉默了幾分鐘，不停地清喉嚨，希望能夠維持嚴肅的軍人形象。

「我還以為見到鬼了。」麥可試圖打破僵局。「我們聽說你已經死了──」他的聲音沉寂下來，又再度乾咳幾聲。「潮溼的天氣真該死，」他喃喃地說，「老是讓人氣管癢癢的。」

「我逃了出來，」加瑞克靜靜地說，「但我的父母和妹妹就沒這麼幸運了。」

「安妮？」麥可復誦著，語調中帶著痛苦。

「她沒有受到折磨，」加瑞克說。「我的母親也是。我父親在被暴民屠戮前，預先替她們安排好了一切。這讓暴民們更為氣憤，他們將他的屍體徹底地破壞──」

加瑞克無法繼續說下去。麥可同情地握住他的臂膀。「你父親真是位高尚的人。他是以真正的騎士之道，為了保衛家園而死去──比有些人的死要好多了。」他沉重地加上一句，這讓加瑞克敏銳地看向他一眼。麥可又道，「那你呢？你是怎麼從暴民手中逃出來的？你這些年來到哪里去了？」

「我並沒有從他們手中逃出，」加瑞克咬牙切齒地說，「一切都結束之後我才趕到。我這些年在哪里並不重要，」年輕人羞紅了臉。「重要的是我當年應該和他們在一起，和他們死在一起！」

「不！你父親不會希望這樣的。」麥可搖搖頭。「你活了下來，這個姓氏才會有人繼承下去。」

加瑞克眉頭緊蹙，目光突然暗淡下來。「也許吧！不過我沒有和任何女人睡過，自從──」他搖搖頭。「無論如何，我最後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我放火燒掉了城堡──」

麥可倒抽一口氣，但加瑞克視若無睹地繼續說下去。

「這樣那些暴民才無法奪取我家的祖產。就這樣，我的家園付之一炬，所有的一切都在那由我的先祖所建造的廢墟中化為灰燼。然後我漫無目的地騎著馬，不在意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我終於遇到了另一羣人，許多和我一樣，為了不同的理由被趕離家園的人。」

「他們不問我的過去，只要我能夠拿劍，他們什麼也不管。我加入他們，靠著自己的腦袋討生活。」

「強盜？」麥可試著掩飾聲音中的驚訝，但從加瑞克陰鬱的表情看來，他掩飾得並不成功。

「沒錯，強盜。」年輕人冷冷地回答。「這讓你感到驚訝嗎？一名索蘭尼亞騎士竟然捨棄了規章和信條，加入強盜的行列？麥可，讓我這樣問你，當他們殺死我的父親，你的舅舅時，規章和信條在哪里？在這個殘破的大陸上還有規章和信條生存的空間嗎？」

「也許沒有了。」麥可平靜地回答，「除了在我們的心中。」

加瑞克閉口不言。然後他開始啜泣，身體跟著劇烈地抽搐。他的表弟摟著他，安慰他。加瑞克哽咽著嘆氣，用手背擦著眼睛。

「我自從遇到他們之後就不曾哭過了。」他含糊地說，「表弟，你說的對。如果不是因為將軍，我和這羣盜賊可能就這樣墮落下去，一輩子沒有脫離的機會──」

「是這個卡拉蒙嗎？」

加瑞克點點頭。「有天晚上，我們突襲了他和他的同伴。那讓我開了眼界──之前，我對這些人下手時，總是不加多想，甚至有時候內心暗自竊喜，因為我告訴自己，就是這些賤民屠殺了我全家族。那天，他的同伴分別是一名女子和一位法師。那名法師生了重病，我打了他，他就像破娃娃一樣倒在地上。至於那名女子──我知道他們會怎麼對待她，這讓我感到反胃。但是，我很害怕當時的頭子──他們都叫他鋼趾，他是個真正的野獸，半人半食人魔。」

「但將軍依舊向他挑戰。那晚我見識到真正高尚的行為，有人願意為了保護弱小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最後他贏了。」加瑞克冷靜下來，他的眼中逐漸燃起敬佩的火花。「那時我才發現自己有多麼不堪。當卡拉蒙詢問我們是否願意跟隨他時，我和大多數人都同意了。不過這和其他人無關，我願意跟隨他到天涯海角。」

「現在你是他的貼身保鏢了？」麥可笑著說。

加瑞克興奮地點點頭，「我告訴他我和其他人沒什麼兩樣，我只是個小偷，是個強盜。但他只是注視著我──似乎可以看穿我的靈魂，並且微笑著說每個人都必須走過一段漫長的黑夜，直到清晨來臨，他才會成為完整的人。」

「真奇怪，」麥可說，「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我想我可以理解。」加瑞克說。他的目光轉向營區的角落，卡拉蒙巨大的營帳就矗立在那里，營帳上被炊煙所環繞著的是一面絲質旗幟，上面繪有一道黑色閃電劃過星辰的圖樣。「有時候，我會想到他是不是正處在那所謂的『黑夜』中。偶爾他臉上的表情──」加瑞克搖了搖頭。「你知道嗎？」他突然說，「他和那個法師是雙胞胎兄弟。」

麥可的眼睛圓睜，加瑞克點點頭。「兩人的關係的確很奇怪。但兩人之間的親情並不受此影響。」

「黑袍法師？」麥可輕蔑地說，「我可不認為！我甚至懷疑那名法師有沒有和我們一起行動。就我所聽說的，這些法師可以乘著夜風翱翔，從墓穴中召喚出邪惡的力量來戰鬥。」

「我可不懷疑這傢伙可以這麼做。」加瑞克不安地看了將軍帳篷旁的另一個小帳篷一眼。「雖然我只在強盜窩里看過他施展一次法術，不過我很確定他非常厲害。他的眼神就足以讓我五內翻騰，兩腿發軟。不過，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的身體並不好。每一晚，當他睡在他哥的帳篷里時，我都可以聽見他不間斷的咳嗽聲，一直到快要喘不過氣為止。我常常自問，怎麼可能有人能夠在這麼大的痛苦中活下去？！」

「可是我今天看到他的時候，他似乎還算不錯。」

「他的身體已經大有進步了，而且他也盡量不消耗太多體力。他整天都待在帳篷里，不停地研讀那些裝在巨大箱子里的法術書。他似乎也走在自己的『黑夜』中。」加瑞克又說，「他的四周瀰漫一股詭異的氣氛，我們愈往南走，這氣息就愈明顯。他常常作噩夢。我也聽見過他在睡夢中慘叫──可怕的叫聲，幾乎可以把死人也驚醒。」

麥可打了個寒顫，嘆著氣凝望卡拉蒙的帳篷。「加入一支由黑袍法師所率領的軍隊，我總是感覺不太對勁。而且，在史上所有的法師中，費斯坦但提勒斯又是最強大的。當我今天騎馬進入營地時，我並沒有馬上加入的想法。我想知道他們到底是不是真的準備為了阿班尼西亞平原上受壓迫的人民來對抗高山矮人。」

他又嘆了口氣，手在下巴上摸了摸，彷彿在撫摸著鬍鬚，但隨即又停了下來。他的下巴颳得乾乾淨淨，騎士們幾百年來的榮耀象徵已經絲毫不見蹤影；因為，騎士身分在這種年頭，只會讓他們送命。

「我的父親還活著，」麥可繼續說，「我想他也願意用性命換取你父親的生命。敏加堡的城主給了我們一個選擇，我們可以死在城里，也可離開那里，保住一條命。如果只有我們自己要考慮，父親和我都寧願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榮譽對我們來說太過奢侈了。我還記得那天離開家園時的景象──我們把僅有的財產裝上破爛的小車，如同逃命般離開自己的家。我把家人都安置在索提爾的一間爛茅房中。至少今年冬天他們還熬得過去。母親很堅強，她把家里所有男人的工作都接了下來，我的弟弟們也都是不錯的獵人──」

「你父親呢？」麥可停下語氣時，加瑞克輕聲地問。

「在我們離開家園的那天，他的心就碎了。」麥可說，「他整天呆呆地看著窗外，寶劍放在膝上，自從那天起他就一句話也沒說過。」

麥可突然緊握雙拳。「我何必對你說謊？加瑞克！其實我根本不在乎什麼阿班尼西亞上被壓迫的人民！我是要來找財寶的！還有我要的榮耀！我要能夠讓父親眼神恢復光彩的榮耀！如果我們獲勝了，騎士將能夠再度抬頭挺胸！」

他的目光也轉移到那個小帳篷──帳篷上有著法師居住的記號，那是營區里的每個人都盡可能避開的地方。「可是，要爭取這個榮耀，我們必須接受『黑衣人』的領導。以前的騎士絕對不會這樣做？帕拉丁──」

「帕拉丁早就遺忘我們了，」加瑞克道，「我們現在只能靠自己。我對黑袍法師一無所知。我留在這里只是因為想要跟隨將軍。如果他給我們帶來榮耀，那也不算壞。如果不是，」加瑞克深嘆一口氣。「那他至少為我的內心帶來平靜。我只能希望他也這麼幸運。」他低聲說完，然後站起身，把這些陰鬱的想法都拋到一旁去。

麥可也跟著站起來。

「我得回去睡一覺，明天可能要很早起來。」加瑞克說。「我聽說我們這個禮拜就準備動身了。怎樣，你要留下來嗎？」

麥可看看加瑞克，又看向卡拉蒙的帳篷，鮮豔的九芒星旗幟在夜風中飄動。最後，他望向法師的帳篷，無聲地點點頭。加瑞克露出燦爛的笑容，兩人互相握手，並肩走回營火旁。

「我問你喔！」麥可壓低聲音道，「卡拉蒙是不是真的有養一個女巫啊？」

## ２─３

「妳要去哪里？」卡拉蒙聲音沙啞地問。他剛踏入帳篷，不停地眨著眼睛，努力適應和秋陽對比之下十分陰暗的帳篷內部。

「我準備搬出去。」克麗珊娜小心地將白色的牧師袍摺好，放進原先在牀墊旁的箱子中。現在箱子被搬到她身邊。

「我們已經討論很多次了。」卡拉蒙壓低聲音說。他不安地回頭看著篷外的守衛，將帳篷的布簾給拉上。

卡拉蒙的帳篷是他最喜愛的東西之一，這原來屬於一個富有的索蘭尼亞騎士。兩名嚴肅的年輕人，聲稱自己「撿到」了這頂帳篷，將它獻給卡拉蒙。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個帳篷經過非常細心地照顧，絲毫沒有任何污損。「繼承」、「保管」可能會是更適當的形容。

這個帳篷所用的材質和做法在這個年代早已失傳，連風也無法吹透它密實的篷布，雨水會從它的表面滑落；雷斯林說這是因為表面經過某種油脂的處理。帳篷的大小足夠容下卡拉蒙的牀墊、幾個裝著地圖的大箱子、軍費、從大法師之塔帶出來的珠寶、衣物和盔甲，以及克麗珊娜的牀舖和她裝衣物的小箱子。當卡拉蒙接見賓客時，帳篷里的空間也不顯擁擠。

雷斯林帳篷的材質和做法都和卡拉蒙的類似，他整天待在里面，不是睡覺就是看書。雖然卡拉蒙想和他同住在較大的帳篷里，但法師堅持要保有自己的隱私。卡拉蒙也知道弟弟需要不受他人打擾的環境，而且他自己也不太喜歡弟弟在身邊，所以也就沒有堅持。不過，當克麗珊娜被告知不能和雷斯林待在同一頂帳篷下時，她立刻大聲反對。

卡拉蒙徒勞無功地試圖用安全的理由說服她，有關於她的「妖術」、她所佩戴的那個古老真神的護身符，以及她醫好將軍的傳言，都是所有菜鳥間的話題。每當牧師離開帳篷時，都必定有懷疑和不信任的眼光跟隨著她。女人們看到她靠近就立刻將小孩擁入懷中。孩童們看到她靠近，就交雜著嘲弄和害怕的情緒逃開。

「我很清楚你的觀點。」克麗珊娜繼續整理她的衣物，連頭也不抬。「我根本不在乎。喔──」當他吸口氣正要開口時，她趁機插話道。「我聽你說過那些燒女巫的故事好幾次了！我並不懷疑它們的真實性，但是那個年代距離目前還很遙遠。」

「那麼妳要住進誰的帳篷？」卡拉蒙漲紅著臉問。「我弟弟的嗎？」

克麗珊娜的手停止了動作，衣服掛在手臂上許久，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她的臉色並沒有改變，甚至還變得更為蒼白。雙脣緊緊地閉著，當她開口時，聲音如同冬日冰雪般冷冽。「有另外一個更小的帳篷，和他的差不多。我要住在那里。如果你認為有必要的話，你可以安排一個守衛在外面。」

「克麗珊娜，我很抱歉。」卡拉蒙走向她。她仍然不願意看著他。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臂，輕柔地將她轉過身，強迫她面對他。「我──我不是那個意思，請原諒我。是的，我也覺得有必要安排一個守衛！但是除了我自己之外，我不信任任何人。即使是──」他的呼吸變得急促，手勁不自覺地加重許多。

「我愛妳，克麗珊娜。」他柔聲說，「妳和我認識的其他女人都不一樣！我不是有意要這樣，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我──當我第一次見到妳時其實並不怎麼喜歡妳，我認為妳對一切都漠不關心，只專注在妳的宗教上。但是當我看見妳被那個強盜抓住時，我發現了妳的勇氣，當我想到他們會怎麼對待妳的時候──」

他感覺到她不由自主地顫抖著；她直到現在，晚上依然會作噩夢。她試著要開口，但卡拉蒙利用她頓住的機會繼續道。

「我看過妳和我的弟弟在一起。這提醒了我在過去是什麼樣的人。」他若有所思地說。「妳對他是那麼溫柔，那麼地有耐心。」

克麗珊娜並沒有掙脫他的束縛。她只是定定地站著，用灰色、清澈的雙眸注視他，手中拿著尚未摺疊好的衣物。「卡拉蒙，這也是理由之一，」她哀傷地說，「我感覺到你對我的情感日益增長。」現在她的雙頰飛上了兩朵紅云。「雖然我很了解你不會做出任何不當的舉動，但是我只要和你單獨在一起，就覺得不太自住。」

「克麗珊娜！」卡拉蒙低呼，面孔有些扭曲，握住她的手微微顫抖著。

「卡拉蒙，你對我的感覺並不是愛，」克麗珊娜柔聲道，「你只是寂寞，你想念你的老婆──你愛的是她，我知道。當你提到提卡時，我可以看見你眼中流露出的關愛。」

一聽到提卡的名字，他的臉色馬上陰沉下來。

「妳對愛情知道些什麼？」卡拉蒙突然鬆開手，望向遠方。「我當然愛提卡。我也愛很多女人。我敢打賭，提卡也愛過不少男人──」他憤怒地深吸一口氣，他自己也很清楚這並不是真的。但是唯有這麼想可以讓他好過一些，可以讓他內心的罪惡感稍稍減輕一些。「提卡也是人！」他忿忿地說，「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冰柱！」

「我對愛情知道些什麼？」克麗珊娜回答道，她的冷靜開始慢慢地崩潰，灰色眼眸中閃著怒氣。「我來告訴你我對愛情知道多少。我──」

「不要說！」卡拉蒙低吼，完全失去控制，將她抓了過來。「不要說妳愛雷斯林！他根本不值得妳的奉獻！他在利用妳，就像利用我一樣！當妳沒有利用價值時，他會馬上把妳丟到一邊！」

「放開我！」克麗珊娜命令道，她的雙頰通紅，雙眸變成深灰色。

「妳難道看不出來嗎？」卡拉蒙絕望地幾乎想將她打醒。「難道妳瞎了嗎？」

「真抱歉，」一個聲音道，「打擾兩位。但有緊急的消息。」

一聽到那個聲音，克麗珊娜的臉立刻變得慘白，隨即變成赭紅色。卡拉蒙聽到這個聲音也大喫一驚，手鬆了開來。克麗珊娜往後猛退，慌亂中被箱子絆倒，跪了下來。黑色、如瀑布般的長髮剛好將她的面孔給遮住。她繼續跪在箱子旁邊，用顫抖不已的手假裝收拾箱子里的東西。

卡拉蒙眉頭緊鎖，臉色死灰地轉過身面對自己的弟弟。

雷斯林冷冷地用鏡子般的眼眸打量著哥哥。他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就連他開口時的聲音也一樣不帶感情。但是卡拉蒙有那麼一瞬間，看到那面鏡子破碎開來，里面所揭露出來的深沉、熊熊燃燒的妒意給了他重重一擊。可是這一切很快地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卡拉蒙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看見過。只有胸口真實感覺到的壓力，和口中苦澀的味道讓他確定，剛剛的確發生過某事。

「有什麼新消息？」他清清喉嚨道。

「有信差從南方到達──」雷斯林回答。

「怎麼樣？」卡拉蒙立刻插嘴。

雷斯林踏步向前，將兜帽掀開，目光緊緊地抓住哥哥的視線，此時兩人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有那麼片刻，法師臉上的面具卸了下來。

「索巴丁的矮人正在準備開戰！」雷斯林嘶聲道，他纖細的手緊緊握拳。他的聲音是如此激動，讓卡拉蒙驚訝地眨著眼，克麗珊娜關切地端詳著他。

卡拉蒙困惑、不安地掙脫弟弟狂熱的視線，別過頭去。戰士試圖鎮定地將地圖在桌上攤開，聳聳肩。「我不知道你還能期待什麼。」他冷冷地說，「畢竟提起矮人的寶藏是你的主意。我們可沒有隱瞞我們的目標。事實上，這根本變成我們募兵的口號！『加入費斯坦但提勒斯的行列，搶奪矮人王國的寶藏！』」

卡拉蒙想也不想地脫口而出，但是這句話的效果驚人。雷斯林的臉色突然間變得死灰，他似乎要開口說些什麼，但他的口中卻冒出帶著血絲的泡沫。他凹陷的雙眼閃動著異光，如同月光照在冰凍的湖泊上一樣。他暴怒地大吼，轉身走出帳篷。他的怒氣在走出帳篷後並沒有絲毫消退，連門邊的守衛都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卡拉蒙呆呆地站著，感到迷惑且恐懼，無法理解弟弟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應。克麗珊娜也同樣愣愣地目送法師的背影。之後帳篷外傳來的喧鬧聲，才讓兩人如夢初醒。卡拉蒙搖搖頭，走到帳篷。他站在那邊，半轉過身，眼睛看著其他地方對克麗珊娜說道。

「如果我們真的要準備開戰了，」他冷冷地說，「我可沒辦法浪費時間在妳身上。我之前就說過了，妳獨自一人在帳篷里並不安全。所以妳得繼續睡在這里。我以人格保證不會騷擾妳。」

一說完話，他就立刻踏出帳篷，開始和他的守衛討論。

克麗珊娜羞紅了臉，卻又氣得難以言語，只能在帳篷里繼續待了片刻，希望能夠恢復鎮定。然後她也走出了帳篷。她看了守衛一眼，就知道剛剛雖然兩人都壓低聲音，但對話的一部份還是讓他們聽見了。

她刻意不管對方好奇的眼光，飛快地打量著四周，眼角餘光瞥見黑袍的身影消失在森林中。她急忙回到帳篷里，將斗篷披在肩膀上，往同樣的方向走去。

卡拉蒙在營區的邊緣看見克麗珊娜走進森林。雖然他並沒有看見雷斯林，但是他大概知道克麗珊娜為什麼會往這個方向走。他準備要開口叫她；雖然他並不確定此時森林中會有什麼危險，但是在這個年代中，最好還是不要冒險。

話剛到脣邊，他就注意到底下的幾名守衛在交換著眼色。卡拉蒙腦海中立即浮現自己像個為愛瘋狂的少年般大吼大叫的樣子，於是閉上了嘴。而且，他也發現加瑞克正好帶著一位疲倦的矮人和一位皮膚黝黑、穿戴著羽毛裝飾的年輕人走了過來──

信差！卡拉蒙想到了，他必須和他們會面。但是──他的目光又再度轉向森林，克麗珊娜的身影已經消失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攫住了卡拉蒙，讓他幾乎冒失地想衝進森林去尋找女子的蹤跡。戰士的本能呼喚著他。他無法確定他的恐懼從何而來，但原因似乎就在那邊。

可是，他不能就這麼離開，讓這些使節空等，只為了一個女人。他的部下會從此不再尊敬他，雖然他也可以派出守衛去追，但這讓他看起來同樣愚蠢──看來是沒辦法了，就如她所願，讓帕拉丁看顧她吧！卡拉蒙一咬牙，轉身去帶領信差們進入他的帳篷。

一到帳篷內，在他行禮如儀地安置好他們，酒菜皆備好之後，他找個理由先告退──

『在沙漠中的腳印一直引領我向前──

我抬起頭，看見一座死刑臺。有個戴著兜帽的人把他的頭放在行刑臺上。劊子手也戴著兜帽，銳利的斧頭在陽光下閃動著妖異的光芒。

斧頭落下，受刑人的腦袋掉在地板上，兜帽落了下來──』

「我的頭！」雷斯林狂亂地低語，雙手不安地扭絞著。

『劊子手狂笑著脫掉兜帽，露出──』

「那是我的臉！」雷斯林低喊著，極度的恐懼讓他渾身發冷發熱。他抱著頭，試著把這不斷騷擾他的噩夢從腦中趕走，這個噩夢連他醒著之時也不放過他，讓他所飲所食都變得味同嚼蠟。

可是噩夢就是不肯離開。「掌握了過去與現世的強者！」雷斯林空洞地笑著，彷彿是在嘲弄自己。「我什麼也掌握不住！空有這麼多力量，我竟然被困在這里！無路可逃！只能照著他的腳步不停往前走，心里明白這每分每秒都是在重蹈覆轍！我遇見從未見過的陌生人，卻早已熟識他們！在我開口之前，我就已經看過他們出現在歷史記載上！這張臉！」他的雙手用力地壓著雙頰。「這張臉！是他的臉！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是誰？我是自己的劊子手！」

他的聲音變成尖嘯。在狂暴的怒氣中，雷斯林毫無所覺地用指甲奮力地抓著臉，彷彿要將面具從頭骨上撕扯下來。

「住手！雷斯林，你在幹什麼？拜託你住手！」

他幾乎聽不見那個聲音。溫柔而堅定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可是他仍然不停地掙扎著。接著，那怒氣消逝了，剛剛讓他險些溺斃的黑暗消逝了，他恢復了原來的冷靜，卻也讓他精疲力盡。現在，他已經能夠感覺、能夠聽；他的臉頰刺痛，他低下頭，看見手上有著血跡。

「雷斯林！」那是克麗珊娜的聲音。他抬起頭，看見對方站在身前，正用力地把他的手拉開。她的雙眼圓睜，充滿了關切之情。

「我沒事，」雷斯林冷冷地說，「不要管我！」但他還是忍不住嘆了口氣，低下頭，因為剛剛如夢似幻的景象而全身發抖。他從口袋里拿出一條乾淨的白布，開始擦拭臉上的傷口。

「不，你纔有事呢，」克麗珊娜喃喃自語地將白布從那雙顫抖的手中拿過來，開始輕柔地擦拭傷口。「讓我來吧！」她道。雷斯林口中呼喊著一些毫無意義的話語，克麗珊娜刻意地忽略他。「我知道你不會讓我醫好你的傷，但是附近有條清澈的小溪。我們到溪邊，你喝幾口水，我來幫你清理傷口。」

粗暴、不知感恩的言詞正掛在雷斯林的嘴邊。他舉起一隻手要將克麗珊娜推開，可是突然間，他意識到自己其實不想要她離開。當她在身邊時，黑暗的夢境消失了。在死神冰冷的魔掌之下，同類溫暖、躍動的肉體讓人無法抵抗。

所以，他嘆了口氣，點點頭。

她蒼白的表情帶著一絲痛苦，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克麗珊娜扶著他蹣跚地在森林中走著，雷斯林可以清楚感覺到她溫暖、飽滿身軀的一舉一動。

在兩人抵達溪邊之後，法師在一塊平坦、被秋陽所溫暖的大石頭上坐了下來。克麗珊娜將白布浸溼，跪在雷斯林身邊，溫柔地清理著傷口。枯葉紛紛落在他們四周，將他們與周圍完全隔離開來。

雷斯林沒有開口。他的目光隨著掉落的樹葉，看著它們用最後一絲力氣緊抓住枝頭，看著它們被無情的風吹離家園，看著它們在風中飄落，看著它們被潺潺的溪水帶向漆黑的彼岸。他的目光越過落葉，看見在水面上搖晃的倒影。他看見他的雙頰上各有數道血痕，他也看見自己的雙眼──不再是如鏡般地冷靜，反而更加陰沉、幽暗。他亦在其中看見了恐懼，讓他忍不住嘲笑起自己。

「告訴我，」克麗珊娜停下動作，輕柔地握住對方的手，「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情了。我不明白，自從我們離開大法師之塔後，你就一直悶悶不樂。這跟時空大門的消失有關嗎？阿斯特紐斯在帕蘭薩斯城里到底告訴你什麼？」

雷斯林沒有回答，他甚至不願意看著她。陽光照在他的黑袍上，讓他感到一陣暖意，但克麗珊娜的雙手比陽光還要溫暖。不過，他腦海中依然有個部份在冷靜算計著、考慮著──我該告訴她嗎？我會獲得什麼好處？如果我保持緘默呢？

沒錯──將她拉近，讓她習慣於這種黑暗──

「我知道。」他最後終於有些不情願地問口，不過依然不願意注視對方，只是愣愣地看著水面。「時空大門放在一個靠近索巴丁王國的地方，就在一個叫作薩曼的魔法要塞中。這點是我從阿斯特紐斯那邊打聽來的。」

「傳說中，費斯坦但提勒斯掀起了被後人稱為矮人門戰役的戰爭，以便將索巴丁王國附近的山脈全部據為己有。阿斯特紐斯的編年史里就是這樣記載的──」雷斯林的聲音變得憤世嫉俗。「完全一模一樣！而且，如果仔細閱讀，將會從字里行間看到真相，我卻因為狂妄自大而忽略了這點！」

他緊握雙拳。克麗珊娜坐在他面前，目瞪口呆地聽著，完全忘記自己手中還握著沾血的白布。

「費斯坦但提勒斯來這邊的目的和我完全一樣！」雷斯林嘶聲說，語氣十分激動。「他根本不在乎索巴丁王國！這只是個幌子，不過是煙幕而已！他只想要一件事，就是奪回時空大門！矮人們擋住了他的去路，就和我的處境一樣。他們控制了那座要塞，同時也控制了附近幾十哩的地區。通過層層嚴密防衛的唯一方法是掀起一場戰爭，好接近時空大門，最後更能夠穿過它！歷史就這樣重演了──」

「因為我必須要照著他的路徑來行動──我必須要重復他所做的事！」

他露出忿恨的神情，沉默地瞪著水面。

「就我之前讀過的《阿斯特紐斯編年史》來看，」克麗珊娜遲疑地說，「戰爭是註定要來臨的。丘陵矮人和高山矮人之間早有嫌隙，你不能怪你自己──」

雷斯林不耐地大吼。「我纔不管那些矮人怎麼樣！就算他們都沉到海里我也不在乎！」現在他冷冷地看著她。「妳說妳看過阿斯特紐斯有關這段歷史的紀錄。如果是這樣，好好想一想！矮人門戰爭是怎麼結束的？」

克麗珊娜的表情變得有些恍惚，努力地回想當初所看到的歷史，然後，她的臉色霎時蒼白了。「大爆炸，」她輕聲說，「一場摧毀整個達茍斯平原的大爆炸。它的威力殺死了數千人，也包括──」

「也包括費斯坦但提勒斯！」雷斯林面色凝重地接下去。

克麗珊娜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言語，只能愣愣地看著他。最後，她才逐漸明白他是什麼意思。「喔，這不可能吧！」她丟下手中沾血的布，緊握住雷斯林的雙手。「你和他不是同一個人！結果一定會不同的。一定不會一樣的！你搞錯了！」

雷斯林搖搖頭，露出嘲諷的笑容。他溫柔地將自己的手抽出，將克麗珊娜的下巴抬起，好讓她可以直視他的雙眼。「錯，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犯錯──我被時光的洪流給困住了，只能隨波逐流地向著自己的末日繼續前進。」

「你怎麼會知道？你怎麼能確定？」

「是因為那一刻有另外一個人，和費斯坦但提勒斯一起死了。」

「是誰？」克麗珊娜追問，當她開口時，她依稀可以感覺到恐懼正慢慢將她抓住，如同落葉般悄悄地落在她肩頭。

「妳的一個老朋友，」雷斯林的笑容扭曲了。「達努比斯。」

「達努比斯！」她無聲地重復道。

「沒錯。」雷斯林回答道，手指無意識地沿著她細巧的下巴滑動，將她的下顎放在手心。「這就是我從阿斯特紐斯身上知道的。如果妳還記得，妳的牧師朋友在那時候已經受到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吸引，不過他自己還不願意承認。他那時就對教會本身存有疑惑，和妳一樣。我只能這樣假設，在伊斯塔被毀滅前的日子里，費斯坦但提勒斯一定說服了他跟著一起踏上旅程──」

「可是你並沒有說服我。」克麗珊娜堅定地打斷他的話。「是我選擇要來的！這是我自己的決定。」

「當然。」雷斯林將她給放開來。之前他一直沒發現自己在撫摸著她柔滑的肌膚，現在，他發現自己無意間的動作讓自身更感到熱血沸騰。他發現自己的視線不由自主地飄向她微翹的雙脣、潔白的後頸。他的腦海中突然浮現她躺在哥哥臂彎里的生動景象，他也記起自己當時感到的強烈妒意。

這絕不能發生！他提醒自己。這將會干擾我的計劃──他準備站起身，但克麗珊娜抓住他的手不放，臉頰貼著他的雙手。

「不。」她柔聲說，灰眸凝視著他，眼中反射著陽光的熱力，緊緊捕捉住雷斯林的目光，不肯放開。「你和我將會一起改變歷史！你比費斯坦但提勒斯還要強大，我的信仰比達努比斯還要堅強！我聽過教皇對諸神無理的要求，我知道他錯在哪里！帕拉丁會像過去一樣回應我的祈禱。我們兩人將聯手改變歷史的結局──就只有你和我──」

克麗珊娜的眼眸因激動而變成深藍色，她的臉頰也因此呈現誘人的粉紅。他可以感覺到在他的手指底下，克麗珊娜的脈搏劇烈地跳動著。他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她光滑柔順的肌膚，她圓潤飽滿的身軀──突然間，他也在她身邊跪了下來。她順勢躺入雷斯林的臂彎中。他的雙脣搜尋著她的頸項、臉頰。他的手指纏繞著她的秀髮，誘人的香氣充塞他的鼻腔，他的身軀因為強烈的慾望而隱隱作痛。

她臣服於他體內的火焰，就如同她臣服於他體內的魔法一樣；她熱烈地回應雷斯林。雷斯林在枯葉所構成的柔軟眠牀坐下，然後徐緩躺下，並輕緩地將克麗珊娜拉近，緊緊抱住她。秋日晴空的燦爛陽光讓他感到目眩，陽光照在他黑袍上的高熱和他體內的痛苦一樣，幾乎讓人無法忍受。

克麗珊娜的肌膚在他滾燙的碰觸之下顯得冰冷，她的朱脣對雷斯林來說，就像荒漠中的甘泉般甜美。他在陽光的照耀下放棄了自制，閉上雙眼。但是，一張帶著陰影的臉出現在他的腦海中──一名黑髮、烏眸的美麗女神露出勝利的笑容──

「不行！」雷斯林大喊。「不行！」他壓抑著喘息道，將克麗珊娜猛然推開。他腦中一片空白，迷惘地站起身。

他的雙眼在炎陽下感到極端地灼熱，袍子的熱度讓他無法呼吸。他顫抖著將兜帽戴上，搖搖晃晃地試圖恢復原先的冷靜和自制力。

「雷斯林！」克麗珊娜泣道，並緊抓住他的手。她的聲音溫柔而充滿熱情。她的碰觸帶來的欣喜更加深了雷斯林的痛楚。他的決心開始崩解，劇烈的痛苦撕扯著他──

雷斯林惱怒地甩開手，面無表情地伸手抓住她單薄脆弱的白袍。他猛然一扯，將衣服給扯了下來，另一隻手則將半裸的她推倒在地。

「這就是妳想要的嗎？」他的聲音中充滿了怒氣。「如果是這樣的話，在這里等我哥哥，他很快就會來了！」他停下來，不停喘氣。

克麗珊娜躺在草地上，發現自己半裸的身軀無情地反射在雷斯林鏡般的眼眸中，只得將扯破的衣物遮住自己的胸口，無言地看著他。

「這就是我們來這里的目的嗎？」雷斯林毫不鬆口地逼問。「我以為妳的目標更為高尚，神眷之女！妳誇耀帕拉丁，誇耀自己的力量，妳以為這就是諸神對妳祈禱的回應？我會拜倒在妳的魅力之下？」

這是致命的一擊！他看見她瑟縮了一下，目光閃爍。她閉上眼，轉過身去，摟著破爛的衣物啜泣著。她烏黑的秀髮落在裸露的肩上，背後的柔膚隱隱發出誘人的香氣──

雷斯林猛然轉過身，走了開來。他大步走著，感覺到自己慢慢地恢復冷靜。激情所帶來的疼痛消退了，讓他能夠再度冷靜地思考。

他從眼角看到了一個人影，一道盔甲的閃光。他的笑容轉為輕蔑，正如同他所預料的，卡拉蒙果然出來找她了。哼，這兩人要怎麼樣都不干他的事了。

雷斯林回到陰暗、幽冷的帳篷中。臉上依舊掛著那輕蔑的笑，但是，一回想起他的軟弱，以及剛剛有多麼接近徹底的失敗──還有，他也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柔軟、豔紅的雙脣。漸漸地，他的笑容消失了。他渾身顫抖地將臉埋進雙掌中。

不過，當半小時之後，卡拉蒙衝進他帳篷時，那笑容又回來了。大漢漲紅著臉，怒目圓睜，手放在劍柄上。

「你這個該死的混蛋，我應該一刀殺了你才對！」他窒息般地說道。

「這次又怎麼了，我親愛的哥哥？」雷斯林不耐地說，一邊繼續閱讀他的法術書。「我又害死了你的坎德寵物嗎？」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卡拉蒙咒罵著大吼。他衝向前，把法術書用力地合上。深藍色的封面燒灼著他的手指，但他毫無所覺。「我發現克麗珊娜女士躺在森林里，衣服被撕得破爛，哭得肝腸寸斷！你臉上的傷痕──」

「是我自己抓的。她沒有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嗎？」雷斯林插嘴道。

「有，但是──」

「她有告訴你是她自己一廂情願的嗎？」

「我不相信──」

「而且是我拒絕了她。」雷斯林冷冷地繼續道，目光毫不閃躲地和卡拉蒙角力。

「你這個自大的混──」

「我想現在她大概在自己的帳篷中哭泣，向諸神感謝我對她的愛憐讓我沒有奪走她的貞操。」雷斯林苦澀、嘲弄的笑聲像是一柄淬毒的匕首般刺穿了卡拉蒙。

「我根本不相信你！」卡拉蒙低吼。他抓住弟弟的袍子，將雷斯林從椅子上拉起來。「我也不相信她！她會用盡一切理由來袒護你這個──」

「放開你的手，哥哥！」雷斯林語調平板輕緩地說。

「我們一起到無底深淵去吧！」

「我說，放開你的手！」一陣藍光閃過，在劈啪聲和嘶嘶聲過後，卡拉蒙感到一陣令人癱瘓的電流流過，反射性地鬆開手。

「我警告過你了。」雷斯林順了順袍子，重新坐下來。

「我對天發誓，這次我會殺了你！」卡拉蒙咬牙切齒地說，一邊用顫抖的手將劍抽出。

「你來啊！」雷斯林將目光從方纔打開的法術書上移開。「讓我們一次做個了斷，這種沒有實際行動的威脅讓我厭煩了！」

法師的眼中閃動著奇怪的光芒，幾乎帶著飢渴──渴望對方動手的邀請。

「你試試看！」他瞪著哥哥低聲說道。「試著殺了我啊！那你就再也沒機會回家了。」

「我纔不在乎！」卡拉蒙被妒恨矇蔽了理智，暴怒之下往前跨了一步，走向他那坐在椅子上、神情詭異的弟弟。

「你試試看啊！」雷斯林再度命令道。

卡拉蒙舉起劍──

「卡拉蒙將軍！」外面傳來警戒的呼喊聲和匆忙的腳步聲。卡拉蒙咒罵了一聲，硬生生地停住劍勢，因為暴怒而盈眶的淚水讓他眼前一陣模糊。他冷酷地凝視著弟弟。

「將軍！你在哪里？」那聲音又更靠近了，而卡拉蒙帳篷外的守衛則出聲示意他到雷斯林的帳篷處。

「我在這里！」卡拉蒙最後終於叫道。他背過身去，將劍入鞘，一把掀開了帳篷的布簾。「有什麼事情？」

「將軍，我──大人，您的手燒傷了！怎麼回事？」

「別管那麼多！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個女巫，大人，她跑了！」

「跑了？」卡拉蒙警覺地重復道。大漢惡狠狠地瞪了弟弟一眼，急忙衝出帳篷。雷斯林聽見他低吼著質問守衛，那人告訴了他詳細的情形。

雷斯林並沒有聽他們的對話。他輕嘆一口氣，閉上雙眼──歷史不容許卡拉蒙殺了他。

就在他眼前，那道歷史的足跡依然頭也不回地通向唯一的終點。

## ２─４

卡拉蒙曾經稱讚過她的騎術。在和半精靈坦尼斯離開帕蘭薩斯去追尋威萊斯森林之前，她從來沒靠近過馬，最多隻是乘坐在她父親高貴的馬車中。帕蘭薩斯的女人不騎馬，即使是休閒娛樂也不例外，全索蘭尼亞的女人也是一樣。

不過，這對她來說已經是過去的日子了。

都已經過去了。克麗珊娜倚著坐騎的頸項，沉重地笑了，兩膝用力一夾，讓牠加快步伐往前走。那段日子對她而言，似乎遠得有如在萬裏之外的另一個時空。

她忍住一聲嘆息，低下頭躲避低垂的樹枝。她並沒有回頭看。她暗自希望追兵不會很快就追過來。營區里面還有剛到的信差，卡拉蒙必須先應付他們。他也不敢在沒有他的帶領下，派出侍衛來追蹤她，畢竟她是他們口中的女巫啊！

突然間，克麗珊娜笑了──如果這附近有人看起來像女巫，我一定是第一人選！她根本懶得將破爛的袍子換掉。當卡拉蒙在森林里找到她時，他用自己斗篷上撕下來的布條替她將衣服綁好。從很久以前開始，她穿的袍子就已經不再雪白了。由於旅途的奔波和不停在溪水中的洗滌，她的袍子已經變成泛灰的白色。現在，這件袍子不但破爛，而且還沾染了泥漿，破爛的布條隨風飄揚，就像灰色的鴿羽一般。她的斗篷在風中亂舞，原先黑亮的秀髮現在也糾結在一起，幾乎完全擋住她的視線。

她騎出了森林，在她面前是一片綿延不斷的草原。她拉住韁繩，利用這片刻的休息好好觀察眼前的環境。她胯下的駿馬平日習於跟隨著大部隊緩步前進，現在因為這段激烈的奔跑而感到興奮不已。牠搖搖頭，往側邊跨了幾步，渴望地看著眼前平坦的草原，期待等一下能夠好好地跑上一段。克麗珊娜摸摸牠的脖子。

「來吧，孩子。」她鼓勵道，將韁繩完全鬆開。

那匹駿馬鼓動著鼻翼，雙耳平貼，賣力地往前奔跑，享受牠難得的自由。克麗珊娜緊抱著馬匹的脖子，也一起享受她難得的自由。午後溫暖的陽光舒適地照耀著她，與她冷若冰霜的表情成為強烈對比。馬蹄奔走的韻律、飛馳的興奮感，以及她在馬背上總會感到的莫名恐懼感掩蓋了她心中的傷痛。

當她騎馬時，她的計劃在腦中成形，愈來愈清晰。在她眼前，平原因為森林的陰影而漸漸變暗；在她右方是被白雪覆蓋的加奈特山脈（註１），皚皚白雪反射著燦爛陽光。克麗珊娜猛拉韁繩，提醒那匹馬誰纔是主人。她讓馬匹奔馳的速度減緩下來，引導牠奔向遠方的森林。

在卡拉蒙終於安排好營區中的事務、確定不會冒犯到那些信差，準備出發之時，幾乎已經距離克麗珊娜離開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了。正如同克麗珊娜所預料的，這花了不少時間，因為平原人只會說一點點通用語，完全不懂矮人語。另外一位矮人的通用語則是相當流利，這也是他被選作信差的原因。只不過卡拉蒙的奇怪腔調也難倒了他，大漢必須不斷地重復才能讓他聽懂。

卡拉蒙開始解釋克麗珊娜是誰，自己和她之間的關係，但是矮人和平原人都很難理解他的說法。最後，卡拉蒙只好無奈地直接告訴他們，她就是他的女人，現在逃跑了──反正他們遲早也會在營區內聽見這樣的說法。

平原人點點頭表示理解。他們族里的女子相當的大膽，有時也會做出相同的事情來。他建議卡拉蒙把她給抓回來，剪掉她所有的頭髮，因為這是不服從的妻子的記號。矮人則是相當震驚，要一名矮人妻子逃跑，她可能寧願刮掉自己的鬍子。不過，他也暗自提醒自己，畢竟這些傢伙是人類，你還能期待些什麼？

兩個人都祝卡拉蒙能夠順利找到克麗珊娜，隨後便放鬆下來，享用營區內的麥酒。卡拉蒙鬆了口氣，急忙走出帳篷，發現加瑞克已經備好馬等他了。

「將軍，我們已經找到她留下來的足跡了。」一名年輕軍官指著遠方。「她沿著一條獸徑往北方走。她騎著一匹快馬──」加瑞克搖搖頭，感到相當佩服。「她偷走的是最好的一匹馬，我實在必須誇獎她。不過，我不認為她能走太遠。」

卡拉蒙登上馬。「多謝你，加瑞克。」他開口道，接著他看見另一匹馬被帶上前。「怎麼了？」他皺眉道，「我說我要單獨一個人去──」

「是我要去，哥哥。」一個聲音從陰影中說。

卡拉蒙環顧四周，法師從他的帳篷里走出來，穿著旅行時用的黑色斗篷和長靴。卡拉蒙雙眉緊鎖，但是加瑞克已經開始恭敬地協助雷斯林登上他平日愛騎的那匹瘦削、神經質的黑馬。雷斯林知道哥哥不敢在其他人面前講任何話；卡拉蒙也注意到雷斯林抬起頭時，眼中露出饒富興味的神情。

「那我們就出發吧！」卡拉蒙咕噥道，試圖隱藏他的憤怒。「加瑞克，在我離開時，你是營區的指揮官。我想這不會太久。請確定我們的貴賓都獲得適當的招待；你最好也特別注意一下訓練場上的那些農夫。我回來時，希望看到他們對著稻草假人在練習長矛，而不是彼此互相傷害！」

「是的，大人。」加瑞克神色凝重地說，以騎士的禮節向他敬禮。

卡拉蒙的腦海中浮現了史東．布萊特佈雷德的身影，那時他還是個年輕人；當時他和弟弟仍然一起與朋友們旅行──矮人工匠佛林特、坦尼斯、史東──他搖搖頭，試圖把這些影像趕出腦海，同時握著韁繩，把坐騎帶出營區。

但是，當他抵達森林中的那條小徑時，看見弟弟和自己並鞍騎著，那些影像又更清晰地出現在他的腦海里。如同往常一樣，法師讓他的馬稍稍落後哥哥一些。雖然雷斯林並不怎麼喜歡騎馬，但是隻要他願意去學，他都可以做得很好。他沒開口，甚至沒多看哥哥一眼，只是戴著兜帽，思考著。對這對雙胞胎來說，這並不少見，兩人常常就這樣沉默不語地度過大半天的時光。

但是無論如何，兩人之間還是有很強烈的聯繫，這是血肉、靈魂之間的連結。卡拉蒙感覺自己又回到當年那種戰友之情。他的怒氣開始消退，畢竟他的怒氣也有一部份是針對自己的。

他半轉過身，朝著後方說道。

「我──我對那邊發生的事情很抱歉，小雷。」他生硬地說，此時兩人正跟隨著克麗珊娜留下來的足跡往密林深處前進。「你說的確實沒錯，她是告訴我──她是──」卡拉蒙紅著臉無法繼續下去，不安地在馬鞍上變換著姿勢。「她──她──該死！小雷，你為什麼要對她這麼粗魯？」

雷斯林抬起頭，他的臉現在清晰可見。「我一定得要這麼粗魯纔行。」他柔聲說，「我得讓她看見面前的深淵有多麼黑暗，如果我們兩個都掉下去，就註定萬劫不復！」

卡拉蒙驚訝地瞪著他的雙胞胎弟弟。「你這樣太沒人性了！」

更讓卡拉蒙喫驚的是，雷斯林竟然嘆了口氣。法師冷厲、閃閃生光的雙眸一瞬間軟化下來。「我比你想像中還有人性，哥哥。」他若有所思的語氣直接打進卡拉蒙的內心。

「那麼就愛她啊，弟弟！」卡拉蒙減緩速度，和弟弟比肩騎著。「忘記這些你說的什麼萬丈深淵。你也許是個力量強大的法師，她也許是個神聖的牧師；但是在你們的袍子底下，你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不顧一切將她摟入懷中，然後──然後──」

卡拉蒙的思緒遠遠地飄了開來，不自覺地拉住韁繩，將馬停在小徑中央，臉上充滿了熱情。雷斯林也將馬兒的腳步停了下來。他彎腰向前，灼熱的手如同針刺般讓卡拉蒙忍不住退縮。他的表情十分堅定，雙眸又再度恢復原先如同明鏡般冷冽。

「卡拉蒙，聽我說，試著理解，」雷斯林毫無感情的聲音，讓哥哥不禁抽搐了一下。「我根本不能夠愛。你難道還沒意識到這件事嗎？喔，沒錯，你說的對，在袍子底下我的確是有血有肉的人。我的確和其他人一樣，我有慾望，也只剩這個──慾望。」

他聳聳肩。「對我來說，即使對慾望低頭可能也沒有多大的差別，頂多暫時讓我的身體變虛弱而已。這並不會影響到我的魔力。但是──」他的眼神如同堅冰般穿透卡拉蒙。「如果克麗珊娜發現之後，她會崩潰的，而且她一定會發現！」

「你這個冷血的傢伙！」卡拉蒙咬牙切齒地說。

雷斯林抬起一邊的眉毛。「我是嗎？」他直截了當地問，「如果我是，那麼我難道不會把握機會好好享受嗎？我可不像其他人，我了解，而且能夠控制自己。」

卡拉蒙眨眨眼。他雙膝一夾，迷惑地繼續沿著小徑走去。雷斯林又再度將他的是非觀念給顛覆了，他突然覺得充滿罪惡感，因為自己不能控制體內的獸性，而弟弟則願意承認自己無法去愛的缺陷，這反而顯出高貴、願意自我犧牲的情操。卡拉蒙搖搖頭。

兩個人循著克麗珊娜留下的痕跡一路進到密林深處。這並不難，她一直保持著原來的路徑，既不改變方向，也不試圖遮掩。

「女人！」卡拉蒙不久之後喃喃自語道。「如果她想要自己靜一靜，為什麼不找個簡單的方法，用走的不就好了？為什麼她要騎馬跑到森林里去？」

「哥哥，你不了解她，」雷斯林的目光緊盯著小徑。「這不是她的用意。她這趟是有目的的，相信我。」

「啐！」卡拉蒙哼了一聲說，「這可是我們的女性心理專家講的話嗎？我是結過婚的男人，我當然清楚！她是氣急敗壞地逃走，明知道我們一定會追過來。我們會在附近找到她，馬匹就在一旁，也許把腳給弄跛了。她會又冷又害怕。我們可以道歉──然後我會讓她住進自己的小帳篷里──你看！我不是說過了嗎？」他拉住韁繩，指著眼前的大草原。「她留下的痕跡連瞎眼的溪谷矮人都找得到！快來。」

雷斯林沒回答，不過當他跟上來時，削瘦的臉上掛著若有所思的神情。兩人跟著克麗珊娜留下的行跡一路穿過草原繼續追蹤下去，發現她又再度進入了森林，來到一道小溪，踏入水中。但是，就在溪邊，卡拉蒙停了下來。

「怎麼搞──」他打量著左右，拉著馬轉了一圈。雷斯林停了下來，嘆著氣，靠著馬鞍發呆。

「我告訴過你了，」雷斯林面色凝重地說。「她是有目的的。哥哥，她很聰明，聰明到知道你的腦袋是怎麼運轉的，特別是在它真的有在運轉的時候！」

卡拉蒙瞪了弟弟一眼，什麼也沒說。

克麗珊娜留下的痕跡消失了。

正如同雷斯林所說的一樣，克麗珊娜是有目的的。她非常聰明，知道卡拉蒙的腦袋是怎麼運轉的，因此刻意誤導他。雖然她自己不太擅長野外求生，但是這幾個月來，她的身邊不乏這方面的專家。在過去這幾個月里，通常沒人願意和這名女巫講話，她多半都是獨自一人閒逛。因為卡拉蒙有帶兵的事務纏身，雷斯林則每日閱讀魔法典籍，毫不鬆懈，這讓她有許多時間可以聆聽周遭人的故事，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知識。

因此，對她來說，製造重復的足跡相當簡單，最後只要領著馬騎入河中，就沒有可以繼續跟蹤的線索了。當她來到岸邊一處布滿巖石、馬匹不會留下蹄印的地方，她立刻就上岸。一進入森林之後，她避開所有的大路，只挑小動物走的小徑。一踏上這種小徑，她就盡可能地掩蓋所留下的痕跡。雖然她的手法相當粗糙，不過她很確定卡拉蒙不會預期她有這樣的手段，因此她並不害怕對方會跟上她。

如果克麗珊娜知道雷斯林也跟了上來，她可能會再多做考量，因為法師似乎比她自己還要了解自己。不過她並不知道這件事，因此她依舊緩步向前，讓馬匹好好休息，並且讓她有時間考慮自己的計劃。

在她的馬鞍袋中，裝著從卡拉蒙的帳篷里偷來的地圖。地圖上標示的是山脈中的一個小村莊。這座小村莊小到沒有名字，至少地圖上沒有費心去標明它的名字。這座村莊就是她的目的地──她來這里有雙重目的，其中之一是改變歷史，並且向卡拉蒙、雷斯林和她自己證明，自己並不是個無用，甚至累贅的棋子。她將會證明自己的價值！

就在這座村莊中，克麗珊娜準備要帶回對真神的信仰。

這對她來說，並不是個臨時起意的念頭。這是她許久以前就已經考慮過，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並未實行的一個計劃。其中一個原因是卡拉蒙和雷斯林都絕對禁止她在營區里使用任何神力。兩個人都擔心她的生命有危險，因為他們早年都曾經看過獵殺女巫的景象。（事實上，如果不是卡拉蒙和史東的幫助，雷斯林可能也被當作巫師給燒死了。）

克麗珊娜自己也知道，那些和大軍一起行動的男人們和他們的家眷都不會聽她的話，所有人都堅信她是個女巫。她常常想，如果她能夠找到一些從來沒聽過她的人，告訴他們真正的歷史，讓他們知道諸神並沒有背棄他們，相反地，是眾人捨棄了神，她應該就會像是兩百年後的金月一樣，能夠帶領這些人邁向光明未來。

但是，直到她被雷斯林毫不留情的話語給刺傷後，她纔有足夠的勇氣去進行這項工作。即使是現在，當她牽著馬走在濃密的森林中時，她依舊可以聽見他的聲音和看到那雙冷冽的眼。

這是我自找的，她對自己說。是我自己背棄了信仰，我想用我的魅力來引誘他，而不是利用我自身的行為來吸引他效法。她嘆著氣，梳理著糾結雜亂的秀髮。如果不是因為他的意志力，我可能就失敗了。

她對那位年輕法師的崇敬又因此更為加深了──這正在雷斯林的意料之中。克麗珊娜決定要恢復他對她的信心，並證明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再一次贏得他的讚賞與敬佩。因為，她紅著臉想，恐怕他現在對她的印象相當差，如果她能帶著一羣忠實的信徒回來，她將不只能證明自己的實力，更由於她在一個牧師已經完全絕跡的世界中帶回了舊的信仰，她將可以改變歷史；更進一步地，她還想在大軍中傳播她的信仰。

克麗珊娜思考著這些計劃，心情十分平穩愉悅，自從她來到這個年代後，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她終於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做事了。她不必跟在雷斯林身後，或者是被卡拉蒙呼來喚去。她的精神好了起來。根據她的計算，在天黑之後不久，她就可以抵達那座村莊。

她之前所走的那條小徑本來是緩緩地上升，現在它開始往一個河谷下降。克麗珊娜拉住了馬。她現在終於可以看見那位在河谷中的小村莊，也就是她的目的地。

那座村莊似乎有些不尋常，不過她的經驗還不足夠，不知道有些時候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她只知道想要在天黑前趕到村中，實行自己的計劃。她手握著帕拉丁的白金護身符，再度策馬往河谷奔去。

「嗯，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卡拉蒙正騎著馬往小溪的上游和下游打量。

「你不是女性心理專家嗎？」雷斯林輕蔑地說。

「好吧，我是不小心犯了錯。」卡拉蒙咕噥道，「嘲笑我又沒什麼好處。天很快就會黑了，那時我們根本不可能找到她的行跡。我可沒聽到你有什麼好建議。」他又白了弟弟一眼。「難道你不能變出什麼東西嗎？」

「如果可以的話，我老早就替你變出一個大腦來了。」雷斯林嗤之以鼻。「你想要我怎麼做？讓她憑空出現？還是變出一顆水晶球來讓你找到她？我纔不會這樣浪費我的力氣，而且這也沒必要。你難道沒有地圖或是什麼主意嗎？」

「我有張地圖。」卡拉蒙臉色一沉，抽出腰帶中的地圖拿給弟弟。

「你可以趁這時候讓馬喝個水，休息一下。」雷斯林跳下馬，卡拉蒙牽著兩匹馬走向水邊，雷斯林則趁著此時詳讀地圖。

當卡拉蒙把馬料理完畢，綁在樹叢中後，太陽已經逐漸西沉了。雷斯林的鼻尖幾乎貼近地圖，想要在暮色中看得更清楚一些。卡拉蒙聽見他的咳嗽聲，注意到他瑟縮在旅行所穿的斗篷中。

「你不該晚上出來的。」卡拉蒙生硬地說。

雷斯林再度咳嗽起來，惡狠狠地瞪了卡拉蒙一眼。「我會沒事的。」

卡拉蒙聳聳肩，透過雷斯林的肩頭來閱讀那張地圖。雷斯林削瘦的手指指著地圖上的一個小點，就在這座山的半山腰上。

「那里。」他說。

「為什麼？她幹嘛要去這麼奇怪的地方？」卡拉蒙皺著眉，不明白地問。「這根本沒道理。」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她的目的！」雷斯林回答道。他若所所思地捲起地圖，看著眼前漸漸暗淡的夕陽，他的雙眉間出現了一道刻痕。

「哦？」卡拉蒙不服氣地問。「那你一直提到的偉大目的是什麼？到底怎麼回事？」

「她現在身處在絕大的危險中。」雷斯林突然說道。他的冰冷語調中夾藏著怒氣，讓卡拉蒙也跟著警覺起來。

「怎麼了？你知道什麼？難道你看見──」

「我當然不能看見，你這個笨蛋！」雷斯林咒罵著走向黑馬。「我用推理！我用我的大腦！她要去那座村莊恢復古老的信仰。她要去那邊告訴他們真神的存在！」

「天哪！」卡拉蒙雙眼圓睜，大聲地咒罵。「小雷，你說的對，」他想了片刻之後說，「我聽她提過這個計劃，不過我一直以為她不是認真的。」

接著，看見弟弟準備上馬，他立刻衝向前，手按在韁繩上。「小雷，等一下！我們現在什麼也不能做。最好等到第二天早上。」他指著眼前的山脈。「你和我都明白，天黑之後在這樣的小徑上走動有多危險。光是走路就有掉進坑洞、折斷馬腿的危險，更別提居住在這邊的各種生物了。」

「我有法杖可以照明。」雷斯林指著掛在馬鞍旁的瑪濟斯法杖，他一用力準備要上馬，但一陣劇烈的咳嗽讓他全身發軟，只能扶著馬鞍喘氣。

卡拉蒙等他恢復後才開口。「聽著，小雷，」他溫和地說，「我跟你一樣擔心她，不過我覺得你的反應太激烈了。再仔細考慮一下吧，她又不是騎馬跑進地精的巢穴！你的法杖光芒將會把附近的各種生物像撲火的飛蛾般吸引過來。馬兒們都很累了，你也不適合繼續前進，更別提應戰了。我們今夜就在這邊紮營吧！你好好休息，我們明天早上再精神飽滿地出發。」

雷斯林停下來，手扶著馬鞍，瞪著哥哥。他本來似乎要爭辯，但另一陣劇烈的咳嗽讓他無法開口。他的手扶著胸口，前額靠著馬背，似乎全身乏力，無法移動。

「你說的對，哥哥。」當他可以開口時，他說。

卡拉蒙驚訝地注意到雷斯林少見的示弱表示，幾乎讓他想走上前去幫助弟弟。不過他及時控制住了自己，同情和善意只會帶來對方的惡意嘲弄。卡拉蒙假裝一切都很正常，慢條斯理地解下弟弟的鋪蓋捲，不假思索地天南地北閒扯。

「我先把牀鋪好，你來休息。我們甚至可以冒險生個小火，你可以用這堆火來加熱你喝的草藥汁。我這里有些肉和蔬菜，都是加瑞克替我準備的。」卡拉蒙繼續說，其實根本不清楚自己在講些什麼。「我會替你弄鍋燉肉，就像以前一樣。」

「天哪！」他微笑著回憶道。「在當年，即使我們根本不知道下一毛錢要從哪里賺來，我們依舊喫得很好！你還記得嗎？你會把一種香料加進鍋子里──那是什麼香料啊？」他的視線飄向遠方，彷彿想用目光穿透時光的迷霧。「你還記得我說的那種東西嗎？你用它來施法，但是它用來燉肉也很棒！那個香料叫什麼名字？好像跟我們的姓氏很像──馬夾理？馬角理？哈！」卡拉蒙大笑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老導師抓到我們用他的法術藥材來做菜時的情景！我還以為他會氣得炸開來哩！」

卡拉蒙嘆著氣繼續動手拉扯著繩結。「你知道嗎，小雷。」片刻之後他柔聲說，「從那時起，我曾經在許多今人驚奇的地方喫過可口美食，包括精靈的宮殿等等。但是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那頓飯。我真想試試看，看看它的味道是否和我記憶中的一樣。就像過去一樣──」

身後傳來一陣布料摩擦的聲音。卡拉蒙閉上嘴，注意到弟弟已經將兜帽脫下，目光灼灼地打量著他。卡拉蒙嚥了口口水，把目光保持在手上的那個繩結。他無意間竟然顯露了感情，這下糟糕了！他靜靜等待雷斯林無情地嘲弄和惡意的諷刺。

又傳來一陣布料摩擦聲，然後卡拉蒙感覺手中多出了一個小小柔軟的東西──一個小袋子。

「馬哲蘭。」雷斯林低聲說。「那種香料的名稱叫作馬哲蘭──」

【註】

１　加奈特山脈是在索蘭尼亞南部的一座小山脈。

## ２─５

直到克麗珊娜來到小鎮外不遠處後，她才發現氣氛有些不對。

如果是卡拉蒙，當他從山上往下看時，他立刻就會知道有問題。他會發現這個小鎮沒有任何炊煙，他會發現這個村莊不尋常地安靜，沒有母親呼喚小孩的聲音、沒有牛羣從牧場回家的蹄聲、沒有鄰人打招呼的聲音；他會發現鐵匠舖里沒有絲毫爐火，房舍的窗戶中也沒有一點燭光。如果他抬起頭，他會立刻有所警覺，因為有大羣的兀鷹在天空中盤旋著──

不管是卡拉蒙、坦尼斯或是雷斯林都會注意到這點。如果他們被迫要靠近這個小鎮，他們將會手握利劍，隨時準備念出攻擊的咒語。

可是，對克麗珊娜來說，她在進入這個小鎮後才開始懷疑──所有人都到哪里去了，也才因此漸感不安。此時，兀鷹的叫聲打斷她的思緒，讓她更感覺不寒而慄。慢慢地，這些兀鷹飛了開來，在漸漸聚攏的暮色中，牠們無聲地消失，或是靜靜地棲息在樹上等待著。

克麗珊娜在一幢有著旅店招牌的建築物前下了馬，把馬綁在柱子上。如果這是間旅店，它的規模並不大，不過麻雀雖小，五臟可是一應俱全，很有家的感覺。這種溫馨的氣氛和四周詭異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而窗戶中也無任何火光。黑暗迅速吞噬了整座小鎮。克麗珊娜推開門，幾乎什麼也看不見。

「有人在嗎？」她遲疑地喊。她的聲音一出口，外面的兀鷹就開始鼓譟起來，讓她打了個寒顫。「這里有人嗎？我想要個房間──」

但是她的聲音變小了，如今她已經能確定此地被遺棄了。也許是全部的人都離開這里，加入他們的大軍──她曾經遇過這樣的村莊。不過，她環顧四周，知道這絕不可能。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里應該只剩傢俱才對──人們會將財物隨身帶走。

但是，這張桌子上的擺設似乎正等著主人用餐──

當克麗珊娜的眼睛更適應黑暗後，她又往里頭走了幾步，她發現還有裝滿酒的杯子，酒瓶則毫髮無傷地放在桌面中央。桌上沒有食物，有些餐盤碎落在地，旁邊有被啃食過的骨頭。幾隻貓狗在四周亂跑，神情飢餓，讓克麗珊娜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一道樓梯通往二樓。克麗珊娜想上去看看，卻提不起勇氣。她想先看看這座小鎮，一定有人還在這里，可以告訴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拿起一盞油燈，然後從她袋子里取出火絨盒將其點亮，之後她又走回現在已經完全漆黑的街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人都到哪里去了？這座小鎮看起來並沒有遭受攻擊，沒有戰鬥的痕跡，沒有被破壞的傢俱，沒有屍體，沒有血跡和四散的武器。

當她走出旅店大門時，那種不安的感覺更深了。她的坐騎看見她立刻發出嘶鳴。克麗珊娜強壓住自己跳上馬匹、立刻離開這里的衝動。馬很累了，如果不休息可能也走不了多遠，而且牠也需要食物。一想到這點，克麗珊娜立刻鬆開牠的韁繩，帶著牠到旅店後方的馬廄去。果不其然，里面空蕩蕩的。這很正常，這種年頭馬匹算是奢侈品。不過這里至少有水和草料，也就是說，這里至少是有人管理的。克麗珊娜把油燈放在一個架子上，替精疲力盡的馬兒卸下鞍具，笨拙地按摩著牠的肌肉。

雖然她之前並沒有任何經驗，不過看來馬兒並不挑剔。當她離開時，那匹馬已經滿意地開始嚼食馬槽中的燕麥。

克麗珊娜拿著油燈，回到空曠死寂的街道上。她窺探著那些無人的空屋，看著黑漆漆的商店櫥窗。什麼都沒有。沒有人。接著，她聽到一個聲音，她的心臟幾乎停止跳動，油燈在她顫抖的手中搖晃著。她停下來凝神傾聽，告訴自己這是動物的聲音。

不對，它又一次出現了。那是個非常奇怪的聲音，先是沙沙聲，然後是撲通一聲。接著又重復。聽起來是沒什麼威脅性，但克麗珊娜還是站在街道中央，不願意去找出這個聲音的來源。

「才沒這麼嚴重！」她嚴厲地告訴自己，並氣惱她的計劃──顯然是失敗了。現在，她下定決心要找出這里發生了什麼事。克麗珊娜勇敢地走向前，手卻不由自主地摸向脖子上的護身符。

那聲音愈來愈大。街道兩旁的建築物都到了盡頭。她轉過一個街角，躡手躡腳走著，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先將油燈熄掉。不過已經太遲了。一看到光線，原先發出聲音的那人影突然轉過身，用手遮擋住眼睛，定定地看著她。

「妳是誰？」那男子的聲音問，「妳想做什麼？」他的聲音聽起來並不害怕，只是非常疲倦，彷彿她的出現對他來說是一個極為沉重的負擔。

克麗珊娜並沒有回答，只是更走近了些。現在她可以認出那是什麼聲音了，他在挖土！他手中握著鏟子，卻沒有任何光源。他工作得非常賣力，很明顯地連夜幕降臨都不知道。

克麗珊娜高舉油燈，照亮兩人，好奇地看著眼前的男子。他很年輕，比她還要年輕，大概只有二十到二十一歲。他是人類，有一張嚴肅、蒼白的面孔；身上穿著繡有某種奇怪記號的袍子，如果不是因為那記號和諸神無關，克麗珊娜會認為這是牧師的聖袍。當她靠近時，發現年輕人雙腿發抖，若不是因為鏟子插在土里，他現在很可能已經倒了下來。年輕人現在倚著鏟子，似乎再也搾不出一絲一毫的力氣。

克麗珊娜忘卻自己的恐懼，立刻衝向前幫忙。不過，出乎意料之外，那人用手勢阻止了她。

「不要靠近！」他大喊。

「什麼？」克麗珊娜大喫一驚。

「不要靠近！」他這次的口氣更為急迫。但是鏟子已經支撐不住他的身體，他跪倒下來，痛苦地抓住胸口。

「我不可能這麼做！」克麗珊娜明白年輕人可能生病或是受傷了，於是她堅定地說著，並急忙走向前，想要扶起年輕人，目光卻落在他之前的工作上。

她停了下來，頓時驚恐莫名。

他剛剛正在挖墳──一座百人塚。

她低頭看去，底下是一個巨大的坑洞，里面有許多屍體──男人、女人、小孩。他們身上都沒有任何傷痕，也沒有任何血跡。但是所有人都死了，整個小鎮的人全死光了。克麗珊娜腦中一片混亂。

然後，她轉過身，注意到那個男子的臉。她看見對方汗如雨下，眼神渙散──她明白了。

「我試著要警告妳，」他疲倦地說，「熱病！」

「過來。」克麗珊娜的聲音因為哀傷而顫抖。她轉過身背對這恐怖的景象，扶起年輕人。他虛弱地掙扎著。

「不行，不可以。」他懇求道，「妳會被傳染的！一兩個小時之內──咳咳──就會死──」

「你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說。她不顧他的抗議，逕自將他帶開。

「可是那座墳──」他低聲道，驚怖的目光轉向天空中盤旋的兀鷹。「我們不能把屍體就這樣留在這里──」

「他們的靈魂已經依歸到帕拉丁身邊。」克麗珊娜想到接下來會發生的慘狀，強忍住自己的噁心感，安慰他道。她似乎已經可以聽見那些食腐生物歡樂的笑聲。「躺在這里的只是他們的軀殼，他們會明白生者纔是最重要的。」

年輕人嘆口氣，沒有力氣爭辯，將手環抱著克麗珊娜，低頭不語。她注意到這名年輕人瘦得不像樣，當他靠在她身上時，幾乎感覺不到他的重量。看起來他已經很久沒有好好喫一頓飯了。

兩人慢慢步行離開了墳堆。「我家在那里。」他無力地指著小鎮外緣的一座小屋。

克麗珊娜點點頭。「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試著不要去聽那些兀鷹拍擊翅膀的聲音。

「沒什麼好說的。」他冷得全身發抖。「瘟疫來得很快，一點徵兆都沒有。昨日白天還在院子里遊戲的孩子們，晚上就死在母親的臂彎里。餐桌都已經佈置好了，卻無人活著用餐。今晨，還能走動的人合力挖了這座墳墓，大家都知道，這是自己的墳墓──」

他的聲音沙啞了，突然的疼痛讓他開不了口。

「現在一切都會沒事了。」克麗珊娜說。「我會扶你上牀，喝點冷水，睡個覺。我會祈禱──」

「祈禱！」年輕人苦笑著，「我就是他們的牧師！」他對墳墓比著手勢。「妳可以看得出來我的祈禱給他們帶來什麼！」

「噓！省點力氣。」克麗珊娜現在已經走到小屋的門前。他扶著年輕人躺在牀上，升起一堆小火。她點燃蠟燭，回到病患身邊。他渙散的目光跟隨著她的每一個動作。

她拉了把椅子坐在牀邊，將水倒進碗里，沾溼一塊布，把冰涼的布放在他的前額。

「我也是名牧師。」她輕觸著胸前的護身符。「我要向我的神祈禱，藉著祂的力量來醫治你。」

克麗珊娜將碗放在牀邊，把手放在他肩頭。然後她開口祈禱，「帕拉丁──」

「什麼？」他插嘴道，用炙熱的手抓住她。「妳在幹什麼？」

「我要治好你。」克麗珊娜耐心地對他微笑道，「我是帕拉丁的牧師。」

「帕拉丁！」年輕人痛得齜牙咧嘴，好不容易喘過氣來，不可置信地看著她。「我沒聽錯吧？妳怎麼可能會是祂的牧師？每個人都知道祂們在大災變前就全部消失了。」

「這是個很長的故事，」克麗珊娜將被單蓋住年輕人孱弱的身體。「我稍後再跟你說。現在，請先相信我是個真神的牧師，祂會治好你的！」

「不要！」年輕人大喊道，不知哪里來的怪力讓克麗珊娜被握住的手隱隱作痛。「我也是名牧師，我是追尋者的牧師。我試著要醫好我的子民──」他的聲音沙啞了。「但是──我什麼也辦不到。他們就死在我面前！」他痛苦地閉上眼。「我祈禱了！諸神們──沒有回應。」

「這是因為你所祈禱的神是假神。」克麗珊娜誠懇地說，伸出手撫平年輕人汗溼且雜亂的頭髮。他張開眼，仔細地注視她。他很英俊，克麗珊娜注意到他身上那種獨特嚴肅的學者氣質。他的眼眸是藍色的，頭髮金黃。

「水。」他透過乾裂的嘴脣說。克麗珊娜扶著他坐起來。他咕嚕咕嚕地從碗里喝完水後，克麗珊娜又扶著他躺回去。他依舊瞪著她，嚴肅地搖搖頭，最後疲倦地閉上雙眼。

「你知道真神帕拉丁？」克麗珊娜柔聲問。

年輕人睜開雙眼，眼中閃著一絲微弱的光芒。「是的，」他苦澀地說，「我知道祂們。我知道祂們擊破大地，我知道祂們降下瘟疫和風暴，我知道邪惡的生物因為祂們的縱容而在地面橫行，然後祂們毫不眷顧地離開了。就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祂們捨棄了我們！」

現在輪到克麗珊娜張口結舌了。她原先預料到的反應會是否認、不相信，甚至是對真神一無所知，她知道自己可以應付這些反應。但是這種怒氣，這種仇怨？這不是她能夠反擊的指控。她本來期望會遇到一羣迷信的暴民，可是，在她眼前的是一座百人塚和一個瀕死的年輕人。

「真神沒有捨棄我們，」她的聲音因為誠懇而微微發抖。「祂們一直在那里，期待再度聽到子民的禱文。降臨在克萊恩上的邪惡是人們咎由自取，是他們的自大和無知所帶來的。」

金月醫治好瀕死的伊力斯坦，並且讓他皈依真神信仰的景象，此刻浮現在她腦海，讓她感到一陣狂喜。她將會醫好這個牧師，讓他皈依──

「我先醫好你，」她說，「然後我們就有時間好好談談，讓你了解。」

她再度在牀邊跪了下來，緊握住胸口的護身符。「帕拉丁──」

一隻手抓住了她，強迫她甩開護身符。她驚訝地抬起頭，是那名年輕的牧師。他虛弱地半坐直身，因為高燒而不停發抖，看著她的眼神卻依然保持冷靜。

「不，」他平靜地說，「妳一定得理解。妳不需要說服我。我相信妳！」他抬頭看著屋頂的陰影，露出苦澀的笑容。「是的，帕拉丁的確與妳同在。我可以感覺到祂的神力。也許當死神愈靠近我，我的雙眼就睜得愈開。」

「這太好了！」克麗珊娜狂喜地大喊。「我可以──」

「等等！」牧師掙扎著喘氣，依舊不肯放手。「聽著！因為我相信妳，所以我拒絕讓妳醫好我。」

「什麼？」克麗珊娜無法理解地瞪著他。接著，「你病了，神智不清了，」她堅定地說，「你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妳錯了。」他回答。「看著我！我說話像是神智不清嗎？」

克麗珊娜看著他，毫無選擇地只能搖搖頭。

「妳也必須承認，我並沒有神智不清。我很清醒，非常清醒。」

「那麼，為什麼──？」

「因為，」他柔聲說，每次呼吸對他來說都非常痛苦。「如果帕拉丁在這里──我也相信祂的確在這里──為什麼──為什麼祂會讓這種悲劇發生！為什麼讓我的同胞死去？為什麼祂忍心見到自己的子民受苦？回答我！」他憤怒地搖著她。「回答我！」

這是她自己的疑問！雷斯林的疑問！克麗珊娜覺得自己的腦中陷入一片混亂。當她自己也在找尋這些答案時，她要怎麼回答這個質疑？

她麻木地重復伊力斯坦的教誨，「我們必須要有信心。神的做法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我們看不見──」

年輕人躺下來，疲倦地搖搖頭，克麗珊娜自己也無法繼續再說下去。她在這麼強烈的憤怒之下也感到無能為力。無論如何，我都會醫好他，她暗想。他的身心都太過虛弱，不能期待他會理解──

然後她又嘆了口氣。不對，在其他狀況下，帕拉丁會聆聽她的祈禱。但是這次，神不會聽我的祈禱，克麗珊娜絕望地想。以祂的睿智，祂將會把這個年輕人擁入懷中，讓他盡釋前嫌。

但不是現在──

克麗珊娜突然間意識到歷史是無法改變的，至少這方法行不通，她也辦不到。金月能夠恢復人們的信仰，是因為像這麼深沉的仇怨已經消逝了，人們已經做好傾聽和接受的準備。在那之前，不可能。

她的失敗讓她無法承受。她跪在牀邊，雙手抱頭，祈禱上天能夠理解她為什麼不能接受、也不願理解這樣的事實。

感覺到一隻手摸著她的頭髮，她抬起頭，看見年輕人無力地對她笑著。

「真抱歉。」他溫柔地說，因為高燒而龜裂的嘴脣抽動著。「讓──讓妳失望了。」

「我明白，」克麗珊娜低聲說，「我會尊重你的意願。」

「謝─謝──」他回答。有很長一段時間，唯一的聲音就是他努力呼吸的嘶嘶聲。克麗珊娜想站起身，但一隻炙熱的手握住她的手。「幫我做一件事。」他低聲道。

「儘管說。」雖然她的淚光讓她視線模糊，她還是強迫自己露出笑容。

「今晚陪在我身邊，陪我──度過最後一個夜晚。」

## ２─６

『沿著樓梯爬上行刑臺。我低下頭，雙手反綁在背後。即使在登上樓梯的過程中，我還是試圖掙脫，雖然我知道這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已經花了數週、數月的時間，卻徒勞無功。

黑袍不停地讓我絆倒。有人抓住我，沒讓我摔跤，卻繼續將我推向前。我已來到頂端，染著暗黑色血液的平臺就在我面前。我慌張地試圖掙脫！只要我能鬆開手！我就可以使用魔法！我就可逃出去！逃出去！

「你逃不出去的！」我的劊子手笑道。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聲音！是我自己的笑聲！「跪下，可悲的法師！把你的頭放在這染血、冰冷的枕頭上吧！」

不！我恐懼、憤怒地尖叫，絕望地抵抗，但是後方有手抓住了我。他們粗暴地強迫我跪下來。我的肌膚碰觸到那冰冷、黏稠的刑臺！我依然不停地掙扎，但他們還是讓我跪了下來。

我被套上了一個黑色的頭罩──不過我還是可以聽見劊子手愈走愈近，我可以聽見黑袍摩擦他腳踝的聲音，我可以聽見刀鋒破空的聲音──落下──落下──』

「小雷！雷斯林！快醒來！」

雷斯林睜開眼。有短暫片刻，他因過度恐懼而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又是什麼人將他叫醒的。

「雷斯林，怎麼了？」那聲音重復道。

強而有力的手抓住他，那熟悉的聲音充滿了關切，將那個噩夢景象給驅趕開來──

「卡拉蒙！」雷斯林大喊著抓住哥哥。「救救我！阻止他們！不要讓他們殺了我！阻止他們！阻止他們！」

「噓──我不會讓你有任何意外的，小雷。」卡拉蒙喃喃道，將弟弟摟近，撫摸著他的頭髮。「噓，你沒事了。我在這里──我在這里。」

雷斯林躺在哥哥的胸口，傾聽著他穩定、緩慢的心跳聲，深深地呼了一口氣。然後他閉上眼，像個孩子般啜泣起來。

「真諷刺，對吧？」雷斯林稍後低喃道。此時他哥哥正在火堆上放了一個鐵鍋，讓水滾沸。「史上最強大的法師，我，竟然因為一個夢而害怕得哭了！」

「你也是有人性的嘛！」卡拉蒙低頭看著鍋子，彷彿想用意志力讓水盡快沸騰。他聳聳肩，「這也是你自己說的。」

「沒錯──人性！」雷斯林復誦道，瑟縮在黑袍和斗篷里。

卡拉蒙不安地看著他，腦中浮現帕薩理安在大法師之塔里告訴他的話。『你弟弟想要向諸神挑戰！他想要自己變成神！』

可是，當卡拉蒙看著弟弟時，卻只看見他抱著雙膝，疲倦地把頭靠在上面。剛才弟弟尋求他保護的溫暖感覺，讓他的喉嚨彷彿哽了什麼東西。卡拉蒙為了避免尷尬，趕快把注意力轉回到那鍋水上。

雷斯林的頭突然抬了起來。

「怎麼回事？」雷斯林問。卡拉蒙也聽到同樣的聲音，迅速站了起來。

「我不知道。」卡拉蒙專注傾聽著。大漢躡手躡腳地走到牀舖旁，飛快地將劍從劍鞘拔了出來。

幾乎在同一時間，雷斯林的手也握住了身旁的瑪濟斯法杖。他像隻貓般輕巧地轉身，把桶子倒在火堆上，立即將火熄滅。木柴嘶的一聲熄滅了，黑暗也跟著降臨。

為了要讓眼睛有時間適應黑暗，兩兄弟都靜止不動，完全靠聽力來判斷四周的狀況。

營地附近的小溪依舊潺潺地流著，一陣風吹過，樹枝和樹葉搖動著發出窸窣聲。但，剛剛他們所聽到的既不是風聲，也不是水聲。

「又來了。」雷斯林對悄悄站到旁邊的哥哥說，「在越過小溪的樹林里。」

那是種相當吵雜的聲音，似乎是有人試圖穿越不熟悉的地形。它持續了幾分鐘，停了下來，然後又再度開始。如果不是對此地不熟悉的人，就是對此地不熟悉、腳步笨拙的某種生物。

「地精！」卡拉蒙嘶聲道。

他抓住劍，和弟弟彼此交換著眼神。幾年來的恩怨糾纏、妒忌仇恨，都在那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一旦面對同樣的危險，兩人之間的默契立刻有如回到母親子宮般重新連結起來。

卡拉蒙小心地踏入溪中。紅月努林塔瑞的光芒穿越樹梢。不過，今夜月齡只是新月，月光如同即將熄滅的蠟燭般微弱。由於擔心會不慎被石頭絆倒，卡拉蒙每一步都小心地先試踏看看。雷斯林握著熄滅的法杖緊跟在後，另一隻手輕扶著哥哥，以便保持平衡。

他們和輕風一樣寂靜地越過小溪，到達對岸。兩人現在依舊可以聽見那個噪音。毫無疑問地，這是某種生物所發出來的聲音。因為當風停息之後，他們還是可以聽見。

「掠奪隊的後衛！」卡拉蒙半轉過身，用口形對弟弟說。

雷斯林點點頭。地精經常會組成掠奪小組，並預先派遣哨兵來守衛入侵的小徑。因為這是個相當無聊的任務，而且擔任這個職務也代表著無法在稍後的掠奪中分一杯羹，所以通常是由團體中地位最低、技巧最不熟練（也就是最可以犧牲）的人來擔任這個職務。

雷斯林的手突然握緊卡拉蒙的肩頭，示意他停下來。

「克麗珊娜！」法師耳語道，「那座小鎮！我們一定要知道掠奪隊的隊伍在哪里！」

卡拉蒙皺起眉。「我活捉牠好了！」他用手勢比劃著捏住地精的脖子，示意勒昏牠。

雷斯林露出嚴肅的笑容，表示了解他的意思。「由我來問話。」他比出自己的手勢。

兩人一起安靜地走上小徑，小心地躲在陰影中，避免任何一絲月光照射在劍柄上，發出不必要的反光。他們仍然可以聽見那個聲音。雖然聲音有時會突然消失，但總是會重新開始，並一直留在原來的位置，不管那是人還是怪物，總之牠根本沒注意到兩人的靠近。他們慢慢地接近，直到根據兩人的判斷，此時的位置已經是在對方的背後才停下來。

現在他們已經可以確定那聲音是從樹林里傳出來的，大約距離小徑二十呎左右。雷斯林銳利的目光發現地上有一條不明顯的小徑。在微弱的月光下，這條小徑從大路旁分支出來，很明顯是動物走出來的小徑，應該是通往溪邊喝水的道路。這是讓哨兵躲藏的好位置，因為如果他們決定要攻擊，可以很快地踏上大路；但如果對方的實力太強，要逃跑也很快。

「在這邊等！」卡拉蒙比了個手勢。

雷斯林點點頭做為回答。卡拉蒙伸手撥開一根低垂的樹枝，悄悄地進入森林。他緩緩地在距離小徑大約兩呎的地方悄悄移動。

雷斯林站在樹旁，他纖細的手指伸進身上眾多的祕密口袋之一，小心地將一團蝙蝠糞和硫磺混合在一起。法術的咒語就在他腦海中。他在心中復誦著，同時間他也意識到哥哥的行動。

雖然卡拉蒙試著不發出任何聲音，但雷斯林依舊可以聽見他皮甲的摩擦聲、金屬釦環的撞擊聲，以及他腳底下枯枝斷裂的聲音。很幸運地，他們的目標依然不斷發出聲音，如此一來，大漢很有可能不被發現地靠近──

駭人的尖叫聲劃破夜空，伴隨著另一個害怕的叫喊聲和轟然巨響，彷彿有一百個人同時通過這座森林。

雷斯林吃了一驚。

然後一個聲音大喊，「小雷！救救我！啊啊──」

更多的掙扎聲，樹枝折斷的聲音，撲通一聲──

雷斯林收攏袍子，匆忙走上那條小徑，現在可不是小心翼翼的時候。他依然可以聽見哥哥的呼救聲，不過那聲音似乎被什麼東西遮擋住，聽起來不像是很痛的樣子。

法師穿過森林，對於在他臉頰上拍打的樹枝和勾住他衣角的雜草視若無睹。突然間他闖入一片空地，他猛然停下來，彎腰躲在一棵樹後面。在他眼前的景象是一團混亂，一個巨大的陰影似乎飄浮在空中，跟地面有一段距離，而抓住那個陰影並大聲咒罵的人，從聲音聽起來似乎是卡拉蒙！

「阿茲．凱拉蘭．索司阿蘭，蘇．卡力．賈拉蘭！」雷斯林念誦著咒語，將一小球硫磺高高拋上空中，丟進濃密的樹葉里。上方立刻傳來一陣低沉的爆炸聲和閃光。樹頂燃起熊熊大火，照亮底下的空地。

雷斯林快步向前，咒語正要流瀉而出，指尖掛著魔法的火焰，不停地劈啪作響，就要勁射而出──

他停下腳步，驚訝地看著眼前。

卡拉蒙，被一條繩索套住右腿，頭下腳上倒掛在空中。在他身邊，因為害怕火焰而不斷掙扎的是一隻人畜無害的兔子。

雷斯林愣愣地看著哥哥。燃燒的樹葉紛紛落下，卡拉蒙在風中搖晃著，不停地呼救。

「小雷！」他依舊在叫喊著。「把我──喔──」

卡拉蒙被吊著轉了圈才又面對著法師。卡拉蒙漲紅臉，尷尬地傻笑道，「捕獸的陷阱。」

整座森林被閃亮的橘紅色光芒所照亮。卡拉蒙掉在地上的寶劍反射著火焰的光芒。當卡拉蒙緩緩轉動時，火光也照在他的盔甲上。兔子驚慌失措的眼中也反射著同樣的火光。

雷斯林偷偷地笑了。

現在換成卡拉蒙驚訝地看著弟弟。他試著扭轉身子，倒過來看雷斯林，並露出可憐、哀求的表情。

「拜託，小雷！放我下來！」

雷斯林開始無聲地大笑，肩膀顫動著。

「該死，小雷！這不好笑！」卡拉蒙開始揮動雙手，氣惱地說。當然，這個動作反而讓他停止旋轉，開始左右搖晃起來。掛在陷阱另一邊的兔子也開始跟著搖晃，更為驚慌地掙扎著。很快地，一人一兔就開始往不同的方向旋轉，彼此繞圈，讓繩子纏絞在一起。

「把我放下來！」卡拉蒙大吼。兔子害怕地發出叫聲。

眼前的景象實在太誇張了。法師不禁回憶起自己年少輕狂的時代，一瞬間將心中的大石頭和壓力全都趕跑了。他再度成為那個年輕、充滿希望和夢想的少年。再一次地，他又和最親近的哥哥踏上冒險旅途。那也是他最親密的家人，那個莽撞、沒大腦的哥哥──雷斯林跪倒下來，不停喘氣，瘋狂地大笑，臉頰上掛著兩行淚珠。

卡拉蒙瞪著他，但一個被倒吊的男人用哀怨的眼神看人，只是更增加了滑稽感。雷斯林不停地狂笑，笑到後來甚至覺得自己受了內傷。大笑的感覺很好，至少它暫時將黑暗給趕走了。雷斯林躺在溼潤的草地上，就著樹梢的火光開懷大笑，感覺那歡愉如同醇酒般流遍全身。很快地，卡拉蒙加入他的行列，低沉的笑聲穿越了整座森林。

不停掉落的灰燼終於讓雷斯林回到了現實。他揉著滿眶的淚水，幾乎沒力氣站起來。接著，他手中銀光一現，拔出那柄藏在手腕上的銀色匕首。

法師站直身，把纏著哥哥腳踝的繩子割斷了。卡拉蒙咒罵著轟然跌落地面。

法師仍然掩嘴輕笑，走過去將綁住兔子的繩子也給割斷。小動物幾乎因為恐懼而瘋狂，但雷斯林溫柔地撫摸著牠，口中喃喃自語著，慢慢地讓牠冷靜下來，彷彿被催眠一般。

「嘿嘿，我們果然活捉了牠。」雷斯林的嘴角微微上揚。他舉起兔子。「不過恐怕沒辦法從牠嘴里知道什麼消息。」

卡拉蒙漲紅著臉，站起來揉搓瘀血的肩膀。

「真好笑。」他嘟囔道，尷尬地看著那隻兔子。樹梢的火焰開始熄滅了，四周還是濃煙瀰漫，有些枯草也跟著燒了起來。很幸運的是，今年秋天比較潮溼多雨，所以這些小火很快就熄滅了。

「有趣的法術。」卡拉蒙悶哼一聲，從地上站起來，開始打量著冒煙的樹梢。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法術。」雷斯林說，「你還記得嗎？這是費資本教我的。」他微笑著抬頭欣賞樹梢。「我想那個老頭也會喜歡這樣的景象。」

雷斯林心不在焉地摸著兔子柔順的耳朵，離開滿布濃煙的空地。在法師的輕撫和呢喃下，兔子閉上了眼睛。卡拉蒙從樹叢撿回了落地的寶劍，一跛一跛地跟著。

「該死的陷阱讓我腳都麻了。」他搖動著小腿，希望趕快恢復血液循環。

濃密的云朵飄了過來，遮住星辰，也完全將努林塔瑞微弱的月光給熄滅了。在樹梢的火焰熄滅之後，整座森林再度陷入黑暗之中，兩人都無法看清楚眼前的小徑。

「我想現在沒必要鬼鬼祟祟了。」雷斯林喃喃道，「施拉克！」瑪濟斯法杖頂端的水晶球開始發出魔法光芒。

兩人沉默地回到營地，這個沉默是彼此了解、互相信任的沉默，已經有好多年沒有這種感覺了。夜空里唯一的聲音是馬兒踱步和卡拉蒙盔甲的撞擊聲。

卡拉蒙一回到營地，就開始若有所思地攪動著營火，然後抬頭看著雷斯林懷中的白兔。

「你應該不會想把牠當作早餐吧？」

「我可不喫地精肉哪！」雷斯林笑著回答，一邊將小生物放回地上。兔子四隻腳一碰到地面，立刻驚醒過來，花了片刻時間打量一下四周後，立刻頭也不回地奔向安全的森林。

卡拉蒙嘆口氣，自己也不禁偷笑起來。他一屁股坐在牀舖旁，脫下靴子，按摩著瘀血的腳踝。

「杜拉克！」雷斯林低聲說，法杖隨即熄滅。他把它放在牀舖邊，躺了下來，蓋上毯子。

當黑暗一回來之後，噩夢就在那邊悄悄地等待著。

雷斯林打了個寒顫，突然間感到一陣惡寒，前額上冒出冷汗。他沒辦法，也不敢閉上雙眼！但是，他好累──好想睡覺，他已經有多少日子沒好好睡過了？

「卡拉蒙。」他柔聲說。

「怎麼？」卡拉蒙在黑暗中回答。

「卡拉蒙，」雷斯林在短暫沉默之後說，「你──你還記得當我們還是小孩時，我會作夢──作很可怕的夢嗎？」他嘶啞了片刻，開始咳嗽。

他哥哥沒回答。

雷斯林清清喉嚨，耳語道，「哥哥，你會守護著我，讓那些噩夢不敢靠近──」

「我還記得。」一個含糊沙啞的聲音說。

「卡拉蒙──」雷斯林開口道，卻無法繼續下去。他太痛苦，也太疲倦了。黑暗似乎開始包圍，噩夢又開始蠢蠢欲動。

然後是一陣盔甲的敲擊聲。一個巨大的黑影出現在雷斯林身旁。卡拉蒙在弟弟身邊坐了下來，厚實的肩膀靠著樹幹，寶劍放在膝蓋上。

「好好睡，小雷。」卡拉蒙溫柔地說。法師感覺到一隻粗糙、笨拙的手輕拍他的肩膀。「我會徹夜保護你的──」

雷斯林蓋好毯子，閉上眼睛。恬靜的睡眠緩緩地靠近，悄悄地降臨到他身上。迷濛中他依稀記得看到噩夢張牙舞爪地接近，卻被卡拉蒙寶劍的光芒給趕得無影無蹤。

## ２─７

卡拉蒙的馬在他的胯下不安地挪動著，大漢正在低頭打量著山谷中的小鎮。他皺眉和雷斯林交換眼色。雷斯林的表情藏在黑色的兜帽下。從黎明開始，雨就不停地下，如同白色的簾幕般籠罩著他們。濃密的黑云飄在他們頭上，彷彿被高聳的樹木支撐著。除了樹梢間的滴水聲外，周圍一片寂靜。

雷斯林搖搖頭。他和馬兒耳語了幾句，隨即策馬向前。卡拉蒙匆忙跟上去，武器發出叮噹的撞擊聲。

「哥哥，你不需要用到武器的。」雷斯林頭也不回地說。

馬蹄在泥濘中踏進踏出，蹄聲在大雨中顯得十分突兀。不管雷斯林怎麼說，卡拉蒙的手還是緊握著劍柄，一直來到了小鎮的邊緣。他翻身下馬，將韁繩交給弟弟，然後小心翼翼地靠近克麗珊娜當初看見的第一家旅店。

往內窺視後，他注意到里面有張佈置整齊的餐桌和破碎一地的餐具，一隻小狗滿懷希望地衝向他，舔著他的手，發出嗚嗚的哀鳴聲。貓兒無聲地在傢俱間潛行，消失在黑暗之中。卡拉蒙心不在焉地拍著狗兒，正準備要走進去時，雷斯林出聲了。

「我聽見那邊有一匹馬。」

卡拉蒙拔出劍，繞過建築物。幾分鐘後，他皺著眉，武器回鞘，滿臉疑惑地回到門口。

「那是她的馬，鞍具已經卸下，喫過草，也喝過水了。」

雷斯林點點頭，彷彿一切早在意料之中。他無聲無息地將斗篷又摟得更緊些。

卡拉蒙不安地看著四周。水從屋簷上滴下，生鏽的門樞發出刺耳的吱嘎聲。沒有任何一間房子有燈光，也沒有任何人打招呼或是交談的聲音。「小雷，這里怎麼回事？」

「瘟疫。」雷斯林說。

卡拉蒙感到一陣噁心，立刻用斗篷遮住口鼻。雷斯林露出了不以為然的微笑。

「不要害怕，哥哥。」他從馬上跳下來。卡拉蒙接下韁繩，將兩匹馬都綁在柱子上。「你忘了嗎？我們有個真神的牧師跟著我們。」

「那麼她到哪兒去了？」卡拉蒙遮住臉，含糊不清地說。

法師轉過頭，看著那一排寂靜無聲的房子。「我猜是在那邊。」他最後終於說。卡拉蒙順著他的目光，看見小鎮另一邊的一間小屋中閃動著微弱光芒。

「我寧願走進食人魔的營地。」卡拉蒙嘀咕著和弟弟一起走過泥濘的街道。他的聲音中帶著無法掩飾的恐懼。他可以面對鋼鐵加身的死亡。但是這種無助、毫無抵抗之力的死亡，讓大漢感到無比恐懼。

雷斯林沒有回答。他的表情隱藏在兜帽下。卡拉蒙也猜不到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麼。兩人在大雨滂沱中走到了小鎮的另一邊，當卡拉蒙無意間往左看去時，正好來到燈光之前。

「天哪！」他突然停下腳步，抓住弟弟的臂膀。

他指著眼前的百人塚。

兩人都沒有開口。兀鷹憤怒地尖嘯著，飛上天空。卡拉蒙開始乾嘔，他面色蒼白地趕緊轉過頭去。雷斯林繼續看著眼前的景象，單薄的嘴脣抿成一條直線。

「來吧，哥哥。」他冷冷地說，再度朝小屋走去。

卡拉蒙看著窗戶，手放在劍柄上，點點頭，示意弟弟繼續前進。雷斯林用力一推，大門應聲而開。

一名年輕人躺在牀上，閉著眼，雙手放在胸前。雖然那張臉極度瘦削、嘴脣死白，但是灰藍的面孔卻透露著祥和。一名身上穿著曾經潔白如雪的袍子的牧師跪在他身邊，頭靠在自己的雙手上。卡拉蒙準備要開口，但雷斯林比了個手勢，搖搖頭，不願意打擾她。

這對雙胞胎就這樣靜靜地站在門口，雨滴不停地落在他們身邊。

克麗珊娜正在祈禱。一開始她專注在禱文中，完全沒發現兩人的身影，直到最後，卡拉蒙盔甲的叮噹聲才把她拉回現實中。她烏黑的秀髮垂在肩膀上，抬起頭，毫不驚訝地看著兩人。

她的臉色雖然因為疲倦和悲傷而顯得蒼白，但卻十分鎮定。雖然她並沒有祈禱帕拉丁送他們過來，但是她知道諸神不只會回應人們說出的祈禱，同時也會回應心里的願望。她再度低下頭，感謝諸神的恩典。最後她嘆口氣，轉過身面對兩人。

她的目光和雷斯林交會，即將熄滅的爐火也足以讓雷斯林的雙眸閃閃生光。當她開口時，她的聲音似乎和雨滴合為一體。

「我失敗了。」她說。

雷斯林泰然自若地看向年輕人的屍體。「他不願意相信嗎？」

「不，他相信。」她也低頭看著屍體。「但他拒絕讓我醫好他。他的恨意──太深了。」她彎下腰，用牀單蓋住那僵硬的身軀。「帕拉丁現在已經接納了他。現在我很確定他終於明白了。」

「的確，」雷斯林說，「那妳呢？」

克麗珊娜低下頭，黑髮遮掩住她的面孔。她動也不動地站了許久，讓不明究理的卡拉蒙清了清喉嚨，不安地變換著姿勢。

「呃，小雷──」卡拉蒙輕聲說。

「噓！」雷斯林耳語道。

克麗珊娜抬起頭，她根本沒聽見卡拉蒙，她的雙眸如今變成深灰色，幾乎和法師的黑袍一樣暗淡。「我明白了，」她堅定地說，「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我的任務。在伊斯塔，我看見人們喪失了對諸神的信仰。帕拉丁回應了我的祈求，讓我看見教皇的致命弱點──驕傲。諸神讓我知道我要如何避免這個弱點。祂讓我知道，如果我祈求，祂一定會回應。」

「可是，在伊斯塔，帕拉丁也同時讓我知道自己有多脆弱。當我離開那座受詛咒的城市，和你一起來到這里時，那時我只不過是個嚇壞的小孩，因為恐懼而依附在你身邊。現在，我已經恢復了力量。眼前的悲劇已經在我的靈魂上留下烙印。」

當克麗珊娜侃侃而談時，她逐漸靠近雷斯林。他的冰冷眼光毫不閃避地和她交會，克麗珊娜能在那兩面鏡子中看見自己的影像。她佩戴的帕拉丁護身符閃動著藍白光芒，她的聲音變得狂熱，雙手彼此緊握著。

「當我和你聯手走進時空大門時，」克麗珊娜站到法師面前，柔聲道，「這個景象將會出現在我眼前。我將以我的信仰為武器，結合超乎常人的信心。我將和你一起，把黑暗永遠從這個世界上驅離！」

雷斯林握住她的雙手──它們僵硬而冰冷。他用瘦削的手捧住她的雙手，以炙熱的體溫溫暖它們。

「我們不需要改變歷史！」克麗珊娜說，「費斯坦但提勒斯是個邪惡的人，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他個人的光榮。但我們不是，你和我不一樣；我們真正關切這個世界，這就足夠改變一切。我知道──我的神和我溝通過了！」

雷斯林露出微笑，慢慢地將克麗珊娜的雙手舉到脣邊，深深地親吻它們，目光從未離開克麗珊娜。

克麗珊娜感覺自己的臉頰一紅，勉強屏住呼吸。卡拉蒙悶哼一聲，猛然轉身，走出門外。

卡拉蒙站在寂靜的街道上，雨滴不停地打在他頭上。他感覺腦海中有道聲音，用同樣沉悶的頻率不停地迴響著──

『他想要封神！他想要封神！』

卡拉蒙又累又怕，疲倦地搖搖頭。他對於軍隊、對於擔任「將軍」的興趣、對於克麗珊娜的好感，以及所有其他的憂慮都被趕出腦海。現在，藉著克麗珊娜之口，他真正回來的理由變得無比清晰，如同浪濤般不停地打向他。

但是他現在所能想到的都是雷斯林昨晚和他共同度過的情景。他有多久沒聽過弟弟這樣開口笑了？兩人有多久不曾共享過那樣的溫馨和親近？他生動地記起昨夜雷斯林熟睡時的神情。他看見因為工於心計而留下的痕跡消逝了，取而代之是平滑的曲線，法師看起來幾乎恢復了原本的年齡。卡拉蒙又回憶起他們的少年和童年時代，這也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光。

可是，很快地，另一個陰影出現在他的記憶中，彷彿他的靈魂也以讓他掙扎為樂。他看見自己站在伊斯塔的地窖里，首次發現自己弟弟的邪惡野心；他也回想起他想要殺死弟弟的決心，他也想到了泰索何夫──

可是雷斯林已經解釋過了！他在伊斯塔時就都解釋過了。卡拉蒙又再一次地陷入兩難中。

如果帕薩理安錯了怎麼辦？如果他們都錯了呢？萬一小雷和克麗珊娜真的可以把世界從這種苦難中解救出來，我卻放棄了這個機會，該怎麼辦？

「我只是個莽撞、忌妒的蠢蛋而已。」卡拉蒙用顫抖的手將雨水從臉上抹去。「也許那些老法師都跟我一樣，不過是忌妒雷斯林而已。」

黑暗慢慢降臨，頭頂的烏云愈來愈厚，從灰色變成黑色。雨愈下愈大。

雷斯林走出大門，克麗珊娜挽著他的手。她穿著厚重的斗篷，灰白色的兜帽覆蓋住頭。卡拉蒙清清喉嚨。

「我把他抱出來，和其他人葬在一起。」他說著，便朝大門走去。「然後我會把墳填起來──」

「不需要，親愛的哥哥，」雷斯林說。「不需要。這個景象不需要被埋藏在地下。」他褪下兜帽，讓雨水落在臉上，抬頭看著天空。「讓這個景象落入諸神的眼中！讓他們的身軀化成飛灰，直升天空！讓他們臨死的呼號在祂們的耳中迴響！」

卡拉蒙驚訝地聽著這激昂的指控，轉身看著弟弟。雷斯林瘦削的臉幾乎和屋內的屍體一樣蒼白，他的聲音中充滿了怒氣。

「跟我來。」他甩開克麗珊娜，快步走到小鎮中央。克麗珊娜緊跟在後，一手拉著兜帽，避免它被風吹開。卡拉蒙則是緩步跟在後面。

雷斯林站在滿是泥濘、空曠的街道中央；他轉身面對稍後跟上的克麗珊娜和卡拉蒙。

「把馬牽走，卡拉蒙。克麗珊娜的坐騎也不要忘記，把牠們牽到鎮外的森林。」法師比劃道。「用布條遮住牠們的眼睛，然後回到這里來。」

卡拉蒙不知所措地看著他。

「快去！」雷斯林嘶啞地說。

卡拉蒙照著弟弟的指示，將馬給拉開了。

「現在，站在這里。」當哥哥回來後，雷斯林繼續道，「不要離開你站的地方。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要靠近我。」他的目光轉向克麗珊娜，然後移回到卡拉蒙身上。「我想你明白，卡拉蒙。」

卡拉蒙無言地點點頭，伸出手，溫柔地將克麗珊娜從雷斯林身邊拉開。

「怎麼回事？」她不願聽命。

「他要施法了。」卡拉蒙回答。

雷斯林猛然瞪了他一眼，讓他馬上閉嘴。克麗珊娜注意到雷斯林的臉上有著奇異的渴望，不由自主地靠近卡拉蒙，渾身發抖起來。兩人站在滂沱大雨中，連呼吸都不敢打擾到法師，靜靜地看著。

雷斯林閉上眼。他抬起頭，面向天空，雙手高舉。他的嘴脣翕動著，片刻之間他們聽不到他的聲音。接著，雖然他並沒有提高音量，但兩個人都開始明了他的語言，那是法術的咒語。他不斷重復相同的字句，他的音調開始抑揚頓挫。雖然每次的內容都一樣，但是他的重音、音節和速度卻次次不同。

整個山谷陷入一片死寂當中。卡拉蒙連雨聲都聽不見，耳中只剩下弟弟奇異的咒語，那隱含著力量的頌歌。克麗珊娜更靠近了些，雙眼大睜。卡拉蒙拍拍她，示意她不要擔心。

隨著咒語的繼續，卡拉蒙開始感到一股壓迫感。雖然卡拉蒙一步都沒移動，他卻不由自主地感覺自己正被雷斯林所吸引，似乎周遭所有的事物都被他給吸了過去。每當他注視著弟弟時，這種感覺就變得更加強烈。

雷斯林彷彿站在世界的中央，他伸出手，所有的聲音、光線和空氣似乎都迫切地趕到他的手中。卡拉蒙腳底的地面也開始不停地脈動，朝著雷斯林的方向前進。

雷斯林的雙手舉得更高了，聲音也變得更為高亢。然後他停了下來，清晰、緩慢地將頌歌中的每個字念出來。風速變快，大地開始起伏。卡拉蒙有種感覺，似乎整個世界都開始被吸向雷斯林的胸口。這種強烈的感覺讓他不得不站穩腳步，深怕一個不小心就被吸入雷斯林的黑暗漩渦中。

雷斯林的手指指向灰色、攪動的天空。他從地面和空氣中所吸納的能量在他體內流動著。銀色的閃電從他的指尖勁射而出，擊打著灰云。刺眼的閃電自天空劈下，彷彿就是對他的回應。閃電擊中了年輕人的屋子。轟然一聲，藍白色的火球吞沒了屋子。

雷斯林再一次開口，銀色的閃電又從他手中射出。另一道閃電從云端劈下，這次擊中了法師！雷斯林被吞沒在紅綠色的火焰中。

克麗珊娜大聲尖叫，試圖掙脫卡拉蒙的束縛。可是，卡拉蒙謹記著弟弟的約定，不讓她衝到雷斯林身邊。

「妳看！」他沙啞地說，用力抓住克麗珊娜。「火焰並沒有傷害他！」

雷斯林站在火焰之中，將削瘦的手伸的更高，黑袍劇烈地飄動著，彷彿處在風暴的中心。咒語從他的口中流瀉而出，高熱的火焰從他體內迸射四散。火焰照亮了黑暗，在潮溼的草原上蔓延，飛快地跨越水面。雷斯林站在火焰的正中央，變成一個向四面八方散射的火輪軸心。

克麗珊娜感到全身無力，從未感受過的震驚和恐懼讓她無法動彈。她緊抓著卡拉蒙，後者卻也無法給她任何安慰。當火焰四處蔓延時，兩個人像是害怕的小孩相依為命。活生生的火焰沿著街道奔竄，從一棟建築物跑向另一棟建築物，每一個被碰觸到的建築物立刻爆成一團火球。

紫色、紅色、藍色、綠色，魔法火焰往天空噴射，照亮了云端，取代了被云朵遮蔽的太陽。兀鷹原先盤據的樹木已經變成火柱，現在牠們只能驚恐地在天空盤旋。

雷斯林最後一次念咒。在一道刺眼的白光後，大火從天空降下，將百人塚里的屍體全部吞沒。

火場中的熱風席捲四周，將克麗珊娜的兜帽也吹了開來。讓人無法忍受的熱浪一波波地擊打在她臉上。濃煙讓她窒息，火星散落在她四周，彷彿也要將她納入這地獄的火焰之舞中。但是，其實沒有任何火焰靠近她，她和卡拉蒙安全地站在高熱的火焰之中。然後，克麗珊娜意識到了雷斯林專注的視線。

從灼熱的煉獄中，法師比了個手勢。

克麗珊娜大喫一驚，不由自主地連連後退。

雷斯林再度示意她上前，黑袍隨著火焰焚風飄動。他站在火焰的正中央，對克麗珊娜伸出雙手。

「不要！」卡拉蒙大喊著，緊抓住牧師。但克麗珊娜的目光從未離開過雷斯林，她輕柔地掙脫大漢的束縛，無懼地往前走去。

「到我這邊來，神眷之女！」雷斯林輕柔的聲音穿透周遭的混沌，他知道這聲音直接到達她的內心。「穿過火焰到我的身邊來，來嚐嚐神的力量──」

包圍著法師的火焰燒烤著她的靈魂，她覺得自己的肌膚一定已經焦黑萎縮了。她聞到秀髮發出的焦臭味。肺中的空氣被高熱給奪走，換來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可是火焰催眠了她，不斷地引誘她向前，雷斯林的聲音也毫不放鬆。

「不行！」她可以聽見身後卡拉蒙的尖聲大喊，但那對她來說什麼也不是，只不過像她的心跳一樣。她來到了火焰的簾幕外。雷斯林伸出手，一瞬間，克麗珊娜遲疑了。

他的手燒起來了！她看見那雙手萎縮，血肉焦黑發臭。

「來我這邊，克麗珊娜──」他的聲音低語道。

她顫抖地伸出手，遲疑地踏進火焰中。在電光石火的片刻，她感受到劇烈的疼痛。克麗珊娜害怕、痛苦地尖叫，雷斯林的手隨即握住她的手，將她拉了過來。她反射性地閉上雙眼。

冷風吹過她的髮際。現在她可以呼吸到甜美的空氣了。她唯一感覺到的熱度是法師身體傳來的熟悉高溫。一張開眼，她發現他就站在身邊。克麗珊娜抬起頭，看著他的臉，感覺一陣心痛。

雷斯林枯瘦的臉頰滿是汗水，他的雙眼反射著灼燒那些屍體的白熱火焰，呼吸又淺又急促。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臉上有種狂喜、歡樂、勝利的表情。

「我明白了，」克麗珊娜對自己說，緊握住他的手。「我明白了。這也是為什麼他不能愛我的原因。這輩子，他唯一的摯愛就是魔法。為了這個愛人，他願意犧牲一切，願意放棄一切！」

這個想法讓她感到痛苦，但這是種混雜美妙與憂鬱的痛苦。

「再一次，」她的眼中閃動著淚光。「他又成為我的榜樣。一直以來，我對這個世界和我自己都存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的對。現在我嚐到了神的力量。我一定得讓自己擁有足夠的實力來配得上祂們，配得上他！」

雷斯林閉上眼。克麗珊娜緊抓住他，感覺魔力從他身體中源源流出，如同傷口出血般不停削弱他的體力。他的雙手軟垂下來，原先將他吞沒的巨大火球閃動幾下之後就熄滅了。

他低聲嘆了口氣，跪在焦黑的地面上。雨滴又開始落下。克麗珊娜可以聽見雨滴打在高熱灰燼中所發出的嘶嘶聲。蒸氣從火場中氤氳而上，穿過焦黑的建築，在廢棄的街道上如同幽魂般飄動著。

克麗珊娜跪在大法師身邊，撥弄著他的棕色頭髮。雷斯林睜開眼，似乎完全不認得她。在那雙眼中，她看見了深沉、永不消逝的憂傷。那是一個剛剛纔看到美麗天堂，現在卻被打回現實世界的人的哀傷。

法師踉蹌地走向前，低著頭，雙手無力地垂著。克麗珊娜看著快步趕來的卡拉蒙。

「妳還好吧？」他問她。

「我沒事，」她低聲道。「他怎麼樣了？」

兩人一起扶著雷斯林站起來。他似乎完全沒意識到兩人的存在，只疲倦地倚著哥哥的肩膀。

「他會沒事的，一向都是這樣。」卡拉蒙喃喃道，「一向都是這樣？！我剛剛在說什麼？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剛剛的景象！天哪！」他敬畏地看著弟弟。「我從來沒見過這麼驚人的力量！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

雷斯林倚著卡拉蒙強壯的臂膀，開始劇烈地咳嗽，他掙扎著喘氣，最後幾乎無力繼續站下去。煙霧在他們的腳邊盤旋，雨滴打在他們四周。四下傳來雨滴蒸發和焦黑的建築倒塌的聲音。當雷斯林咳完之後，他抬起頭，眼中又恢復了生氣和意識。

「克麗珊娜，」他柔聲說，「我剛剛這樣要求妳，是因為妳必須要對我有絕對的信心。如果我們的任務成功了，神眷之女，我們將會進入時空大門。我們將必須活著踏入無底深淵，那是黑暗之後的恐怖居所。」

克麗珊娜站在雷斯林面前，劇烈顫抖了起來，眼神卻被雷斯林緊緊攫住。

「神眷之女，妳一定要堅強，」他繼續說，「這也是我把妳帶來的原因。我通過了許多考驗，而妳得要通過妳自己的考驗。在伊斯塔，妳面臨了風和水的考驗；在大法師之塔中，妳面臨了黑暗的試煉；現在，妳又通過了火焰的考驗。但是，日後妳必須面對更多的考驗！我們兩人都必須做好準備，面對一切挑戰。」

他疲倦地閉上眼，雙膝一軟。卡拉蒙嚴肅的表情突然間軟化了，立刻扶住弟弟，將他抱到坐騎背上。

克麗珊娜急忙跟在他們身後，關切的目光沒離開過雷斯林。雖然他的體力幾乎已經完全透支，不過他的臉上卻掛著寧靜、祥和的神情。

「他怎麼了？」她問。

「他睡著了。」卡拉蒙低沉的聲音中，似乎隱藏著她無法明白的感情。

克麗珊娜走到坐騎旁，駐足片刻，看著身後的小鎮。

濃煙從焦黑的廢墟中竄起。建築物現在只剩下一堆堆的灰燼，樹木都已經變成飄向天空的輕煙。就在她眼前，大雨將地上的灰燼化成泥漿，沖到不知名的地方去。霧氣被風吹散，濃煙被強風給吹得無影無蹤。

這座小鎮彷彿從未曾存在過。

克麗珊娜顫抖著轉過身去，看著卡拉蒙搖醒雷斯林，以免待會兒無法騎馬。

「卡拉蒙，」克麗珊娜對走過來幫助他的戰士問道。「雷斯林說，『更多的考驗』到底是什麼意思？那時我看見你的表情很奇特。你知道，對吧？你明白他在講什麼？」

卡拉蒙沒有立刻回答。雷斯林睡眼惺忪地在他身邊搖晃著。最後，法師終於頭一低，再度沉沉睡去。卡拉蒙在扶著克麗珊娜上馬之後，登上自己的坐騎。然後，他彎下身，拉起弟弟坐騎的韁繩，沿著山脈的小徑向前騎去。卡拉蒙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座可悲的小鎮。

他沉默地拉著馬匹沿著小徑前進。雷斯林趴在馬背上沉睡著，卡拉蒙用一隻手溫柔地扶住他。

「卡拉蒙？」當一行人抵達山腳時，克麗珊娜輕聲問道。

戰士轉過身來看著克麗珊娜。然後，他嘆口氣，目光飄向遙遠的南方，那里是索巴丁王國的所在地。遠方的天際充塞著厚重的烏云。

「在古老的傳說中，修瑪面對黑暗之後前，經過了眾神的試煉。他通過了風、火、水的考驗。他最後的試煉，」卡拉蒙靜靜地說，「是血的試煉。」

## 修瑪之歌

他向東不斷走著，穿過被戰火摧殘的大地，穿過灰燼，

穿過廢墟和屍體，穿過成羣的惡龍，

麋鹿一直在他眼前，引領著他。

最後，在似乎永無止盡地跋涉之後，

一座位在遙遠東方盡頭的神殿中，

帕拉丁出現了。

從一個閃耀著星光的池子中出現了，告訴他，

修瑪必須面對最困難的抉擇。

因帕拉丁知道凡人心中都充滿渴望，

也因此我們可以不斷向著光明，激發出內心的潛力。

## ３─０沙中的足跡──

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不停地往南行進，正好在秋日的最後一片落葉掉下、冬日的寒風吹起時抵達了卡茍斯。

新海讓大軍暫時停了下來。不過，卡拉蒙早就知道自己勢必要跨越這片水域，早已做好了準備。他將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弟弟和最信任的部下，自己領著一羣受過精良訓練的戰士來到新海邊。和他們一同前往的還有鐵匠、伐木工人和木匠，這些人都是當初自願加入大軍的工人。

卡拉蒙在卡茍斯建立了前進指揮所。他之前早就久聞這座港都的大名，在大災變發生三百年後，這里變成了一座繁華熱鬧的港灣。可是現在，大災變後的一百年，卡茍斯還只是個混亂的小鎮。它原來是索蘭尼亞平原上一個平凡的農莊，所有居民現在都還在努力適應這突然出現在門前的大海。

卡拉蒙從房間往外眺望，打量著鎮上那條突然間中斷的道路──因為它的盡頭就是一座斷崖，通往深邃的新海。這景象讓他不由自主地想到塔西斯；大災變奪走了塔西斯的海港，讓它的船艦如同海鳥屍體般被困在砂礫中。而這里，卡茍斯的門前，原先是牧場的土地上，則突然出現了一座海洋。

卡拉蒙現在非常懷念塔西斯那些擱淺的船隻。因為，在卡茍斯這里雖然有幾艘船，卻絕對不夠他們的需求。他派出的手下對沿岸幾百哩進行搜尋，設法購買或是徵召任何能夠渡海的船隻──如果有船員就更好了。卡拉蒙的手下將這些船隻駛回卡茍斯，工匠們就在此處就地對船隻進行改造，讓它們能夠盡量裝載更多的貨物。船隻只要能跨越海峽，抵達對面的阿班尼西亞平原就行了（註１）。

卡拉蒙每天都會收到有關矮人大軍集結的情報──帕克塔卡斯的守衛是如何地森嚴；矮人們是如何令溪谷矮人來替他們在礦坑、熔爐中日夜工作，生產出大量的武器和盔甲；以及，這些武器如何被運送到索巴丁王國，進入山脈中。

他同時也從丘陵矮人和平原人那里獲得了許多情報。他聽說阿班尼西亞平原上各部族大團結，眾人都盡釋前嫌，共同為了生存而奮鬥。他也聽說丘陵矮人和同胞們一樣利用溪谷矮人做奴隸來替他們日夜工作，生產各種盔甲和武器。

他甚至還悄悄地和奎靈那斯提的精靈連絡。這讓卡拉蒙有種奇異的感覺，因為他連絡的對象正是太陽詠者索拉斯特倫，他在卡拉蒙原來的時空中才剛過世一週。雷斯林對這個邀請精靈加入戰爭的主意嗤之以鼻，因為他早已確知對方的回答會是什麼。不過，法師在內心依舊暗自隱藏著希望，讓他在夜晚中反覆思索──也許這次歷史會改變──

歷史沒有改變。

卡拉蒙的手下根本沒機會和索拉斯特倫會面。在他們下馬之前，箭矢就如雨般地飛射而出，繞著他們射入地面，圍成一個幾近完美的圓圈。信差們往森林里看去，發現有數百名弓箭手正彎弓搭箭，隨時準備將他們徹底殲滅。信差們離開了，他們帶著一枝精靈的箭矢做為回覆。

這場戰爭也開始讓卡拉蒙覺得有點奇怪。從克麗珊娜和雷斯林那邊聽到的片段消息，讓他突然間發現，自己的一切努力其實都曾經有人完成過了。這個事實幾乎給他帶來如同弟弟一樣的巨大恐懼，即使原因並不相同。

「我覺得我在伊斯塔中所戴著的鐵項圈，又出現在我的脖子上。」當卡拉蒙某晚坐在卡茍斯旅店中時，喃喃自語道。「我又像以前一樣變成奴隸了，而且這次更糟糕。我以前雖然是個奴隸，但是我至少可以選擇下一秒鐘要不要繼續呼吸。我是說，如果我那時想死，我就可以橫劍自刎，沒人來得及阻止我！但現在我甚至沒這個機會。」

這對卡拉蒙來說是個很恐怖的想法，這個想法在許多個夜晚里不停地騷擾著他，他也知道自己並不明白這件事情。他實在很想跟弟弟討論這個問題，可惜雷斯林現在和大軍待在內陸的營區中，與他相隔甚遠。不過他也知道，即使他在雷斯林身邊，對方也會拒絕和他討論這件事情。

在這段日子里，雷斯林的力量幾乎每天都在增加。從他那天徹底摧毀那座死寂的小鎮後，他幾乎癱瘓了整整兩天。在他醒來後，他立刻狼吞虎嚥地喫起來。在之後的幾天內，他喫的固體食物比過去幾個月都要多。他的咳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體力飛快增強，肌肉也愈變愈健碩。

可是他晚上依然會受到噩夢糾纏，即使是最強力的安眠藥劑也無法幫助他。

雷斯林日夜都在思考他的問題。只要他能知道費斯坦但提勒斯當初到底犯了什麼錯，他就有機會可以不必重蹈覆轍！

他想出各種奇特的點子。法師甚至考慮過前往稍後的日子做一趟時光旅行以找出答案，不過很快就否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燒光一座小鎮讓他全身虛脫整整兩天，那麼時光旅行的法術將會耗費更多的力量。即使時光旅行的時間在當時只花了一兩天，但在過去可能已經過了數百年。萬一他能夠回來，他可能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對抗黑暗之後。

最後，正當他快要絕望放棄時，答案出現在他腦海中──

【註】

１　這座海峽最窄的部份大概只有十哩左右。

## ３─１

雷斯林掀起帳篷的簾幕走出來。當班的守衛吃了一驚，不安地變換著姿勢。法師每次出現都讓人覺得不舒服，即使是那些貼身侍衛也無法倖免。從來沒人能夠察覺到他靠近，他似乎都是憑空出現一般。他出現的唯一徵兆是灼熱手指的碰觸感，或是輕柔的低語聲，以及黑袍摩擦聲。

雖然從來沒人看過帳篷里出現什麼異狀，但法師的帳篷讓周遭的人都感到敬畏。不過，許多小孩時常悄悄地在門口刺探著，希望能夠看到一頭怪獸逃出雷斯林的掌握，在營區內四處亂竄，直到他們能夠以一小塊麵包收服牠為止。

可惜，從來沒發生過任何類似的事情。法師小心地休養生息。但今晚不一樣──雷斯林皺眉心想，這是必定要發生的。

「守衛。」他低聲說。

「大──大人？」守衛感到迷惑，結巴地回答。法師很少跟任何人講話，更別說是一個小小守衛了。

「克麗珊娜女士在哪里？」

守衛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揚，他回答表示說「女巫」應該因為時間已晚，已經回到卡拉蒙將軍的帳篷中休息了。

「大人，要我派人去找嗎？」他露出十分不情願的表情問，這讓雷斯林也忍不住微笑起來。

「不用了。」雷斯林彷彿已經滿足於這樣的消息。「還有我哥哥，你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嗎？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卡拉蒙將軍送信來說他明天就會到，大人。」守衛依舊感到不能理解，因為他很確定法師應該已經先知道這件事了。「我們要等他抵達這里，並讓補給車隊趕上我們──今天下午第一輛補給車剛開進營區里來，大人。」守衛突然想起什麼。「如果──如果您要改變命令，那麼我應該通知當班的軍官──」

「不，不，不是這樣，」雷斯林回答。「我只是想確定我今晚不會受到打擾，任何事或任何人都不行。你聽懂了嗎？呃，你叫什麼名字？」

「麥──麥可，大人。」守衛回答道。「當然沒問題，如果這是您的命令，我會負責執行的。」

「很好。」雷斯林沉默了片刻，看著只有努林塔瑞冰冷的月光照亮的夜空。索林那瑞此刻看起來不過只是天空中一條銀色的軌跡。對雷斯林來說，更重要的是，那顆只有他能看見的月亮──黑月努塔瑞現在正是滿月，看起來像是羣星中的一個黑洞。

雷斯林又往前跨了一步。他將兜帽稍稍掀開，露出自己的面孔，讓紅月的光芒照射在他眼中。守衛喫驚地後退，但索蘭尼亞騎士的嚴格訓練讓他很快就恢復了鎮定。

雷斯林感覺到那人的身體僵硬起來。他注意到這個反應，再度開口笑了。他伸出一隻纖細的手，將它放在守衛的胸甲上。

「沒有人可以因為任何理由進入我的帳篷。」法師低聲耳語道，這也是他最擅長的說話方式。「不管發生什麼事！沒有任何人──克麗珊娜女士、我哥哥、你自己，都不例外。」

「我──我明白，大人。」麥可結巴地說。

「今晚你可能會聽到或是看見奇怪的景象，」雷斯林繼續道，他的目光緊攫住守衛的雙眼。「不要理會它們。任何膽敢進入帳篷的人，是拿我和他的性命開玩笑，切記！」

「是──是的，大人！」麥可吞嚥著口水。雖然夜晚相當涼爽，但一滴冷汗卻從他的額頭滑落。

「你是，還是曾經是索蘭尼亞騎士？」雷斯林突然問。

麥可看起來不太舒服，他的目光飄移不定。他張開嘴，但雷斯林卻搖搖頭。「不管那麼多了，你不需要告訴我。雖然你刮掉了鬍子，但是我可以從你臉上看出來。我曾經認識一名騎士，所以呢，我要你對我以騎士規章和騎士信條發誓，你將會照著我所說的去做。」

「我以騎士規章和信條立誓──」麥可低聲說。

法師點點頭，顯得很滿意，轉過身重新進入帳篷中。麥可終於可以逃過那雙眼，急忙回到崗位上，身體在厚重的羊毛斗篷下不住地發抖。在進入帳篷前，雷斯林停了下來，袍子依舊在他身邊沙沙作響。

「騎士先生。」他耳語道。

麥可轉過身。

「如果任何人走進了這個帳篷，」法師用輕柔悅耳的聲音說，「幹擾到我施法，最後如果我僥倖活了下來，我希望出來時看到的會是你的屍體。這是我唯一接受的藉口。」

「是的，大人。」麥可雖然壓低聲音，卻很堅定地說，「Est Sularas oth Mithas，榮譽即吾命。」

「是的，」雷斯林聳聳肩，「通常最後結局就一定會這樣。」

法師走進帳篷，讓麥可獨自站在黑暗中，等待詭異的事情發生。麥可希望加瑞克能夠在這里和他一起執行這個沉重的任務，但如今加瑞克和卡拉蒙在一起。麥可縮在斗篷里，渴望地看著營地；四周有無數的營火、熱過的酒、友善的人們、溫馨的笑語。可是，在他身邊，一切都被籠罩在厚重、星光照耀的紅色黑夜里。麥可耳中唯一的聲音就是他止不住的顫抖時，盔甲所發出的聲音。

雷斯林走到放在牀邊的一個巨大木箱旁。箱子上面刻滿了符咒，也是雷斯林除了瑪濟斯法杖外的唯一私人物品。除了他自己外，沒有任何人可以碰觸這兩樣東西，也無人敢試──尤其是在某名守衛無知地想要抬起箱子後。

雷斯林一句話也沒說，他冷眼旁觀那名守衛喫驚地鬆開手。

那個箱子冰冷異常──守衛在營火旁用顫抖的聲音跟朋友們敘述。不只如此，他還感覺到一陣強烈的恐懼，他沒有因此發瘋真是個奇蹟。

從那之後，只有雷斯林自己會移動這個箱子，不過沒人知道他怎麼做。它一向出現在他的帳篷里，可是從來沒有人看見它被裝在任何馬匹身上。

雷斯林打開箱子，看著里面的物品，包括了深藍色封皮的法術書、裝滿各種法術藥材的瓶子和袋子、他自己的黑皮法術書，以及一堆卷軸。箱底則是幾件摺好的黑袍。箱子里並沒有任何魔法戒指或是首飾，這是低階的法師才會需要的東西，雷斯林一向不願意接觸這些弱者之物。

他的目光很快地掃過這些物品，包括一本破舊的小書。如果此時有旁觀者的話，他一定會懷疑為什麼會有這樣一件平凡的東西混入箱子里。標題用花體字撰寫──用途多半是吸引好奇的顧客──寫的是『帶來驚奇和歡樂的神奇手法！』在標題底下寫著「讓你的朋友喫驚！騙騙那些愚笨的傢伙！」底下也許還有更多字，但在年輕、熱切的小手撫摸下，這些字早已變得模糊不清，無法辨認。

即使是現在，當雷斯林的視線掃過這本書時，仍然會讓他的嘴角泛起淺笑。法師伸手進袍中拿出一個刻著符咒的小盒子，他喃喃念出解除上面魔法的咒語，恭敬地將盒子打開。里面只有一樣東西──一個精緻的銀製臺座。雷斯林小心翼翼地拿出這個臺座，站了起來，將它放到帳篷中央的桌子上。

法師在椅子上坐下來，將手伸進袍中的一個密袋里，掏出一顆小小的水晶球。它里面有著不停翻攪的色彩，乍看之下似乎是孩童玩的彈珠，但是，只要再靠近一些，就會看見里面的色彩栩栩如生，不停地翻動著，似乎在找尋逃亡的出口。

雷斯林將那顆彈珠放在臺座上。這景象看起來十分可笑，因為彈珠相對於臺座來說實在太小了。但，突然間，尺寸變得非常契合──彈珠變大，或是臺座縮小了，也有可能是雷斯林自己縮小了。因為此刻輪到雷斯林覺得自己十分渺小。

雷斯林早就習慣這種感覺了，他知道龍珠總是試圖讓使用者面臨極端的劣勢。不過，很久以前（或者他應該說很久以後的未來），雷斯林控制了龍珠。他早就學會如何操縱龍珠里的龍類本體。

雷斯林放鬆身體，閉上眼，讓魔法接管一切。他伸出手，把手指放在龍珠冰冷的表面上，念誦出古老語言。

「阿茲．拜拉客．莫以帕蘭．蘇．阿克拉．坦坦故殺！」

龍珠的寒氣開始從指尖滲透全身，讓他連骨髓都感到寒意。雷斯林咬緊牙關，重復著咒語。

「阿茲．拜拉客．莫以帕蘭．蘇．阿克拉．坦坦故殺！」

龍珠內的五彩顏色停止了慵懶的運轉，開始瘋狂地轉動著。雷斯林凝視那耀眼的漩渦，和不停襲向他的暈眩抗拒，這讓他的雙手用力抓著桌緣，無法放開。

他慢慢地再將咒語復誦一次。

絢爛的色彩慢慢地停止旋轉，一個光團開始在中心閃動。雷斯林眨眨眼，然後皺起眉頭。這光芒應該既不黑也不白，擁有所有顏色的特徵，卻不隸屬於任何顏色──象徵用來束縛龍類本質的善良、邪惡和中立的力量。這一向都是如此，從他第一次和龍珠搏鬥時就一直是這樣。

但現在他看到的光芒，雖然和之前的顏色相同，四周卻好像染著一圈黑影。他仔細、冷靜，摒棄一切幻想，靠近打量著這些影子，結果他的眉頭鎖得更緊了。邊緣浮動的黑影──有翅膀！

從光芒中伸出兩隻手。雷斯林握住它們，隨即倒抽一口氣！

那隻手的力量比以往要大上許多，在猝不及防下，雷斯林差點失去控制。當他感覺自己被拉向龍珠時，他用盡意志力才將自己給拉了回來。

「這是什麼意思？」雷斯林嚴厲質問，「你為什麼要挑戰我？很久以前我就已經成為你的主人。」

『祂的召喚──吾等必須服從祂的召喚！』

「誰的召喚？誰會比我更重要？」雷斯林輕蔑地問，但實際上，他突然覺得自己的血液幾乎完全冰凍起來。

『吾輩之後！吾等聽見祂的聲音，在吾等夢中出現，幹擾吾等的睡眠。快來，主人，吾等將會帶汝一同前往！快來！』

黑暗之後！雷斯林不禁打了個寒顫。那雙手感應到他意志的削弱，開始再度將他拉近。雷斯林憤怒地抓緊它們，停止整理自己有如龍珠內部色彩般的混亂思緒。

黑暗之後！當然，他早就該預料到了。祂此時已經進入了這個世界，現在正在惡龍之間指揮若定。許久以前，由於索蘭尼亞騎士修瑪的犧牲，善良和邪惡的龍都沉睡在幽深祕密之地。

五頭龍黑暗之後讓善良巨龍繼續沉睡，喚醒了邪惡巨龍，和牠們結盟，準備一起征服世界。

龍珠是由善良、中立和邪惡的龍類本質所組成的，自然對黑暗之後的呼喚有很強的反應。特別是在此刻，由於它邪惡主人的關係，它邪惡的一面被加強了。

我看到的這些陰影是龍的翅膀？還是我自己靈魂上的陰影？雷斯林注視龍珠，心想著。

他並沒有胡思亂想的時間。這些思緒都是在電光石火間掠過他的腦海。在此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危機。他只要有一瞬間失去控制，黑暗之後就會將他給徹底打敗。

「不，女王陛下。」他喃喃地道，雙手毫不放鬆。「不會的，不會這麼簡單就結束的。」

他對龍珠輕聲但堅定地說，「我仍然是你的主人，是我將你從西瓦那斯提和瘋狂的羅拉克手中救了出來。是我將你安全地帶過伊斯塔血海。我是雷──」他遲疑了片刻，勉強吞下口中突然湧現的苦澀，緊咬牙關說，「我是──我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我是掌握過去和現世的強者，我命令你服從我！」

龍珠的光芒減弱了。雷斯林感覺到那雙手顫抖著慢慢退縮。他感覺到強烈的恐懼和憤怒，但是他立即壓下這些情感，堅定地抓著那雙手。顫抖消失了，那雙手穩定下來。

『吾等服從您，主人。』

雷斯林不敢輕易地放鬆。

「很好。」他將聲音保持嚴肅，像是父親對寵愛的小孩說話（多麼危險的小孩啊！他心想）。他冷冷地繼續道，「我必須要和我在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里的徒弟連絡。聽從我的命令，讓我的聲音跨越時空，把我的話語帶到達拉馬耳邊。」

『開口吧，主人。他將清楚地聽見您的話語，如同自己的心跳一般，您也將聽見他的回答。』

雷斯林點點頭──

## ３─２

達拉馬合上法術書，氣惱地握緊拳頭。他很確定自己一切都沒出錯，他用正確的抑揚頓挫來念誦咒語，照著指示將咒語吟唱了固定的次數。這都是法術中必須的條件，他看過雷斯林施展這個法術幾百次了，但他卻做不到。

他疲倦地雙手抱頭，閉上眼睛，眼前浮現了夏拉非的身影，雷斯林輕柔的聲音，試著要記起正確的語調和韻律，試著找出任何可能出錯的地方。

沒有用。應該都沒錯才對！好吧！達拉馬無力地嘆氣，看來我得等到他回來纔行。

闇精靈站起身，口中念誦著咒語，取消施展在角落水晶球上的持續光亮術（註１）。雷斯林的書房又陷入了一片黑暗。壁爐中沒有火焰，帕蘭薩斯晚春的夜晚十分宜人。達拉馬甚至把窗戶稍稍打開了些。

即使在最健康的時候，雷斯林的身體仍舊十分脆弱。他討厭新鮮空氣，喜歡坐在書房里，被玫瑰、香料，以及腐敗的味道所包圍。達拉馬通常不在乎。但是有時候，特別是在春天時分，他的精靈天性會大聲呼喊他接近自然；因為他已經永遠地離開家園，再也沒有機會回去。

達拉馬站在窗口，貪婪地嗅著連修肯樹林也無法阻隔的萬物欣欣向榮之氣。他讓自己放縱片刻，悄悄想起故鄉西瓦那斯提。

闇精靈，被剝奪了光明的精靈。對同胞們來說，達拉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當他們發現他選擇了黑袍──一個精靈們光是目睹就無法忍受的事實──而且還不顧自己低下的地位和階級（註２），大膽使用和開發高深魔法。精靈貴族們綁住他的手腳，塞住他的嘴，遮住他的雙眼，將他用車載到國境的邊界放逐。

由於被剝奪了視力，達拉馬對於西瓦那斯提的最後記憶只是楓樹的氣息、花兒濃重的香風。那時也是春天。

如果他能選擇，他願意回去嗎？他願意放棄這一切回到家鄉去嗎？他有沒有感覺到遺憾、失落呢？達拉馬的手下意識地移動到胸口。在那黑袍底下，他可以清楚感覺到五個深深的傷口。雖然雷斯林在他身上烙印下五個指印已經是一個禮拜前的事了，但是這傷口仍未恢復。達拉馬無奈地心想，這恐怕永遠不會好了。

他這輩子都永遠無法擺脫它們所造成的痛苦。只要他露出胸口，這些沒有絲毫肌膚覆蓋的傷口就會毫不留情地浮現，提醒他的失敗。這就是他背叛夏拉非所獲得的懲罰。

正如同他告訴威萊斯大法師之塔的領袖──帕薩理安的話一樣──這不過是我罪有應得。帕薩理安所屬的法師議會從來不曾這麼害怕過一個人，因此派出達拉馬作為他們的間諜。

他願意離開這個危險之地，回到家鄉，回到西瓦那斯提嗎？

達拉馬看著窗外，臉上掛著詭異扭曲的微笑，這微笑幾乎和雷斯林一模一樣。達拉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從滿天星斗的夜空，轉換到室內成行成列的深藍色法術書上。他回憶起擔任雷斯林的徒弟期間，所見過的各種驚人、美麗、駭人的景象，這是身為雷斯林弟子的特權，也是沉重的負擔。他可以感覺到自己內心的掙扎，但是這種快感超越了所受到的疼痛。

不，他不會回到過去的生活，絕不會離開這里──

達拉馬的思緒被銀鈴的響聲給打斷了。它響了一次，那是低沉、甜美的聲音。但是，對於高塔中居住的活人（也包括死人）來說，這鈴聲擁有和鑼聲破空般的驚人力量。有人意圖要進入塔內！竟然有人通過修肯樹林的防護，走到高塔的大門！

他的腦海中已經自然浮現出帕薩理安的影像，達拉馬突然對這名厲害的白袍老法師出現在門前的念頭感到不安。他的耳邊也響起昨天他對法師議會講的話──「如果你們之中的任何人在他不在時想要進入塔中，我會殺了你。」

達拉馬念了個咒語就從書房里消失，一瞬間重新出現在高塔的門前。

但是，他所面對的並不是眼睛閃著異光的法師。那是名穿著藍色龍鱗甲、戴著龍騎將醜惡面具的身影。在她戴著手套的手中，握著一枚闇夜寶石；雖然達拉馬看不見，但他可以感應到她身後有一股擁有強大力量的存在──一名死靈騎士。

龍騎將利用這枚珠寶來喝止塔中的諸多守衛；這些守衛灰白的形體在珠寶的黑光下隱約可見，個個都渴望著眼前活生生的血肉。雖然達拉馬看不見龍騎將面具下的面孔，但他可以清楚感覺到她全身上下散發出的怒氣。

「奇蒂拉閣下，」達拉馬神色莊重地鞠躬道，「請原諒這種無禮的歡迎。如果您能夠先讓我們知道您會光臨寒舍──」

奇蒂拉脫下頭盔，用冰冷的褐色雙眸看著達拉馬，讓法師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夏拉非。

「毫無疑問，你一定會替我準備更為有趣的歡迎儀式！」她憤怒地一甩頭髮，大吼道。「我愛來就來，想走就走！特別是來拜訪我弟弟時更是這樣！」她的聲音因為憤怒而顫抖。「我穿過了那片天殺的樹林，竟然在他的大門前受到攻擊！」她拔出劍，往前走了一步。「我對神發誓，我要好好教導你，你這個精靈混──」

「我再度向您道歉。」達拉馬冷靜道，但他眼中突然閃現的兇光，讓無所畏懼的奇蒂拉也退縮了一下。

奇蒂拉像大多數的戰士一樣，通常把法師當成花時間翻書的弱者，無法和他們用劍的高超技巧相比。喔，他們有時的確可以弄出一些驚人的閃光來，不過，當真正面臨考驗時，她還是寧願靠自己手中的寶劍，而不願意靠那些奇怪的咒語和蝙蝠糞。

因此，在她心中，她是這麼判斷同母異父的弟弟雷斯林的。因此，她也是這樣看待他的徒弟，特別是他還是個精靈，一個以軟弱著稱的種族。

不過，奇蒂拉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來和大多數的戰士都不一樣。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對手幾乎都死得比她早，因此她十分擅長去估量她的對手。她衡量了在她的怒氣之中，達拉馬所表現出來的冷然目光和鎮定的態度，奇帶拉就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棋逢敵手，遇到了實力足以和她抗衡的角色。

她目前並不了解他。不過，她立即就察覺出這名男子身上的危險性，雖然她暗自提醒自己要小心這名男子，如果有機會的話，甚至可以利用他；不過，她也發現自己無法剋制地深受這種氣質所吸引。而且這危險的氣質加上他俊美的臉龐（現在她才注意到，他看起來並不像她以為精靈該有的模樣），以及黑袍下肌肉結實強健的體格，讓她突然覺得，如果自己用友善的態度對待他，也許會比用威脅的態度要獲得更多好處。當然，她的眼光不期然地飄向他黑袍胸口隱隱露出的古銅色肌膚，也許這會更有趣呢！

奇蒂拉將劍回鞘，繼續向前走，只不過原先劍鞘上的光芒現在改從她的雙眸中射出。

「請原諒我，達拉馬──這是你的名字，對吧？」她怒目的神情一變而為她征服無數男子的誘人笑容。「那個該死的樹林讓我太過緊張了。你說的對，我應該先通知我弟弟我要來才對。不過我一向依照本能行事。」她此時非常靠近達拉馬，輕聲道，「我──一向都靠本能行事。」

達拉馬一揮手，將守衛支開。接著年輕的精靈饒富興味地微笑打量著眼前的女子，臉上露出同樣誘人的笑容。

奇蒂拉看見他的笑容，立刻伸出戴著手套的手。「原諒我了嗎？」

達拉馬的笑容更深了，不過他只說，「閣下，請脫去您的手套。」

奇蒂拉吃了一驚，一瞬間，褐色眼眸中閃動著危險光芒。不過達拉馬仍然保持著誠摯的笑容。奇蒂拉聳聳肩，一隻一隻地將手套拉掉，露出玉手來。

「你看，」她的聲音帶著濃厚的嘲諷意味。「你可以看出我沒偷帶任何武器。」

「喔，我早就知道了。」達拉馬現在握住對方的手。他的眼神緊盯著對方，緩緩執起她的手，湊到脣邊，獻上意味深長的一吻。「難道妳要剝奪我的這個榮幸嗎？」

他的嘴脣溫暖，手強而有力，奇蒂拉在他的碰觸下不禁感覺血液加速。不過，從他眼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洞悉她的計謀，現在只是在陪著她玩玩而已。她慢慢站起身，身後的守衛也是一樣。這的確是棋逢敵手，一個值得她全神盤算的敵手。

奇蒂拉將手抽回，故作嬌羞地將手藏到背後，這和她的盔甲以及她的英雄氣概顯得格格不入。這個姿態是用來吸引、迷惑對手的。她也從法師微紅的臉頰上看出來，她已經成功了。

「也許我盔甲底下還藏有武器，你改天應該徹底地搜索一下。」她露出促狹的微笑。

「正好相反，」達拉馬把手放進袖子里。「在我看來，您的武器根本正大光明地放在身上。閣下，如果我要搜您的身，我要探索的應該是盔甲守衛著的那些部份，以及有哪些地方是許多男人曾經穿透過，卻從未曾觸及之處。」精靈的雙眼露出笑容。

奇蒂拉屏住呼吸。她感受到他言語中的挑逗之意，肉體喚醒她剛剛那溫柔雙脣的記憶，她又往前踏了一步，將面孔貼近這個男子。

達拉馬似乎根本沒注意到對方的反應，優雅地向一側移開，繼續和奇蒂拉保持著距離。奇蒂拉本來以為自己會被擁入懷中，但卻出乎意料地撲空，她因此身形不穩，險些摔倒。靈敏的反射神經讓她回復了平衡，她猛然轉身，臉上充滿了怒氣。奇蒂拉曾經為了更小的羞辱而殺過人，可是，她發現他似乎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一無所知。莫非他是假裝的？他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還正在談論她弟弟。不，他一定是故意的！他要付出代價──

奇蒂拉現在了解她的對手，明白他的能力了。通常，她不會浪費時間懺悔自己的過錯，剛剛是她自己鬆懈心防，因此才會失誤。現在她已經準備好了。

「我很遺憾夏拉非不在這里。」達拉馬正說道。「我很確定您弟弟會很遺憾和您擦身而過。」

「不在這里？」奇蒂拉的好奇心立刻被燃起，追問道，「為什麼？他在哪里？他去了哪里？」

「我以為他應該告訴您了。」達拉馬假裝驚訝地回答。「他回到過去，尋找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智慧，之後，他準備利用這個力量來進入時空大門──」

「你是說，他還是走了？！沒有帶那名牧師嗎？」奇蒂拉突然意識到不該讓人知道她派死靈騎士去殺死克麗珊娜，好阻止弟弟挑戰黑暗之後的瘋狂計劃。她咬著下脣，瞄著背後的死靈騎士。

達拉馬隨著她的視線，微笑著，幾乎完全可以推測到那頭美麗的捲髮底下想的是什麼。「喔，您也知道克麗珊娜女士遭到攻擊的事？」他十分無辜地問。

奇蒂拉皺起眉頭。「你一定知道我聽說過這件事！我弟弟也一樣。雖然他是個白癡，但他並不笨。」

她轉過身，「你告訴過我那個女人已經死了！」

「她的確死了。」索思爵士說。死靈騎士突然從陰影中出現，站在她面前，橘紅色的雙眼閃著幽異的光芒。「沒有人類可以逃過我的攻擊。」橘紅的雙眼轉向闇精靈。「你的主人也不可能救得了她。」

「的確，」達拉馬也同意這點，「但是她的主人可以，而且祂也這樣做了。帕拉丁在牧師身上施展了一個逆轉神術，暫時收容她的靈魂，把她的軀殼留在人間。夏拉非的雙胞胎哥哥，卡拉蒙，也就是閣下的另一位弟弟，」他對怒氣沖沖的奇蒂拉鞠躬道，「把這名女子帶到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那里的法師們將她送回唯一擁有足夠能力救回她的牧師之處──她回到伊斯塔的教皇身邊。」

「可笑！」奇蒂拉臉色慘白地大吼。「他們把她送回他身邊了？！這根本就在雷斯林的預料之中！」

「他們知道，」達拉馬柔聲說，「我告訴過他們了──」

「你告訴過他們？」奇蒂拉深吸一口氣。

「有些事情我應該向您解釋一下，」達拉馬說，「這可能會花一些時間。至少我們可以舒服一點談。您要來我的房間嗎？」

他伸出雙手。奇帶拉遲疑了片刻，然後將手放在他的前臂上。他摟住她的腰，將她拉近。奇蒂拉吃了一驚，試圖掙脫開來，但她其實沒有太認真。達拉馬穩穩地摟住她。

「為了讓傳送的法術生效，」他冷酷地說，「您必須盡可能地靠近我。」

「走路對我來說並不困難，」奇蒂拉回嘴道，「我纔不需要魔法！」

可是，即使在她開口的同時，她的雙眼依舊直視著對方，身體緊緊地貼著對方結實的身軀。

「很好。」達拉馬聳聳肩，突然就消失了。

奇蒂拉驚訝地環顧四周，只聽到耳邊傳來他的聲音──「閣下，沿著螺旋樓梯往上走，在第五百三十九階時往左轉。」

「您現在應該了解了，」達拉馬說，「我在這件事情里下的賭注和您一樣多。我是被三個陣營的法師所組成的法師議會派遣來設法阻止這件事發生的敢死隊。」

兩人輕鬆地坐在闇精靈專屬的房間里。一頓豐盛的菜餚在精靈一揮手之下就消失了。現在，他們坐在燃著烈火的壁爐前；在晚春的夜晚，這個爐火的作用只是為了要照亮整個房間。

「那麼他們為何不阻止他？」奇蒂拉憤怒地問，匡噹一聲將金質酒杯放了下來。「這有什麼困難的？」她比了個手勢，為了配合自己的動作，她說，「背後刺一刀，又快又簡單。」她輕蔑地看了達拉馬一眼，哼一聲說，「或者是你們法師不屑這樣做？」

「您誤會了，」達拉馬定定地看著奇蒂拉。「我們黑袍法師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除去我們的敵人。可是，我們無法用它來對付您弟弟。」

達拉馬不由自主地顫抖一下，有些急促地把酒猛灌下肚。

「啐！」奇蒂拉輕蔑地哼了一聲。

「您錯了，奇蒂拉，仔細聽我說，」達拉馬柔聲說，「您不了解您弟弟。您不但不了解他，更糟糕的是您不懂得敬畏他！這將會讓您徹底失敗！」

「敬畏他？那個皮包骨、手無縛雞之力的傢伙？你是在開玩笑──」奇蒂拉開始大笑。可是她的笑聲隨即停了下來，她靠向前。「你是認真的，我看得出來！」

達拉馬露出苦澀的笑容。「對我來說，他比死神還要值得我敬畏。」闇精靈伸出手，一把將黑袍的縫線扯裂，露出胸口的傷痕。

奇蒂拉不安地注視著這些傷口，最後抬頭看向闇精靈蒼白的面孔。「這是什麼武器留下的痕跡？我認不出──」

「他的手，」達拉馬毫無感情的聲調說，「這是他的五根手指所留下的痕跡。這是他留在我身上、送給法師議會和帕薩理安的問候。」

奇蒂拉看過許多可怕的景象──人就在她面前身首分離，或被稱為末日之王（註３）的山脈其地牢中的各種可怕酷刑。可是，當她看見眼前這五個不斷滲出血水的傷口，腦海中浮現了弟弟纖細的手指在闇精靈胸口上留下烙印的景象，她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奇蒂拉躺回椅子上，仔細思考達拉馬所告訴她的每件事情。她開始發現，也許自己的確小看了雷斯林。她面色陰沉地啜飲著美酒，腦中的思緒不停地轉動著。

「那麼他計劃要進入時空大門。」她緩緩地對達拉馬說，試圖利用這片刻時間來重新整理思緒。「他將會和牧師一起進入時空大門。他將會到達無底深淵。然後呢？他一定知道在黑暗之後的領域中是無法與祂抗衡的！」

「他當然知道，」達拉馬說。「他的確很強，不過，在無底深淵里，黑暗之後更強。因此，他想要引誘祂離開自己的空間，強迫祂進入我們的世界。在這里，他相信就可以摧毀得了祂。」

「這太瘋狂了！」奇蒂拉幾乎喘不過氣來。「他瘋了！」她看見美酒因為她雙手的顫抖而灑出一些，連忙將杯子放下來。「他看過黑暗之後在這個世界中只是個影子時的威力，那時祂還沒辦法完全進入這個世界。萬一祂完全──」

奇蒂拉站起身，跨越過地毯上精靈所喜愛的花朵和樹木的圖像。她突然感到全身發冷，只好站在壁爐前取暖。達拉馬走到她身邊，即使當奇蒂拉深陷在自己的恐懼中開口說話時，她還是能夠感覺到精靈溫暖的身軀就在身後。

「你們法師認為結果會怎麼樣？」她突然問道，「如果他真的執行這項瘋狂的計劃，誰會贏？他有機會贏嗎？」達拉馬聳聳肩，又靠近一步，把手放在奇蒂拉纖細的頸項上。他的手指輕輕撫摸著她光滑的皮膚，這讓奇蒂拉感覺很舒服。她閉上眼，斷斷續續地深吸一口氣。

「法師們不知道。」達拉馬柔聲說，同時彎下身去親吻奇蒂拉耳下的部位。她像隻貓般慵懶躬著身體地靠著他。

「在這個空間中，他的力量將達到巔峯，」達拉馬繼續道，「黑暗之後的力量將會被削弱。可是，要擊敗祂絕對沒這麼簡單。有些人認為，這兩人之間的魔法大戰將會摧毀整個世界。」

奇蒂拉抬起手，梳理著精靈濃密、如絲綢般的頭髮，將他飢渴的嘴脣拉到她的喉間。「可是──他真的有機會嗎？」她沙啞地耳語道。

達拉馬暫停片刻，緩緩地退開。他的手依舊放在奇蒂拉的肩膀上，稍一使力，他將奇蒂拉轉過身來。看著她的雙眼，他知道她腦中的想法。「當然，沒有不可能的事。」

「如果他成功地進入時空大門，你會怎麼做？」奇蒂拉的手輕輕放在達拉馬的胸口，輕撫過她弟弟所造成的傷口。她的雙眼充滿熱情，幾乎完全將她工於心計的智慧之光給掩蓋了。

「我必須要阻止他回到這個世界來。」達拉馬說，「我必須要封印住時空大門，讓他沒辦法回來。」他的手指沿著她飽滿、誘人的紅脣移動。

「執行這麼危險的任務，你將獲得什麼樣的獎賞？」她更靠近一些，玩笑般地咬著他的指頭。

「我會變成大法師之塔的主人。」他回答道。「也會變成黑袍法師中的第二把交椅。您為什麼要這樣問？」

「因為我可以幫上忙。」奇蒂拉嘆口氣，將她的手指沿著達拉馬的胸口遊移到他的肩膀，有如野貓般抓住他的肩頭。達拉馬下意識地將她拉得更近了。

「啊，親愛的。」達拉馬用滿不在乎的笑容回應，「您要幫助誰？他還是我？」

「提到這個問題，」奇蒂拉的手悄悄地移動到精靈剛剛扯裂的黑袍底下。「答案和誰將會獲得最後的勝利有關！」

達拉馬的笑容變得更燦爛，嘴脣輕柔地滑過她的下巴。他在她的耳邊低語道，「我們兩個還真是互相了解啊，閣下。」

「喔，我們的確很了解彼此。」奇蒂拉歡愉地喘著氣。「我們已經討論太多有關我弟弟的事了。我要問你一件事，這件事我已經好奇很久了。闇精靈，法師的袍子底下到底都穿些什麼？」

「我們穿的很少。」達拉馬喃喃道。「那麼女戰士在盔甲底下穿什麼呢？」

「一絲不掛。」

奇蒂拉離開了。

達拉馬半夢半醒地躺在牀上。他依舊可以聞到枕邊傳來的陣陣髮香，一種揉合了鋼鐵和花瓣的味道，如同奇蒂拉一樣地吸引人。

闇精靈慵懶地想，只要有機會，她絕對會毫不遲疑地出賣他，這是無庸置疑的。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只要有必要，他也知道自己會毫不遲疑地摧毀她。不過，兩人都不覺得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事實上，這更替他們之間的歡愛增加了特殊的氣氛。

達拉馬閉上眼，感覺睡意慢慢襲來，窗戶傳來巨龍振翅起飛的聲音。他想像著她戴著面具，坐在龍背上翱翔的姿態──

『達拉馬！』

闇精靈喫驚地翻身坐起。此刻他完全清醒過來，恐懼感瞬間蔓延全身。那個熟悉的聲音讓他渾身顫抖，他不安地四下打探著。

「夏拉非？」他遲疑地問。四周沒有人，達拉馬把手放到頭上。「或許是在作夢──」他嘟囔著。

『達拉馬！』

又是那個聲音，這次不會出錯了。達拉馬無助地看著四周，恐懼不斷加深──這並不像雷斯林，他並不喜歡玩這種遊戲！大法師已經施展了時光旅行的法術，回到過去了。他已經離開了一個禮拜，應該會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會回來。但是，這個聲音就如同達拉馬自己的心跳聲一樣熟悉。

「夏拉非，我聽見你了，」達拉馬試著保持聲音的穩定。「可是我看不見你。你在──」

『徒弟，我的確如你所推測的一樣，身在過去。我透過龍珠和你談話。我要交給你一個任務。仔細聽我說，照著我的指示去做。立刻行動，不要浪費任何時間，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寶貴的──』

達拉馬閉上眼，集中精神，可以清楚聽見那個聲音，但是他仍可以從打開的窗戶外聽見外頭傳來的笑聲，某種為了慶祝春天來臨的節慶正在展開；在舊城外，盛大的營火升起，年輕人在火光下交換花朵，在陰影中分享熱吻，空氣中充滿了愛意和春天綻放的花朵香氣。

但，雷斯林一開口，這些都無法影響到達拉馬。他忘卻了奇蒂拉、忘記了愛，也忘記了春天。他聆聽著，質問著，記憶著，整個身體都充滿著夏拉非的聲音。

【註】

１　持續光亮術──這個法術可以發出和白天一樣亮的光芒，並持續到被黑暗術取消，或是被解除魔法為止。

２　西瓦那斯提精靈的社會階級，可能比安塞隆上的任何社會都要來得嚴謹，是非常種性制度的規劃。每個公民都屬於不同家族。達拉馬是出生於西瓦那斯提精靈社會中最低階的種性中。

３　聖克仙城外圍的末日之王山脈，它的三座活火山經常是該座城市保衛戰中的關鍵。

## ３─３

貝傳在帕蘭薩斯的大圖書館中躡腳走著，袍子發出窸窣的摩擦聲，這摩擦聲又和貝傳口中低哼的曲子相配合。他剛剛從窗外欣賞了春季慶典良久，此刻當他回到這成千成萬的書堆中開始工作時，有首曲子一直在他的腦海中迴蕩著。

「噠嘟，噠嘟──」貝傳不成調地哼著，不想打擾整個大圖書館空蕩廳堂的寧靜。

貝傳的聲音也只會打擾到他自己而已，因為圖書館在晚上已經大門深鎖，封閉起來。其他大多數的圖書館員，也就是那些終其一生在館內學習，和整理這些從克萊恩創世以來不停收集的知識寶典的人們，不是在睡覺，就是還在專注地做研究。

「噠嘟、噠嘟，愛人的眼就是獵物的眼。噠嘟、噠嘟，我就是那獵人，無聲地靠近──」貝傳甚至忘我地跳了幾步舞。

「噠嘟、噠嘟，我舉起弓，搭上箭，」貝傳跳躍著轉了個圈。「一鬆手，箭射出去，飛向我愛人的心臟──喂！等等！你是誰？！」

貝傳的心臟差點跳了出來。眼前突然出現一個高大、穿著黑袍的身影，讓這個圖書館員被嚇得喘不過氣來。

那個身影沒有回應，只是沉默地看著他。

貝傳努力地鼓起勇氣，瞪著那名入侵者。

「你有什麼事嗎？圖書館已經關閉了！沒錯，就算是對黑袍法師也一樣。」圖書館員揮舞著胖胖的手。「離開吧，明天早上再來，像其他人一樣走前門。」

「啊，但是我並不是其他人。」那人說，雖然他說的是純正的索蘭尼亞語，但貝傳驚訝地發現他帶有精靈口音。「至於門嘛，那是給那些沒有力量的人穿牆用的。我不一樣，我有力量，可以做許多可怕之事的力量。」

貝傳打了個寒顫。這名語調柔和卻冰冷的闇精靈，可不是那種會隨便嚇唬人的角色。

「你是個闇精靈！」貝傳用指控的語氣驚呼道。他的腦袋不停轉動著，試圖找出可行的辦法來；他應該要啟動警報？或是大喊大叫呼救？

「沒錯。」那人卸下兜帽，讓天花板上的光芒照在他臉上。這些光球是夢幻之年代法師對阿斯特紐斯的獻禮。「我叫達拉馬，我服侍──」

「雷斯林．馬哲理！」貝傳倒抽一口氣。他不安地環顧四周，彷彿認為那名黑袍法師會隨時撲向他。

達拉馬笑了。精靈的容貌十分英俊，不過，他臉上那專注、果決、冷酷的表情，讓貝傳頓感全身發冷。一瞬間，所有呼救的想法都從貝傳的腦中消失了。

「你──你要做什麼？」他結巴地問。

「應該說是我的主人要做什麼。」達拉馬糾正道。「別害怕，我是來此尋求知識的，沒有別的意思。如果你協助我，我會盡快、非常安靜地離開。」

如果我不願意幫忙──貝傳從頭涼到腳。「我會盡力的，法師。」圖書館員猶疑地說，「但是你最好先和──」

「──我談談。」陰影中傳來一個聲音。

貝傳鬆了口氣，幾乎立刻暈倒。

「主人！」他僵硬地說，「這──他──我不讓他──突然出現──雷斯林．馬哲理──」

「是的，貝傳。」阿斯特紐斯安慰地說。他走向前，輕拍著館員的手臂。「我知道一切現世發生的事情。」達拉馬沒有移動，甚至沒有表現出任何他注意到阿斯特紐斯的態度。「貝傳，回去忙你的。」阿斯特紐斯繼續道，他低沉的聲音在寧靜的走道中迴繞。「這件事交給我來處理就好了。」

「是的，主人！」貝傳千恩萬謝地逃離現場，目光仍然緊隨著那名既不動也不說話的闇精靈。貝傳一到轉角，身影就迅速消失。阿斯特紐斯可以從他的腳步聲聽出來，他幾乎是使盡全力跑離此地。

帕蘭薩斯的大圖書館之首在內心偷偷地笑了。但在闇精靈的眼中，那人冷靜、不受年紀影響的臉，是如同大理石牆壁般毫無感情。

「往這邊走，年輕的法師。」阿斯特紐斯猛然轉過身，快步朝他的房間走去，這速度和他中年的外表實在不太相稱。

達拉馬一時不備，愣愣地看著對方絕塵而去，立刻迅速趕上。

「你怎麼知道我要找什麼？」闇精靈問道。

「我是歷史的記述者，」阿斯特紐斯不耐地回答。「即使當我們在談話或走路時，我仍然對周遭發生的所有事情了若指掌。我聽得見每一句話語，看得見每一個行為，不管這些是有多瑣碎、多善良、多邪惡，都逃不過我的觀察。我就這樣和歷史一同度過。我自始即有，至終方去。啊，往這邊走。」

阿斯特紐斯猛然往左轉，同時從附近拿起一個發光的球體，提著往前走。藉著這個光芒，達拉馬可以看見木製書架上有成千上萬的書，他也可以從光滑的封皮看出這些書的歷史久遠。但是書冊狀況都十分完美，館員們時常會撢灰，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也會將太過破舊的書重新裝訂。

「這就是你要找的，」阿斯特紐斯比了比，「矮人門戰役。」

達拉馬目瞪口呆。「這些全部都是？」他看著眼前似乎永無止盡的書籍，一股絕望感排山倒海地襲來。

「沒錯，」阿斯特紐斯冷冷地回答。「下一列架子上的也全部都是。」

「我、我──」達拉馬張口結舌，不知所措。看來雷斯林並沒預料到這個工作的繁復性，不然他絕對不可能期望他將這幾百本的書籍內容，通通在指定的時間內弄清楚。達拉馬過去從來不曾感覺如此無助、無力。他氣得漲紅了臉，可以清楚感覺到阿斯特紐斯的冰冷目光依舊停在他臉上。

「也許我幫得上忙。」歷史學者輕鬆地說。阿斯特紐斯看也不看地就伸出手，直接從架上拿下一本。他打開書，飛快地翻頁，眼睛迅速地掃瞄一行又一行的黑色工整字體。

「啊，就在這里。」阿斯特紐斯從口袋里掏出一枚象牙製的書籤，夾在書中，小心地將它合上，最後將書交給達拉馬。「把這本書帶著，把他所需要的消息告訴他，並且告訴他下面這些話──『風不停地吹。沙中的足跡只有在他踏過之後，才會被掩蓋。』」

歷史學者莊重地對闇精靈鞠躬，然後走過他身邊，穿過成行成列的書，回到走廊上。他再度轉過身，面對達拉馬，後者木然地拿著阿斯特紐斯塞給他的書，不知如何是好。

「喔，年輕的法師。你不需要再回來這里了。當你看完之後，這本書會自己回到我這里來。我可不能再讓你嚇到我的圖書館員了。可憐的貝傳搞不好會被嚇壞呢！請替我向你的夏拉非致意。」

阿斯特紐斯再度鞠躬，消失在陰影中。達拉馬站在原地思考著，聽著歷史學者緩慢、堅定的步伐消失在走廊盡頭。闇精靈聳聳肩，念誦著咒語，回到大法師之塔去了。

「夏拉非，阿斯特紐斯給我的是他自己對於矮人門戰役的評論。這是從他之前所寫的記載中節錄出來的──」

『阿斯特紐斯知道我需要什麼。繼續下去。』

「是的，夏拉非。從這行被畫過記號的地方開始──」

「『因此，大法師費斯坦但提勒斯利用龍珠來呼喚他的徒弟，指導他前往帕蘭薩斯城的大圖書館，試圖從歷史中找出他偉大的計劃到底有沒有成功。』」達拉馬的聲音慢慢地顫抖起來，讀到最後，他的聲音幾乎完全沙啞掉了。

『繼續下去！』

夏拉非的聲音傳出。雖然這個聲音是出現在他的腦海中，但達拉馬依舊可以聽出他的怒意。達拉馬急忙將目光從這撰寫於幾百年之前，卻忠實敘述了他任務的文章上移開，急忙翻到下一頁。

「『請讀者注意這一點，編年史所代表的是在當時的時空點上──』」

「夏拉非，這段底下有特別畫線。」達拉馬插嘴道。

『哪一段？』

「『在當時的時空點上』這一段底下有畫線。」

雷斯林沒回答，達拉馬剛好利用時間找到之前讀到的地方，立刻接續下去。

「『當時的時空點上，他的偉大計劃會成功。費斯坦但提勒斯和牧師達努比斯的確成功進入了時空大門。至於在無底深淵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無人知曉。因為，歷史事件會隨著不同的機緣而改變。』」

「『因此，由於費斯坦但提勒斯堅信他進入時空大門、挑戰黑暗之後的目標就在眼前。他又燃起新的希望，開始努力計劃所謂的矮人門戰役。帕克塔卡斯因此陷落於丘陵矮人和平原人的聯軍之手（請見編年史第一百二十六冊，卷六，五百八十九頁到七百頁）。這羣大軍是由費斯坦但提勒斯手下的名將──費拉葛斯（他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所買下來的奴隸，原先是北亞茍斯人，後來經過伊斯塔競技賽的洗禮，成為合格的格鬥士）所率領，他們成功地將鄧肯國王的部隊趕回索巴丁的山脈中。』」

「『費斯坦但提勒斯其實並不在乎這場戰爭；這只是為了達成他的目標而已。當他終於在薩曼要塞的底下找到時空大門後，他在那里建立了指揮所，開始累積力量，做好踏入時空大門的最後準備。他的將軍只能獨自面對這場戰爭。』」

「『在此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即使是我也無法精確地描述，因為該處的魔法力量強得超乎想像，幹擾了我的觀察。』」

「『費拉葛斯在和索巴丁的闇矮人作戰時不幸身亡。他一死，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就立刻崩潰了。高山矮人從索巴丁堅固的防衛中一湧而出，攻往薩曼要塞。』」

「『在戰鬥中，費斯坦但提勒斯意識到這場戰爭已經徹底失敗，時間所剩不多，他和達努比斯急忙前往時空大門的所在地。在那里，偉大的法師開始施展他的法術。』」

「『在同一時刻，一名被索巴丁的矮人所俘虜的侏儒，啟動了他為了逃出該地而建造的時光旅行裝置。令人大出意料，和克萊恩上的所有歷史記載皆相違背的事情發生了。侏儒的裝置真的有效。事實上，效果還相當地好。』」

「『從這里開始，我只能夠做出合理的推測。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侏儒的裝置和費斯坦但提勒斯正在施展的法術間產生了幹擾。結果我們都很清楚了──』」

「『一場無比猛烈的爆炸幾乎完全摧毀了達茍斯平原。兩方的軍隊都被徹底消滅。薩曼在山脈中高聳的要塞被徹底夷平，留下了現在被稱為骷髏山的小丘。』」

「『不幸的達努比斯死在這場爆炸中。費斯坦但提勒斯本來也該跟著一起送命，但是他的力量強大到讓他可以保留一部份的生命能源；靈魂則被迫留在另一個空間中，直到他找到一個年輕的法師，雷斯林．馬哲理的身體為止──』」

『夠了！』

「是的，夏拉非。」達拉馬低語道。

然後雷斯林的聲音就消失了。

達拉馬坐在書房里，知道自己又再度變成孤單一人。他剋制不住身體劇烈地顫抖，剛剛所發生的情形和所看到的資料，讓他腦中一片混沌。為了明白這些事情背後的真正原因，闇精靈動也不動地坐在雷斯林的書桌後面，靜靜地思索著，直到晨光破曉──

興奮感讓雷斯林的身體忍不住顫抖。他的思緒十分紊亂，他需要一段時間冷靜和研讀手邊的資料才能確定他到底發現了什麼。一句話在他的腦中以眩目的光芒不停地閃耀著──偉大的計劃將會成功！

『偉大的計劃將會成功！』

雷斯林猛然吸了口氣，這才意識到他剛剛幾乎已經忘記了呼吸。放在冰冷龍珠上的雙手微微顫抖，一陣強烈的情緒席捲而來。他發出獨特、怪異的笑聲，因為這次，在他夢中的足跡將不再通往斷頭臺，而是通往一扇白金門，上面裝飾著五頭龍的徽記。在他的命令之下，那扇門將會開啟。他只需要找到，並殺死那名侏儒就可以──

雷斯林突然覺得雙手傳來一陣猛烈拉扯。

「住手！」他命令道，詛咒自己為何如此大意。

但龍珠並沒有服從他的命令。太遲了，雷斯林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拖了進去──

當他被愈拉愈近時，發現那雙手跟以前不同了。以前那雙手是毫無特徵，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既不年輕也不蒼老。可是，現在那雙手是一雙女性的手，柔軟、細緻，有著白嫩的肌膚，以及如同死神般的氣息。

雷斯林冒著冷汗，剋制住那撕心裂膽的劇烈恐慌，使出所有氣力，和那雙手背後的意志抗爭。

它們愈拉愈近，愈拉愈近。他可以看見那張臉了，那是張女子的臉，美麗、擁有黑色雙眸；她口中說著誘惑的話語，讓雷斯林的肉體熱情地做出回應，靈魂卻痛苦地嘶喊著。

愈來愈近，愈來愈近──

雷斯林絕望地試圖掙脫，試圖逃離那看似溫柔，卻堅硬似鐵的一雙手。他進入自己的靈魂深處，搜尋著，試圖找尋出隱藏的部份；但，他究竟要找些什麼，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某種力量、在某個地方，可以救他脫離這個危險──

一個戴著帕拉丁的護身符，溫柔婉約的白袍牧師影像出現了。她在黑暗中放射出光明，有那麼片刻，那雙手鬆了開來，但那只是一瞬間。雷斯林聽見一名女子淫蕩的笑聲。那影像破碎了。

「哥哥！」雷斯林用乾裂的嘴脣喊道，卡拉蒙的影像出現了。他穿著黃金盔甲，寶劍在手中閃閃生光。他站在弟弟身前，護衛著他。但是戰士連一步都來不及跨出，就被人從後面給一刀砍倒了。

愈來愈靠近──

雷斯林的頭往前一傾，他的力氣和意識都在急速流失。接著，出乎意料之外，從他靈魂的最深處，出現一個孤單的身影。他沒有白袍，手中也沒有寶劍。那人的影像矮小、肥胖，臉上掛著髒兮兮的淚痕。

她的手上只抓著一隻──一隻死了很久的──老鼠。

卡拉蒙在天一破曉時就抵達了營區。他徹夜不停地趕路，感到全身僵硬，又餓又累。

在最後的幾個小時中，柔軟的牀和豐盛的早餐是他最大的支柱；當他看見營區時，忍不住露出開懷的笑容。他正準備要策馬向前，卻發現眼前出現十分不尋常的景象。卡拉蒙比了個手勢，示意所有護衛停下馬來。

「發生什麼事？」他警覺地問，有關食物的念頭消失得無影無蹤。

緊跟在後的加瑞克十分迷惑地搖搖頭。

此處本來應該有許多晨起做飯的炊煙，以及被挖醒過來的人們的嘟囔聲，應該像是一座被打破的蜂窩般忙亂。但，現在沒有任何炊煙，人們漫無目的地四處亂跑，或者是興奮地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討論些什麼。

接著，有人看到了卡拉蒙，開始大喊起來。眾人聚集起來，蜂擁向前。加瑞克立刻發出口令，他和護衛們立刻策馬向前，以銅牆鐵壁的態勢將卡拉蒙圍得密不透風。

這是卡拉蒙第一次見到他手下對他的忠心和情感，有一瞬間，他無法開口說話。然後，他含糊地清清喉嚨，命令護衛們讓開。

「這不是叛變。」他低語著穿過手下不情願讓開的一條路。「你看！沒有人武裝，大部份的人都是小孩和女人。不過──」他對弟兄們露出微笑。「還是多謝你們。」

他的目光特別掃過那名年輕的騎士加瑞克，後者因為興奮而漲紅了臉，手依然放在劍柄上。

現在，那羣人最前面的幾個已經跑到卡拉蒙面前，他們手抓著他的馬鞍，讓卡拉蒙的坐騎吃了一驚。他的坐騎以為這是一場戰鬥，耳朵不安地前後擺動著，準備要照著訓練時所學到的，將鐵蹄往人羣的方向踢出。

「後退！」卡拉蒙大吼道，勉強拉住胯下的駿馬。「後退！你們都瘋了嗎？你們看起來跟一羣農人一樣！我說後退！難道你們的母雞都逃掉了？這是什麼狀況？我的軍官們呢？」

「長官，在這里！」一名軍官的聲音傳來。那人漲紅著臉，又急又氣地推開人羣走到前面來。一方面被指揮官的命令所壓制，再加上跟著軍官前來的一羣衛兵開始驅趕人羣，這些人逐漸冷靜下來，原先的叫喊也變成低聲的嘟囔。

「請將軍見諒。」當卡拉蒙翻身下馬，輕柔地安慰著坐騎時，在旁邊的軍官尷尬地說道。那匹馬在卡拉蒙的撫摸下靜靜站立著，不過眼珠仍然骨碌碌地亂轉，耳朵依然不安地前後擺動著。

軍官是個比較年長的人，他並不是騎士，而是一名擁有三十年經驗的傭兵。他的臉上滿是傷疤，左手因為抵抗一次猛劈而被砍掉一部份，一隻腳也明顯地有些瘸。這天早晨，那張滿布疤痕的臉在年輕將軍的瞪視下紅了起來。

「哨兵已經先把您抵達的消息送了回來，但是在我來得及趕到您身邊前，這羣野狗，」他瞪著那些後退的人羣。「就像發春的母狗般對您衝過來，請將軍見諒，」他咕噥著說，「我沒有不敬之意。」

卡拉蒙努力維持住嚴肅的形象。「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他領著疲倦的馬兒緩緩走入營區。那名軍官沒有立刻回答，只是帶有某種含意地看了看卡拉蒙身邊的隨扈。

卡拉蒙明白了。「你們先走吧！」卡拉蒙揮揮手。「加瑞克，先去我的帳篷。」

當他終於和那名軍官單獨相處時──至少這已經是在一個擁擠的營區里盡可能單獨的狀況下。卡拉蒙使了個眼色，繼續之前的問題。

老傭兵只說了兩個字，「法師。」

在雷斯林的帳篷外，卡拉蒙一看到那羣如臨大敵的守衛們，心就開始往下沉。一看到卡拉蒙，有許多人都放心地鬆了口氣，也有許多人尊敬地喊著將軍，更有許多人竊竊私語道，「將軍來了。他會把事情處理好的。」許多人點點頭，甚至還有些人發出了歡呼。

眾人在軍官的咒罵下不情願地讓了開來，在圓形的人羣中讓出一條可以讓卡拉蒙通行的道路。守衛快速地讓開一條路，在他走過之後又隨即回到崗位上。眾人開始不安地推擠守衛，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由於軍官之前拒絕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卡拉蒙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即使是有隻綠龍坐在老弟的帳篷上四處亂吐火焰，也不會讓他感到驚訝。

但他走進去之後，看見一名年輕守衛直挺挺地站著，克麗珊娜在帳篷前不停地踱步。卡拉蒙好奇地看著那年輕人，覺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見過他。

「加瑞克的親戚，」他遲疑地說，試圖記起他的名字。「麥可，對吧？」

「是的，將軍。」年輕騎士說。他試圖挺直背脊，向將軍敬禮。但即使這個動作對他來說都太過喫力，年輕人的臉孔蒼白憔悴，眼中滿布血絲。他很明顯地就快倒下，但他依舊緊握著長矛，毫不動搖地把守著帳篷入口。

一聽見卡拉蒙的聲音，克麗珊娜立刻抬起頭。

「感謝帕拉丁！」她激動地說。

一見到她蒼白的臉孔和浮腫的雙眼，卡拉蒙在晨間明亮的陽光下也不禁打了個寒顫。

「把他們趕走！」他命令那些軍官，後者立刻開始對下屬下令。很快地，在咒罵聲和咕噥聲中，眾人逐漸散去，多半是覺得已經不怎麼刺激了。

「卡拉蒙，聽我說！」克麗珊娜把手放在他的臂膀上。「這──」

但卡拉蒙撥開克麗珊娜的手。他對克麗珊娜視而不見，準備走過麥可的身邊。年輕騎士舉起長矛，擋住他的去路。

「不要擋路！」卡拉蒙命令道，心中暗自吃了一驚。

「對不起，長官。」麥可雖然嘴脣顫抖，但依舊堅定地說，「但費斯坦但提勒斯告訴過我，任何人都不準進入。」

「你看到了吧！」克麗珊娜露出苦惱的表情。卡拉蒙則是後退一步，憤怒地瞪著麥可。「我試著要告訴你，你應該聽我說的！整夜都是這樣，我明明知道里面發生了什麼事！可是雷斯林讓他發誓，好像是以什麼信條還是規定的──」

「規章。」卡拉蒙咕噥著低語道，緩緩搖搖頭。「騎士信條和騎士規章。」他皺著眉，腦海中浮現出史東的影像。「沒有任何騎士會因為痛苦或是死亡而背棄的誓言。」

「可是這太瘋狂了！」克麗珊娜大吼道。她的聲音沙啞，無助地用雙手掩住臉。卡拉蒙遲疑地用手摟著她，害怕被她拒絕，可是她卻感激地靠著他。

「喔，卡拉蒙，我好害怕！」她喃喃道。「這實在太恐怖了。我從熟睡中醒來，聽見雷斯林尖叫著我的名字。我跑到這里，看見他的帳篷里有奇怪的閃光。他尖叫著讓人無法理解的話語，然後我聽見他叫出你的名字──最後他絕望地哀嚎起來。我試著要進去，但是──」她虛弱地比著直挺挺站著的麥可。「然後他的聲音開始慢慢地──消失了！好可怕，好像他被什麼東西慢慢吸走了！」

「然後怎麼了？」

克麗珊娜暫停片刻，然後遲疑地說，「他──他說了什麼東西，我實在聽不太清楚。光芒消失了，我聽見劈啪一聲──一切都靜止下來，靜得好恐怖！」她渾身發抖地閉上雙眼。

「他說了什麼？妳聽得懂嗎？」

「這是最奇怪的部份，」克麗珊娜抬起頭，困惑地看著他，「聽起來像是──噗噗。」

「噗噗！」卡拉蒙驚訝地復誦。「妳確定？」

她點點頭。

「為什麼他會叫一個溪谷矮人的名字？」卡拉蒙質疑道。

「我也不明白。」克麗珊娜疲倦地嘆氣，把遮在眼前的頭髮撥開。「我也在思考著同樣的事情。除非──她是不是那個告訴帕薩理安，雷斯林對她有多好的那個溪谷矮人？」

卡拉蒙搖搖頭。他可以以後再來擔心溪谷矮人。現在，他最大的問題是麥可。有關史東的回憶生動地浮現在他眼前。他曾經在騎士的臉上看過多少次那樣的表情？以騎士信條和規章起誓──

該死的雷斯林！

麥可會一直站在這里直到倒下為止，然後，當他醒來後發現自己沒有遵守自己的諾言，他會自殺的！一定有什麼方法可以避開這個困境，可以繞過他！卡拉蒙看著克麗珊娜，她可以利用牧師的力量來迷惑（註１）住這名年輕人──

卡拉蒙搖搖頭。這會讓整個營區的人都聯合起來準備把她燒死！該死的雷斯林！該死的牧師！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和他們的狗屁規章、信條！

他嘆口氣，走到麥可身邊。年輕人警覺地高舉長矛，但卡拉蒙只是舉起雙手，示意他沒有攜帶任何武器。

他清清喉嚨，知道自己要說什麼，但是不知道如何開始。當他想到史東時，他的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現史東的面孔，可是那不是他生前的臉──嚴肅、高貴、冷漠。卡拉蒙立刻知道，那是他死後的表情，痛苦和磨難將那頑固的驕傲和自豪給掩蓋過去。那雙黑眸中有著同情和諒解，卡拉蒙似乎看見騎士憂傷地對他笑了。

卡拉蒙片刻之間因為眼前的景象而張口結舌，什麼話都說不出口。但是那影像消失了，只留下那名年輕騎士嚴肅、恐懼、精疲力盡、下定決心的臉孔──

「麥可，」卡拉蒙的手保持在空中。「我曾經有個朋友，一名索蘭尼亞騎士。他──他現在已經死了。他在一場距離這里時空很遙遠的地方戰死了。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史──我的朋友就和你一樣，他相信騎士規章和──信條。他準備好要為規章和信條奉獻生命。但是，在最後，他發現還有比騎士規章和信條更加重要的──有些騎士規章和信條已經遺忘的東西。」

麥可的表情變得更為頑固，他握著長矛的手更緊了。

「就是人的生命。」卡拉蒙柔聲說。

他發現騎士滿布血絲的雙眼中出現了一絲閃光，那陣閃光被湧出的淚水給淹沒了。麥可生氣地想把眼淚給趕回去，原先堅定的表情開始恢復。但是在卡拉蒙眼中，他的表情中混入了一絲絕望。

卡拉蒙抓住這一絲的空隙，讓他的話如同對準敵人心臟的寶劍般長驅直入。「人的性命，麥可，這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們唯一擁有的。不只是我們自己的性命，還包括世界上其他人的性命。這是騎士規章和信條原先唯一要保護的目標。但是，在傳承的過程中，有人扭曲了這件事情，讓騎士規章和信條變得比人的性命更重要。」

慢慢地，他依舊高舉著雙手，往年輕人的方向走了一步。

「我不是為了任何不當的理由要請你叛離你的崗位。你和我也都明白，你不是因為懦弱才離開這個崗位。」卡拉蒙搖搖頭。「只有神才知道你昨晚看到了什麼。我現在請你離開是基於同情。我的弟弟就在里面，可能快要死了，也可能已經死了。當他逼你發誓時，他或許沒預見到現在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一定得到他身邊纔行。讓我過去，這沒有什麼不榮譽的。」

麥可僵硬地站著，眼睛直直地瞪著前方。然後，他突然崩潰了下來。他的肩膀一軟，長矛從他已經毫無知覺的手中落下。卡拉蒙扶住年輕人，將他扶近自己。年輕人無力地抽噎著，卡拉蒙笨拙地拍拍他的肩膀。

「來，就是你，」他看著四周，「去把加瑞克找來──啊！原來你在這里。」他看見年輕的騎士跑過來，鬆了口氣。「把你的親戚帶回營火邊，讓他喫些熱食，並好好地睡一覺。喂！」他指著另外一個守衛。「接替這個位置。」

當加瑞克領著他的親戚離開時，克麗珊娜開始走進帳篷，但卡拉蒙阻止了她。「最好先讓我進去，女士。」他說。

他本來預期會有一場爭執，卻意外地發現她虛弱地讓了開來。卡拉蒙的手正好放在帳篷的布簾上，克麗珊娜的手就在此時放到他的臂膀上。

他吃了一驚，轉過身。

「卡拉蒙，你和伊力斯坦一樣睿智。」她看著他說。「我本來可以這樣說服這名年輕人，為什麼我沒這麼做？」

卡拉蒙漲紅了臉。「我──我只是比較了解他而已。」他低聲道。

「我不想了解他。」克麗珊娜臉色蒼白地咬著下脣。「我只想要他服從我。」

「聽著，女士。」卡拉蒙嚴肅地說，「妳以後可以再來反省。現在我需要妳的幫助！」

「沒問題。」那堅定、自信的神情又回到克麗珊娜的臉上。她毫不遲疑地跟著卡拉蒙走進雷斯林的帳篷。

在帳篷外眾人的好奇注視下，卡拉蒙小心地拉上布簾。里面十分黑暗，一眼看去，幾乎沒辦法分辨出任何形體來。兩人無聲地站在帳篷入口，靜候眼睛適應帳篷里的黑暗。克麗珊娜突然緊抓住卡拉蒙。

「我可以聽見他的呼吸！」她鬆了口氣。

卡拉蒙點點頭，緩緩地往前走。曙光已經開始將夜色從帳篷中驅趕開來，他的每一步都看得更清楚。「就在那里！」他匆忙地將一張擋住他路的凳子踢開。「小雷！」他柔聲叫著，單腿跪了下來。

法師躺在地板上。他的面色灰白，單薄的嘴脣泛紫。他的呼吸又淺又急，但至少還有呼吸。卡拉蒙小心地抬起弟弟，將他輕輕放在牀上。在微光中，他可以看見雷斯林嘴角露出淺淺的笑容，彷彿迷失在美妙的夢中。

「我想他現在只是在睡覺而已。」卡拉蒙迷惑地對克麗珊娜說，後者正幫雷斯林蓋上毯子。「可是很明顯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他在逐漸變亮的晨光中打量著帳篷四周。「我不知道──天哪！」

克麗珊娜回頭看向身後的景象。

帳篷的支柱被燒得焦黑，篷布四處都是燒灼的痕跡，有些地方甚至看起來已經融化了；帳篷里面似乎經歷過一場大火，但卻又讓帳篷好端端地立著，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真正讓卡拉蒙大喫一驚的是，在帳篷正中央，放在桌上的那個物品──

「龍珠！」他敬畏地低語。

由三種袍色的法師在遠古所打造的龍珠，里面裝的是善良、邪惡和中立的龍類本質，力量強大到可以跨越時空的阻隔。現在依舊放在雷斯林特地為它所打造的銀製臺座上。

它曾經是個散發魔光的物品。現在卻毫無生命，一點光亮都沒有，中間還裂開了一條大縫。

現在──

「它破了。」卡拉蒙說。

【註】

１　魅惑人類或是哺乳類──這是第二級的牧師神術。這個神術可以影響被當作目標的單一人類或是哺乳類，然後該名生物會把施術者當成最受信任的朋友或盟友，必須要盡全力聽從和保護。

## ３─４

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乘著由漁船、木筏、小艇所組成各式各樣的克難艦隊渡過了海峽。雖然海峽的距離並不長，但這段旅程整整花了卡拉蒙一週的時間才將人們、動物和補給全數運送過去。

當卡拉蒙準備好要渡海時，大軍的數量已經增加到沒有足夠的船隻可以將他們一次載過去。許多艘船隻必須要在海峽兩邊奔波。最大的船隻用來運載牲畜。這些船被改裝成水上農莊，有給馬暫待的馬廄、牛隻安身的草房和豬隻所住的豬圈。

大多數時間，一切都十分順利；但卡拉蒙也因此每晚只能睡三個小時。因為所有人都認為一切事情只有他才能解決，從暈船的牲畜，到不慎掉入水中、必須從海底撈起來的武器，他都得親自處理。正當渡海的行動看來就要結束，每個人幾乎都已經到達對岸時，又出現了一場風暴。這場風暴掀起巨浪，讓兩艘下錨不夠穩固的船撞在一起，沉在港灣里，整整兩天的時間大軍無法動彈。不過，最後大多數的人還算是安全地渡過海峽，這中間只有幾名嚴重暈船的人、一名掉入海中的小孩（後來救了起來），以及一隻因為驚慌在船上亂踢，導致斷腿的馬匹（已經被宰殺，製成肉乾分了下去）。

在阿班尼西亞平原靠岸後，大軍馬上和平原人（他們是居住在阿班尼西亞北邊平原，渴望得到索巴丁傳說中黃金的蠻族）的酋長以及丘陵矮人的代表會面了。卡拉蒙在此時所受到的震撼讓他好幾天都恢復不過來。

「瑞加．火爐和其屬下！」加瑞克在帳篷的入口朗聲道。騎士往旁邊讓開，三名矮人走了進來。

那個名字在卡拉蒙的耳中迴響著，讓他難以置信地盯著第一名矮人。雷斯林削瘦的手指深陷卡拉蒙的手臂，讓他感到一陣劇痛。

「一個字都不準提！」法師耳語道。

「可是他──他看起來──還有那個名字！」卡拉蒙壓低聲音，結結巴巴地說。

「當然是這樣，」雷斯林理所當然地說，「這就是佛林特的祖父。」

佛林特的祖父！他們的老友佛林特．火爐。年老的矮人在神之鄉死在坦尼斯的懷中；那名老矮人，是那麼地頑固、食古不化，但是心腸卻又那麼軟。他一直看起來都像是卡拉蒙的祖父。他現在甚至還沒出生呢！而如今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他的祖父！

卡拉蒙突然間意識到周遭的環境和時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彷彿受到重重的一擊。在這之前，他一直當成自己是在原來的時空里冒險。他對周遭發生的事情一直滿不在乎，即使是雷斯林所謂的「送他回家」，在他心目中也像是叫艘船來溯溪而上一樣簡單。他早就忘記什麼關於改變歷史的事。現在這一切都讓他腦中一片混沌，似乎所有事情都在一個封閉的圓圈內不停打轉。

卡拉蒙覺得全身又冷又熱。佛林特還沒出生，坦尼斯不存在，提卡也不存在，他自己甚至也還不存在！不！這太難以理解了！這不可能！

帳篷在卡拉蒙的眼前開始搖晃起來，他很害怕自己一個不小心就會嘔吐。很幸運地，雷斯林看見他哥哥蒼白的臉色，立刻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麼，在試圖理解些什麼。於是法師優雅地站起來，擋住愣掉的哥哥，對著剛進來的矮人說著歡迎的話語。不過，在雷斯林這麼做的同時，也向卡拉蒙投射了銳利的眼神，提醒他現在還有任務。

卡拉蒙努力試圖恢復鎮定，將困擾和疑惑從腦中趕開，告訴自己可以等到以後再來安安靜靜地和這些問題打交道。他最近常常這樣。只不過很不幸地，這所謂安安靜靜的時間從來沒出現過──

卡拉蒙站起來，勉強和那位灰鬍子、看來十分剛毅的矮人握了握手。

「我從來沒想過，」瑞加老實不客氣地在椅子上坐下來，一口把給他的麥酒喝乾。「我會跟人類及法師打交道，特別這竟然是為了對抗我自己的骨肉血親。」他皺著眉瞪著杯底。卡拉蒙比了個手勢，讓隨從裝滿他的酒杯。

瑞加仍然皺著眉，等著泡沫消退。然後，他嘆著氣，對卡拉蒙舉杯致意，此時卡拉蒙已經回到他的座位上。「Durth Zamish och durth Tabor，不平凡的時光讓不平凡的夥伴結合在一起。」

「我很同意你說的話。」卡拉蒙咕噥著，瞥了雷斯林一眼。將軍舉起自己裝著清水的杯子，一飲而盡。雷斯林出於禮貌地在嘴脣上沾了一些酒，隨即將酒杯放下來。

「我們明天早上再開會討論相關的細節。」卡拉蒙說。「到時平原人的酋長也會過來。」瑞加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卡拉蒙偷偷地嘆口氣，預見了即將到來的危機。不過，他還是繼續用愉悅的口吻說，「今晚讓我們共進晚餐，慶祝我們締結的盟約。」

一聽見這話，瑞加立刻站起來。「也許我必須跟蠻人並肩作戰，」他低吼道，「但是，我以李奧克斯的鬍子起誓，我可不願意跟他們或是你們一起喫飯！」

卡拉蒙再度站了起來。此時他身著最好的儀典盔甲（也是騎士們的禮物），看起來十分地有威嚴。矮人抬頭望著他。

「你可真壯，對吧？」矮人說，不屑地搖著頭。「我想你腦袋里的東西大概不比你的肌肉靈光。」

卡拉蒙忍不住露出微笑，但是他的心卻隱隱作痛。這聽起來真像是佛林特在說話！

但雷斯林臉上沒有笑容。

「我哥哥非常擅長於各種戰術和戰技。」法師冷冷地、突然開口說，「當我們離開帕蘭薩斯時，只有我們三個人。全是由於卡拉蒙將軍的技巧和機智，才讓我們能夠率領這麼龐大的軍隊來到你的門前。我想你也會同意他的領導能力的。」

瑞加再度發出不屑的聲音，從濃密的眉毛底下打量著卡拉蒙。他猛然轉身，沉重的盔甲發出匡噹聲，步履沉重地踏出帳篷。最後他停了下來。

「從帕蘭薩斯離開時只有三個人？現在變成這樣？」他銳利的目光掃向卡拉蒙，手比劃著眼前的帳篷、守在帳篷前穿著閃亮盔甲的騎士、協助卸下船上補給品的數百名工人、鍛鍊戰技的成千戰士，以及無數的營火──

弟弟對他難得的讚美讓卡拉蒙幾乎說不出話來，只能勉強地點點頭。

矮人又哼了一聲。但是這次他的眼中隱隱閃動著難以隱藏的敬佩。他又再度匡啷作響地往外走去。

突然，瑞加把頭探進帳篷中。「我會參加你的晚宴！」他無禮地大吼道，然後大踏步離開了。

「哥哥，我也必須要離開了。」雷斯林若有所思地站起來，朝出口走去。他的手收在黑袍內，陷入自己的思考中。當他感覺到有人拉住他的手時，被打斷的惱怒讓他忿忿不平地抬頭瞪著哥哥。

「怎麼？」

「我──我只想說──謝謝你。」卡拉蒙吞嚥著口水，沙啞地說。「對你剛剛所說的，我很感激。你──你之前從來沒有說過──像那樣的話。」

雷斯林笑了。但他眼中並沒有光芒，可是卡拉蒙太過高興，並沒注意到這點。

「這不過是事實而已，哥哥。」雷斯林聳聳肩。「而且這也讓我們的目標更容易達成，因為我們需要那些矮人和我們結盟。我常常告訴你，如果你願意花時間去訓練的話，你其實有很大的潛力。畢竟，我們是雙胞胎，」法師諷刺地說，「我可不認為你和我之間的差異有你認為的那麼大。」

法師正準備離開，但是再度感覺到哥哥的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他強忍住不耐煩的衝動，轉過身來。

「雷斯林，當我還在伊斯塔時，我想要殺死你，」卡拉蒙舔舔嘴脣。「而且我認為我有理由；至少就我所知是這樣。但我現在沒那麼確定了。」他嘆口氣，看著自己的腳，接著抬起頭來說，「我現在想，你是故意讓那些法師把我送回到過去，幫助我學到這一課。也許真正的理由不是這樣──」卡拉蒙遲疑地加上一句，注意到弟弟的嘴脣抿得更緊，冰冷的雙眼變得更冷冽。「我很確定這並不是全部的理由。你認為你這麼做是為了自己，但是我覺得，在你心中有個角落，你其實是在乎的，雖然只有一些些。你身上的某個部份看到我遇到麻煩，你想要幫助我。」

雷斯林饒富興味地看著哥哥，然後再度聳聳肩，「說得好，卡拉蒙。如果你這種浪漫的幻想可以讓你打起仗來更有力，如果這可以讓你更快速地擬定作戰計劃，如果這可以幫助你思考得更快，更重要的，如果讓你這麼想我就可以離開這座帳篷，那麼請便。請擁抱這個浪漫的幻想！我根本不在乎。」

法師抽開手，無聲地走到帳篷門口。他在這里遲疑了一下，半轉過身，低聲地說，語調中帶著些許傷感。

「卡拉蒙，你從來沒有真正地了解過我。」

然後他就離開了，黑袍在他移動時發出了窸窣聲。

晚宴是在露天舉辦。宴會的開場就帶來了不祥的預兆。

食物放在長長的木桌上，這是利用渡海的木筏倉促間克難製造出來的。瑞加帶著一大羣矮人，大約有四十名。黑夜──平原人的酋長，他嚴肅的神情和高大的身形也讓卡拉蒙想起了河風，他也帶了四十名戰士前來。因此，卡拉蒙挑選了自己值得信賴的四十名護衛，希望他們能夠不要喝得爛醉。

卡拉蒙從一開始就猜到了，當眾人進來時，矮人們會坐在一起，平原人會坐在一起。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服他們混坐。的確，當雙方都到場後，兩邊的人都沉默、嚴肅地瞪著對方，矮人們圍在首領旁邊，平原人圍著他們的酋長。卡拉蒙的部下則不知所措地看著。

卡拉蒙站在雙方的面前。他今天的穿著十分謹慎。他穿著從競技場帶來的金色頭盔和護甲，以及他自己打造的其他附件。這些打扮搭配著他古銅色的肌膚、健壯的肌肉，英俊果斷的臉孔，塑造出一個非常完美的領袖形象。讓矮人們也不情願地交換著讚歎的眼神。

卡拉蒙舉起手。

「歡迎賓客們到場！」他用低沉的聲音喊道。「歡迎。這是一場友誼的盛宴，這是為了我們的盟約和不同種族間的友誼──」

一聽到這話，底下傳來了不滿和騷動的聲音。一名矮人甚至吐了一口口水到地上，讓幾名平原人抓住長弓，往前跨了一步；因為這對平原人來說是極大的污辱。他們的酋長阻止了他們，卡拉蒙對眼前的騷動視而不見，冷靜地繼續說下去。

「我們準備要並肩作戰，甚至同生共死。因此，讓我們在見面的第一個晚上像兄弟般共飲，彼此分享麵包。我知道你們很不願意和自己的同胞和朋友分開，但是我想讓你們結交新的朋友。因此，為了讓大家彼此更熟稔，我決定大家應該來玩個小遊戲。」

一聽到這段話，矮人的眼睛圓睜，鬍子搖動著，低沉的咕噥聲像悶雷般在夜空中傳送著。從來沒有成年的矮人會玩遊戲（某些娛樂性的活動像是擲石、或投鎚都被當成運動）！不過，黑夜和他的部下則都興奮起來。因為平原人生來就愛遊戲和競賽。遊戲和競賽所帶來的樂趣幾乎就和鄰居徵戰一樣有趣。

卡拉蒙揮了揮手，指著一個巨大、新搭好的圓錐形帳篷。這個帳篷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平原人和矮人許多好奇的目光。帳篷幾乎有二十呎高，上面裝飾著卡拉蒙的旗幟──絲質的九芒星旗幟，在晚風中飄蕩著，被熊熊的營火給照耀。

當眾人看著帳篷時，卡拉蒙伸出手，用力拉了一條繩子。一瞬間，帳篷的周邊立刻掉了下來。在卡拉蒙的一個手勢下，立刻被幾個微笑著的年輕小孩給拖了開來。

「這是什麼怪招？」瑞加低吼著，伸出手撫摸著斧頭。

一根沉重、粗壯的木柱矗立在一片黑色、冒泡的爛泥中。柱子的表面經過特別的刨削，在火光下隱隱生光。在柱子頂端是一個由堅實木頭所打造的圓形平臺，上面只有幾個形狀不規則的、特別雕鑿出來的坑洞。

不過，吸引矮人和人類目光以及讚歎的並不是這根柱子，而是在柱子頂端的一對武器。那是一柄寶劍和一柄戰斧，兩把武器的握柄交叉，構成了一幅誘人的景象。因為這兩柄武器不是一般人所攜帶、以生鐵打造的粗陋武器，而是以最好的鋼鐵所鍛造的神兵利器。兩柄武器精緻的作工讓二十呎底下的人們都目瞪口呆地看著，感到非常地妒羨。

「李奧克斯的鬍子啊！」瑞加深深吸了口氣。「這把斧頭值我們的一整座村莊！我願意用五十年的壽命來換這樣的一把武器！」

黑夜看著那把劍，不停地眨著眼，試圖趕走那些模糊了視線的淚水。

卡拉蒙露出笑容。「這些武器是你們的！」他宣佈道。

黑夜和瑞加兩人都瞪著他，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

「只要──」卡拉蒙繼續道，「你們能夠把它們拿下來！」

一瞬間，侏儒和人類都騷動起來。每個人都迅速衝向坑洞，逼得卡拉蒙在這一場混亂中大聲叫喊。

「瑞加和黑夜，你們每個人可以找九名戰士來幫忙！先獲得獎品的人就可以把它帶回家！」

黑夜不需要其他人催促。他毫不遲疑地跳入泥漿中，開始往柱子的方向衝。不過他每踏出一步，就愈陷愈深。當他終於抵達柱子時，黏稠的液體已經深陷過他的膝蓋。

更為小心的瑞加，花時間仔細觀察他的對手。他找來九名最強悍的矮人來幫助他。他和部下們一起跨入泥濘中，整羣人幾乎立即因為沉重的護甲消失在泥漿里。他們的朋友們同心協力地把他們給拉了出來。最後浮出來的是瑞加。

矮人咒罵了所有他認識的神，忿忿不平地將泥巴從鬍子里面弄出來。然後他皺著眉，開始脫掉身上的盔甲。他將斧頭高舉，等也不等護衛跟上來就衝了出去。

黑夜已經到達了木柱邊。就在基底附近，泥濘並不深，甚至還有堅實的硬地可站。酋長用手抓住柱子，雙腳夾得緊緊的，一個使力，把自己送上三呎高左右之處，對著底下為他加油的族人露出滿意的笑容。接著，他突然開始往下滑。他咬緊牙關試圖繼續掛在上面，卻沒有任何效果。最後，酋長大人在矮人輕蔑的嘲笑聲中慢慢地滑了下來。他坐在泥濘里，怒視著柱子──上面塗滿了動物的油脂。

瑞加半遊半走地好不容易來到了柱子底端。此時，他已經深陷在及腰的泥濘里，只有矮人的那股牛脾氣逼迫他繼續不斷地往前。「閃開！」他對遭遇挫折的平原人說，「用你的大腦！如果我們上不去，我們就把獎賞給弄下來！」

在瑞加濺滿泥漿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掏出斧頭，一斧揮了下去。

卡拉蒙強忍住笑容，看著意料中的結果。

一陣巨響傳來。矮人的斧頭彷彿撞到一座山般彈了開來──這根木柱是從粗壯堅硬的鐵木樹上鋸下來的。劇烈震蕩的斧頭脫手飛出，這一擊的反彈力讓瑞加趴在泥漿中。現在輪到平原人們笑了，沒有任何人笑得比全身爛泥巴的酋長還要大聲。

矮人和人類彼此瞪視著，氣氛一時間緊張了起來。笑聲被憤怒的低語聲給掩蓋過去。卡拉蒙屏住呼吸，瑞加的目光轉到那把已經折損的斧頭，看它慢慢沉入泥漿中。他又抬頭看向那把精鋼打造的斧頭，銳利的刀鋒在火光中閃閃發亮。

瑞加的護衛們現在都把盔甲給脫下來，走到他身邊。瑞加大吼大叫命令他們在滑溜溜的柱子底下排成一列。然後矮人們開始疊羅漢。三個人站在底端，兩個人站在他們背上，最後再站上另外一個人。最底層的人被泥漿淹過了腰際，但所幸還是能踩到堅硬的地面。

黑夜一言不發地看著眼前的景象，然後叫來九名戰士。在幾分鐘之內，平原人也開始疊羅漢。矮人們因為比較矮，所以被迫要讓他們的金字塔底端比較小，最後再由一名矮人試圖碰到頂端。瑞加自己站在金字塔的最頂端，墊起腳，在他腳下的矮人們開始發出哀嚎聲，人肉金字塔也開始逐漸左右搖晃。他極力伸長手，試圖碰到平臺。可是，他不夠高。

黑夜站在自己人的背上，輕易地就碰到了平臺的底端。然後，他對著愁眉苦臉的瑞加露出勝利的笑容，試著讓自己穿過那些形狀怪異的開口。

他穿不過去。

不管流了多少汗、咒罵多少次、屏住多少次呼吸都沒用。平原人甚至沒辦法把肩膀擠過那個形狀怪異的洞口。就在那一瞬間，瑞加跳向平臺──

差了一點。

矮人咻的一聲劃破夜空，掉落在泥濘之中。之前他跳躍的力量也把矮人們所疊的金字塔給打散了，讓矮人們像炸彈開花般飛散開來。

但是，這次平原人沒有開懷大笑了。黑夜低頭看著瑞加，突然跳了下來，落在瑞加身邊。他伸出手，把瑞加從泥漿里給拉了出來。

此時兩人都已經全身是泥，從頭到腳都被黑色的汙泥給蓋住，幾乎完全分辨不出彼此了。兩個人都站著，看著對方。

「你知道嗎，」瑞加把泥巴從眼中抹去。「只有我們能夠擠過那個洞。」

「我想你也知道，」黑夜從齒縫中迸出一句話。「只有我才能把你們送到上面去。」

矮人握住平原人的手。兩人很快地走到平原人所疊的金字塔旁邊。黑夜先往上爬，充當頂端的最後一人。當瑞加爬到平原人的肩膀上，輕易地擠過那個洞口時，圍觀的眾人都歡呼起來。

矮人爬上平臺，抓住斧頭和寶劍，高舉過頭，做出勝利的姿勢。羣眾靜了下來，矮人和平原人再度互不信任地看著彼此。

這是關鍵了！卡拉蒙心想。瑞加，你的身體里到底有多少佛林特所遺傳到的特質？黑夜，你到底和河風有多相像？我把一切都賭在這上面了！

瑞加透過那個洞口，低頭看著平原人嚴肅的臉。「這柄斧頭一定是由李奧克斯親手打造的，藉著你的幫助，我才獲得了這柄神器。平原人，我欠你一次。如果能夠和你並肩作戰，我會感到很光榮的。而且，如果你要和我共同打擊敵人，你將需要一把稱手的兵器！」

在如雷般的歡呼聲中，他將那柄閃耀著異光的巨劍交給了黑夜。

## ３─５

宴會一直持續到深夜。會場中洋溢著笑語，以及用索蘭尼亞語和矮人語交談的聲音。

雷斯林很簡單地就從這場面中溜走了。在無比的興奮中，沒有人還會記得有這名沉默、憤世嫉俗的法師。

雷斯林躲在陰影中，悄悄走回卡拉蒙替他修好的帳篷中。穿著黑袍的法師彷彿和黑夜融為一體，幾乎沒有人能發現他。

他刻意避開克麗珊娜的帳篷。此時她正站在入口處，若有所思地看著眼前的喧鬧。她不敢加入他們，深知女巫的靠近將會嚴重破壞卡拉蒙的名聲。

真諷刺，雷斯林心想，在這個時代大家可以容忍黑袍法師，卻瞧不起、唾棄帕拉丁的牧師。

雷斯林穿著柔軟的皮靴，不留痕跡地穿過大軍駐紮的營區。其實這也滿有趣的，雷斯林心想，他帶著輕蔑的笑容抬頭看著白金龍和五頭龍的星座。

如果不是某個侏儒的幹擾，費斯坦但提勒斯就會成功──這個念頭再度讓雷斯林覺得一切充滿了希望。在他的計算之中，這個侏儒是關鍵。很明顯地，侏儒改變了歷史；不過他是怎麼辦到的，則是個謎。雷斯林仍然推斷出，前往薩曼的山中要塞是他的首要任務。然後，一旦在那邊站穩腳跟，要混進索巴丁王國，把侏儒給除掉就變得很簡單了。

時間的洪流雖然之前被改變過，但是經過這樣的調整後，一切都將回到原來的軌道上。即使費斯坦但提勒斯失敗了，但他將會成功。

因此，即使這和費斯坦但提勒斯之前的所作所為完全一樣，雷斯林還是全心全意地投注在這場戰爭的規劃中，以確保自己可以抵達薩曼要塞。他和卡拉蒙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舊地圖，試圖搞清楚它的防禦設施，同時和他們在未來曾經看過的景象相比對，希望能推測出這里有什麼樣的改變。

勝負的關鍵就在帕克塔卡斯要塞。

這句話，卡拉蒙嘆著氣說過很多次，沉重的口吻彷彿完全沒了希望。

「鄧肯一定會用重兵防守它。」卡拉蒙爭論道，手指放在地圖上標明這座雄偉要塞的小點上。「小雷，你也記得它的樣子。你記得它是怎麼樣蓋在兩座高聳入云的山峯之間！這些該死的矮人可以在那邊守上好幾年！關閉大門，啟動放下大石的機關，我們就被困住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花了一整羣銀龍的力量才舉起那塊巨石。」大漢陰鬱地說。

「繞過它。」雷斯林建議道。

卡拉蒙搖搖頭。「要走哪個方向？」他的手指往西移動。「奎靈那斯提在這邊，那些精靈會把我們割成碎片，曬成肉乾。」他手又往東移動。「這個方向不是海就是山。我們沒有足夠的船隻可以渡海，而且，你看，」他把手指往下移。「如果我們在這里登陸，在南邊的那座沙漠中。我們兩邊的側翼將會門戶大開，帕克塔卡斯在北邊，索巴丁王國在南邊，將我們的生路完全阻斷。」

大漢在帳篷里不停來回踱步，偶爾停下來，惱怒地看著那張地圖。

雷斯林打了個哈欠，站起來，輕輕將手放在卡拉蒙的手臂上。「記住這一點，哥哥。」他柔聲說，「帕克塔卡斯的確陷落了！」

卡拉蒙的臉色暗了下來。「是啊！」他咕噥著，一想起這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某種規模龐大的遊戲，就讓他怒火中燒。「我想你不記得人家是怎麼辦到的吧？！」

「不記得。」雷斯林搖搖頭。「但是它將會陷落──」

他暫停片刻，低聲默念，「它將會陷落！」

從森林之中，在營火和木欄之間，有三個矮胖的影子躲過了星光、月光，悄悄接近營區。他們在營區邊緣遲疑了一下，似乎不太確定自己要去什麼地方。最後，終於有一個人移動了。另外兩人點點頭，飛快地穿越黑暗的地形。

他們很快地移動，但不十分安靜，因為沒有矮人可以安靜地移動。而這些人聽起來比一般矮人更吵鬧。他們跌跌撞撞地在森林中前進，踩斷任何散落的樹枝，嘴里喃喃不停地咒罵著。

雷斯林在黑暗的帳篷中等待著他們，從很遠的地方就已聽到他們的聲響，忍不住搖搖頭。但也就是因為這樣，他纔在宴會達到最高潮時安排這場會面，提供適當的掩護。

「進來。」當鐵頭靴的聲音在帳篷外面停下來時，他說。

矮人們暫停了一下，伴隨著低沉的咒罵和喘氣聲，沒有人想要第一個碰觸這帳篷。一聲粗魯的咒罵聲回答了他們的遲疑，帳篷的布簾被粗暴地掀了開來，猛力的程度幾乎要把整頂帳篷也給撕裂開來。很明顯地，這位是領袖，因為後面跟上來的人舉止神經兮兮、鬼鬼祟祟，毫無大將之風。

帶頭的矮人大步走向帳篷中央的桌子，雖然在黑暗中，矮人的行動卻無絲毫遲疑。杜瓦矮人（註１）在地底下居住了這麼多年，幾乎已經培養出完美的夜視能力。甚至有些人謠傳，有些矮人具有精靈的夜視力，可以看見物體外緣的紅色線條。

但是，不論那名矮人的視力有多好，他還是看不見面前的黑袍人，彷彿他在最漆黑的黑夜中又看見了一團比黑夜還要黑的實體，就像他眼前的空間突然裂開了一個大洞般。這名杜瓦矮人算是極為強壯、勇敢──他的父親是因為猛烈的瘋病纔去世的──不過，這名闇矮人發現他自己依然止不住微微顫抖，從後腦勺感覺一陣寒意直滲透到他的脊髓里。

他坐了下來。「你們兩個，」他用矮人語對跟著他的兩名矮人說，「看著入口。」

兩人點點頭，迅速遠離現場，暗自慶幸自己有理由可以離開黑袍人的勢力範圍。兩人往黑暗的陰影中看去，一陣突然而起的強光讓他們大喫一驚，他們的領袖舉起手，咒罵著遮住眼睛。

「不要光──不要光！」他用粗陋的通用語說，接著就只能發出含糊不清的哀嚎聲。因為那道光芒並不是來自於火把或是蠟燭，而是來自法師合上的雙手。

所有的矮人天生就對魔法極度不信任，特別是未受教育、極端迷信的杜瓦矮人；幾乎只要一個街頭賣藝人的小把戲，便能讓他們恐懼得停止呼吸。

「我想看看那些和我交易的人。」雷斯林耳語道，「不用害怕，這個光從外面偵測不到。即使有人看到了，也會以為我在看書。」

杜瓦矮人慢慢放下手臂，在光芒中痛苦地眨著眼睛。他的兩名部下又再度坐了下來，這名杜瓦矮人就是之前參加過鄧肯會議的那一位。雖然他臉上依舊充滿了他族中那種混雜著瘋狂和陰險狡詐的表情，但是在他那雙黑眼中，依舊有一絲理性的光芒，這也讓他成為最危險的敵人。

即使當法師打量著他時，那雙黑眸也正打量著法師。杜瓦矮人感到很驚訝，他和大多數矮人一樣，對人類沒什麼好感；人類法師更是不值得信任。但是，這名杜瓦矮人精明世故，他可以從雷斯林單薄的嘴脣、凹陷的雙頰、冰冷的雙眼中看見其對力量的渴望。這讓他不只能夠信任眼前的法師，更信任擁有這種情感的人。

「你──就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杜瓦矮人粗魯地問。

「正是。」法師雙手一揮，火焰就消失了，讓眾人再度被黑暗所籠罩。這點至少讓矮人鬆了口氣。「我也會說矮人語，讓我們用你的語言交談。事實上，我比較喜歡這樣，免得我們之間產生什麼誤會。」

「很好，」杜瓦矮人往前靠。「我是阿蓋特，我族的領袖。我對你捎來的訊息很感興趣。不過，我們必須要知道更多才行。」

「也就是說，『我們有什麼好處』？對吧！」雷斯林故意模仿對方的口吻道。他伸出纖細的手，指向帳篷的角落。

阿蓋特往他所指的方向看，起初什麼都看不見，但隨即在帳篷角落有一樣東西開始發光，起初光芒很柔和，再逐漸地增強，變得十分耀眼。阿蓋特再次深吸一口氣，只不過這次是興奮驚訝多過恐懼。

突然，他敏銳、懷疑地瞧了雷斯林一眼。

「請便，你可以自己檢查，」雷斯林聳聳肩。「事實上，如果我們今晚就達成協議，你就可以直接帶走它。」

阿蓋特已經離開了位置，笨拙地走向帳篷的角落。他跪了下來，伸手進去撫摸這些閃耀著魔法光芒，滿滿一箱的鋼幣。有很長的時間，他只是呆呆地凝視這箱財寶，聽著鋼幣從手指間掉落的清脆聲響。然後，他嘆了口氣，走回座椅。

「你有計劃嗎？」

雷斯林點點頭。鋼幣所沾染的魔法光芒慢慢消退了，但是上面依舊有淡淡的魔光讓矮人不斷分心。

「有間諜告訴我們，」雷斯林說，「鄧肯計劃要和我們的軍隊，在帕克塔卡斯前面的平原展開會戰，準備要在那邊將我們徹底殲滅。如果沒辦法將我們殲滅，他準備退回要塞，啟動那巨大的防衛裝置，把幾千噸的石頭砸下來，徹底擋住入口。」

「藉著他在那邊儲存的武器和食物，他可以一直防守到我們不支撤退，或者是等索巴丁的援軍到來，將我們夾擊在山谷中為止。我說的對吧？」

阿蓋特摸著他的黑鬍子。他掏出小刀，把它往空中丟，又敏捷地將它接住。他抬頭看向法師，突然停下來，莫可奈何地張開手。

「我很抱歉。這是個緊張就會有的習慣，」他露出古怪的微笑。「我希望不會也讓你跟著緊張起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我可以──」

「如果這會讓我不舒服，我可以應付的。」雷斯林輕聲說。「來吧！」他比著手勢，「試試看。」

阿蓋特聳聳肩，雖然那雙隱藏在黑色兜帽下的雙眼讓他覺得有點不安，他還是把刀子丟向空中──

一隻細白的手憑空出現，抓住小刀柄，迅速地將鋒利的刀鋒插進兩人之間的桌面。

阿蓋特的眼中閃著異光。「魔法。」他低吼道。

「只是雕蟲小技。」雷斯林冷冷地說，「現在，你是要繼續談正事？還是要跟我玩這種我從小就已學會的遊戲？」

「你的情報很正確。」阿蓋特咕噥道，把小刀收了回去。「鄧肯的計劃確實是這樣。」

「很好。我的計劃很簡單，鄧肯將會留在要塞里，不會出現在戰場上。他將會下令封閉要塞的大門。」

雷斯林躺回椅子上，秀氣的指尖輕觸。「當命令到來之時，門不會被關起來。」

「就這麼簡單？」阿蓋特冷笑道。

「就這麼簡單。」雷斯林雙手一攤。「要關門的人就會死。你只需要將門守住幾分鐘，直到我們可以衝進大門為止。帕克塔卡斯將會陷落，你的族人也會放下武器，要求加入我們。」

「聽起來簡單，可是有一個問題，」阿蓋特機靈地看著雷斯林。「我們的家人和住所都在索巴丁里面，如果我們背叛了大家，他們會怎樣對付我們的親人？」

「什麼都不會發生。」雷斯林說。他手伸進腰間的小袋里，掏出一個用黑色緞帶綁住的卷軸。「你必須把這份文件交給鄧肯。」他將卷軸遞給阿蓋特，比了個手勢。「讀讀看。」

矮人皺著眉，仍懷疑地看著雷斯林。他打開卷軸，將它拿到那一箱錢幣旁，就著微弱的魔光閱讀。

他抬頭看著雷斯林，驚訝地說。「這──這是我族的文字！」

雷斯林點點頭，有些不耐煩。「當然，不然你以為會是什麼？不這樣鄧肯是不會相信的。」

「可是──」阿蓋特猛吸一口氣。「這是種祕密的語言，只有杜瓦矮人和少數幾個人知道，像是鄧肯──」

「趕快讀！」雷斯林惱怒地比著手勢。「我可沒有一整晚的時間等你！」

矮人嘟囔了幾句，開始讀起那捲軸。雖然上面的字不多，但還是花了他很長的時間。他摸摸濃密、糾結的鬍子，開始思考。接著他站起身，把卷軸捲起，緩緩地敲打著手心。

「你說的對，這解決了一切問題。」他坐回椅子上，雙眼瞇起來，仔細打量著法師。「可是我想要給鄧肯一些其他的東西，而不單只是一個卷軸。某些──讓人印象深刻的東西。」

「你們矮人認為什麼東西可以讓人印象深刻呢？」雷斯林嘴脣微微上揚。「幾十具砍爛的屍體──」

阿蓋特露出笑容。「你將軍的腦袋。」

寂靜持續了很久。沒有任何細微的聲音透露出雷斯林此刻的想法，他似乎連呼吸都停止了。寂靜持續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連阿蓋特都以為這寂靜幻化成了實體，開始撲向他。

矮人打了個冷顫，接著皺起眉頭。不行！他必須要堅持這個要求才行。鄧肯會被迫要把他當作英雄，就像那個該死的卡拉斯一樣。

「同意。」雷斯林聲音平板，絲毫無任何情感起伏。但是，當他開口時，他彎身向前，阿蓋特感覺到大法師靠得更近，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他現在可以看到那雙閃著奇異光芒的眼睛，那深邃、冰冷的黑暗，讓他感覺全身被凍氣所籠罩。

「我同意。」法師重復道。「你最好能夠遵守自己的承諾。」

阿蓋特吞了口口水，露出貪婪的微笑。「你被稱作黑衣人，黑的恐怕不只是你的外衣吧，朋友？」他乾笑一聲，把卷軸塞進腰間，站起身來。

雷斯林沒有回答，兜帽輕微地晃了晃，表示他聽見了。阿蓋特聳聳肩，轉過身，對同伴們比了個手勢，示意他們靠近帳篷角落的箱子。兩人匆忙地靠近，用雷斯林默默從袍子里面掏出來，交給他們的鑰匙鎖上箱子。雖然矮人們習慣於搬運沉重的東西，但兩人抬起箱子時，還是發出悶哼聲。這讓阿蓋特的眼中露出了歡愉的光芒。

兩名矮人跟著領袖走出帳篷。兩人抬著沉重的箱子，悄悄地隱入安全的陰影中。阿蓋特看著他們，然後轉身面對法師，法師再度變成黑暗中的一池黑暗。

「不要擔心，朋友。我們不會讓你失望的。」

「沒錯，朋友，」雷斯林柔聲說，「你們不會的。」

阿蓋特吃了一驚，不太喜歡法師的口吻。

「你知道嗎，阿蓋特，這些錢幣都受到了詛咒。如果你想要兩面討好，你和所有碰過那些錢的傢伙都會看見自己的手變黑，逐漸腐爛。當你的手變成一團發臭、流膿的死肉時，你的手臂和小腿也會開始變黑。慢慢地，你會無能為力地看著詛咒在你的全身散佈開來。當你再也無法用腐爛的雙腳站立時，你才會倒下死去。」

阿蓋特僵硬地說，「你──你在說謊！」他勉強開口大喊。

雷斯林什麼話都沒說，他甚至有可能已從帳篷里消失了。矮人不但沒辦法看見他，更無法感覺到他的存在。他聽見的只有布簾打開時，營區中傳來的喧鬧笑語和刺眼火光，以及矮人和人類在月光下步履蹣跚地大聲談笑。

阿蓋特低聲咒罵著，飛快地跑開。

不過，當他邁步飛奔時，他的雙手依舊不停地在褲管上擦呀擦，似乎想擦掉什麼骯髒的東西。

【註】

１　達加矮人（Daegar）在夢幻之年代時，是和海勒矮人（Hylar）以及達瓦矮人（Daewar）並肩作戰的高貴氏族。但在他們加入了反叛一族賽瓦矮人（Theiwar）後，他們被趕到山脈的最深處。等到力量之年代中期，這兩個氏族因為彼此通婚，已經愈來愈接近。其他的氏族開始用結合兩族名字的杜瓦矮人（Dewar）來稱呼他們，因為他們犧牲了自己氏族的血統，而成為闇矮人。

## ３─６

黎明。克萊恩的太陽緩緩從山脈背後探出頭來，彷彿知道這一天它將會看到什麼樣的悲慘光景。但，時光是無法阻止的。當它終於探出頭時，歡迎它的是一羣興高采烈、劍盾互擊、發出巨響的戰士們；而他們之中將有許多人看到的會是這輩子的最後一次日出。

鄧肯，高山矮人之王，也在這些歡呼的人羣中。他站在帕克塔卡斯高聳的防守城垛上，被手下的將軍們團團圍住。他聽著族人發出的低沉吼聲，露出滿意的微笑──這將會是光榮的一天。

只有一名矮人沒有歡呼。鄧肯不需要回頭，就能感應到那如同雷聲般在他心中撞擊的沉默。

矮人們的英雄──卡拉斯和人羣保持著距離，穿著金光閃耀的盔甲，手中握著那柄巨大的神錘。如果有任何人更靠近地看，他將會發現，英雄的臉上掛著兩道淚痕。

但是沒有人注意。每個人的目光都小心地避開卡拉斯。雖然眼淚被矮人們當成懦弱、幼稚的象徵，但這並不是因為他的眼淚；人們不願意看到他並不是因為他臉上的淚痕。這是因為，當他的淚珠滾滾而下時，流過的是光滑的下巴和上脣。

卡拉斯把鬍子刮掉了。

即使當鄧肯的目光掃視著眼前的戰場，即使當他看著敵人在荒蕪的平原上布陣，即使當他目睹敵人的槍尖在陽光下反射著炙熱光輝，鄧肯還是無法忘記今天早上，當他看見卡拉斯颳去鬍子，走上要塞城牆時心中的震撼。矮人的手中拿著他捲曲、柔亮烏黑的美髯，當眾人畏懼地看著他時，卡拉斯一把將鬍子丟出了城牆。

鬍子是矮人的血統證明，是他的驕傲，更是他家族的驕傲。當矮人遭遇到極深的哀傷時，他可能會不梳理鬍子的度過這段低潮期。只有一件事情會讓矮人颳去鬍子──那就是羞恥。那是嚴重的羞辱、不名譽的象徵，那是謀殺的懲罰，那是偷竊的懲罰，那是懦弱的懲罰，那是逃亡的懲罰。

「為什麼？」這是震驚的鄧肯所能勉強擠出的唯一問題。

卡拉斯凝望遠方的山脈，用和破裂的巖石一樣沙啞的聲音回答，「我會參加這場戰爭是因為你命令我參加，吾王。我絕對服從你，而且我也必須要服從你。但是，當我作戰時，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無法以殺害自己的同胞為榮，甚至連殺害那些曾和我並肩作戰的人類也讓我感到羞恥。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卡拉斯今天滿腔羞恥地踏上戰場。」

「你對那些戰士屬下會造成多麼大的影響啊！」

但卡拉斯閉上了嘴，什麼也不願再多講。

「吾王！」幾個人同時叫了起來，把鄧肯的注意力從卡拉斯身上轉移到平原上。他現在也可以看到四個像玩具般的小人影，離開大隊，騎馬奔向帕克塔卡斯。其中的三個人帶著飄揚的旗幟。第四個人只拿著一柄法杖，在暗淡的晨光中，可以清楚看見法杖頂端散發出來的光芒。

其中的兩面旗幟鄧肯當然認得。丘陵矮人的旗幟，那讓人難以忘記的鐵鎚和鐵砧，就是高山矮人們旗幟不同顏色的翻版。平原人的旗幟他以前從來沒看過，但他一眼就認出來了。那個旗幟符合他們給人的印象，強風吹拂過草原的圖案。第三面旗幟，他猜測應該是屬於那位新近崛起、來歷成謎的將軍所擁有的。

「哼！」鄧肯不屑地看著上面有著九芒星的旗幟。「就我們所知的情報，他的旗幟應該是小偷公會的徽記，配上一隻呣呣叫的牛！」

大將們都笑了。

「或者是加上枯萎的玫瑰。」其中一個人建議道。「我聽說有許多流浪的索蘭尼亞騎士混雜在這些小偷和農夫中。」

這四個身影在大草原上奔馳，旗幟飛揚著，沿路拉出漫天塵土。

「第四個穿著黑袍的人應該就是那名法師，費斯坦但提勒斯吧？」鄧肯含糊地說，濃密的雙眉幾乎遮住了雙眼。矮人們沒有魔法天分，因此也質疑所有相關的事物。

「在所有人之中，我對他最為忌憚。」鄧肯陰鬱地道。

「呸！」一名老將輕蔑地撫摸著長鬍子。「你不需要害怕這名法師。我們的探子告訴我們，他的身體很差，而很少使用他的魔法，幾乎整天都躲在帳篷里。而且，要花一整隊像他一樣的法師的力量纔能夠硬攻下這座要塞！」

「我想你說的對，」鄧肯正準備伸出手撫摸自己的鬍子，突然間從眼角看到了卡拉斯的影像，手停在半空中，最後尷尬地收到背後。「但是，我們最好要留心他。」他提高音量。「你們這些神射手，如果有任何人可以射中那名法師，賞金一袋！」

周圍掀起一陣歡呼聲，但那四人的到來讓所有人立刻沉默下來。為首的大將手掌向外，這是代表談判的古老手勢。鄧肯跨過眾多的防禦城垛，來到堆積起來的一堆亂石上，將手放在臀部，嚴肅地往下看。

「我們想要會談！」卡拉蒙將軍從底下大喊道。他低沉的聲音在陡峭的懸崖和高聳的城牆間不斷縈繞著。

「好話都已經說完了！」鄧肯回嘴道，矮人雖然身高只有大漢的四分之一，但他的聲音聽起來幾乎一樣有力。

「我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把理應屬於他們的財產還給他們！把你從那些人類手上搶奪的財物還給他們。分享你們龐大的財富。如果你們因此而死，就什麼也享受不到了！」

「的確，但是你們活下來就會找到方法幫我們花，對吧？」鄧肯轟聲回吼，語帶輕蔑。「我們所擁有的，都是用血汗在我們山脈底下的家園工作所換來的，而不是和一羣野蠻人在荒野中亂竄所換來的。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鄧肯舉起手，早已準備好的神射手們將弓弦拉開，搭上利箭。鄧肯手一放下，數百枝箭呼嘯而出，城牆上的矮人們捧腹大笑，期望看見這四個人落荒而逃。

但是笑聲很快就變成一片寂靜。當飛箭破空飛向他們時，四個人並沒有移動。黑袍法師抬起手，所有箭尖同時爆出火焰，一瞬間，每一枝箭都在清晨的空氣中變成飛灰。

「而這是我們的回答！」將軍嚴厲、冰冷的聲音往上飄竄。他勒馬回頭，騎向他大軍所在的方向，左右分別是黑袍法師、丘陵矮人和平原人。

一聽見屬下們不安的低語聲，看見他們彼此交換著猶豫的眼光，鄧肯立刻平穩地將自己的疑慮暫時壓制下來，轉身面對他們，氣得鬍子發抖。

「這是怎麼搞的？」他憤怒地質問，「難道你們被這種賣藝人的伎倆給嚇到了嗎？難道我率領的是一羣小孩子組成的大軍嗎？」

鄧肯看見許多人漲紅著臉，羞愧地低下頭，於是緩緩地從他的制高點上走下來。他緩步走到要塞的另一邊，低頭看向要塞內部的廣場。這廣場並不是被人工的牆壁所環繞，而是被自然聳立的山勢所包圍。兩邊都是洞穴。在平常，濃煙和挖掘鐵礦，並將它們打造成精鋼的聲音，會源源不絕地從洞口湧出。

今天早晨，廣場上滿布著矮人。他們都穿著沉重的盔甲，帶著盾牌、斧頭和戰鎚，這些都是步兵最喜歡的配備。當鄧肯出現時，之前寂靜下來的歡呼聲又再度喧鬧起來。

「開戰！」鄧肯高舉起手，渾厚的聲音蓋過眾人。

歡呼聲更熱烈了，隨即又突然停了下來。在片刻的寂靜後，低沉的矮人聲音以戰歌的方式傳了出來。

在山脈之中，利斧之心，

從烈火中的殘燼中升起，

在熔爐中鍛造敲打，

因為丘陵就是打造戰爭的氣息之母。

戰士的心和弟兄的心，

在戰場上迴蕩。

光榮凱歸，

或是為國殉難。

從山脈中破空而出，

斧頭作著破巖之夢，

金屬活在礦石所鑄造的歲月中，

鋼在巖上，巖在鋼上。

戰士的心躍躍欲試，夢見了戰場是他的歸宿。

光榮凱歸，

或是為國殉難。

從血管中流出的是炙紅的生鐵，

綠色的銅鏽，銅色的綠鏽，

在鑄造世界的烈火中閃耀，

被夢幻所吞沒，衝入骨髓中。

戰士的心平靜下來，

讓戰場化為平靜。

光榮凱歸，

或是為國殉難。

鄧肯被戰歌聲鼓動得血脈賁張，所有的疑惑都像空中的箭矢般消失殆盡。他的將軍們已經開始快步走下城牆，就戰鬥位置。只有一名將軍留了下來，他是阿蓋特，杜瓦矮人的將軍。卡拉斯也留了下來。鄧肯看向卡拉斯，準備要開口──

但這位矮人英雄只是用陰鬱的眼神看了國王一眼，就轉過身去，和其他人一樣，就戰鬥位置，擔任步兵的領袖。

鄧肯氣惱地瞪著他的背影。「願李奧克斯把他的鬍子丟進火堆里！」他咕噥著往下走。當大門打開，他手下的大軍向平原行進時，他一定會在現場。「他以為他是誰？我自己的兒子都不敢這樣對我！我絕對不能容許這樣的事情繼續發生。在戰鬥結束後，我會讓他知道自己的地位該在哪里。」

鄧肯咕噥著，在快要走到往下的樓梯口時，一隻手突然拉住他的臂膀。他抬起頭，看見阿蓋特。

「我請求你，國王。」矮人用粗陋的語言說，「請再三思。我們的計劃很好。放棄這一塊不值錢的爛石頭。就讓他們拿走。」他比著平原上的大軍。「他們不會加強這里的守備。當我們撤退回索巴丁時，他們將會追著我們跑上大平原，然後我們就可以奪回帕克塔卡斯──」矮人雙手互擊。「我們就抓到他們了！讓他們被北邊的帕克塔卡斯和南邊的索巴丁雙面夾擊。」

鄧肯冷冷地瞪著杜瓦矮人。阿蓋特曾經在戰爭會議中提過這個計劃，鄧肯那時就曾經想過他到底是怎麼想到這個計劃的。因為杜瓦矮人通常對軍事、戰略的規劃沒什麼興趣；他們通常只關心一件事，就是他們對掠奪來的財物能夠分到多少。難道這背後又是卡拉斯試著要避開戰爭嗎？

鄧肯憤怒地甩開杜瓦矮人的手臂。「帕克塔卡斯永遠不會陷落！」他說。「你的計謀是懦夫的想法。你這種計劃我連一毛錢都不願意投資，連地上的石頭都懶得拿來丟你。我寧願死在這里！」

鄧肯大踏步地離開，靴子在樓梯上撞擊出咚咚的巨響，鬍子氣得隨風搖動。

阿蓋特看著他離開，嘴角微微上揚。「也許你寧願死在這塊爛石頭上，鄧肯大王。阿蓋特可不願意。」他轉身面對那兩名躲在陰影中的杜瓦矮人，點頭兩次。矮人也點頭回應，然後快速離開。

阿蓋特站在防禦城垛上，看著朝陽逐漸上升。他下意識地將雙手在皮甲上摩擦著，彷彿想要擦乾淨什麼東西。

大咯不太確定，不過他總覺得有些事情不對勁。

雖然溪谷矮人腦袋不怎麼靈光，也沒什麼預知力，更不可能了解那些復雜的戰略。不過反應遲鈍的大咯認為應該光榮凱旋的人，似乎都腳步踉蹌地跌進要塞中，甚至還有人全身是血地死在他腳邊。

如果只有一個或兩個，他可能會覺得這是作戰必然的命運，但是以這種方式華麗登場的矮人似乎愈來愈多。大咯決定要自己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往前走了一步，然後聽見身後傳來騷動巨響，只得停下來。他重重地嘆了口氣──大咯忘了自己的部隊了。

「不行，不行，不行！」大咯憤怒地叫著，不停揮舞著手臂。「我要告訴你們多少次？留在這里！留在這里！國王告訴大咯──『你們這些小咯留在這里。』那就是說留在這里！你們了解嗎？」

大咯嚴厲地看了隊伍一眼，讓那些依然站著的溪谷矮人可以直視著他的眼睛，並害怕地顫抖（其他人多半都已經被自己的武器給絆倒了）。那些被矛絆倒、不小心把長矛弄掉、在迷惑中不小心刺了同伴一槍的溪谷矮人，以及那些完全轉錯方向，背對著首領的溪谷矮人，通通聽見了指揮官的聲音，感到十分膽怯。

「聽著，你們這些愛喝髒水的鼻涕們。」大咯大聲吼叫，幾乎快要喘不過氣來。「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看起來不對，每個人都這樣子回到要塞。沒人唱歌，只有人流血。這不是國王告訴大咯會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去，你們留在這里。了解嗎？重復一遍。」

「我去，」他的部隊服從地說，「你們留在這里。」

大咯拉著自己的鬍子。「不對！我去！你們──喔，算了！」他滿腔怒火地往外走，再度聽見身後傳來長矛掉落的撞擊聲。

這段路不是很長，這對大咯來說也許算是幸運。否則當他回來時，可能會發現自己的部隊有一半以上被友軍的長矛給刺死了。雖然如此，他還是來得及在部隊自相殘殺的傷亡不超過幾十名之前趕回來了。

大咯只走了二十多步，轉過一個轉角，就差點撞上他的鄧肯國王。鄧肯並沒有注意到他，因為他正忙於和卡拉斯以及幾名大將商談。大咯急忙往回躲，仔細地聽著他們的對話。

卡拉斯和其他矮人不同；從戰場上回來的其他矮人所穿的盔甲上面滿布凹痕，彷彿曾經從高山上滾下來一樣，但卡拉斯的盔甲只有幾處凹陷，他的雙手沾滿血跡，不過那是敵人的血液，不是他自己的。沒有多少人可以抵擋神錘的一擊。無以計數的戰士死在他的大錘下；但許多戰士在最後一刻都有一個共同的疑問，為什麼這名高大的矮人在揮出致命一擊時，似乎是在哀傷地嚎啕大哭？

不過，卡拉斯現在已經不再哭泣了，他的淚已流乾。此時，他在和國王爭論著。

「吾王，我們已經在戰場上被打敗了，」他嚴肅地說，「鐵手將軍有權下令撤退。如果您想死守帕克塔卡斯，我們必須照計劃撤退，並關上大門。請記住，這個狀況在我們的意料之中，吾王。」

「可是無論如何，這都是羞恥的一刻，」鄧肯低吼了一聲詛咒。「被一羣盜賊和農夫給打敗了！」

「吾王，那羣盜賊和農夫受過很好的訓練。」卡拉斯低沉地說，大將們暗自點頭，表示同意。「平原人擅長戰鬥，我們的同胞懷著一生下來就有的勇氣作戰；然後，還有從山丘上以雷霆萬鈞之勢衝來的索蘭尼亞騎士。」

「吾王，你一定得下令！」其中一名將軍說。「不然我們就得死在陣地中了。」

「那麼就關上那扇該死的門！」鄧肯暴怒地大吼。「但是不要啟動那個機關，除非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也許沒這個需要，他們要攻破城門得花上很大的代價，等到我要出去時可不想清除成噸的土石！」

「關上大門！關上大門！」許多聲音復誦著。

每個在廣場中的傷者和健康的士兵，甚至包括瀕死的戰士，都轉過頭去看著巨大的門關上。大咯也是其中一個，他訝異地瞪著眼前的景象。他早就聽說了一些有關這兩扇雄偉大門的事情──它們是怎麼樣寂靜無聲地在上了油的門樞上移動，而且只需要兩名矮人各站一邊就可以把它關起來。大咯想到不能親眼看到那個傳說中的機關啟動，感到十分失望；成噸的石頭滾下來，阻擋住大門的景象他可不想錯過。

不過，目前的景象依然相當有趣──

大咯看到下一個景象，害怕地屏住呼吸，差點把自己給憋死。他看見門外的景象頓時讓他全身無法動彈。

一大羣的部隊正衝向他。而且這不是他們的部隊！

也就是說，這一定是敵人。他經過許久的思考後，纔想起就他所知，戰場上只有兩邊，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正午的太陽照在索蘭尼亞騎士的盔甲、盾牌，以及出鞘的寶劍上，在他們後面則是全力奔跑的步兵。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正全速衝刺，希望能夠趕在大門被關起來之前殺入要塞。少數幾名膽敢擋路的高山矮人被刀劍砍成碎片，旋即被快馬踐踏成肉泥。

敵人愈來愈近。大咯緊張地猛吞口水。他不知道什麼戰術上的規劃，但是對他來說，現在看起來是個關門的好時機。似乎大將們也都是這樣想，因為他們現在全都往同一個方向跑，發狂似地吶喊。

「以李奧克斯之名，是什麼花了他們這麼久──」鄧肯開口道。

突然間，卡拉斯的臉色變得死白。

「鄧肯，」他低聲說，「我們被出賣了！你必須趕快離開。」

「什──什麼？」鄧肯結結巴巴地問。他墊起腳尖，徒勞無功地試著要看到被人羣所遮擋的大門。「被出賣了！怎麼──」

「吾王，是那些杜瓦矮人，」卡拉斯超乎常人的身高讓他可以看見大門里發生的狀況。「他們殺死了守門人，現在正大開殺戒，阻止任何想要關門的人。」

「殺了他們！」鄧肯的嘴角因暴怒而泛出白沫，沿著鬍子往下流。「殺死所有人！」矮人國王抽出劍，奮力衝向前。「我要親手──」

「不！吾王！」卡拉斯抓住他，把他拉了回來。「這太遲了！快來，我們必須騎上獅鷲獸！吾王，我們必須回到索巴丁王國！」

但是鄧肯已經聽不進勸了。他和卡拉斯猛烈地搏鬥。最後，較為年輕的矮人終於心一橫，握起巨拳，狠狠地一拳打在國王的下巴上。鄧肯踉蹌後退，卻沒有因此倒下。

「我要砍掉你的頭！」國王咒罵著，無力地試圖抓住劍柄。不過，卡拉斯再一拳就將他給了結了。最後，鄧肯一動也不動地趴在地上。

卡拉斯沉著一張臉，彎下腰來，悶哼一聲，把國王和他所穿戴的全套盔甲一起扛上肩頭。卡拉斯下令附近還可以作戰的戰士掩護他，趕忙衝向獅鷲獸在等待之地，昏迷不醒的國王掛在他的肩頭，雙手無力地垂下。

大咯愣愣地看著快速逼近的大軍，他的腦海中不斷迴響著鄧肯最後的命令──「你留在這邊。」

他轉過身，跑回自己的部隊前，因為這正是他打算要做的事情。

雖然溪谷矮人可以算是克萊恩上最懦弱的種族，但是當他們被逼上絕路時，通常會展現出讓敵人也大喫一驚的求生本能來。

大多數的部隊都把溪谷矮人放在支援的位置，讓他們離自己的部隊後方愈遠愈好。因為一羣溪谷矮人部隊對己方所造成的傷害，可能和對敵人造成的傷害不相上下。

因此，鄧肯才會把目前留在帕克塔卡斯、原先是礦工的那些溪谷矮人安排在廣場正中央，並且叫他們留在那邊。因為他認為這應該是造成最低傷害的最好安排。雖然幾乎不可能有敵方騎兵攻進城牆內，但他給他們的武器還是長矛，反正只是充充數而已。

不過，這一切都是鄧肯本人的想法。一看見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所有矮人就通通知道自己被困在這里，即將陷入敗戰的後果中。所有帕克塔卡斯的矮人都陷入了混亂當中。

只有少數幾個人保持冷靜。防禦城垛中的神射手不停地射出箭雨，讓進逼的敵人稍稍減緩了速度。幾名指揮官集合起部隊，準備邊戰邊退，回到山中去。可是，大多數的人只是沒命地逃跑，往周圍安全的山丘中逃去。

很快地，只剩下一羣戰士擋在大軍面前，他們就是那羣溪谷矮人。

「就是這個時候！」大咯氣喘吁吁地衝回來，對著手下說。他沾滿泥土的臉孔非常蒼白，但是他非常冷靜，胸有成竹。有人告訴他要留在這里──他以李奧克斯的鬍子起誓，一定會留在這里。

不過，當他注意到大多數的屬下看到眼前萬馬奔騰的景象，都開始有些退縮時，大咯決定要好好地激勵他們。

大咯之前就特別針對這個狀況訓練過他們。他費盡心血，教導了他們一段口號，讓他感到非常自豪。只是很不幸地，這些小傢伙從來沒搞清楚過這段話。

「你們應該要給我什麼？」他大喊道。

「去死！」他所有的屬下歡欣鼓舞地一致大喊道。

大咯氣得頭頂冒煙。「不對，不對，不對！」他又跳又叫。他的屬下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我告訴你們這些大豬頭，是──」

「永遠忠誠！」其中一個人突然勝利地大吼。

其他人對他怒目而視，嘟囔著「紅鼻子」。一個忌妒的同伴甚至用長矛在他的背上刺上一記。很幸運地，刺到他的是矛柄（因為那個傢伙根本拿反了），不然可能會血濺當場。

「沒錯。」大咯試著忽略背後愈來愈大的馬蹄聲。「我們再來試一次。你們要給我什麼？」

「永──永遠──遠忠──忠──忠誠。」許多人因為搞不清楚這復雜的發音而講得顛三倒四。很明顯地，沒什麼激勵人心的效果。

隊伍後方有一隻手高高地舉了起來。

「怎麼樣？加咯？」大咯吼道。

「是不是我們要死的時候纔要永──永遠忠誠啊？」

大咯用僅剩的一隻眼睛瞪著他。

「不對，你們這些蠢貨，」他從緊咬的牙縫里吐出話語。「至死不渝地永遠忠誠。哪個排在前面都可以。」

溪谷矮人們露出微笑，顯然感到十分振奮。

大咯搖搖頭，低聲咒罵著，轉身面對敵人。「舉長矛！」他大吼道。

一聽到後面傳來疑惑和吵鬧聲（甚至有幾個聲音是大聲的哀嚎），他立刻就知道這個命令有問題了。

不過，這時，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

太陽在一片血紅的餘暉中，落入了寂靜的奎靈那斯提森林。

帕克塔卡斯中一點聲音都沒有，這座雄偉、堅實的要塞在午後不久陷落了。整個下午的時間大多花在和那些邊戰邊退入山中的矮人們的遊擊戰中。許多人都逃過了這場一面倒的屠殺。因為索蘭尼亞騎士的衝鋒被一羣在大門打開後、依舊死守不退的頑固步兵給阻止了。

卡拉斯抱著昏迷的國王，騎著獅鷲獸和殘餘的軍官一起飛回了索巴丁。

高山矮人剩下的部隊，以洞穴、奇巖，以及冰雪封凍的隘口為天然防禦城垛，且戰且走地退回了索巴丁。出賣了同胞的杜瓦矮人們喝著從鄧肯那里搶來的麥酒，大聲誇耀著自己的英勇。卡拉蒙轄下的其他部隊都用厭惡的眼光看著他們。

今夜，在太陽落下後，廣場中擠滿了慶祝勝利的矮人和人類，以及努力和大量酒精搏鬥、不想要讓所有人醉倒的軍官們。他們大吼大叫，又拖又拉，可能還打破了幾個人的頭，這纔好不容易拉出足夠的人數來充當哨兵和組成埋屍體的隊伍。

克麗珊娜已經通過了血的試煉。雖然她在整場戰役中，都被細心的卡拉蒙給擋在戰場外，但是一進入要塞中，她就擺脫了緊迫盯人的卡拉蒙。現在，她披著斗篷，盡量隱藏自己的面孔，試著在不引人注意的狀況下醫好傷兵們。在以後的日子里，那些僥倖生存下來的人們將會告訴他們的子孫一個傳奇──聲稱他們看見一名白衣人，脖子上帶著耀眼的光芒，溫柔地把手放在他們身上，讓一切痛苦都消失無蹤。

此時，卡拉蒙正在帕克塔卡斯的要塞中，和軍官們會面，擬定作戰計劃。不過大漢已經精疲力竭了，幾乎沒辦法思考。

因此，只有少數幾個人看見一名黑袍法師獨自一人進入帕克塔卡斯大開的城門。他騎著一隻對血腥味敏感、有些神經兮兮的黑馬。他停下來，低頭對馬兒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似乎想要安撫他的坐騎。看到這個黑色形體的人們都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以為自己看見了死神來收集戰死的靈魂。

然後有人低聲說，「是那名法師！」他們才轉過身，開懷大笑，或者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

法師的眼睛被黑色的兜帽給遮住了，但是依舊仔細地打量著四周所有的事物。雷斯林不停地往前騎，直到他來到戰場上最驚人的景象前。那是上百名溪谷矮人的屍體，整齊地排列著（大多數是這樣的），一行一行地倒在地上。許多屍體的手中依舊緊緊握著長矛（很多是顛倒的）。在他們之中也躺著一些被走投無路的溪谷矮人狂亂地揮舞長矛所刺傷的馬匹。而且不只一隻動物的腿上留有清晰齒印，到了最後一刻，溪谷矮人們丟下了無用的長矛，用他們最擅長的武器，牙齒和指甲作戰。

「這不在歷史的記載中。」雷斯林看著這些扭曲的矮小屍體，皺著眉頭，喃喃自語。他的眼中閃過一道光芒。「也許，」他低語道，「這代表歷史已經被改變了？」

他坐在那邊仔細思考了很久。突然，他明白了。

沒有人能看見雷斯林那張被兜帽所遮擋的臉孔，否則他們將會看見蒼白的面孔上掠過一陣深沉的哀傷與憤怒。

「不，」他悲傷地對自己說，「這些可憐小傢伙的犧牲沒有被記錄下來，不是因為沒有發生。它被忽略的原因很簡單──」

他暫停片刻，面色凝重地看著那些破碎的小身軀。「因為沒有人在乎──」

## ３─７

「我一定得見見將軍！」

那個聲音穿透了卡拉蒙香甜的夢鄉，而這是他數月來第一次躺在真正的牀上休息。

「滾開。」卡拉蒙嘟囔著，他也聽見加瑞克和他說了一樣的話，不過其實他也不太確定──

「不可能。將軍已經就寢了。不能打擾他。」

「我一定要見他。這很緊急。」

「他幾乎已經兩天沒睡了──」

「我知道，可是──」

那聲音低沉下來。很好，卡拉蒙心想，現在我可以繼續睡覺了。但是，很不幸地，他發覺那低沉下來的聲音只讓他變得更清醒。他知道，有什麼事情不對了。他悶哼一聲，把枕頭拉起蓋住頭。他身上的每一條肌肉都在抗議著；他已經在馬背上待了十八個小時，連片刻的休息都沒有。加瑞克應該知道怎麼處理的──

他房間的門輕輕地打開了。

卡拉蒙用力閉上眼，在羽毛牀上打滾。這時，他突然想到──在幾百年後，猛敏那大王將會睡在這同樣的一張牀上。不知道當他們一行人解救了帕克塔卡斯的奴隸時（註１），那天早上是否有人也這樣叫他起牀？

「將軍，」加瑞克柔聲說，「卡拉蒙將軍。」

枕頭底下傳來咒罵聲。

也許，當我離開這里時，我可以放一隻青蛙在牀上，當成兩百年後送給猛敏那大王的禮物──

「將軍，」加瑞克繼續道，「真抱歉吵醒您，將軍，但是您必須立刻趕到廣場上。」

「幹嘛？」卡拉蒙丟開毯子坐起身子吼道。腿和腰部的痠疼讓他齜牙咧嘴。他揉著眼睛瞪向加瑞克。

「大軍正要離開。」

卡拉蒙瞪著他。「什麼？你瘋了吧！」

「沒有，將──將軍。」一名剛從加瑞克身後偷偷溜進來的年輕戰士說。雖然卡拉蒙身上沒穿衣服，露出一臉睡眼惺忪的樣子，但是那年輕人還是因為能夠見到指揮官而睜大了眼睛。「他們──他們都聚集在廣場上，將軍。矮人和平原人──中間還有一些我們的人。」

「不包括騎士。」加瑞克很快地補上一句。

「這樣啊──這樣啊──」卡拉蒙結結巴巴地說，隨即搖搖手。「告訴他們趕快滾！天哪！這根本沒道理嘛！」他咒罵道。「昨天晚上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都還喝得醉醺醺的！」

「將軍，他們今天早上神智的確不太清醒，但我覺得您應該來看看，」加瑞克柔聲說，「您弟弟在領導他們。」

「這是什麼意思？」卡拉蒙質問道，白色的水蒸氣如同煙霧般從他的口中冒出。這是在秋天里他所經歷過最冷的一個早晨。一層薄薄的寒霜蓋在帕克塔卡斯的碉堡上，慈悲地遮掩住那戰爭所留下來的褐色殘跡。卡拉蒙匆忙間只來得及穿上一件皮衣褲和靴子。他披著厚重的斗篷，看著廣場上的景象。廣場上擠滿了矮人和人類，每個人都靜靜地等著部隊前進的命令。

卡拉蒙嚴厲的目光轉向瑞加．火爐，接著慢慢地掃向平原人的酋長黑夜。

「我們昨天就討論過了，」卡拉蒙的聲音中有著難以隱藏的憤怒，他大踏走到瑞加面前。「我們必須要再多等兩天，等補給的車隊趕上來。這里的食物不夠我們行軍所需，這是你昨晚親口告訴我的。在達茍斯平原上，你甚至連兔子都獵不到──」

「『我們』不在乎少喫幾餐。」瑞加低聲嘀咕著說。強調「我們」兩字的用意相當明顯，因為卡拉蒙的貪喫是有名的。

這並沒有讓將軍覺得幽默，卡拉蒙漲紅了臉。「你們這些長鬍鬚的笨蛋，那武器要怎麼辦？」他爆發道，「乾淨的水、遮風避雨的地方和馬兒喫的草料呢？」

「我們不會在平原上待太久。」瑞加回答道，他的眼中閃著光芒。「那羣受到李奧克斯詛咒，不知變通的高山矮人現在一定什麼狀況都搞不清楚。我們一定得在他們重新集結兵力之前出擊！」

「我們昨晚就討論過這個部份了！」卡拉蒙焦急地大吼。「我們在這里對付的只是他們的一部份的兵力。鄧肯在山脈底下還有一整羣部隊在等待我們！」

「你也許對，也許不對。」瑞加不耐煩地大吼，雙手交叉在胸前，眼睛瞪向南方。「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改變主意了。不管有沒有你，我們今天都要立刻出動。」

卡拉蒙看著黑夜，他在這整段對話的過程中都沉默不語，只簡短地點了點頭。站在他身後的部下也都保持相同的嚴肅神情。不過，卡拉蒙在隊伍中依舊可以見到有些人臉色泛青，很明顯地還沒有從昨晚的慶祝中恢復過來。

最後，卡拉蒙的眼神轉移到隊伍中那騎著黑馬的黑色身影。雖然那人的雙眼被黑色兜帽的陰影給遮擋住了，但卡拉蒙還是可以感覺到那專注、饒富興味的眼神在打量著他。

卡拉蒙猛然轉過身，離開矮人，走向雷斯林。他看見克麗珊娜也穿著厚重的斗篷騎在馬上，絲毫不感到驚訝。他也注意到，克麗珊娜的斗篷的下緣染上了鮮血的痕跡，而她在纏繞著脖子和下巴的圍巾外所露出的臉孔是蒼白但堅決的。有短暫的片刻，他對於克麗珊娜昨晚到底經歷過什麼、去過什麼地方感到十分好奇。不過，他的思緒主要還是集中在他的雙胞胎兄弟身上。

「這是你幹的好事。」他緩緩靠近雷斯林，一隻手放在馬背上。

雷斯林得意地點點頭，彎下身來和哥哥交談。卡拉蒙能看見他的臉孔如同腳下的寒霜般蒼白冰冷。

「你到底在搞什麼鬼？」卡拉蒙依舊壓低聲音質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知道我們沒辦法不補給就繼續前進的！」

「哥哥，你太小心了，」雷斯林聳聳肩，加上一句。「補給車隊很快就會趕上我們。至於武器的部份，在這場戰役後，將士們已經撿到不少額外的武器。瑞加說的對，我們必須要趕快出擊，免得鄧肯又再度將兵力集結起來。」

「你應該先和我討論這件事！」卡拉蒙握緊雙拳低吼道。「是我統領全局！」

雷斯林看向遠方，在馬鞍上稍稍調整一下坐姿。由於卡拉蒙十分靠近弟弟，因此他可以明確地感覺到雷斯林的身軀在黑袍底下微微顫抖著。「沒時間了，」法師片刻之後說，「我昨晚作了個夢，哥哥。我的女王，塔克西絲──昨晚降臨在我的夢中──我最好趕快前往薩曼要塞。」

卡拉蒙靜靜地看著弟弟，臉上露出理解的神情。「其他事情對你來說一點都不重要！」他輕聲說，手指著眼前靜靜等待著的眾多矮人。「你感興趣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抵達你那寶貝的時空大門！」他悲憤的眼神轉向克麗珊娜。牧師冷靜地看著他，灰眸因為一整夜在傷者中不眠不休的醫療，而染上了深重的陰影。「妳也是？妳也贊成他這麼做？」

「卡拉蒙，血的試煉，」她柔聲說，「這種邪惡一定得被永遠的阻止。我已經看到人類所能夠犯下最醜惡的罪行。」

「我可不這麼認為！」卡拉蒙咕噥著，斜眼看著弟弟。

雷斯林削瘦的手緩緩將兜帽撥開，露出一雙奇異的眼睛。卡拉蒙看見自己的影像反射在那平板的雙眼中，不禁感到有些退縮。他的鬍子沒刮，臉色憔悴，未梳理的頭髮在風中飄蕩著。接著，雷斯林瞪著他，用如同毒蛇瞪著鳥兒的目光，將他牢牢攫住，聲音開始出現在他的腦海中。

『哥哥，你很了解我。在我們的血管中流著的血液，有時會比我們所說的話要大聲。沒錯，你說的對，我根本不在乎這場戰爭。我只為了一個目的而參與這場戰爭，那就是前往時空大門。這些笨蛋將會帶領我前往那座大門。在那之後，誰勝誰負跟我又有何干？』

『卡拉蒙，因為你看起來似乎很喜歡這場小遊戲，所以我容許你擔任我的將軍。事實上，你的表現好到讓我驚訝。你十分稱職地扮演了你的角色。當克麗珊娜和我安全地抵達那里時，我將會送你回家。記住，哥哥，達茍斯平原上的戰爭是註定要失敗的！你沒辦法改變歷史！』

「我不相信你！」卡拉蒙眼神狂亂地看著雷斯林。「你不可能就這樣慷慨赴死！你一定知道些什麼！你──」

卡拉蒙的話哽在喉嚨，說不出來。雷斯林靠近他，彷彿要將這些話語從他的喉中吸出。

『我知道些什麼是我的事，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別把你的小腦袋浪費在這個地方。』

「我會告訴他們的！」卡拉蒙咬緊牙關，強迫自己開口。「我會告訴他們真相的！」

『告訴他們什麼？你看到過未來嗎？他們註定要失敗嗎？』雷斯林看見卡拉蒙內心的掙扎，不禁露出微笑。『哥哥，我想不會的。如果你還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里，我建議你最好上樓去，穿好盔甲，準備帶領你的部隊出征了。』

法師再度抬起手，將兜帽放下來，遮住雙眼。卡拉蒙斷斷續續地深吸一口氣，彷彿臉被人撥了一桶冰水似的。有很長時間，他只能渾身發抖地看著弟弟，努力不讓自己被高漲的怒火給吞沒。

在此刻，他所能想到的只有雷斯林──和他一同在樹下大笑的雷斯林──抓住那隻兔子的雷斯林──兩人之間的共患難之情都真的存在過。他敢發誓那是真的！但是，此刻也是真的。這和在冰冷空氣中閃閃發光的銳利刀鋒一樣，都是真的。

慢慢地，那刀鋒上閃爍的光芒開始穿透卡拉蒙腦中的一團迷霧，割斷了他和弟弟之間的另一條連結。

那刀鋒緩慢移動著──要切斷的還有很多。

卡拉蒙回憶起在伊斯塔染血的競技場中，那是第一刀。在帕克塔卡斯冰冷的早晨，在結霜的廣場中凝望弟弟，這是第二刀。

「看來我沒有其他選擇。」他說，憤怒和痛苦的淚水模糊了他視線中弟弟的影像。

「的確沒有。」雷斯林回答道。他拉緊韁繩，準備要離開廣場。「另外，我還有必須要親自處理的事情。克麗珊娜女士將會和你一起離開。不需要等我了，我會在隊伍之後待上一段時間。」

所以不需要我了，卡拉蒙對自己說。他看著弟弟騎馬離開，心中不再覺得憤怒，只感到一種沉悶、被緩緩咬囓的痛苦。即使手臂被砍掉了，你還是會感覺到不存在的痛苦；卡拉蒙曾經聽人這樣說過──

卡拉蒙轉過身，在一片沉寂的廣場中緩緩走回他的房間，慢慢穿上那套飽經陣仗的盔甲。

當卡拉蒙回來時，他穿著那套熟悉的金色盔甲，披風在晨間的微風中飄蕩著，矮人、平原人和他的部隊用歡呼聲來迎接這位百戰百勝的將領。

他們不只打從心里尊敬這名大漢，每個人還都將昨天的勝利歸根於他完美的戰略。眾人都傳說，卡拉蒙將軍非常幸運，他是受到某位神明的祝福。畢竟，除了運勢之外，還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那些矮人關上城門呢？

當許多人開始謠傳他們必須捨棄他去追擊敵人時，很多戰士都感到不安。有許多雙眼對著黑袍法師投出怨懟的眼神，但，誰又敢提出異議呢？

這陣歡呼聲對卡拉蒙來說是很大的安慰，有好長一段時間，他什麼都說不出口。最後他好不容易恢復了嗓音，這才含糊不清地開始下令。

卡拉蒙比了個手勢，喚來一名年輕的騎士。

「麥可，我把你留在帕克塔卡斯指揮一切。」他說著邊套上手套。年輕騎士因為這無與倫比的榮耀而雙頰泛紅，同時又忍不住回頭看去他在隊伍中留下的空缺。

「大人，我只是名低階的──一定還有人比我更有資格──」

卡拉蒙對他露出哀傷的微笑，搖搖頭。「麥可，我知道你有資格。還記得嗎？你願意為了一個命令而付出生命，而最後，你也找到了值得違背這個命令的同情之心。這不是個簡單的任務，請你盡力。當然，女人和小孩會待在這里。我會把所有傷兵都送回來。當補給車隊到達時，也請盡快派他們趕上來──」他搖搖頭。「恐怕會來不及。」他低聲道，嘆了口氣，又加上一句。「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可以在這邊待上一個冬天，不管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卡拉蒙注意到騎士們彼此交換著不安的眼神，臉上露出迷惑的神情，急忙閉上嘴。不行，他對於戰爭結果的先見之明不能在此時顯露出來。因此，他趕緊假裝興高采烈地拍了拍麥可，勉勵他要勇敢堅強，在歡呼聲中上了馬。

當旗手立起軍旗後，歡呼的聲浪變得更大了。卡拉蒙的九芒星旗幟在太陽底下閃閃生光。騎士在他背後構成了如銅牆鐵壁般的隊伍。克麗珊娜和他並肩騎著，騎士們用慣有的優雅態度，讓女士先行。雖然騎士們和營區里的大多數人一樣，不願意和女巫扯上任何關係。但她畢竟是個女人，騎士信條要求他們必須要用生命來守護她。

「開門！」卡拉蒙大喊道。

在渴切的雙手下，大門打開了。卡拉蒙回頭看了最後一眼，要確定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卻意外遇上雷斯林炯炯有神的雙眼。雷斯林騎在黑馬上，躲在大門的陰影中，沉默地等待著。

雙胞胎都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氣，打量著對方。卡拉蒙第一個瞥開了視線。

他伸出手，將軍旗奪來，開口大喊道，「索巴丁！」

剛升起的旭日，在卡拉蒙金色的盔甲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在九芒星的旗幟上撒下金光，在騎士的矛尖上照耀出如同火般的光芒。

「索巴丁！」他再度吶喊，一拉韁繩，策馬奔出了城門。

「索巴丁！」他的呼聲在數千人的軍隊中如響雷般地縈繞著，搭配上利劍撞擊盾牌的聲音。矮人們開始發出奇異、低沉的吟唱聲。「巖石與金屬，金屬與巖石，巖石與金屬──」他們踏著鋼頭靴和曲調彼此應和著，井然有序地走出了要塞。

尾隨在他們身後的是平原人，他們的隊形就沒這麼整齊了。平原人穿著厚重的毛皮大衣禦寒，自由自在地走著，有的在磨利武器，有的在裝飾羽毛，有的在臉上塗抹著奇怪的圖案。很快地，當他們厭倦了整齊前進時，就會離開道路，以他們習慣的狩獵小隊方式前進。在平原人的後面跟著的是卡拉蒙那羣以小偷和強盜所組成的部隊。看得出來有許多人連路都走不穩，很明顯是因為昨晚瘋狂慶祝所留下的後遺癥。在隊伍最後面的則是新盟友，杜瓦矮人。

當他和屬下跨出步伐時，阿蓋特試著要捕捉雷斯林的目光，但是他穿著黑袍，騎在黑馬上，整個人彷彿被包裹在一團陰影中。他唯一露在外面的只有那雙拉著韁繩，細白、削瘦的雙手。

雷斯林的目光並不在杜瓦矮人身上，也不在邁步的大軍身上。他的目光是在大軍之前的那個穿著金色盔甲的身影。如果杜瓦矮人的眼睛再靈光一些，他將會注意到法師的雙手用不尋常的力量緊握著韁繩，黑袍也在微微顫抖，彷彿他輕輕地嘆了口氣。

杜瓦矮人邁步走出要塞，廣場上現在只剩下軍隊的妻小們。女人們擦去眼淚，私下討論了一些關於自己夫婿的事情，然後就認命地回去幹活了。孩子們則興奮地在城牆上又叫又跳，目送大軍離開。帕克塔卡斯的大門寂靜無聲地緩緩關上，切斷了和外界的連結。

麥可一個人站在防禦城垛上，眺望著遠方的軍隊。晨光照在這羣自信滿滿的大軍的矛尖上，他們溫暖的呼氣讓自己籠罩在一片白霧中，矮人低沉的吟唱聲則在山脈中迴蕩著。

在大軍之後跟著一名穿著黑袍的孤單身影。麥可看著那個人影，感覺到有些釋懷。因為現在死神是跟在大軍的後面，而不是帶領著大軍往前衝。

帕克塔卡斯的大門在晨光中打開，索巴丁的大門則是在夕照中關閉。隨著水壓啟動的裝置移動，山壁的一部份嘎吱作響地移動過來，將入口徹底封閉住。事實上，當整扇門關上時，從外面根本看不出來；當初設計這道門的矮人，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建構出這麼巧奪天工的機關來。

這扇門的關閉意味著戰爭的到來。費斯坦但提勒斯大軍逼近的消息，已經靠著騎乘獅鷲獸的探子傳了回來。原先寂靜的山脈現在都變得如同被打翻的蜂窩般。武器商人的店門日夜不停地飛濺出火花，打鐵工人握著鐵鎚便打起瞌睡來。每個人晚上都抽空喝杯小酒，順便誇耀自己將來在大戰中會展露的功績，因此酒吧的業績幾乎成倍地增長。

偌大的地底王國中，只有一個部份是安靜的。矮人英雄在卡拉蒙離開帕克塔卡斯兩天後，用沉重的腳步跨入了此地。

卡拉斯一踏進這個矮人國王的會客廳中，就可以清楚聽見自己的腳步聲在空洞的大廳中迴蕩著。現在整個大廳里只有幾名矮人坐在一個祭壇前。

卡拉斯走過一列又一列的石凳，昨晚成千的矮人們在此對國王向同胞宣戰的舉動高聲歡呼。

今天是族長（註２）針對戰爭所召開的軍事會議。因此，此地並不需要平民出現，卡拉斯很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在受邀之列。每個人都知道，卡拉斯現在正處在不名譽的狀況中。甚至有傳言表示，鄧肯將要下令流放他。

卡拉斯注意到，當他靠近時，鄧肯用不友善的眼光看著他；不過，其實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國王的整個右臉頰都明顯腫起來的關係（如果大家都沒忘記的話，這正是卡拉斯奮力揮出一拳的標記）。

「喔，少來了，卡拉斯。」鄧肯對著那剃光鬍子、深深鞠躬的高大矮人大喊。

「吾王，除非您原諒我，否則我就不抬頭。」卡拉斯依舊保持原來的姿勢。

「要原諒你什麼？把一個頑固的老矮人打醒嗎？」鄧肯露出微笑。「你錯了，我纔不是應該原諒你，我是要感謝你。」國王揉揉下巴。「古諺有云，『責任是痛苦的。』現在我明白了，也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了。」

鄧肯看見卡拉斯直起身，遞給他一份卷軸。「我請你來是有其他的原因，先看看這個。」

卡拉斯疑惑地檢查了這份卷軸。上面綁著黑色緞帶，但是並沒有蠟封。卡拉斯目光掃視著其他的族長，最後眼光停留在那個空蕩的位子上──那是阿蓋特的位置，他是杜瓦矮人的族長。卡拉斯皺著眉頭，展開卷軸，大聲地朗讀出來，但因為那原始、粗陋的語言而數次中斷。

『給索巴丁矮人之王，鄧肯：

這是來自你稱作叛徒之人的消息。

我們知道，你會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而懲罰我們那些在索巴丁地底的家人。如果這份卷軸傳遞到您的手上，這表示我們已經成功地將帕克塔卡斯的大門開啟給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

在議會中你嘲弄我們的計劃，也許你現在會看到我們的睿智。現在我們的敵人是由法師所率領，他是我們的盟友。他將會讓大軍往達茍斯平原邁進，而我們將會和他們一起前進，與他們結盟。當時機到來時，被你稱為叛徒的人將會出手攻擊。我們將會從敵人內部突擊，並且將他們驅趕到你的刀鋒下。

如果你還懷疑我們的忠誠，請將我們的親人當作人質，直到我們依計行事之後再將他們釋放。我們將會給你非常珍貴的禮物來證明我們的忠誠。

阿蓋特，杜瓦矮人族長』

卡拉斯將卷軸重復看了兩次，深鎖的雙眉並沒有舒解，臉色反而變得更凝重了。

「你覺得怎樣？」鄧肯問道。

「我不和叛徒打交道。」卡拉斯收起卷軸，露出厭惡的表情。

「可是如果他們說的是真的，」鄧肯繼續道，「這將會讓我們大獲全勝！」

卡拉斯抬起頭，和坐在王座高高在上的國王對望。「如果現在，我有機會和敵方這名忠勇高貴的將領卡拉蒙對談，我將會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即使這代表著我們會徹底失敗。」

其他族長有些發出哼聲，有些則是露出不屑的表情。

「你應該去當索蘭尼亞騎士！」其中一個人嘟囔著──這可不是什麼誇讚。

鄧肯對他們所有人掃視了一輪，每個人都沉默下來。

「卡拉斯，」鄧肯耐心地說，「我們都知道你對榮譽的看法，我們也都很讚揚這點。不過光是榮譽並無法餵養那些在戰爭中可能餓死的小孩，也無法阻止我們的同胞把我們的屍體喫乾抹淨。這不對。」鄧肯繼續道，他的聲音變得嚴厲低沉。「有時我們必須注重榮譽，但有時我們必須為所當為。」他再度揉揉下巴。「你自己的行為就告訴了我這件事。」

卡拉斯的表情變得更嚴肅了。他下意識地舉手準備要撫摸迎風飄揚的美髯，手卻尷尬地停在半空中，最後漲紅著臉看著腳尖。

「我們的哨兵已經做出確切的回報。」鄧肯繼續道，「大軍確實已經開拔了。」

卡拉斯皺著眉抬起頭。「我纔不相信！」他說，「我一聽到就不相信了！他們已經離開了帕克塔卡斯？在他們的補給車隊抵達之前？如果這是真的，法師率領全軍的傳言一定是真的了。沒有任何將領會犯下這個過錯──」

「在兩天之內他們就會到達平原。根據我們間諜的消息，他們的目標是薩曼要塞，在攻下該處之後，他們準備在該處設立指揮所。我們在該處有一些兵力，他們會象徵性地抵抗一下之後就撤退，希望這樣能夠引誘他們進入開闊的平原。」

「薩曼──」卡拉斯喃喃道，因為他已經沒有鬍鬚可以撫摸，手只得抓著下巴空搔。「吾王，如果我能夠在最少的犧牲下結束這場戰爭，你願意聽聽，並且讓我試一試嗎？」

「我願意聽聽看。」鄧肯猶疑地說，表情顯得不太情願。

「吾王，給我一小羣精挑細選的戰士，我願意帶領他們去刺殺這名法師，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當他死掉後，我將會把這份卷軸交給他們的將軍和我們的同胞。他們將會知道自己被出賣了，同時也會看到我們聯軍的力量。如此一來，他們不投降也難！」

「萬一他們真的投降了，你說我該怎麼辦？」鄧肯惱怒地大吼，腦中卻同時在評估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其他的族長亦停止了彼此間的交談，開始眉頭深鎖地彼此對望。

「吾王，請將帕克塔卡斯交給他們。」卡拉斯感到愈來愈興奮。「當然，是讓那些想要住在那邊的人住下來。我們的同胞毫無疑問地會回到他們的家園。我們可以對他們做出一些讓步，只需要很少的讓步就可以。」看見鄧肯臉色一沉，他趕快補上一句。「他們將會接受我們提出投降的條件。而我們則會提供那些人類和我們的同胞遮風避雨的地方。過冬時他們可以在礦坑里工作──」

「這個計劃的確有其可行性，」鄧肯若有所思地說，「當你在沙漠中時，你可以躲在坑道中──」

他沉思著。然後他慢慢地搖搖頭。「但是這太危險了，卡拉斯。而且一切的犧牲可能都會白費。即使你成功殺死了黑衣人──我必須先提醒你，他是一位法力強大的法師。在你有機會和卡拉蒙．馬哲理談話之前，你很有可能會先被殺死。而且謠傳他是法師的雙胞胎哥哥！」

卡拉斯露出疲倦的笑容，他的手依舊放在光滑的下巴。「吾王，這是我心甘情願冒的險──如果這代表著我不需要再度動手殘殺自己的同胞。」

鄧肯瞪著他，然後揉揉腫脹的下巴，意味深長地嘆了口氣。「很好，」他說，「我同意你離開。你可以自由挑選想要的人。你何時要出發？」

「今晚，吾王，如果您準許的話。」

「山脈的大門將會為你而開，而它們也會很快地關閉。當它再度開啟時，究竟是歡迎你凱旋歸來，或者是讓矮人的大軍出征，一切都靠你了。卡拉斯，願李奧克斯的火焰照亮你的神錘。」

卡拉斯鞠躬後轉身離開大廳，他的腳步比原先進來時還要有生氣、有活力。

「我們又少了一員戰將。」其中一名族長說，他的目光看向那名高大的矮人。

「從一開始時我們就已經失去他了。」鄧肯沙啞地說。但是他憔悴的臉上刻畫著深沉的哀傷。「現在，我們必須要策劃接下來的戰爭。」

【註】

１　在惡龍軍團於長槍之戰中征服了索拉斯、海文和蓋特威後，居民們被遷移到帕克塔卡斯去當奴隸。

２　高山矮人通常會組成不同的氏族。每個氏族是由一名族長所統治，在族長會議中擔任該氏族的代表。夠資格參與這個會議的代表共有九名。

## ３─８

「還是沒有水。」卡拉蒙靜靜地說。

瑞加皺起眉頭。雖然將軍的語調控制得很好，但是矮人也知道他應該要負起責任。但即使知道自己應該要負大部分的責任，卻也沒任何幫助。唯一比罪惡感還要沉重，還要難以承受的，就只有罪有應得的罪惡感。

「再走半天應該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水窪。」瑞加雙眉深鎖，表情如同大理石般僵硬。「以前這里到處都是水窪，就像臉上的青春痘一樣。」

矮人揮舞著手，卡拉蒙看向四周，目光所及之處什麼都沒有，沒有樹、沒有鳥、沒有低矮的樹叢。只有一望無際的沙漠，偶爾點綴著一些奇怪的沙丘。索巴丁山脈的陰影掛在天邊，如同意識邊緣的噩夢般帶著不祥的預兆。

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大軍，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一敗塗地。

在幾天的急行軍後，他們終於離開了從帕克塔卡斯一路蜿蜒而來的山路，來到達茍斯平原。他們的補給車隊並沒有趕上來，而且從他們趕路的速度看來，車隊恐怕至少還要一個禮拜才能趕得上。

雷斯林不停地對其他的軍官們施加壓力，讓他們日夜不停地趕路。雖然卡拉蒙公開反對這種做法，但瑞加卻支持雷斯林的意見，並且也設法讓平原人偏向支持他們。再一次地，卡拉蒙毫無選擇，只能跟隨自己的部下。因此，部隊每日天剛破曉時就得拔營，只有在中午時分可以短暫休息，一直走到黃昏，直到天邊只剩微光時才紮營。

這看起來不像是剛打過勝仗的軍隊。同袍之情、笑語、娛樂都消失了。白天也不再有歌聲，即使連矮人們都不再用低沉的歌聲吟唱，寧願把所剩不多的氣力用來度過一哩又一哩的漫長旅程。在晚上，人們幾乎立刻倒了下來，勉強用寒酸的口糧果腹之後，就昏昏沉沉地睡去。直到第二天被軍官們又踢又吼地叫醒為止。

士氣非常低落。隨著食物的短少，部隊之間開始有流言和抱怨。當他們還在山中時，由於獵物眾多，所以食物還不成問題。當他們一到達平原上後，就如同卡拉蒙所預料的一樣，他們所能看到的生物就只剩下彼此而已。他們一天兩次靠著烤乾的麵包和烘乾的肉條過活。而且卡拉蒙知道，如果補給車隊不快點趕上來，即使這麼微薄的口糧，都會被再刪減成一半。

除了食物之外，將軍還有別的憂慮，也是同樣要命。其中一個是缺乏乾淨的水源，雖然瑞加自信滿滿地告訴他們平原上有許多水窪，但他們找到的前兩個都已經乾涸見底。更要命的是，矮人在那時才尷尬地承認，自己上次踏足這個平原是在大災變之前的事了。而卡拉蒙的另一個問題，則是盟友之間快速惡化的關係。

這些人在最好的時候，也不過勉強算是能夠並肩作戰的關係，現在則如同破布般破裂開來。北方來的人類把目前的窘境都怪罪在平原人和矮人頭上，因為是他們盲目支持法師才會導致這樣的處境。

平原人以前則是從沒來過山中，他們發現在低溫多雪的環境中戰鬥和求生並不好過，就如同酋長直截了當地和卡拉蒙說的一樣，「不是太高，就是太低！」

而當他們現在看見索巴丁高聳入云地掛在南方的天際時，平原人開始認為全世界的鋼鐵和黃金都比不上家鄉美麗、金黃且平坦的草原。卡拉蒙不只一次注意到他們的黑眼珠轉向北邊，他知道總有一天他們會無聲無息地消失。

矮人們則認為人類是軟弱的懦夫，只要事情一出狀況，就馬上哭著找媽媽。因此，他們只把目前食物和飲水缺少的狀況當成小困擾，膽敢暗示自己口渴的矮人，甚至馬上會被自己的同胞們瞧不起。

這一天，當卡拉蒙站在沙漠中踢著沙子時，他正在思考著這些煩人的問題。

接著，卡拉蒙抬起頭，目光落在瑞加身上。只要一想到卡拉蒙沒在注視他，那名老矮人就失去了之前如山巖般的堅持──頭也低了，背也馱了，疲倦地嘆著氣。在此時，他和佛林特之間的相似處讓卡拉蒙不禁滿懷思念。卡拉蒙其實只是對自己生氣，因此感到十分羞愧；這種感覺讓他想要盡力去彌補。

「不要擔心，我們昨晚還有足夠的水。明天他們一定會找到水源的，你說對吧？」他笨拙地拍拍瑞加的肩膀。老矮人抬頭看向卡拉蒙，暗暗吃了一驚，深恐他是為了取笑他而來。

但瑞加一看見卡拉蒙疲倦的臉上堆滿友善的笑容，立刻就鬆了口氣。「是啊！」老矮人擠出一絲笑容，「明天一定沒問題的。」

兩人轉身離開乾涸的水窪，慢慢地走回營地。

達茍斯平原的夜晚來得很早。太陽飛快地墜落在山脈之後，彷彿對這一成不變的荒涼景色感到厭倦。只有幾處營火閃爍著，因為大多數的人累到根本沒力氣點燃營火，反正也沒多少食物可以烹煮。平原人、北方的人類和丘陵矮人分別圍坐在一起，狐疑地打量著對方。當然，每個人都不願意靠近杜瓦矮人。

流傳在克萊恩上的一個古老傳說中──有一個人觸犯了天條，諸神因此集合在一起處罰他。祂們宣佈從此以後，那人將擁有預知未來的能力；那人大笑，認為自己已經勝過了諸神的智慧；但最後那人卻受盡折磨而死。這件事卡拉蒙一直沒辦法理解。

但現在他明白了，他感到十分難過。的確，對凡人來說，沒有任何懲罰比這個更為嚴重。因為，當他能夠預見未來時，人類最大的恩賜──希望就被奪走了。

直到不久之前，卡拉蒙都還抱持著希望。他相信雷斯林會想出計劃來。他相信他弟弟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雷斯林不可能讓這些事情發生。但是如今，當他知道雷斯林其實根本不在乎這些人類和矮人，以及他們全家人的命運後，他絕望了。他們的命運已經註定。他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歷史重演。

當他明白這一點，並預知到這將會帶給他的痛苦之後，他潛意識中的恐懼讓他慢慢地疏遠那些真正關心的人們。他開始想念起家鄉。

回家！他幾乎忘記了，甚至刻意將它塞到腦中容易遺忘的角落。現在家鄉的回憶清晰地湧出，鋪天蓋地而來；在許多夜里，只要他稍有鬆懈，這些回憶就會讓他淚眼模糊地看著那熊熊的營火。

是這個念頭讓他堅持下去。隨著他將自己的部隊一步一步地帶向毀滅，同樣地，每一步都讓他愈來愈靠近提卡，愈來愈靠近家鄉──

「小心！」瑞加抓住他，把他從出神狀態中搖醒。卡拉蒙眨眨眼，正好避過那個充斥在平原之上的土堆。

「這些奇怪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卡拉蒙瞪著土堆，咕噥道。「難道是某種動物的巢穴嗎？我聽過在埃思特維大平原上有某種沒有尾巴的地鼠居住在類似這樣的洞穴中。」他看著那幾乎有三呎高、差不多三呎寬的土堆，搖搖頭。「但我可不想要遇到弄出這種土堆來的地鼠！」

「呸！什麼地鼠嘛！」瑞加哼了一聲道，「是矮人建造的！難道你們看不出來嗎？看看這技巧。」他愛憐地摸著那光滑的圓丘。「大自然何時可以做出這麼巧奪天工的東西？」

「這是觀察站。」瑞加斬釘截鐵地說。

「觀察？」卡拉蒙微微一笑。「觀察什麼？蛇嗎？」

「觀察地面、天空，和像我們一樣的軍隊。」瑞加踏踏腳，揚起一陣沙塵。「聽見了嗎？」

「聽見什麼？」

「那個聲音。」瑞加又踏踏腳。「是空心的。」

卡拉蒙的眉頭舒展開來。「地道！」他的雙眼圓睜，看著四周一個接一個的圓丘，不禁吹了吹口哨。

「恐怕有好幾哩呢！」瑞加點點頭說。「是好久以前建造的，幾乎和我的曾祖父一樣老。當然──」矮人嘆口氣。「大多數的地道也有那麼久沒使用過了。傳說中這里和帕克塔卡斯之間曾經有蔓延數十哩的要塞，一直連接到卡若理山脈中。如果傳說是真的，矮人甚至可以從帕克塔卡斯一路走到索巴丁，中間連太陽都見不到。」

「現在那要塞已經崩塌了。許多隧道也一樣。大災變摧毀了大多數的隧道。不過，」瑞加和卡拉蒙繼續行走，興奮地說，「如果鄧肯派出幾名間諜在隧道中像地鼠般四處鑽動，我也不會太驚訝。」

「不管是地上或是地下，他們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我們。」卡拉蒙嘟囔著，目光掃視著一望無際的空曠大地。

「是啊！」瑞加頑固地說，「反正也不會讓他們佔到什麼好處。」

卡拉蒙沒回答，兩人繼續走著。卡拉蒙隨即回到自己的帳篷中，瑞加則回到自己的同胞身邊。

在其中一個土堆，一個離卡拉蒙營帳不遠處，的確有雙眼睛在注視著部隊的一舉一動。但是那雙眼睛對一般的士兵並不感興趣。他們只對三個人有興趣，就只有三個人而已──

「不會太久了。」卡拉斯說。他從經過巧妙偽裝、從外表幾乎沒辦法和巖石分辨出來的覷孔往外瞧。「你要怎樣推斷距離啊？」

這句話是對一名飽經風霜的矮人說的；這名矮人慵懶地往覷孔外看了看，然後瞄了瞄地道的長度。「兩百五十三步。正好讓你們從營帳的正中央冒出來。」他毫不遲疑地說。

卡拉斯回頭看著將軍座落在平原上，和部屬分隔開來的帳篷。對卡拉斯來說，那名矮人能夠如此精確地估算距離真是個奇蹟。如果老矮人不是史馬修，年輕的英雄一定會露出疑惑的表情。這名年長的飛賊會從安逸的退休生涯中被徵召出來，正是因為他擁有完成許多不可能任務的名望，幾乎和卡拉斯的名聲不相上下。

「太陽快下山了。」卡拉斯回報道。這其實沒什麼必要，因為從覷孔中所拉出的長長影子，讓人可以明顯地判斷出外面的時間。「將軍回來了，他正要進入帳篷中。」卡拉斯皺起眉頭。「李奧克斯啊，我希望他今天不要改變平日的習慣。」

「他不會的。」史馬修說。他舒適地靠在牆角，自信滿滿地說。這種自信是多年來對人們行為的精細觀察中所建立起來的。「要闖空門你得先學會兩件事情。第一，每個人都會養成習慣；第二，沒有人喜歡改變。天氣不錯，沒什麼意外。外面除了沙漠還是沙漠。不會的，他不會改變的。」

卡拉斯皺起眉頭，不太喜歡這種讓他想起老矮人過去打家劫舍生涯之事。正因為卡拉斯十分明白自己能力的極限，所以他才會選擇史馬修參與這次任務，因為他們需要擅長潛行──無聲無息地潛入、利用夜色突擊並擅長利用夜色撤退的角色。

但，曾經被索蘭尼亞騎士敬佩於其榮譽心的卡拉斯難免會自責。他安慰自己，許久以前史馬修就已經因為自己的過錯而付出代價，甚至替國王完成了幾件任務，讓他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一名英雄。

而且，卡拉斯提醒自己──想想我們會拯救的那些人命吧！

當他這麼想的時候，他鬆了口氣。「你說的對，史馬修。法師現在從他的帳篷里出來了，那名女巫也出現了。」

卡拉斯一隻手握住緊緊綁在腰間的神錘，另一隻手將一把短劍塞進腰帶中比較舒服的位置。最後，他伸手進背袋中，拿出一份卷軸，若有所思地將它放進皮甲中的內袋里。

接著，他轉身面對四名等待著的矮人，開口道，「記住。沒有必要絕對不要傷害那名女子和將軍。不過，那名法師一定得死，而且愈快愈好，因為他是最危險的人物。」

史馬修微笑著躺了回去。他不會和他們一起行動，他的年紀已經太大了。曾有一段時間這對他是種羞辱，但現在，這對他反而是種讚美。即使不這樣，他的膝蓋也早就快報廢了。

「讓他們進去，」年老的飛賊建議道，「讓他們開始用晚餐，輕鬆下來。然後──」他伸出手在脖子上一橫，低聲道，「兩百五十三步──」

加瑞克站在營帳外，聆聽著里面的動靜。里面一點聲音都沒有，感覺起來卻比激烈的爭吵還要讓人不安。

從微微掀起的布簾，他可以看見三個人像平常一樣靜靜地圍著桌子，彼此間只有短暫的交談；大多時候則都是在想著自己的事情。

法師非常專注於他的研究。據說他在準備某種強大的法術，將要一舉把索巴丁的大門轟開。至於那名女巫，誰知道她在想些什麼？至少，加瑞克很高興有卡拉蒙在看著她。

在弟兄們之間，有些關於她的奇怪流言；謠傳她在帕克塔卡斯中曾經施行過奇蹟，死人在她的手下復活，完好的肢體從傷口中重新生長出來。加瑞克當然都不相信這些鬼話。不過在這些日子里，她的某些改變讓年輕人開始懷疑自己對她的第一印象是否正確。

加瑞克不安地在沙漠的冷風中移動著身軀。在帳篷里的三個人中，他最擔心的是將軍。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年輕的騎士開始尊敬、崇拜卡拉蒙。他仔細地觀察將軍，盡可能地試著要和他一樣。加瑞克注意到卡拉蒙自以為隱藏得很好的輕鬆表情中，暗藏著明顯的沮喪和不快。對加瑞克來說，卡拉蒙取代了他失去的家人。現在，這名年輕的騎士就像替兄長憂慮般地擔心著卡拉蒙。

「都是那些該死的闇矮人。」加瑞克大聲地咕噥，不停地跺著腳，以免自己凍僵。「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相信他們。我寧願把他們送回去，我敢打賭，如果不是因為他弟弟，將軍一定會──」

加瑞克停了下來，屏住呼吸傾聽著。

什麼都沒有。但是他敢發誓──

年輕的騎士手握著劍柄，看著沙漠。雖然白天十分地炎熱，但沙漠在夜間則是個十分寒冷的地方。在一段距離之外，他可以看見營火堆。四處都有閃動的人影。

他又聽見了。那是來自他身後的聲音。來自正後方的聲音。沉重的鐵頭靴的聲音──

「那是什麼聲音？」卡拉蒙抬起頭問。

「是風聲。」克麗珊娜看著彷彿有生命般鼓動著的布簾，不禁打了個冷顫。「這個恐怖的地方常常會吹起一些怪風。」

卡拉蒙半站起身，手握住劍柄。「這不是風。」

雷斯林抬頭看著哥哥。「喔，坐下來吧！」他惱怒地輕聲低吼道，「趕快喫完你的晚餐，好讓我可以早點回去看書。」

法師腦中正在默念著一個特別困難的法術。他已經和它糾纏了好幾天，試著要找出能夠釋放出咒語力量的正確音調和發音來。到目前為止，這個咒語每次都掙脫他的掌握，沒有任何成果。

雷斯林把面前幾乎分毫未動的餐盤一推，準備站起來──

──他整個腳底下的世界似乎完全崩塌了。

彷彿他站在一艘位於波濤洶湧海上的船隻里，腳下的地面突然傾斜了起來。法師低頭一看，驚訝地發現地面出現了一個大洞。其中一根支撐帳篷的柱子倒了進去，讓帳篷也整個歪倒下去。柱子上的一枚油燈瘋狂地搖晃著，影子像惡魔般四處跳躍。

雷斯林本能地抓住桌沿，這才沒滑進那個急速擴大的坑洞中。但，他卻目睹了許多名矮胖、留著鬍子的人影從里面鑽了出來。片刻間，油燈的光芒照在鋼刃上，反射在嚴肅的黑眼中。然後，那些人影撲進了陰影中。

「卡拉蒙！」雷斯林大喊著。不過，他可以從身後的咒罵聲和寶劍出鞘的聲音中判斷出來，卡拉蒙早已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雷斯林也聽見一個清澈、堅強的女性聲音呼喚著帕拉丁的聖名，刺眼耀目的白光閃耀不已。不過他也沒有時間擔心克麗珊娜了，一柄巨大的矮人戰鎚彷彿被黑影所掌握，正對著法師的腦袋揮來。

雷斯林吟唱出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咒語，滿意地看著隱形的力量讓矮人的戰鎚脫手飛出。在他的命令下，那力量將戰鎚匡噹一聲丟在營帳的角落。

雷斯林起初被這出其不意的攻擊給打得措手不及，現在他的腦袋已經開始飛快地運轉起來。在一開始的震撼消退後，法師就只把這次突擊當成另一次打擾他讀書的小插曲。法師打算速戰速決，因此把注意力轉向那名毫無畏懼地面對著他的敵人。

他絲毫不擔心，因為他知道自己受到歷史洪流的保護，沒有人可以殺得了他。雷斯林好整以暇地召來魔法的力量。

他感覺到魔力在他體內環繞、累積，感覺到魔力所帶給他的狂喜。這將會是場不錯的娛樂，他心想。一場有意思的運動──他伸出手開始念誦咒語，這個咒語將會讓青白色的閃電射穿敵人焦黑的屍體──突然間，他被打斷了。

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他的面前冒出了兩個人。這兩個人無聲無息地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般。

其中一人跌在法師跟前，興奮地看著他。

「喔，你看！這是雷斯林！尼修，我們成功了！我們成功了！嘿，雷斯林！我打賭你看到我會很喫驚吧？還有，喔，我有好有趣的故事要告訴你喔！你知道嗎，我其實死過一次了。事實上不完全算是，但是──」

「泰索何夫！」雷斯林倒抽了一口氣。

許多念頭如同本來要從雷斯林的指尖爆射而出的閃電一樣，在他的腦中飛掠過。

第一個念頭──坎德人！歷史是可以被改變的！

第二個念頭──歷史真的可以被改變──

第三個念頭──那麼我有可能會死！

這些念頭如烈焰般燒去了雷斯林勝券在握的自信，也剝奪了法師施展復雜法術所必需的冷靜。

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和它所帶來的恐怖代價刺痛了雷斯林的腦，讓他失去了控制。咒語從他的腦中流失，但他的敵人依舊不停地往前逼近。

雷斯林反射性地行動了，他顫抖的手一扯，亮出了隨身攜帶的那柄銀色匕首。

但這太遲了──也太微不足道了。

## ３─９

卡拉斯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發誓要殺死的那個人身上。他用平日戰鬥訓練中所培訓出來的專心一志出擊，並沒有對突然出現的那兩人特別注意。因為他認為這兩個人或許只是法師所召喚出來的怪物。

卡拉斯同時注意到，法師閃爍著異光的雙眸突然變得一片空白，本來要吟唱致命法術的雙脣突然僵硬起來。矮人知道，至少有幾秒鐘的時間，眼前的敵人只能任他宰割。

卡拉斯衝向前，短劍刺過那黑色、飄逸的袍子，清楚地感覺到自己擊中了目標。

他不停地進逼，刀子愈來愈深地插進那人纖瘦的身軀。法師奇異的高熱如同煉獄般將他包圍，強烈的憤怒和仇恨如同實體般逼得卡拉斯連連後退，一個踉蹌倒在地上。

但卡拉斯很確定，法師已經受了重傷。法師躺在地上，雙眼翻白瞪視著天花板，卡拉斯可以看見其中充滿了怒火，但也充滿了痛苦。藉著不停搖晃的油燈光芒，他確認了法師的腹部插著短劍，聽見他痛苦的慘叫聲。法師再也無法傷害他了。

卡拉斯步履不穩地站起來，伸出手猛力將短劍拔出。法師抱著肚子的雙手，沾滿自己的鮮血，哀叫一聲後就一動也不動了。

卡拉斯這時纔有時間看著四周，注意到那兩名被法師召喚來的怪物驚恐莫名地瞪著法師的軀體。女巫現在不知道在哪里，她身上散發出的奇異光芒也跟著消失了。在他仔細打量片刻之後，這才驚訝地發現，這所謂被召喚來的怪物，竟然只是個穿著藍色綁腿的坎德人，和一個穿著皮圍裙、禿頭的侏儒。

卡拉斯沒時間考慮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至少他已經大致達成了來此的目的。他知道現在不可能和將軍談話，至少目前不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將部下安全地送出去。卡拉斯奔向角落，拾起神錘，用矮人語呼喚著手下讓開，對準卡拉蒙揮去。

神錘不偏不倚地敲中大漢的腦袋，卡拉斯的力道恰好只是敲昏了他而沒殺死他。卡拉蒙轟然一聲倒下，帳篷突然間陷入一片寂靜。

這一切都只花了幾分鐘的時間。

卡拉斯透過布簾，看見原先站崗的年輕騎士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坐在遠方營火邊的將士們也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里的異狀。

矮人站直身，拿下不停搖晃的油燈。法師躺在血泊中。將軍躺在他身邊，手直伸出去，彷彿他的最後一個念頭，也是想要保護自己的弟弟。女巫躺在角落，同樣也是一動也不動。

卡拉斯注意到她的袍子上有血跡，目光嚴厲地瞪著手下。其中一名緩緩地搖搖頭。「卡拉斯，我很抱歉。」矮人低頭看著她，渾身一顫。「但是──她身上發出的光芒好刺眼！我的頭痛得幾乎裂開來。我腦中只能想到的是趕快阻止她。我──我本來是辦不到的，但是那法師尖叫一聲，她也跟著大喊起來。她的光芒開始搖晃。那時我抓住機會，給了她一下子。她的傷並不嚴重。」

「好吧！」卡拉斯點點頭。「我們走吧！」矮人收回神錘，對著躺在地上的將軍說。「我很抱歉，」他拿出一份文件，塞進大漢伸出的手中。「也許，下次，我可以對你解釋這一切。」他抬起頭，四下張望著。「大家都還好吧？我們趕快撤退了。」

他的手下匆忙地湧向地道。

「這兩個傢伙怎麼辦？」其中一個人在坎德人和侏儒身邊停下腳步。

「帶他們走，」卡拉斯立刻說，「我們不能把他們留在這里，他們會通知其他人的。」

坎德人此時才彷彿如大夢初醒般地恢復過來。

「不可以！」他用充滿恐懼的眼神向卡拉斯懇求。「你不可以帶我們走！我們才剛到這里來而已！我們剛找到了卡拉蒙，現在終於可以回家了！不要，拜託啦！」

「帶他們走！」卡拉斯嚴厲地下令。

「不要嘛！」泰斯乾嚎著在矮人的臂彎里掙扎。「不行，求求你，你們不明白。我們之前去過無底深淵，現在剛逃出來──」

「塞住他的嘴巴。」卡拉斯低頭看著地道，確定一切都沒問題。他跪在地面的洞穴旁，示意大家動作加快。

他的弟兄們跳進地道，拉著那嘴被塞住的坎德人──他依舊猛烈地掙扎著，不斷用腳踢、用手抓，最後他們纔好不容易把他五花大綁，丟進洞穴中。另外一個俘虜就不太需要他們擔心了；可憐的侏儒完全嚇呆了。他無助地看著四周，嘴巴張得大大的，完全遵照其他人的指示。

卡拉斯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在跳入隧道之前，他最後看了帳篷一眼。

掛著的油燈現在已經停止搖晃，柔和的光芒照在仿如噩夢的場景。桌面被打碎、椅子翻倒、食物飛濺得到處都是。黑袍法師的身體底下拖曳出一條細細的血河。鮮血流到洞口，一滴一滴地緩緩落入洞穴中。

卡拉斯跳入洞穴中，沿著隧道跑了一段安全的距離，然後停了下來。他抓住一條放在隧道地面上的繩子，猛力一拉。繩子的另一端綁在將軍帳篷底下的支柱上。這一拉讓支柱倒了下來。一陣低沉的轟隆聲。然後，在一段距離之外，他可以看見大石滾落，濃密的沙塵遮擋了他的視線。

地道現在已經被安全地封閉了，卡拉斯轉過身，匆忙地追上先走一步的弟兄。

「將軍──」

卡拉蒙猛然站起身，雙手伸出，似乎要抓住敵人的咽喉，面孔劇烈地扭曲著。

加瑞克驚訝得連連後退。

「將軍！」他大喊道。「卡拉蒙！是我！」

突然的劇痛和加瑞克熟悉的聲音，穿透了卡拉蒙的腦海。他哀嚎一聲，捧住頭，步履蹣跚地後退。加瑞克剛好接住快要跌倒的他，連忙將他扶到椅子上休息。

「我弟弟呢？」卡拉蒙口齒不清地說。

「卡拉蒙──我──」加瑞克不知該如何回答。

「我弟弟！」卡拉蒙呼吸急促地握緊雙拳。

「我們把他帶回他的帳篷去了。」加瑞克柔聲回答，「他的傷口──」

「怎麼樣？他的傷口怎麼樣？」卡拉蒙不耐煩地大吼，抬起頭用滿布血絲的雙眼瞪著他。

加瑞克欲言又止地搖搖頭。「我──我的父親曾經跟我說過這樣的傷口，」他低聲說，「人會痛苦得輾轉好幾天──」

「你的意思是，他被傷到腹部了。」卡拉蒙說道。

加瑞克點點頭，雙手掩面。卡拉蒙看著年輕人，注意到他的臉色慘白。卡拉蒙嘆口氣，閉上眼，準備面對即將迎來的暈眩和嘔吐感。然後他站了起來，感覺一陣天旋地轉。當一切都穩定下來之後，他才張開雙眼。

「你還好嗎？」他問加瑞克，目光定定地看著年輕騎士。

「我沒事。」加瑞克因為羞愧而漲紅了臉。「他們──他們從──背後偷襲──」

「是啊！」卡拉蒙注意到年輕人髮中乾涸的血塊。「兵不厭詐，別太放在心上。」大漢毫不掩飾地笑了。「他們是從前面把我擊倒的。」

加瑞克再度點點頭，但從他的表情可以很明顯看出這次的失敗依舊困擾著他。

卡拉蒙疲倦地心想，他會克服這一切的，我們遲早都必須面對這一切。

「我現在要去看看我弟弟。」他跌跌撞撞地往帳篷外走去，然後停下腳步。「克麗珊娜女士呢？」

「睡著了。在她的──呃，肋骨上有刀傷。我──我們盡可能地替她包紮了。我們──得要撕開她的白袍。」加瑞克的臉更紅了。「我們也給她喝了一些白蘭地──」

「她知道雷斯──費斯坦但提勒斯的狀況嗎？」

「法師不準我們對她提起。」

卡拉蒙揚起眉毛，接著又皺起眉頭。他四下打量著這天翻地覆的帳篷，看見飽經踐踏的地板上有一道淡淡的血痕。他深吸一口氣，打開帳篷的布簾，搖搖晃晃地走到外面，加瑞克緊跟在後。

「部隊呢？」

「他們都知道了，謠言傳得很快。」加瑞克無可奈何地兩手一攤。「我們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們試著追上那些矮人──」

「啐！」卡拉蒙悶哼一聲，一時之間腦門又痛了起來。「他們一定會把地道弄垮的。」

「沒錯，我們試著要挖掘，但是幾乎和挖空整個沙漠一樣的不可能。」加瑞克說。

「部隊的情形怎麼樣？」卡拉蒙在進入雷斯林的帳篷前停了下來，他可以聽見帳篷里傳來低沉的哀嚎聲。

「士氣很低落。」加瑞克嘆氣道。「人們議論紛紛，相當迷惘──我也不知道。」

卡拉蒙十分明白。他看著弟弟漆黑一片的帳篷。「我自己一個人進去。多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加瑞克，」他溫柔地加上一句，「現在，在你昏倒前趕快去休息吧！我稍後還會需要你的，萬一你那時還是昏昏沉沉的，那可就一點都派不上用場了！」

「是的，長官。」加瑞克說。他蹣跚地往外走，然後突然停下腳步，轉過身來。他手伸進胸甲中掏出一個沾滿血跡的卷軸。「我──我們找到這個──在你的手里，長官。筆跡是矮人的──」

卡拉蒙看了看，打開卷軸，從頭到尾讀完，一言不發地將它捲起來，收進腰帶中。

守衛現在包圍著帳篷。卡拉蒙對其中一個比了個手勢，示意他扶著加瑞克去休息。然後，他不安地走進雷斯林的帳篷。

桌上燃著一根蠟燭，一本法術書打開著。法師很明顯地想在晚餐之後繼續閱讀這些資料。一個中年、滿身傷痕的矮人坐在牀邊的陰影中；卡拉蒙認出他是瑞加的手下。當卡拉蒙進門時，兩邊的守衛都對他敬禮。

「在外面等。」卡拉蒙對守衛下令道。

「他不讓我們碰他。」矮人簡潔地說，朝雷斯林點了點頭。「傷口得要包紮纔行。雖然沒有多大用處，但是至少可以讓他多活一段時間。」

「我會照顧他的。」卡拉蒙沙啞地說。

矮人雙手一推，站了起來。他遲疑地清清喉嚨，彷彿在考慮到底該不該開口。最後他終於做出決定，用刁鑽的眼睛看著卡拉蒙。

「瑞加說我應該要告訴你，如果你想要我動手的話──你也知道，就是讓事情快點結束，我以前做過，也算是我的某種專長。我本來是個屠夫，你知道──」

「出去。」

矮人聳聳肩。「隨你便。不過，如果他是我弟弟──」

「快出去！」卡拉蒙輕聲說。他並沒有目送矮人離去，甚至沒聽見他沉重的腳步聲，他的所有知覺都投注在雙胞胎弟弟身上了。

雷斯林依舊衣著整齊地躺在牀上，手緊抓著那恐怖的傷口。法師的袍子上沾滿了鮮血，和傷口處的血肉黏在一起。他十分地痛苦，難耐地在牀上翻滾，他所吸的每一口氣都是掙扎，所吐出的每一口氣都是低沉的哀嚎。

但是，對卡拉蒙來說，最可怕的景象還是他弟弟炯炯有神的雙眼依舊看著他，清楚地知道他正往牀邊走來。雷斯林依舊是清醒的。

卡拉蒙跪在牀邊，一隻手放在弟弟灼熱的前額。「你為什麼不讓他們叫克麗珊娜來？」他輕聲問。

雷斯林痛得齜牙咧嘴。他咬緊牙關，一個字一個字地從沾血的雙脣中逼出聲音來。「帕拉丁──不會──治療──我的！」最後一聲是壓抑著的低呼。

卡拉蒙迷惑地瞪著他。「但是──你快要死了！你不是應該不會死的嗎？你說過──」

雷斯林的眼珠往後翻，頭往後仰。鮮血從他的嘴角溢出。「歷史──改變了──一切都不一樣了！」

「但是──」

「離開我！讓我死！」雷斯林憤怒、痛苦地大叫，身體蜷曲起來。

卡拉蒙渾身發抖，憐憫地看著弟弟。但是那張臉──僵硬、痛苦、扭曲的臉，不是他認識的臉。

原先那張睿智、聰敏的面具被撕裂開來，露出了底下刻滿自大、野心、貪婪、殘酷的真實面目。這張他看了一輩子的臉，卻彷彿是卡拉蒙第一次面對的陌生人。

也許，卡拉蒙心想，當雷斯林在大法師之塔中，赤手空拳地在達拉馬身上燒出五個血洞來時，他就是這張面孔。也許當費斯坦但提勒斯臨死之際，他看到的也是這張臉──

卡拉蒙感到一陣反胃，渾身劇烈地發抖，強迫自己把目光從那張醜惡、枯乾的臉上移開，硬著心腸伸出手。「至少讓我包紮傷口。」

雷斯林瘋狂地搖頭。一隻沾滿鮮血的手鬆開了腹部的傷口，緊抓住卡拉蒙。「不！快結束這一切！我失敗了。諸神在嘲笑我。我──再也無法忍受──」

卡拉蒙瞪著他。突然間，毫無理由地，怒火攫住了大漢。那是因為對方多年來的嘲諷、忘恩負義所累積的怒火，那是因為親眼目睹好友因他而死的憤怒，那是因為自己幾乎因他而窮途潦倒的憤怒，那是因為目睹愛被利用、被拒絕的憤怒。卡拉蒙伸出手，抓住黑袍把弟弟的頭扯離了枕頭。

「不！我以諸神之名起誓，」卡拉蒙的聲音因為極度憤怒而顫抖著。「不行，你不會死！你聽見了嗎？」他瞇起眼。「你不會死，老弟！你這輩子都只為了自己而活。現在，即使你快要死了，你腦袋里也只想著對你來說最輕鬆的解脫之道！你想也不想地就讓我困在這里，你也捨棄了克麗珊娜！不行，老弟！你會他媽的活下去！你會活著送我回家，在那之後你要怎樣我就不管了。」

雷斯林看著卡拉蒙，雖然臉上的表情依舊痛苦不已，但卻可以清楚看見一絲笑容揚上了他的嘴角。他似乎要笑出聲，嘴角卻只能噴出血泡。卡拉蒙鬆開手，毫不體貼地把他給丟回牀上去。雷斯林倒回牀上，目光灼灼地瞪著卡拉蒙，在那一瞬間，他的眼中只有強烈的仇恨和憤怒。

「我要去找克麗珊娜。」卡拉蒙沉重地說，絲毫不管雷斯林憤怒的目光。「至少讓她有機會可以試著醫好你。哼，如果目光可以殺人，我想我現在早就死了。但是，聽我說，雷斯林或費斯坦但提勒斯，不管你到底是誰，如果這是帕拉丁的旨意，讓你早點死去，以免對這個世界造成更大的傷害，那麼就這樣吧！我會接受命運的安排，克麗珊娜也是。但是，如果祂要讓你繼續活下去，我們會接受，你最好也是一樣！」

雷斯林幾乎耗盡了全身的力氣，用沾滿鮮血的手抓著卡拉蒙的手臂，那隻手幾乎已經帶著死氣地僵硬起來。

卡拉蒙堅定地把弟弟的手拉開。他直起身來，離開弟弟的牀邊；耳畔聽見身後傳來受盡折磨的哀嚎聲。卡拉蒙遲疑了一下，這淒慘的聲音直傳入他的內心。接著他想到了提卡，想到了家鄉──

卡拉蒙頭也不回地往外走。他走進夜色之中，快步走向克麗珊娜的帳篷。大漢頭一側，看見那名矮人輕鬆地站在陰影之中，用一柄鋒利的小刀雕鑿著木頭。

卡拉蒙將手伸進盔甲中，掏出一份卷軸。他不需要重讀里面的內容。它的敘述十分簡單──

『法師出賣了你們。派一名信差來索巴丁就可以知道真相。』

卡拉蒙把卷軸隨手一丟。

多麼殘酷的玩笑！

多麼諷刺而又殘酷的玩笑啊！

在極端痛苦的折磨中，雷斯林依舊可以聽見諸神的嘲笑聲。一隻手給了他逃離這一切的救贖之道，另一隻手則硬生生地將它奪走！祂們看到他的失敗將會有多麼高興啊！

雷斯林的身體和靈魂都一樣地蜷縮著，在高漲的怒火中輾轉，被失敗的事實打擊著。

弱小的人類啊！他可以聽見諸神的聲音吶喊著，你不過只是一介凡人罷了！

他不要面對帕拉丁的勝利，看著諸神嘲笑他，沐浴在擊敗他的榮光之中──絕不！他只求速死，讓靈魂能夠找到棲息的黑暗之所。但他那該死的哥哥，那該死的另一半，那讓他又羨又妒的另一半，那原本應該由他繼承的另一半，竟然拒絕了他──竟然奪走了他最後的歸宿──

劇痛讓他整個人都弓了起來。「卡拉蒙！」雷斯林孤單地對著黑暗大喊，「卡拉蒙，我需要你！卡拉蒙，不要離開我！」他啜泣著捧著腹部，縮成一團。「不要離開我──不要──讓我──單獨面對這一切──」

隨後他的意識失去了和現實之間的聯繫。隨著生命力從法師的指尖不斷往外湧出，影像也不停地出現在他腦海中。黑龍翅膀，破碎的龍珠──泰索何夫──侏儒──

我的救贖──

我的末日──

明亮的白光，純潔、冰冷得如同刀鋒般銳利的白光，射入法師的腦海。他瑟縮著試著要逃跑，試著要融入溫暖、讓人安心的黑暗之中。他可以聽見自己懇求卡拉蒙殺了他，結束這場折磨，結束這無盡的痛苦，結束那光亮刺眼的白光。

雷斯林聽見自己說出這些話，但他卻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辦到的。唯一讓他意識到自己說了這些話的原因，是在那刺眼眩目的白光中，他看到了卡拉蒙轉身離開的背影。

白光愈來愈亮，慢慢地變成了一張光明、美麗、祥和，擁有一雙冷靜灰眸的臉龐。冰冷的手觸摸著他燒灼的肌膚。

「讓我治好你。」

強光讓他好難過，比鋼鐵所造成的痛楚還要猛烈。他尖叫、扭動、試著要逃脫，可是那雙手卻毫不放鬆地握著他。

「讓我治好你！」

「滾──開──」

「讓我治好你！」

疲倦如潮水般湧來，淹沒了雷斯林。他無力再搏鬥，再和那痛苦，那些他終其一生都在抗拒的折磨對抗。

很好，就讓諸神笑吧！畢竟這是他自找的。雷斯林悲苦地心想。讓祂拒絕醫好我吧！然後我就可以在黑暗中休息了──讓人安息的黑暗──

雷斯林閉上眼，緊閉上眼阻擋那強光，等待著那笑聲──

──突然，他看見了神的面孔。

卡拉蒙站在帳篷中的陰影里，雙手捧著疼痛的腦袋。雷斯林懇求速死的聲音刺傷了他的內心。最後，他再也無法忍受了，牧師很明顯地已經失敗了。卡拉蒙緊握著劍柄，奔向牀邊。

就在那一刻，雷斯林的吶喊聲中斷了。

克麗珊娜全身一軟，倒在法師的胸口。

他死了！卡拉蒙心想。雷斯林死了。

看見弟弟的面孔，他並不覺得遺憾，反而感覺到背脊一陣冰冷──這個人死後所戴著的面具真恐怖！

雷斯林的表情僵硬得如同石像般，嘴巴大張，卻沒有冒出任何聲音。他的皮膚鬆弛，無神的眼睛深陷在雙頰中，直直地看著前方。

卡拉蒙往前跨出一步，腦中一片空白，什麼都感覺不到。他仔細打量法師奇異的表情，卻意外發現，法師竟然還活著！圓睜、空洞的雙眼並不是沒辦法合上，而是因為看著其他人所無法看見的世界。

一聲哭嚎震動了法師的軀體，這比他痛苦的尖叫聲還要讓人感到恐懼。他的手微微抽動，嘴脣開合著，喉結上下移動，卻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

接著，雷斯林的眼閉了起來。他的頭倒向另一邊，抽搐的肌肉鬆弛下來，痛苦的表情也消退了，只留下一張蒼白、毫無血色的臉。他深吸一口氣，緩緩地吐出，然後換另一口氣──

卡拉蒙震撼於他眼前所見，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感覺慶幸弟弟活了下來，還是應該感到遺憾。他只能呆呆地看著生命力慢慢回到弟弟破碎、血流不止的軀體。

卡拉蒙擺脫了渾身不自在的僵硬感覺，跪在克麗珊娜女士身邊，溫柔地扶她起來。起初她眨著眼，似乎把他當成陌生人。她的目光立刻轉移到雷斯林身上，一抹微笑掠過她的嘴角。她閉上眼，喃喃念著感謝的禱文。接著，她手按著側胸，無力地靠在卡拉蒙身上，她的白袍上可以明顯看見鮮紅的血跡。

「妳應該先治好自己纔行。」卡拉蒙扶著她離開帳篷，強壯的手支撐著她不穩的步伐。

她抬頭看著他，雖然虛弱，但她的面孔卻因為勝利的光輝而美麗起來。

「明天再說吧！」她溫柔地回答。「今晚，我獲得了一場重大的勝利。難道你不明白嗎？這是對我祈禱的回應。」

卡拉蒙看著她祥和、平靜的美麗臉龐，感覺到眼眶一陣酸楚。

「這就是妳的答案嗎？」他生硬地說，目光瞪著營帳。營火已經熄滅，只剩下灰燼和焦炭。卡拉蒙從眼角看見有人奔跑著離開；他知道，很快地，女巫和法師聯手使死人復活的消息就會傳開。

卡拉蒙頓時覺得膽汁湧到喉間。他可以想像那些興奮、那些傳言、那些疑問和推測，以及那些不安的目光；一想到這些，他就感到一陣作嘔。他只想回到牀上，忘卻這一切。

不過，克麗珊娜還在講話。「這也是你的答案，卡拉蒙。」她狂熱地說，「這是我們兩人一直追尋的神蹟。」她停下腳步面對他，誠懇地看著他。「難道你現在依舊和在大法師之塔中一樣盲目嗎？難道你還不相信嗎？我們把最後的決定權交到帕拉丁的手中，神給了我們回答。雷斯林註定要活下去。他註定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使命。如果你願意加入我們，我和他還有你，我們將會一起和邪惡奮戰，並且征服它，就如同今夜死神也在我腳下低頭一樣！」

卡拉蒙瞪著她。他隨即低下頭，雙肩垂軟下來。我纔不想和邪惡奮戰，他疲倦地心想。我只想要回家。難道這也算是奢求嗎？

他抬起頭，開始揉捏著抽痛的額頭。然後他停下腳步，在漸亮的晨光中看著弟弟在他手上留下的血手印。「我會派一名守衛在妳的牀邊看顧，」他沙啞地說，「設法多睡一會吧──」

他背過身。

「卡拉蒙。」克麗珊娜呼喚著。

「幹嘛？」他嘆著氣，停下腳步。

「你早上就會覺得好多了。我今晚會替你祈禱的。晚安，我的好友。請記得感謝帕拉丁賜給你弟弟生命。」

「是啊是啊！」卡拉蒙嘟囔著。他感到十分不適，頭痛變得更嚴重了；他明白自己很快就會開始劇烈地嘔吐，因此趕忙告別牧師，踉蹌地回到自己的帳篷中。

在那里，孤單一人在黑暗中，他在帳篷的角落不停地嘔吐，直到胃里什麼東西也不剩為止。最後，他渾身無力地倒在牀上，讓劇痛和疲倦一波波地襲來。

但是，在黑暗慈悲地收留他之前，他依舊記得克麗珊娜所說的話──「感謝帕拉丁賜給你弟弟生命。」

雷斯林的面孔浮現在卡拉蒙面前，禱文瞬間卡在他喉中，再也無法說出口。

## ３─１０

卡拉斯輕敲著鄧肯的大門，緊張地等待里面的回應。很快地，里面的人就有了回應。大門打開了，門內站著的是他的國王。

「歡迎光臨，卡拉斯。」鄧肯伸出手，將年輕人拉進來。

卡拉斯興奮地漲紅著臉，一步踏進國王的家園。鄧肯為了安撫他，露出和藹的笑容，一邊領著他走過大廳，來到他專屬的書房。

鄧肯的居所建造在山脈王國的深處，是由復雜的隧道和房間所構成，里面放滿了矮人們所欣賞的堅實、沉重的木製傢俱。雖然他的家比其他矮人的家要來得更大、更空曠，但差異也就僅止於此，其他地方和每個矮人都一樣；如果有任何差異，就會被其他人視作品味太差。鄧肯雖是國王，也並不代表他有特權可以擺闊。所以，雖然他擁有一羣僕人，他還是自己應門，用自己的雙手招待客人。身為一名鰥夫，他和兩名兒子一起居住在這里。他的兩名兒子都未婚，而且相當年輕（大約八十歲左右）。

卡拉斯踏進的書房很明顯是鄧肯最喜歡的房間：戰斧和盾牌掛在牆壁上當作裝飾，牆上還有不少戰利品──大地精專屬、擁有彎曲刀刃的刀劍，以及不知道哪個祖先從牛頭人手中奪取的三叉戟，當然，鐵鎚和鐵鉆，以及其他的石工工具更是不可或缺。

鄧肯用矮人熱誠的待客之道來接待卡拉斯，讓他坐最好的椅子、倒給他麥酒、把壁爐翻熱。事實上，卡拉斯來過這里許多次，不過如今他覺得有些坐立難安，彷彿進入了陌生人的屋子一般。也許這是因為鄧肯雖然用平日的熱誠招待老友，但他卻不時用銳利的目光打量著他。

卡拉斯注意到這不尋常的眼神，實在無法真正地放鬆。因此他正襟危坐地等待，不安地用手背擦去嘴角的泡沫，等待著這一切客套結束。

事實上，的確很快就結束了。鄧肯給自己倒了一杯麥酒，一口飲盡。然後，他將杯子放下，撫摸著鬍子，用陰沉的表情看著卡拉斯。

「卡拉斯，」他最後終於啟口。「你告訴我們那個法師死了。」

「是的，吾王。」卡拉斯驚訝地回答，「我給了他致命的一擊。沒有人可以逃過──」

「他就活了下來。」鄧肯簡單地回答。

卡拉斯雙眉深鎖。「你是指控我──」

現在輪到鄧肯漲紅了臉。「不是，老友！差得遠了。我很確定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都相信自己殺死了法師。」鄧肯沉重地嘆口氣。「但我們的探子回報看見他出現在營區中。他很明顯地受了傷，至少他沒辦法再騎馬。不過，大軍已經往薩曼進發了，法師坐著車子跟在後面。」

「吾王！」卡拉斯抗議道，他氣得臉頰泛紅。「我對您發誓！他的鮮血噴得我滿身都是！我還把短劍從他的身體中拔出來。天哪！」矮人渾身一顫。「我看見他眼中露出的死氣！」

「我不懷疑你，年輕人！」鄧肯誠懇地說，並伸出手去拍拍年輕英雄的肩膀。「我從來沒聽說過有任何人能夠活過你所描述的那種傷口。除了在古早的年代，也就是牧師還在的時代。」

矮人牧師和所有真正的牧師一樣，在大災變後都消失了。矮人和其他克萊恩上的種族不同，從來沒有背棄他們對鑄造世界的古老真神──李奧克斯的信仰。雖然矮人對於祂造成了大災變感到十分不滿，但對諸神的信仰已經太過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他們的文化之中，不可能因為諸神的小小背叛就將祂們捨棄。不過，他們的憤怒依然足夠讓他們不再公開地敬拜他。

「你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鄧肯皺著眉詢問。

「不明白，吾王。」卡拉斯沉重地說。「但是我一直在思索著，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收到卡拉蒙將軍的回應。」他說，「有任何人質問過我們帶回來的那兩個犯人嗎？他們也許會知道一些事情。」

「你是說那個坎德人和侏儒嗎？」鄧肯輕蔑地說。「啐！這兩個傢伙會知道些什麼？而且，反正我們也沒必要詢問他們。我本來就對那名法師沒什麼興趣。事實上，我叫你來這邊的原因是要告訴你這個消息，好讓你忘記談和的這些鬼話，專注在作戰上。」

「這兩個傢伙絕對沒這麼單純，吾王。」卡拉斯喃喃道，很顯然他根本一個字都沒聽進去。「我認為您應該──」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鄧肯面色凝重地說，「他們是法師召喚來的生物。我覺得這實在太可笑了！有哪個神智正常的法師會召喚坎德人來幫忙？不可能，他們應該是僕人還是什麼的。那時一片漆黑混亂，你自己也這樣說了。」

「我沒那麼確定。」卡拉斯低聲回答。「如果您看見法師看到他們時的表情──那種表情就像是你突然憑空找到一整箱的珠寶。吾王，請容許我，」卡拉斯熱切地說。「讓我帶他們到您面前來，和他們談談。我只這樣要求您！」

鄧肯誇張地嘆了口氣，不滿地盯著卡拉斯。

「好吧！」他說，「反正也沒關係。但是──」鄧肯精明地看著卡拉斯，「如果最後這證明了不重要，你願意向我保證，放棄這個可笑的念頭，專注在戰略上嗎？這將會是場艱苦的戰鬥，小子。」鄧肯看見年輕英雄臉上露出深沉的哀傷，連忙加上一句，「卡拉斯，我們需要你。」

「是的，吾王，」卡拉斯說，「我會同意的，如果這沒什麼收獲的話。」

鄧肯隨意點點頭，並呼喊著守衛，走出房間。卡拉斯若有所思地跟在身後。

他們越過了廣大的地底王國，走過了漫長的街道，搭船渡過了烏可汗海（註１），最後終於來到地牢的第一層。這里關著的是犯了小罪的犯人，欠債不還的、對尊長不敬的、偷獵者，以及幾個在這邊睡過一整夜的醉鬼。坎德人和侏儒也被關在這里──

至少，他們昨晚還是被關在這里的。

「這都是因為，」當一名矮人守衛押著泰索何夫．柏伏特回籠時，坎德人咕噥道，「沒有地圖的關係。」

「我以為你說你來過這里。」尼修聲音微弱地說。

「不是來過啦！」泰斯糾正他，「是以後會來，這樣說比較正確。就我推測，大概是兩百年之後。事實上，這是個相當有趣的故事，我和幾個朋友一起來的。我想想──那正好是在金月和河風結婚之後，在我們去塔西斯之前──還是在我們去了塔西斯之後？」泰斯思索著。「對嘛，不可能的，因為我是在塔西斯被一整棟房子壓在身上──」

「我聽過那個故事了！」尼修抱怨道。

「什麼？」泰斯眨眨眼。

「我──聽過──這個──故事了！」尼修大聲喊叫。他侏儒特有的尖細嗓音，在矮人廣大的空間中迴蕩，引起許多路人的側目。矮人守衛們板著臉，趕著他們重新抓到的犯人回籠。

「喔！」泰斯拉長著臉說。接著，坎德人又突然興奮起來。「但是國王沒聽過，我們現在就是要去見他。他也許會很感興趣──」

「你說過我們不該透露任何從未來到達的祕密。」尼修神祕兮兮地說，皮圍裙不停地絆到他的腳。「我們應該要假裝屬於這個年代，還記得吧？」

「那是當我以為一切都會沒問題的時候。」泰斯嘆口氣說，「原來一切的確都沒問題。裝置有用，我們也逃出了無底深淵──」

「是他們讓我們逃出來的──」尼修指出。

「好吧，隨便。」泰斯對他的打岔感到十分惱怒。「無論如何，反正我都逃出來了，這纔是最重要的。而且那個魔法裝置有用，就像你說的一樣──」尼修高興地笑了，用力地點點頭。「而且我們也找到了卡拉蒙。就像你說的，那個裝置是瞄──瞄什麼的，要回到他身邊──」

「是瞄準。」尼修打岔道。

「但是，」泰斯緊張地嚼著馬尾巴。「不知怎麼搞的，一切都出問題了。雷斯林被刺了一刀，搞不好死了。矮人們連解釋的機會都不給我們，就把我們給抓了起來。」

坎德人邊走邊想。最後，他搖搖頭道，「尼修，我已經都想過了。我知道這是個相當搏命的做法，通常我也不會這樣做，但是，我不認為我們有任何選擇，現在情況完全失控了。」泰斯嚴肅地嘆著氣。「我想我們應該要說實話。」

尼修看起來對這個非常手段十分驚訝，事實上，他甚至驚訝到踩到自己的圍裙跌了個狗喫屎。兩名不會說通用語的守衛把他給拉了起來，剩下的路程中都拖著侏儒往前走。最後，他們終於到達一扇巨大的門外。在這里，其他的守衛都不屑地瞧著侏儒，緩緩地把門推開。

「喔，我來過這里！」泰斯突然說。「現在我知道我們在哪里了！」

「那可真有用。」尼修咕噥著說。

「這是會議廳，」泰斯繼續道，「我們最後一次到這里時，坦尼斯變得很不舒服。你知道的，他是個精靈。好吧，算是半個精靈。而且他討厭住在地底。」坎德人又繼續嘆氣。「我希望坦尼斯人在這里，他一定知道該怎麼做的。我真希望有聰明的人在這里。」

守衛把他們推進大廳中。「至少，」泰斯對尼修輕聲說，「我們不是孤獨的，至少我還有你。」

「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說，在矮人國王面前鞠躬，然後對每個坐在椅子上的族長鞠躬。「這位是──」

侏儒渴切地走向前。「尼修馬力──」

「尼修！」泰斯大聲地說，趁著侏儒換口氣時，狠狠地踩了他一腳。「讓我來說！」坎德人低語。

尼修自尊心受創地閉上了嘴，泰斯則是興奮地打量著四周。

「哇，你們在接下來的兩百年一定不打算做什麼裝飾對吧？看起來幾乎完全一樣。除了我記得這里有個裂縫──喔，不對，是在那邊。沒錯，就是那個！在未來會變得更大，你可能會想要──」

「你是從哪里來的，坎德人？」鄧肯低吼道。

「索拉斯。」泰斯記起來他應該要說實話。「喔，如果你沒聽過也不需要擔心，它現在還不存在。伊斯塔的人同樣也沒聽過這個地方。我是意思是，他們反正也不在乎除了伊斯塔之外的東西，況且，現在連伊斯塔都已經不在了呢！索拉斯在海文的北方，現在它也還沒出現，但是它會比索拉斯要快出現。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鄧肯靠向前，目光灼灼地看著泰斯。「你說謊。」

「我才沒有！」泰斯無辜地抗議道。「我們是利用一個魔法裝置──呃，算是從一個朋友那里借來的。當我拿到它時，它還是好的，但後來我就不小心弄壞它了。事實上，這並不是我的錯。不過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無論如何，我逃過了大災變，最後出現在無底深淵里面。喔，那可不是一個好地方。後來，我在那里遇到了尼修，他把它修好了──我是說那個裝置，不是無底深淵。他真是個天才。」泰斯神祕兮兮地拍著尼修的肩膀繼續道，「雖然他是個侏儒，但是他做出來的東西都是好的喔！」

「那麼──你的確是來自無底深淵！」卡拉斯嚴厲地說。「你自己承認了！從黑暗之地來的怪物！黑袍法師召喚你來，你是要來執行他的任務。」

這個出人意料的指控，讓坎德人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什──什麼──」泰斯氣急敗壞地說不出話來，然後才終於發出聲音。「我從來沒這樣子被羞辱過！只有伊斯塔的守衛曾經罵過我是扒──扒什麼的？算了算了。更別說如果雷斯林想要召喚什麼東西，那可絕對不會是我們兩個人。這又提醒了我！」泰斯咄咄逼人地瞪著卡拉斯。「你為什麼會走過去就這樣刺他一刀？我是說，也許他實在不能夠算是什麼好人。也許他的確故意陷害我，讓我把時光機器弄壞，被困在伊斯塔等死。但是，」泰斯若有所思地說，「他算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有趣的一個。」

「你的法師並沒有死，你一定知道的，怪物！」鄧肯低吼道。

「聽著，我可不是什麼怪──沒死？」泰斯整個臉亮了起來。「真的嗎？即使在你那樣刺他一刀，噴得到處都是血之後？啊！我知道了！克麗珊娜！克麗珊娜女士！」

「啊，原來是那個女巫！」卡拉斯低聲重復道，那些族長們也開始交頭接耳。

「好吧，她有時候的確是冷漠、不近人情。」泰斯震驚地說，「但我可不認為這就讓你有資格辱罵她！她畢竟是個帕拉丁的牧師。」

「牧師！」族長們開始大笑。

「這就是你的答案。」鄧肯不理坎德人，對卡拉斯說，「妖法。」

「您說的對，吾王。」卡拉斯皺著眉說，「但是──」

「聽著，」泰斯懇求道，「拜託你們讓我走！我一直想要告訴你們這些矮人，這一切都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我一定得要去卡拉蒙身邊！」

這造成了一些反應，族長們立刻沉默起來。

「你認識卡拉蒙將軍？」卡拉斯懷疑地問。

「將軍？」泰斯重復道，「哇！坦尼斯聽到這個不知會有多驚訝！卡拉蒙將軍！提卡一定會笑翻天──喔，我當然認識卡拉蒙將軍。」泰斯看見鄧肯又開始皺眉，急忙繼續說下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你們願意相信我之前所說的話，我和尼修就是用那個魔法裝置來到這個時代，要來帶卡拉蒙回家。我很確定，他不想留在這里。你知道嗎，尼修改良了這個裝置，讓它可以傳送不只一個人──」

「帶他回到什麼家？」鄧肯低吼道，「無底深淵？也許法師也是把他從那邊召喚出來的！」

「纔不是！」泰斯爆發了，他開始失去了耐性。「當然是帶他回索拉斯。如果雷斯林想要的話，也帶他一起回去。事實上，我根本無法想像他們在這里幹什麼。雷斯林大概在兩百年之後過來這里時根本就無法忍受索巴丁。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咳嗽和抱怨這邊的溼氣上。佛林特說──他的全名是佛林特．火爐，也是我的一個朋友──」

「火爐！」鄧肯這次真的從王座上跳了起來，瞪著坎德人。「你是火爐的朋友？」

「喂，你不需要這麼激動吧！」泰斯有些喫驚地說，「佛林特的確有做過錯事，他老是囉哩囉嗦地抱怨我偷了他的東西，其實我根本只是要把那個手鐲放回去而已。但這並不表示──」

「火爐，」鄧肯面色凝重地說，「就是我們敵人的領袖。難道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泰斯大感興趣地說，「我根本不知道。喔，但是我很確定這應該不是同一個火爐。」他想了想之後說，「佛林特還要至少五十年後才會出生。也許這是他的父親。雷斯林說過──」

「雷斯林？誰是雷斯林？」鄧肯質問道。

泰索何夫用指控的目光看著矮人。「你根本沒注意聽。雷斯林就是那名法師。你殺掉的──呃，應該說是你沒殺掉的那名法師。就是那名你以為自己殺掉的法師嘛！」

「他的名字是費斯坦但提勒斯！」鄧肯輕蔑地說。然後他臉色一正，回到王座上。「那麼，」他看著坎德人，「你準備要把這位被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全部消失的牧師醫好的法師，還有你聲稱是你好朋友的那名將軍，帶回一個還不存在的地方，和我們還沒出生的敵人見面？這一切都得靠一個侏儒製造出來的真正有用的裝置？」

「沒錯！」泰斯勝利地大喊，「你明白了！看吧，即使是矮人，只要願意聽，也是可以學到東西的。」

尼修猛力地點頭。

「守衛！把他們帶走！」鄧肯大吼道。他猛然轉過身，冷冷地看著卡拉斯。「你答應過我。十分鐘之內我要看到你出現在會議室中。」

「但是，吾王！如果他真的認識卡拉蒙將軍──」

「夠了！」鄧肯正在氣頭上。「要開戰了，卡拉斯。你所有的榮譽和不想同胞相殘的高貴想法都無法阻止它發生！如果你不上戰場，那就和我們的叛徒杜瓦矮人一樣躲到地牢里面！你要選哪一個？」

「吾王，我當然是服從您的。」卡拉斯臉色難看地說，「我以我的性命起誓。」

「你最好給我記住！」鄧肯怒吼道，「最好也不要想給我亂跑。我會下令你除了參加會議之外，就不準離開房間。而且，這兩個人，」他對泰斯和尼修揮舞著手。「要被監禁起來！在戰爭結束之前不能對任何人透露他們的行蹤。任何膽敢違抗我命令的就只有死路一條。」

族長們面面相覷，紛紛表示同意，但也有人嘀咕著這一切都太遲了。守衛抓住尼修和泰斯，當他們被帶走時，坎德人依舊不斷地抗議著。

「我真的說實話了，」他嚎啕大哭。「你們一定要相信我！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好笑，可是，你們知道嗎？我──我還不太習慣──呃，說實話！只要多給我一些時間，我想我會習慣的──」

如果不是守衛帶著他們親自往下走，泰索何夫實在無法相信能夠這麼地深入地底。他想起佛林特以前告訴過他，李奧克斯曾住過這里，用祂的大鐵鎚鍛造世界。

「祂一定是個非常樂觀的傢伙。」泰斯咕噥道，牙齒在潮溼的空氣中不停地打顫。「至少如果李奧克斯在這里鑄造過世界，你會以為該溫暖一些。」

「還相信矮人哩──」尼修嘀咕道。

「什麼？」對坎德人來說，他似乎下半輩子的時間在和侏儒對話時都是用「什麼？」來做開頭。

「我說，你還想要相信矮人哩！」尼修大聲地回答，「他們不把家蓋在活火山里面──雖然那會有些不太穩定，卻可以提供穩定的熱源──反而把家蓋在死氣沉沉的山脈里。」他搖搖滿頭的亂髮。「真難相信我們還有血緣關係。」

泰斯沒有回答，腦中開始被其他的問題佔據──像是這次要怎麼逃出去？如果逃出去的話要去哪里？何時會有晚餐可以喫──由於這些問題似乎都無法立刻找到答案，因此坎德人陷入了陰鬱的沉默中。

喔，其中當然也有些刺激的時刻，當他們沿著狹窄的巖石隧道往下走時，他們看見了被侏儒們稱作升降梯的裝置。（「當這個裝置往下降時，名字里面有個升不會很奇怪嗎？」泰斯指出，但侏儒並沒有加以理會。）

由於沒有別的辦法可以立即解決眼前的問題，泰斯決定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發呆上。不過，這其中也有些不愉快的時光，這些由渾身肌肉的矮人所拉動的升降機，在有些地方因為隧道太過狹窄，撞到四周的牆壁，因而劇烈搖晃起來，把里面的乘客撞得東倒西歪、鼻青臉腫。

這實在很有意思，特別是當押送泰斯和尼修的守衛對著上面的矮人大聲怒罵時，這更是達到了高潮。

至於侏儒尼修，則是陷入了讓人難以置信的高昂情緒中。他掏出一小塊炭筆，向泰斯借了條手帕，趴在地上激動地開始設計起改良過的升降機草圖。

「滑輪纜繩蒸氣。」他高興地自言自語，忙碌地繪製著泰斯認為有點像是裝著輪子的大龍蝦籠的裝置。「上下上下。哪層樓？請往後走。容量三十二人。卡住了？警鈴！鈴鐺號角哨聲。」

當他們最後終於抵達地面時，泰斯試著要仔細將路途給記起來（這樣他們纔能夠在沒有地圖的狀況下順利離開），但尼修死纏著他，指著手上的藍圖，對他詳細地解釋。

「沒錯，尼修。這真有趣，對吧？」泰斯心不在焉地聽著侏儒的解釋，一顆心開始不斷地往下沉。「角落有風笛可以吹奏平和的音樂？沒錯，尼修，這真是個好主意。」

當守衛推他們向前走的時候，泰斯打量著四周，十分無奈地嘆口氣。這個地方不只和無底深淵一樣無趣，更糟糕的是味道還很臭。大量簡陋的牢房沿著山壁搭建。冒著惡臭濃煙的火把照亮著此處，牢房里擠滿了矮人。

當泰斯在狹窄的走道上行走時，他感覺愈來愈困惑。這些矮人看來不像犯人，因為男人、女人，甚至還有小孩都一起瑟縮在擁擠的牢房里。有的躺在髒污的毯子上，有的坐在歪斜的凳子上，有些則悶悶不樂地看著鐵窗。

「嘿！」泰斯拉著守衛的袖子。坎德人從佛林特那邊學到了一些矮人語，「這是怎麼搞的？」他揮舞著手問道。「這些傢伙為什麼都在這里？」（至少他希望自己說的是這個意思。因為，以他憋腳的矮人語，也很有可能他問的是最近的酒店在哪里。）

守衛瞪著他，只說了四個字，「杜瓦矮人。」

【註】

１　當矮人冒險者烏可汗意外發現云霧峯下錯綜復雜的隧道，以及後來用他名字命名的地底湖時，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一個在克萊恩尚無法比擬的自然奇景。

## ３─１１

「杜瓦矮人？」泰斯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

守衛似乎沒聽到他說的話，反而將他往前猛力一推，害他差點跌倒，隨後又繼續往前走，試著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此時的尼修仍然全神貫注在設計升降梯上，不停地喃喃念著有關水力起重的事情。

泰斯思索著──杜瓦矮人，他試著記起在哪聽過這個名詞。突然間，他想起來了。

「闇矮人！」他說。「沒錯！我記起來了，他們替龍騎將作戰！但是，他們上次沒住在這里啊──喔，我想應該要說是下次──該死，真是一團亂。我想，他們應該不是在牢房里面長大的吧！嘿！」泰斯又再度拍拍矮人的肩膀。「他們做了什麼事情？我是說，為什麼會被關在這里啊？」

「叛徒！」矮人怒吼道。現在他們抵達了走道的最底層，守衛掏出一把鑰匙，並將它插進鎖孔中，把門推了開來。

泰斯往內一瞧，注意到大概有二十還是三十名矮人擠在同一間牢房里，有些奄奄一息地躺在地板上，其他人則靠著牆壁睡覺。當守衛開門時，有一小羣矮人正聚在角落低聲交談。門一打開，他們就迅速散了開來。這個牢房里沒有女人也沒有小孩，只有男人；他們全用充滿仇恨的眼神看著泰斯、侏儒和守衛們。

泰斯正好來得及阻止那個心不在焉，依舊嘀咕著有關卡在樓層之間問題的侏儒，去一頭撞進牢房里。

「好吧好吧！」泰斯把侏儒拉回來，站在他身邊，並對矮人守衛說，「呃，這趟旅行相當有趣。如果您願意帶我們回去原先的牢房──我現在必須承認，其實它們相當不錯，空間又大、光線又充足。我想我和我的同伴都可以保證不會再次未經同意就進入你們的城市，雖然這實在是個有趣的地方。我──」

但那名矮人只是猛力一推，讓泰斯臉朝下地跌進牢房中。

「拜託你趕快下定決心，」尼修惱怒地跟著大步走進牢房中。「我們是要進來還是出去？」

「我想我們還是要進來。」泰斯坐直身子，狐疑地看著杜瓦矮人。守衛的沉重腳步聲已經慢慢消失在走道盡頭，伴隨著消失的是兩旁牢房對他們的咒罵聲。

「你們好哇！」泰斯友善地笑著，卻不敢伸出手握手。「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這位是我的朋友尼修。看起來我們將會是室友了，對吧？您的貴姓大名？呃，這樣實在不太禮貌──」

泰斯看著一名站起身、飛快逼近他的杜瓦矮人。

這名高大的矮人面孔幾乎被濃密、糾結的頭髮和鬍子給遮住了。他突然露出微笑，精光一閃，他的手上出現了一柄刀子。他朝坎德人走去，後者則盡可能拉著尼修躲到遠處的角落。

「這些傢伙是誰？」尼修終於注意到周遭異樣的環境，警覺地問道。

在泰斯來得及回答之前，杜瓦矮人就一把將他拉起，刀子架在他的咽喉上。

我完蛋啦！泰斯後悔地心想，這次死定了，佛林特肯定會抓住機會好好取笑我一頓！

可是，闇矮人的刀子以毫髮之差劃過了泰斯的面孔。他技巧高超地切斷了泰斯身上所有包包的帶子，把東西倒的滿地都是。

瞬間，杜瓦矮人們爭先恐後地衝上前去搶奪這些物品。拿著刀子的矮人搶的最多，同時還對同伴揮舞著大刀，想要將他們趕開──一切都在幾秒鐘之內結束了。

杜瓦矮人們拿著坎德人的財物，立刻坐下來，開始檢視自己的戰利品。拿著刀的矮人獲利最多，他緊抱著大大小小的袋子，找到一個靠牆處，和朋友們快速地把袋子里的東西全倒出來，粗魯地開始分贓。

泰斯鬆了口氣，跌坐在冰涼的石地上。不過，他並沒有真正地放鬆，因為他知道，一旦那些東西失去了吸引力，杜瓦矮人們很快就會想要搜他們的身。

「搜屍體的身當然更方便囉！」他自言自語道，這卻讓他想到了另一個點子。

「尼修！」他十萬火急地壓低聲音問。「那個魔法裝置！在那里？」

尼修眨著眼，拍拍皮圍裙其中一個口袋，搖了搖頭；他再拍拍另一個口袋，掏出一把尺和炭筆。他小心地檢查了這些東西，注意到這些都不是魔法裝置，隨即又慢慢地將它們塞回口袋里。正當泰斯焦急地考慮要把他頭朝下猛力亂搖之時，侏儒臉上掛著勝利的微笑，伸手進靴子里，掏出了魔法裝置。

在上次使用後，尼修讓裝置又縮成正常的大小。現在它變成一個平凡、毫不起眼的墜子，而不是完全伸展後的美麗權杖。

「把它藏起來！」泰斯警告他。他小心地瞄了杜瓦矮人一眼，慶幸地發現他們正為了分贓而打得不可開交。「尼修，」他耳語道，「這個東西讓我們離開了無底深淵，而你說這個東西瞄──瞄什麼東西了卡拉蒙，因為帕薩理安是把這個東西交給了他。我現在可不想讓它再把我們帶到其他的時空去，但你認為這能夠把我們傳送一個短距離嗎？如果卡拉蒙將軍是在部隊里，他一定距離這邊不遠。」

「這是個好主意！」尼修的眼睛開始發光。「給我一點時間想一想──」

對這兩個人來說太遲了。泰斯感覺到有人碰了碰他的肩膀，一顆心跳到喉頭。他立刻轉過身，臉上掛著希望是冷血殺手專有的表情──很明顯地，對碰他的杜瓦矮人有效。因為那人害怕地連連後退，舉起手遮住臉。

泰斯注意到那是一名年輕的矮人，眼神幾近瘋狂。於是他嘆口氣，鬆懈下來。而杜瓦矮人發現泰斯不會把他活活喫掉，於是不再發抖，滿懷希望地看著他。

「這怎麼搞的？」泰斯用矮人語說。「你想要什麼？」

「來，你來。」杜瓦矮人比了比。然後，他看見泰斯皺眉，於是再指著角落，示意他趕快過去。

泰斯小心地站起來。「尼修，留在這里。」他說，但侏儒並沒有聽他講話，尼修正高興地自言自語著，忙碌地扭動魔法裝置上的各種機關。

泰斯小心翼翼地跟著杜瓦矮人。也許這傢伙發現了出去的路，也許他在挖地道──

杜瓦矮人依舊比手畫腳地領著泰斯走到牢房中央，然後停了下來，指著地上。「幫忙？」他滿懷希望地說。

泰斯低下頭，並沒有看見隧道。他看見的是一名躺在毯子上的杜瓦矮人。矮人的臉上滿是汗珠，頭髮和鬍子都溼了。他的雙眼緊閉，身體不由自主地抽搐著。泰斯一看見這個景象，感到一陣寒意沿著背脊柱上爬。他看著牢房四周，目光又轉回到年輕的杜瓦矮人身上；接著遺憾地搖了搖頭。

「沒辦法。」泰斯體貼的說，「我很抱歉。我──幫不上忙。我──我很抱歉。」他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杜瓦矮人似乎聽明白了，因為他走回病重的矮人身邊，頭低垂了下來。

泰斯悄然走回尼修身邊，感到腹部一陣痙攣。他跌坐在角落，看著黑暗的牢房，傾聽他本來應該立即就注意到的跡象──瘋狂、斷續的呢喃、痛苦地哀叫、要水的聲音，以及那些動也不動的人們的沉默。

「尼修，」泰斯靜靜地說，「這些矮人得病了。病得很重──我在未來看過這樣的病。矮人們染上了瘟疫。」

尼修的眼睛圓睜，差點將手中的魔法裝置丟到地上。

「尼修，」泰斯試著保持冷靜。「我們一定得趕快離開這里！就我看來，我們在這里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死在刀口下，這種死法雖然有趣，卻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再不然就是又慢又無聊的病死。」

「我想這已經可以用了。」尼修有些不太確定地看著魔法裝置。「當然，這很有可能會把我們原封不動地送回無底深淵去──」

「跟這里比起來可不算太糟，」泰斯慢慢地站起身，也扶著侏儒站了起來。「只要花點時間就可以習慣了，雖然我想他們不會太歡迎我們，但我認為這絕對值得一試。」

「很好，先讓我調整一下──」

「不準碰！」

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陰影中冒出，語氣中的魄力讓尼修的手停在半空中，握著裝置不敢放手。

「雷斯林！」泰斯忙亂地四下打量。「雷斯林！我們在這里！我們在這里！」

「我知道你們在這里。」法師冷冷地說，無聲無息地出現在飄著輕煙的牢房中。

他的出現讓杜瓦矮人們喫驚得紛紛低呼；躲在角落，手中拿著刀子的矮人則朝他衝去。

「雷斯林，小──」泰斯尖叫道。

雷斯林轉過身，他並沒有開口，甚至沒有舉起手；他只是單純地瞪著那名闇矮人，杜瓦矮人的臉孔便倏地變得死白。刀子從他僵硬的手中掉落，他縮回角落，試圖要躲在陰影中。雷斯林在轉身面對坎德人之前，他掃視了整個牢房。整間牢房立刻陷入了死寂；連那些高燒囈語的人們都沉默下來。

雷斯林緩緩地轉過身，看著泰斯。

「──心哪！」泰斯遲疑地說完。然後，坎德人的臉孔一亮，他興奮地拍手。「喔，雷斯林！真高興能夠見到你！你看起來氣色真是棒極了。特別是在你被──呃，刺了一劍之後──算了，當我沒說。你要來救我們，對吧？真是太好了！我──」

「閒聊夠了！」雷斯林冰冷地說。他伸出手，將泰斯一把拉近。「現在，告訴我，你到底是從哪里來的？」

泰斯張口結舌，瞪著雷斯林的雙眼。「我──我不確定你會相信我說的話。其他人都不相信，可是我發誓這是真的！」

「只管告訴我！」雷斯林大吼著，他的手毫不留情地扭著泰索何夫的領口。

「好吧！」泰斯扭動著身體道，「呃，如果你願意讓我鬆口氣，可能會更有幫助。我想想看，我試著要阻止大災變，然後那個裝置就壞掉了。我──我很確定你不是有意的，」泰斯結巴地說，「但是你──呃，似乎給了我錯誤的指示──」

「的確，就是故意的，」雷斯林說，「繼續。」

「我很想要，但是──呼吸有點──困難──」

雷斯林稍稍鬆開抓住坎德人的手。泰斯深吸一口氣，「很好！我剛剛說到哪里？喔，沒錯。我跟蹤克麗珊娜女士一路往下走，走到伊斯塔神殿的最底層。你知道嗎，正好就在神殿快要塌掉的時候耶！我看見她走進那個房間，我知道她一定是要去見你，因為她提到你的名字，我也希望你能夠修好這個裝置──」

「說快一點！」

「好──好的。」泰斯愈說愈快，幾乎讓人聽都聽不清了。「我聽見後面有咚的一聲，原來他是卡拉蒙，只不過他沒看見我。然後一切都變黑了。當我醒來時，你就不見了。我正好來得及看見真神丟下燃燒的山脈──」泰斯深吸一口氣。「哇！那可真壯觀。你想要聽聽──不要？好吧，下次再說。我想我後來一定是又睡著了，因為我醒過來後一切都靜了下來。我以為我死掉了，只不過我並沒有。我之前就在無底深淵里面，也就是神殿在大災變之後出現的地方。」

「無底深淵！」雷斯林猛然吸氣，手止不住地顫抖。

「那可不算是個好地方，」泰斯認真地說，「我之前說的都不算數。我和黑暗之後見面──」坎德人渾身打顫。「我──我，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現在實在不想提。」他伸出一隻顫抖的手。「這里還有祂留下的印記，五個小白點──無論如何，祂說我必須要永遠留在那邊，因──因為祂可以改變歷史，獲得戰爭的勝利。我不是有意的──」泰斯用可憐兮兮的眼神看著雷斯林。「──我只是想要幫助卡拉蒙。可是，當我在無底深淵的時候，我發現了尼修──」

「就是那名侏儒。」雷斯林輕聲說，眼光轉到尼修身上。後者正驚訝地看著法師，動也不敢動。

「是的。」泰斯轉過頭去，對好友露出微笑。「他做了一個真正派得上用場的時光旅行裝置，真的可以用喔，多難得啊！然後，咻的一聲！我們就來到這里了！」

「你們逃出了無底深淵？」雷斯林鏡般的雙眼轉向坎德人。

泰斯不安地變換著姿勢。那最後時刻常常會出現在他夢中，而坎德人平常是很少作夢的。「喔，當然！」他對著法師露出自以為相當順從的微笑表情。

很明顯這一點用都沒有。雷斯林正心不在焉地打量著侏儒。他臉上的表情讓泰斯突然覺得自己泡進了冰水中。

「你說那個裝置壞掉了？」雷斯林輕聲說。

「沒錯。」泰斯吞了口口水。他感覺雷斯林的手鬆了開來，再加上法師陷入沉思之中，於是他大膽地冒險想要掙脫法師的束縛。出乎意料的是，雷斯林竟然讓他走了。這突如其來的自由讓泰斯差點摔倒。

「那個裝置壞掉了。」雷斯林喃喃自語。他突然瞪著泰斯。「那麼，是誰把它修好的？」法師的聲音只比耳語聲大不了多少。

泰斯悄悄躲開雷斯林，結巴地說，「我──我希望法師們不會太生氣。尼修並沒有真的修好它。你會告訴帕薩理安，對吧，雷斯林？我可不想再惹麻煩，呃，我是說再和他有牽扯。我們並沒有真正對那個裝置做什麼。尼修只是──呃──把它重新組合在一起，就是原來的樣子，所以它才能正常地啟動。」

「他重新組合了那個裝置？」雷斯林追問道，眼中有著同樣奇異的神采。

「是──是的。」泰斯無力地笑了笑，悄悄溜到尼修身邊，正巧在他來得及開口前戳了尼修一下。「重新──重新組裝，就是這樣。」

「可是，泰斯──」尼修大聲地問。「難道你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情？我──」

「給我閉嘴！」泰斯壓低聲音說，「讓我來說。我們現在惹了很大的麻煩！法師不喜歡人家亂動他們的東西，即使你真的把它改得更好！我很確定當我再度見到帕薩理安的時候，我可以讓他明白這件事情。他一定會很高興你把它修好了。畢竟，這個裝置原來一次只能傳送一個人，對他來說一定相當麻煩──我很確定帕薩理安會這樣想，但我寧願自己來告訴他──如果你懂我的意思。雷斯林──有的時候他對這種事情太過敏感。我不認為他會理解，而且，請相信我，」他瞄了法師一眼，吞了口口水。「這可不是解釋的好時機。」

尼修懷疑地看向雷斯林，打了個冷顫，又往泰斯身邊擠了擠。

「他看著我的眼神好像要把我的皮給剝掉！」侏儒緊張地說。

「他平常就是這樣子看我的。」泰斯低聲回答。「你會習慣的。」

無人開口。在擁擠的牢房中，一名病重的矮人哀嚎一聲，開始囈語。泰斯不安地看著他們，然後回頭看看雷斯林。法師再一次地瞪著侏儒，蒼白的臉上又再度掛著那奇異、心不在焉的表情。

「喔，我現在真的只能告訴你這麼多了，雷斯林。」泰斯大聲地說，同時緊張地看著那些病重的矮人。「我們現在可以離開了嗎？你可以像在伊斯塔時一樣把我們咻的一聲變過去嗎？那好好玩──」

「把那個裝置給我。」雷斯林伸出手。

不知道怎麼搞的，也許是因為法師的眼神，或是因為地牢的陰冷和潮溼，讓泰斯開始顫抖。尼修握著那個裝置，懷疑地看著泰斯。

「喔，你不介意我們暫時保留它一陣子吧？」泰斯開口道，「我不會把它弄丟的──」

「把那個裝置給我。」雷斯林的聲音十分輕柔。

泰斯又吞了吞口水，嘴巴里有種奇怪的味道。「你──你最好把東西給他，尼修。」

侏儒迷糊地眨眨眼，顯然想試著搞清楚現在是什麼狀況，但也只能不知所措地看著泰斯。

「這──這不會有問題的。」泰斯試著要微笑，臉部的肌肉卻突然變得僵硬。「雷斯──雷斯林是我的朋友。他會好好保管──」

尼修聳聳肩，無所謂地轉過身，對著雷斯林伸出手。那條項鍊看起來一點都不特殊，在微弱的火把光芒下，顯得平凡無奇。雷斯林伸出手，慢慢地、小心地接下裝置。他仔細地看著這個裝置，然後將它收進黑袍中的密袋里。

「到我身邊來，泰斯。」雷斯林溫柔地說，加上手勢表示。

尼修依舊站在雷斯林前面，喪氣地看著裝置消失的那個口袋。泰斯拉住尼修的皮圍裙，把他拉離法師身邊。然後，他握住尼修的手，抬起頭來。

「我們準備好了，雷斯林。」他興奮地說，「把我們咻走吧！哇！卡拉蒙看到我們一定會很──」

「我說，到我身邊來，泰斯。」雷斯林用那輕柔、毫無感情的聲音重復道。他的眼神專注在侏儒身上。

「喔，雷斯林，你不會要把他留在這里吧？」泰斯懇求道。他鬆開尼修的手，往前跨出一步。「因為，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我寧願留下來。我的意思是說，他沒辦法靠自己的力量走出這里的。而且他現在正在設計一個棒極了的升降梯──」

雷斯林的手突然伸出，抓住泰斯的手臂，一把將他扯到身邊來。「不會的，我不會把他留在這里的，泰斯。」

「你看吧？他準備要把我們一起咻到卡拉蒙身邊。魔法很好玩唷！」雖然法師的手勁讓他十分不舒服，泰斯還是轉過身，準備對尼修笑一笑。當他一看見尼修的臉，泰斯的笑容就消失了。他想走回朋友身邊，但雷斯林仍緊緊抓住了他。

侏儒孤單地站著，看起來十分可憐又不知所措，手中依舊抓著泰斯給他的手帕。

泰斯不安地扭動身體。「喔，尼修，拜託你。一切都會沒事的。我告訴你，雷斯林是我的朋──」

法師一隻手拉著泰斯的領子，另一隻手指著侏儒。雷斯林柔和的聲音開始吟唱，「阿茲．凱拉蘭．凱爾──」

一陣恐懼淹沒了泰斯，他以前聽過這些咒語──

「不要啊！」他絕望地尖叫，猛然轉過身，瞪視著雷斯林的雙眼。「不！」他再度大叫，飛撲到法師身上，小手不斷地搥打他。

「──加頓．索斯阿恩．蘇．卡力．賈拉蘭！」雷斯林冷靜地完成了咒語。

泰斯的手依舊抓著雷斯林的黑袍，聽見空氣開始劈啪、嘶嘶作響。坎德人轉過身去，伴著毫無意義的叫喊聲，正好看見法師的指尖直射出數道火焰，刺進侏儒的身體中。魔法閃電正中尼修的胸口，強大的能量把侏儒的小身體舉了起來，讓他向後直飛，重重地撞上後面的石牆。

尼修一聲不吭地倒在地上，他的皮圍裙上冒出青煙，有一股讓人作噁、燒灼人肉的焦味飄出。握住坎德人手帕的手抽搐了幾下，然後就靜止不動了。

泰斯無法動彈。他的手依舊緊抓住雷斯林的衣袍，愣愣地瞪著。

「來吧，泰斯。」雷斯林說。

泰斯轉過身，抬頭看著雷斯林。「不行，」他渾身顫抖地說，試著要掙脫雷斯林的掌握。然後他痛苦地叫喊出來，「你殺了他！為什麼？他是我的朋友！」

「不干你的事，」雷斯林緊抓著崩潰的坎德人。「現在你一定要跟我走。」

「不要！我纔不要！」泰斯瘋狂地掙扎，尖聲大叫。「你根本一點都不有趣，也不刺激，你好邪惡！就像無底深淵一樣！你又恐怖又醜，我纔不要跟你到任何地方去！永遠都不要！讓我走！讓我走！」

泰斯滿眼淚水地又踢又叫，瘋狂地用小拳頭打著雷斯林。

杜瓦矮人這時才從震驚中驚醒過來，引來其他牢房中矮人的注目。其他的闇矮人們也跟著鬼吼鬼叫起來，紛紛擠在鐵柵邊，試著要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場暴亂發生了。守衛低沉的怒斥聲和這些吵雜、混亂的聲音交雜在一起。

雷斯林的臉色凝重，將一隻手放在泰索何夫的前額，喃喃地念誦出咒語。坎德人的身體立刻放鬆下來。雷斯林正好在他倒地之前扶住他，緊接著他又念出一段咒語。瞬間，兩個人就消失了。震驚的杜瓦矮人們愣愣地看著眼前這兩人像一陣輕煙般地消失了。而地上依舊躺著侏儒的屍體，可憐兮兮地縮在角落里。

一個小時後，卡拉斯輕易地逃出監視，終於來到杜瓦矮人被監禁的地方。

卡拉斯面色凝重地在走道上走著。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問一名守衛，「看起來好安靜。」

「啊，之前發生了一場暴動，」守衛嘟囔著道。「我們根本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卡拉斯愈走愈擔心，認為剛才一定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矮人立刻加快腳步，當他到達最後一間牢房時，急切地往里頭瞧去。

杜瓦矮人們一看到卡拉斯，還能夠移動的人就紛紛跳開，盡可能地躲到最遠的角落。他們全都瑟縮在一起，對著牢房前面指指點點，低聲交談著。

卡拉斯對眼前的狀況感到大惑不解，只見到一名侏儒的屍體橫陳在地上。他惱怒地瞪了那大驚失色的守衛一眼，把目光轉移到杜瓦矮人身上。

「這是誰幹的？」他質問道，「坎德人呢？」

卡拉斯驚訝地發現，這些杜瓦矮人並沒有否認這項罪行，反而一湧向前，同時開始講話。卡拉斯生氣地一揮手，讓所有人都安靜下來。「你，就是你，」他指著其中一名仍然拿著泰斯袋子的杜瓦矮人，「你是從哪里拿到這個袋子的？發生了什麼事？是誰幹的？坎德人呢？」

當杜瓦矮人蹣跚地走向前時，卡拉斯看向那闇矮人的眼睛。他驚恐地注意到，那闇矮人曾經擁有過的理性已經完全消失了。

「我看見他了，」杜瓦矮人微笑著說，「我看見他了。他穿著黑袍，他是來抓侏儒的，還有那個坎德人──接下來他們就會來抓我們了！」

闇矮人帶著令人驚怖莫名的笑容。「接下來就是我們了！」他重復道。

「誰？」卡拉斯嚴厲地問。「看見誰？是誰要來抓坎德人了？」

「嘿嘿，還會有誰？！」杜瓦矮人用狂亂的眼神注視著地上的侏儒屍體。「──死神。」

## ３─１２

已經有幾個世紀無人踏入過薩曼的魔法要塞了。矮人們會用懷疑和迷信的眼光看待它，有幾個原因：第一，這是屬於法師們的；第二，這個建造手法不是矮人的，甚至根本不是任何生物能做得出來的。傳說中這座要塞是從地殼中被召喚出來，也是魔法讓它屹立不搖。

「一定是魔法。」瑞加對卡拉蒙嘟噥著，嚴厲地看著要塞尖細的高塔。「否則，很久以前它就該倒下了。」

丘陵矮人們連鬍子都不願意伸入要塞中，全部在外面的平原上紮營。平原人也是一樣。雖然他們會用畏懼的眼光打量這棟建築物，私底下用自己的語言交談，但這卻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理由是，他們在任何的建築物內都會感到不舒服。

人類們則對這樣的迷信嗤之以鼻。他們大聲談笑著走進這座古老要塞，但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早上眾人則發現他們都在空地上紮營，咕噥著有關新鮮空氣、在星辰下睡得比較好等等的理由。

「這里發生了什麼事？」當眾人剛到此處時，卡拉蒙不安地詢問道。「你說這不是大法師之塔，但這很明顯是由魔法所構成的。法師建造了它。而且──」大漢打了個寒顫。「這里有種奇特的氣氛，但與大法師之塔詭異的氣氛不同。是種──是種──」他搜尋著適當的辭彙。

「暴力的氣息。」雷斯林銳利、穿透一切的眼神將所有東西都攝入眼中，「屬於暴力和死亡的氣息，我的哥哥。因為這是個實驗場。法師之所以會將這個建築設立在遠離人煙之地，只為了一個原因──他們知道此處的魔法非常可能會失控，而且它也的確常常失控。不過，這里也誕生過偉大的功業，能夠改善整個世界的魔法。」

「為什麼它被廢棄了呢？」克麗珊娜把毛皮斗篷裹得更緊了些。在走道上流通的氣流帶著寒意，還有一種塵封已久的氣味。

雷斯林沉默了很久，皺著眉頭思考著。他們慢慢、安靜地通過各種奇特的房間。克麗珊娜的軟皮靴走路時沒有任何聲響，只有卡拉蒙沉重的皮靴踏步聲在走廊中迴蕩著。而雷斯林黑袍的摩擦聲如同低語般在走廊中飄散，瑪濟斯法杖則是咚咚地敲著地面。他們就如同幽魂般安靜地飄過這條走廊。當雷斯林開口時，克麗珊娜和卡拉蒙都嚇了一跳。

「雖然法師們一向由三種陣營所構成──善良、中立和邪惡。但很遺憾地，我們並無法一直保持這個平衡。」雷斯林說，「當人們對我們羣起而攻時，白袍法師躲進塔中，尋求和平。黑袍法師一開始則是想要反擊。他們佔領了這座要塞，開始了製造軍隊的實驗。」他暫停了片刻。「當時的實驗並未成功，卻間接地導致了在我們的年代中龍人的誕生。」

「由於這次的失敗，法師們意識到他們處境的無望。法師們放棄了薩曼，加入了被稱為失落之戰的戰役（註１）。」

「你似乎很了解這個地方。」卡拉蒙觀察著他弟弟道。

雷斯林目光炯炯地看著哥哥，但卡拉蒙一臉無辜，只有褐色的眼眸中帶著一片奇怪的陰影。

「你難道還不明白嗎，親愛的哥哥？」雷斯林停在一條黑暗的走廊前，聲音沙啞地說。「我從來沒來過這里，卻曾經漫步在這些房間中。我從來沒睡在這里過，但我卻已經在這里的臥室中度過了無數個夜晚。我第一次來到這里，就知道每一個房間的位置，從頂樓的靜思室、研究室到一樓的宴會廳，我都了若指掌。」

卡拉蒙也停了下來。他慢慢地看著四周，從滿布灰塵的天花板到灑滿陽光的大理石地板。他的視線最後終於和雙胞胎弟弟的目光相遇了。

「那麼，費斯坦但提勒斯，」卡拉蒙用沉重的聲音說，「你知道這里也將會是你的陵墓。」

一瞬間，卡拉蒙看見雷斯林鏡般的眼眸中裂出了一道開口，里面露出的不是憤怒，而是勝利與興奮。然後那鏡子又重新合攏。卡拉蒙只看見自己的鏡影，站在微弱的冬陽下。

克麗珊娜站到雷斯林身邊，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法師則倚著法杖，用冷冷的目光看著卡拉蒙。「諸神與我們同在，」她說，「祂們並沒有眷顧費斯坦但提勒斯。你弟弟擁有強大的力量，我擁有堅定的信心。我們不會失敗的！」

雷斯林依舊瞪著卡拉蒙，依然將哥哥的影像保持在那閃爍著異光的眼珠中。然後，他笑了。「沒錯，」他低聲說，「諸神的確和我們同在！」

在薩曼魔法要塞的第一層，有座十分巨大的大廳，在過去是會議和慶祝的場所。第一層中也有曾經放滿書籍的房間，原先是用來安靜研讀資料和靜思用的。在大廳後方，還有早已塵封許久的儲藏室和廚房。

在上面的樓層中，有佈置了老式、典雅傢俱的大臥室。牀上的亞麻布由於沙漠中乾燥的空氣而保存了下來；卡拉蒙、克麗珊娜和軍官們都睡在這里。如果他們沒睡好，如果他們其中有人看見了鬼影幢幢，聽到了幽魂吟唱著詭異的歌謠，白天也無人提起。

不過，幾天後，這些小煩惱也都很快就被遺忘了，被更重要的事情──補給、人類和矮人之間的爭端，以及從探子那邊得到的情報──索巴丁的矮人正在集結龐大的兵力──諸如此事都讓他們無暇它顧。

在薩曼的一樓，有一條看起來像是設計錯誤的走廊，任何靠近的人都會發現它只有一條短短的走道，然後突兀地被一面空白的牆壁給阻斷。建造者在此地厭煩地丟下工具，決定放棄了。

但是，這條走廊的設計並沒有錯誤。當某些人的手放在那面空白的牆壁上，念出適當的咒語，讓正確的符咒畫在那面牆上時，一扇門就會出現，通往薩曼地底的最深處。

沿著那條長長的樓梯往下走，一路走進黑暗的深處，就像是到了世界的中心。某些人能夠一直往下走，到達薩曼的地牢中──

「再說一次。」那個聲音十分輕柔有耐心，如同蟒蛇般地糾纏著泰索何夫。這條蛇緊纏著他，彎曲的毒牙深陷他的血肉中，源源不絕地吸取他的生命力。

「我們再重復一遍。告訴我有關無底深淵的事情，」那聲音說，「所有你記得的事情。你是如何進去的，那里的地形怎麼樣，你到底看到了誰和什麼東西。還有黑暗之後，祂看起來怎麼樣，祂說的話──」

「我在試，真的！」泰索何夫悶哼著。「但是──我們這幾天已經重復了好幾次，我根本沒辦法思考任何其他的東西了！我的頭好燙，我的手和腳好冰──房間一直在旋轉。如果──如果你讓它不要再轉，雷斯林，我想我可能會想起來──」

泰斯感覺到法師的手放在他胸口，忍不住想要躲開。「不要！」他哀嚎著，絕望地試圖掙脫。「我會乖乖的，雷斯林！我會記起來。不要傷害我，不要像可憐的尼修一樣！」

但法師的手只在他的胸前停留了片刻，隨即便移動到他的前額。泰斯的額頭滾燙，但那隻手的溫度比他更高。

「躺著不要動。」雷斯林命令道。然後，他扶起泰斯，定定地瞪著坎德人凹陷的雙眼。

最後，雷斯林把泰斯丟回牀上，咒罵著站起身來。

泰斯躺在汗溼的枕頭上，看著黑袍法師低頭觀察著他，然後，猛然一轉身，走出了房間。泰斯試著要抬起頭，看看雷斯林去了哪邊，但這太費力氣了。他僵硬地躺回去。

為什麼我會這麼虛弱？他思索著，出了什麼問題？我想睡覺，也許我那時就不會痛了。泰斯閉上眼，但眼皮隨即有如被鋼絲牽引般彈了開來。不！我不能睡！他害怕地心想。黑暗中有東西在等我，只要我一睡覺他們就會出來抓我！我看過他們，他們就在那邊！他們會跳出來，然後──

雷斯林的聲音彷彿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不知和誰在講話。泰斯看著四周，試著趕走睡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雷斯林身上。也許我會發現些什麼，他厭倦地想，也許我會發現自己到底怎麼搞的。

他看見一個黑袍身影和矮胖的傢伙在談話。他們很明顯是在談論他。泰斯試著要聽，但他的腦袋老是做些奇怪的事情──譬如說跑到別的地方去玩，卻不邀請身體一塊去，搞得泰斯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作夢，還是真正聽見了這些事情。

「給他更多的藥劑，這樣應該可以讓他平靜下來。」一個像是雷斯林的聲音對著矮胖的身影說。「雖然不太可能有人會聽見下面發生了什麼事，但我也不願意冒這個險。」

矮胖的身影說了些什麼。泰斯閉上眼，讓藍藍的湖水──水晶湖（註２）的湖水蓋過他發燙的肌膚。也許他的腦袋終於決定要把他的身體一起帶走了。

「當我離開後，」雷斯林的聲音透過水面傳來。「鎖上門，熄滅燈光。我哥哥最近開始起了疑心，萬一被他發現了這個魔法門，他一定會走下來的。絕對不能讓他發現任何東西。這些牢房看起來一定都得是空空如也。」

那人嘟囔地回應幾聲，門吱嘎作響地打開了。

水晶湖的水突然開始沸騰起來。醜惡的觸角從里面攀爬出來，想要抓住他。泰斯的眼睛猛然張開。「雷斯林！」他懇求道，「不要離開我。救救我！」

但那扇門轟地一聲關上了。那矮胖的身影走到泰斯的牀邊。泰斯半夢半醒地看著那個影子，發現他是個矮人。他笑了。

「佛林特？」他用脫皮、乾枯的嘴脣呢喃道，「不！是艾拉克！」他試著要逃跑，但水中的觸角抓住了他的腳。

「雷斯林！」他尖叫著，狂亂地想往後退。但他的腳沒辦法移動，有什麼東西抓住了他！是那些觸角！泰斯搏鬥著，絕望地尖叫。

「閉嘴，你這個小混蛋。給我喝下這個。」矮人抓住了他的馬尾巴，將一個杯子塞到他嘴邊。「喝光，不然我就把你的頭髮連根拔起！」

泰斯嗆咳著喝了一口。那液體雖然有點苦，卻十分舒服。他很渴、很渴──泰斯啜泣著把杯子從矮人手中搶走，一口就灌了下去。然後他又躺回枕頭上。在幾分鐘之內，那些觸角就通通消失了。肢體的疼痛也消失了。水晶湖清澈、甜美的水淹過了他的腦袋。

克麗珊娜從夢中醒來，覺得似乎有人在呼喚她的名字。雖然她沒辦法清楚地分辨出來，但是那感覺是如此清晰、強烈，幾乎馬上喚醒了她。這究竟是不是夢的一部份？不，這個感覺愈來愈強烈了。

有人和她一起在房間里面！她敏銳地四下打探。索林那瑞的白光從房間的遠方投射進來，但是對於照亮這個地方並沒有任何幫助。她什麼都看不見，不過仍聽得見移動的聲響。克麗珊娜張開嘴，準備要叫喊守衛──

隨即感覺到有隻手摀住她的嘴。雷斯林無聲無息地從夜色中出現，坐在她牀邊。

「請原諒我讓妳受到驚嚇，神眷之女。」他用只比呼吸大不了多少的低微聲音說。「我需要妳的幫助，但是又不想引起守衛的注意。」他慢慢地移開手。

「我沒有被嚇到。」克麗珊娜抗議道。雷斯林露出微笑，讓她羞紅了臉。他是如此地靠近她，以至於能清楚地感覺到她正全身顫抖著。「你只是──讓我吃了一驚，就這樣而已。我剛剛在作夢，你好像是我夢中的一部份。」

「說的確實一點，」雷斯林回答道，「時空大門就在那里，因此，我們很靠近神的領域。」

並不是因為靠近神才會讓我顫抖，克麗珊娜斷斷續續地嘆氣，感覺到他灼熱的體溫，聞著他神祕、讓人著魔的香氣。她惱怒地離開他，堅定地壓下自我的慾望。他早就超脫了這些凡夫俗子的慾望，難道她會不如他嗎？

她迅速地回到原先的主題上。「你說你需要我的幫助，為什麼？」突如其來的恐懼攫住了她，她激動地伸手抓住他的手掌。「你還好吧？你的傷──」

一陣強烈的痛苦掠過雷斯林的面孔，然後他的表情轉為苦澀。「不，我很好。」他簡潔地回答。

「感謝帕拉丁。」克麗珊娜讓她的手留在他的手中。

雷斯林瞇起眼睛，「諸神纔不會獲得我的感謝！」他低聲咕噥著，那隻手握得更緊了，弄痛了她。

克麗珊娜全身一顫。有一瞬間，法師燒灼的體熱似乎把她的體熱也跟著吸走，讓她感到一陣寒意。她試著要抽回手，但雷斯林忽然從出神狀況中醒了過來，轉身面對她。

「原諒我，神眷之女。」他鬆開手。「這痛苦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我只求速死，上天卻連這項特權都不願意給我。」

「你知道原因。」克麗珊娜心中的恐懼被同情心給掩蓋過去。她的手遲疑了一下，最後靠上他的衣袖，卻不敢碰觸他。

「是的，我也接受了。不過我仍然不能夠原諒祂。但是，這也是我和妳的神之間的事情。」雷斯林語帶責備地說。

克麗珊娜咬住下脣。「我接受。你說得很有道理。」她沉默片刻。雷斯林也有一段時間不願開口，臉上的線條愈來愈深。

「你告訴卡拉蒙，諸神與我們同在。那麼你和我們的神──帕拉丁交流過了嗎？」克麗珊娜大膽地問。

「當然，」雷斯林露出特有的笑容。「難道這讓妳喫驚了嗎？」

克麗珊娜嘆氣了。她的頭低了垂下來，黑髮掩蓋住肩膀。房間中微弱的月光讓她的黑髮閃耀著柔和的淡藍光芒，讓她的肌膚變得如同象牙般潔白。她的香氣充斥在房間里，飄浮在夜空中。她感覺到有隻手正碰著她的秀髮。猛一抬頭，她看見雷斯林的眼中流露出熱情，這個熱情是從內心深處、無關魔法的角落湧出的。克麗珊娜屏住氣息，就在此時，雷斯林卻站起身來，走得遠遠的。

克麗珊娜禁不住嘆氣。「那麼，你和兩位神祇都溝通過了嗎？」她若有所思地問。雷斯林半轉過身。「我和三位不同立場的神明都溝通過了。」他毫不客氣地說道。

「三位？」她驚訝地說，「吉力安？」

「阿斯特紐斯不就是吉力安的傀儡？」雷斯林輕蔑地說。「如果，他不像某些人所推測的，是吉力安本人──不過，這對妳來說應該也不是什麼新消息──」

「我從來沒有和黑暗之後溝通過。」克麗珊娜說。

「真的沒有嗎？」雷斯林銳利的眼神讓牧師從靈魂的深處開始顫抖。「難道祂不知道妳心中的慾望嗎？難道祂沒有將這誘惑刻意擺在妳面前嗎？」

克麗珊娜凝視他，意識到他是如此地靠近，感覺到心中湧出難以形容的情慾，一時之間竟無法開口。然後，在他的注視下，她嚥了口口水，回答道，「如果祂有這樣做，」她用幾乎低不可聞的聲音回答，「祂一手將它賜給了我，卻用另一隻手將它奪走。」

克麗珊娜聽見黑袍的摩擦聲，彷彿法師吃了一驚。他在月光下依稀可見的面孔，露出了擔憂、若有所思的表情。隨即，他的表情回復了平靜。

「我不是來這里討論神話的。」雷斯林帶著冷笑說，「我有另外更為急迫的憂慮。」

「我想也是。」克麗珊娜雙頰飛紅，緊張地將她糾結的秀髮撥離臉頰。「我再次向你道歉。你剛剛提到，你需要我──」

「泰索何夫來到此地了。」

「泰索何夫？」克麗珊娜眨眨眼，驚訝地重復道。

「沒錯，而且他病得很重。事實上快要死了。我需要妳的醫療神力。」

「可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是怎麼來到這里的？」克麗珊娜結巴地說。「你說他回到我們的時代了。」

「我原先是這麼以為的。」雷斯林沉重地回答。「可是，很明顯，我錯了。魔法裝置把他傳送到這個時代了。他之前一直在這個世界四處遊歷，事實上，他過得相當快樂。最後，當他聽見戰爭的消息後，立刻想要來這邊享受冒險的樂趣。很不幸地，在他四處遊歷的過程中，不慎染上了瘟疫。」

「這太可怕了！我當然會馬上去幫他。」她迅速地從牀邊拿起了毛皮斗篷，披在身上。同時注意到雷斯林把頭別了過去。他背著雙手，沐浴在銀色的月光下，看著窗外。她注意到他的下巴肌肉緊繃起來，彷彿內心正經歷著劇烈的掙扎。

「我準備好了。」克麗珊娜柔聲道，神情認真。雷斯林轉過身，對她伸出手。克麗珊娜迷惑地看著他。

「我們一定得趁著夜色趕路，」他靜靜地說。「正如同我之前告訴妳的，我不想打擾到守衛們。」

「為什麼？」她說，「有什麼差別──」

「我要怎麼告訴我哥哥？」

克麗珊娜愣了片刻。「我明白了──」

「妳了解我的處境吧？」雷斯林定定地望著她。「如果我告訴他，會讓他擔心的；在此時我實在不該再讓他增加任何憂慮。泰斯打破了那個裝置，雖然卡拉蒙知道我將會送他回家，但這還是會讓他感到憂心的。唉，可是我真的應該要告訴他坎德人在這里才對。」

「卡拉蒙這幾天的確看起來非常煩惱又不快樂──」克麗珊娜的聲音中透露著關切。

「戰爭的狀況並不順利，」雷斯林粗魯地打斷她的話，「大軍就在他的身邊分崩離析。平原人每天都想要離開。就我所知，他們現在甚至可能已經離開了。火爐手底下的矮人也不值得信任，他們不停地催促卡拉蒙在準備就緒前就發動攻擊。補給車隊也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怎麼回事。他自己的部下非常不安、士氣低落。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讓坎德人四處亂跑，說一些沒意義的話，讓他分心──」

雷斯林嘆著氣。「不過，我仍然不能對他說謊，而不把這件事告訴他。」

克麗珊娜緊抿雙脣。「不行，雷斯林。我不認為告訴他是個聰明的做法。」她注意到雷斯林露出懷疑的表情，於是繼續認真地說下去。「卡拉蒙事實上根本無能為力。如果坎德人真的像你所說的生病了，我就可以醫好他，他之後會有幾天很虛弱，這只會讓你哥哥更擔心而已。卡拉蒙計劃幾天內就要出發了。我會負責照顧好坎德人，等到他完全恢復後，他愛在哪里找朋友就往哪里去。」

法師再度不太情願、心事重重地嘆氣。接著，他聳聳肩。「也只能這樣了，神眷之女。」他說，「我在這件事情上就聽妳的指示。妳說的話十分睿智。我們就不告訴卡拉蒙坎德人出現這件事。」

他往克麗珊娜的方向更靠近了些。臉上掛著奇特的笑容，笑意十分少見地出現在他閃著異光的雙眸中。她驚訝地往後退，不知為何覺得十分煩亂。但他抱著她，用黑色的衣袖包裹住她，將她擁近。

她閉上眼，忘記方纔那個笑容。她被他全身所散發出來的暖意所包圍，傾聽著他急速的心跳聲。

他呢喃著咒語，將兩人都化作一片虛無。兩人所留下的陰影在月光下停留了片刻，隨後就消散得無影無蹤。

「你把他藏在這里？藏在地牢里？」克麗珊娜在寒冷、潮溼的空氣中打著寒顫。

「施拉克！」雷斯林讓法杖頂端的水晶球亮起，牢房中充滿了柔和的光芒。「他就躺在那邊。」法師指著眼前。

一張簡陋的牀靠著一面牆。克麗珊娜責備地看了雷斯林一眼，急忙走到牀邊。當牧師跪在牀邊，把手放在泰斯發燙的額頭上時，他驚叫出聲，眼睛猛然張開，眼神四處搜尋，渙散而不集中。雷斯林緩步跟在後面，對著躲在角落的闇矮人比了個手勢。「離開。」法師低語。然後他站到牀邊，清楚地聽見大門關閉的聲音。

「你怎麼能把他鎖在這麼漆黑的地方？」克麗珊娜質疑道。

「克麗珊娜女士，妳以前治療過染上瘟疫的病人嗎？」雷斯林的聲音有些不尋常。

她驚訝地看著他，雙頰飛紅，心虛地避開對方的目光。

雷斯林苦笑著回答了自己的問題。「當然，妳當然不會有經驗。瘟疫從來沒有入侵過帕蘭薩斯，它從來沒傷害過那些富裕、美麗的人們──」他毫不隱藏自己的不滿，這讓克麗珊娜覺得自己的臉愈來愈燙，彷彿是自己染上了瘟疫。

「哼哼，瘟疫卻沒有放過我們。」雷斯林繼續道，「它橫掃了海文的貧民窟。當然，我們沒有醫者。我們甚至連願意留下來照顧那些病人的自願者都不多。連他們自己的親人都逃離了他們。可憐的靈魂。我盡力用我所知的草藥知識照顧他們，如果醫不好，至少我可以減輕他們的痛苦。可憐的人。我的老師對我的行為很不認同──」雷斯林聲音低沉地說，克麗珊娜意識到他已經忘了還有她的存在。「卡拉蒙也是，他說他擔心我的身體。啐！」雷斯林毫無感情地笑道，「他是替自己擔心。瘟疫讓他比面對一整羣地精還要害怕。但是我怎麼可能背棄他們。他們什麼親人──什麼人都沒有了。只能夠瑟縮在那邊等死──獨自一人。」

克麗珊娜愣愣地看著他，感覺淚水刺痛了眼睛。雷斯林沒有看她。在他心中，他又回到那髒亂的貧民窟，也是這些染病者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他看見自己穿著紅袍，在重病的人身邊走著。他把苦澀的藥劑強灌進那些病人喉中；摟著瀕死的病人，陪伴他們度過最後一刻。他認真地在病人中工作著，不要求，也不期待任何感謝。他的面孔，是許多人死前最後看見的面孔，既沒有同情也沒有關懷。但那些命懸一線的人還是得到了安慰。因為這個人明白他們的感受，他的每一天都充滿了痛苦，每一天都看到了死神，但也並不害怕──

雷斯林照顧著那些染病的患者。他冒著生命的危險盡力照顧那些病人。為了什麼？為了他自己也不太了解的一個理由。也許早就忘記的一個理由──

「無論如何，」雷斯林回到了現實世界。「我發現光亮會讓他們不舒服。即使是那些康復的人，有時也會因為──」

坎德人驚恐的尖叫聲打斷了他的話。

泰索何夫瘋狂地看著他。「求求你，雷斯林！我試著要記起來！不要把我丟回黑暗之後身邊──」

「噓，泰斯。」克麗珊娜握住坎德人的手，因為他似乎準備要撞進牆壁中。「冷靜下來，泰斯，我是克麗珊娜。你記得我嗎？我是來幫助你的。」

泰斯圓睜著大眼，狂亂的眼神轉移到牧師身上，神智不清地打量著她。「不要讓他帶我回無底深淵，克麗珊娜！不要讓他帶妳去！那里好恐怖、好恐怖。我們都會死掉的，都會像可憐的尼修一樣死掉的。黑暗之後告訴我的！」

「他在囈語。」克麗珊娜試圖要掙脫泰斯的手，強迫他躺回牀上。「多麼奇怪的幻象啊！染上瘟疫的病患大多會有這樣的癥狀嗎？」

「沒錯。」雷斯林回答道。他咄咄逼人地看著泰斯，跪在他的牀邊道。「有時最好順著他們說。這可以讓他冷靜下來。泰索何夫──」

雷斯林把手放在坎德人的胸口。泰斯立刻躺回牀上，拚命想躲開法師的手，渾身發抖，嚇得魂不附體地看著他。「我會乖乖的，雷斯林。」他悶哼道，「不要傷害我，不要讓我像可憐的尼修一樣。閃電，閃電！」

「泰斯。」雷斯林語氣中帶著一絲絲的惱怒和不耐，讓克麗珊娜用不贊同的眼光看向他。

不過，當她發現他臉上充滿著關懷之情時，她認為自己一定聽錯了。她閉上眼，輕觸著帕拉丁的護身符，開始念誦醫療禱文。

「我不會傷害你的，泰斯。噓，躺好。」雷斯林看見克麗珊娜陷入出神狀態，低聲問，「告訴我，泰斯，告訴我黑暗之後到底說了什麼。」

隨著克麗珊娜的禱文如同冰涼甜美的水般淹過他全身，坎德人的臉頰漸漸消去了病奄奄的紅潤。熱度的消退讓泰斯的面孔轉成灰白。微弱的理性之光開始逐漸回到他的眼中。但是他一直沒有將視線移開雷斯林過。

「祂告訴我──在我們離開之前──」泰斯咳嗽起來。

「離開？」雷斯林靠向前。「我以為你是說你們逃了出來！」

泰斯遲疑了片刻，舔著自己乾枯、破皮的嘴脣。他試著要將自己的視線移開，但是雷斯林的眼眸在法杖的光芒下暴射出奇特的光芒，緊緊地攫住坎德人的目光，將真相一點一滴地從他的腦中搾出。泰斯吞著口水，感覺喉嚨一陣劇痛。

「讓我喝水。」他懇求道。

「你告訴我之後就有水喝！」雷斯林瞄了克麗珊娜一眼，看見她依然捧著頭對帕拉丁祈禱著，放心地低吼道。

泰斯痛苦地吞嚥。「我──我以為我們逃了出來。我們用了那個裝置──然後開始飛起來──我看見了──無底深淵，平坦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漸漸愈離愈遠。而且──」泰斯打了個寒顫。「突然之間那里不再是空無一物！出現了──出現了影子，而且，」他抬起頭，哀嚎道，「喔，雷斯林，不要讓我去想它！不要讓我回到那個地方去！」

「噓！」雷斯林低聲說，用手摀住泰斯的嘴。克麗珊娜關切地看著兩人，只看到雷斯林溫柔地撫摸著泰斯的雙頰。克麗珊娜注意到泰斯驚恐和蒼白的表情，不禁皺起眉，搖了搖頭。

「他好多了。」她說。「他不會死了。可是，他的周圍依舊環繞著邪惡的氣息，使得帕拉丁的醫療聖光無法讓他完全復原。就是這些囈語的內容影響到他。你能夠聽出是怎麼一回事嗎？」她纖細的雙眉緊鎖。「不管怎麼樣，這對他來說都非常地真實。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東西才會讓坎德人嚇成這樣。」

「也許吧，女士，如果妳離開了，讓他單獨和我談談可能會好一點。」雷斯林若無其事地建議道，「畢竟我們都是老朋友了。」

「你說的也對。」克麗珊娜微笑著。正要站起身，泰斯卻立即抓住了她，讓她大喫一驚。

「不要讓我和他單獨在一起，女士！」他喘息道，「他殺了尼修！可憐的尼修。我看見他死──死在我面前！」泰斯開始啜泣。「燃燒的閃電──」

「乖，乖，泰斯。」克麗珊娜安慰他道，溫柔但堅定地強迫坎德人躺了回去。「沒有人會傷害你。不管是誰殺了這個──呃，尼修，現在都不能傷害你了。你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對吧，雷斯林？」

「我的力量很強，」雷斯林柔聲說，「泰索何夫，記住這一點。記住我的力量。」

「是的，雷斯林。」泰斯被法師凌厲的眼光定在牀上，無法動彈。

「我想你留在這邊，繼續和他談話是個不錯的做法，」克麗珊娜壓低了聲音說，「這些恐懼將會不停地困擾他，幹擾整個醫療過程。藉著帕拉丁的幫助，我會自己回到房間去的。」

「那麼妳同意不告訴卡拉蒙囉？」雷斯林從眼角瞥了克麗珊娜一眼。

「是的。」克麗珊娜斬釘截鐵地說。「這只會讓他白擔心。」她回頭望向病人。「我早上就會回來，泰索何夫。多和雷斯林談談，減輕自己的負擔，然後放心地睡吧！」她將冰冷的手放在泰斯滿是冷汗的額頭上，又加上一句，「願帕拉丁與你同在。」

「卡拉蒙？」泰斯滿懷希望地說。「你剛剛說了卡拉蒙嗎？他在這里嗎？」

「沒錯，當你睡好、喫飽後，我會帶你去見他的。」

「現在我不能見他嗎？」泰斯迫切地大喊，隨即又畏懼地看了雷斯林一眼。「如果──如果不會太麻煩的話──」

「他最近很忙。」雷斯林冷冷地說。「泰索何夫，他現在是個將軍了。他必須要指揮部隊去打仗，可沒時間和坎德人聊天。」

「喔，我──我想也是。」泰斯悄悄地嘆氣，雙眼依舊盯著雷斯林。

克麗珊娜最後拍了拍泰斯的小腦袋，緩緩地站直身子。她一隻手握住帕拉丁的護身符，輕聲念了句禱文，隨即消失在夜色中。

「現在，泰索何夫，」雷斯林細柔的聲音讓泰斯寒毛直豎。「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他強而有力的手替泰斯拍好枕頭，蓋好被。「來，舒服一點了嗎？」

泰斯發不出聲音，他看著法師，愈來愈害怕。

雷斯林在牀邊坐了下來。他纖細的手放在泰斯的前額，體貼地輕撫坎德人的肌膚，梳理他溼透的頭髮。「泰斯，你還記得達拉馬，我的徒弟嗎？」雷斯林語氣輕鬆地問。「我相信你在大法師之塔里見過他，我沒說錯吧？」雷斯林的手如同羽毛般輕掃過泰斯的臉頰。「你還記得，達拉馬曾經撕開他的黑袍，露出胸口的五個血洞？沒錯，現在你應該已經回想起來了吧！泰斯，那就是他的懲罰。對我隱瞞事情的懲罰。」雷斯林的手指停止下來，固定在泰斯的前額，緩緩地施壓。

泰斯渾身發抖，咬住自己的舌頭，避免自己叫出聲。「我──我記得，雷斯林。」

「那是個有趣的經驗，對吧？」雷斯林心不在焉地說。「我可以輕鬆地把你身上也燒出五個洞來，就像──」他聳聳肩。「用熱刀切牛油一樣。我記得坎德人很喜歡各種有趣的經驗，對吧？」

「沒──沒有那麼喜歡。」泰斯可憐兮兮地說，「我會告訴你，雷斯林！我會告訴你發生的一切事情。」他閉上眼睛，慢慢地回想，因為記憶中的恐懼而忍不住渾身發抖。「我──我們似乎從無底深淵中升起，又有點像是它突然離我們愈來愈遠。然後，就像我之前說的，我發現它不再空曠，我可以看見一些陰影，我以為──我以為他們是河谷和山脈──」

泰斯的眼睛猛然張開，他敬畏地瞪著法師。「可是那不是！雷斯林，那些陰影是祂的眼睛！山脈和河谷是祂的鼻子和嘴脣！我們是從祂的臉上離開的！祂用閃亮、滿是火焰的眼睛瞪著我們，然後張開嘴，我──我以為祂要把我們吞掉！可是我們一起往上升，愈升愈高，祂盯著我看，祂說──祂說──」

「祂說了什麼？」雷斯林追問道，「那訊息是給我的！一定是的！那也是為什麼祂會派你回來的原因！黑暗之後說了什麼？」

泰斯的聲音減弱了。「祂說，『回家──』」

【註】

１　早在大災變之前，努林塔瑞就對於伊斯塔教皇的影響力逐漸增加而感到憂心，因此盡力阻止他力量的擴張。祂的信徒盡力對抗教皇，最後導致兩座大法師之塔的摧毀。在雙方和伊斯塔教廷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條約後，努林塔瑞的信徒盡可能地收集了殘存的魔法物品，撤退到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努林塔瑞的信徒們跟其他的神職人員不同，並沒有在大災變前夜離開這個世界；而祂的中立魔法，也並沒有在伊斯塔被燃燒的大山撞擊時，跟著一起消失。所有的法師在大災變後都被人歧視和驅趕，因此許多人過著完全離羣索居的生活。

２　這座湖位於索拉斯谷地的中央。卡若理山脈延伸出去的哨兵峯包圍了這個谷地的東西和南方。在這塊土地的北方地勢相對比較平坦，被稱作北原的地方遍佈著相當多的農地。

## ３─１３

這兩個字對雷斯林造成的影響，讓泰斯感到前所未有的震驚。泰斯之前看過雷斯林發怒，也看過他高興。他看過他殺人，他看過當矮人英雄卡拉斯一劍刺進法師腹部時他的表情。

但是他從來沒看過這樣的神情。

雷斯林的臉色慘白，白到讓泰斯以為法師可能已經橫死當場。那雙鏡般的雙眸似乎爆裂成千萬片；泰斯看見自己的影像被反射在這些碎片當中。然後，那雙眼睛完全變成空白一片，無神地看著前方。

那雙放在泰斯前額的手開始劇烈地顫抖。坎德人驚訝地看著雷斯林似乎在他面前蜷縮起來。當他站起來時，兩眼依舊無神地看著四周，全身不停地搖晃著。

「雷斯林？」泰斯緊張地問，很高興能夠讓法師的注意力從他身上移開，卻又對眼前奇怪的狀況感到莫名的好奇。坎德人隨即虛弱地坐直身，那可怕的暈眩感已經消失了，還有那奇怪、陌生的恐懼感也不見了。他幾乎覺得自己已經恢復了正常。

「雷斯林──我沒有其他的意思。但是你現在想要吐嗎？你看起來好奇怪──」

法師並沒有回答。雷斯林踉蹌地走向前，呼吸急促地靠在石牆上，似乎無法動彈。他雙手掩面，絕望地試圖恢復自制；這場戰鬥在泰斯眼中看起來，彷彿法師在和一個隱形的邪鬼搏鬥一般。

接著，伴隨著一聲空洞、低沉、混雜著痛苦和憤怒的吼叫，他抓住了瑪濟斯法杖，黑袍飛舞著，朝著開啟的那扇門狂奔而去。

泰斯眼睜睜地看著雷斯林衝過闇矮人的身邊。當法師盲目奔過他身邊時，闇矮人看見法師扭曲的面孔，也跟著尖叫一聲，轉身朝相反的方向跑去。

這一切是如此地出乎意料，泰斯花了幾分鐘時間才了解到自己不再是囚犯了。

「你知道嗎，」坎德人一隻手放在前額上，對自己說。「克麗珊娜說的對。這件事情解決之後，我確實覺得輕鬆多了。很遺憾的是，這似乎對雷斯林沒什麼幫助。反正我也不太在乎。」泰斯嘆氣道，「我永遠都不會明白他為什麼要殺了尼修。也許哪一天，我會有機會要他解釋。」

「但是，現在，」坎德人看著四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卡拉蒙，告訴他我已經找到了那個魔法裝置，我們可以一起回家去了。我從來沒想過我會這樣說──」泰斯晃著小腳跳到地面，渴切地說，「『家』這個字聽起來實在太好聽了！」

他正準備要站起來，不過，很顯然他的腿似乎比較喜歡躺回牀上去；因為泰斯突然間發現，自己又坐了下來。

「這可不行！」泰斯看著叛變的雙腿，「沒有我你哪里都去不成！千萬記住這一點！我是老闆，當我要動的時候，你就得動！現在，我準備站起來囉！」泰斯嚴厲地警告自己的腿。「我希望你能夠和我合作。」

這段話似乎有了效果。他的腿這次比較聽話了。坎德人雖然有點頭暈腦脹，仍然勉強橫越這黑暗的牢房，朝門後有火把照亮的走廊前進。

一到達那扇門，他便小心看向整條走廊，但是在視線可及之處並沒有任何人。他悄悄地溜進走廊，只看見許多黑暗、封閉的牢房，就像他之前所待的地方一樣。走廊的盡頭有一個朝上的樓梯，另外一邊則是什麼都沒有。

「不知道我到底在什麼地方？」泰斯往樓梯的方向走，至少就他所知，那是唯一往上的路。「喔，好吧！」坎德人十分樂天地說，「我想這也沒什麼關係。去過無底深淵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不管我如今是在多爛的地方，都算舒適的了。」

由於他的腿依舊堅持想要回到牀上，所以他又停下來和腿爭執了片刻；幸好，這段虛弱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坎德人成功地到達了樓梯的底端。在那里，他可以聽見說話的聲音。

「該死，」他喃喃自語道，停了下來，躲回陰影中。「上面有人。我想應該是守衛。聽起來像是矮人，這些叫啥子來著──喔，杜瓦矮人。」泰斯靜靜地站著，試著聽出這些低沉的聲音在說些什麼。「我還以為這些傢伙會說人話哩，」他焦躁地說，「至少是要讓人可以聽懂的話吧！不過，他們聽起來還滿興奮的樣子。」

好奇心終於擊敗了所有堅持，泰斯爬上了前幾階石階，往轉角處瞧去。他嘆口氣，很快又躲回去。「兩個傢伙都堵在樓梯口，沒辦法繞過他們。」

他裝工具和武器的袋子都不見了，全留在索巴丁的地牢里。不過，他還是擁有那把小刀。「對付這些傢伙實在沒多大用處！」泰斯腦中浮現兩名矮人拿著巨大戰斧的模樣。

他又等了幾分鐘，希望那些矮人會離開。他們看起來的確都相當疲勞，卻好像生了根似地站在那邊。

「不管怎麼樣，我都不能整夜待在這里。」坎德人嘀咕道。「好吧，我老爹曾說過，『用開鎖器之前一定要試著講講看。』他們能對我最嚴重的──呃，當然不包括殺了我啦！也只不過是把我再關起來而已。而且，如果我的判斷沒錯，應該在半小時內我就可以偷溜出去。」他開始爬樓梯。「到底是我老爹說的，」他邊爬邊想，「還是我的觸陷阱舅舅？」

他繞過角落，面對兩名杜瓦矮人，對方看起來十分驚訝。「你好哇！」坎德人興奮地說。「我的名字叫泰索何夫．柏伏特。」他伸出小手。「你的名字是誰？喔，你們不準備要告訴我。好吧，沒關係。反正我也念不出來。我是個犯人，我正在找一位把我關在那邊的人。你們應該認識他，他是一個黑袍法師。他本來在拷問我，然後我說了什麼東西，讓他吃了一驚──我想啦，因為他好像有點神智不清地跑出去了。而他又忘了鎖門，你們有任何人看見他走──哇！」泰斯眨眨眼。「真粗魯。」

杜瓦矮人們緊張兮兮地看著他，然後喊了一個字，轉身就飛奔而去。

「安塔拉克斯。」泰斯重復道，迷惑地看著他們的背影。「我看看。這聽起來像是矮人話中的──喔，沒錯！瘟疫。啊！他們認為我還染有瘟疫！嗯嗯，這很好用耶，對吧？」

坎德人發現自己單獨地處在另外一條長廊中，和前面一條長廊一樣清冷、無趣。「我還是不知道我在哪里，似乎沒有人想告訴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那條朝下的樓梯，還有那兩個傢伙跑去的方向。所以，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跟在後面。卡拉蒙一定在這附近。」

但泰斯的雙腿連走路都想抗議，更別提跑步了。他盡快地蹣跚向前，但是當他終於走到樓梯的一半時，那兩名矮人早就已經跑得不見人影。泰斯氣喘吁吁地往前走，雖然有些頭暈，但他堅決一定要找到卡拉蒙不可，於是仍鍥而不捨地緊跟在後。當他繞過一個轉角之時，他突然停了下來。

「喔喔，」他急忙躲到陰影中，一隻手摀住嘴巴，用力地提醒自己。「閉嘴，柏伏特！上面是整支杜瓦矮人的大軍！」

看起來的確很像。他剛剛尾隨的那兩名矮人和另外約二十名矮人會合。泰斯躲在陰影中，聽著他們興奮地大吼大叫，預計他們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會撲上來──但最後，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他等待著，傾聽著他們的對話。然後，他偷偷地瞄了一眼，注意到出現的某些矮人不像是杜瓦矮人。他們看起來很乾淨，鬍子梳理得整整齊齊，穿著光鮮潔亮的盔甲。而且他們看起來並不是十分高興。他們神情嚴肅地看著杜瓦矮人，彷彿想將他們生吞活剝。

「高山矮人！」泰斯認出那盔甲，驚訝地自言自語。「而且，從雷斯林所說的話中，我想他們就是敵人。也就是說，他們應該在自己的山里面，而不是我們的山。當然，這假設我們目前是在山里面纔行。我現在開始覺得愈來愈像，可是，我想──」

當其中一名高山矮人開始說話時，泰斯感到相當興奮。「終於有人會說文明話了！」坎德人鬆了口氣。由於此地種族的混雜，矮人是用簡單的通用語和矮人語參雜的方式來表達。

泰斯大概可以聽懂一部份的對話內容，聽起來那些高山矮人根本一點也不在乎有一名瘋狂法師和染病的坎德人四處亂跑的事情。

「我們來這邊是要取下卡拉蒙將軍的腦袋，」高山矮人皺眉道，「你說那名法師保證會安排好一切。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可以饒過那名法師。我寧願不要和黑袍法師打交道。阿蓋特，現在回答我。你們的人準備好叛變了嗎？你們準備好殺掉這個將軍了嗎？或者這只是一場騙局？如果這樣的話，你們在索巴丁的親人將不會太好過喔！」

「這不是騙局！」阿蓋特緊握雙拳，低吼道。「我們已經準備好行動了。將軍在戰略室里，法師說他會想辦法讓他身邊只剩下貼身護衛。我們的人則會煽動丘陵矮人提前攻擊。而你們則必須遵守諾言，當我們發出信號時，索巴丁的大門將會開啟──」

「在我們說話時，信號就已經響起了。」高山矮人不耐煩地說，「如果你們在地面上的話，你就可以聽見嘹亮的號角聲。大軍已經開拔了！」

「那麼我們也動手吧！」阿蓋特說。他帶著輕蔑的微笑鞠躬道，「如果閣下願意的話，請和我們一起來取下卡拉蒙將軍的腦袋吧！」

「我會加入你們的，」高山矮人冷冷地說，「只不過我是為了避免你們再出賣我們！」

這兩人還說了什麼東西，泰斯就聽不見了，因為他早已全身無力地靠在牆壁上；他的腳疲軟得跟溼麵粉一樣，耳朵里也不停地嗡嗡作響。

「卡拉蒙！」他抱著頭，試著清楚地思考。「他們要殺了他！這是雷斯林幹的！」泰斯打了個冷顫。「可憐的卡拉蒙，他的親生弟弟竟然這樣對待他。如果他知道的話，這搞不好會讓他當場氣死，矮人們就不需要用斧頭了。」

坎德人的頭猛地一揚。「泰索何夫．柏伏特！」他生氣地說，「你在幹什麼？站在這里像個溪谷矮人般發著呆？你一定得救救他！畢竟你自己答應過提卡要照顧他的。」

「救他？你這個笨頭，怎麼救？」他腦袋里一個十分像佛林特的聲音說。「那里至少有二十個矮人！你身上只帶著那把殺兔刀！」

「我會想出辦法來的！」泰斯反擊道，「你給我乖乖地坐在你的樹下吧！」

不知從何處傳來不屑的哼聲，坎德人決心假裝沒聽見，抬頭挺胸地掏出小刀，用只有坎德人辦得到的悄無聲息，靜靜地往走廊的另一邊走去。

## ３─１４

她有一頭黑色的捲髮，和誘人的微笑，往後人們會覺得她女兒遺傳到的這些特徵十分地吸引人。她也有單純、無邪的純真心靈，亦會成為她兒子的一大特點；而另一名兒子則繼承了她的另外一種少見、強大的力量。

她和她的兒子一樣在血液中就有魔力。但是她意志薄弱、精神衰微。因此，她讓魔法控制了她，最後死於非命。

母親的死對擁有堅強意志的奇蒂拉，和擁有強壯肉體的卡拉蒙來說，都沒有太大的影響。奇蒂拉對她的母親又羨又妒；卡拉蒙雖然也關心母親，但是他和弟弟的關係更為親近。此外，他母親的奇怪囈語和神祕的昏睡，讓年輕的戰士完全無法理解。

母親的死，對雷斯林來說是極為重大的打擊。他是唯一真正了解她的人，他同情她的軟弱，也因此瞧不起她；他惱怒於她的死，更氣她就這樣讓擁有同樣天賦的他，孤單地面對整個世界。他非常生氣，在內心深處，他更充滿了恐懼，因為雷斯林在她身上看見了自己的末日。

在父親死掉後，他的母親隨即因為過度悲傷而暈厥，再也沒有康復的機會。雷斯林當年覺得十分無助，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逝去；她不喝水也不喫東西，她飄移、失落在只有她看得見的魔法領域中──這景象讓她的兒子徹底受到震撼。

在最後的一夜，他坐在她的牀邊，緊握著她削瘦的手，看著她深陷、浮腫的雙眼無神地瞪視著只有她看得見、失控的魔法所構成的奇觀。

雷斯林在那晚便立下重誓，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任何事物能夠像這樣影響他；不管是他的雙胞胎哥哥、他的姊姊、魔法、諸神，都不例外。只有他自己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

他對自己立誓，絕對不會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但他那時仍然只是個小孩──那一夜，他只是一個孤單的小男孩，坐在母親的牀邊，親眼看著她過世。他看著她吸進最後一口氣，他握著她纖細的手指（和他的多麼像啊！），他在淚眼朦朧中不停地懇求，「媽媽，回家──回家嘛！」

現在，他在薩曼又聽到了同樣的話語，挑戰著他、嘲笑著他、激怒著他。這兩個字在他耳中迴響，不停地在他腦海中迴蕩。他的頭痛得快要炸裂開來，讓他倚著牆壁無法動彈。

雷斯林曾經看過艾瑞阿卡斯折磨一名被俘虜的騎士，將他關在鐘樓里。邪惡的牧師整夜鳴鐘，對黑暗之後禮讚。第二天早上，那人被發現死在鐘樓里，他極端恐懼的表情連那些殘暴不仁的傢伙也都目不忍睹，趕快把屍體給處理掉了。

雷斯林覺得他自己彷彿被關在自己的鐘樓里，他自己的話語如同鐘聲般在他的腦中迴蕩。他昏昏沉沉地捧住頭，絕望地試圖擋住這可怕的聲響。

『回家──回家──』

法師頭痛得無法思考，掙扎著想要逃脫這折磨。他踉蹌地亂跑，搞不清楚自己人在哪里，只想找到逃脫之路。他僵硬的腳連站都站不穩。他踩在自己的黑袍上，就這麼跪倒在地。

有一樣東西從他的口袋里掉了出來，滾到地面上。雷斯林看見它，震駭地倒抽一口氣。那是另外一個他失敗的象徵──那顆破碎、暗淡無光、毫無用處的龍珠。他狂亂地想抓住龍珠，但它卻像是顆彈珠般在地板上亂滾，躲開了他顫抖的手。他絕望地匍匐在地，最後終於看到它停下來。雷斯林怒吼著想要抓住它，突然他停止了動作，他抬起頭，雙眼圓睜，終於發現自己身在何處。他渾身發抖地往後退。

在他面前──就是那龐大的時空大門。

這和帕蘭薩斯大法師之塔中的時空大門一模一樣。一個巨大的橢圓形大門矗立在一個臺座上，五個龍頭兼具了裝飾和守護的任務。牠們扭曲的脖子從地板直往上升，面對著門內，五張嘴大開，對著女王唱出沉默的頌歌。

在帕蘭薩斯的高塔中，通往時空通道的門是緊閉著的。除非是從無底深淵之中，否則無人可以打開這扇門。而那個地方，從來沒有人可以離開。這扇門也是封閉著的，但是聯合了兩個人的力量就可以進入──極端善良的白袍牧師和無限邪惡的黑袍法師。這是個極為不可思議的組合。古代偉大的法師們就是希望藉著這種條件的限制，來永遠封鎖這個通往神之領域的大門。

凡人看著時空通道，除了一片深沉的漆黑之外，什麼都看不見。

但雷斯林已經脫離了凡人的限制。由於他將全副心力投注在封神的目標上，因此他愈來愈靠近神的層次；現在，他已經變成了橫跨兩個世界的特殊生命體。看著那扇緊閉的門，他幾乎可以穿透那黑暗！在他的目光下，那層阻隔動搖了。他勉強將視線移開，把注意力轉回到找回龍珠這件事情上。

它怎麼會逃出我的掌握呢？他生氣地思索著。他一直以來都把這個東西藏放在密袋中。但緊接著，他又嘲笑起自己來。每顆龍珠都擁有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伊斯塔的那一顆藉著拐騙精靈王羅拉克偷走它，並將它帶回西瓦那斯提森林，而逃過了大災變。當龍珠無法再利用瘋狂的羅拉克時，它找上了雷斯林。當雷斯林在阿斯特紐斯的圖書館中奄奄一息時，是它延續了他的生命；是它和費斯坦但提勒斯共謀，把他帶到黑暗之後的座前。現在，當它感應到有威脅自己存在的危險時，它試著要逃離他的身邊。

他絕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他伸出手，堅定地握住龍珠。

一聲尖嘯──

時空大門打開了。

雷斯林抬起頭。這扇門不是為了迎接他而開──不，它是為了警告他而開的；祂要讓他看看失敗的懲罰是什麼。

雷斯林趴在地上，一隻手將龍珠壓在胸前，感覺到黑暗之後塔克西絲的威儀出現在他面前。他敬畏地顫抖著，瑟縮在黑暗之後的腳下。

『這就是你的末日！』祂的聲音在他的腦海中嘶嘶作響。『你的下場將會和你母親一樣，被自己的魔法一寸一寸地吞噬，你將會永遠生不如死地茍延殘喘著，連一死也不可得！』

雷斯林崩潰了。他感到自己萎縮衰老，正如同費斯坦但提勒斯的身軀在血玉髓的影響下乾枯一般。

他的頭靠在地板上，彷彿是在噩夢中的行刑臺上，法師正準備要承認失敗──

但雷斯林的內心深處還有殘存的力量。很久以前，白袍法師之首帕薩理安接受了諸神的一項任務──祂們需要找到一名力量足以擊敗日益增長的黑暗之後的候選人。帕薩理安經過許久的搜尋，最後才找上了雷斯林。因為他從年輕法師的體內找到了一種深藏的力量；當雷斯林年輕時，那是一團冰冷、毫無形狀的生鐵。但是帕薩理安希望那折磨、痛苦、戰爭和野心，將會把那團生鐵熔鑄成百煉精鋼。

雷斯林從冰冷的地板上抬起頭。

黑暗之後的怒火鞭韃著他，汗水從他的身體中湧出。高熱的火焰撕扯著他的肺葉。祂折磨著他，用他自己的夢想、自己的話語嘲笑他。祂戲弄著他，如同之前嘲笑過他的許多人一樣。但是，當他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恐懼時，靈魂卻開始堅強起來。

他困惑地試著分析這一切。他試著要重新恢復自制。在耗盡所有力氣的掙扎後，他終於將母親的聲音趕出腦中。他閉上眼，避開黑暗之後嘲蔑的笑聲。

黑暗包圍了他，在這冰涼、甜美的黑暗中，他看見了黑暗之後的恐懼。

祂在害怕──害怕他！

雷斯林慢慢站直身。熱風從時空通道中往外猛吹，讓黑袍在他周身大力飛揚，彷彿被包圍在暴風雨之中一般。他現在可以直視時空通道了。他瞇起眼，用促狹的微笑打量著那恐怖的通道。然後，雷斯林用力對著時空通道投出龍珠。

龍珠擊中隱形的牆，瞬間爆碎成無數的碎片。從門內傳出一聲刺耳的尖叫聲。黑暗的影翼在法師的頭上飛舞著，接著，一聲尖嘯，翅膀化成了輕煙，被風吹散了。

力量流進了雷斯林的身體，這是他從未體驗過的力量。終於視破敵人弱點的快感，讓他如同痛飲美酒般過癮。他感覺到魔法流進他的心臟，一路衝進他的血液中。數世紀以來累積的知識，完全化成他的力量，他成費斯坦但提勒斯和雷斯林的力量！

然後他聽見了，清澈、高昂的號角聲。它的樂音如同從矮人王國積雪的高山上飄揚下來般地清晰。純淨、清脆的號角聲在他的腦中迴響，趕走了那些煩人的噪音，呼喚他踏入黑暗的領域，給予他超越死亡的力量。

雷斯林停了下來。他原先並沒有計劃要這麼早進入時空通道，他本來還必須要再多等片刻纔行。但是，如果有必要，現在就可以了。坎德人的到來意味著歷史是可以改變的。侏儒的死代表著將不再會有什麼魔法裝置的幹擾──也就是這個事件導致了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死亡。

時機已經成熟了。

雷斯林最後看了時空通道一眼。然後，他對著黑暗之後鞠躬，自信滿滿地離開了走道。

克麗珊娜正跪在房里祈禱。

在她醫治完坎德人後，她正準備要就寢。但，一種奇異的感覺卻攫住了她。四周的空氣彷彿凝滯住了。一種似乎在等待著什麼的預感讓她根本無法入眠。她十分警覺地清醒著，比她這輩子之中的任何一刻都還要清醒。

天空中充滿了光芒，星辰散發出來的冷光在空氣中燃燒著，銀月索林那瑞的光芒如同匕首般刺眼。她可以清楚看見房里所有的東西，每樣東西看起來都栩栩如生，彷彿在等待著什麼。

她愣愣地瞪著星辰，追尋著星座的線條──吉力安，萬有之書，平衡天秤；塔克西絲，黑暗之後，萬色返空龍；帕拉丁，英勇戰士，白金龍。月亮──索林那瑞，神之眼；努林塔瑞，夜燭。在他們之後，布滿天空的是那些次級神，行星充斥在其間。

在天空的某處是黑月，只有「他」的眼睛可以看的見的天體。

克麗珊娜瞪著夜空，手指放在冰冷的石塊上，感覺愈來愈冷。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在發抖，告訴自己該就寢了──

但夜空中彷彿有個聲音在呼喚著她。『等等，』它低聲說。『等等──』

然後她聽見了號角聲，它的樂聲穿透了她的內心，勝利的曲調讓她的血液也為之凍結。

就在那一刻，通往她房間的門打開了。

她看見他並不感到驚訝，彷彿她已經等待他許久了。克麗珊娜冷靜地轉身面對他。

雷斯林背對著光，站在門廊中，身體還隱隱散發出帶著邪惡氣息的黑光。

克麗珊娜被某種奇特力量所驅使，不由自主地走向前。她現在也可以看見同樣的黑光──來自黑月努塔瑞的黑光。

片刻間，她閉上眼睛，大量的血液衝上腦袋，心跳狂亂，讓她感到一陣暈眩。慢慢地，當她感覺到自己已堅強地穩住腳跟後，她再度張開眼，看見雷斯林就站在她前面。

她屏住了呼吸。她曾經看過他陶醉在魔法的沐浴中，她曾經見過他與死亡和挫敗搏鬥。現在她看到處於力量巔峯，全身散發出無比威勢的他。古老的智慧和聰敏顯現在他臉上，幾乎讓她認不出他來。

「是時候了，克麗珊娜。」他伸出手。

她握住他的手。她的手指冰冷，讓他的碰觸變得灼燙不已。「我很害怕。」她低語。

他將她摟近。

「妳不需要害怕，」他說，「妳的神緊緊地守護在妳身邊。我可以清楚看到。害怕的是我的女神，克麗珊娜。我可以感覺到祂的恐懼！我們將並肩跨越時空的界限，進入死亡的領域。我們將攜手讓塔克西絲俯首稱臣！」

他將她拉近到懷里，環抱住她。他的嘴吻上了她，奪走了她的呼吸。

克麗珊娜閉上眼，讓那曾經吞沒屍體的魔法火焰緩緩地將她淹沒。燒熔那冰冷、恐懼、由白袍所構成的軀殼，那曾經讓她躲藏了許多年的避難所。

他往後退了一步，用手指追尋著她飽滿的雙脣，微微抬起她的下巴，讓她可以直視他的雙眼。在那雙鏡眸中，她看見自己全身被耀目純淨的白光所包圍；她看見美麗、受到大眾尊崇、敬愛的自己；她看見自己將公理與正義帶到這個世界，永遠地將恐懼和絕望給驅趕開來。

「帕拉丁降福──」克麗珊娜低聲說。

「降福與妳。」雷斯林回答，「我再次賜與妳一個護身符。如同我保護妳通過修肯樹林一般，當我們通過時空通道時，它也將會保護妳。」

她顫抖了。他最後一次擁抱她，在她前額印下一吻。疼痛刺穿了她的身體，撕裂她的心臟。他對她露出了微笑。

「來吧！」

在魔法的低語聲中，他們把房間留給夜色去分享。此時，努林塔瑞的紅光灑進黑暗中，正是索林那瑞精光閃耀的刀下所引出的鮮血。

## ３─１５

「補給車隊呢？」卡拉蒙用平靜的語調問，那是一個已經知道答案的人的口氣。

「沒有消息，將軍。」加瑞克回答道，避開了卡拉蒙銳利的眼光。「但是──他們預計應該──」

「他們不會來了。他們已經中了埋伏，你也知道的。」卡拉蒙聽起來十分疲倦。

「至少我們已經找到了水源。」加瑞克笨拙地說，試著要讓語氣聽起來心情愉悅，但很明顯地失敗了。他看著攤在桌前的那張地圖上，緊張得在地圖上的一個小綠點旁畫了一個圓圈。

卡拉蒙發出哼聲道，「一個中午就會乾掉的水窪。當然，它晚上又會重新裝滿，但是我自己的汗喝起來味道都比那個好多了。這該死的東西一定是被海水污染了。」

「不過，至少還可以喝。我們已經在分配水量了，我也派出守衛在一旁站崗。看起來應該不會太快乾掉。」

「喔，也對。短時間之內，應該不會有多到能夠把它喝乾的人。」卡拉蒙的手梳理著捲髮。屋里很熱，又熱又擠。某個過度熱心的僕人在習於露宿的卡拉蒙來得及阻止之前，丟了一堆木頭進壁爐中。大漢打開一扇窗戶，想要讓新鮮、純淨的空氣流入。不過，背後的熊熊爐火依然毫不留情地燒烤著他。「今天的逃兵有多少？」

加瑞克清清喉嚨。「大概──大概有一百人，將軍。」他勉強說出。

「他們去哪里了？帕克塔卡斯嗎？」

「是的，長官。我們是這樣相信的。」

「還有呢？」卡拉蒙打量著加瑞克的表情，嚴厲地問，「你還有些事情沒說。」

年輕騎士漲紅了臉。加瑞克此時突然有個願望，但願說謊沒有觸犯他所相信的每一個規章和信條；正如同他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拯救指揮官一樣，他差點就要開口說謊了。他遲疑了片刻，接著，看著卡拉蒙，他知道也沒必要說謊。將軍早就已經知道了。

卡拉蒙緩緩點點頭。「平原人？」

加瑞克低頭看著地圖。

「全部嗎？」

「是的，將軍。」

卡拉蒙閉上眼。他嘆著氣，拿起地圖上一個代表兵力部屬的小人像，若有所思地把玩著它。然後，他大聲咒罵著，將它一把丟進熊熊的烈火中。片刻之後，他捧住自己劇痛的腦袋。

「我想我能夠體諒黑夜。即使他們離開之後，對他或是他的手下都不會好過。高山矮人毫無疑問地已經控制住我們身後的隘口，這也是為什麼補給車隊再也不會抵達的原因。他必須要浴血奮戰才能回到家。願諸神與他們同在。」

卡拉蒙沉默了片刻。「該死的弟弟！」他咒罵著，「該死！」

加瑞克不安地變換著姿勢。他的目光掃視著整個房間，害怕黑袍法師會突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

「好吧！」卡拉蒙直起身，再度開始研究眼前的地圖。「這對我們也沒好處。現在，就我所知，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將我們殘存的部隊駐留在大平原上。我們必須要引誘矮人出籠，和我們在開闊的地面作戰，這樣我們的騎兵才能派上用場。否則，我們在山里是永遠打不贏的。」他繼續道，聲音中帶著苦澀。「但至少我們可以帶著相當的兵力回到帕克塔卡斯，依舊保有獲勝的希望。一到達那里，我們就可以加強防禦，然後──」

「將軍。」門邊的一名守衛走進房間，對於自己無禮的打擾而臉部泛紅。「抱歉，將軍，有一名信差來了。」

「讓他進來。」

一名看起來風塵僕僕的年輕人走進來。他的臉頰凍得紅通，雖然渴望地瞄了爐火一眼，不過限於職責，他還是跨前一步，準備先送上信息。

「沒關係，不要客氣，先暖暖身子。」卡拉蒙揮手示意那人先走到壁爐前。「我很高興有人可以享受這爐火。我有種感覺，你的消息可能並不好。」

「感謝，將軍。」那人感激不盡地說。他站在火爐前伸出手。「我的消息是，丘陵矮人已經離開了。」

「離開了？」卡拉蒙站了起來，驚訝地回答。「去哪里了？應該不會去──」

「他們殺去索巴丁了。」信差遲疑地說。「而且，騎士們也和他們一起離開了。」

「這太瘋狂了！」卡拉蒙一拳搥在桌面上，把木製人像震得往四方激射，地圖也跟著滾到地上去。他臉色凝重地說。「是我弟弟──」

「不，將軍。這很明顯是因為杜瓦矮人。我接到的命令是要把這個交給你。」信差從袋子里拿出卷軸，交給卡拉蒙；後者飛快地打開它。

『卡拉蒙將軍：

我才從杜瓦矮人的間諜那邊得知，當號角響起時，索巴丁王國的大門將會開啟。我們準備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對他們展開奇襲。我們凌晨就出發，大概在日落時分會抵達那邊。很抱歉沒有足夠的時間通知你。好好休息，即使你遲到了，我們也會給你應得的報酬。願李奧克斯的聖光照在你的戰斧上。

瑞加．火爐』

卡拉蒙的思緒飛回到不久之前，他才握在手中的那份沾血的文件──『法師出賣了你──』

「杜瓦矮人！」卡拉蒙皺眉道。「杜瓦矮人的間諜。他們的確是間諜，但不是為我們工作的！他們的確是叛徒，但背叛的不只是他們的同胞！」

「這是個陷阱！」加瑞克也跟著站了起來。

「我們就像羣傻兔子一樣掉進陷阱中。」卡拉蒙喃喃道，腦海中浮現了另一隻被困在陷阱中的兔子，還有他弟弟釋放那隻小動物的情形。「帕克塔卡斯失陷了，沒什麼損失，反正隨時都可以將它奪回來。特別是如果里面的守軍都死光了一定更快。我們的人成羣結隊地逃兵，平原人離開了，丘陵矮人和杜瓦矮人也朝索巴丁而去。當號角響起時──」

清澈、高昂的號角聲響起了。卡拉蒙吃了一驚。這是真的，還是極度緊張所帶來的幻象？他幾乎可以看見這一切發生的景象──杜瓦矮人慢慢地、有耐心地混入丘陵矮人的隊伍中，滲透他們的行列。手悄悄地滑向利斧、戰鎚──

瑞加的大多數手下都不會知道是什麼擊中他們，也根本不會有還擊的機會。

卡拉蒙可以聽見喊叫聲、鋼頭靴的踏步聲，沙啞、斷續的哀叫聲。那好真實，太真實了──

卡拉蒙迷失在幻象中，卻瞥見加瑞克的臉色突然一白。年輕騎士拔出劍，大喊著跳向門邊；這聲響正好將卡拉蒙拉回現實。他猛轉過身，看見一羣闇矮人衝向門邊，武器的反光讓人意識到危險的逼近。

「有埋伏！」加瑞克大喊道。

「後退後退！」卡拉蒙用如雷的聲音大吼，「不要出去！騎士們已經離開了，這里只剩下我們！留在房里。關上門！」他衝向加瑞克，把騎士一把拉回來。「守衛也全部撤退！」他對那兩名站在門外，現在正開始和矮人肉搏的守衛大叫道。

卡拉蒙捉住其中一名守衛，將他拉回房里，同時用他的劍砸中一名杜瓦矮人的腦袋。矮人的頭盔爆裂開來，鮮血噴得卡拉蒙滿身都是，但他絲毫不在意。卡拉蒙將守衛推到身後，奮勇撲向走廊中大羣的矮人。他的寶劍掃過之處泛起一陣血光，伴隨著濃厚的血腥味。

「撤退，你們這些笨蛋！」他對第二名守衛喊道。後者遲疑了幾秒，然後照辦了。卡拉蒙狂暴地衝鋒，果然如預期中一般，讓杜瓦矮人們猝不及防。他們頓時不知所措地後退，免得首當其衝，成為卡拉蒙暴怒之下的犧牲品。但，卡拉蒙注意到他們已經逐漸恢復冷靜，開始盤算下一步的行動。

「將軍！小心！」加瑞克站在門口，手中依舊握著劍。卡拉蒙轉過身，準備躲進戰略室的庇護中。但是，他的腳在沾血的地板上滑了一跤，大漢抱膝痛得跪倒下來。

杜瓦矮人們一聲大叫，飛快地衝向他。

「趕快進去！擋住門──」卡拉蒙剩下的話語和他的人一樣，都消失在一整羣矮人的身軀下。

「卡拉蒙將軍！」

加瑞克咒罵著自己竟然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立刻奮不顧身地加入了戰局。一柄戰鎚擊中了他的手臂，他聽見骨頭爆碎的聲音，左手立刻無法動彈。他強忍著痛苦心想，反正這不是用劍的手。他一劍揮去，一名闇矮人的腦袋就分了家。此時，另一柄斧頭破空而來，卻失了準頭，矮人被守衛從背後給擊倒了。

雖然卡拉蒙沒辦法站起來，但他依舊努力搏鬥著。他用完好的那隻腳一踢，讓兩名矮人跌跌撞撞地彈回自己的戰友身上。大漢勉強轉過身，用劍柄敲碎了另一名矮人的臉骨，整隻手也因此浸在血泊當中。然後，他返身一擊，一劍刺穿了另一名矮人。加瑞克的奮不顧身似乎讓他多活了一瞬間，但，看來也只有這一瞬間而已。

「卡拉蒙！你上面！」加瑞克瘋狂地砍殺，並分神叫道。

卡拉蒙躺在地上，正看見阿蓋特高舉斧頭，往下望著他。卡拉蒙舉起劍，卻被羣起而攻的矮人們給壓在地板上，無法動彈。

加瑞克氣得幾乎要流出眼淚，不顧四周飛舞的刀光劍影，絕望地試圖救出卡拉蒙。可是，有太多矮人阻隔在他和將軍之間了。斧頭落下了──但卻是從毫無知覺的手中落下的。阿蓋特的屍體轟的一聲倒在卡拉蒙身體上。

加瑞克注意到屍體的脖子上插著一把小刀。

他抬起頭看到終結矮人的殺手，驚訝地倒抽一口氣。

站在那個背叛者身後的是坎德人。

加瑞克眨眨眼，心想也許是恐懼和痛苦讓他產生了幻覺。但在此時，可沒有時間擔心這種細節。年輕騎士終於趕到將軍身邊。在他身後，他可以聽見守衛們逼退杜瓦矮人的聲音。由於他們首領的陣亡，讓這些杜瓦矮人們立即喪失戰意；原本只是場單方面屠殺的戰鬥，竟然落到這種地步，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原先壓住卡拉蒙的四名矮人，一看到卡拉蒙從阿蓋特的屍體下掙脫出來，立刻慌張地閃開來。加瑞克彎下身，拉住屍體的盔甲，一把將它丟到旁邊去，順手也將卡拉蒙拉了起來。大漢步履蹣跚地哀嚎著，受傷的那隻腳讓他再度倒了下來。

「幫幫我們！」加瑞克對那些守衛說。他們半拖半抱著卡拉蒙，好不容易纔將他帶進了戰略室。

加瑞克轉過身準備跟上去，很快地掃視著走廊。闇矮人們不知所措地望著他。加瑞克看到了一些其他的矮人，就他記憶所及，這些人應該是高山矮人才對。

另外，那名似乎憑空出現、救了卡拉蒙一命的怪異坎德人，則臉色灰敗地站著，嘴脣有些泛青。加瑞克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得用能動的那隻手抱住坎德人，把他帶回了戰略室。當他一踏進戰略室時，守衛們就立刻把門閂放了下來。

卡拉蒙的面孔混合著血與汗，不過，他還是對加瑞克露出了微笑。隨即他又板起臉孔。

「你這個該死的笨騎士，」他低吼道，「我給了你一個命令，你竟然膽敢抗命！我應該──」

當坎德人在加瑞克的懷中扭動著時，一抬起頭，讓卡拉蒙的話卡在喉中。

「泰斯！」卡拉蒙震驚地低語道。

「嗨，卡拉蒙，」泰斯虛弱地說。「我──我很高興能夠再見到你。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訴你，都很重要，我應該現在就告訴你，但是我──我想──我要──昏倒了。」

「一切就是這樣啦──」泰斯輕聲說道，他淚眼朦朧，看著卡拉蒙蒼白、毫無表情的面孔。「有關魔法裝置怎麼運作的事情，他欺騙了我。當我試著照做時，它就在我的手中解體。不過，我的確看到了燃燒的大山落下。」他又補充道。「這幾乎值得我冒這麼多的危險，甚至搞不好值得為了這個而死呢！不過我也不太確定，因為我其實還沒死，只不過有一陣子以為自己已經死掉了。如果我死後都必須要在無底深淵里度過，這可能就不值得了。我實在不能想像為什麼他會想要去這個地方。」

泰斯嘆氣道，「不過，無論如何，我還可以原諒他這一點。」坎德人的語調堅定。「可是，我絕不會原諒他對可憐的尼修和對你所做的事情！」

泰索何夫閉上嘴，他不是故意要說溜嘴的。

卡拉蒙看著他。「繼續說，泰斯，」他說。「他要對我做什麼？」

「沒──沒有。」泰斯結巴地說，給了卡拉蒙一個虛弱的微笑。「只是我愛亂講罷了。你也了解我的。」

「他想要對我怎麼樣？」卡拉蒙苦笑道，「我想他已經沒辦法再對我怎麼樣了吧！」

「讓你死在別人手上。」泰斯嘟囔道。

「啊，沒錯。」卡拉蒙的表情沒有改變。「當然是這樣，原來這就是矮人信息所要告訴我的意思。」

「他把你交給了杜瓦矮人，」泰斯可憐兮兮地說，「他們準備要帶著你的腦袋回去找鄧肯國王。雷斯林把城堡里所有的騎士都派了出去，他騙他們說是你要他們去攻打索巴丁的。」泰斯對加瑞克和兩名守衛揮舞著手。「他告訴杜瓦矮人，你身邊只會剩下貼身保鏢而已。」

卡拉蒙什麼都沒說。他什麼也感覺不到，沒有痛苦、沒有憤怒、沒有驚訝。他只感覺到一片空虛。然後，對家鄉、對提卡、對坦尼斯、對羅拉娜、對河風和金月的思念之情如潮水般湧來，填滿了這片空無。

泰斯彷彿讀出了他的心思，將小手放在卡拉蒙的肩膀上。「我們現在可以回到我們的時代了嗎？」他若有所思地看著卡拉蒙。「我好疲倦。對了，你覺得我可不可以暫時跟你還有提卡待在一起啊？只要等到我好了就可以。我不會打擾你們的，我保證──」

卡拉蒙的眼中充滿了淚水，將坎德人摟入懷中。「泰斯，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說。他哀傷地笑著，看著熊熊的爐火。「我會把房子蓋完，最多隻要再花幾個月就好了。然後我們要一起去見見坦尼斯和羅拉娜──我答應過提卡要的。我已經答應她很久了，但是我好像一直都沒去實現。你也知道，提卡一直想去看看帕蘭薩斯。也許我們還可以一起去史東的陵墓。我一直沒機會和他告別──」

「我們也可以去找伊力斯坦，還有──喔！」泰斯露出警覺的神色。「克麗珊娜！克麗珊娜女士！我試著要告訴她雷斯林的真面目，可是她不相信我！我們不可以拋棄她！」他跳了起來，扭絞雙手。「我們不能讓他帶她去那個恐怖的地方！」

卡拉蒙搖搖頭。「泰斯，我們會試著再和她談談。我想她不會聽我們的，但至少我們可以再試一試。」他痛苦不已地站起來。「他們現在應該在時空大門前。雷斯林不能再等了，要塞馬上就會落入高山矮人的掌握中。」

「加瑞克。」他一瘸一瘸地走到騎士坐著的地方。「你還好吧？」

另一名騎士剛好包紮完加瑞克的斷臂。他們用一個簡陋的支架將它綁住，固定在身側。年輕人望向卡拉蒙，緊咬牙關地擠出一絲笑容。

「我會沒事的，將軍。」他虛弱地說，「不要擔心。」

卡拉蒙微笑著拉張椅子坐在他身邊。「可以走動嗎？」

「當然，將軍。」

「很好，事實上，我想你也沒有多少選擇。這里很快就會被攻陷，你們一定要現在就找出路離開。瑞加告訴我這里有從索巴丁王國通往帕克塔卡斯的地道，我建議你們找到這些地道，我想應該不會太困難。外面的那些小丘就是通往這些地道的入口，你應該可以利用這些地道安全地逃出這里。」

加瑞克沒有回答。他看著另外兩名守衛，靜靜地說。「你說的是『你的建議』，將軍。那你呢？難道你不和我們一起走嗎？」

卡拉蒙清清喉嚨，試著要回答，卻沒辦法開口。他盯著自己的腳看──這是個他一直擔心許久的時刻。現在，這個時刻終於到來，他預先準備好的長篇大論卻都忘得乾乾淨淨。

「沒錯，加瑞克。」他最後終於說，「我不會跟你們一起走。」看見騎士臉上浮現明了的表情，大漢舉起手道。「我纔不會像某些人一樣，為了一些高貴而愚笨的事情犧牲自己的生命──譬如說拯救自己的長官！」

加瑞克漲紅了臉，卡拉蒙則是露出友善的微笑。

「當然不會。」大漢繼續認真地說，「感謝神，我不是個騎士。當我被打敗時，我有選擇逃跑的自由。現在，」他實在忍不住要嘆氣。「我已經被打敗了。」他一邊梳理著雜亂的頭髮，一邊說，「我沒辦法對你解釋原因，我也不太確定自己是否完全明白。但是──這樣說吧，坎德人和我都有辦法用魔法回到自己的家。」

加瑞克和其他守衛面面相覷。「不會是你弟弟吧！」他面色一沉，皺著眉頭說。

「當然不是，」卡拉蒙回答道，「不是我弟弟。從這里開始，他和我分道揚鑣了。他有自己的生活要過，我也終於認清楚我有自己的目標要追尋。」他把手放在加瑞克的肩膀上。「去帕克塔卡斯。你和麥可一定要盡力幫助那些活著逃到該處的殘兵們度過這個冬天。」

「但是──」

「騎士，這是個命令。」卡拉蒙沙啞地說。

「是的，將軍。」加瑞克低下頭，手很快地在眼睛上抹了一下。

卡拉蒙的表情變得十分溫柔，摟著年輕人道，「加瑞克，願帕拉丁與你同在。」他的手勁稍微使力，目光轉向其他的年輕人。「願祂與你們同在。」

加瑞克驚訝地抬起頭，臉上掛著閃亮的淚珠。「帕拉丁？」他咬牙切齒地說。「那個捨棄我們的神？」

「不要失去信心，加瑞克。」卡拉蒙提醒他們，同時痛得齜牙咧嘴地站了起來。「即使你不相信神，也要把你的信心放在心中，傾聽它凌駕信條和規章的聲音。有一天，你會明了的。」

「是的，將軍。」加瑞克喃喃自語道，「願──願你所相信的神與你同在。」

「我想祂們一向都跟我在一起，」卡拉蒙悲傷地笑起，「終我一生。只是我太遲鈍，聽不見祂們的教誨──你現在最好趕快離開了。」

一個接一個地，他和騎士們道別，假裝沒看見他們眼中閃閃的淚光。他真真實實地受到他們的離愁所感動，差點連自己也把持不住，像個小孩子一樣哭泣起來。

騎士們小心地打開門，悄悄往外面的走廊窺視著。走廊上空空蕩蕩，只剩下屍體而已。杜瓦矮人都走了；但是卡拉蒙不懷疑這只是暫時性的。他們需要時間重組，或是等待援兵，然後他們就會攻擊戰略室，把剩下來的人類通通給結束掉。

加瑞克手中拿著劍，領著手下的騎士衝出這個滿是血跡的走廊。他們準備照著泰斯給他們的模糊指示逃出這個四面楚歌之地。（泰斯自告奮勇地要替他們繪製一張地圖，但卡拉蒙沒有時間。）

當騎士離開、最後的腳步聲也都停息後。泰斯和卡拉蒙往相反的方向前進。在他們離開之前，泰斯從阿蓋特的屍體上將自己的匕首給抽了出來。

「你曾經說過，這把匕首隻能拿來殺死兇惡的兔子。」泰斯驕傲地說，在將匕首收起之前，把刀上的血給擦乾淨。

「別提兔子了。」卡拉蒙用十分奇怪的聲音說，泰斯驚訝地抬起頭，發現他的臉色蒼白到讓人害怕。

## ３─１６

這是他期待已久的時刻。這是他註定要面對的時刻。這是他忍受多年的痛苦折磨、嘲弄磨難後所等待的一刻。這是他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埋首書堆、絕情負義、犧牲一切──甚至不惜殺人所等待的一刻。

他仔細品嚐這片刻，讓這力量流遍他全身，讓這力量包圍他、穿過他。對他來說，在這一刻，這個世界上沒有其他聲音，沒有其他事物存在；天地間只剩下他的時空通道，和充斥他全身的魔力。

但即使在這狂喜中，他的意志還是集中在他的工作上。他的雙眼仔細地打量著這時空通道，研究它的每一個細節──即使這不是必要的；他在夢中和在現實生活中──不論是醒著或是睡著，都已經看過它無數次了。打開它的法術十分簡單，既不復雜，也不困難。守護著時空通道的五顆龍頭都必須要用適當的話語來喚醒。每段話都必須要用正確的順序來念誦。但是，一旦這個程序完成，白袍牧師召喚來帕拉丁的神力開啟這座時空大門後，他們就要踏入未知的空間，大門將會在他們的身後關上。

在那里，他將會面臨他最大的挑戰。

這念頭讓他無比興奮。他急速跳動的心臟將血液送進他的血管中，在他的額頭上跳躍著，在他的脖子上脈動著。他看向克麗珊娜，點點頭──是時候了。

牧師的臉頰也由於興奮而泛紅，眼眸也因為禱文所帶來的力量而閃動著期待的光芒。她照著指示，站在時空通道的正前方，面對著雷斯林。這個動作需要她對雷斯林有百分之百、毫不動搖的信任，因為只要有一個字出錯、一個最輕微的口誤、一個音調上的誤差，或是手勢上的偏移，對她或他來說、都是絕對地致命。

正因如此，當年的人才會用這個方法守住這扇門──因為他們的力量不足以完全保護它。黑袍法師要抵達這里，一定是已經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若還得有一名信仰和靈魂都無比純淨的帕拉丁牧師能夠完全信任這種人，那機率根本小到可以忽略。

但，這種組合的確曾經發生過；它是藉由一個失去信仰的人和另一個人的魅力所導致的──費斯坦但提勒斯和達努比斯就曾經來到這里。看來，這將會發生第二次。因為，前人們費盡心機也沒預料到，一段奇異、難以想像的愛情會將這樣的兩個人組合在一起。

克麗珊娜踏進時空大門，回眸看了雷斯林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眼，對他露出了微笑。當咒語的第一個片段在他腦中成形時，他依舊回應了她的笑意。

克麗珊娜舉起手。目光越過雷斯林，瞪著那七彩、美麗的領域，也是她的神所居住的領域。她聽到了教皇最後的話語，她也知道他犯下了什麼錯誤──那是過於自負、驕傲的錯誤，那是自大地向神祈求原本該以謙遜態度所懇求來的恩賜。

在這一刻，克麗珊娜終於明白為什麼神會在暴怒下摧毀了整個世界。她的心中也知道帕拉丁將會回應她的祈求，而教皇卻沒有這樣的恩寵。這是雷斯林最光耀的一刻，也是她的。

她就如同聖潔的騎士修瑪一樣，通過了許多試煉──火的試煉、黑暗的試煉、死亡的試煉和血的試煉。她已經準備好了。她已經準備好面對一切了。

「帕拉丁，白金龍，禰忠誠的僕人來到禰的面前，請求禰賜福在她身上。她睜開雙眼接受禰的聖光。現在，她已經理解禰以無邊的智慧想要教導給她的教訓。榮光的聖者啊，請傾聽她的祈禱。以禰的聖力加持，打開這個通道，讓她可以持著禰所賜與的火炬向前邁進，和她一起行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引領她將黑暗永遠地驅走吧！」

雷斯林屏住氣息。所有的一切都在等待這一刻的到來！他對她的看法是正確的嗎？她確實擁有那力量、智慧，和堅定的信仰嗎？她真的是帕拉丁的子民嗎──

純潔神聖的光芒開始從克麗珊娜的身上散發出來。她的黑髮隱隱生光，白袍像是炙熱的太陽照射下的白云般耀眼，她的雙眼如同銀月般明亮。此刻，她的美貌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多謝禰回應了我的祈禱，聖光之神。」克麗珊娜喃喃自語地低下頭，淚珠像是星辰般在她蒼白的臉上閃爍著。「我將不會辜負禰的期望！」

雷斯林凝望她，著迷於她超凡入聖的美貌，幾乎忘記自己偉大的目標。他只能著魔般地看著她，一瞬間，彷彿讓他對魔法的鍾愛也為之失色。

然後他全身一震──再也沒有了！再也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了！

「喔，卡拉蒙！」泰斯敬畏地說。

「我們太遲了！」卡拉蒙說。

這兩人通過了交錯繁雜的地道，終於來到了要塞的最底層。一到此地，他們就猛然停下了腳步，目光停留在克麗珊娜身上。她被包裹在銀亮的光芒中，站在時空通道的正中央，雙手平舉，面孔朝著天空。她不屬於人間的美麗，讓卡拉蒙的心感到一陣刺痛。

「太遲了？不會吧！」泰斯絕望地大喊。「不可能的！」

「聽著，泰斯。」卡拉蒙憂傷地說，「看看她的眼睛！她是盲目的！什麼都看不見！就如同我在大法師之塔中一樣地盲目，她被這些強光所矇蔽了──」

「卡拉蒙，我們一定要試著說服她！」泰斯瘋狂地搖著他的手。「我們不能就這樣讓她走。這──這是我的錯！是我告訴她有關噗噗的事情！如果不是我，她不可能會到這里來的！我會說服她！」

坎德人跳向前，揮舞著雙手。但是卡拉蒙猛地抓住他的頭髮，將他拉回來。泰斯痛得大聲抗議，一聽到那個聲音，雷斯林立刻轉過身。

大法師瞪著坎德人和他的哥哥，一時之間似乎認不出他們兩個是誰。然後，他的眼中升起了光芒──那並不是愉悅的光芒。

「噓，泰斯，」卡拉蒙低聲說，「這不是你的錯。趴低點！」卡拉蒙把坎德人丟到厚重、巨大的石柱後。「留在這里。」大漢命令道，「好好護著那個魔法裝置，還有好好照顧你自己。」

泰斯張開嘴要反駁。然後他看見卡拉蒙的臉，以及走廊另一頭的雷斯林。有什麼東西浮上了坎德人的心頭。他感覺自己好像又出現在無底深淵中，十分地害怕、無助。「我了解，卡拉蒙，」他低聲說，「我會留在這里。我──我保證──」

泰斯緊靠著柱子，渾身發抖，腦中浮現尼修可憐兮兮地縮在地板上的景象。

卡拉蒙最後看了泰斯一眼，轉過身，一跛一跛地往弟弟的方向走去。

雷斯林手中握著瑪濟斯法杖，警戒地看著他。「原來你活了下來。」他打量地道。

「這都得歸功於神的安排，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卡拉蒙回答。

「這都要感謝那位神，親愛的哥哥。」雷斯林臉上掛著一抹扭曲的微笑。「都要感謝黑暗之後，祂把坎德人送回這邊。我推測應該是他改變了歷史，讓你茍活了下來。卡拉蒙，當你知道你欠黑暗之後一命，你難道不會覺得不安嗎？」

「你的靈魂是屬於祂的，這會不會讓你感到不安？」

雷斯林的雙眼暴射異光，不再是那平靜的鏡面。然後，他露出嘲諷的冷笑，轉過身去面對時空通道。他舉起右手，伸出手掌，目光專注在橢圓形大門右下方的龍頭。

『黑龍。』他的聲音柔和，如同在安撫著寵物。『來自黑暗，歸於黑暗。我的聲音在空曠中迴響。』

當雷斯林念完這句咒話時，一層黑暗氣息開始在克麗珊娜身邊成形，如同闇寶石一樣的光芒，如同黑月一樣的光芒──

雷斯林感覺到卡拉蒙的手握住了他的手臂。他憤怒地試著掙脫哥哥的手，但卡拉蒙的手如同鐵箍般緊緊鎖住他。

「帶我們回家，雷斯林──」

雷斯林轉身看向他，驚訝得完全忘了之前的怒氣。「你說什麼？」他的聲音嘶啞。

「帶我們回家。」卡拉蒙堅定地說。

雷斯林笑的前仰後合。

「你真是個可憐、惹人憐愛的蠢蛋，卡拉蒙！」他大吼道。他惱怒地試圖掙脫雙胞胎哥哥的掌握，就彷彿是要甩開死神的手般。「你現在一定知道我做了些什麼吧！坎德人應該也告訴了你有關那個侏儒的事情。你知道我出賣了你，我本來應該會把你留在這里等死的，你竟然還跟我糾纏不清！」

「我跟你糾纏不清的原因，是因為你已經快要滅頂了，雷斯林。」卡拉蒙說。

他的目光往下移，看到自己強壯的手握住弟弟細瘦的手腕。他的骨骼如鳥般纖細，皮膚白得幾乎透明。卡拉蒙幻想著自己可以見到血液在那藍紫色的血管底下跳動著。

「我只有手握住你的手臂。這是我們之間僅剩的關連。」卡拉蒙暫停下來，深吸一口氣。接著，他聲音中充滿了哀傷，繼續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扭轉你的所作所為，小雷。我們之間再也不會相同了。我已經睜開了雙眼。現在我知道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了。」

「那你幹嘛還對我苦苦糾纏！」雷斯林嘲蔑地說。

「即使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做過什麼樣的事，我還是活得下去。」卡拉蒙注視弟弟的眼睛，平靜說道。「但是，雷斯林，你真的問心無愧、毫不後悔嗎？許多個夜里你一定為此輾轉難眠吧！」

雷斯林沒有回答。他的面孔如同一張面具般無法穿透，讓人難以捉摸。

卡拉蒙硬是吞了口口水，手握得更緊了。「先想想這個──你以前的確做過好事，甚至可能比我們之中的任何人都要多。喔，我的確幫助過人；當人們會感謝你的時候，幫助人是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是你幫助的是那些絲毫不會感激你的人，你幫助那些不值得幫助的人，你甚至幫助那些你知道毫無希望、會恩將仇報的人。」卡拉蒙的手開始顫抖。「你仍然還可以做件好事──彌補你之前做過的邪惡之事。放棄這一切──回家。」

『回家──回家──』

雷斯林閉上眼，胸口的疼痛幾乎讓他無法忍受。他的左手抽動了一下，舉了起來。纖細的手指如同蜘蛛織網般輕巧地在哥哥的手臂上觸碰一下。他可以聽見克麗珊娜柔和的聲音在現實世界的邊緣向帕拉丁祈禱著，美麗的白光在她的睫毛上閃動。

『回家──』

當雷斯林再度開口時，他的聲音如同他的觸碰般輕柔。

「我所犯下的罪行污染了我的靈魂，哥哥，你根本無法理解。如果你知道一切，你將滿懷厭惡地唾棄我。」他微微地顫抖，嘆氣道，「你說的對。在夜里，有些時候，連我自己也無法忍受。」

雷斯林張開眼，定定地看著哥哥。「但是，卡拉蒙，你必須知道，我是有意要犯下這些過錯的，我是自願的。你也必須知道，我還會有意地、自願地犯下更可怕的過錯──」他的目光投向克麗珊娜，看著她盲目地站在時空大門前，專注地祈禱著，全身上下閃動出力與美的光采。

卡拉蒙看著她，臉色變得更為凝重。

雷斯林注視他，露出笑容。「你猜的沒錯，哥哥。她會跟我一起進入無底深淵。她會走在我前面，替我搏鬥。她會面對邪惡的牧師、黑暗的法師、受到詛咒要在無底深淵永遠徘徊的惡靈，以及承受一切我的女王所能創造出來的所有折磨。這些都會傷害她的身體、消磨她的意志、撕裂她的靈魂。最後，當她再也不能忍受時，她會倒在我的跟前──渾身是血、奄奄一息。」

「她將會用最後一絲力氣對我伸出手，尋求慰藉，她不會要求我救她，她堅強得不需要我的援手。她會光榮、自願地為我犧牲生命。她唯一的希望就僅是死前我能夠待在她身邊。」

雷斯林深吸一口氣，聳聳肩道，「但是我將會看也不看、一句話也不說地跨過她的身體。卡拉蒙，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不再需要她了。我會繼續朝著目標邁進，當她的鮮血緩緩凝滯時，我的力量將會愈來愈強。」

他半轉過身，再度舉起左手，伸出手掌。看著時空大門頂端的龍頭，柔聲地唱出第二句咒語。『白龍。從這個世界到下一個世界，我的聲音中充滿了生命的力道。』

卡拉蒙的目光鎖定在克麗珊娜、鎖定在時空大門上，充滿了恐懼和反胃的感覺。他依舊緊握著弟弟的手，依舊想要做出最後一次懇求。然後他感覺到那細瘦的手臂猛然一扯，一陣白光閃過，銳利的銀色匕首就抵在他的脖子上，緊緊地貼住他的脈搏。

「放我走，哥哥。」雷斯林說。

雖然他沒有真正動用匕首，但是它依舊造成了傷口──那是從靈魂而不是從皮肉流出的鮮血。匕首快速、毫不留情地切斷了雙胞胎之間的最後連結。卡拉蒙的心抽痛了一下，但那痛苦並不太久，兩人之間最後的連繫便斷得乾淨俐落。終於自由的卡拉蒙無言地鬆開弟弟的手。

他轉過身，一跛一跛地走向泰斯躲藏的那個巨大石柱。

「最後給你一個警告，親愛的哥哥。」雷斯林將匕首收回袖中，冷冷地說。

卡拉蒙沒有回答，他依然充耳不聞地朝著石柱走去。

「小心那個魔法裝置，」雷斯林輕蔑地說。「這是黑暗之後修好的，是祂把坎德人送了回來。如果你用了那個裝置，你將會發現自己出現在最可怕的地方！」

「喔，這又不是祂修好的！」泰斯從石柱後面跳出來大喊，「是尼修修好的。是尼修！是我的朋友尼修！就是你殺掉的那個侏儒！我──」

「那麼就用吧！」雷斯林不帶感情地說。「帶著他離開這里吧，卡拉蒙，不要忘記我警告過你。」

卡拉蒙捉住憤怒的坎德人。「放輕鬆，泰斯。夠了，現在都不重要了。」

卡拉蒙轉過身，面對他的雙胞胎弟弟。雖然戰士的臉上充滿了痛苦和疲倦，但卻有著終於明了自己的那種平和與冷靜。他安撫地撫摸泰斯的馬尾巴，說道，「來吧，泰斯。讓我們回家吧！再會了，弟弟。」

雷斯林沒有聽見。他轉過身面對時空大門，再度專注於魔法上。但是，當他吟唱著第三句咒語時，他可以從眼角看見哥哥從坎德人的懷中掏出魔法裝置，開始操縱它，準備讓它成為可以進行時空旅行的裝置。

就讓他走吧！天哪！雷斯林心想。我終於擺脫那個臃腫的大笨蛋了！

雷斯林回頭望向時空大門，露出了笑容。一道冷光，如同照在積雪上的陽光般刺眼，包圍著克麗珊娜。大法師對於白龍的祈求獲得了回應。

抬起頭，雷斯林的視線落在大門左下方第三個龍頭，吟唱道，『紅龍。我來自黑暗，對著黑暗咆哮，我腳下的一切都穩固起來。』

紅色的光線穿透克麗珊娜周圍的白光，穿透了黑色的氣團。如同鮮血般豔紅的火焰跨越了雷斯林和通道間的空間，造成一條通往異次元的橋樑。

雷斯林提高音量。他轉向右邊，呼喚第四隻龍。『藍龍。流動的時光，停下你的腳步。』

藍色的光幕蓋過克麗珊娜全身，開始慢慢地旋轉。她如同漂浮在水中一般，仰起頭，雙臂平伸，白袍在攪動的光芒中游移，秀髮在時光之流中飄動。

雷斯林感覺到時空通道微微一震，魔法力量開始啟動，回應了他的命令。他的靈魂和克麗珊娜一樣充滿了狂喜。她的眼中閃著淚光，雙脣微開，釋放出一聲甜美的嘆息。她伸出手，時空大門在她一碰之下，緩緩地打開了！

雷斯林的呼吸哽在喉嚨中。那陣急流過他身體的力量和狂喜的衝擊讓他幾乎停止了呼吸。他現在可以看穿那時空通道，他可以看清其後的空間，那凡人無法進入的領域。

從某處傳來微弱的聲音，那是他哥哥啟動魔法裝置的聲音──『汝之時光屬於汝，爾等穿越時空旅行──緊抓住開始和結束──命運就在汝之首──』

『家。回家──』

雷斯林開始了第五句咒語的吟唱。『綠龍。由於命運的擺弄，天神亦會被貶抑下凡，爾等與吾同聲哭泣。』

雷斯林的聲音沙啞了，遲疑了。有什麼事情不對了！通過他身體的魔法力量減緩了，變得如同蝸牛般緩慢。他結巴地吐出最後幾個字，但他每次的呼吸都是一場掙扎。他的心臟在眨眼間停止了跳動，隨即又以震動他柔弱身體的驚人力道跳躍了起來。

雷斯林又迷惑、又震驚；他不知所措地盯著時空通道。最後一句咒語生效了嗎？沒有！克麗珊娜全身的光芒開始閃爍不定，整個力場偏移了！

雷斯林絕望地再度念誦最後一句咒語。但他沙啞的聲音如同鞭子般打在自己身上，刺痛不已。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以感覺到魔法從他的掌心中流失，他失去了對它的控制──

『回家──』

黑暗之後的笑聲嘲弄著他；他哥哥哀傷的聲音，哀求著他──然後是另一個尖細、坎德人的聲音；當時因他正專注於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並沒有仔細聽。而如今這句話無比清晰地浮現在他的腦海中。

『是尼修修好了它──是我的侏儒朋友──』

如同當時矮人的刀刃刺穿他的肉體一般，阿斯特紐斯的記載也字字句句地刺穿了他的靈魂──

『同時，一名原先被矮人們監禁在索巴丁的侏儒，啟動了時光旅行的機器──侏儒的裝置和費斯坦但提勒斯所使用的復雜、困難的魔法起了某種程度的交互作用──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爆炸發生了，達茍斯平原被徹底地摧毀──』

雷斯林憤怒地握緊拳頭。殺了那個侏儒也無濟於事！那該死的傢伙在死前就已經修改過那個裝置了。歷史將會重演！沙漠中的足跡──

雷斯林看向時空通道，目睹著自己的劊子手走了出來。他看見自己的手掀起了自己的黑色兜帽，斧光一閃，是他自己的手要砍斷他的腦袋！

魔法力場開始劇烈地搖動，繞著時空大門的龍頭發出勝利的尖嘯聲，痛苦和恐懼的表情浮現在克麗珊娜扭曲的臉上。雷斯林注視她的雙眸，發現了和他母親一樣，有種彷彿看見其他空間的異彩。

『回家──』

時空大門里的光芒開始瘋狂地轉動。失控的能量愈轉愈快，就像那個染上瘟疫的小鎮中的魔光火焰一樣，繞著牧師纖細的身體愈收愈緊。克麗珊娜痛得大喊，她的血肉開始在那美麗、致命的火焰中漸漸萎縮起來。

雷斯林瞪著那快速旋轉的色彩漩渦，被那刺眼的光芒所眩，難以抑制地流出眼淚。然後他發現，時空大門正慢慢地關閉了。

雷斯林把瑪濟斯法杖丟在地上，帶著強烈的怒氣狂嚎起來。

從時空大門中，傳來了回應他的嘲笑。

『回家──』

一個冷靜的思緒淹過雷斯林的全身──一個絕望的冷靜。他失敗了。但祂絕對不會目睹到他低頭的。即使他要死，也要死在魔法力量的包圍中──

他抬起頭，站直身子。他召來所有的力量──自遠古傳承下來的力量、他自己的力量、之前從不知道的力量、從他體內陰暗角落湧出的力量。雷斯林再度舉起手，怒聲吟唱起來。不過，這次不再是發洩怒氣、無意義地狂吼。這次，他的語調清晰；這次他喊出的是命令的咒語；這次他喊出的是無比清晰的咒語，是至今世界從未有過的強大咒語。

這次，他的咒語產生了作用。

力場支撐住了。他撐住了！他可以感覺到自己和那個力場建立了連結。在他的命令下，時空大門沒有繼續關閉下去。

雷斯林斷斷續續地深吸一口氣。然後，從他的眼角可以看見有一陣閃光，那時光旅行的魔法裝置已經被啟動了！

力場瘋狂地躍動起來，隨著魔法裝置的力量增長蔓延，激烈的震蕩開始讓要塞的每一塊石頭發出悲鳴。在爆震波中，悲鳴聲環繞著他的身體打轉。巨龍開始憤怒地尖嘯，巖石古老的聲音和巨龍不受歲月影響的聲音彼此抗衡，漸漸地融合在一起，最後變成震耳欲聾、粉碎意志的魔音。

那聲音足以撕裂凡人的耳膜，兩個強力法術的力量足以震碎大地。雷斯林腳下的地面開始上下晃動。悲鳴的巖石爆裂開來，金屬的龍頭炸成碎片──

時空大門開始緩緩地崩潰──

雷斯林跪倒在地上。魔法力場開始像地面一樣地龜裂開來；而由於雷斯林依舊用全身力量去支撐著它，同樣的力量也開始將他撕裂──

劇痛傳遍他的每一根筋骨、每一條肌肉，他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抽搐著，蜷縮成一團。

他面對的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放手，他就會失敗，跌入自己一手所創造的末日中；他會被虛無包圍，連永劫的黑暗也無法比得上這種痛苦。但是，如果他不放手，他將會被毫不留情地分屍、砍成碎片，被自己所召喚出來，卻不再有能力可以控制的魔法給剁成肉醬。

他感到全身的骨骼和血肉開始一寸寸地分離，千刀萬剮的痛苦不斷折磨著他。

「卡拉蒙！」雷斯林哀嚎著，但卡拉蒙和泰斯已經消失了。那被侏儒所修好的魔法裝置確實有用。他們離開了，沒有剩下任何幫手。

雷斯林僅剩下幾秒鐘的生命，只有一眨眼的時間可以行動。但是那傳遍全身的劇痛讓他無法思考。

他的每一個關節都被拉扯開來，眼珠幾欲脫眶飛離，心臟快要破體而出，腦漿在腦中瘋狂地震蕩著。

他可以聽見自己的叫喊聲，明白那是死前最後的哀嚎。但他仍然不願意放棄，就如同他這一輩子所做的無望掙扎一樣──

我──要──取得控制──

這些話語慢慢地從他口中流瀉而出，沾染著他的鮮血──

我會取得控制──

他伸出手，緊握住瑪濟斯法杖。

我會的！

然後他就被拋入眩目、多彩的光流之中──

『回家──回家──』

# 《龍槍傳奇三．試煉之卷》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１─０諸神之錘

隨著似乎鋒利得可以切開秋日天空的淒厲號角聲，索巴丁王國的矮人衝上了達茍斯平原，和他們昔日的同胞，同時也是現在的敵人展開奮戰。丘陵矮人和高山矮人數百年來的仇恨和誤解，都在那天化成鮮血在平原上四散飛濺。勝利變得毫無意義，沒有人的目標是追求勝利──報復自祖先以來的所有血仇是兩邊共同的目標。殺、殺、殺，無止盡的殺戮──這就是矮人門戰役。

矮人英雄卡拉斯信守他的諾言，為了國王而戰。他的鬍子因為被迫殘殺同胞的羞恥而颳去，露出光溜溜的下巴。卡拉斯處在部隊的前鋒，滿臉淚痕地奮戰著。但，當他深陷在戰場上時，他突然意識到勝利這兩個字已經被扭曲成毫無意義的屠殺。他看見雙方的旗幟倒下，屍體慘遭踐踏，所有的人都陷入復仇的瘋狂紅潮中。當他明了到不管哪一方獲勝，都不會有勝利者時，他拋下了那柄由矮人之神李奧克斯所鑄造的神錘，離開了戰場。

有許多的聲音尖聲叫著「懦夫」，但卡拉斯毫不在意。他知道自己的勇氣，了解自己勝過所有的人。卡拉斯擦去臉上苦澀的淚水，洗去手上同胞的鮮血，他開始在戰場上的屍體中搜尋著，直到他找到了鄧肯兩位兒子的屍體方纔罷休。他將這兩具支離破碎的屍體丟上馬背，帶著沉重的負擔轉身前往索巴丁。

卡拉斯騎得十分地快，但還沒快到足以逃離那些呼喊著要復仇的聲音、金鐵交鳴的聲音、戰敗者瀕死的慘叫聲。他並沒有回頭。因為，他知道自己終其一生都無法將這些聲音趕出腦海。

當矮人英雄騎到卡若理山脈的山腳時，突然聽到一陣奇異的低沉悶響，卡拉斯的坐騎緊張得嘶叫著。矮人拉著韁繩停了下來，安撫著坐騎，同時也不安地打量著四周。這是怎麼回事？這不是戰場上的聲音，這也不屬於自然界的聲音。

卡拉斯轉過身。那聲音是從他背後傳來的，是他方纔離開的地方，是他的同胞們依舊以大義之名彼此殘殺的修羅場。那聲音慢慢地擴大，變成呆板的隆隆聲。卡拉斯幾乎可以看見那聲音漸漸逼近。矮人英雄打了個冷顫，不由自主地低下頭，準備迎接那沿著平原以奔雷之勢衝來的巨大衝擊。

這是李奧克斯！他恐懼、悔恨地想著。這是神的怒嚎，我們的末日到了。

那聲音伴隨著震波掃過了卡拉斯，熱風和燒焦的惡臭幾乎把卡拉斯從馬鞍上捲了下來。沙塵和灰燼將他吞沒，一時間讓整個世界陷入了昏暗中。在他四周的樹木搖晃著，坐騎驚恐地尖叫，幾乎要脫鞍狂奔。卡拉斯此時只能無助地壓制著驚恐的馬兒。

卡拉斯在漫天的沙塵中不停嗆咳著。他一邊摀住自己的口鼻，一邊試圖遮住馬兒的眼睛。事後，他根本不記得自己到底忍受了多久的灼熱、沙塵和灰燼。但這些異象就如同來時一樣突然，瞬間消失了。

沙塵終於止息，樹木也恢復了原來的姿態。馬兒冷靜下來，云朵在秋日的微風中靜靜地飄移著，留下了比震耳欲聾的噪音更恐怖的寂靜。

卡拉斯心中有著不祥的預感，強迫疲倦的馬匹全速往山中衝刺，著急地想要找到一個可以看清楚底下狀況的高處。最後，他終於找到一顆孤立的大石頭。他將馱重的馬兒和慘不忍睹的負擔綁在樹上，騎著自己的馬兒走到了大石頭上，俯瞰著底下的達茍斯平原。他停下腳步，驚恐莫名地看著底下的景象。

底下沒有任何生物的蹤跡。事實上，平原上根本什麼都沒有；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只留下焦黑、破碎的巖石和沙堆。

雙方的軍隊都被徹底地從地面上抹消了。這場爆炸的威力大到連一具屍首都沒留下來，甚至連整個平原的地形都改變了。卡拉斯的目光轉向應該是矗立著薩曼要塞的地方，原先是高聳、優雅的尖塔俯視達茍斯平原的地帶，同樣地也被摧毀了，但並不完全。整個建築物崩塌下來，變成一個外型看起來如同人類頭骨的廢墟，對著滿目瘡痍的達茍斯平原露齒而笑。

「李奧克斯，父親，鑄造者，請原諒我們。」卡拉斯眼眶中含著淚水說。然後，矮人英雄哀傷地低下頭，離開此地，往索巴丁而去。

由於卡拉斯的報告，矮人們將會相信，達茍斯上兩軍的末日是由李奧克斯所造成的。天神在盛怒之下，將祂的神錘丟向大地，粉碎了祂的子民。

但是，《阿斯特紐斯編年史》忠實地記述了達茍斯平原上當天所發生的事件──

『如今，正處於力量巔峯的大法師雷斯林──也被稱為費斯坦但提勒斯，和帕拉丁的白袍牧師克麗珊娜準備要進入通往無底深淵的時空大門，挑戰居於其中的黑暗之後。

這名大法師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已經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他所穿的黑袍上沾滿了血跡──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的。可是，這個男人了解人心，他知道要怎樣操縱那些輕視、疏遠他的人，轉而敬畏、崇敬他；塔林納斯家族的克麗珊娜就是其中之一。她是教會的神眷之女，在她如大理石般純淨的心靈之中，有著一個致命的瑕疵；雷斯林抓住了這個瑕疵，將它繼續擴大，讓它終有一天會撕碎她的靈魂，直達她的內心──

克麗珊娜和他一起進入了恐怖的時空大門。她在這里呼喚了她的神──帕拉丁也做出了回應；因為，她真的是諸神的選民。雷斯林召來他的魔法，他也確實成功了；因為沒有任何活著的法師比這名年輕人要強。

時空大門打開了。

雷斯林準備要踏進通道中。但是，由法師的哥哥卡拉蒙以及坎德人泰索何夫．柏伏特所操縱的魔法時空旅行裝置，和法師強力的魔法產生了異常的互動。魔法力場受到了幹擾──

──造成了無法預料、災難性的後果。』

## １─１

「喔喔！」泰索何夫．柏伏特嘆道。

卡拉蒙嚴厲地瞪了坎德人一眼。

「這又不是我的錯！我說真的，卡拉蒙！」泰斯抗議道。

即使在他們兩人談話時，坎德人的眼睛還是四下亂瞟，不時看看周圍的環境，然後又回頭看著卡拉蒙，最後又四下打量著周遭的環境。泰斯的下脣開始微微地顫抖，他悄悄伸手去掏手帕，預防到時眼淚不聽話地滾出來。不過，他的手帕不在，連包包也不在。泰斯嘆氣了，因為此刻的興奮讓他一時之間忘記這些東西都已經留在索巴丁的地牢里。

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因為這一刻實在太值得興奮了。前一分鐘他還和卡拉蒙一起站在薩曼要塞里面啟動那個魔法裝置；後一分鐘，雷斯林就開始施展他的魔法，然後，一陣天翻地覆──巖壁悲鳴、牆壁崩裂，還有恐怖得有如五馬分屍一樣的感覺──最後，咻的一聲，他們就來到這里了。

沒人知道這里是哪里。而且，不管這里是哪里，看起來都十分的詭異。

他和卡拉蒙出現在一條山徑上，靠近一顆巨巖。最怪異的是，及踝的灰白泥漿覆蓋了他們所能看到的所有地表。偶爾還可以看到斷裂的巖石突出泥濘的灰泥之外，四周沒有任何的生命跡象，在這一片荒涼中恐怕也沒有任何生命可以茍活。沒有任何直立的樹木，泰斯只看得到燒焦的殘枝樹幹掩埋在泥濘中，四面八方一直到地平線的盡頭，都彷彿是經過天崩地裂的奇禍，皆是飽經蹂躪的景象。

天空比起地面來，狀況也不相上下。他們頭頂上的天空是一片灰暗、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不過，在西方的天空卻染上了奇特的藍紫色，其中交雜著詭異、滾著閃電的怪云。而除了遠方低沉的隆隆雷聲外，沒有任何聲響、任何動靜。

卡拉蒙深吸一口氣，抹抹臉。即使他們只在這里站了一會兒，就已經可以清晰感覺到此地的酷熱。卡拉蒙已經滿身大汗，全身還覆蓋著薄薄的一層細灰。

「這里到底是哪里？」他用極平穩的聲調問道。

「我──我也不太確定，卡拉蒙。」泰斯說。暫停片刻之後，他說，「你說呢？」

「我完全照著你說的做了。」卡拉蒙的聲音不可思議地冷靜。「你說尼修提到我們只要想著任何一個地方就可以到達那里。我知道我自己是在想索拉斯──」

「我也是！」泰斯大喊著。接著，坎德人注意到卡拉蒙在瞪著他，開始結巴起來。「至少我──我大多數時候是在想索拉斯的──」

「大多數時候？」卡拉蒙用平靜得可怕的聲音說。

「呃──」泰斯吞了口口水。「我──我有一瞬間，短短的一瞬間想到了，不知道──應該說是很獨特──如果可以去──呃──拜訪──嗯──這個──」

「嗯什麼？」卡拉蒙追問道。

「去──嗯月月月──」

「去哪里？」

「月嗯嗯嗯──」泰斯咕噥著。

卡拉蒙猛吸一口氣。

「去月亮啦！」泰斯趕忙說道。

「月亮？」卡拉蒙難以置信地說。「哪個月亮？」他張望著四周，片刻之後才問道。

「喔，」泰斯聳聳肩。「三個之中的任何一個。我想每個應該都一樣。我想像中應該都差不多。當然，索林那瑞會全都是閃閃發光的銀色石頭，努林塔瑞是紅石頭，我猜另外一個應該都是黑色的石頭，雖然我沒看過，不太能確定──」

卡拉蒙終於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吼，泰斯認為這個時候最好閉上嘴。他在卡拉蒙板著臉孔四下打量的三分鐘內閉上了嘴。但是，要讓坎德人忍耐超過這個時間，恐怕必須要動用到超乎常人的毅力（當然，可能也需要用到刀子）纔行。

「卡拉蒙，」泰斯忍不住說，「你──你認為我們真的做到了嗎？我是說，來到月──月亮上？我覺得這里看起來實在不太像我去過的任何地方。不過這里的石頭既不是銀色，也不是紅色，更不是黑色。它們就像一般巖石的顏色，可是──」

「我可不懷疑，」卡拉蒙陰鬱地說，「畢竟，你曾經把我們帶到一個座落在沙漠里的海港（註１），對吧？」

「那也不是我的問題（註２）！」泰斯自尊心受創地說，「連坦尼斯都說──」

「不過，」卡拉蒙滿臉疑惑道，「這個地方看起來真的很怪，卻又有點熟悉。」

「你說的沒錯。」泰斯看著四周荒涼、覆滿灰燼的地方說，「聽你一講，我也覺得這里讓我想起某個地方。只不過，」坎德人打了個寒顫。「除了無底深淵外，我沒去過這麼淒慘的地方。」他壓低聲音說。

當兩人談話時，翻滾的云朵愈飄愈近，又在這奇怪的地形上投下更多奇詭的陰影。一陣熱風突然間颳了起來，天空開始下起滂沱大雨，混和著空氣中飄浮的灰塵一路降下。泰斯正準備要批評這有點像是黏稠的布丁雨時，突然間，毫無預警地，整個世界炸了開來。

至少這是泰斯的第一印象。耀目、刺眼的光芒伴隨著嘶嘶聲和劈啪、轟隆聲震動了大地。當泰斯回過神來之後，發現自己呆坐在地上，愣愣地看著百呎之外地上一個被雷擊所打出來的大洞。

「天哪！」卡拉蒙吃了一驚。他伸出手，把泰斯拉了起來。「你還好吧？」

「我──我想沒事。」泰斯有些驚魂未定地說。就在他面前，一道閃電從云朵間劈向地面，炸得碎石和泥濘四散飛舞。「天哪！這真有趣。不過──希望這不要立刻又發生纔好。」他畏懼地看著天空，倉皇地說。此時，天空愈來愈暗，看起來可能想讓他馬上再經歷一次。

「不管我們在哪里，最好趕快離開這個高地。」卡拉蒙低聲咕噥道，「至少這里有條路，可以通往某個地方。」

泰斯低頭看著這滿布泥濘的小路通往同樣滿布泥濘的山谷，突然間覺得這整個世界好像都是這樣子噁心、灰矇矇的。不過，在看了卡拉蒙嚴肅的表情後，泰斯還是決定不要告訴他這個想法。

隨著他們沿著小徑不斷地往下走，灼熱的焚風愈來愈強勁，還夾帶著許多焦黑的木片和灰燼，刺得肌膚隱隱生痛。閃電擊打著枯乾的樹木殘枝，讓它們爆成青藍色的火球。地面在閃電的肆虐下不停地震動。地平線上的烏云依舊在慢慢地聚集。卡拉蒙加快了腳步。

當他們費盡力氣好不容易纔來到那座山谷中（在泰斯的想像中，這里應該曾經是座蒼鬱的山谷）。泰斯猜想，這里曾經在夏天有過綠樹如蔭，秋天也曾經有過滿山的火紅燦爛。

他可以看見四處冒出淡淡的煙，隨即又被暴風吹散。這很明顯是由於閃電猛烈的擊打所導致，他心想。但是，因為某種奇怪的原因，這里讓他有種熟悉的感覺。如同卡拉蒙一樣，他也開始認為自己來過這個地方。

泰斯努力地在及膝的泥濘中走著，試著忽略那些沾在鞋子和藍色綁腿上的噁心東西，同時決定啟動坎德人「迷路時專用做法」──他閉上眼，努力摒除其他影像，命令自己的腦袋提供一個眼前地形的影像給他。坎德人的邏輯是，泰索何夫的家族中一定有人來過這個地方，而相關的記憶會以某種方法傳承到他的子孫身上。雖然這從未經過科學證實（侏儒們已經將這個現象提報給他們的委員會，開始了一連串的相關研究），不過，克萊恩上的確從未有坎德人迷路的事件發生過。

不管怎麼樣，泰斯現在站在及踝深的泥巴中，閉上眼想要變出一個周圍環境的影像來。確實有個影像出現了，讓他感到十分驚訝的是，這個景象出乎意料地清晰，以前他老祖先的心靈地圖從來沒這麼完美過。這里曾經有棵參天的巨木，地平線的彼端有高山，附近還有一座湖──

泰斯張開眼，猛吸一口氣。這里真的有座湖！他之前沒注意到，多半是由於湖面和四周的地面一樣都是那沉悶、無聊的灰色。湖中還有水嗎？還是它現在已經裝滿了泥巴？

不知道觸陷阱舅舅是不是真的去過月球，如果是的話，泰斯心想，這應該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認識這個地方了──可是，如果這樣的話，他應該有機會告訴其他人的──也許如果地精沒有先喫掉他的話，他應該會有機會的──說到食物，這提醒了泰斯──

「卡拉蒙！」泰斯用壓過隆隆雷聲的聲音大喊，「你有沒有帶水來啊？我沒帶耶！我也沒帶任何食物來。我想我們應該不需要任何這些東西，因為反正我們就要回家了。可是──」

泰斯突然看見了什麼東西，一瞬間，食物和水，還有觸陷阱舅舅的影像全都離開了他的腦海。

「喔，卡拉蒙！」泰斯抓著壯碩的戰士，指著前方。「你看，你認為那是太陽嗎？」

「還可能是什麼？」卡拉蒙的目光轉移到從烏云中露出來的一個黃綠色、模糊的圓盤上。「還有，我一滴水都沒帶，麻煩不要再提了，可以嗎？」

「好嘛，你也不需要這麼粗魯──」泰斯正想再說下去，但他看見了卡拉蒙的表情，便迅速地閉上嘴。

他們停了下來，兩個人站在滑溜的山坡上，就在小徑的正中央。熱風吹著他們，讓泰斯的馬尾巴像旗幟般飄動，卡拉蒙的斗篷則被風吹得鼓動起來。大漢瞪視著泰斯也同樣注意到的那座湖，臉色蒼白暗淡，神情困惑。片刻之後，他又面色凝重地開始往前走。泰斯嘆口氣，跟在後面，暗自下了一個決定。

「卡拉蒙，」他說，「我們趕快離開吧！我們先離開這里吧！即使這里真的是觸陷阱舅舅被地精喫掉之前去過的月亮，這也沒什麼樂趣──我是指去月球──不過我想被地精喫掉可能也不太好玩。說實話，這個月亮和無底深淵一樣無聊。而且，在那邊我又不會口渴──喔，我現在也還不口渴啦！」他突然記起自己不該提到這件事，匆忙地加上一句。「不過我的舌頭好像乾掉了，讓我說起話來有點困難，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們還有那個魔法裝置啊！」他將鑲滿了珠寶的權杖拿出來在卡拉蒙面前晃了晃，深怕他忘記這個裝置的形狀。「我保證──我認真發誓──這次我絕對會全心全意地想著索拉斯，卡拉蒙。我──卡拉蒙？」

「噓，泰斯。」卡拉蒙說道。

他們已經抵達了山谷的底端，該處的泥濘差不多到卡拉蒙的腳踝，卻讓泰斯幾乎連小腿都泡在泥濘中。卡拉蒙又開始一瘸一瘸地走著，這是他之前在魔法要塞薩曼中跌倒的舊傷。更讓人擔心的是，他的臉上現在還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他的臉上還有另外一種神情──那種神情讓泰斯覺得肚子里有什麼東西在開始翻滾──這是真正恐懼的象徵。泰斯驚訝地四下打量著，想要看清楚卡拉蒙到底發現了什麼東西。可是，這座山谷從下面和從上面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全是灰糊糊、黏黏的恐怖景象。一切都沒改變。只有天色逐漸變暗而已。讓泰斯鬆了一口氣的是，逼近的暴風云團，將那詭異、殘缺、讓整個大地看來更可怕的太陽給蓋住。隨著烏云的飄近，雨愈下愈大。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看起來特別恐怖的地方。

坎德人使盡全身力氣想要保持沉默，但在他來得及控制之前，那些話就自己從他的嘴里跳了出來。

「卡拉蒙，怎麼搞的？我沒看見什麼東西啊！是你的膝蓋有問題嗎？我──」

「安靜，泰斯！」卡拉蒙用壓抑、緊繃的聲音命令道。他雙眼圓睜瞪著四周，手緊張得不斷握拳和放鬆。

泰斯嘆口氣，用手摀住嘴，避免不該講的話再從嘴里跑出來，他決定寧死也不開口講話。當泰斯安靜下來後，他突然感覺到四周變得非常安靜。當隆隆的雷聲停止後，天地之間一片靜默。他聽不見平常下雨時的聲音（雨滴打在樹葉上，落在地面上的聲音）、風吹過樹梢的聲音、鳥兒抖動羽毛，抱怨被弄溼的啾啾聲──

泰斯覺得肚子里有一種奇怪翻絞的感覺。他更仔細地觀察四周的那些樹木。即使它們已經燒得焦黑，仍然還看得出它們曾經是參天巨木，很可能是泰斯這輩子看過最高大的樹木，只有──

泰斯吞了口口水。樹葉、秋天的顏色、炊煙從山谷裊繞而上的景色，如同水晶般澄藍平靜的湖水──

他拚命地眨眼，小手用力揉著眼睛，試圖抹去那些由雨水和灰泥所和成的黏糊糊的東西。他看著四周，回頭看向那小徑，那顆巨石──他看著在焦黑的樹幹間依舊十分明顯的湖水。他看著擁有陡峭、尖銳山峯的山脈。

來過這里的不是觸陷阱舅舅──

「喔，卡拉蒙！」他恐懼地低語道。

【註】

１　卡拉蒙指的是灰燼平原上的塔西斯。

２　泰斯在這里說的有道理。泰斯是個地圖收集者，但許多地圖古舊到對當年的他來說根本沒有參考價值。塔西斯在大災變前的確是個海港，但是當安塞隆大陸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後，這座城市則變成在沙漠正中央的一座孤城。

## １─２

「怎麼了？」卡拉蒙轉過身，用難以捉摸的眼神看著坎德人，這讓坎德人體內那種奇怪感覺開始擴散到體外，他的手上漸漸浮現了一顆顆的雞皮疙瘩。

「沒──沒事，」泰斯結巴地說。「只是我的想像而已。卡拉蒙，」他緊張地加上一句，「我們快點走吧！現在就走！我們可以去到任何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回到過去，當我們都還在一起，大家都很快樂的時候！我們可以回到當佛林特和史東還活著的時候，回到雷斯林依然穿著紅袍，提卡還──」

「閉嘴，泰斯。」卡拉蒙警告道，他的話配合一道刺眼的閃電，讓坎德人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風開始愈變愈大，伴隨著奇怪的聲音在怪異的殘枝斷幹之間迴蕩，就像是有人咬緊牙關吸氣的怪聲。溫暖、黏稠的雨水也停了下來，頭頂上的烏云翻滾著，蒼白的太陽在灰色的天空中放射著衰弱的光芒。在地平線上，烏云開始聚集，變得愈來愈黑。七彩閃電在云朵中穿梭，給它們帶來一種遙遠、致命的美感。

卡拉蒙開始沿著泥濘的小徑走著，緊咬牙關忍受腳上所傳來的疼痛。泰斯低頭看著非常熟悉，現在卻已經大不相同的小徑。他看到另一邊有個轉彎處；他對轉彎處後面有什麼東西可說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雙腳像是生根似地站著，瞪著卡拉蒙寬厚的背。

在幾分鐘不尋常的沉默之後，卡拉蒙意識到有些事情不對了，開始朝四下打量。他停下腳步，臉上掛著疲憊和痛苦的表情。

「跟過來，泰斯！」他暴躁地說。

泰斯用手扭動著自己的馬尾，搖了搖頭。

卡拉蒙瞪著他。

泰斯最後爆發了。「這些是白楊樹，卡拉蒙！」

大漢嚴厲的表情軟化下來。「我知道，泰斯。」他疲倦地說，「這里就是索拉斯。」

「不對，這里不是！」泰斯大喊著，「這里──這里只不過剛好是一個長著白楊樹的地方而已！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白楊樹──」

「泰斯，我想你接下來還會說有很多地方都有水晶湖，也還有很多地方有卡若理山脈；還有那個你和我都常看佛林特坐著刻木頭的大巖石，還有這條通往──」

「你根本不知道！」泰斯憤怒地大喊。「這都有可能！」他突然衝向前，精確一點地說，他試著要跑向前，在泥巴里拖著腳往前，盡可能不要沾染太多泥巴。他撞進卡拉蒙的懷中，拉著大漢的手。「我們走！我們趕快離開這里！」他再一次拿出時空旅行裝置。「我──我們可以回到塔西斯！就是有龍把房子弄倒在我身上那時候！那時候好好玩喔，很有趣，還記得吧？」他尖細的聲音在燒焦的樹木之間環繞著。

卡拉蒙伸出手，板著臉孔從坎德人手中接過時空旅行裝置。不顧泰斯狂亂的抗議聲，他接過裝置，開始轉動珠寶，慢慢將耀目的權杖轉變為平凡無奇的項鍊。泰斯一臉淒慘地看著他。

「為什麼我們不走，卡拉蒙？這個地方好可怕。我們沒帶食物和飲水，而且，就我所見，這里恐怕也找不到任何食物。另外，如果我們被這些恐怖的閃電打中，可能會被炸到天上去。還有，風暴愈來愈近，而且而且，你也知道這里不是索拉斯──」

「我不知道，泰斯，」卡拉蒙靜靜地說，「可是我準備要找出答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你不好奇嗎？從什麼時候開始，坎德人會拒絕冒險的機會？」他開始一瘸一瘸地沿著小徑往下走。

「我和任何一個坎德人一樣好奇。」泰斯喃喃嘀咕著，低著頭跟在卡拉蒙後面。「可是對沒去過的地方好奇是一回事，對家好奇又是完全另一回事了。正常人根本不該對自己的家感到好奇啊！家是不應該改變的。家應該一直在那邊乖乖等你回來。家應該是可以讓你說，『哇，這里看起來跟我離開時一模一樣！』而不是，『哇！這看起來像是有六百萬隻龍飛過這里，把這里給炸爛了一樣！』家不是冒險的地方，卡拉蒙！」

「泰斯偷瞄著卡拉蒙的臉，想要看看自己提出的論點有沒有說服力。但即使它產生了效果，從卡拉蒙的臉上也看不出來；那張充滿痛苦的臉上還有著讓泰斯大喫一驚的堅毅表情，這大出泰斯意料之外。

泰斯突然意識到，卡拉蒙變了。這不只是因為他放棄了酗酒的習慣，而是他的內心產生了一些改變；他變得更為嚴肅，而且──好吧，看起來更負責任，泰斯猜想，不過，還有其他的改變。泰斯思索著──自豪，他思考了片刻之後纔得到答案。那是對自己感到驕傲，驕傲並果決的態度。

泰斯的心開始往下沉，這可不是會輕易放棄的卡拉蒙，也不是需要坎德人來讓他不在酒吧里惹事的卡拉蒙。泰斯悲慘地嘆口氣，在此時他竟覺得有些懷念以前那個卡拉蒙。

兩人來到了道路轉彎處。他們都認得出這個地方，即使無人開口說出隻字片語；卡拉蒙是因為無話可說，泰斯則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知道這是哪里。但，兩個人的腳步都同樣沉重。

以前，來到這個轉彎的人們會看到最後歸宿旅店中閃耀的燈光，他們會聞到歐提克香噴噴的辣馬鈴薯；每當那扇門打開，接納來自各地的人們時，他們也會聽到從里面流瀉而出的笑語和人聲。卡拉蒙和泰斯心有靈犀地都在轉彎前停了下來。

他們依舊沉默不語，但兩人都用絕望的眼神看著四周焦黑的樹枝殘幹、滿布泥灰的地面、破碎的巖石。在他們的耳中，無聲的雷擊比外界的行雷閃電還要震撼。因為兩人都深知道他們現在應該能聽見索拉斯傳來的聲音，即使他們現在還看不見索拉斯；他們應該可以聽見城鎮運作所傳來的聲音──鐵匠打鐵的聲音、市場熙熙攘攘的聲音，沿街叫賣的小販、小孩和商人們，以及旅店傳來的聲音。

但是現在傳來的只有一片死寂，以及，遠處的低沉雷聲。

最後，卡拉蒙嘆了口氣。「走吧！」他跛著腳往前走。

泰斯腳步沉重地移動著，鞋子上的泥巴多得讓他覺得好像穿著矮人的鐵頭靴行走一樣。不過，他的腳遠比不上他的心來得沉重。他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這里不是索拉斯，這里不是索拉斯，這里不是索拉斯──」直到聽起來像是雷斯林的咒語為止。

泰斯走過那個轉角，畏懼地抬起頭來──

──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卡拉蒙，你看吧！我告訴過你了，對吧？」他努力試圖壓過呼嘯的風聲。「你看，這里什麼都沒有，啥也沒有！沒有旅店、沒有小鎮，什麼都沒有。」他把小手塞進卡拉蒙的大手中，試著把他往回拉。「我們走吧！我有個點子，我們可以回到費資本在天空中做了個金色拱橋的那個時候去──」

但是卡拉蒙搖開了坎德人的手，依舊堅毅地往前走。他突然停了下來，瞪著地面。「泰斯，那這又是什麼？」他用充滿了恐懼的聲音質問道。

坎德人緊張地嚼著馬尾巴，站到卡拉蒙身邊。「什麼是什麼？」他倔強地問。

卡拉蒙指了指。

泰斯吸吸鼻子。「這不過是個大空地。好吧，也許這里的確有過什麼東西，也許是個很大的房子，不過它現在不在了。那有什麼好擔心的？我──喔，卡拉蒙！」

大漢受傷的膝蓋支撐不住了。他腳步一個踉蹌，如果不是泰斯趕忙扶住他，他可能已經倒了下來。卡拉蒙靠著泰斯的幫助，走到一個十分巨大的白楊樹的殘幹旁坐了下來，他的面前正好就是那一片廣大的空地。他靠著樹幹，臉色蒼白地滴著汗水，不停按摩著自己受傷的膝蓋。

「我可以幫上什麼忙？」泰斯扭絞著手，焦急地問。「我知道了！我幫你找根枴杖！附近一定有很多斷掉的樹枝，我可以幫你找找看。」

卡拉蒙什麼都沒說，只是疲倦地點點頭。

泰斯飛奔離開，銳利的雙眼搜尋著灰色黏稠的地面。他很高興找到別的事情可以做，不用去回答有關那個空地的奇怪問題。他很快就發現要找的東西──一根樹枝伸出泥巴外面。坎德人抓住它，猛力一拉。他的小手從滑溜的樹枝上溜了開來，讓他一個不穩，仰天摔倒在地上。坎德人站起來，懊惱地看著藍色綁腿上的污泥，徒勞無功地想要拍掉上面的灰泥。然後他嘆了口氣，堅定地再度抓住那根樹枝。這次，他覺得樹枝已經有點鬆動了。

「我就快要把它拔出來了，卡拉蒙！」他回答道。「我──」

完全不像坎德人的尖叫聲蓋過風聲傳了過來。卡拉蒙立刻警覺地抬起頭，發現泰斯的馬尾巴消失在一個巨大的陷坑中，很明顯是剛才突然出現在坎德人的腳下。

「我馬上就來了，泰斯！」卡拉蒙步履蹣跚地走向前。「先撐住──」

但是，當他看見泰斯爬出洞穴時，突然停了下來。坎德人的表情是卡拉蒙從未見過的──泰斯的臉色灰敗、嘴脣發白，雙眼圓睜。

「卡拉蒙，千萬不要靠近！」泰斯低聲道，用一隻沾滿泥漿的小手拚命揮舞著。「求求你，不要過來！」

太遲了。卡拉蒙已經來到洞穴的邊緣往下看去。泰斯趴在地上，倒在卡拉蒙身邊，開始劇烈地顫抖和啜泣。「他們都死了，」他抽噎地說，「全都死了。」

他把小臉埋在自己的臂彎中，不停地前後搖動，難過得嚎啕大哭起來。

在那個原先被石塊環繞的大洞中，在大量的泥濘下，是許多屍體，成堆的屍體，男人、女人、小孩的屍體。由於泥濘的保護，有些人的臉孔竟然還可悲地可以認出來──至少在卡拉蒙模糊的視線中是這樣的。他的思緒飄到不久前他所看過的另一座百人塚，那個克麗珊娜所找到染上瘟疫的小鎮。他記得弟弟憤怒、哀傷的表情。他記得雷斯林召喚來閃電、燒盡一切，將整個小鎮燒成飛灰。

卡拉蒙咬緊牙關，強迫自己仔細地注視那座墳墓，強迫自己尋找紅色的捲髮──

他啜泣著鬆了口氣，然後，他狂亂地看著四周，開始往旅店的方向跑去。「提卡！」他大喊著。

泰斯抬起頭，警慌地跳起來。「卡拉蒙！」他大聲喊著，在泥漿中滑了一跤，摔倒在地。

「提卡！」卡拉蒙用壓過呼嘯風聲和隆隆雷聲的沙啞嗓音大喊著。他不顧膝蓋的疼痛，蹣跚地跑到一處寬廣、沒有殘幹的空地上。泰斯依稀想起來，這是通往旅店的道路。坎德人爬了起來，快步跟在卡拉蒙後面。但大漢的腳步快得讓人難以置信，恐懼和希望給了他在遍地泥濘中飛奔的力量。

泰斯很快就在焦黑的樹幹間失去了他的身影，但依舊可以聽見卡拉蒙呼喚提卡的聲音。一等泰斯明白了卡拉蒙要去的地方，他的腳步便慢了下來。他的頭因為這里的高熱和惡臭而隱隱作痛，小小的心中因為剛剛所看到的景象而劇烈地撕扯著。坎德人拖著沾滿泥巴的沉重鞋子，帶著滿腔的恐懼，蹣跚地往前走。

沒錯，卡拉蒙站在另一根白楊樹樁旁的荒廢空地上。他手中拿著某樣東西，用一種終於捨棄了全部希望的眼神看著它。

坎德人全身泥濘，破破爛爛，拖著沉重的心情站到他身邊。「這是什麼？」他用嘴脣顫抖地問，一邊指著大漢手中的東西說。

「鐵鎚，」卡拉蒙用哽咽的聲音說。「我的鐵鎚。」

泰斯瞪著它。那的確是把鐵鎚，至少看起來曾經像是一把鐵鎚。木質的把柄幾乎已經燒掉了四分之三，唯一剩下來的只有一塊焦黑的木頭和被火焰烤得焦黑的金屬鎚頭。

「你──你怎麼能確定？」他結巴地說，依舊掙扎著不願意相信。

「我很確定，」卡拉蒙語帶苦澀地說，「看這里。」握柄搖晃了幾下，鎚頭也跟著不穩起來。「這是當我還喝很多酒的時候做的。」他用手揉著眼睛。「這做的不是很好，鎚頭常常會掉下來。反正那時──」他哽咽了。「我也沒用這把鐵鎚做多少工作。」

卡拉蒙的腿因為過度奔跑，此時又疲軟了下來。不同的是，這次他不再試著穩住身形，反而自暴自棄地摔進爛泥中。他緊握著破爛的鐵鎚，坐在曾經是他的家園的空地上，哭泣起來。

泰斯別過頭。卡拉蒙的哀傷是隻能夠讓他自己獨享的，不能有旁觀者。泰斯不理會自己沿著鼻尖滴落的淚水，模模糊糊地看著四周。他從來不曾感覺這麼無助、迷失和孤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什麼事情不對勁了？一定可以找到線索，找到答案的。

「我──我要四處看看──」他對卡拉蒙低語，後者根本沒有任何反應。

泰斯嘆了口氣，慢步離開。他現在當然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他再也沒辦法拒絕承認這件事情。卡拉蒙的屋子座落在靠近小鎮中央的地方，也就是靠近旅店之處。泰斯繼續沿著原來是繁華小鎮中車馬往來的街道走著。即使現在沒了房子，沒了街道、沒了支撐房屋的巨木，泰斯還是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他真希望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他可以看見四處都有從泥中伸出的枝枒，他感覺到一股寒意，因為這里根本沒有別的東西。除了──

「卡拉蒙！」泰斯對終於找到可以調查的東西感到如釋重負，他也急忙想讓卡拉蒙脫離目前哀傷的情緒。「卡拉蒙，我想你應該來看看這個！」

但大漢依舊相應不理，泰斯只好自己一個人去觀察。他注意到在街道的最底端，原來是個小公園的地方，豎立著一座石製的方尖碑；他也記得他上次來索拉斯時，這里也沒有這座石碑。於是他便走向前觀察這個物品。

高大、雕工粗陋的石碑在火焰和風暴的肆虐下倖存了下來。它的表面雖然焦黑，但泰斯靠近一看之後，發現上面還存有刻文。他清除掉上面所沾附的灰泥後，發覺自己可以看得懂下面的文字。

泰斯把表面上附著的泥灰撥開來，呆立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輕聲地呼喚道，「卡拉蒙。」

坎德人與平常不同的口氣穿透了卡拉蒙沉重的傷悲。他抬起頭，看見那座奇異的石碑和泰斯不尋常的嚴肅神情，隨即喫力地往泰斯的方向走去。

「這是什麼？」他詢問道。

泰斯沒辦法回答，只能搖搖頭，指向前方。

卡拉蒙繞到前方，沉默地閱讀著上面雕刻的簡陋文字，和尚未完成的記述。

『長槍英雄

提卡．維蘭．馬哲理

亡於三五八年

妳的生命之樹倒得太快。

也許，斧頭就在我手中。』

「我──我很抱歉，卡拉蒙。」泰斯低聲喃喃道，小手滑進大漢僵硬、毫無知覺的手中。

卡拉蒙低下頭。他拍拍石碑，在肆虐的風中撫摸著冰冷、潮溼的表面。幾滴雨滴打在石碑上。「她是孤單地死去的。」他說。他握起拳頭，猛力捶向石碑，銳利的邊緣讓他皮破血流。「是我把她留在這里的，我應該在這里的！該死！我應該和她在一起的！」

他的肩膀開始因為啜泣而抽動著。泰斯看向天上的烏云，發現它們又開始移動了。泰斯更靠近卡拉蒙，緊緊地握住他的手。

「我不認為你有什麼可以做的，卡拉蒙，即使你在這里──」坎德人認真地說著。

突然間，他把到口的話給吞了回去，差點把舌頭給咬掉了。坎德人在卡拉蒙毫無所覺的狀況下抽回手，跪倒在地。他銳利的眼睛捕捉到了在蒼白太陽下閃爍的光芒。他伸出顫抖的手，急忙地撥弄著泥漿。

「神哪──」他畏懼地說。「卡拉蒙，你在這里！」

「什麼？」卡拉蒙低吼道。

泰斯指著前方。

卡拉蒙抬起頭，往另一個方向看去。

在他腳下，是他自己的屍體。

## １─３

至少這看起來像是卡拉蒙的屍體。它身上穿著他在索蘭尼亞所獲得的盔甲，也是他在矮人門戰役、和泰斯一起離開薩曼要塞時所穿著的盔甲，更是他現在正穿著的盔甲──

但是，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特徵可供人辨識。這和泰斯所發現的其他因為深埋地底而尚稱完好的屍體並不相同，這具屍體因為太過靠近地面而腐化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具生前看起來是個壯漢的骷髏躺在石碑底下。它的其中一隻手握著一把鑿子，正好放在石碑旁，彷彿它的最後一刻就花在完成這些子句上。

毫無他是因何而亡的線索。

「發生了什麼事情，卡拉蒙？」泰斯用顫抖的聲音問，「如果那是你，而你又死了，你怎麼可能同時會出現在這里？」一個突如其來的想法跳進他的腦海。「喔，糟糕！如果你沒出現在這里──」他握住自己的馬尾巴，不停地轉啊轉。「如果你不在這里，那就是我把你幻想出來的。天哪！」泰斯吞了口口水。「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有這麼生動的想像力。你看起來真的很真實。」他伸出手，摸摸卡拉蒙。「你摸起來很像真的；我說實話，你連聞起來也像真的！」泰斯扭絞著手。「卡拉蒙！我要發瘋了！」他狂喊著，「就像索巴丁王國底下的那些闇矮人一樣！」

「你錯了，泰斯，」卡拉蒙喃喃道，「這是真的。太真實了。」他看著那具屍體，然後在逐漸減弱的微光中看著那粗陋的石碑。「其實這並不算太不合理，只要我能夠──」他停了下來，認真地看著石碑。「沒錯！泰斯，你看看那石碑上的時間！」

泰斯嘆口氣，抬起頭。「三五八，」他用悶悶不樂的聲音說完，突然眼睛大睜。「三五八？」他重復道。「卡拉蒙！我們離開索拉斯的時候是三五六年！」

「我們這次旅行過頭了，泰斯。」卡拉蒙畏懼地低語，「我們來到了自己的未來。」

一直在天際凝聚、翻滾的烏云，就如同在凝聚力量準備反攻的軍隊般，終於在日落前發動了攻擊，徹底抹消了慘澹太陽最後存在的短短幾分鐘。

風暴用難以置信的速度和強度降臨在這片殘破的大地上。一陣熱風將泰斯的雙腳掃離了地面，將卡拉蒙吹得撞上了石碑。然後大雨落了下來，如同融化的鉛塊般沉重地打在他們身上。冰雹落在他們頭上，敲得他們鼻青臉腫。

比狂風、暴雨更為恐怖的是那些從云端降下的要命七彩閃電，擊打著樹樁，爆出明亮到連數哩內都明顯可見的巨大火球。隆隆的雷聲從不中斷，讓地面不斷地搖動，讓人的五感都為之麻痺。

泰斯和卡拉蒙絕望地試圖找到地方來躲避風暴的肆虐，兩個人擠在一根倒下的白楊樹下，躲在由卡拉蒙在灰泥里挖出的洞穴中。從這個小得可憐的避難所中，他們難以置信地看著風暴再度對這個死寂的大地進行更徹底的破壞。火焰橫掃著山脈的兩側，他們從這里幾乎就能聞到木頭的燒焦味。閃電擊打在他們身邊，製造出巨大的火球，讓大片大片的巖石四散飛舞。雷聲毫不留情地持續震撼著兩人的耳膜。

暴風唯一提供的慰藉只有所降下的雨水。卡拉蒙把他的頭盔丟出去，幾乎立刻就接滿了足夠兩人飲用的雨水。但這嚐起來很可怕，就像腐爛的雞蛋一樣。泰斯捏著鼻子邊喝邊抱怨，且水中隱含的怪味實在無法有效地解決他們的口渴。

雖然兩人都想到了，但是誰都不願提起──因為他們毫無辦法儲存任何飲水，更別提找到食物。

在泰索何夫明白了自己身在何處之後（當然，不包括自己是怎麼到達，和為什麼會到達這里的原因），他甚至在剛開始的一個小時還滿享受這場大雨。

「我從來沒看過這種顏色的閃電，」他在隆隆的雷聲中大喊，饒富興味地看著這難得一見的景象。「這和街頭幻術師的表演一樣好看！」但很快地，他就感到厭煩了。

「畢竟，」他大喊著說，「當你看了五十次樹木被炸飛的景象後，你也會覺得厭煩的。如果你不會覺得孤單的話，卡拉蒙，」他大大地打了個哈欠。「我想我要打個盹。你不介意吧？」

卡拉蒙搖搖頭正準備要回答，一陣爆炸聲讓他吃了一驚。不到一百呎外的樹樁炸成了一團青綠色的火球。

這可能會是我們──卡拉蒙瞪著那冒煙的灰堆，皺著鼻子聞著那硫磺的氣味。下一個可能就是我們！想要逃跑的慾望硬是擠進他的腦中，強烈到讓他必須努力忍耐肌肉的抽搐，才能讓自己待在原地。

到外面必死無疑。至少，在這個洞里面，我們是在地底下。但，就在他這麼想的時候，他親眼看到閃電在地面上打出一個大洞來。他露出苦笑，我錯了，沒有地方是安全的。我們只能夠躲在這里，靜候風暴結束，期待諸神的旨意。

他轉頭看向坎德人，準備要說些安慰的話，話到嘴邊卻停了下來。他嘆口氣搖搖頭，有些事情永遠不會改變，坎德人就是其中之一。泰斯縮成一團，完全不理會外界的狂風暴雨和恐怖景象，沉浸在夢鄉之中。

卡拉蒙蹲得更靠近洞穴里，眼睛瞪著天上翻滾、閃電充斥的云朵。為了讓自己分心，不要沉浸在恐懼中，他開始試著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怎麼會來到未來。他閉上眼遮住眩目的閃電，再一次看見弟弟站在可怕的時空大門前；他可以聽見雷斯林的聲音呼喚著五隻看守時空大門的惡龍，命令牠們打開大門，讓他進入無底深淵。他看見帕拉丁的牧師克麗珊娜對著神祈禱，沉浸在信仰所帶來的狂喜之中，無視於他弟弟的邪惡。

卡拉蒙渾身發抖，雷斯林的聲音如同站在他身邊一樣地清晰。

『她會和我一起進入無底深淵。她會走在我面前，替我搏鬥。她會面對邪惡的牧師、黑暗的法師、受到詛咒註定要在無底深淵徘徊的惡靈，以及承受一切我的女王能夠創造出來的所有折磨。這些都會傷害她的身體、消磨她的意志、撕裂她的靈魂。最後，當她再也不能忍受時，她會倒在我的跟前──渾身是血，奄奄一息。

她將會用最後一絲力氣對我伸出手，尋求慰藉；她不會要求我救她，她堅強得不需要我的緩手。她將會光榮、自願地為我犧牲生命。她唯一的希望就僅是死前我能夠待在她身邊。

但是我將會看也不看、一句話也不說地跨過她的身體。為什麼？因為我不再需要她了──』

是最後的幾句話，讓卡拉蒙終於明白他的弟弟已經無可救藥。所以他離開了。

就讓他去無底深淵吧！卡拉蒙苦澀地想，就讓他挑戰黑暗之後吧！就讓他變成神吧！反正跟我無關，我再也不管他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終於擺脫了他，他也終於擺脫了我。

卡拉蒙和泰斯啟動了魔法裝置，口中念著帕薩理安教給大漢的咒語。他聽見了石頭低鳴的聲音，就像他另外兩次施展時光旅行的法術時所聽到的一樣。

但是，發生了某些事情。有些什麼東西不一樣了。當他現在終於有時間仔細思考後，他記起自己那時突然感到慌張，彷彿有什麼事情出了差錯，卻一直搞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錯。

我可沒辦法造成什麼改變。我從來不明白魔法，更因此從來不相信魔法。

另外一道閃電打斷了卡拉蒙的思緒，讓泰斯在睡夢中也猛力翻了個身。坎德人惱怒地咕噥著，用手遮住眼，翻過身又繼續睡下去，像是躲在地洞里的老鼠一樣。

卡拉蒙嘆口氣，強迫自己把注意力從風暴和閃電轉移回魔法啟動時的最後幾分鐘。

我記得被拉動了，他突然想起來，甚至可以說被拉得有點變形，彷彿有種力量將我朝一個方向拉，同時卻又有另一個力量將我朝另一個方向拉。那時雷斯林在做些什麼？卡拉蒙努力試著想起來，他弟弟的模糊影像又出現在腦海中；他看見雷斯林的面孔因恐懼而扭曲，驚駭地瞪著時空大門。他也看見了克麗珊娜，站在時空大門之中，不再是專注地對神祈禱。她的身體似乎飽受痛苦的折磨，眼中充滿了畏懼。

卡拉蒙渾身打顫。他舔舔嘴脣，苦澀的雨水在他的嘴脣上留下一層奇異的薄膜，讓他覺得自己彷彿在嚼著生鏽的釘子。他吐了幾口唾沫，用手擦著嘴脣，疲倦地躺了回去。另外一聲爆炸聲讓他抽搐了一下。所得到的答案也讓他忍不住渾身顫抖。

──他的弟弟失敗了。

發生在費斯坦但提勒斯身上的事情，同樣也發生在雷斯林身上。他對魔法失去了控制。時空旅行裝置的魔法力場很明顯地幹擾到了他正在施展的法術。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

卡拉蒙皺眉心想，不，雷斯林一定已經先預見了這個可能性。如果是這樣，他一定會阻止他們使用這個裝置，就像他殺死泰斯的侏儒朋友一樣。

卡拉蒙搖搖頭，試圖把思緒趕出腦中。他重新開始思索，努力地試圖將整個狀況拼湊起來。魔法力場受到幹擾，這點是很明顯的。這將他和坎德人丟到了未來，來到了他們自己時代的未來。

這也就是說，我猜我只需要啟動那個裝置就可以把我們帶回現代，帶回提卡身邊，回到真正的索拉斯──

他睜開眼，看著四周。但是，當他們回到過去時，將會面臨相同的命運嗎？

卡拉蒙打了個寒顫。他從頭到腳都溼透了。夜晚愈來愈冷，但讓他感到難以忍受的並不是這低溫，而是他明白知道未來的結局後，卻還得繼續等待命運宣判的感覺。他嚐到了絕望感，他怎麼能夠就如此地回到提卡和朋友們身邊，明知這樣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他也想到了石碑底下埋藏的屍體──明知道這樣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他怎麼能夠就這樣回去。

如果那具屍體是他自己。他想起了弟弟和自己之間最後的談話──雷斯林聲稱，泰斯改變了歷史。因為坎德人、矮人和侏儒是意外被創造出來，而不是在諸神設計中的產物；他們不像是人類、精靈和食人魔一樣是受到歷史洪流限制的種族。因此，坎德人被禁止進行時光旅行，因為他們有能力可以改變歷史。

但泰斯在一場意外中被送了回去，他在帕薩理安施展魔法，將卡拉蒙和克麗珊娜送回過去之前跳進了魔法力場中。泰斯改變了歷史。因此，雷斯林知道自己不像費斯坦但提勒斯一樣註定失敗。他擁有改變結局的能力。費斯坦但提勒斯倒下之處，雷斯林終將站起。

卡拉蒙的肩膀垂了下來。他突然感覺有些噁心和頭暈。這代表什麼？他在這里幹什麼？他怎麼可能同時死去又活著？那真的是他的屍體嗎？因為泰斯改變了歷史，所以那可能是別人。但是，最重要的是，索拉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雷斯林做的嗎？」卡拉蒙自言自語道，聽見自己的聲音在閃動的光芒和爆炸聲中被掩蓋過去。「這和他有關係嗎？這是因為他失敗了才會發生還是──」

卡拉蒙屏住呼吸。泰斯在他身邊翻了一下，悶哼一聲，叫喊出來。卡拉蒙心不在焉地拍拍他。「這是個噩夢。」他感覺到坎德人的小身軀在他的手下抽動著。「是噩夢，泰斯，繼續睡吧！」

泰斯翻過身，小身體緊靠著卡拉蒙。雙手依舊遮住眼睛。卡拉蒙繼續安慰地拍著他。

這是個噩夢──他真希望這都是噩夢。他幾乎渴望這是場噩夢，當他醒來後會發現自己躺在牀上，腦袋因為喝太多酒而劇烈地抽痛。他希望自己可以聽見提卡在廚房里摔盤丟碗，一邊咒罵他是個好喫懶做的酒鬼，一邊替他煮著最好喫的早餐。他希望他可以繼續處在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況，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毫無知覺地死去──

喔，拜託，讓這只是個夢吧！卡拉蒙低下頭，抱著膝蓋，感覺苦澀的淚水不停地溢出。

他就這樣坐著，被突然間明白的真相徹底壓垮，再也不受外界的暴風雨所影響。泰斯嘆著氣，渾身發抖地繼續睡覺。卡拉蒙動也不動地坐著。他睡不著，他也沒辦法睡著。他作的夢是一個活生生的夢，是一個清醒的噩夢。他只需要最後一個證據就可以證明他的懷疑。但是，在他心中，他知道，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確認。

風暴慢慢地往南方移動，讓此地的破壞停息下來。卡拉蒙可以感覺到閃電像是巨人的腳步般不停地往前移動。當風暴停息時，所留下的寂靜，在他耳中比雷聲還要來得驚人。他知道，在下一次風暴來臨前，天空將會暫時變得十分清澈。他將會看見月亮，看見星辰──

星辰──

他只要抬起頭來，看看天空，看看清澈的天空，就會知道答案了。

他呆呆地坐著，努力地想像，試圖讓辣馬鈴薯的味道浮現在腦海，讓提卡的笑語聲趕走這寂靜，讓那醉昏昏的頭痛替代內心沉悶的抽痛。

但什麼都沒發生。只有那死寂、荒涼大地的寂寥聲，偶爾被遠處隆隆的雷聲所打斷。

卡拉蒙發出只有自己聽得見的嘆息，抬起頭，看向天空。

他猛然將苦澀的口水吞下，差點嗆到。淚水刺痛了他的眼，他努力忍住淚水，希望能看得更清楚。

就在那里，他確認了他的恐懼，註定了他的末日。

天空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星座──

沙漏。

「這代表什麼？」泰斯揉揉眼，睡眼惺忪地看著天空。

「這表示雷斯林成功了。」卡拉蒙用混和了憂傷、恐懼和驕傲的聲音說。「這代表他進入了黑暗之後的領域，而且，打敗了祂！」

「沒有打敗祂，卡拉蒙。」泰斯仔細看著天空。「那就是黑暗之後的星座，只不過出現在錯誤的地方。祂本來應該在這邊，現在卻出現那邊。那邊則是帕拉丁。」他嘆口氣。「可憐的費資本，不知道他會不會和雷斯林作戰。我想他不會喜歡這樣的。我一直有種感覺，他好像比我們之中的任何人都還要了解他。」

「那麼，也許戰爭還在繼續。」卡拉蒙思索道，「也許這就是風暴的起因。」他沉點了片刻，凝視那沙漏閃耀的形狀。在他眼中，他可以看見許久許久以前，當他弟弟通過大法師之塔的恐怖試煉後，瞳孔的形狀變成了沙漏。

「因此，雷斯林，你將會目睹時光改變萬事萬物的樣貌。」帕薩理安告訴他。「藉之，我們希望你能夠對身旁的人產生同情之心。」

但這根本沒效。

「雷斯林贏了。」卡拉蒙低聲嘆氣。「他已經成為他追求的目標──神，現在所統治的是一個死寂的世界。」

「死寂的世界？」泰斯緊張地說，「你──你是說整個世界都像這樣？克萊恩上的每個地方都變成這樣？帕蘭薩斯、海文和奎靈那斯提？坎──坎德摩爾也是？一切都變成這樣？」

「看看四周吧！」卡拉蒙絕望消沉地說。「你覺得呢？從我們來到這里之後，你有看過任何其他的生物嗎？」他在索林那瑞微弱的月光下揮舞著手，天上的月亮好像窺探的眼睛一樣。「你看過野火橫掃山坡的樣子。我現在又可以看見地平線的另一端閃起了雷電。」他指著東方。「另外一個風暴也要來了。沒錯，泰斯，沒有任何生物可以活著逃過這樣的磨難。不久之後我們可能也會完蛋，不是被炸成碎片，就是──」

「或者──是其他的死法──」泰斯可憐兮兮地說。「我──我真的覺得不太舒服，卡拉蒙。如果不是我又染上了瘟疫，就是那個水有問題。」他的小臉痛苦地扭曲著，將手放在腹部。「我的肚子開始覺得怪怪的，好像吞進一條蛇一樣。」

「是水的問題，」卡拉蒙齜牙咧嘴地說，「我也感覺到了。也許這些云朵中有毒。」

「卡拉蒙，那──那我們就只能死在這里嗎？」在片刻沉思後，泰斯說。「因為，如果我們真的要死的話，如果你不介意，我認為我應該躺在提卡身邊。這──這會讓我更有家的感覺。一直等到我找到佛林特和他的樹之後。」他嘆著氣，靠著卡拉蒙強壯的臂膀。「我想我會有很多事情可以告訴佛林特的，對吧，卡拉蒙？有關大災變，天上掉下的大山，還有我救了你一命，雷斯林變成了神。我打賭他絕對不會相信最後一部份。不過，也許那時你會在我身邊，你可以替我證明我不是──呃，誇大其詞。」

「要死還不簡單。」卡拉蒙看著石碑，若有所思地低語。

努林塔瑞現在升了上來，血紅的光芒和索林那瑞死氣沉沉的白光混合成病態的紫色，照著蓋滿泥灰的大地。石碑沾滿了雨水，在月光下閃閃發光，粗陋的字體在發白的表面上顯得十分清晰。

「要死還不簡單。」卡拉蒙自言自語地說。「躺下來，讓黑暗覆蓋我是再簡單不過了。」然後，他咬緊牙關，掙扎著站起來。「真有趣，」他拔出劍，開始砍著原來當作遮蔽的白楊樹，說道，「雷斯林曾經問過我一次──『你願意跟著我一起進入黑暗之中嗎？』」

「你在幹什麼？」泰斯好奇地看著卡拉蒙。

但卡拉蒙沒有回答。他只是不停地砍著樹枝。

「你在做枴杖！」泰斯突然緊張地跳起來。「卡拉蒙！你不會想要那樣吧！那──那太瘋狂了！我記得雷斯林問你的問題，我也記得當你回答他時的樣子！他說這將會帶來你的死亡，卡拉蒙！即使像你這麼強壯的人也會死的！」

卡拉蒙依舊沒回答。溼透的木屑從他手中不停地飛濺而出。偶爾他會回頭看看背後正逐漸形成的風暴，正慢慢地遮住了星座，悄悄地襲向月亮。

「卡拉蒙！」泰斯抓住大漢的手臂。「即使你去了──那里──」坎德人發現自己說不出那里的名稱。「你能做什麼？」

「我很久以前就該做的事。」卡拉蒙堅定地說。

## １─４

「你要去追他，對吧？」泰斯泣道，一邊掙扎著爬出洞口，這至少讓他可以平視正在砍樹的卡拉蒙。「這太瘋狂了，太瘋狂了！你要怎麼去那里？」一個突然的念頭閃過他腦海。「而且他到底在哪里？你甚至不知道該去哪里找！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有去那里的方法。」卡拉蒙冷冷地說，收劍入鞘。他用強壯的手握住樹枝，又扯又拉地終於把它弄斷了。「借我你的小刀。」他對泰斯低聲說。

坎德人小聲嘆著氣，把小刀交了出來。當卡拉蒙切削著樹枝時，他正準備要繼續抗議，但大漢沒給他機會。

「我有那個魔法裝置。至於那里是什麼地方，」他嚴厲地看著泰斯。「你當然知道！」

「是──是無底深淵嗎？」泰斯結巴地問道。

一聲震耳欲聾的雷聲讓兩個人都轉移注意力，看向逼近的風暴。接著，卡拉蒙又開始專注地繼續工作，而泰斯則是繼續堅持說著，「魔法裝置帶著我和尼修離開了那個地方，但是我很確定它沒辦法帶你進去。反正你也不想進去那里，」坎德人堅決地說，「那里可不是個好地方。」

「也許它不能帶我進去。」卡拉蒙開口道，然後示意泰斯走過來。「在下次風暴來臨前，我們先試試我做的這根枴杖有沒有效用。我們要走到提卡身邊，就是那個石碑的地方。」

戰士用劍砍掉一截沾滿泥漿的潮溼斗篷，接著將它包在枴杖的頂端。然後他嘗試將枴杖塞到腋下，把全身的重量靠上去。簡陋的枴杖沉入了泥地幾吋，卡拉蒙將它拔了出來，再嘗試另外一步；它又沉了下去，但卡拉蒙至少可以靠著它緩緩地往前移動，不用將重量放在受傷的那隻腳上。泰斯走過來幫忙，兩人就在滑溜的地面上一吋一吋地前進。

我們要去哪里？泰斯想開口問，但是又害怕聽到答案。至少，這次他並不會覺得保持沉默很難受。但很不幸地，卡拉蒙似乎可以讀泰斯的心，因為他自顧自地開始回答泰斯沒說出口的問題。

「也許那個裝置不能帶我去無底深淵，」卡拉蒙呼吸濁重地說，「但是我知道誰可以。這個裝置將會帶我們到他那里去。」

「誰？」坎德人懷疑地問。

「帕薩理安。他將能夠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以把我傳送到──任何我想要去的地方。」

「帕薩理安？」泰斯的表情看起來似乎像是卡拉蒙要去見黑暗之後一樣。「那更瘋狂了！」他準備要開口，卻突然覺得非常噁心想吐。卡拉蒙暫停下來等他趕上。大漢在蒼白的月光下看起來也是病奄奄的。

直到泰斯終於確定自己從頭到腳都吐空了，感覺纔好一些。因為太過疲倦，他只能對卡拉蒙點點頭，蹣跚地繼續前進。

他們跋涉過滿地的泥濘，終於抵達石碑。雖然距離大約只有二十步，但兩個人都已渾身虛脫，必須坐下來靠著石碑休息。熱風又再度升起，雷聲愈來愈靠近。泰斯的臉上滿是汗水，嘴脣有些發青。不過，他還是勉強對卡拉蒙擠出看似無辜的笑容。

「我們要去找帕薩理安？」他立即問道，一邊用馬尾巴擦著臉。「喔，我想那可不是個好主意。你根本沒辦法走那麼遠。我們又沒有任何的食物和飲水，而且──」

「我沒有要走路。」卡拉蒙從口袋里拿出那條項鍊，開始將它變形成為美麗多彩的珠寶權杖。

泰斯看見卡拉蒙的動作，吞了一小口口水，開始更急促地說話。

「我很確定帕薩理安這個──呃，應該會很忙。對，沒錯！他一定很忙！」他露出虛弱的微笑。「應該會忙到沒時間見我們。也許有很多事情要做，看看身邊有那麼多混亂的事情就知道了。所以我們應該先忘記這件事，回到比較有趣的時間去。你覺得雷斯林對噗噗施法，讓她愛上他的那次怎麼樣？那真的好好玩喔！那個噁心的溪谷矮人跟著他到處跑──」

卡拉蒙沒回答。泰斯用手指轉動著馬尾巴。

「死了，」泰斯惋惜地嘆口氣。「可憐的帕薩理安也許早就死透了，畢竟，」坎德人興奮地指出，「當我們在三五六年看見他的時候，他就已經很老了，身體看起來也不太好。雷斯林變成神和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一定會對他構成很大的刺激。也許對他的心臟是太大的刺激。砰！搞不好他就這樣倒在地上不能動了。」

泰斯倫瞄著卡拉蒙。大漢的嘴角掛著些許笑意，但是他什麼都沒說，只是繼續轉動著那個項鍊。一陣眩目的電光讓他吃了一驚。他看著風暴，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打賭大法師之塔甚至不在那邊了！」泰斯掙扎著說。「如果你說的沒錯，整個世界都像這樣──」他對著開始落下的惡臭雨水和荒涼的大地揮舞著小手。「那麼大法師之塔一定是第一個報銷掉的地方！被雷轟隆一聲打中！畢竟，高塔比我所看過的大多數建築都還要高──」

「高塔還是會在的。」卡拉蒙堅定地說道，對項鍊做了最後一次調整。他將它舉起來。珠寶捕捉住索林那瑞的光芒，瞬間閃耀著光輝。然後烏云就掩過了銀月，將它給徹底吞沒了。黑暗現在變得更為凝重，只有致命、多彩的閃電偶爾打破這片黑幕。

卡拉蒙咬緊牙關，忍著疼痛，抓住枴杖，掙扎著站起身來。泰斯尾隨在後，痛苦難過地凝視著卡拉蒙。

「你知道嗎，泰斯，我開始了解雷斯林了。」卡拉蒙自顧自地說，絲毫不管坎德人天人交戰的表情。「也許太遲了，但是我現在了解他了。他痛恨那座塔，更痛恨那些法師在那里對他的所作所為。但雖然他痛恨這座塔，他卻又深愛著它，因為這是他鍾愛的魔法的一部份，泰斯。而且他的魔法對他來說比生命還重要。沒錯，高塔還是會在那里。」

卡拉蒙舉起那個裝置，開始吟唱起來。『時光之流在汝之手，汝等穿越時光──』

但他的吟唱被打斷了。

「喔，卡拉蒙！」泰斯哭喊著抓住他。「不要把我帶回去找帕薩理安！他會對我做一些恐怖的事情！我知道的！他可能會把我變成一隻蝙蝠！」泰斯暫停片刻。「而且，雖然變成蝙蝠很有趣，但是我實在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夠習慣用腳倒掛著睡覺。現在一想，我還寧願當一個坎德人，而且──」

「你在說些什麼？」卡拉蒙望著他，又看看烏云。雨滴現在愈來愈大，閃電也愈來愈近了。

「帕薩理安！」泰斯緊張地大喊。「我──是我破壞了他的時空旅行法術。我本來不應該跟去的！然後，我還從地上撿到一個可以把我變成老鼠的戒指！我很確定他非常不高興！而且──而且我還弄壞了那個魔法裝置，還記得嗎，卡拉蒙？雖然說那不完全是我的錯，是雷斯林害我弄壞它的！但是一個非常嚴厲的傢伙可能會認為我本來就不該亂動，它就不會壞掉了。你難道不認為帕薩理安看起來像是一個很嚴厲的傢伙嗎？而且，雖然我叫尼修把它修好了，但是依然有很多地方很奇怪，你也知道──」

「泰索何夫，」卡拉蒙疲倦地說，「給我閉嘴。」

「好吧，卡拉蒙。」泰斯溫順地說，同時吸了吸鼻子。

卡拉蒙看著閃電的光芒映照著泰斯小小的、沮喪的身影，嘆了一口氣。「聽著，泰斯，我不會讓帕薩理安對你做出什麼事情的，我保證。他要先把我變成蝙蝠纔有可能動到你。」

「真的？」泰斯興奮地問。

「我保證。」卡拉蒙不安地看著風暴。「現在，把你的手給我，我們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沒問題！」泰斯興高采烈地把小手塞進卡拉蒙的大手中。

「還有，泰斯──」

「什麼事，卡拉蒙？」

「這一次，給我專心想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不要亂想什麼月亮之類的事情！」

「好的，卡拉蒙。」泰斯大失所望地嘆氣。接著他又露出笑容。「你知道的，」當卡拉蒙開始吟唱咒語時，他自言自語道，「我打賭卡拉蒙會是一隻超大型的胖蝙蝠──」

他們發現自己出現在森林的邊緣。

「這不是我的錯，卡拉蒙！」泰斯飛快地說。「我絕對全心全意地想著大法師之塔。我很確定我絕對沒想到什麼森林。」

卡拉蒙定定地看著森林。現在依舊是晚上，但天空十分地清澈，地平線的彼端依舊可以看見凝聚的烏云。努林塔瑞散放出呆板、血腥的紅光，索林那瑞已經漸漸沒入烏云之中。而在它們之上的是精光閃耀的沙漏星座。

「好吧，我們在正確的時間里。可是我們到底在什麼鬼地方？」卡拉蒙倚著枴杖，惱怒地瞪著魔法裝置，嘀咕道。他的目光轉移到那些在慘澹月光下依稀可見的樹林，表情突然間放鬆下來。「沒事了，泰斯。」他鬆了一口氣。「你難道不認識這個地方嗎？這是威萊斯森林，這是守護大法師之塔的森林！」

「你確定嗎？」泰斯懷疑地問，「這很明顯跟我上次看到的時候不太一樣。那時這個地方很醜，一堆死掉的樹走來走去地瞪著我。當我想要走進去時，它們阻擋我，我要走出來時也是一樣，而且──」

「這就是那個地方。」卡拉蒙咕噥道，再度小心地把權杖摺疊成平凡的項鍊墜飾。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和這個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一樣，泰斯，」卡拉蒙回答道，並小心地將項鍊墜飾塞進皮背包中。

泰斯的思緒飄到了上次他見到威萊斯魔法森林時的景象。這座森林是為了保護高塔免受侵入者騷擾所創造出的詭異之地；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人們不可能會找到這座魔法森林，而是它找上你。它第一次找上泰斯和卡拉蒙時，是正好在索思爵士對克麗珊娜施展了死亡法術後。泰斯熟睡後醒過來，就發現自己面前出現了前一晚還沒有的森林！

那時的樹木看起來都已經死掉了。它們的枝幹扭曲、光禿，冰冷的薄霧覆蓋著它們的樹根，在樹林中還隱隱有著許多黑暗不明的形體。但這些樹並不算是真正死掉，事實上，它們有種跟蹤人的奇怪習慣。泰斯記得他試著要離開這座森林，卻發現不管他往哪個方向走，總是會走進森林中。

這已經夠恐怖了，但當卡拉蒙走進森林時，這一切的改變更加劇烈。死掉的樹開始生長，竟然全都變成了白楊樹！森林從陰暗、充滿死亡之氣，瞬間變成生氣蓬勃、盈滿金綠兩色的樹林。鳥兒在白楊樹的技椏上歌唱著，歡迎他們的到來。

而如今，森林又變了，泰斯瞪著四周，感到非常迷惑。它似乎同時是他所記得的樣貌，卻又都不是。樹木看起來死氣沉沉，扭曲的樹枝光禿禿的。但，當他仔細看去時，他認為自己看見它們用非常活躍的方式移動著！伸出手，像爪子一般的樹枝──

泰斯轉過身背對鬼氣森森的威萊斯森林，開始打量著四周的環境。其他的一切都和他在索拉斯看到的一模一樣，沒有任何其他的樹木站立著，只有焦黑、破碎的樹樁包圍著他。地面也同樣被黏稠的灰泥覆蓋著。事實上，觸目所及的只有死亡和荒涼的景色──

「卡拉蒙！」泰斯突然驚叫出聲，指著前方。

卡拉蒙往泰斯指的方向看過去，在一個樹樁旁躺著一個蜷縮成一團的身形。

「一個人！」泰斯興奮地大叫。「有其他人在這里！」

「泰斯！」卡拉蒙警告道，但是在他來得及阻止之前，坎德人已經衝了過去。

「嘿！」泰斯大喊道，「你好哇！你睡著了嗎？醒醒！」他伸手搖搖對方，卻發現這個人早已全身僵硬。

「喔！」泰斯往後退了一步。「喔，卡拉蒙，」他柔聲說。「這是噗噗！」

曾經，在很久以前，雷斯林和一名溪谷矮人成了朋友。現在她躺在地上，用無神空洞的雙眼看著星光燦爛的天空。她穿著破爛髒污的衣服，小小身體瘦弱得可憐，髒兮兮的臉頰瘦得凹陷下去。在她的脖子上掛著一條皮繩，皮繩的另一端是隻死蜥蜴；她的一隻手握著一隻死老鼠，另一隻手則握著一根乾雞爪。當死神接近時，她一定搬出了所有的魔法，泰斯悲傷地想，卻一點用也沒有。

「她才死不久。」卡拉蒙說。他跛著腳走過去，痛苦地跪在那小屍體旁。「看起來像是餓死的。」他伸出手，溫柔地合上那雙眼，然後搖搖頭。「不知道她怎麼會活這麼久？我們在索拉斯所看到的屍體至少死了有好幾個月了。」

「也許雷斯林在保護她。」泰索何夫不假思索地說。

卡拉蒙突然拉下臉。「呸！這一切只不過是巧合而已。」他沙啞地說，「你也了解溪谷矮人的，泰斯。他們可以靠任何東西活下去。我猜他們可能是最後存活的生物。噗噗又是這羣人中最聰明的，當然可以活得比任何人都久。但是──最後，即使是溪谷矮人都無法在這個被神詛咒的大地生存下去。」他聳聳肩。「來，扶我站起來。」

「怎──你打算怎麼處理她，卡拉蒙？」泰斯震驚地問，「難道──難道我們要就這樣把她留在這里？」

「不然能怎麼樣？」卡拉蒙生氣地咕噥道。溪谷矮人的面孔和森林的景象帶來痛苦的回憶。「你想被埋在那種泥漿里嗎？」他打了個寒顫，看著四周。烏云又更靠近了，他可以看見閃電奔竄和聽見低沉的雷聲。「而且，我們也沒太多時間，光看云朵移動的速度就知道。」

泰斯依舊用憂傷的神情看著他。

「泰斯，反正也沒有任何活著的東西會破壞她的身體了。」他惱怒地說。最後，看見坎德人臉上憂傷的表情，卡拉蒙慢慢地解下斗篷，小心地蓋在溪谷矮人的遺體上。「我們最好趕快走了。」他說。

「再見，噗噗。」泰斯柔聲說。他拍拍她握著死老鼠的僵硬小手，正準備使力將斗篷拉過去蓋住她，卻突然發現有樣東西在努林塔瑞的紅光下反射出異常的光芒。泰斯深吸一口氣，覺得自己似乎看過這樣東西。他小心地將溪谷矮人死後僵硬的手指撥開。死老鼠掉在地上，還有──一顆翡翠。

泰斯撿起那珠寶。在他的腦中，他又回到了──那是哪里？沙克沙羅斯？

他們那時躲在下水道的管線里，正躲避著龍人的追兵。雷斯林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

噗噗緊張地看著雷斯林，然後將小手伸進包包里，撈了幾分鐘之後，掏出一樣東西對著光看。她瞇起眼睛，嘆了口氣，搖搖頭。「這不是我要的。」她咕噥道。

泰索何夫看到了多彩、燦爛的閃光，爬靠近了些。「這是什麼？」他詢問道，其實他早已知道問題的答案。雷斯林也正用炯炯的雙眼看著那樣東西。

噗噗聳聳肩。「漂亮石頭。」她不感興趣地說，繼續在大包包里東翻西找。

「那是顆翡翠！」雷斯林嘶啞地說。

噗噗抬起頭。「你喜歡？」她問雷斯林。

「非常喜歡！」法師倒抽一口氣。

「你留著。」噗噗把珠寶放在法師的手中。然後，她勝利地低呼一聲，終於找到之前要找的東西。泰斯靠過去準備再度大開眼界，卻噁心地退了回來。那是隻死蜥蜴，而且死得非常徹底。有一條用牙齒嚼斷的皮繩連著蜥蜴僵硬的尾巴。噗噗對著雷斯林亮出蜥蜴。

「你戴在脖子上，」她說，「可以治咳嗽。」

「那麼雷斯林真的來過這里，」泰斯喃喃自語道，「一定是他把這東西還給她的！但又是為了什麼？護身符──禮物？──」坎德人搖搖頭，嘆著氣站了起來。「卡拉蒙──」他開口道，看見大漢正望著威萊斯森林。從卡拉蒙蒼白的臉上，泰斯可以推測出他一定在回憶過去的情形。

泰索何夫一聲不響地把翡翠放進口袋里。

威萊斯森林看起來跟這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死寂。但是，對卡拉蒙來說，其中充滿了記憶。他緊張地瞪著那些奇怪的樹，在努林塔瑞的紅光下，潮溼的樹幹和腐壞的枝椏似乎沾染了鮮血。

「我第一次來這里時非常害怕。」卡拉蒙自言自語地說，手放在劍鞘上。「如果不是因為雷斯林，我根本不會來這里。我第二次來時甚至更害怕，那次我們帶著克麗珊娜女士來這里試著要找到可以幫助她的人。如果不是那些鳥兒用牠們甜蜜的歌曲吸引我，我根本不敢踏進那里一步。」他露出沉重的微笑。「『休息吧，森林。休息吧，綠色的家園。我們將不再生長，不再腐敗。』牠們這樣唱道。我以為他們想要幫助我們，我以為他們承諾會提供所有的答案。但我現在知道那首歌的意思了。死亡，纔是唯一完美的家園，那纔是我們不會再生長、再腐敗的唯一地點！」

卡拉蒙瞪視著森林，即使在高溫的天氣里，他還是打了個寒顫。「我這次比以前都還要害怕，」他嘀咕道，「有什麼事情不對勁。」一陣強烈的閃光照亮了天空和地面，緊接著的悶雷聲將大雨一併帶了下來。「但至少森林還站在這里，」他說，「它的魔法必定要十分強大才能在這種風暴下倖存。」卡拉蒙感到腹部隱隱作痛。他舔舔乾裂的嘴脣，想要忘卻自己的口渴。「休息吧，森林──」他自言自語道。

「你剛剛說什麼？」泰斯走到他身邊。

「我說在哪里死都是一樣。」卡拉蒙聳聳肩回答道。

「你知道嗎，我死過三次了。」泰斯嚴肅地說，「第一次是在塔西斯，巨龍把一棟房子丟在我頭上。第二次是在奈拉卡，我中了機關上的劇毒，是雷斯林救了我。最後一次是諸神將燃燒的山脈丟到我頭上。而且，我敢說，」他思索了片刻。「你說的都很對。每一次的死亡經驗都和另一次一樣。你知道嗎，那劇毒讓你很痛，可是一下就結束了。而那房子則是──」

「好了吧！」卡拉蒙露出疲倦的微笑。「這些留著跟佛林特說吧！」他抽出劍。「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泰斯堅毅地說。「『把最好的留在最後。』我老爸常這樣說。雖然──」坎德人暫停片刻。「我想他指的是晚餐，不是死亡這件事。但也許這兩件事情都一樣重要。」

泰斯掏出自己的小刀，跟著卡拉蒙進入威萊斯的魔法森林。

## １─５

黑暗將兩人徹底地吞沒了。來自月亮或星辰的光芒都無法穿透威萊斯森林的黑夜。即使那致命的魔法閃電所迸射出的燦爛光芒，也無法進入威萊斯森林。雖然雷聲依舊傳得進來，卻像是遠處的迴音一般軟弱無力。卡拉蒙也可以聽見背後傳來雨滴落在地上的聲響。但是，在森林中，所有一切都是乾燥的，只有外圍的樹木會受到大雨的影響。

「哇，真是讓人鬆了口氣！」泰斯興奮地說。「如果我們可以弄出些光來。我──」

他的聲音被窒息般的咯咯聲給打斷了。卡拉蒙聽見一聲悶哼和樹枝的吱嘎聲，以及彷彿有東西被拖著走的聲音。

「泰斯？」他大喊著。

「卡拉蒙！」泰斯大叫著。「這是棵樹！一棵樹抓住我了！救救我，卡拉蒙！救命啊！」

「這是在開玩笑嗎，泰斯？」卡拉蒙嚴肅地問。「因為這一點都不好笑──」

「不是開玩笑！」泰斯尖叫道。「它抓住我，正要把我拖到別的地方去！」

「什麼──哪里？」卡拉蒙大喊著。「在這種烏漆抹黑的地方我看不見？泰斯！」

「這里！這里！」泰斯狂亂地大叫。「它抓住我的腳，正準備要把我撕成兩半！」

「繼續叫，泰斯！」卡拉蒙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著。「我想我已經很靠近了──」

一根巨大的樹枝打在卡拉蒙的胸膛上，把他一擊在地，讓他無法呼吸。他躺在地上，努力試圖呼吸，突然間聽到右方傳來一聲吱嘎聲。隨著他用劍盲目一揮，他立刻翻滾開來。有什麼沉重的東西打在他原先躺著的地方。他踉蹌地站起來，但另一根樹幹打在他背上，讓他面朝下地趴倒在森林荒涼的地面上。

這猛烈的一擊打中了他的腎臟，讓他痛得冷汗直流。他掙扎著試圖站起來，但膝蓋隱隱作痛，腦袋也感到一陣暈眩。他再也聽不見泰斯的聲音。除了樹木吱嘎作響靠近他的聲音之外，他再也聽不見其他的聲音。有什麼東西沿著他的手臂爬了上來，卡拉蒙緊張地躲開來，卻發現有另外一樣東西抓住了他的腳。他用寶劍奮力砍向那枝椏，飛散的木屑刺痛了他的腳，很明顯這一劍對敵人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粗大的樹枝中隱藏著數世紀以來累積的力量，魔法給了它思想和目的。卡拉蒙侵犯了它守衛的領土，侵犯了不能闖越的禁地。卡拉蒙知道，下一擊將會輕易地殺了他。

另一根樹枝抓住卡拉蒙的腰部，藤索纏住他的手臂，企圖找到一個可以緊攫之點。幾秒鐘之內，他就將被撕成碎片──他聽見泰斯痛苦地哀嚎──

卡拉蒙提高音量，絕望地大喊，「我是卡拉蒙．馬哲理，雷斯林．馬哲理的哥哥！我必須要和帕薩理安或是現在的任何一個大法師之塔的主人談談！」

片刻的靜默。卡拉蒙感覺樹木的意志動搖了，樹枝稍稍地鬆懈了它們的魔爪。

「帕薩理安，你在嗎？帕薩理安，你知道我是誰！我是他的雙胞胎哥哥。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卡拉蒙？」一個顫抖的聲音說。

「噓！泰斯！」卡拉蒙嘶啞地道。

這靜默如同黑暗般厚重。然後，他感覺樹枝慢慢地鬆開了他的手腳。他再度聽見吱嘎和摩擦聲，只不過這次它們是在緩緩地離開。卡拉蒙鬆了口氣，因為疼痛和過度的恐懼感到全身發軟。卡拉蒙抱著頭，試著要恢復平穩的呼吸。

「泰斯，你還好嗎？」他勉強喊出聲。

「還好，卡拉蒙。」坎德人的聲音從他背後出現。卡拉蒙伸手抓住坎德人，將他拉近。

雖然他從黑暗中的聲音可以判斷出那些妖樹正在撤退，同時也能感覺到那些樹木仍舊在觀察他們，傾聽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還劍入鞘。

「我實在很感謝你想起來告訴帕薩理安你是誰，卡拉蒙。」泰斯喘息著說。「我正開始想像要怎麼跟佛林特解釋說我是怎麼被一棵樹給殺掉的。我實在不太確定人死後是不是還可以笑，但是我很確定他一定會笑得天翻地覆──」

「噓！」卡拉蒙虛弱地說。

泰斯暫停片刻，然後低聲說道，「你還好吧？」

「還好，讓我緩個氣。我的枴杖弄丟了。」

「就在這里。我剛剛摔在上面了。」泰斯爬了起來，幾分鐘後，把那個包上破布的樹枝給拖了回來。「來。」他扶著卡拉蒙站了起來。

「卡拉蒙，」過了一會兒，他說，「你想這要花我們多久時間才能到大法師之塔？我──我覺得好渴喔！而且，雖然自從我上次嘔吐之後，我有覺得好很多，但有時我的肚子還是覺得怪怪的。」

「我不知道，泰斯。」卡拉蒙嘆氣道。「在這種黑暗中我什麼都看不見。我也不知道我們走的方向對不對，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在不撞到東西的情況下走出這座森林──」

摩擦的聲音突然間又開始了，彷彿有個風暴讓這座森林來了個大搬家。一聽到樹木移動的聲音，卡拉蒙頓時覺得十分緊張，泰斯的身體也跟著緊繃起來。泰斯和卡拉蒙無助地站在黑暗中，束手無策地聽著樹木愈來愈近。樹枝碰觸著他們的肌膚，乾枯的葉子擦過他們的頭髮，在他們的耳中呢喃著奇異的語言。卡拉蒙顫抖的手握住劍柄，但他知道這一點用也沒有。但是，當樹木靠近他們身邊時，移動和摩擦的聲音突然間打住，樹木再度沉寂下來。

卡拉蒙伸出手，在他的左邊和右邊都碰到了堅實的樹幹。他可以感覺到背後的樹木也十分密集。他想到了一個點子。他將手伸進黑暗中，憑感覺觸摸著前方──路都清了出來。

「靠近我，泰斯。」他命令道。坎德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想不出反駁的話。兩人一起往前走進了樹木讓出來的空地中。

一開始他們小心地移動著，害怕會絆到樹根或是被樹枝纏住，甚至掉入坑洞中。但他們逐漸發現到，森林里的地面又平又乾，沒有任何障礙物，也沒有任何植物生存。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往哪個方向走，在完全的黑暗之中摸索著。樹木在他們面前讓出道路來，卻又在他們通過後緊密地靠在一起，毫無回頭餘地。任何想要離開的嘗試，都會被樹木所構成的屏障給遮擋住。

熱浪壓迫得令人無法呼吸。沒有風，沒有雨，原先的恐懼讓他們遺忘的口渴又開始困擾著他們。卡拉蒙將臉上的汗珠擦去，思索著這奇異的熱度，因為在森林里竟然遠比森林外面要熱，似乎這高熱是從森林本身製造出來的。這座森林比他上次來的時候來得更活躍──明顯比外界要來得活躍多了。在樹木搖動的聲音中，他可以聽見，或者是認為自己可以聽見動物的移動聲或鳥兒的振翅聲，甚至偶爾可以驚鴻一瞥看見動物閃閃發亮的眼睛。再度處在有生命的事物之中，並沒有讓卡拉蒙覺得比較安心。他可以感覺到牠們的仇恨，即使當他感覺到這沉重的仇恨時，他也可以明顯地知道，這並不是針對他。這是對牠們自己生命所感覺到的仇恨。

然後他又再度聽到鳥兒的歌聲，就如同他上次進入這個奇怪之地所聽到的一樣。高亢、純淨、甜美的歌聲，超越了眼前的死亡、黑暗和挫敗。云雀的歌聲出現了。卡拉蒙停了下來，感覺淚水刺痛了眼睛。美麗的歌聲讓他感覺獲得了解脫，心中的痛苦獲得了抒解。

東方的光芒亮了起來，

靜止下來，永遠都是早晨。

充滿了煥然一新的氣息，

化成了信仰和渴望。

云雀如同天使般飛升，

云雀如同天使般降臨。

從有如寶石般翠綠的草地上，

降臨至風的懷抱中。

即使云雀甜美的歌聲穿透了他的內心，但一陣粗嘎的叫聲卻讓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黑色的翅膀在他四周飛舞，他的靈魂上充滿了陰影。

東方的光芒亮了起來，

掙扎著逃出黑暗，

照本宣科地度過白日，

和漸漸變弱的云雀之聲交錯。

但黑夜是烏鴉的天下，

西方的黑暗，

是牠們心中翅膀的撲動，

如同巢中的噩夢般地巨大。

「卡拉蒙，這是什麼意思？」當他們受到那些憤怒的樹木導引，在森林中前進時，泰斯忍不住問。

問題的答案出現了，不是從卡拉蒙口中，而是從另一個深沉、悠遠，和擁有古老智慧的貓頭鷹一樣哀傷的聲音所娓娓道來的。

四季穿越夜晚，進入黑暗之中，

流逝的年代面對變幻的光影也要伏首稱臣，

不管清晨或黃昏，呼吸都變得空洞無力，

在日夜之中轉動。

因為戰場上總是飄浮著燐光，

屠宰場上也滿布著死亡之氣，

即使在正午，在陰暗的白楊樹林里，

也只有最頂端的樹木沾染到塵世間的光芒。

「這代表魔法已經失去控制。」卡拉蒙柔聲說。「不論是什麼力量在維持這座森林，都已經搖搖欲墜。」他顫抖著說，「不知道塔中會是什麼樣的景象。」

「如果我們能夠到塔中，」泰斯咕噥道。「我們怎麼知道這些可怕的老樹不會帶我們到斷崖的前面？」

卡拉蒙停了下來，在可怕的熱浪中不停地喘氣。簡陋的枴杖讓他的腋下隱隱生痛。他的腿又燙又腫，他很明白自己走不了多久了。他剛才也經歷過劇烈的嘔吐，試圖把體內的毒素都逼出來；最後他雖然覺得好多了，但隨之而來的乾渴卻更是種折磨。而且，正如同泰斯提醒他的，他也不知道這些樹木要帶他們去哪里。

卡拉蒙提高音量，但乾渴的喉嚨讓他只能發出沙啞的聲音。「帕薩理安！回答我，不然我就不再前進了！回答我！」

樹木開始搖晃起來，彷彿處在暴風的中心，但卻沒有任何的風可以降低卡拉蒙燒燙的體溫。鳥兒的聲音開始混雜、扭曲成一個恐怖的大合唱，讓人渾身毛骨悚然，想要徹底放棄希望。

即使連泰斯都有些喫驚，他悄悄溜近卡拉蒙身邊（當然是為了預防大漢需要安慰），但卡拉蒙仍然堅定地站著，瞪著無盡的長夜，絲毫不管周圍的混亂和騷動。

「帕薩理安！」他再度呼喊道。

然後，他聽到了他的回答──尖細、淒厲的尖叫聲。

卡拉蒙一聽見這恐怖的聲響，背脊上頓感一陣寒意。那聲尖叫聲穿透了黑暗和高熱，也蓋過鳥兒的歌唱聲，掩過樹木的摩擦聲。對卡拉蒙來說，似乎整個世界所殘餘的悲傷和恐懼都被保留下來，在剛剛那聲喊叫聲中發洩出來。

「天哪！」泰斯畏懼地低聲說，並握住卡拉蒙的手（預防萬一大漢會感覺到害怕）。「發生什麼事？」

卡拉蒙沒有回答。他可以感覺到森林中的怒氣變得更加猛烈，並且又多加了一股恐懼和傷悲。樹木似乎擠在他們身邊，推著他們，催促他們向前。那尖叫聲持續了會耗盡一個人胸中所有空氣的時間，接著暫停了一段換氣的時間，然後又繼續下去。卡拉蒙感覺自己全身上下開始冒冷汗。

他和泰斯繼續並肩走著。兩人的腳步愈來愈慢，更糟糕的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往前進，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他們唯一通往高塔的指標，就是那淒厲、刺耳的尖叫聲。

他們繼續蹣跚地向前，雖然泰斯盡可能扶著大漢，但對卡拉蒙來說，踏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已。他所受的傷讓他頭暈腦脹，很快地就完全失去了對時間的概念。他已經忘記自己為什麼來這里，也忘記自己要去哪里。在他漸漸迷濛的腦海中，往前一步又一步地走著，是他僅剩的意識。

他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一步，一步，一步──

他的耳邊毫不間斷的是恐怖、嘶吼的慘叫聲──

「卡拉蒙！」

那聲音穿透了他疲倦、痛苦的腦海。他有種感覺，這個呼喚聲似乎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不過，如果真是這樣，那這個聲音之前一定沒有穿透他昏沉的腦袋。

「什麼？」他咕噥著，此刻清楚地感覺到有一雙手抓著他，搖晃著他。他抬起頭，看著四周。「什麼？」他再度問道，掙扎著想要恢復清醒。「泰斯？」

「你看，卡拉蒙！」坎德人的聲音似乎有些模糊不清。他絕望地搖搖頭，試圖清除腦海中那層迷霧。

然後，他發現自己看得見了。那是光，月光！他眨眨眼看著四周。「森林呢？」

「在我們背後。」泰斯低聲說，彷彿提到它就會讓它突然出現般。「它至少把我們帶到了某處。我只是不太確定這是什麼地方而已。看看四周，你記得這里嗎？」

卡拉蒙環顧四周。森林的陰影已經消失了。他和泰斯站在空地中。他謹慎畏懼地迅速觀察著四周。

在他腳下是一個黑色的大洞。森林則在他們背後靜靜等待著。卡拉蒙不需要轉身就知道它在那邊，正如同他確定自己絕對無法再進入森林而活著離開一樣。它已經帶領他們來到了這里，從這里之後他們就得靠自己了。但這里是哪里呢？樹木在他們身後，但他們的面前空無一物，什麼也沒有。正如同泰斯說的一樣，他們好像站在懸崖前面。

烏云掩蓋了地平線，但是，至少目前為止，還不算是太靠近。他可以清楚看見天上的星辰和月亮；努林塔瑞發出豔紅的光芒，索林那瑞發出從來未曾見過的璀璨銀光。現在，也許是因為光芒和黑暗之間的強烈對比，原先只有他弟弟可以看得見的黑月努塔瑞，如今他也都看得見了。在月亮四周，星辰閃著眩目的光芒，但沒有任何一個比得過沙漏星座所激射出的刺眼光芒。

他唯一可以聽到的聲音就是身後森林憤怒的嗡嗡聲，以及前方所傳來刺耳、尖厲的慘叫聲。

沒有選擇了，卡拉蒙疲倦地想，沒有回頭的餘地了，森林不會同意的。死亡如果能夠終結這疼痛、飢渴，那這心中的痛苦，又算得了什麼呢？

「留在這里，泰斯。」他往前踏進黑暗中，並試著要掙脫泰斯的小手。「我準備要往前走一點點，先觀察一下──」

「喔，不要！」泰斯說，「沒有我你哪里都不能去！」坎德人的小手抓得更緊了。「你看，沒有了我，你在矮人的戰爭里惹上多少麻煩！」他加上一句，試圖趕走喉嚨中那種哽咽的感覺。「當我到達那里的時候，我還得要救你一命。」泰斯低頭看著腳邊的黑暗，咬緊牙關，堅定地抬起頭對大漢說，「我──我覺得如果死後──死後沒有跟你在一起，我會覺得很寂寞的。而且我現在就可以聽見佛林特說，『嘿，你這個笨頭，這次又惹上什麼大麻煩啊？喔，我看的出來，你已經擺脫那一大球的胖豬油，對吧！果然沒錯，現在我還得要離開這個舒服的位置，去找那個全身肌肉的大笨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蠢蛋可以幹出什麼事來──』」

「好吧、好吧，泰斯。」卡拉蒙用笑容打斷了他的話，腦中突然浮現那個頑固老矮人的形影。「千萬不要打擾到佛林特，不然我就會被一直嘮叨到世界末日。」

「而且，」泰斯感到更興奮。「怎麼會有人帶我們走了這麼遠的一段路，卻只是為了讓我們跳進洞穴里呢？」

「對啊，到底為什麼？」卡拉蒙若有所思地回答。他抓住枴杖，更有自信地往前走進黑暗中，泰斯緊跟在後。

「除非，」泰斯緊張地補上一句，「帕薩理安對我還是很不爽──」

## １─６

大法師之塔就在他們眼前──它是一個黑暗的物體，在星光和月光下的剪影，彷彿就是夜色的一部份。它已經矗立了數個世紀，是魔法的堡壘。其中收藏了來自各地、各時代、各法師手中所創造出來的魔法典籍和物品。

當法師們被教皇從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中趕出來時，他們將最珍貴的寶物從暴民手中搶救下來，帶來這里。他們和平地居住在此，躲在威萊斯森林的庇護下。年輕的魔法學徒被帶來這里接受試煉，無法通過試煉的失敗者只有一死。

雷斯林是在這里把靈魂獻給了費斯坦但提勒斯。卡拉蒙則被迫在這里觀看雷斯林殺死了雙胞胎哥哥的幻影。

卡拉蒙、泰斯和溪谷矮人噗噗帶著克麗珊娜昏迷的身體第二次來到這里。他們在這邊參與了三種袍色法師的會議；他們在這里得知了雷斯林野心勃勃的計劃，知道他要挑戰黑暗之後；他們也在這里遇上了雷斯林的學徒達拉馬，他同時也是法師議會派出的間諜。在這里，偉大的法師帕薩理安對著卡拉蒙和克麗珊娜施展了時空旅行的法術，將他們送回大災變前的伊斯塔。

泰斯在這里因為跳進魔法力場中，想要和卡拉蒙一起進行時空旅行，而無意間幹擾了那個法術。因此，被所有魔法定律所嚴格禁止出現的坎德人，讓不變的歷史洪流成為可以改變的時光之河。

現在卡拉蒙和泰斯回來了，他們到底會發現什麼？

卡拉蒙瞪著大法師之塔，心中因為恐懼和畏縮而感覺非常沉重。他的勇氣消失得無影無蹤。由於耳中縈繞著不斷傳出的淒厲、尖銳的叫聲，讓他無法跨進高塔。他寧願走回去，寧願面對森林中等待著的死神。此外，他也忘記了那里有扇門。那扇由黃金和白銀所打造的門依舊矗立著，堅定地阻擋著他進入高塔的道路。雖然它們看起來像是蜘蛛網般纖細，看起來像是滿天星辰中的黑色線條，似乎坎德人用一隻手就可以打開它們，但事實上，強大的魔法纏繞在這扇門上，即使是一整羣的食人魔，也無法衝破這道看似纖弱的屏障。

那個尖叫聲愈來愈近、愈來愈大聲。事實上，它清楚得就好像是來自──

卡拉蒙往前踏了一步，雙眉緊皺著。同時，那扇門出現在他的視線中──

尖叫聲的來源就在他面前。

那扇門沒有關起來，甚至連鎖都沒鎖。一片門依舊直立著，似乎魔法並沒有失效，另一片門卻看起來飽經蹂躪，只剩下一個門樞掛在門上，歪歪倒倒地在永不止息的熱風中搖晃著。隨著它不停地前後搖動，發出一種淒厲、尖銳的摩擦聲。

「這門沒鎖。」泰斯失望地說。他的小手其實已經開始翻找自己的開鎖工具了。

「沒錯，」卡拉蒙瞪著那發出怪聲的門。「我們聽到的是這個聲音，原來是門生鏽的聲音。」他應該要覺得鬆一口氣才對，但這只讓整件事變得更神祕。「如果帕薩理安或是某個傢伙不在上面，」他的眼光轉向看起來漆黑、空洞的高塔。「那麼到底是誰帶我們到這里來？」

「也許沒有人吧！」泰斯滿懷希望地說。「如果沒有人在，我們可不可以離開啊，卡拉蒙？」

「一定有人在。」卡拉蒙喃喃道，「是有什麼力量讓這些樹催促我們通過的。」

泰斯嘆口氣，低下了頭。卡拉蒙在月光下可以看見他沾滿淤泥的小臉。他的眼睛底下有著陰影，下脣微微顫抖著，一滴眼淚悄悄地從他的小鼻子上滾了下來。

卡拉蒙拍拍他的肩膀。「再撐一下囉！」他體貼地說，「再撐一下嘛，泰斯，可以嗎？」

泰斯很快地抬起頭，趕快把那滴不聽話的眼淚和它的同伴吞進肚子里，露出高興的笑容。「當然，卡拉蒙。」他說。即使他的喉嚨很痛，嘴脣乾裂脫皮，他還是忍不住要說，「你認識我很久了，我隨時都準備好迎接新的冒險。那里面一定會有很多好棒的魔法東西，你說對吧？」他看著沉默的高塔又繼續說，「當然都是一些人們不會發現不見了的東西。絕對不包括戒指，我已經受夠戒指了。先是一個讓我被傳送到法師城堡，遇到一個變態惡魔的戒指，然後第二個又把我變成老鼠，我──」

卡拉蒙很高興看到泰斯恢復了正常，就讓他繼續嘮叨下去。他一跛一跛地走向前，一手將搖搖晃晃的門推開──門竟然就在他眼前倒了下來，讓他大喫一驚。那門轟隆一聲倒在地上，把泰斯和卡拉蒙都嚇了一大跳。回聲在高塔黑色的表面和外牆間不停地反射，打破了酷熱、絲毫沒有動靜的黑夜。

「好吧，現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來了。」泰斯說。卡拉蒙的手再度握住劍柄，但這次他並沒有將劍抽出來。回聲中止了，寂靜緩緩地將他們再次包圍起來。什麼事也沒發生。沒有人出現，沒有人聲。

泰斯轉身扶著卡拉蒙一瘸一瘸地往前走。「至少我們不需要再聽那些恐怖的聲音了。」他跨過那壞掉的門，「我現在終於可以說出口，但是那尖叫聲實在讓我覺得心神不寧。而且那聽起來實在不像是門會發出的聲音，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它聽起來就像是──就像是──」

「就像這聲音──」卡拉蒙低聲說。

尖叫聲劃破夜空，擊碎了月光下的沉默。只不過這次有些不同，尖叫聲中可以聽得出來混有人的語言，但卻無法清晰地分辨出來。

卡拉蒙心知肚明地往回看，看見了意料之中的景象。那扇門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卡拉蒙，」泰斯吞嚥著口水，「那是──那是從──是從塔里面傳出來的──」

「殺了我！」帕薩理安嘶吼道。「結束這折磨！不要強迫我再繼續下去了！」

『你又強迫我忍受了多久呢？偉大的白袍之首啊！』一個帶著輕蔑的柔和聲音刺入他的腦海。法師痛苦地扭動著，但那聲音堅持不離開，像是蛆蟲般在他腦中鑽動。『你把我帶到這里來，將我獻給他，獻給費斯坦但提勒斯！你袖手旁觀他抽取我的生命力，搾得只剩分毫，好讓他能夠在這個空間中茍活。』

「是你自己和他達成約定的！」帕薩理安哭喊著，他蒼老的聲音在高塔空洞的走廊中傳遞著。「你可以拒絕他──」

『然後呢？光榮地死去？』那聲音大笑。『那是什麼樣的選擇？我想要活下去！我想要學習更高深的魔法！而且我也活了下來。但是，你卻自以為是，給了我那雙沙漏的眼睛，那雙只能看見四周生物的衰敗腐壞，那雙被詛咒的雙眼。現在，帕薩理安，看看你的四周！你看到了什麼？除了死亡還是死亡──死亡和衰敗──我們算是扯平了。』

帕薩理安渾身顫抖地哀嚎著。但那聲音毫無同情心、絲毫不受影響地繼續下去。

『扯平了。沒錯。現在，我將要把你碾成齏粉。因為，在你最後受到折磨的這段時間里，帕薩理安，你將會目睹我的勝利。我的星座已經在天空中閃閃發光。黑暗之後的星座已經開始漸漸消沉，很快地，祂就會永遠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等待著我的是我最後的敵人──帕拉丁。我已經看到祂的進逼。但是祂根本不足為慮，祂只是個彎腰駝背的老人，臉上刻畫著因為哀傷而留下的痕跡，這也將是祂的致命弱點。因為祂很虛弱；不只虛弱，而且還受到難以治癒的重創。正如同克麗珊娜──祂那可憐的牧師死在幻化多端的無底深淵中一樣。你將會看著我摧毀祂，帕薩理安，當戰爭結束後，當白金龍的星座化為流星殞落後，當索林那瑞的光芒被熄滅後，在你親眼目睹了黑月的威力和向唯一、至高無上的真神──也就是我，俯首稱臣後，你才會被釋放，在死亡的殿堂中找到你最後的歸宿！』

帕蘭薩斯的阿斯特紐斯用他那清晰、工整的字體不疾不徐地記下這段話，同時也記下帕薩理安的慘叫聲。他坐在大法師之塔的時空大門前，瞪著那時空大門陰影遍佈的深處，看著那比黑暗還要深邃的黑影飄浮在其中。只有一雙金色的眼珠，配合著沙漏狀的瞳孔，毫不鬆懈地瞪著他和被囚固在他身邊的白袍法師。

帕薩理安成了他自己高塔的囚犯。從腰部以上，他還是個活生生的人，白髮飄散在肩膀上，白袍掩蓋著一具削瘦、乾枯的軀體，黑色的雙眸瞪視著時空大門。他所看見的景象是如此的恐怖，許久以前就幾乎將他的理性給徹底摧毀了。但他卻無法移開自己的雙眼──從腰部以上他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從腰部以下，他是根大理石柱。帕薩理安在雷斯林的詛咒下，被迫要站在高塔的最頂端，親眼目睹這個世界的毀滅。

阿斯特紐斯──這個世界僅存的歷史學者，也是編年史的撰寫者，正在他身邊撰寫著克萊恩短暫、輝煌歷史的最後篇章。美麗的帕蘭薩斯，阿斯特紐斯所居住的地方和大圖書館的所在地，現在都已經灰飛煙滅，只剩下一堆焦黑的屍體。阿斯特紐斯來到這里──克萊恩上最後一棟建築，來目擊克萊恩的滅亡。當一切都結束後，他將會合上那本書，將它放到中立之神吉力安的祭壇上。而那，將會是一切的終結。

當阿斯特紐斯寫到了句子的結尾時，他感應到時空大門中的那雙眼眸正瞪視著他，他抬起頭，迎接那金色的雙眼。

『你是最初，』那身影說，『也將會是最終。當你記錄下我最終的勝利後，這本書將會合上。我將會君臨天下。』

「的確，你將會君臨天下。你將會君臨一個死滅的世界，一個被你的魔法所摧毀的世界。你將會單獨地統治它。你將會孤獨地處在那無形、永恆的虛無中。」阿斯特紐斯冷冷地回答，手中的筆沒有片刻停頓。帕薩理安在他身後哀嚎著，撕扯著稀疏的白髮。

阿斯特紐斯不露痕跡地將一切攝入眼中，同時也注意到那黑袍的身影握緊雙拳。『那是個謊話，老友！我將會創造！新的世界將會被我創造出來。我將會創造出新的、崇拜我的種族！』

「邪惡無法創造。」阿斯特紐斯說，「它只會摧毀。它將會自相殘殺，自取滅亡。你現在已經感覺到它正在日漸消耗著你，你現在已經可以感覺到靈魂正逐漸萎縮。看看帕拉丁的臉，雷斯林，看看那張你在達茍斯平原上，因為矮人的劍傷而看過一次的臉。你那時看見帕拉丁的憂傷與哀愁和現今一樣，雷斯林。你那時也知道，現在更明了，只不過你拒絕承認──帕拉丁不是為了自己感到傷悲，而是為你，為你感到可悲。」

「我們要沉入那無夢的睡眠並不費力。但對你而言，雷斯林，你將不會有機會沉眠。只有永無休止地行走著，傾聽著那永遠不會出現的聲音；永不止息地注視著那無光、無暗，萬物皆空的虛無，永無止盡地嘶吼著無人聽得見，無人回答的詛咒。不管如何巧思奇謀，你都沒任何對象可以施展。最後，在你無計可施、絕望的瘋狂當中，你將會像餓瘋的蛇般，抓起自己尾巴，餵食你自己飢渴的靈魂。」

「但除了空虛之外，你什麼都不會得到。你將會永遠地在這虛無之中存在，一個小點，一個黑洞，將附近所有的一切都吸進去，只為了滿足你永不休止的飢渴──」

時空大門的影像開始模糊起來。阿斯特紐斯猛然抬起頭，清楚地感覺到那金色雙眼背後的意志動搖了。他穿透那鏡般的雙眸，進入他意志的深處，一瞬間，看到了他所描述的痛苦和折磨。他看見一個靈魂被困在自己所設下的陷阱中，驚慌孤獨地找尋出口。有生以來第一次，阿斯特紐斯感覺到了同情。他的手將書頁摺了起來，站起身，對著時空大門伸出了另一隻手──

但是，接著是笑聲──奇異、嘲弄、苦澀的笑聲。不只嘲笑他，也嘲笑發出笑聲的人。

時空大門中的黑袍身影消失了。

阿斯特紐斯嘆了口氣，坐回位置上，幾乎在那同時，時空大門中開始閃動魔法的閃電──那是帕拉丁和征服了黑暗之後，並且取而代之的年輕人最後的會面。

外界的閃電也在四處奔竄著，刺痛了兩人的雙眼。雷聲隆隆，高塔的礎石搖晃著，地基也跟著劇烈震動。狂風怒吼，連帕薩理安的哭喊聲也被壓了下來。

蒼老的法師抬起憔悴不堪的臉，轉過頭去看著窗外的恐怖景色。「這就是終結。」他骨瘦如柴的手虛弱地在空中揮動著。「一切事物的終結。」

「沒錯。」阿斯特紐斯皺起眉頭，對於高塔突然間的震動讓他寫錯一個字感到十分惱怒。他更堅定地拿起書，眼睛看著時空大門，書寫著、紀錄著最後的一場戰役。

在幾分鐘之內，一切都結束了。銀白光石破天驚的一閃，揮灑出最終美麗的一瞬，隨即就消失了。在時空大門之中，只剩下一片黑暗。

帕薩理安啜泣起來。他的眼淚落在地上，讓整座高塔也起了共鳴。彷彿它也預見了末日的到來，恐懼地顫抖著。

阿斯特紐斯不顧如雨般落下的落石和起伏不定的地面，冷靜地寫下最後一句話──

『在五月的第四天，三五八年，克萊恩的歷史走到了盡頭。』

最後，阿斯特紐斯嘆口氣，開始將書緩緩地合上。

一隻手猛然捶在書頁上。

「不行！」一個堅定的聲音。「我不能容許它就這樣結束。」

阿斯特紐斯的手不可遏抑地顫抖起來，在紙上滴了一大滴墨漬，遮掩了最後幾個字。

「卡拉蒙──卡拉蒙．馬哲理！」帕薩理安哭喊著，對著大漢伸出顫抖的手。「原來在森林里我聽到的就是你！」

「你懷疑我嗎？」卡拉蒙皺起眉頭。雖然他對眼前的景象感到十分震驚，但仍覺得很難對大法師感到同情。看著帕薩理安的下半身變成石頭，卡拉蒙腦中只想得起他弟弟在這座塔里所經歷的磨難，以及自己和克麗珊娜女士被送回伊斯塔後所經歷的折磨。

「不，我不是懷疑你！」帕薩理安揮舞著手。「我是懷疑自己的理智！難道你不明白嗎？你怎麼能夠出現在這里呢？你怎麼可能在摧毀這個世界的魔法戰爭中倖存下來？」

「他沒有。」阿斯特紐斯嚴肅地說。他恢復了鎮定，將那本打開的書放在腳邊，站了起來。他瞪著卡拉蒙，指控似地伸出手指。「這是什麼騙術？你死了！這代表什麼──」

卡拉蒙一言不發地將泰索何夫從他背後給拉了出來。泰斯受到這種嚴肅氣氛的感染，敬畏得只敢躲在卡拉蒙身邊，圓睜著大眼，用懇求的眼神看著帕薩理安。

「你──你想要我解釋嗎，卡拉蒙？」泰斯小聲地，用禮貌的聲音詢問道，但在隆隆的雷聲中幾乎沒人聽見。「我──我想，我想要告訴你，我為什麼會干擾那個時光旅行的法術，然後──因為雷斯林給了我錯誤的指示，我才會把那個時光旅行裝置給弄壞。我──我想有一部份的確是我的錯，而且我還想要告訴你，我到底是怎麼樣在無底深淵里遇到可憐的尼修──」泰斯的眼中充滿了淚水。「而且還可以告訴你，雷斯林是怎麼殺死他──」

「這些我都已經知道了。」阿斯特紐斯打斷他的話。「那麼，你能來到這里是因為坎德人的原因。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卡拉蒙．馬哲理？」

大漢將目光轉向帕薩理安。「我對你沒有任何的同情，法師。事實上，在這一點上我和雷斯林一樣。也許你將我和克麗珊娜女士送回伊斯塔有你的理由。如果是這樣，」卡拉蒙舉起一隻手，阻止了準備要開口的帕薩理安。「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你要承受的，不是我。現在，我知道自己有能力改變歷史。因為雷斯林告訴我，由於這位坎德人，我們有了改變歷史的能力。」

「我擁有那個魔法裝置，我可以前往歷史中的任何一個時間點。告訴我是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導致了這徹底的毀滅。我將會盡全力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卡拉蒙的目光從帕薩理安的身上轉移到阿斯特紐斯。歷史學者搖搖頭，「不要看我，卡拉蒙．馬哲理。我的立場和在所有事物中是一樣中立的。我沒辦法給你任何幫助。我只能給你這個警告──你可以回到過去，但是你也可能發現自己什麼都無法改變。在激流中的一個小漣漪，這可能就是你努力的結果。」

卡拉蒙點點頭。「如果這就是我的下場，那麼至少在我將死之際能夠知道自己已經盡力彌補過去的失敗。」

阿斯特紐斯用銳利、毫不動搖的眼神打量著卡拉蒙。「你所說的是什麼失敗，戰士？你冒著生命危險追逐你的弟弟回到過去。你已經盡了力，你用盡渾身解數試圖向他證明那條黑暗的道路只通往他自己的末日。」阿斯特紐斯對著時空大門指了指。「你聽見我對他所說的話？你知道他將會面對什麼？」

卡拉蒙無言地再度點點頭，臉色蒼白、憔悴。

「那麼告訴我吧！」阿斯特紐斯冷冷地說。

高塔開始震動。狂風不斷擊打著牆壁，閃電將漆黑的夜變成了蒼白、刺眼的白天。他們所處的狹小、空無一物的房間也跟著震動起來。雖然此處除了他們之外沒有別人，卡拉蒙卻覺得隱約聽見飲泣的聲音，慢慢地，他才意識到這是高塔所發出的共鳴聲。他不安地看著四周。

「你還有時間。」阿斯特紐斯坐回板凳上，拿起書，但他並沒有將其合上。「不過可能不久了。但時間依然是有的。你要從哪里開始？」

卡拉蒙顫抖地吸口氣。然後他眉頭緊鎖，義憤填膺地看著帕薩理安。「那是個陰謀，對吧，法師？是個想讓我達成你們做不到之事的陰謀──那就是阻止雷斯林驚人的計劃。但是你失敗了。你將克麗珊娜送回過去，目的就是想讓她死在那邊，因為你害怕她。但是她的意志、她對雷斯林的愛比你想像的要堅強。她活了下來，而且，被她自己的愛和野心所矇蔽，她跟隨雷斯林進入了無底深淵。」卡拉蒙皺著眉。「我不明白帕拉丁為什麼會回應她的祈禱，為什麼會給她進入無底深淵的力量──」

「諸神的行事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卡拉蒙．馬哲理。」阿斯特紐斯冷漠地打斷他的話。「你有什麼資格評斷祂們？也許祂們也會犯錯，或者是祂們寧願拿手中最大的籌碼來冒險，希望能夠獲得最好的結果。」

「不管怎麼說，」卡拉蒙的臉色陰沉、十分痛苦。「法師將克麗珊娜送回了過去，也將進入時空大門的鑰匙交到我弟弟的手上。祂們失敗了，諸神失敗了。我也失敗了。」卡拉蒙用一隻顫抖的手抓弄著他的頭髮。

「我以為我可以說服雷斯林離開他所走的死路。我早就應該知道的。」大漢苦笑著說。「我說過什麼可笑的話曾經對他產生過影響的？當他站在時空大門前，準備要進入無底深淵時，他一告訴我他的計劃，我就離開了。一切都發生得很快。我轉過身，頭也不回地就走了。」

「啐！」阿斯特紐斯哼了一聲道，「你還能幹什麼？他那時的力量遠遠超乎你我想像之外。他光用他的意志和力量就將魔法力場給支撐起來。你根本殺不了他──」

「你說的沒錯，」卡拉蒙將目光移開房間，轉而看向窗外風暴、閃電肆虐的天空。「但是我應該要跟隨他，跟隨著他直入黑暗之中，即使這代表了我生命的終結。我應該讓他看看我願意為了親情而犧牲，正如同他願意為了野心和魔法而犧牲一樣。」卡拉蒙目光轉回來。「然後他才會尊重我，他纔有可能會聽我的。所以我要回去。我要進入無底深淵。」他不理泰索何夫恐懼的低呼聲。「我將會完成我的使命。」

「你的使命？」帕薩理安瘋狂地重復道。「你根本不了解這代表什麼！卡拉蒙──」

一道刺眼、耀目的閃電在房間里爆開來，把所有人都震飛撞上牆。當雷聲隨之而來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聽得見那理應震耳欲聾的響聲。然後，一陣刺耳的慘叫聲蓋過了爆炸聲。

那充滿痛苦的叫聲讓卡拉蒙渾身一顫，他張開了眼，卻希望自己永遠不要再看見相同的景象。

變成石柱的帕薩理安現在已經變成一根火柱！法師無助地被困在雷斯林的法術之中，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火焰一寸一寸地吞噬著他無法動彈的身體。

泰索何夫不忍地用手遮住臉，躲在角落。阿斯特紐斯被從原先坐著的位置震倒在地上，他的手立刻伸到那本書上。飛快地開始記述著。但他的手變得僵硬，筆從他的手中掉落下去。他再次開始合上書頁──

「不行！」卡拉蒙大吼。他拚了命地伸出手擋在書頁之間。

阿斯特紐斯注視他，卡拉蒙在那雙不受時光影響的眼眸瞪視下退縮了。他的手顫抖起來，但卻依舊堅定地壓在白色的書頁和皮製封面之間。瀕死的法師淒慘地哭喊著。

阿斯特紐斯鬆開了那本打開的書。

「拿著這個。」卡拉蒙合上書頁，將珍貴的書塞進泰索何夫的手中。泰斯愣愣地點頭，緊緊抱著幾乎和他人一樣大的書，害怕地躲回原來的角落，畏懼地瞪視著四周。卡拉蒙則是飛快地衝向那個快要死掉的法師。

「不行！」帕薩理安尖聲怪叫道。「不要靠近我！」他飄逸的白髮和鬍鬚開始嗶剝作響，他的皮膚冒泡，發出嘶嘶聲；噁心的血肉燒焦味和硫磺昧混合在一起，讓人忍不住作噁。

「告訴我！」卡拉蒙舉起手遮擋著高熱，盡可能地靠近法師。「告訴我，帕薩理安！我應該怎麼做？我要怎麼阻止這悲劇發生？」

法師的眼珠開始融化，他曾經是臉的器官都已經燒得焦黑變形，原先被稱作嘴的地方只剩下一個畸形的黑洞。但他臨死前所說的話像是一道閃電般，永遠地烙印在卡拉蒙的腦海中。

『絕對不能讓雷斯林離開無底深淵！』

## ２─０黑玫瑰騎士

索思爵士坐在孤寂的達加堡廢墟中那張斑駁、焦黑的王座上，橘色的雙眼在無形的眼窩中熊熊地燃燒著，這是那飽經摧折的索蘭尼亞騎士盔甲中，還隱藏著被詛咒的生命的唯一線索。

索思獨自一人坐著。

死靈騎士趕走了所有的隨侍，那些生前為它效忠，死後也跟著一起受到詛咒，必須永恆追隨它的騎士。它也趕走了那些報喪女妖，是那些精靈女子導致了它的墮落，因此註定必須和它度過永劫的黑夜。數百年來的每個夜晚，索思爵士都命令這些不幸的女人和它一起熬過被詛咒的每一分、每一秒。每個夜晚，當它坐在殘破的王座上時，它強迫她們永無休止地吟唱那首敘述了它和女人間的悲劇歌謠。

那首歌給索思帶來苦澀的折磨，但它欣然接受這種痛苦。這比在其他時候必須忍受的絕對空無要好上不只十倍。但，今夜，它並沒有聆聽這首歌。相反地，它傾聽著自己的故事，傾聽著如同夜風輕撫過這座殘破廢墟所發出來的清柔悲嘆聲般的故事。

「很久以前，我是高階索蘭尼亞騎士。那時我擁有一切──英俊、有魅力、娶了個即使不算美麗，卻家財萬貫的女人。我的騎士們都對我忠心不貳。沒錯，人們羨慕我，羨慕達加堡的索思爵士。」

「在大災變降臨前的那個春天，我和隨從們離開了達加堡，前往帕蘭薩斯。騎士評議會正準備要展開，而這需要我的出席。我對評議會一點都不感興趣，因為評議會每次都在枝微末節的規章上永無止盡地爭吵。但是一羣騎士聚在一起一定會有美酒、聊天的好夥伴、有關冒險和戰爭的故事，那纔是我去的原因。」

「我們不疾不徐地騎著，絲毫沒有趕路的急迫，每天都是在吹噓和歌曲中度過。如果可能的話，晚上我們會住在旅店中，萬一不行，我們也毫無怨言地睡在滿天星斗之下。那時還是早春，天氣很好，陽光暖洋洋地照在我們身上，清和的微風降低太陽所帶來的熱度。那年春天，我三十二歲，生命中的一切都非常順利。那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

「然後，有天晚上──我詛咒那晚閃耀著的該死銀月──我們在野外紮營，一聲叫喊聲劃破黑暗，讓我們從沉睡中驚醒。那是名女子的叫聲，然後是許多女子的驚呼聲，混雜在食人魔粗魯的喊叫聲中。」

「我們抓起武器，不假思索地投入戰鬥。那場勝利得來十分容易，因為他們只不過是羣強盜而已。大多數的食人魔一看到我們就逃得無影無蹤，但是他們的首領不知道是太過勇敢還是喝醉了，拒絕放棄到口的獵物。我個人並不怪他，因為在他手上的是一名美麗的精靈女子。她的風采在月光下散發出光芒來，她的恐懼更增加了她脆弱的美麗。我單槍匹馬地向他挑戰。經過一番搏鬥之後，我獲勝了。我也獲得了獎品，啊，多麼甜美苦澀的獎品啊──我抱著那名昏倒的精靈女子回到她同伴的身邊。」

「我現在依舊可以看見她柔細的金色長髮在月光下閃閃發亮的模樣。當她醒過來時，我可以看見她的雙眼凝視著我；直到現在我還是可以看見那雙眼眸中滿溢著她對我的愛。她也從我眼中看見了我無法隱藏的仰慕之情。我的妻子、我的榮譽和我的城堡，這一切都在那一眼中四散紛飛。」

「她開口道謝；呵，那是多麼嬌羞的神情哪！我將她送回那些精靈女子身邊，她們是取道帕蘭薩斯前往伊斯塔朝聖的牧師。她只是名輔祭。她在這次的朝聖之旅中將會晉升為真正的神眷之女。我將她交給那羣女子，和我自己的手下回到營區。我試著要入睡，但是那苗條、年輕的身影彷彿仍舊躺在我的臂彎里。我從不曾像這樣被炙烈的熱情所折磨。」

「當我睡著時，我的夢是場甜美的試煉。當我醒來時，必須要和她分離的想法像把刀子般刺穿了我的心。我拂曉就起牀，回到了精靈的營地。我編造出一個路上會有地精劫掠的謊言，輕易地說服那些精靈女子接受我們的護衛。我的手下當然更不會反對和這些可人的伴侶一同旅行，所以我們和她們一起出發了。但這並沒有減輕我的痛苦。反而更加劇我的思念。我日復一日地看守她，騎在她身邊，但還不夠靠近！夜復一夜，我孤枕難眠，思緒混亂不已。」

「我想要她，比任何人都想要！但我是名騎士，我立下重誓要遵守騎士信條和規章，我更立下了神聖的誓言要忠於我的妻子；身為領袖，我更必須要帶領著屬下迎向榮耀。我天人交戰了許久，最後，我相信自己終於戰勝了邪念。我對自己說，明天，我就要離開；祥和平靜的感覺浸浴我全身。」

「我真的打算要離開，而且已經決定動身了。但是，該死的命運捉弄了我！我在距離營區很遠的森林里打獵，卻遇到被派出來採集草藥的她。」

「她孤身一人，我也是。我們的同伴都在很遠的地方。我在她眼中看到愛火依舊燃燒著。她解開髮帶，如云的金髮落瀉在肩上。我的榮譽、我的決心都在一瞬間被慾望的烈火燒得灰飛煙滅。她在我的誘惑下很容易就落入我的掌握中，可憐的小東西。一個炙熱的吻，然後另一個。我將她輕輕地放在翠綠的草地上，我的手輕撫著她，我的脣封住了她軟弱的抗議──我徹底佔據了她的身心──吻去她的淚珠──」

「那一夜，她又再度來到我的帳篷里。我迷失在幸福的海洋中。我當然對她立下了海誓山盟，不然我還能怎麼辦？一開始，我不是真心的。我怎麼能夠？我已經是有家室的人了。一名富裕的妻子，我需要她的金錢資助，因為我的開銷很大。但是，有一夜，當我抱住那精靈女子時，我知道自己絕對不可能放棄她。於是，我做了適當的安排，讓我的妻子永遠地消失──」

「我們繼續旅程。但是此時，精靈女子們開始懷疑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白天很難隱藏我們之間祕密的微笑，更把握每個機會偷偷相聚。」

「到了帕蘭薩斯後，我們必須分開。精靈女子們在教皇本身親臨城中時，所居住的華宅住了下來。我的手下們則在旅店中安身。因為我沒辦法前去找她，所以我很有信心她必定會找到和我相會的方法。第一個晚上過去了，我還不怎麼擔心，第二個晚上，第三個晚上依舊音訊全無。」

「最後，我房間的門上傳來了敲門聲。但那並不是她。而是索蘭尼亞騎士的天位騎士，身邊跟著三種不同信仰的騎士領袖。當我一看到他們時，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她發現了真相，出賣了我。」

「最後我才知道，背叛我的並不是她，而是那些精靈女子。我的愛人病倒了，當她們替她治療時，發現她懷了我的孩子。她沒有告訴任何人，甚至連我都不知道。她們告訴她我已經結婚了，更糟糕的是，有關我妻子『神祕』消失的消息正好在此時傳到了帕蘭薩斯。」

「我遭到逮捕，被押著在帕蘭薩斯的大街上遊街示眾。我成了那些賤民粗俗笑話和咒罵的箭靶。他們喜歡看見騎士被貶低到和他們相同的地位。我發誓，總有一天，我將會對他們和他們的美麗城市展開復仇。但當時一切看來都已經絕望了。我的審判十分地快速。我被判死刑，因為我背叛了騎士精神。我被剝奪了領地和頭銜，將會被人以我家傳的寶劍割開喉管。我接受這樣的懲罰。由於我依然認為是她出賣了我，所以我甚至期待死亡的降臨。」

「但是，在我即將赴死之前，我忠實的夥伴們將我救了出來。她和他們在一起。她把一切告訴了我，她也告訴我她腹中懷了我的小孩。」

「她說，那些精靈女子原諒了她，雖然她再也不能夠成為神眷之女，但是她仍然可以和族人居住在一起，但她的不名譽將會跟著她一起進入墳墓中。可是她無法忍受不和我道別就離開。她愛我，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明顯的事情了。但是我仍然可以看得出她所聽到的故事讓她備感困擾。」

「我撒了一些有關我妻子的謊，她也天真地相信了。我相信即使我告訴她白天就是黑夜，她也會相信的。當她放下了心頭的重擔後，她同意和我私奔。我知道這是她來找我真正的原因。我的手下跟隨著我們，一起逃回了達加堡。」

「那是段非常艱險的旅程，一路上不斷地被其他的騎士追擊。但是我們最後還是抵達了目的地，並且死守在城堡中。那是個易守難攻之地，因為它位在險峭的懸崖上。我們擁有大量的存糧，可以讓我們很輕易地度過即將到來的冬天。」

「我應該已經滿足於我的新生活和新的新娘──那場婚禮真是諷刺啊！那時，我心中充滿了罪惡感，更糟糕的是，我開始懷念我失去的榮譽；我意識到自己雖然逃出了囚籠，卻只是被困入另外一個囚牢中，而這一切竟是我自己的選擇。我逃出死神的魔掌，卻面臨了黑暗、痛苦的生活。我變得陰鬱、悶悶不樂。我一向容易被激怒、容易動手，現在變得更糟糕了。在我毆打了幾名僕人後，他們全都逃光了。我的手下開始躲我。然後，某天夜晚，我竟然打了她──我深愛的她！在這個世上唯一能給我安慰和同情的她！」

「凝視她眼眶中的淚水，我看見自己所變成的怪物。我將她摟入懷中，懇求她的諒解。她如云般的秀髮包圍著我，我可以感覺到小生命在她的腹中踢動著。我和她兩人一起跪在地上懇求帕拉丁。我告訴神，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來換回我失去的榮譽，只要求我的兒子或女兒不需要負擔我的恥辱。」

「帕拉丁回應了。祂告訴我有關教皇的事，告訴我教皇準備對諸神所提出的無理要求。祂告訴我，除非有人願意像修瑪一樣為了無辜者而犧牲自己，否則整個世界都將感受到諸神的怒氣。」

「帕拉丁的聖光籠罩著我，我飽經折磨的靈魂被祥和之氣所包圍。如果能夠拯救世界，並且讓我的子女在榮耀中成長，我的生命又算得了什麼？！我騎往伊斯塔，全心全意地想要阻止教皇，滿心歡欣地知道帕拉丁與我同在。」

「但是，另一位神，黑暗之後，在那次的旅程中也和我同行。祂喜愛看著那些受折磨的靈魂痛苦掙扎。祂用什麼來擊敗我？就是那些精靈女子，那些和我一樣服侍著相同神祇的牧師。」

「這些女人早已忘卻帕拉丁的聖名。她們和教皇一樣，被自以為是的善良所遮蔽，什麼都看不見。我卻也毫無戒心地讓她們知道了我的任務。她們感到無比恐懼，絲毫不相信諸神會懲罰這個無知的世界。她們唯一的目標，就是有一天能讓克萊恩上只有善良（也就是精靈們）能夠生存。」

「她們必須阻止我。而她們也成功了。」

「黑暗之後十分狡詐。祂知道男人內心深處的黑暗。即使我面前有千軍萬馬，我也會義無反顧地殺上去。但是精靈女子的溫言軟語像劇毒般滲進我的血液中。她們說，我的精靈妻子實在太聰明了，可以這樣輕易地擺脫我。現在她有了我的城堡、我的財富，一切都只屬於她一個人，不需要再受到人類丈夫的拖累。我真的確定那肚中的嬰兒是我的嗎？她和我許多的手下都曾經同行過。當那天晚上她離開我的帳篷後，誰知道她又去了哪里？」

「她們並沒有說謊。她們從來沒有直接說她的壞話。但是她們的話語嚙咬著我的靈魂，折磨著我。我還記得她們所說的話、那些可能性、臉上的表情。我很確定我已經被出賣了。我可以捉姦在牀！我一定會殺了他！我要把那個淫婦折磨到死！」

「我轉身離開了伊斯塔。」

「我一回到家，立刻踢倒城堡的大門。我的妻子警覺到狀況不尋常，立刻站起來迎接我，手中還抱著她的嬰兒。她的臉上有著絕望的神情，而我卻將它當作罪惡感的顯露。我詛咒她，更詛咒那個小孩。就在那一瞬間，燃燒的大山擊中了安塞隆大陸。」

「星辰從空中墜落，地面開始搖晃，爆裂開來。一盞裝有數百枝蠟燭的吊燈落了下來。一瞬間，我的妻子就陷入了熊熊烈火之中。她深知自己無法逃過一死，拚著最後一口氣將孩子遞給我，希望能夠讓他逃過這悲慘的命運。但當時我的心中充滿了妒火，我遲疑了，最後甚至轉過身去。」

「在她死前，她將諸神的怒火投射在我的身上。『今夜你必將死在烈火中！』她尖聲嘶吼道，『你的兒子和我將會落得一樣的下場！但你將永遠活在黑暗中。你今晚的愚行每害死一個人，你都必須替他們再活一次！』她在慘叫聲中死去。」

「火勢擴散開來。我的城堡很快就陷入熊熊烈火之中。我們用盡辦法都無法撲滅這奇異的烈火。它甚至連巖石都燒融了。我的手下試著逃跑。但是，就在我的眼前，他們一個個地爆成火球。在城堡中，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活口。我孤單地站在雄偉的廳堂中，四周都被熊熊的烈火所包圍。我眼睜睜地看著火焰愈逼愈近──愈逼愈近──」

「我在難以用筆墨形容的痛苦中死去。當死神終於降臨之時，我卻依舊無法解脫；就在我要閉上眼時，又會被迫再度睜開，接受永無止休的折磨。在無盡的歲月里，夜復一夜，我坐在王座上，聽著那些精靈女子吟唱著我的故事。」

「但是，奇蒂拉，這一切在妳出現之後就結束了──」

「當黑暗之後召喚我來為祂在戰場上效力，我告訴祂，我願意為第一個有膽在達加堡中過夜的龍騎將效命。只有一個膽大包天的傢伙敢這麼做，那就是妳，我的美人。妳，奇蒂拉。我因為這件事而欣賞妳。我欣賞妳的勇氣、妳的劍術以及妳從不動搖的決心。我在妳的一舉一動之中看到了我自己。我看到了我本來可能成為的英雄。」

「當我們在黑暗之後垮臺的混亂中逃出奈拉卡後，我協助妳殺死了其他的龍騎將。我幫助妳抵達了聖克仙城，我讓妳在那里再度建立起妳的大軍。當妳的弟弟雷斯林意圖挑戰黑暗之後時，我協助妳來破壞他的計劃。的確，我對於妳反而被他利用並不感到驚訝。在我遇過的所有生靈中，他是我唯一恐懼的對手。」

「我甚至對於妳的風流韻事感到十分感興趣，我的奇蒂拉，我們死靈是無法感覺到慾望的。那是血液中流動的熱情，而我們冰冷的肢體中已經沒有這些維持生命的液體。我看著妳玩弄那個弱小的半精靈坦尼斯，把他整得七葷八素，我和妳一樣享受這整個過程。」

「但是奇蒂拉，看看妳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主人變成了奴隸。為了什麼？只是一名精靈！喔，當妳提到他的名字時，我可以看見妳眼中的烈火。當妳拿著他的信時，我可以看見妳的手正微微地顫抖。當妳應該花時間規劃作戰時，妳竟然分心思念著他。甚至妳的將軍們都再也無法吸引妳的注意。」

「沒錯，我們這些死靈無法感覺到慾望，但是我們可以恨，我們可以嫉妒，我們可以著迷。」

「我可以輕易地殺死達拉馬，這名魔法學徒相當不錯，但卻不是我的敵手。他的主人？雷斯林？啊，那就沒這麼簡單了。」

「在無底深淵中的吾主啊，小心雷斯林！他將是禰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且，在最後，禰必須要單獨面對他。在禰的空間中沒有我置喙的餘地，黑暗陛下。但是，也許我在這里可以幫得上忙。」

「沒錯，達拉馬，我可以殺了你。但是我知道死是什麼感覺，那隻不過是種短暫的折磨。它的確會帶來痛苦，但很快就結束了。有什麼能比茍延殘喘地在這個活人的世界上，聞著他們的血肉、聽著他們的笑語，知道這些永遠永遠都不會是你的來得更痛苦？但是，闇精靈，很快你就會知道了──」

「至於妳，奇蒂拉，記得這件事。我寧願忍受這種痛苦，我寧願再被折磨一百年，我也不願意見到妳再度躺在活人的臂彎中！」

死靈騎士沉思著，它的心思如同包圍著城堡的多刺黑玫瑰般繁雜糾纏。骷髏戰士們在廢墟中來回巡邏，每個人都固守在生前的崗位上。精靈女子們揮舞著乾枯、毫無血肉的手，哀泣著它們不幸的命運。

索思什麼都聽不見，什麼都感覺不到。它坐在焦黑的王座上，目不轉睛地瞪著地上一塊漆黑的痕跡。在這麼多年來，它用盡自己的所有法力都無法消除的痕跡──一個女人的陰影──

最後，隱形的嘴脣露出微笑，橘色的火眼在永夜中突然暴射出光芒。

「妳，奇蒂拉，將會永遠成為我的人──」

## ２─１

馬車顛簸地停了下來。馬兒嘶叫著，不安地抖動，讓韁繩也跟著發出了叮噹聲，同時馬蹄不安分地在地上空踏。彷彿急著要快點結束這趟旅程，回到牠們安適的馬廄中。

馬車的窗戶伸進了一顆頭。

「早安，大人。歡迎來到帕蘭薩斯，請告知大名並說明來意。」這照本宣科的話語，是出自於一名剛上任不久的年輕官員口中。守衛瞪視著馬車內部，試著適應車內的陰暗。晚春的太陽與這名年輕人的表情一樣明亮，也許是因為他也才剛剛上任不久。

「我是半精靈坦尼斯，」馬車中的人說，「我來此是受到神眷之子伊力斯坦的邀請。我這里有封信，如果你可以暫等片刻，我可以──」

「坦尼斯大人！」那張臉突然間漲紅得和他鮮豔的制服一樣。「請您見諒，大人。我──我沒認出來──是因為我沒看見，否則我一定可以認出您來的──」

「該死，拜託──」坦尼斯惱怒地說，「不要因為盡責而道歉。這是那封信──」

「不，大人。我是說我以後不會道歉的。實在對不起您，大人。那封信？不用了不用了。」

守衛結結巴巴地敬了禮，一不小心頭撞到馬車的窗戶，袖口的蕾絲又夾在門邊；最後在狼狽地再度敬禮後纔回到崗位上。而這時，他的衣服已經亂得像是剛和一羣大地精打過仗一樣。

坦尼斯露出若有所思的微笑，當馬車繼續往舊城牆進發時，他往後一靠開始沉思。守衛是他的點子，坦尼斯花了很多心力才說服帕蘭薩斯家族的阿摩薩斯城主（註１）不只應該把門封閉起來，更應該加上守衛纔行。

「但人們可能會覺得不受歡迎，他們可能會覺得被冒犯了。」阿摩薩斯抗議道。「而且，戰爭早就已經結束了。」

坦尼斯再度嘆氣。他們什麼時候才會學乖？永遠不會。他悶悶不樂地看著窗外的景色，心中想著。這座城市是安塞隆大陸上自從長槍之戰結束後，發展得最為奢華、最為熱鬧、最為紙醉金迷之地。事實上，戰爭結束到今年春天也不過才兩年（註２）。

這又讓坦尼斯忍不住嘆氣。該死！他根本忘記了！終戰日！那是多久以後？兩週？三週？他必須穿上那愚蠢的裝扮──索蘭尼亞的儀典盔甲、精靈們的禮服、矮人的勳章。豐盛的晚餐將會讓他整夜睡不好，枯燥的演說將會讓他在晚餐時忍不住打盹，而且，羅拉娜──

坦尼斯吃了一驚。羅拉娜！她一定記得這件事的！當然！他怎麼會這麼遲鈍？當他們幾週前參加完在奎靈那斯提舉行的索拉斯特倫的喪禮時，才剛回到索蘭薩斯的家園；之前他剛去過索拉斯試圖找尋克麗珊娜女士，卻失敗了。一封用流暢的精靈字體所撰寫的信寄到羅拉娜手中──

『速來西瓦那斯提！』

「我一個月內就會回來，親愛的。」她溫柔地親吻著他。而她眼中隱隱蘊含著笑意，就是那雙迷死人的眼睛！

她果然是拋棄了他！把他留下來參加這些要命的儀式！而她將會回到精靈的故鄉去逍遙，雖然該處依舊在和羅拉克的噩夢掙扎著，但比起和阿摩薩斯城主聊天絕對是好多了──

坦尼斯突然意識到自己在想些什麼。西瓦那斯提的影像浮現在腦海中──包括那些泣血的變形樹木，以及那些精靈不死戰士從陰影中出現的扭曲臉孔，接著，阿摩薩斯晚餐派對的景象也浮現出來──

坦尼斯開始大笑。他寧願和那些不死戰士正面交鋒！

至於羅拉娜，他不怪她。這些儀式對他來說已經夠辛苦了，對羅拉娜來說卻更是苦差事，因為她是帕蘭薩斯人崇拜的對象，是他們的黃金將軍。除了讓她多休息一下之外，他們幾乎願意為她做任何事。在上次的終戰紀念日慶祝結束後，坦尼斯是抱著妻子回家的。她看起來似乎比經過三天不眠不休的戰鬥還要疲倦。

他羨慕能夠待在西瓦那斯提的妻子，她能夠重新種植那些花朵，努力安撫那些飽經夢魘折磨的樹木，讓它們恢復健康。並且拜訪阿爾瀚娜．星光──現在是她的大嫂了。她也將會回到西瓦那斯提，不過她的新丈夫波修士不會回來；到目前為止，兩人的婚姻都是毫無愛情、冷冰冰的。坦尼斯突然想起，不知道她會不會也是回到西瓦那斯提找尋避風港的。終戰紀念日對阿爾瀚娜來說一定也很難過──他的思緒又飄到史東．布萊特佈雷德身上，他是阿爾瀚娜的情人，壯烈犧牲在法王之塔上。然後，坦尼斯的記憶又飄向其他的朋友──還有敵人們。

彷彿被這些回憶所召喚來一樣，一片陰影飄過了馬車。坦尼斯看著車外。在一段漫長、空曠、被荒廢的街道終點，他可以看見一團黑影，那是修肯樹林，雷斯林的大法師之塔最忠實的守衛。

即使從這麼遠的距離，坦尼斯還是可以感覺到從這些樹林中流散而出的寒氣，這是會凍結靈魂和意志的極寒。他的目光轉向那座高塔，它彷彿是被刺進帕蘭薩斯白淨胸口的一根黑色大鐵釘。

他的思緒又回到了將他找來帕蘭薩斯的那封信。他低頭重新讀著上面的字句──

『半精靈坦尼斯──

我們必須要立刻和你見面。十萬火急。於帕拉丁的神殿，四天後的就寢時刻前十二，三五六年。』

這封信就這樣結束了。沒有簽名。他只知道四天後就是今天，而且，由於兩天前他才收到這封短簡，他被迫日夜趕路才能及時抵達帕蘭薩斯。短簡所用的語言是精靈語，筆跡也出自精靈。這並不算不尋常，因為伊力斯坦門下有許多精靈牧師。假設這真的是他的信，那為什麼他沒有簽名呢？話說回來，除了他之外，還有誰能這麼輕易地邀人前往帕拉丁的神殿？

他聳聳肩，想起自己曾經不只一次地詢問自己相同的問題，卻從來沒有獲得滿意的結論。坦尼斯把信塞回袋子里，目光不由自主地轉回到大法師之塔。

「我打賭這一定和你有關係，老友。」他喃喃自語，再度皺起眉，想起克麗珊娜的神祕失蹤。

馬車再度停了下來，把坦尼斯從陰沉的思緒中震醒。他往窗外一看，瞄到了神殿的一角。但是他依舊必須耐心地等待，直到侍者替他開門為止。他對自己露出了微笑。他幾乎可以看見羅拉娜坐在他對面，用眼光警告他不準對門把輕舉妄動。她花了許多個月的時間才說服他改掉壞習慣──想也不想有關馬車、車夫和馬匹的任何禮儀，就猛然開門，把侍者撞飛。

這已經變成他們兩人之間的默契。坦尼斯喜歡假裝把手伸向門把，欣賞羅拉娜故意瞇起眼睛警告他的模樣。但如今這只提醒了他，自己現在有多麼想念她；那個該死的侍者在哪里？以神之名起誓，他孤單一人，這次他可以我行我素了──

門打了開來，侍者笨拙地弄著連接地面的樓梯。「喔，別管了。」坦尼斯不耐煩地說，一步跳到地面。坦尼斯不管那名侍者有些惱怒的表情，用力地吸口氣，很高興自己終於掙脫了馬車狹窄的束縛。

他的目光移轉著，讓帕拉丁神殿中那股祥和美妙的氣氛滲進他的心中。沒有任何森林拱衛著這個聖地。廣大、開闊的翠綠草地，如同天鵝絨般柔軟，邀請每個遊客踏上來，坐上去，在上面休憩。由鮮豔的花朵所構成的花園取悅了人們的眼睛，甜美的香氣隨風飄散；小心修剪的樹木提供人們遮避豔陽的陰涼，噴泉流瀉出純淨、冰涼的泉水。白袍牧師在花園中走動，嚴肅地低頭談論著。

在花園的環繞和陰涼的樹蔭，以及如茵綠草的拱衛中，帕拉丁的神殿在晨光中發出柔和光芒。那是座由大理石所建成的建築物，平凡、沒有任何額外的綴飾，更增添了整體的寧靜和柔和之氣。

此處有門，但是沒有守衛。神殿歡迎每個人的到來，許多人也接受了邀請。這里是那些憂傷、疲倦、不快樂的人們的避難所。當坦尼斯開始跨越那經過細心保養的草地時，他看見許多人或坐或躺在草地上，沉浸在祥和的氣氛中，臉上飽經磨難的線條被祥和的氣氛給撫平。

坦尼斯剛跨出幾步，就又嘆了口氣，突然間想起應該跟馬夫交代一下。他停下腳步，轉過身。「等等，我──」他正準備要開口，突然一個身影從神殿邊緣的白楊樹蔭下竄了出來。

「半精靈坦尼斯？」那人問。

隨著那人走入陽光下，坦尼斯吃了一驚。他穿著黑袍，無數袋子和施展法術所需要的藥材道具都掛在腰帶上。銀色的符咒繡在他的袖口和兜帽的邊緣──『雷斯林！』由於坦尼斯之前正好想到這名大法師，所以他下意識立刻想到這個名字。

但並不是。坦尼斯鬆了口氣。眼前的法師至少比雷斯林要高上一個頭，他的身體十分健壯，甚至可以看得出黑袍底下的肌肉。他步履輕盈、洋溢著青春的氣息。而且，在坦尼斯特別注意之後，他也發現到那人的聲音既堅定又低沉，和雷斯林輕軟、讓人不安的耳語聲完全不同。

而且，若非這太不可思議，坦尼斯敢發誓那人的聲音中帶著精靈的腔調。

「──我是半精靈坦尼斯。」他有些猶豫地道。

雖然他無法看見那人被兜帽陰影遮蔽的面孔，但是他可以感覺到那人笑了。

「我想我認得出來。有許多人跟我描述過你的外貌。你可以讓馬車離開了，你短期之內不會需要它。你可能必須在帕蘭薩斯待上數天，甚至好幾個禮拜。」

那人說的是精靈語！西瓦那斯提的精靈語！坦尼斯片刻之間驚駭得不能言語。此時，馬夫清了清喉嚨；他們這段旅程相當艱辛，而帕蘭薩斯又有許多上好的旅店，里面的麥酒馳名全安塞隆大陸──

但是，坦尼斯不願意只聽黑袍法師的幾句話就把自己的交通工具送走。他張開嘴，正準備詢問更多的問題，法師此時卻伸出手，快速地做出否決的手勢，而另一隻手卻做出邀請的姿勢。

「請，」他再度用精靈語說，「我有這個榮幸和你一同前往嗎？因為我和你要去的都是同一個地方。伊力斯坦在等著我們。」

我們！坦尼斯的思緒笨拙地轉動著。從什麼時候開始，伊力斯坦會邀請黑袍法師來帕拉丁的神殿？又從什麼時候開始，黑袍法師會自願踏上聖地？

好吧，要找出答案的唯一方法，很明顯地就是陪伴這名奇異的人物，直到兩人獨處時再開口詢問。因此，坦尼斯有點迷惑地請走了馬夫。黑袍法師沉默地站在他身邊，看著馬車離開。然後坦尼斯轉過身面對他。

「你可真是出其不意，先生。」半精靈用不怎麼通順的西瓦那斯提精靈語說。這個語言比他從小生長的奎靈那斯提所用的語言要來得更純正。

那人低下頭，在晨光中掀開了兜帽，讓陽光照在他的臉上。「我是達拉馬。」他的手收回袖中。克萊恩上沒有多少人願意和黑袍法師握手。

「闇精靈！」坦尼斯不假思索驚訝地說，但隨即漲紅了臉。「我很抱歉，」他笨拙地說，「因為我以前從來沒遇見──」

「我這類的人？」達拉馬替他把話說完，他冰冷、英俊、毫無表情的精靈面孔上掛著虛弱的笑容。「沒錯，我想你是沒遇過。我們這些──照他們的說法是『被驅出光明的人』，不常踏入這些被陽光照亮的世界。」他的笑容突然變得十分溫暖，當他的目光轉向白楊樹林時，坦尼斯在他眼中看到了一抹思念。「有時，即使是我們──都會想家的。」

坦尼斯的目光也轉向了白楊樹，精靈最喜愛的樹種。他也笑了，感覺比較放鬆下來。坦尼斯曾經踏上過自己的黑暗之路，有幾度甚至差點跌入黑暗的深淵中，因此他可以理解。

「我們會面的時間愈來愈近了，」坦尼斯說。「而且，從你所說的話中，我知道你跟這件事情有關。也許我們可以繼續──」

「當然。」達拉馬似乎記起了他的目的，毫不遲疑地跟隨著坦尼斯踏上了草地。坦尼斯轉過身，有些驚訝地發現精靈細緻的面孔被一陣痛苦的表情給扭曲了，甚至還明顯地抽搐了一下。

「怎麼了？」坦尼斯停了下來。「你身體不舒服嗎？我可以幫得上忙──」

達拉馬硬擠出一個扭曲的微笑。「你幫不上忙的，半精靈。」他說，「你根本插不上手。我也不是不舒服。如果你踏上了守衛我居所的修肯樹林，你看起來會更糟的。」

坦尼斯明白地點點頭，不由自主地回頭看著那黑暗、孤單的高塔。一種奇異的感覺出現了。他重新打量著白色的神殿，回頭再看一眼黑色的高塔──同時觀看兩者，讓他有一種全新的感受；兩者有種相輔相成的氣息，比它們兩個分開時看起來更完整。這個念頭在此時只是一閃而逝，他並沒有多想。現在，他只能想到一件事──

「那麼你住在那里嗎？和雷──和他住在一起？」坦尼斯雖然十分努力，卻無法平靜而不發怒地說出法師的名字，所以他乾脆避開那三個字。

「他是我的夏拉非。」達拉馬的聲音因為痛苦而十分地緊繃。

「那麼你是他的學徒囉？」坦尼斯認出了『師父』的精靈語說法。他皺起眉頭。「那你在這里做什麼？是他派你來的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半精靈心想，即使我要走路回索蘭薩斯，我也要馬上離開這里。

「不是的，」達拉馬的臉色變得十分蒼白。「但我們將會談到他。」闇精靈把兜帽重新戴上。「我必須要懇求你走快一點。我有一個伊力斯坦給我的護身符，可以幫助我通過這個考驗。但這種經驗我可不想經歷太久。」

伊力斯坦給黑袍法師護身符？還是雷斯林的徒弟！坦尼斯一頭霧水地加快了腳步。

「坦尼斯，老友！」

帕拉丁的牧師伊力斯坦──安塞隆大陸上教會的領袖，對著半精靈伸出了手。坦尼斯熱情地抓住那人的手，試著不去注意牧師一度曾經強壯有力的手變得枯乾、瘦弱。當坦尼斯低頭看著躺在牀上，被枕頭所包圍，如風中殘燭的老人身體時，同時也必須試著控制他的表情，不讓臉上顯露出任何同情與懊悔。

「伊力斯坦──」坦尼斯開口道。

其中一名站在他身邊的白袍牧師抬起頭來，對著半精靈皺眉。

「咳咳，神眷之子，」坦尼斯結巴地說出那正式的稱謂。「你看起來氣色很好。」

「而你，半精靈坦尼斯，已經墮落成一名說謊者。」伊力斯坦對著坦尼斯盡力掩飾的痛苦表情露出了理解的笑容。

伊力斯坦用乾瘦、死白的手指觸摸著坦尼斯沐浴在太陽下的古銅色肌膚。「別把時間浪費在什麼『神眷之子』的愚蠢稱呼上。是的，我知道那纔是正確，纔是合乎禮儀的，加拉德弟兄。但是眼前的這位先生，當我還是帕克塔卡斯的奴隸時就已經認識我了。現在，全部離開吧，每個人都離開。」他對那些隨侍在側的牧師們說，「帶些東西來讓我的貴賓享用。」

他的目光轉移到那位癱在壁爐前的椅子上的闇精靈。「達拉馬，」伊力斯坦輕聲說，「這段旅程對你來說一定不輕鬆。我很感激你能冒險過來。不過，現在你在我的房里應該可以放鬆一些。你想喫些什麼？」

「酒。」闇精靈勉強用灰敗、僵硬的嘴脣回答。坦尼斯看見精靈的手在椅子的扶手上顫抖著。

「替我們的客人帶些食物和酒來。」伊力斯坦告訴那些魚貫而出的牧師們，他們其中有許多人都對黑袍法師投以不贊同的眼光。「阿斯特紐斯一到，就馬上將他請到我房間來。不準有任何人打擾我們。」

「阿斯特紐斯？」坦尼斯吃了一驚。「歷史學者阿斯特紐斯？」

「是的，半精靈。」伊力斯坦再次露出微笑。「即將蒙主寵召，讓人的地位突然提升不少。『原先對我不屑一顧的人們，現在絡繹不絕地前來──』是不是有人曾經這樣說過？來吧，半精靈，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沒錯，我知道我自己快死了。這件事我已經知道很久了──我只剩下幾週的時間。少來了，坦尼斯。你以前又不是沒看過人死。森林之王在闇黑森林里不是對你說過，『我們不會替那些完成使命的犧牲者哀悼的。』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使命，坦尼斯，我所做的比我想像的還要多。」伊力斯坦看著窗外，看著生氣勃勃的草原，看著春暖花開的花園，以及遠處幽暗的大法師之塔。

「坦尼斯，我的使命是將希望帶回這個世界──」伊力斯坦柔聲說，「那些希望和治癒的力量。我還能奢望些什麼？當我離開這個人世時，我會知道教會已經重新復興起來。現在各種族之間都已經有了牧師。沒錯，連坎德人也不例外。」伊力斯坦微笑著撥弄自己的白髮。「啊！」他嘆口氣，「坦尼斯，那對我們的信仰實在是一大考驗！我們到現在都還不確定到底少了哪些東西。但他們其實是善良、熱心的種族。只要我開始失去耐心，我就會想到費資本，也就是帕拉丁顯露在我們面前的形象，以及他對你的小朋友泰索何夫所表現出來的特殊之愛。」

一提到坎德人的名字，坦尼斯的臉色突然一沉；他也似乎看見達拉馬的目光突然從熊熊的爐火中移了開來。不過，伊力斯坦什麼都沒注意到。

「我唯一的遺憾是，沒有真正適當的人選來接替我的職位。」伊力斯坦搖搖頭。「加拉德是個好人。太好了。我從他身上可以看見另一位教皇的影子。他依舊不明白我們必須要維持平衡，每個人在這個世界的運作上都是必須的。我說的沒錯吧，達拉馬？」

讓坦尼斯大喫一驚的是，達拉馬點了點頭。他已經褪下了兜帽，喝了些牧師送上來的紅酒。他的面孔已經恢復了血色，手也不再顫抖。「你很睿智，伊力斯坦，」法師輕聲說，「我真希望其他人也能跟你一樣。」

「也許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並不算睿智。」伊力斯坦回頭看著坦尼斯。「你，坦尼斯，老友。當你來的時候，會不會也注意到，而且對你所看到的景觀感到相當欣賞？」他虛弱地比著窗戶，從那里可以清楚看見大法師之塔。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坦尼斯一向不太喜歡和其他人分享內心的感受。

「不，你懂的，半精靈。」伊力斯坦又恢復了昔日的機智。「你看著高塔，再看看神殿，你就會覺得它們兩個這麼靠近實在是天衣無縫的搭配。喔，之前有許多人對神殿的位置有意見。加拉德和──當然，克麗珊娜女士──」

一提到那個名字，達拉馬嗆咳著，匆忙間將酒杯放了下來。坦尼斯站了起來，下意識地照著老習慣開始踱步。隨即又想到這可能會打擾到瀕死的老人，於是坐了下來，在位置上不安地扭動著。

「有關於她的消息嗎？」坦尼斯壓低聲音問。

「我很抱歉，坦尼斯，」伊力斯坦溫柔地說，「我不是要讓你煩心。你真的可以不需要怪自己。她所說的、所做的，都是她自己心甘情願的。你我都不可能改變她，也不可能阻止她，更不可能扭轉她的命運──我沒有關於她的消息。」

「但是我有。」達拉馬冰冷、毫無感情的聲音立刻吸引了房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這也是我叫你們來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你叫我們來的！」坦尼斯站直身，低聲復誦道。「我還以為是伊力斯坦叫我們來的。是你的夏拉非在背後操縱嗎？那名女子的失蹤和他有關嗎？」他往前跨了一步，紅鬍鬚下的面孔漲成豬肝色。達拉馬立即站直身，眼中閃動著危險的光芒，手幾乎已經伸進腰間的袋子中。「我對天發誓，如果他傷害了她，我將會扭斷他金色的脖子──」

「帕蘭薩斯的阿斯特紐斯來訪──」門邊的一名牧師宣佈道。

歷史學者站在門口，不受歲月侵蝕的面孔毫無表情地掃視著整個房間，將每一瞬間、每個人的細微舉動全部掃進腦中；不久之後這些都將化成文字，從他的筆下記述出來。他灰色的眼眸掃過坦尼斯氣得通紅的面孔，到闇精靈驕傲、冷酷的臉孔，以及瀕死的牧師那疲倦、耐心的表情。

「讓我猜猜──」阿斯特紐斯大剌剌地走進來，找了個位置坐下。他將一本巨大的書放在桌子上，翻到空白頁，從隨身攜帶的木箱中掏出羽毛筆，小心地檢查了筆尖後，他抬起頭。「墨水，謝謝。」他對一名驚訝的牧師說。後者在伊力斯坦點頭後，匆忙地離開了房間。然後歷史學者繼續他未說完的話語。「讓我猜猜。你們剛剛在談論雷斯林．馬哲理。」

「我說的是實話。」達拉馬說，「是我邀請你們全部的人來的。」

闇精靈坐回了爐火旁的位置。坦尼斯依舊愁眉不展地回到伊力斯坦的身邊。牧師加拉德拿著阿斯特紐斯所需要的墨水回來，有禮地詢問眾人是否還需要些什麼。在確定了沒有人有進一步的需要後，牧師在離開前嚴肅地告知大家，伊力斯坦的身體不太舒服，最好不要打擾他太長的時間。

「我將你們聚集在這里。」達拉馬重復道，他的目光盯著爐火不放。然後他抬起頭，直視著坦尼斯。「你來此確實遭遇到一些小小的不便。但是我則必須忍受我的信仰和此地的聖地相衝突所帶來的痛苦折磨。不過，我有一定得和諸位一起會面的理由。我知道伊力斯坦不可能到我那邊。我也明白半精靈坦尼斯不願意到我的住所。所以我別無選擇，只能──」

「繼續說，」阿斯特紐斯用深沉、冷漠的聲音說道，「當我們呆坐在這里時，世界還在繼續轉動。我們已經知道了是你把我們召集過來。但，是為了什麼原因？」

達拉馬沉默了片刻，眼光再度回到爐火上。當他開口時，他並沒有抬起頭。

「我們最大的恐懼已經成真了。」他輕聲說，「他成功了。」

【註】

１　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阿摩薩斯．帕蘭薩斯（Amothus Palanthas）的家族已經統治帕蘭薩斯許多年了。帕蘭薩斯城的統治權總是由長子繼承，而其他的子嗣則會加入索蘭尼亞騎士團。不過，阿摩薩斯是家族中唯一的男丁，而且沒有結婚。這是帕蘭薩斯城中許多母親和女兒想要解決的問題。阿摩薩斯年約四十，就和整座城市的感覺一樣，表面看起來虛弱、淺薄、笨拙，但內心卻如同鋼鐵般堅硬。

２　安塞隆的許多城市都在長槍之戰中被摧毀了。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僅有帕蘭薩斯逃過一劫。因為這樣的好運，帕蘭薩斯城現在已經廬為克萊恩上文明的中心。索蘭尼亞騎士在此設立了總部，帕蘭薩斯港則是負責吞吐來自克萊恩各地的船隻。

## ２─２

『回家──』

那聲音在他的腦中迴蕩著。有人跪在他意志所構成的平靜湖水中，一字一句地把話語丟入那沉寂的表面。一陣陣的漣漪幹擾著他，打擾著他平靜、祥和的睡眠。

「回家──兒子，回家。」

雷斯林睜開眼，面前出現的是他母親的面孔。

她微笑著伸出手，將落在前額的捲曲白髮撥弄開來。「我可憐的寶貝兒子──」她呢喃著，黑眸中藏著柔和的憐愛和憂傷。「他們把你怎麼了！我一直都在看守你。我看守你好長一段時間了。我為你落淚。沒錯，兒子，即使死人也會落淚。那是我們唯一的安慰。但是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你和我在一起了。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雷斯林掙扎著坐起身。他低頭注視著自己，恐懼地發現自己全身都是血。但他卻感覺不到疼痛，因為身上似乎沒有傷口。他覺得呼吸很困難，奮力試圖吸進新鮮的空氣。

「來，讓我幫你。」母親說。她開始鬆開他腰際的絲繩，繩子上面綁著的是他的小袋子，是他珍貴的法術藥材儲藏之地。雷斯林反射性地將她推開。他的呼吸變得比較平順了些，開始四下打量。

「發生什麼事？我在哪里？」他茫然迷惑地問道。孩提時的記憶開始流進他的腦中──兩個人的兒時記憶。他的──還有另外一個人的！他看著母親，她同時有著熟悉，卻又完全陌生的面孔。

「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惱怒地重復道，壓抑著那意圖混淆、推翻他對現實世界之理性的怪異回憶。

「你已經死了，兒子。」母親溫柔地說。「現在你已經到了亡者的領域。」

「死了？！」雷斯林震駭莫名地說。

他狂亂地開始搜尋起自己的記憶。他記得自己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他怎麼可能會失敗呢？他將手放在前額──感覺到的是溫暖的血肉和骨骼──然後他記得了──

那時空大門！

「不！」他憤怒地大喊，瞪著母親。「這是不可能的。」

「你失去了對魔法的控制，兒子。」母親說，伸出手再度碰觸他。他退了開來。在他熟悉的傷悲微笑中，她將手放回了膝蓋上。「魔法力場偏移了，那力量將你撕成碎片。接著發生了一場夷平達茍斯平原的大爆炸，薩曼的魔法要塞因此崩垮了。」母親的聲音開始顫抖。「你受到折磨的景象幾乎讓我無法忍受。」

「我還記得。」雷斯林低語道，將他的手放在前額。「我記得那痛苦──但是──」

他也記得其他的東西──刺眼的七彩光芒，他記得魔法力量所帶來的狂喜和高潮充滿全身，他記得守衛著時空大門的龍頭憤怒地尖聲大叫，他記得自己擁著克麗珊娜。

雷斯林站直身，看著四周。他站在一個平坦的地面上，像是某種沙漠。他可以看見遠方的高山，它們看起來很熟悉──當然！那是索巴丁！矮人的王國。他轉過身，另一邊是要塞的廢墟，看起來像是一個用永遠張開的大口吞噬著大地的骷髏──那麼他現在是在達茍斯平原上？他認得出這里的地形。但是，即使他認出此地的地形，他還是覺得非常奇怪。一切都染上了紅色，彷彿他是用充血的眼睛在看著這一切。而且，雖然這些物品看起來和他記憶中的一樣，卻感覺相當的怪異。

他曾經在長槍之戰中來過骷髏山，但他卻不記得那骷髏露出的是這種詭異的笑容。山脈看起來也太過鋒利，彷彿和天一樣高。天空！雷斯林深吸一口氣。那是空蕩蕩的！他飛快地打量著四周。沒錯！沒有太陽，但是這也不是黑夜。此處沒有月亮、沒有星辰；一切都染著奇異的色彩，一種陰沉的粉紅色，彷彿落日的反光般。

他低頭看著跪在他腳邊的女人。

雷斯林笑了。他薄削的雙脣緊緊地抿在一起。

「不對。」這次他的聲音堅定而有信心。「不對，我沒有死！我成功了。」他比著四周。「這就是我成功的明證。我認得這個地方。坎德人對我描述過此地。他說這里是他曾經去過的所有地方。這里也是我進入時空大門之地，現在我就站在無底深淵之中！」

雷斯林彎下腰，一把將那女人抓了起來。「怪物、妖婦！克麗珊娜在哪里？不管妳是何方神聖，我命令妳告訴我！告訴我，否則我對天發誓，我將──」

「雷斯林，住手！你弄痛我了！」

雷斯林吃了一驚，呆呆地瞪著。說話的是克麗珊娜，他抓住的是她的手！他迷惑地想放開手，但是，一瞬間，他又再度恢復了鎮定。她試著要抽回手，但他依舊堅定地抓住她，將她拉近。

「克麗珊娜？」他仔細地打量著她，質問道。

她迷惑地抬頭看向他。「是的。」她結巴地說。「出了什麼事？雷斯林，你說的話好奇怪。」

大法師的手抓得更緊。克麗珊娜喫痛地叫出聲來。沒錯，她眼中的痛苦和恐懼都是真實的。

雷斯林笑著，輕嘆一口氣，雙手環抱著她，緊靠著她柔軟的軀體。她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著香氣和跳動的心──

「喔，雷斯林！」她擠進他的懷中。「我好害怕。這個恐怖的地方，只有我孤單一個人。」

他的手梳理著她的黑髮。她飽滿、香氣逼人的嬌軀激起了他體內的慾望。她緊貼在他的胸口，微微仰起頭，柔軟的雙脣充滿了渴望。她在他的臂彎中微微顫抖著。雷斯林低頭看向她──

──看見了噴出火焰的雙眼。

『你終於回家了，我的法師！』

輕蔑的笑聲烙印入他的腦海中，在他懷中苗條的身軀扭動著，漸漸枯乾──他抱著五頭龍的脖子！強酸從他頭上的血盆大口中滴出，火焰在他四周熊熊燃燒著。充滿硫磺氣味的黑煙讓他無法呼吸。巨首緊接著撲了下來──

雷斯林絕望、惱怒地喚來他的魔力。但即使當防衛性魔法的咒語正在他腦中集結時，他還是感覺到一絲疑惑──『也許魔法在這里沒有用！我很虛弱，穿過時空大門的旅程已經消耗了我大部份的體力。』如同匕首般鋒利的恐懼刺穿了他的靈魂，咒語從他的腦中流失。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絕望。『黑暗之後！這是祂幹的好事！阿茲．塔卡．伊茲──不對，不是這樣！』他聽見了笑聲，勝利的笑聲──

眩目的白光讓他眼前什麼都看不見。他往下落，不停、不停地往下落，從黑夜墜落到了白天──

雷斯林睜開眼，看見了克麗珊娜的面孔。

她的面孔，但卻不是他記憶中的臉。她就在他的面前衰老、死亡。在她的手中握著帕拉丁的白金護身符，它散發出的純淨白光在四周病態的粉紅光芒中閃耀著。

雷斯林閉上眼想要阻擋住牧師那張漸漸衰老的面孔，試圖將她過去美貌的記憶喚回腦海中，那張細緻、美麗，充滿愛和熱情的面孔。她的聲音出現了，冷靜、堅定。

「──我差點失去你。」

他伸出手，卻沒有張開眼睛。他緊拉住牧師的手臂，緊張地不肯放手。「我看起來怎麼樣？告訴我！我有沒有什麼改變，有沒有？」

「你和我們第一次在大圖書館中相遇之時一樣。」克麗珊娜的聲音依舊堅定──太堅定了，甚至緊繃。

沒錯，雷斯林心想，我沒有改變──也就是說，我已經回到了現代。他感覺到以往的孱弱、以往的無力感，胸口灼熱的疼痛，還有那熟悉、彷彿會奪取他生命的劇烈咳嗽，就像在肺中被丟進大量的蜘蛛網一樣。他不用看就知道，自己已經恢復了金色的皮膚、白色的頭髮、沙漏狀的瞳孔──

他將克麗珊娜推開，半俯在地上，憤怒地握緊拳頭，恐懼、生氣地啜泣著。

「雷斯林！」克麗珊娜的聲音中帶著真實的恐懼。「發生什麼事？雷斯林？我們在哪里，出了什麼問題？」

「我成功了！」他大吼著。張開眼，他看見了她的面孔，就在他的眼前不停老化。「我成功了。我們出現在無底深淵中。」

她的眼睛圓睜，嘴脣微微地張開。恐懼和歡欣混和在一起。

隨即，雷斯林苦笑起來，「但是我的法力消失了。」

克麗珊娜驚慌地瞪著他。「我不明白──」

雷斯林痛苦地顫抖著，對著她尖叫。「我的法力消失了！在祂的領域中，我虛弱、無力、無助！」他突然想起祂有可能也在傾聽著，享受著他的掙扎。雷斯林猛然停住，尖嘯聲凍結在嘴邊的血泡中。他轉而疲倦地看著四周。

「絕對不會，祂根本還沒解決掉我！」雷斯林低聲道。他的手握住了躺在他身邊的瑪濟斯法杖。他全身的重量都倚在法杖上，掙扎著站起來。克麗珊娜用強壯的手臂支撐著他，扶著他站起來。

「不用。」他咕噥道，看著眼前廣闊、空無一物的平原，以及那粉紅色、空曠的天空。「我知道禰在哪里！我可以感覺得到！禰在神之鄉。我知道這里的地形。我知道要怎麼走，坎德人在發燒的臆語中告訴了我關鍵。在底下的大地和凡間的一模一樣。不管旅程多麼漫長艱險，我將會把禰揪出來。」

「沒錯，」他看著四周。「我可以感覺到禰刺探著我的內心，觀察著我的想法，探查出我的所作所為。禰認為要擊敗我很簡單！但是我也感應到禰的困惑了。我的身邊有個人的思想是禰所無法碰觸的！她保護我，替我防禦禰的攻擊，沒錯吧！克麗珊娜？」

「是的，雷斯林。」克麗珊娜柔聲回答，無怨無悔地站在雷斯林這邊。

雷斯林往前走了一步，然後另一步──他靠著克麗珊娜，倚著法杖。但，每一步仍舊必須費盡全力，每一次的呼吸都讓他感到肺在燒灼。當他凝望著周圍時，只看得見一片空無。

在他的體內，也是同樣的空洞──他的法力消失了。

雷斯林腳步一個不穩。克麗珊娜扶住了他，眼淚卻不由自主地掉下來。

他可以聽見笑聲──

也許我現在就該放棄！他絕望地心想。我好疲倦，好累──沒有法力的我又算是什麼東西？

──什麼也不是。除了是虛弱、可憐的小孩之外，什麼都不是──

## ２─３

在達拉馬一語驚人之後，房里陷入了寂靜。然後，那凝滯的沉默被阿斯特紐斯用羽毛筆摩擦紙面的聲音給打斷了。

「願帕拉丁憐憫我們。」伊力斯坦低聲說。「她和他在一起嗎？」

「當然。」達拉馬惱怒地說，露出了即使是強大的魔法也無法隱藏的緊張神色。「你認為他還可能因為什麼成功？除非結合了擁有像他一樣強大的力量的黑袍法師，和像她一樣堅強信仰的白袍牧師，否則時空大門永遠不會開啟。」

坦尼斯和眾人面面相覷。「聽著，」他生氣地說。「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在討論什麼人？雷斯林？他做了什麼？這和克麗珊娜有關嗎？那卡拉蒙呢？他也和泰斯一起消失了！我──」

「稍稍剋制一下你那一半的人類血統中不耐煩的天性，半精靈。」阿斯特紐斯一筆一劃地刻著克萊恩的歷史，一邊分神說道。「還有你，闇精靈，請從故事的起頭開始，不要從中間開始。」

「或者在這個例子里，從結局說起。」伊力斯坦低聲說。

達拉馬用紅酒溼潤乾澀的嘴脣，目光依舊緊盯著爐火，把故事從頭到目前的進展說了一遍。坦尼斯在此之前，只知道這個奇異事件的其中一部份，許多部份半精靈坦尼斯已經猜到了，另外則讓他大喫一驚，更多的部份讓他心中充滿了恐懼。

「克麗珊娜女士被雷斯林利用了。如果傳言是真的，我相信她也被他吸引了。誰能預料他的行為呢？他的血管里即使流冰水也嫌太熱了些。誰知道他到底計劃了多久，夢想了多久？但是，至少他已經準備好了。他策劃了一場旅程，回到過去尋找他所缺乏的、史上最強法師費斯坦但提勒斯的知識。」

「他對克麗珊娜女士設下陷阱，誘使她和他一起回到過去，這其中也包括了他的雙胞胎哥哥──」

「卡拉蒙？」坦尼斯驚訝地問。

達拉馬不理會他提出的問題。「但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夏拉非的姊姊，一名龍騎將──」

坦尼斯覺得太陽穴的血管在猛烈跳動著，讓他的聽覺和視覺都被籠罩在一片血色瀰漫中。他感覺到自己的肌膚一定燙得可怕。

奇蒂拉！

她站在他面前，黑暗的眼中閃動著光芒，黑髮環繞她的面孔旁，嘴脣微張，露出那誘人的微笑，光芒反射在她的盔甲上──

她在藍龍背上，身邊環繞著眾多的下屬，以霸道的氣勢往下俯視著他──

她躺在他的臂彎中，撒著嬌、小鳥依人──

雖然坦尼斯看不見，但是他可以清楚感覺到伊力斯坦同情、憐憫的眼光；他亦忍不住在阿斯特紐斯嚴厲、明了一切的目光下感到退縮。他被自己的罪惡感、羞恥心和掙扎所包圍，一時之間也沒注意到達拉馬也在和自己的困境天人交戰，臉色顯得十分蒼白。他沒聽見當他提到那女人時，話聲中帶著微微的顫抖。

在一陣掙扎之後，坦尼斯重新恢復了自制，能夠仔細地傾聽。但是他再度感到心中的舊傷又被打開了，那個他早以為永遠消失的舊傷。他和羅拉娜在一起很幸福。他比任何男人對女人都要來得愛她、珍惜她。他自己覺得很滿足。他的生命很豐富、滿足。如今，他驚訝地發現那塊黑暗依舊盤據在他心中，那塊他以為已經永遠趕走的黑暗其實並沒有消失。

「在奇蒂拉的命令下，死靈騎士索思對克麗珊娜施展了一個法術，那個法術應該殺了她。但帕拉丁出手幹預。祂將她的靈魂帶到祂身邊，把她的軀殼留在人間。我以為夏拉非就這樣被擊敗了。但，我錯了。他將他姊姊的背叛轉變成他的機會。他的雙胞胎哥哥卡拉蒙和坎德人泰索何夫將克麗珊娜女士帶到了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去，希望法師們能夠治好她。當然，他們不行，雷斯林也很清楚。他們只能將她送回克萊恩上唯一的一個年代──教皇還活著的時代。只有他才夠呼喚帕拉丁的神力，將那女人的靈魂和身體結合。這，也正好就是雷斯林的計劃。」

達拉馬握起拳頭。「我告訴那些法師！蠢貨！他們根本已經被雷斯林玩弄在股掌之間。」

「你告訴過他們？」坦尼斯覺得自己終於鎮定到可以開口問問題了。「你出賣了他，出賣了你的夏拉非？」他難以置信地說。

「我玩的是一個危險的遊戲，半精靈。」達拉馬現在轉頭看著他，雙眼隱隱生光，彷彿火爐中的餘燼一般。「我是名間諜，法師議會派我去監視雷斯林的一舉一動。沒錯，你看起來相當驚訝。他們害怕他，白袍、紅袍、黑袍，所有袍色的法師都害怕他。特別是黑袍，因為我們深知一旦他掌權之後，我們將會有什麼下場。」

當坦尼斯瞪著他時，闇精靈緩緩地抬起手，將黑袍的前襟打開，露出他的胸口。五個滲血的傷口烙印在闇精靈平滑的肌膚上。「這是他的手所留下的印記。」達拉馬用毫無感情起伏的語調道，「這也是我背叛的獎賞。」

坦尼斯可以看見雷斯林將瘦削的金色手指放在年輕的闇精靈胸口，他可以看見雷斯林的面孔，冷漠無情、既不齜牙咧嘴，也不激動，毫無任何人性；他可以看見雷斯林的手指燒穿受害者的血肉。他搖搖頭，感覺到一陣噁心，坐回椅子上，只能盯著地面看。

「但是他們不願意聽我的忠告，」達拉馬說，「快要溺水的人總是緊抓著稻草不放。正如同雷斯林所預料的一樣，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他們最大的恐懼。他們決定將克麗珊娜女士送回過去，這樣教皇纔能夠治療她──他們是這樣對卡拉蒙說的，因為他們知道不這麼講，他就不會願意前往。但是，事實上，他們把她送回過去是因為想讓她死在那個年代，或者至少和當時所有的牧師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同時，他們也希望當卡拉蒙被送回過去，並且認清楚弟弟的真面目後，在他知道雷斯林實際上就是費斯坦但提勒斯時，他將會被迫殺掉自己的弟弟。」

「卡拉蒙？」坦尼斯發出苦澀的笑聲，然後雙眉緊鎖地怒道，「他們怎麼能這麼做？那傢伙根本是個酒鬼！卡拉蒙唯一可以解決掉的就是成打的烈酒！雷斯林早就已經將他給摧毀了。他們為什麼不──」

坦尼斯發覺到阿斯特紐斯惱怒的眼神，只好閉上嘴。他的思緒陷入矛盾中。這一切都不合理！他看著伊力斯坦，牧師一定早就知道這些了。即使當他聽到法師將克麗珊娜丟回過去送死時，他都沒有任何驚訝或是好奇的表情。他唯一的表情就是深沉的傷悲。

達拉馬繼續說下去。「但是那名坎德人，泰索何夫．柏伏特中途混入了帕薩理安施展的法術中，並且意外地和卡拉蒙一起回到了過去。坎德人進入時光之河的意外讓歷史的改變成為可能。我們僅能猜測在伊斯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只知道克麗珊娜並沒有死。卡拉蒙也沒有殺死弟弟。而且雷斯林成功地奪取了費斯坦但提勒斯的知識。他帶著克麗珊娜和卡拉蒙，一起往前旅行了一百多年，在那時，克麗珊娜是全世界唯一的牧師。他抵達的那個年代，塔克西絲的力量將會最衰弱，無法阻止他的計劃。」

「正如同在他之前的費斯坦但提勒斯一樣，雷斯林掀起了矮人門戰役，藉此奪取被保管在薩曼魔法要塞中的時空大門。如果歷史重演，雷斯林將會死在時空大門中，因為費斯坦但提勒斯就是這樣一手造就了自己的末日。」

「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伊力斯坦呢喃著，手無力地撕扯著蓋在他身上的被褥。「帕薩理安說雷斯林絕對不可能改變歷史的──」

「那個該死的坎德人！」達拉馬大吼道。「帕薩理安早該知道的，他早該知道這個該死的傢伙會和以前一樣，絕不放過任何冒險的機會！他應該聽我們的建議，把這個小混蛋給除掉──」

「告訴我們泰索何夫和卡拉蒙發生了什麼事？」坦尼斯冷漠地打斷他的話。「我不在乎雷斯林或是──先向您致歉，伊力斯坦──克麗珊娜的下場。她被自以為是的善良所矇蔽了，我替她感到遺憾，但是她拒絕打開雙眼直視真相。我現在只關心我的朋友們怎麼樣了？」

「我們不知道。」達拉馬聳聳肩。「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會期望這輩子還能夠再見到他們，半精靈──他們對我的夏拉非來說，沒什麼利用價值了。」

「那麼你已經把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訴我了。」坦尼斯站起身，聲音因為憤怒和憂傷而顯得緊繃。「即使拚盡最後一口氣，我也要把雷斯林找出來──」

「坐下來，半精靈。」達拉馬說。他並沒有提高音量，但是他眼中閃動的危險光芒，讓坦尼斯不由自主地將手伸向腰間的劍，卻突然想起，由於這里是帕拉丁的聖殿，他並沒有帶劍。怒火中燒的他不敢再開口說話，深怕失去控制。他強自按捺著對伊力斯坦鞠躬，再朝阿斯特紐斯行禮，最後往門口走去。

「你『將會』關心雷斯林的下場，半精靈坦尼斯。」達拉馬平順的聲音攔住了他。「因為這將會影響到你。這將會影響到我們全部的人。我說的沒錯吧，神眷之子？」

「他說的沒錯，坦尼斯。」伊力斯坦說，「我可以明白你的感覺，但是你必須把歧見放在一旁！」

阿斯特紐斯並沒有開口，筆和書頁之間的摩擦聲是他仍在房里的唯一證據。坦尼斯握緊拳頭，咬牙切齒的咒罵聲讓阿斯特紐斯也抬起頭來。半精靈猛然轉身面對達拉馬。「很好。雷斯林還能再做出什麼事情去進一步傷害和摧毀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我一開始就說了，我們最大的恐懼已經成真了。」達拉馬回答。他細長的精靈眼直視著半精靈的雙眼。

「沒錯。」坦尼斯不耐煩地說，依舊站得直挺挺的。

達拉馬刻意停頓下來。阿斯特紐斯再度抬起頭，有些惱怒地挑起一邊的眉毛。

「雷斯林已經進入了無底深淵。他和克麗珊娜將會向黑暗之後挑戰。」

坦尼斯難以置信地盯著達拉馬。接著，他大笑起來。「好吧！」他聳聳肩。「看來我又少了件需要擔心的事情。法師已經自取滅亡了。」

但坦尼斯的笑聲戛然而止。達拉馬用諷刺的笑容看著他，彷彿他早就預料到一個混血的雜種會說出這種話來。阿斯特紐斯輕哼一聲，繼續書寫。伊力斯坦虛弱得肩膀垂了下來，靠著枕頭閉上眼。

坦尼斯瞪著他們。「你們總不可能把這件事當作嚴重的危機吧！」他質問道。「天哪！我曾經站在黑暗之後面前，我可以感覺到祂的力量和威勢，而且當時祂還只有一部份跨入這個空間。」半精靈不由自主地顫抖。「我無法想像面對──面對祂真正的──」

「並不只有你一個人經歷過，坦尼斯。」伊力斯坦疲倦地說。「我也曾經遭遇過黑暗之後。」他張開眼，露出虛弱的笑容。「這讓你感到驚訝嗎？我像所有世人一樣，也曾經歷過誘惑和考驗。」

「祂曾經來找過我一次。」達拉馬的面孔蒼白，眼中有著恐懼。他舔舔嘴脣。「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會出現在這里的原因。」

阿斯特紐斯什麼也沒說，只是停下了筆。巖石都比此刻歷史學者的面孔要來得有表情。

坦尼斯難以置信地搖搖頭。「你見過黑暗之後，伊力斯坦？你見識過祂的力量？但是你仍然認為一個體弱多病的法師和一名老處女牧師可以傷害到她？」

伊力斯坦的眼睛猛然睜大，嘴脣緊抿了起來。坦尼斯知道自己太過份了。他紅著臉，抓抓鬍子，試著要道歉，最後卻頑固地閉上嘴。「就是沒道理。」他嘀咕著，倒回椅子上。

「好吧，那我們要怎麼才能他媽的阻止他？」坦尼斯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臉變得更紅了。「真抱歉，」他咕噥著，「我不是有意要這樣說的。我說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會出錯。但是，該死，我就是不明白！我們到底應該阻止雷斯林，還是鼓勵他往前衝？」

「你無法阻止他。」當伊力斯坦正準備要開口時，達拉馬已經冷冷地插嘴道，「那是隻有我們法師能夠做的事情。自從我們發現這個危機後，我們的計劃就已經開始了；實際上，已經持續了好幾個禮拜。你知道，半精靈坦尼斯，你所說的有一部份是對的。雷斯林知道，我們也知道，他無法在黑暗之後的領域中擊敗祂。因此，他的計劃是引誘祂出來，設計祂走出時空大門，重新回到這個世界中──」

坦尼斯感覺他似乎被人在肚子上打了一拳。有短暫的一瞬間，他無法呼吸。「這太瘋狂了！」他最後終於擠出這幾個字，他的手緊抓著椅子的扶手，指節因過度用力而泛白。「我們上次好不容易纔勉強在奈拉卡擊敗祂！他現在竟然還要把祂帶回這個世界上？」

「除非有人能夠阻止他。」達拉馬繼續道。「而我也說過，這是我的任務。」

「那麼我們到底該做些什麼？」坦尼斯傾身向前質疑道。「你為什麼把我們叫到這里來？是要我們坐在這里旁觀嗎？我──」

「要有耐心，坦尼斯！」伊力斯坦插嘴道。「你太過緊張、害怕了。我們都有相同的感覺。」

相同的感覺？坦尼斯看見歷史學者如同大理石般的面孔，不禁苦澀地想著。

「但是急躁和口不擇言解決不了事情。」伊力斯坦看著闇精靈，聲音變得更輕柔。「我相信我們還沒聽到最糟糕的部份，對吧，達拉馬？」

「是的，神眷之子。」達拉馬說，坦尼斯驚訝地發現精靈的眼中閃動著情感的光芒。「我已經得知龍騎將奇蒂拉，」精靈清清喉嚨，堅定地說下去。「奇蒂拉計劃對帕蘭薩斯展開全面攻擊。」

坦尼斯倒回椅子中。他的第一個念頭竟然是先見之明的快感──我早就告訴過你了，阿摩薩斯城主；我也告訴過你了，波修士。我全都告訴過你們，你們這些只想爬回溫暖的小窩里，假裝戰爭從沒發生過的懦夫。他的第二個念頭則是更為沉重──記憶中的畫面出現了，塔西斯陷入烈火中，龍騎將的部隊佔領索拉斯，那痛苦、折磨──和死亡。

伊力斯坦說了些什麼，坦尼斯根本聽不見。他靠回椅子，閉上眼，試著要冷靜地思考。他記起達拉馬提過奇蒂拉，但是他到底說過什麼？這一切都飄浮在他的意識邊緣。他之前在想著奇蒂拉。他沒有注意聽。話聲好模糊──

「等等！」坦尼斯坐起身，突然想起什麼。「你說奇蒂拉對雷斯林很生氣。你說她和我們一樣害怕黑暗之後重新進入這個世界。這也是她為什麼會命令索思殺了克麗珊娜。如果這些都是真的，為什麼她會攻擊帕蘭薩斯？這一點道理都沒有！她待在聖克仙城，實力每天都在增長壯大。惡龍逐漸匯聚在該處，我們也有情報顯示，原先戰後分散在各處的龍人也重新納編她的麾下。但聖克仙城距離帕蘭薩斯很遠。而且，索蘭尼亞騎士的國度就在她的必經之路上。如果惡龍再度盤據天空，善龍將會跟著出現。為什麼？為什麼她要拿手中所有的籌碼冒險？這能得到──」

「我相信你認識奇蒂拉吧，半精靈？」達拉馬插嘴道。

坦尼斯咳嗽著，清清喉嚨，嘀咕了幾個字。

「抱歉，我沒聽清楚？」達拉馬說。

「是的，我他媽的認識她！」坦尼斯爆發了，當他察覺到伊力斯坦的眼神時，他渾身發燙地坐回椅子上。

「你說的對。」達拉馬毫不遲疑地說，目光中帶著一些興味。「當奇蒂拉第一次聽到雷斯林的計劃時，她感到害怕。當然，不是害怕他，而是害怕他將會帶來黑暗之後的憤怒之火。可是──」達拉馬聳聳肩。「那是當奇蒂拉認為雷斯林一定會失敗時的想法。現在，她認為雷斯林有機會成功。奇蒂拉每次都會站在勝利的那一方。她計劃攻下帕蘭薩斯，恭迎踏出時空大門的法師。如果雷斯林擁有足夠的力量──到時對他來講應該不是問題──將可以輕易地把那些效忠黑暗之後的生物納歸己有。」

「嗯？」這麼深入的見解讓坦尼斯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達拉馬發出不屑的哼聲。

「沒錯，半精靈。我和你一樣徹頭徹尾地了解奇蒂拉。」

但闇精靈嘲諷的語調變得沙啞，彷彿帶著沉重的壓力。他纖細的手握了起來。坦尼斯突然之間明白了，感覺到一種對年輕精靈的怪異同情。

「那麼她也出賣了你。」坦尼斯低聲說，「她請求你的支援，她說她將會站在你身邊，當雷斯林回來時，她將會和你並肩作戰。」

達拉馬站了起來，黑袍輕輕舞動著。「我根本不信任她。」他冷冷地說。但是他依舊定定地瞪著爐火，刻意避開坦尼斯的目光。「我知道她會幹些什麼。這根本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但是坦尼斯注意到他的指節因過度用力而泛白。

「是誰告訴你的？」阿斯特紐斯突然說。坦尼斯吃了一驚，他幾乎忘記歷史學者的存在。「這當然不會是黑暗之後。祂纔不會介入這些俗事。」

「當然不是，不是。」達拉馬片刻間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他的思緒一定在很遠的地方。他嘆口氣，再度看著眾人。「索思爵士，死靈騎士告訴我的。」

「索思？」坦尼斯覺得自己似乎和真實世界失去了連結。

他的大腦試著抓住現實──法師刺探法師；善良的牧師和邪惡的法師聯手；黑暗相信光明，攻擊黑暗；光明轉投黑暗的懷抱──

「索思是和奇蒂拉聯盟的！」坦尼斯困惑地說。「它為什麼會出賣她？」

達拉馬轉過頭，和坦尼斯目光交會。有一瞬間，兩人之間建立了某種奇特的連結，是互相的了解、共同的經歷、折磨，和共同的熱情讓他們產生了這種奇異的感覺。然後，突然間，坦尼斯明白了，他的靈魂恐懼地顫抖。

「它想要她的命。」達拉馬回答。

## ２─４

小男孩走在索拉斯的街上。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個英俊的小孩；同樣地，他也知道許多小孩子不應該知道的事情。他花許多時間獨處，也就是因為他長的不好看，而且知道太多事情。

不過，他今天並不是孤單一人走著。他的雙胞胎哥哥──卡拉蒙就在他身邊。雷斯林皺著眉頭走過漫天飛灰的街道，瞪著沙塵在他背後捲動。他也許不是一個人走路，但是，從某個方面來看，當他和卡拉蒙站在一起時，他比平常要更孤獨。每個人都會對他平易近人、英俊的哥哥打招呼，沒有人會對他說話。每個人都會邀請卡拉蒙加入他們的遊戲，卻沒有人來邀請雷斯林。女生用眼角看著卡拉蒙，露出女生特有的那種表情，但女孩們從來不會注意到雷斯林。

「嘿，卡拉蒙，要來玩城堡國王的遊戲嗎？」一個聲音大叫道。

「你想玩嗎，小雷？」卡拉蒙的面孔亮了起來。卡拉蒙天生就擁有強健的體魄和靈敏的反應，喜歡參與粗魯、需要體力的遊戲。但雷斯林知道如果他加入這樣的遊戲，他很快就會感覺頭暈腦脹。他也知道，其他的小孩會為了哪一邊要那麼倒楣讓他加入而吵鬧不休。

「不用了，你去就好了。」

「你看起來好像有點不舒服，小雷。」卡拉蒙說。「我不玩真的沒關係。來嘛，讓我看看你新學到的魔術，那個和魔法有關的──」

「不要這樣對待我！」雷斯林聽見自己尖叫道。「我不需要你！我不想要你待在我身邊！去啊！去和那羣笨蛋玩！你們都是一羣大笨蛋！我不需要你們！」

卡拉蒙的臉垮了下來。雷斯林感覺自己好像踢了一隻小狗，這只讓他更生氣。他立刻轉過身。

「當然，小雷，如果你想這樣的話──」卡拉蒙嘟囔著。

雷斯林偷偷回頭瞧，看見雙胞胎哥哥跟著其他人跑了開來。雷斯林嘆口氣，試著不管隨之而來的叫喊聲、笑聲。雷斯林找了個陰涼地方坐了下來，從包包里掏出一本法術書，開始研讀。很快地，魔法的吸引力就讓他忘卻了漫天飛揚的塵土和笑語，以及哥哥那雙自尊受傷的眼睛。這本書讓他進入了一個太虛幻境中，一個萬物任他操控的美麗世界──

法術書從他的手中飛了出去，掉在他腳邊的塵土中。雷斯林抬起頭，吃了一驚。兩名男孩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人手中拿著根棍子──他就是用這根棍子把書打掉的。接著，他舉起棍子用力地往雷斯林胸口戳了下去。

你們只是蟲，雷斯林沉默地告訴這些男孩。害蟲！你們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比沒有意義還要低賤。他不管胸口的疼痛，不管面前站著的兩隻害蟲，彎腰伸手準備撿起那本珍貴的書。那男孩一腳踩在他的手指上。

雷斯林感覺有些害怕，但當下的憤怒要比恐懼還強烈。他站了起來。他的手是他的第二生命，他靠著手調配精細的法術藥材，靠著這隻手在空中畫出神祕的魔法符號。

「別煩我！」他冷冷地說。他的口氣和眼中的光芒震懾住那兩名頑童。但這只持續了一瞬間，因為其他的小孩們已經放棄了遊戲，想要看看會有什麼精采的事情發生。由於眾人的圍觀，拿棍子的男孩更是不肯因為這個瘦巴巴、慢吞吞的書蟲而丟臉。

「你要幹嘛？」男孩不屑地說，「把我變成癲蝦蟆嗎？」

四周傳來了笑聲。咒語出現在雷斯林的腦海。這個咒語他還不該學到，那是個攻擊性法術，傷害性的法術，當遇到真正的危險時才能使用的法術。他的老師一定會氣得不得了。雷斯林露出淺淺的微笑。一看到那詭異的笑容和他的眼神，其中一名頑童往後退了幾步。

「我們快走！」他對同伴低聲說。

但另一個孩子堅持不肯往後退。雷斯林可以看見雙胞胎哥哥站在羣眾後面，帶著憤怒的神情。

雷斯林開始吟唱咒語──

──卻突然停了下來。不對！有什麼事情出錯了！他竟然忘記了咒語！他的魔法失效了！在這里不行！他念出來的咒語變成毫無意義的囈語，連他自己都聽不懂。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男孩們開始大笑。拿棍子的男孩高舉棍子，對著雷斯林的肚子猛力一擊，將他打倒在地，讓他無法呼吸。

他現在趴在地上，掙扎著呼吸。有人踢了他一腳，他感覺到棍子在他的背上斷成兩截。其他的人也跟著踢他。他現在在地上打滾，因為吸進塵土而劇烈咳嗽，瘦削的手臂努力試著要護住腦袋。拳打腳踢如雨般落在他身上。

「卡拉蒙！」他大喊著。「卡拉蒙，救救我！」

唯一的回應只有一個低沉、嚴厲的聲音。「你不需要我了，還記得吧！」

一顆石頭打中他的腦袋，讓他感到一陣劇痛。雖然他看不見，但他知道這是卡拉蒙丟出來的。他逐漸失去意識。許多隻手將他在滿布塵土的地上拖行著，要將他丟進一個巨大、冰冷、黑暗的空洞中；他們會把他丟下去，他永遠永遠都不會掉到地面，因為這是無底深淵──

克麗珊娜瞪著四周。她在哪里？雷斯林又在哪里？他幾分鐘前還在她身邊，虛弱地倚靠著她。突然間，他就消失了，她發現自己孤單一人走著，在一座奇異的小鎮中走著。

這里真的很奇怪嗎？她似乎記得以前來過這里，至少是個類似的地方。高大的白楊樹環繞著她。這里的房屋都建造在樹上。樹上有座旅店。她看見了一個標示牌。

索拉斯。

真奇怪，她好奇地打量著四周。這的確是索拉斯。她不久前才和半精靈坦尼斯來過這里，想要找到卡拉蒙。但這個索拉斯卻有點不一樣。一切看起來都染上些許紅色，似乎有點扭曲。她一直有種衝動想要揉揉眼睛，把這種奇怪的感覺去除掉。

「雷斯林！」她大喊著。

沒有回答。走過的人們都似乎沒看見、聽見她。「雷斯林！」她開始驚慌了。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去了哪里？黑暗之後會不會──

克麗珊娜轉過身，看見一羣小孩圍觀著一個倒在地上的身影。她看見拳打腳踢，她也看見棍子高高舉起，重重落下。高分貝的尖叫聲。克麗珊娜看著她身邊的人們，但是他們似乎沒注意到任何不尋常的事情。

克麗珊娜攏起白袍，奔向那羣小孩。當她愈奔愈近時，她發現那竟然是一個小孩！一個小男孩！她突然意識到，它們準備殺了他！她擠進人羣中，拖開一個小孩。一碰到它的手，那個小孩立刻轉過頭。克麗珊娜驚訝地後退。

那小孩的面孔白得如同骷髏一般。它的皮膚緊緊地繃在臉上，嘴脣沾染著奇異的紫紅色。它對她露出爛成一團的黑牙。小孩對她揮手，一爪抓破了她的皮膚，刺痛、麻痺的感覺沿著她的手臂往上爬。她大喫一驚地鬆開小孩的手；小孩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轉過身去繼續折磨地上的身影。

克麗珊娜瞪著手臂上流血的傷痕，因為痛苦而感到虛弱、頭暈。牧師再度聽見了男孩的哭喊聲。

「帕拉丁，幫助我，」她祈禱道，「給我力量。」

她毅然決然地抓住其中一個魔孩，把它丟到一邊，然後再抓住另一個。最後她終於碰到了躺在地上的小孩，她奮不顧身地用自己的身體護住那流血、昏迷的小孩，一邊試著將這些怪異的小孩趕開。

一次又一次，她感覺到那些銳利的指甲撕扯著她的肌膚，劇毒流遍她全身。但是，她很快就注意到，只要那些小孩一碰到她，立刻就會痛苦得後退。終於，那些恐怖的面孔帶著遺憾離開了，留下她又流血又難過地倒在地上，和她救助的小男孩在一起。

她溫柔地將那個渾身青紫的小身體翻過身來。她撥開他棕色的頭髮，注視著他的面孔。她的手開始顫抖。那纖細的面孔、脆弱的骨架、突出的下巴，絕對沒有錯。

「雷斯林！」她低語著將他的小手握住。

男孩張開眼──

穿著黑袍的男人坐了起來。

克麗珊娜看著他，雷斯林則是神情嚴肅地打量著四周。

「發生了什麼事情？」她顫抖著問，感覺到毒性在全身擴散開來。

雷斯林對自己點點頭。「這就是祂折磨我的方法，」他柔聲說，「這就是祂和我對抗的方法，打擊我最脆弱的地方。」金色、沙漏般的雙眼轉向克麗珊娜，單薄的嘴脣露出笑容。「妳替我戰鬥。妳擊敗了祂。」他將她拉近，將她裹在黑袍中，將她抱緊。「來，休息一下，痛苦會過去的，我們會繼續往前走。」

克麗珊娜依舊顫抖著，她倚在大法師的胸膛上，聽著呼吸在他的胸口中嘶嘶作響，聞著那甜蜜、淡淡的玫瑰花瓣和死亡的氣味──

## ２─５

「所以這就是他的勇氣和誓約的結果。」奇蒂拉低聲說。

「難道妳還期待會有別的結果嗎？」索思爵士說。這些話，配合古老盔甲的一個聳肩動作所發出的聲響，聽起來幾乎有著特殊的韻律。但是那些話語另含有特殊的意味，讓奇蒂拉忍不住多看了死靈騎士一眼。

看見它瞪著她，橘色的火焰燃燒著炙熱的光芒，奇蒂拉雙頰飛紅。她發現自己比控制中顯露出更多不需要的情感，她的臉頰變得更紅了。她猛然轉身背對索思爵士。

她走過這間裝飾著許多奇異的盔甲和武器、香味逼人的絲織品和厚厚的毛地毯的房間。奇蒂拉用顫抖的手將她透明的睡衣前襟掩住胸口。這個動作並無法遮掩什麼東西，奇蒂拉自己也知道，她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她以前從來不曾顧慮過什麼含蓄、端莊的問題，特別是在一個三百年前就已經化成灰的怪物面前。但是她在那灼熱的眼光注視下，突然覺得自己裸露得太多了。

「不，當然不會。」奇蒂拉冷冷地回答。

「他畢竟是個闇精靈，」索思用那毫無起伏，甚至有些生厭的音調繼續說。「他並不隱瞞自己害怕你弟弟更甚於死神。他選在雷斯林身邊作戰，會比和一羣老糊塗法師並肩作戰來得難以置信嗎？」

「但是他可以獲得那麼多的利益！」奇蒂拉駁斥道，試著要讓她的語氣和索思一樣平靜。她顫抖著撿起牀頭的一件毛睡衣，披在肩上。「他們承諾他可以擔任黑袍法師的領袖。在帕薩理安退隱後，他毫無疑問地可以接任法師議會的領袖，也就是克萊恩上所有法師的首領。」

而且你還會獲得其他的獎賞，闇精靈。奇蒂拉默默地想，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一旦我那個瘋狂的弟弟被打敗後，就沒有人可以阻止你了。我們的計劃呢？你用法杖，我用劍統治全世界。我們可以讓騎士俯首稱臣。將精靈從家園中趕走，那也是你的家園！你可以勝利地回到家園，親愛的，而我將會在你身邊！

酒杯從她的手中滑落。她試著伸手去抓，但她太過用力，手伸得太急，脆弱的杯子在她的手中破裂，嵌進她的肉中。鮮血和滴在地板上的紅酒混和在一起。

戰爭所留下的疤痕，像是情人的手一般遊移在奇蒂拉的全身。她常常眼也不眨地承受各種傷痕。但是，現在，她的眼中充滿了淚水。這點小傷竟然讓她忍不住痛。

一個臉盆就在附近。奇蒂拉將手泡進冰水中，咬著嘴脣強忍著避免叫出聲。水立刻變紅了。

「叫牧師來！」她對索思爵士大吼道，後者依舊用異光閃爍的眼睛盯著她。死靈騎士走到門邊，命令一個僕人立刻離開。奇蒂拉咒罵著強忍住淚水，抓住一條毛巾包住受傷的手。在牧師匆忙地抵達時，還因為不小心而踩到自己的黑袍。毛巾早就已經沾滿了鮮血，奇蒂拉古銅色的面孔變得有些蒼白。

當牧師彎下身喃喃念著祈禱文時，五頭龍的護身符掃過奇蒂拉的手。傷口很快就癒合了，血也止住了。

「傷口並不深，應該不會有永久性的傷害。」牧師安慰地說道。

「你可真厲害！」奇蒂拉爆發道，依舊在和那擴散全身、難以言喻的暈眩搏鬥。

「您將可以用您平常的流暢和劍技使用武器，我對您保證。」牧師回答道。「沒有──」

「不！給我滾出去！」

「吾主。」牧師向兩人鞠躬道。「騎士大人。」接著就離開了房間。

奇蒂拉刻意避開索思爵士火焰的雙眼，對著牧師快步離去時飄逸的袍子皺眉。

「真蠢！我厭惡把他們留在身旁──再想一想，其實他們留下來還是可以派上些用場。」雖然手看起來已經治好了，但奇蒂拉卻依然莫名其妙地感覺到疼痛──全都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她苦澀地告訴自己。「好吧，那麼你建議我應該怎麼──處理那個闇精靈？」在索思來得及回答前，奇蒂拉已經站了起來，大聲呼喊著僕人。

「把這一團亂清乾淨。再給我另外一杯酒。」她給了那畏畏縮縮的男人一巴掌。「給我一個金盃子。你知道我最討厭這些精靈做的脆弱東西了！不要讓我再看見它們！通通丟掉！」

「通通丟掉？！」僕人大膽地抗議道。「但它們很值錢，大人。它們是從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來的禮物，是──」

「我說，把它們丟掉！」奇蒂拉拿起杯子，一個接一個地對著牆壁丟去。僕人們趴在地上，看著玻璃碎片飛過頭上，不敢輕舉妄動。在最後一個杯子離開她的手中後，她在角落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動也不動，沉默地眺望遠方。

僕人匆忙地撿起玻璃碎片，倒掉臉盆里染滿血的水，就慌張地離開了。當他帶著酒回來時，奇蒂拉依舊沒有移動。索思爵士也一樣。死靈騎士和原來一樣站在房間的正中央，在夜色漸漸掩蓋的房間中，橘紅色的雙眼噴著詭異的火焰。

「我要點亮蠟燭嗎？大人。」僕人將金酒杯放下，輕聲問。

「離開。」奇蒂拉從緊繃的嘴脣中擠出兩個字。

僕人一鞠躬，在離開時將門關上了。

死靈騎士踏著無聲的腳步，跨越房間。它站在依舊發著呆的奇蒂拉身邊，將手放在她的肩頭。隱形的手指碰到她的肩膀，寒氣滲入她的肌膚，讓她忍不住抽搐了一下。但是她並沒有退讓。

「好吧！」她再度瞪著這個只有死靈騎士的火焰之眼照亮的房間。「我問你一個問題。我們要如何阻止達拉馬和雷斯林的瘋狂計劃？在黑暗之後消滅我們全部的人之前，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妳必須攻擊帕蘭薩斯城。」索思爵士說。

「我相信這是可以辦得到的！」奇蒂拉低聲說，若有所思地用匕首柄拍著大腿。

「真聰明，大人。」指揮官的聲音中帶著毫無掩飾和虛假的敬佩。

這名年近四十歲的人類指揮官，是一路用盡各種手段踩著別人的屍體才爬到目前的位置，當上惡龍大軍的將軍。他的臉上一道醜惡的疤痕破壞了他的面孔，駝背的他並不像其他的將軍一樣能夠獲得奇蒂拉的青睞。但是他自認不是沒有希望。他瞪著她，從她這幾天一向冷漠、嚴厲的臉上看見了因他的讚美而露出的笑容──她甚至施捨了一個笑容給他，就是那個她最擅長使用的誘人笑容。這讓他的心臟跳得更快了。

「真高興看到妳沒有荒廢妳的天賦。」索思爵士說，它空洞的聲音在戰略室中迴蕩。

指揮官聳聳肩。他現在應該是習慣死靈騎士了。黑暗之後知道，他已經和它以及骷髏戰士們一起打過非常多次的仗。但是，那環繞在冰冷死氣中的黑斗篷，和它焦黑的盔甲仍舊讓他毛骨悚然。

她怎麼能夠忍受它？指揮官不禁心想。他們說它甚至自由出入她的臥室！這個想法讓指揮官快速的心跳恢復了正常。算了，那些奴隸女人也還不算壞。至少和她們獨處時是真的獨處，不會有別人！

「我當然沒有荒廢！」奇蒂拉的怒火如此高漲，讓指揮官趕忙找理由離開現場。很幸運地，由於整個聖克仙城都在戰備狀態中，要找理由並不困難。

「如果您不再需要我了，大人，」指揮官鞠躬道，「我必須要去檢查打鐵廠的工作進度。有好多事情要做，時間永遠都不夠。」

「好吧，你可以離開了。」奇蒂拉心不在焉地咕噥道，她的眼光轉到鑲嵌在地板上的巨大地圖。指揮官轉身準備要離開，他的闊劍鏗鏘作響地敲擊著盔甲。不過，在門邊，奇蒂拉的聲音阻止了他。

「指揮官？」

他轉過身。「是，大人？」

奇蒂拉開口要說話，但停了片刻，咬住嘴脣，才又繼續道，「我──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和我一起共進晚餐。」她聳聳肩。「不過，現在問也太晚了。我想你應該已經有其他計劃了吧！」

指揮官遲疑了一下，感到十分疑惑。他的掌心開始流汗。「事實上，大人，我的確有個約會，但是可以改期──」

「不用了。」奇蒂拉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不用了，沒關係。也許改天吧！你可以離開了。」

指揮官依然困惑地轉過身，緩步離開這房間，卻瞧見死靈騎士橘色、燃燒的眼睛直直地瞪著他。

現在，他又必須要趕赴捏造出來的晚餐。很簡單。他今晚會叫那名最寵愛的奴隸女人來陪伴──

「妳應該放鬆點。找些樂子玩玩。」當指揮官的腳步聲離開奇蒂拉的總部後，索思爵士的聲音響了起來。

「有很多事情要做，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奇蒂拉回答，假裝完全沉浸在腳下的地圖上。她站在標誌著聖克仙城的地方，瞪著被山脈包圍、遙遠的西北方的帕蘭薩斯。

索思爵士跟著她的目光，慢慢地走過這段距離，來到山脈中唯一的隘口，一個標誌著「法王之塔」的地點。

「騎士一定會試著在這個地方阻止你們，」索思說。「也就是他們上次戰爭時阻止妳的地點。」

奇蒂拉露出微笑，搖搖捲髮，對著索思爵士走去。流暢的自信和自尊又出現在她的動作中。「那可真壯觀啊！那些可愛的騎士，通通排成一排。」奇蒂拉突然感覺到幾個月以來難得的輕鬆。「你知道，當他們看到我們準備的特殊武器後，他們臉上的表情幾乎就值得我們掀起這場戰爭了。」

她踩過法王之塔的位置，輕鬆地走到帕蘭薩斯。

「最後，」她低聲道，「那些穿金戴銀的女士將會感受到刀劍劃開她們細皮嫩肉的痛苦。」她微笑著轉過身面對索思爵士。「我想我今晚還是會找那個指揮官用餐。派人去找他。」索思低頭示意，橘色的眼睛里閃動著愉悅的光芒。「我們有許多的軍機要討論。」奇蒂拉再度露出微笑，開始解開盔甲的釦帶。「有關防守薄弱的側面、倒下的城牆、攻擊和如何穿透敵人的防禦──」

「冷靜下來，坦尼斯。」剛薩爵士好心地說。「你太擔心了。」

半精靈坦尼斯暗自嘀咕了些什麼。

「你說什麼？」剛薩爵士轉過身，手中還拿著他最好的麥酒（是從酒窖樓梯旁的陰暗角落拿出來的）。他對坦尼斯遞出了麥酒。

「我說，你覺得我太擔心了可真是對極了！」半精靈厲聲說道。這並不是他想說的話，而且，在對索蘭尼亞騎士的最高長官說話時，好像也不該用這種態度。

剛薩．鎢斯．威斯坦爵士撫摸著長鬍鬚，這騎士長年以來的習慣現在又再度風行起來，將笑容隱藏在鬍鬚之後。他當然聽見了坦尼斯原先說的話。剛薩搖搖頭。為什麼這不透過軍事會議來解決呢？現在，除了必須要為了這些少數的敵人部隊備戰外，他還必須要和黑袍法師的學徒、白袍牧師、緊張兮兮的英雄，還有一個圖書館員打交道！剛薩嘆口氣，心情沉重地扯著鬍子。現在只差一個坎德人了──

「老友坦尼斯，坐下來。在火邊取暖吧！你已經跋涉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即使現在已經是春天了，恐怕還有點冷。水手們提到什麼怪風之類的謠傳──我想你的旅途應該還很順利吧？坦白說，我還是比較喜歡騎獅鷲獸，不喜歡龍──」

「剛薩爵士，」坦尼斯緊張地開口，不願意坐下來。「我千里迢迢飛來聖奎斯特，並不是要跟你討論怪風或騎龍是不是比較舒服的問題！我們有危險了！不只是帕蘭薩斯，如果雷斯林成功了，是整個世界的危機──」坦尼斯緊握雙拳，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剛薩又從老管家威爾斯所帶過來的酒瓶中裝了一杯酒，站到半精靈身邊。他將手放在坦尼斯的肩膀上，讓他扭轉過來面對自己。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對你的評價很高，坦尼斯。你和羅拉娜是他最親近的朋友。」

坦尼斯聽見這些話，不禁低下頭。即使現在，在史東過世兩年後，他一想起這件事，心中還是滿溢傷悲。

「只憑他的話，我就不會小看你，因為我把史東當成自己的兒子看待。」剛薩爵士真誠地說。「而且我本人也對你相當尊敬佩服。你在戰場上的勇氣、你的榮譽、你的高貴節操都足以勝任騎士的要求。」坦尼斯聽見這些有關榮譽和高貴節操的話，忍不住搖頭；但剛薩並沒有注意到。「你的勇敢行為，事實上比你所願意承認的都還要多。在戰後你的努力也讓人讚歎。你和羅拉娜攜手讓分裂許久的國家重新團結起來。波修士已經簽署了新的和約；只要索巴丁的矮人們選出新的國王來，他們也會加入簽署。」

「你過獎了，剛薩爵士，」坦尼斯手中的麥酒文風不動，專注地看著壁爐。「多謝你的誇獎。我真希望我覺得自己值得你如此看重。如果你願意告訴我這樣的甜言蜜語有什麼用意──」

「我看得出來，你體內的人類血統要比你的精靈血統來得強勢。」剛薩微笑著說。「很好，坦尼斯。我跳過精靈的多禮部份，直接說重點。我認為你過去的經驗讓你太過敏感了，你和伊力斯坦都是一樣。老友，讓我們開門見山地說，你並不是個戰士。你從來沒受過相關的訓練。你是被意外捲入上次的戰爭中。請你跟我來。我要讓你看樣東西。來，來──」

坦尼斯把依舊滿溢的杯子放在託盤上，任由剛薩強壯的手領著他走。他們來到一個傢俱都是騎士們所喜愛的那種樸實、平淡風格的房間中。這是剛薩的戰略室，牆壁上放滿了刀劍和盾牌，以及三種騎士階級──玫瑰、聖劍、皇冠騎士──的旗幟。這許多年來奮戰所獲得的戰利品被完好地保存在精緻的玻璃櫃中。房里最顯眼之處，是用來安置一把屠龍槍的牆，那是鐵匠泰洛斯所打造的第一把屠龍槍。在它四周放置著有許多種地精善用的刀劍、一把龍人所用的鋸齒長劍、食人魔所用的雙刃劍，以及一柄屬於那名倒楣的騎士德瑞克．克朗加的斷劍。

這是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展示，說明了一個為騎士奉獻一生的人的彪炳功業。不過，剛薩看也不看地走過這些戰利品，筆直地朝向房間角落放著一張大桌子的地方走去。桌子底下的小方格中塞滿許多捲好的地圖，上面有著詳細的標記。在仔細思考片刻之後，剛薩彎下身，拿出一張地圖，舖在桌面上。他示意坦尼斯更靠近些。半精靈抓著鬍子靠近了些，試著要露出感興趣的表情。

剛薩滿意地搓搓手。現在是他擅長的領域了。「這只是簡單的邏輯。清楚明白。你看，這里是龍騎將的部隊，被團團包圍在聖克仙城。我必須承認，這位龍騎將的實力相當強，她擁有大量的龍人、地精，以及迫不及待想要開戰的人類。我也承認情報顯示聖克仙城的部隊活動愈來愈頻繁。龍騎將一定有什麼計劃。但，攻擊帕蘭薩斯？！天哪，坦尼斯，看看她必須要跨越的距離！這其中大部份都是由騎士團所控制的領土！即使她擁有足夠的兵力突破這樣的防衛，看看她的補給線必須要伸展多長！光是保護她的補給路線就得耗掉她所有的兵力。我們可以輕易地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切斷她的補給線。」

剛薩輕鬆地撫摸著鬍子。「坦尼斯，如果說龍騎將中有我敬佩的人，那麼就只有奇蒂拉了。她大膽又有野心，而且具有智慧；她絕對不會冒不必要的風險。她已經花了兩年的時間儲備實力，在她明知我們不敢攻擊的地方囤兵。她已經累積了太多的籌碼，不可能在這樣的一個瘋狂計劃中孤注一擲。」

「萬一這不是她的計劃。」坦尼斯咕噥道。

「她還有可能會有什麼其他的計劃？」剛薩耐心地問。

「我不知道！」坦尼斯暴躁地說。「你說你敬佩她，但是你夠提防她嗎？你夠敬畏她嗎？我了解她，而且我知道她的計劃不會這麼簡單──」他皺起眉頭，低頭看著地圖。

剛薩沒有出聲。他聽說過有關奇蒂拉和半精靈坦尼斯的怪異傳言。他當然不會相信，但是他也覺得最好不要再進一步逼問有關為什麼坦尼斯這麼了解這個女人的事情。

「你不相信，對吧？」坦尼斯突然說。「一點都不相信？」

剛薩不安地順了順他飄逸的灰色美髯，小心翼翼地將地圖捲起來。「坦尼斯，你知道我十分尊敬你──」

「我們已經討論過這一點了。」

剛薩不理他的插話。「你也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敬重伊力斯坦。但是當你們兩個告訴我一段由黑袍法師所講的──那個傢伙還是個闇精靈──有關雷斯林進入無底深淵、想要挑戰黑暗之後的故事時，我實在很抱歉，坦尼斯。我已經不是個年輕人了。我這輩子看過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這聽起來實在太像童話故事了！」

「以前人們也是這樣看待龍的。」坦尼斯低聲說，鬍子下的面孔漲得血紅。他站起來，低頭思量片刻，然後，他抓抓鬍子，目光炯炯地看著剛薩。「大人，我看著雷斯林長大。我曾經和他一起旅行、一起冒險，和他並肩作戰，也曾經反抗他的惡行。我知道那個傢伙會幹出什麼事情來！」坦尼斯抓住剛薩爵士的手臂。「如果你不願意聽我的話，那聽聽伊力斯坦的！我們需要你，剛薩爵士！我們需要你，還有你的騎士。你必須要增援法王之塔。我們的時間不多了，達拉馬說時間在神的領域中是沒有意義的。雷斯林可能和祂搏鬥了幾個月，甚至是幾年，但是在人間可能只有幾天而已。達拉馬相信他的師父馬上就要回來了。我相信他，伊力斯坦也是。至於為何我們願意相信他，剛薩爵士，因為達拉馬很害怕。他跟我們一樣害怕。」

「你的情報告訴我們，在聖克仙城有不尋常的兵力集結。這就已經是足夠的證據了！相信我，剛薩爵士，奇蒂拉將會前來支援她的弟弟。她知道如果他成功了，她將會變成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她的賭性足以讓她把一切都賭在上面！求求你，剛薩爵士，如果你不願意聽我的，至少請你去帕蘭薩斯一趟，聽聽伊力斯坦怎麼說！」

剛薩爵士仔細端詳眼前的人。這名天位騎士能夠晉升到這樣的地位，是因為他是個誠實且公正的人；他同時也專擅識人之道。他在長槍之戰結束前，和坦尼斯會面時就已經很欣賞他，卻一直沒有和他成為親近的朋友。坦尼斯有種疏離、獨善其身的氣質，讓人很難跨越那隱形的藩籬。

剛薩爵士凝視著他，突然間覺得他和坦尼斯之間親近許多。他在那細長的雙眼中看見了歷經磨難才獲得的智慧，看見了經過天人交戰才獲得的人生歷練。他看見了恐懼，因為勇氣幾乎已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份，所以這個男人很難承認他害怕。他看見了他天生的領袖氣質。他不是一個只會揮舞著劍，盲目衝上戰場的莽夫。相對地，他靜靜地領導眾人，誘引出他們體內最良善的一部份，協助他們發掘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能力。

最後，剛薩發現了自己以前一直都無法理解的一件事。他開始理解為什麼貴族血統延續數百年、擁有驕傲傳統的史東，會願意跟著這個傳言中因為強暴而誕生的精靈雜種。他知道為什麼他所認識最堅強、最美麗的精靈公主羅拉娜，會願意冒一切的危險，甚至願意犧牲生命來委身於這個男子。

「很好，坦尼斯。」剛薩爵士嚴厲的表情鬆懈下來，冷靜、有理的腔調中更增添了些許人性。「我會和你一起回到帕蘭薩斯。我會下令騎士移防到法王之塔。我之前也說過，情報顯示聖克仙城的確有異常的兵力集結。騎士們防範未然也不算太過份。反正我們已經好久沒有實兵演練過了。」

一旦下了決定，剛薩爵士立刻把整間屋子動員起來，大聲吼叫著管家威爾斯將他的盔甲準備好、寶劍磨利、獅鷲獸準備好。很快地，屋里就擠滿了行色匆匆的僕人。剛薩騎士的夫人也面露遺憾之色地走出來，即使現在都已經快要到春季慶典了，她還是堅持要讓他帶著毛皮大衣。

坦尼斯被遺忘在這一片混亂當中。他走回火爐前，拿起他的麥酒，坐下來好好地享受。不過，他的口中卻一點味道也感覺不到。因為，他在火焰中，再度看見了誘人的微笑，以及黑色的捲髮──

## ２─６

克麗珊娜完全不知道她和雷斯林到底在無底深淵中的紅色大地上走了多久，時間對他們來說已經完全失去意義。有時他們似乎只在這個地方待了幾秒鐘，有時又好像他們已經走了好幾年。她已經消除了自己體內的毒性，卻依然覺得全身無力，身上的傷口也無法癒合。她每天都更換包紮傷口的繃帶，但晚上又會沾滿鮮血。

她肚子很餓，但這不是一種需要填飽肚子的餓，而是想要喫草莓，想要喫麵包，想要嚐嚐人間食物的飢渴。她也不覺得口渴，但是每一晚都會夢到清澈的潺潺流水、香醇的葡萄酒、咖啡濃鬱的香氣。在這塊土地上，所有的液體都沾染上血紅色，聞起來也有血的味道。

但是，他們的確有進展；至少雷斯林是這麼說的。他的力量似乎漸漸在增加，而克麗珊娜的力量則在減弱。現在常常是他在扶著她走路。是他不眠不休地往前趕路，一個城鎮一個城鎮地往前衝。神之鄉就快接近了，他說。復製地面上的城鎮影像在克麗珊娜的腦中混成一團，奎蘇、沙克沙羅斯──他們跨越了無底深淵的新海，那是場可怕的經驗；克麗珊娜看著水面，看見所有死在大災變中的屍體死不瞑目地瞪視著她。

他們在一個雷斯林稱作聖克仙城的地方著陸了。克麗珊娜感覺自己在這里最虛弱，因為雷斯林告訴她，這里是黑暗之後的信仰者羣聚之地。祂的神殿建造在被稱作末日之王的火山之底。這里，根據雷斯林說，在戰爭期間曾經進行過將善龍的子孫改造成邪惡龍人的祭典（註１）。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再發生什麼事情。沒有人會多看穿著黑袍的雷斯林一眼，也根本無人注意克麗珊娜；她好像隱形了一般。他們輕易地就通過了聖克仙城，雷斯林的力量和信心都愈來愈增加。他告訴克麗珊娜兩人已經非常接近了；神之鄉就座落於卡基斯山脈北邊的某處（註２）。

在這個受到詛咒的大地上，他怎麼能夠辨別方向和位置？這對克麗珊娜來說完全是個謎團。這里沒有太陽、沒有月亮、沒有星辰。這里永遠不是真正的黑夜，也永遠不是真正的白天，而是一直處在一種怪異、紅色的狀態中。當大法師猛然停下來時，她就正在思考著這件事情，並疲倦地走在他身邊。她也沒注意到自己走在哪里，反正每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克麗珊娜聽見他猛然吸了口氣，感覺他全身僵硬起來，立刻警覺地抬起頭。

一個穿著教師白袍的中年男子，正沿著小路朝他們走來──

「跟著我重復這些話，記得用正確的語調和發音念出每一個字。」他慢慢地念著咒語，整間課堂上的學生也跟著復誦，除了一個人之外。

「雷斯林！」

整間教室突然安靜下來。

「老師？」雷斯林懶得掩飾他話聲中的輕蔑。

「我沒看到你的嘴脣在動。」

「也許那是因為它們真的沒在動，老師。」雷斯林回答道。

如果是教室里的其他人這樣說，學生們一定會鬨堂大笑。但是他們感覺到雷斯林話聲中的輕蔑同樣也是針對著他們的，所以他們一致無言地瞪著他，不安地挪動身軀。

「你知道這個法術，對吧，這位同學？」

「我當然知道這個法術！」雷斯林爆發道，「我六歲的時候就知道了！你是什麼時候學到的？昨天晚上？」

老師瞪著他，臉氣得漲成紫紅色。「你這次太過份了，這位同學！沒有老師可以忍受常常被學生這樣羞辱！」

教室在雷斯林的眼前融化，緩緩地化成陰影。只有老師留在這里，就在雷斯林眼前，教師的白袍慢慢變成了黑色。他愚蠢、肥胖的面孔，變成了一張醜惡、純粹邪惡的面孔。一塊血玉髓項鍊掛在他脖子上。

「費斯坦但提勒斯！」雷斯林吃了一驚。

「我們又再次見面了，學徒。可是，現在你的魔法到哪兒去了？」法師露出了笑容。他伸出一隻滿布皺紋的手，開始玩弄胸前的血玉髓項鍊。

雷斯林被一陣痛苦所席捲。他的魔法──不見了！他的手開始顫抖。咒語跳入他腦海，但在他來得及捕捉這些文字之前就全部消失了。一團火球出現在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手中。雷斯林被自己的恐懼所扼住。

法杖！他突然想到，瑪濟斯法杖，它的魔力應該不會受到影響！他舉起法杖，召喚它的力量來保護他。但是法杖開始變形，纏繞著雷斯林的手。「不！」他驚慌、恐懼地吶喊起來。「服從我！服從我的命令！」

法杖纏繞在他的手臂上，不再是一根擁有魔力的神奇物品，反而變成一條巨蛇，緊緊地纏繞在他的手臂上，閃閃發光地陷進他的肌肉中。

雷斯林尖叫著跪倒下來，使盡全力試圖要掙脫法杖劇毒的血盆大口。但在和敵人搏鬥的過程中，他忽略了其他人的存在；當他聽見別處傳來咒語的念誦聲，他恐懼地抬起頭──費斯坦但提勒斯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闇精靈。那是在試煉中他所對付的那名闇精靈。而且那名闇精靈竟然就是達拉馬──他朝雷斯林投出一顆火球，火球又變成了一柄劍，被一名沒有鬍子的矮人插進他的腹部。

火焰擴散到他的全身，鋼鐵穿透了他的身體，毒牙咬進他的肌膚。他不停地往下沉，沉入那永劫的黑暗中。然後，他就沐浴在一道純淨的白光中，被白袍所包圍，靠在一個溫暖、柔軟的胸口上──

他笑了，因為他從護衛他的那具身軀的微微抽搐和低聲驚呼中可以感覺到──那些武器和攻擊是落在她身上，而不是他。

【註】

１　龍人是從善龍的蛋孵化出來的。這儀式必須要透過一名邪惡牧師、一名邪惡法師和一隻紅龍的合作才能達成。

２　如果走山路，神之鄉大約距離聖克仙城有七十五哩。不過，在無底深淵中這距離和時間恐怕都會有所改變。

## ２─７

「剛薩爵士！」帕蘭薩斯的城主阿摩薩斯站了起來。「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拜訪。還有你也是，半精靈坦尼斯。我想你們兩個都是計劃來這里參加終戰紀念日的吧？我真高興。這樣我們今年就可以早一點開始了。我和整個協會都相信──」

「胡說八道。」剛薩爵士簡短地說，他走到阿摩薩斯的會客室中，用精明的眼睛開始四下打量，在他的腦中開始暗自規劃哪邊需要加強防禦工事。「我們是來這里討論如何防禦這座城市。」

阿摩薩斯對著騎士眨著眼，後者正看著窗外喃喃自語。他猛然轉過身，說道，「太多玻璃了。」這句話更讓城主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只能夠勉強擠出一句道歉，茫然地站在房間正中央。

「我們遭到攻擊了嗎？」在睜大眼看著剛薩爵士四下觀察了幾分鐘之後，他遲疑地走過去問。

剛薩爵士目光銳利地瞪了坦尼斯一眼。坦尼斯嘆口氣，禮貌地提醒阿摩薩斯有關於闇精靈達拉馬的警告，也就是龍騎將奇蒂拉計劃進入帕蘭薩斯協助弟弟雷斯林擊敗黑暗之後。

「喔，沒錯！」阿摩薩斯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他揮舞著一隻細緻、柔嫩的手，彷彿在趕走煩人的蒼蠅一樣。「但是我不認為你需要擔心帕蘭薩斯，剛薩爵士。法王之塔──」

「──已經獲得了增援。我已經將那里的守軍增加了一倍。那里一定是主要攻擊會經過的路線。除了從海路之外，沒有其他的路線可以進逼，而且海路完全在我們的控制之下。不，我很確定他們會從陸上攻擊。萬一出了什麼狀況，阿摩薩斯，我想要帕蘭薩斯擁有自衛的力量。現在──」

由於剛薩已經蓄勢待發，他終於忍不住衝向前，以壓倒性的氣勢蓋過阿摩薩斯城主畏畏縮縮地表示可能要和將軍們商量一下的嘀咕聲。剛薩爵士奮勇向前，馬上就用大量的軍事術語、防禦配置、補給安排等等行話，把阿摩薩斯給弄得啞口無言。阿摩薩斯最後只得坐下來，完全放棄任何反對的舉動。他臉上掛著禮貌性的表情，思緒則馬上飄到別的地方去了。反正對他來說，這全部都是天方夜譚；戰火從來不曾碰觸過帕蘭薩斯。入侵的軍隊必須通過易守難攻的法王之塔（註１），纔能夠登堂入室。而且，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軍隊──包括上次戰爭中的惡龍大軍，能夠突破這道嚴密的防守。

坦尼斯目睹這一切，知道阿摩薩斯腦中在想些什麼，不禁露出苦笑；他也開始懷疑自己能不能夠逃出這場大屠殺。此時，門上突然傳來清脆的敲門聲。阿摩薩斯彷彿聽見救援隊的號角似的，一個箭步衝上前。但在他來得及開口前，門已經打開了，一名年長的僕人走進來。

查爾斯已經服侍了帕蘭薩斯的皇族將近一百年，沒有他，大家將無法過下去，他自己也知道這件事。他知道此地所有的一切，從酒窖里確實的酒瓶數，到下一餐哪名精靈應該坐在誰旁邊，以及何時應該要曬桌巾等都完全在他的腦中。他的臉上一向掛著自豪、自傲的神情，彷彿宣告著皇族在他死後將會陷入混亂當中。

「很抱歉打擾您，大人。」查爾斯開口道。

「沒關係！」阿摩薩斯興高采烈地說。「一點關係都沒有。請──」

「有一份緊急的口信要給半精靈坦尼斯。」查爾斯不耐煩地說，口氣帶著些許責怪主人不該打斷他話語的意味。

「喔。」阿摩薩斯城主十分失望。「半精靈坦尼斯？」

「是的，大人。」查爾斯回答道。

「不是給我的？」阿摩薩斯看見他的救援隊消失在地平線的彼端，忍不住做最後的掙扎。

「不是，大人。」

阿摩薩斯嘆口氣。「好吧，多謝你了，查爾斯。坦尼斯，我想你最好──」

坦尼斯此時早已飛快地奔向查爾斯。

「怎麼回事？是不是羅拉娜──」

「請走這邊，大人。」查爾斯將坦尼斯請出了房間。坦尼斯注意到查爾斯臉上的表情，在踏出房間前連忙對阿摩薩斯和剛薩點頭行禮。騎士露出微笑，揮了揮手。阿摩薩斯城主忍不住對坦尼斯投以羨慕的眼光，倒回椅子上被迫繼續聽著煮熱油所需要的各種器材。

查爾斯小心、慢慢地將門關上。

「怎麼回事？」坦尼斯跟著僕人走向大廳。「信差沒有提到任何事情嗎？」

「有的，大人。」查爾斯的表情浮現了淡淡的哀愁。「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我不能夠對其他人透露這個消息。神眷之子伊力斯坦快要死了──據說撐不過今晚。」

在夕陽下，神殿外面的草原顯得十分平和、寧靜。太陽正緩緩地落下，柔和的七彩光芒撒滿天空。坦尼斯預期會看見人們聚集在此等待消息，白袍牧師會慌張地來回奔走；但他卻驚訝地發現眼前一切如常。人們照舊歇息在草地上，白袍牧師漫步在花圃旁，壓低聲音交談，落單的牧師則在虔誠地祈禱著。

也許信差的消息有誤，坦尼斯心想。但是，在他匆忙跨越草地時，他遇見了一名年輕的牧師。她抬頭看向他，坦尼斯注意到她的雙眼紅腫，但她依舊露出微笑，匆匆拭去臉上憂傷的痕跡。

接著，坦尼斯想起來，帕蘭薩斯的城主阿摩薩斯、索蘭尼亞的天位騎士剛薩都不知道這個消息。半精靈露出了諒解的笑容。伊力斯坦臨死前依然想要保持一貫的尊嚴。

一名年輕的輔祭在神殿的門口和坦尼斯會面。

「歡迎，半精靈坦尼斯。」年輕人柔聲說。「大家都在等你。請這邊走。」

陰影掩蓋過坦尼斯。在神殿中，憂傷的情緒變得很明顯。一名精靈豎琴手演奏著甜美的音樂，牧師們站在一起，彼此在精神和體力上互相扶持，希望能夠通過這一次的考驗。坦尼斯的眼中充滿了淚水。

「我們很感謝你能夠及時回來。」輔祭繼續道，他引領著坦尼斯往神殿深處走去。「我們害怕你會來不及。我們盡快地想將消息傳遞到你手上，但我們只能夠相信那些能夠承受這巨大哀傷和守口如瓶的人們。神眷之子希望他能夠平靜地死去。」

半精靈手足失措地點點頭，很高興鬍子可以藏住他的淚水。這並不是因為他感到羞恥；精靈們珍惜所有的生命，將它當成是上天最珍貴的禮物。精靈們不會像人類一樣隱藏自己的情感。但是坦尼斯害怕這將會讓伊力斯坦感到難過。他了解這位好人唯一的遺憾，就是擔心自己的死亡會給其他人帶來傷悲和淚水。

坦尼斯和他的嚮導來到了內室，此處站著加拉德和其他神眷之子與神眷之女。他們低著頭，安慰著彼此。在他們身後有一扇關上的門。每個人的眼光都停留在那扇門上，坦尼斯很明白門後會是誰。

加拉德一聽見腳步聲，就立刻抬起頭來看向坦尼斯，他親自走過來歡迎半精靈。

「真高興你能來。」年長的精靈誠摯友善地說。他是西瓦那斯提精靈，坦尼斯注意到，他也一定是少數幾個從一開始就接受了他們已經遺忘許久的舊信仰的牧師。「我們擔心你會趕不回來。」

「這一定很突然──」坦尼斯咕噥著，不安地注意到自己忘記卸下劍，腰上的武器在這平靜、哀傷的大廳中突兀地匡噹作響。他用手壓住長劍。

「沒錯，當你離開的那晚，他病情就加重了。」加拉德嘆口氣。「我不知道你們在里面說了些什麼，但很明顯對他造成了打擊。他經歷了很劇烈的痛苦。最後，達拉馬，法師的徒弟──」加拉德忍不住皺眉。「來到神殿中。他帶著一瓶藥劑，據說可以撫平他的痛苦。我不清楚他是怎麼知道這里發生了什麼事情。那里──常常會發生一些怪事──」他看向窗戶高塔聳立之處，那黑暗的陰影堅拒太陽明亮的光芒沾染它。

「你讓他進來了？」坦尼斯驚訝地問道。

「我本來會拒絕他，」加拉德嚴肅地說。「但伊力斯坦下了命令，不管怎麼樣都要讓他進來。而且，我必須承認，他的藥劑確實有效。我們的神眷之子不再感覺痛苦，獲得了平靜死去的特權。」

「達拉馬呢？」

「他就在里面。在他來了之後，他就一言不發地坐在角落動也不動。只是，他的出現似乎讓伊力斯坦感到比較平靜，所以我們特許他留下來。」

我真想看看你們強迫他離開的樣子，坦尼斯偷偷地心想，但他並沒有說出口。門打了開來。人們恐懼地抬頭，但那僅是里面的輔祭的開門聲。他轉過身，示意坦尼斯進來。

半精靈進入了那個十分平凡、沒什麼裝飾的房間。他試著和其他穿著長袍和拖鞋的牧師一樣輕聲移動。但他的武器發出敲擊聲，靴子傳出踏地聲，皮甲的釦環也發出金屬撞擊的聲響；在他自己聽起來就好像是一整羣矮人行軍一樣。他面紅耳赤地踮起腳，試圖壓制身上發出的各種怪聲。伊力斯坦虛弱地從枕頭上轉過身，看到了坦尼斯，開懷大笑了起來。

「老友，別人會以為你要來搶劫我。」伊力斯坦舉起枯乾的手，朝坦尼斯伸出去。

半精靈試著擠出笑容。他聽見門在他身後輕聲關上，也可以感覺到角落有個陰沉的傢伙。但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了。坦尼斯跪在那名他從帕克塔卡斯救出來的男子牀邊，那位對他和羅拉娜產生了極為重大影響的牧師；他懷著深沉的哀傷，沉重地握住伊力斯坦的手。

「真希望我能替你抵抗這個敵人，伊力斯坦。」坦尼斯凝視著握在他古銅色手中，蒼白、萎縮的手。

「這不是敵人，坦尼斯，不是敵人。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輕柔地抽出手，拍拍半精靈的手臂。「不，你不明白。但是總有一天你會懂的，我可以對你保證。但我不是要請你來這里道別，讓你心情不好的。我有個任務要給你，老友。」他比了比，那名年輕的輔祭拿著木盒走向前，放在伊力斯坦的手中。然後，他退回門邊，靜靜地站著。

角落的陰影仍然沒有任何動作。

伊力斯坦打開盒蓋，拿出一張純白的文件。他抬起坦尼斯的手，將文件放在半精靈的手掌中，輕輕地把他的手指合攏。

「把這個交給克麗珊娜。」他柔聲說，「如果她活了下來，她將會是教會的第二把交椅。」他看見坦尼斯的臉上露出疑惑和不同意的表情，伊力斯坦笑了。「老友，你曾經在黑暗的道路中行走過，這恐怕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坦尼斯，我們差點失去你。但是你度過了黑夜，重新面對白晝，並且因為這樣的試煉而讓你更堅強；這也是我對克麗珊娜的期望。她的信仰很堅定，但是，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她欠缺人性、同情心。她必須要親眼看見伊斯塔教皇的毀滅所給我們的教訓──她必須要受傷，坦尼斯，她必須要受到深沉的傷害，這樣她纔能夠擁有同情心，才能體會別人所受的傷害。最重要的是，坦尼斯，她必須去愛。」

伊力斯坦閉上眼，他的面孔充滿了遺憾。「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替她選擇別的道路。我預見了她所走的道路。但是，誰能夠質疑神的決定？我當然沒資格。雖然，」他睜開眼，坦尼斯從他的眼神中看到一絲怒氣。「我也許會和祂們爭辯一陣子。」

坦尼斯聽見他身後傳來輔祭的腳步聲。伊力斯坦點點頭。「是的，我知道。他們害怕訪客會讓我感到疲倦。其實也沒錯，但是我很快就可以永遠地安息了。」牧師閉上眼，微笑著說。「沒錯，我很快就可以休息了。我的老朋友快要回來引領我的虛弱腳步了。」

坦尼斯站起身對輔祭投以懷疑的眼光，後者搖了搖頭。

「我們不知道他在說誰，」年輕的牧師呢喃著。「他這幾天常常提到這名老朋友。我們以為這也許會是你──」

但伊力斯坦的聲音清晰地從牀上傳了過來。「再會了，半精靈坦尼斯。將我的祝福送給羅拉娜。加拉德和其他人都知道──」他朝著門的方向點點頭。「我將繼承人人選的事情交給了你。他們會盡全力幫助你。再見了，坦尼斯，願帕拉丁的祝福與你同在。」

坦尼斯說不出話來。他彎下腰，握了握牧師的手，點點頭，試著要開口，最後終於放棄了。他猛然轉過身，走過在角落的那個陰沉身影，視線因為盈眶的淚水而模糊不清。

加拉德跟著他走到神殿的入口。「我知道伊力斯坦把這件事交給了你，」牧師說，「而且，請相信我，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他的遺囑能夠實現。據我所知，克麗珊娜女士是在進行一場可能會相當危險的朝聖之旅？」

「是的。」坦尼斯只敢透露這一點。

加拉德嘆氣道，「願帕拉丁與她同在。我們都在替她祈禱。她是個堅強的女子。教會需要這樣年輕的力量纔能夠成長。如果你需要任何幫助，坦尼斯，請通知我們。」

半精靈勉強擠出了幾句客套話。加拉德鞠躬之後，就匆忙地回到即將不久於人世的伊力斯坦身邊。坦尼斯在踏出大門之前，在前廊發呆了片刻，想要平靜下來。當他站在那里，回想著伊力斯坦的話時，他發覺到大門口似乎傳來了爭吵聲。

「真抱歉，先生，但是我不能夠讓您進來。」一名年輕的輔祭堅持道。

「可是我告訴過你，我是來這里找伊力斯坦的。」一個怪異的聲音抱怨道。

坦尼斯忍不住閉上眼，靠在牆壁上。他認得那個聲音。清晰的記憶如同排山倒海的巨浪般湧來，讓他一時間痛苦得不能言語也無法動彈。

「也許，如果您給我您的大名，」那輔祭耐心地說，「我可以代您詢問──」

「我是──我的大名是──」那聲音遲疑了一下，聽起來有些困惑，咕噥道，「我昨天還知道的──」

坦尼斯聽見一柄木杖惱怒地敲著神殿石階的聲音。那人提高音量，尖聲說道，「我是一個大人物，年輕人。我很不習慣有人對我這麼不禮貌。在你逼我做出我會後悔的事情之前，你最好趕快讓開──我是說你會後悔的事情。管他的！反正我們其中有一個人會後悔的。」

「我實在很抱歉，先生。」輔祭重復道，他的耐心很明顯地已經到了臨界點。「但是您不告訴我您的大名，我實在不能──」

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傳來了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是書頁翻動的聲音。半精靈笑容中泛著淚光，走到門口。他往外一看，看見一名老法師站在神殿門口；他穿著灰色的袍子，破爛的帽子看起來會抓住每個砸在他臉上的機會，這名老法師看起來真是十分的不起眼。此刻，他將帶來的那根枴杖靠在神殿的牆壁上，不理會那名尷尬的輔祭，開始翻著法術書，嘴里喃喃念著，「火球術──火球術──這該死的法術應該怎麼施展？」

坦尼斯溫柔地將手放在輔祭的肩膀上。「他真的是個大人物。」半精靈輕聲說。「你可以讓他進去。我願意負全責。」

「他真的是嗎？」輔祭看起來半信半疑。

一聽到坦尼斯的聲音，老法師抬起頭和他打了個照面。「呃？大人物？在哪里？」他看見坦尼斯，吃了一驚。「喔，是你呀！你過得還好嗎，先生？」他準備要伸出手，卻被袍子給纏住，一不小心又把法術書給砸在腳上。當他彎下腰想要撿起書時，又把枴杖給撞倒了，匡噹一聲掉在地板上。在這一團混亂當中，他自己也摔了個四腳朝天。坦尼斯和輔祭用盡力氣才把老人給扶起來。

「啊喔，我的腳趾！好痛喔！害我沒站穩。這該死的枴杖──我的帽子呢？」

他好不容易纔把這此零零散散的道具找齊；他將法術書放進包包里，帽子穩穩地戴在頭上（不過一開始，他似乎準備把書戴在頭上，把帽子放進包包里）。很不幸地，帽子立刻掉了下來，遮住他的視線。

「我被神給弄瞎啦！」老法師驚訝地大喊，雙手胡亂揮舞著。

這個狀況很快就解除了。年輕的輔祭狐疑地看了坦尼斯一眼，體貼地將法師的帽子放回正確的位置。老法師有些惱怒地看著那名輔祭，轉過身對坦尼斯說道，「大人物？沒錯，我想──你應該是。我們以前見過面嗎？」

「的確見過。」坦尼斯。「不過，我所說的大人物是你啊，費資本。」

「我？」老法師的腳步似乎有點不穩。接著，他哼了一聲，再度瞪著那名輔祭。「哼哼，果然沒錯吧，我跟你說過了！讓開，讓開！」他微慍地命令輔祭道。

老法師走進神殿中，轉過身，帽沿底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地望著坦尼斯。他停了下來，手抓住坦尼斯，迷糊的表情離開了老法師的臉，他專注地瞪視著坦尼斯。

「半精靈，現在是你所面對過最黑暗的時刻了。」老法師語氣沉重地說，「還有希望，但最後只有真愛才會獲勝。」

他說完之後就馬上轉身離開，但立刻撞上一個櫃子。兩名牧師前來扶住他，領著他往前走。

「他是誰啊？」年輕的輔祭一頭霧水地瞪著老法師的背影。

「伊力斯坦的朋友。」坦尼斯低聲說。「非常老的朋友。」

當坦尼斯離開神殿時，聽見一個聲音大喊道，「我的帽子！」

【註】

１　法王之塔的位置在軍事考量上相當縝密。羣山環繞的位置易守難攻，若要從別的地方進攻，恐怕必須要繞上至少數百哩的距離。

## ２─８

「克麗珊娜──」

沒有回應，只有哀嚎聲。

「噓，沒事了。妳受了傷，不過敵人已經走了。喝下這個，可以讓妳不再難受。」

雷斯林從包包里拿出一些草藥，將它們混進一杯熱氣騰騰的熱水中，隨即將克麗珊娜從浸滿鮮血的樹葉上抱起，把杯子湊到她嘴邊。在她喝下去之後，她的面孔平順下來，眼睛跟著張開。

「沒錯──」她喃喃道，無力地靠著他。「這樣好多了。」

「現在，」雷斯林繼續說，「妳必須要向帕拉丁祈禱，讓祂治好妳，神眷之女。我們得要繼續走下去了。」

「我──我不知道能不能，雷斯林。我很虛弱，帕拉丁──帕拉丁又似乎在好遠好遠的地方！」

「對帕拉丁祈禱？」一個嚴厲的聲音說，「你這個異教徒，黑袍法師！」

雷斯林不悅地抬起頭，卻突然雙眼圓睜。「史東！」他倒抽一口氣。

但那年輕的騎士並沒有聽見他說的話。他正瞪著克麗珊娜，眼睜睜地看著她身上的傷口收攏，不過並沒有完全癒合。「巫師！」騎士抽出劍大喊著，「巫師！」

「巫師！」克麗珊娜抬起頭。「不對，騎士大人。我們不是巫師。我是牧師，帕拉丁的牧師！看看我戴著的護身符！」

「妳說謊！」史東暴躁地說。「世界上根本沒有牧師！他們在大災變時就消失了。而且，如果妳真的是牧師，那麼妳和這個邪惡的傢伙在一起做什麼？」

「史東！是我，是雷斯林！」大法師站起來。「看看我！難道你不認識我嗎？」

年輕的騎士將劍尖對準法師，指著他的喉嚨。「我不知道你是用什麼邪惡的法術知道我的名字，黑袍法師。但是，如果你膽敢再講一次，我就會讓你好看。在索拉斯我們對巫師可不客氣。」

「您一定是聖潔高貴的騎士，立誓要遵守騎士精神，我懇求您公平地對待我。」克麗珊娜在雷斯林的扶助下站直身子。

年輕騎士的表情平靜下來。他鞠躬收劍，卻沒有對雷斯林多看一眼。「妳說的沒錯，女士。我的確發過誓，我將會公平地對待妳。」

就在他開口的一瞬間，布滿樹葉的大地變成了木製地板，天空變成屋頂，道路變成長凳間的走道。這是在審判廳之中，雷斯林注意到，並且因為這突然的改變而覺得有些頭暈。他的手臂依舊環繞著克麗珊娜，幫助她坐在大廳中央的一張小桌前。在他們面前是一張高大的講桌。雷斯林回頭一看，注意到大廳里擠滿了人羣，每個人都興致盎然地看著他們。

他吃了一驚──他認識這些人！歐提克，最後歸宿旅店的老闆就在那邊喫辣馬鈴薯；提卡的紅色捲髮跳躍著，朝克麗珊娜指指點點，不知道說些什麼，同時放聲大笑；還有奇蒂拉！她靠在門口，手握在劍柄上，身邊圍滿了仰慕她的男子。她對著雷斯林眨了眨眼。

雷斯林緊張地四下打量著。他的父親，貧窮的伐木工人坐在角落，擔憂和關心壓得他彎腰駝背；羅拉娜坐在和人羣隔離的地方，精靈冷漠的美貌像是深黑夜空中的星辰。

在他身後，克麗珊娜叫道，「伊力斯坦！」她站起身，伸出手，但牧師只是憂傷地看著她，緩緩地搖了搖頭。

「起立，向法官敬禮！」一個聲音大喊道。

在一陣吵雜聲之後，審判廳的每一個人都站了起來。當法官進來時，整個大廳陷入了崇敬的沉默之中。他穿著象徵中立之神吉力安的灰袍，坐在講桌之後，面對那些受到指控的人。

「坦尼斯！」雷斯林往前走了一步。

不過，留鬍子的半精靈只是對這樣的動作皺起眉頭，一名嘀嘀咕咕的老矮人法警走上前來，用戰斧的尾端戳了戳雷斯林的腰部。「坐下來，法師，除非有人問話，否則不準開口。」

「佛林特？」雷斯林抓住矮人的手。「你不認識我嗎？」

「而且！不準亂碰法警！」佛林特大吼道。他生氣地猛力將手甩開。「哼！」當他走回法官身邊時，還自言自語道，「對我的地位或年紀一點都不懂得尊敬。其他人還會以為我是塊麵包，可以傳來傳去的──」

「夠了，佛林特。」坦尼斯用嚴厲的目光看著雷斯林和克麗珊娜。「現在，是誰對這兩位被告提出控訴的？」

「是我。」一名穿著閃耀盔甲的騎士站了起來。

「很好，史東．布萊特佈雷德。」坦尼斯說，「你將會有機會陳述你的指控。是誰要替這兩位辯護？」

雷斯林準備站起來回答，卻被打斷了。

「是我！在這里，坦尼斯──呃，庭上！我，在這邊啦！等等。我──我好像被卡住了──」

審判廳中充滿了笑聲，羣眾們轉過身，看著抱著一大堆書的坎德人試著要走進門內。奇蒂拉微笑著拉住他的馬尾巴，將他拉進門內，讓他姿勢不雅地摔在地板上。書本散落得到處都是，羣眾鬨堂大笑。坎德人不慌不忙地站起來，拍乾淨身上的灰塵，跌跌撞撞地把一大堆書搬到前面去。

「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對著雷斯林伸出小手，準備握手。大法師驚訝地看著泰斯，沒有任何動作。泰斯聳聳肩，看著自己的手，嘆口氣，轉過身，朝著法官走去。「你好，我的名字是泰索何夫．柏伏特──」

「坐下！」矮人大吼道。「你不能和法官握手，你這個豬頭！」

「好吧！」泰斯有些尷尬地說。「我以為只要我想要就可以。反正我也只是想要禮數周到一點，你們矮人根本不會懂的。我──」

「坐下，閉上嘴！」矮人用斧柄大力敲擊著地面。

坎德人的馬尾巴跳動著，笨拙地試圖坐在雷斯林身邊。但是，在他坐下來之前，他面對羣眾維妙維肖地模仿矮人惱怒的表情，又把羣眾逗得樂不可支，矮人更是氣得怒髮衝冠。但這次法官介入了。

「肅靜！」坦尼斯嚴肅地說，羣眾安靜下來。

泰斯跳到雷斯林身邊。法師感覺到有什麼東西碰了他一下，低頭瞪著坎德人，伸出手說道。

「還我！」

「還什麼？喔，是這個嗎？這是你的嗎？你一定不小心弄掉它了。」泰斯無辜地說，一邊把雷斯林裝藥材的包包交出來。「這是我在地板上找到的──」

雷斯林從坎德人手中一把將包包搶下，再次綁在腰間的細繩上。「你至少可以說聲謝謝！」泰斯尖銳地低聲說，但是在看到法官嚴厲的眼光後，他只得乖乖閉上嘴。

「這兩個人的罪名是什麼？」坦尼斯問道。

史東．布萊特佈雷德走向前。大廳響起一陣掌聲，這名自律甚嚴、憂鬱的年輕騎士看來頗受到眾人的擁戴。

「我在野外發現這兩個人，庭上。黑袍傢伙提到了帕拉丁的名字。」羣眾中傳來憤怒的低語聲。「而且，就在我眼前，他煮了一些噁心的藥水給那個女人喝。當我初看到她時，她傷得很重，鮮血浸溼了她的袍子，她的面孔焦黑得如同剛被火燒過一樣。但是，當她喝下法師的草藥後，她竟然被治好了！」

「不對！」克麗珊娜腳步不穩地站起身。「他說的不對。雷斯林給我喝的藥水只是減輕我的痛苦。是我的祈禱治好我所受的傷害！我是帕拉丁的牧師──」

「請庭上見諒！」坎德人大喊著跳了起來。「被告剛剛並非說她是帕拉丁的牧師，她說的是她很怕帕拉丁的牧師。沒錯，對，她就是這個意思。」泰斯咯咯笑道。「她只是在旅途中閒聊罷了。這是他們常常做的消遣。哈哈！」他轉過身皺著眉，用大家都可以聽見的聲音耳語道。「妳在幹什麼？如果妳一直說實話，我要怎麼幫妳脫罪？我可不能忍受這樣的情形！」

「肅靜！」矮人大吼道。

坎德人猛轉過身。「而且我對你們感到有些厭煩了，佛林特！」他大喊著，「不要再用你的斧頭敲地板了！不然我會把它綁在你的脖子上！」

羣眾又再度鬨堂大笑，連法官都忍不住露出微笑。

克麗珊娜臉色死白地倒入雷斯林的懷中。「這是怎麼回事？」她恐懼地呢喃著。

「我不知道，但是我要終止這一切。」雷斯林站起來。

「全都給我閉嘴。」他輕柔的低語聲讓眾人立刻安靜下來。「這位女士是神聖的帕拉丁牧師！我是黑袍法師，專精於各種魔法──」

「哇！來點魔術吧！」坎德人大喊著，再度跳了起來。「把我咻的一聲變到池塘里面──」

「坐下來！」矮人大吼大叫。

「燒光矮人的鬍子！」泰索何夫大笑道。這個建議獲得了不少掌聲。

「沒錯，讓我們看看你的法力，法師。」坦尼斯用壓過眾人喧囂的聲音說。

每個人都靜了下來，然後羣眾們又開始低語。「沒錯，法師，讓我們看看你的法力，來點魔術吧，法師！」奇蒂拉強而有力的聲音蓋過其他人。「秀一些魔法吧！你這個又弱又病的可憐蟲！讓我們看看你行不行！」

雷斯林舔著嘴脣。克麗珊娜看著他，眼中混合著希望和恐懼。他的手開始顫抖，他拿起瑪濟斯法杖，但是，一想起它曾經傷害過他，他就遲疑了。

他站起來用輕蔑的眼神掃視全場。「哈！我根本不需要對你們這種人證明──」

「我真的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泰斯悄悄拉著雷斯林的袍子。

「諸位看啊！」史東喊道，「法師沒辦法證明！我要求判決！」

「判決！判決！」羣眾大聲吼道。「燒死法師！燒掉他們的身體，拯救他們的靈魂！」

「怎樣，法師？」坦尼斯嚴厲地問道。「你能夠證明你所聲稱的事情嗎？」

咒語溜出了他的掌握。克麗珊娜的手緊抓著他。噪音震耳欲聾。他無法思考！他想要遠離這些羣眾，遠離那雙懇求的眼睛。「我──」他低下了頭。

「燒死他們。」

粗魯的手抓住了雷斯林。建築消失在他們眼前。他拚命掙扎著，但一切都是白費力氣。抓住他的人又高又壯，本來是平易近人的面孔現在變得專注而嚴肅。

「卡拉蒙！哥哥！」雷斯林在大漢的怪力下勉強轉身，想要看看哥哥的臉。

但卡拉蒙絲毫沒有回應。他不為所動地拖著雷斯林，把虛弱的法師拉到一座小山上。雷斯林看著四周。在他的前方，小丘的頂端有兩座高大的木柱被釘進地面。在每個木柱的底端，曾經是朋友的鎮民們興奮地堆起了許多乾柴。

「克麗珊娜呢？」他問著哥哥，希望她也許逃了出去，現在便可以回來救他。但接著，雷斯林瞥到了白影一晃，伊力斯坦正將克麗珊娜綁上火刑柱，她掙扎著要逃脫他的掌握，但是多日來的苦難與折磨讓她變得十分虛弱。最後，她放棄了，她恐懼、失望地哭泣，全身無力地靠在火刑柱上，任由他們將她的手腳綁在木柱上。

當她啜泣時，她的黑髮落在裸露的白皙肩頭上。她的傷口又再度裂開了，鮮血沾溼了她的白袍。雷斯林似乎聽見她哭喊著帕拉丁的名字。但是，如果她真的這樣做了，暴民的喧鬧聲也掩蓋過她虛弱的求援聲。

坦尼斯前進一步，手中拿著燃燒的火把。他轉過身看著雷斯林。

「你的下場將會和她一模一樣，看著吧，法師！」半精靈吼道。

「不要！」雷斯林掙扎著，但卡拉蒙的力氣讓他無法動彈。

坦尼斯彎下腰，將火把插進沾滿油的乾柴中。它被點著了。乾柴燃燒的速度很快，一下子就吞噬了克麗珊娜的白袍。雷斯林在火焰怒吼的聲音中依舊可以聽見她痛苦的慘叫聲。她拚著最後一絲力氣抬起頭，想要看雷斯林最後一眼。雷斯林看見她眼中的痛苦和恐懼，同時也看見對他的愛意。他的心中燃起了一把比任何火焰都要炙熱的烈火。

「他們想要魔法！我就給他們魔法！」在他來得及思考之前，他就將卡拉蒙推了開來，雙手伸向天空。

就在那一刻，魔法的語言進入了他的靈魂，再也不離開。

他的指尖噴射出刺眼的閃電，射向紅色的天空。烏云用強烈的閃電回應，擊打在法師眼前的土地上。

雷斯林憤怒地轉向羣眾，但他們徹底地消失了，彷彿從未存在過。

「啊，吾後！」笑聲從雷斯林的口中流瀉而出。魔力流遍他的全身，魔法讓他的血液沸騰。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他已經克服了最大的危機，並且將它變成最大的轉機。

他一直都在自己騙自己！泰斯在薩曼要塞就已經跟他說過了，只是他一直沒時間細想。『我只要一想到什麼東西，』坎德人說，『它就會出現！當我想要去什麼地方的時候，我只需要想一想，它不是自己跑過來，就是我變過去，我也不太確定。那里是我去過的所有地方，卻又什麼地方都不是。』坎德人這樣告訴過他了。

我之前假設無底深淵是真實世界的倒影，雷斯林意識到，因此我才會照著地圖來旅行。但它並不是。這里只不過是我自己心靈的倒影！我努力了這麼久，只不過是在我自己的心靈里漫遊！

黑暗之後會在神之鄉是因為我認為祂在那邊。神之鄉的位置和距離是任我挑選的！我的魔法在這里沒有作用是因為我對自己產生了懷疑，而不是祂幹擾我運作魔法。我幾乎讓自己的弱點打敗了自己！啊，但是現在我明白了，吾後！現在我明了了一切，我將獲得勝利！因為神之鄉只不過一步之遙，要去時空大門也只不過需要跨出另外一步──

「雷斯林！」

那聲音低沉、痛苦、疲倦、耗盡力氣。雷斯林轉過頭。因為那些羣眾從來沒有存在過，所以他們消失了；小鎮、大地、大陸，一切他想像出來的東西都消失了。他站在平坦、毫無差別的虛無中。天空和地面都是一樣的粉紅色，幾乎無法分辨。天際模糊不清的地平線彷彿是被刀子刻劃出來的缺口。

但有樣東西沒有消失，就是那個火刑柱。它被焦黑的木屑所包圍，挺立在一片虛無上，直直地插入粉紅色的天空。底下躺著一個身影。那個身影本來穿著的可能是白色的長袍，但現在都已經燒得焦黑。一股皮肉燒焦的甜味濃得讓人作噁。

「克麗珊娜──」他呢喃道。

「雷斯林？」她的面孔燒得扭曲變形，迷濛盲目的雙眼瞪著周圍的虛無。她伸出一隻焦黑有如爪子的手。「雷斯林？」她痛苦地哀嚎。

他的手握住她焦黑的手。「我看不見了！」她悶哼著。「四周是一片黑暗！是你嗎？」

「是的。」他說。

「雷斯林，我失敗了──」

「妳錯了，克麗珊娜，妳沒有失敗。」他的聲音冷漠平靜。「我現在沒有任何的武器。但是如今我全身上下法力飽滿充盈，比任何一個時代的我都要來得強。我現在就要大步向前，擊敗黑暗之後。」

破碎、滲血的嘴脣露出了微笑。握住雷斯林的手微微收緊了些。「我的祈禱應驗了。」她劇烈地咳嗽，痛苦讓她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抽搐。當她恢復呼吸之後，她呢喃了些什麼。雷斯林靠近傾聽。「我快要死了，雷斯林。我已經虛弱得無法繼續支撐下去了。很快地，帕拉丁將會把我擁入祂的懷中。留在我身邊，雷斯林。陪著我度過最後的──」

雷斯林低頭看著受盡折磨的女子。他握著她的手，眼前突然浮現了在靠近卡茍斯的森林中他差點失去控制、佔有這個女人的景象。她白嫩的肌膚、柔順的長髮、勾魂攝魄的大眼。他回想起自己將她擁入懷中，親吻著她光滑的肌膚──

一個接一個地，雷斯林用魔法將這些記憶燒成灰燼，讓它變成輕煙隨風飄散。

他伸出另外一隻手，撥開了她瀕死的祈求。

「雷斯林！」她哭喊著，驚慌地對著眼前空蕩蕩的一切伸出手。

「妳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神眷之女。」雷斯林的聲音如同他腕間的銀色匕首一樣鋒利、冰冷。「時間所剩不多。此刻在帕蘭薩斯的時空大門出口，一定有人已經開始試圖阻止我。我必須向黑暗之後宣戰，開始我和祂的爪牙的最後決戰。然後，在我勝利之後，我必須回到時空大門，在任何人來得及阻止我之前踏入人世。」

「雷斯林，不要離開我！求求你不要讓我一個人待在黑暗中！」

雷斯林倚著發出純淨耀眼光芒的瑪濟斯法杖，毫不費力地站了起來。「再會了，神眷之女。」他帶著嘶聲的低語道，「我不再需要妳了。」

克麗珊娜只能聽見他黑袍摩擦的聲音、瑪濟斯法杖輕敲地面的聲音和他的腳步聲漸行漸遠。在血肉燒焦所冒出的輕煙和臭味中，她聞到了淡淡的玫瑰花香──

然後，一切都陷入寂靜中。她知道他已經離開了。

她孤單地躺在地上。生命力隨著幻象慢慢地從她腦中消失，也漸漸地從她血管中乾枯。

『下次，克麗珊娜，當妳被黑暗──永無止盡的黑暗包圍時，妳會清楚地看見。』

在伊斯塔陷落的時候，精靈牧師羅拉倫曾對她如此說道。如果不是火焰燒掉了她的淚腺、燒乾了她的眼淚，克麗珊娜會嚎啕大哭。「我現在看見了，」她對著黑暗低語道，「我看得好清楚！以前都是我自欺欺人！我對他來講什麼都不是，只不過是他野心勃勃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罷了。即使當他在利用我的時候，我卻也在利用他！」她哀嚎著。「我利用他來加強我的自傲，施展我的野心！我的黑暗面更增加了他的邪惡！他已經迷失了，是我把他領向墮落的深淵。如果他擊敗了黑暗之後，他只會取而代之！」

克麗珊娜抬頭看著已經看不見的天空，痛苦地尖嘯著。「是我的錯，帕拉丁！我落得這種下場都是我自作自受！但是，喔，神哪，我又給他帶來了多少傷害？」

克麗珊娜躺在永恆的黑暗中，內心替雙眼掉著再也無法流出的淚水。「雷斯林，我愛你──」她呢喃著，「我絕不可能當面告訴你，我也不願意對自己承認這件事。」她揚起頭，一陣比烈火還要猛烈的劇痛撕扯著她。「如果我告訴他，一切會有什麼改變？」

痛苦消失了──她似乎已經快要失去意識。

「很好──」她疲倦地想，「我快要死了。讓死亡快點降臨，結束我的折磨吧！」

她深吸一口氣，「帕拉丁，原諒我。」她呢喃著。

另外一口氣，「雷斯林──」

另外一口更輕、更柔的氣息，「──原諒──」

## 克麗珊娜之歌

由灰生水，由水生灰。

大陸形成，既無色也無光。

在那消失的眼眸中，在那帕拉丁之女的碰觸下。

誰知道在白袍者的碰觸下，

國度將從水中升起，

原先的祈禱被認為奇想，

日月星辰皆隱沒，

神是風中難解的密碼。

由灰生水，由水生灰，

包容一切顏色的袍子聚集成白色，

在記憶中，在獲知了真理的國度中，

在回到顏色和光彩之中，

在灰塵中聚集了淚水，

為了滋養我們所有的工作，

在永恆逼近的國度中，

在意識之中的大地上。

## ２─９

坦尼斯站在神殿外，思考著老法師所說的話。然後，他哼了一聲──『真愛終將獲勝！』

坦尼斯擦去淚水，搖搖頭。費資本的魔法這次派不上用場了。真愛在這次根本毫無用武之地。雷斯林很久以前就利用、扭曲了他哥哥的愛，最後，終於將卡拉蒙壓搾成一團毫無用處的肉球和矮靈酒所組成的廢物。大理石都比那名冷冰冰的女人克麗珊娜有人性。至於，奇蒂拉，她曾經真正地愛過人嗎？

坦尼斯皺起眉。他不是有意要想起她的。但是要將這記憶塞進最黑暗角落的嘗試，只會讓這段記憶顯得更鮮明。他發現自己不經意地回想起他們第一次在索拉斯的荒野中相遇的情形；坦尼斯當時發現一名女子和地精們陷入生死的搏鬥當中，立刻趕去救援。最後卻被那名女子憤怒地責怪，指控他破壞了她的樂趣！

坦尼斯被那女子的魅力給俘虜了──直到那時，他都只愛著那單純的精靈女子羅拉娜。但那是一段青梅竹馬的戀情──由於她的父親同情他因為難產而死的母親，而收養了他，因此他和羅拉娜一同長大。事實上，為了逃避羅拉娜的愛──這是她父親一直不能認同的戀情──坦尼斯才和老矮人鐵匠佛林特一起離開了他的故鄉，在世界各地旅行。

坦尼斯從來沒遇過像奇蒂拉這般的女子，大膽、勇敢、可愛；她毫不隱藏她第一眼看到坦尼斯時就有的好感。兩個人之間的一場打鬧，最後變成了在奇蒂拉牀上難忘的一夜。在那之後，他們兩人就形影不離，有時是兩人同行，有時則是和史東．布萊特佈雷德，或是卡拉蒙和雷斯林一同冒險。

坦尼斯聽見自己的嘆氣聲，憤怒地猛力搖搖頭。不行！他要恢復鎮靜，把這些念頭都丟回黑暗中，要把門給鎖上，關得緊緊的。奇蒂拉從來沒愛過他。她只不過是對他感興趣而已；他也一直讓她樂不思蜀。但是，當她有機會可以獲得真正想要的權力時，她就想也不想地離開了。不過如今，即使當坦尼斯在心中鎖上那扇門時，他仍然再度聽見了奇蒂拉的聲音──他聽見了在黑暗之後失敗的那晚她所說的話；那一夜，奇蒂拉幫助他和羅拉娜逃出了黑暗的魔掌。

『再會了，半精靈。記得，我是因為愛你才這樣做的！』

一個幽暗的身影，如同被包圍在自己的影子中一樣，悄無聲息地出現在坦尼斯身邊。半精靈嚇了一大跳，害怕這是自己腦中所生出的幻象。但是那身影隨即便對他打招呼，坦尼斯這才確定這身影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嘆口氣，希望闇精靈不會發現自己的思緒剛剛飄到哪里去；事實上，他甚至有些害怕達拉馬會真的猜中他的心事。他乾咳幾聲，看著黑袍法師。

「伊力斯坦他──」

「死了嗎？」達拉馬冷冷地說。「不，還沒。但是我感應到有個會讓我非常不舒服的傢伙靠近，而且伊力斯坦也不再需要我，所以我就離開了。」

坦尼斯踏上草地，轉過身看著闇精靈。達拉馬將他的兜帽卸下，他的面孔在夕陽的餘暉中清晰可見。「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坦尼斯質問道。

闇精靈也停了下來，微笑地看著坦尼斯。「做什麼？」

「來這里，來看伊力斯坦！減輕他的痛苦。」坦尼斯揮了揮手。「就我上次所見，你光是踏上此地就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折磨。」他的表情變得嚴肅。「我難以相信雷斯林的學徒會這樣關心其他人！」

「沒錯，」達拉馬很快地回答，「雷斯林的學徒基本上根本懶得理牧師的下場怎麼樣。但是雷斯林的學徒是個重榮譽的人。他學到了不欠人分毫，欠債必還；這和你對我夏拉非的認識不相衝突吧？」

「是的。」坦尼斯不情願地承認。「但是──」

「我只是在還債而已。」達拉馬說。他繼續在草地上步行，坦尼斯看見他臉上露出一抹痛苦的痕跡；很明顯地，闇精靈想要盡快離開這里。坦尼斯發現自己要趕上他的腳步竟有些困難。「你知道，」達拉馬繼續道，「伊力斯坦也到過大法師之塔幫助我的夏拉非。」

「雷斯林？」坦尼斯震駭地停下腳步。不過，達拉馬卻沒停下來，坦尼斯被迫繼續跟上去。

「沒錯。」闇精靈回答，不過他似乎不太在乎半精靈聽不聽得見。「但連雷斯林本人也不知道。大約一年前，夏拉非病得很重。只有我一人和他在一起，我很驚恐，因為我對疾病一點也不了解。在絕望之中，我通知了伊力斯坦。而他來了。」

「他──有沒有──治好雷斯林？」坦尼斯畏怯地說。

「沒有。」達拉馬搖搖頭，黑色的長髮落在他的肩膀上。「雷斯林的疾病不是任何方法能夠治好的，這是他換取法力的祭品。不過，伊力斯坦還是可以減輕他的痛苦，讓他能夠休息。因此，我現在這樣做只不過是還債而已。」

「你──也像這樣關心雷斯林嗎？」坦尼斯遲疑地問。

「半精靈，你提到關心是什麼意思？」達拉馬不耐煩地說。他們已經靠近了草地的邊緣，可以看到夜色逐漸地降臨。「和雷斯林一樣，我只關心一件事──就是魔法和它賜與我的力量。為了它，我捨棄了同胞、家園和我的家人。為了它，我自願投身黑暗之中。雷斯林是夏拉非，是我的老師。當我向法師議會毛遂自薦監視他時，我就知道我也許可能會犧牲自己的生命。但是，能和這樣的一位天才學習，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微不足道。我怎麼能夠失去他？即使是現在，當我想到我必須要怎麼做的時候，當我想到他死後那些知識都會失傳時，我幾乎──」

「幾乎怎麼樣？」坦尼斯突然感到恐懼。「幾乎想讓他通過時空大門？當他回來時，你真的能夠阻止地嗎？達拉馬？你願意阻止他嗎？」

他們已經走出了神殿的範圍。黑暗如同毯子般覆蓋在大地上。夜晚十分溫暖，充滿了欣欣向榮的生命氣息。到處都是生命力強韌的白楊樹，鳥兒慵懶地鳴叫著。在城市中，人們將蠟燭點亮，放在窗口，引領心愛的人回家。索林那瑞在地平線的盡頭閃閃發亮，彷彿諸神也點亮了蠟燭照亮夜空。坦尼斯的視線被溫暖、怡人的夜色深處的那個冰冷黑洞吸引住；大法師之塔漆黑、禁忌的影像矗立在夜空中。它的窗戶里沒有任何燭光閃耀。他不禁想到，不知會有什麼樣的東西在等待這名年輕的學徒回家。

「讓我把有關時空大門的事情告訴你，半精靈。」達拉馬回答道。「我會把夏拉非告訴我的都說出來。」他的目光跟隨著坦尼斯一起飄向塔頂。當他開口時，他的聲音顯然經過刻意的壓抑。「在那間研究室中，有一個角落擺放著一扇門，一扇沒鎖的門。五顆金屬龍頭環繞著那扇門。看著其中，你什麼也看不到。龍頭冰冷，靜止不動；那就是時空大門。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放置在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中。此外，就我們所知還有另外一個放在伊斯塔，但被大災變給摧毀了。現在位於帕蘭薩斯的那一扇門，原先在教皇鼓動暴民入侵時，為了避免受到破壞，臨時被送到薩曼的魔法要塞中保管。當費斯坦但提勒斯摧毀薩曼時，又被送回到帕蘭薩斯。這時空大門許久以前是法師為了能夠快速地彼此溝通所設計的；但是它帶領他們通往了作夢也想不到的地方──其他的空間。」

「無底深淵。」坦尼斯嘟囔道。

「是的。當法師們意識到他們打開了一扇被詛咒的大門時，已經太遲了。因為，如果有人從凡間踏進死亡的領域，當他再度踏回凡間，就會讓黑暗之後找到祂搜尋已久的人間出口。因此，藉著帕拉丁神聖牧師的力量，他們自認為已經永遠地將時空大門封閉起來。」

「只有最徹底的邪惡之人、已經將自己的靈魂完全獻給黑暗的怪物，才能獲知如何開啟大門的方法。只有純淨、聖潔、全心全意地相信那邪惡之人的帕拉丁牧師，纔能夠打開那扇門。」

「雷斯林和克麗珊娜。」

達拉馬露出嘲諷的笑容。「在他們絞盡腦汁之後，這些精疲力竭的法師和牧師從來沒想過愛情會推翻他們的偉大計劃。所以，你也知道，半精靈，當雷斯林試著要從無底深淵踏進人世時，我必須要阻止他。因為黑暗之後將會緊跟在後。」

這些解釋完全無法消除坦尼斯的懷疑。闇精靈看起來對這絕大的危機太過安之若素，他看起來非常地冷靜自信──「但是，你真的能夠阻止他嗎？」坦尼斯追問道，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闇精靈的胸口，在那里，他曾經看過雷斯林所留下的永不癒合的傷口。

達拉馬注意到坦尼斯的目光，自己也跟著看向胸口。他的眼中飄過了黑暗的陰影。「我知道自己的極限，半精靈。」他柔聲說。接著，他聳聳肩，露出笑容。「我老實告訴你。如果我的夏拉非在力量處於巔峯時踏入人間，那麼，不行，我阻止不了他。這世界上也沒有人可以阻止他。但雷斯林不會的。他必須先消耗掉大量的法力來消滅黑暗之後的所有爪牙，強迫祂單獨面對他的挑戰。他將會全身是傷，而且虛弱。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將黑暗之後誘到屬於他的空間。他在這里可以重新獲得力量，祂將會成為兩人中的弱者。因此，我可以的，因為他將會滿身是傷，所以我阻止得了他。是的，我將會阻止他！」

達拉馬注意到坦尼斯依舊憂心忡忡，他的臉色微微變了。「你知道嗎，半精靈。」他冷冷地說。「我已經說得夠多了。」接著，他點頭為禮，在短暫的咒語聲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當他離開時，坦尼斯聽見達拉馬輕柔的精靈口音穿過夜空。「今天是你最後一次看到太陽了，半精靈。雷斯林和黑暗之後已經會面了。塔克西絲如今已經開始召喚祂的爪牙。戰鬥已經開始。明天，將不會有黎明。」

## ２─１０

『雷斯林，我們又見面了。』

「吾後。」

『法師，你向我行禮？』

「這是我最後一次向禰致敬。」

『我也向你行禮，雷斯林。』

「禰太瞧得起我了，陛下。」

『正好相反，我無比愉悅地看著你的每一個計策，每一個陰謀。我每下一步棋，你總是有辦法反擊。不只一次，你拿你所擁有的一切做賭注，只為了贏得一回合。你證明了你是個高超的棋手，我們之間的鬥智給我帶來了許多的娛樂。但是，現在一切都到了最後。和我旗鼓相當的對手啊！棋盤上你只剩下一顆棋子，那就是你自己。包圍在你面前的是我黑暗部隊的全部力量。但是，因為我從你身上獲得了那麼多的愉悅，雷斯林，我將會給你一個機會。』

『回去找你的牧師。她躺在那邊孤單地等死，在心靈和肉體上都被我任意地折磨，加諸只有我能施以的恐怖刑罰。回到她身旁。跪在她身邊，將她摟入懷中。死亡將會溫柔地降臨在你們兩人身上。你將會被黑暗永遠地覆蓋，找到你渴求的永恆歇息。』

「吾後──」

『你搖頭了。』

「塔克西絲，偉大的黑暗之後，我真的十分感謝禰能夠慷慨地賜予我這個選擇。但是如禰所說的，我下這盤棋是為了要贏。我會一直玩到分出勝負為止。」

『輸的將會是你，而且你將會一敗塗地！由於你的能力和膽識，我賜給你應得的獎賞。你膽敢拒絕它！』

「陛下太慷慨了，在下不值得禰如此地器重──」

『你竟然敢嘲弄我！法師，在你還能笑的時候，儘管露出那扭曲的笑容吧！因為，只要犯了任何一點小錯，有了任何一點疏忽，當你倒下時，我將會親手處置你。我的利爪將會刺進你的血肉中，你將求我速賜一死。但你永遠都等不到死亡。在這里，一天就是永遠，雷斯林．馬哲理。我每天都會親自來你想像出來的牢籠中看你。就像你以前提供給我的娛樂一樣，你將會繼續成為我的玩物。你的肉體和心靈都將遭到徹底的踐踏和蹂躪。在白晝結束時，你將會痛苦哀嚎而死。在夜晚降臨時，我將會重新賜與你生命，你將無法入睡，只能渾身發抖地等待恐怖的白晝降臨。每天早上，你看到的第一件事物將會是我的面孔。』

『什麼？你臉色變蒼白了，法師。你脆弱的身體顫抖，你的雙手不穩了。你的眼睛因為恐懼而圓睜。向我低頭吧！懇求我的諒解──』

「吾後──」

『大膽，你還不下跪？』

「吾後──這步棋該禰下了。」

## ２─１１

「該死的天氣！如果有暴風雨，乾脆趕快來，不要在那邊拖拖拉拉的，讓人乾著急！」剛薩爵士嘀咕著。

這不就是你說的怪風嗎，坦尼斯嘲諷地想著，但是他沒說出口。他同時也不想把達拉馬的話告訴任何人，因為他知道剛薩爵士絕對不會相信的。半精靈現在已經緊張得快到崩潰邊緣。他發現自己實在沒有辦法對這名看來似乎胸有成竹的騎士保持耐心；其中有一部份亦是因為那奇怪的天色。那天早晨，如同達拉馬所預測的一樣，並沒有黎明。相對地，紫藍色鑲著綠邊的云朵，以及七彩閃電在他們的頭上開始翻滾；沒有絲毫的風，也沒有雨。天候凝滯悶熱，騎士們穿著厚重的盔甲在法王之塔城牆上來回巡邏，一邊擦拭著滿頭滿臉的汗水，一邊嘀咕著有關春天暴風雨的事情。

只不過兩個小時之前，坦尼斯還在帕蘭薩斯城中揭開阿摩薩斯貴賓室牀上的絲簾，思考著達拉馬最後謎一般的話語。半精靈幾乎整夜都醒著，思考著那些話，也掛心著伊力斯坦。

在午夜左右，有關帕拉丁牧師已經過世、進入另外一個光明世界的消息傳進宮中。他平靜地死去，頭枕在一個神祕出現的迷糊老法師膝蓋上，後者隨即又神祕地消失了。他擔心著達拉馬的警告，亦替伊力斯坦感到傷悲，覺得自己已看過太多親友過世了；在他剛精疲力盡地入睡後，一名信差就叫醒了他。

訊息十分地簡單扼要：

『速來法王之塔──剛薩．鎢斯．威斯坦爵士。』

坦尼斯飛快地用冷水洗臉，並婉拒了僕人替他穿戴皮甲的好意，匆匆忙忙地趕出了皇宮，再度禮貌地拒絕了查爾斯邀請他用早餐的好意。在外面等待他的是一隻年輕的青銅龍。牠自我介紹名叫火光；青銅龍的龍類之密名叫作克薩。

「我和你的兩位朋友相處過，半精靈坦尼斯。」當年輕的巨龍擺動翅膀，輕易地脫離這座沉睡中的城市時，牠說道。「我有幸參與了敏加山脈空戰，背上載著矮人佛林特．火爐和坎德人泰索何夫．柏伏特。」

「佛林特已經死了。」坦尼斯沉重地說，一邊揉揉眼。他實在看過太多人死了。

「我也聽說了，」年輕的龍尊敬地回答。「我很遺憾。不過，他這輩子過得十分豐富、圓滿。對這樣的人來說，死亡只是他最後的榮耀。」

是啊！坦尼斯疲倦地心想，那麼泰索何夫呢？快樂、善良、熱心的坎德人，除了冒險和裝滿有趣事物的小包包之外，別無所求。如果雷斯林如同達拉馬所暗示的一樣已經殺了他，那麼他的死有什麼光榮？還有卡拉蒙，可憐的醉鬼卡拉蒙，他老弟了結他的小命時，算是他最後的榮耀，還是終結了他悲劇的最後一刀？

坦尼斯心煩意亂地在龍背上睡著了，在克薩降落於法王之塔的廣場後才醒了過來。他打量著四周，心情並沒有跟著高昂起來。他帶著老友死亡的消息，來到了另一位老友送命之地。因為這里是史東埋葬之所，另一個最後的榮耀。

因此，當坦尼斯匆忙進入剛薩爵士位在高塔頂端的房間時，他的心情實在不好。這個房間對天空和地面都有很好的視野。他往窗外看著，那些詭異的云朵讓他有種不祥的預感。坦尼斯過了很久才發現剛薩爵士已經走進房間，正和他說話。

「抱歉，爵士。」他轉過身。

「要杯焦豆茶嗎？」剛薩爵士拿起冒著熱氣的苦澀飲料。

「好的，多謝。」坦尼斯接了過來，喝了一大口，十分歡迎那種熱氣蔓延全身的感覺，相形之下，舌頭被燙傷就只是小事一件了。

剛薩爵士不疾不徐地越過坦尼斯走到窗邊，一邊啜飲著熱茶，好整以暇地看著窗外。他的冷靜讓半精靈幾乎想要扯掉他的鬍子。

你為什麼要叫我過來？坦尼斯思索著。但是他知道騎士會堅持完成整個行之已久的禮儀之後，才願意說出重點。

「你聽說了有關伊力斯坦的事情？」坦尼斯最後終於問道。

剛薩點點頭。「沒錯，我們今天清晨就聽說了。騎士將會在這里為他舉行追悼儀式──如果狀況允許的話。」

坦尼斯嗆到了，忙亂地把茶吞下──只有一件事情可能阻止騎士們追悼帕拉丁的牧師，那就是戰爭。「狀況允許？那麼你有什麼消息嗎？來自聖克仙城的消息？間諜──」

「我們的間諜被處決了。」剛薩爵士最後說。

坦尼斯猛然轉頭。「什麼？怎麼會──」

「他們遭到酷刑的屍體在昨晚被黑龍載著，丟到索蘭薩斯要塞的廣場上。接著就出現了這個奇異的風暴，是龍最佳的掩護，還有──」剛薩爵士沉默了，皺眉看著窗外。

「龍還有什麼？」坦尼斯追問道。一個可能性開始在他的腦中成形。熱茶濺到他的手上。他急忙將杯子放在窗臺上。

剛薩拉拉鬍子，眉頭鎖得更緊了。「我們收到了許多怪異的情報，一開始是索蘭薩斯，然後是敏加堡。」

「什麼情報？他們看見什麼了嗎？是什麼？」

「他們什麼也沒看見。是他們聽見了什麼──奇異的聲響，從云中傳來的，也許是從云端上來的。」

坦尼斯的腦海中浮現了河風對卡拉曼攻城戰的描述。「龍嗎？」

剛薩搖搖頭。「是聲音──笑聲、開關門的聲音、隆隆聲、嘎吱作響的聲音──」

「我知道了！」坦尼斯緊握的拳頭搥在窗臺上。「我就知道奇蒂拉有計劃。當然了！這就是她的計劃！」他陰鬱地看著窗外翻滾的云朵。「飛行要塞！」

剛薩在他身邊沉重地嘆氣。「我告訴過你，我敬佩這位龍騎將，坦尼斯。但很明顯地，我對她的尊敬還不夠──在一瞬間，她就解決了所有戰術和部隊移動的困擾。她根本不需要什麼補給線，她的補給就裝在城堡中。法王之塔是設計來防禦地面攻擊的，我不知道我們在飛行要塞的攻擊下可以支撐多久。在卡拉曼，龍人們從要塞中跳出，靠著翅膀減緩降落的速度，在街頭上展開殺戮。黑袍法師對著地面丟出致命的火球，惡龍自然也沒缺席。」

「當然，我並不是懷疑騎士無法擋住要塞的攻擊，」剛薩嚴肅地說，「但是這會比我原先預料的還要艱苦。我已經重新調整過戰術。卡拉曼能夠擊敗飛行要塞的關鍵，在於等到大部份的敵軍部隊都降落之後，善龍再載著武裝部隊奪取要塞的控制權。當然，我們會將大部份的騎士留在要塞中，以便和那些降落下來的龍人對抗。我準備了一百多人的突擊隊，隨時準備乘坐青銅龍上去突擊要塞。」

這相當合理，坦尼斯也承認。河風的確有提到這樣的做法。但是，坦尼斯也知道卡拉曼後來並沒辦法守住飛行要塞，他們只是成功地將它擊退。奇蒂拉的部隊放棄了卡拉曼城，將要塞又奪了回來，並且讓它飛回聖克仙城。很明顯地，這次奇蒂拉再度讓它派上了用場。

他正準備要對剛薩爵士指出這一點的時候，突然被打斷了。

「我們預料要塞隨時都會展開攻擊。」剛薩冷靜地看著窗外。「事實上──」

坦尼斯猛然抓住剛薩的手臂。「在那邊！」他指著。

剛薩點點頭。他轉身對門口下令道，「發出警報！」

號角、鼓聲同時響起。騎士們井然有序地各就各自的戰鬥位置。「我們幾乎整夜都處在戰備狀況下。」剛薩多嘴地解釋道。

完備的訓練讓騎士們在目睹飛行要塞從云中浮出，俯衝而下時，無人發出驚慌聲。軍官們站在崗位上，低聲發出命令。號角聲肆無忌憚地響著。坦尼斯偶爾可以聽見騎士們不安地變換姿勢時的盔甲撞擊聲。接著，他可以聽見高空中傳來龍羣拍動翅膀的聲音，許多小隊的青銅龍由克薩率領著飛上天空，巡邏著高塔旁的空域。

「真感謝你說服我加強法王之塔的防禦工事，坦尼斯。」剛薩依舊冷靜地說。「在你的勸告之下，我纔能夠緊急召集手邊所有可能的騎士來防禦這里。不過，此地依舊有兩千多名兵力。而且，我們的補給十分充足。沒錯，」他喃喃自語，「我們可以守住這座塔，即使要對抗飛行要塞都沒問題。我信心十足。奇蒂拉在要塞中不可能裝超過一千名的部隊──」

坦尼斯希望剛薩不要再繼續強調這件事情了，聽起來就好像騎士自言自語地想要說服自己。他瞪著愈來愈靠近的要塞，感覺內心有個聲音在大聲吶喊著，有什麼事情不對勁──

但是他現在既沒辦法移動，也沒辦法思考。飛行要塞現在已經完全脫離了云朵的遮蔽，出現在眾人眼前。要塞現在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回憶起初次在卡拉曼看見要塞的景象，一開始就令人驚駭莫名，讓士兵士氣低落。這次，和以前一樣，他還是隻能目瞪口呆地看著。

在邪惡的天才龍騎將艾瑞阿卡斯的率領下，黑暗之後的牧師和黑袍法師在聖克仙城的黑暗神殿深處攜手合作，將一座城堡和地基連根拔起，讓它浮在空中。飛行要塞在上次戰爭時攻擊了許多城鎮，最後一個就是卡拉曼。它幾乎成功地攻陷了這座嚴陣以待的都市。

飛行要塞飄浮在魔法所造成的云朵上，伴隨著七彩閃電，愈飛愈近。坦尼斯可以看見三座高塔的窗戶中放射出來的光芒、他可以聽見那些平常在地面上聽起來很正常、一旦從空中傳來就顯得不祥的邪惡聲音──軍官的下令聲以及金鐵交鳴的碰撞聲。在他的想像中，他甚至覺得自己可以聽見黑袍法師準備施展法術的吟唱聲。他可以看見惡龍慵懶地沿著要塞周邊飛行。隨著飛行要塞愈來愈近，他可以清晰地看見邊緣有一座破碎的廣場。其中一面牆因為被硬生生從地面上拔起而破碎得亂七八糟。

坦尼斯無助地看著，但他內心的聲音依舊不停地叫喊著──兩千名騎士！還是在最後一刻召集來的！只有幾個小隊的飛龍──法王之塔當然可以守得住，但代價會很高。不過，他們也只需要守住幾天。到那時候，雷斯林已經被打敗了。奇蒂拉攻擊帕蘭薩斯也沒理由了。在那時候，會有更多的騎士增援法王之塔，以及更多的善龍。也許他們終於可以在這里一勞永逸地解決掉她。

她破壞了龍騎將和安塞隆的自由人民之間的共識。她離開了聖克仙城的庇護，來到了外界。這是他們的機會。他們可以擊敗她，甚至俘虜她。坦尼斯的喉嚨覺得有些難受。奇蒂拉會讓自己被活抓嗎？不，當然不會！他的手握緊劍柄；當騎士試著要攻下要塞時，他會在現場。也許他可以說服她投降。他可以確保她受到公正的對待，被當作值得尊敬的敵人──

我在想些什麼啊！坦尼斯搖搖頭。他竟然像青春期的少年般作白日夢。所幸，他仍然確定自己和騎士是站在同一邊的──

坦尼斯從下方的陣地中聽見了號令聲，急忙往外看，即使他早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龍威。由惡龍所散發出的恐懼，比弓箭更有殺傷力。藍色和黑色的翅膀現在已經開始在云端浮現，恐懼襲向每一位堅守陣地的騎士。年長的騎士，經歷過長槍之戰的老兵緊緊地握住武器，努力地和充滿心中的恐懼搏鬥。較為年輕的騎士，第一次面對這種恐怖景象的戰士們，則是害怕地低下頭，有些甚至羞愧萬分地哭喊著，背過身不敢觀看眼前的景象。

坦尼斯看著那些害怕的戰士，自己也不禁咬緊牙關。他也感覺到同樣的恐懼排山倒海而來，他的胃緊緊地糾在一起，膽汁湧到喉間。他斜眼瞄著剛薩爵士，看見他緊抿嘴脣，知道他也正經歷相同的恐懼。

坦尼斯抬起頭，可以看見那些和索蘭尼亞騎士並肩作戰的青銅龍，在高塔上空編隊飛行。在受到攻擊之前，牠們不會輕啟戰端，因為這是善龍和惡龍在戰爭結束後的約定。不過，坦尼斯看見身為領袖的克薩，驕傲地抬起頭，鋒利的爪子在閃電的光芒中閃閃發光。至少，在龍的想法里，戰爭很快就會開始。

但是，腦中的那個聲音依舊不停地騷擾著坦尼斯──一切都太簡單了，太輕鬆了。奇蒂拉的陰謀絕對不只於此。

要塞愈飛愈近。它看起來像是某種昆蟲的噁心巢穴，坦尼斯忍不住心想。龍人真的就攀爬在飛行要塞四周！牠們爬遍了每一吋的空間，胖短的翅膀伸出，吊掛在地基和每一座高塔上。牠們邪惡的面孔從窗戶往外探頭探腦。敬畏的沉默降臨了法王之塔（除了某些被恐懼擊潰的騎士哭泣聲之外），只剩下那些龍人摩擦翅膀的聲音，以及微弱的吟唱聲──那是牧師和法師用邪惡之力保持這座恐怖要塞飄浮起來的施法聲。

要塞愈飛愈近，騎士們愈來愈緊張。低聲的命令傳達下來，劍從劍鞘中拔出，長矛架在防禦城垛上，射手彎弓搭箭，大量的水被放置在戰備位置附近，準備隨時熄滅敵人造成的火焰。廣場中的騎士排成戰鬥隊形，準備好迎戰那些從天而降的龍人。

克薩在天空上將手底下的飛龍排成了戰鬥隊形，將牠們拆散成以兩、三隻組成的小隊，飄浮在空中，隨時準備如同青銅色的閃電般撲向膽敢來犯的敵人。

「下面需要我。」剛薩說著便拾起頭盔戴上，他走出指揮所，抵達了觀測塔。他的軍官和隨從隨侍在側。

但是，坦尼斯沒有移動，也沒有回應剛薩爵士對他的邀請。他腦中的那個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堅定。他閉上眼，背對窗戶。他掙扎著試圖阻擋住那可怕的龍威，阻擋住那死亡要塞的影像，專注於內心的那個聲音。

最後，他終於聽懂了。

「天哪，不可以！」他低聲說，「我們多愚蠢啊！怎麼會這麼大意呢！我們竟然這麼輕易地就被她給玩弄了！」

奇蒂拉的計劃突然間清晰了。她彷彿就站在他身邊解釋一切的陰謀和詭計。他的胸口被恐懼緊緊攫住，猛然張開眼，衝向窗臺。他的拳頭重重地搥在石製窗臺上，撞得皮破血流。他也將茶杯撞倒在地上，碎片和茶水倒了一地都是。但是他根本沒注意到那滿手的鮮血和地上的碎片。他只是抬頭望向奇異、被云朵所遮蓋的天空，注視那不斷逼近的要塞。

它已經進入了長弓的射程。

接著，它也進入了長矛的射程。

坦尼斯抬起頭，幾乎被耀目的閃電給弄瞎了眼。他可以清楚看見龍人盔甲上的裝飾，可以看見人類傭兵臉上的微笑，可以看見飛龍閃亮的鱗片。

然後，它就離開了。

沒有任何武器和法術發射出來。克薩和青銅龍不安地飛行，憤怒地瞪視著邪惡的同胞，卻因為誓約的限制而不能先動手攻擊。騎士們站在防禦城垛上，引頸看著那巨大恐怖的人造物飛過他們頭上，擦過法王之塔的頂端，幾顆小石塊跟著掉落在廣場上。

坦尼斯咒罵著衝向門口，正好撞上一臉困惑走進來的剛薩爵士。

「我不明白。」剛薩爵士本來正在和隨從說話。「她為什麼不攻擊我們？她在幹嘛？」

「她準備要直接攻擊帕蘭薩斯！」坦尼斯抓住剛薩的手臂，幾乎把他搖得口吐白沫。「這就是達拉馬一直想要說的！奇蒂拉準備攻擊帕蘭薩斯！她根本就不打算浪費時間在我們身上，現在她也沒這個必要！她已經直接繞過了法王之塔！」

剛薩的眼睛瞇了起來。「這太瘋狂了！」他冷冷地說，一邊拉著鬍子。最後，他惱怒地將頭盔扯掉。「神哪，半精靈，這算是什麼戰術啊？這讓她的後方完全沒有防禦力量！即使她攻下了帕蘭薩斯，她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可以固守。她將會被帕蘭薩斯和我們的部隊給包夾。不行！她一定得要在這里把我們打敗，才能進攻主城！否則我們就可以輕易擊敗她，她根本無路可逃！」

剛薩對著隨從說。「也許這只是虛張聲勢，讓我們降低戒心。我們最好開始防範要塞從另外一個方向──」

「聽我說！」坦尼斯暴怒道。「這不是虛張聲勢。她準備要直接前往帕蘭薩斯！當你們這些騎士抵達那里時，她的弟弟就已經跨出了時空大門！她將會攻下那座城，好整以暇地等待他君臨天下！」

「胡說八道！」剛薩皺眉道。「她沒辦法這麼快攻下帕蘭薩斯。善龍將會和他們對抗。該死，坦尼斯，即使帕蘭薩斯人不算是驍勇善戰的軍人，但光靠數量他們就可以撐下去！」他不屑地說，「騎士們可以立刻進發。我們在四天內就會趕到。」

「你忘記一件事情──」坦尼斯堅定但有禮貌地推開擋路的騎士。他轉過身，大聲說道，「我們都忘記了一件事情，一個會讓這場戰鬥勢均力敵的關鍵要素──索思爵士！」

## ２─１２

藉著強壯後腿的一躍，克薩衝入空中，優雅地飛出法王之塔的圍牆。巨龍強壯的翅膀很快就讓牠和騎士超越了速度緩慢的飛行要塞。但是，坦尼斯心情沉重地注意到，要塞的速度還是快到足以在明天清晨抵達帕蘭薩斯。

「不要太靠近。」他提醒克薩。

一隻黑龍飛了過來，在他們的頭上慵懶地繞著大圈，監視他們；其他的黑龍翱翔在一段距離之外。當他們和要塞處在同樣的高度後，坦尼斯也可以看見藍龍在要塞灰色的尖塔旁飛舞。坦尼斯認出其中一隻特別壯碩的藍龍就是奇蒂拉的坐騎，藍天。

奇蒂拉呢？坦尼斯思索著，徒勞無功地試著從擠滿龍人的窗戶里搜尋著。那些龍人對他指指點點的，讓他突然開始擔心是否會有人認得他。他戴上兜帽，接著，他苦笑著抓抓鬍子。在這種距離，奇蒂拉只會看見龍背上有一名孤單的騎士，多半會被當作是騎士們的信差。

他可以清晰地想像要塞里面的對話。

「我們可以把他射下來，奇蒂拉大人。」她手下的軍官將會如此說道。奇蒂拉熟悉的笑聲在坦尼斯的耳中迴響。「不用了，就讓他把消息送到帕蘭薩斯，讓他們知道有什麼好消息。讓他們緊張一下吧！」

緊張一下──坦尼斯擦擦臉，即使在山脈中的冷冽氣溫下，他皮甲底下的內衣依舊又溼又黏。冷風讓他打了個寒顫，忍不住把斗篷再拉緊了些。他的肌肉痠痛，他習慣於乘坐馬車，而不是騎在龍背上；這樣的狀況讓他開始有些想念溫暖的車廂。隨即他恥笑自己的胡思亂想，搖了搖頭，試圖保持清醒（不過是一個晚上沒睡覺，怎麼感覺起來這麼累？）。他強迫自己忘記小小的不適，轉而思考眼前所面對不可能的難題。

克薩盡力不去搭理眼前那些挑釁的黑龍。青銅龍加快速度，最後那些只是被派來監視的黑龍終於轉回頭去。要塞被遠遠地拋開，克薩毫不費力地越過了會阻擋千軍萬馬的險峻高山。

坦尼斯試著要想出一些計劃，但是他所想到的策略都必須先處理好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到最後，他覺得自己好像是被困在籠中不停奔跑的白老鼠一樣，永遠繞著圈子追著自己的尾巴。至少，目前剛薩爵士已經用盡所有威嚇的手段，好不容易纔讓阿摩薩斯下令手下的將軍們動員（帕蘭薩斯城的將軍頭銜是用來獎賞好人好事的。所以，沒有任何一名擁有將軍頭銜的人真正當過軍人）當地的民兵。不過，這次的動員只是被當作另一次放假的藉口──

當時，剛薩和他的騎士們站在一旁，強忍著笑意，看著當地的民兵跌跌撞撞地集合起來。在那之後，阿摩薩斯城主發表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演說，每個民兵都非常滿意自己的英雄事蹟，紛紛喝得酩酊大醉，自得其樂。

坦尼斯一想起那些胖酒保、大肚商人、細皮嫩肉的裁縫師拿著武器，不知在聽著誰的命令的笨拙樣子，就氣餒得快要掉出淚來。這樣的烏合之眾，就是明天將在帕蘭薩斯的城門抵抗死靈騎士和骷髏戰士的王牌。

「阿摩薩斯城主呢？」坦尼斯質問道，一邊猛力推開宮殿大門，差點撞上開門的門童。

「還──還在休息，大人。」門童說，「現在纔不過是清晨──」

「把他叫起來。誰是騎士的首領？」

門童圓睜雙眼，結結巴巴地不知該說些什麼。

「該死！」坦尼斯暴跳如雷。「笨蛋！誰是最高階的騎士！」

「那應該會是玫瑰騎士馬克漢爵士。」查爾斯從另一個房間出現，用冷靜、高貴的聲音說，「要我請──」

「是的！」坦尼斯大吼道。接著便注意到宮殿里的所有人都用彷彿看著瘋子一般的眼光盯著他，坦尼斯這才察覺慌亂並無濟於事；他深吸一口氣，雙手搓搓臉，恢復了鎮定。

「是的，」他用鎮靜的語調說，「派人請馬克漢爵士以及法師達拉馬一起過來。」

最後一個要求似乎連查爾斯也被難倒了。他露出為難的神色，最後大膽直言道，「我實在非常抱歉，大人。但是我沒辦法把消息送到──送到大法師之塔去。沒有任何生物可以踏進修肯樹林，連坎德人都不行！」

「該死！」坦尼斯的火氣又升了上來。「我一定要和他見面！」他腦中的念頭飛快閃過。「你們一定有地精犯人吧？牠們可以通過修肯樹林。抓個地精來，保證釋放他，給牠錢、給牠半座城、把阿摩薩斯交給牠！隨便你怎麼弄，只要讓牠踏進那該死的樹林──」

「沒有必要，半精靈。」一個聲音說道。黑袍法師無聲無息地出現在走廊上，讓坦尼斯吃了一驚，也把門童嚇個半死，甚至連查爾斯都挑起一邊的眉毛。

「你的力量果真很強。」坦尼斯走近闇精靈法師。此時，查爾斯對不同的僕人分頭下令，派一名去請馬克漢爵士，另一名去叫醒阿摩薩斯城主。「我需要和你私下談談。請跟我來。」

達拉馬跟在坦尼斯身後，冷靜地笑道，「我真希望我可以接受你的誇獎，半精靈。但我只是靠著觀察才推測到你的來訪，不是靠什麼讀心術。從我研究室的窗戶，我看見青銅龍降落在廣場中。我也看見你走進宮殿中。我一樣有事要和你談，因此我來到了這里。」

坦尼斯關上門。「快點，在其他人來之前趕快解決。你知道有什麼東西朝這邊來了嗎？」

「我昨晚就知道了。我派人通知你，但是你已經離開了。」達拉馬微笑道。「我的間諜是用飛的。」

「就算是它們用飛！」坦尼斯嘀咕道。他嘆口氣，抓抓鬍子，接著抬起頭，仔細打量著達拉馬。闇精靈站著，雙手交疊在黑袍中，冷靜自持。這名年輕的闇精靈看起來確實是那種在緊急狀況下可以倚靠的人物。只是很不幸地，沒有人確知他會站在誰那邊。

坦尼斯揉揉額頭。這實在太混亂了！以前就簡單多了──這句話聽起來實在真像某人的祖父！當善惡可以清楚分辨，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站在哪一邊的時候，那真是黃金年代。現在，他竟然必需要和邪惡聯手對抗邪惡。這怎麼可能？伊力斯坦從白金碟上獲知的是──邪惡終將自相殘殺。他憤怒地搖搖頭，意識到自己在浪費時間。他得要相信達拉馬，至少，他必須相信達拉馬的野心。

「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索思爵士嗎？」

達拉馬緩緩地點點頭。「你很聰明，半精靈。那麼你也相信死靈騎士將會攻擊帕蘭薩斯囉？」

「這很明顯，不是嗎？」坦尼斯說。「這一定是奇蒂拉的計劃，這樣纔能夠讓雙方的勢力旗鼓相當。」

闇精靈聳聳肩。「對於你的問題，我只能夠回答沒有。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它。至少現在不行。」

「你呢？你可以阻止它嗎？」

「我不敢離開在時空大門旁邊的崗位。我現在來是因為我知道雷斯林離出口還很遠。但是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更靠近。現在是我最後可以離開大法師之塔的機會。這也是我為什麼會來找你的原因，我要警告你，時間不多了。」

「他快要贏了？」坦尼斯難以置信地瞪著達拉馬。

「你太小看他了。」達拉馬輕蔑地說，「我告訴過你，他現在力量很強大，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法師。他當然快要獲勝了！但是那代價──那代價多麼大──」

坦尼斯皺起眉頭。他不喜歡當達拉馬提到雷斯林時難以掩飾的驕傲神情。這聽起來實在不像是有必要時會殺死夏拉非的學生──

「至於索思爵士，」達拉馬冷酷地說，從坦尼斯的臉上看到了端倪。「當我一發現它一定會把握機會報復這個它痛恨的城市時──這段是它傳說中的過去──我通知了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

「當然！」坦尼斯鬆了一口氣。「帕薩理安！法師議會。他們可以──」

「卻沒有任何回應。」達拉馬不管坦尼斯的幹擾，自顧自地說下去。「這里發生了些怪事。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信差發現沒辦法靠近該處，而且，對於我這位無形無影的信差來說，這並不是常有的事情。」

「可是──」

「喔，」達拉馬聳聳肩。「我會繼續嘗試的。但是我們不能夠單靠他們，即使他們是唯一力量強大到可以阻止死靈騎士的法師。」

「那麼，帕拉丁的牧師──」

「──才剛皈依不久。在修瑪那個年代，據說真正高階的牧師可以藉由帕拉丁的神力使用某些聖言來對抗死靈騎士。即使是這樣，現在克萊恩上也沒有任何人有這樣的力量。」

坦尼斯思索了片刻。

「奇蒂拉的目標將會是大法師之塔，以便能夠和他弟弟會合，對吧？」

「還有試著阻止我。」達拉馬聲音緊繃地說，臉色變得十分蒼白。

「奇蒂拉能夠通過修肯樹林嗎？」

達拉馬聳聳肩，坦尼斯注意到，他的冷靜突然間顯得像是裝出來的。「樹林在我的控制之下。它將會阻止所有的生物進入，不管他們是活的還是死的。」達拉馬再度露出微笑，但這次並不是真心的。「順帶一提，你的地精在那里沒辦法撐過五秒鐘。不過，奇蒂拉有一個雷斯林給她的護身符。如果她仍然擁有那個護身符，有勇氣使用它，而且索思爵士在她身邊的話，她的確可能進得去。一旦她進入了，她還必須面對高塔的守衛，它們並不會比樹林里的守衛來得遜色。不過，這些都是我要擔心的，不是你的煩惱──」

「有太多事情是你必須擔心的了！」坦尼斯爆發道。「給我一個護身符！讓我進去高塔中！我可以面對她──」

「喔，是啊──」達拉馬露出大感興趣的笑容。「我知道你以前面對她的輝煌紀錄。聽著，半精靈，你光是要守住這座城市就必須花費所有的精力。而且，你也忘記了一件事，索思在這件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它想要奇蒂拉死。它想要讓奇蒂拉變成它的寵姬；它告訴過我。當然，它必須要做得不落痕跡。如果它可以把她弄死，同時對帕蘭薩斯復仇，它的目的就達成了。它可對雷斯林沒什麼興趣。」

坦尼斯突然覺得從靈魂深處傳來一股寒意，一時間無法開口。他的確忘記了索思的目標。半精靈打了個寒顫，奇蒂拉做了很多邪惡的事情──史東死在她的矛尖下，無數的人因她的一聲令下而慘死，更多的人因此慘遭折磨，或是不斷地受著煎熬──但她應該受到這種恐怖的處罰嗎？無止盡地折磨，永遠被無底深淵的怪物當作妻子？

黑暗遮蔽了坦尼斯的視線。頭暈、虛弱，他看見自己站在一處巨大的黑洞邊緣，正要往下掉落──

有種被包覆在柔軟黑布中的感覺，他感覺到強壯的手支撐著他──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冰冷、光滑的玻璃碰觸著坦尼斯的嘴脣，白蘭地刺痛了他的舌頭，溫暖了他的喉嚨。他迷糊地抬起頭，看見查爾斯正低頭看著他。

「你不喫不喝地趕了很遠的路，闇精靈是這樣跟我說的。」查爾斯身後是阿摩薩斯城主蒼白著急的臉。他穿著白色的睡衣，看起來十足像個孤魂野鬼。

「是的。」坦尼斯呢喃著，把杯子推了開來，試圖要站起來。但是，當他感覺房間在腳底下搖晃時，決定最好還是不要亂動。「你說的對，我最好先喫點東西。」他打量著四周，尋找闇精靈。「達拉馬呢？」

查爾斯的神情變得相當嚴肅。「誰知道呢，大人。也許逃回他的魔塔去了。他說和你之間的事情已經處理完了。現在，我必須先行告退，請廚子為你準備早餐了。」查爾斯離開時，先讓年輕的馬克漢爵士走了進來。

「你用過早餐了嗎，馬克漢爵士？」阿摩薩斯城主有些遲疑地問。他之前已經因為黑袍法師可以在他的宮殿中自由來去，而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還沒？那麼我們就需要三份早餐了。你的蛋要怎麼料理？」

「我們現在似乎不太應該討論蛋的問題，大人。」馬克漢爵士微笑著瞄了坦尼斯一眼。半精靈緊鎖的雙眉、疲倦的神色都讓他大略猜測出狀況有多危急。

阿摩薩斯嘆口氣，坦尼斯知道城主只不過是想要拖延不可避免的結果。

「我今天清晨剛從法王之塔回來──」坦尼斯開口道。

「啊！」馬克漢爵士輕鬆地坐在椅子上，拿了杯白蘭地。「剛薩爵士捎了個口信給我，說他預計今天早上就會遭遇到敵人。戰況如何？」馬克漢是個年輕富有的貴族，英俊、善良、好相處。他在長槍之戰中戰功彪炳，在羅拉娜的指揮下贏得許多場不可能的勝利，也因此被擢升為玫瑰騎士。但羅拉娜曾經告訴過坦尼斯，這名男子的勇氣似乎太過輕率，感覺好像在玩遊戲一樣，完全不可靠。『我一直有種感覺，』那時羅拉娜若有所思地說，『他會和敵人作戰，完全是因為當時沒有更有趣的事情可做。』

記起了羅拉娜對這名年輕騎士的評價，又聽見馬克漢輕鬆、不太在乎的語調，坦尼斯忍不住皺起眉頭。

「沒有任何的戰鬥。」坦尼斯說。阿摩薩斯的表情驚愕，隨即又如釋重負，看起來十分可笑；坦尼斯差點就笑了出來，不過，坦尼斯擔心自己會發出歇斯底里的笑聲，硬是忍住。他瞄了馬克漢爵士一眼，後者挑起了一邊的眉毛。

「沒有戰鬥？那敵人沒有出現──」

「喔，他們來過，」坦尼斯苦澀地說，「來過又走了。就從我們頭上。」他比著天空。「呼咻──」

「呼咻？」阿摩薩斯的臉色變得死白。「我不明白。」

「飛行要塞！」

「天哪！」馬克漢爵士吹了聲口哨。「飛行要塞。」他心不在焉地撫平身上衣服的縐紋。「他們並沒有攻擊法王之塔，直接飛過了山脈。這表示──」

「他們計劃把手上所有的力量拿來攻擊帕蘭薩斯。」坦尼斯替他把話說完。

「但是，我不明白！」阿摩薩斯城主看起來有些迷惑。「騎士們沒有阻止他？」

「這不可能，大人。」馬克漢爵士搖搖頭。「唯一攻擊飛行要塞的方法就是用飛龍攻擊。」

「而在投降所簽署的合約中，善龍除非先遭到攻擊，否則不能先動手。並且，我們在法王之塔只有一中隊的青銅龍。要有更多的龍，包括銀龍和金龍，纔能夠阻止飛行要塞。」坦尼斯疲倦地說。

馬克漢爵士靠在椅子上思索著。「這附近的區域有一些銀龍，如果牠們看見惡龍逼近，的確會馬上出動。但是牠們的數量並不多。也許我們可以求援──」

「要塞並不是我們最大的危機。」坦尼斯說。他閉上眼，試著不要讓眼前的一切看起來像是在不停地旋轉。我到底怎麼回事？老了，他心想。老到不適合冒險了。

「不是？」阿摩薩斯看起來已經快要因為這額外的打擊而崩潰了，但他貴族的血統讓他盡可能地保持表面上的鎮定。

「索思爵士一定會和龍騎將奇蒂拉一起出動。」

「死靈騎士！」馬克漢爵士微笑著喃喃道。阿摩薩斯爵士的臉色則白得可怕，讓送食物來的查爾斯一把東西放下，立刻關心地跑到主人身邊。

「多謝，查爾斯。」阿摩薩斯用僵硬、不自然的聲音說。「給我來點白蘭地好了。」

「能夠來一大瓶白蘭地更好。」馬克漢爵士一口喝光杯中的酒。「也許徹底喝醉更好，反正清醒也沒什麼用。怎麼樣也打不過死靈騎士和它的大軍──」年輕的騎士沒有繼續說下去。

「諸位應該先用餐。」查爾斯在讓主人比較舒服一點後，堅持道。啜飲一些白蘭地已經讓阿摩薩斯的臉色恢復紅潤。食物的香氣則讓坦尼斯意識到自己已經很餓了，所以當查爾斯把桌子搬過來，為他們上菜時，他並沒有抗議。

「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阿摩薩斯結巴地說，下意識地將餐巾打開。「我──我以前從來沒聽過死靈騎士。我的曾曾曾祖父曾經參與過索思爵士的審判。這名索思爵士就是綁架了羅拉娜的那個，對吧？坦尼斯？」

半精靈臉色陰沉下來，沒有回答。

阿摩薩斯舉起手，詢問大家的意見。「但是它能對一座城市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依然沒有人回答。不過，也不需要了。阿摩薩斯看著半精靈嚴肅、疲倦的臉孔，和那個苦笑著，憂鬱地用刀子在桌巾上戳洞的年輕騎士。他得到了答案。

阿摩薩斯站起身，早餐一口也沒喫，餐巾從他的膝蓋上掉落。他橫越這間豪華的房間，來到一扇全由手工雕刻的玻璃落地窗前；窗戶中間一塊沒有彩繪的玻璃正好構成了帕蘭薩斯城美麗的觀景窗。天色是陰暗的，充斥著那奇怪、翻滾的云朵。不過，這風暴似乎只增加了底下城市的祥和與美麗。

阿摩薩斯站在窗邊，手放在絲質窗簾上，低頭看著這座城市。今天是市集日；人們走過宮殿，往廣場集中，談論著奇異的天空，手上提著籃子，摸著小孩子的頭。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麼，坦尼斯。」阿摩薩斯最後終於說，他的聲音有些沙啞。「你想到的是塔西斯、索拉斯、西瓦那斯提和卡拉曼。你想到的是在法王之塔陣亡的朋友。你想到的是在上次戰爭中犧牲、受苦的人們；而那時，帕蘭薩斯卻毫髮無傷。」

坦尼斯依舊沒有回答。他沉默地喫著早餐。

「還有你，馬克漢爵士──」阿摩薩斯嘆氣道。「我聽見你和你的騎士那天的笑聲。我聽見你嘲笑帕蘭薩斯的人會帶著錢包上戰場、拿金幣丟敵人，然後一邊大喊著，『走開，走開！』希望能靠這樣打敗敵人。」

「要面對索思爵士，這和用刀劍的效果沒什麼差別！」馬克漢聳聳肩，露出嘲弄的笑容，把裝白蘭地的杯子交給查爾斯倒滿。

阿摩薩斯頭靠在窗戶上。「我們從來沒想過會遭遇到戰爭！一向都沒有！在過去的歷史中，帕蘭薩斯城一直是個祥和的城市，一個象徵美麗和光明的城市。即使在大災變中，諸神也饒過我們。現在，在全世界都享受和平時，我們竟然遭遇到這樣的命運！」他轉過身，蒼白的臉孔扭曲著。「為什麼？我不明白！」

坦尼斯把盤子推開。他伸著懶腰，靠回椅背，試著舒展僵硬的肌肉。我的確是老了，變得又老又柔弱。我懷念早已逝去的時光，懷念早已逝去的朋友。我厭倦了看人們在毫無意義、愚蠢的戰爭中犧牲生命！他重重地嘆口氣，揉著模糊的眼睛，他的頭倚著手，靠在桌上。

「你提到了和平。什麼和平？」他問道。「我們就像是父母每天爭吵的小孩一樣，現在，至少他們兩人和平相處；我們盡情歡笑，躡手躡腳地不敢發出聲音。因為我們知道，只要發出最細微的聲音，爭吵又會再度開始。這也叫和平！」坦尼斯苦笑著。「你只要說一句假話，大人，波修士和他的精靈馬上就會殺過來。鬍子摸錯方向，矮人就會馬上封鎖索巴丁王國的大門。」

坦尼斯看著阿摩薩斯城主，坦尼斯看見那人低下頭，他注意到那細嫩的手揉著眼睛，肩膀低垂下來。坦尼斯的怒氣消退了。他對誰生氣？命運？神？

坦尼斯疲倦地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外面平靜、美麗──面臨末日的城市。

「我沒有答案，大人。」他靜靜地說。「如果我有答案，那我想我會蓋座神殿，然後讓一大羣的牧師跟著我。我只知道不能夠放棄。我們一定要繼續想辦法。」

「再來一杯白蘭地，查爾斯。」馬克漢爵士再度伸出他的杯子。「乾杯，諸位。」他舉起杯子。

「敬嘗試──與死亡的旋律起舞。」

## ２─１３

門上傳來一聲輕響。坦尼斯吃了一驚。「請進，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叫道。

大門打開了。「我是查爾斯，大人。您叫我在換哨時叫您起牀。」

坦尼斯轉過頭，看著窗外。他之前打開窗戶，讓新鮮的空氣流通。但春天的夜晚相當悶熱，並沒有什麼微風吹拂。除了偶爾從云端之間跳來跳去的粉紅色閃電外，天空一片漆黑。現在當他的注意力集中時，他可以聽見換哨的哨聲、剛上哨的哨兵交談的聲音，以及下哨休息的人離開的腳步聲。

他們恐怕休息不了多久了。

「多謝你，查爾斯。」坦尼斯說。「你可以進來一下嗎？」

「當然，大人。」

管家走了進來，輕輕將門關上。坦尼斯又看了桌上的紙張幾眼。然後，他堅決地抿起嘴，又毅然絕然地加上兩行字。接著他將沙灑在紙上，快速地吸乾多餘的墨水，並小心地重讀這封信。但他的兩眼突然間變得迷濛，自己的筆跡也顯得模糊不清。最後，他只能放棄，簽上自己的名字，將文件捲起來，拿著它發呆。

「大人，」查爾斯說，「您還好吧？」

「查爾斯──」坦尼斯轉著手指上一個由黃金和鋼鐵鎔鑄的戒指。他的聲音中斷了。

「大人？」查爾斯詢問道。

「這是封給我妻子的信，查爾斯。」坦尼斯低聲說，不願意看著管家。「她人在西瓦那斯提。今夜這封信就得送出去，在──」

「我很了解，大人。」查爾斯說，往前走了一步，接過信。

坦尼斯滿懷罪惡感地羞紅了臉。「我知道還有更多重要的文件必須要送出，像是騎士增援──但是──」

「我剛好有位信差，大人。事實上，他是西瓦那斯提的精靈。他很忠心，而且，說實話，如果他能夠因為任務而離開這座城，他會更感到光榮的。」

「多謝你，查爾斯。」坦尼斯嘆著氣，梳理著一頭亂髮。「如果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希望她能夠知道──」

「這是當然，大人。我能夠理解。您不需要多想了。您的印章？」

「喔，當然。」坦尼斯脫下戒指，用力地壓在查爾斯滴在信上的熱蠟上，留下了白楊樹葉的徽記。

「剛薩爵士已經抵達了，大人。他現在正和馬克漢爵士會面。」

「剛薩爵士！」坦尼斯的眉頭舒展開來。「太好了。我──」

「如果方便的話，他們想要和您會面，大人。」查爾斯沉著地說。

「喔，沒問題。」坦尼斯站起來。「我想這里應該沒有任何有關飛行──」

「還沒有，大人。您將會和每個人在宴會廳──現在改裝成戰略室的地方會面。」

「多謝，查爾斯。」坦尼斯說，驚訝於自己終於有機會說完一句話。

「還有任何需要嗎，大人？」

「不用，多謝，我知道──」

「很好，大人。」查爾斯鞠躬道，他手中握著信，替坦尼斯打開門，然後在坦尼斯身後將它鎖上。在等待了片刻，確定坦尼斯是否還有進一步的要求後，他再度鞠躬，離開了此地。

坦尼斯站在原地，依舊掛念著那封信，他由衷地感謝這里的陰影讓人看不見他臉上的淚痕。最後，他斷斷續續地吸口氣，堅定地走向由宴會廳改裝成的戰略室。

坦尼斯的手已經放在門把上，眼角卻瞥見什麼東西在閃動。他轉過頭，看見一個黑暗的身影從空氣中現形。

「達拉馬？」坦尼斯驚訝地說，離開那扇尚未打開的門，走向闇精靈。「我以為──」

「坦尼斯。我找的是你。」

「你有新消息嗎？」

「沒有你想聽到的消息。」達拉馬聳聳肩說。「我不能待太久，我們的命運就如同在刀鋒邊緣跳舞般危險。但是我給你送來了這個。」他將手伸進掛在腰間的黑天鵝絨袋子里，掏出一隻銀色的手鐲，拿給坦尼斯。

坦尼斯接過手鐲，好奇地打量著它。手鐲本身有四吋寬，是純銀打造的。從它的寬度和重量來看，坦尼斯推測，這是用來戴在男人手腕上的。手鐲稍稍有些磨損，上面鑲嵌著許多在火把光芒下閃閃發亮的黑色石頭。這是來自大法師之塔的寶藏。

坦尼斯小心地拿起它。「這是──」他遲疑著，不太確定要說些什麼。

「──有魔力嗎？沒錯。」達拉馬回答。

「雷斯林的？」坦尼斯皺起眉。

「不是。」達拉馬露出嘲弄的微笑。「夏拉非不需要像這樣的魔法防禦道具。這是塔中原先的收藏，是非常古老的物品，年代毫無疑問地直逼修瑪。」

「這有什麼功能？」坦尼斯懷疑地看著手鐲，依舊愁眉不展。

「這讓配戴者可以抵抗魔法。」

坦尼斯抬起頭。「索思爵士的魔法？」

「任何魔法。這將會讓你免於死靈騎士的真言術，『滅』、『凍』、『盲』。這也會讓配戴者不會感覺到它所散發出來的恐懼氣息；同時也讓配戴者不受它的火系和冰系的法術傷害。」

坦尼斯專注地看著達拉馬。「這真是個寶貴的禮物！這讓我們有了一絲機會！」

「如果你能夠活著回來，再感謝我也不遲。」達拉馬將雙手收攏入袖中。「即使它不能施展魔法，索思爵士也是名可畏的敵人，更別提那些跟隨的手下了。它們忠誠的誓約連死亡也無法抹消。是的，半精靈，請等你回來之後再感謝我。」

「我？」坦尼斯驚訝地說。「但是，我已經有兩年時間沒用劍了！」他專注地瞪著達拉馬，突然懷疑起來。「為什麼找我？」

達拉馬的笑容更明顯了，眼眸閃動著笑意。「那就把它拿給隨便一個騎士吧！讓他們用這個物品。你會明白的──請記得，這是從黑暗之地而來，它認得出自己人。」

「等等！」坦尼斯發現闇精靈準備要離開，連忙抓住他手臂。「再一下子就好。你說有消息──」

「跟你沒關係。」

「告訴我。」

達拉馬暫停片刻，眉頭緊鎖。坦尼斯感覺到精靈的手臂肌肉十分緊繃。他突然發現，眼前這精靈很害怕。但即使當這個念頭才閃過他腦海時，他看見達拉馬已恢復了自制冷靜，英俊的面孔又變得毫無表情。

「那位牧師，克麗珊娜女士，已經受了重傷。不過，她還是設法保護雷斯林不受到傷害。他現在毫髮無傷地去找尋黑暗之後了──女王陛下這樣跟我說。」

坦尼斯覺得喉嚨一緊。「克麗珊娜呢？」他沙啞地說。「難道他就棄她不顧？」

「當然。」達拉馬對這個問題似乎感到有些驚訝。「她對他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坦尼斯低頭看著手中的手鐲，極度想要對準闇精靈閃閃生光的牙齒丟過去。但是，他及時想起自己可沒有任意生氣的權利。多麼瘋狂、怪異的狀況！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伊力斯坦前往高塔，安撫大法師的病痛──

坦尼斯猛然轉過身，憤怒地離開，但手中依舊緊緊抓著手鐲。

「當你戴上手鐲時，它的魔力就啟動了。」達拉馬的聲音穿透了坦尼斯猛烈的怒火。他幾乎可以發誓闇精靈在偷笑。

「坦尼斯，怎麼回事？」剛薩爵士詢問剛走進戰略室的半精靈。「我親愛的朋友，你蒼白得好像快要死掉一樣──」

「沒什麼。我──我只是剛聽到一些讓人困擾的消息。我很快就會沒事了。」坦尼斯深吸一口氣，看著所有的騎士。「你們自己看起來也不太好。」

「再乾一次杯？」馬克漢爵士舉起白蘭地酒杯。

剛薩爵士嚴厲地瞪了他一眼，年輕騎士毫不在乎地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要塞已經進入了目視範圍。它已經跨過高山，黎明前就會抵達。」

坦尼斯點點頭。「跟我推測的一樣。」他搔搔鬍子，疲倦地揉揉眼睛。瞄了酒瓶一眼，他搖了搖頭。不，這只會讓他一睡不醒。

「你手上拿著什麼？」剛薩伸出手握住手鐲。「某種精靈的幸運符嗎？」

「這可不是──」坦尼斯正準備警告他。

「要命！」剛薩吃了一驚，猛然將手抽回。手鐲匡噹一聲掉在手工編織的地毯上。騎士痛苦地握住自己的手。

坦尼斯彎下腰，撿起手鐲。剛薩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盯著它。馬克漢爵士強忍著笑意。

「法師達拉馬帶給我們的。這是從大法師之塔中找到的。」坦尼斯不管剛薩爵士不贊同的表情。「這將會給配戴者抵抗魔法的能力，也是唯一讓某個人可以靠近死靈騎士的寶物。」

「某個人！」剛薩重復道。他瞪著自己的手，碰到手鐲的手指都已經燙傷了。「不只這樣，它還放出一股足以讓我心臟停止的電流！哪個鬼傢伙可以戴上這個東西？」

「我可以。」坦尼斯回答道。『這是從黑暗之地而來，它認得出自己人』。「這和你們騎士對帕拉丁的誓言有關。」他嘀咕著，覺得臉漲得通紅。

「把它埋起來！」剛薩低吼道。「我們不需要黑袍法師給我們的東西！」

「大人，以目前的狀況看來，恐怕我們必須要盡可能接受一切的協助。我也必須提醒你，雖然看起來很奇怪，但是我們和他都是站在同一戰線的！馬克漢爵士，你保衛這座城市的計劃是？」

坦尼斯將手鐲丟進包包里，盡量不去注意剛薩爵士的目光，轉過身看著有點驚訝的馬克漢爵士。後者雖然有些來不及反應，但還是很快就開口，解決了眼前的僵局。

索蘭尼亞騎士正從法王之塔日夜兼程地趕來，但他們至少還需要幾天時間才能趕到帕蘭薩斯。馬克漢已經派了一名信差去警告善龍，但是，就情況看來，牠們似乎也無法及時趕到帕蘭薩斯。

整座城市都已經進入了全面警戒的狀況。阿摩薩斯以簡短的演說對民眾說明他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危機──他們並不驚慌，這讓剛薩十分難以相信。喔，的確有些富人打算賄賂船長，從海路逃出此地，但是沒有任何船長願意在如此烏云密佈的情況下出海。舊城的城門已經開啟了，想要逃離這座城，冒險進入野外的也無人會阻止他們。但是，並沒有多少人願意這樣做。至少，在帕蘭薩斯城中，騎士和城牆提供了更多的保護。

坦尼斯個人認為，只要居民們一明白自己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危險，他們可能會寧願冒著進入野外的危險。不過，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婦人們脫下了昂貴的衣物，換上樸素的工作服，開始將每個容器裝滿水，以便對抗可能的火災。住在新城中（沒有城牆保護）的居民被疏散進入舊城，此地的城牆在短短時間內已經盡可能地補強過。小孩子們被安置到酒窖或是其他的地下室中。商人打開倉庫，分發必要的補給品。打鐵匠免費分送武器，熔爐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燒到半夜，打造刀劍、盾牌和盔甲。

坦尼斯看著整座城，發現大多數的人家還是燈火通明。人們在徹夜準備一個完全無法預防的清晨。

想到寄給羅拉娜的信，坦尼斯忍不住嘆氣。雖然他知道這將會伴隨著爭執，但他還是必須選擇安排防禦工事之處。他猛然轉過身，打斷馬克漢的話。「你猜他們計劃攻擊哪里？」他詢問剛薩爵士。

「我想這很簡單。」剛薩拉拉鬍鬚。「他們的戰術應該會和在卡拉曼一樣，盡量讓飛行要塞靠近一點。在卡拉曼時並沒有很接近，因為善龍擋住了他們的攻勢。但是，」他聳聳肩，「我們根本沒有那麼多的龍羣。所以，一旦要塞飛過了城牆，上面的龍人就會開始降落，試圖從內部佔領這座城市。惡龍將會攻擊──」

「索思爵士將會衝向城門。」坦尼斯接續道。

「至少騎士應該來得及趕來這里阻止他們搜刮我們的屍體。」馬克漢爵士再度將白蘭地一口喝乾。

「還有奇蒂拉，」坦尼斯沉思著。「她將會嘗試前往大法師之塔。達拉馬說沒有生物可以穿過修肯樹林。但是他也說，奇蒂拉有個雷斯林給她的護身符。她可能在闖入之前會先等待索思爵士，也許它會是個好幫手。」

「如果高塔是她的目標，」剛薩爵士十分強調「如果」這兩個字。很明顯地，他依舊不相信任何有關雷斯林的故事。「我猜測，她會利用這場戰鬥來當作幌子，掩護她的龍羣飛入城牆，降落在盡可能靠近高塔的地方。也許我們可以沿著樹林部署騎士，試著阻止她──」

「他們沒辦法靠得夠近。」馬克漢爵士插嘴道，隨後又補充說明道，「大人，修肯樹林對於任何靠近幾哩之內的生物都有不好的影響。」

「而且，我們會需要騎士對抗索思的部隊。」坦尼斯說。他深吸一口氣。「──我有個計劃，諸位願意聽聽看嗎？」

「請便，半精靈。」

「你認為要塞會從空中攻擊，而索思爵士將會從前門進攻，製造足夠的混亂讓奇蒂拉能夠抵達大法師之塔。對吧？」

剛薩點點頭。

「那麼，我們盡可能將青銅龍的背上裝載騎士。讓我騎火光。因為那個手鐲給了我抵抗索思爵士最佳的防禦，我會和它單挑。其他的騎士可以集中精力在它的隨從上──反正我也有私怨要和索思解決。」坦尼斯看見剛薩已經開始搖頭，急忙補充道。

「絕對不行。你上次戰爭時是表現得很好，但你從來沒受過訓練！要和索蘭尼亞騎士單打獨鬥──」

「而且還是個死翹翹的索蘭尼亞騎士！」馬克漢爵士醉醺醺地咯咯笑道。

剛薩氣得鬍子發抖，但是他強忍住，繼續冷靜地說，「──一名受過訓練的騎士。索思身經百戰，你卻沒有經過訓練，你一定會失敗的，不管你有沒有手鐲。」

「沒有手鐲，劍術的高強與否一點意義也沒有。」馬克漢爵士指出，又喝了另外一杯白蘭地。「能夠指著你、說個字，就讓你死掉的人實在有很大的優勢──」

「拜託，大人。」坦尼斯插嘴道，「我承認以前所受的正式訓練十分有限，但是我用劍的時間比你還要久，大人，幾乎是你的兩倍。我的精靈血統──」

「去你的精靈血統。」剛薩嘀咕著，惱怒地看著完全不理他的馬克漢爵士，後者正舉起瓶子準備再來上一杯。

「如果逼不得已，大人，我可能必須要用我的階級來下令。」坦尼斯靜靜地說。

剛薩漲紅了臉。「該死，那隻不過是榮譽授與的騎士頭銜！」

坦尼斯笑了。「騎士信條可沒有註明這種差別。不管是不是榮譽授與的，我都是玫瑰騎士。而我超過一百歲的年紀，大人，這就讓我成為資歷較深的騎士。」

馬克漢開始露出笑容。「喔，看在神的份上，剛薩，請允許他去送死。這他媽的還有什麼差別？」

「他喝醉了。」剛薩咕噥著，尷尬地看著馬克漢爵士一眼。

「他還年輕。」坦尼斯回答道。「大人，你考慮得如何？」

剛薩的眼中閃著怒火。當他看著半精靈時，憤怒的辱罵溜到嘴邊。但它們從未溜出口，剛薩知道，膽敢面對索思的人其實是把自己陷入死地中，不管他有沒有魔法手鐲都是一樣。他一開始假設坦尼斯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愚笨，才無法看出這一點。他看著半精靈凹陷、陰鬱的眼神，明白自己再次誤會了他。

他乾咳兩聲，硬是把這些話給吞了回去。他對馬克漢爵士比了個手勢。「看看你能不能把他弄清醒，半精靈。然後你最好趕快到你判斷的位置去。我會讓騎士在那兒等你的。」

「多謝你，大人。」坦尼斯低聲說。

「願帕拉丁與你同在。」剛薩壓低聲音說。他握了握坦尼斯的手，轉過身走出了房間。

坦尼斯看著馬克漢爵士，他依舊掛著笑容看著空空的酒瓶。他並不像他所假裝的一樣醉，坦尼斯心想，或者是不像他所想要的一樣醉。

半精靈走到窗邊，往外看去，開始等待黎明──

『羅拉娜：

我親愛的妻子，當我們一週前分開時，我並沒有想到這次可能會分開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這輩子大半時間都是彼此分隔的。但是，我必須承認，現在和妳身處兩地並不會讓我感到傷悲。相反地，這讓我放心妳是安全的；但是，如果雷斯林的計劃成功了，恐怕整個克萊恩上將沒有任何安全之地。

我必須說實話，親愛的。我實在不認為我們任何一人能夠僥倖存活。我毫不恐懼面對送命的可能性，至少這點我可以很驕傲地承認。但是我無法心平氣和地面對死亡，我感到滿腔怒火。上次的戰爭，我可以奉獻勇氣，因為我一無所有，毫無留戀。但是，我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如此地想茍活下去。我像個守財奴，貪婪地累積我們之間的快樂，不願意放棄。我想到我們的未來，我們想要擁有的小孩，我想到了妳，吾愛，我的死亡將會帶給妳多大的哀傷。因為哀傷和憤怒的淚水，我已經看不清楚這頁的書信。

我只能夠這樣子安慰妳，但願這次的分離是我們的最後一次。再也沒有事物可以讓我們分離。我會等妳的，羅拉娜，在那時光靜止的空間中。

在某夜，在那永恆和煦如春、永恆的黃昏中，我將會看著那條路，見到妳走向我。我可以清晰地看見妳，親愛的。夕陽的最後一絲光線照在妳金色的頭髮上，妳的眼眸中充滿了讓我心中甜蜜的愛戀。

妳將會到我身邊。

我會抱住妳。

我們將會閉上眼睛，進入永恆的夢鄉。』

## ３─０回歸

守衛躲在舊城哨所的黑暗陰影中。他可以聽見外面有其他守衛在緊張、壓抑著興奮地交談著，設法彼此壯膽。老守衛忿忿不平地心想，他們一定至少有二十個人；夜哨的人力已經加倍了，下了哨的人也寧願留在這里，不想回去。在他頭頂的城牆上，可以聽見索蘭尼亞騎士緩慢、穩定的腳步聲；更高處，有龍羣拍擊翅膀的聲音，還有牠們彼此之間用龍類的祕密語言交談的聲音。這些是剛薩爵士從法王之塔所帶來的青銅龍，和地面的人類一樣，不敢稍有鬆懈地捍衛著領空。

他可以聽見四周的聲音，那是逐漸逼近末日的聲音。

這個念頭只是出現在守門人的腦海中，當然不是那麼精確的言詞，「逼近」和「末日」這兩個詞都不是他會用的字彙。但不論會不會用，這個念頭依舊在那邊。守門人是個老傭兵，他遭遇過很多類似這樣的夜晚。他曾經像是門外的那些年輕人一樣，虛張聲勢、興奮地談論著白天將會有的豐功偉業；他的第一場戰鬥，卻因為太害怕而忘得一乾二淨，到現在什麼都記不起來。

不過，在那之後還有許多場戰鬥。你會開始習慣那種恐懼，它會像刀劍一樣，變成你的一部份。想著戰鬥到底會不會開始並沒有任何的差別，早晨還是會降臨，如果你運氣好的話，也還可以看到黃昏。

突如其來的金鐵交鳴聲和騷動聲，讓守門人跳出了沉思狀態。他嘴里不停地嘀咕著，依舊感覺到同樣的興奮，把頭探出哨所外。

「我聽見聲音了！」一名年輕守衛氣喘吁吁地跑上來，差點喘不過氣來。「就──就在那邊！聽起來像是盔甲撞擊的聲音，有一整羣部隊！」

其他的守衛也開始往外探頭探腦。即使是索蘭尼亞騎士也停下腳步，低頭看著從新城通往舊城的大道。牆上平日就點燃的火把又額外增加了許多，它們在地面上照出了一個光圈，但那光圈大約只有二十呎的半徑，讓那光圈外的黑暗看起來更深沉。老守衛現在也可以聽見那聲響，但是他並不慌張。他的經驗告訴他，黑暗和恐懼足以讓單槍匹馬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大軍逼近。

他踏出哨所，揮舞著雙手，大喊道，「回到你們的崗位去。」

年輕守衛們因此回到他們的崗位上，但依舊準備隨時作戰。老守衛手放在劍柄上，穩穩地站在街心，等待著。

的確，進入光圈範圍中的並不是龍人部隊，而是一名大漢（其實大得可以當成兩個人來看），以及一個看起來像是坎德人的傢伙。

兩個人停下腳步，在火把的照射下眨著眼睛。老守衛開始估量著他們的實力。大漢沒穿著斗篷，守衛可以看見他身上穿著的盔甲；那副盔甲以前可能曾經光耀閃爍，但如今卻沾滿了灰色的泥漿，甚至有許多地方顯得焦黑，好像他剛從火場逃出來一樣。坎德人也是全身沾滿了相同的泥巴，不過，他很明顯地把一些泥巴從鮮豔的藍色綁腿上給弄了下來。大漢走路時腳一瘸一瘸的，他和坎德人看起來都像剛從一場戰鬥中脫身的樣子。

真奇怪，守衛想著，應該還沒有任何戰鬥發生才對，至少我們沒聽說過。

「兩個傢伙都不好惹。」老守衛注意到大漢的手輕鬆地放在劍柄上，打量著四周，估量著現在的處境。坎德人則如平常一樣好奇地四處張望著。守衛有些驚訝地看見坎德人手中拿著一本厚重巨大的皮面書。

「表明來意！」守衛擋在兩人前面大聲地說。

「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和大書搏鬥了一陣子，終於空出一隻小手。他對著守衛伸出手。「這位是我的朋友卡拉蒙。我們是來自索──」

「我們要做的事情和這里是哪里有關。」那名叫卡拉蒙的男子用友善的聲音說，但是，他臉上嚴肅的表情讓守衛呆了片刻。

「你是說，你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守衛懷疑地問。

「我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大漢冷冷地回答。「我們弄丟了地圖。看見這座城市有燈光，自然朝著這里前進。」

是啊，那我就是阿摩薩斯城主了，守衛心想。「你在帕蘭薩斯城。」

大漢望向他的身後，然後又回頭看著守衛，後者只到他的肩膀那麼高。「那麼在我們背後的一定是新城囉！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距離，都沒看到任何人。」

「我們在警戒中。」守衛用頭比了比。「每個人都進到城牆里了。我想你們現在也只需要知道這些就夠了。那麼，你們來此的目的是？你怎麼會不知道這里發生了什麼事？我想這件事情已經傳遍了半個大陸。」

大漢摸著許久未刮鬍子的下巴，露出懊惱的笑容。「一整瓶矮靈酒可以讓你忘記所有的事情，對吧？長官。」

「說的也是。」守衛低聲回答。更可疑的是，這傢伙的眼神不只銳利、清澈，而且還有著朝向某種目標邁進的堅定決心。看著那雙眼睛，守衛搖了搖頭。他看過這樣的眼神，那是一個慷慨赴死的人的眼神。

「你願意讓我們進去嗎？」大漢問道。「從你們的狀況看起來，似乎需要一些額外的幫助。」

「我們可以用得上像你這樣的壯漢，」守衛回答，他低頭看著坎德人。「但是──我總不能把這傢伙留在這邊當誘餌吧？」

「我也是個戰士！」坎德人自豪地說。「我救過卡拉蒙一命呢！」他整張臉亮了起來。「你想聽聽看嗎？這個故事真是超棒的。我們在一個魔法要塞里面。雷斯林帶我到那邊去，他先殺掉了我的朋友──算了。不管怎麼樣，有三個闇矮人攻擊卡拉蒙，他滑了一跤，然後──」

「開門！」老守衛大吼道。

「來吧，泰斯。」大漢說。

「可是我正說到精采的地方！」

「喔，對了。」大漢先摀住坎德人的嘴，然後慢慢轉過身。「你可以告訴我今天的日期嗎？」

「三五六年，第五個月，第三天。」守衛說。「還有，你最好找個牧師看看你的腳。」

「牧師。」大漢自言自語地說，「這就對了，我都忘記現在有牧師了。多謝！」他和坎德人走過大門時回頭大喊。當坎德人掙脫大漢的手之後，守衛可以聽見他的聲音突然冒出來。

「呸！你應該先洗手的，卡拉蒙。我──呸呸呸！要命，嘴里有泥巴──我剛剛說到哪里了？喔，沒錯，你應該讓我說完的！我剛好講到你踩到血、摔倒的地方──」

守衛搖搖頭，看著兩人的背影。「這里面一定有內情。」隨著大門關上，他喃喃道，「我打賭連坎德人也沒辦法編出那樣的故事。」

## ３─１

「卡拉蒙，上面怎麼說？」泰斯踮起腳尖，試著要越過大漢肩膀的阻擋。

「噓！」卡拉蒙惱怒地低語道。「我正在看。」他搖搖手臂。「別纏上來。」大漢正在急忙地翻閱著從阿斯特紐斯那兒拿來的編年史。但他現在已經停下了翻閱的動作，正專注地看著其中一頁。

泰斯嘆了口氣，畢竟這本書是他抱來的！泰斯靠著牆壁，無聊地四處亂看。他們站在帕蘭薩斯城中夜間用以照亮街道的火盆底下。坎德人猜測現在已經快要黎明了，烏云雖遮住了日光，但整座城還是開始慢慢染上一種灰濛濛的色彩。低溫的濃霧從海邊飄了過來，瀰漫在街道上。

雖然大部份的窗戶里都有燈光，街道上卻沒有什麼人。居民們被告知除非他們是民兵的一員，否則應該盡量待在室內。但泰斯還是可以看見女人的面孔在玻璃後面焦急地等待著。偶爾會有男人跑過他們面前，手中握著武器，衝向城市的大門。一名男子拿著生鏽的劍衝了出來，一名婦人啜泣著尾隨在後，他彎下身，溫柔地親吻她，接著吻了她抱著的小男孩。接著，他立刻轉過身，快步走向他的目標。當他走過泰斯面前時，坎德人可以看見他臉上有著兩道淚痕。

「喔，不好！」卡拉蒙嘀咕道。

「什麼？什麼？」泰斯大喊著，想看看卡拉蒙在讀的那一頁。

「我念給你聽，『在第三日的清晨，飛行要塞出現在帕蘭薩斯的空中，伴隨而來的是大羣的黑龍與藍龍。在要塞抵達的同時，舊城門外出現了一個惡靈，光是它的出現就讓許多飽經陣仗的老兵忍不住別過頭去，不敢多看。』」

「『彷彿從夜色中（註１）誕生的索思爵士──黑玫瑰騎士，騎在一頭有著由火焰構成的雙眼和四蹄的夢魘上，來到了城門外。沒有任何人阻擋得住它，它大剌剌地往城門走，守衛在它眼前四散奔逃。』」

「『然後它停了下來。』」

「『「帕蘭薩斯的城主，」死靈騎士用一種來自冥界的空洞聲音這麼說了，「將你的城市獻給龍騎將奇蒂拉。將通往大法師之塔的鑰匙獻上，並奉她為這座城市的領袖，她將會容許你們繼續和平地生活。你的城市將不至被摧毀。」』」

「『阿摩薩斯城主站到城牆上，低頭看著死靈騎士。他身邊的許多人都別開頭去，害怕得無法直視。雖然城主的臉色死白，但他依舊抬頭挺胸地站著，所說的話將勇氣帶回給那些喪氣的人們，「把我們的回答轉達給你的龍騎將──帕蘭薩斯在和平與美麗的環境中度過了數百年，但是我們絕不願意用自由來換取和平或是美麗！」』」

「『「那麼就用你們的小命來換吧！」索思爵士大喊道。它的部隊一瞬間憑空出現了。十三名骷髏騎士，胯下騎著有著火焰雙眼和四蹄的妖馬，站在它的背後。在它們身後，雙足龍拉著由人骨所搭成的戰車，其上是那些被諸神詛咒必須侍奉索思的精靈女子們。這些報喪女妖手中拿著寒冰做成的刀劍，光是它們的尖嘯聲就足以致人於死。』」

「『索思爵士舉起戴著鐵手套的隱形之手，指向矗立著、擋住它去路的城門。它念了一句咒語，極寒的凍氣撲向所有的旁觀者，讓他們的靈魂也感受到這徹骨奇寒。城門上的鋼鐵覆上了寒霜，接著變成了堅冰；索思念了另一句咒語，結凍的門立刻炸成千萬碎片。』」

「『索思的手放了下來。它衝向那破碎的大門，妖兵們緊跟在後。』」

「『在門的另一邊，等著它們的是騎在青銅龍火光（龍的密名是克薩）背上的長槍英雄，半精靈坦尼斯。死靈騎士一看見敵人，立刻想要用真言術消滅他，『滅！』但是半精靈坦尼斯受到抗魔法手鐲的保護，並沒有受到法術的傷害。不過，在這一波攻擊中保護了他性命的手鐲，再也無法幫助他──』」

「再也無法幫助他！」泰斯打斷了卡拉蒙的念誦。「那是什麼意思？」

「噓！」卡拉蒙繼續念下去。「『──再也無法幫助他。他所騎乘的青銅龍因為沒有魔法的防護，死在索思的法術下，逼得半精靈坦尼斯必須徒步和索思爵士戰鬥。索思爵士照著索蘭尼亞騎士的慣例──即使在死後，這依舊束縛著死靈騎士──下馬迎戰半精靈。半精靈坦尼斯英勇地戰鬥，卻仍不是索思爵士的對手。他倒了下來，身負重傷，胸口插著死靈騎士的劍──』」

「不！」泰斯吃了一驚。「不可以！我們不可以讓坦尼斯死掉！」他伸出手，抓住卡拉蒙的手臂。「我們快走！還有時間！我們可以找到他，警告他──」

「我不行，泰斯。」卡拉蒙靜靜地說。「我必須要去大法師之塔。我可以感覺到雷斯林的力量正把我吸引過去。我沒有時間了，泰斯。」

「你不是說真的吧！我們不能就這樣讓坦尼斯送命！」泰斯瞪著卡拉蒙，睜大眼睛低語道。

「不行，泰斯，我不行。」卡拉蒙臉色嚴肅地看著坎德人。「要救他的是你。」

這個想法差點讓泰索何夫停止了呼吸。當他最後終於能夠出聲時，聲音聽起來有點像老鼠。「我？可是，卡拉蒙，我又不是戰士！喔，我剛剛是有跟守衛說過──」

「泰索何夫．柏伏特，」卡拉蒙嚴厲地說，「也許諸神把事情這樣安排只是為了讓你感到快樂。也許，但我不能肯定。我們是整個世界中的一分子，我們得要負起一些責任。我現在才明白，我現在非常清楚地明白了。」他嘆口氣，有一瞬間，他的臉上充滿了哀傷，讓泰斯覺得喉嚨里好像哽了異物。

「我知道我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卡拉蒙。」泰斯難過地說，「我也願意盡量負起責任。可是──我真的只是這個世界很小的一分子而已，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索思爵士可是又大又醜的一分子。而且──」

號角聲響起，接著是另一陣號角聲。泰斯和卡拉蒙都安靜下來，靜待這聲音停止。

「這就是了，對吧！」泰斯柔聲說。

「是的，」卡拉蒙回答。「你最好快點。」

他合上書，小心地將它放進泰斯在新城里找到的一個舊背包。坎德人自己也找到了一些袋子，還有一些卡拉蒙不知道的有趣東西。接著，大漢把手放在泰斯頭上，摸摸滑稽可笑的馬尾巴。

「再見了，泰斯。謝謝你。」

「可是，卡拉蒙！」泰斯看著他的背影，突然間感到徬徨孤單，不知如何是好。「你──你會去哪里？」

卡拉蒙抬頭看著大法師之塔，高塔深深地插入烏云之中，塔的最頂端有著奇異的光芒，那里是研究室和時空大門的座落之地。

泰斯隨著他的目光，看向高塔。他看見烏云環繞著它，詭異的閃電在四周跳躍。他記起上次接近修育樹林偷看的經驗──

「喔，卡拉蒙！」他哭喊著，抓住大漢的手。「卡拉蒙，不要──等等──」

「再會，泰斯。」卡拉蒙堅定地將泰斯從他身上拔開。「我一定要這麼做。你知道如果我不做會怎麼樣；你也知道你一定要去，而且最好快一點，要塞現在搞不好已經飛過城牆了。」

「可是，卡拉蒙──」泰斯啜泣著說。

「泰斯，你一定要去纔行！」卡拉蒙憤怒的聲音在空曠的街道上迴蕩。「難道你要袖手旁觀，看著坦尼斯白白犧牲嗎？」

泰斯收回了手。他從來沒看過卡拉蒙這麼生氣，至少，不是針對他。在他們以前的冒險中，卡拉蒙也從來沒對他大吼大叫過。「不是的，卡拉蒙。」他小聲地說。「只是──我不確定我可以做什麼──」

「你會想出辦法來的。」卡拉蒙皺著眉頭嘟囔著，「你以前每次都有辦法的。」他轉過身，留下泰斯不知所措地看著他的背影。

「再──再見了，卡拉蒙。」他對那漸行漸遠的身影喊道。「我──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大漢轉過身。當他開口時，泰斯覺得他的聲音聽起來怪怪的，好像有什麼東西哽在喉嚨里一樣。「我知道你不會的，泰斯，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一樣。」他揮揮手，繼續往前走。

遠遠地，泰斯就可以看見修肯樹林的黑暗陰影，沒有任何光線可以驅散的陰影，高塔的守衛都潛伏在其中。

泰斯呆立片刻，看著卡拉蒙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說實話，他暗自希望卡拉蒙會突然改變主意，轉過身大喊，「等等，泰斯！我會和你一起去救坦尼斯！」

不過他沒有。

「這就變成我的責任了。」泰斯嘆氣道，「而且他竟然還對我大吼！」他躊躇了片刻，往另外一個方向，也就是城門的方向走去。他的一顆心掉到了沾滿泥巴的鞋子里，讓兩隻腳重得不得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怎樣從死靈騎士的手下將坦尼斯救出來，而且，他愈想就愈覺得卡拉蒙會把這個責任交到自己身上實在沒什麼道理。

「不過，我的確救了卡拉蒙一命。」泰斯自言自語道，「也許他終於發現──」

突然間，他停下腳步，動也不動地站在街心。

「卡拉蒙把我給甩了！」他大喊著。「泰索何夫．柏伏特，你就像佛林特說的一樣，是個宇宙無敵大豬頭！他把我給擺脫了！他準備要去送死！派我去救坦尼斯不過是個藉口！」泰斯悶悶不樂地看著兩個方向的街道。「糟糕，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他低聲說。

他往卡拉蒙的方向走了一步，然後他又聽見了號角聲；這次號角聲帶著尖銳、明顯的警告意味。接著，泰斯可以聽見，壓過號角聲的是坦尼斯發號施令的聲音。

「可是，如果我去找卡拉蒙，坦尼斯就會死翹翹！」泰斯半轉過身，朝坦尼斯的方向走了一步。然後他又轉回來，馬尾巴跟著他舉棋不定地甩動著。坎德人這輩子從來不曾感覺這麼難以抉擇過。

「他們兩個人都需要我！」他痛苦地大叫。「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知道了！」他的眉頭舒展開來。「就是這樣！」

泰斯用力地呼了一口氣，這次飛奔向城門。

「我會救出坦尼斯，」他抄小徑穿過小巷子一邊氣喘吁吁地說，「然後我會再回來救卡拉蒙。坦尼斯甚至可以幫我的忙。」

泰斯衝進另一條巷子，把里面的野貓嚇得到處亂跑，他惱怒地皺起眉頭。「不知道我救這麼多人可以創造出多少可歌可泣的傳說來──」他吸著鼻子說。「但說實話，我自己都覺得有點煩了！」

正當換哨的號角聲響起時，飛行要塞正好抵達了帕蘭薩斯的上空。高大、頹圮的高塔和城牆，高聳的石牆內充斥著龍人部隊，以及那些光芒閃動的窗戶，現在都看得一清二楚。要塞緩緩地往下飄，地基停在滾動的魔法烏云上。

舊城的城牆上擠滿了人，民兵、騎士和傭兵。沒有人開口。所有人都緊抓著武器，肅穆地凝視天空。

不過，其實還是有人在看到要塞後說了話──嗯，其實是好幾句話。

「喔！」泰斯敬畏地壓低聲音，雙手彼此緊握著，驚喜地看著眼前的景象。「這實在太好了！我都忘記飛行要塞看起來有多麼壯觀雄偉！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隨便什麼代價都可以！來搭乘這樣的一座要塞！」然後，他嘆著氣，搖了搖頭。「現在不行，柏伏特！」他用佛林特的聲音，嚴厲地對自己說。「你有正事要做。現在──」他四下打量著。「城門就在那里，要塞在那邊，阿摩薩斯城主在城牆上──哇！他的臉色看起來真可怕！死人的氣色還比他好看多了。但是坦尼斯在──啊！」

一羣面色凝重的人朝泰斯這個方向走了過來──他們是一羣牽著馬匹步行的索蘭尼亞騎士。沒有歡呼，也沒有交談聲。每個人的神色都一樣凝重，每個人都知道此次可能一去不復返。他們的領袖是一名滿臉腮鬍，和他們颳得整整齊齊的鬍子形成對比的男子。而且，雖然他穿著玫瑰騎士的盔甲，但是走起路來並不像其他人一樣的輕鬆。

「坦尼斯一向討厭盔甲，」泰斯看著朋友走近。「現在他竟然穿著索蘭尼亞騎士的盔甲。不知道史東會怎麼想！我真希望史東現在在這里！」泰斯的下脣開始顫抖，一滴眼淚就這麼滾了下來。「我真希望有又勇敢又聰明的人在這里！」

當騎士走進城門時，坦尼斯停下來轉過身，壓低聲音吩咐著命令。巨龍拍擊翅膀的聲音從空中傳來，泰索何夫抬起頭，看見克薩盤旋著，率領著其他青銅龍就戰鬥位置。飛行要塞此時也愈降愈低，愈來愈靠近城牆。

「史東不在這里，卡拉蒙也不在這里。柏伏特，沒有其他人在這里。」泰斯低聲說，悶悶不樂地揉著眼睛。「你又再一次的必須全靠自己了──我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坎德人的腦袋里開始出現了千奇百怪的點子，從用劍威脅坦尼斯（「我是說真的，坦尼斯，把手給我舉高！」），到用大石頭給坦尼斯的腦袋來上一記（「喔，坦尼斯，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暫時先把頭盔脫下來？」）。泰斯甚至黔驢技窮地考慮到要說實話（「你知道嗎，我們回到過去，又回到未來，卡拉蒙在世界末日的時候，從阿斯特紐斯的手中拿到了這本書。而且，就在最後一節的前面，里面有提到你是怎麼死的，而且──」）。突然間，泰斯看見坦尼斯舉起右手，銀光一閃──

「對了！」泰斯鬆了一口氣。「我就這麼做，這本來就是我最擅長的──」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讓我面對索思爵士。」坦尼斯神情凝重地看著四周的騎士。「我要你們用騎士守則和騎士規章發誓。」

「坦尼斯，大人──」馬克漢爵士開口。

「不，我不準備和你們爭辯這件事。騎士們，你們在沒有魔法防護的情況下和它對抗根本沒有任何勝算。你們每個人的力量都必須用來對抗它的部隊。現在，如果你們不發誓，我就會下令你們離開戰場。發誓！」

在緊緊關上的城門之後，一個空洞的聲音要求帕蘭薩斯城無條件投降。騎士們面面相覷，感覺到那非人的聲音讓他們害怕得冷汗直流。在片刻的沉默之後──這其中只有巨龍拍擊翅膀的聲音；天空中青銅龍、銀龍、藍龍和黑龍，彼此怨恨地互瞪著，等候開戰的號令。坦尼斯的坐騎龍克薩，飄浮在靠近騎士的空中，只要一聲令下，隨時準備下來協助坦尼斯。

然後，他們聽見了阿摩薩斯城主的聲音，尖銳而緊繃，卻隱含著勇氣和力量，回答了死靈騎士。「把我們的回答轉達給你的龍騎將。帕蘭薩斯在和平與美麗的環境中度過了數百年。但是我們絕不願意用自由來換取和平或是美麗！」

「以騎士守則和規章之名，」馬克漢爵士柔聲說，「我發誓。」

「我發誓。」他身後的其他騎士也跟著說。

「感謝你們。」坦尼斯看著眼前的年輕人，知道大多數的人都活不了多久了──他也想到了自己──立刻憤怒地甩甩頭。「火光──」把龍召喚下來的命令已經到了坦尼斯的嘴邊，從他身後的方向卻突然傳來了咒罵聲。

「喔！別踩我的腳，你這隻大笨馬！」

有匹馬嘶吼起來。坦尼斯聽見一名騎士咒罵著，隨即一個尖銳的聲音無辜地回答道，「這又不是我的錯！是你的馬踩到我的腳！佛林特對這些臭東西的看法還真是正確──」

其他的馬匹已經因為大戰將臨和騎士們緊繃的情緒，不停地搖動著耳朵，緊張地噴氣。其中一匹馬往旁邊走了開來，他的主人緊抓著韁繩，手忙腳亂地想將牠拉回來。

「控制好這些馬！」坦尼斯轉過身體緊張地喊，「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我過去！不要擋路。什麼？這是你的匕首嗎？你一定是不小心弄掉了──」

坦尼斯可以聽見城門後方傳來了死靈騎士的聲音──

「那麼就用你們的小命來換吧！」

從他的前方，則是傳來了另一個聲音──

「坦尼斯，是我，泰索何夫！」

半精靈的心開始下沉。在那一瞬間，他實在不太確定是哪個聲音讓他感覺到冷汗直流。

但是，已經沒時間多想了。坦尼斯轉過頭，看見城門變成堅冰，炸成千萬碎片──

「坦尼斯！」有什麼東西抓住了他的手臂。「喔，坦尼斯！」泰斯緊抓不放。「坦尼斯！你最好趕快跟我去找卡拉蒙！他正要去大法師之塔！」

卡拉蒙？卡拉蒙明明死掉了！這是坦尼斯的第一個念頭。但是，泰斯不是也死了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是因為害怕而嚇瘋了嗎？

有人開始大喊。坦尼斯迷糊地看著四周，看見騎士頭盔底下的面孔變得死白，他知道索思爵士和它的手下已經進入了城門。

「上馬！」他慌張地試圖甩開坎德人的手，但後者像隻章魚般死抱著他不放。「泰斯！沒時間了──快點放開手，該死！」

「卡拉蒙快要死了！」泰斯歇斯底里地大喊。「你一定要救救他，坦尼斯！」

「卡拉蒙──早就──死了！」坦尼斯大喊道。

克薩降落到坦尼斯身邊，發出了戰前的吼聲。其他邪惡和善良的巨龍，亦紛紛亮出銳利的爪子，開始了肉搏戰。一瞬間，戰鬥就爆發了。天空中充滿了閃電的刺眼光芒和強酸令人作嘔的臭味。飛行要塞中也響起了號角聲，龍人們歡欣鼓舞地大喊，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皮翅張開來，降低牠們落地時的速度。

同時，索思爵士無血無肉的身體散發出陰寒的死氣，愈逼愈近。

但，坦尼斯用盡全身的力量也無法甩開泰斯。最後，半精靈氣得渾身發抖，抓住泰斯的腰帶，猛力將他丟到附近的巷子里去。

「給我待在那邊！」他大吼道。

「坦尼斯！」泰斯懇求道。「你不能出去！你會死的。我知道！」

坦尼斯最後怒火中燒地看了泰斯一眼，開始朝城門飛奔。「火光！」他大喊著。巨龍飛向他，在他身邊的街道上降落。

「坦尼斯！」泰斯尖聲大叫。「沒有手鐲，你沒辦法對付索思爵士！」

【註】

１　索思在這里的並不是夢魘馬。任何「專家級龍與地下城」的玩家都可以告訴你，夢魘馬是從邪惡次元來的生物。牠看起來像是一匹高大的黑馬，但是卻有發亮的紅眼、火焰的四蹄和不停發光的橘色鼻翼。

## ３─２

手鐲！坦尼斯看著手腕，手鐲不見了！他轉身對著坎德人衝去，但一切都太遲了。泰索何夫已經發足飛奔，彷彿小命就維繫在自己的雙腳一樣。（泰斯在瞄了坦尼斯的臉一眼之後，也真的認為恐怕小命不保。）

「坦尼斯！」馬克漢爵士大喊道。

坦尼斯轉回身。索思爵士騎在夢魘上，身後是帕蘭薩斯的殘破城門。它火焰的雙眼緊攫住坦尼斯的雙眼。即使在這樣的距離，坦尼斯也可以感覺到那活死人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恐懼氣息。

他能怎麼辦？沒有手鐲，他連一點機會都沒有。不管怎樣都沒機會了！坦尼斯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感謝諸神自己不是個騎士，不需要光榮地死去。

「快跑！」他用僵硬得幾乎無法動彈的嘴脣說。「快走！你們根本不可能對抗這些妖物！記住你們的誓言！撤退！把你們的命用在對抗那些活物上──」

就在他大喊時，一名龍人降落在他面前，爬蟲類的面孔因嗜血的渴望而扭曲著。坦尼斯百忙中想起不可刺殺這隻怪物，因為牠會石化而卡住攻擊者手上的武器。坦尼斯用劍柄敲在牠的臉上，踢了牠肚子一腳；最後才跳過對方倒下的身軀。

他可以聽見身後傳來馬匹驚慌失措的嘶叫聲和馬蹄聲。他希望騎士們聽到了他最後的命令，但他沒時間去確認這件事情了。如果他能找到泰斯和那個手鐲，一切都還有希望──

「坎德人！」他對著巨龍大喊，手指向那個在街道上狂奔的小身影。

克薩立刻起飛，強而有力的翅膀不時磨擦到兩旁的建築，掃落許多磚塊和碎石。

坦尼斯跟在巨龍身後。他沒有回頭，也不需要；他從那些痛苦的哀嚎和慘叫聲中就可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天清晨，死神在帕蘭薩斯的街道上游走著。在索思爵士的率領下，妖兵們像一陣寒風般席捲大門，橫掃眼前所有的敵人。

在坦尼斯趕上巨龍時，克薩已經咬住了泰斯的藍褲子，像是最有效率的獄卒般，把他頭下腳上地搖晃著。泰斯新找到的包包隨即打了開來，一堆戒指、湯匙、餐巾和半塊乳酪都掉到了地上。

但就是沒有銀手鐲。

「泰斯，手鐲在哪里？」坦尼斯質問道，非常想接手去親自搖晃坎德人。

「你──你絕對──絕對──找──找不──到──它的──」坎德人回嘴道，牙齒不斷地猛烈撞擊著。

「把他放下來，」坦尼斯對巨龍說。「火光，看著他。」

飛行要塞現在停在城牆上，邪惡法師和牧師正努力地對抗銀龍和青銅龍的攻擊。在刺眼的閃電和四散的黑煙中，實在很難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坦尼斯確定似乎看見一隻藍龍在一團混亂中離開了要塞──應該是奇蒂拉，他心想，但是他現在沒時間去擔心這件事了。

克薩把泰斯丟了下來（差點頭著地），牠張開翅膀，看著城市南邊敵人集結、居民猛烈還擊之地。

坦尼斯走過去，低頭看著緩緩站起來、毫不畏懼地注視著他的小犯人。

「泰索何夫。」坦尼斯的聲音中壓抑著怒氣。「這次你太過份了。這個玩笑可能會讓數百名無辜的人喪生。把那個手鐲還我，泰斯，而且記住，從現在開始，我們一刀兩斷！」

半精靈原先以為他會聽見一些奇怪的藉口或是抽抽噎噎的道歉，卻沒想到臉色蒼白、嘴脣顫抖的泰斯依然毫不退縮地瞪著他。

「這很難解釋，坦尼斯，我也沒時間解釋。但是，即使你留下來對抗索思爵士也不會造成任何改變。」他真誠地看著半精靈。「你必須相信我，坦尼斯。我說的是實話。這不會有任何差別。本來就要死的人依然會送命，而且你也會死。更糟糕的是，整個世界也會跟著完蛋。但是如果你沒死，也許整個世界也會沒事。現在──」泰斯把包包全部調整到定位，堅定地說，「我們得要去救卡拉蒙。」

坦尼斯瞪著泰斯，然後，他疲倦地拉掉又熱又悶的頭盔。他已完全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吧，泰斯。」他精疲力盡地說，「告訴我卡拉蒙的情況。他還活著嗎？他在哪里？」

泰斯的臉擔憂地扭曲起來。「這就是問題了，坦尼斯。他可能已經死了。至少他活不了多久了。因為他準備要進入修肯樹林！」

「修肯樹林？！」坦尼斯驚訝萬分。「這不可能！」

「我知道！」泰斯緊張地抓著馬尾巴。「但是他試著要進入大法師之塔阻止雷斯林──」

「我明白了。」坦尼斯自言自語道。他把頭盔丟到地上。「不管怎麼樣，至少可以說我開始明白了。我們走吧。哪個方向？」

泰斯的面孔亮了起來。「你要來嗎？你相信我？喔，坦尼斯！我好高興！你真的無法想像照顧卡拉蒙是個多重大的責任──這邊走！」他著急地指示著方向。

「有任何我可以替你效勞的事嗎，半精靈？」克薩搧動著翅膀，渴望地看著天空上的戰鬥。

「除非你能進入修肯樹林。」

克薩搖搖頭。「我很抱歉，半精靈。即使是龍也無法進入這受詛咒的森林。我祝你好運，但不要抱著太大的希望。」

巨龍拍打著翅膀，飛入空中朝著龍羣混戰的方位飛去。坦尼斯沉重地搖著頭，快步往樹林的方向走去，泰斯小跑步跟在後面。

「也許卡拉蒙走不了那麼遠。」泰斯滿懷希望地說。「上次我和佛林特來的時候，我就不行！而坎德人是什麼都不怕的呢！」

「你說他要試著阻止雷斯林？」

泰斯點點頭。

「那麼他辦得到。」坦尼斯陰鬱地預測道。

光是靠近修肯樹林，就已經耗盡卡拉蒙每一絲的勇氣和精力。不過，憑藉著毅力，他就比任何沒有攜帶護身符的生物都要靠近修肯樹林。此刻，他站在那些黑暗、沉寂的樹木面前，渾身顫抖，全身都被冷汗浸溼，試著再跨出一步。

「我會死在那里──」他舔著乾溼的嘴脣，喃喃自語道。「但是那又會有什麼差別呢？我以前面對過許多次的死亡，上百次！」他握著劍柄，往前移出一步。

「不，我絕不會死！」他對著樹林大喊。「我不能死。我身上還有太多未了的責任。我絕不會──被幾棵樹給擋住！」

「我在比這里還要黑暗的地方行走過。」他毫不退縮地往前走。「我曾踏進過威萊斯森林，我走過步向末日的克萊恩，我看過世界的終結──不，」他堅定地說。「這座樹林里不可能有我無法抵抗的恐懼。」

卡拉蒙說完這句話，一鼓作氣地走進修肯樹林。

他立刻被鋪天蓋地的黑暗給遮擋住，就好像又回到大法師之塔，克麗珊娜用神力弄瞎他的時候。只不過，這次只有他一個人。他開始恐慌。黑暗中似乎有生命！可怕、邪惡的活死人──卡拉蒙的肌肉變得虛弱無力。他四肢著地趴了下來，無邊無際的恐懼讓他渾身顫抖，啜泣不止。

『你是我們的了！』一個聲音嘶聲道。『你的血，你的體溫，你的生命！都是我們的！我們的！走近一點。把你甜美的血液、溫暖的肉體都給我們吧！我們好冷、好冷、好冷，冷得無法忍受。再走近點，走近一點。』

恐懼席捲向卡拉蒙。他只要轉過身，跨出幾步就能逃出這個恐怖之地──「絕不！」他在那讓人窒息，嘶嘶作響的黑暗中掙扎著。「我一定要阻止雷斯林！我一定──要繼續──下去──」

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卡拉蒙深入自己的內心，發掘出那讓他的雙胞胎弟弟克服虛弱、征服死亡也要達到目標的冥頑不靈。他咬緊牙關，在泥地上一寸一寸、手腳並用地往前爬。

這是非常勇敢的行為，但是他並沒有爬很遠。他瞪著眼前的黑暗，呆若木雞地看著一隻無血無肉的手從地下伸出。如同大理石般冰冷、光滑的手指拉住了他，開始將他往下扯。他使盡渾身解數，試著要掙脫開來，但是其他的手又抓住了他。它們的指甲深陷他的肌肉之中。他感覺自己被地面緩緩吸入。嘶啞的聲音在他的耳邊迴響，乾枯見骨的嘴脣親吻著他，冰寒徹骨的低溫凍結了他的心臟。

「我失敗了──」

「卡拉蒙！」一個擔心的聲音說。

卡拉蒙動了動。

「卡拉蒙？」接著，「坦尼斯，他醒過來了！」

「感謝上天！」

卡拉蒙張開眼。他抬起頭，看著滿臉鬍子的半精靈，後者正用混和著疑惑、驚訝、敬佩，和鬆了一口氣的表情看著他。

「坦尼斯！」卡拉蒙迷迷糊糊地坐直身，動作因恐懼而顯得有些遲鈍。他毫不遲疑地用強壯的手抱住朋友，難以剋制地哭泣著。

「我的朋友！」坦尼斯開口道，但他自己的淚水也讓他無法再繼續說下去。

「你還好嗎，卡拉蒙？」泰斯靠近問道。

大漢斷斷續續地吸氣。「是的。」他用顫抖的手捧住頭。「我想還好。」

「那是我看過人類所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坦尼斯靠著牆壁，嚴肅地說，「最勇敢──也是最愚蠢的。」

卡拉蒙漲紅了臉。「是啊！」他低聲說，「你也了解我的。」

「以前我算是──」坦尼斯搔著鬍子。他的目光轉向大漢壯碩的肌肉、古銅色的肌膚，以及他臉上所露出的堅毅神情。「該死，卡拉蒙！一個月前你還是個倒在我眼前的爛酒鬼！你的大肚腩幾乎垂到地上。現在──」

「坦尼斯，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卡拉蒙在坦尼斯的幫助下，緩緩地站起來。「我只能這樣告訴你。現在怎麼回事？我是怎麼離開那個恐怖的地方？」他看著四周，發現樹木的陰影在街道遙遠的另外一端，他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是我發現你的。」坦尼斯說，「它們──那些東西正要將你拉進地底。那里可不是個安息的好地方，朋友。」

「你是怎麼走進來的？」

「這個──」坦尼斯微笑著拿出一個銀色手鐲。

「是它讓你進來的？那麼也許──」

「不行，卡拉蒙。」坦尼斯小心地將手鐲塞回包包里，意味深長地看了泰斯一眼，後者露出非常無辜的表情。「它的魔力只足夠讓我抵達那被詛咒森林的邊緣，我可以清楚感覺到它的魔力在衰退──」

卡拉蒙渴望的表情消失了。「我也試過了我們的魔法裝置，」他看著泰斯說，「它也派不上用場。我本來就不抱太大的期望。它甚至沒辦法讓我們通過威萊斯森林。但是我一定得試試看纔行。可是我──我甚至無法讓它變形成需要的形狀！剛剛它差點在我的手中分解，我就不敢再進一步嘗試了。」他沉默了片刻，聲音因絕望而顫抖，他終於爆發道，「坦尼斯，我一定得抵達大法師之塔！」他的手緊握成拳。「我沒辦法解釋，但是我看過了未來，坦尼斯！我一定要進入時空大門阻止雷斯林。我是唯一可以辦到的人！」

坦尼斯驚訝地將手放在卡拉蒙肩上，試圖安撫他的情緒。「泰斯也這樣告訴我，故事勉強算是類似。但是，卡拉蒙，達拉馬在里面──而且，你到底要如何進入時空大門？」

「坦尼斯──」卡拉蒙用少見的嚴肅表情看著朋友，讓坦尼斯驚訝地眨著眼睛。「你沒辦法了解，而且我也沒時間解釋。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要進入大法師之塔！」

「你說的對，」坦尼斯在困惑地看著卡拉蒙片刻之後說，「我不明白。但是我願意盡全力幫助你。」

卡拉蒙沉重地嘆氣，低下頭，肩膀軟垂下來。「多謝你，我的朋友。」他簡單地說。「我已經孤獨地面對這些挑戰很長一段時間了。如果沒有泰斯──」

他看著坎德人，但泰斯並沒有專心在聽；他羨慕的目光投向飄浮在城牆上的飛行要塞。戰鬥正繞著飛行要塞的四周和地面熱烈地展開。城市南方冒起的黑煙和尖叫聲、金鐵交鳴聲、馬蹄聲都構成了一場人間煉獄之交響曲。「我打賭一定有人可以開著飛行要塞飛到大法師之塔！」泰斯興奮地看著它。「呼咻！一下就飛過了樹林。畢竟，它的魔法和樹林的魔法都是邪惡的，而且它又很大──我是說飛行要塞，不是說樹林。可能要花很大的魔力纔能夠阻擋它，而且──」

「泰斯！」

坎德人轉過頭，發現坦尼斯和卡拉蒙都站在那邊，瞪著他。

「什麼？」泰斯驚覺地喊道，「不是我做的！不是我的錯──」

「只要我們可以爬上去！」坦尼斯看著要塞。

「魔法裝置！」卡拉蒙興奮地從盔甲底下的袋子里拿出那個裝置。「這可以把我們傳送到那里去！」

「把我們弄到哪里？」泰索何夫突然意識到有些事情正在發生。「帶我們──」他跟著坦尼斯的目光，「哪里？那里！」坎德人的眼睛亮得像兩顆晨星一樣。「真的？真的嗎？傳送進飛行要塞！太棒了！我準備好了。走吧！」他的目光轉向卡拉蒙手中的魔法裝置。「但是那隻能傳送兩個人，卡拉蒙。坦尼斯要怎麼上去？」

卡拉蒙不安地清清喉嚨，坎德人突然明白了。

「喔，不要！」泰斯大喊著，「不可以！」

「很抱歉，泰斯。」卡拉蒙用顫抖的手飛快地將那個毫不起眼的項鍊轉變成燦爛的珠寶權杖。「但是我們殺進去後一定會遇到很頑強的抵抗──」

「你一定得帶我進去，卡拉蒙！」泰斯大喊道，「這是我的點子！我可以打仗！」他在腰帶里面一陣亂搜，拔出他的小刀。「我救過你一命！我也救了坦尼斯一命！」

泰斯看見卡拉蒙的表情，明白這一次他絕不會退讓，只好轉過身，抱住坦尼斯懇求道。「帶我一起去！也許那個裝置可以傳送三個人──兩個人再加上一個小坎德人。我很矮。也許它不會注意到我！求求你！」

「泰斯，不行。」坦尼斯堅定地說。他把坎德人拉開，走到卡拉蒙身邊。他舉起一根手指警告道，臉上的表情泰斯再熟悉不過了。「我這次是認真的！」

泰斯站在那邊，臉上渴望的表情讓卡拉蒙的心幾乎跟著一起沉了下去。「泰斯，」他柔聲說，跪在那名沮喪的坎德人身邊。「你很清楚如果我們失敗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我這次需要坦尼斯，我需要他的力量、他的劍。你明白的，對吧？」

泰斯試著想露出微笑，但是他的下脣卻顫抖起來。「是的，卡拉蒙，我明白。我很抱歉。」

「而且，這還是你的點子，對嗎？」卡拉蒙神情凝重地站了起來。

雖然這個想法讓坎德人好過了些，但是半精靈的信心卻絲毫沒有被鼓舞。「不知道怎麼搞的，」坦尼斯嘀咕著，「就是這點讓我很擔心。」坎德人的表情也讓他很在意。「泰斯，」當卡拉蒙站回他身邊之後，坦尼斯恢復了原來嚴肅的表情。「答應我你會找個安全的地方，然後就躲在那邊，也不可以出鬼點子！你能保證嗎？」

泰斯的表情反映了他內心的掙扎，他咬住嘴脣，兩道眉毛皺成一團，一邊扭著自己頭上的馬尾巴。突然間，他睜大了眼，微笑著鬆開手，馬尾巴也跟著彈回他的背上。「當然，我答應你，坦尼斯。」他臉上的表情是如此無辜，讓坦尼斯忍不住發出哀嚎聲。

但是現在坦尼斯也無能為力了。卡拉蒙已經開始吟唱啟動魔法裝置的咒語。在消失於魔法迷霧中之前，坦尼斯看到泰斯露出快樂的笑容，還一邊用另外一隻腳摩擦著另一隻腿的後面，一邊和兩人道別。（註１）

【註】

１　傳統上中指和食指交叉摩擦代表所發的誓言不算。至於用兩隻腳來做同樣的事情？那當然更是大大的不算了。

## ３─３

「火光！」泰索何夫在坦尼斯和卡拉蒙消失在視線中之後，立刻喃喃自語道。

坎德人轉過身，對著戰況最激烈的城南奔去。「因為，」他推斷道，「那里也是巨龍作戰的地方。」

在那時，他才突然發現計劃中最大的缺點。「要命！」他抱怨道，一邊停下腳步抬頭看著天空。滿天都是巨龍用爪牙互擊、施展魔法、噴吐能量和強酸在彼此攻擊。「我要如何在這一團亂中找到牠？」

坎德人深深吸了口氣，劇烈地嗆咳起來。他看著四周，注意到四周煙霧瀰漫，原先因為黎明而泛灰的天空，現在被橘紅的火光所照亮。

帕蘭薩斯陷入了烈火之中。

「這可不算是什麼安全的地方，」泰斯嘀咕道，「坦尼斯還告訴我要找個安全的地方。我所知道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跟他們在一起，而他們現在還待在上面，搞不好還惹上了一大堆麻煩。我又被卡在一個被燒得亂七八糟、被搶被砍的城市里面。」坎德人努力思考著。「我知道了！」他突然說，「我可以向費資本祈禱！以前有好幾次都有用的──好吧，我認為有用啦！反正又不會痛。」

泰斯發現一羣龍人的巡邏隊正往他的方向衝來，為了避免有人打擾他的祈禱，他趕忙躲入黑巷中的一堆垃圾後面，看著天空。「費資本，」他認真地說，「就是這個時候了！如果我們沒辦法逃離這個困境，就像我老媽說的一樣──那麼我們就只能把銀幣丟進井底，和母雞一起住進去──雖然我也搞不清楚她說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是聽起來滿緊急的。我一定要跟坦尼斯和卡拉蒙在一起！你知道他們沒了我什麼事都辦不好。而要和他們在一起，我需要一頭龍纔可以辦得到，這應該不算什麼──我可以要求更過份的，像是你也許可以跳過中間人，直接把我呼咻上去。不過我沒有那麼過份，我只要一頭龍。就這樣而已。」

泰斯等了等。

──什麼事都沒發生。

泰斯猛力嘆著氣，又繼續認真地看著天空，繼續等了片刻。

仍然什麼都沒有。

泰斯長籲短嘆了一會兒。「好吧，我承認了。我願意奉上一個包包，也許──甚至兩個包包里裝的東西，來換取飛進飛行要塞的機會。我說的是真的──至少是剩下來的實話。而且我每次都會幫你找到帽子──」

但是，不管他怎麼賣力地揮手，還是沒有龍出現。

最後，泰斯放棄了。他發現那羣龍人巡邏隊已經離開了，便從小巷中的垃圾堆後面站了起來，走到外面的街道上。

「好吧！」他咕噥道，「我想你可能很忙，費資本，而且──」

就在那一瞬間，泰斯腳底下的地面彈了起來，空中充滿了飛濺的磚塊和碎石，如同落雷般的響聲震聾了坎德人，然後──是一片寂靜。

泰斯站了起來，拍掉綁腿上的灰燼，試著在煙塵中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一瞬間，他以為會像是在塔西斯一樣，又有另一棟房子倒在他身上。但是他發現並不是這樣。

一隻青銅龍（註１）躺在街心。牠渾身沾滿了鮮血，翅膀展開在街道上，撞倒了幾棟建築，尾巴也跟著撞倒了另外幾棟。牠的眼睛閉著，腰間有著許多傷口，看起來好像已經沒了呼吸。

「又是這樣！」泰斯惱怒地說，瞪著那隻龍，「這可不是我所想的！」

在那一瞬間，那隻龍抽動了一下。一隻眼睛睜開來，似乎努力在調整焦距。

「火光！」泰斯沿著巨龍肥大的腿跑到頭上，和巨龍兩眼相對。「我正在找你呢！你傷得會不會很重啊？」

年輕的龍似乎正準備要回答，此時突然出現一個黑影，蓋住一人一龍。克薩的眼睛張了開來，低吼一聲，虛弱地想抬起頭，卻似乎連這樣的力氣都沒有了。泰斯抬起頭，看見一隻巨大的黑龍對著他們俯衝而下，很明顯地試圖要了結眼前的敵人。

「喔，不行，不可以！」泰斯大聲說。「這是我的青銅龍！是費資本把牠送給我的。嗯，我要怎麼對付龍呢？」

修瑪的故事擠進泰斯的腦海，但是沒有多大的幫助，他又沒有屠龍槍，甚至連劍都沒有。泰斯掏出小刀，滿懷希望地看著它，接著又搖搖頭，將它塞回皮帶中。好吧，他現在只能盡力了。

「火光，」他爬上巨龍寬大的肚皮，一邊對牠說。「你躺在那邊裝死就好了，可以嗎？我知道你多麼想和敵人搏鬥，光榮地死去──我有個朋友就是索蘭尼亞騎士。但是現在我們可沒那個本錢來爭榮譽。我有兩個現在還活著的朋友，如果你不能幫我飛上去，他們可能就活不了多久了。而且，我今天早上其實已經救了你一命，雖然可能不太明顯，但你至少欠我一次。」

是克薩聽懂了而服從命令，或者只是昏了過去，泰斯也搞不太清楚。不管怎樣，他已經沒時間去擔心這點，他伸進包包里翻來攪去，竟然掏出了坦尼斯的銀手鐲。

「沒有人想到他會這麼不小心，」泰斯自言自語地將它套上自己的手腕。「一定是他在照顧卡拉蒙時不小心弄掉了。幸好我把它撿了起來。現在──」他舉起手臂，指著那俯衝而下、張開血盆大口正準備吐出致命酸液的黑龍。

「停！」坎德人大喊道，「這隻龍的屍體是我的了！是我找到的！不對──是牠自己掉在我面前的。差點把我給打成肉醬。所以你最好滾開一點，千萬不要用你那噁心的酸液搞壞了這具屍體！」

黑龍迷惑地停住（註２），瞪視著地面。牠其實也常常將這種東西賞給地精或是龍人，但是牠從來不記得有給過坎德人；牠在剛剛的戰鬥中也受到不輕的傷，因為失血和鼻子上的傷口而覺得頭重腳輕，不過，牠依舊能感到有些不太對勁。牠不記得自己曾遇到過邪惡的坎德人；但牠必須要承認，所有事情都有第一次──這傢伙的確戴著毫無疑問是由黑魔法創造的手鐲，牠可以清楚感覺到那手鐲的力量在阻擋著牠的魔法。

「你知道最近龍牙在聖克仙城可以賣到多高的價錢嗎？」坎德人大喊道，「更別提龍爪了！我知道有個法師光買一隻爪子就願意出三十個鋼幣！」

黑龍皺起眉。這個對話太愚蠢了！牠全身上下都很痛，怒火燃燒著牠，牠當下決定要直接把眼前的敵人和那惱人的坎德人一併消滅，牠張開嘴──突然間背後被另一隻青銅龍猛力地抓了一下。黑龍憤怒地尖聲大叫，試圖重新升空，另一隻青銅龍則緊跟在後。

泰斯嘆口氣，在克薩的肚子上坐了下來。

「火光？你──你傷得不重吧？」受傷的龍到底要怎麼醫治？「我──我可以幫你去找個牧師，雖然他們現在應該因為蔓延的戰火而相當忙碌──」

「不，坎德人，」克薩用低沉的聲音說，「這沒必要。」善龍睜開眼，搖搖巨大的腦袋，伸長脖子看看四周。「你救了我一命。」牠迷惑地看著坎德人。

「兩命。」泰斯興高采烈地糾正。「首先，是今早從索思爵士手下救了你。我的朋友卡拉蒙──你應該不認識他，拿到了一本記載著未來會發生事情的書──不過，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改變了，所以應該說是未來不會發生的事情──不管怎樣，你本來會和坦尼斯一起迎戰索思爵士，然後兩個人都死翹翹，但因為我把手鐲偷走了，所以你現在應該不會──喔！我是說不會死了。」

「的確。」克薩轉過身，伸出一隻翅膀，仔細檢查片刻。上面有許多割傷和血跡，但至少還沒有破洞。牠就在著迷的泰斯面前照樣地檢查了另外一隻翅膀。

「我也想當一隻龍。」泰斯嘆口氣說。

「當然。」克薩慢慢地伸展青銅色的身體，站了起來，並且將尾巴從被撞倒的屋子底下抽了出來。「我們是神的選民。我們的生命十分的漫長，精靈的生命對我們來說，就像是燃燒的蠟燭般短暫。而你們坎德人和人類的生命則短得像流星一樣。我們吐出來的氣息就足以致人於死，我們的魔法只有最強大的法師能夠相抗衡。」

「我知道。」泰索何夫試著隱藏他的焦急。「現在，你已經確定一切都可以動了嗎？」

克薩藏起自己的笑容。「是的，泰索何夫．柏伏特。」龍慎重地說，伸展開雙翼。「每樣東西都可以──動了，照你的說法。」牠搖搖頭。「我只是覺得有些頭暈。而且，你救了我一命，所以我──」

「兩命。」

「兩命。」龍退讓了。「我必須要為你服務。你對我有什麼要求？」

「載我去飛行要塞！」泰斯立刻準備要爬上巨龍的背。他感覺到克薩的爪子將他從領子給提了起來。「喔，多謝你送我一程。不過其實我本來可以自己爬上來的──」

但他並不是被放到巨龍的背上。相反地，他發現自己被抓在克薩的大腦袋前面。

「這對你來說非常危險，坎德人。」克薩嚴厲地說。「我不能讓你有任何危險。讓我把你帶去索蘭尼亞騎士那邊，他們正駐守在法王之塔──」

「我已經去過法王之塔了！」泰斯大喊大叫。「我一定要去飛行要塞！我跟你說，呃，我跟您說──半精靈坦尼斯！您知道他嗎？他就在那上面，而且，呃，他交代給我一些重要的──呃，任務，要去收集一些情報。而且，」泰斯趕忙說完。「我現在完成了，所以一定要趕快告訴他。」

「把情報給我。」克薩說，「我會轉交給他。」

「不──不行，這──這沒用的。」泰斯結巴地說，小腦袋飛快地轉動著。「這是──這是坎德語！而且，呃，沒辦法翻成通用語！您──呃，應該不會說坎德話吧，火光？」

「當然會，」巨龍正準備要說下去，但當牠看到泰索何夫滿懷期望的小眼睛，克薩哼了哼，「當然不會！」牠低吼道。牠慢慢、小心地將坎德人放到兩翼之間的背部。「如果你堅持的話，我會帶你去找半精靈坦尼斯。因為我們這次沒有載騎士，所以沒有龍鞍。抓緊我的鱗片。」

「是的，火光！」泰斯興奮地大叫，把自己身上的包包通通都安置好，用兩隻小手緊緊抓住青銅色的鱗片。「對了，火光，」他大喊道，「你應該不會做一些特技動作，像是一百八十度翻滾，或是急速俯衝吧？因為，雖然這樣很好玩，但是我身上沒有綁任何東西，所以可能會不小心──」

「不會的，」克薩微笑著說，「我會盡快、盡可能安全地把你送到那邊，好讓我可以再度加入戰鬥。」

「準備好囉！」當青銅龍衝向天空時，泰斯配合著小腿一夾，感覺自己很有氣勢。克薩隨著上升氣流，飛上了帕蘭薩斯城的天空。

這次的經驗並不好玩。泰斯低下頭，屏住了呼吸，幾乎整個新城都陷入了熊熊烈火中。因為居民已經疏散了，所以龍人可以輕而易舉地逐家逐戶搜尋戰利品，有系統地放火燒城。善龍勉力阻止了黑龍和藍龍徹底摧毀舊城，讓它不至於踏上和塔西斯相同的命運。城中的戰士們則是分身乏術地應付龍人。但索思爵士的部隊所到之處都造成慘重傷亡。泰斯俯瞰而下，可以看見騎士的屍體和馬匹像是被小孩弄壞的玩具兵一樣散落在街道上。泰斯眼睜睜地看著索思所向披靡地往前進，它的手下毫不留情地殘殺那些擋路的生靈，報喪女妖的嚎叫聲蓋過死者的慘叫聲，直達天際。

泰斯痛苦地吞嚥著，「喔，天呀！」他低語道，「萬一這是我的錯怎麼辦？我其實不太確定──卡拉蒙並沒有繼續把書念給我聽。我只是假設──不，」泰斯堅定地回答自己。「如果我沒有救坦尼斯，那麼卡拉蒙就會死在樹林里。我做了應該做的事情；而且，因為這實在是一團亂，我最好別想了，再也不想了。」

為了不讓自己繼續再想這個怪異的問題，和地面上持續發生的悲劇，泰斯掃視著四周，試圖從煙霧中看清楚天空中發生了什麼事。他看見身後有個影子一閃而過，一隻巨大的藍龍從修肯樹林附近的街道上起飛。「奇蒂拉的龍！」泰斯認出那隻藍龍。但那隻藍龍身上沒有騎士，四處都看不到奇蒂拉的蹤影。

「火光！」泰斯警告道，轉過頭去，注意到那隻藍龍發現了他們，開始改變方向朝他們而來。

「我知道了，」克薩看著藍天。「不要擔心，我們已經靠近你的目標。我會先把你放下去，坎德人，然後再來面對我的敵人。」

泰斯轉過身，發現自己的確已經很靠近飛行要塞了。所有有關奇蒂拉和藍龍的念頭立即被他拋出腦海。從這個角度看來，飛行要塞更是壯觀。泰斯可以清楚看見要塞底下那些巨大、不規則的巖石碎塊，它們都曾是這個城堡的地基。

魔法云朵在四周翻滾，讓它飄浮在空中，閃電在高塔之間奔竄著。泰斯研究著要塞，發現旁邊有許多巨大的裂縫，這一定是把城堡從地上拔出的可怕力量所造成的後遺癥。光芒從要塞的三個高塔和各個窗戶里散發出來，但是泰斯在外面看不到什麼生命跡象。不過，他敢拍胸脯跟所有人保證，里面一定會有各式各樣的傢伙！

「你想去哪里？」克薩問，語調中帶著明顯的焦躁。

「哪里都可以，謝謝你。」泰斯禮貌地回答，了解巨龍迫切地想要回去參加戰鬥。

「我不認為大門是個好選擇。」巨龍突然間一個側翻，開始在要塞的上空盤旋。「我把你送到後面去。」

泰斯本來想要說聲謝謝，但是他的肚子一陣翻攪，不知為何，突然間肚子里有東西想要跳到地面，一顆心卡在喉嚨里，而巨龍盤旋的動作讓他的這兩樣東西都開始往兩邊甩。然後，克薩平飛著往下衝，順暢地降落在廢棄的廣場上。泰斯花了點時間把自己的五臟六腑調整到定位，匆匆忙忙地就從龍背上跳了下來，竄進陰影中，沒時間考慮什麼禮貌的問題。

一等他踏上地面（好吧，某種在空中的地面），坎德人突然覺得自己恢復了正常。

「再會，火光！」他揮舞著小手大喊著。「多謝！祝你好運！」

即使青銅龍聽見了他說的話，牠也沒有回應。克薩正急速地爬升，試圖爭取時間。藍天出現在牠的背後，紅色的瞳孔中充滿了仇恨。泰斯聳聳肩，小嘆一口氣，離開了牠們的戰鬥。他轉過身，開始打量四周的環境。

他站在要塞背後，只剩下半個廣場的地方，另外一半很明顯是留在地面上了。泰斯注意到自己實在有點太過靠近邊緣了，於是急忙走向要塞本身的高牆。他輕聲地移動著，用坎德人與生俱來的潛行技能，悄悄在陰影中無聲無息地前進。

他停下來，看著四周，有一扇門通往廣場，但那是個上面釘著鐵條的巨大木門。門上有一個看起來非常有趣的鎖，讓坎德人的小手癢得不得了；但在他思索了片刻，推測多半門後也會有個看起來非常有趣的守衛之後，他決定最好還是找個窗戶爬進去就好。而剛好在他頭上有一扇有光透出的窗戶。

只是，偏偏是在頭上很高的地方。

「要命！」泰斯嘀咕著。窗戶距離地面至少有六呎高。泰斯向四周找了找，找到一大塊破碎的巖石；在滿身大汗的努力之後，他終於將石頭推到窗戶底下。他爬上巖石，小心地往窗戶里面看。

兩名龍人變成的石塊倒在地上，腦袋都已經被打碎。另一名龍人倒在旁邊，腦袋跟身體分家了。除了這些屍體之外，並沒有其他人在這房間里。泰斯踮著腳尖，把頭伸進去，用心傾聽著。從不遠的地方傳來金鐵交鳴和狂暴的叫聲，其中還有一聲震耳的怒吼聲。

「卡拉蒙！」泰斯說。他爬進窗戶，跳了下去，很高興地發現要塞動也不動的靜止在空中。他再度側耳傾聽，可以清楚聽見熟悉的吼叫聲變得更大聲，中間還混雜著坦尼斯的咒罵聲。「他們真好心，」泰斯滿意地點點頭，一邊快速地衝向走廊。「他們在等我呢！」

泰斯衝進一個兩側都是黑色石牆的走道，暫停片刻，試圖搞清楚方向。戰鬥的聲音就在他頭上。他看著走廊的另一端，可以看見有道樓梯通往那個方向。為了預防萬一，他掏出了小刀，不過，在路上連個鬼都沒遇到；整個走廊和那狹窄、陡峭的樓梯都空無一人。

「哼！」泰斯咕噥著，「這里的確比城里面要安全多了。我一定要記得跟坦尼斯提這件事情──說到這個傢伙，他和卡拉蒙到底跑到哪兒去了？」

在往上爬了至少十分鐘之後，泰斯停下腳步，看著眼前被火把照亮的黑暗。他發現到，這段階梯是夾在城堡高塔的內外牆之間不斷往上升的通路。他依然可以聽見戰鬥的聲音，現在聽起來卡拉蒙和坦尼斯似乎就在牆的另一邊，但是他找不到任何方法靠近。他心情沮喪、小腿痠痛得停下來思考著。

我可以往回走，繞另外一條路上去，或者我也可以繼續往上衝；往回走雖然對腿比較輕鬆，但卻可能會有很多人等著招待我──上面至少應該會有扇門吧？不然他們幹嘛蓋條樓梯？

這部份的推理比較吸引他，於是泰斯決定繼續往上走，即使這代表了戰鬥的聲音現在變成了在他腳底下。突然間，就在他開始思索這條階梯是不是某個喝醉的矮人所開的玩笑時，他來到了頂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那道門。

「啊，一道鎖！」他揉搓著手說。他已經有好久沒開過鎖了，他很擔心自己的技巧會退化。泰斯用老練的眼神打量著那道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門把上。讓他非常失望的是，門把一轉就開了。

「喔，好吧！」他嘆著氣說，「反正我也沒帶開鎖器。」他小心地推著門，往里面看去。里面除了一道木柵欄外，什麼都沒有。泰斯又將門推開一小點，擠進門里，發現自己站在塔內一個狹窄的陽臺上。

格鬥的聲音現在在石壁間迴響，變得更清楚了。他匆忙地在陽臺的木製地板上奔跑著，靠在木柵欄上往下看，仔細地打量著武器撞擊聲、叫喊聲等各種雜七雜八的噪音來源。

「你好哇，坦尼斯。你好哇，卡拉蒙！」他興奮地大喊。「嘿，你知不知道要怎樣飛這個要塞啊？」

【註】

１　青銅龍對人類或是類人感到十分好奇。牠們對戰爭很有興趣，如果報酬合理，目標正確，牠們會很樂意參加戰鬥。青銅龍喜歡靠近深水或是咸水。牠們是很好的泳者，會經常潛入海底去休息或是尋找沉船的寶藏。牠們喜歡僅能從水底進入的洞穴，但牠們的巢穴卻總是乾的。牠們並不會在水底睡覺、生蛋或是儲藏寶物。

２　黑龍暴躁、易怒，痛恨任何侵犯牠領地的人。牠們喜歡不適合一般生物生存的陰暗環境，喜歡黑暗。雖然牠們並不像其他龍類一樣擁有高智商，但黑龍依舊是憑藉著本能生存的狡猾生物。

黑龍通常會出現在沼澤、溼地、雨林和森林中。牠們喜歡躲在溼氣很高，植物又會擋住所有陽光的地方。通常四周有很多的昆蟲，附近還有漂滿了浮萍的水池。黑龍非常擅水性，喜歡在沼澤中潛泳。牠們飛行時也非常優雅，但牠們喜歡在黑夜會遮蔽牠們行蹤的時候飛行。黑龍非常自私，因此大部份都是單獨行動。

## ３─４

卡拉蒙和坦尼斯被困在泰斯對面、低幾層階梯的陽臺，正陷入九死一生的苦戰之中。他們面前的樓梯間擠滿了整羣的龍人和地精。

兩名戰士拖來一張巨大的板凳，擋住這些蜂擁而來的敵人。在他們背後是一扇門，在泰斯看來，兩人似乎是準備從這扇門逃走，卻來不及逃出去。

卡拉蒙整隻手臂都沾滿了綠色的血液，正用從地板掀起的一塊巨大木板猛力敲擊龍人的腦袋。對於這些會變成石頭的傢伙來說，這種武器有效多了（註１）。坦尼斯的劍開了許多口子，只能用它當作棍棒來攻擊敵人，他身上的鎖子甲也被劃開了許多道裂縫，底下的傷口不停地滲出血來，胸甲上也有一大塊的凹陷。就泰斯第一眼的判斷，雙方似乎是僵持不下。龍人沒辦法靠近到能夠推翻板凳或是爬過它的距離。但是，只要卡拉蒙和坦尼斯一離開，龍人馬上就會衝過這個暫時的屏障。

「坦尼斯！卡拉蒙！」泰斯大喊著，「在這邊！」

兩人一聽見泰斯的聲音，都立刻驚訝地抬起頭。接著，卡拉蒙抓住坦尼斯，指著泰斯的方向。

「泰索何夫！」卡拉蒙低沉的聲音在高塔中迴蕩著。

「我馬上就過去！」泰斯興奮地說，一邊爬上欄桿，準備飛身躍入這一團混戰當中。

「不行！」坦尼斯尖叫道。「從另外一邊打開它！另外一邊！」他狂亂地指著。

「喔！」泰斯失望地回應。「當然，沒問題。」他爬了回去，正準備朝另外一邊走去的時候，卻突然發現樓梯上的龍人注意力似乎都被什麼東西給吸引住了。在一句沙啞的命令聲之後，龍人開始彼此推擠著讓開，每個人都笑得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坦尼斯和卡拉蒙對這突然轉變感到不解，從板凳上往下偷瞄了一眼，泰斯則掛在欄桿上往下看去。

一名龍人穿著繡著咒語的黑袍，正從樓梯下往上走。牠的爪子中握著一柄手杖，雕成類似猛撲的蛇頭的樣子。

一名波札克法師（註２）！泰斯覺得此時肚子里的感覺好像跟剛才巨龍降落時一樣。龍人士兵們已經將武器入鞘，很明顯地認為這場戰鬥結束了，牠們的法師將會很快地解決掉眼前的敵人。

泰斯看見坦尼斯的手伸向腰帶──什麼都沒有。坦尼斯鬍子底下的面孔變得死白。他的手伸向腰帶的另外一邊──也是什麼都沒有。半精靈慌張地搜尋著地板。

「你知道嗎，」泰斯對自己說，「我打賭現在那個抗魔法手鐲應該可以派得上用場。他在找的應該就是那東西。我想他還不知道自己弄丟了這個寶物。」他從袋子里面掏出銀製手鐲。

「坦尼斯，在這邊！不要擔心！你雖然弄丟了，但是我替你找到了！」他大喊著，將手鐲在空中揮舞著。

半精靈抬起頭，臉上露出的猙獰表情讓泰斯急忙將手鐲給丟了下去。在等待了片刻──看看坦尼斯會不會感謝他之後（但是，他沒有），坎德人嘆了口氣。

「在那邊先等一下！」泰斯大喊著，衝向門口，沿著樓梯往下跑。

「那實在不太算是什麼感謝的表情。」泰斯悶哼著說。「跟以前那個好好先生坦尼斯不一樣。我想，這實在不是英雄應該有的表現。」

在他身後，隔著牆壁，依舊可以聽見沙啞的吟唱聲和好幾聲爆炸聲。龍人的聲音因為憤怒和失望而變成吼叫的聲浪。

「那個手鐲應該可以暫時抵擋牠們一陣子，」泰斯咕噥著，「但恐怕不會太久。我要怎麼樣穿過這面牆到高塔的另外一邊？我想除了跑到最底層之外，應該沒有別的辦法了。」

他沿著樓梯拚命往下跑，終於又到了最底端的房間；他繼續跑到另外一條和他走進來的走道成直角的通道。很幸運地，它正好通往坦尼斯和卡拉蒙被困住的另外一邊。

上面又傳來另外一次爆炸聲，這次整座高塔都跟著震動不已。泰斯加快速度，猛然轉向右邊，飛快地奔過一個轉角。

碰！他撞到了某個又矮又小、喔的一聲倒下來的傢伙。

這次的撞擊讓泰斯滾了幾滾，躺著無法動彈。從味道聞起來，他覺得自己好像被一整袋爛掉的垃圾給撞倒了。他有些神智不清、搖搖晃晃地站直身子，同時握住小刀，準備面對那個也站了起來的矮胖傢伙。

那個傢伙把手放到前額，痛苦地說，「喔！」然後，他迷糊地四下打探著，看見泰斯手拿著小刀，果斷地站在他面前。火把的光芒照在坎德人的小刀上，「喔！」變成了「啊啊啊啊！」那個臭傢伙慘叫一聲，立刻昏了過去。

「溪谷矮人！」泰斯說道，噁心地皺起鼻子。他收起小刀，準備要離開，隨即又停了下來。「搞不好，」他對自己說，「也許會派上用場。」泰斯抓住那名矮人身上的一堆破布，用力猛搖。「嘿！趕快醒過來！」

溪谷矮人斷斷續續地吸口氣，慢慢張開眼。一看見那坎德人面帶威脅地低頭看著他，溪谷矮人霎時嚇得臉色死白，急忙再閉上眼，試著假裝昏迷不醒。

泰斯再度把他抓起來一陣亂搖。

溪谷矮人只好嘆著氣，又張開眼；看見泰斯仍然在眼前，他只有一個選擇──裝死。對溪谷矮人來說，這種裝死的做法是透過憋氣和立刻全身僵硬來達成的。

「少來了！」泰斯惱怒地搖著溪谷矮人。「我要你幫忙。」

「走開！」溪谷矮人用低沉的聲音說，「拉斯死掉了。」

「你還沒死。」泰斯用他所能裝出最可怕的聲音說，「但是如果你不幫我，那你就會馬上死掉！」他舉起小刀。

溪谷矮人吞了口口水，馬上坐了起來，迷惑地揉揉腦袋。接著，他看著泰斯，用力抱住坎德人。「你會治病！拉斯活過來了！你是超級厲害的牧師！」

「不是，我不是！」泰斯對這種反應感到相當驚訝。「放開我。不對，你纏住我的包包了。不是這個方向──」

在幾分鐘之後，他終於擺脫了溪谷矮人的糾纏。泰斯把那個傢伙拉起來，嚴厲地瞪著他。「我想要跑到高塔的另外一邊。這是正確的路嗎？」

溪谷矮人若有所思地看著走廊，然後他轉身去面對泰斯。「這個方向對。」他最後終於指著泰斯剛剛所走的方向說。

「很好！」泰斯又開始繼續走，他瞪著溪谷矮人，刻意將手放到小刀上。

「拉斯和大牧師走，」溪谷矮人趕快說道，「拉斯帶路。」

「這個主意不錯。」坎德人下意識地說。他拉住溪谷矮人胖大的手把他沿路拉過來。很快地，他們就找到另外一個往上的樓梯。戰鬥的聲音現在變得更大聲，這讓溪谷矮人睜大了眼。

他試著掙脫。「拉斯死過一次了。」溪谷矮人拚命地掙扎。「人死兩次之後，其他人會把你裝進大盒子里，丟到大洞里。拉斯不喜歡。」

雖然這似乎是個很有趣的想法，但泰斯可沒時間搞清楚這件事情。他繼續堅定地抓住溪谷矮人，把他沿著樓梯往上拖。每分每秒樓上的戰鬥聲都變得更清晰。和高塔另外一邊一樣，這道樓梯也是在一扇門前停了下來。在門後，他可以聽見哀嚎聲、撞擊聲，以及卡拉蒙的咒罵聲。泰斯試了試門把，這頭也是鎖上的。坎德人露出微笑，再度開始揉搓雙手。

「這的確是個作工相當精細的門。」他研究著這扇門，然後彎下腰，看著鑰匙孔。「我來了！」泰斯大喊著。

「打開──」一陣悶響聲。「門！」卡拉蒙低沉的聲音大吼道。

「我已經盡力了！」泰斯有些不太高興地喊回去。「你知道嗎，我連工具都沒有。好吧，看來我得想想辦法了。你──給我待在那邊！」他抓住那個正要悄悄溜回去的溪谷矮人。他掏出小刀在溪谷矮人面前晃了晃，溪谷矮人立刻嚇得癱在地上。泰斯轉身面對大門，把小刀尖塞進鎖孔里，開始慢慢、小心的戳弄著。他正覺得鎖已經開始有些動搖時，突然另外一邊有樣東西轟的一聲撞了上來。

「你連一點忙都幫不上！」他對著門大喊。泰斯忍不住大嘆一口氣，再度把小刀插進鎖孔里。

溪谷矮人爬過來，抬頭看著坎德人。「你知道的好多喔，拉斯猜你不是大牧師。」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泰斯集中精神地撥弄著，一邊分心回答。

「刀不會打開門，」溪谷矮人非常不屑地說，「鑰匙才會打開門。」

「我知道鑰匙可以打開門，」泰斯沮喪地打量著四周。「但是我又沒有──把那個東西給我！」

泰斯生氣地將溪谷矮人手上拿著的鑰匙搶了過來。他將鑰匙放進鎖孔中，喀答一聲就將門打了開來。坦尼斯可以說是踩著坎德人跑出來的，卡拉蒙緊跟在後。大漢用力地將門關上，正好夾斷後面一把龍人伸進來的刀子。他靠著門，望著坦尼斯，拚命地喘氣。

「鎖上門！」他勉強擠出三個字。

泰斯很快就將鑰匙插進鎖孔中一轉。門後傳來更多的撞擊聲和咒罵聲。

「我想這應該可以支撐一段時間。」坦尼斯打量著那扇門。

「但是恐怕不會太久。」卡拉蒙嚴肅地說。「特別是那邊還有波札克法師在。快走！」

「往哪邊？」坦尼斯擦著滿臉的汗水。他的手和手臂上都有許多道割傷，但看來似乎沒有大礙。卡拉蒙身上沾滿了血液，但大部份都是綠色血液，所以泰斯推論應該幾乎都是敵人的。「我們還是沒找到操縱這個東西的裝置在哪里！」

「我打賭他知道。」泰斯指著那名溪谷矮人。「那也是我為什麼要把他帶來的原因。」坎德人對自己的先見之明感到相當自豪。

一陣巨響，門晃了晃。

「我們至少可以先離開這里。」坦尼斯嘀咕著，「你叫什麼名字？」當眾人急忙跑下樓梯時，他詢問溪谷矮人。

「拉斯。」溪谷矮人一臉狐疑地看著坦尼斯。

「很好，拉斯。」坦尼斯在樓梯間停下來，拚命地喘氣。「告訴我們，那個可以讓這個要塞飛起來的裝置在哪里？」

「大風船長椅，」卡拉蒙嚴肅地瞪著溪谷矮人，「這是我聽地精牠們說的。」

「那是祕密！」拉斯面色凝重地說。「拉斯不說！拉斯發過誓！」

卡拉蒙的表情變得非常猙獰，讓拉斯沾滿泥巴的小臉一下子變得雪白。泰斯害怕他又要暈倒了，趕忙插手。「哼！我打賭他根本不知道！」泰斯對著卡拉蒙眨眼睛。

「拉斯知道！」拉斯忿忿不平地說。「你想騙拉斯說！拉斯纔不會這麼笨！」

泰斯靠著牆，忍不住嘆氣。卡拉蒙再度皺起眉頭，溪谷矮人雖然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但還是勇敢地面對眾人。「大胖豬也沒辦法逼拉斯說祕密！」拉斯宣佈道，一邊揮舞著惡臭的手臂，拍拍滿是油漬和食物碎屑的胸口。

頂上傳來猛烈的爆炸聲，以及龍人的交談聲。

「喔！拉斯，」泰斯自信滿滿地走到溪谷矮人身邊。「你到底是不應該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拉斯露出一臉聰明樣。「拉斯不應該告訴你們大風船長椅就在中間搭的最上面。那就是拉斯絕對不會說的祕密！」他對著泰斯舉起握緊的拳頭。「你們絕對沒辦法騙拉斯說出來的！」

他們最後終於抵達了一個通往大風船長椅「沒有在那個房間」的走道（這是拉斯說的。溪谷矮人一路都引導著他們，口中喃喃說著，「這不是通往去祕密地方樓梯的門。」）。他們小心地走近房間，覺得一切都太安靜了。他們的感覺沒錯，正當他們走到一半時，一扇門猛然打開，那名波札克龍人率領著二十名龍人朝他們衝了過來。

「躲到我後面！」坦尼斯拔出劍大喊道。「我還戴著那個手鐲──」一想起泰斯跟他們在一起，他加上一句，「我想剛才還在的。」他說著急忙看向手腕。手鐲還在。

「坦尼斯！」卡拉蒙掏出劍，在龍人們等待波札克龍人下令的短暫時間，緩緩地往後退。「我們快沒時間了！我知道！我可以感覺得出來！我一定要趕快去大法師之塔！一定要有人先過去駕駛這個東西！」

「只有一個人是擋不住這麼多敵人的！」坦尼斯回答道。「這樣就沒人有辦法去啟動大風船長椅──」剩下來的話卡在他喉嚨中。他瞪著卡拉蒙，「喔，你不是認真的──」

「我們沒有選擇了！」隨著法術吟唱的聲音，卡拉蒙也跟著皺起眉頭。他回頭看著泰索何夫。

「不行，」坦尼斯開口道，「絕對不行──」

「沒有別的辦法了！」卡拉蒙堅持道。

坦尼斯一邊嘆氣，一邊搖頭。

坎德人望著兩個人，迷惑地眨眨眼睛。然後，突然間，他明白了。

「喔，卡拉蒙！」他深吸一口氣，高興地拍著手，差點就被自己的小刀給刺了個洞。「喔，坦尼斯！你們真是太好了！我一定會讓你們感到驕傲的！我一定會讓你們到大法師之塔去的！你們絕對不會失望的！拉斯，我需要你的幫忙。」

泰斯拉著溪谷矮人的手臂，朝著一個螺旋階梯衝去，拉斯還一邊不斷地強調，「這個階梯絕對不會帶你去祕密房間！」

往後的歷史學者都一致認為，由長槍之戰時期、黑暗之後部隊的前任指揮官──艾瑞阿卡斯所設計出來、操縱飛行要塞的大風船長椅，可說是他扭曲心靈的最好創作。

船長椅安置在要塞中特別為它設計的最高的房間里。在攀爬了許多階螺旋樓梯後，一道鐵梯會通往天花板上的一扇密門。一打開密門，就進入了一個窄小、沒有任何窗戶的圓形房間。在房間的中央是個高起的平臺。兩個相距約有三呎的臺座就安放在高臺上。

一看見這些臺座，抓著拉斯的泰斯立刻深吸一口氣。它們是純銀打造，約有四呎高，是他所看過最美麗的東西。細緻的雕刻和咒語烙印在它們的表面上。每一個線條都鑲有純金，在下面樓梯間傳來的光芒中閃閃發亮。在每個臺座上還放置著一個由閃耀的黑色水晶所打造的巨型圓球。

「你絕對不行上去平臺。」拉斯慎重其事地說。

「拉斯，」泰斯爬上大約距離地面有三呎左右的平臺。「你知道如何操縱這個東西嗎？」

「不知道，」拉斯冷冷地說，雙手交疊在胸前。「拉斯從沒來過這里很多次。拉斯從沒幫大老闆法師跑過腿。拉斯從沒進來過這個房間，從沒幫法師拿過法師要的東西。拉斯從沒看過大老闆法師開這個東西很多次。」

「大老闆法師？」泰斯皺著眉說。他急忙地打量整個房間，特別是被陰影籠罩的部份。「這個大老闆法師在哪里？」

「大老闆法師不在底下。」拉斯頑固地說。「大老闆法師沒有準備要把你的朋友炸成碎片。」

「喔，是那個大老闆法師。」泰斯鬆了口氣，然後他停頓了一下。「但是──如果他不在這里，會是誰在操縱這個東西？」

「這里又沒在飛，」拉斯翻著白眼，「這里沒有動。天哪，你真是笨牧師！」

「我知道了。」泰斯對自己說道。「這里停下來的時候，大老闆法師可以走出去做大老闆法師的事情。」他看著四周。「嗯嗯，」他大聲地說，看著平臺。「不知道我不應該做什麼事情呢？」

拉斯搖搖頭。「拉斯絕對不說。你不能夠踏上平臺上的兩個黑色圓圈。」

「我知道了。」泰斯踏進兩個平臺間的兩個黑色圓圈。它們似乎是用和黑色圓球一樣的黑色水晶製成的。從底下的走廊又傳來另一次的爆炸聲，然後，又是一陣龍人的咒罵聲。看來坦尼斯的魔法手鐲目前還擋得住龍人的法術。

「現在，」拉斯說，「你不應該看著天花板的圓圈。」

抬起頭，泰斯驚訝地倒抽一口氣。在他的頭上是一個和平臺一樣大小的黑色圓圈，正開始慢慢地散發出詭異的藍白色光芒。

「好吧，拉斯。」泰斯興奮的聲音尖銳地說，「接下來我不應該做什麼？」

「不可以把手放在黑色水晶球上。你不可以告訴水晶球要去哪里。」拉斯吸著鼻子說，「哼！你絕對不可能搞清楚像這樣的大魔法！」

「坦尼斯！」泰斯透過地面的開口大喊，「從這里要去大法師之塔是哪個方向？」

有很長的時間，他只能聽到刀劍交鋒和幾次尖叫的聲音。接著，坦尼斯和卡拉蒙並肩後退，愈來愈靠近的聲音飄了上來，「西北方！差不多是正西北方！」

「好啦！」泰斯把雙腳放在黑色水晶圓圈上，深吸一口氣，舉起雙手準備要放在水晶球上──

「要命！」他不爽地往上看。「我太矮了！」

他低頭看向拉斯，比著手勢。「我想手和腳應該不需要同時在那個黑色圓圈里吧？」

泰斯有種不幸的預感，他幾乎可以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了，眼前的狀況也確實和他想的一樣。這個復雜的問題讓拉斯迷惑得天旋地轉，只能夠呆呆地張大嘴瞪著泰斯。

泰斯心煩氣躁，想不出有什麼別的辦法，只能跟著呆呆地回瞪拉斯。思索了片刻之後，泰斯決定跳上去碰觸那個黑水晶；但是，只要他的腳一離開地面，頭上的藍白色光芒馬上就會開始變弱。

「現在怎麼辦？」他抱怨道。「卡拉蒙或坦尼斯可以輕易地碰到它，但是他們現在都被困在底下。而且，從我聽到的聲音判斷，他們可能有一段時間上不來。我該怎麼辦？我──拉斯！」他突然喊道，「趕快上來！」

拉斯的眼睛狐疑地瞇了起來。「拉斯不行。」他開始一寸一寸地離開平臺。

「等等！拉斯！不要走！」泰斯大喊著，「聽著，你來幫我！我們一起飛這個東西！」

「拉斯？」拉斯吃了一驚，他的眼睛睜得像盤子一樣圓。「像是大老闆法師一樣地飛？」

「沒錯，拉斯！快來，爬上來，站在我肩膀上──」

「拉斯快快，」拉斯爬上平臺，三步併兩步地爬上泰斯的肩膀。「拉斯快快。拉斯一直想要飛──」

「來，我抓住了你的腳踝。現在，喔！放開我的頭髮！不要拉啦！我不會丟下你的。不要，你站起來，站起來，拉斯。慢慢站起來。你會沒事的，看吧，我抓住你的腳踝了，我不會讓你摔下去的。不行！不！你要平衡──」

坎德人和溪谷矮人跌成一團。

「泰斯！」卡拉蒙警告的聲音沿著樓梯傳了上來。

「馬上就好！就快好了！」泰斯大喊著，一邊把拉斯拉起來，用力地搖晃著他。「平衡！平衡！」

「平衡，平衡。」拉斯牙齒撞來撞去地說。

泰斯再一次站在那黑色的圓圈中，拉斯爬上了他的肩膀。這一次，溪谷矮人在搖晃了幾分鐘之後，終於站了起來。泰斯鬆了口氣。在拉斯幾次驚險萬分的嘗試之後，他伸出髒髒的小手，小心地放在黑色水晶球上。

一瞬間，一道光幕從天花板上直射下來，在泰斯和溪谷矮人身邊形成了一道耀眼的光牆。符咒開始出現在天花板上，發出紅色和紫色的鮮豔光芒。

在一陣劇烈的搖晃之後，飛行要塞開始移動了。

在通往大風船長椅的走道中，這陣搖晃讓龍人和牠們的法師摔倒在地板上，坦尼斯撞上了一面牆，卡拉蒙跌在他身上。

波札克龍人又喊又叫地掙扎著站起來，踩在東倒西歪的手下身上，完全不管坦尼斯和卡拉蒙，開始衝向通往大風船長椅的鐵梯。

「阻止牠！」整個要塞突然像是要沉沒的船般歪向一邊，卡拉蒙趁機衝向牠。

「我會試試看，」坦尼斯試圖趕走剛剛被撞出來的滿天金星。「但是，我想這個手鐲的能量已經快要用完了。」

他也衝向波札克龍人，但要塞此刻卻突然往另一個方向傾倒。坦尼斯腳步一個不穩，摔倒在地上。而波札克龍人的目標只是在阻止那些偷走要塞的小偷，牠繼續跌跌撞撞地跑向鐵梯。卡拉蒙掏出匕首，對著波札克龍人擲去，但是，它撞上了黑袍周圍的魔法隱形護罩，無力地掉落在地上。

波札克龍人此時剛好抵達了通往大風船長椅的鐵梯，其他的龍人也終於開始慢慢地站起來。坦尼斯掙扎著走近波札克龍人身邊，但此時要塞又突然往上一躍，波札克龍人往後一仰，摔在坦尼斯身上。其他的龍人再度摔得七葷八素。卡拉蒙勉強站穩腳步，撲向波札克法師。

整座要塞突然間的劇烈晃動打斷了法師的集中力，波札克龍人的防護法術失效了。龍人用爪子激烈地掙扎，但是卡拉蒙已將牠拖離坦尼斯的身體，在牠剛開始吟唱另一個法術時，一劍刺穿了牠的身體。

龍人的屍體立刻化成一灘黃色的液體，飄散出惡臭、劇毒的瓦斯，充斥在整個房間里。

「快走！」坦尼斯衝向一扇打開的窗戶，劇烈地咳嗽著。他伸出頭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接著吃了一驚。

「泰斯！」他大喊著，「我們的方向錯了！我說西北方！」

他聽見坎德人尖銳的聲音回道，「想西北方，拉斯！西北方！」

「拉斯？」卡拉蒙咳嗽著說，突然用警覺的眼光看著坦尼斯？

「拉斯怎麼可能同時想兩個方向？」上頭另一個聲音說，「去北方還是西方？快點決定。」

「西北方！」泰斯說。「那是一個方向──喔，算了。聽著，拉斯，你想北方，我想西方。這樣搞不好有用。」

卡拉蒙閉上眼，靠著牆，彷彿全身的力氣都被抽乾了。

「坦尼斯，」他說，「也許你最好親自──」

「沒時間了！」坦尼斯沉重地回答，手中握著劍。「牠們來了。」

不過，那些龍人因為領袖的死亡，和搞不清楚到底要塞發生了什麼事情，都迷惑地面面相覷。就在那一瞬間，飛行要塞再度改變了方向，朝著西北方而去；同時，也急速下降了大約二十呎。

龍人你推我擠地轉過身，沿著牠們出現的密門逃之夭夭。

「我們終於走向正確的方向了。」坦尼斯看著窗外回報道。卡拉蒙加入他的行列，看見大法師之塔愈靠愈近。

「很好！讓我們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卡拉蒙咕噥著開始往階梯上走去。

「不行，等等，」坦尼斯阻止了他。「泰斯很明顯是看不見。我們得要指引他方向纔行。而且，這些龍人隨時都有可能再度出現。」

「我想你說的對。」卡拉蒙猶疑地看著樓上的房間。

「我們幾分鐘之內就會趕到了。」坦尼斯疲倦地靠在窗臺上。「我想，時間還夠你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很難相信，」坦尼斯柔聲說，再度看著窗外，「即使是雷斯林也一樣。」

「我知道。」卡拉蒙的聲音中有著傷悲。「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不願意相信。但是當我看見他站在時空大門前，親口告訴我要如何對待克麗珊娜時，我才確定邪惡已經吞沒了他的靈魂。」

「你說的對，你一定要阻止他。」坦尼斯握住大漢的手。「但是，卡拉蒙，難道這就表示你一定得要追進無底深淵中嗎？達拉馬在大法師之塔里等待著雷斯林。你們兩個人聯手一定可以阻止雷斯林通過那扇門。你不需要自己進去──」

「你錯了，坦尼斯，」卡拉蒙搖著頭。「請記得，達拉馬原本就沒能成功地阻止雷斯林。闇精靈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讓他沒辦法完成任務。」卡拉蒙伸進背包中，掏出了皮面的編年史。

「也許我們可以及時趕到，阻止這件事發生。」坦尼斯覺得談論已經發生的未來，是種很奇怪的事。

卡拉蒙翻到他做了記號的那一頁，飛快地掃視著，最後，輕輕吹了聲口哨。

「怎麼回事？」坦尼斯靠過去看，卡拉蒙急忙合上書。

「他的確是發生了一些事情。」大漢不敢直視坦尼斯的目光。「奇蒂拉殺了他。」

【註】

１　刺殺巴茲龍人並不是個聰明的舉動，因為牠一死就會變成石頭，連帶著把攻擊者的武器也卡在身體中。

２　波札克龍人是青銅鱗片的龍人，牠們會使用魔法，經常負責帶領其他的龍人上戰場。

波札克龍人的身高大約介於六呎到六呎半之間，巨大翅膀上有角，舉起來大約比肩膀還高上一呎。牠們通常偏好穿著方便行動的輕便盔甲。波札克龍人的眼睛是黃色的，擁有灰色的牙齒。

## ３─５

達拉馬獨自一人坐在大法師之塔的研究室中。高塔的守衛，不管是活的還是死的，都守在它們的崗位上，等待著──觀看著──

在高塔的窗外，達拉馬可以看見帕蘭薩斯陷入了烈火之中。闇精靈一直從這個角度觀看著整場戰役的進展；他看見索思爵士踏進城門，他看見騎士四散倒地，看見龍人從飛行要塞上俯衝而下。同時，在牠們頭上，巨龍們陷入生死一線的惡戰中，龍血像紅雨般灑在帕蘭薩斯的街道上。

在煙霧揚起、遮擋住他的視線之前，他最後看到的景象是飛行要塞開始不規則、緩慢地朝著他的方向移動，中間甚至好像改變了主意，轉身往山脈的方向飛去。達拉馬困惑地看了一段時間，思考這到底代表什麼含意。難道這是奇蒂拉計劃要進入塔內的方法嗎？

闇精靈感到一陣恐懼──要塞能夠飛過修肯樹林嗎？是的，他發現，它可以！他握起雙拳，為什麼他之前沒料到這個可能性？他瞪著窗外，詛咒著那些遮住他視線的濃煙。就在他的眼前，要塞又再度改變了移動的方向，好像是一名醉鬼在找尋回家的路。

它再度朝著大法師之塔的方向移動，但是慢得好像蝸牛在爬一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操作者受傷了嗎？他試著要看清楚，但那厚重、濃密的黑煙飄過窗前，再度遮擋了要塞的身影。瀝青和麻織品燃燒的臭味也跟著飄送過來。是那些倉庫，達拉馬心想。當他咒罵著要離開窗邊時，從大法師之塔正對面的方向傳來一陣短暫的閃光，那是帕拉丁的神殿。即使在煙霧中，他依舊可以看見那光芒逐漸地增強。在他的腦海中，他可以想像那些白袍牧師拿著釘頭錘和權杖，以帕拉丁的神力消滅敵人。

達拉馬沉重地笑了笑，一邊搖搖頭走過那張曾經擺滿各種燒杯、試管的巨大石桌。他已經清掉了大部分的東西，用來放置他的法術書、卷軸和魔法裝置。他不厭其煩地一再檢查，確定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然後他繼續往另一個方向走，走過裝滿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深藍色法術書的書架、雷斯林的黑色封面法術書的書架，來到研究室的大門。達拉馬打開門，對著門外的黑暗說了幾個字。

一瞬間，一雙眼睛出現在他面前，靈體在他眼前忽隱忽現，彷彿被熱風所吹動一般。

「我想要在大法師之塔的頂端安置一些守衛。」達拉馬指示道。

「在哪里？學徒。」

達拉馬想了想。「那扇門，就是死亡之路的盡頭。把它們安排在那里。」

那雙眼明了地閉了起來，迅即消失了。達拉馬轉身回到研究室，將門關了起來。然後他遲疑片刻，停了下來。他可以在大門上佈下強力的魔法，禁止任何人進入。當雷斯林在這里研究魔法時，這也是他常常施展的魔法之一。因為，在需要極度集中精神的施法過程中，任何一個最輕微的打擾都會造成致命的影響，任何一次錯誤的呼吸都足以釋放摧毀整座高塔的魔力。達拉馬停了下來，纖細的手指平貼在門上，咒語到了嘴邊。

然後──不，他心想，我可能會需要幫助，守衛必須要能進來，免得我無法從里面解除魔法。他走回房間里，坐在他最喜歡的椅子上──這張椅子是從他自己的房間搬過來的，以消除他因為長期等待而產生的疲倦。

『預防萬一我無法解除這個法術』──達拉馬在天鵝絨製的柔軟椅子上坐了下來，腦中想著死亡，想著等一下的危機。他的目光投向時空大門，它看起來和以往一模一樣，五顆不同顏色的龍頭轉向門內，血盆大口張開，對著黑暗之後做出無聲的禮讚。時空大門內部依舊是一片虛無，毫無改變；或者已經有了改變？達拉馬眨眨眼，也許這是他的幻想，但是他感覺剛才似乎看到了五顆龍頭發出淡淡光芒。

闇精靈感到喉嚨一緊，他的手掌開始流汗，讓他忍不住在黑袍上擦著手。死亡、危機──這會是最後的結局嗎？他的手指下意識地撫摸著繡在黑袍上的銀色符咒，那是可以阻擋或抵銷魔法攻擊的防護網。他看著自己的手，一隻發出翠綠光芒的綠石戒指戴在手指上；它是個強力的寶物，但是它的醫療力量只能夠使用一次。

達拉馬急忙在腦中開始復習雷斯林的教導──到底什麼樣的傷口足以致命，必須馬上使用這個戒指；什麼樣的傷口又不需要這麼強力的魔法，應該把法力給省下來。

達拉馬打了個寒顫。他幾乎可以聽見夏拉非的聲音冷冷地討論著痛苦的程度。他可以感覺到他散發出高熱的手指，毫無感情地沿著他的四肢移動，指出致命的部位。達拉馬的手反射性地移到胸口，雷斯林的手在那里留下了五個永遠血流不止、無法癒合的傷口。在那一瞬間，雷斯林的眼神烙印進他的腦海，那雙平板、致命，如同金色鏡子般的雙眼。

達拉馬感到退縮。他立即告訴自己，強力的魔法環繞在我身邊，保護著我。我擅使各種魔法，雖然比不上他；但在夏拉非離開時空大門時將會全身是傷，虛弱得瀕臨死亡！要擊敗他再簡單不過了！達拉馬握緊雙手。到底為什麼我還害怕得不得了？他質問自己。

銀鈴聲響起，只有一次。達拉馬驚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他想像中的恐懼被真實的恐懼給取代了。在面對一個實際、具體的恐懼時，達拉馬的肌肉緊繃起來，他變得十分冷靜，心頭上的陰影瞬間消失。他已經恢復了控制。

銀鈴代表著入侵者。有人已經通過了修肯樹林，來到大法師之塔門口。在正常的狀況下，達拉馬會立刻將自己傳送到入口，親自面對入侵者。但是他現在不敢離開時空大門。闇精靈看著背後，緩緩地點頭。沒錯，那不是他的想像──龍頭上的眼睛開始發亮。他甚至覺得那黑暗的虛無已開始攪動、變幻，彷彿有一陣漣漪通過它的表面。

不，他不敢輕舉妄動，他必須相信高塔的守衛。達拉馬走到門口，側耳傾聽著。他似乎聽見底下傳來微弱的聲響、模糊的呼喊聲和鋼鐵撞擊的聲音。然後一切都陷入了寂靜中。他等著，屏住呼吸，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聲。

什麼都沒有。

達拉馬嘆口氣。守衛應該已經把威脅解決了。他離開門口，走到研究室的另外一端，朝窗外看去；但他什麼都看不見。濃煙徹底地遮蔽了他的視線。他聽見遠處傳來悶響的雷聲，或者是爆炸聲。誰會來了？他忍不住思索起來。也許是一些龍人？渴望著殺戮和財富的龍人，也許牠們其中有人通過了──

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冷冷地告訴自己。當這一切結束之時，他會走下去，檢查那些屍體──

「達拉馬！」

達拉馬的心跳快了一拍，那個聲音讓恐懼和希望同時湧進他的心中。

「小心、小心，我的朋友。」他低聲對自己說，「她出賣了自己的弟弟。她出賣了你。不要相信她。」

但是，在緩緩走向門口時，他發現自己的手在微微顫抖。

「達拉馬！」又是她的聲音，因為痛苦和恐懼而顫抖著。門上傳來一聲悶響，是身體不堪負荷倒了下來的聲音。「達拉馬！」同樣的聲音再度虛弱地喊道。

達拉馬的手已經放到了門把上。在他的身後，龍的眼睛開始激射出紅、白、藍、綠、黑五色的光芒。

「達拉馬，」奇蒂拉虛弱地說，「我──我來這里──幫你了。」

達拉馬慢慢地打開門。

奇蒂拉倒在他跟前。達拉馬一看見她，不禁倒抽了一口氣。如果她原先有穿盔甲，現在也都已經被妖物的手給扯掉了。他可以清楚看見她肌膚上留下的抓痕，她穿在盔甲底下的黑色緊身衣幾乎被撕成碎片，露出她小麥色的肌膚和白皙的胸部。她的一條腿上有著十分恐怖的傷口，連皮靴都被扯爛，鮮血不停地從傷口冒出。但是，她抬頭凝視著他的眼神依舊清澈，沒有被任何恐懼所矇蔽。她的手中握著闇夜寶石，雷斯林交給她通過修肯樹林的寶物。

「我差點就沒辦法走過來。」她低語著，促狹的笑容再度讓達拉馬全身的血液沸騰。她舉起手，「我來找你了，扶我一把。」

達拉馬彎下腰，扶著奇蒂拉站起來。她較靠在他身上，他可以感覺到她身體微微地顫抖。但是，在知道她中了什麼毒之後，達拉馬只能搖搖頭。他環抱著她，將她抱進研究室里，關上門。

她倚靠在他身上的重量突然增加了，她的雙眼往後一翻。「喔，達拉馬──」她呢喃著，達拉馬明白她即將要昏倒了。他緊抱著她，她的頭靠著他的胸口，感激地呼出一口氣。

他可以聞到她的髮香，一種奇異、混合了鋼鐵和香水的味道。感覺她的身體在他懷中顫抖著，他的手抱得更緊了。她張開眼，和他四目相交。「我感覺好多了。」她耳語道。她的手往下滑──

太遲了，達拉馬注意到她眼中兇光一閃──太遲了，他發現她的笑容扭曲了。當他感覺到她的手猛力一送，疼痛伴隨著鋒利的刀子進入他的體內時，一切都太遲了。

「好啊！我們終於到了。」卡拉蒙從飛行要塞崩壞的廣場往下看，目睹著要塞從黑暗的樹林上空飛過的奇景。

「沒錯，至少我們已經走了這麼長的距離──」坦尼斯嘟噥著。即使從這麼高的高空飛過，他還是可以感覺到底下湧來一波波的寒氣和嗜血的仇恨，彷彿那些守衛從這個高度依舊可以將他們拖到地底。坦尼斯渾身打顫地強迫自己把視線移到大法師之塔頂上。「如果我們可以靠得夠近，」他在強風中對著卡拉蒙大喊，「我們可以跳到環繞塔頂的那圈走道上！」

「死亡之路。」卡拉蒙神色凝重地回答。

「什麼？」

「死亡之路！」卡拉蒙又走近了些，小心地看著自己腳底下的地板，遠處地面的修肯樹林如同黑色海洋般隨風晃動著。「那是當那名邪惡法師對高塔下詛咒時所站的地方，雷斯林是這樣告訴我的。所以，這里也是他跳下去的地方。」

「真好，真是個讓人心情振奮的地方──」坦尼斯隔著鬍子喃喃道。黑色的煙霧飄了過來，將底下的樹海遮蔽住。半精靈試著不去想帕蘭薩斯城中如同煉獄般的情景；他已經瞥見了帕拉丁神殿陷入大火中的慘狀。

「你知道，」當兩人站在要塞廣場的邊緣時，他雙手抓住卡拉蒙的肩膀，大聲說，「泰索何夫非常有可能會讓我們直接一頭撞上去！」

「我們都已經度過了這麼多難關，」卡拉蒙柔聲說，「諸神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坦尼斯眨眨眼，懷疑自己有沒有聽錯。「這聽起來實在不像過去那個樂天的卡拉蒙。」他面露微笑著說。

「那個卡拉蒙已經死了，坦尼斯。」卡拉蒙不帶感情地說，眼睛緊盯著逼近的高塔。

坦尼斯的笑容變成嘆氣。「我很抱歉。」他只能想到這句話，一邊笨拙地拍拍卡拉蒙的肩膀。

卡拉蒙看著他，雙眼明亮而清澈。「不，坦尼斯，」他說，「當我們被送回過去時，帕薩理安告訴過我，我回去的目的是要『拯救一個靈魂，不多也不少』。」卡拉蒙露出傷感的笑容。「我以為他說的是雷斯林的靈魂。我現在明白他不是這個意思。他指的是我的靈魂。」大漢的身體緊繃起來。「來吧！」他突然改變了話題。「我們已經靠近到可以跳下去了。」

環繞著高塔頂端的陽臺出現在他們腳下，在濃密的黑煙中隱約可見。坦尼斯往下一看，覺得自己的內臟想要往外衝。雖然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他還是覺得高塔正在他的腳底下不停地晃動。在這種距離下，它看起來相當巨大。對他來說，感覺起來好像從白楊樹上跳到小孩的玩具城堡上。

更糟糕的是，要塞繼續靠近高塔。黑色子塔鮮紅的塔尖隨著要塞前後晃動，也開始在坦尼斯的眼前跳起舞來。

「跳！」卡拉蒙猛然一躍。

一陣黑煙捲過坦尼斯面前，讓他什麼也看不見。要塞依舊在移動。突然間，一根巨大的黑色石柱出現在他面前──如果不跳，就會被撞成肉醬！在忙亂中，坦尼斯跳了出去，聽見身後隨即傳來讓人牙齦發酸的摩擦和撞擊聲。他掉入了一片虛無之中，濃煙在他的四周飄動；突然間，死亡之路出現在他面前，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他必須做出正確的反應──

他轟然一聲落地，全身的骨頭幾乎都給震散了，一時間讓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只來得及反射性地一個滾翻，雙手抱住頭，躲過如雨般落下的碎石。

卡拉蒙已經站了起來，大吼著，「往北！往北！」

坦尼斯依稀可以聽見一個非常微弱的尖銳聲音大喊道，「北！北！北！我們一定要往正北走！」

那摩擦、撞擊的聲音停止了。坦尼斯小心地抬起頭，看見飛行要塞在濃煙中轉了個方向，搖搖晃晃地朝著阿摩薩斯城主的宮殿飛去。

「你還好吧？」卡拉蒙扶著坦尼斯站了起來。

「還好──」半精靈口齒不清地說。他擦去嘴角滲出的鮮血。「咬到自己的舌頭了。媽的，好痛！」

「唯一下去的路就是那邊。」卡拉蒙領著坦尼斯在死亡之路上走著。兩人來到陷進大法師之塔黑牆中的一扇拱門外。小小的木門擋住了兩人的去路。

「門後很可能有守衛。」當卡拉蒙往後退了幾步，準備用全身的力量撞上去時，坦尼斯急忙指出。

「是啊！」大漢哼了哼。他在短暫的衝刺之後，猛然撞上那扇門。它搖晃了幾下，木屑四散飛濺，卻奇蹟似地沒有倒下。卡拉蒙揉揉肩膀，再度往後退。他瞪著門，把全身的精力和重量都瞄準在門上，再度飛身撞了上去。這次，木門轟然一聲，倒了下來。

坦尼斯急忙跟著衝進去，在煙塵瀰漫的黑暗中發現卡拉蒙倒在一堆木屑上。半精靈正準備彎下身將朋友扶起來，卻彷彿被凍結一般，呆呆地瞪視著前方。

「神哪！」他咒罵著，一口氣卡在喉中。

卡拉蒙趕緊抓住坦尼斯的腳。「小心！」他警告道，「我以前來過這里。」

一雙充滿怨恨的眼睛飄浮在空中，四周有著一圈詭異、冰冷的光芒。

「不要讓它們碰到你，」卡拉蒙壓低聲音說，「它們會從你的身體吸取生命力。」

那雙眼睛愈飄愈近。

卡拉蒙急忙擋在坦尼斯前面，直接面對那雙眼。「我是卡拉蒙．馬哲理，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哥哥。」他輕聲說，「你見過我，你在很久很久以前見過我。」

那雙眼停了下來，坦尼斯可以清楚感覺到極寒的輕蔑之氣從那雙眼中射出。他慢慢地舉起手，守衛冰冷的目光反射在那銀色的手鐲上。

「我是你主人達拉馬的朋友，」他試著讓聲音不要發抖。「是他給了我這個手鐲。」坦尼斯突然覺得一圈寒冰包住了他的手。他痛苦地猛吸一口氣，劇烈的疼痛似乎直刺他的心臟。他腳步一個踉蹌差點跌倒，卡拉蒙及時扶住了他。

「手鐲不見了！」坦尼斯咬緊牙關說道。

「達拉馬！」卡拉蒙的聲音在房里不停地迴蕩。「達拉馬！我是卡拉蒙！雷斯林的哥哥！我一定要跨入時空大門！我可以阻止他！下令守衛離開，達拉馬！」

「也許已經太遲了。」坦尼斯瞪著那雙蒼白的眼睛。「也許奇蒂拉已經先來了，也許他已經死了──」

「那麼我們也死定了。」卡拉蒙柔聲說。

## ３─６

「妳這個該死的渾帳，奇蒂拉！」達拉馬痛苦地勉強擠出幾個字。他腳步不穩地往後退，手壓著腰部，手掌可以感覺到溫暖的鮮血流出。

奇蒂拉的臉上既沒有笑容，也沒有得意的表情。相對地，卻浮現了恐懼的神情──本來應該讓對方斃命的一擊竟然失手了！為什麼？她憤怒地自問。她用同樣的方法已經殺過數百名大意的男人！為什麼這次她會失手？她丟下小刀，掏出劍，同樣流暢地一劍刺向前。

利劍帶著呼嘯風聲以雷霆萬鈞之勢刺向前，卻被無形的力量給擋住了。從劍刃和達拉馬製造出來的魔法護盾（註１）接觸之處，刺眼的火花噴濺而出，讓人麻痺的電流沿著劍身、穿過劍柄、直射進她的手臂。利劍從她僵直的手中落了下來。奇蒂拉抓著手臂，喫驚得跪倒在地上。

達拉馬現在纔有時間從方纔重創的震撼中恢復過來。他所施展的防禦性魔法是反射性的動作，是經年累月嚴格訓練的結果。他甚至連動念都不需要，咒語就自然而然地從他口中吟唱而出。現在，他神情凝重地注視著眼前的女人；後者正用左手拾起劍，右手不斷甩動著，試圖恢復血液的流通。

戰鬥才剛開始。

奇蒂拉像隻貓般彈了起來，她的眼中燃燒著在戰鬥時會將她吞噬的慾望之火。達拉馬以前在其他人的眼中看過同樣的火光，那是雷斯林沉浸在魔法的狂喜中的雙眼。闇精靈硬將喉嚨中腫脹的感覺吞下去，試著將恐懼和痛苦從腦海中驅逐出去，完全專注在魔法上。

「不要逼我殺了妳，奇蒂拉！」他努力爭取時間，感覺自己的力量正逐漸地恢復。他必須保留實力！如果為了阻止奇蒂拉，最後卻死在她弟弟手中，這樣一點意義也沒有。

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召喚那些守衛來。但是他很快就推翻了這個想法，因為她已經成功地用闇夜寶石通過了它們的阻攔。達拉馬在龍騎將面前緩緩後退，慢慢移近他置放魔法裝置的石桌。他從眼角看見了一道金光──一柄魔杖！他的時間必須抓得很準，因為他必須撤除魔法護盾才能使用魔杖對抗奇蒂拉。他從奇蒂拉的眼神中看出她也明白這件事；她好整以暇地等待著他，等待關鍵的一刻。

「妳被騙了，奇蒂拉。」達拉馬柔聲說，試著轉移她的注意力。

「是被你騙了！」她不屑地說。她舉起一座銀製的燭臺，丟向達拉馬，它被達拉馬的魔法護盾無害地彈開，落在達拉馬的腳邊。一抹輕煙從地毯上飄起，很快就被融化的蠟燭給淹沒了。

「妳是被索思爵士給騙了。」達拉馬說。

「哈！」奇蒂拉笑著又對魔盾丟出一個燒杯。它破成了幾千塊閃耀的碎片，另一座燭臺跟著丟了過去。奇蒂拉以前對付過法師。她十分清楚如何擊敗這些傢伙。她丟出來的東西並不是為了要傷人，只是要耗費他的力氣，強迫他耗費法力在維持魔盾上，讓他不敢輕易地解除魔盾。

「妳想想，為什麼帕蘭薩斯會進入全面的警戒狀態？」達拉馬繼續往後退，愈來愈靠近石桌。「難道妳還沒猜到嗎？索思早就告訴了我妳的計劃！它告訴我妳準備要攻擊帕蘭薩斯、幫助妳的弟弟！『當雷斯林踏出時空大門、黑暗之後緊跟在後時，奇蒂拉將會像是個疼愛他的姊姊，靜候他的到來！』」

奇蒂拉停了下來，手中的劍低了半吋。「索思這樣跟你說？」

「是的。」達拉馬感覺到她的鬆懈和遲疑，鬆了口氣。他傷口的疼痛已經沒那麼劇烈了。他冒險看了傷口一眼，袍子黏在傷口上，變成了簡陋的繃帶。血幾乎已經止住了。

「為什麼？」奇蒂拉嘲諷地揚起一邊的眉毛。「為什麼索思要出賣我，闇精靈？」

「因為它想要妳，奇蒂拉。」達拉馬柔聲說，「只有一個方法才能讓它擁有妳──」

一陣劇烈的恐懼穿透了奇蒂拉堅強的靈魂。她記得索思聲音中的奇異感情，她也想起是它建議自己攻擊帕蘭薩斯。她的怒氣讓她全身發熱，但隨即又覺得渾身發冷。她這才意識到傷口都中毒了，她看著全身的抓傷，依稀可以記起那些冰冷的爪子撕裂著她肌膚的感覺。寒毒、索思爵士，她根本無法思考──她暈眩地抬起頭，看見了達拉馬的笑容。

她憤怒地轉過身，不讓對方看見自己的情緒，試圖恢復鎮靜。

達拉馬用眼角注意著對方，小心地靠近石桌，眼光瞥向他所需要的魔杖。

奇蒂拉的肩膀垂了下來，頭也跟著低下來。她讓劍無力地垂在右手上，用左手扶著劍身，假裝已經受了重傷。同時，她感覺到原先麻木的右手已經又開始有了知覺。讓他以為自己贏了，她想著，當他攻擊時，我一定會聽見。只要他一念出咒語，我就把他砍成兩半！她的手握緊劍柄。

她仔細地聽著，卻什麼也聽不見。只有黑袍摩擦的聲音，和闇精靈痛苦的呼吸聲。有關索思爵士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她思索著，如果是，有差別嗎？奇蒂拉覺得這個念頭相當有趣。人們做過比那更可怕的事情，只為了得到她。她現在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束縛，稍後她可以再來對付索思。而達拉馬說的有關雷斯林的事情更有意思。他真的會贏嗎？

他會把黑暗之後帶進凡間嗎？這個想法既吸引了奇蒂拉，又讓她覺得害怕。「我曾經對禰有利用價值，對吧，黑暗陛下？」她耳語道，「曾有一次，當禰還很虛弱，在這個世界上只是道陰影的時候，我可以幫得上禰。但是，當禰擁有無比力量時，這個世界上哪里還有我容身之處？沒有了！因為我恐懼禰、痛恨禰，但禰的痛恨和畏懼卻比我還要深、還要重。」

「至於我那個可憐的弟弟，只會有一個人在等待他，那就是達拉馬！你的身體和靈魂都屬於你的夏拉非！當他踏出時空大門時，你會幫忙他，而不是阻止他！不，親愛的。我不相信你！我不敢相信你！」

達拉馬看見奇蒂拉在顫抖，他注意到對方身體上的傷口開始變成藍紫色。她的確變虛弱了。當他提到索思時，他注意到她的臉色死白，雙眼有一瞬間失去了神采。她一定已經意識到自己被出賣了。她現在一定已經明白了自己的愚行。不過，全都不重要了。他不相信她，不敢相信她──

達拉馬的手往後移。他抓住魔杖，將它揮舞起來，念出降下魔盾的咒語。就在那一瞬間，奇蒂拉猛然轉過身。她雙手握住劍，用全身的力量揮出一劍。如果達拉馬沒有轉身去使用魔杖，這一擊可能已經將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不過，這一刀仍然砍中他右肩，深深地劈進血肉之中，打斷他的肩胛骨，差點就將整隻手臂砍了下來。他慘叫著丟下魔杖，但是在那之前，致命的魔力已經釋放出去。閃電激射向前，正中奇蒂拉的胸口，強大的電流讓她冒煙的身體往後直飛，重重地撞上石牆，慢慢地滑到地面。

達拉馬靠上石桌，劇烈的疼痛讓他無法思考。血液汩汩地從手臂湧出。他呆呆地看著泉湧的鮮血，一時間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雷斯林的教導隨即回到他腦中──噴出的是直接連結心臟的血液。他在幾分鐘之內就會死去。醫療的戒指戴在他的右手，受傷的那隻手上。他用左手虛弱地抓住那寶石，念出啟動它魔力的咒語。然後，他就失去意識，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

「達拉馬！」一個聲音叫著他的名字。

闇精靈意識模糊地抽搐著。他全身彷彿被針刺一般的難過。他呻吟著，想要重回黑暗的懷抱。但是那聲音又再度響起。他恢復了意識，跟隨著意識甦醒而來的是恐懼。

恐懼讓他完全清醒過來。他試著坐直身子，但劇烈的疼痛差點讓他再度昏迷過去。他可以聽見破碎的骨骼在他體內嘎吱作響，他的右手無力地軟垂在身側。戒指止住了失血，他應該會活下去，但是不是馬上就要死在夏拉非的手中呢？

「達拉馬！」那聲音再度喊道，「我是卡拉蒙！」

達拉馬鬆了口氣。他費盡力氣抬起頭，看向時空大門。巨龍的眼睛變得更亮了，那光芒甚至看起來已經蔓延到他們的脖子上。那片虛無開始蠢動起來，他可以感覺到一陣熱風吹拂在臉頰上，不過，這或許也是他體內的高熱。

他聽見房間的角落傳來一陣窸窣聲，另一陣恐懼攫住了他。不！她不可能還活著！他咬牙忍著痛，轉過頭，他可以看見奇蒂拉穿著盔甲的身體反射著龍頭射出的光芒；她動也不動地躺在陰影中，他可以聞到燒焦血肉的味道。但是那聲音──

達拉馬疲倦地閉上眼。黑暗在他的腦中旋轉，威脅著要將他拉下去。但他還不能休息！他和痛苦搏鬥著，強逼自己保持清醒，不明白為什麼卡拉蒙沒有過來。他可以聽見他又在叫喚了。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達拉馬想起來了，那些守衛！當然，它們絕對不會讓他通過的！

「守衛們，服從我的話語。」達拉馬將思想和力量完全集中起來，呢喃著會協助卡拉蒙通過高塔的守衛，前來這個房間的咒語。

在達拉馬身後，龍頭的光芒逐漸增強，而在另外一個陰暗的角落，一隻手伸進沾滿鮮血的腰帶中，用盡最後一分力氣，握住了一柄匕首。

「卡拉蒙，」坦尼斯盯著那雙眼睛，輕聲說，「我們可以離開，再往樓梯上爬，也許有另外一條路──」

「沒有別的路，我不走。」卡拉蒙頑固地說。

「天哪！卡拉蒙！你根本無法對抗這些該死的怪物！」

「達拉馬！」卡拉蒙拚老命地大喊。「達拉馬，我──」

突然間，彷彿蠟燭被捏熄般，發亮的雙眼消失了。

「它們不見了！」卡拉蒙迫不及待地往前衝，但坦尼斯立即抓住了他。

「這是騙局──」

「不。」卡拉蒙拉著他往前衝。「即使當它們不是隱形的時候，你依舊可以感覺到它們。但是現在我什麼都感覺不到了。難道你有感覺到什麼嗎？」

「我可以感覺到某些東西！」坦尼斯嘀咕著。

「但這不是它們，而且跟我們也沒關係！」卡拉蒙說道，一邊朝高塔往下的樓梯衝去；樓梯底端的另一扇門是打開的。卡拉蒙在這里停了下來，小心地看著大法師之塔的內部。

里面十分黑暗，彷彿光明尚未被創造出來一般。沒有任何的窗戶，連外界那目前被煙霧遮蔽的灰濛光線也找不到縫隙滲透進來。坦尼斯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要踏進黑暗之中，永遠消失，不停地跌落在那滲透每一塊磚瓦的厚重、令人窒息的邪惡之中。他可以聽見身邊的卡拉蒙的呼吸變快了，感覺到大漢的身體緊繃。

「卡拉蒙，那邊到底有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有。只是一直通到地面。塔的中心是空的，有許多樓梯環繞著這個主樓梯，樓梯的旁邊也有很多房間。如果我沒記錯，我們現在就站在一個很窄的平臺上。研究室大概是往下走兩層的地方。」卡拉蒙的聲音斷斷續續。「我們一定要走下去！我們已經沒時間了！他已經愈來愈靠近了！」他緊抓著坦尼斯，聲音聽起來更冷靜。「來吧！靠著牆走就可以了。這道樓梯通往研究室──」

「在這該死的黑暗中只要踏錯一步，你老弟出現在什麼地方對我們來說就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坦尼斯說。但是他知道這幾句話一點用都沒有。他在這無盡的黑暗中雖然跟瞎子一樣，但他幾乎可以看見卡拉蒙臉上的決心。他聽見大漢往前移動了幾步，嘗試沿著牆壁摸索出道路來。坦尼斯嘆口氣，只得跟下去──

然後那雙眼又出現了，瞪著他們。

坦尼斯伸手拔劍──這是愚蠢、毫無意義的行為。但是那雙眼依舊定定地看著他們，一個聲音說，「往這邊走。」

一隻手在黑暗中揮動著。

「我們什麼都看不見，該死！」坦尼斯大吼道。

詭異的光芒出現在那枯瘦的手中。坦尼斯打了個冷顫──他覺得黑暗還是比較好。但是他並沒有開口，因為卡拉蒙已經快步往前沿著又長又陡的樓梯往下奔跑。在那樓梯的底端，鬼眼和燐火停了下來。在那之前是一扇打開的門，後面還有一個房間。耀眼的光芒從房間里流瀉到走廊上。卡拉蒙一個勁地往前衝，坦尼斯也跟在後面，還不忘順手將門給關上，免得那雙恐怖的眼睛跟了進來。

他轉過身，停了下來，這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在雷斯林的研究室中。他愣愣地站著，緊靠著門，看著卡拉蒙箭步向前，跪在一個倒臥在血泊中的身形前。坦尼斯看見那黑袍，認出他是達拉馬。但是他並沒有反應，似乎無法動彈。

在門外的黑暗讓人窒息，似乎塵封了數百年之久。但是這里的邪惡是活生生的，它脈動著、跳躍著、抽搐著。它的寒氣從架上深藍色的法術書中流瀉而出，高溫的氣息則從黑色封面、標示著沙漏符咒的法術書中緩緩溢出。他恐懼的目光轉向那些試管，看見其中有著受盡折磨的眼珠回瞪著他。香料、泥土、蕈類和玫瑰的香氣混和在一起，讓他不停地咳嗽；最要命的是，還有那人肉燒焦的甜味飄散在空氣中。

然後，他的目光被角落散發出來的光芒給吸引住。那光芒十分美麗，卻讓他心中充滿了恐懼和敬畏，讓他不禁想起和黑暗之後的短暫會晤。他僵硬地瞪著那光芒。它似乎是由所有的顏色混攪在一起的。但是，在他因為著迷和畏懼而無法動彈的眼光中，五彩斑斕的光芒分散開來，獨立成五種顏色的龍頭。

一個通道！坦尼斯突然意識到。五個龍頭直立在一個金色的臺座上，牠們的頸項拱衛成一個橢圓形。每一個龍頭都彎向前，被凍結在無聲的嘶吼中。坦尼斯看著橢圓形中的黑暗虛無；什麼都沒有，全都靜止不動。萬有皆空，卻又隱含著奇詭的生命力。他突然間明白這通道是和什麼地方連接在一起，這讓他全身彷彿泡進冰水中。

「時空大門。」卡拉蒙注意到坦尼斯無神的雙眼和蒼白的臉孔。「來吧，幫我個忙。」

「你要進去那里？」坦尼斯暴躁地說，對大漢的冷靜感到十分訝異。他走過房間，站到朋友身邊。「卡拉蒙，不要傻了！」

「我沒有選擇，坦尼斯。」卡拉蒙的臉上出現了冷靜、下定決心的表情。坦尼斯開口想要爭辯，但卡拉蒙已經背對著他，低頭察看著那受傷的闇精靈。

「我親眼目睹過這個世界的末日！」他提醒坦尼斯。

坦尼斯硬將各種理由吞了回去，在達拉馬的身邊跪了下來。闇精靈用最後的力氣倚著牆壁半坐著，以便能夠面對時空大門。他又再度陷入了昏迷狀態，但是，一聽到他們的聲音，他的眼睛立刻張開。

「卡拉蒙！」他吃了一驚，伸出一隻顫抖的手。「你一定要阻止──」

「我知道，達拉馬。」卡拉蒙溫柔地說。「我知道我該怎麼做。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助！告訴我──」

達拉馬的眼睛緩緩閉上，他的皮膚灰白。坦尼斯將手指放在達拉馬的頸部，想要摸摸他是否還有脈搏──他的手一碰到法師的頸子，突然傳來一陣鋼鐵撞擊的聲音，有什麼東西撞了他手臂一下，打中他的盔甲，彈了出去，匡噹一聲落在地上。坦尼斯低頭一看，看見一柄沾血的匕首。

他驚訝地猛轉過身，手中高舉著劍。

「奇蒂拉！」達拉馬虛弱地點點頭。

坦尼斯瞪著研究室中的陰影，看見躺在角落的軀體。

「當然了，」卡拉蒙喃喃自語，「她就是這樣殺了他的。」他將匕首舉起。「這次，坦尼斯，你擋住了她最後的一擊。」

但是坦尼斯根本沒聽見。他將劍收回鞘中，走到房間的另外一邊；他小心地踏著破碎的玻璃，將一個銀製燭臺踢開來。

奇蒂拉躺在地上，臉頰貼著沾血的地板，她黑色的捲髮蓋住曾經精光逼人的雙眼，似乎剛剛丟出來的最後一柄匕首，已經搾乾了她體內的最後一絲力氣。坦尼斯走近她，百感交集，認為自己已經看見她嚥下最後一口氣。

但那讓弟弟踏入黑暗，讓另一個弟弟跨進光明的驚人氣魄，依舊在奇蒂拉的體內燃燒著。

她聽見了腳步聲──她的敵人──

她的手虛弱地伸向配劍。她抬起頭，用迅速暗淡下來的雙眼搜尋著目標。

「坦尼斯？」她困惑地看著他。這里是哪里？福羅參嗎？我和他又在那邊相聚了嗎？當然！他回到她身邊了！她微笑著對他伸出手。

坦尼斯深深吸了口氣，感覺到一陣反胃。當她移動的時候，胸口露出了一個焦黑的孔洞，傷口的血肉都被燒乾，直接暴露出底下白森森的肋骨。這讓人作噁的景象和胸中激盪的回憶，讓坦尼斯忍不住別過頭。

「坦尼斯！」她用沙啞的聲音說，「到我身邊來。」

坦尼斯的心中充滿了同情，他跪在她身邊，將她抱起。她凝望著他的臉──在他的雙眸中看見了自己的死狀。恐懼讓她窒息，她掙扎地想要站起身。

即使是這樣簡單的動作也太費力了。她倒了下來。

「我──我受傷了，」她憤怒地低語，「有──有多嚴重？」她舉起手，想要摸摸自己的傷口。

坦尼斯迅速脫下斗篷，包住奇蒂拉殘破的身軀。「好好休息，奇蒂拉。」他溫柔地說，「妳會沒事的。」

「你騙我！」她雙手握拳，說出和瀕死的伊力斯坦幾乎一樣的話，只是她並不知道。「他殺了我！那個該死的精靈！」她露出扭曲的微笑，讓坦尼斯渾身打顫。「但是我好好地修理了他！他現在不能夠幫助雷斯林了。黑暗之後會殺了他，會殺了他和雷斯林！」

她哀嚎著，身體因為痛苦而不由自主地抽搐，手緊抓著坦尼斯。他緊握著她的手。當那陣痛苦過去之後，她抬頭看著坦尼斯。「你這個軟腳蝦。」她的聲音中半是嘲諷半是悔恨。「我們可以一起征服世界，你和我。」

「我已經有了全世界，奇蒂拉。」坦尼斯柔聲說，他的心中充滿了同情和哀傷。

她憤怒地搖搖頭，似乎準備要再說些什麼。但是，她的眼睛突然睜大，瞪著房間的另一個角落。

「不！」她恐懼的慘叫聲不是任何凡間的折磨和拷打可以逼得出來的。「不要！」她躲在坦尼斯身後狂亂地說，「不要讓它帶走我！坦尼斯，不要！擋住它！我一直都愛著你，半精靈！一直──都──愛著──你──」

她的聲音變成急促的喘息聲。

坦尼斯警覺地抬起頭。但那道門仍是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她指的是達拉馬嗎？「誰？奇蒂拉！我不明白──」

但是她沒有聽見他，她的耳朵已經永遠聽不見人間的聲音了。她現在唯一可以聽見的，就是她在永劫的未來所能聽見的唯一聲響。

坦尼斯覺得他懷抱中的身體變得僵直。他撫平她黑色的捲髮，希望能在她臉上找到安息的徵兆。但是她臉上的表情只有無盡的恐懼，褐色的雙眼死不瞑目地瞪著前方，誘人的笑容變成齜牙咧嘴的怒吼。

坦尼斯抬頭看著卡拉蒙。大漢的神情凝重、蒼白，緩緩地搖搖頭。坦尼斯慢慢地將奇蒂拉的屍體放回地面。他彎下腰準備要親吻對方冰冷的前額時，卻發現自己做不到。屍體的表情太猙獰、太陰森了。

坦尼斯用斗篷蓋住奇蒂拉的頭，跪在她被黑暗所包圍的屍體旁沉思了片刻。然後他聽見卡拉蒙的腳步聲！感覺到一隻手抓住了他。「坦尼斯──」

「我沒事。」半精靈生硬地說，站了起來。但在他的耳中，他依舊可以聽見她臨死的哀告──

『不要讓它帶我走！』

【註】

１　護盾術。當施展這個法術時，法師面前將會出現一個隱形的護盾。

## ３─７

「我很高興你和我在一起，坦尼斯。」卡拉蒙說道。

他站在時空大門前，專注地瞪視著，看著其中虛無的每一個波瀾和擾動。他的身邊坐著達拉馬，椅子上堆著許多枕頭，將他撐了起來。達拉馬的臉色蒼白，手臂被簡陋的支架支撐著。坦尼斯不安地來回踱步。龍頭散發出刺眼的光芒，讓人無法直視。

「卡拉蒙，」坦尼斯開口說，「拜託──」

卡拉蒙看著他，同樣冷靜、凝重的決心，沒有絲毫改變。

坦尼斯放棄了。他怎麼能夠和大理石爭辯？他嘆了口氣。「好吧！但你要怎麼進去？」他突然問。

卡拉蒙笑了。他知道坦尼斯準備要說什麼，他很感謝對方沒說出口。

坦尼斯凝重地看了時空大門一眼，指著那開口。「從你早先所告訴我的，雷斯林必須要鑽研許多年纔能夠變成這個費斯坦但提勒斯，並且誘騙克麗珊娜和他一起進入時空大門，即使如今，他也才勉強成功！」坦尼斯的目光轉向達拉馬。「你可以踏進時空大門嗎？闇精靈。」

達拉馬搖搖頭。「不行。正如同你所說的，要跨過這人神間的疆界，必須要有極大的力量。我沒有這種力量，也許永遠不會有。但是，不要皺眉，半精靈。我們不是浪費時間。我很確定如果卡拉蒙無法走進這扇門，他絕對不會冒這麼大的危險。」達拉馬看著高大的戰士。「因為他一定得進去，否則我們就全都完了。」

「當雷斯林和黑暗之後以及祂手下的爪牙，在無底深淵里搏鬥時，」卡拉蒙的聲音平靜，沒有任何波動。「他必須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們身上，完全摒除其他一切。這沒錯吧，達拉馬？」

「完全正確。」闇精靈渾身一顫，用他還可以移動的那隻手將黑袍又拉近了些。「只要多吸一口氣，多眨一下眼，抽搐一下，它們就會將他五馬分屍，慢慢地喫掉他。」

卡拉蒙點點頭。

他怎麼能這麼冷靜？坦尼斯思索著，他心里有個聲音回答──那是已經明白，而且接受自己命運的冷靜。

「在阿斯特紐斯的書中記載，」卡拉蒙繼續道，「他寫到雷斯林──在他知道他必須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對抗黑暗之後時，在加入戰局之前，他就先打開了時空大門，以免之後無路可退。因此，當他抵達時，他將會發現那扇通往凡間的門已經打開，等待他跨過去。」

「他也毫無疑問地知道，那時他將沒有任何力量開啟這扇門，」達拉馬喃喃自語，「他必須要保持在力量的巔峯。是的，你說的對。他將會打開這扇門，而且就快了。當他打開這扇門時，任何擁有通過那疆界的力量和勇氣的人，都可以跨進神的領域。」

闇精靈閉上眼，咬住下脣，硬將痛苦的呼喊壓抑住。他剛才已經婉拒了可以減輕疼痛的藥劑。「如果你失敗了，」他對卡拉蒙說，「我將是這世界最後的希望。」

這世界最後的希望──坦尼斯心想，竟然是個闇精靈。這太瘋狂了！不可能會是這樣的。他靠著石桌，頭枕在手上。天哪，他好累！他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痠痛，每一道傷口都又熱又辣。他已經脫下了之前掛在他脖子上重得跟墓碑一樣的胸甲。他的身體如此地痛苦，但是他的靈魂更痛苦。

記憶繼續像高塔守衛般蜂擁而來，伸出冰冷的手想要碰觸他──在矮人佛林特轉過身時，卡拉蒙悄悄地從他盤子里偷走食物；雷斯林在福羅參的孩童面前，變出各式各樣驚人的奇觀和幻術；奇蒂拉開懷大笑地抱著他，在他耳邊呢喃低語──坦尼斯的心開始不斷地往下沉，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這一切都不對！結局不該是這樣！

一本書出現在他搖晃的視線中，卡拉蒙的那本書，放置在石桌上，是阿斯特紐斯最後的一本書。還是這就是最後的結局？他發現卡拉蒙正用關心的眼光看著他。他惱怒地擦著眼睛和臉頰，嘆著氣站起身來。

但那幽靈還是在他的體內，同時也靠近他的身邊。靠近他──以及那具躺在他斗篷下、焦黑破碎的屍體。

人類、半精靈和闇精靈沉默地注視著時空大門。研究室中的水鐘規律地照著心臟跳動的頻率一滴一滴地流逝。房里的氣氛愈來愈緊繃，彷彿快要斷裂開來。達拉馬開始用精靈語自言自語。坦尼斯警覺地瞪了闇精靈一眼，擔心他也許開始胡言亂語了。法師的面孔蒼白，表情空洞，他的雙眼被深紫色的眼袋包圍，深陷眼窩之中。他的目光動也不動地瞪著那黑暗、捲動的虛無。

即使是卡拉蒙，他的冷靜也開始慢慢地消退。他的大手緊張地抽動，全身上下都浸在冷汗之中，汗珠在那五顆妖異的龍頭光芒下閃閃發光。他開始不由自主地顫抖，手臂的肌肉彈跳著。

同時間，坦尼斯感受到一陣奇怪的感覺。空氣靜止不動，太凝重了。塔外的戰鬥聲響，所有他之前完全沒意識到的聲音，突然間都停了下來。塔內的聲音也突然完全消失了。達拉馬喃喃自語的聲音也跟著停了下來。

靜默如同走廊上的黑暗、房間里的邪惡氣息般蓋過他們全身。水鐘的滴答聲愈來愈大聲，每一滴水聲似乎都撼動了坦尼斯全身的骨骼。達拉馬的眼睛猛然睜開，他的手指抽動著，指節泛白地抓住黑袍。

坦尼斯走到卡拉蒙身邊，卻發現大漢同時伸出手。

兩個人一起開口。

「卡拉蒙──」

「坦尼斯──」

卡拉蒙不知所措地抓住坦尼斯的手。「你會替我照顧提卡的，對吧？」

「卡拉蒙，我不能讓你獨自一人進去！」坦尼斯抓住他。「我會和你──」

「不行，坦尼斯。」卡拉蒙的聲音非常堅定。「如果我失敗了，達拉馬會需要你的幫助。替我和提卡道別，試著對她解釋一切，坦尼斯。告訴她，我非常非常愛她，愛到我──」他的聲音沙啞了，再也無法繼續說下去。坦尼斯緊握住他的手。

「我知道要告訴她什麼，卡拉蒙。」他想起自己的訣別信。

卡拉蒙點點頭，擦乾淚水，深吸一口氣。「也替我向泰斯道別，我──我想他從來都不明白。不是真的懂。」他擠出微笑。「當然，你還得先把他給救出飛行要塞纔行。」

「我想他知道的，卡拉蒙。」坦尼斯柔聲說。

龍頭開始發出淒厲的叫喊聲，彷彿是從遙遠的彼方傳來的微弱叫聲。

卡拉蒙渾身一緊。

那尖叫聲愈來愈大，愈來愈近，也愈來愈尖銳。時空大門噴射出七彩光芒，每顆龍頭都散發出刺眼的彩光。

「準備好。」達拉馬沙啞的聲音警告道。

「再會了，坦尼斯。」卡拉蒙用力握了握對方的手。

「再見，卡拉蒙。」坦尼斯鬆開朋友的手，往後退了幾步。

虛無消散了。時空大門打開了。

坦尼斯看著那通道，他知道他正直視著這詭異的地方，因為他根本無法別開自己的目光。但是他無法清楚地想起自己到底看見了些什麼，甚至在許多年之後，他還是會常常夢到這幅景象。他會在半夜驚醒，全身汗溼，只知道自己作了一個怪異的夢。但是那景象從他的意識邊緣悄悄溜走，永遠不夠清晰；在那之後的幾個小時，他會無言地瞪視著黑暗，不住地發抖。

但那是以後的事情了。他現在只知道他一定要阻止卡拉蒙！可是他無法動彈。他喊不出聲音。他只能呆愣地、恐懼地看著卡拉蒙轉過身，靜靜地踏上金色的平臺。

龍頭喊出了警告、勝利、痛恨的吼聲──坦尼斯根本搞不清楚；他自己從體內擠出的叫喊聲，被那淒厲、震耳的聲音給掩蓋了。

一陣眩目、刺眼的七彩光波往外激射。

一切都恢復了黑暗。

卡拉蒙消失了。

「願帕拉丁與你同在。」坦尼斯低語道，同時，聽見達拉馬讓人不安的聲音迴響著，「願吾後塔克西絲與你同在。」

「我看見他了。」達拉馬在片刻之後說。他專注地瞪著時空大門，半站起身，想要看得更清楚。在興奮中他忘了自己身上的傷，隨之而來的劇痛讓他忍不住低呼一聲。他咒罵著躺回椅子上，蒼白的面孔上滿是汗水。

坦尼斯停下不安的踱步，站到達拉馬身邊。「那里！」闇精靈咬緊牙關說。

方纔時空大門的震撼現在依舊在他的腦海里盤旋，坦尼斯不情願地再度抬頭看去。一開始他只能看見一塊荒涼貧瘠的大地，在燃燒的天空下無盡地延伸著，接著他可以看見盔甲所反射出來的紅光。他看見一個小人站在時空大門前，手中拿著劍，等待著──

「他要怎麼關上門？」絕望滲入坦尼斯的心中，但他依舊試著保持冷靜。

「他沒辦法。」達拉馬回答。

坦尼斯警覺地瞪向他。「那麼誰會阻止黑暗之後再度進入這個世界？」

「除非有人先祂一步踏入凡間，否則祂進不來。」達拉馬有些惱怒地回答。「不然，祂在此之前早就進入凡間了。是雷斯林讓這扇門繼續開著。如果他跨過這扇門，祂就會緊跟在後。只要他一死，這扇門就會關起來。」

「所以卡拉蒙必須要殺死自己的弟弟？」

「是的。」

「而且他自己也必須犧牲。」坦尼斯低聲說。

「你最好祈禱他能夠死！」達拉馬舔著嘴脣。劇烈的痛苦讓他頭暈，感覺到反胃。「因為他也不能夠踏出時空大門。雖然在黑暗之後的手中，死亡是段非常緩慢且痛苦的過程，但是，相信我，半精靈，這比活下來要好太多了！」

「他知道這──」

「是的，他知道。但是整個世界將因此得救，半精靈。」達拉馬嘲諷地說。他躺回椅子上，繼續瞪著時空大門，雙手不由自主地將繡滿符咒的黑袍捏皺又弄平。

「不，得救的不是整個世界，只是一個靈魂──」坦尼斯正要再開口，此時卻聽見研究室的門嘎吱作響。

達拉馬的目光立刻飄移過去。他雙眼精光暴射，手立刻移到放在腰帶里的法術卷軸上。

「沒有人進得來。」他柔聲對坦尼斯說，後者也因為這聲響而轉過頭來。「守衛們──」

「沒辦法阻止它。」坦尼斯瞪著門，有短暫的片刻，臉上露出和奇蒂拉臨終前一樣恐懼的表情。

達拉馬沉重地笑了，重新躺回椅子中。他根本不需要看。冰寒的死氣像是霧氣般飄進房里。

「請進，索思爵士。」達拉馬說。「我在等你呢。」

## ３─８

即使卡拉蒙已經閉上雙眼，直射進他眼皮的強烈光芒還是讓他目盲。接著，黑暗將他包圍，當他張開眼時，有一瞬間，他什麼都看不見。他感覺到恐慌，回憶起那次他在大法師之塔中目瞎眼盲的經驗。

但是，慢慢地，那黑暗也離開了，他的眼睛開始適應周遭詭異的光線。它帶著一種奇特的粉紅色，『彷彿太陽剛落下一樣』──泰索何夫曾經這樣跟他形容過。大地正如同坎德人所描述的一樣，在空曠的天空下是一片廣大、荒涼的大地，他極目所及之處都是一樣的顏色。

除了一個方向之外。卡拉蒙轉過頭，看見時空大門的出口出現在他身後。它是在這空曠的大陸上唯一不同的顏色。在五顆龍頭所拱衛之下的大門，雖然其實非常靠近，但從此處看起來，依舊是又渺小、又遙遠。卡拉蒙覺得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幅掛在牆上的畫一樣；雖然他可以清楚看見坦尼斯和達拉馬，但他們卻沒有任何動作。他們看起來好像是被畫家所捕捉、繪製在畫布上，被強迫要永恆地瞪著眼前的一片虛無。

他堅定地轉過身，不知道朋友們到底能不能看見他。他拔劍出鞘，穩穩地站著，等待雙胞胎弟弟的來臨。

卡拉蒙毫不懷疑自己和雷斯林的一戰，結果必定是他將死亡。即使全身傷痕累累，雷斯林的魔法依舊可以輕易地擊殺他。卡拉蒙也十分了解雷斯林，只要可能，他絕對不會讓自己毫無還手的力量。他總會保留最後一個法術，至少，還有手腕上那柄銀色匕首。

不過，即使我死了，我的目標也會達成，卡拉蒙冷靜地心想。我強壯、健康，我只需要一劍刺進那削瘦、脆弱的身體。

他知道，在弟弟的魔法如同大法師之塔中的幻象將他擊倒之前，他可以做到這一點──

眼淚刺痛了他的雙眼，流下他的喉嚨，他吞下了淚珠，強迫自己將思緒轉移到別的地方，不用面對他的恐懼──他的憂傷──

克麗珊娜女士──

可憐的女人。卡拉蒙嘆著氣，他希望她能夠在不清楚一切的狀況下死去──

卡拉蒙眨眨眼，瞪著眼前。發生了什麼事情？原先只有一片粉紅色、發亮的地平線，現在出現了一個物體。它和四周的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彷彿是由紙所切割而成的』──泰斯的話語又出現在他腦海。但是他認出了這樣東西，一根木柱。那種──那種他們以前用來燒死女巫的火刑柱！

記憶湧上心頭。他可以看見雷斯林被綁在火刑柱上，腳下堆著大量的柴薪。雷斯林掙扎著，詛咒著那些只為了他揭穿一個冒充的牧師而報復的村民，但他們卻認為他是個法師。

「我們剛好及時趕到，史東和我。」卡拉蒙嘟噥著，記起騎士的長劍在太陽下反射出光芒，逼退那些無知的農民。

在仔細看了看那個火刑柱後──對卡拉蒙來說，彷彿這根柱子自己在往他的方向移動──他在柱子底下發現了一個人。那是雷斯林嗎？火刑柱愈來愈近──還是他自己正走過去？卡拉蒙轉回頭。時空大門變得更遠了，但是他依舊看得見那出口。他警覺起來，害怕自己會被某種力量沖走，一切卻突然間停了下來──『你想要去任何地方都只需要動念就好了。你只需要一想，想要的東西就會出現。只不過，要小心，無底深淵會扭曲你的願望和想法。』

卡拉蒙看著火刑柱，一個念頭閃過，就出現在木柱旁邊。他再度轉過身，看往時空大門的方向，發現它現在好像掛在天地之間的一幅圖畫一樣。對於自己可以隨時回去感到十分放心，於是卡拉蒙急忙走到躺在地上的那個人身邊。

一開始，他以為那人披著黑袍，這讓他的心中一動。但是，靠近之後他才發現這人只是在強光之下照射的剪影，而原先穿著的袍子是白色的。接著他明白了。

當然，他剛剛想的就是她──

「克麗珊娜。」他開口。

她張開眼，把頭轉向聲音的來源，但是她的雙眼並不是看著他，而是無神地定在那邊。他這才發現她已經瞎了。

「雷斯林？」她的聲音中充滿了渴求和希望，強烈到讓卡拉蒙願意付出一切來滿足那希望。

但是，他搖搖頭，跪在她身邊，握住她的手。「我是卡拉蒙，克麗珊娜女士。」

她無神的雙眼轉向他的聲音，虛弱地合攏她的雙手。她迷惑地瞪著。「卡拉蒙？我們在哪里？」

「我進入了時空大門，克麗珊娜。」他說。

她嘆口氣，合上眼。「那麼你在無底深淵中，和我們在一起──」

「是的。」

「我一直都是個笨蛋，卡拉蒙。」她喃喃道，「但是我已經付出了代價。我希望──我希望我知道──除了我之外──有其他的人──受到傷害嗎？他呢？」最後幾個字幾乎低不可聞。

「克麗──」卡拉蒙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但是克麗珊娜阻止了他。她可以聽見他聲音中的哀傷。她閉上眼，眼淚泉湧而下，她將他的手拉到脣邊。「當然。我明白了！」她低語道，「你是為這個而來的。我很抱歉，卡拉蒙！真的很抱歉！」

她開始啜泣。卡拉蒙將她摟近，輕輕地拍著她，像是撫慰小孩般安撫著她。此時，他知道她已經快要死了。即使在他的懷中，他依舊可以感覺到她的生命力正緩緩流失。但是她到底是被什麼傷害，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口，他完全無法想像，因為她的身上毫無任何傷痕。

「沒什麼好抱歉的，女士。」他撥開落在她蒼白麪孔上的黑髮。「妳愛他。如果這就是妳犯的錯，那麼我也犯了同樣的錯，而且我心甘情願地承受。」

「如果只是這樣就好了！」她呻吟著。「但這是因為我的驕傲、我的野心，才會讓我落到這樣的下場！」

「是嗎？克麗珊娜。」卡拉蒙詢問道。「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帕拉丁同意賜給妳力量進入時空大門，卻否決了教皇的請求？如果祂沒有明了妳內心真正的想法，祂為什麼會賞賜給妳這樣的祝福？」

「帕拉丁其實已經背棄了我！」她哭喊著。她想要扯掉脖子上的護身符，但是她太虛弱了。她的手握著護身符，停在那邊。而且，當她這樣做的時候，臉上出現了祥和的神情。「不，」她輕聲對自己說，「祂在這里。祂一直看顧著我。我看得好清楚──」

卡拉蒙站起身，把她抱了起來。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放鬆地倚在他堅實的臂膀中。「我們走回時空大門去。」他告訴她。

她沒有回答，只是露出了微笑。她聽到卡拉蒙的話了嗎？還是她在傾聽另一個世界的話語？

卡拉蒙面對著像是多彩寶石般閃爍著光芒的時空大門，腦中想著它就在身邊；它飛快地靠近過來。

在他身邊的大氣突然間劈啪作響。閃電從天空劈下，那是前所未見的奇觀。幾千條紫色、刺眼的閃電擊打在地面，一瞬間將他困在一個由強大電流所構成的致命牢獄之中。他被這奇景所震懾住，完全無法動彈。即使在閃電消失之後，他還是留在原地，不敢輕舉妄動，提心吊膽地等待那會將他永遠震聾的巨大爆雷聲中。

但，只有寂靜，和遠處傳來的一聲──充滿苦痛的慘叫聲。

克麗珊娜張開雙眼。「雷斯林。」她說道，她的手握緊護身符。

「是的。」卡拉蒙回答。

淚水滑下她的臉頰。她閉上眼，緊抱著卡拉蒙。他繼續往時空大門移動，腳步因腦中出現的那個讓人困擾的念頭而變得躊躇不前。克麗珊娜女士的確快要死了。她的脈搏十分微弱，在他的手指下像是小鳥般的心臟一樣無力。但是她還沒死。也許，她如果能踏出時空大門，她還有活下去的機會。

但是，他能夠自己不穿越時空大門，把她送出去嗎？

卡拉蒙抱著她，繼續往時空大門前進。或者，是大門往他的方向不斷地跳躍、逐漸擴大。龍的眼睛瞪視著他，張開的大嘴試著吞沒、咬噬他。

他依舊可以看穿那屏障，他可以看見坦尼斯和達拉馬，一個站著，另一個坐著；兩個人都動也不動，彷彿被時光所凍結。他們能夠幫助他嗎？他們能夠救出克麗珊娜嗎？

「坦尼斯！」他大喊著。「達拉馬！」

如果有任何人聽見他的叫喊，也無人做出反應來。

他溫柔地將克麗珊娜放在時空大門前不停變換的地面上。卡拉蒙知道沒希望了。他一開始就知道了。他可以送她回去，她也會活下來。但這就表示雷斯林會活著逃出去，身後跟著黑暗之後，讓整個世界和所有的生靈踏上末日。

他在奇異的地面上坐下來。他坐在克麗珊娜旁邊，溫柔地握住她的手。他很高興她和他在一起，他不會感覺到孤獨。她的手帶給他一種安心感。如果他可以救她──

「你要怎麼樣對付雷斯林？卡拉蒙。」克麗珊娜片刻之後開口問道。

「阻止他離開無底深淵。」卡拉蒙用平板、毫無感情的聲音回答。

她明了地點點頭，手緊緊地握住他，無神的雙眼望向卡拉蒙。

「他會殺了你，對吧？」

「是的。」卡拉蒙回答，「但，是在他自己倒下之後。」

一陣痛苦扭曲了克麗珊娜的面孔。她抓住卡拉蒙的手。「我會等你的！」她嗆咳著，聲音跟著變弱。「我會等你的。當這一切結束之後。因為我看不見，你可以當我的嚮導。你可以帶我去找帕拉丁，你可以帶我脫離這黑暗。」

她閉上眼。她的頭慢慢地躺了回去，彷彿是躺在枕頭上一樣。但是她的手依舊抓著卡拉蒙。她的胸口隨著呼吸規律地起伏。他將手指放到她的頸上，感覺到脈搏緩緩跳動著。

他已經準備要將自己的生命奉獻出來，他也準備好要犧牲自己的弟弟。一切本來都是這麼的簡單！

但是──他能夠犧牲她嗎？

也許他還有時間──也許他可以抱著她離開時空大門，然後再趕回來──

卡拉蒙心中充滿了希望，正準備站起身，再度抱起克麗珊娜，然後從眼角看見有什麼東西移動了一下。

轉過身，他看見了雷斯林。

## ３─９

「進來吧，黑玫瑰騎士。」達拉馬復誦道。

火焰的雙眼瞪著坦尼斯，半精靈的手已經握住了劍柄。在同一時刻，精靈纖細的手碰了碰他，讓他吃了一驚。

「不要插手，坦尼斯。」達拉馬柔聲說。「它根本不在乎我們。它來只是為了一件事。」

那閃爍的火光越過了坦尼斯。燭光照在古色古香的盔甲上，在大大小小的凹洞和敲擊的痕跡，以及它自己的血跡之下，依舊有著玫瑰模糊的形狀，那是索蘭尼亞騎士代代相傳的徽記。穿著靴子的腳無聲地踏過地板，橘色的雙眼在房間陰暗的角落找到了它的目標──蓋在坦尼斯斗篷底下的扭曲屍體。

『不要讓它帶我走！』坦尼斯可以聽見奇蒂拉恐懼的聲音。『我一直是愛著你的，半精靈！』

索思爵士跪在屍體旁邊。但是它似乎無法碰觸這屍體，彷彿有著什麼不可見的力量束縛了它。它站起身，頭盔下空洞的面孔上橘紅色的雙眼暴射出熊熊烈火。

「把她交給我，半精靈坦尼斯。」那空洞的聲音說。「你的愛將她束縛在這個空間中。放棄她。」

坦尼斯握緊劍，往前跨出一步。

「它會殺了你的，坦尼斯。」達拉馬警告道。「它會毫不遲疑地殺了你。交出她吧！畢竟，我想它是我們之中唯一真正了解她的人。」

橘色的雙眼射出異光。「了解她？我是欣賞她！就像我一樣，她註定要君臨天下，註定要征服一切。但是她比我要強悍多了。她可以拋棄拖累她的愛情。要不是因為命運的捉弄，她其實應該統治整個安塞隆大陸！」

空洞的聲音在房間中迴響，其中隱藏的仇恨和熱情讓坦尼斯吃了一驚。

「最後她淪落到那里！」穿著鎖子甲的手緊握著。「像是頭被囚禁在牢籠中的母獸般被困在聖克仙城，規劃著她永遠不可能獲勝的戰爭。她的勇氣和決心開始消磨。她甚至讓自己被跟闇精靈之間的愛情給鍊住！她應該奮戰至死，而不是像根蠟燭一樣燒灼至完全熄滅。」

「不！」坦尼斯的手緊握住劍。「不行──」

達拉馬的手指放到他的手腕上。「她根本不愛你，坦尼斯。」他冷冷地說。「她利用你就像是她利用我們每個人一樣，連它都不例外。」闇精靈指著索思。坦尼斯正準備開口，但達拉馬繼續道，「她一直利用你到最後，半精靈。即使是現在，她依然從靈界伸出手，希望你能夠拯救她。」

坦尼斯遲疑了片刻。在他的腦中烙印著她充滿恐懼的表情。那影像燒灼起來，火焰高漲──

火焰充塞了坦尼斯的視野。從那火焰中，他看見一座城堡，曾經一度驕傲高貴，如今卻焦黑、頹圯地陷入熊熊烈火的魔掌之中。他看見戰士奔跑著，跌進火焰中，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在火焰之外，他聽見了索思的聲音。

「你還活著，半精靈。你還有許多值得你活下去的理由。有許多生命還倚靠著你。我知道，因為我曾經擁有那一切。我將它們捨棄，選擇住在黑暗中，拋棄了光明。你願意跟隨我嗎？你願意為了一個許久以前，自己選擇踏上黑暗之路的靈魂拋棄這一切嗎？」

『我已經擁有了全世界。』坦尼斯聽見他自己的話語，羅拉娜的臉對他露出了微笑。

他閉上眼──羅拉娜的臉龐，美麗、聰穎。光芒照耀在她的金髮上，反射在她清澈的雙眼中。光芒愈來愈亮，像星辰般耀眼。純淨、燦爛、光耀，它照在坦尼斯的臉上，眩目得讓他看不見記憶中斗篷底下的那張冰冷的臉。

慢慢地，坦尼斯鬆開握劍的那隻手。

索思爵士轉過身。它跪了下來，用隱形的手抱起包在沾滿鮮血斗篷下的屍體。它念了句咒語。坦尼斯看見死靈騎士的腳下突然出現一個黑洞。滲透骨髓的寒氣橫掃房間，這陣烈風讓他別開頭，彷彿遭遇到強風巨浪的襲擊。

當他抬起頭時，陰暗的角落空蕩一片。

「它們消失了。」達拉馬的手鬆開坦尼斯的手腕。「卡拉蒙也是一樣。」

「消失了？」他腳步不穩地轉過身，身體浸在冷汗中，再度面對時空大門。那燒灼的大地已經消失了。

一個空洞的聲音迴響著──『你願意為了一個許久以前，自己選擇踏上黑暗之路的靈魂拋棄這一切嗎？』

索思爵士離開那蠟燭、火把、朽木隱藏的光芒，讓你在漲滿的血氣中傾聽夜晚的輪替。

親愛的，午夜多麼靜謐，在烏鴉飛過的天空，夜風多麼溫暖，所有變換不定的月光，親愛的，都落在你消逝的眼中。

親愛的，你心中的呼喊多麼震耳，你胸口的黑暗多麼靠近，河流多麼湍急，親愛的，從你那瀕死的手腕源源流出。

親愛的，你柔弱的皮膚中隱藏著什麼樣的熱度，如同鹽一樣的純淨，如同死亡一樣的甜美，紅月在黑暗之中升起，也是你呼吸出的篝火。

## 索思爵士之歌

離開那蠟燭、火把、朽木隱藏的光芒，

讓妳在漲滿的血氣之中，

傾聽夜晚的輪替。

愛人，午夜多麼靜謐，

在烏鴉飛過的天空，夜風多麼溫暖，

愛人，所有變換不定的月光，

都落在妳消逝的眼中。

愛人，妳心中的呼喊多麼震耳，

黑暗有多靠近妳的胸口，

愛人，河流有多麼湍急，

流過妳瀕死的皓腕。

愛人，妳柔弱的肌膚下隱藏著多麼驚人的高熱，

如同鹽般純淨，如同死亡般甜美，

紅月在黑暗中升起，

如同妳呼吸所產生的燐火。

## ３─１０

在他的前方，就是時空大門。

在他的身後，是黑暗之後。在他的身後，是痛苦、折磨──

在他面前是勝利。

雷斯林倚著瑪濟斯法杖，虛弱得幾乎站不住腳，但他仍然努力將時空大門的印象記在腦海中。看起來他似乎已經跌跌撞撞地爬了好幾哩。如今他已經靠近了，他可以看見那閃爍的七彩生命之光、綠色草地、藍色天空、白色云朵、黑色夜空、紅色鮮血──

鮮血。他看著自己的手，沾滿了自己的血液。他身上大大小小的傷口不計其數。被釘頭錘敲過、被利劍刺過、被閃電燒灼、被烈焰烘烤；他被黑暗牧師攻擊，邪惡法師、成羣的食屍鬼和惡靈──所有服侍黑暗陛下的妖物都不會放過他。他的黑袍破爛不堪。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是痛苦的折磨。他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咳不出血來了。他咳了又咳、咳了又咳，直到跪倒在地上無法站立為止，他乾嘔著，卻什麼也吐不出來。他的體內全都空了。

這一切的折磨他都承受了。

狂喜的感覺像是滾燙的能量般在他的血管里流動。他忍耐過了，熬了過來；他勉強──活了下來。但他依舊活著。黑暗之後的怒氣在他背後如同火山一般地爆發。他可以感覺到天空和地面都因為祂的怒氣而開始搖晃、變形。他已經擊敗了對方最菁英的手下，沒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阻止他。什麼都沒有了，除了祂之外。

在他的沙漏雙眸中，時空大門閃爍著七彩光芒。他已經愈走愈近了。在他的身後是黑暗之後，祂的怒氣讓祂大意、讓祂疏忽。他可以逃出無底深淵，現在祂已經無力阻止他了。此時，一道陰影越過他，讓他全身發冷。他抬起頭，看見一隻巨大的手指遮蔽了天空，指甲還閃爍著血光。

雷斯林笑了，繼續往前進。那只是個陰影，不值一提。那隻造成陰影的手無法碰觸他。他已經太靠近出口了，而原先只靠著手下對抗他的黑暗之後，現在距離他太遠了。當他跨過時空大門時，祂的手將會剛好抓住他殘破的黑袍尾端，而他，將會藉著最後一絲力氣，將祂拉進這個世界。

然後，在他的空間中，誰將會是最強的人？

雷斯林開始咳嗽。即使當那痛苦撕扯著他時，他仍露出了微笑──不，那是嘴角微微抽動的冷笑。他毫不懷疑。毫無疑問。

雷斯林一手抓住胸口，另一隻手抓住瑪濟斯法杖；他緩緩地繼續前進，仔細衡量自己的每一絲生命力，像是守財奴抓住銅幣般珍惜每一次燒灼胸口的喘息。接下來的戰鬥將會光輝燦爛。現在將會輪到他召喚手下來替他作戰──諸神將會回應他的呼喚；因為，以全部的力量和威勢出現在人世間的黑暗之後將會帶來天罰。月球將會落下、行星脫軌、星辰改變了航跡，四大元素地、水、風、火將會聽從他的號令；一切的力量都將在他的掌握之中。

現在，在他的眼前，是時空大門，龍頭知道無力阻止他，憤怒地尖叫。

只要再一口氣，只要再一次心跳，再一步──

他抬起戴著兜帽的腦袋，停了下來。

之前沒看見的一個身影，被痛苦、血色模糊和死亡的陰影所阻擋的身影，出現在他面前，手中握著劍，站在時空大門之前。雷斯林看著對方，完全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他殘破的身軀中流過了一陣狂喜。

「卡拉蒙！」

他伸出一隻顫抖的手。這是什麼樣的奇蹟，他不知道。但是他的雙胞胎哥哥站在那里，就像以往一樣，等待著他，等待著和他並肩作戰──

「卡拉蒙！」雷斯林喘息道。「幫幫我，哥哥。」

如千斤重的疲倦壓在他肩頭，痛苦咬齧著他。他很快就失去了思考、集中精神的能力，他的魔力不再像水銀般流遍全身，卻像是凝結在他傷口上的血液一樣遲鈍、僵硬。

「卡拉蒙，來我這里，我沒辦法自己走──」

但卡拉蒙動也不動。他只是站在那里，手中拿著劍，用混和著愛與憂傷的眼光看著他，深刻、沉重的憂傷。那憂傷割穿了疼痛的迷霧，讓雷斯林空曠、荒蕪的靈魂暴露出來。然後他明白了。他知道哥哥為什麼會出現在這里了。

「你擋住我的路了，哥哥。」雷斯林冷冷地說。

「我知道。」

「那麼，如果你不願意幫助我的話，請讓開！」雷斯林的聲音來自嘶啞的喉嚨，充滿了怒氣。

「不。」

「你這個笨蛋！你會死的！」這是個輕柔、致命的低語。

卡拉蒙深吸一口氣。「是的。」他毫不遲疑地說，「這次，你也一樣。」

頭頂的天空暗淡下來。陰影包圍住他們，彷彿他們四周的光芒被緩緩地吸走。隨著光芒的暗淡，空氣變得寒冷。但雷斯林可以感覺到背後傳來猛烈、高溫的熱氣，那是黑暗之後的怒氣。

恐懼撕扯著他的理性，憤怒蹂躪著他的肚腸，咒語湧到脣邊，嚐起來像是鮮血一般。他開始對著哥哥念誦咒文，但是他嗆咳著，兩腳一軟，倒了下來。咒語依舊在腦中，依舊等待他的號令。他要讓哥哥在火焰中痛苦地死去，就如同許久之前在大法師之塔對付哥哥的幻影一樣。只要──只要他能夠吸進一口氣──

那陣劇烈的咳嗽度過了。咒語回到他的腦中。他抬起頭，醜惡的嘶吼扭曲了他的面孔，他舉起了手──

卡拉蒙站在他身邊，手里握著劍，眼中有著憐憫的神情。

憐憫！那神情像是千萬枝劍一樣刺進了雷斯林的身軀。是的，他的哥哥會死，但是臉上不準掛著那樣的神情！

雷斯林倚著法杖，艱難地站了起來。他舉起手，褪下黑色的兜帽，讓哥哥可以看見他金色眼眸中自己的末日。

「你同情我，卡拉蒙。」他嘶聲道。「你這個沒大腦的肥豬竟然同情我。你這個沒辦法了解我到底獲得多大力量、克服多少痛苦、贏得多少勝利的低能兒，你竟然敢同情我？在我殺了你之前──而我絕對做得到，親愛的哥哥；在你死之前，我要讓你知道，只要我踏出時空大門，我就會成為克萊恩永世不朽的天神！」

「我知道，雷斯林。」卡拉蒙堅定地回答。他眼中的憐憫並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深濃。「這也是我為什麼憐憫你。因為我看到了未來，我知道最後的結果。」

雷斯林瞪著哥哥，懷疑這是某種詭計。在他頭上，染著血紅顏色的天空變得更黑暗，但那隻伸出的手停了下來。他可以感覺到黑暗之後的遲疑。祂發現了卡拉蒙的存在，雷斯林亦感覺到祂的困惑、祂的恐懼。之前腦中縈繞不去、害怕卡拉蒙是黑暗之後創造出來阻止他的疑惑消失了。雷斯林往哥哥的方向跨了一步。

「你看過未來？怎麼會這樣？」

「當你跨過時空大門時，魔法裝置的力場被你所影響，將我和泰斯拋進了未來。」

雷斯林的眼神飢渴地吞噬了他。「然後呢？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會獲勝。」卡拉蒙簡單地說。「你會獲勝，不只是打敗黑暗之後，而且是勝過全部的神祇。你的星座將會唯我獨尊地閃耀在夜空中──至少是暫時──」

「暫時？」雷斯林瞇起眼睛。「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威脅？是誰擊敗了我？」

「是你自己。」卡拉蒙的聲音中充滿了傷感。「你統治著一個徹底死滅的世界，雷斯林。一個被死灰覆蓋、遍地廢墟和死屍的荒蕪世界。雷斯林，神界里只有你孤單一人。你試著要創造，但是你身體里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供你創造，所以你從星辰吸取生命力，直到它們最後也爆成一團碎片，徹底地破敗為止。然後，你的周圍什麼也不剩，你的身體里什麼也沒有。」

「不！」雷斯林怒吼道。「你說謊！媽的！你說謊！」他的手抓住哥哥的領口。卡拉蒙驚訝地舉起劍，但是長劍在雷斯林的一句咒語下就落到了地面。大漢的雙手轉抓住弟弟削瘦的手臂。他可以輕易就將它們折斷，雷斯林輕蔑地心想──但是他不會的，他很弱，他躊躇不前，他迷失了。而且我要知道真相！

雷斯林伸出手，將沾滿鮮血的手貼在哥哥的前額上，將卡拉蒙腦中的影像抽進他的意識中。

然後，雷斯林看見了──

他看見世界殘破的樣子，看見燒焦的樹樁、深色的泥濘和飛灰、死者發臭的屍體──

他看見自己，飄浮在冰冷的虛無之中，四周被空無所包圍，體內也空虛一片。那虛無擠壓著他、撕咬著他、啃食著他。他轉而追求自身的能量，絕望地追求養分──一滴血液、一絲痛苦。但是什麼都沒有。再也不會有任何東西出現。他將會繼續地蜷曲，不斷地往自己體內鑽，什麼都找不到──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空無。

雷斯林的頭低垂下來，他的手從哥哥的前額滑了下來，因為痛苦而緊握著。他知道這註定要發生，他殘破身體里的每一根神經、每一個分子都明白這件事；他自己其實早就知道了，因為那空無已經存在他體內許久，他幾乎已經忘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喔，它還沒完全吞噬他，但是他已經可以看見自己孤單、恐懼的靈魂瑟縮在陰暗、空曠的角落。

雷斯林哀嚎一聲，將哥哥推了開來。他看著四周，陰影變得更深沉了。黑暗之後不再遲疑。祂已經聚起了所有的力量。

雷斯林低垂雙眼，試著思考，試著找到內心的怒火，試著搧起那熊熊燃燒的魔法火焰；但即使是那火焰，也開始熄滅。他被恐懼攫住，試著逃跑，但是他太虛弱了。他往前踏出一步，卻無力地趴在地上。恐懼震驚了他。他試著搜尋任何可以幫助他的力量，他伸出手──

他聽見一聲哀嚎，一聲哭喊。他的手抓住了白布，他感覺到溫暖的血肉！

「噗噗！」雷斯林低聲說。他啜泣著往前爬。

溪谷矮人的身體就躺在他前面，她的雙頰因為過度飢餓而凹陷，眼中充滿了恐懼。她害怕地拚命想要逃離他的掌握。

「噗噗！」雷斯林絕望地試著抓住她，「噗噗，妳不認得我了嗎？妳曾經給過我一本書。一本書和一顆翡翠。」他在包包里搜尋著，掏出那綠色、閃耀著光芒的寶石。「來，噗噗。妳看，漂亮石頭。拿著，收起來！它將會保護妳！」

她伸出手，但生氣已經離開了她的身體，她的手開始慢慢變得僵硬。

「不要！」雷斯林大喊，感覺到卡拉蒙的手放在他的手臂上。

「放過她！」卡拉蒙沙啞地說，抓住弟弟將他往後拉。「難道你傷害她還不夠嗎？」

卡拉蒙再度拿起了劍。寶劍鋒銳的光芒讓雷斯林的雙眼隱隱生痛。在那光芒下，雷斯林看清楚了，那不是噗噗，那是克麗珊娜；她的肌膚焦黑、脫皮，雙眼無神地看著他。

空洞──空無。他體內什麼都沒有？是的──有些東西在那邊。有什麼東西在他身體內，不多，但是總比空無一物要好。他的靈魂往外延伸，手也跟著伸出去，碰觸到克麗珊娜焦裂的肌膚。「她還沒死，短時間內還不會。」他說。

「沒錯，她還沒死。」卡拉蒙舉起劍回答，「不要碰她！至少讓她安詳地死去！」

「如果你帶她通過時空大門，她會活下來的。」

「是的，她會活下來。」卡拉蒙恨恨地回答。「你也會，對吧？雷斯林。我將她送出時空大門，你就會緊跟在後──」

「帶她走。」

「不！」卡拉蒙猛力搖著頭。他的眼中閃著淚光，面孔因哀傷和絕望而如同白蠟一般；他高舉起劍，往弟弟的方向跨近一步。

雷斯林舉起手。卡拉蒙無法移動，他的劍靜止在高熱、擾動的空氣中。

「帶她走，也把這個帶出去。」

雷斯林纖細的手握住了一直放在身邊的瑪濟斯法杖。其上的水晶在愈來愈濃密的黑暗中投射出柔和、毫不退讓的光芒，魔光屏障著他們三人。雷斯林舉起法杖，將它遞給卡拉蒙。

卡拉蒙遲疑了片刻，雙眉緊蹙。

「拿著！」雷斯林感覺到體力不停地衰退，焦躁地暴吼道。「拿著！」他喘息著，拚命試圖呼吸新鮮的空氣。「帶著法杖和她一起走出時空大門。用法杖將時空大門封鎖起來。」

卡拉蒙疑惑地看著，接著瞇起雙眼。

「不，我沒有說謊！」雷斯林大吼道，「我之前對你說過謊，但這次不是。你可以試試看。我可以證明給你看。你看，我將你從束縛的魔法中釋放出來。我已經沒有餘力再施展另一個法術了。如果你發現我說謊，你當下就可以殺了我。我將毫無力量可以阻止你。」

卡拉蒙握劍的手被釋放了。他可以再度移動那隻手。他看著雙胞胎弟弟，手中依舊握著劍，遲疑地伸出另一隻手。他的手指輕觸法杖，十分擔心水晶中的光芒會在他的一觸之下馬上消失，將所有的人都包圍在冰冷的黑暗中。

但那光芒並沒有搖晃。卡拉蒙的手緊握著法杖，手就放在雷斯林的手上。光芒閃耀著，照在那殘破、染血的黑袍上，以及那飽經摧殘、老舊的盔甲上。

雷斯林鬆開了法杖。他慢慢地，掙扎著站了起來，毫無支撐地、孤獨地站著。法杖在卡拉蒙的手中繼續發亮。

「快點！」雷斯林冷冷地說，「我會讓黑暗之後沒辦法追上你。但是，我的力量無法持續太久。」

卡拉蒙和他四目相對了片刻，然後看向那依舊閃耀光芒的法杖。最後，他深吸一口氣，將劍入鞘。

「你──最後會怎麼樣？」大漢跪下來抱起克麗珊娜，沙啞地問。

『你的肉體和心靈都將遭到徹底的踐踏和蹂躪。在白晝結束時，你將會痛苦哀嚎而死。在夜晚降臨時，我將會重新賜與你生命，你將無法入睡，只能渾身發抖地等待恐怖的白晝降臨。每天早上，你看到的第一件事物將會是我的面孔。』

那幾句話像是嗜血的寄生蟲般鑽進他的腦中。在他身後，他可以聽見輕蔑、嘲弄的笑聲。

「快走吧，卡拉蒙。」他說。「祂來了。」

克麗珊娜的頭倚著卡拉蒙寬厚的胸膛。黑髮落在她蒼白的臉上，她的手依舊緊抓著帕拉丁的護身符。當雷斯林的目光轉向她時，發現被火紋身的痕跡開始慢慢地消退，被恬靜、祥和的沉睡所取代。雷斯林的目光掃向他哥哥的面孔；卡拉蒙的臉上依舊掛著像舊日一樣愚鈍、迷惑、受到傷害的憨直表情。

「你這個笨蛋！你幹嘛管我最後會怎麼樣？」雷斯林大吼道。「快走！」

卡拉蒙的表情改變了，也許其實並沒有變──也許他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雷斯林的力量開始快速地流失，他的視線開始模糊。但是，在卡拉蒙的眼中，他發現了諒解──

「再會──弟弟。」卡拉蒙說。

卡拉蒙一手拿著瑪濟斯法杖，一手抱著克麗珊娜，轉過身朝著時空大門走去。法杖的光芒照在他的四周，在黑暗中構成一個銀色的圓圈，像是銀月索林那瑞照在平靜的水晶湖上一樣的美麗。銀色的光芒照在龍頭上，將它們凍結起來，變成銀色的雕像，繼續無聲地嘶吼著。

卡拉蒙跨出了時空大門。雷斯林全心全靈地凝望著他，眼角瞥到一陣擾動的色彩和生命能源，感覺一陣短暫、溫暖的低語聲拂上他凹陷的雙頰。

他可以聽見身後的嘲笑聲變成了沙啞、粗魯的嘶嘶喘息聲；他可以聽見巨大的龍尾移動時，鱗片的摩擦聲、翅膀的鼓動聲。在他的身後，五彩的龍頭低語著折磨和恐懼的威脅。

雷斯林腳步不穩地站立著，望向時空大門。他看見坦尼斯奔向前幫助卡拉蒙，看見他扶著克麗珊娜。眼淚模糊了雷斯林的視線，他想要跟出去！他想要坦尼斯碰碰他的手！他想要擁抱克麗珊娜──

他往前跨出一步。

他看見卡拉蒙轉身面對他，手中握著法杖。

卡拉蒙瞪著時空大門，又回頭瞪著雙胞胎弟弟，瞪著他的身後──雷斯林看見哥哥的眼睛因為恐懼而睜大。

雷斯林不用轉身就知道他哥哥到底看見了什麼。塔克西絲緊跟在他身後；他可以感覺到那噁心爬蟲類身體的寒氣流向他，吹動他的黑袍。他感覺到祂就在他身後，但祂腦中卻不是想著他。祂看見了跨入凡間的入口，依舊大開著等待著祂──

「關上門！」雷斯林大吼道。

一道高熱的火焰灼燒著雷斯林的肌肉。一根巨大的利爪從他的後背刺入，自前胸穿出。他腳步一個踉蹌，跪倒下來。但是他的目光從未離開過時空大門。此時，他看見卡拉蒙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往前踏出一步，竟然是朝向他！

「關上門，你這個笨蛋！」雷斯林握緊拳頭尖聲大叫。「不要管我！我不再需要你了！我不需要你了！」

然後，那光芒消失了。時空大門關閉了。黑暗之後憤怒地撞向他，將所有的恨意宣洩在他身上。利爪撕裂他的血肉，毒牙刺穿每一吋肌肉，打碎每一分骨骼。鮮血從他的胸口噴濺而出，卻不會奪去他的性命。

他慘叫著，以後，他也會繼續慘叫下去。在永恆的白晝中，他的慘叫聲將不停地持續，不停地縈繞在這被詛咒的空間──

『有什麼東西碰了碰他──一隻手──他緊抱住那隻溫柔地搖晃、輕拍著他的手。一個聲音傳出──』

『『小雷！醒過來！只是個夢而已嘛，不要害怕。我不會讓它們傷害你的！來，你看──我要逗你笑囉！』』

巨龍的尾巴收緊了，將他肺中最後的空氣擠出。閃爍著邪異光芒的尖牙咀嚼著他依舊跳動著的內臟，撕裂他的心臟。牠們挖開他的肉體，尋找他的靈魂。

『一隻強壯的手臂環抱住他，將他摟近。一隻手舉了起來，沐浴在銀色的月光下，在暗夜中構成了孩子氣的陰影。那依稀可聞的聲音低語道──』

『『你看，小雷，是兔子耶──』』

『他笑了，不再感到害怕。卡拉蒙就在他身邊。』

痛苦消失了。噩夢被趕回邪惡的空間。在遙遠的彼方，傳來夾雜著失望和憤怒的吼叫聲。但那不重要了。一切都不再重要了。他現在只覺得疲倦，非常非常疲倦──

雷斯林的頭靠在哥哥的手臂上，閉上眼，進入了深沉、無夢、永無止盡的睡眠中。

## ３─１１

水鐘中的水滴穩定、持續地滴著，毫不停頓地在寂靜的研究室中迴響。坦尼斯用因為過度壓力和緊張而灼痛的雙眼，專注地注視著時空大門。坦尼斯覺得那些水滴似乎直接、毫無緩衝地一滴一滴打在他緊繃的神經上。

他揉揉眼，大吼一聲，轉身離開時空大門，走過去往窗外看。他驚訝地發現現在仍是午間時刻。在他們所經歷過的這一切之後，如果他看見窗外的景色已經春去春來、夏至夏末，秋天已然到來，他絕不會感到驚訝。

窗外厚重的黑煙不再捲動。火焰在吞噬了大多數的可燃物之後，也逐漸熄滅。他看著天空，善龍和惡龍都已經從視線中消失了。他側耳傾聽。底下的城市寂靜無聲。一層薄霧、烏云和黑煙依舊高掛在城市上空，修肯樹林的陰森氣息更增添了陰暗氣氛。

戰鬥已經結束了，他麻木地想。都結束了。我們贏了。空洞、悲慘的勝利。

然後，一陣藍光捕捉了他的目光。坦尼斯往外一看，吃了一驚。

飛行要塞突然間飛進了他的視線中。它從烏云頂端降下，快樂地往前衝，不知從哪里弄來一面亮藍色的旗幟迎風飄揚。坦尼斯更仔細地看了看，覺得自己不只認得出那旗幟，而且還包括那原來掛著旗幟，現在卻歪歪倒倒地插在要塞上的一座優雅的尖塔。

半精靈搖搖頭，實在無法忍住笑容。那旗幟和那尖塔，都曾經是阿摩薩斯城主宮殿的一部份。

坦尼斯看著窗外，繼續觀察著那要塞，它不知道從哪請來了一名青銅龍當它的前導；他感覺到自己陰鬱和恐懼的心情都跟著消失了，體內緊繃的情緒也跟著放鬆下來。不管這世界上和其他的空間里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些事──特別是坎德人，永遠不會改變。

坦尼斯看著那飛行要塞搖搖晃晃地飛到海灣，然後他大喫一驚地發現，飛行要塞竟突然頭下腳上地顛倒過來，懸掛在高空中。

「泰斯在幹什麼？」他嘀咕著。

然後他明白了。要塞開始急速地上下晃動，像是個鹽罐一樣，有著皮翅膀的黑色身影從窗戶和門廊掉了出來。要塞繼續上上下下搖晃，愈來愈多的黑色身影滾了出來。坦尼斯笑了。泰斯正在清理守衛！然後，在再也倒不出龍人之後，要塞再度校正原來的姿勢，繼續往原來的方向前進──接著，就在它快樂地往前飛行、藍色的旗幟迎風飄揚時，它急速俯衝，竟然衝進了海中！

坦尼斯屏住呼吸，但要塞幾乎立刻再度衝出，像是條拿著藍色旗幟的海豚般躍入天空──現在海水從每個開口往外噴射。要塞消失在風暴的烏云中。

坦尼斯搖搖頭，實在控制不往臉上的笑容。他轉過身，看見達拉馬指著時空大門。「他就在那邊。卡拉蒙已經回到了他的崗位。」

半精靈飛快地回到了時空大門前面。

他可以看見卡拉蒙穿著光閃閃的盔甲，依舊站在那邊。這一次，他的手中抱著一個人。

「雷斯林？」坦尼斯困惑地問。

「克麗珊娜女士。」達拉馬回答。

「也許她還活著！」

「如果她已經死掉了，那還比較好。」達拉馬冷冷地說。苦澀的情感讓他的表情和音調變得更冷酷。「對我們來說都更好！現在卡拉蒙一定面臨了兩難的處境。」

坦尼斯沉默地看著。卡拉蒙愈來愈靠近時空大門，手中抱著白袍女子。

「你對他知道多少？」達拉馬猛然說道，「他會做出什麼選擇？我上次看到他時，他還是個胖酒鬼，但是他這段時間所經歷的一切似乎改變了他。」

「我不知道。」坦尼斯迷惑地說，接下來的話似乎是對自己說的來得比對達拉馬得多。「我曾經認識的卡拉蒙只有一半，另外一半屬於他的弟弟。他現在不同了。他已經變了。」坦尼斯搔搔鬍子，皺著眉頭。「可憐的傢伙，我不知道──」

「啊，看來他的選擇已經被預定好了。」達拉馬說，他的聲音中混合著鬆懈和恐懼。

望向那時空大門，坦尼斯看見了雷斯林。他目睹了雙胞胎之間最後的會面。

坦尼斯再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這場會晤的真相。雖然他所看見的影像和對話永遠地蝕刻在他的腦海中，但他發現自己沒辦法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要用言語形容，似乎貶低了它，奪去了它們難以形容的恐懼，以及絕望中的美麗。但如果他感到沮喪或不快樂的時候，他時常會想起那個黑暗的靈魂給他的最後禮物，他會閉上雙眼，感謝諸神的恩賜。

卡拉蒙抱著克麗珊娜女士通過了時空大門。坦尼斯衝過去幫助他，將克麗珊娜抱在懷中，驚訝地看著大漢拿著依舊發光的瑪濟斯法杖的奇景。

「待在她身邊，坦尼斯。」卡拉蒙說，「我一定要關上時空大門。」

「快點啊！」坦尼斯聽見達拉馬猛然吸氣。他看見闇精靈滿臉恐懼地看著時空大門。「關上它！」他大喊道。

坦尼斯抱著克麗珊娜，低頭一看，意識到她已經快要死去了。她的呼吸斷斷續續，氣色灰敗，嘴脣發紫。但是他完全無法幫上忙，只能將她帶到安全的地方去。

安全！他看著四周，目光移到另外一具女人屍體橫陳著的陰暗角落。那里距離時空大門最遠。她在那邊將會很安全，他哀傷地想，至少和其他的地方一樣安全。他將克麗珊娜放下，盡可能地讓她感覺舒服，接著又匆忙地趕到那虛無的開口之前。

坦尼斯停下腳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懾。

一個邪惡的陰影擠在門口，構成時空大門的金屬龍頭勝利地尖嘯著。在時空大門之後，五頭龍的軀體纏繞著被它利爪刺穿的受害者。

「不！雷斯林！」卡拉蒙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他往時空大門的方向又跨出一步。

「停下來！」達拉馬憤怒地尖叫。「阻止他，半精靈！如果沒有選擇，不惜殺掉他！關上時空大門！」

一隻女人的手伸向開口處，在他們呆若木雞的眼前轉變成巨大的龍爪，鋒利的爪子尖端沾滿鮮血。黑暗之後的手飛快地逼近時空大門，全副精力都集中在打開這道門，好讓祂能夠再度進入凡間。

「卡拉蒙！」坦尼斯叫喊著衝上前。但是，他能做什麼？他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強迫他。他會去救弟弟，坦尼斯絕望地想──他不會讓自己的弟弟死去──

不！半精靈的體內有個聲音說──他不會──整個世界的命運就掌握在他手中！

卡拉蒙停了下來，被那隻沾滿鮮血的爪子給震懾住。龍爪不停地進逼，在那之後是閃著勝利、邪惡光芒的眼睛。卡拉蒙慢慢地掙脫邪惡力量的束縛，舉起瑪濟斯法杖。

什麼都沒發生！

拱衛大門的龍頭勝利的狂嚎撕裂了空氣，迎接黑暗之後的降臨。

然後，一個影子出現了，站在卡拉蒙身邊。雷斯林穿著黑袍，白髮在焚風中飛舞，伸出一隻金色的手，握住瑪濟斯法杖──他的手，就握在卡拉蒙的手上。

法杖激射出純淨、銀色的光芒。

時空大門中的七彩光芒瘋狂地旋轉，掙扎著求生。但那銀光如同天際的星辰一般，毫不退讓地直射而出。

時空大門關閉了。

金屬的龍頭突然間停止尖嘯，眾人的耳朵一時之間無法適應，紛紛耳鳴起來。在時空大門之中，一切都消失了，既沒有靜止，也沒有移動，既沒有黑暗，也沒有光明。就是簡簡單單的，什麼都沒有。

卡拉蒙孤單地站在時空大門前，瑪濟斯法杖依舊握在手中。水晶持續發亮了短暫片刻。

然後開始閃動──

最後，消失了。

那房間中充滿了黑暗，甜美的黑暗；在刺眼的光芒之後，那是讓人安眠的黑暗。

在黑暗之中傳來一句低語。

「再會了，哥哥。」

## ３─１２

帕蘭薩斯城的阿斯特紐斯坐在大圖書館中的書房，依舊用著同樣清晰、鐵劃銀勾的筆跡記錄著歷史。從諸神踏入這世界的第一天開始，一直到這本鉅作永遠合上的那一天為止，這筆跡從來沒有任何更改。阿斯特紐斯對周遭的混亂視若無睹地繼續寫著，或者，可以說是這人的出現，讓四周的混亂無法幹擾到他。

距離阿斯特紐斯在編年史中稱為「孿生子的試煉」的那一天已經有兩天了（不過，其他人都稱之為「帕蘭薩斯城之戰」）。整座城變成廢墟，唯一兩座挺立著的建築物是大法師之塔和大圖書館。不過，即使倖存下來，圖書館並非毫髮無傷。

它能夠倖存下來的原因，多半是由於這些圖書館員們的英勇行徑。在胖嘟嘟的貝傳率領下，他和圖書館員的勇氣，都被那些醜惡的龍人膽敢碰觸神聖書本的景象給搧起。在圖書館員們奮不顧身、瘋狂砍殺的結果下，只有少數龍人逃出這出乎意料之外的反擊。

但是，和帕蘭薩斯的其他地方一樣，圖書館員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換取了勝利。許多同事在戰鬥中犧牲了。他們受到同僚們的追思，骨灰也被放置在他們犧牲生命所保衛的書籍之間。勇敢的貝傳並沒有死，只有受到一些輕傷。他也親眼看到自己的名字被記載在帕蘭薩斯城的其他英雄旁邊。對貝傳來說，餘願已足，夕死可矣。每當他經過書架上的某一本書時，他一定會驕傲地將它拿下來，迅速地翻到「那一頁」，沐浴在自己英勇行為的榮光中。

美麗的帕蘭薩斯現在只剩下阿斯特紐斯筆下短短的幾行字。成堆焦黑的石塊標記了精緻建築的墓碑。裝滿了陳年美酒和甘醇麥酒的倉庫、裝滿棉花和小麥的儲藏間、裝滿來自克萊恩各地稀有貨物的木箱，都被燒得灰飛煙滅。燒成空架子的船隻漂在蓋滿灰燼的港口。商人們在瓦礫中撿拾著殘餘的物資，試圖減輕慘重的損失。無家可歸的人們彼此緊緊相擁，看著頹圮的房子，感謝上天至少讓他們逃過此劫。

因為有許多人並沒有這麼幸運。在城內的索蘭尼亞騎士，在那場和索思爵士以及它率領的妖兵的無望戰鬥中，依舊竭力抵抗，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第一個倒下的是不拘小節的馬克漢爵士。他謹守對坦尼斯的諾言，並沒有和索思爵士戰鬥。相反地，他率領手下的騎士衝向索思爵士的骷髏妖兵。即使連受數創，他依舊全身浴血地率領疲倦不堪的騎士不停地對敵人衝鋒；直到最後，他從馬上落地，嚥下最後一口氣。

由於騎士們無與倫比的英勇行為，許多本來應該會死在寒冰刀刃底下的居民都逃過一劫。據說，這羣妖兵在首領抱著一具屍體出現後，全數跟著神祕消失了。

在接受了同袍的追悼後，索蘭尼亞騎士們的屍體被送到法王之塔。長眠於史東．布萊特佈雷德的身邊。

一打開那從法王之塔戰役結束之後，就沒被打擾的地下墓穴，騎士們驚訝地發現史東的屍體絲毫沒有受到時間的侵蝕，依舊完好無缺。某種精靈的珠寶在他的胸前閃耀，被認為是造成這奇蹟的主因。所有進入墓穴中追悼心愛的親人或是戀人的人們，一看見那閃耀的珠寶，都覺得這平和之氣撫平了他們胸中的遺憾。

騎士並不是唯一被追悼的犧牲者。許多居民也死在帕蘭薩斯城中。男人保衛城市和家園，女人護衛家人和孩兒。帕蘭薩斯的人們依照古老的習俗，將犧牲者的屍體燒成灰燼，灑在海中，和他們摯愛城市的灰燼混在一起。

阿斯特紐斯把這所有的一切都紀錄了下來。圖書館員們敬畏地傳誦著，即使當貝傳單槍匹馬地打死那名膽敢入侵主人房間的龍人時，阿斯特紐斯依舊振筆疾書。在不斷搥打、掃地和收拾的聲音中，阿斯特紐斯才慢慢意識到，貝傳竟然擋住了他的光線。

他抬起頭，皺起雙眉。

即使面對龍人也毫不退縮的貝傳臉色變得死白，立刻閃到一邊，讓陽光繼續照在阿斯特紐斯的書頁上。阿斯特紐斯繼續寫著。「怎樣？」他說。

「卡拉蒙．馬哲理和──和一名坎德人要見你，大人。」即使貝傳要說的是惡魔殺進了圖書館，也不會比「坎德人」這三個字更讓他充滿恐懼。

「讓他們進來。」阿斯特紐斯回答。

「他們？主人？」貝傳實在忍不住要反問。

阿斯特紐斯抬起頭，雙眉再度擠在一起。「龍人沒有損傷你的聽力吧，貝傳？舉例來說，你的頭應該沒被人給敲了一下吧？」

「沒──沒有，主人。」貝傳漲紅著臉，急忙退出房間，還不小心絆到自己的袍子。

「卡拉蒙．馬哲理和──和──泰索──索何──何夫．柏──柏伏特求見。」幾分鐘之後，懊惱的貝傳結結巴巴地宣佈道。

「我叫泰索何夫．柏伏特。」坎德人對阿斯特紐斯伸出手，後者嚴肅地握了握。「你是帕蘭薩斯的阿斯特紐斯。」泰斯繼續說，他的馬尾巴興奮地跳躍著。「我之前遇過你。但是你一定不記得，因為它還沒發生。或者，我再想一想，應該說是再也不會發生，對吧？卡拉蒙。」

「是的。」大漢回答。阿斯特紐斯的目光轉向卡拉蒙，仔細地打量著他。

「你和你的雙胞胎弟弟並不相像。」阿斯特紐斯冷漠地說，「但在雷斯林經歷過許多在他的身體和心靈上留下痕跡的試煉之後，你的眼中卻仍有著和他類似的火焰──」

歷史學者皺起眉頭，感到大惑不解。他並不明白，而克萊恩上沒有任何他不明白的事情。因此，他生氣了。

阿斯特紐斯很少生氣，光是他的不悅就可以讓圖書館員們嚇得半死。他灰色的眉毛微微跳動，嘴脣緊抿，眼神讓坎德人不安地四處打量，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不小心把什麼東西忘在外面了，而他現在就需要！

「這是怎麼回事？」歷史學者最後終於問道，同時一拳搥在書上，讓他的筆跳了起來，墨汁灑出來，在門外等著的貝傳也全速逃離了現場。

「你的身上有個祕密，卡拉蒙．馬哲理。而在我的面前是不該有祕密的！我知道一切在克萊恩上發生的事情。我知道每個活物的想法！我可以看見他們的行為！我可以讀出他們心中的想法和願望！但是我無法從你的眼中看到我想要的資訊！」

「泰斯已告訴過你。」卡拉蒙鎮定地說。他從身上背的包包中掏出一本巨大的皮面書，小心地放到歷史學者的桌上。

「那是我的書！」阿斯特紐斯瞪著那本書，眉頭鎖得更緊了。他的音量不斷地提高，直到最後幾乎變成了大喊。「這是從哪里來的？沒有書可以不經我同意就拿出這座圖書館！貝傳──」

「看看那時間。」

阿斯特紐斯憤怒地瞪著卡拉蒙片刻，然後悻悻然地將目光移到書本上。他看著封面的日期，準備再度對貝傳大吼，但是那吼聲在他的喉中轉了幾轉就消失了。他瞪著日期，雙眼圓睜。他坐回椅子上，目光從書移到卡拉蒙的臉上，再移回書本上。

「我在你眼中看到的是未來！」

「那是這本書中的未來。」卡拉蒙嚴肅地說。

「我們去過那個未來！」泰斯興奮得跳上跳下。「你想要聽聽嗎？那真的是我最精采的故事了。你知道嗎，我們回到了索拉斯，只不過那里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索拉斯。事實上，我以為那里是月球，因為我在使用魔法裝置時腦中有想到月球──」

「噓，泰斯。」卡拉蒙輕聲說。他站起來，將手放在坎德人的肩膀上，靜靜地離開了房間。泰斯被推出房間，依舊不停回頭看。「再見！」他大喊著，揮舞著手。「很高興見到你，呃，應該說是之前，或者是之後呢？算了，不管了。」

但阿斯特紐斯完全沒注意到這些事情的發生。當他拿到那本書時，是阿斯特紐斯筆下有史以來唯一一天什麼都沒記載，只寫了幾行字的一天──

『今天，在日落時刻前十四。卡拉蒙．馬哲理帶給我一本《克萊恩編年史》，第兩千卷。這是由未來的我所撰寫，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

伊力斯坦的喪禮對帕蘭薩斯的人來說，也是他們鍾愛城市的喪禮。這場喪禮遵照伊力斯坦的遺願，在黎明時分舉行，帕蘭薩斯城中的每個人，年長的、年輕的、有錢的、貧窮的人都來參加了。無法自己行走的傷者被抱出家門，擔架置放在神殿原先美麗的草地上。

達拉馬也在這些人之中。當坦尼斯和卡拉蒙扶著闇精靈走過這片焦黑的草地，來到一棵燒焦的白楊樹下時，沒有任何人開口說話。因為傳說中那年輕的法師學徒單槍匹馬地和奇蒂拉搏鬥，並且擊敗了她，因此徹底摧毀了她的部隊。

伊力斯坦原先想要埋葬在他親手所建的神殿中，但現在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整座神殿已經被燒成大理石空殼。阿摩薩斯願意提供他家族的墓園，但是克麗珊娜拒絕了。她記起伊力斯坦是在帕克塔卡斯的礦坑中找回他的信仰，於是神眷之女──現在已經是教會的首領，決定將他埋葬在神殿底下原先用來當成儲藏室的洞穴中。

雖然有些人感到喫驚，但沒有人質疑克麗珊娜的決定。洞穴經過清理和祝福，用神殿剩下來的大理石建造了一個石棺。此後，即使在不久的將來、教會最輝煌的年代里，所有過世的牧師都被埋葬在這個簡陋，卻是克萊恩上最神聖的地方。

人們安靜地坐在草地上。不知戰火、死亡疾苦的鳥兒們，只知道太陽再度升起，在陽光下活力充沛地跳躍著，讓晨光中充滿了美麗嘹亮的歌聲。陽光將山脈沾染上耀眼的金黃色，將黑暗驅趕走，把光明送到每個因為哀傷而沉重的心中。

只有一個人起立，念誦伊力斯坦的祭文，每個人都認為由她來擔任這項工作再適合不過；這並不只是因為她遵照他的遺願接續了他的職務，也因為她的出現提醒了帕蘭薩斯的人們所失去的美麗。

那天早晨，人們說，是半精靈坦尼斯將她從大法師之塔送到牧師們正辛勤工作的大圖書館門前之後，她第一次可以起牀。她自己也差點送命；但她堅定的信仰和牧師們的祈禱，將她從鬼門關前救了回來。但是，他們仍無法恢復她的視力。

克麗珊娜沐浴在晨光中，雙眼定定地看著她再也無法看見的日出。那光芒照耀在她的黑髮上，突顯出一張被深沉的同情心，和信仰所襯托出來的美麗臉龐。

「當我站在黑暗之中時，」她說，清澈的聲音在甜美的云雀鳴叫聲中響起。「我感覺到陽光暖暖地照在我臉上，我知道我面對著太陽的方向。我可以直視太陽，因為我的眼睛永遠被黑暗所矇蔽了。但是，如果你們直視太陽太久，你們也會失去視力，正如同那些在黑暗之中居住太久的人們一樣。」

「這是伊力斯坦的教誨，我們凡人不能夠只是居住在光明或是陰暗之中，而是要兩者兼具。如果被誤用，兩者都會帶來災禍。而兩者也都有各自的好處。我們已經通過了血的試煉、黑暗的試煉、火的──」她的聲音顫抖了幾下，哽咽了。靠近她的人都可以看見她的臉上掛著兩行淚水。但是，等她再度開口時，她的聲音十分的堅定，淚珠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我們就像修瑪一般，通過了這許多試煉，亦失去了許多，犧牲了許多。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靈魂所發出的光芒，也許是天際最明亮的一顆星。」

「因為，雖然有些人選擇走上黑暗的道路，藉著黑月的光芒引領他們；而其他人則是選擇光明之下的崎嶇道路。這些只要有朋友的鼓勵、友情的碰觸，都可以變得十分輕鬆。每一個種族都獲得了神所賜與最偉大的禮物──那就是去愛、去關懷的能力。」

「我們美麗的城市已經被烈火吞噬。」她的聲音變得溫柔。「我們失去了許多心愛的人，也許對我們來說，生命太過沉重。但是你可以伸出手，碰觸那些也同樣伸出手尋求慰藉的人；也許，你們可以在其中找到繼續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

在葬禮之後，當牧師們將伊力斯坦的遺體送進最後安息之所後，卡拉蒙和泰斯前往拜訪克麗珊娜。他們發現她在牧師之間，手扶著一位自願擔任她嚮導的女子。

「這里有兩位想要和妳談談的人，神眷之女。」那年輕的牧師說。

克麗珊娜轉過身，伸出手。「讓我碰碰你們。」她說。

「我是卡拉蒙，」大漢笨拙地開口道，「我──」

「是我──」泰斯用小小的、微弱的聲音說。

「你們是來告別的。」克麗珊娜笑了。

「是的，我們今天就要離開了。」卡拉蒙握住她的手。

「你們要直接去索拉斯嗎？」

「不，還沒那麼快，」卡拉蒙低聲說，「我們要先和坦尼斯回索蘭薩斯。然後，當我覺得比較恢復正常的時候，我會用那個魔法裝置回到索拉斯去。」

克麗珊娜緊握著他的手，將他拉近。

「雷斯林已經看破了，卡拉蒙。」她柔聲說。「你呢？」

「是的，女士。」卡拉蒙的聲音堅定，毫不遲疑。「我已經獲得了內心的平靜。終於。」他嘆口氣。「我只是想要再和坦尼斯談談，把我的生活重新恢復到正軌。而且，有件事，」他漲紅著臉，羞赧地說，「我必須要想想怎麼樣蓋房子！當我在蓋自己的房子時，我有大部份時間都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他看著她；雖然看不見，克麗珊娜卻可以感覺到他的尷尬。她笑了，臉頰染上了最淡的粉紅。看見那笑容，看見那笑容中的淚水，這次換卡拉蒙抱住她了。「我很抱歉。我真希望妳可以不用受這種──」

「不，卡拉蒙，」她輕聲說，「因為我現在才真正地看見──像是羅拉倫應許的一樣，我現在才真正清楚地看見。」她親吻他的手，將他的手貼到她臉頰上。「再會，卡拉蒙。願帕拉丁與你同在。」

泰索何夫吸吸鼻子。

「再見，克麗珊──我是說，神──神眷之女。」泰斯小聲地說，突然覺得自己又寂寞又矮小。「我──我很抱歉我把事情弄得一團亂──」

但克麗珊娜打斷了他的話。她伸出手摸摸他的小馬尾巴。「我們之中大多數的人走在光與影中，泰索何夫。」她說。「但是有極少數的天之驕子走在這個世界上，將自己的光芒帶給每個人，照亮白晝與黑夜。」

「真的？那他們抱著那個光芒到處跑，一定很累囉？那是根火把嗎？不可能是蠟燭吧！蠟會全部融化，而且掉到鞋子里面。對了，妳覺得我會遇到像這樣的人嗎？」泰斯饒富興味地問。

「你就是那樣的人。」克麗珊娜女士回答。「我想你永遠都不需要擔心蠟會滴到鞋子里。再會了，泰索何夫．柏伏特。我不需要請帕拉丁祝福你，因為我知道你是祂的好朋友──」

「好吧！」當泰斯和卡拉蒙走進人羣中時，卡拉蒙突然問道。「你決定要去哪里了嗎？你已經有了那個飛行要塞，阿摩薩斯城主把它送給你了。你可以去克萊恩上的任何地方。只要你想，也許可以去月球。」

「喔，那個啊──」泰斯在和克麗珊娜談過話之後似乎有點心不在焉，搞不太清楚卡拉蒙指的是什麼。「我現在已經沒有飛行要塞了。在我真正徹底四處走過之後，我才發現，它又大又無聊。而且它又不能夠去月球；我已經試過了。你知道嗎，」他睜大眼睛看著卡拉蒙。「如果你飛得太高，你的鼻子會開始流血。而且又好冷又不舒服。還有，月球似乎比我想的要遠多了。對了，如果我有那個魔法裝置──」他用眼角瞄著卡拉蒙。

「不行，」卡拉蒙嚴肅地說，「絕對不行。那個東西一定要還給帕薩理安纔行。」

「我可以替你送過去。」泰斯好心地說。「這樣就讓我有機會可以對他解釋，為何尼修會改造了這個裝置，還有我為什麼會干擾那個法術──不行嗎？」他嘆口氣。「我想也不行。好吧，我已經決定要和你還有坦尼斯黏在一起了──我是說假如你願意的話？」他眨著眼睛看向卡拉蒙。

卡拉蒙的回答是使盡全身怪力地一抱，似乎擠碎了泰斯包包里好幾樣價值不明的神祕物品。

「順道一問，」卡拉蒙想了想。「你怎麼處理那個飛行要塞？」

「喔，」泰斯亂揮著手，「我把它給了拉斯。」

「那個溪谷矮人！」卡拉蒙嚇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他不能夠飛那個東西，至少他自己一個人不行！」泰斯對他保證。「不過，」他想了片刻，「如果他能夠再多找幾個溪谷矮人來幫忙的話──我之前沒想過──」

卡拉蒙發出哀嚎聲。「它在哪里？」

「我替他把要塞停在一個很好的地方。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喔！那是我們飛過的某個城市中非常有錢的部份。拉斯開始喜歡上它，我是說飛行要塞，不是那座城市。好吧，再想一想，我想他也喜歡上了那座城市。無論如何，他幫了我很多忙，所以我問他想不想要這個飛行要塞，然後我就把那個東西砸在空地上了。」

「它造成了相當大的騷動，」泰斯快樂地說，「有個傢伙從山邊的一座超級大城堡里跑出來，正好就在我停飛行要塞的地方。他開始大喊大叫，說這里是他的地方，我們不可以隨便把要塞丟在那邊，造成了相當大的衝突呢！後來我就告訴他，其實他的城堡並沒有蓋住全部的地方。而且我還跟他講說，『分享能讓心胸更開闊』，只是他都不聽我的。然後，拉斯開始說他要把所有的波波族，還是什麼類似發音的部落全部都帶到那邊去，要全部住進要塞里。接著，那個大吼大叫的傢伙好像就暈倒了，最後整座城的人都出現了。一開始很刺激，但是最後還是變無聊了。我很高興火光和我一起過去，是牠載我回來的。」

「你沒跟我講這些事情！」卡拉蒙瞪著坎德人，試圖露出嚴肅的表情。

「我──我想我不小心忘記了。」泰斯嘀咕道，「我這幾天有好多東西要想喔，你也知道的。」

「我知道你不小心忘記了，泰斯。」卡拉蒙說。「我很擔心你。我昨天看見你和一些坎德人聊天──其實你可以回家的，你曾經告訴過我你有想過要回坎德摩爾去。」

泰斯的臉突然變得非常的認真。他將小手塞進卡拉蒙的大手里，又靠近了些，十分誠懇地望著他。「不，卡拉蒙，」他柔聲說，「這不再一樣了。我──我似乎已經沒辦法和其他的坎德人聊天了。」他搖搖頭，馬尾巴跟著前後甩動。

「我試著告訴他們有關費資本和他的帽子、佛林特和他的樹，還有──雷斯林和可憐的尼修。」泰斯吞口口水，拿出一條手帕，擦擦眼睛。「他們似乎都不能了解。他們都不──好吧，不關心。關心，很困難，是不是？卡拉蒙，有些時候會很難過。」

「是的，泰斯。」卡拉蒙靜靜地說。他們走到了樹蔭下。坦尼斯正站在一株高大、幽雅的白楊樹下，它的新芽和嫩葉在晨光中閃動著翠綠的光芒。「有時真的很難過，但這總比內心空無一物要好多了。」

坦尼斯走到他們身邊，一隻手摟著卡拉蒙寬闊的肩膀，另一隻手則摟著泰斯。「準備好了嗎？」他問。

「好了。」卡拉蒙回答。

「很好。馬匹在那邊。我想我們可以騎馬，也可以坐馬車。不過，說實話，我討厭被關在那可惡的東西里面。羅拉娜也是，不過她從來不承認就是了。鄉下此時的風景很美麗呢！我們可以慢慢騎，好好享受那美麗的風景。」

「你住在索蘭薩斯，對吧？坦尼斯。」當眾人騎過那些焦黑、已成廢墟的街道時，泰斯問。在那些離開喪禮，回去重拾舊日生活的人們離開之後許久，都還可以聽見坎德人興奮的聲音在街道上迴蕩著。

「我去過索蘭薩斯一次。那里有個好棒的監獄。是我去過最好的地方喔！當然，我又是因為誤會而被送進去。因為有個銀茶壺意外掉進了我的包包里，所以──」

達拉馬攀爬著通往塔頂研究室的陡峭樓梯。他走路，而不是使用魔法，因為他今晚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雖然牧師們醫好了他的傷口，但他還是非常的虛弱，不想浪費不必要的精力。

稍晚，當黑月高懸在空中時，他將會跨越時空的界線，前往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在那里，他將要參加法師議會的召開，這是數十年以來所召開最重要的會議。帕薩理安從法師領袖的位置退了下來，他的繼承人必須被挑選出來。多半會是那名紅袍法師傑斯塔瑞斯。達拉馬並不介意這件事；他知道他沒有足夠的力量成為新的大法師，至少現在還不行。不過，眾人也認為，黑袍法師的首席也應該要重選了；達拉馬笑了，他知道這個繼任者是誰。

他已經做好所有離開的準備了。守衛已經接受新的命令，當他不在時，沒有任何人──不管是活的還是死的，可以進入這座塔。其實這可能性也很小。修肯樹林在大火中毫髮無傷，依舊維持舊日的陰森氣息。但是高塔孤寂已久的慣例即將被打破。

在達拉馬的命令之下，塔中的幾個房間已經重新清理，並重新佈置過。他計劃找來幾名自己的學徒，當然都是黑袍法師。不過，如果紅袍法師中有對他胃口的，他也可以找一兩個。他迫切地想要將自己所學到的技能，所得到的知識傳承下去。而且，他暗自對自己承認，他也十分期待有人陪伴。

但，首先，有件事他必須要做──

他走進研究室，在門口停了下來。自從卡拉蒙在那恐怖的一日將他自此抱出來之後，他就沒再進入過這個房間。現在已是夜晚了，房間十分的暗淡。他念了一句咒語，蠟燭就燃燒了起來。柔和的光芒暖和了整個房間。但是那陰影依舊像是活物般飄浮在角落。

達拉馬舉起燭臺，緩緩地繞房間一圈，挑出各式各樣的物品，卷軸、一柄魔杖、幾枚戒指。他用一個咒語就將它們全都送到底下的房間去。

他走過奇蒂拉死去的陰暗角落。她的血依舊沾染著地板。房間里的那個角落又冰又冷，他並不想久待。他走過裝滿燒杯和瓶子的石桌，裝在里面的眼睛依舊懇求地看著他。他念了個咒語，就讓它們永遠地合上了。

最後，他終於來到時空大門。五顆龍頭永恆靜止地瞪著那虛無，依舊對黑暗之後喊著那無聲、痛苦的尖嘯。冰冷金屬上唯一的反光是來自達拉馬的蠟燭。他看著時空大門內，什麼都沒有。達拉馬凝視了良久。然後，他伸手拉下了一條金色、從天花板垂下來的絲繩。一道厚重的窗簾垂了下來，厚重的紫色天鵝絨蓋住了時空大門。

達拉馬轉過身，面對著在研究室後方的書架。蠟燭的光芒照在一排又一排深藍色封面、點綴著銀色符咒的法術書。它們隱隱滲出強烈的寒氣。

費斯坦但提勒斯的法術書，現在都是他的了。

在這些法術書書架盡頭，是新的一列法術書──黑色封面、裝飾著銀色符咒的法術書。達拉馬注意到，這每一本書只要用手去觸碰，都會隱隱地感覺到有一股高熱，讓人覺得這些書彷彿是活生生的。

雷斯林的法術書，現在也是他的了。

達拉馬仔細看著每一本書。每本書都有著不同的奇妙力量、不同的神祕，每本書都有著難以想像的力量。闇精靈走在書架前，當他走到盡頭時，幾乎靠近門口，他把燭臺放回石桌上。他的手放在門把上，目光移動到最後一個物品上。

瑪濟斯法杖立在黑暗的角落，靠著牆壁。有片刻的時間，達拉馬屏住呼吸，覺得自己也許看見了光芒從那杖頂的水晶散射而出；而那顆水晶從那天起，就變得冰冷、黑暗。但隨即他便鬆了口氣，因為他發現那只是燭光的反射。他念了一句咒語，就將火焰熄滅，整個房間陷入一片黑暗中。

他看著法杖置放的角落。它被黑暗所掩蓋，沒有任何光芒。

達拉馬深深吸了一口氣，慢慢吐出，同時走出研究室。他毫不猶豫地將門關上。他掏出一個刻滿了強力符咒的盒子，取出一把銀色鑰匙，將它插進一個精緻的銀色鎖頭──這個鎖不是克萊恩上任何一位巧手的工匠能夠做出來的。達拉馬念著咒語，將鑰匙轉動了一下。它發出喀答一聲，另一聲回應了這個動作。致命的陷阱已經啟動了。

「拿著這把鑰匙，」達拉馬說，「永遠地保留它。不準將它交給任何人──連我也不行。沒有人可以進去。那些膽敢嘗試的人，就都是你的獎賞了。」

守衛的雙眼閉上，表示明白。當達拉馬走下樓梯時，他看見那雙眼再度睜開，背對著那扇門，動也不動地瞪著黑暗的走道。

闇精靈點點頭，滿意地離開了。

## 回家

砰、砰、砰──

提卡．維蘭．馬哲理直挺挺地從牀上坐了起來。

除了自己的心跳聲之外，她側耳傾聽，等著再度聽到那將她從沉眠中驚醒的聲音。

什麼都沒有。

她在作夢嗎？提卡推開落在眼睛上的大堆紅髮，睡眼惺忪地看著窗外。現在還是凌晨，太陽尚未升起，天空還是黎明前詭異的藍灰色。鳥兒已經醒來了，開始自顧自、興高采烈地哼唱著悅耳的歌謠。但索拉斯還沒有任何人起牀。即使是夜里的打更人也抵擋不住這溫暖春夜的誘惑，頭低垂著，幸福地打著鼾。

我一定是在作夢，提卡疲倦地想著。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我能夠習慣獨自一個人睡。每個細微的聲音都會讓我驚醒過來。她又鑽回牀上，蓋好被子，試著再度入睡。提卡用力地閉上眼睛，假裝卡拉蒙還在。她躺在他身邊，靠著他寬闊的胸膛，聽著他的呼吸、聽著他的心跳，溫暖、安全的感覺──他的手會拍拍她的肩膀，睡眼惺忪地說，「只是個噩夢，提卡──明天早上就沒事了──」

砰、砰、砰砰砰──

提卡的眼睛猛然張開。她不是在作夢！那聲音，不管那是什麼東西，是從頭上傳來的！有人，或是有什麼東西在那白楊樹上！

提卡丟開被單，用戰時所學到的安靜和快速的行動，悄悄地從牀腳抓了件睡衣穿上（還因為緊張而不小心穿錯了袖子），悄悄溜出寢室。

砰、砰、砰。

她的嘴脣緊抿。有人在她的新屋子里面──卡拉蒙原本替她建造、蓋在白楊樹上的屋子。他們在幹什麼？偷東西？那里有卡拉蒙的工具──

提卡差點要笑了，但最後卻變成啜泣。那個鎚頭不穩，每次敲到釘子就會飛出去的鐵鎚；那個缺了許多鋸齒，看起來像是溪谷矮人露齒而笑的鋸子，連牛油都刨不好的刨子。但是它們對提卡來說都很珍貴，她把它們都留在原先卡拉蒙放置的地方。

砰、砰、砰。

提卡悄悄地溜進客廳，握住門把，卻突然停了下來。

「找個武器。」她低聲說。她急忙看著四周，抓住她所找到的第一樣東西──她的沉重鐵鍋。她毫不遲疑地握住把柄，慢慢打開前門，無聲無息地走出門外。

太陽的光芒現在正開始照亮山頂，萬裏無云的清澈天空襯托出它們積雪覆蓋的山峯。草地上點綴著像寶石般的露水，晨間空氣甜美純淨。白楊樹新長出來的嫩綠色葉子在陽光的照拂下甦醒過來，窸窣作響。早晨的天空和空氣是如此清澈澄明，彷彿是當諸神完成了創造之後，第一眼所看到的美麗世界。

但提卡現在腦中想的不是什麼諸神，也不是那些讓她腳底冰涼的露水。她一手握著鐵鍋，將它藏在背後，小心翼翼，一聲不出地爬上繩梯，走進那搭在強韌樹枝上、尚未完成的屋子。在梯頂她停了下來，看著邊緣。

啊，哈！上面真的有人！她能看出有個人影蹲在角落。她翻了進去，依舊沒有製造出任何聲音，無聲地走在木頭地板上，手指在鐵鍋上悄悄移動著。

但是，當她跨過房間的地板，靜靜溜到入侵者背後時，她覺得似乎聽見了竊笑聲。

她遲疑了，然後堅持地繼續下去。只是我的幻想，她告訴自己，繼續靠近那穿著斗篷的身影。她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是個男人，是個人類，從他手臂的肌肉和背影來看，那是她所看過最壯的男人！他正趴在地上，背對著她。提卡看見他舉起了手。

他拿著卡拉蒙的鐵鎚！

他竟然敢碰卡拉蒙的東西！哼，管你壯不壯，反正躺在地上之後大小都一樣了。

提卡舉起鐵鍋──

「卡拉蒙！小心！」一個尖銳的聲音說。

大漢站起身，轉過臉來。

鐵鍋匡噹一聲掉在地上。鐵鎚和許多釘子也跟著一起落地。

提卡啜泣著將丈夫擁入懷中。

「這不是很棒嗎，提卡？我打賭妳一定大喫一驚，對吧！妳有沒有大喫一驚啊，提卡？而且，如果我沒有阻止妳，妳真的會朝卡拉蒙的頭敲下去嗎？如果能在旁邊看一定很有趣，不過對卡拉蒙可能不太好就是了。嘿，妳還記得妳用鐵鍋打中龍人腦袋的那一次嗎？就是那個準備要威脅吉爾賽那斯的那一個──提卡？──卡拉蒙？」

泰斯看著他的兩個朋友。他們一句話也不說。他們什麼話也聽不見。他們只是站在那里，彼此擁抱著。坎德人覺得眼睛里面跑出了一些可疑的溼氣。

「好吧！」他吞了口口水，笑著說，「我先下去在客廳里等妳。」

泰斯從梯子上溜了下去，走近在白楊樹庇蔭下那小小、整潔的房子。他一走進去，立刻掏出一條手帕擤鼻涕，然後就開始快樂地摸索、調查、檢驗這些傢俱。

「從這些東西的樣子看來，」他對自己說，一邊欣賞一個新的餅乾桶，心不在焉地將它塞進包包里（當然，餅乾也包括在內），同時完全認為自己已經將它放回架子上了。「提卡和卡拉蒙可能會在那上面待上一段時間，甚至可能是整個早晨。也許這是個整理我所有東西的好機會。」

坎德人盤腿坐在地板上，快樂地打開包包，將所有的東西倒到地毯上。隨著泰斯隨意地嚼著餅乾，目光同時驕傲的移向坦尼斯給他的許多卷新地圖。他一卷接一卷地打開，小手指追尋著曾經走過的路徑，來到了無數次的冒險中曾經去過的一個又一個棒極了的地方。

「旅行真好玩。」片刻之後他說。「但是回家更不錯。我還是和提卡、卡拉蒙一起待在這邊好了。我們可以組成一個家庭。卡拉蒙說我可以在新房子里面有一個房間，而且──啥？這是什麼東西？」他仔細地看著地圖。「馬理隆？我從來沒聽過叫作馬理隆的城市。不知道長得什麼樣子──」

「不行！」泰斯哼了哼。「柏伏特，你已經冒險夠了。你已經有了很多可以告訴佛林特的故事了。你將要安定下來，成為社會中受人尊敬的一分子，甚至可以當上大警長。」

他捲起地圖（腦中一邊想著當上大警長的美夢），他將地圖放回盒子里（還是忍不住再偷瞄了一下）。然後，他將它們放到一邊，開始檢查其他的寶物。

「一根雞毛、一塊翡翠、一隻死老鼠？噁心！我是從哪兒弄來這個鬼東西的？一個刻成長春藤葉子的戒指、一隻小金龍──真奇怪了，我真的不記得有將那樣東西放進包包里。一片藍水晶碎片、一顆龍牙、白色的玫瑰花瓣、某個小孩用過的爛兮兮的玩具兔子。喔，你看看哪！這里是尼修的升降梯設計圖，還有──這是啥？一本書！《帶來驚奇和歡樂的神奇手法！》，哇！很有趣，對吧？我很確定這一定派得上用場，而且，喔，不對──」泰斯有點不太高興地皺起眉。「坦尼斯的銀手鐲怎麼又跑進來了。沒有我，我實在不明白他怎麼能夠把東西留在身邊，難道真的要我每天跟在他後面撿嗎？他實在是太不小心了。我很驚訝羅拉娜可以忍受這樣的人。」

他往包包里看著。「我猜，就這樣了。」他嘆口氣。「好吧，過去這段時間真的很有趣。大多數的時候真是棒極了。我遇過幾隻龍、飛過一個要塞、把自己變成一隻老鼠、打破了一顆龍珠、帕拉丁變成我的好朋友。」

「不過，也有一些傷心的時刻，」他輕聲對自己說，「但是它們現在看起來就沒那麼傷心了。只是讓我這邊，有點痛痛的。」他把手放在心臟的位置。「我想我會很懷念冒險的。不過，我再也找不到願意跟我冒險的人了。他們都安定下來了，過著快樂的生活。」他的小手摸著最後一個袋子光滑的底部。「我想也該是我安定下來的時候了。就像我說的，我覺得大警長應該會是非常好玩的工作──」

「等等──這是什麼？在最底下的地方──」他掏出一個小東西，因為塞在包包的角落差點沒發現到。泰斯拿著這個東西，興奮地看著，深深地吸了口氣。

「卡拉蒙怎麼會把這個弄丟了？他對這個東西很小心的呢！不過，他最近也有很多事情要煩心。我還是馬上還給他好了。他現在很可能非常擔心自己亂放東西的舉動了。畢竟，帕薩理安不知道會怎麼說──」

泰斯看著手中那毫無特色的項鍊，完全沒注意到自己的另外一隻手正悄悄地溜到身後，握住了裝地圖的盒子（由於他已經退休不再冒險，所以這多半都是那隻手自己的意思）。

「那個地方叫什麼來著？馬理隆？」

說話的一定是那隻手，絕對不可能是泰斯。因為他已經放棄了冒險生涯啦！

地圖的盒子和泰斯其他所有的寶物一起跑進袋子里；那隻手匆匆忙忙地將所有東西都塞進包包里面。

那隻手同時也拿起了泰斯的所有包包，將它掛在肩膀上、塞在腰間，其中還有一個被塞進他全新的紅綁腿里面。

那隻手開始忙碌地操縱那條平凡的項鍊，將它變成一個鑲滿寶石、非常美麗的權杖，看起來充滿了魔力。

「你一弄完之後，」泰斯嚴肅地告訴他的手。「我們就把它拿上去還給卡拉蒙──」

「泰斯呢？」提卡在卡拉蒙柔軟、舒服的臂彎中說。

卡拉蒙臉頰貼著她的額頭，親吻著她的紅髮，將她摟得更緊。「我不知道。我想應該是到樓下的屋子去了。」

「你知道嗎，」提卡說，「我們可能連一根湯匙都不剩。」

卡拉蒙笑了。他抬起她的下巴，親吻她的嘴脣──

一個小時之後，兩個人走在那還沒蓋好的屋子里，卡拉蒙解釋他將來要做的改善和設計。「嬰兒房會在這里，」他說，「就在我們的臥室隔壁。這會是大孩子的房間，不，我想應該要有兩個房間，一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他假裝沒注意到提卡羞紅的臉。「那是廚房和泰斯的房間，還有客房──坦尼斯和羅拉娜會來拜訪我們，而且──」卡拉蒙的聲音中斷了。

他走到了這個屋子里唯一完成的房間──門上掛著法師的標記。

提卡看著他，充滿笑意的面孔突然間變得蒼白、嚴肅。

卡拉蒙伸出手，慢慢地將那標記拿下。他沉默地看了那標記許久，然後，微笑著將它交給提卡。

「替我好好收著，可以嗎？親愛的。」他溫柔地說。

她驚訝地抬頭看著他，顫抖的手撫摸著標記上的刻痕。

「你願意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嗎？卡拉蒙。」她問道。

「有一天，」他緊緊地抱住她。「有一天會的。」他重復道。然後，他吻著妻子的紅髮，靜靜地站在那里，看著索拉斯醒來迎接新的一天。

在白楊樹的葉子遮掩下，他可以看見旅店起伏的屋頂，可以聽見人們的交談聲、哈欠聲、笑語聲；他可以聞到緩緩飄入山谷的炊煙味道，將整座山谷包圍在淡淡的煙霧中。

他抱著妻子，感覺到她的愛包圍著他，看見他對她的愛在眼前閃耀，純淨、潔白，如同索林那瑞的光芒──或者是從法杖上的水晶所散發出來的光芒──

卡拉蒙深深地、滿足地嘆口氣。「這都不重要了──」他喃喃道。

「我回家了。」

## 婚禮之歌

但你和我，越過了燃燒的平原，

穿過了地底的黑暗，

讓世人知道，讓每個角落明了，

上天又賜予了他們重生的機會，

我們所站著的祭壇，

我們彼此的呼吸，

一切都比男女間的承諾更為重要。